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七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七二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雲在詩鈔九卷

〔清〕查祥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在詩鈔九卷》提要

雲在自叙

余年十四隨父兄伯叔後學爲詩然不多作亦不自愛惜零星裒集約得詩不及千首丙午丁未閒罷官家居一病幾殆家人輩焚燬殘廢卷帙誤入灰燼中五十歲以前所作遂無一存者良朋晤對偶誦及舊詩茫然不知爲何人所撰境改時遷恍如隔世又不獨吟諷一道已也病起無聊從人唱和或即景留連越三十年笥篋存留又與前帙相等爲去其煩冗率易及應酬諸詩得如干首付兒子收庋防散失毋累剞劂也

雲在詩叙　一

雲在詩鈔卷一

海昌查祥星南氏著　男　虞昌　鳴昌　校字

孫　和緻　耀　鵬扶　鶚薦

外孫陳念本校刻

上山

望登高嶺怯巉岏疾下危坡意自寛陟降路均勞逸判

下山容易上山難

客問吾言未能安請試評量上下灘山險不同波浪險

上灘容易下灘難

納涼

露溲夜氣凉月落明星大何處逆尖風飄零一螢墜

熱極睡不得起來步前楹回頭聽蚊響滿屋正雷聲

不讀史遷書安知甘氏經夜凉貪露坐認得一邊星

老人談往事過客說新聞後會期明夕歸途各自分

楊致軒札問歸田近狀答之

問訊來過飯顆山閉門高臥鎮長閒病工服藥非耽飲

貧慣休糧不駐顏歲儉況逢生計拙年增祇益鬢毛斑

應酬書札狂蹤跡幸免差排漸漸刪

游倦歸來小欠伸眼中第一少交親園林無主悲餘燼

鄉曲多才嘆剩人序齒便愁頭上雪看題怕掃壁間塵

期君得路收身早兄弟殷張一輩論

飄零身世嘆蹉跎廢屋陶居我獨無許借一枝叨玉潤借居致軒令坦別業曾紆三館笑金鋪地舟水勢通潮急市近攔

聲入夢麁賴有高齋相對在異時風雨便招呼寓在致軒松齋堂隔河

池塘小雨過輕雷夢醒華胥一餉纔為客解紛揮手去

看人爭劫爛柯回釀成蜂蜜甜何為長就楞瘦老不材

尚有未除餘疾在新詩遣向洛中來時致軒官河南

張雪頰示弈棊七疊韻詩依韻四疊奉酬

每從一着悟元微多算方知少算非至竟鬪誰先啟發

終憐是我自投圍坐移日影閒中趣響出花陰靜者機

慎莫被他高手見老夫論品笑能飛

盡日窮參嘆入微挪知當局正全非勢難脫險方爭劫

客笑鬨堂又潰圍郤讓老兵稱妙手不堪小戲蓄深機

人生一技皆天授辛苦終慚斥鷃飛

黑白紛馳義正微頻年野戰未知非挺而走險豈長策

敗不窮追合解圍莫放品高多勁敵須知兒戲有危機

南風不競君休訝六鷁年來正退飛

孱軀病起力還微一局閒消未覺非客到坐移磐石近

戢翮肩壓看毊圖護他主客工行詐卻呋神仙未息機
此事不妨吾欠㰭孤山且放鶴雙飛

里俗重視壽近則童年有稱觴者詩以警之

俗于所生朝美其名曰壽堂前列笙鏞屋後羅粱肉筐
篚陳東西幃帳輝纂穪賓客前致辭肅恐鄙童幼主人
謬謙光顏赧心樂兮晨興至晡餘客拜主答叩腕衰鼠
拱禮頂落杵投囟孳由身自造愆甚乞誰宥此禮始何
時作俑杳莫究祖父年過高聊以一觴侑義固有所取
揆情亦非謬自壽已大奇邇且及乳臭十齡二十齡車
馬奔輻輳以不毊稱觴乎白甘詛咒循惛不足貴雅自

習句讀了不自知非悲哉習俗陋

夜來香

藤牽蔓引綠雲舒雅稱清幽置綺疏桂魄分香宜月上
蘭膏剩馥在燈初貯添曉鬢開雲匣趂點殘粧理玉梳
酒醒夢回通占斷睡香無分況其餘
誰遣雕鏤綠玉花勻排枝棘瘦了叉引回蝶夢逃前檻
喧動蜂房報晚衙客散分携三徑月飲闌剩點一甌茶
侍兒小字誰傳得新倩芳名譜薛家
領取幽香坐夜潑破分瓜字拆花心剩藏寄葉閒中見
略試潑闌暗裏尋半落半開黃纂纂和烟和露碧沉沉
明珠翠羽無顏色剛配新篘末利餴
上林不待曉風吹與色纔升漸漸開晚節敢誇籬下菊
暗香欲並嶺頭梅嶺村未省曾知賞番舶何因近始來
涼月上階殘暑退綠蘿庭院幾家栽

吳介石卽楊峴研宮允梅花方丈舊趾築書齋以
地偪仄顏曰似園余方病未經登覽同年陳牧
初有詩來索和爲步原韻

凸者爲山凹者池繚垣重壘屋重擔坡陀聽指新開徑
㶂㶁驚傳舊折枝北海樽罍期後會習家賓從想當時
一偏大有林泉趣門外行人未得知

無多耶壑昔人開風月何曾費買來但覺軒窗增爽塏
已傳遊賞盛罇罍小營欄檻恢張手薄具笙竽管領才
多少名園鞠荒落西風一目是蒿萊
盈尺翻輸徑寸長巧增波折是迴廊近邀隣樹遮門徑
高借城陰作苑墻一勺舊存思泛棹半弓新拓爲飛觴
分明不是營邱壑別有蕭疎意趣長
早晚人來異所聞嘆嗟欣賞各紛紛結茅甚少堂廡具
壘土不多島嶼分經始便懷知足訓落成誰草上梁文
與君奇字曾同問一到山亭憶子雲

代贈

羌管新調羯鼓催橫波重接首重回相逢未免增惆悵
曾向中林坐上來
寶錫聲裏築毬天打謎藏鬮尚宛然今日相逢仍縱飲
斷雲零雨十三年

往龍山聞邑中得雨

停午聞雷聲到晚猶不止隣叟城中來說雨大無比
水勢如建瓴堤岸防潰壞未敢逆洪流抽篙且潛退

盧滄洲遊柯山吼山有詩見示答之

平生負山水癖掛口便誇泉與石三湘五嶽空蟠胸
足所未到慚咫尺浙東名山天下奇石室金堂傳往跡

龍湫鴈蕩林壑幽赤城石梁神仙宅四明嵌空穴潛虛
五洩砯砰蕩寬魄嗟余生長海濱居束縛筋骸膠兩部
此其著者去未能那得爬搜到僻仄讀君柯吼兩山詩
頓覺嵯峨眼前擲形容景物奪化工斗擻精神詩腳力
澗花岩草列情狀麗句清辭紛絡繹飢人久苦腹空虛
對食心貪氣塡塞會當明日便裹糧到處摩崖姓名刻
腳跟未害十年遲眼界先謀一朝闊不眠火速戒前途
問夜推窗看曉色僕夫大笑與我語今者浮君須大白
勝境多由絕險逢奇觀類自窮搜得平原廣陌恣回翔
一出而傾幾不測君今羽翼久摧殘瞬息何能周八極

興敗方知妄念招人徵莫并狂言格故鄉亦自有雲山
歸就衡門一節策

爲朱亦軒題佟鍾山所畫松石掛幅

老髯怒張戟四出晉決漳流逢一喝至今偃立不能飛
黛色蒼皮撐突兀泰山膚寸飛上天化爲頑璞遭秦鞭
墮落塵世一萬年風雨剝蝕雷斧鐫高欲排雲瘦拔地
能爲老髯增氣勢狐狸吹火鴟叫風月白霜清光綴綴
海波橫捲陣雲奔破壁飛去愁黃昏請看石裂縫如削
定有蟠拏結屈痕

爲高侍岩題浣紗女子圖

一舸飄然去五湖後來消息竟全無練帬縞袂嫣然色
還是當年未嫁圖
越客千絲結網新吳宮花草頓生春如今只作丹青看
忍便將來別贈人

滄洲以詩畫扇贈別依韻奉答

巨鐘笑寸莛宏敫謝細吟曹劉到齊梁作者紛如林越
今千餘年誰繼正始音君才特聳拔聲出石與金煉骨
洪爐中濯髓滄波潯方當小鮑謝何止陵何陰傾蓋出
所著百讀方醉心正如發美醞味在容幾斟雲山繞歸
夢良會約再尋贈詩兼作畫墨瀋翻素襟人生聚散間

傒忽同飛舄相望一千里永懷陟遥岑

午日朱亦軒太守張筵演劇酌酒慰留口占志謝

歷數平生重五節幾年飄泊滯天涯叩門又作依人客凝眼驚看似火花布席津亭方解纜放閒官長不排衙定知欲慰羈愁惡攙近歌筵引笑譁

詠三衢署中高柳謝別亦軒太守

三衢官署一株柳到地絲垂百尺長江上舡歸還望見門前蔭薄要思量雨餘但覺當堦重風過還添別院凉惟願長留青眼在春來揺曳定相望

亦軒滄洲月夜酌酒話別

扶策集虚堂攜尊就月光談諧擬世外鮭菜拎江鄉影照三人共杯澆百慮忘明朝卸帆處回首正蒼茫海内論知已于今有幾人乘時盡梁棟投老獨風塵舊雨依鄰石新詩讀照隣凭欄一惆悵明月爛如銀

病三日瘧兩年矣來三衢未匃日病大去頻行亦軒以節嗜慾爲戒走筆戲答

二豎久肆虐轉門不猒勤率以兩日暇覘期來致軍初如沃氷雪格格戰齒齦逡廵投洪鑪百骸遭煎焚其來有期會未雨雷先殷其去亦狡獪熖滅餘火熅所恃藥力猛一戰或解紛豈料久則玩當陣鮮策勲坐困歲兩

逾苟安國三分肌肉孱削盡所剩皮骨筋刺齒戒濃鮮觸鼻袪芳芬方且讐白墮豈止疎紅帬自來君署中鼓漸不聞强雖弩之末衰覺日就曛正如百二秦化作小國耶縱能恣吮嘬何至愁蝱蝨從兹愼訶撝德在招以文歸思遂潜觸飲啄想揄枌聊持平生願歸婿我細君郴得當鑪姿彈琴看鬢雲斯言誠戲耳一笑安足云歸來衡門下努力營耕耘驅童瀹泉脉課兒羅典墳蔬克鼎鼐家餞當元纁人情劇冷煖世事隨紛紜付以不聞見快刀截亂棼此寔善後策餘非意所忻所感夫子德欲報浩無垠臨别復贈言載拜三沐熏

觀潮歌

茫乎荒哉豈眞有掀天揭地之伎倆捲土而西來或有所鬱勃于中思一洩其憤遂狂逞而不知所裁發跡何所驅迫者誰乃應時刻而不爽其期江神色沮而氣索河伯意餒而神猷非有强隣悍敵狂象逸鹿胡自開闢以降不舍晝夜力逐而窮追斯又聖知所不及知巧歴所不能推也始希微如一線繼霜雪其皚皚方匹練忽逺曳遂萬鼓若齊撾猝不知幾千萬馬掉尾振鬣絶塵而馳瞥地裂而天摧百神爲之鼓蕩萬靈從而喧豗凡蛟龍魚鼈水族之鉅細恣攪擠力推排于是呆者咍謌

黠者驚猜才人搖筆而賦詩好異者且補山海而續齊
諧求其故不得則亦付之方册之混沌未闢之兩儀更
無事抓耳而爬腮余維五行各有專司彼水性潤下溺
溺者天下皆是此所以流逆使上波挽其頹亦仍是日
暮途遠之兒再濟之以矯枉過正之才此其說是耶非
耶吾聞秦鬼畏蠏蜀犬吠雪西北穴居之民聞之必驚
喜艷羨求一覘不可得詎吳兒弄潮習慣而不以罣懷
天下習見者之不足以驚世駭俗固大概其如是哉

中秋訪陳蓮宇淥浪亭踏月口占時余有金陵之
行

迢遞一輪秋月明穿林入坐散餘清亭臯卷樹得幽趣
爝火隔河聞笑聲尚愛此邦知節序不妨老子有風情
天街踏盡遊人影爲感凉風百緒生
子美到今幾百載問誰來此賞中秋陰晴自古原無定
去住何人得自由浪跡聊同寓公寓踏月且趁遊人遊
重來惟踐登高約好住山亭爲少留

金陵喜遇鄒嶽山侍御

秋風瑟瑟凉露繁金陵城中鳴蛬喧故人天達忽停棹
古寺日高聞叩門刔盡容顏休問訊未除結習且開樽
談深不覺移庭影已照墻東老樹根

斷絕音書已四年不期而遇豈非天祇因一夕團圞話
悟盡平生聚散緣憂患紛思痛定悲喧重登訴燈前
殘軀善病君休訝已歷前塵幾刼仙余病瘧初愈

登報恩寺塔

金陵自昔稱佳麗結綺爲宮玉爲樹渡頭桃葉巷烏衣
史册流傳足依據闤闠遷改巷陌移漸漸遊人不知處
今朝天氣大暄妍躑躅隨人問前路好風吹我出城南
一柱撐天塔鈴語塔高九級而八方摩尼光照五色具
黃金白壁墳砌成寶珞珠瓔摶控作簷牙欄楯謝雕鏤
金碧丹鉛恍鎔鑄能燒秘色既絕奇不爽毫氂豈神助
更煩巧匠配合成伎絕般倕誰雇募當時剏造備神奇
不遺一木相支拄至今日久益堅牢風日未嘗防朽蠹
後有作者務矜能吁嗟手足終安措外象平添歡喜心
上方力倩懸繩度中安揩級如螺旋足蹋前行同蟻附
忽然開朗得曠觀遠近山川劇奔赴竿頭愈進身益危
未墜道念生微怖八極曾經揮斥行一遭綽虐憑空仆
造次重登兆率天翻疑詄蕩非吾素塵寰陬跡差便安
凌虛未慣思回步免尋雲蹟貼天飛怕踏飈輪投足誤
舉頭色相儼莊嚴風過猶聞落韶頀

九日同嶽山雨花臺登高

艮朋過逆旅時節當淩秋畢觴未快意相與登古邱雨花本無臺土隴高且修邦人遇重九指此來遨遊余亦躡衆跡坐踞最上頭沽酒恣豪飲縱目消百憂援席有老者坐久談綢繆爲我數陳迹刺刺不肯休臺城徧荒壘新亭餘古愁蕭蕭朱雀桁杳杳白鷺洲當時覇王跡今成禾黍疇先後豈相襲興廢寔等儔後生據流傳毀譽徒嘲啁不如開士言一切皆浮漚前山有閒客擔榼肩兩頭不知何所適意境殊清幽林踈露茅屋牧童騎歸牛得此田野趣稍豁塵土眸凉風吹衣襟暝色紛漸投明朝拘重陽（土人稱初十日爲拘重陽）餘興容再酬

送器山歸毘陵

本以無心遇翻成不忍分蹉跎眞笑我慷慨欲留君雪裏尋鴻跡雲中叫雁羣一肩行李去秋雨正紛紛

半月同蕭寺今朝放棹還縱期他日會難得兩人閒已過皆陳跡逢人盡老顔別離情易制感舊各潸潸

遊山絶句

巑岏東來幾叠山亂雲飛去又飛還秋淩林木多黄落荒嶺夕陽相對閒

高處閒藏梵宇淩中間松栢晝森森飛來鴉雀爭鳴噪老樹猶貪舊日陰

長江一直向東流萬古千秋挽不留只有朝朝潮欲上拘他波浪暫回頭

側嶺橫峯盡有名棘茨蒙翳少人行夜來一陣西風惡還聽山山戰葉聲

世間多少導師城莫向張華問地名鸞鶴不歸人寂寂一痕秋草上墻生

夜夜濤聲響怒雷江邊古岸漸傾頽樹頭落日黄金色無數歸鴉結陣來

禪榻僧房了不存雲中只有舊山門怪他麋鹿還馴擾多是宜春舊子孫

老樹根株自結蟠經霜木葉易凋殘大千世界無邊岸莫向金剛背後看

老宿何年絶見聞旃檀香靄尚氤氳妙峯山上經行徧前世還疑是德雲

畫棟飛甍拂絳霄舊時臺樹總寥寥老僧解道誇名勝指着青山話六朝

舟行見桃花

沿岸兩三家屋前屋後花春光眞爛熳村落小繁華過客推篷看山僧欹擔誇片帆遥指處彌望正無涯

開日有遲早遥看間淺淡柳濃兼作態日薄不成陰岸

岸疑無路村郁自一林停舟聊問訊來歲許重尋

野賸無拘束春來任意狂稱娃嬌弄水村眊笑窺墻樹

小幾遮屋株繁不着行平坡千頃外還看菜花黃

和滄洲病起韻

豎退方聞體漸蘇驚看猶自足憂虞浮生能着幾緉屐

孱骨何堪萬鍛爐宋僧顯萬詩萬鍛爐中尋槊可避濕亟宜停夜飲中

虛挪更減常餔重生我是廿泉柳今日相着兩病夫

倒篋傾囊盡一斟未判功效又重尋千年難覓成形藥

百餅平消貲賦金海內年來聞價長甌中分得荷交淩賈島臥病酬韓吏部詩甌中物亦分來詩盛道亦軒惠參故及之朽株幾沐栽培力莫

放炎曦損嫩陰

行年周甲有何哀得子成章待剪裁蒲柳易衰今鶴髮

渥洼無種此龍媒三山去覓耕雲侶雨槳歸傳衆案孤

穎士有才奴亦愛為君誇獎到輿臺原詩方歸金陵並道賢郎學止及家僮長發勤于侍奉

張蹇雲試用來蘇語次慮牧民之難美其意示以

詩

能知服官難所得業過半不從艱苦來此理猝未判君

年三十餘逃貧隻身竄到今十七年寸步歷多難一官

天所付飄舟始到岸我方為君歡胡為發愁嘆平生業

毛錐目未視文案嚴慮隣暴殘寬恐坐畏愞矧此繁劇

區事冗吏久玩除書下九重旁觀為駭汗閱歷吾未曾

一辭倘容貲利富使漸興俗當側久換絕弊由內嚴革

姦先近勸小事牘不留自不至漫漶大事在敢為尤慎

勿自衒影響漸消靡扇動立解散歲當報豐亨災勿憂

水旱莫謂民無知毀譽寔操券君看陸稼書與我同里

閈去今幾何時吳民尚誇讚故老咸能言流傳及童冠

方今　天子聖分陝皆夔旦希惠與市名其罪涉欺謾

祇以術分稱又難答宵旰以佚道使民雖勞民不怨以

保赤求民不中亦不遠贈君無他言百政一誠貫其餘

瑣屑事何足為君論王路任馳驅高官亦吾分結交今

白頭卜隣愜夙願一展胸中奇歸喫家鄉飯

廢園

溯大江南來林亭見亦夥所借非通津再到輒未果是

間有名園得徑在道左過客多停橈晴好雨亦可我年

五十餘幾欠來朋坐山則眞佳山非人力堆垛水則眞

佳水非鍬鍤掀漱大樹經百年枯藤日纏裊遊枝集鳴

禽長條掛網綱結屋兩三間位置東西妥去今曾幾時

摧壞及見我敗垣磚打頭荒徑草沒踝興廢皆數存亡

談亦煩瑣且飲一盃茶出門望平野

將抵毘陵見岸傍鼓樂騶從知爲老友莊鹿閣先
生解組歸舂所得　詰贈焚黃告其先人過舟
同行十里驂拜先壠而别

水邊舟楫道旁耕上冢爭看晝錦榮邂逅一帆逢盛典
追隨十里拜佳城交情快叙頻年濶天氣欣占到岸晴
絲管沸天人塞路暗中感嘆聽鄉評

弟昆手握金章貴子姓名馳玉樹賢門列巍科誇近代
人傳厚德載當年側身賓從承光寵韓魏公詩光寵僅知及祖先褸
指恩榮到後先水木根源增悵望夜深難繫欲歸船

錢網巷年伯須鳳苞莊蓀服書田諸前輩翌日舉

二簋會訂余同赴迫于行役投詩卽行

清樽良會指明晨聽數耆英畢坐人年齒未登終覺忝
烟霞同調不妨親飲中戶小愁長夜江上帆回待浹旬
料得當筵定相憶一盃若下且留春

海內年來此會多昇平樂趣盛岩阿異時可得長追逐
好事無妨暫折磨那上月明催早去火前花發定重過
坐中諸老如相問勉爲逃賓謝譴訶

前題重東吳茂育

天氣欲明仍未明東風作雨吾其行序年或許容秋監
不飲何必煩公桀佛言三宿便增戀世上四樂終難并

脫離羈縛向空濶潑眼江山慰客情

過毘陵不晤張叔度作詩寄懷兼約回舟過訪

東風獵獵柳毿毿帆過毘陵一夕貪已向朋儔訪消息
詢書田知叔度近狀且期櫻筍春言談新居地闢宜懸榻叔度曾約移居
當邀住一月今已移新居且闢華美禱雨人來趂解簪年力人門俱第一
林泉發興恐難耽

入村寺見羣僧諷經

遠尋梵唄入琳宮貝葉羣繙課晚功問有幾人眞世外
番無一念掛塵中遊絲裊裊仍沾絮野蝶飛飛自舞風
束髮爲儒今白首殘編零落嘆頭童

病中思鮮魚不得是日僕人得一尾喜見顏色爲
賦

兩手握修鱗歡呼入饌精買驚初脫網捧勸試嘗羹所
少嘉賓共深愁宿疾嬰老來何事業捫腹笑膨脝

三月已盡渡江來問鰣魚石首皆不可得爲各賦
一絕

鴛花三月已銷春出網銀刀未破新饞殺豪筵期鬪勝
家家江上候潮人

玉茁瓶頭長荻芽河豚江鱭饗豪家一年石首無消息
辜負春風楝子花

金山

禹力不到處句局朴中流剩此山與江爲底柱障海假當
關孔道通南北風帆看往還何時覓閒暇高處一躋攀

久不渡江重過維揚有感

一肩隨計吏來往古邗溝此路通京洛今來是薄遊岸
高危急溜閘近擠行舟總有前關阻何妨遇石尤
水陸經由處揚州古要津連檣不見路過綍欲擠人少
有不貪寶誰爲無事身晚來波浪靜我欲羨垂綸

訪陳蓮宇水利工次知改　命督修　文廟先

一日行矣詎傳已起原銜喜而賦寄

帆落向淮濆維舟遣問君傳聞　丹詔下已起故將軍
流俗懷明德　朝廷念久勤沙堤方並築門戶正氤
時愛日方人相
氳奏平成績重司版築工除書來日下移節又山東舊
種棠陰遠新頒　廟制崇壼槳迎道路不日報成功

淮安城外野步

覓徑逢僧話尋朋入院來到門高樹合小憩午陰回童
子報茶熟砌花驚晚開夕風飄簌簌歸路滿塵埃

平河橋晚步

信步入荒村風來盡閉門一水接天遠數家因寺存犁
雞棲屋角小艇縛蘆根野趣亦自得覓人無與言

楊花

被風引入紅樓去到地重尋碧落飛笑我痴獃空裡捉
問他飄泊幾時歸淒迷客舍黃昏雨撩亂江頭白板扉
三尺漁竿一篙水不知誰掃釣魚磯
眼界迷離子細看亂紛紛地白漫漫飄來獨岸雪千點
飛入盧家玉一團仙客當年與羽化綿花今日要人彈
相逢莫笑無根蒂在藻恩波海樣寬
未能跳脫枯蛛網已自攙和入燕泥何處忽逢修月手
好風真有上天梯瀰漫繡帕揎紅袖抖擻花鬃簪月題

斷送玉容春不管道潜詩斷送玉容人上天闌干荷偏日平西
勾引春風上下狂來看入幕去循墻乍衝遊騎爲前導
追好晴天是下場靜入禪心觀起滅亂隨花陣捉迷藏
丁香百結酴醾醉一架秋千繫索長
點點輕明上砌臺新調玉琯散葭灰吹綿卻被蜂穿過
卷絮還從燕剪開過眼空花隨路掃滿天晴雪撲簾來
羅衣初試寒猶禁一笛江樓又落梅
曾向靈和殿裡飛惹人衣袂尚依依瓊田塵動貞妃過
白鳳翎摧侍女歸葦岸着霜偏覺冷梨花經雨脫嫌肥
半床白氈閒舒卷祖送春歸到夕暉

輕粘粉汗貼明璫細逐歌塵繞畫梁送客盤筵增悵望
落花時節正顛狂被魚吹去波添縐和蝶飛來影共忙
彭澤門前應更好午風飄送北窗涼
鑿空鑽隙莫輕猜纔去因風又折回寒食淸明弔蘇小
靑天白晝哭章臺打殘瑁瑈方歸去舞破霓裳不下來
綠暗紅稀春漸老柔腸攪亂一堆堆

賀李又玠制府入覲

遭逢　堯舜君勳業著昇平去答臨軒切歸塡借寇誠
舉朝欽重望空國爲留行獄市期無擾頻年整頓成
啣　詔趨　丹陛承　恩覲　紫薇　君王賜顏色民

俗有光輝錫宴開　黃閣榮親拜錦衣湖山爭矯巫迎
照八騶歸

與又玠相遇淮安城外走筆送行

轉瞬三年聚從頭百感俱身緣扶朽直顏是澤枯腴未
免嫌形跡還能念有無今朝盤馬處何以慰歸途
旌旆列縱橫驪歌酒再行更無臨別語已盡不堪情馬
首嚴兵衛官班遠送迎回船風浪緊寂聽打窗聲

舟次食鰣魚

鰣魚四月始登盤越歲纔供幾日餐全尾就烹殊可惜
一人專享亦何安開筵盡欲驕飣餖舉箸惟應嬖牡丹

飄泊孤舟甚無謂只除口福未闌殘

雲在詩鈔卷一終

雲在詩鈔卷二

曉行往曲阜訪陳蓮宇

九月霜氣清驅車破曉行骨寒堅旅況天遠逼交情衰柳村中路荒鷄屋上聲雲山遮望眼殘夢不分明

過豐縣

曉色蒼茫裡經過漢舊城風吹衰柳急日照古原晴梨棗霜前熟川疇潦退耕舊稱傈悍俗喜聽叱牛聲

曲阜道中

泗水碧迢迢前行馬不驕遵途思孔轍渡墊想顏瓢聚族多賢裔名村尚魯橋魯橋住宿村名自憐千載後未覺聖居

遙

山勢羣趨北河流盡向西提封猶歷歷夫子獨棲棲潦退川原出雲晴雉堞低登高瞻廟貌烟樹擁棱題

遇風入村寺暫憩

古寺無僧住空庭落葉深避風驅馬入墜果下堦尋返照落巢渚頹垣噪夕禽聖居知不遠燈火映疎林

曲阜晤蓮宇

寄書前月去會面一年過執手悲歡集驚疑感嘆多支持猶好在逋累近如何遣僕羅鷄黍淸宵足浩歌

撲面黃塵裡迎門笑僕夫定知延佇久淡荷下堦扶紫

蟹分螯劈黃紬抵足鋪交情兼戚誼未忍訴歸途

冰花和張誠之韻

天然標格謝鉛華出水爭看發素葩無質難教紅蠟綴忍寒不遣綠陰遮茶香碧映茸茸細酒冷黃浮剪剪斜只恐江梅占春早冰魂先返臈前花

分肌劈理總由天巧手能鐫恐未然增長精神緣雨潤交加枝幹反風顛含毫夢叶生花瑞唾袖香分小朵妍總爲生來空色相便饒銷歇不爭鮮

匀鋪密織鬬橫斜瘦展根株碎點芽風急魚吞空裡絮影寒鳥啄鏡中花不禁攀折懸空看欲試端詳潑墨加

已被東皇輕覷渺仙源流出不須嗟

輕于雲葉白于霜玉骨玲瓏㩸衆芳滿面燕脂朝染色渡頭返照晚添粧摘來秋水詩工李剪取吳江畫擅王到底不生搖落恨讓他滕六逞風狂

與雪齊開頃刻中貞心淸節總相同只知生長當寒地偏是摧殘近煖風錦水不波愁結葉縠紋輕皺漸分叢曉來一片蒸霞色照見紅雲出海東

題孫葭遊尊人割股廬墓兩圖

人生罔極恩沒齒不能報兩鬢垂素絲念之輙悲悼孫子方髫年毋病竭醫禱血淚塡胸襟祈求百無效揮刀

割股肉剮絕血流竅至性感天心沉痾果旋瘳吾嘗解
禮經滅性非聖教慮或至傷生反恐蹈不孝然此論其
常亦爲庸俗告方當迫切時性命所不較安能拘禮法
屑屑剖要妙其愚人不及況復在年少我製割股篇臨
風代嗚咽（有割股圖）
子身居室廬親死埋邱原存歿雖異迹于心終不安所
以古孝子築室廬墓門謦咳不復接形影猶相親正如
依膝下無異奉晨昏靈爽倘不散庶因憑藉存具此無
聊心罔報罔極恩孫子有至性明發懷二人三載穴窓
旁一氣棲神魂狐兎久絕迹鳥聲不緊土瘦草色死

歷歷清淚痕至今太湖濱孝子傳姓孫我作廬墓篇聊
以揚清芬（有廬墓圖）

同年張寶臣宮詹六十壽時校士江左郎君楞阿
現理浙鹾

同上鸞坡憶昔年當時風貌各翩然長依碧落名逾峻
久籍丹臺品自懸已墮塵埃思往跡匹餐烟火望飛仙
金幢玉節回翔地仍倚前塵笑拍肩
茅許全家侍玉宸韋蕭弈葉掌絲綸清勤自闢升仙路
福澤濃需載德身眼熱但誇花爛熳年淡親見樹輪囷
自憐筋力摧頹久長對康莊嘆絕塵

年來秉節出　皇都教澤恢張士楷模端尹衍清班九
列文宗譽重首三吳沙堤佇見聯鵬翼丹穴新看引鳳
雛聳望日隆官職顯絳幃搖颺白髭須
契闊多年望屋梁客秋淡幸接輝光（壬子君以江南督學來主浙試旅赫後在省相晤）較余顏色應加潤比舊精神覺更強邇日鯉庭
看布席當時虎觀憶稱觴即今以次周花甲每向天邊
數雁行

寄留松一院長時監督天台工程

三年絜館幸追隨長坐春風奉羽儀（同任編纂兩年）但接言談
徵有道只論風雅亦吾師乘軺屢見馳星節（院長曾督修孔林又督修龍虎山道院）領秩今看長鳳池已入蓬瀛最深處欲尋雲
跡轉忝茫

載筆當時共幾人年來一氣鼓鴻鈞回思往事風生腋
轉憶清標味飲醇得路勲名聞鑄鼎傳聲烜赫到垂綸
玉堂學士金堂路看取頭銜驗夙因
親承　詔旨赴丹臺銜鑄風清古殿開瓔珞村中（張紫陽宅見悟眞篇）雙闕近（山名）桃花洞口八騶來諸山水落皆宗海此
地峯高上應台　聖世即今開壽域待公宏轉棟梁才

陳世南前輩投詩招飲惠庄適往龍山歸已夜分
不及赴即用原韻奉謝兼訂後期

扁舟到岸約更餘悔失佳招倦枕書客夢已先泛夜柝
醉喧幸免徵隣居諸賢並集庄疑鄭一榻虛懸客愧徐
促織聲繁鴉散曙習池賓從正同車
訂期縷指一年餘准擬來看插架書酒熟諸君爭痛飲
檣搖有客尚舟居重來得請愁方減百罰無辭勸且徐
從此平原期十日涎流莫羨道旁車

題吳闓存太守石鼓晚秋讀書圖

吾師趙恭毅建節臨湖湘念政所首重化導貴有方君
子樹表率小人嚴隄防不學易蒙昧無師孰津梁楚南
溯賢哲歷漢晉宋唐傳薪淵源接拔萃肩背望皆從書

史內蘊蓄獻廟廊學則狂且聖不學聖亦狂況此蚩蚩
氓何由反醇良書院所自創關係非尋常俗士以迂視
古今同慨傷湘蒸水合流石鼓峙其旁唐賢闢蓁莽翼
草開堂皇嗣是遞式廓間亦成廢荒恭毅秉鉞來古蹟
重光昌百椽增學舍排日升講堂進所屬俊彥具脩火
餼粮命吚唔其中與日月就將是時擁皋比吳侯寔王
張吳侯富學術萬卷羅中藏出以澤多士饜飫嗽甘芳
一時執經士絃誦聲浪浪方期濟實用豈特工辭章教
化之所被徧全楚四疆恭毅諸施設至今民不忘當時
作人化稱吳侯贊勷侯官繼屢紆仕路馳康莊回思秉

鐸年曾閱十星霜來當楓葉落去適籬菊香弟子各脊
戀臨別牽柔腸形跡久疏濶覓夢還徜徉因之寫作圖
卷軸盈丈長負山而臨水攬勝坐中央磬髦侍杖屨先
生肅古粧非北窗嘯傲儼洛沂徜徉圖成遍題詠珠玉
紛琳琅頌述吳侯功恭毅增炳烺年來含雞舌有聲播
省郎暫紆紫薇紫來坐黃堂黃金華久報嵩台邵方嚴
裝出圖索予題對之發慨慷吾浙卅年前恭毅持政綱
感人滲骨髓遺愛被笙簧侯今為太守又適同此鄉嘉
猷璧傳學芳躅追前蹤(叶)務以德型俗絃歌繼鏗鏘勸
令刊此圖金玉使裝潢旦夕緬吳侯恭毅亦羹墻

題張子猷畫像

吾祖宦粵西遭亂殯于野是時倉卒間遺像未及寫歸
來強追摹落筆肖者寡會逢張先生急請調粉赭規模
悉口授神情出懸揣圖成舉坐驚無曰不似者今見先
生像神情特瀟灑眉目領丰神衣冠欽大雅丹青雖一
技名盛不容假妙手古今難先生庶幾可

南明寺

不知南明寺開山自何代有無靈跡方締造南嶽清涼
軌宗派新昌未到數里餘稍覺溪山霽光怪前行邀我
入寺遊預遣軍持道傍待觀察朱亦軒遣役于路口候迎眾山拔地舞

翠蛟長松參天鼓晴顛峯須斷覺入徑幽路轉旋逢壁崖礙蒼髯愈密聲益繁已到南明寺門外入門無伽藍亦不見布袋但覺翠壁如崇墉引我蛣蝂忘世界懸綆羊拖曲曲腸循簷蛇委層屑蜿仰看俯掇方無暇寶殿莊嚴屹然在殿基石鑿成金身塑殿內迦葉與維摩東西兩相對欄楯軒窗盡石鑿鴟蹲鴛臥非苦蓋橫看側覗尤絕奇山頂蓊然盛松檜撮土全無草不生輪囷何處生根蒂質之禪老盡懵然天巧豈容人理會殿側有龍潭潭水清可愛是中靈跡不勝多歸路來尋倘容再天台卯整滿胸中急走藍輿會前隊

抵天台遇雨睡醒見窗上有月色喜而有作

籃輿纔入天台境久共安排作勝遊一路看山先發興三更聽雨忽添愁生憎壓屋濃于墨慚愧當頭曲似鈎從此便須掀笠去裹糧踏徧海東頭

同張九徵遊赤城（山有三不洞下洞橫濶可容千餘人景最勝中爲元明岩稍次再上爲上岩皆不及下洞也）

抵台雨連綿今晨勢稍殺會逢登高節抑塞更不耐赤城城之西邊峯聳而對意思殊飛揚簑笠急負戴欲晴未晴天亦遠亦近在遂出郭西門遵途劇清快肌理發殷紅層次嚴界畫挨排列堵牆折裂儼重卦入徑多幽

姿甫登覆奇態胡來蝦蟆精踞地噉且吸哆張豁兩頤福裏且濶外相携俯而入傴仄壁肩背微軀不得伸忽走忽蹤拜長筵可百席雜踏容千輩飛流斷續飄一旒掛玳瑁此景世絕奇茲遊恐稱最意當負盛名及詢皆憒憒始嘆顯聯理未便論一概繼登元明岩較此誠稍大僧寮列四旁佛龕塞其內耳目被拘局胸膈增障礙非無化工巧已被俗流壞咸稱上岩好鼓勇拉同隊徑仄不容趾十步九倒退既陟千仞岡何敢歷一簣努力方及嶺形神已交憊是亦元明耳較且小一倍徒驚攀躋危寔坐好名累細思上兩岩志乘久登載最下景最佳齒頰從不掛人皆習雷同誰肯拯顛墜三岩宜並稱于理庶不悖再得快意人琳宮別架蓋空洞儼全陳虛明絕芥蒂外負霞起奇內藏洞壑怪由下而中上等心無惡愛俗論豈足憑表揚吾亟賴以茲質同遊領之許者再

養芝瀑（桐柏山下）

一道飛泉萬丈長噴珠灑雪下茫茫幾家茅屋依岩住不是山鄉是水鄉

誰挽銀河向此傾一條雪練吼雷聲紅塵不道淡如海纔得停流便不清

向萬年寺齋堂和尚索生捲栢（草本藏笥中經年枝葉枯槀見水即活青葱如故）

來乞靈山栢一枝草根名與歲寒期雖無梁棟經時用
卻具松杉耐老姿片紙封題千里寄空箱疊庋一年支
只愁雨露重飄灑又展青葱被俗知

華頂

迤邐首前途岁崱陟峻嶺嶺窮得平曠前山復高迥計
此巑岏峯已是最高頂豈謂尚髀骭脅不及腰領愈進
乃益危力瘁策以忍入淡蟻旋磨出險甕脫顛忽忽眼
界寬漸漸衣裳冷細路蟠曲蛇遙空露荒影始覺階級

高益嘆氣象整山僧三五人揖我揭箯箯前時攀躋登
俯覷皆窅井衆巒墮微茫群尖縮俄頃大海誠茫茫錢
江亦暝暝九州落微塵一碧竟天永坐來氣未定席片
雲飛騁對面頓模糊虛堂忽杳冥華頂話歸雲今朝見
眞景（華頂歸雲台山八景之一）老僧遇同鄉長談瀹苦茗日色已漸
高輿人造階請此去方廣寺路迢宜疾還回首望山頭
送人尚延頸

石梁

華頂去方廣不知幾何里一路溪澗流皆說來梁底漸
近聲漸喧雷霆震兩耳寺僧導我登纍花坐亭子推窗
見瀑流雪練兩條似噴礴勢相當奔騰力交使夭矯東
西來而皆滙于此一線梗中流所稱石梁是長亘三丈
餘其濶僅容趾萬馬嘶蹄蹴千帆入風駛崖束激使高
珠跳濕濺履未到氣已摧欲陟神先死來尋下方廣疾
下直如矢兩寺景絶殊同此一條水彼由岐而合此以
併更偉岐者徙如龍見首兼見尾併者天河傾一瀉不
得止平生愛瀑流尋丈見輙喜石梁誠奇觀見瀑今方
始

朱觀察亦軒招遊桐栢宮和韻

觀名桐栢古仙居曾列山經見道書兩腳黄泥纔着地

一條節栗已凌虛雲峯繚繞藏丹竈樓閣崢嶸護綺疏
景物清幽門詄蕩經營已是一年餘（時亦軒奉命承修）
新晴來叩白雲居門榜先看大字書（亦軒手書）代歷廢興皆
有數地鍾仙佛本非虛欲尋往跡多縈夢忽憶前身太
濶疏尚有未經埋没盡一碑乾道刼灰餘（舊址全不可考于荆棘中搜得乾道年石碑）

瓊臺雙闕用前韻

仙家樓閣比王居曾載金函玉笈書百尺高臺凌浩淼
兩旁飛磴揷空虛雲山蓊鬱台堦近水石琤琮玉佩疏
欲借長風駕嫛翮鳳巢猶記掃痕餘

華頂用前韻

禪師此地結茅居太白當年舊讀書老友出錢勞腳力長風翼我上清虛未凌絕頂心殊憾再躡來蹤計亦疏卻笑生平營口腹裹糧多少嘆無餘

謁清聖祠用前韻

自有家邦且不居荒唐又躡道家書道書伯夷叔齊治桐柏宮巍峩道貌看殊古像鐫玉石傳係宋代宮中造成移置于此薇蕨空山薦不虛今日尚驚風節在年來淩怪護持疏道人向我談興廢萬壑松聲感歎餘

九月十一二兩日遍遊寒明兩岩沿途採摘得詩若干首體分句斷意境蟬聯聊當記遊一則

孟湖嶺嶺上谿水漫流不橋橫亘三峯矗立狀如菡萏爲寒明兩岩爭奇鬬勝第一重門戶

孟湖嶺上石槎牙遠處驚看已大譁橫列一排青箬笠濃堆三朶白蓮花文章湖海增豪氣畫手荊關自一家聞道寒岩更奇崛山靈迎客早排衙

過嶺過嶺三峯展張一碧十里巉壁層巒排雲倒海不可名狀眞絕境也

從此循岩曲折行畫圖橫展更分明逐層拆裂而如削萬態參差頂自平風颭旌旗成一片門開樓櫓列重城不知大化何心緒費盡經營搆始成

鳥知喚友鹿呼羣來看峯頭朶朶雲但有欹斜皆入畫

不關雕刻總成文展張越客千絲網亂搭維摩百衲帬壁壘森嚴兵衛肅直疑身入亞夫軍

寒岩寺

亂雲堆裏叩禪關來聽鐘聲萬壑閒紛詭競誇非夢想張曲江詩攀躋千仞上紛詭萬形來嘆嗟總不是塵寰巖邊泉注簷頭雨洞口人行屋上山聞說鵲橋尤險絕不辭篝火看灣環

寒岩洞洞在佛殿之上寬廣可容數千人其巔則巨石覆壓大似僧帽

道人遊戲擲毘盧別有乾坤在一壺布席廣庭騁氣象藏舟夜壑想規模鑿能通透容淩入響答虛空試一呼可惜不曾當雨後水晶簾外看跳珠

鵲橋一石如環兩端插地高可數十仞下視無際

山頂飛橋忽駕空一條玉骨瘦玲瓏乘雲昔詠無懸綆飲澗今看有臥虹吹氣出浮眞作戲挽強多力爲誰雄年來還鵲無消息鞭石何人許路通

明岩寺去寒岩五六里洞偪仄不如寒岩洞外飛流飄灑庭中巨石植立高數十丈皆巨觀也旁有閭邱太守追寒山拾得馬跡甚不似又有仙人井

嶺隔寒巖又幾層籃輿重下策枯藤峯抽碧玉當窗見簾揭眞珠側帽登絕壁何須尋馬跡古泉猶憶汲神僧此鄉靈境知多少所遇皆非想象能

題嵇道顧紹槐荷亭納涼圖

索句携來一卷論交默數廿年握手情懷似昔披圖丰貌宛然

十分蕭灑襟懷一片清凉世界坐來白藕花間看到碧雲天外

亭開四面香清風過一溪紅麗祇因通體心虛直到一塵不染

江寧藩署前明中山王府所稱瞻園也同年李汀倩任藩司延其婦翁某先生訓子即汀倩受業師繪瞻園敬業圖翁正師席汀倩率諸子執經左右為題一律

文章館閣舊馳名行省年來著有聲竚見爲霖當 聖代尚驚立雪侍先生心傳自昔承家學孜濂行看及彌孫向日名園今講席退衙時聽佩琮鳴

江行漫筆

鐘聲幾歇櫓聲柔整理盤飧午未休今日順風差快意篷窗趺坐看梳頭

舊遊

四十年來此舊遊篷窗遙見賞花樓新添水榭工延月看種松栽待隱牛地着狂踪長繫念老思閒事寂關愁不因卒歲憶歸切准卸風帆爲少留

宏濟寺

依巖架壑凌風湍石壁嶙峋江漫漫千年前建舊蘭若十里外見紅闌干樓船鐵鎖成往跡雪晴雲霽眞奇觀卸帆欲共老僧語且莫凭予來安禪

哭前輩張學士天門先生

辱與賢嗣遊誼在伯叔行前年董 欽工奉養來吾鄉得隨杖履閒談笑奉耿光欸語雜諧謔劇坐羅杯觴袖出所著詩小字兼斜行命我略形跡去取同商量至今齒頰間咀味留餘香先生歸毘陵某亦走四方間與賢嗣遇起居話平康尚耽園林趣百卉紛低昂未乏友朋

樂絲竹盛排場青山名止有舊約逍遙相望咋歲壽古稀寄聲祝無疆方擬持斗酒快讀新篇章天胡不慭遺愽棹垂華堂緬思祖濂遺相業垂廟廊謝庭復林立一一羅珪璋況有著述在百世光熠長生死屬大數賢哲皆北邙先生亦何恨某獨增慨慷不爲先生悲悲在典型亡詩成對賢嗣涕隕聲浪浪

雲在詩鈔卷二終

雲在詩鈔卷三

仲冬過澹初前輩寓齋看菊花（時以鴻詞赴召到遲未及與試）

來時令節過重陽入座猶聞裛裛香亂挿瓶盆高致在耐尋滋味澹交長人情可愛經霜艶顏色終輸應節黃踏徧軟紅難再覓偷逢漉酒會登堂

俸錢添得便豪華（時方增恩俸）分遣長鬚市菊花種好且從多處覓開遲難向節前誇品量冷蘂眞開況酷愛清芬有幾家併護霜根莫輕棄土膏春煖待分芳

擬賦山鷄舞鏡（限刪字）

飛來看啓文明象寶鑑欣逢照耀閒妒意忽萌終自悞

爭心欲動倩誰刪東西迴隔偏增艶彤影相猜各破顏纔脫絲繩知並解剛添金距訝同頒輕身擬踏金盤上按拍猜從月殿還彩翼高騫疑袖舉繡翎斜歛儼弓彎暫舒忽振神俱聳小歇潛窺意共閒昂首欲鳴終少和攫身容近可能攀雙飛怕壁菱花碎小翩微嫌玉骨孱莫辨眞空俱宛轉妄同比較盡斑斕芙蓉入檻懸清晝孔雀開屏貢百蠻正遇太陽暄麗景願隨舞蹈側鵷班

恭和　御製喜雪詩

纔看飄灑便瀰漫漸覺排空失翠巒史爲占年應紀瑞農欣得歲那知寒月明廣陌鋪銀地風靜寬庭展素紈遙望瓊林盛裝點琳瑯已見萬株攢

遙空一望已漫漫莫辨晨罔與夕巒四野但知占歲稔九重猶自念民寒聲傳金石諧部律字綴珠璣寫越紈虎觀詞臣齊屬和文光璀璨筆花攢

氣轉嚴凝勢渺漫寂先高處染烟巒待催玉蘂傳春信早爲蒼松表歲寒臺殿入雲披絮帽罘罳迎日颺冰紈玲瓏試展搏獅技淨掃天街手自攢

聖德同天廣蔽漫恩周寰海徧岩巒心殷蔀屋憂兼樂調入陽春煖不寒吟處淸輝纒彩筆融時晴日晃輕紈祇慚剪刻無奇術願吐冰心自撮攢

恭和　御製南郊禮成詩

天垂麗景地凝祥一綫春回首六陽律轉黃鐘潛應候禮虔蒼璧暗騰光神明呼翕通元顥昭格精誠邁百王來歲農桑應豫卜帛盈筐篚粟盈箱

禮成雲物早呈祥五色霏微拱太陽　法駕靜移濃似染龍旂輕颺暖生光休徵一一占天象好語人人祝聖王捧讀　宸章花底散盡携珠玉滿巾箱

煖坑

寒氣侵簷急吾廬獨盎然爇薪床上臥窩火地中燃窖葦編長簟茸毛疊細氈微溫方及蓆餘煖漸緣邊讓客

登高坐驅人泥早眠擁衾蹲踞好舒足欠伸便覓夕峇高枕中宵減薄綿地躋溫室近境與醉鄉連醒訝循墻縮酬驚負蘭蟜忍心拋瀝鳴適意笑唧蟬一榻微陽轉周身宿疾蠲只疑春已近豈識境殊懸試遣重簾揭無多一穴穿酸風仍刺骨細響切嗚緩壘砌由人巧推移奪化權長登暄暖坐不隔艷陽天黍谷隨時稔春臺比戶遷平生多慷慨此念實盤旋合眼三冬過摳衣一足拳朝朝勞燒炭慚愧數餐錢

煖鍋

老境貪溫食窮冬怯冷餐地爐驚入席火鼎訝登盤短截馱蹄蠢橫張豕腹寬氣騰知候足熱久覺聲譁焰焰看投井翻翻聽繞灘鋃提心惴惴蓋啟面團團饞箸方叢棘貪心首揭竿攢來均遠近調處別醎酸山海珍旋集時新品物攢巧能藏笑饜奇欲腊泥蟠窟䆉還餘沸薪抽尚有瀾剩肥仍再㵾執熱且重攤瑣碎吹羹見珎琮唧汁縈頻加㳘屢罄少沃爲添乾有客顏流汗何人帶解鞶遙思黍玉瓞飣笑嚼園官煦物非無術回春總不難鹽梅身有責調燮力宜殫竈婢驅高枕行廚指一箪窮冬謝羅列賓主意差安

煖研

一片風霜色朝來滴水凝石田耕不易堅腹罄難勝積火憑誰起然灰自昔曾寒暄原遞嬗陶鑄本相乘檢點惟空匣吹噓透隔層崇朝雲乍觸見晛日方昇迫汴初無准流澌漸有徵含毫神向旺卷袖几先凭煮石心殊巧回天力果能漂珠標宋槧融黑染吳綾風雨看晴掃雲烟得氣升陽坡延虎臥春浪激龍騰活還文情動舒添腕力憑松烟香驟發栗尾健尤增兎近溫泉製泥從熱鼎澄貞心聊作媚冷面不生稜裂懼紅絲綻焦宜熨斗稱紅絲熨斗皆端石名暖分川刺史映及水中丞火色思鷹上書思擬夙興不愁無好句芝菌出薰蒸

蔣僊人前輩家菊花踰冬涉春香色不改主人有詩徐潤亭翰編以步韻詩出示草率效顰答潤亭非和僊人也

紫英黃萼問誰家飽涉冰霜閱歲華南浦已呈芳草色東籬猶自爛蒸霞

今日真成晚節香新詩盈卷富縹緗感時細嚼黃金蕊訪舊重登白玉堂李義山菊詩願泛金鸚鵡昇君白玉堂

冒霜顏色倍精神已殿羣芳邁等倫要與梅花爭歲月尊前別占一家春

姚魏休誇百卉尊飄流也莫嘆溪蓀秋花到得春還好

露咽霜啼盡感恩

疊前韻答萬字光前輩

可是人間富貴家天公特地與繁華移將籬畔三秋色
併作春墟五色霞

只恐霜濃減卻香移遮簾幙護縑緗窖花新向街頭賣
回避陳根不上堂

天上司花信有神年來狡獪更無倫此花開後花應少
不道來當爛熳春

菊在花中品最尊曾將春卉比蘭蓀分明各占一時秀
今日同叨再造恩（字光與余先後罷官五年前起復原職）

題周之晃草花

寫生具有出塵姿此是前朝老畫師愛惜何人同我癖
流傳幾姓問誰知年深稍覺燕脂淡品在終憐骨格奇
正是春來花事盛且教張起鬪芳時

送孫叶飛前輩遊滇

二十年來曾領春揚鑣重到失龍津羣空驥騄無良馬
官足神仙有剩人此去雲山敦宿約暫時詩酒趁閑身
中朝畢竟思良牧（叶飛以庶常改州牧去官今以鴻詞薦報罷）滿貯香醪為
洗塵

但逢小別已添愁況復聞君萬里遊迫促有人懸榻待
商量無計為君留鴒原日暖花爭發（賢弟方哲學滇南）燕寢香
濃轄早投（制府尹元長先生）定有新聲擲金石他時吟遍徼南
州

沈澹初前輩招同張雪煩存中喬梓王師中祝東
瀛城南看花路遇大風歸飲澹初寓齋

撲面黃塵約看花曉來歷碌走晴車領君清韻真無敵
着我風懷亦儘誇未出城闉先柳色不成村落自人家
是間大有林泉趣莫便輕籠障眼紗

一行高樹勢參天門駐華軒慎莫前剛值好花難覓徑
忽逢流水想通船誇張總為新臺榭感嘆曾經舊管絃

舊名（耐家園）氣象絕殊蹊徑在垂鞭欲過重留連

攀月頗雲跡已陳路人猶指說平津（宛平王相國園）座延冬日
暄餘景梁掛西園繞後塵未免有情憐嫩綠可堪無酒
餞殘春倚欄莫漫籌今昔芍藥苗抽一色新

竟日追陪興未闌同車鮮欠走嘽嘽曾經花塢搖鞭指
重過溪橋揭幔看春事稍酬吾意足狂心欲愜古來難
晚來風色顛尤甚趁門尊前酒量寬

澹初前輩惠和疊前韻奉答

三月春城未見花南郊相約共登車柳垂堤畔濃於染
草踏墻跟嫩可誇覓路忽逢行藥徑避風剛入賣漿家

衰容不受纖塵汚檢點奚囊扇有紗
綠油瀉地幕遮天曲徑斜門到眼前花外有人停畫轂
酒邊無地泊航船路疲蹇足思鬆轡風急鳴箏漸緊絃
去去前村聊憩足不辭畢策叩聲連
臺榭傾欹景物陳門關才到我知津庭綠轉軸曾預御
風解延賓代掃塵近夏藥苗齊布葉當堦老樹尚搖春
幾巡茶罷還留戀此段清遊局更新
風晚增狂興轉關驅車一直走嘽嘽曾經籬落皆重過
未入園亭又遠看春事正繁同伴少好天容易得閒難
胷中塵土愁堆積一醉尊前盪滌寬

玩蝶圖友人索賦

幾日工夫繡未成闌干斜凭看分明來朝百摺羅裙上
生怕偶兒一撲驚

擬賦熏風自南來

清明天意盛栽培入夏涼颸應候來廣殿早披當戸柳
虛庭先拂陰堦槐淺沉院落能虛受舒遲襟懷欲洞開
看綠荷波乘暖泛望飄榴火向陽栽越裳早識徵方位
江漢遥行想化裁若論先叨南陌逵終須徧統北窗回
八方長養功潛播九奏鏗鏘律暗催布策定知甘雨近
書徵恒以有秋該人民樂育齊開牖雲物占祥獨上臺

竚賀揮絃方解慍　彤墀何幸得追陪

贈田育菴　田普

道窮理數技通神件件韜藏口不陳惟念岐黃成絕學
獨持刀匕活多人聲名屋外千株杏車馬門前一簪塵
皆得他人盡強健避囂難得自由身

賦得滄海遺珠

羅才　聖代常恢網得士滄溟俛采珠已向虛空窮罔
象更因餘賸訪天吳藏珍憶昔原遲獻得價今來始盡
輸一望蒼茫光忽透諸天照耀品誠殊物緣少貴人爭
逐事值希逢世盡趨眞見騰輝誇海若果然浮彩耀寰

區漁人拍手驚奇獲泉客傾心訝久無槩長豈能容蚌
腹淺藏或恐在羊須荆山盡剖重生璞丹穴雙飛賸有
雛應是化行還頃刻曾經知索漸須臾牟尼為古常懸
照滇渤千秋總不枯安得便成徑寸質獻琛同日上金
鋪

荷珠

出水亭亭衆葉敷遶池零亂數驪珠狂霖過處傾囊瀉
淸露濃時解襆鋪太液池邊驚燦爛衆香國裏望模糊
祇愁聚散無時定但得堅牢有價沽踏浪鮫人和帕獻
劈波龍女捧盤輸傾欹不定因風颭轉側能擎有柄扶

眼底逃離千點脊掌中端正一輪孤虛明色相塵難染
流動光芒品更殊雪藕絲能穿曲曲採蓮歌欲貫嗚嗚
自經飄灑川常潤得近沾濡岸不枯并入碧筒醇共飲
能逃赤水質原無蔚藍天上離離綴親到星津爲寫圖

步張雪煩韻送濟初前輩南還

前輩風流未易攀廿年聲望著清班舉朝資序推尊久
全邑興衰去住關藉口不妨容作遂逢時可許竟投閒
俗情憧擾皆休論且向囊中問買山
兩省文章藉品衡使軺幾過敎旋成當時裝薄蒙人咲
今日身輕坐宦清囊錦去携新著集灘鷗歸續未寒盟

鄉中子弟多才俊還借藜光照後生
浮雲衆破只尋常強健收身樂未央帆掛客程通漕疾
飯抄鄉稻入喉香回思握手風飄絮此去懷人月照床
用舍兩途俱未判咲余何處說行藏
我亦曾經對紫微十年前早脫朝衣再尋舊路新陰密
重拂巢痕舊侶稀餘習未除誇舌在賞音忽斷又心違
鄉程黙數郵籤熟是處江山有夢依

題扇上畫虎

大小三雛一母生不知誰以豹爲名皮毛也要隨時變
且再消停看長成

題張侍御松巖公奏毀魏忠賢碑墓紀事錄後

嗚呼當明之季以威福而寄厥厮以朝綱而任頑沛其
禍之烈幾忠良肆塗蔽色藏禍心覘何神器明之衰遂
不可藥救一敗至於墮地是誰之過歟則逆閹之惡悶
史冊者餘千百載尚爲之竪髮而裂眥我　聖朝褒義
郵忠凡前代死節仗義之臣咸旌以功而予之謚彼煽
毒恣虐於萬古萬萬古者詎尚容繫牲之豊隆宰木之
陰翳胡恢恢之天網逃百十餘年得逃其罪松巖張公
冠柱後惠文冠峻丰裁嚴擊刺凡事之所當爲與職之
所應言無不决若壅去若滯而逆之藏魄適當公巡何

遊巡之所涖公於是朝拜跪夕奮臂衆力歡舳于夫怒
臾幾者顛蹶者蹶厚者頹堅者碎鎚鑿謏詞鏟剔姓氏
九泉之奸魄彼胡知顧宇宙剛大之氣實賴此庶幾其
不墜或曰此葬衣冠非埋骨之穴叶則眞固不可容僞
亦胡可貰或曰已朽之骨不足當逢生者一嚼是何言
哉視吾劍豈不利至有以公在前生必曾受逆閹屠毒
天蓋欲假手於公特留遺至今日而始發其犯則又泥
二氏之敎而非窮理盡義之至疾奸者天理之公漏網
者人事之異公之此舉惟義是視義正則氣克氣克則
功輒成名亦遂千秋百世大綱大紀亦日月昭而天地

位秉史筆者所當大書特書紀其事

乾隆三年八月

欽試賦得良玉比君子 七言排律十二韻得來字

天生粹質非雕琢幾向詩書蘊蓄來廊廟定知增寶貴山川亦久盛栽培匵中彩映工方剖袖裏揮騰璞始開溫潤自宜陳几席光華先遣拂塵埃藏修敢信眞懷寶進獻何須託有媒忠信可能誇特達晶英終不讓玫瑰品加縝密人爭賞學費磨礱世共推盱作圭璋崇氣象升之俎豆蔚雲雷鳳音嘒嘒諧韶琯鏗韻泠泠發磬材坐上未曾披什襲斗間早已見昭回軒騰直欲凌三素名品方知重八垓淡荷 明廷延訪切欲昭純白愧無才

汪質存邂逅同寓酒間出示所作詩詢及家世知爲畏齋先生哲嗣十五年前門酒聯吟風流雲散今日重識庭芝再聆珠唾淵源家學繼起有人慨嘆不已喜而有作

手捧吟箋徹底繙瀞窺格調想淵源便從飲社論前輩果向詞壇識後昆舊日朋儕風雨散眼中耆字典型存王城似海剛同舍天遣交情繼序敦

題馬文毅公稟草辨疑後 公諱雄鎮

人生不幸遭迍邅折以血月撑戈鋌忠肝義胆鉄石堅己揭日月爭流傳千挫百折心恬然能以滇定全其天尚與筆墨相周旋從容氣象眞聖賢憶昔 聖祖十二年粤西狂猘肆跳踉守土相率爲延緣聲勢聯絡通黔滇撫臣一身忠義肩無奈隻手張空拳計窮力竭被縛拴眷屬纍纍拘且牽仰天泣血夜不眠歷四寒暑閉一椽甲兵十萬胸中塡無由發洩擂講纏平時草法宗張顛揮毫落紙成雲烟右軍索靖孰後先家鷄野鶩紛媸妍殘碑斷碣窮鑽研辨別體格加釋箋非爲旦夕思遷延尚冀一旦灰重燃此身留得逢機緣誓欲手戮賊首

騈豈知二逆始則連繼復猜忌內自煎轉慮公在爲不便兵注鋒刃矢加弦幼子决脰孫扼咽飛血灑而流濺濺公兀不動鬚倒豎嚼齒怒氣衝星躔造物顛倒失化權忠臣盡室無一全 天兵南下洗腥羶襃忠鉅典須聯綿有子早逃困胝胼氣息纔屬筋骨碎檢拾骸骨涕淚連親筆得見此一編源分派別斷復聯血痕墨瀋交殷鮮當時性命久棄捐挪有心緒工丹鉛可知性定則不還生寄死歸何恨焉綱常誓將一手擎楚偕戈碟諮忿悁旁添側註法秀娟懸針垂漏正不偏同時効死當公前正氣所感爲染漸 旁有小字箋註係公妾手書妾亦同日殉難 公之大

名高山與巨川亘萬萬古留坤乾此書亦擬鐘鼎鐫

同年宋景涵十年前同余先後歸田去年又先後來京今秋余報罷而景涵死矣長歌當哭盡其鑒之

天春氣潛滋百卉函生機老幹發萌蘖妄意弄春暉豈知頻歲來斧斤競芟夷陳根久受傷殘履亦窘欺因時得甃長重甦力難支此意我哀悉到君益慘悽交君方壯年豪氣不可羈坐中無此君舞席失光輝君亦雅自負談笑掀髯眉同講三百人巨任誰肩仔旂常載勲業政事工設施斂手不自信到君無猜疑事恒出不料斲

言大無稽追送國西門有力莫絷維太息祖帳酒不敢措一辭歸來闔雙戸悲君轉自危壞牆易摧塌鐵羽同差池迫我憔悴歸較君遲兩期相見金闕道握手各嗟咨臧穀皆夢耳慰勞徒支離去年來京城紅塵暗九逵相逢不相識彼此坐衰頹猶話少年事飲闌發獃痴有子長等身赤幟奪禮闈　彤廷選庶士　召對升　丹墀叩門聞笑聲格格闢兩頤厄塞氣甦吐十五年於茲我持老禿管危犯英鋭師蹶蹶墜千仞敗北卷旆旗來就束髮交澆此磈礧懷入門掛幰幔一榻眠君屍詢病得倉卒無藥能醫治目張淚不落聲咽肝俱摧昔胡爲而去今胡爲而來少壯屏野田投老死客扉屬之迍敗奇子方長新枝以爲門戸榮君又撒手歸天道不可測荒邈遂若斯落落數晨星行行走路岐出門無所適談論誰與偕生人有定命造物爾胡爲惟望庭前樹蔚爲梁棟姿斯人不可作後起其庶幾强爲達生觀涕淚已四垂

中秋微雨

一年算月到今宵細數弃輸亦太遥預滌尊罍佳節近忽逢陰翳妄心招何人剪紙遮凡目此夕燒燈負碧霄舞罷霓裳望塵海人間天上總無聊

夜中仍見月色

薄雲缺處漏微明墻角孤光漸漸生風月幾時眞要買神仙上界本來晴起尋伴侶皆酣枕重理杯盤已轢羹明日簾前傳法曲新聲唱遍潞州城

題王蘖菴水部綠竹集

風頭絮亂憑空捉鏡裏花繁帶笑拈拋得肥甘餐芝术何人領取味回甜

含宮嚼徵只尋常擊缶嗚嗚太激昂親到伶倫諧律處滿山風竹自笙簧

同人出廣寧門送那尚書赴兩江制府任歸飲吳

二南寓齋次王慕菴韻

忪閒判人事喧寂隔城闉疎散意頗適安得不繫身朝來出郭行一洗街市塵諸公脫彀矢我亦縱毳鯑獲賞皆有數撥冗非無因前驅追風騎後載入幕賓紅塵漲天起綏轡來重臣起行一何莽秘殿承溫綸送行一何衆祖席傾朝紳我愁失府主爾歡兼部民各自致繾綣立馬情相親歸叩延陵門來傾一盞春後先絡繹至門外塡車輪但聞歡吹集那計禮法遵開筵雜沓坐適口羅列陳地偏情倍洽人酒味同醇劇會殊不易散恨良足珍回頭已陳跡讀君詩句新

豐臺看芍藥和汪質存韻

豐臺花藥開雲錦自昔詩篇盛題品至今園圃各爭妍五畝十畝栽成田相逢盡是耽遊客同驅車輪走南阡柳垂遠岸萬條青水遶村橋一痕白地僻心驚眼界寬天陰路少行人跡兩部聲傳格格蛙一川浪滾灘離麥豪家辜負好池臺未省開筵虛左席迤前籬落亦粗完叩門不肯通寒暄得錢造次許領略剪賣餘嚌留闌殘須臾天氣亦開霽一庭葉戰風聲乾欲開未開花含羞雙頰半紅羞斂愁擬舒苞析漸飄揚架前亂搶舞衣裳坐中所欠惟絃管飲次還貪覓月長藏鈎射覆各盡歡

名花尤好醉中看齒車立馬重斟酌未忍輕抛入城郭歸客徐徐道上行仙璈隱隱雲中落路旁咫尺是旗亭一曲清歌入杳冥催得花開葵花落惜不移向筵前聽造物何心工播弄吾儕繫戀緣情重甕逢好景輒留連已散綠雲猶目送道逢歌伶數輩集村店清歌未幾散去余亦興盡而返良辰勝賞眞絕奇歸來况復讀君詩清辭麗句堪醫俗前輩風流今再續

送同寓汪質存南歸

半年同旅舍一夕動鄉思預作連宵醉淺愁隔歲期訂春初來京城邊分手易門外獨歸遲書札雖頻寄開函定幾時

老來朋舊少所到覓交遊幸得同居樂翻添送別愁趁晴催早發未雨想登舟此夕殊難遣滿天風露秋

連日愁陰雨今朝卻喜晴幾人携酒送一路傍車行岸草矜秋色駝鈴曳遠聲漕河開水發計日數歸程

結伴登程早聯舟放閘喧分帆爭索句排日具開尊與唐我村聯舟南下所嘆棲遲久從誰笑語溫一庭涼月好獨自坐黃昏

秋思

秋日仍焦灼秋風過即涼沉瓜方玉井棄扇又空箱倦

蝶時粘袖晴莎忽墮墻吟情觸撥不是爲思鄉
風急能疎柳天高易薄雲勞人仍草草客緒正紛紛旅
鴈當空叫吟蛩入靜聞曉來街鼓動老馬忽嘶羣
昨日猶狂雨今朝又薄陰要驅驕暑退幾費化工心蜩
尚隨林集蟬猶抱葉吟曉來聞爽籟從此欲披襟
看露結成霜風來怯早涼衰從間處見瘦立衆中長往
事隨流電頹年付夕陽出終遲踏影月色冷排場

賓存途中寄秋懷詩次韻

離離疎柳垂荒岸颯颯西風冷釣磯一路儘誇魚入饌
遥天終恨鴈孤飛今年七夕仍陰雨前日中秋盡裌衣
漸近鄉園應漸煖長安久住計全非

王慕菴惠夜來香

緣知客次愁無限分餉名花意正殷渥荷隆情親手摘
早傳香信隔窗聞
不知今夕是何緣陣陣清芬到枕邊只恐天明香漸減
累人頻嗅不成眠

題江研南聽雪圖

雪潑如海一燈紅別有聲聞靜極通墮地幾番危瀉竹
灑窗一陣折隨風樵歸有客披青箬舟過何人拍短篷
此景畫家描不得爲君寫出補圖中

重九日易融昭招集瑤臺

重陽難得遇晴天預占高坡爲置筵地拓半弓真爾
眼容西望勝陶然陶然亭去瑤臺里許南城登高大率在此多情是處携瓜
果好事何人載管絃只少籬花開爛熳贅遨驚見一枝
妍
寺門幾折上坡陀老樹籠葱背綠蘿北闕樓臺高處見
西山紫翠晚來多一年佳節逢吹帽轉眼秋光付擲梭
此地勢天應更好幾人相約肯重過

又絕句末章兼懷汪五

肩頭擔榼手提壺漸漸擠排漸塞途到處登高爭占席
不知明日可來無
荻花蕭瑟岸容寛載酒來尋竟日歡遠見一坡人早占
夕陽影裡畫圖看
積水潭前人似蟻平山堂上酒如澠三千里外無多路
一樣登高嘆不磨

臘八日大雪融昭敦重九宿諾招同人再集瑤臺
適黃昆華程大村來因同行至則周宋丹林張
存中兩館丈已携酒餚往陶然亭遣人招之劇
飲竟日即用重九韻

訂期曾在九秋天得雪相邀又舉筵幾處客來添不速

舊遊人到笑依然暖傾白酒消芒角醉嚼霜蔬脆管絃

一掃眼前寒乞相嚴冬剪刻變春妍

無復當時掛薜蘿一堆寒玉指前坡占豐有象車輸疾

先我何人屐齒多歡動十州蝗入地驚飛千片雀投梭

此臺今日名猶稱不信衰年得屢過

再叠韻

雪裏亭臺霽後天幾人高興又張筵傳爲話柄眞癡絶

說與朝官定憮然得歲早知天示象舉杯潑荷　帝揮

絃高低隴阜皆粧點好就衰容覓醉妍

指點前頭障薜蘿一行轍跡礙遙坡交聯三世同心久

爲張鄰買千金合志多朱爲立向蒼苔閉似鶴來從歡飲提

如梭　皇城不少狂車馬太息何人枉駕過

三叠韻

日煖風微雪後天煎茶儘好况開筵短衣蔗帽容都甚

玉宇瓊樓境宛然且向漁蓑尋畫本直教錦帳笑歌絃

南枝不信無消息萬樹枯槎點綴妍

殘年尚有登高興柱杖來尋百折坡倚醉不知青鬢改

看山也笑白頭多樹排遠岸聯枝玉月照迴車掛角梭

客裏風懷殊不減今年此地快重過

雲在詩鈔卷三終

雲在詩鈔卷四

寄謝汪質存惠絹

有客從南來遺我雙錦綈問此誰所贈遠寄來竹西鬪

君昨歲歸門前集輸蹄夜長不得睡日日醉如泥又聞

走新安墓田親鋤犁狐兎塡窟穴草木芟翁翳事竟歲

已徂百冗紛排擠安得有閒暇王城偎久稽一函致鄭

重遠道煩封題對茲感以愧寒風方淒淒製成熨熻溫

光采生棗梨被服久在身路濶情不暌

新歲質存又遠寄朱提走筆志謝

新年未三日忽聞叩門聲書從臘月寄來自廣陵城寄

書兼解橐拜受慚無名長安居不易日來尤窘營既乏

看囊貲久斷折東迎得君千里惠小器輒大盈前呼虎

嚼侶後喚牛飲朋履舄先後至杯盞次第擎飲酣各僂

指懷舊心怦怦瀕行二月約今已及新正致身須及早

毋被俗慮嬰頁朋各繫念此誼尤不輕何時拂征塵一

笑浮大航

趙奏功少宰晋秩大司空諸襄七翰編投詩恭賀

司空依韻酬答襄七爲司空宏辭科所薦士故

賀燕聲中兼誌恩門之感暇日出鬯酬詩見示

和原韻

天水聲華遠冬官爵秩崇巨材宜作棟天馬本騰空勳業三朝久明良一氣中精神誇矍鑠儀度望冲融　聖代巍科啟彤庭鷹剡通文章千古事吐握大臣風吹噓回枯疾呼高答響洪晉階開賀宴退食走詩筒言下卿恩切行間屬望隆門生唐學士舉主漢三公（漢司徒司馬司空稱三公）詞調徵風雅歌絃付國工一時稱盛事傳寫徧西東

代題望雲思親圖

白雲一片起遙岑悒悒眞傷孝子心同凭闌干舒望眼幾人翹首悵爲霖

賀徐[illegible]世兄任內鄉令兼送行

讀書茂根原臨民徵實用教養吏治先牧令古來重相門高崔巍繼世國梁棟珠玉羅家珍辭華溢群從君今爲飛鳧行矣庭集鳳莫謂民俗愚誠至物自動毋慮名弗彰恩浹人爭頌期年化早成三月民無訟鵷鷺雲路翔騏驥天衢馳槐庭接蔭濃雁序聯行衆榮程始此登賓客塡門送屬望情正殷努力一言奉

賦得因風想玉珂

迢遞因天籟迎風想玉珂韻幽傳鳳閣聲杳近鵉坡委轡臨黃道垂鞭過御河定知行緩緩遙憶色瑳瑳清越聯鑣入鏗鏘載驟過鳴鸞應並肅雜佩欲同和翔步欽

閑雅風規見委佗雲廷盛威拜冠蓋想巍峩

蕉窗和吳小舫少司馬韻（窗畫芭蕉隐處眞墨初入竟不覺其爲畫也）

一幅生綃潤當窗障綠天夢奇尋鹿覆畫好逼龍眠鮮潤疑經雨迷濛似染烟垂青知有意爲我榻常懸

到此稱幽絕能令夏日寒何人眞作達大葉寫如干映月仍篩白迎曦豈沃丹絕憐黃落後還許雪中看

再和

幾片青羅扇婆宜六月天踏波應遠泛藉地即高眠但覺濃於染誰憐薄似烟不曾經雨鬧鎮日向空懸

畫出蕭疎影閒窗瑟瑟寒門關思曲巷書札憶長干作

字無顛素傳神有契丹寸心包異容誰解剝來看

送易榮昭南還寄懷汪五

相識纔逾年送行已兩次交君亦何爲天遣增離思行者念故鄉疾走不回視送者情惘惘歸途淚潛制出門何所詣閉戶消無事舉酒不得歡偕遊乏同志蔫忽便思君竟日不能置

因君識榮昭今日亦去我兩年熱鬧場一夕門雙鎖懷歸計亦得但恨迅且果一月相繼行未免情太寡所居兩坊間酬應往來頗蹇驢熟門闌欲過意未可悧悵車中人有懷向誰寫

題五經遺卷圖

尋蠧風簷總燭明玉排珠綴嘔心成久埋尚有千霄氣已破誰聽擲地聲何處文章誇得力從來挫折是浮名也知別有名山業重理哀殘抱不平

送李漁者南歸

去年重陽登瑤臺素心三五爭啣杯是時惟有汪五不在座念及懷抱爲不開今年汪五復北上依舊走集飛觴壘席閒話到去年登高節笑聲格格各以手柱頰未幾汪五不耐客居苦兼拉江子浮河入淮同泝泗迨及一月易大竹林亦南下所剩舊侶惟于鬆客邊朋儔得

幾許堪此飄散如飛埃于鬆顧我轉惆悵同抱寂寞非難猜眼前細雨沾莓苔買來黃菊階前栽于鬆叩門復告別摻執袪兮挽不回倦遊心緒已被諸公催我亦明年歸去來

凜存相國賜第　圓明園潤亭繪　賜宅圖徵詩

紀恩即次潤亭韻

篤念清勤　詔旨頒連雲新構出塵寰散回花陛從容裏步入烟霄指顧閒地界崇嚴占氣象天教金碧看溪山無邊景趣供吟賞啟沃心殷未許閒

太液分將幾疊波赤欄橋外舊經過自天錫賚宜爭艷適意軒窗不在多千古名園誇綠埜一年好景占風荷鯉庭吟唱通朝和檢點緗編定幾何

紅葉

誰染霜郊一色紅疎林高下障晴空能榮晚景呈天巧特幻春韶出化工楓徑騎回齊緩轡吳江舟過暫推篷蓼花吐穗芙蓉醉別有繁華映帶中

滿林霜葉蒸霞骨引詩人晚駐車要遣荒郊成麗景盡回枯枿試韶華一年難得三秋豔到處驚看二月花今日山川皆賜錦戰紅酣紫莫輕誇

蒲蓆

剪得秋江幾尺長碧紋寒影覓匡牀夢回錯訝霜筠滑酒醒微聞綠箬香行腳幾年留臥具老懷一捲算歸裝蒲團別是禪門趣不抵清宵展簟凉

蒲帆

風順潮平放棹宜揚帆新見織成時遠衝柳岸凝烟重折過村橋帶雨欹一片高張催渡疾半篷斜捲過江遲菰蒲本是池中物遽便粘天未可知

蒲簾

匀編密緝不留痕買掛眞貪畢室溫舊日颺風今護暖當時排岸近遮門鑪頭酒熟提壺揭陌上人歸踏雪掀

盼望春暄定何日好招明月到前軒

蒲扇

一握霜蒲嶺外編年年買用不多錢渡頭遮日歸村路門外搖風出浴天絮語漸低茅屋下醉鄉時墮枕函邊棄捐有恨何須恨留扇茶鑪幾縷烟

送傅謹齋赴奉天少尹任

興京去京二千里我　朝王業所自始民俗醇良物產饒中原土地無踰此京兆官同節鉞尊副尹體均兼造士事簡初疑冗散官地衝實與嚴疆比君今奉　命驅車行我有芻蕘向君矢錢穀刑名俗吏優職任當為非

要旨君名己震叩陛書君才今日方設施叶　國家承平綦百年邊鄉雅亦工文史辭華止足供儲觀朴茂遺風恐漸徙惟將孝弟日提撕直為篇章植根柢邊民射獵以為生兎鹿禽魚旨且美雖然那及耕種好菽粟為功較倍獲出勤南畝入敦倫其去黃炎曾有幾邇來為吏思逞能利未能興弊蠭起近觀猾黠已大非算及錙銖尤可鄙大尹當年亦素交府尹吳小頫兩賢相遇定水乳政闕偏亦恣談諧告以狂言實爾爾

南海子大閱擬賀四首

天授　君王神武姿大軍較閱選良期西成雲歛千倉滿南苑風行萬馬馳　聖代百年原不用戎機一日豈容弛聲靈赫濯　皇威遠親見登壇秉鉞時

幕天帳地列旌旄介冑弢親縧帕高七校蹀身依號令六花分隊肅弓刀心存制勝期無敵事以嚴終戒不驕退近和門旋振旅一時擁路見滔滔

仲冬節候轉暄妍正是三驅較獵天要策膚功全盛日勤修武備太平年霜鋒雪鍔摘顛角雨血風毛落控弦總為　仁恩能普被邇來蕃育倍從前

經筵耕耤典先成戎政兼脩次第行臣仰　睿謨惟有備士承禮教自無爭行間萬騎崇朝發闕下千官候曉

迎從此單敷文德遠坐調元化閱昇平

秋海棠

柔嫩腰支淺淡粧開當秋令佚秋光看融雙頰森森顫待拆含苞簇簇長砌草漸枯偏爛熳牆陰一轉頓披猖夕風曉露俱增豔倚遍闌干莫斷腸

好是新涼未冷天猶墻一路鬬鮮妍繁華早落荼蘼後閒淡休爭杜若先玉洞醒來還有恨才人老去不成顛畫工可要添生趣着個蝸兒錦砌邊

送吳丹誠水部赴奉天任

餞春時節送君行一片紅旌出禁城詩句巡簷懷水部

江山飛盡賀興京政戍轉瞬三年事日暖揚鞭半月程
到日莫嫌朋舊少君家老尹寂先迎大京兆小穎

庚申新正六日招在京弟姪飲履旋弟用昌黎人
日城南韻依韻奉答

改歲已六日筆硯早思弄朔風吼如雷連晨不解凍餐
錢掛床頭本供日常用兀坐苦寂寥呼儔誰與共破慳
置春盤走札邀群從少長來絡繹炮炙遞陳送酒壜掘
陳泥眾賓[illegible]喙集飲海長鯨縱且趁竟夕
朋莫便[illegible]促踪跡慎勿踈教睢古所重

丙子丁丑間同浦叔寓宣武門西三忠祠右偏無

早起講唐宋人詩一二首隨拈題命詠抵暮歸
已沉酣據案趣緻大率抹者過半許可無二三
也嗣歸里門率以臘月杪買舟登敬業堂拜問
起居蒙一年所作詩呈請教益叔搖筆點竄未
半日即竟大叔父初白老人顧而笑曰彼少年
過阻抑無路行矣執殊筆就抹處稍假借宛然
明道伊川氣象也戊子冬詳計偕入都叔先數
月已給假東歸是圖即戊子所作患難之餘音
容邈隔今則歸兆率天矣展圖泫然評識兆系
以詩

痱年曾憶執經隨舊日容顏尚可追弟子侯芭今白髮
未曾展卷淚先垂
亦知無着是浮名投老拋斜計已成此是東歸舊圖畫
不堪垂白又西行

代題田文端公曾人行誼節畧

人生所重在節義名教綱常大關係從教經史擁百城
吃緊關頭此兩字田公爲學貫天人寇盜縱橫當叔季
愚民遭難各貪生正論稼公息群議邑人有迎降之議公止之黃巾
赤眉動地來風鶴驚傳走相避幼兒弱姪襁褓中刃血
鋒膏生死地是時窘迫難並存欲覓兩全乏善計兄亾

止此一脉留忍使遺孤遭擊刺萬箭攢心血淚迸脥前
蘭玉推而墜一點精誠格上蒼賊退依然拾所棄從此
公名達近傳至今晉俗稱奇事篤生相國文端公調燮
鈞衡勳　聖治文孫接踵復繼起竚看風雲乘際會富
貴人皆艷睫前栽培誰復徵先世田公大節金石堅一
語創呼扶正氣洞胸決脰誓不污保全合邑皆公賜義
存孤姪棄所生此事於人尤不易天意何曾負善人積
善者昌古所記如公亦祗行所安愼莫向公談報施

題前輩吳眉巷少司馬小照

白石迴高三百丈長松瘦拔一千尋不妨着個蓮花坡

要與先生驗道心
泉石何因傍綺羅欲求灑脫柰情何不須苦索爲圖意
只看松梢掛女蘿
此境從無一點塵山容窔兀樹輪囷籃輿可要門生舁
我是安昌入座人
白石淸泉眞快意鬢絲禪榻寂風流異平易致收身少
付與先生作臥遊
海淀路上看花
白是山桃紅杏花名園相倚樹交加一時狂眼難收攝
到此應馳四望車

近邊蒙密遠彌漫錦作梵羅雪作團兩面横垣遮不住
一齊交與看人看
遊香山永安洪光臥佛諸寺
晨曦照屋梁遊人起盥漱我老亦自誇隨俗衣短後出
門踏軟沙畢策指岩岫纔過苑西偏野色紛潛逗人家
散墟落谿徑入蒙茂水聲汩汩流岸濶橋横覆匾名
青龍義取仍橋舊問水幾尺深徹底玻璨透吾州叩聖
湖有此淨不垢觸景思舊遊買山幾時就廻西數勝地
穠指稱玉泉山中有興築車馬不令前暫停大道側問
路叩淸禪指示西南行古刹相沿逝低頭覷日影約略
過幾磚豈敢望偏歷且去聊隨緣從玆走盤陀間亦峪
平田田中兩拳石非甃非雕鐫嚴張皷怒軀頋潤流匯
涎目之以蝦蟆一笑誠宛然望見松樹林坡高拾階級
下馬相扶持梯危意轉怯陟半力漸疲礎盡門始及寺
名大永安壯麗諸山巔歲久成摧頹殿宇尚稠叠豪遊
誰我先占斷東西夾藉草有臥駝回廊闃響屧孰爲海
棠院那是來淸閟僧亦厭遊人拒之以不答顧瞻寸陰
惜廻邏洪光遊凝在寺中行已上山頂頭蔽虧悉披豁
曠遠咸攬收卽此足快意餘外無他求寺創成化年碑
碣今遲留當時高句麗遣弟來焚修夢中現法像千億

統一周醒來宏願力毫髮容雕鏤計成此功德百萬未
足酬卻尋下山路百折不得休此又太紆拙到今行者
愁是時日方中探幽尚勿悍碧雲卽于公一寺名兩奐
所嗟闕寺汚辜負此巍煥殿前一池魚五色互燿燦投
之以餅餌浮出供賞玩飢渴足害性物欲滋慨嘆山中
諸蘭若臥佛寂輝煌餘皆就傾圮此刹新表揚金碧交
榱題錦繡垂旛幢供養出內製裝飾逾尋常僧徒亦閒
雅揖客坐法堂謦欬具智慧舉止饒安詳導客紆徐行
鑄象禮上方娑羅指法樹喬松數滄桑還坐退翁亭又
啟東西廂較之永安僧一聖乃一狂閒雲飛漠漠樹色

露蒼蒼驚麏入幽壑怖鴿棲書梁倉皇失前路取次沿
宮墻蒙茸韭花柳掩映明月光歸來各抖擻餘興仍激
昂淚跡五十年宿願今始償縱未獲大嚼差勝染指嘗
終當學禦冠一瞬遍八荒懷哉輙未就歸夢繞家鄉

臥佛寺

竪起脊梁骨方稱大法王如何多放倒說憑是擔當門
外紅塵路山中白石牀將來相比較睡味覺差長

題同年張賓臣少宗伯觀稼讀書圖四字即文端公所進詩中語聖祖仁皇帝御書懸堂中

祖德欝崇隆貽謀自不同所求惟本計不墜是儒風半

部藏修寄三時食報豐已看成世守兼寫入圖中
稼穡人知貴賢才固所珍要求天下飽須用讀書人祖
訓球刀重　龍章日月新曲江風度在弈葉表朝紳
聽說龍眠好花時錦繡繁絃歌聞比戶禾黍望連村食
力承先志爲圖示後昆門庭誇鼎盛難在素風存
老覺爲農好貧疑所業非展君圖未竟引我色俱飛谷
口郵中過春風坐上歸題詩聊訂約他日叩岩扉

秋日雜興用唐人韻

己過煩暑節又是早涼天雲障披晴絮風蟬咽語絃久
疎懷舊雨薄醉想高眠不道紅塵裏羈棲有散仙
生計蕭條甚風懷亦自豪夢遊眠近晝驗賞立宸偕見
水使心潔看雲送目高本來無一事未遽覺身勞
亂雲欺月彩疎雨隔砧聲梁燕飛還宿風螢熠復明躬
側聽僕睡跂跂見蟲行不少知心侶誰憐此際情
秋爽身差健居閒樂事多曬書乾扮蠹溜雨倒墻莎病
以須支去愁將睡遣過有時傾一盞隨便養天和
訪客叩清柴秋容繞薜苔綠蕭排匝劍藍菊儼僧鞋所
到皆成趣隨身自有齋藂獨勤補葺來歲免安排
晚涼無伴侶策杖恣閒遊古寺何年廢秋花滿院幽老
僧勤灌溉過客暫淹留一縷炊烟起歸鴉滿樹頭

欽欽鳴高柳疎疎蔓女蘿經風完架少頻雨壞墻多睡
起攤書坐朝回有客過一聲隣巷笛數息爂餘柯
南北迴殊候春秋序正中如何普天下不遣四時同頁
暖傍簷日迎涼納牖風雲霄親切看一碧仰高空
行年踰六十去日苦難追已入早秋節又當新霽時有
書醫腹儉無藥駐顏衰敢不思退畢身輕未有期
家書俏瀬到又恐信音稀見雁思聯翼聞砧念故衣雨
昏黃犢下門靜白鷗飛隣叟時過問踰年何不歸
歷碌灰塵裏清閑是幾時強爭拳脚鬬欺算局殘棋老
境思甜蔗鄉愁很苦梨平生遭挫折不信是因詩

宅心無定在有偶即成喧客勸宜高枕我今擬種圖栽
蘆藏釣艇刪竹闢柴門隣里頻過從隨時共一樽

中秋夜半始見月

中秋得月本來難且自從容等待看光近夜深逾皎潔
淵從雲缺倍高寒同誰坐到終宵久所欠庭無十畝寬
憶得滄江更逾濶銀沙晒煞釣漁船

題金元公椿萱圖兼送赴寧國任

庭前樹萱椿庭下種萱草伊誰無雙親展卷愁如擣君
先令西川循績書上考中道罹大故痛切音容杳卿哀
不得置寫圖狀翁媼需次來長安高懸對昏曉孺慕眞

性成末俗亦竟少吾聞吏牧民如子在懷抱寒者煖使
溫飢者餵使飽令爲民父母民即令弱小今行赴新任
異政聞必早能孝必能慈理不煩洩討宛陵得賢侯不
信看書稾

鄭筠谷學士移疾歸重陽後一日武林同館諸先
輩移尊餞別以鄭太和楊農先暨余皆筠谷同
譜招同燕集禮文彬彬悉遵館閣儀注冠蓋之
盛年來僅見仰席走筆兼送榮旋

歲庚申九月賞菊纔逾日筠谷給假歸同鄉祖筵設坐
中二十人語音浩無別官皆隸木天居悉同城闕此外

三數君占籍非西浙北闕人三吳南近在於越亦餘濟
濟爽玉笋林林前鄉楊與雲在各各成老疾筠谷之同
年招令同飲猷玉堂有故事禮數繁縟歷久漸無徵
眼明驚見曾到門投刺先義取尊先逆後輩或前來先
人候門閾尺東東西馳僕從往來迭此名照帖禮既竣
方入謁須臾席已陳各各起磬折既不敘年庚亦不憑
品秩先後以次升再拜退就列此名告坐禮其他尚項
屑規模始前明不避即面北近亦以次刪安能守勿失
何幸一席間事始暨事訖古調得再彈故事恍疇昔緬
思吾鄉彥於今實森萃詔選入承明歲以幾人萃廣筵

今夕張未到尚六七或以下直遲或以扈從出再欲衆
差除人煩數難悉筠谷歸西湖九沙年八袠商霖自粵
回興致想軒豁南洲與季札同譜尤膠漆駕片葉輕舟
拄一條節栗朝望南山雲暮看北山雪我亦將次歸違
不違裘葛回覦東華塵淸時盛簪笏課子勤讀書步履
景前哲常來玉堂坐隣醞不轉乞此會誠足誇此例永
勿廢叶 何當畫作圖盛事供傳述

題長林茂蔭圖

一童擕水澆花一童掃葉煎茶除郤胸庄將徑自來無
此人家

好片濃陰如幄一行密樹參天映得鬚眉俱翠展圖猜是神仙

送同年吳晚楓少宗伯給假葬親步同年鄒愼齋學士韻

風號辛木憶鄉圖捧到　溫綸擁路看　恩許假歸終慈闕　詔懸缺待勝遷官增年頗訝筋骸健放棹差貪服食安此去一程程向候夢回倘憶早朝寒

晝劍當年是薄遊鄉歸今日駭沙鷗（晚楓未第之前到京已三十年今始假歸）尋山到處紗籠壁訪舊逢人雪滿頭努力愛爲千載計寬心且作半年留還朝是我歸田路萬或相逢一繫舟

題同年鄒愼齋學士攜孫踏青圖

舉步任西東春生杖屨中襟懷澄潞月氣象舞雩風膝下攜文度鄉人拜德公平生飛動意到此盡銷融

路折平橋遠村沿綠樹齊每逢三月節爭說九龍山名族多才子淳鄉敬老顏扶攜常竟日興盡不思還

落葉四首邢商賓意翰編韻

經年無事住王城感序先秋一葉驚總爲過時隨路積旋因不掃與階平聲喧別浦燈無焰人立斜陽畫有情是處淺山好投足軟鋪裀褥曳筇行

急如流電疾奔川又到西風落木天萬點亂飄逢醉後一林狂掃入愁邊展張書幌終宵月淡煑茶鐺幾縷烟生意漸萌春氣足綠陰如幄又明年

夢回酒醒最先知一抹空林剩幾枝露出遠峯堪注目去隨流水不題詩漁人短棹橫江夜司馬青衫送客時想到家鄉歸計決碧蕭紅蓼正參差

不論蠶舍與魚庄風葉蕭蕭怕早涼翻動半天鴉陣黑平塡幾稜兎蒔黃四郊雲淨孤留幹一點紅粘巧耐霜大抵乘除原一概祇愁歲月去堂堂

題姚石湖翰編春帆歸省圖

綠章朝奏夕抽身辛苦還家爲老親春水一篙帆十幅懷歸眞有得歸人

龍眠山下卸帆初衣錦歸來侍起居堂上白頭堂下舞這回歡喜定何如

早有家書報北堂潞河冰泮促歸裝舉朝朋舊殷勤送此別綠知日正長

謁告曾誇太守賢（令兄太守先己告歸奉養）春帆圖又爲君傳板輿催赴瑤池宴擕出花間兩散仙

送同年胡一山方伯歸蜀

平生所學得稍展天下好官無了期且向林泉覓眞趣

仍將歌詠答明時似余濵倒誠無謂此去音書慎莫遲
六十同年今幾個要憑消息慰相思

寒夜與亦軒朱侍御對坐口占

天邊作雪雪未下簷頭壓雲雲正濃盡撤杯盤㷑膝坐
兩人相對一燈紅
主客聯牀坐夜分飲闌嘆息感離羣能禁老淚交流否
今日相看只使君（爲李敏達）

題林吉人藏硯圖

龍尾端溪品隔多盈前奚啻百城過硯材未是堅牢質
別有文章在不磨

大司馬史鐵崖前輩六十壽

天文敷采地呈祥壽祝岡陵禰織昌樞相朝回森部曲
爭班林立盛門墻（時敎習庶吉士）徐登政事紆臺省早占科名
少輩行星紀幾周頭尚黑不因介須正無疆
合是乾坤間氣鍾風栽高峻度冲融累朝重望推司馬
當代鴻文屬史公早散珠璣傳海外曾敷膏雨徧寰中
勒勳著伐非容易但展官階便不同
位重功高未易居到公氣象倍寬舒理探學海恢無外
才擴靈源沛有餘開閫曾兼大中正司天幾徧六尚書
力持淸節崇謙雅長被龍光侍玉除

今年春早倍喧妍百卉爭誇得氣先馬上茶香融雪候
火前花艷踏燈天競稱多福兼多壽纔祝增川又涉川
燄斗六符齊照耀一星南極正高懸

雲在詩鈔卷四終

雲在詩鈔卷五

長新店題壁

別酒重傾首重回送人去盡夕陽來一程已入長新店
橫壁來尋字謎猜

恩縣道中

樹密知村近驅車欲到遲疾飛雙鵲鬥危立一驢疲古
寺無常住殘碑有去思一聲清磬發已過日斜時
歸客匆匆路山圖寂寂春帘挑疑有酒門閉似無人過
午烏聲倦稼堤柳色新到家三月盡正是育蠶辰

東阿縣題壁

卅年前憶此經過酒吸稀熬飯畢羅入郭始知前徑改
逢人休訝後生多淺通豐碣還存否一樣風懷奈老何
塵土漸淺風漸緊又搖鞭影過東阿

出春明十二年歲丙辰　召試博學宏辭留京提
調律例館竟五寒暑書放告歸五年中上自師
門次及戚友宗族在京師者重承款接晨夕往
還一旦言別知相見何時途次繫懷人各一章
計十二首

宮保尚書前大學士教習師蝶園徐公

讀書契心傳弟子稱受業義與君親俱師道由茲立我
朝重詞林始進設教習體製誇尊崇名號寔沿襲較之
受業師恩誼遠不及余少賤且貧無門許負笈掛管為
時文餘課務摭拾僥倖中甲科瀛洲蓋濫涉來侍教習
師循例責問答竊誦故事耳黽勉隨衆集豈知從游數
稍漸轉怔忪為學崇本原修辭陋安帖律身既清勤言
動俱可法寔至名始歸心傾情自洽疾雷破他山庭樹
飄落葉罷歸一紀餘念及時於邑白髮方盈頭春明忽
重入師年已九旬弟子逾花甲相見紅塵中喜極繼以
泣命坐臥榻旁語笑逓雜沓覩聽益聰明情文轉周匝
允為　聖朝瑞不墮輪迴刼余衰日夕增已戴歸山笠

謁師告行期欲語口先澀再拜始登車征衫淚潛濕

大司空陳蓮宇

人言戚婭親亦寔由氣誼氣誼果投合親情益周摯與
君六十年中表稱兄弟少小無嫌猜投老絕忌諱以此
片刻離往往形夢寐君今位正卿　明主方倚畀任重
不辭勤事煩投輒治　聖代際重熙朝野本無事義在
持大綱意惟為遠計持此答　聖明秉鈞所不媿余來
四五年前事皆可記今當別君歸執手各附耳臨別索
贈言敢因不斂秘事以大小殊政以緩急異名言雖可
宗亦或殊時勢往跡義當遵偏信輒沾滯慎毋稍近名

而在求有濟至于臨大事弦鳴矢仰離過慮每失機三
思古淡忌余為躋蹬人攸往多不利何足當采摭乃煩
叩再四花甲非巳周精力恐漸退避賢古有訓知止意
亦是何當賦遂初尺書祈早寄盟門開傳呼余老先倒
屣

大司馬史鐵崖先生

國家營大廈蓋覆周六服大臣懷汲引鞏材思儲蓄所
以古剔芬吐握日不足至今草茅士言之感心曲憶昔
託後塵眄睞承清淑每于儕人中獎借恒數數握別論
十年重來說允篤公官已六卿我老備書局平允凛

聖謨編纂廁僚屬旦夕奉指揮是非許商榷惘我不辭
勞知我久愈熟貫串須一手全書委專督不遺力贊揚
無隻字批駁今年書告成 皇恩實優渥通館許叙勤
劬者走相告所司下其事寸長荷叙錄名喜掛頭銜衰
折謝除日揭來謁公歸一見額頻蹙五年鉛槧勞此去
終巖谷解橐潤歸囊輿門致淺囑足感多士心如余況
親沐升沉皆數定斯理早洞燭行矣勿復言老懷怕棖
觸

宮保大學士畢主是齋徐公

謀事雖在人成事恒由天所願祈必遂理恐未盡然吾

學本疏淵假蒙不棄捐宏辭開特科登剡廁衆賢雖亦
獲報可舊染一夕湔此感誓沒齒豈特肺腑鐫國家鑄
刑書為民祈生全歷時多損益法密恒拘牽官無所適
從吏得緣為姦恭 命何敢辭隨衆供丹鉛初叨衆擎
兼繼責一力肩務參酌盡善遂始終五年讀書何所為
藻績徒空言政刑與德禮時世為推遷二典特致儆曰
刑允勤奉持此三寸管寔擅生殺權為 國翊教化俾
民免過愆是亦為為政何必身加民姓名頻上達勞勩
亦屢宣背成術 恩叙事了宜歸田聽歸非素懷欲挽
無因緣翻因不忍別示以無語禪此皆有數存非力能

斡旋允當北窗臥笑傲凌雲烟矢報知何時銘勒永勿
諼

舍弟覽

弟兄篤友愛年老倍憐惜別離已不堪況乃同作客惟
念我此行終是歸鄉國先壠樹松楸灌莽宜搜剔兒子
等身長光陰慮虛擲一歷風雨圯三徑蓬茅塞疏瀾念
親隣嬾惰列藏獲得歸思整頓亦暫圖休息祇愁食指
繁難免在陳厄婚嫁累正多飢寒莽相迫去寔意所欣
歸仍不煖席是皆命所遭悲傷亦何益連年住王城居
停適咫尺聽雨時對床閒談或通夕慨此鄉蹋行鶺原

又遙隔別欲乞監河未卜何所適聞我已束裝慘慘塡胸膈見我馳車行淚痕溥泉脈我今逾六旬爾亦過半百此身關係重未了等山積期望得一官諸事同劈畫勿作兒女悲我懷庶寬釋

張存中翰煽

縞紵豈不歡久要實非易已堅金石盟況得名賢繼乃翁阜與姿結髮稱兄弟于今六十年道合無猜貳君能世其家一舉薦中秘我初羨君才預目爲建器及來京城中朝夕常不離對衙來往便劇坐盤餐費衰老無與偕拂拭蒙不棄去家踰五年今歸力農事爾翁方釁錄

良苗同植蒔閒營花藥欄或訪名山水酒醴集嘉賓經書質奧義吾鄉文獻邦故老今傾頹俗學易淪染大雅恐顛墜振作藉老成旗鼓備驅使雖未展殊猷亦少酬素志君勿愁然悲玆行有攸利入門席未煖老友必先至筵前月共三戶外屢維二馳札報平安君顏定開霽

總憲杭靖公

別君二十年久不通音問君今長臺端六翮青霄奮一朝散早朝門巷傳呼近寒暄各未遑霜雪看鬢鬢告我別後踪頭銜經屢換雖未勒旂常恒思有尺寸東南備馳驅西北委幹辦播化重譯周傳聲躬髮徧車塵所經

歷浩渺不可算約略十五年計程二十萬奉職愧無能皇恩贖城旦秦城沙磧愁邊候風霜悍長繫天西頭歷經兩年半默計平生懽即死不相見存畏共一人音驛況久斷長爲永訣期豈料有今日君今已賜環汞鈞在轉盼余遭厄黃楊朝升轍夕擯纔絕方重申言歸告遊倦別離何足言垂老眞堪歎後會復幾時相看淚如霰

律例館同事

平生肺腑交雖落有聞隔稚同編纂任晤對日朝夕赤驥升東寅驅馬來絡繹反照下西崦回車各休息默數五年來曾未曠晷刻同事旣久長性情皆熟識有疑必

共稽未當藉衆核懽執一已私致誤法三尺每當一卷成恭進　聖人側平允蒙特褒歸來大悅懌置酒相慰勞哦詩致感激蹉跎全書竣微倖　王綸錫濃雲得雨興頹浪因風格高君各少壯鵬程期努力余年踰六旬歸老懷阡陌爭携酪面黃競解馬蹄赤愁塡滿腹寬紋甓兩肴窄聚散奚足言如鳥飛南北安知機違颶不又欣良覿莫便悵驪駒相期永金石

御史朱亦軒

形交聯聲華心交固膠漆平生篤友朋所到覓儔匹揭來歸田園知交分疎濶忽聞朱與李相次㳅三淅此又

數使然何處著意必望府體制崇未便將造滕監司稱
淸閒一住動彌月道誼相箴規篇章互駁詰君視同家
人我亦安居室紛吾疾病多性命輕毫髮脫非此二公
安得不顛蹶感深肺腑藏心知口難說相聚五六年彭
城忽移節久合勢必離此理固熟悉未幾我　詔徵不
久君歸　賜方留豸史班重以司槎出三載始還臺彭
城已前卒勞心神易摧負氣剛先折從此鼎立交三人
遂缺一況又最小年而竟先異物相對哭失聲叨存情
轉瞻一官四十年從未營巢窟近始卜一廛告歸事修
葺安頓八口了仍來共兀兀豈知計慮周事機變倏忽

我車已再脂我馬亦旋秣懷歸雖素心決計寔倉卒此
隔三宿程未獲一言別風聲樹颼颼灘響水嗚咽臨去
幾迴頭欲行仍未決書札會頻傳生存定毋缺

詞館諸先輩

老馬返舊櫪羣馬爲錯愕無骨爭權奇有字烙皮膜失
時意倍憐避鋭心轉怯叶　猥蒙不棄捐造次羅杯勺長
篇恣歌吟廣坐容笑噱猝晤情味投日久形骸畧儼然
退院僧鐃板未全削廁以現在佛金彩謝剝落方今
皇帝聖黍律調强弱大聲中擊撞小音資拊搏諸公卓
犖才和鳴殷寥廓勲業著丹青文章追述作因風擊浪

俱努力乘時各余聲本尾飳何能中管籥兼追垂暮年
志短懷耕鑿走別心已愁酌我顏尤作風高露漸晞日
出火猶爝投老祈久要此語徒相謔途長僕佀飢夜靜
風傳柝驅車一月程回望時作惡

于斯叔

情聯一本親居隔三千里論交四紀踰長我十年以憶
自束髮初識面灰塵裡是時各壯齡俯拾陋朱紫意氣
爭飛揚風懷刷淸美懷歸我倦遊居室叔驟起章句那
足誇王侯不啻擬貧朋坐滿堂笙箏日盈耳上客走行
廚蒼頭聽頤指藪槖謏羣言關通累童齒才多忌易招

剚集害斯倚覓驚入甕餘舌在叩囊底卒三致千金爲
舊染一洗我老重被徵舊雨今餘幾絮語及淺更蕭條
嘆行李飽我大尾狸煖我千頭雉居處及車輿一一爲
整理此情良足多此感何容已浪跡忽五年田園憶桑
梓念欲走告別相看賴有泚又恐垂老懷雙淚流不止
江南有阿奴歸梓當就彼馳札報平安俾叔得歡喜集堂
弟方任兩淮監掣

少銀臺錢香樹 時方督學直隸

二十年以前與君同館閣同學兼同鄉氣誼殊不薄自
余中道乖頻年嘆離索書札雖闊傳情文久疎畧作果

傍車來相看各眙愕君髮已漸蒼我齒惟餘齦白日晝
夜馳精神暗銷鑠睽隔曾幾時歡情不如昨今君位銀
臺轉瞬上參廊又　命司文衡羣才就磨錯聲望既赫
然建豎漸有托致君與澤民儒者分所為顯望垂大名
不僅榮好爵回車方疾馳末暇趨蓉幕而入今分途朝
廟與耕鑿

赴館金陵雪須以詩送行依韻奉答時雪須方抱

西河之痛

有田負郭更何求此事誤于丙十洲投劾早為歸老計
衝寒又作出門遊君銷蠟鳳方垂淚我逆風帆正打頭

欲解煩愁叨客契殘年誰與話綢繆

初見微雪

欲枕聽聲乾披幃瑟縮寒因風飄漸緊兼雨積應難與
客登高壁移燈入夜看故鄉沾及否欲慰旅懷寬
見雪在春明今看又石城萍踪違出處駒隙歎年庚筇
策看凝處蕭蕭聽灑聲麥秋欣有望誰與課春耕

題寒江孤雁圖

滿江涼月睡初醒一雁孤飛下遠汀莫羨雙棲悲寡宿
算來總是不堪聽
鴒原風急夜江寒隻影飛來叫遠灘欲假朱弦寄幽怨
鏵蟬零亂不成彈
中年以後傷哀樂問有何人得免無此景若逢須痛飲
不然高枕是良圖

林鳳起索題小照身騎驢後畫負擔者徬徨途之
蹭蹬也余適有白下行拈二絕句歸之倉卒中
未達意為重題一首

我亦曾經馳蹇劣錯擬追風亟踣鐵一蹶危飄墜葉輕
廿年痰瀉類波疾看君尚着短後衣結束倥傯手搖筴
遲淮龍種千金裝荒郊駿骨鳥啄瘡我緣顛仆遂不振
君特決起搶榆枋朝為棲遲久道路旦起接淅脊春糧

蹇驢力弱直誤君以法案驗驢罪當衆人之見率爾爾
我久淪棄心轉傷饑飽失節道路惡雨雪游至驅騰驤
力有不逮氣易喪時既未遇誰體量驢罪難辭宜末減
罰以後此兼程貧詎知君識更大進翻悔爭先樂遲鈍
回頭太息負擔人賴歷雙肩汗流而以不如我相校量
海濶天空恬不惱豈惟不惱轉欣然指顧蹇驢覺神駿
君之太息意可知恨我徬徨無了期緣堤柳色垂垂綠
夾岸花陰冉冉移東西南北各有適君有蹇驢終得力
長安近在日非遙努力加鞭周八極

兒子虞昌試京兆不售接信知臈月廿四日出京

得汝南來信排頭算路程過除東就道投旅歲開正月
苦身招惹休歎命使令且歸茆屋下早晚課春耕
行裝粗辦得風雪免經無此信發前月此時應半途客
顏隨歲改節候近南殊淮水明于鏡遙天淺綠蕪

清明日雨

破塊聲兼掃地聲風風雨雨過清明花思照眼應無分
絮亦沾泥太不情坐客但知誇祭塚客有籍出陰者繼談彼鄉祭塚之盛
老儂只是想歸耕麥苗吐穗蠶登箔是處郵壯望早晴

上巳晴

洗出風高日烈天江城留滯又今年六朝金粉憑誰問

三月鶯花倍可憐幾脫牢籠仍入檻不離文字又參禪
得邀觴詠眞奇分那更商量到管絃方約演劇不果

淮徐被水制府那公由水程往淮登陸至宿靈虹
諸邑查賑張徐兩幕友同行已二十日矣未有
歸信寄懷

前驅傳說阻江濤欹枕連宵聽雨淋阻風龍潭三日始渡江帝
遣籌飢期正迫民殷待澤望尤深棘藜焦腐艮難慰遣
幕清才雅自矜定有新詩盈卷帙劬勞觸誦澤鴻吟
雙旌幾節一肩乘此路年來比不登潤蔡怕塡溝壑易
孤惸要撫子孫能杜牧詩能撫孤惸似子孫眼前只望來姓熟事後

徐圖戶口增流民甚多從古賓僚同臂指早刊輿頌徧溪滕

守風燕子磯

一拳抛擲在江津難挽奔流向海傾碧嶂丹崖紛似薺
送潮東去看潮生
狂飈過後淨無塵來看澄江雩色新倚檻憑闌常不斷
可知多是阻風人

雲在詩鈔卷五終

雲在詩鈔卷六

過慶衍堂感傷開之

負郭堂成四十年是中歌酒宴羅綿主人手種久喬木今日眼看皆逝川廢有狂言粘座右不堪老僕欸輿前過車腹痛眞無謂等是飛蚊一例緣

陳傅霖招同雪颿過朋圃小飲

片刻風帆七里遙銜鞋蒲韈趁佳招門沿流水紆村徑帽側枯藤過板橋竹閣半弓新位置雲根一笏舊招邀圃有石筍數片宋著名 十年前事憑誰憶且脫輕衫索酒澆

避暑淺疑爲避喧詎知惡客又臨門盡驅飣餖先期訂

靜對松杉舊澤存圖係令高祖贈公別業今近百年子孫亦五世矣 飲散微風生木末船回落日濟籬根桂花黃過重陽近未免常懷釣石溫

題封笠菴小照

鄉中儒雅素彬彬一技能專動入神風土未殊耆舊少披圖不獨感斯人封善風鑑

涵跡風塵世豈知醉容狂態想當時坐中主客今誰在賸我來題感舊詩峯雲陝觀察處盤桓最久

張宗岳官浙二十載晉方伯幾十稔以太夫人年七十告養歸尊人少宗伯方在朝賢弟翰編隨

侍邸寓君又以奉母得請眞異數也走筆奉送

柱石門風幹濟才海壖淺荷福星來熱諳風土孚尋徧久濆恩膏僾漸回棘院勤經三月攝棠陰已見十年栽朝簪組方輝映獨泥君恩乞戲萊

眼中豈獨艷人門樓指年來政績存名有不居潛沛澤德無專須衆仰恩壓豈天亦因誠格乞假人誰有例援今日皇綸親捧到攀留無策慰黎元

遞書循卓遞遷除數到旬宣幾載餘晉秩不曾離浙省行臺今已滯中書中書行省署中匾額 便移節鉞恒恩借倘曳星辰願少徐豈料白雲方戀繫忍拋黎赤賦閒居

老翁變鑠升華選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張燕公日侍郎衣冠之華選 賢弟英年侍從官忠孝遞酬心並慰椿萱分侍古尤難庭前幸免倚閭望闕下休教拄笏看早奉潘輿仍建節湖頭風月候承歡

不祿門閥登華省直以清勤結主知霑被國恩恒懼溢較量天樂總嫌遲挑燈夜話思前日轉棹歸帆悵此時旌節重來頻佇望兒童竹馬已交馳

通門同宴曲江春世講從茲誼更親坐近爐熏宜透體霑多霧噀自輕身正思牽挽闌驪唱別有傷懷異部民千片紅旌百番鼓白頭人是望崖人

疊閑圍小飲韻答湛斯傳霖

名園來訪訂期遙結伴無多手自招到岸已先耽野趣入門還訝踏郵橋竹風吹韻將詩引松蔭生凉與睡邀眼底煩襟俱釋盡當筵潑荷一杯澆

扶藤携竹鎮喧喧肅客衣冠早候門竹石參差幽趣足軒窗淳朴古風存飲嚴酒政移庭影人送歸槎集樹根萸節已過天漸冷幾時重諾許重溫

往維揚舟行大雪中

雨點空中採散落作花舞留積堆過高新融客旋補擁析驚榮盈鎖窗怪葬鹵莫漠失違林戎戎暗遙浦我舟

衝風行有力不得努時時推篷問不知到何所依約有人家船頭見烟縷

雪中過梁谿

昨暮雪更大今晨仍不晴去住摠雪中不若開船行過橋橋欲墮近岸岸忽傾田疇與阡陌一望交加平我舟延緣來知近梁谿城停橈覓蛙菜繫纜當簷楹天寒日易暮道遠心怦怦呼童多買酒看雪正縱横

雪稍晴抵毘陵會樂是

重衾一欠申曉色忽閃閃稍覺天氣清碎點仍飄慘推篷望遙岑雲勢亦漸斂及到毘陵城一岸晴光儼城中

有素交白璧遭塵玷百死得一生幾危方脫險叩門一相見未語先淚掩屢挫夙志灰未老狂心減過眼付烟雲欣存慶叨黍知余阻風雪釜橐行告歎盈船羅食物計日克飲啖已具三日根縱雪吾高枕

江口阻風

行舟怕雪大渡江慮風阻我從雪中來十日搖凍觸到江快新晴意氣自軒舉豈期遭北風有力能拒汝與人非有歡與我亦無迕一朝得氣乘盡日空中舞行者既歎旅滯者自慘沮以我蹤跡愁轉念隣舟苦彼皆挾巨貲去作江上賈方思兼程行而忽逢彼怒盛極勢必回

此語聞諸古明日掛帆人安知不及我

三月初一日雪

今年入春春較冷冷入今春日加永正月二月雪積深積到牛羊沒腰領匝月曾無幾日晴殘春冷與嚴冬等今朝三月已告朔滕六餘威忽重逞閉戶微聞簌簌聲卷簾瞥見飄飄影豆稭鵞毛錯雜飛繁枝大朵交加併委棄深知不再收森沉悵望遙天暝此鄉昨歲遭水淹殘喘雖存未甦醒縣官發帑賑飢民泛舟吳會運江嶺栽種期難問及時珠璣價早騰諸省豈堪冰雪更縱横力轉陽和望俄頃餅大如盤麥有秋民歸老幼安廬井

寒暖均調風雨時粟食不須頻奏請

許滄亭觀察赴單臺舟過廣陵送別

有命豈自由多才實爲累處順恒相忘涉患始知悔君
才較等倫奚啻勝百倍試險險即夷挽强强亦爬全牛
付庖丁卻窾悉散解衆目咸屬君君欣亦自恃豈知造
物心別自有爐鞴此非有命歟于君又奚怪但念忌所
招率由才作祟碌碌彼衆人何從有拘閡雲烟已過眼
垢穢經湔汰薄罰蒙 聖恩輕裝行徼外過我竟日談
襟懷尚豪邁屢挫訖不挑天心或有在是又以理推星
命那置喙（滄洲素余看星命）風塵數石交約畧餘幾輩杜林已

臥床（汪同年應銓）朱錢（朱亦軒侍御錢香樹銀臺）自冠蓋今日廣陵城惟
君與我對讀書在閩道痴人計榮瘁行年老已屆百事
付一慨善保千金軀歸來作高會

易榮昭遠宦黔中令弟以立示我懷兄詩次其韻

寄榮昭

渡江曾約爲東道（數年前榮昭屢約抵維揚當下榻渠齋）到日君偏宦遠
天地僻豈堪紆驥足民孱兼欲廢苛鞭交沿傳分逢難
弟書索回音話隔年數到來秋應不遠待飛一醆祝增
川（榮昭明歲六十齊年）
峯高行盡崎嶇路嵐重難逢霽花天（貴州俗諺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
得路且先舒健翮思家終恨乏長鞭驚花杵里逢今日
雪月瓊臺憶往年（往在京師與榮昭歲時常登瓊臺雪中月夜務必載酒同往）闊道
牂牁景差勝要憑尺簡話山川

和以立送榮昭赴任黔寄榮昭

頻年需次久捧牒得遵州路向經過問裝尋熟到謀也
知貪事簡只是負才優芳見飛騰速居民待挽留
得逢賢刺史下馬即騰歡不擾民知感眞厖俗自安棠
裁潑箐客砌蠹啃岑寒料得容顏好丹砂近飽餐

送春

老人也有送春詩自起含毫自得知生怯蚊蝱經潦後

酷耽笋蕨過甜時因閒更覺關心早覓件休嫌出餞遲
幾脫敝裘催換葛衰年只是費調劑

陳亦韓和前韻再疊奉答（亦韓同在梅花書院講席）

敢以狂言博和詩竟緣感序獲心知挽春自古無奇策
結夏何妨訂此時學舍烹狐聊作伴隣墻過酒莫嫌遲
近來百貨皆騰涌良會終當待質劑

喜雨

入冬刈新禾入夏割新麥禾麥各有收經年飽黎赤昨
聞清淮漲一眼千里碧至今賑濟繁 詔恩馳絡繹所
望麥有秋藉慰 皇心惻今當四月交浹旬天靳澤吏

民走旁皇官長愁踧踖已饑寧再饑當厄豈長厄麥穗久青垂旦晚思克食方盈僥雨珠忽碎攢中望仰天肆號呼九閽窒咫尺漸聞雷聲殷稍覺雲頭黑竟夕來徐徐徹旦流拍拍去秋水勢大寸土失種植今涸亦無多縱收非萬億（去冬淮揚大水今雖涸出得播種者不過十分之三）望雨大旦久倘能周四圍澍宇盡豐登東西通泛鎒淮徐雖久潦瞬息日安宅譬如一室中衆肥無獨瘠況聞久潦後往往收逾額快甚起呼童苔階閒響展

食鰣魚

搗香篩辣費調和入饌能誇幾日過莫怪人情易惆悵得嘗恒暫別恒多

捧到令人意惘然嘬羹搵袖想從前也知風味原如昨入座賓朋又一年

牡丹開後纔登俎荔子甜時已過期可惜不曾生一處眼看手擘飯同時

河魨江鱭春三月石首同來較少遲各有一番時候在只宜飽啖莫尋思

題程聖跋聽泉圖

當時也擬作波濤聽得砯砰興最豪今日狂心銷鑠盡惜他一注滌煩囂

穿盡千山與萬山便隨塵土落人間年來日向灘頭坐看得分明聽自閒

又題聖跋蓉槎圖

不緣採藥駕輕舠不繫長繩釣六鰲自寫胸中泉石趣海濤聲裡聽松濤（圖中繫艖海邊身坐石上面對大松）

自昔曾浮泛月槎卅年塵海別烟霞歸來但覺顏逾少戴得仙家弄色花（樓上安芙蓉花一瓶聖跋年七十六新得一子故戲及之）

哭王艮菴觀察

平生商序交君小余十歲郵籤隔三百識面五旬外一晤兩心傾形骸忽隔礙繼來督廟工適在余邑內素心得朝夕彼此各大快相聚未兩週君病猝危殆對余淚橫流語次防不諱曾月天一方爾我乃倚藎此即天性親旅覬有依賴天幸病少瘳亦送東身退斯言雖在耳誰復爲理會頃來作太守期年輒報最　主恩擢監司地擴三州界環海五百里一水兩本難我雖形跡疏闊之輿論在方將望飛騰庶足酬氣槩夫冬會省城顏色呼可怪力勸慎保持金剛有頹壞君猶作謔語內恭外強對是夕在坐人咨余言過剴過剴非不知余心寔惴惴今來客廣陵哀音走一介逾則未三月驗果等著蔡回思十年前曾有一夕話今又逾十年真見君長埋登

舟一撫棺從此遂隔世高聲喚不應雪涕何由制前年客北平痛哭李叉玠今寓廣陵城哭君叉舟次皆事我爲兄而皆見其逝交君寔因李李死君差似乃者復哭君才賢更誰繼新交與舊交毎歲損一二兩眼已漸枯歸來惟長喟

題程能謙觀奕圖（圖乃郎共人布子能謙袖手旁觀）

學書與學劍誰爲萬人敵不如白黑門（韓詩門白黑）圖棋勝敗較頃刻氣伇一着慮色矜先手得大笑起推枰兒輩已辦賊芰荷香滿池梧竹陰壓屋此時共圍碁大是神仙福神仙有等差旁觀勝當局只恐夜癡歸老將心潛觸

同午橋前輩程聖跂登平山堂

耳熟堂名束髮初今來始得扣階除入門喜躡前賢跡懸榜先看大字書縱飲不妨歸載月（志載歐公夏日携客堂中傳花行酒往往載月而歸適過遊船皆薄暮始到詢之知至今俗尚夜遊也）因公兼欲想環滁名區往往多僧占碑碣閒經洗剔餘（往年過訪問豊樂醉翁等亭半被僧占平山堂亦係僧占頹經淌出重建）戢戢新松長萬栽路穿松影陟岡來（堂前汪姓捐植松樹萬株）幾螺蜀黛差肩列一軸泰川指掌開天末橫看濃疊疊檻前枚數一堆堆摘星環碧今誰問當日原無選勝才

飲午橋前輩小漪南

到門先指樹參天就樹陰中泊板船盡撤篠簾延遠趣疊經疏鑿話頻年一聲啞動餐風久幾朶紅蕖出水先莫道眼前些小事如公纔許說林泉

支壠分來自蜀岡天然邱壑此中藏一灣便足千金值屢憩多無數畝強總爲習看存大雅卻因逃暑借微涼始知六月清陰滿別有春風扇下塘（園在通衢之南蘇詩遶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唐赤子前輩招同程蓉槎朱漢源集吳周衍齋（地甚仄不及畝許亭臺高下竹石參差似入深山幽壑非移晷不能徧歷周衍之心計巧矣）

幾曲城隈路爲闌闠郡傳亭臺挹碧漪花柳闇壺天直欲藏三徑眞堪署一偏眼前成勝地卜築想當年

近在市寰中依微一逕通避人成小築當暑足清風卷軸收藏舊茶瓜笑語同晚涼生木末歸去惜匆匆

賀胡復齋中丞得孫

七十三翁初得孫喧喧賀客走塡門迴看聱務陰功在笑指琴書世澤存斗際光鋒鷹劍氣山中梁棟長雲根文章事業君全占餘慶今看集後昆

題晴初小照

隱山蒸曉霞照水欹笑靨幽人賞桃花艇子撐桃葉

不是武陵溪花開無雜樹欲作塵外觀須覓捨舟處

題王東溆小照

飢鶴啄蒼苔涼飇下高木伊人抱膝坐蒼翠照眉目遺
我一編書袖之幾回讀讀罷重展圖容顏對淸淑
胸中肥膩消簷外秋光馳置身水石間味玆滑中味淡
山巒珍奇破壁騰夜氣終當饕所藏談詩乃餘事

題納涼圖

此景世間殊不乏眼前未必有人知直須赤日黃埃裏
始是披圖嘆羨時

題袁■聽鶯圖 袁係鄉同年■之子其子又書院肄業

邇來畫手貪布圖到得傳神面向外形容姿態縱逼眞
只貌規模神不在今君寫作聽鶯圖耳竪司聽無向背
謝因注意向後聽描寫神情獨加倍黃鸝愛聽三春禽
雙柑喜嚼秋鑄金明年秋金須早貯待聽春雛鳴上林

題樂是雙頭牡丹圖兼示冠伯

倚遍春風拂露華一枝斗大競傳誇兩苞仙艷齊開出
此是郎君壓帽花 冠伯時方省試
能開並蒂原非易富貴花開覺更難要譜羣芳添另種
家家留到子孫看

虞山王東溆來遊揚州過余夜話次日示話雨詩

依韻奉答

節過重陽雨滿城楚憑尊酒慰淺情業工冷淡人疑刹
老減朋從客喜生爲阻遊蹤留卜夜得睹雅範勝聞名
山中霜葉紅差晚且約停橈洗盡更 東溆來訪揚州名勝爲雨阻念虞山西城紅葉將敗候晴即發反棹故結語及之

翌日天晴東溆未盥嗽觸泥濘走平山堂法海寺
梅花嶺又連日訪諸家園歸必拄暮揚州少山
水貧無所爲名勝彿然思歸四叠前韻志別爲
答二首送行

盡祛塵網撤愁城閒叩雙關衒雅情交分偶從傾蓋得

離懷卻就盍簪生幾搜行篋偷詩格又弄歸帆數驛名
來歲重尋應踐諾遲君書訂莫旋更
霜濃樓閣想西城 西城樓閣虞山八景之一看紅葉處也 一夕言歸悵旅
情此別急須商後會玆游未必冠平生自憐零落遨虛
譽幾信繁華亦强名要訪名山南去好雲帆亟勸解縆
更 勸遊西湖

朱亦軒掌垣來札索新詩作四首寄之

黃雀爭高飛一飛一墮地高飛集遙林墮地拾蟲蟻平
生惜羽毛各負凌雲志蹭蹬二十年死灰不再起所望
高飛翮努力雲霄際莫以窮不墜莫以顏自棄　盛朋

不易遭用行非細事思增泰山高微塵固有志
平生用世心投老豈能忘歲月曾幾何回頭失少壯與
君結交初襟懷各昭曠尺寸方共期狐落豈自量一朝
風雨摧半世伶俜狀行年屆古稀茁鞋歲幾兩處境誠
太迍知命益自放東隣幾大冠昨日營新墳西舍駕高
車醫巫走相望衣食雖不周髮齒幸無恙壽夭與升沉
彼缺此或償妻孥時啼飢恒以慈言況
君今在言路朝廷耳目寄纔點抒素志敷陳亦大難我
朝際重熙百政少缺疵如樹附百尺枝幹蛟龍蟠裁剪
所不事要在培其根如屋營萬礎軒庭占地寬增美皆

末節務令長堅完法不宜屢變屢變適叢奸亦不可泥
古時勢當參觀傾君所素負委佩立朝端一言契　聖
心千斛非素餐局外何所知大笑空瀾翻
去年晤賢弟今斤見盛紀說君顏克腴誇君健步屐飲
啖仍如流發論眾披靡老年得如此可羨寔可喜所愁
升斗艱內外殷食指郎君間得官不能具行李幼孫未
成立督令習文史摒擋誠大難將何所底止以君近狀
言視余可知矣年均登古稀道隔三千里見面知何時
含毫淚沾紙對使重叮嚀辛勤保餘齒

再題蔣槎中年小照

莫欺幽谿頭童叟曾過腸肥腦滿來只有舊交逕識面
憶從少日共卿杯曲終花徑揚鞭去飲散名場踏影回
今日展圖聊一笑白髮相對各盈腮

賀汪質存令郎新婚

來看百兩方盈門衆謙合樂爭喧喧今年賀君得佳偶
來歲君翁慶得孫
汪家昆季爭磨礱君年最小文尤工莫向泰嘉門詞蔡
新添益友在閨中
小春時節好風光桃李偷開幾朵芳算到來年湯餅會
開筵兼賞桂花黃

截管作簫簫和鳴古來艷指秦樓畔櫳饒吹出鳳皇聲
不及雞鳴閒戒旦

陳亦韓示將歸吟次韻

誰甘詰屈棲江城心氣抑塞久漸平歲聿云暮動歸思
家在隔江牽遠情霜天月色瀉地白雪屋夜火穿牕明
莫愁瀧吏笑淹滯安得前路馳雙旌時京口築壩

揚州于[illegible]妻[illegible]氏子[illegible]刲股

聞人談鬼神往往多支離每欲斥以誣則又寔有之揚
州于君詩禮族娶妻生子衣食足一朝得病神漸離環
侍家人待與日女孫持湯來入口稱好好湯中有肉味

特住一𥨊一勺意嫌少幼女復進湯見耶救首勃耶背兩湯入口百疾退耳重納聽眼重光顧視不見妻呼妻來看我已無所苦顧視不見兒喚兒來看我病已瘳兆愁汝妻兒歡笑亦𤸫𤸫君已新聲撼隣屋歡笑因君病頓除𤸫𤸫緣知刀割肉妻兒同割不同謀皮肉方離血四流陰風颯颯震隱壁似有神冤鬼注睇竊刀猶在手病去不旋踵血肉尚淋漓聞君呼喚强支持妻倒仰平復兒傷愈亦進神耶鬼耶吾不知卞氏一門恩誼篤吾聞至誠能格天天亦不是蕩蕩正青埋雲烱鬼神所謂誠則形稱有稱無總不然

蓉槎獨立圖

我題蓉槎圖奚啻三四軸才短窘支應吟遲遭迫促蓉槎顧我笑已憊不再瀆別有獨立圖無槎無竹木寓垂老襟懷另一張面目可更無一言亦竟東高閣氣餒末由辭持歸看反覆蓉槎當少年名場廣馳逐服官二十載東西走僕僕那是獨立時而畫此一幅人僞君獨眞人巧君獨樸世俗機械深惟君獨坦腹人情喜圓融君又獨方轂不隨衆波靡不受人指目所見歷始終植立唯君獨以此畫作圖毫端狀卓犖君倘不謂然余筆今眞禿

送陳亦韓先生歸虞山即用將歸吟韻

競說蕪城勝錦城到來景物亦平平得朋幸託隣房誼（用漢書待文傳）下榻聊酬地主情望眼忽隨帆共遠當頭應念月同明重過且㨿門牆願待撤秋闈共假旌（先生力辭明歲館席主人堅留始允）

板築聲傳鉄甕城（時京口築壩）沿堤高下路難平肩輿頗有隨行舁（季周二生同行）旅舍能無戀舊情及早驅車天尚暖得歸轉瞬月重明（予歸約須在出月初旬）便容稱觴吾何敢來歲煩君早建旌（君約明歲先到開館）

疊話雨韻寄懷王東溆

扁舟容易泊江城地主粗疎自歎情事少解人談柄濫坐無飲伴酒場生時時戶誦留題句漸漸人傳過客名擬趁歸帆紆道訪算期無奈歲將更

雲在詩鈔卷六終

雲在詩鈔卷七

新正六日雪後舟行

新正三日謝客此是家鄉俗例今年雪壓郊原六月柴扉還閉

隔歲逢人匆遽新年相見歡顏不是頓分榮悴人情所判仳閒

處處桃符改換家家門戸潔除另是一年光景老人搔首躑躅

懷張雪頻

出門無所適歸來仍掩關所遇豈無人非我良友顏良友今何在點蒼洱海間點蒼高巍巍洱海流潺潺相隔一萬里不知何時還

和陳傅霖自壽韻

新歲晴明近浹旬未春氣候已先春競誇彩幄張芳甸同向華堂拜綺茵自壽篇章懸座右遠來舟楫集河濱屏除禱頌驅簫管此段稱觴逈出塵

盛年何敢說增年來博喧呶片刻緣顧我已爲門外客問誰驚倒衆中禪（蘇子瞻壽張安道衆中驚倒野狐禪）圖書跌宕追前輩風月招邀讓此賢從此過從須索醉竹筒傾倒剩餘錢

陳湛斯澄懷觀道齋西偏綠萼梅一株枝幹奇特花亦繁茂主人于花未開時倡綠萼梅韻詩酬和盈帙最後索余補作酒中走筆仿俳諧體傳粲

交春顆顆含苞大壓屋枝枝倒折難迨放白時尤覺好未全開處更宜看一天星斗青雲路萬斛珠璣綠玉盤要與松筠同臭味暎將蒼翠共嚴寒

贈拙庵和尚

郤掃經年久曉來聞叩關縱談袪理障掀帽識詩斑此老風懷古新篇意趣閒海濱卽蓮社何必訪名山

袖裏有驪珠光輝照坐隅聲聞緣未斷蔬筍氣全無過

我談移晷逢人笑撚鬚西郊花事盛准擬杖同扶

李家閘看桃花

半山桃花甘墩村我曾繫舟桃樹根十里五里紅一片竟日不得窮其源邑中羣誇李家閘花時道路人喧喧我亦隨衆走花下千林吐豔萬火噴迤西一抹疑返照東望半壁驚朝暾何人疾走樹漢幟有鬼擺磨燒陸渾甘墩名更冠省會此較孱弱亦弟昆閒桑閒柘覺自好連畦連畛尤稱繁祇就目力所及到已愜願望遑他論村中之人熱茶竈高懸幃幕羅瓶盆暫憩倦足恣談笑恕他面熟通寒温縱情遊賞良不惡雜坐鄉曲誼稍敦

歸途自快此遊樂所欠不得斗酒吞欲行且止意戀戀
獨樹單枝還目存一梢亞水怕臨鏡半面出墻狂觸樊
零星映帶咸足取僻遠埋沒誠可兊人生願奢毋難遂
輞川鄧尉遊幾番甘墩過看亦楚耳豈比咫尺當里門
今日晴明趁今日來朝風雨防掀翻還家亟呼二三子
整頓蠟屐狂趨奔古人秉燭方夜遊興豪何必愁黃昏

陳鹿岩副憲七十詩同人約往武原公祝余有揚
州之行不及赴走筆馳寄以當稱觴

平生結交徧南北老至幾人頭共白況叨戚婭同里閈
細數尊前更難得君之才猶天下雄兼大眼孔懸雙瞳

（副憲兩目如炬炯炯有光）差肩我亦尚意氣所到碁席傾談鋒名場
自昔無餘子烜赫何曾肯掛齒君宦中州二十年我皆
衣食歸田里繼入春明欲覓君已閱過眼薄浮雲如今
鬢壓茸茸雪同入鄉閭褉禊羣開正元夕前三日君已
平頭開八秩聊友喧闐走祝君我獨奚為行楚楚人生
福壽關精神縱不識相理自真目于臟腑屬肝腎紫光
碧色非無因君眼澄如秋水潔猝見光騰兩輪皆嚴電
猶誇將相姿方瞳定挽神仙訣古來賢達爭虛名八十
有人方鈞璜君家宰相輪流做（宰相輪流做見明史）挨次何妨屬
老成行年七十何足道喚作古稀殊可笑我求甘心認

老耆君肯開門揖須藕俗論悠悠重百齡期君且指卅
年增是將手策一枝藤免俗如余尚未能

覺羅東鄂氏夫死殉節

人言烈婦易節婦難此論殊不然忠臣義士爭頃刻豈
以遲速之故而許軒輊于其間所難者決絕于夫死之
後從容于未死之前卒遽詷伺之隙俾勸慰者猝不及
防竟畢命于三尺之素執既如歸以視死宜史冊共永
傳東鄂氏產勳族嬪宗賢舉一切豪華富貴悉糞土勿
顧務完我金石之堅此以較無倚無賴甘心立節者有
更難焉夫死哭弟（夫以哭弟而死）婦死所天　聖朝之德化涵

濡漸漬至于如是之深且厚而總聚宗賢之一門職隸
舊史所宜歌頌　皇風闡揚幽隱謹俯賡而著之于篇

題胡復齋中丞儁隱圖

倘宦艱阻歷崎嶇投老歸來索故居門外敢誇前列戟
樓頭恒憶舊攤書青山眼看知誰健白髮肩差問幾餘
且長詞壇雄酒陣前程莫更算乘除

蹬逕梅花書院和陳見復韻

眼中別是一山林雅稱衰遲養道心問字人歸村逕僻
叩門客到岸容沉祇愁寄蔭當堦長那得囂塵入夢侵
還有藝花隣圃在（書院前後多芍藥）晚來扶杖許同尋

梅花書院雜錄次陳見復韻（因避熱客與見復同選）

任懸璧月綴華星未抵江村一草亭炎景盡驅人事減
胸無點滓自常惺

雨過濃陰漸漸加風槐露柳各欹斜戎葵看爾攙先長
道是端陽應節花

未必匡詩定解頤也非邊腹被嘲時一行岩桂頻刪剪
早為花時選折枝（時近省試期）

仍前儘足容高蓋取足何消廣廈廬（陶詩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客莫談塵外事門前一壑是清渠（書院門外即大池）

端陽節口號

今年重五節仍在維揚度竟日無人來遙林鼓風怒角
黍解僕人蒲觴手自注慣客忘別離老人念童孺有女
方遠行舉室聞在路風多足早微炎威良可怖去年京
師熱到今舌還吐酷暑作長征斯誅寔誰悞念茲忽不
怡中庭起微步

今年重五節館舍非舊居避囂遷林泉乃在城北隅既
少應接繁具有竹石娛舉酒獨自酌浩然樂有餘有子
迫授室傾囷無宿儲訂以秋為期待我回巾車姻家以
疾告不得緩須臾以此累病妻勉力為支吾路長不得
去音信亦久睞念茲忽不樂停杯獨躊躕

還梅花書院雜詠

夏木正蓊然來當四月天避喧聊借榻習靜似逃禪閣
勢臨郊迥槐陰入晝圓問誰來剝啄門捲一溪烟

近郊多藥圃彌望各勾尖午膳排根客今誇入饌甜得
嘗淡覺黍有味寔羞兼藜莧眞吾分晨餐看漸添

客過誇鄰井曾經賞識先始知連日飲竟是有名泉入
口徐吞嚥當階惜棄捐祇愁多汲累且莫盛喧傳

屋後幾稜地籬邊四季花經年為活計負郭此生涯貼
貼荷舒卷叢叢菊努芽重來應熟識隨路欵鄰家

啼鳥不知名飛來報曉晴微風吹樹動反照入牕明久
識渾相戀頻來自不驚始知田野趣物類亦多情

馬秋玉昆弟招同胡復齋唐赤子陳見復程午橋
集行菴銷暑午餘大雨即席分賦得啼字

入夏雨凄歎仰天望雲霓良朋各裹足斗室同雞栖一
朝遇折柬行廚傍招提坐中盡金玉詞壇盛鼓鼙相與
蔭大樹（行菴有謝太傅手植銀杏蔭垂十畝）以次傾玻瓈烈日剛照屋流
汗已至臍忽來霹靂聲乃在墻角西涼風吹木末決流
走菜畦樹頭亦掀舞與風相高低雨勢益洶湧曲沼成
洪溪快哉各停盃圓扇不復攜此集例有詩筆硯咸自
齎各抒眼底懷聊備他時稽詩成雨亦止還聽午雞啼

題復齋戴笠圖

且莫通名姓來看戴笠翁鑄顏皆帝力煉骨是邊風
往事傳聞外餘生笑語中一枝筇竹杖今日任西東

四女入京過揚州于其行也作詩志感兼示大女時亦隨婿在京

老年如作客歸馬已駸駸那得倥偬裏還添繫戀心對
人惟兀坐得酒且長吟排遣無難事吾衰自不禁
生離方在抱漸到學飛時此是別離始今胡感歎爲林
疎知葉落山淨見雲移是物多如此悲來我自痴
長路三千里炎威六月天老人衰轉怯少日病尤憐豈

不思柴[illegible]知何免掛牽明知總無益有信且頻傳
去年汝姊別我尚强爲歡今汝來辭我方知强亦難到
京携我句與姊一同看汝毋痴還甚何由得稍寬

題許滄亭小照

青山縹渺雲烟稠清泉夾道琴筑幽朱闌綠樹互掩映
中有百尺行空架虛之飛樓道邊車騎睇山谷翠旗羽
葆疑是神仙儔阿難迦葉紛左右又訝緇素不是黃冠
流初猶錯謗隨諦視此副面孔自昔常相謀掀髯大笑
的是我老友便欲拉之下車相與共唱酬神情意態直
酷肖胡爲幻此狡獪伎倆欺悶浮君之聲名遍遠近君

之氣誼當于古人求所惜抱負未悉展其所成就業已
垂千秋君于洞庭湖督造枕幹洲資殆者再工成卒以存言去官貲囊盡遊填溝壑
功德直欲齊山邱數千百萬仕宦商賈莘縲年累月東
西南北往來舟人人稱爲拯溺于縱有仙佛試與較量
孰劣優乃捨悲此憶忧無憑之臆說欲合二教一處同
遨遊張僧繇顧虎頭伎雖工且熟壽天生骨相耐勞苦
縱斬作達非自由世間掀天揭地事不乏且回法駕顧
我相諮諏

崑山唐愼齋以明通榜爲和州學正俸滿例豎改
投江都教諭余假館以詩見投次韻奉答

今者雖分省當時止一州余籍隸加興加興舊屬吳郡爽根隨早萘
拼席任沉浮聶耳傳名閥馳聲識楙修千尋驚下瀨百
尺儼登樓浪跡東西隔神交歲月遒側聞懸鐸遠卻訝
入山幽南豫爲州僻儒官歷俸悠化成行報最檄捧待
敷猷詎爲群華盛仍邀教澤留江城叨把晤講席幸綢
繆雅論開茅塞清談豁旅愁品高聞共仰腹儉對恒羞
叩榻眞同介投瓢不媿求品英呈寶鑑開爽際清秋豈
止城南傑須詩冀北尤昇飛紉健翮小試風蘭嚈別
家投句開函正買舟韻諧金石響味沁齒牙流不厭循
環讀還須什襲收相期負酒熟重訂竹西遊

王象天中丞索題洗鶴圖

出塵標格本天然，點汚何來喚洗湔。要遣雪翎常帶潤，試看丹頂亦加鮮。心方似水憑誰訴，鶴不能言有臆傳。從此雲霄重振翮，一泓肯憶住山泉。

題徐南疊秋樹讀書圖 時赴寧海學博任

讀書閱四時，所愛秋氣佳。凉風集遠嶺，幽韻環清齋。況有遙樹林，丹碧參差排。挾策坐其下，悠然誰與偕。先生吾鄉彥，積學浩無涯。陋儒各俯首，後進遍歷階。方膺司鐸命，忽觸念舊懷。數株臨岸曲，一樣寄浮濟。長來席樹根，足跡隱兩鞋。碧池流活活，黃鳥鳴喈喈。至今猶想見，蹊徑不爭差。講堂今茂草，朋舊缺葭儕。惟有夜來夢，少境老不埋。點綴入畫本，雙眼頻摩揩。今爲博士師，攜杖別荊柴。抱負雖未展，素志殊不乖。儒風挽頹波，經義闢久霾。勤者肱三折，才者手八叉。平生稽古榮，一唱百和諧。始知鑽紙蠅，遠勝粘壁蝸。秋林坐讀書，篤志人宜皆。携此示多士，他日爲模楷。

老樹

一株老樹荷池邊，樹身臃腫根連拳。當時已訝十圍大，今我又加七十年。樹旁亦屋畢非舊，舊日居人安得有。經過每每立躊躕，疑是摩挲銅狄手。

黃居堂宮允惠示日長如小年詩步原韻

畫景當炎夏，眞如四季長。光陰閒處永，寒暑坐來忘。加閱貪晨起，探籌納晚凉。小年何足道，一枕扎羲皇。

題汧江前輩新輯李義山詩註次居堂韻

閉門著書三十載，百城圍繞狂搜採。簡編考証確然眞，運以精思默爲宰。玉谿詩句天下工，流傳舊註羣趨風。旨深義遠不得達，務欲鉤索求其通。按諸年譜切時事，揆厥境遇徹始終。微文表暴非細事，後學津梁成大功。一再展閱卓然起，要覔瑕疵難摘指。胸中的有萬卷書，第一尤欽熟于史。

題素脩和尚像

素師籍景州，寄跡吾鄉久。冬夏一衲衣，晴雨赤脚走。機鋒非所逞，文字不掛口。揭來相對坐，語拙味殊有。結茆古寺前，名山見楷朽。慨茲發宏願，成功矢集手。施捨從何來，木石向誰取。寶殿不日成，幡竿一朝陡。此事日所經，此理寔難剖。細思前賢言，誠至格童婦。願力堅斯遂，緣法湊非偶。有志事竟成，斯言其信否。師臘已古稀，一壓尚寂守。境過事即忘，功完名不受。斯尤大賢豪，宜能勝重負。我讀儒家書，對師顏發忸。少年腸腦肥，意氣凌星斗。垂老竟何成，臨風輒搔首。

毀易棨昭

客久契合彌佳近情好密前輩同巷詩往往比膠漆憶
昔居王城兩院分一宅晨夕遞喧呶陰晴共談劇與君
莫逆歡至今塡胸臆酒中曾有言倘掛維揚席定作十
日歡庶㒷頻年渴迨我來竹西君官赴天末舊約踐已
難新交續尤暱賢弟叙情殷子姪少踈節君顏雖睽違
亦屢通尺一私心竊自忻路長情不隔詎料勞瘁終未
到桑榆迫前年玉樹摧客歲鴒原折今來叩君門遽櫬
歸卭僰回憶平生遊雲烟同變滅忻慼皆無端形骸亦
虛設杜牧悲身世莊生逃曠達高歌薤露篇聲終轉鳴
咽

梅花嶺拜史道鄰先生墓和友人韻

下馬來尋日已曛道旁離立叩鋤耘絕無碑碣名逾峻
賸有衣冠事忍聞身爲先朝存正氣史垂隔代表遺勛
梅花嶺下纍纍土此是千秋萬古墳張雪烜韻

全局俱空角又虛處處巢猶自慶安居勢窮只有將身殉
軍覆何由得櫬輿負背已成几上肉斬關還門鼎中魚
百年辛木今如許來聽風號淚滿裾何子未韻

天時人事已潛移赤手來撐又覆師事敗乃公知有數
禍深同室此何時運移海內方傳檄公死江東易折枝
欲救膏肓非藥石可憐調劑負黃岐陳利叔韻

題林蒼巖所集前輩與尊甫吉人書札冊頁後

冊中名公與鉅卿我皆及見殊輩行四十年來老病死
流傳片楮爭收藏君因先澤廣裒集我重前賢手勿釋
胸中感歎口咨嗟不獨淋漓欽翰墨

題友竹閣

良朋難得是虛衷拔地梢雲個個同卻笑渭川饞太守
知交徧滿在胸中

題何子未甘泉瓦研圖後

讀書慕古人好古遂成癖天球赤刀墮渺茫漸漸爬搜
及瓦礫吳趨虹橋君示我圖一冊冊中具搨本形模類
拱璧橫徑幾寸長周遭圍一尺上有古篆書不失之肥
亦非瘠長申短縮兩停勻軟欲安排就摹式爲言此定
古瓦材傳自咸陽土中出大書長樂與未央屑以陶糜
勝端石躋之几案間位置圖書側排闥看揮毫堵墻驚
落墨昔侍皇居今里閭舊經埋沒新拂拭不知何者是
遭逢所慨平生受人役還君圖三太息研寶藏囫什襲
眼中鑑古今無人或恐徇名巧相奪有才不登作者堂
肯向空山甘棄擲

題王文河館丈看花圖文河曾四任太守罷歸病中索題

南北兩山花事繁臨流選石坐盤桓此時若在風塵裏
縱有心情那得看
催花風信養花天病起來尋步屧緣眼底只看隄岸柳
耳中休聽出山泉

和人登金山塔韻

凌虛心眼曠歷級景全收日暖一輪近帆飛萬芥浮江
山眞選勝坐物況當秋想得稱奇絕平生冠此遊

馬秋玉招仝黃厓堂仝謝山何子未陳和叔行菴
小集郎席賦彈指閣前藤纏古樹七言古一章
不限韻

百尋老樹千年根追數歲月難具論偶然生長欣得地
歷幾興廢今猶存來尋老僧驚見樹周匝圍來踰十步
非無杉松林立多雲仍那與高曾伍樹形已怪心竊奇
復有長繩繫縛之糾纏不解久復久翻助老樹增妍姿
羅帶飄飄裝飾古青條搖颺神仙侶春來枝葉各青葱
細辨不能分爾汝樹得藤兮日糾纏藤尤仗樹許參天
質之釋理殊未然終祈解脫知何年

[illegible]職方進州園中各景

中隱草堂

既不在城市亦不入深山結茆聊勝跡且逖十年閒

玉光樓

夜來涼月色照我向東樓初昇尤皎潔那復羨當頭

一曲

賀監乞鏡湖門前臨淼渺君今截邗溝一曲豈爲少

遯軒

渴飲飢卽餐早眠恒晏起朝來誰叩門軒車請少俟

伴閒亭

結亭面向陽破萼香來早相對垂白頭伴閒兼伴老

君子盤

栽竹幾數竿清芬已堪掬近聞添種多不知幾千矗

三省精舍

吾身日當省吾居何必精知以精名舍正藉省得名

東皐

東皐土膏動君與曠遐矚約略幾日間蓋地秧針綠

鏡潭

有潭清且深鏡匣天然啟所喜塵土顏一照一回洗

過溪榭

長廊臨水涯足倦思少憩過溪復何爲別自一天地

垂釣處

意不在釣魚是眞識釣趣汝既不上釣我亦收筒去

廻瀾橋

流水滔滔去長橋遠臥坡廻瀾何取義不肯便隨波

白波青嶂之間

遶水流璃淨青山螺黛鋪登高舒望眼收拾到吾廬

兩江制府尹元長新構書屋顏曰不繫舟有詩四首過邗江出示次原韻

即景足怡悅何勞遠目延茅軒駕巨浪杜句秋水共長天坐久身忘倦吟成手自編廿年三駐節魚鳥任留連

掛起蓬窗看東西一覽收岸楓疑鼓枻檣燕恍乘流琴瀉灘聲急香疑水面浮明朝足公事湲念簿書稠

胸中塵慮減好景即當前一舸空庭得行廚曲徑穿堤鶯思社雨擁舵想炊烟籌國心彌切頻看倚棹遊

龍門如許峻未便俗人陪會得延緣意湲飲幹濟才鷗隨輕浪泛魚近直鉤來兵衛森嚴地閒情有是哉

制府訂余君來當置君不繫舟中因再叠奉呈語次念及余比年坎砢之狀慰藉甚殷故末章及之

締造何時竣從遊荷首延擬挑肩上月來坐鏡中天揮塵鋒皆偃爲氓戶許編棹歌聽四起知有頌聲連

小試恢張手園林景盡收物情欽重載仙棹儼中流跡喜隨緣住身驚得氣浮兩堤開草木觀盼荷恩稠

一偏初整頓谿徑迥非前只許羣賢集休令百吏穿窗虛延月色幔揭裊爐烟調燮非容易微聞笑語邊

珥筆承明日頻年執卷陪浮沉皆夙分膠漆愧非才未得依劉去曾叨說項來霜風催鼓棹歸與且悠哉

和寄舟和尚天池山韻

群峯坤兌來分支忽背抱名山古德開剏建功非小老僧拄高節覓徑撥叢篠一勺俯澄潭叢林巢飛鳥年來好事稀束手工程浩方將就傾圮何由望完好師心發虔誠妙語敷天藻意先舉筆呈事矢功成了鳥銜小滄

滇蚊負輕華島大言閑炎炎薄俗笑此老施捨本隨緣辛勤寔自討今來竹西遊群公盡傾倒即席門長篇逢人肆狂草斂投金氣騰衣解珠光皎前車壓重貲後舫載行橐計日改舊觀靈山望杳渺

鹽法志事竣居堂先歸次留別韻

嶺頭流水東西去江上行雲斷續還白雪尊前誰與和朱霞天半可容攀勝遊已過皆陳跡後會難期盡老顏飽吃蓴鱸傾白酒來年准擬叩雙關居堂明年八十

題汪霞川探道圖

炎蒸掃盡不生塵露葉風花出水新棵得歸來刺傷手

應須憐取採花人

綠堤一望錦模糊太息經年走道途爲問臨平山下路近來還有藕花無霞川留浙十餘年需次未補

題士噡姪讀書圖

讀書不在多而在善所讀熟論語半部治天下已足雕蟲誠小伎賢達所不爲讀書工詞翰爾其謂我誰傳家有賜書熟讀未爲少務博諸躬行知受用不小朝讀書不輟暮讀書不輟老夫方自嘆因君又饒舌

向常駿坦中丞索新刻詩集

文運光昌日輝騰燭上台性情天遣導造化筆驅來語闢前賢剩詞欽宋體該國人爭諷誦在處有殷雷節麾臨兩浙民俗頓還醇政以和平理功緣感化神所敷皆治要下語自清眞鈴閣吟成後時傳到海濱蘇髯與白傅湖上徧留題盛事頁下古流傳尚兩堤公來開府貴名與昔賢齊吟稿應山積無階與共梯頻歲說編摩精金百鍊過點塵應不染待梓剩還多妥意思觀海微軀笑飲河盈舟堆錦段歸去傚瀕甕

牧老大兄病已危亟出扇索書因叙平生走筆上呈

兄年七十五弟年七十一幼日同遨嬉稍長共估畢是

時爭飛揚何暇惜離別各自思謀生形影遂相失雲帆歲月徂苡騰光陰掣旅食凋容顏客風剉筋骨歸去來故鄉頭白齒牙脫究竟何所成老態笑百川兄言兩月來四肢嬰腫疾初矜力能支今嘆醫無術是身本虛空其理昭然揭有水蠹輒生無墻鼠安穴以亾身存身此方誠要訣見兄架上書手抄動盈帙云是平生詩編輯近始訖留此足千秋其餘蓋毫末飽喫家鄉飯暖負茅簷日舊事擬縱談新詩許交質卷首互弁言倏𢩌同捉筆

同郭去非張雪傾赴介石二兄之招飲次作四老詩

一開九帙三八帙相遇不期驚見皆掀髯大笑各叙年主客四人三百一就中郭公齒最高秀色盈眸清徹骨晚年酷嗜二氏書惜未淺探共談說其次延陵意氣豪精神到老逾完寄飲噉能令儕輩愁尊罍不狀終年潔雪傾才具軼等倫銳角銛苡腑肝出人物應追晉宋間丰姿直擬神仙列惟余仕學兩無成奔走窮年救飢渴晚景桑榆近始收故交譾陋今誰悉出門所見盡時賢少日朋從無六七今朝邂逅卓然驚鬚髮蓬鬆一堂雪縱談荒遠涉無稽徵信兒童皆典𡨥僕隸咸驚耳未聞

興衰歷指身親閱憶昨吾家初白翁耆英舉會追前脩
二十年來墮渺茫無人好事風流歇吾儕生長幸同城
盛舉何妨為繼絕花晨月夕杖履偕白飯青蒭主賓迭
古稀遞到遞年增算未及朞毋妄趨洛陽耆舊盛流傳
荊楚鄉風永垂迹居人壽考聚會勤脫有癡墜廿如律

為汪豈績觀察題蘇州萬年橋圖六十韻

具區西南來郡城滙衆派逶邐城四周闢闔胥門最舊
以江為名取義蓋有在（胥門稱胥江）有城必有隍欲渡惟橋
賴州縣率皆然吳中況省會蘇城有六門門門通負戴
惟胥流最寬無橋濟行邁往復仗渡船一葉舞溯洄倚

庇巨豪家囊橐胥吏輩索錢多始容後到必久待船小
載客多往往致危殆艨艟再擊撞甚至立破碎胥門與
南壕闤闠適相對百貨所聚集負販接肩背此地無橋
梁吁嗟寔可怪聞諸故老言有橋在前代力大負而趨
從茲遂久廢人雖鑿鑿言考証乏記載居民旣屢籲官
長亦頻議片語方發端浮言即踵至或指形家言或愁
帑經費務令阻不行意在擅厥利其餘庸碌流隨聲遂
鼎沸從此無一人抗論敢造次南洲官中丞汪侯知府
事汪尤勇于義責肯所不奮巨胆周一身邪說束高閣
立郎盟諸神指身以為誓有禍太守當阻撓置不貫貰

財任民情規模聽指示諏日命興工劃地令築岡水淺
泥土厚土盡突有異殘橋與勝石排密比蚪刺乃知本
有橋前言非無謂今適當故基人工詎天意是時蘇州
城歡聲鬧動地俞鎮劬子來木石聚决背未數月告成
堅牢加壯麗不高有何危圖難翻得易東西直如矢南
北束如帶一望成坦途西山接爽氣擔負往來織車馬
擁擠臨曉夜多遨遊雨晴盛冠蓋舉趾即歌謳倚闌咸
嘆喟所費幾幾何成此不日快太守事竟成中丞志大
遂曉曉爾何人今此敢置喙　皇帝萬萬年恩膏流海
內即萬年名橋永遠識勿壞人生思建豎志大率不遂

豈知千秋業隻手無旁貸以此才作棟任重意不介以
此才涉川致遠自無泥為功在一方流衆福世界橋成
屢經過過必登者再登橋輒思君今復見圖繪向我索
題詩交淺敢自外所醜腕力弱不抵工程大事無藉鋪
張語不煩點綴後人考建置本末此具備

雲在詩鈔卷七終

雲在詩鈔卷八

哭舉主少傅大學士徐文穆公

高山有墜石百川無回波聖知所不免歎息當如何緬
懷少傅公德望高嵯峨　九重藉倚注百政資調和年
來輟機務東山養微痾豈知一夕間大星隕巖阿化工
不自私白日終西徂遺表方上達朝野傾淚河

先世長六曹接武正探席子弟俱大僚門庭久輝赫側
聞相君家弈代傳清白縣管無人調車裘有時借一廛
累世居奚暇問粟帛今日蒙　皇恩賵卹馳絡驛哀榮
備一時聞者爲太息

神人不居功聖人不務名平生所得力間以朂友生某
常親奉教亦見公施行所持在大體瑣碎非所矜一言
畀聖治百福釀和平天胡不憖遺頓失此老成酸風動
地來余哭欲吞聲

人皆知感恩士特重知已恩加有淺深知則靡涯涘同
余提南宮交亦猶人耳蹤隔逾十年不曾通片紙一朝
乘風雲應　詔以名指濟否何足言感深自沒齒邇來
四五年致政歸田里到門輙懽忻見面談不已今日即
千秋悲哉誰料此

憶梅花書院寄嶰谷半槎兄弟末章兼懐復齋中

丞

平生逢勝地恍似得良朋別去仍留戀懷哉廢寢興梅
花高閣迴載酒昔年登地主兼風雅相思欲倍增
耽幽營別墅因勝反成喧我亦曾棲止從君共笑言敲
詩吟夜永賭酒醉花繁他日終攜棹來尋掛月軒
海內論耆舊揚州數寓公曾爲書院長剩有復齋翁所
疾差應久新詩老更工未能專札問羽便借匆匆

憶質存儀眞別業

汪君營別墅近在眞州東去郡五十里揚帆片時通規
模仍舊貫蕭散見素風我聞郡中人說好衆口同頻年

約携展載酒延犂公期作十日飲高坐塵談鋒尤聞夏
日佳老樹高龍從犂鴉晚飛集漁艇落歸篷遠村與近
浦一望迷離中不知有炎熱但覺多凉風今雖非其時
想像恒塡胷卒以俗累去雲山隔重重飲啄各有數嘆
惜其奚庸

仲冬走揚州質存邀踐前約以逼除不果歸舟抵
柒萸灣衡永觀察許滄亭新從楚歸僑居儀眞
知余在郡遣舟來迎雨雪中過都天廟知質存
別墅去此不遠惜不與主人同來一訪邱壑之
勝悵然久之走筆奉寄

平生意所屬欲去輙未果偶因便道過又復以事阻迋
閣即壑勝夙昔傳聞廣主人賢且豪幾次來邀我去住
有數存終亦坐惆悵今年來揚州宿負冀重補遄除雨
雪繁欲去足仍躉歸帆方中流迎頭走一舸云是滄亭
招凋久辭不可是時雪轉濛席片空中墮古廟泊行舟
漾村逗漁火汪閣閒在邇淡夜門重鎖泥濘既足愁登
臨詎尤左拄杖仍手拋衝風催鼓舵撫茲心不怡擁褐
終宵坐

俞易齋觀察有過張雪煩話舊詩四首雪煩次韻

余亦繼作

齒豁頭顛日逢人話往年是時風樸茂幾姓屋毗連入
坐談諸集通家禮數捐去今三十載情景尚依然
念間樓子下（里中稱雪煩所居為念間樓子下張家）中有讀書堂序齒風
猶古談文味最長雨聰留下榻月夕散回廊御怪鬢齡
事平生獨耐忩
多少乘除事回看一餉間到今渾不信已過杳難攀我
老宜高東君才亦退閒剩留今日淚來染袖痕斑（雪煩有三郎先後謝世）
門前一林竹舊爭換新抽頗有琴書託休為里黨羞吾
儕同步履到處足淹留總在城隅內何嗟路阻脩

送海防司馬劉漢循歸濮州

陣陣西風捲碧林堆來黃葉下階深正蓬逆浪收帆日
御稱趨庭戲綵心千里兼程人共遠八旬具慶世難尋
還家占盡人間福莫倚歡多阻信音
濃栽清陰爵作行回看幾處有甘棠秋來不信雲頭薄
歸去真貪日影長政績流傳光志乘吏民走送集河梁
璽書不久應重起此在臨時自忖量
廿年前事莫重陳多少交遊集海濱剩我得存今亦老
送君此去更無人頹齡歲月惟工病禿筆文章不濟貧
湖上風光仍似昔眼中花柳幾番新

想得還家樂事多堂前白髮兩婆娑侍登高嶺携雲屐
扶上輕舟挽綵蓑臂組輝煌應不啻風塵比較定如何
驪駒唱罷心差慰此是臨岐四疊歌

司馬尊人雪洲先生年八十別踰十載司馬歸附

詩寄候

少年結交只嫌少所在逢人便傾倒中年漸生區別心
不願交多願交好老來狂走覓交遊瀝胆輸肝頭不掉
新交無分懷舊交一片蒼茫悲宿草十人剩有幾人存
路隔雲山信音杳雪洲老人年八旬鬚眉淡黑雙眸皎
十五年來隔笑言二千里外縈懷抱欲往從之勢所難

未客隔絶天殊巧郎君累政浙東西循卓類年若上考
家書每到詢興居訴說精神狀儀表淮北聲聞我悉知
海濱憔悴君應曉賢郎鵬翼正高騫不道池魚忽枯槀
居人嘆息路人嗟省覲情殷恬不惱一帆高掛去如飛
白髮迎門拜翁媼駢肩蘭玉庭下趨領首雲仍膝前繞
花時扶杖出林間酒熟提壺集隣堡世間此樂自古難
劉氏得之尤善保始知恬退是家風昔日抽身翁更早
所嗟老去乏良朋與我心情同悄悄還家爲我致殷勤
寂小仙人今亦老壺中定有好靈藥分我刀圭當共賞
他時儻許馭風行莫遣司閽辭卻掃

異鳥

露出牆前翁綃斑東西來往聽關關餘音尚裊碧雲裏
歸去不知何處山

同雪頰步郭店東北村落中

維舟系岸入村墟徑轉清幽步轉徐過客語聲驚臥犬
渡溪雲影落遊魚無多籬落皆同姓不肯遷移戀祖居
豆麥已收農事急近來官長問何如

蘇村同雪頰作　明詩人蘇平蘇況故里

不知風雅道何存嘆息蘇家兩弟昆畢族盡依耕耦口
鄉人猶假姓名郵茂坯黃土荒籬外一代詩名老樹根
還有前朝遺跡否萋迷烟草上階痕　宅字已非惟石猶存

陳學田觀察惠示尊人恪勤公滄洲詩集走筆奉
謝

文章與事功二者難兼得人力非强能天心亦偏嗇楚
南恪勤公姿稟超凡格山川毓靈奇理學傳眞的起家
親民官旋晉二千石蜺受平土寄翕然允朔列利害宄
源流機宜中勞盡不專恃堤防肯但顧聯息迄今淮黄
交所在奉程式往時　內院行當公秘殿直難未列門
牆亦聞恭顏色于今三十年庭鳳同逸翮海濱駐旌麾
崇轅許登陟仰視肩宇間清芬儼重覿惠我千尺縑

彩煥金碧投我百煉鋼輝光照壁立功兼立言到公
皆詣極平生一瓣香從茲慰夙昔老覺益熙然茅簷手
勿釋

題燈　于耐圃學使改題目牌爲燈式令諸生作題燈詩即以二字爲韻余亦效顰

句析章分寫赫蹏暗中擊出競挨擠一肩照徹東西序
幾道分明大小題不爲上元誇爛熳卻因小試見提携
鏁闈從此爭相仿便作文場故事稽
易暗爲明士氣騰巧翻新樣見何曾懸空不畏風來颭
孩燭方知日已升結字迴呈飛白體簽名雅稱韻書燈
詰朝聽說連場考只揭溪籐換一層

王慕菴比部過訪話舊

天過紅日正暉暉一片閒雲獨自歸老我十年棲海角
多君千里狄柴扉移燈相照知非夢往事休題久息機
結習未除餘興在且憑樽酒拂征衣

題投壺圖

古人遊藝各有取習勤尚德稱投壺今人不知古人意
相與較勝供懽娛懽娛亦復我所願況有二八雙名姝
料得雅歌尤妙絕不知可許樂賓無

題撥梅圖

門前風雪正交加欲奉言談願毋賒知道先生在家否

前村消息又梅花

族姪慕菴小照

浮氣矜情盡掃除坐調鼻息看徐徐山中麋鹿皆馴擾
飲涸歸來伴讀書
與君分派自高岡奕葉栽培世澤長聞道桐花偏岩谷
幾時小鳳看飛翔

江山縣南門對景星山星體屬火又在離位舊于
城內築樓三層祀眞武以厭之年來傾圮邑侯
劉君重修索題

峥嶸樓閣插虛空德配南離體制崇廡致首紆詡焚手

回天潑荷轉旋功被之絃管嘔投牒載入循良歷反風
從此便成名勝地喧闐遊展四時同

同人分詠邑中古蹟得射圃亭

余舊居西偏有亭名射圃廣袤經丈餘列筵可四五架
間懸額題筆畫案可數按厥所自來年湮久失譜迺西
鄙家池亭在池之左中間通大道南北走行旅意古稱
澤宮義取水澤衆亭既廨康莊旁復周浦漱荷花池寶蕊池並在
亭北疑此即射圃亭名尚仍古社年工作興官民易地畝
廨居獲所償造交營柱礎夏屋既渠渠周原失膴膴因
之感廢興非人力措拄自古迄今茲遺蹟塏勝辜一二

皆存留天公費區處金臺久非燕靈光僅存魯滄海且
桑田一椽安足數余居適相連少日走旁午今雖了不
存尚能指其所長老漸凋零後生誰目覩志乘倘失傳
余詩記堪補

和邑侯劉研巖尖山看海韻

涼風迎面氣含秋無際蒼茫一覽收望去直疑連碧落
算來眞欲小閻浮已傳戛玉詩篇好會見摩崖姓字留
競說海書抛不易幾人乘興此來遊

和邑侯劉晰巖小山圩督工韻

經年來往兩圩間一棧危堤藉土閑障海工程原不細

與民休戚自相關從今便有康莊路到處應無斷續山
寒暑不辭心力瘁卻從吟詠嘆神閒

題陳定國我與我周旋圖

歲月加前齒形容失故吾䏻中潛改換何處與周旋我
老宜衰象君才正盛年還童應有術丹訣問誰傳

杭堇浦索題寄巢

上下不聯貫東西失維繫並生其閒中何一而非寄山
川草木飛潛馳一一寄大地星辰日月雲霧烟大率寄
諸太虛廖廓高高在上之青氣物類悉皆然于人胡獨
異且夫人之一身飲則寄呼吸于流泉食則寄口腹于
滋味朝則寄蔽體之冠裳夕則寄擁膝之布被坐寄几
席行寄屨屝嬉笑怒罵寄筆端得失榮枯寄度外因其
宜寄而寄之主既恬然賓不怪至于數畝之宮一椽之
庇雖解囊橐之金錢揭金石之券契亦仍是蹔時棲泊
視傳舍且不啻又何有已物客貲之異視況以堇浦之
才之學彼造物者方將以千秋之業寄堇浦俾仔肩百
城之富寄堇浦供驅使高談宏議寄堇浦爲後學之津
梁鴻裁鉅製寄堇浦成一朝之鼓吹是堇浦之受寄者
甚重且大更何論容膝之居至輕且至細鬭諸杜甫氏
廣廈萬閒大庇寒士是知居不廣不足以克巢之量庇
不偏不足以盡寄之義鷦之居巢之穴不知幾千萬里
堇浦之寄吾又安知其搢張恢擴之所至質之堇浦爲
非爲是

猫

人於百物中得性爲最靈惟物亦有然但與人殊形吾
家畜一猫嚙鼠頁能名勝居强拘縛有力不得爭間或
一歸來未嘗肯留停趨蹌固本性棄舊亦恒情兒童恣
驅逐室人肆譏評此固畜產耳所見何不宏前年八九
月黑夜號前楹叩卿一雛至倉卒置中庭棄去不復顧
舜身仍上騰去年及此時又復携所生留置戶閾前如
棄敝屣輕今年中秋節復頁同孩嬰先後員一輙畢家
爲震驚因思天所命物巣同稟承巽爲隣家拘亦復憐
其能士且死知巳猶豈執硜硜身既爲所辱不堪重使
令以子代服勞中權筧中經兼聞此猫性歲孕恒單丁
獨子不愛惜揮侍舊主人又恐失乳哺來必俟長成情
誼兩兼摯分寸佽權衡感恩割慈愛尚義廿伶仃從前
失賞拔負愧方不勝三年三惠我報答何頻仍作詩志
猫異兼示蚩蚩氓

哭心穀弟

我小于叔計十年弟復小我十七歲我時叩叔津門居

弟肅衣冠髮猶髻問書已訝九經通論事頻驚一言羿
的知頭角早非凡叔亦恒誇有鳳慧造物從來會弄人
名高往往遭天忌一入圜扉竟十年容顏漸改寒暄替
雖然人貴自立耳境逆安能頹壯志囹圄翻作讀書場
憂患中尋恬永味百念俱灰氣轉雄筆頭日進心彌厲
赭衣一脫便登壇志近從風悉披靡 國家煮海操利
權出以餘才佐爽理吾叔才猷衆所欽就中調劑皆由
弟始知平昔富才華實在胸中有經濟幾年前作竹林
悲今朝又隕池塘夢我年七十又加三不道頹齡哭兩
世鴈聲嘹唳正號空一掬鴒風痛遙寄

題陳湛斯楚游集

冒暑作楚行力勸不得阻胸中幾斛珠欲向佳遊吐郡
頭九華招撥篷五老晤浩浩潯陽江離離漢川樹興到
一揮毫烟雲劇奔赴歸來拂塵襟一編手新葺顧我無
他許江山歎神助平生酷好遊歷歷經由路今日讀君
詩如逢舊親故

雲在詩鈔卷八終

雲在詩鈔卷九

恭進 南巡迎 鑾詩十二首并序

乾隆十六年 皇帝南巡江浙 命下之日兩省臣
民鼎首跂足仰望 屬車臣生逢 盛世籍隸浙省
曾陪侍從之末親見我 皇上敬 天法 祖百政
脩明文德武功千秋照耀乃猶 念切民依舉巡方
之典躬親取給大官田疇不擾耕耨稽之往昔莫與
比隆又親見江浙守土官僚在籍紳士下及兵農商
賈歡忻踴躍扶老携幼趨蹌雲就日之忱敬撰迎
鑾詩十二首恭呈 聖鑒兎任之鳴不足敷揚 盛

典聊附塗歌巷舞云爾

時巡 詔旨隔年頒南省喧騰頃刻間紫氣未曾離海
岱欽聲先已徧湖山冰知解凍徵天意春早回暖聲
聖顏風物清和人樂育晴江一路聽潺潺
南極星輝燦紫微 乘輿所到春 慈幃衆敷花柳呈
瑤圖錦被山河絢綵衣論孝莫踰天下養承歡到此古
來稀始知 聖化能移俗寰海爭懷寸草暉
聖祖當年重省耕巡方幾次向南行白頭父老欣重見
時巡篇章喜載賡盛事未經前史見羣黎難得此鄉生
思量較勝諸天會不用騎鯨上玉京

皇家百政首勤民　鑾輅南來及早春所見靑蒼況埀
拭時防踐履戒蹄輪道旁齊頌　眞天子麥覆穀觳呼
大聖人一片榮光纏耤錯余箱從此慶陳陳
年來底績慶黃淮所在通流免決排已報平成還　聖
訓重煩　指示廑　天懷勸耕與重三春節入　告情
殷兩省偕欲慰臣民勞跋涉向南風日正淸佳
長淮分派折趨南一片澄湖浸蔚藍錦纜穿花紅冉冉
雲帆映柳碧毶毶預籌食貨　恩稠叠不擾公私　論
再三齊額手　皇貞　聖主茅簷烟裊夜淡淡
邗溝直下路非遙土美泉甘景物饒鎮海一軍嚴鐵甕

浮江兩點指金焦幾臨浩淼看初日正演魚龍報早潮
從此壺漿綿道路山城水郭徧簫韶
山圍沃野水流溪十里平橋五里堤　舜目堯眉天咫
尺嵩呼華祝路東西霓旌遠導傳籌捷羽葆徐行展翅
齊眞信船如天上坐彩霞紅襯碧玻璃
順流東下是蘇臺麥隴桑疇繡作堆晴日雪從千尺下
閏年梅待　六飛開望塵影裏看揮汗忭舞聲中聽殷
雷夾道爐烟香馥郁紅雲朵朵　御舟來
何年海上駕黿鼉環繞明湖水一篙境界不由人力造
登臨或恐　聖躬勞雲移鏡面齋於動風遞鐘聲雉堞

高　御藻　宸章天煥采兩山排比聳　揮毫
吳山高與越山俱玉室金堂滿道途祀典嚴因功配極
皇心契與德同符堤長萬丈工皆竣潮入中亹勢盡驅
總爲勤民勞　玉趾東西兩浙徧歡呼
遭逢堯舜昇平代生長東南桑柘村花爲負暄爭約
承草恩承　禁籞嚴　恩早曾邀兩鏡中秘覽更叨榮
覲　至尊萬里　君門瞻望久今朝親拜　聖容溫

恭擬

駕幸海寧閱視海塘謝　恩詩四首

君王行健與天同旋轉乾坤一氣中典重　巡方勞遠

涉　恩先堤海閱成功一偏何幸遇　宸馭百政須知
緊　聖衷關道　乘輿臨幸處人民增福歲恆豐
江流東注海流西力既交雄勢亦齊車輾帶聲轟萬轂
馬馳匹練走千蹄早邀約束歸中道盡展沙塗讓兩堤
一片汪洋今永奠欲尋往跡古難稽
春日遲遲春氣暄龍旗翠葆看翻翻几經駐　蹕褰幃
處盡荷高天厚地恩萬丈金堤綿兩岸一條雪浪走巾
壓還期永久加籌畫鏤刻何由答　至尊
麥隴桑疇接海邊眼中尺土盡良田緣堤撥動三春脉
剋滷晴燒萬竈烟民俗定知加富庶邑名從此盛流傳

小臣幸託耆民列來賀薰風億萬年

桐城王慕菴比部己巳年過舍余有長律一首慕

菴歸而和韻作五律三章兒子虞昌計偕入都

出詩相示兼恵朱提復依韻奉答並謝厚施

風雨乘流亟蓬蒿入徑微幾年蓬道範一夕即炯扉燭

久顏俱改談深色共飛交情有如此別淚自交揮

解袂情何厚遺詩義入微鄉封來遠道喜氣溢雙扉轉

憶高軒過行看白簡飛王已記名補御史鶱騰應在邇賀𥠵欲

先揮

小子何知識言輕人尚微名纔通半刺人已候雙扉酒

泛黃流滿詩吟白雪飛從茲頻得侍門外免輕揮

覺羅孝女八姑中丞之妹因病不字侍奉高堂極

盡孝思年二十八而亾所著有素言一冊兼明

心性之學詩以輓之

天潢派衍綿世澤造物鍾靈賦奇特崇勳邃學接踵生

庭玉分輝延弱息人生百行稱孝先生禀至性從穉年

蹇遭微疾貞不字矢願長侍高堂前二十八載恒繞膝

曉暮辛勤奉顏色板輿所到輙追隨坐臥未曾離頃刻

不悲宿疾偶然嬰翻感天恩荷玉成非然年及禮須嫁

那得承歡竟一生潑閣卓識誰能擬多少須眉汗流泚

素言一卷讀遺篇孺慕根心貫終始　聖朝以孝治八

紘凡有血氣皆化行近在屬籍尤著聲行編國史書丹

青

題唐睢陽太守許忠義公重整墓碑記後

安史之變羅殘傷内犯不到滁𪵲揚東南人民宜世祀

許公況復生吾鄉南北新城史臣誤至今流傳失依據

洛塘的是公故居讀書舊林碑在墓後儒辨論非不繁

已入正史誰改訛古人所戒盡信書能扛史筆誠大難

尚書祠墓重修葺文孫又復勤考核裒集前賢記載多

詳加剖決貞諸石公之精忠日月懸經歷久遠終灼然

一坏之土億萬年今始確鑿非訛傳

八十初度少司寇錢香樹寄詩賀依韻奉答

少年潦倒老何堪命蹇爲之亦自甘棋局有心羞敗北

佛燈無焰笑和南謬承推奬頻加厚讀未終篇意儘含

欲報瓊瑤無好句訂期還擬作長談

雲在詩鈔卷九終

雲在詩鈔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查祥撰祥字星南海寧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祥早歲嘗舉博學鴻詞晚乃登第年至八十餘而没詩集未經刊行此流傳之寫本也

桐村詩四卷

〔清〕馮詠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桐村詩九卷》提要

前此未嘗作詩間作亦散亾不復錄錄詩自楚遊始癸巳秋大興薄使君視三楚學政聘與偕行由京師泝沿江漢湖湘朞年而畢抵家覲省凡三閱月而再之武昌又三月而後歸先後計程幾萬里所至輙題數語彙之得若干篇為一卷俗學嘗云聖人採詩不錄楚風顧先儒謂周為河洛其南瀕江召為雍岐其南瀕漢江漢間詩所緣起在是然則卽謂二南為楚風亦可厥後屈平著楚辭司馬子長推為國風小雅之音唐一代詩集成於杜子美其晚年率多楚中所作豈自周迄唐楚之山川人物關於風雅者獨盛耶抑南方卑濕易為幽憂愁疾所感耶余才不逮古人萬一而流落適於斯其亦有不得已於詩者耶方今江漢以南順化者遍蠻獠槃瓠諸族而使君又能宣揚教化亦可謂適逢其盛矣詩傳有言閔行役者賦卷耳萬民和樂賦芣苢奉使勤勞賦小星余之為此詩者聊存江漢之謠俗云爾康熙甲午除夕金谿馮詠識

桐村詩目

桐村詩卷一

金谿 馮詠 夔颺

飲酒和陶二十首

我愛陶彭澤杯酒斟酌之叢菊行當把歡讌須及時
秋風吹葵藿零落方自茲人事有代謝天命復何疑
送君盡此觴他日難重持

古來賢聖者寥落歸空山況我異金石銷爍復何言
聞道王子晉美好享長年無以希其蹤縱飲祕勿傳

人生一世內俛仰適其情安得長壽考所寶在榮名
昔時朱門子一死不再生朝為鸞鳳翔暮為猿鶴驚
請從今日飲明日何所成

雲間有奇鶴飄飖中路飛四顧失其羣抗志鳴且悲
荆棘被原野黃雀相因依烈烈感淒風蛩蛩焉所歸
非不愛羽毛憔悴使心哀幸此托餘生飲酒莫教違

庭前三珠樹上有翠鳥喧以此幾自逸要之心所偏
願言附高鳥歛翮巢神山神山不可即白雲日往還
揮手望白雲懷古將何言

謗者云已非未必譽者是文王為拘囚宣尼遭讒毀
名高物所尤聖人昔尚爾況我下中人吐辭無太綺

灼灼桃李花當春振華英嘉樹無相忘冰霜感我情
青雲從南起赤日忽西傾繁露被野草寒蟬作秋鳴
安得招松喬呼噏永長生

園中多奇樹豔傾松栢姿莽榮衆所欽綠蘿附其枝
一朝隕繇霜蒙籠未足奇俯首愧松栢英華空爾為
人生行樂耳一醉誰能羈
門庭闃無人下有蘭蕙開采之挹餘芳隨風入君懷
君懷亮所歡正氣與時乖富貴雖娛樂賤貧亦羈棲
一為清澗石一為濁水泥清濁各有託安能與之諧
願從羣動息不行始不迷哀哉阮籍狂痛哭羊車回
昔日華堂上今旦荒山隅借問誰家子金張當要塗
何年儕狐兎墓道縱馳驅況復犂為田安知朽骨餘
寧羨安期生託身白雲居
駕言不得已行行涉遠道去時媚少年歸時嬰疲老

雖愛世上名不惜形容槁營衞日已衰顏色焉能好
子雲草太玄淮南著鴻寶志尚詎相謀要期出天表
丈夫不偶世揮手遠遊時與君敘欵曲脉脉不能辭
感結寧相忘韜精長如茲臨別立斯須此情兩不疑
列仙如可求松子不吾欺千秋萬歲後歡愛竟何之
迢遞望中山云是神仙境中有千日酒飲之不易醒
醉中有眞樂元化超已領覺悟當何時庭前發茗穎
舉手捫青天皎皎白日炳
我屋八九間時有高人至一坐少長偕斟酌頹然醉
村野罕拘束發言多造次意氣不足傾榮名非所貴
嗟嗟狂馳子孰解此中味

南海產明珠光閟鮫人宅採之不得出回旋滅舊迹
至精諒所寶價值詎千百誤落塵埃中曖昧生虛白
何如委滄海弗令觀者惜
中年謝人事沉酣誦丹經誰是長年者靈藥竟何成
不如飲美酒一任歲華更鸑鷟巢阿閣鵷鶵戲中庭
所至有高下參差各自鳴茫茫大化中俯仰非一情
靡靡城上草唽唽秋前風城草已足慮況在秋風中
虛名攖世患運生詎常通安得返靈曜挂彼扶桑弓
儒者事詩書所期在心得生命多背馳出處為世惑
天時非困蒙人事苦屯塞非不自保持饑驅向京國
揮杯聊自勸安能長默默

被褐溷長安不隱亦不仕知音世所希十上方未已
性命貴自然依人良足耻驅車舍之去歲寒適故里
雖不傷遲暮年華已四紀太息老氏言不殆在知止
我心本匪石精靈難久恃
功名不足道家食乃天眞田父提壺至為言風俗淳
依依桑麻舊離離豆苗新共在阡陌間未若胡與秦
久要共來往晤言息埃塵弱女初學語叫笑徒殷勤
歡愛良無極鄉里義所親視彼營營者託身要路津
苟念榮耀歇寧不淚沾巾樂莫飲酒樂無負世上人

蘆溝橋

北道今朝去西山馬上看平沙吹朔雁急浪出桑乾

烏散空城幕烟銷戰壘殘太平無事日焉用塞泥九

白溝河懷古四首

八部當年畧地多宋遼祇隔白溝河陳橋檢點爲天子一戰高粱未許過

河東節度戰貔貅盡割盧龍十二州一自齊王輿櫬去石家臣子不曾留

東國西樓兩頡頏人天各自號遼皇數年不出黃龍府河北新傳有睡王

殺氣雲寒豕鹿山胡笳兵頓瓦橋關宋朝八十一囘戰獨有太原一戰還

寄舍弟禹拜

帳望鶺鴒每在原羈棲見爾總無緣一身漂梗三千

里萬事浮雲四十年秋草遥臨夔子國江風苦緊孝廉船黃金臺畔長安市早晚人來白雁邊

邯鄲歌

邯鄲美人妍且都娉婷宛轉世所無頭上金釵嵌碧璫耳後明璫雙秦珠腰衱稱身曳長裾凝停善睞容儀姝一聲金石發座隅雙雙淚落長嗟吁自言本是趙王姝國破失身厮養奴舞袖飄飄尚羅襦對鏡的的桂珊瑚不見紅顏變榮枯平原意氣何斯須酒酣贈君貂襜褕到頭潛聽夜啼烏

磁州

城枕南兼北水流西復東人家烟樹外過客柳陰中綠散平疇合清廻曲逕通故山遥不見馬上數征鴻

擬燕歌行

秋風起兮露爲霜邊草萋萋天末涼仰視雲中誰翩翔羣羣塞雁飛隨陽賤妾生長本南方北軍掠嫁東家王是時吾王戍戰塲琵琶馬上淚數行陰山漠漠曉天蒼雪海莽莽平沙黃死人骸骨積昴藏漢女胡姬永相望人生老矣少儀光偷聽蠻語輒思量思量渡河河無梁願從黃鵠還故鄉

鄭州道中

馬驅楊柳下新築鄭州堤古道敖山北夕陽滎澤西

人家千樹棗村落一聲雞劉項興亾後鴻溝杜宇啼

許州早發

早發向南鄭曙星明遠峰板橋猶戴月城闕乍聞鐘秋樹先連碧露荷翠百重停車竟何日未許問荀龍

滎澤渡河

遡源長萬里一葦向蒼茫濁浪廻滎澤驚波下太行西來時鬭險北去欲尊王爲問成皋路蛟龍戰血黃

信陽州

我行及秋晨驅車過鄧鄙旦發義陽城夕投平靖市疎林涵虛白遠峰隱暮紫入山石騈闐緣原逕迤邐迢遞望靈山嵐烟時伏起猿嘯青崖上犬吠白雲裏

延蘿窮萬壑曠望周百里秋夕景物淸南行幽賞始意愜安可窮日暮未云已曠如山中人悽矣遠遊子仰思舉羽翰引領西山趾

平靖關

白帝徂秋日荆陳此路分地雄冥阨塞關入義陽軍柳柏東流水瀟湘南去雲眞如歸故國孤雁數聲聞

平湖門

京臨使者節夜泛野人舟雲色閑依月風聲好近秋山河百戰在城闕一江浮芳草何年沒空傳鸚鵡洲

岳州晚泊

朝來城陵驛暮泊夕波亭湖水浮虛白君山露遠青孤城當去雁遠火亂流螢欸乃何人曲聲聲過洞庭

湶口

八月過湘州孤雲野渡頭淒然木葉下始覺洞庭秋一峽空靈外兩湖開闢流祇今花石戍還憶少陵遊

湘潭簡張豈石

秋暮潭州道淸流直到門江豚吹急浪陽鳥下高原雨綠茱萸岸霜紅橘柚村故人憐不見皓月想南軒

衡嶽

五峰勢雄長三公秩異數回雁連岣嶁紫蓋接天柱祀典自百王錫禮踰侯度始知祝融尊不信康回怒百寶浴日月絕頂噴雲霧丹崖秘怪藏靈宮鬼物附恭啓魏夫人惝怳神仙遇呂黎擲盃珓少陵徒虛慕神道未足憑正直守平素鶴鳴千仭巔聲撼天南樹

衡州

當年圍扃毛殘堞空啼烏竹憶千行淚人傳萬骨枯神機破楚壁血戰洗蒼梧試看浯溪上磨崖勒石無

耒陽河口感懷

風林雨岸月野渡一年秋淸曠旣如此棲遲何所求天星元北向漢水自東流欲識行藏理看雲獨倚樓

耒陽杜工部祠

祠古依亭沼溪流憶浣花報君空有淚垂老總無家巫峽春江曲洞庭雲水涯從來憔悴客留滯半長沙

絕筆耒陽句重欽廟貌尊艱難一老死弟妹幾人存萬里去來雁千聲斷續猿靴洲江上水應有未招魂

浯溪

道州刺史登浯溪手提南岳跨湘西劃然長嘯動丹壑浮丘洪崖與之齊仰見八十四度神仙之窟宅俯瞰六十餘丈之異石先芑使君之文辭磨崖魯公之筆迹中興頌春陵行忠義之氣何崢嶸平原淋漓書絕壁漫叟詞氣浩縱橫靈怪冥冥祝融守靁雨闔闢蛇龍走石為鏡兮曜南溟竊為樽兮酌北斗護以鬼物潛神虁森如鸞鳳挐虎螭天地正氣長若此山之崖兮水之湄

郴州

清絶涤絲水淒其楓樹林山城諸徭戍風土百蠻音佔客輸賓布巖坑困冶金愁將雙鬢影中夜對猿吟

瓦窰坪

客路逢寒序移舟數轉蓬秋風行劍外陽雁亂雲中村樹涵虛白巒花結小紅慕蟬不可聽歸思與誰同

見月

纔見銀蟾出楚南如弓淺窄月初三巒山可惜多於髮一線秋光露碧簪

永州懷古

零陵元與柳風義古今無泉爲使君漫溪因司馬愚人烟通五嶺山水號三吾鈷鉧潭前望霜林入畫圖

愚溪柳公祠

我怪柳司馬八愚吟此溪左遷同夢得文事共呂黎賦落蒼梧淚魂疑駃舌啼人生思往昔愁絶夕陽西

零陵雪夜赴薄使君船不及

溪路行無盡前飄未可尋美人迷雪徑船火望楓林瀨水波瀾急春陵雲樹深陽春如有作留以示知音

邵陽

遥指邵陵道窮陰窅暝間荒城雲近堞孤戍雨連山峽偪青龍柱人過白馬關明朝覽清鏡倏自感衰顏

武岡

武岡自古險七十二峰攢巒洞歸唐帥巴人識漢官蠟花千樹白霜葉萬林丹一望雲山外沉沉落日寒

山口避雨

積霧連朝晴荒郊草店孤土床三户少麥飯一村無楚國饒山鬼吴人說野狐（時聽錢塘友談鬼甚[illegible]）寒猿啼不住客髩老蒼梧

風門山

亂峰當面起陜路客心驚人雜槃瓠種山分薜竹城荒村饑虎嘯深澗老猿爭一自歸王化高原次第耕

黔陽道中

峽路沉波黑巒天瘴雪黄三冬來遠雁半日渡横塘（横塘去黔陽六十里）絶磴通雲牖懸崖架石梁采樵人不見烟火出松篁

辰溪

霜葉五溪路寒風四野清鳥爲春夏語猿作短長聲山鬼虛雲洞楓人盤木城使君敷教澤歌舞屢相迎（苗俗喜則搴頭戲舞薄使君爲苗民請置學額故延迓歌舞迎之）

辰州除夕

蠻瘴烟初合辰陽雪度春不堪將盡夜況作異鄉人荆俗陳芻狗楚巫拜水神明朝看華髮應有數莖新

元日遲太守招同薄使君讌集

元日清歌滿風情未可删曲從太守度春爲使君還

夜火光芒裏明珠錯落間幸逢歡讌地藉以慰屏顔

正月二日舟次黃草衞得家書

客程春未已黃草鎮相於獨下兩行淚漫開千里書
酉山徠斷續辰水雁紆徐知是故園暮寒風破舊廬

清浪灘

東下武陵水放舟清浪中飛流長帶雨急峽不禁風
萬壑五谿漈千江一線通灘頭雲氣亂相望失蘩叢

馬伏波廟

廟貌千年祀武州英魂烈烈此灘頭南征空憶飛鳶
跕江瘴難消薏苡愁銅馬雲沉三峽浪靈旗風掣五
溪秋槖屍不負男兒志欸叚何須憶少游

雷洄灘

蠻雲遶岫出輕棹衝波來峰遠盤三折江流曲九迴
濤頭飛晝雨峽口殷晴雷但聽啼猿急令人淸夜哀

擬古二首

悠悠楚江綠淜淜春月白地天一何曠懷抱方盈積
江漢盛妖冶調笑秋胡宅雅步歌盈盈流眄情脉脉
美艷非不歡隆恩感在昔結髮垂二八年少輕離隔
流光欻三紀顏貌驚屢易方其結中歀信誓指金石
莫以新間舊無令雙成隻君懷皚如雪我心本匪席
羈鳥戀故林何當中路析幽念亮可鑒殘燈炯當夕
皎皎明月光照我夜織素織素遺者誰以君遠行故
願言附玉體隆恩無朝暮比縑雖不足淚痕如繁露
寧同白紵捐勿令青蠅污丈夫愛顔色一旦委中路

遊招屈亭

初景澄遠霽緒風變素質淸暉澹能忘杳靄屢相失
舍舟恣遊眺延景轉周悉巑岏疏峰遥窈窕烟際出
心契抗在玆髙賢邈難匹頷瞻同懷客欣願自此畢

桃源縣

積雪桃千樹𦵏花水一灣鳥啼殘雨後犬吠夕陽間
芳草淺深路武陵遠近山悠悠行役者春去不知還

人日武陵

人日武陵署春光汗漫過欲傾栢葉酒遥憶洞庭波

江鳥雲中散梅花雪後多相將臥高枕無奈曉鶯何

悲故交用韋蘇州韻

皎皎素絲質營營青蠅污恩怨相爾汝盛衰變朝莫
昔嘗固如漆今乃喻此度殺身亮無益寸心竟誰訴
所爭在要途焉能無新故君看陌上花英華委霜露

春日酬家兄創埜四弟賡虞五弟翼唐用謝

康樂酬從弟惠連韻

春雲時斷續迢遞來遠峰春言同懷子幽獨念儀容
蘊眞心無偏覽物情所同如何尚孤遊慷慨淚沾胸
沾胸苦離披洒淚亮若斯翔鳥不得息故林衆所知
停雲時東去長飈日西馳春陽何荏苒芳草已迷離

迷離望漢川歡愛結故山幾來感已深節往景不延永懷玄鳥至遥契白雲篇無由生羽翰排空信空言空言已云久之子行遲遲江蘺擷爲佩秋水蹟可期離賞託雙鯉爲言長相思相思晨以積延佇待春時春時氣始交客子尚遊遨堦蕙初翻葉墻筍漸遺苞遠風招清曠浮雲起鬱陶明德無相負緬邈使心勞

送潘實夫之寧鄉

同行遍南楚此别淚縱横樹滿新年葉鶯多故國聲黄陵杜宇廟白帝夕陽城湛湛湘東去暮雲千里平

武陵溪

日暖千峰翠花迎兩岸船故林歸客鳥舊燕語新年

還望桃源路遥連雲夢烟春風行劍外芳草已悽然

龍陽道中

百里龍陽道千頭橘樹林如茶童子幟似水使臣心（龍陽童子朱㡠數十幅奉迓蒲使君）細草知鶯淺晴楊浥露深沅湘無限思併入楚些吟

益陽

又向湘南去藍輿耐薄遊春風資水綠落日楚山浮漁箔烟波岸人家杜若洲洞庭雲淼淼何處得歸舟

湘陰

曠望湘陰道留連杜若洲深條歸雨燕長路歩風牛柳絮春鶯亂桃花沅水流青青湖畔草相望使人愁

湘陰早發

薄霜曉霧作新晴斜月依人照眼明無數斷橋烟柳路春禽初試兩三聲

送陶柱中歸虞山二首

旅食相依久勞勞竟未還昨來湖上客日記楚中山詩酒行千里音聲識百蠻聚鷗驚欲散江外白雲閒

揚帆何太急垂白有慈幃楚橘秋來熟吴蓴雨正肥江魚聞浪徙石燕想風飛我亦思家者依依獨自歸

洞庭湖用杜工部韻

自來揚子驛復過洞庭湖篷背闔開舵濤頭驟擊艫危檣高下浪春岸淺深蒲爭食神鴉亂迎風駻馬無

漲沙流野水古木盤荒塗五嶺風聲異三苗雲氣孤春江來白帝秋水接蒼梧自古爭雄地而今罕霸圖屯兵曾割據帶甲足憂虞戰伐空殘壘風波鼓大艫樓船先下楚畫艇終歸吴遥見岳陽堞時啼落月烏

江行雜詩

我行遍楚國羈旅况經春昨次城陵驛今過揚子津漢江千萬户風雨兩三人相看征衣上空餘京洛塵

老留詩卷在客過鳥聲聞漢水一樽夜晴川半樹雲飄蓬紅雨轉心與白鷗分回首春江曲漁歌對夕曛

雨湖萬里道飄泊本無塵楓橋誰家樹茝蘭幾度春江鄉魚飼犬荆俗鬼憑人我亦傷卑濕窮愁寄遠親

原缺第十四葉

山頭涵宿霽梧影落球陰相對亦何事閑情秖自渓

頭陀寺同王徵君孟穀晚眺

招提臨絶岸城闕接微茫天際窺雲夢江隈出漢陽潮平落照迴風潤湧波長一問突星老新詩昨夜將（徵君所居名突星閣）

赤壁二首

胸凌萬頃波情傷千里目人代幾往還江山莽回複洪流爭斷岸古亭薄瀾澳前瞻桑田改後倚巉巖曲北宋既湮墟東坡任樵牧吁嗟蘇學士熟睡安得足昏昏不出門寧知世反覆（亭側有瓶東坡像）文人好遊戲赤鼻爲赤壁點竄孟德詩奴張周郎迹

作賦開變體長嘯存精魄勝地以人傳舊事斵凶逆立言貴不朽垂戒自夙昔江東十萬師不如奉毫帛

黄州聞舍弟禹拜赴西安却寄二首

已聞久下第傳語向西秦行劍灞陵雨空囊漢苑春鴉啼過隴樹馬色度關人幸際兵屯罷文旌傍使臣范范清渭上泛泛漢陂舟我渡龍驤水君經鳥鼠秋弟兄輕聚散秦楚各淹留行路風霜早應懷老病憂

石頭口

石頭口畔水湯湯一棹江風弔戰場謾以蘆洲留伍相還將磯狀號劉郎吴王宮裏空芳草甘聖祠前但夕陽陵谷不知曾幾變爭雄自古有荆襄（江邊祀甘寧皆稱甘聖）

青山磯

言從赤壁道又向武昌回磯水因風急江雲作雨來翠渓繁橘柚紅淺落楊梅莫以歸心亂恐爲白髮催

賞春

花月春江總爲春賞春獨有酒盃親可憐春色渾如舊不是舊時花月人

武昌

首夏風濤日夜催維舟此夕燕飛迴江雲半向晴川落漢水東流嶓冢來芳草曾銷黄祖宅烟波空上楚王臺禰衡一去憐鸚鵡惆悵當年作賦才

渡江

風急浩無際危檣下鄂州青山楚塞宊白浪漢江浮騎馬來何壯魚龍鬪不休篙工異顔色倉卒怯中流

漢口

近流歸九派遠接控三巴太白樓頭酒夫人廟口花雲山大小别烟火萬千家自是清平好何當漫吹笳（時漢口亂民約以三月一日爲亂事洩杖殺之）

德安道中

首夏愁行路篮輿逐使旌山開鄖子國雨過楚王城巢燕將雛意江花送客情夜來聞笛吹一曲想南征

獨樹阻淺與毛扆再步至楊家河

舟澁淺無波其如獨樹何言尋樵子徑遥見楊家河

平岸青山少荒蹊烏桕多與君暫攜手村落屢相過

應城道中雨

井屋晨烟起空城朝氣寒巳知湘雨至愁入亂雲端候馬爭趨驛兒童笑整冠佇延待霽景遙見夕陽殘

陽春亭

郢客竟無和孤亭今尚存淚枯湘水竹聲斷莫愁村城古荒烟合山燒野日昏知音自古少遺恨更何言

歸江西留別蕭使君

行路常憐我窮途每仗君欲歸雲夢雨憶昨洞庭雲驅入三江遠潮來九派分秋風黃鵠上知有雁聲聞

竟陵登舟

雲杜扁舟泊孤城曙色斜雁飛魚復浦燕入楚人家三澨鴨頭水九江烏桕花家園千里外高樹滿昏鴉

甘興霸祠

廟貌臨江滸英風直到今靈旗翻赤壁浩氣奪烏林楚塞千秋祀吳船百戰心自從降帝子鐵鎖恨空沉

江舶

到岸爭先繫柳椿客船齊舶一雙雙南風鎮日猖狂甚還送濤頭過九江

望小孤山

匡盧湖水淼茫間霧閣雲窻枉自閑莫怪彭郎忙到晚殷勤迎送小姑山

九江

孤舟下楚國九派落城邊湓浦白頭浪潯陽赤日天荒殘六代壘斷續五峰烟樓外閒憑弔應懷庾亮賢

東林寺

清溪懸翠壁活火煮新茶楓櫟名山地松雲釋子家石流虎嘯水巖隱麝囊花惆悵匡盧下東林落晚霞

次韻贈毛宸再別

沅芷湘蘭倍可親行吟共弔楚靈均食魚我愧三千士歃血君同十九人紫蓋峰前陽雁雨黃陵廟口杜鵑春祇今揮手匡山道五老鬚眉看未眞

過廬山用鮑明遠登廬山韻

薄旅次山楹慰我倦遊士天經北極根地軸西山趾雲錦張九疊楚吳割千里上通氣鴻濛下縈江沱汜窮崖洞山脊絕磴架石耳壯哉二峰尊忽諸三公祀襟帶江湖間面目烟波裏日月相避隱雲霞時伏起嵓嶤及岑崟英靈詎相似乳竇丹井中閟有棲隱子褰裳不能從懸裝溷城市

七夕侍飲

斜月照堂廡新秋到故園傳家惟硯石娛老在琴尊但問桑麻長而無鵝鴨喧天河殊歷歷長自照詞原

山居示弟翼唐

仰聽枝頭鳥俯看澗裏泉鳥鳴何嗷嗷泉響亦涓涓

松月近相照秋風胡獨然木雞神不動庶以保天年

落擧

鄉薦失書生單車出會城水中天共遠江上草無名
落日陰晴變孤雲聚散輕唐人殊不達中酒獨含情

落擧後看飲鹿鳴宴口號二首

威儀簇簇競排衙新貴衣冠謾自誇莫道鹿鳴非為
我也曾分得一枝花故事飲宴日觀者須就排宴官乞花一枝方許入
月宮纔放廣寒香飽看誰家桂子黃但見姮娥眞面
目得仙何必定吳剛

偶題清暉樓

荒荒蘇圃莎冥冥滕閣雨一夜鯉魚風寒浚江上樹

落擧後渡章江觀人刈稻

南浦鹿鳴日西江鴻雁舟風雲正蕭瑟魚鳥況清秋
梧落宜收稻松陰看飯牛歸田吾所願不戀蓼花洲

沙井

青鳥來時路丹楓暝處烟江廻山更續林斷野仍連
落日蓼花浦殘陽樵舍天愁多惟酒盞老去有詩篇

宿東林店

戚戚孤燈炯荒荒野戍昏秋深松子落露重藥苗緐
月色連庭竹鐘聲兼夜猿人生默自省何事最銷䰟

九日渡潯陽江

茱萸九日酒楓樹一林秋雲薄匡山出江同漢水流

三年愁客路萬里估人舟安得拋魚鳥長依故國樓

江泊

江路泊舟晚菊花對酒初雲端吳岫遠林杪楚山餘
巫峽蕭疎雨武昌潑剌魚重經黃鵠畔秋思近何如

薄使君講堂

篠竹感衛思菁莪興周情南疆攬紫色楚澤茂蘪英
浚道嶽麓祕舒文江漢清地靈自天闢林垌固神營
氣先芷蘭香響比金玉聲石泉當城闕翰墨羅戶庭
伊余振緐纓為君達深磬長揖謝蓬心飛薄愧平生
詩延予為師以他故未終事去

獨登黃鶴樓

登臨懷古意獨望水天長草短浮鸚鵡雲深指鳳凰

江城空戰伐南國飽風霜今夜多秋思何人共月光

登臺

平臺倚石壁高並武昌樓烟火村連市風光水入洲
詩情楓樹雨人意麥城秋世事浩無際長江日夜流

舟中別黃梅李西卜

我出蘄黃道君歸耆舊存水雲時共賞風雨夜移尊
秋老歸山鳥霜啼失木猿期將千古事細向燭光論

蘄州道中

隆冬發楚國生計赴吳船漁屋寒雲薄畬田野火燒
市荒全湅浦船聚半山橋月色兼風景江天正寂寥

大風渡章江

高浪因風疾扁舟轉柁輕舉頭沉水國對面失江城九天如有路一死恐無名旣乏斬蛟劍空懷投壁情

進賢道中雪

步行三百里七日步遲遲偃石溜冰滑高松匝地垂飢䶊當面立寒欲見人疑獨户炊烟冷死生拄杖知

臘月十一日雪途自壽

四紀歷長途七日更落魄言尋漁樵路連夜風雪作手足幾瘃墮鬢髮成瓔珞妻矣絶人蹤哀哉僵鳥雀羊腸正慘戚康莊渾錯愕朝見東汝城夕滯東汝郭拄杖入陽關(東鄉有地名賽陽關)故人應寥索古木橫參差怪石

何齗齶默念輕性命常恐塡溝壑方及懸弧日揮盃聊獨酌濁酒暫成醺意氣各有託華屋有膏粱擁爐披狐貉敝廬有老翁短褐飡薇藿顧我非儔侶行蹤莽牢落彭澤好飲酒子雲枉投閣著述苟能成艱辛乃所樂臨風激長嘯對影舉三爵

桐村詩卷二

金谿 馮詠 夔颺

遠遊二首

上堂拜嚴親遊子去依依問子遊何適驅車向京畿春風不得息顧與素心違一塗往有吝十年昨如非平生虧滌養中路惜光輝敎誨摧心肝落淚沾裳衣旣令愛毛羽乃復顧細微寒暑詎相忘日夕計所之遊魚時復躍客鳥日以飛京畿多塵霧勉矣歲暮歸

下堂辭鶺鴒分飛上北林北林厲寒風翔翶揚奇音同懷義旣重感別淚更湲送我及郊坰慷慨各霑襟水田漾微波嘉樹動淸陰非不戀故山時有江海心

擬古

藹藹東皐雲鬱鬱西陵樹翼翼南山鳥皦皦北郭基人代遞滄桑輿匕備冥數鴻溝昔戰場銅雀今衢路靃靡萎秋草橫縱走毚兎古來盛金湯焉有磐石固况我異形骸變化若朝暮胡爲遠遊子長年犯霜露

東南有奇士目光疾如電俯矚窮滄溟仰視極陘峴高人安蠖屈中原駭龍戰夷叔賢足風所悲不恒見瀁游江河下蕭條市朝變異哉魯中叟浮海足游衍人心浩波瀾世事若流盼鮮雲起南山登高眺禹甸

午日同查查浦使君遊黃梁寺

星紀逢天中瞻途出趙北驛道垂棨柯溢陽罕悴色

參差古黃粱緬邈傳仙域冥冥蕉鹿訟浩浩華胥國
昔賢逞荒唐後代信臆測入門詈臨川傳奇乃非實
幸藉達者遊盤桓嘉樹側荷葉昔田田廢池荒石泐
好風蕩煩襟清言生羽翼

題仲田叔蘆江垂釣圖

江上得仲子秋㳂垂釣竿十年魚不餌（叔云画卷已十年矣）八月
雁知寒世路悲浮梗生涯笑弄丸淼茫烟樹外青眼
待誰看

眞定使院槐

盤根依學舍交影壓高樓背日濃陰合含雲翠葉稠
鳥歸晴後雨蟬噪夏先秋賴爾消殘暑沉眠得自由

保定阻水

首夏雨滂沱我徂保陽道車箱泥活活寸步礙行潦
平原少舟楫欲濟身不保傳聞京東西昨夜狂瀾倒
沙石彯村落龍蛇戰城堡吁嗟呼蒼生蕩汨無幼老
哀號婦攜姑急難叔援嫂最憐愛雛情兒死母尚抱
一夕相厖感八口化魚蕘縱令妝黲黷園廬空野草
沉思畏行路舉頭哭蒼昊

秋夜紀懷用陸放翁韻

耿耿星河在園林露氣清百蟲隨感動一雁椋空鳴
飲酒寒無力著書老不成重陽風雨近天意愛逢迎
寒天苦慘淡暮氣逼淒清燭短秋砧急吟遲曉角鳴
世情三自反吾道百無成摵摵庭前樹炎凉自送迎

易州

君不見易州城下平沙黃寒雲蒼烟日無光南渡滹
沱北樓煩東接朝鮮西咸陽紫荆關外飛狐口北軍
隊隊驅牛羊關道秦關一百二長城轉戰白骨荒腥
血沸人鬼夜哭陰山慘慘野茫茫黃金臺畔沽美酒
云是少年結客場荆軻無功漸離死手掣皂鵰劍飛
霜從前任俠都如此羽聲慷慨悲風起燕人市馬五
百金馬骨安能走千里

座間菊花次唐赤子太史韻

賦就閑情近市居左陳端友右圖書自宜清露柴門

外知是寒霜老圃餘天遣秋懷歸闇淡人看晚節愛
扶疏當年得謗劉公幹弇到羲皇總不如
賣花市上似巖居移向幽齋伴著書笑傲偏宜高士
臥風流仍是晉人餘中庭夜月同誰玲斗室秋光到
爾疎聞道南陽能愈疾茂陵終已病相如
魏文好術慰離居爲愛元常漫作書君子不嫌金氣
晚散仙終是玉山餘貧無長物能相守花似良朋未
肯疎秋去落英餐不得澧蘭沅芷興何如
彭澤臣蠹舊隱居芸香和汁點殘書繁華到眼荒荒
亂霜雪無情故故餘直北歲時風物異樽前兄弟髩
毛疎羅含舊有歸山約相對黃花得自如

萬字兆太史市得菊屏疊前韻二首

家移廟市近花居沓壁連璋護校書五色錦前秋氣滿萬春亭畔晚香餘天然雲母含風客巧絕蛛絲漏月疎獨有素心長不改古人毛玠幾人如

曾憶歲寒同卜居柟榴倒壓尚談書三秋九日繁霜後百折千迴骨幹餘湙谷鳥歸春寂寞詠花人到興蕭疎（庾信屏風詩湙谷鳥聲春又云今朝梅樹下定有咏花人）畏風偏向屏前立比似琉璃恐未如

李巨來學士寓齋無菊再疊前韻二首

京洛荒凉學士居蕭齋惟擁舊時書頻將苿把園丁嬾拔盡葵根魯相餘瘦馬相看籬半落敝裘頻典酒仍疎多君惆悵秋光句官冷何妨任所如（學士菊詩有惆悵秋光好無因到冷官之句）

十載看花總索居孔方眞報絕交書關心桂玉寒無那滿眼風霜勁有餘故土蹲鴟煨未熟昔年蕉鹿夢全疎秋英會到凋零日不見紛華始澹如

殘菊贈友三疊前韻二首

相守淹旬寂寞居數枝枯葉半床書秋光已謝青霜去傲骨仍存白雪餘髩髮摓從閒裏老人情多向冷邊疎一寒至此眞無賴迴首樽前繡不如

柴桑本是故人居三徑荒時讀異書老圃尚存知晉在落花何必定秦餘漫疑凜冽風流盡便到凋零骨性疎杯酒賴君澆落魄新來梅友可能如

移寓對菊影四疊前韻二首

三旬京洛四移居怪事閒看咄咄書把酒誰憐陶令魄餐英不到屈原餘光從秋後容顏老香欲銷時臭味疎共道娑羅曾有樹幾人微笑得眞如

剪燭看花不定居秋光塗抹數行書窺簾夢唾殘香冷對月魂銷曉鏡餘爛醉渾疑君似我多情強半客還疎座中顏色知誰瘦贏得蕭蕭兩髩如

夜雪同李巨來學士集繆湘芷太史寓齋賞菊用東坡聚星堂韻仍禁用體物語

造化小兒弄一葉半空騰挪片片雪黃昏扣門踏層冰九衢凌兢行蹤絕吳中翰林陶彭澤黃花白酒愁城折熱酒澆腸清詩孱奇葩吐秀魂不滅三升之後濟文采酩酊亂將盃盤掣人生飄忽何足計會見枯楊生繁纈不如酣暢百年內仰視緣華若飛屑我來三度見雪花雪消花殘總一瞥學士醒眼覷狂生笑我被酒瀾翻說床頭一壺睡沉沉不嫌布被冷於鐵

易州使院六咏（有序）

康熙乙未冬京江張天門學士視順天學政抵易州署偕行者數十人病其署之隘也於東偏僦民居而館焉牆屋既葺學士偕余周視之屋凡十間並各為門戶廢園廣三畝許柳二株大

槐一雖荒凉已極而衰延蕭散有林壑之趣余於是按其位置而名之中有堂三間南向面柳名之曰雙柳堂堂西十數武屋低如舫上覆以茅葦指為芥舟即以名焉又西一間外圓内方高二丈深廣稱是土人傳為團瓢仍其名東平房三西向去堂二十餘步一户而中通廣可坐十餘人友有以名士自許者居之自名曰吾廬從所志也自吾廬折而北小室一四面窓櫺其形横斜名曰隅室東南則大樹軒也廠而平大槐當其前落照反映幢幢若車蓋又大樹為吾家故事故既以名軒而余獨居此夫小民之居

於是者有年無所得名名之自吾始美惡何嘗之有小民所賤君子所貴如輞川諸勝永州諸山水其地其名傳之無窮豈不以其人哉余于世既無所短長而又非有尺寸之柄侘傺如此尚欲舉人所賤者而貴之况學士為　天子作人選豫章之材儲籓垣之用八州之人士其為所貴賤者多矣可不慎歟學士以余言為然同學好事者作為詩歌書之屋壁故序而咏之

雙柳堂

敝廬纔三間垂蔭惟雙柳前日無人來空為柳所有

芥舟

微生輕如此須彌化海水一盃覆坳堂恐有風波起

團瓢

方中而圓外不知天地大浮之湖海中心與白雲會

吾廬

江中隱釣磯山畔闔柴扉不放野狐至時有雲氣歸

隅室

四面空於水亭亭無所倚日光射紙窓如坐玉山裏

大樹軒

秋風振高樹幽聲達近户若教化作雲朝暮自飛舞

易州龍興寺

巉巖西北峰曠望不可極近通珠樹遥遥接化城域

竹樹風泉流堦砌雲霞色碑鐫五千文小篆大唐國苔蘚重剝落蟲鳥紛殘蝕巋然經遼夏無乃象教力（寺有道德經碑）

過涿州

歲暮辭京雒黄塵暗涿州如何南去雁又過北城樓斵岸冰爭裂平沙水亂流風雲軒帝陣終古戰蚩尤

賦得各憶故園春和友人韻

千條萬條柳江南江北心柳絲渾不定心緒故難任昨夜花間夢誰家恨最深風光到處好莫遣病愁侵

題保定使院壁

范陽風氣肅三月少蟲鳴荒草金臺驛寒烟上谷城

夢憑蕉鹿訟春老杜鵑情未出豊干獄無勞問姓名

使院偶成

長隨使者節鏁院闕蒿萊物候憑花卜鄉音憶雁來枕欹初聽雨衣膩乍經梅愁絕故園暮山茶幾樹開

蓮花池小集

林鶯與岸柳歷歷上蓮池花落無人處風光各自知水田村外酒春雨草堂詩古道今誰在香山洛社時

哭五弟翼唐三首

樹樹紅桃亞拂池東風初折一枝枝棣花滿地人亾後春草無心客夢時嚴父六旬悲為汝孤兒半歲屬於誰招䰟空向青山哭除却啼鵑總不知

昔嘗問字向黃昏曾以家聲細細論十世已無名位籍一經原為祖宗存憐君病臥當春日送我支持及廟門詎料朞年人事改江花暮雨泣離䰟

二十九年運若屯弟兄獨爾更傷神已遭骨肉驚三度又為文章屈一身破鏡多應尋舊偶夜臺先得見慈親關心惟有東峰草收拾殘篇付後人（翼唐文稿有名曰東峰草易簀時以遺劄見囑）

謁夷齊廟

昔賢餓首陽到今祀孤竹臨榆倚峰壁賀蘭振疎木上臨清風亭下瀠瀯水漲當時無片土千載迴相續西北浩烟塵金城千里目衰周逮狂秦正閏易翻覆形勢使人爭殺氣何慘酷君父有大倫因之返淳樸懷古以厲今揚清而激濁吁嗟見黃虞再拜我心肅

盧龍

遼西山萬疊犖确勢縱橫地接眞王氣人傳怨女城白羊眠義塚烏鵲噪殘營為問旗亭酒將軍右北平近塞桃林口依然古冀州城開千嶂合峽束兩河流雲斂晴疑雨松濤夏似秋百年山海靜閒望最高樓

永平書所見

我行右北平洪流欻蕩潏大麥小麥無十室空九室壯者徙關外老羸化異物　天子聞之哀詔書下賑貤轉輸粟巨萬本自天庾出分命遣監司所期無遺

失　皇恩如江海饑民見天日昨者符帖下男丁區以別一户月一升八口日數粒況乃有郎官僕隸如猃猲繇役紛糾錯悉索窮毛髮家私既盪盡鳩形尚鞭撻譬彼魚與獸忍見祭豺獺遼西太守賢心勞甘政拙下車儲常平發粟佐倉卒循良昔所希邦國今猶活請看令支城遍立謝公碣（公諱賜履）

祈雨

去年夏日雨內河決隄防今年夏日炎厚土徹朱光上蒼何黲黷羣生迭罹殃炎炎火雲赤獵獵野埃黃況經蕩汨餘何以獲粃糠蒿藜傷其根木皮充我腸數里無人烟舉目惟枯楊上勤　聖人憂下憫黎民

瘠　聖德本無虧六事尚祈禳下詔集臣僚致齋日
焚香屠沽絕街市巫祝雜壇場非必媚神鬼藉以理
陰陽生逢堯舜君諸公歡拜揚　帝心感穹昊暴尪
詎能傷

荊軻

三年養一士十年磨一劍把示秦武陽頸血未曾染
手摶秦王絕衣裾壯士不若夏無且軻擲匕首王負
劍惜哉未同高漸離早知國亡太子殺獻圖胡不與
之俱荊軻劍漸離筑術不工時身為戮不見東游博
浪中副車燕市屠狗却不如十日大索無所獲始信
胸有黃石書

苦寒行

驅車滹沱河連日北風利瓔珞凋髭鬚天兵割耳鼻
作氷蛟龍藏覓食猿猱智虎豹號我前鵂梟啄我背
問渡河無梁雰雰雪在地人馬正跼蹐日暮使心悸
前途何凌競行行[illegible]時至人生愛玉體瓌彼遠遊志
況之金城外哀哉有驃騎帳前十萬軍風頭如刀劍

居庸關

居庸控西極氣欲凌恒嶽連山斷鳥飛殘堞出雲薄
危石拳高張峭崖面平削陰霾無晨暮涼飈起冥莫
一夕雷雨盈層氷曉塡壑圓石迥當關乃費巨靈鑿
天以衛神京眞宰歘有託上谷接雲中西去何寥廓
邊徼太平久左髻皆部落中有黃衣僧通貢喻城郭
上馬掣駱駝下馬飲牛酪　王化旣無私懷柔豈參
錯念彼武威戍逍遙從公樂出塞當封侯獨慚心力
弱

岔道即事

嶺外塞雲黃岔道陰風黑流澌何凌競苦日照顏色
路逢飛輓使氊車擁赤幘駐馬問隴西秋涘絛行役
三軍寒氣慄九月雪盈尺馬足如拳蹋指直不能策
況乃無見糧何以輕鋒鏑冢宰憑廟算　天威清漠
北荒窮走險足傷餘避弓翮此輩速如鬼疾驅安可
得防閑愧哥舒列屯納充國廝養北蒼黃樵採西絡
繹爭輸賜民爵十萬雲中積小醜苟能殲敢言罷兵
革我師直且壯何人妄歎息高官用武臣悔不編軍
籍饑凍何由去去者各努力

土木

驅車過狼山亭午到土木齗齶蔽光景慘淡舊風俗
神京扼關平天險稱上谷大寧與獨石東西成犄角
胡為英廟塵罹此蠚蠆毒已失萬乘尊誰食中官肉
誅宋獨子魚君還社稷福我聞羅中丞勇過于忠肅
旣以勁敵摧誓將窮寇逐時論竟不諧野老吞聲哭
所以二百年北門多黲黷　王朝布聖武諸蕃久臣
服亭鄣罷烽火牛羊散芻牧非不異中外所暨咸輯

睦昔時單于臺部落森在目典屬嚙羊氈天子射雁
足太息霍嫖姚開邊一何促

響水

羣山環雞鳴一堡聳鵰鶚泮水千里來龍背相噴薄（地名老龍背）飛流激愈駛怪石怒欲攫洶如萬馬奔迎風逞
騰躍又如潛虬動逆鱗磨鋒鍔漂沙撼雄關乗凌轟
地絡脫鞅望滄溟神氣出寥廓欲濟無川梁安能驅
海若

宣府雜詩二十首用杜工部秦州韻

塞外莽無極羈人浪漫遊金城寒月色鼓角靜邊愁
鵰鶚堡前雨雞鳴山下秋追隨車騎後碌碌愧淹留

奉聖番王國上都天子宮野田遺鏃出砂磧戍樓空
浩蕩西來月凄凉北道風出身為漢將家在遼城東
舊傳西域節咫尺是龍沙烽燧輕番卒蒲桃入漢家
馬蹄依草健鷹眼傍人斜亭障誰家子敢將射獵誇
天壽山靈哭延安烽火時可憐弓劍失無限鼎湖悲
石馬秋風急銅駝暮雨遲　興朝崇故寢備享每先
之
塞上風沙急陰山地勢強駱駝城未破蜂蟻陣何長
漢女沽牛酪番人貢驌驦軍都山下望霸氣總蒼蒼
騎馬健兒出策驢少婦歸氊裘風漠漠椎髻髮微微
廢邑狐狸走荒村虎豹稀漁陽有戍卒垂老罷攻圍

西望雲州山長河落日間黃沙蘇武廟紫塞秦人關
蔡琰歸何晚王嬙去不還時平堪縱酒一為醉酡顏
長城經百折塞水曲千回人制鳴駝去秋隨旅雁來
中原一線走萬里雨山開莫遣邯鄲婦琵琶枉自哀
作客來邊郡羈棲獨草亭千年狐魅白半夜鬼燐青（時署中諸人夜多所見六狐狸為害）尾火光燕國文昌屬使星但能敷教澤
王化及郊坰
寒氣棲崑崙高秋冰雪繁一川吼碎石（試士日大風雨沙石俱揚李嘉州詩云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三峽倒詞源獨有生徒帳更無犬吠村
相如行郡邑弩矢擁轅門（直隸學使者至宣化儀衛旗幟甚盛）
苦日出關冷寒雲入塞低防秋三尺劍設險一丸泥

斗極羣星北招搖大將西願為漢父老白首不聞鼙
聞道飛狐域曾留老馬泉將軍猿臂失屬國雁書傳
疎勒連雲外蓬婆到雪邊無端羌笛吹聲動亦愀然（時有西師）
斥堠屯何壯居民有萬家由來山聚米安用夜量沙
秋熟烏斯棗雪甜哈密瓜營田新部曲行看麥苗花
地瘠無生理苦寒塞北天官租輸未了酤禁忽驚傳
渴飲桑乾水盜名玉液泉如何窮巷獄纍纍酒旗邊（乙未春禁酒有司藉此虐民關外尤苦）
書生何牢落官舍戍樓間三秋當九月萬磧與千山
鳥道勞勞送羊腸曲曲還凉風將尺素祇為舞衣斑

家君致書促歸

聚鷗無定主飛雁不離羣岔道當秋雪榆關出塞雲
儒衣山鳥識麥飯野人分投筆吾將逝陰風誰喜聞
出關亦已久作客少輝光烏鵲巢危木晨雞宿短牆
世無游俠子歸有讀書堂爲望豐城獄干將氣自長
從戎旣不果負劍卒難歸秋聽九臯唳時翔千仞輝
魚兒通水曲鳩婦學空飛回首關山外瓜時戍武威
兵馬軍前銳開邊未足難雄心知後勁流血怯中乾
笳吹烟初起劍飛月乍寒詔書出五道聾耳聽登壇
去住青山在升沉綠鬢知老慙書記役壯愧長安兒
游夏窺麟筆夔龍憶鳳池卽今棲越鳥衹自戀南枝

輓貴溪韓明府

文翁能化俗楊馬各騰躍至今祠成都千秋耿如昨
古尤重鄉薦計偕無濫惡近來吾鄉俗萎薾士氣弱
三載際賓興俗吏充闈幕韓侯戊子秋掄才思卓犖
常恐迷五色乃得薦一鶚臨川李五經儕輩推淹博
朝拔出其門得解衆所樂古學重宣朗起衰如振籜
但能轉文運想見哀人瘼仙令久飛舄大雅端可作
梁木忽已萎士林氣爲索傳聞令血食神道豈寘漠
上天牢文昌默振西江鐸噭噭哭秋旻怛化公所噱（相傳公殁後爲貴溪城隍）

除夕前一日對雪

入春已七日天風振素縞嚴寒中人肌玉沙潔以皓
溝瓦栽歷亂飛花遍穹昊馬蹄當街散奴子巡簷掃
京師豪富子歌讌何傾倒剪綵貼宜春呼兒市梨棗
哀哉獨賤貧凍餓九衢道

丙申除夕醉後贈李覆如舍人巨來學士

醉後不成眠華燈炯虛牖京師號人海隹節競狂走
當者爭錐刀貧者事升斗怪我百不省一杯常在手
非不羨光榮所至但餬口十年滯異鄉追隨國子後
吾生機械謝自覺性情醜脂韋旣不習謗讟乃時有
營營雜樊蠅狺狺傷國狗兒乃筮得夬牽羊輙有咎
譬彼字牝者誰將求其壯所期君子錄心肝可共嘔

二李臨川才名冠西江首神物孕靈谷高文尊廬阜
行藏各有時騰達適相偶憶昔同少壯立志垂不朽
彈指異浮沉故我成老叟牙齒半脫落髭髮非黔黝
苦寒感途窮稠疊酌美酒痛飲星橫參達曙歲在酉
人事悲蓬梗微軀等駢拇相親無僮僕相依惟戚友
看君起早朝趨蹌獻萬壽我亦遭盛明無乃輕敝
帚感喟遂成詩一字腸迴九

元日同李覆如巨來再用前韻

屠蘇餘宿醒人聲讙户牖云是獻歲來往如中風走
賽余寓京邸一室大于斗無以欵賓親踞蹐恒歛手
殘書常在把殘杯不置口爲客動經年歸鄉落人後

李廣厄數奇杜陵悲老醜壯也不如人衰矣復何有
仰視北闕雲白衣變蒼狗豨動聳所嗔靜觀乃無咎
寂寞廿朧腫芻秣涸牝壯對景一以嘅撫俗動欲嘔
二三素心人高吟仍頫首學士詩最奇重樓出翠阜
穿穴經與史才大非吾偶欵門得舍人利刃摧枯朽
吾家本謫仙客右推枚叟下筆作金聲脫稿謝丹黝
快讀元日詩酌以椒栢酒耳熱發狂言觴咏卯至酉
彼哉豪富兒志外咸其梅酒肉自朱門苜蓿眞吾友
逝將琳瑯篇永為金石壽三爵油油如萬事等棄帚
苹龍方野戰吾已占用九

人日寄家兄創野舍弟禹拜賡虞三用前韻

涉七氣弄暉獨坐恒扃牖時節思骨月途窮悔奔走
驅馳依北道臥起望南斗歲序昨已更家人久分手
何以終飄泊辛勤為八口顧我加馬齒因人愧牛後
微名雖可戀蒼髩亦可醜憶昔逢獻歲椒栢無不有
迓臘懸桃荊祭春陳芻狗賓親讙以譁酒食囷有咎
吊者手札至嚴君缺肥壯經營仗伯氏謀生心血嘔
拮据空拙為焉能不皓首叔子芝陽遊疋馬遵大阜
歲晏始言歸流落良不偶念彼窮泉逝三年骨已朽
(謂五弟翼唐)死者飽螻蟻生者變童叟飛飛積雪皓漠漠寒
雲黝何時返山阿團圞酌春酒薄田但數頃藏書及
二酉誅茅復葺屋列坐容匯栂上堂娛老親下堂欵
舊友歎刻苟餘歡焉用悲人壽癡兒廢弓冶羸妻猶
箕帚為報新年人牙齒落八九

正月上旬集恩如山孝廉函雅齋分得餘字

南郊祈穀日北巷短吟初舊榻懸如故新醅興有餘
敲冰魚凍鯉迎旭剪春蔬驚别三年後君詩更起予

卽席和恩如山韻

燈市玲瓏歲一新太平鼓響正留賓長筵喝雉花前
酒短褐騎驢雪後春土銼别來塵不染金蘭訂處老
還親孔融座客能常滿四海心期共幾人

觀燈

帝里繁華天下無中宵火樹陳通衢最誇東河達西

河一門九枝懸鯉魚碧紗星合羚羊角赤鱗火吐金
龍鬚妙手燦爛宣和譜圓光閃爍維摩珠巷南巷北
讙且歌萬朶千朶客復疎忽聽街心鳴羯鼓寬袍粗
芴舞毘盧豐年景物盡鮮明太平夜不禁金吾孌童
姹女肩相摩流車躍馬為歡娛京師今夕眞人海我
本長安舊酒徒卅年夜光擲暗道半月酩酊猶屠蘇
夜闌一笑冠纓絕雙眼睇睽醉索扶清漏幾下燭屢
跋肯令高樓明月孤

落齒用昌黎韻

行年四十六三日落兩齒儻常如此落支旬月而已
大造勞我生浪漫無底止寒餓命如何老醜亦可耻

誰能外形骸不老常不死後生笑躘踵躘踵欲及已
意氣薄高旻年華歎逝水眼中諸年少羞與危齒比
合口箕所噬大嚼詎相似君如彼何哉壯也今老矣
及此多呀豁默自嗟年紀憶初髮燥時芳華堪屈指
百年今未半筋骨罕足恃齒已不如人志大徒爲爾
大肉與硬餅但能張目視生理苦拘攣解脫庶可喜
未肯悔剛折尚足欺輛美鯨魚飽其膾焉用譏韓子

留別李覆如舍人

雁北燕南日江南冀北分相知勵晚節相別立朝廳
彭蠡湖中水匡廬山外雲水雲無盡處回望獨思君

留別都門同學

駕言當中春所向紛流澌感君飲我酒爲君陳歌詩
賤子踐緇塵慨慷發酸悲憶初方束髮頗已學文詞
腸熱甘俗下饑驅爲人師蹉跎冠字後經史餔糟醨
一戰未能霸三黜固所宜策蹇入太學名公正追隨
相遇各標置叱馭大小兒誓言指天日細論淸肝脾
闒譽乃鵲起脫畧羞鼠皮士或怪禰衡人猶知項斯
已入考官彀翻作丕休疑舉世矜詭遇無乃行路岐
幡然浪漫遊吳楚縱所之長安再三至朋交相盛衰
或爲中朝貴或爲地下骴其餘皓首走四散歷嶮巇
國子行踽踽京師衆睢睢挂劍塜前泣避馬路旁窺
近聞有新輩一一翻騰馳閉門廢耳目掉頭笑狂癡

由來人事變臭味多差池久要君子交獨使故人知
酒酣更相勗高才及淸時但馳翰墨場黑白誰雄雌
西陲有軍屯何以益財貨東海有逋逃何以緝荒甌
幸紓　聖主慮勉爲　上國毉顧我百不省安敢辭
寒饑馬已甘爲駑雖亦憚爲犧君看越鳥翔依依戀
南枝經術各努力崇德古所期明晨登車去勿言長
相思

南征用杜工部北征韻

皇帝丁酉春斗揷寅初吉其星紀蒼龍其日在營室
大兵西伐時馮子南征日行人腰弓箭有客念蓬蓽
驅車三千里蒼烟萬點出我行燕趙盡回望齊魯失

路逢從軍者佩刀荷旗勿停車問隴西饑凍憤所切
賊巢未批擣賊情猶恍惚大軍五道行雄心詎肯畢
憶昨方暮秋北風正蕭瑟氷花凋人衣瘃墮指流血
鎧甲蟣蝨生雄劍字畫滅旂指疎勒營馬飲太白窟
昔年　乘輿臨搜原窮險滴擒賊得渠魁揮刀爭劊
裂如是有前車胡不鑒覆轍我師朝氣銳長驅乃所
悅賊行速如鬼竄伏情戰栗又聞守且屯遣我舊膠
漆兵法不饋饟屯聚在豐實或云老其師遲巧而速
拙伏鳥無踪跡脫兎爭起没或扼吭陰山或出奇天
末或扳其犄角或擣其窟穴虔劉無遺種剔藪及白
骨旋師詣　闕下優賞來倉卒顧我雖窮民懽欣等

萬物願緩須臾命觀化至黄髮山水浩無際雲氣之
所結矗矗春山尖瀏瀏夏流咽稜稜及秋霜慘慘經
冬雪時物遭太平而我屢摧折十上餘敝裘四旬空
裋褐足春西山稻背曝東窓日世雖異朝市人常罕
驚悚性漸儕野鶴生不與朝列面垢既忘澣髮禿乃
忘櫛漫得首陽餓枉受茂陵渴所志鸞鳳翔不為腐
鼠嚇翻思同袍子當路饒激聒兵者為凶器書生安
能説但築受降城免阬咸陽卒　至尊神廟算此志
誰覬覦君為鞲上鷹我為雲中鵠志願不相謀孔席
與墨突白雲起蒼范黄鳥弄儔匹匡山多神仙子眞
學乃決採彼山中芝破此愁與疾黄綺昔有山漢家

無由奪高風世所希不出果超拔夕見安車來朝聞
龐眉發一拜清河海再拜奠恒碣賢人有潛見天地
有生殺安危存氣數修短規日月神乎張留侯漢索
未宜絶以今準故事其事區以别　聖人宜長年四
海鮮蕩析外藩無吳楚内寵無褒妲唐虞賡　帝德
臯夔獻時哲近侍推腹心邊吏奮武烈自顧無長策
性命希苟活散漫歸田里悶瞀守閭闔巢由逢堯舜
江湖心魏闕起視月中天三五互盈缺種豆南山下
作歌寄先達

汶上縣贈友人赴西安

問君何所適從戎濟上賢故人灞陵戍匹馬汶陽田
紅蓼桃花水青袍草色天將軍方側席且莫弛弓弦

揚州

維揚烟雨暝行趁秣陵船近水雲迎客淡耕鵲噪田
山茶千樹火江柳萬條烟細聽吳歌滿羈人未肯眠

望金陵

客程數薊北晝鷁上南天斷岸村浮水殘雲客渡船
光園萬井樹愁入六朝烟一望片帆外夕陽野寺邊

江上

行路春風滿閒情古渡頭烟波連野寺水竹出江樓
陌上秧針雨橋西瓜蔓流白沙洲畔泊楓岸幾漁舟

江行

且聽春帆去低迷直向東千絲江柳雨一棹野棠風
魚鳥烟波外雲山圖畫中金陵城近遠高樹鬱蒙籠

三月十四日泊燕子磯

鐵甕險常在金陵嶄然竦鐘入棹遠皓月出江圓
山色空如畫水光欲到天客懷今夜滿悵望不成眠

慈湖道中

柳絮悠揚去梨花輕易飛三春肥草色一半染征衣
但欲朝朝見誰歌緩緩歸風流都已矣回首六朝非

祈門道中

杜鵑啼不已况復雨連朝引水春雲碓迎山架板橋
紫芑抽舊籜紅藥吐新苗可惜青春路難將血淚銷

擬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復落淚滿衣淚滿衣烏毋啼南山岩石安可棲䰟兮歸來白雲西白雲縹緲歸無期

擬蒿里

蒿里誰家地上有高墳何纍纍幽室一閉無賢愚青草范范兮雨冥冥白楊蕭蕭兮風淒淒舊鬼嘯兮新鬼悲

涼夜次伯兄韻

日暮炎蒸變天高河漢秋憂人中夜起雨氣滿庭浮燕宿空堂靜蟬鳴獨樹幽自從寒素月不敢再登樓

立秋日書懷三十韻

大火西流日初涼南巷幽孤鴻號靜夜雙燕客新秋伏雨闌風急豆棚瓜架留自然氣候變無復炎蒸憂賤子悲嘗試羈孤苦未休半生吳楚客十載京華遊失學伊誰咎傷時枉自掊許身惟稷契論事愧枚鄒祭酒堂前揖翰林幕下籌飄飄浮斷梗草草類傳郵舊雨窮途泣新詩公讌酬飛騰信後輩老大棄前修誰言市有虎未使魯無鳩驚看開匣劍焚畫濟河舟行矣燕臺暮歸與春草稠烏雛飛上下鳩婦鳴啁啾祿養竟何補囊虛信有由因人成碌碌故我恨悠悠本以揚名誤翻令不孝侔鵑䰟歸蜀帝蝶夢感莊周設像空堂壁攤書廢宅樓九迴腸易斷百感淚難收雲樹冥冥鶴江天泛泛鷗遭家盡一哭無祿動千愁行李懷茲土麻衣問某丘所悲燕雀志終乏稻粱謀破屋容雙膝殘編蓋兩眸女嬌忘櫛沐兒大學箕裘種豆無遑願荷鋤遂所求高天清露下閉户省愆尤

七夕

零落故園暮秋懷可柰何天空流大火露白出明河靈鵲人間少哀猿月下多近來惟慟哭搖蕩感風波

同泰南沙編修王未巖修撰登滕王閣

帝子經千載危樓尚數層江山欣有主今古人同登秋水長如此吟懷得未曾君來鳳池上極目在飛騰有閣常依水無山不入樓登臨雙鬢改浩蕩十年秋

（余自戊子登之今十年矣）汀草荒荒亂長江故故流平生丘壑志轉動五湖愁

裴曾青招同顧玉亭藍長青傅聖涯鄧乃夢集北蘭寺列嶂亭即送玉亭歸蘇州

不識白沙路其如秋思何江聲到寺靜山色入盃多遠樹高低出孤帆次第過興酣忘日暮列坐聽漁歌

幽人耽勝迹城北上方閒愛此亭前竹兼之江外山水天離合際詩酒唱酬間柰爾蓴鱸思秋風感別顏

送泰南沙使還用列嶂亭韻

送遠使者節天寒如別何河橋霜柳斷野渡亂雲多人吏江村散官書驛騎過親朋問蠡水時有濯纓歌

雪天何漠漠車馬去闐闐古道村中酒詩情江上山今從至樂化來嘗青樹酒餞別風高烟樹外人澹夕陽間此地多章句菁
莪動　聖顏

伯兄生子

五十生男似較遲東坡阿遹得官時高談縱付梁羅
聰不及常州陽羨兒
迺翁憐我雪盈頭我遜迺翁纔四秋阿買縱然能識
字兩翁料已老窮愁

喜見循子岡

喜看循子喚岡哥絶勝郎君邁與過留得硯磨龍虎
石他時寄與小東坡

百花洲

古寺水中出孤亭烟外浮賓朋多雨散今古罕風流李將崖中丞植柳數百株今蕩然無存矣
圃廢千竿竹鐘殘萬户秋斷橋與疎柳遥憶使人愁

伯兄移居

三間瓦屋一間樓二陸平分十一秋獨怪士龍前日
去西頭不住住東頭

述哀

詞源木萎淚終天烏鳥啼寒劇可憐親故全歸黃葉
路詩書空賸白雲篇早驚辰巳康成夢先君十年前嘗夢爲關壯繆撰詩一絶傳聞
海外有天涯既有天涯遠故樣直待白雖停得歲物雲學種故侯瓜遥哭庚寅屈子年先君以庚寅七月生已分椎

牛無此日雞豚那復到重泉

課奴

東坡老人三蓬頭玉川先生一赤脚欲將赤脚配蓬
頭兩兩不嫌形容惡江東豪富粉面郎乘堅策肥披
狐貉侍兒二八顏如花娉婷窈窕上椒閣身上吳紈
曳長裾頭上秦珠加金爵雜佩纖腰琅玕響攘袖皓
腕金環約平頭奴子夜來往背人調笑爲歡樂人生
貴賤不相喻冶容誨淫妖禍作我敎臧獲愿且端女
佐中饋男刈穫

伯兄五十初度

服官當此日尚爾守清貧不惜楓林暮且傾竹葉春

閉門朋好少垂老弟兄親竹馬何年事俱爲白首人
堂上雙親逝階前後輩多爲歡思少壯對酒異悲歌
舊鍛鶺鴒遠新添騏驥過十年無限事回首意如何

示嫄兒

人生既弱冠乃稱丈夫子志意多背馳遠闢今日始
爾祖崇明德敎誨尚在耳爾父昆季五僶俛方無已
太上在不朽前賢有遺執虛懷亮所難奇姿非信美
觀海無晝夜祭川窮原委百年須臾間英華罕足恃

金谿　馮詠　夔颺

元日

讀禮方正月鴈新逢小祥空傾長命酒不爇返魂香觻筆從今絕隹詩自昔亡泣隨兒女拜杖淚已千行

人日文家源出行（舊俗謂日往詞源廟謂之出行余家以先母厝文家源故改行於此）

人日微舒柳春風已破梅教兒循舊俗登墓掃新苔淺土斃棠穴長松謖謖哀陰山寒到骨未敢更裴徊

雙塘岡（去詞源一里許鄉人逢三六九日相聚為市）

詞源縣郭遠茅店近為鄰豆麥山中價兒童市上春溪衣獻歲客圓笠赴墟人共道今年好時平氣候新

檢詩

漫將文字占時名詩句新排數卷成晚節推敲千首律偏師批擣五言城吟髭已斷愁能續客氣難銷老漸平獨有蓼莪從此廢但逢罔極淚縱橫

清鑑居

春池魚曝日寒樹鳥鳴時對此悲明鏡不堪比素絲風光隨意足烟雨忽何之獨坐渾無事懷人空淚垂

春夜鄧乃蔓見過

結宇鳳山下月出雲近戶倦遊息虛館佇立懷舊雨春夕寡所歡道遠感相顧地僻車馬稀經塗杞霜露自道雲壑深屢迷武陵路孤烟起遥岸好月照近樹到門生先輝齋顏吐傾蒸貧家剪黍蔬稚子忙薄菜感別傾酒盞寸心託毫素仰視天河明星斗燦可數

同李巨山鄧乃蔓伯兄創埜弟禹拜賡虞遊翁塘分賦因柬李巨來學士（翁塘在詞源北三里）

詞源春正月月盈將復魄有客愛翁塘提壺從茲役春禽相叫嘯荒涼罕人迹道有昂藏松虬龍莽交錯上摩尺五天下化千年珀颼颼驚飈起淒淒松毛積物理寡所營摧落吁可惜遠矚南水南（翁塘之南村曰水南）趺坐北山北山窮薄青冥水光抱幽石且共發哀響悽清跨笙笛巖壑相因依烟霞自朝夕繁林修杪青連峰微雲白良會在茲辰景光有時息無為牽榮名寄言

鳳池客

翁塘晚歸

暝暝溪上色行行溪上原梅花殘雨路流水夕陽村日落牛歸牧山深人閉門歸與春寂寂星月近黃昏

李巨山登獅子嶺索和

後猊蹲伏驅巨靈攢天屓贔相搘撐李君猱捷緣青冥跨崖走壁何恣橫我往從之意氣巖背負蒙茸手提壺窮探絕頂眞莽鹵坡陀石磴同跏趺千山萬山朝至尊三十六峰羅諸孫下瞰窈窕泉壑黑陰風颯颯墓門栢須臾李君坐孤罴崩豁雷硠詩最奇何以報之蒼茱葹

送舍弟禹拜往江南二首

天南客子去春日送輕橈野渡三篙水江城半夜潮人烟滾古木漁火亂平橋自是鶯花路相望共寂寥
秣陵烟樹曉芳草夕陽春幾處啼山鳥相於折柳人江聲連暮雨馬色度香塵酒醒揚州夢繁華獨此身

將適章江留別伯兄創埜弟賡虞

楊柳依依去同懷獨可親野花低貼水江路遠愁人一夜棠梨雨千山杜宇春何時石湖畔有月靜垂綸

次鄧乃夢見寄韻

草短含青後林稀放綠初春風送子去花氣襲人裾古路石攲仄荒村雲卷舒移時聽鳥語山暮更躊躇乃夢詩春山鳥語初

泊許灣

河畔垂楊柳風來臨岸低林花鶯上下野渡水東西夜市燈如晝春耕綠滿溪當年狐兎穴一望草萋萋甲寅賊據許灣為官軍焚殺殆盡

文昌橋

解纜方臨郡文昌舊得名一橋通絕岸雙堰抱孤城漁子夕陽渡人家春水生故園吾所戀蝦菜不勝情

郡城

羊角城頭對翠微不堪涕淚漫霑衣文昌堰合精靈在舊有文昌堰合狀元生之識今堰合二十餘年矣忠孝堂空舊事非狐竄寶中何祟累雉從梁上故飛飛千家門巷蕭條甚獨立平臺望落暉

李家渡望李舍人覆如所居

渡口情無極暮雲浮遠空懷人流水上泛棹夕陽中散漫秧針雨留連花信風麻源何處谷曠望古今同

踏青

閒眺東湖似若耶雲卿舊圃野僧家亭前白雨兼紅雨洲上桃花雜李花慧雲菴即蘇圃故址草染青袍柳帶烟遊人據醉杏花天爭春但道春光好斗酒千錢米百錢

寒食

晴天吟望客孤身紫燕黃鶯雨鬬新一路斷橋連白水幾家茅屋隔青蘋江村細麥冥冥雨社酒梨花灔灔春回首可憐高士壟荒凉寒食倍傷神

署中鶴用梁吳朝請主人池前鶴韻

天風吹素羽濯濯中庭禽昻藏畜遠志長嘯激哀音不與鶩鷄遊良感主恩深終非依人者聊以明我心

清明

章江渡口白楊村新火纔傳舊火存薺麥近山青有浪小桃含露綠無痕紙飛曠野家家哭風滿靈旗處處翻去歲玆辰走京國豐臺芍藥正銷魂丁酉清明日出都

賜書堂呈王學使

聖朝欽使節南國重儒林萬里栽桃手三年種竹心
夕陽山向背春閣草晴陰大匠操繩墨名材屬望深
下車陳玉檢官合肅楓宸盧阜經新雨江天正早春
簾開花隱鶴樹外鳥窺人岸草含生意吹噓捷有神

暮春

棠梨葉大杜蘭新傍柳尋芳渡水人花外鞦韆忙姹女門前銅鼓賽江神山桃葉葉飛紅雨村市家家進綠蘋如此風光疎酒盞近來多病恐傷春

陳太尉祠

祠滿荒烟碑滿苔蒼凉回憶漢風裁姓名北海逃難去豪傑西州恨不來太學重開名士獄甘陵索盡黨

人魁靈旗閃爍江城外似為黃門老魅哀
英魂化作夔州花遺恨長流江水涯亾命不歸南北部逃生空破萬千家龍門八俊幾晃首常侍五侯仍建牙鉤黨盡時河內亂漢陵春草夕陽斜

春日用韋蘇州三月三日寄諸弟兼懷崔都水韻

閉門看花落頗為春風惜美人臨野水芳氣餘朝夕幽戶春草生遠林鶯聲的中有忘機者不問往來跡

宿河泊所

我行逐符節鐃吹過孤村欲傍漁家宿相忘使者尊旌旗懸古戍燈火對柴門看取春江上幽花今正繁

早發至爛泥灣

河泊舟連艘爛泥相見灣臥聞喧北岸起視失西山遠樹村邊亂春田人外閒遥憐江上客烟雨幾時還

象牙潭

積翠春成暮澄潭晝復陰入窓青嶂合廻岸綠雲深驟雨人爭渡長風鳥失林烟波為誰送詩興與歸心

舟臥

舟行出潭水林外開氤氳朝色千峰雨寒光一榻雲窓中紅樹亂枕上綠谿分日暮市汊口漁歌處處聞（有村名市汊）

瑞河口

上下風無定往來驅不收山雲當户起澗水背人流墟落三汊市平沙四面舟行行喧上蔡相望化成樓（瑞州學舍樓名）

舟中卽事

水平未有風樽倒與君同漁户荒林外行人空曲中酒醺隨臥起舟泛屢西東一帶河隄麥微烟細雨籠

舟望

舟望浩無際河隄況復新晴光正瀲灩雲水自相親草色皆知雨鶯聲各為春青青楊柳渡疑有浣紗人

舟中得舟行不厭山句同舟諸君謬加咨賞因足成全律各得五首

舟行不厭山曠望自閑閑古寺巖千曲荒村水一灣
欲尋鐘口渡似向武陵還為想子眞宅春雲杳靄間
吟望頗宜靜舟行不厭山夕陽疎雨外青靄白雲間
鳥為啼花悦人因渡水閑寄言涉江者何日放歌還
曾為十載客未得一春閒宦意長如水舟行不厭山
谿流漁棹去雲帶野僧還回憶詞源下人家曲曲灣
欲識鈞州道言從渡口還連雲一半屋傍樹兩三間
村去疑無路舟行不厭山斷橋疎柳外倚杖幾人閒
殘雲谿外度遠樹日邊閒顧我常相失憐君俱未還
鷗浮溪水曲猿挂石牀閒賴有忘機事舟行不厭山

鈞州

鼓吹喧鍾口郡人迎使旌一橋通濟路雙闕米州城
舍近東軒小山連南楚明迢迢春草色相望有餘情

邊馬行 并序

康熙五十四年冢宰富寧安駐師玉門關外友
人從軍者為述邊馬之苦乃作邊馬行

平沙莽莽塞外城驅馬出城仰天鳴騅駓駰駱騮驪
騵胡馬胡乃嘶北庭關塞風烟夜夜作人馬眼淚雙
雙落人憐馬骨高峷兀馬憐人凍耳鼻割野雲一片
無穹廬萬里黃沙橫絶漠冰積如山風如刀殺人如
草積骨高起視我馬臥不起汗濕冰旋五花毛相依
得緩須臾命貴賤渾忘哀樂迸帳前三日軍無糧拔
刀割馬心憐傷共出玉門風格格為我殺身圖報國
明朝人骨纍沙場悔不前驅早殺賊

偶題

所棲常櫸木無用似懸匏故紙癡蠅穴高枝翠鳥巢
窓中緣蜥蜴户外落蠨蛸寂寞眞吾意子雲聊解嘲

署中見吳復古詩并其祖次尾先生樓山堂
集

江左有眞隱遺民未盡彫一編傳逸事三世感先朝
本以狂奴態虛隨使者軺樓山千古事風義薄雲霄

舟泛瑞河

江城一夜雨山峽半谿雲雨帶危橋去雲歸野樹分

涵虛舟泛泛空翠葉紛紛夏木陰如此黃鸝處處聞

松湖晚泊

湖光青嶂裏舟泊綠谿陰山市門依水江邨路隔林
黃梅疎雨潤烏桕亂雲深清夜看明月應無塵外心

張湖渡懷萬字兆太史

我友張湖畔水天魚雁稀欲尋烟樹宿祇見夜漁歸
佳雨將侵麥餘雲半濕衣何時同罷釣相對渾忘機

泊小港

前棹清谿泊飄揚使者幡遙看烟火起如有市朝喧
小聚舟三匝連林人一村九枝懸不定爛熳向黃昏

金花潭 宋隆祐孟太后祈風處

天風吹没孟家蟬烽火無端入劍川 記得瑶華宮裏
夢却教人恨靖康年
冷落金花六百秋可堪劍水莽東流雙龍久化延津
去猶自宵分望斗牛

豐城曲江

劍江東西曲潭水南北澌曠望清且漪停楫一以眂
累榭上干雲洄洑下流霞近樹洲畔出遠山雲端見
天光澹無際江色澄如練岩嶢宿孤烟蔵鞋起遥甸
靡靡花氣溰習習和風扇流泝未有已水鄉足遊衍

豐城贈鄢進士

前棹花林不計程江平峽遠棹縱横光從天上歸牛
斗劍去人間有姓名面面峰青圍曲水羣羣魚翠掠

豐城憶君家在泉塘岸泉出山時本自清鄢家泉坊去縣治二十里

若竹洲

一望洲前樹劍川十里斜遠山樵子逕修竹野人家
空翠含殘雨濃陰變晚霞故園有此境歸思亂如麻

黃金城

寶氣銷沉失鏌鋣登高空自憶張華黃金城下白頭
浪流去豐城作劍花

安沙壩

水滿壩前花滿烟下瀧船語上瀧船顫江連夜冥冥
雨十八灘頭浪拍天

夜行老虎口聞前船已泊牛灣

虎口行將夕牛灣直且紆遥村烟雨暗輕棹暮雲孤
岸火知誰在山光看漸無但聞舟子話隔水競相呼

江行口號二首

曲曲灣灣路紅紅白白花江鄉四五里漁户兩三家
一棹烟波中孤村雲樹外不知釣魚人何事坐青靄

袁河口

乍入袁河口雙流此路分輕雷晴作雨清漲水成文
斷岸蒙籠竹奇峰倐忽雲太平江上望鷗鷺總成羣袁河出太平江

臨江官舍眺望

鎖闌臨郡郭窗隙見河流葉老何年樹飄來幾處舟
山烟五月暗江雨半城浮空羡垂綸叟看雲野渡頭

官舍雨

冥冥雨竟日尚自徹宵分水氣寒能度鐘聲濕不聞
風鳴孤樹葉江漲一谿雲輾轉難成夢無端别緒分

簡楚中繆學使四首

積水與芳草相看度曉騐使星今向楚吾道始歸南
鳥語黄陵廟花生白馬潭廣文如有賦三絶本無慚
風騷餘屈宋敎澤緬周張猶愛晴川樹重開嶽麓堂
篆文摹石鼓耆舊問襄陽江上突星閣還存一瓣香王徵君孟毅所居名突星閣

聚星白戰夜（乙未冬過其紹齋咏雪效東坡白戰體仍用聚星堂韻）

對酒菊花歌（丙申招飲御席賦菊花詩）

殘雪歸心急春雲別緒多君山螺黛雨漢水鴨頭波

相望一千里溢城許暫過（春間有武昌之訂留滯不能行）

賓從眞名士傳聞半友朋（陳師洛胡蘂蓀喬學羣陶桂中並相從來楚）地產江東鱘池翔北海鵬當年高閣在依舊故人登為看皆山上君應第一層（武昌使院有皆山堂）

謝人贈箋紙

曾向謝公乞會稽得所於硬黃唐製古知白宋人初翠令衍波避光生夜月餘愧無蠆尾手一寫涪翁書

友人約遊萬竹菴不果

城外招提境傳聞道者居微鐘湲竹裏清梵貝多餘

欲叩水雲護遥知烟谷虚君來為我語幽賞正蕭疏

清波門

近郭波瀾急江樓俯瞰平濤聲迴入户雲氣半侵城小聚舟中市危飄樹杪行林居人近遠水木澹孤清

行路

行路雙江近因人九折難𡸅雲柳色暗疎雨橘林寒坐臥隨僮僕生涯問館餐孤蓬去不定客思每無端

沙湖

沙湖我所愛林木薄清芬莫測村中路遥從山外分松篁響澗雨橙橘暗江雲願易孤鸞志長將鷗鷺羣

峽江縣

曉霧與殘雨山頭瘴不分遥看洞壑際但有牛羊羣流水懸空壁孤城倚𡸅雲至今苦徭役鴻雁未堪聞

峽口

峽口勢千轉迴流復百層橋虛疑有路石立若無憑渡水腰鐮叟看雲拄杖僧此中眞意在領取幾人能

桐江雨泊

達曙風波急桐江雨一村濕花常泛水垂柳不知門鳥度危橋亂雲棲遠樹昏捲蓬爭近岸惟聽榜人喧

白沙雷雨

竟日疑龍戰孤蓬急雨懸山圍雲片濶電劃水光圓木客烟村外楓人嶺樹邊濛濛何所見相望已愀然

三角灘對月

薄暮帶宿雨少焉月上灘近瞻臨峽口遥見出雲端漢塞征人度秦樓秋夜寒清光猶為我況乃燭花殘

吉水

放舟字水曲峰迴大壑殊雲色連高下嵐光遞有無江神依里社木客老山都戰壘今何在空餘城堞烏

螺子山（甲寅屯兵處）

螺川文雅地兵氣久銷除白社千年在青山百戰餘荒城夕鳥散古樹曉烟疎為憶酈生死誰傳報國書（偽將韓大任據吉安時處士魏善伯往說遇害）

廬陵使院

閉齋沉晝景軒厰足清幽況復連朝雨脩然五月秋
古籐懸果落高樹澹雲浮閉戶渾無事難銷永日愁

聞蟬

夏木陰晴變風窻斷續聲欲知心寂歷乍聽語分明
秋近山常冷暑殘氣不平蕭條振逸響天際澹無情

夜坐

寸心常耿耿瞑色更遲遲人語夜方半蟲聲忽間之
殘燈猶在壁微雨獨吟詩寂寞曉鐘動與闌祇自知

送友之廣州

此別云當暑君行入嶺烟炎荒木客路秋老蜑人船
瑇瑁潮邊雨荔枝江外天他時望鄉處應在驛梅前

聽友人彈琴

客愁愁不已乍聽隔窻琴九弄三秋夜孤絃萬里心
飛泉落澗速老檜倚風深急節回商調凄清振碧林

撥悶

炎蒸五月暑雨爛一池荷近樹烏鴉集初昏白鳥多
髭鬣喜夜出狐魅畏人過欲作江湖客垂綸老笠簑

夏夜

炎暑星爭出荒齋蟲亂鳴雨餘方六月凉氣況三更
閑坐燈花落臥聞棋子聲孤懷正蕭瑟擊柝滿層城

夏日使院

齋靜門常掩雲閒墻半遮高籐低結子蔓草獨成華
飛蝶傍欄入網蟲穿戶斜坐閑無別事永日意何涯

送人往京

羈棲不得意炎暑趂行舟一別竟如雨孤懷各近秋
長風吹易水曉月過蘆溝親友如相問西江烟樹愁

送人歸武陵

言從章貢返已負武陵春風物餘秦臘湘蘭媚楚人
湖山襲子國漢水孟家鄰此去逢秋月天河正滿輪

贈鄧進士

君家泉塘岸我家鳳山趾共在江之西相喻各千里
渺渺其愁予盈盈隔秋水世路漫浩浩悲風從中起
昔人亦有言二桃殺三士願言慎所趨險艱未有已

燕石誤為璧淮橘化為枳悠悠天地間感歎詎物理

納凉

炎蒸不可極我獨耽清幽本欲隨魚鳥無心任去留
風聲閑欲歇雲氣澹能浮蕭瑟已如此應知六月秋

田家

溽暑收新稼林間半掩扉牧人松下飯田父雨中歸
香稻郊原滿青楓村戶稀荷鋤問井稅相見語依依

盧陵登舟

盧陵擅奇秀城郭俯清漪欲訪風流盡重傷戰伐殘
孤雲浮井邑遠樹立江干獨向洲前望荒荒白鷺寒

百家村 在泰和六十里

江如三峽水户滿百家村石壘風林冷亭皐雨氣昏
文山遺恨在吟社幾人存戰伐多蕭瑟簪裾未足論
杜有明侍御園亭今所除石室斷碑而已

泰和縣

我行窮蜀水縈纜憇城陰百尺雲亭漲三篙贛石淙
田家連橘户江路繞楓林問訊西昌宰長鳴宓子琴
時洪濂堂為泰和令

萬安縣

扁舟來古水幾日到山都百戰江聲在千峰雲色殊
長灘飛雨急小艇夕陽孤欲問過惶恐遙聞舟子呼

大蓼灘

蓼山望不極亂石立如拳驚岸灘流惡重雲嶺樹懸
雷聲殷地遠雨點散江圓常恐篙師誤關心未敢眠

松下納凉

炎暑三庚日松風一榻分吟銷芳草氣坐綴綠苔紋
樹客餘清影山陰養片雲更看農舍畔樵牧自紛紛

皂口

皂口立層石輕舟上逆波水如三峽險山近百蠻多
獨鳥啼叢竹疎猿挂薜蘿稼軒愁絕處無柰鷓鴣何
辛稼軒詞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贈武昌友人

曾過武昌路逢君憶舊遊如何彭蠡雁復失衡陽秋
漁屋劉郎浦蘆花伍相洲客心悲未已日夜大江流

攸鎮

錫洲盤曲曲攸鎮瀉瀠瀠峽霧兼晴雨嶂雲孤往還
石穿瓜蔓水舟出劍鋩山一問虔州路亂峰千疊間

虔州城下

客夢歸羊角灘聲上虎頭崆峒侵曉霧章貢夾城流
瘴近桄榔雨波連楓樹秋當年征戰地積骨滿荒丘

潭口

潭口荒荒驛章江細細流山籬榕十畝野戍橘千頭
沙白元通月稻黃初近秋炎方未銷暑執熱萬端憂

南康見月

南天河不没西極月如鈎已見臨橫浦况經滿戍樓
荒荒連竹白故故影波浮若為停杯問常添客子愁

七夕

杳靄天河明湛澹微風起薄暮澄遠碧長空淨遙滓
淡波詎可測宛在水中沚停梭亮所歡廻鸞去何已
人生若朝露託身忽生死繁華有銷歇况乃中道委
月影流素寒雲色隔秋水天南來雁少橫浦鳴蟲始
吹笙去更回願言學王子濁酒聊獨酌終當寘斯理

七夕得禹拜書

卽今星漢水魚雁未曾稀憶昨失林鳥東南各自飛
秋知橫浦客雨點秣陵衣兩地先人夢何當去不歸

初秋

南安風氣早四季發榮柯但聞秋雁少不見梅花多芳氣庭中蕙微情江上波何時過韶石嶺外弔湘娥

移舟次常太史韻二首

移舟出近浦回首盼江樓昨夜寫時雨淡林落素秋碧通山一徑青散橘千頭懷古永相望白雲起昔愁

昔日金閨彥南行過戍樓遙憐芳草暮復此瘴茅秋山東疑熊耳灘平下虎頭歸與玉案近衣袖冷無愁

舟中遲月次常太史韻

隹霽蕩煩暑秋懷況足悲亂峰雲起處殘夜水明時白露垂垂下青天故故遲少焉看月上銀漢接於斯

波光浮瀲灩竹徑巧蒙籠以此娛清夜凄然動碧空巖泉兼草露雲壑雜松風秋色來何暝新過嶺石東

立秋

孤蟬感節候庭樹散餘聲荏苒秋方至橫空月更明風霜他日淚瓜果故園情已笑髭鬢短況之落數莖

秋雨

炎州苦夏日急雨灑秋原雹劃雲峰坼風鳴蟻樹昏迷離棲木客斷續響林猿益睡真吾事依依夢故園

甲子日雨

甲子乃淫雨庚辛況及時風殘蟲響急雲濕雁飛遲馬齒根方盛禾頭耳漸垂書生空有歎臥榻恐苔滋

哭陳師洛二首

蕭蕭鄰笛客中悲衡嶽峰摧壓玉芝楚雨巫風千里夢江雲渭樹十年詩山塘秋月維舟夜玄墓梅花貰酒時回首閶門橋上路西州慟哭斷腸碑

乍逢結契半離羣四海論交孰似君小序書來成絕筆新詩留得是遺文嵇康信手題為鳳東野無心化作雲吾道孤時才子絕擬將筆硯一齊焚師洛聞余將刻四書文稿郵白[illegible]序文見存中序[illegible]詩云勿謂吾衰鳳不至[illegible]來索詩又云願為韓孟化雲龍

夜雨次友人韻六首

秋園猶夜色其雨密難開蠻瘴全歸浦江雲半護臺貴知梧葉老白入髭鬢催一問衡陽雁天南尚未回

不避傾盆落紙窗四扇開昏昏神女館獵獵楚王臺木客還山暝林猿好夜催故宮烟草裏悵望日千回

舊日出關雨陰山雪未開遙憐驃騎卒半死夫人臺學署舊稱王府

鳥鼠秋方動鯉魚風獨催如何征戍者不見一軍回時屯兵西邊

聞道緣邊郡乾坤關不開流雲疎勸樹荒草單于臺封事秦中急　殊恩日下催書生堪醉臥零雨未須回時聞西邊地震　詔遣官賑濟

頻年傷逝者懷抱向誰開秋雨翻湓浦白雲哭夜臺淚從吾輩盡詩遣小童催暮色冥如此西江首獨回

句
燈火熒熒夜叢蘭細細開雄心頻看劍多病懶登臺
鷗鳥十年泛蘆花八月催家鄉千里外風雨夢中回

贈金陵友人仍用夜雨韻二首

行劍南遊日論文襟抱開我尋桃葉渡君住雨花臺
同負青山約難禁白鬢催十年渾如昨春夢幾時回戊子客金陵時訪之于雨花臺
不意重相聚高安邸舍開春秋隨去鳥雲雨歷荒臺
露白楓林曉霜黃橘子催章江一尊酒為送故人回

陳存菴五十初度二首即用留別

有月當秋半清暉上碧空照人翠浪裏如在曲江中

倚處孤雲白懷歸甘橘紅年來誦客語炊飯自家風
東坡黃封在炎州方倦遊雙江萬里夢六詔四時秋
倒挂鳥名花中鳥筆峰山外樓遥知懷舊雨木葉洞庭
舟

上十八灘

挂席出萬安逆上三百里洄洑縈石壁淡沲出波委
羊腸走屈曲瓜蔓流灑詭篙師顔色驚投楫慮傾圮
彼哉無曠識不解造物理我聞滄海濤匈匈漂沙起
又聞蜀江峽稜稜刀劍裏以此方震蕩雨俱未足擬
日暮倒行之寸步焉能跂但見逆時難不見順時喜
順逆相反覆何必區泰否遥遥三板船魚鳥足依倚

贈劉月三

十年揚子驛三上彭郎磯秋風疎客鬢江鳥認儒衣
幾度橘花老閒看楓葉飛地多章句客達者如君稀
相識苦不早相見各疲癃齒愧昌黎落耳憐杜甫聾余四十落齒過半月三復有耳疾感君客淚句獨有古人風月三贈詩有客欲淚洞庭波之句
識清談理卿無遜阿戎時令子聖交隨侍署中

寄贈金陵友人

炎暑艱難十八灘相知細認鬢毛斑不堪百舌五更
裏如在三山二水閒皇為世人稱是是名從今日署
還還與君空負歸田約垂老賔朋任意刪

別朱履安

桃葉渡頭對夕曛那堪十載惜離羣閒過白日詩兼
酒未買青山我共君別後魂銷悲似雨年來懷抱薄
於雲殷勤欲寄蘇司業地下如今不好文當年座中有桐城友今作古人矣
少小論交漫自誇幾年鄉思亂如麻病多不斷君臣
藥秋老誰憐子母瓜只有懷人空見月何曾作客得
看花歸帆又帶離亭淚疎柳殘陽樹樹斜

同吳松若湘臯黃方水賴滄嶠登八境臺二首

玉局登臨後荒臺我輩過孤城青嶂裏四面白雲多
戰氣銷吳芮秋風弔尉佗不勝懷古意吟望託江波
在目崆峒勝俯臨章貢流風吹江外雨雲度嶺南秋

烟火遥連樹蠻山半入樓蕭蕭木葉下尚爲主人留

裘羽若吳松若湘臯黄方水賴滄嶠讌集鬱

孤臺二首

一時舊雨集千嶂白雲閒厚意那無酒登臺况有山

望窮丹壁外人在翠微間願作東坡老南遷憶往還

烽火昔年地高歌今日宜蠨花殘葉路甘橘夕陽時

文采雙江在興亾孤閣知相逢非偶爾況飲莫辭遲

鍾朝子大文入泮

昔見予竹馬今愛子璵璠王氏兒郎異義門家訓存

居諸行可惜文選熟堪論久藉北堂蔭無忘松栢恩

朝母有苦節

虔州懷古

郭外千峯對夕陽雙江南下水如湯金花昔日悲隆

祐泥馬誰家憶靖康遺老尚存蜂蟻愧愁人偏是鷓

鴣忙居民不記屠城詔長自歡呼賽岳王

鐵甕城頭戰伐多中原一線此兵戈自從粵嶠歸庾

勝空有蠻山弔尉佗新鬼至今哀月夜忠魂無數哭

江波時平莫憶興亾事幾曲春風市上歌

靈芝山湯祠部墓

步出城東橋楊柳夾河路居民百千家中有玉茗墓

是山名靈芝四面喻百步其上列祖塋其旁昆弟祔

昭穆雖分明碑阡半欲仆野豕拱墓道瘋人息蔭樹

路旁况糞壤涸穢多所污先生神仙才乃復遭寘斁

白雲起混范青山變朝暮喟焉念文采焉有金石固

續靈芝山詩并序

余既作靈芝山詩友人劉文可述廿年前有縣

令某者欲據其地作漕倉賴先生孫小潛百計

乃免今其曾孫輩于墓側穿廁良可哀惻余前

詩所云涸穢多所污尚不知即其孫曾所爲也

復與藍長青李巨舟伯兄創野再登墓道慨然

有作

朝登靈芝山太息傷祠部暮聞良友言縣官如豺虎

卓犖信湯生攘臂爭遺堵如何免侵陵乃復遭蠆蠶

蕪穢不可言胡不念爾祖玉茗二百年傳奇多綺語

昔時炫英華今不保抔土吾輩好文采託體將何所

悽愴路邊墳強半歸農圃

同劉文可李巨舟元長登擬峴臺

趺坐日西頹歡讌城東門臺廢荒葉亂岸圻喂雲屯

瑶湖既迤邐石堰屢崩奔河東貴人楫札札錦艦喧

時學使者舟過城下河西墓門樹瑟瑟黄沙昏悲歡詎相侔興亾

難具論素心二三子清醑酌盈尊牛羊踐近土烟火

起遥村晉國迹云逝南豐文空存且持盃中物庶以

慰營魂

前出塞九首用杜工部韻并序

康熙五十四年澤旺阿喇蒲坦侵我哈密　命冢宰富寧安且討且撫余時在京作出塞詩九首越三年賊猶不悛於是　天威赫然以　親王領撫遠大將軍三路出師擬諸采薇六月殆有過之因追錄前詩續成五首指事實錄以示無極既自幸躬逢　盛世揚厲大雅非若杜少陵遭時傷亂為小雅之音也士人所遇幸與不幸蓋有天焉詩不及杜而取義差勝云

聖曆五十四　皇威奠山河神斷周八極天兵張四羅西虜抗我命負恩何其多遠海良家子奮身學枕戈

冢宰如父兄忠信不吾欺家人走相送云是報　國時刀頭裝黃金馬首絡青絲叱咤動陰山飛揚看戍旗

家住烏蘭城生長弓箭手轉戰經四五名聲傳撟久忽聞召募　詔忠義憤所有小醜何足道誓當摧枯朽（時召募烏蘭布通曾與厄魯特交戰之卒）

伊州如吾臂涼州如吾身臂動身不安宜為諸國嗔昔年荒窮虜逃匹靡有覲如何三千人不念舊苦辛（前擒噶爾旦時彼兵六千投誠者三千除二千人歸澤旺阿喇蒲坦）

王朝大如天嗜殺戒前軍憫其狂無知傳檄使之聞胡為終拒命狡若狐兎羣不如斬樓蘭勒石紀殊勳

（大將　旨兩路進使　諭有招撫）漢卒亦云強秦城非不長昔日有鬼市今日無狂王中外各有限諸奚守爾疆彼軍多凍死寧不畏夷傷（前從額魯特蕃齊六賊所作伊里死者甚多）

交兵及秋期飲馬出陰山更聞　天子命養銳祈連開明年軍勢壯一戰擒賊還高官今可得努力誰追攀（富寧安奏請進兵取土兒番奉　旨明年前進攻取）

塞外水草絕四望塵沙昏轉糧遣大臣馳馬日來奔彼寇窮瀚海我師頓玉門相持終不決糜費未堪論（議政大臣議令巡撫料理糧餉）

太平尚文德開邊重武功　至尊算已定大官詢僉同主將利殺賊　聖德在和戎兵法亦有言逐寇勿逐窮

後出塞五首仍用杜工部韻

文昌尊上將出號五諸侯招搖動天闕河鼓振帝丘已收滴博塞更作花門留窮虜何狂悖咆哮海西頭如彼不量力拔山觸不周修德冀其來干羽使之羞但聞從王者私喜佩金鉤

登壇禮數渥聚觀金水橋營伍旂旆旆戚策馬蕭蕭告廟策元龜侯王悉見招類禡古軍禮神宮何寂寥望闕拜稽首軍行氣不驕大將眞龍種寧數霍嫖姚

天兵三道出各思樹功勳一扼皐蘭險一指天山雲

我王鎮武威赫赫張吾軍四路為犄角聲勢遥相聞秋高戰馬健更集牛羊羣誓將清西塞神策報　聖君大軍分爲三路一路由河西陝西蘭州至莊浪駐劄一路由眞定固關經從寧夏至甘州駐劄　大將軍王由沿邊寧夏至凉州駐劄昔時身毒國塞種罕憂虞自漢入中土波羅遍笙竽靈山飛鷲鳥梨河靜天吳胡為毀景教遂使戮僧軀聖人奮眞元命將出西都請看龍駒上彫鞍名鏤衢[illegible]北河[illegible]蒲坦滸發賊衆殺喇嘛毀佛教殲番僧[illegible]達[illegible]將開故　命王以大將軍討之三年戍西域軍帖下轅門傳聞氣勇決摩刀向人論男兒重意氣莫負主將恩沙漠陰風黑荒窮殺氣昏自從軍令至無有犬吠村隆準眞天人乃稱高帝孫大將軍王沿邊曉諭兵民務令相安無不歡呼感激

烏墩塘行并序

甲寅之亂土賊據金谿城有李某者剽掠村落見氏年少有姿色欲亂之氏紿賊使護其姑與兒賊信為然氏乃入室縫衣褲潛出死魚池中友人田西唐子述其事余為作烏墩塘行氏故田西唐姓女也烏墩塘姓王其子今為賈人無由達諸當事云

我聞烏墩塘有婦唐家子昔時遭喪亂賊如蝟毛起婦携姑抱兒値賊掠鄉里衆手刄其姑婦請代姑死釋刄向婦笑憐彼顏色美紿賊且踟躕賊聞心竊喜以手揮姑去姑將兒去矣上樓出衣裙入室逢羅綺潛自後户出舉身赴池水水清鑒婦心泥濁汨婦指行人聞之泣歎羨未有已兒大作商人未知傳銘銖聽我歌一言用以垂青史

馮節母詩并序

余族有母胡姓其夫商於江北病歸與母訣曰家故貧爾年未三十尚可嫁也既而死母躬織紝撫其一子二女俱及成立辛年六十有六

星斗何歷歷明河散鴛鴦燦爛當中天變為參與商妾本農家女嫁作商人婦商人走江北年少兩相誤妾今二十餘願從黃泉路子女方嬰孩安得棄之去為君理斷絲為君鞠孤兒織素本吾事衣食得所資

奄忽踰四紀孤兒既抱子悟彼泉下人賤妾今可死

黃栢行并序

黃栢村有胡某者娶余氏女生子一甫歲餘而胡卒余誓不再嫁撫其孤兒事舅姑益孝謹時方饑荒家人欲強嫁之絕其食余不得食者三日矣於是盡改其嫁時衣作兒衣乳兒哭且詈夜啓户出死魚池中馮子目擊其事作黃栢行

黃栢葉青青葉繇栢心苦采之不可食棄之如糞土女子身許人夫死身無主下哺黃口兒上思養公姥誓當為孤鸞飛上鴛鴦樹胡為逢凶年不嫁千人怒賣妾作肉糜難供一家脯饑腸不久留嫁衣紉絲補

補就被兒體淚血下如雨抱兒哭且詈血盡還孩乳
兒兮當永訣黃昏出前户徘徊赴清池免為家人侮
時過黃栢下清節目所覩願琢女貞木一彈復再鼓

桐村詩卷四

金谿　馮詠　夔颺

覽古二十首

大道日榛莽斯人墜塗炭王風哀以思聖言泛無岸
周轍區東西兵戈遠秦漢前極祖龍焰後遺新室叛
經籍已沉淪區宇何漫漶象教入中國秘怪使心渙
六朝崇詭異五季尤濁亂時無曾中叟長夜何時旦

秦王驅六合聚兵咸陽中蠶食吞二周居然一世雄
亾秦者其子疑為狄與戎長城積白骨萬里臥悲風
強胡避漢北戍卒起山東兵駐涇水上身死望夷宮
天生指鹿者反有滅秦功

小白失諸侯肇自伐孤竹項羽死垓下乃在戰鉅鹿
天道忌盈滿終為妖孽伏心蕩覆楚王氣驕殺子玉
不見秦繆公二陵鄉師哭勝敗本何常憂患神所福
慎終於其始持盈在知足

李陵降單于蘇武娶胡婦一為大漢使一為匈奴醜
軍中樹降旗海上飲武酒縱然辜漢恩寧不念老母
豈知牧羊人難以勢利誘獨仗漢家節臥起不釋手
勸婚或奸謀權宜理所有婦可合之去臣節未可苟
報恩將安歸少卿無藉口

子胥兵入郢鞭笞及故主范蠡志亾吳渡江禽強虜
豪傑懷怨毒包羞忍外侮行乞亦所甘臣妾與之伍

吴楚昏不知以肉飼餧虎耽耽方未已肉盡虎猶怒
將相欲何為恩讐豈獨古
智囊削諸侯七國稱兵起未能殺袁絲先自戮東市
袁絲雖殺錯陰謀為禍始私出安陵門乃為匕首死
方知智與謀適足殺身耳報復由天心傾覆視前軌
兹理良不爽營營徒如此
田光報燕丹臣老無能為僂行見荆卿刎頸以激之
秦兵已北向荆卿更待誰將軍頭易得空殺樊於期
壯士髮衝冠徒有高漸離身死未足惜國事安可知
起視遼東城十萬王翦師
河東大將軍少小作人奴十三尚牧羊二十為大夫

依倚侯家貴出塞擊強胡一戰出高闕再戰降單于
詔上平陽主尊貴與之俱給事吾家吏共道夫壻殊
男兒封侯骨天生不可無
安邦貴達權通經在明理吾觀雋不疑可謂知大義
孝昭元始初煽動多敗類妖邪夏陽人詐稱衛太子
朝議既紛紜公卿皆雜視少主未能决奸凶容易起
獨有京兆尹謇謇屏羣議引經律蒯聵收縛付獄吏
卽令太子眞違命罪當死一言安吏民是用消奸宄
方之霍將軍定難功堪比
霍孟輔三后驂乘為殃源天子且畏憚赫奕禍之門
何如張敬侯免冠作謙言願分老臣祿詎失通侯尊

視彼滅族禍多在乘朱輪
楚漢入關時楚能吞漢魄宗室苟能賢帝楚為碩畫
但令殺沛公詎少通侯冊何乃洩軍機甘作子房客
為脫鴻門劍為籌漢中策項羽眞英雄疑忌乃盡釋
我亾實由天奸謀生肘腋美人帳下死忠義存巾幗
四面皆楚歌胡不斬項伯
士女貴守身身失如裂瓦昔有蜀相如琴心挑新寡
文君從戶窺車騎甚都雅家徒原壁立相與營酒舍
自著犢鼻褌滌器露兩踝知已惟狗監託身羞苟且
意氣驕蜀人牛酒獻門下王孫非不傾錢刀無乃假
聽歌白頭吟卽是淫奔者

季子佩相印勢焰爍洛陽買臣衣繡衣富貴凌故鄉
有嫂伏車下有妻羞道旁巋然兩丈夫意氣何揚揚
因人竊榮寵得志失故常愛至苟相念寧不愧中腸
齊桓戍九合夷吾佐一匡射鉤與檻車君臣無相忘
至情固如漆至交淡如水有初鮮有終陳餘與張耳
相為刎頸交誓與共生死救趙軍不前責望寧有已
殺身泜水上禍自監門始當其桑下謀情好誰能似
恩怨相反覆不殺亦不止悠悠世間人毋為勢利使
東漢尚風裁太學矜名行一朝誅黨人名士半亾命
望門無可投身與禍相競黨禁雖已解宗親獄未竟
世亂識幾先君子避陷穽寧為新息長弗作外黃令

閉門情所安縱賊理非正覥然張元節尚應建安聘
不念萬家死為君全名姓
揚雄與劉歆符命獻新莽國師桼侯封大夫無上賞
西漢媛儒術忠義徒絶響四十八萬人固宜心向往
豈有通經者而為亂賊黨
山高不在鋭水深不在激方正世所嫉名節禍之的
陳蕃與竇武㚣動攖鋒鏑李膺及范滂持論好搏擊
南北黨人爭各自貽伊戚殺身亮所甘骫髀前無敵
氣盛使之然大禍終不析漢運已淪亾妖邪誰洗滌
皇皇郭有道不救天下溺
江東多名士吾愛曾子敬結備以拒操建議為獨正

奈何呂蒙輩獨以荆州競荆州雖歸附全吳受魏命
肅亾亮亦死魏賊所以横
穎川荀文若乃為魏武愚佐孤如子房相得固其宜
首建迎帝策本欲有所為奸邪不可料潛以漢祚移
其形既已露大義安能持空器賜壽春飲藥同所悲
擇君苟不慎殺身徒區區
天道本正直抑陰而扶陽漢室遭板蕩斯言徒荒唐
羣盜滿山起驅民如驅羊有人吟梁父擇主卜行藏
祁山師未捷斜谷身遽亾壯繆威華夏麥城何悽愴
伯約圖恢復事洩乃倉皇以此詢上帝興衰理渺茫
古來否泰運永懷心内傷

鳳山早春

開歲倏人日庭昏睇積雪嚴寒淹晨暮田風屢昇滅
密林紛沃若冰花皓已潔逶迤逗胥丘澹瀲縈繁纈
睠彼澗中松可謂霜下傑緒風變幽姿新陽貞素節
寔日相輝媚天光共澄澈既無市朝喧還得靜者悦
我家山之側邈然與世絶羣芳發淸和盈觴謝屢設
抗懷斜川遊彭澤見遺烈風景累代下方之差不劣

詞原

古木迎春曉新條向日抽遥瞻原野曠近見井烟浮
村舍歌秧馬人家出土牛詞原吾所戀耕種更何求

鳳山草堂落成四首

卜築鳳山下依然近故廬不知荒草地能得幾人居

户仄春雲薄庭陰落葉疎呼兒理破簏祇有舊時書
澗雪深三尺山楓纔十圍年來江上客獨自看雲歸
露井春泉細松明夜火肥樵人與稚子相對渾忘機
農圃村中舍鄉人數往還相看流水外惟有白雲閒
酒與多乘月詩情愛在山羲皇應不遠高臥北窓間
我愛草堂靜時聽山鳥喧三間高士宅獨樹野人村
客餕常隨意官租不到門平生林壑志把酒更無言

人日光風倍覺饒

剪綵換符月建寅霜威未減柳條新梅辭寒勝三冬
雪花就暖宜七日春竹樹風前爭舊侶琴詩酒裏[illegible]

關身家國兄弟原同氣莫遣連枝少一人

塞上曲

清笳吹塞上天馬出漢家將軍事結束征夫爲爪牙彤戈臨青海鐵騎暗黃沙鼓聲寒不起戰骨積如麻城下寡妻哭功成且勿誇

關山月

明月三五夜關山千萬重玉門風晰晰渭橋水淙淙傳聞陰山外西虜未交鋒一自征戍去能得幾相逢願以今夜月宛轉照儀容夜月常如此儀容不似儂

戰城南

喋躞連錢馬倜儻羽林兒突圍幾百里驍騎百萬師

一戰洗瀚海再戰奪燕支調發將軍令姓名天子知白羽腰間箭黃雲塞上旗不知隴頭水何事向人悲

出自薊北門

羽書來上郡戍卒駐京州北軍橫西塞漢馬度胡秋隴山風未息交河凍不流離別榆關上生死海西頭由來誇燕頷今日始封侯

飲馬長城窟

驅馬出長城飲水向天鳴寒溪不可渡征人骨縱橫戰骨浸爲水水腥使馬驚不聞水流咽但聞鬼嘯聲還魂桑乾北相依到舊京

離別曲

人生苦離別况復當遠道但聞故鄉親附書遥懷抱懷抱千萬種音書非草草上言長相思下言善相保相保亦不易覽鏡令人老

折楊柳

垂柳垂楊節西風北風咽今日顏如霜昔時花似雪盛衰令人悲無奈終年別妾爲苦竹叢君作楊柳結苦竹秉貞心楊柳任攀折直待攀折盡恩情從此絕

長相思二首

長相思久離別所思偏向垂楊結春雨春風人攀折開殘陌上花啼盡子規血恨不盛年時與君生决絕

長相思久別離美人遠在江之湄芙蓉帳明月帷寶

鏡懸春色玉釵冒鬢時相思思何極問君君不知

許灣登舟郎事

凌晨發許灣落景憩章水乘陵四山下晨暮三百里匌匒窮谷豗活活羣流駛有客遠方來殷勤饋雙鯉旣道盈契闊中情亦信美獨酌觀泉源暫息浮生趾

將之粵東經章江門別萬宇肇太史（時得都門友所致書）

君從南海來我從南海去爲言五嶺雲山溪不可往爲言三江峽水溪難可渡長塗非不諳遥晰嶺外路蕭條三千里行行入瘴霧旣附學士舟（時與李巨來同舟）又蒙太史顧邂逅南州浦鬱紆章門樹寸心如可結眷言

昔已屢私念同懷者不踰古人度芳甸蕩繁英長天
引輕素朋情信鬱陶此別竟如雨

章江門登舟次李巨來學士韻

章水風波急楊舲雨氣驕一江長北去雙水向南條
問我今何適從君入嶺遙扶胥應可至瑇瑁幾時潮
懸裝登畫鷁挂席出村郊昔逐西江節（去年從王學使按試各郡亦從此登舟）
今從南海旓故人多得路老我類懸匏為見將雛燕
差池戀舊巢（學士奉命祭告南海經章門登舟時令子元長舍舟登岸目送久之學士亦回望不已）

樟樹鎮王文成公誓師處

有明武宗齋乾綱南昌吳濞尤梟張鯨魚鼓鬐向鼇
水猰貐磨牙吹血腥太原司馬假節鉞虔州開府趍

江城臨江之滸遮閩粵檄傳吉贛瑞袁兵太守縣令
為部曲縱金伐鼓佐戎行公有奇策擣巢穴更擊脩
歸掣長鯨磨崖紀功匡山石大江西南江水清伊余
童弱聞其事經術經世何崢嶸昨往贛石拜遺像今
來江上訪壘營夕陽古市人烟外兵氣如雲射天庭
江波洶洶風獵獵雲旗閃鑠走精靈

暮膳山金文靖公墓

峽江南上十里間金水西縈暮膳山寒灣凸凹氣象
古墓門片石荒溪濆苔昏土蝕出野火殘碑剝落宣
德年緬昔文皇起靖難練黃正氣化碧烟起公館閣
列侍從指揮儒術闢菅榛唐虞夔臯周方虎天子傾
之開容顏外廷羣公漫趨走解楊胡黃差隨肩北征
再駕懋奇績左驂六龍歌凱旋雨朝顧命稱元老三
公遺骨埋荒原我來再拜讀墓碣秘怪陰靈掩朝暾
狐兎縱橫背人走禽鳥上下各啾喧吾鄉昔日盛文
藻聖曆百年誰追扳山川在理有崩竭衣冠自古相
回環鳥啼人去暮山紫上瀧下瀧水潺潺

同李學士桐江守風

昨夜箕口張今旦風頭惡馮夷鼓神勇陽侯相噴薄
晝霾山根没波搖坤軸弱顧瞻東西雲晻曖高下落
猋流趨桐江長波罨水郭榜人不得行停楫理舊笮
天遣使臣星將命虔無作鐃吹飛廉動旌麾祝融愕

英靈為前驅神物亮有託叱咤起潛虬乘時縱大壑
我從適南海震蕩奚所樂嗟矣薄遊人喟焉傷盍各
投之非白璧恐為神龍噱

釣魚臺

漫說桐江釣未能但逢片石即堪凭如今盡是羊裘
客何處江山屬子陵

李忠肅公墓下作

桐江淡淹釣臺側黃沙倏烈谿水黑公之墓兮仁山
北公之靈兮坤維塞有明烈皇歲甲申衣冠被驅何
踆踆貂璫開門放豺虎饑鼯上殿走麒麟公議南遷
存呼吸鍾山孝陵鬧鬼泣慶雲東射裂鼎湖東晉南

宋安得立信國祠前燐熒熒吉州雙忠碧血青前有
文山後忠藺下為河嶽上日星敎魄忠魂匝江澳殘
碑石馬僵荒谷禾黍西風夕陽斜獨有年年江水綠

贛石三百里用孟襄陽韻同李巨來作

贛石三百里激流亂峰間萬壑氣翕匌百灘鳴淙潺
樹際多繃綺竹徑行躋攀滄溟怒猶息奔峭無阻艱
我從南海舟鼓枻心目閑緬思附青雲乘風落星灣

十八灘櫂歌 并序

李巨來學士素聞贛石險峭比至萬安清漲灘
空風利舟駛不見所謂十八灘者叩其狀于余
余經過至再至三因憶舟子舊有櫂歌嫌其辭

意無文不復記也爰口號十四首代舟子之歌
以示學士云

惶恐灘頭暮萬安城下路灘夫相嘯呼逆上蝦蟇渡
石屏亂若戟云是傲蓬石蓬與石相磨難為來往客
朝採漂神茶復斫縣津竹筌箯山中人雨前試新綠
蓼水出蓼山嵯峨分小大形如鵝鼻高散作石千箇
武翔下匡坊陰濤本曲尺中流走一線八卦九宮石
上為金牛嶺下有石崑崙馬腦及雞浦中潛鼉與黿
東見平兒石西見鎖匙灣槽石從中出纔露梁父山
既上下蓮花又上上蓮花蓮花通上下根蔕出金沙
錫洲藏鼉湖銅盤近攸口山鬼洞中號舟人石裏走
獅象雙峰下楊梅鶩湍瀉太湖洲畔水曲曲石人蹋
蘆岡雲竇開海嶠方壺勢似建東西瓴危飄雲海際
衡陽天柱峰贛石肖其狀三板順風船難經三折浪
雙雙龍爪張矗矗鷺鷥立欲過人頭石舟人相對泣
贛灘二十四江流百千曲三日到儲潭篙師睡不足

虔州道中

兩年三度歷崎嶇曾愛溪雲似畫圖江鳥逢人鳴野
驛蠻花隨意發山都萬安水漲虛惶恐贛石臺高望
鬱孤偏是書生從使節旌旄惟見擁城隅

新城鎮

南埜有荒城一水縈如帶登高矚村墟烟火恒晻靄

亂雲湲谷起陰霞遠岫外黯黯連長林蔌蔌響衆籟
路仄已回復泉滴初澄汰叢花發蒙蘢夕鳥投曖昧
撫此動遙思望鄉一以慨終當返漁樵庶與心期會

南野驛

因人漫作客荒驛本炎州海氣逢新雨江聲憶暮秋
峒田畬火出山鳥夕陽留憶昨天南路孤横野渡舟

南安道中贈趙昌宸學博

石溪小邑路横浦夕陽間千里逢親故一樽對夜闌
江天隨地濶魚鳥向人閒為指曾遊處空林月半彎

斷句

倒挂此間語催歸何處人可憐無數鳥啼盡一年春

登東山亭 上有王文成公石像

維舟近橫浦言陟東山麓石路緣幽隈鮮雲翳桀木
仰視巖際白俯臨瀧水綠城闕縱且橫人烟紛在矚
田婦荷鍤來褁頭事結束繁英雜苦茗采之方盈匊
晨服良可析衞生苦不足陰霞乍昇滅暝烟復斷續
撫景恣情游轉自勞心目累謝仰眞儒懷古欽遐躅
鬚眉何晃朗照曜此岩曲衆鳥上下鳴愜素在幽獨

大庾嶺

首夏適大庾羣山半空翠崚嶒帶遠天逶迤回陰地
籃輿歷曾巔日中行始至乍入已崎嶇陟遐轉幽邃
望窮凌太清覽逕通宕閟杖策上雲封懸崖出山寺

優曇信荒唐流泉饒古意仰瞻張曲江風度逝猶未
鑿山破鴻濛敷文闡靈異懷賢累代下廟食亮無愧
南望珠崖通聖化靡不暨延佇念景光息鞅忘羸匱
衆壑既澄滓遙日相映媚卽趣佳可淹聊愜登山志

自大庾嶺趨南雄

昔聞粵山多今始覽奇譎庾嶺亙海際岡巒諒非一
逶邐出雄州導引何隆窣窮巖盛阻積連林轉迷密
杳靄帶晨霞虧蔽窮落日青黛迥在目白雲紛入膝
巃嵸屢回複岑崟還相失此行且脫鞅聊足破愁疾

南雄舟中

湞水清且曲褰裳足淵泝洄沿不勝篙沙澈時登岸
榜人各驚喧投檝相凌亂浮雲四山起落日中流半
淺淡迄無就澄懷發永歎

始興江口

湞江東下遠修仁水來會清源力未張合流勢方大
洄洑成波瀾屈折極襟帶粵水既蕩潏粵山益狡獪
起伏何蜿蜒峻峭無根蒂青巘與綠波映媚奪雕繪
遙睇三楓亭空濛烟雨外

韶陽舟中

湞陽江淼淼桂席日方曛地濕常疑雨天晴不斷雲
山多錦繡色人雜島夷羣久矣歸王化無煩楊僕軍

望韶石

羣峯各殊狀迢遞望雙闕近流杳滚沉遠山互興沒
菴藹遲雲霞嵒嶤窮日月毬門既湏洞鳳閣何超越
虞帝昔南巡蒼梧達百粵是時敷文德九成動仙窟
英皇難可卽猿鳥響未歇疊巘緣青冥巨石跨林樾
雨氣亦云驕虛舟不得發遙瞻山中雲飛揚本倏忽

彈子磯

連峯何崩奔絕岸蟠水府蜿蜒鬭藏龍嶔崟蹲渴虎
盤渦乍陰陽寒慄無晨暮朝暾挹清冥山色積太古
其巔絕鉤梯其旁垂石乳嵌空雲中瀑瀟灑天外雨
緬想厚地裂雙崖立相拄胡爲造物者斧鑿兆有故
聞名笑荒傖妄指千年虜一彈未足傳黃明安可數

俗傳黃巢彈子所穿故名

英石

英德至陽山百里多異石倚峭夌天梯嵌空絶地脉任往出奇詭幻若神工闘皺透削天骨寧辨斧鑿迹尤希大如斗竪立方盈尺穿穴殊獪狡窪窿異窟宅崎嶇有殊狀外斜信中窄掣拽出名山延佇好事客杷翫任所欣市載累千百我懷信碕礒默念成此癖

湞陽峽

韶陽達湞陽千山一步障峰巒各崩奔巖嶍互雄長環以玉屏几矗若放弓仗龍頭向我立鼇背不相讓中有牯牛闘奮怒尤殊狀其下積鐵沉陰閟難可量

青晝烟霧冥騰波蛟鼉抗水石屢澒洞篙師迷背向傳聞萬人城南越築其上一自陷夅陋天險未足尚至今連州口姦宄理所防慨矣遠遊人戒心獨惆悵

峽山飛來寺

急流下湞陽峭飄入中宿奇峰相搪撐明霞回瀾澳遥指飛來迹寺門薄山曲曉日射危梯陰風振睞木菩提落清景曲棧散餘綠東峰取次登半雲亭名起遥矚古樹鬱蒼凉岡巒信重複轉自西巖下緣崖倚窓竹飛瀑懸半壁夅雲響溪谷宛如石髓裂長空噴珠玉泠泠殊清越坐聽忘疲足卓哉東坡老豁然炎海目山僧去更來白雲斷仍續安得脫山屐潄石於此

卜居布亭側石上鐫東坡遊處

歸猿洞

水雲起遥岸烟霧蒙重嶂傳言有佳人奇蹤自來往垢汙心未冥遊戲情由放長嘯脫玉環注念落世網歸山狎舊侶捫蘿忘新賞空巖息長飈高樹振微響陰靄洞際出明月峽中上風鬟無由見松門遥相望

二禺祠

峽山南北禺帝子本軒轅弓劍眇滄桑猿鳥徒攀翻石磴流泉瀉對嶺空響奔溪臨湞水澳遠延諸峰尊蓊薈阮俞吹綠雲安可捫

大廟峽

朝旦發英德夕息憇大廟奔瀧屢潺湲層巒亦窈窕其下沉蛟動其上蹲虎嘯石旁俯靈祠羣山莽奔峭翳雲薄千巖陰風號萬竅宿心困淪躓即景知要妙達生幸無羈姑與展遊眺

佛山寄仇介石都閫

天南一臂鎖江隈未許樓船罷鎮回交水無波羊峽去海潮如雪澳門來蛋人龍女驚瀧老估客胡商市舶催新得文淵防戍角牙旗幕府為君開仇新開閫佛山

荔枝曲

帝出乎震見乎離篤生尤物名荔枝羲和操鞭馭午位扶桑不得專瑰奇黑葉綠衣黃金甲紅紗絳襦白

玉肌統攝五行孕精液土性溫醇甘其宜玉局學士

眞風雅萬里投荒慰孤羈嶺南日啖三百顆色香味

兼觧人頤擬以河豚江瑤柱不倫猶嗛東坡詩我擬

大臣伊與呂王者有謀則就之渡淮諭濟非所願不

然寧自詫荒夷天寶之亂妃子笑紅塵一騎長安馳

可憐范陽烽火起馬嵬宛轉死蛾眉累人口腹胡爲

耳星星碧血濺胭脂細柳新蒲長自綠南楊北盧奚

能爲我今翻作荔枝曲美人聞之空淚垂

贈鎖青門

宣武城頭雨汤枝江上烟使星今日麗吟社幾人先

粤嶠留雲潤南天落日圓知君從學士海外有新篇

青門茶屋兄弟住宣武門與余爲文酒之友茲以筆帖式從李學士　奉使南海

汗漫遊何益萍蓬友更親半生聊復爾長此不如人

幾月隨雙槳三江騰一身平原如問訊賦別又經春 謂令兄博蒼屋

青山庄 幷序

曩在京師京江張學士出其相國所闢青山庄

圖見示今邂逅武進徐某始知即其祖父舊圃

也慨然有作

相國園亭野水春故家門巷綠苔新多情最是舊時

月仍向迴廊照主人

細數千檣錦檻前水迴塆合憶當年無人不道江家

宅竹樹池臺尚宛然

一代金張屬後塵舊時王謝總前身空憐燕子差池

去曾憶堂前玉樹人

隋苑荒沉起昔愁斜陽烟樹白蘋秋離宮十六都銷

盡桂楫蘭堂任水流

廣州竹枝三十首

白雲萬壑千巖裏紅雨三楓五渡間烏爲愁人歸不

得殷勤隔水喚青山

素馨棚下語郎君櫛髻梳頭八字分記取歌堂人夢

後杏黃衫子石榴裙 新婚謂之坐歌堂

扶桑日出海雲東照上花枝着意紅誰道月溪常得

月莫教風井漫生風 月溪在廣州風井在陽江

年來打鼓賽金蠶競道金華戭玉函但得花王今夜

夢紅花女作白花男 祈子於花王祝曰紅花女白花男

生女誰教學綠珠懊儂郎畔井泉枯自從玉蓬歌聲

歇得似霓裳一曲無 懊儂郎有綠珠井

絢爛紅綿懶閉門朝朝飛上錦川郎從今願作思夫

水流向江頭渾淚痕

鬌雲高髻白紈妝旁竹編門壯蠣墻昨夜阿郎濠畔

去無人不道女兒香 女兒香香之佳者出東莞

兩岸青紅四月時雲㵎花窖竹籬迷南天錦繡應如

許分得胭脂滿荔枝

心字香成仔細然鴛鴦雙結獸爐烟可憐一縷風吹
散不送儂心到客邊 心字香出番禺
寬格琉璃四扇開春深小立恁徘徊風前細看攀枝
落片片飛從屋角來
夾竹山桃阿妹家枝枝葉葉惜年華春風解惱離人
意吹落墻頭昨日花
海氣沉沉午夢回春殘怕見佛桑開堂前鷓鴣無星
事風動花枝喚客來
新欠官錢默歎嗟眼前兒女鬻人家山丹百日紅何
事莫遣常開賣子花
此鄉寶玉出洋船泉得貪名亦偶然莫道無人心不

易石門何處少廉泉
盤髻簪花髮作梳蛋船心抱出江初水頭水尾隨潮
法新得鯡鰽雪色魚 新婦日心抱
江行路宿任輕船纖手扶橈緩緩搖懊惱人心不似
水等閒一日兩回潮
二八年華瘴海濱木魚歌罷惜青春婚姻暗試金錢
卜不是龍人是馬人
食香衣果最情多莫放青春爛熳過到老全憑桃葉
舞輸情强半浪花歌
傳聞番子嚼檳榔五色花前細細嘗海外莫教鸚鵡
妬枝頭啄盡母丁香

茉莉重臺晚更宜頻來日午遣蟲知寶釵斜墜黃昏
月風動香殘夢醒時
睡也思娘留半牀 猺人歌 蠻歌一語漏風光天姬隊隊終
須散昔日芙蓉今斷腸
花田簌簌美人花一點芳魂逐漢家祇為舞腰銷不
得泰風還對夕陽斜
酒出椰中氣味真如漿似乳欵貧親椰心都比儂心
好遮莫心甜賣與人
伶俐水頭未可過郎心拖逗苦情多望夫肯變留人
石卿亦望人卿若何 伶俐水出橫州
紫燕花中落復開銀魚風歇去還來風花不解流光

意纔到天南日夜催
摘罷茘奴江上遊七娘各各望牽牛星前汲得天孫
水又趂雞鳴一度秋
羅浮直上碧天城蝴蝶飛花下太清道是鳳臺仙尚
在齊將秋水化雲英
海南秋雨發春葩綠柳紅桃樹樹斜天欲緐華差易
得東風連夜作梅花
梅嶺梅花斷客魂幾迴空折寄夫君北枝不比南枝
色紅白東風着意分
萬年枝上碧亭亭嶺外風霜得慣經畢竟冬青青到
老女青何必定男青

桐村詩九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馮詠撰詠字夔颺金谿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一卷爲一集一曰江漢集二曰日下集三曰章江集四曰南海集五曰南海二集六曰公車集七曰玉堂集八曰京口集九曰黔中集分年編次各以作詩之地爲名始於康熙癸巳迄於雍正己酉共十七年之詩前有自序題康熙甲午蓋江漢集之序刊板時取冠全詩爾

崇雅堂稿八卷

〔清〕王植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德堂集八卷》提要

序

古今之天下所以亟賴有正人者[illegible]人陽之德也陽必先明必剛必直陰則反是然明而苛剛而愎直而訐又非得陽之正者故必學以善其用而後文章政事醇然一歸於正余通家友王子槐三别號戇思其有思乎長孺之戇而用以自檢歛抑戇而滏之以思固當以學問勝不僅以氣節為先耶大丈夫處世依阿鮮溳必至與妾婦等故氣節之士方可言學問不然氣靡而節不立何學問之可言余聞王子家居惇孝弟睦宗戚和鄉黨恂恂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然不肯隨俗俯仰流品之不類者逡逡嚴界閾以待之自康熙乙酉舉於鄉越十有七年始成進士積學既久中間遊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其筮仕於粵也歷州縣者九廉直持正所在眎弃官之寬猛治忽以相捄正而詳求地方之利病以為張施初至先釐剔陋弊事之累民徵取之不度者悉革之已則為定章程重

賢正祀典而尤瘽瘽於獄凌凡命盜中藥腊帑閲及跡涉不軌事易株連者皆不事張皇虛衷平反所全活無算至欽州毗連交阯則請定上司相見之儀以崇國體復四崗改丁之誤以備捍衛澳門僑寓夷商則請革歲收羨金之陋以服遠人尤政體之大者爲粤吏十餘年始終不習唯諾隨人亦不屑嗅咻市德中上事有不合輙力爭之曰職在親民見民事曲折頗確少有回屈如民命何故上官語嚴正有識者必首

屈一指所陳議多見施行其爲令不滿一考即擢州牧其効而去也旋以特薦起起復一再調遷然名太著而忌者亦多退不久而進未大顯卒莫能竟其用王子亦卒不欲枉己求伸每公退攤書濡毫俯仰嘯咏樂而忘老常謂士之進退當安命人以爲安命即王子之命余曰此吾儒義利之界也不則詭遇求合者世不乏人果能盡得其欲哉生平纂述甚富言性命則有濂關三書正蒙初義經濟則有權衡一書言經史則有四書參註及和平雜定新會深澤諸志聲律有韻學今又獲閲其崇德堂藁若干卷談理則究根柢窮經則探本逐若一貫之傳孔顏之樂迺道學淵源而井田學校璿璣明堂則古先王之大經大濂一一考辨而究討之他如論人揆事皆能獨見其大而不惑於俗要其光明磊落剛直不撓之梗概坐而言即起而行抑其身弗挫其志可不謂昇陽德之正而政事文章皆無負所學者耶當庚申辛酉間奉有内外大臣

各舉所知之　命欲得如陸龍其張鵬翮其人者粤中藩臬謂王子頗可當之當事微哂曰此即居臺中亦强項一流余謂王子學醇而養粹殆有古人直溫寬栗剛塞强義之風而世顧僅以强項目之至嚛而不敢舉鳴虖即以強項論世又可多得乎哉乾隆九年四月望日通家生

虛齋鄭其儲拜撰

千古以來言語事蹟尚留一二者幾何人耳其餘遂與草木同腐甚者其子孫且無由覩生平嗚呼危哉予之凉於德也雖嘗涉仕途復鹿鹿猶人況欲一言之幾於道當亦僅矣尚烏有足留者乎顧自髫齓受讀迄今甲子過矣而未嘗一日暇逸憶少年時輒慨慕古人不敢自暴棄人有言其過則欣然樂聞隆冬從未近火長夏晝永從未一就枕每夜將假息常置燈枕畔與書史相間擁衾披衣翻閱一二卷始就寢日之

所為有與古背馳者輒怦怦胸間若有一事未畢者然其於古人治己治人之道偶有見時錄而存之以自檢逮釋褐後觀政都門諸同年多宿學高行予自量其薄孜孜如平素從性所安也已筮仕粵中初抵任騶從奉新官惟謹為矍然念寒窗書生一旦從人肩上乘輿多人前辟道詎輒屈膝雖貴紳名衿見必稱父母如不能為　朝廷牧此一方民者如　國恩如人望何故利病無不諮訪案牘無不罄心坐堂皇理民

事日昃弗遑時時以古人事自糾繩有所為間亦錄以自檢不憚煩也今齒髮衰矣向所錄存可自為一書者已付之剞劂其餘雖錯雜無緒然生平所經寤夢中猶可自檢點生平所為几案間猶未至散泆雖其瑣瑣者時欲焚而瘞之竟有所不忍何者半生閱歷不啻目前心血所漬於此焉寄也有愛予者曰豐此嗇彼天道之常古今著述家類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而子又不能隨俗為俯仰如天人之忌何予曰然

哉雖然世之赫奕一時而汨沒無聞者其所得亦復幾何且予既不得於彼而於此或不無一二可質古人焉他日猶得詒之子孫使就此貌予生平即予之心血未燼孰與夫并此區區一無所留者更可危也遂摘其什之三四次而存之以為此帙乾隆丙寅夏五深澤王植自序

序

深澤王藼思先生潛心道學於濂溪周子橫渠張子康節邵子之書皆務窮其指歸復研精於聲音文字旁及經世之務著述博而可傳所為古文理純辭達足以發揮經典扶樹世教者甚多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積學數十年然後登第出知壯縣大州政績醇懋所去則民思之雖未究厥施而儒者之效隱然已見其端緒矣然先生涵養深潛不屑與時俗競名譽故

當世卒鮮知之者退居林野年將耄耋猶篤學不倦矻矻手一編靡間寒暑丙子秋闈其猶子灼出予門迺持其所著書質於予請為論定其文予惟天下有義理之學有攷據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詞章之學譬諸木然義理其根也攷據其幹也經濟則其枝條而詞章乃其花葉也譬諸水然義理其原也考據其委也經濟則疏引溉灌其利足以澤物而詞章則波瀾淪漪瀠洄演漾足以供人翫賞也四者皆天下之所不可少而能兼是者則古今以來不多有也孰為重義理為重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原之水而能久長者也然豫章之材刈其幹而徒存其根可乎哉執湔氏之若甕口可濫觴者而曰江盡是執泑澤之渾渾泡泡者而曰河盡是豈不為大愚乎是故義理之與考據常兩相須也若夫經濟者事為之著詞章者雕績之資特其學之流於外焉者爾先生之學深探義理之要而貫串經史左右攷據以證成之養根而沃實窮原

而竟委發而為文未嘗支綴間架塗澤釆色以誇世炫俗振筆淋漓直吐胸臆光燄飈舉不可逼視其所為奏疏書牘動關國計民生之利病至於敘事言情托物寓興又彬彬乎宮商相宣而金石互奏也凡其經濟文章何一非先生之學所蓄極而流焉者乎我　朝百餘年以來作者林立然錢受之魏冰叔侯朝宗黃梨洲諸公之所撰著皆勝國事居多其的然為我　朝人者前則汪苕文近則方望谿李穆堂而已茲三

家者其文雖工其根柢未知能追配古人否求
其本末兼該華實並茂為我　朝文人之冠者
睹誰屬與如先生者殆庶幾足以當之與予蓋
學焉而未之逮者聊因序先生之集而因以發
予之狂言千百世下當自有公論出焉而不在
乎區區一時耳食皮相者之呶呶也
乾隆二十四年已卯九月東吳王鳴盛頓首拜
撰

崇德堂藁編目

卷之五 議

卷之六 約 訓 議 辭

卷之七 以下外藁 奏摺 稟牘

右全稾於論辨考議記序各體外并及案牘之文有疑其不類者然義理為經濟之根柢政事即道學之實際體用相資政學相印原非二理也故但分初稾外稾以清界閾而外稾則愚所為補遺者居多家訓云文之無關人心世道者不必作事之無益國計民生者不必為此又全稾之綱要云男炯謹識

深澤王植槐野著

三易論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則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釋之者曰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其中也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皆未知其何據而云然今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以連山為伏羲將無

誤乎然易繫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未嘗有神農作易之說更無夏殷作易之說也卽文王演易羑里尚在殷世周易之名當亦取岐陽分地以別之猶官禮之以周名而以周音釋之何居竊謂三易之名見於周禮則不可謂無其書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之說傳自先儒則不可謂無其義且今之周易實始包犧杜氏去古未遠其以連山為伏羲必非無所自來夫天地之始乎艮終乎艮艮未嘗不可為首也天下之物生於土歸於土坤未嘗不可為首也意者伏羲之易實首以艮艮為山故連山名黃帝嘗變其次而首坤坤為地故歸藏名至文王乃變而首乾仍伏羲之畫而非伏羲序卦之次歟後儒以天地定位為伏羲之卦帝出乎震為文王之卦然焉知不皆出于文王而分對待流行為兩圖也獨是彖象爻傳出于文周孔子在上古則有畫無文耳連山歸藏何獨不然况孔子刪述六經時卽夏殷文獻不足徵詎復有經卦之詳

尼聖所未見反俟之奕世者乎乃越數百年至晉劉光伯等始得連山而校正之又越數百年至唐長孫無忌始得歸藏而序述之其書又皆有卦爻大象與傳謂非漢晉間人假託而傅會之將誰欺夫謂連山歸藏所以序卦之次者或各自一見無嫌垂掌之太卜可也若謂各畫為卦又別為之辭則是易之理數竟加二代之禮可以因革而損益其於易道不亦淺乎

有學有識有筆矯然特異　要上流子太

十翼論

顧論古謂易上下經及十翼爲十二篇此十翼之名所由來也而言十翼者或兼經傳言之不知經爲主傳爲輔經非翼也翼則傳之羽翼乎經者也夫易經四聖之手而成卦之畫伏羲始之畫之下文王彖之爻之下周公象之彖象之辭孔子傳之或以爲羲畫八卦文重之爲六十四然大傳言八卦相錯又云八卦定吉凶蓋惟重爲六十四而後吉凶見焉且繫辭於神農時已有取諸益取諸噬嗑之語若於時尚無

全卦此象何所取諸或以爲爻辭亦作於文王然如升卦王用享於岐山明夷箕子之明夷之類豈應出之文王固知六十四卦皆羲之畫卦之名與卦下之辭所謂彖者皆文王爲之六爻之辭所謂象者皆周公作也凡此皆謂之經若夫傳有十翼則皆孔子之爲之於是以釋文王所繫之卦辭則有彖上下傳焉以釋每卦上下兩體之大象並六爻下繫之辭所謂小象者則有象上下傳焉以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則有繫辭上下傳焉文言獨乾坤有之則見二卦爲一經之主而以此申彖象二傳未盡之意者也說卦一傳則備言重卦之由及八卦所有之象而以此盡繫辭未盡之義者也若夫序卦雜卦二傳或因上下經而相次以序其義或即六十四卦而錯綜相對以盡其蘊蓋韋編三絕反覆玩索而得自心融神會之餘此其所以羽翼前聖而易道大明哉顧自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文而王弼鄭康成之徒亦皆傳附於經十翼之數遂紊雖程傳亦莫之異也惟朱子從呂東萊所定始復二經十翼爲十二篇說者曰孔

子之不合彖象傳於易者恐其與文周相亂讓也王弼合之欲使學者易於尋省實也而吾以爲不然孔子之刪詩書而作春秋也皆就古人成書一爲論定而加之筆削其事可日計而成否則月計可竟耳若十翼之文幾三倍於經即視論語全書且將倍之蓋自彖傳象傳文言以及雜卦每一傳即有一闡發之文每作一傳即有一玩味探索之事一傳自爲一義而不必相襲一義自爲一書而亦不致相悖惟易之爲道原有是蘊之無窮而發之不盡者故欲加我數

年以卒學易之功然猶有意所不盡俟之後儒者如周邵程子之所推衍往往不必同於孔子而無妨各成一說况以十翼之文必欲彙而類敘之夫豈大易之義乎哉

古易原無彖曰象曰文言曰之文王弼合傳於經乃加此以別之也本義皆已删去明永樂中修大全遂離析本義以從王弼鄭康成之舊後此卒不能復亦一誤也自記

一貫論

天下之故無窮事物之理靡盡而孔子之語曾子子貢也皆曰一以貫之其所謂一者何也或曰心也然人皆有心即不能無人心道心之雜而何以能貫或曰理也然在物爲理一物各具一理而何以相貫予以爲心與理之說似也而未盡也夫末之岐出者本必同流之散見者源則合故至道之妙渾渾無名名曰太極其在道則萬化之原其在性則衆理之窟於是同本異體乃曰四德一之分而四也於是因物妙

應乃有百行一之廣而賾也是故敍爲五倫列爲五事別爲九經達之四國五禮六樂三物八典一事一理繁然不可紀極然理本四德德具性始故傳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性豈有不一者哉然而人皆有性而貫之者獨聖人則何也衆人之所以爲性者漸漓於心而聖人之所以爲心者即心是性故當其至德內涵淵然無朕空空如也及夫物感紛乘因物而付也時而接之以仁即吾性之肫然者爲之時而行之以義即吾性之確然者爲之時而

應之以禮以智即吾性之中且正者爲之時而呈於手足之容施於民物之衆散於百爲之著達於庶政之和無非吾性之燦然備具者分而應之稱量而予之如繩之約如珠之聯以是爲貫之爾矣易繫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性之謂也先儒曰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實盡其性之謂也故從心所欲而不踰亦取之左右而皆逢夫豈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一於一事一物之間逐物而求其貫哉雖然一者有對非守寂之爲一而貫者不一非憑虛以爲貫

他日子曰參也魯又曰賜也達其魯也所以能積也不積不化其達也所以能格也不格不通是以卒傳其道者二子也然則學孔子者必自曾子子貢始

勃窣理窟熟精儒書而特有悟得遂使一貫宗旨片言道破文極渾灝邦字字樸實簡淨非韓柳之文而程朱之文也　沈子大

孔顏所樂何事論

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說者曰樂貧也或又曰樂道也而先儒皆所不取然則一聖一賢所樂者果何事歟蓋安貧若素賢者能爲聞道而悅身與道一皆非所以語聖學也予謂其失先在不明乎樂之義大孔顏之樂豈若人情喜樂之謂因物而生適時而息者哉謂足乎其性而自有其天理流行之趣也今夫天之旋而不已也水之逝而不舍也物之生生而不窮也雖天地無情而天道之流行洋溢自有絪

[illegible]者不啻見天地之情焉是即天地之樂也聖人之樂何異於是且夫孔子太和元氣即一天也顏子具體而微人而天者也是以渾然無朕而涌鳶飛魚躍之機具時行物生之妙其道心之發皇天機之活潑者浩浩落落無入而不自得焉即此之謂樂夫尚何貧富之足言而亦豈道本在外吾從而樂之之謂哉雖然孔顏往矣其樂何存夫亦取此心而自證之乎無論孩提之啼笑無非樂倪手足之舞蹈無非樂機即若乍見之怵惕平旦之清明爲時幾何而

當其所志克慊返己無慙而神亦怡而夢亦恬憂忿胥釋斗室可寬此亦吾樂之眞境也由是實而致其主敬存誠之學默而體諸倫物日用之間靜而驗之視聽言動之故以勿忘勿助之心致怡然渙然之候亦將浩浩落落無適而非斯理之流行矣境遇之來於我何有而足以間此中天理之趣也哉抑孔顏非曰樂道正非樂在道外也不求之道而別尋一曠然無累者以爲樂地則是乘風化蝶者之所爲其於菽水簞瓢無與也君子又焉所取諸

樂字眞際曠若發蒙顏子所好學論此足嗣響[illegible]　顧星五

寫出孔顏樂處語語親切要之樂道二字原不必駁但道中之樂非同以道爲樂耳以身而誠樂莫大焉仰不愧俯不怍二樂也此數語正樂之實際何必渺渺茫茫別尋樂處耶一結尤透宗　沈子大

西銘論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記云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孟子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合此數言而西銘之理可識矣昔龜山嘗疑此書謂其言體而不及用程子謂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而他日又曰西銘意極完備乃仁之體其言若有不一者何蓋仁者天地之生理渾淪涵育無所不備而其發動充盈周通徧滿無時而息故人得之而會萬有於性始

者心之德至全合萬物爲一體者愛之理至大也西銘備發此意故以爲仁之體殆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朱子以爲狀仁之體者豈猶夫體用對待之云乎顧由此以詮西銘固非專明理一分殊之義而程子又以此一言蔽之者何曰此亦因龜山兼愛之疑而剖之也橫渠之意由分立而推其理之一程子之言由理一而明其分之殊故大畧觀之則於通體事天猶親見理之一於民胞物與宗子家相長幼兄弟之異見分之殊此一義也詳析言之而以事天事親每

句橫分無不有分殊之義焉此又一義也仁在而分立分立而仁無不在西銘所以爲仁之體者正在於此朱子所以謂訂頑之言示我廣居歟抑更反覆求之西銘之理卽太極圖說之理也乾父坤母之云與所謂成男成女而生生不窮者一也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與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者一也踐形惟肖而繼志述事與所謂主靜立極天地合德者一也無忝匪懈卽君子所以修之吉悖德害仁濟惡卽小人所以悖之凶而存順沒寧則又原始要終以知死生

之說也昔游定夫讀西銘而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亟許之若讀西銘而不知叅之太極圖說亦烏足與論西銘哉

太虛論 虛說附四條

言太虛自橫渠張子始近世說者多謂太虛與太極同義不知大虛與太極義各有在確有不可得而強同者蓋太極一圖由理而氣而形因端竟委以極其義所謂太極云者雖不離乎氣而實以不雜乎氣者言之故形而上下之分劃然不淆而意之周密詞之簡盡皆純粹以精而無之可疑太虛之云則由虛而氣而形惟以氣之淸者虛空洞達神妙莫測超乎形象之外而爲天地人物之本故名以命之曰太虛太

虛一而已而會其體用要其終始則有三焉蓋上而推之天地人物之先凡萬有之形皆本於無形其湛然至一而動靜未彰者乃太虛之本體所以主宰於上而爲生生之原者也造化所以生天地者以此故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天地所以生人物者亦以此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所謂性之中涵而爲感之體者也中而推之萬物有生之初凡二氣之絪縕兩大之對待陰陽之流行皆太虛之妙用所以爲生生之具也而及其有形之後則凡散殊可象之迹莫非太

虛所流貫雖至幾微窴渺容光以髮之隙亦莫非太虛所流行而充塞焉所謂太和之道清通無礙而神者也極而推之人物既生以後生既盡矣又不能不化有形而無形是復還於太虛所謂形潰反原而散亦吾體者也是其深忌窴會於無始之先疑心妙契於既形之後豁然一貫左右逢原闡性命之精以訂二氏虛誣之謬夫豈苟焉而已哉惟其所見至太虛而止所謂統乎人物之終始貫清濁該有無寓於氣而仍不雜乎氣者尚未之及焉故程朱謂其所言乃

形而下者非形而上者卽云無聲無臭足以與理為體究未若太極一言為得理之本體也蓋言太極者如言性而直言心之理言太虛者如言性而但言心之虛靈心之虛靈雖亦所以具是性者而直以為性固不得矣況不言理而但言虛將展轉究極必有所倣先儒所謂其流乃是一大輪迴非此之故乎然張子亦恐不善會者之或至是也故其言虛又必兼言氣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又曰虛容為性本天道為用又曰語性與天

[illegible]極蓋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此則意之周遍言之精密足以自救其說而與釋老之說天淵也不知此而執周子之說以說張子或並未窺見張子之意而肆其臆見謬為指摘夫烏足與言正蒙哉

太虛二字是看正蒙入手關頭於此得解以下迎刃而解矣竊意太虛一而已矣而各節所舉為言者不同宜以三層概之曰太虛無形曰坱然太虛此以渾然未形者言之為天地萬物之大母在造化則本此以生天地在天地則本此以生人物乃

氣之本體先儒謂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者此也此第一層也曰清通而不可象謂之神曰太虛為清無礙故神又曰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以流行徧滿者言之周乎天地人物之先而貫乎其內乃氣之發用卽太和之謂也言其清通則曰太虛言其流行則曰太和異名而同實者也此第二層也於此層中析而言之有屬之天地者乾坤清濁是也以理則言易簡以氣則言浮降有屬之萬物者品物流形是也以氣則言散殊可象以

形則言風雨雪霜萬品山川要之皆在第二層中但從言清即合下有一濁字作對先儒謂不知形上還他是理形下還他是氣者此也至曰萬物散而爲太虛散亦吾體此又從既生人物之後而要其終先儒謂其流乃是個大輪廻者此也此第三層也知此則各節所言之太虛言雖殊而意自貫左右逢原而各盡其致矣竊將太和乾稱二篇逐節思索覺得頭腦在此絲絲不亂倘但隨文立訓以求可通恐不免一屋散錢之誚

首末二篇或言太虛或言性性即指太虛之本體而言與程朱所謂性即理者微別其言神言化言命皆即太虛之流行者而分別言之葢寂然不動則一而已感而遂通遂有三者之異名性乃太虛第一層神化命皆太虛之第二層也然性雖屬第一層實貫乎第二三層之中葢太虛三層第以未發已發本要歸不容無辨非判然有三事也如首篇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性已入在第三層言凡此皆須融會

張子見道原從釋家體貼過一番知其非是而後確然見吾道之正故於儒釋異同處洞然其言大虛正一一與釋氏對照太虛第一層無形之本體所謂天者道所從出也釋氏即以虛爲道故以心法起滅天地謂其不知道者此也第二層太虛之清通而神正於氣上見功用釋氏乃以天地人事爲幻妄疣贅謂其不知人不知天者此也第三層人物之散仍歸太虛而釋氏以爲輪迴復生謂其不知鬼者此也人但知妄意天性數節爲張子闢

二氏處不知其言虛言氣直與之對照到底正欲使吾道明而異說自現異學自息直謂正蒙爲闢邪之書可也

太虛是張子大主見其言天言性處觸着皆此意首末二篇外如參兩篇一神兩化太虛無體神化篇虛靈照鑒神之明也誠明篇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天性在人猶水性在氷大心篇釋氏不知天性以心法起滅天地皆是此旨葢張子以大虛爲性命之原萬物之本故逆提倒撞無非此理來

子於太極二五謂周子此子活計盡在裏許語
横渠亦云

氣有體用論

天地之所以立人物之所以生日星山河之所以凝其以太極爲體者乎曰然其以陰陽爲用者乎曰然然則理爲氣之體氣爲理之用乎曰然雖然未盡也氣自有氣之體氣自有氣之用而氣之體用又各自有體用之可分焉此其說千古所未發惟横渠始發之而後之人又或習而未之察也可得聞乎曰陰陽兩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者非氣之體而何游氣紛擾合而成質生人物之萬殊者非氣之用而何

然則何以言體之體體之用曰块然太虛者無礙而神之本體乎升降飛揚者絪縕相盪之妙用乎此在天地人物之先卽有是湛然而無形者也無形者皆體也然則何以言用之體用之用曰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對待之本體乎感遇聚散爲風雨雪霜及夫流形融結者其流行之大用乎此在天地人物之內所見爲繁然而有象者也有象者皆用也然則理於何附曰氣之順而不妄自然而然者卽理之所以附氣而存而不雜乎氣者也然則由是

而之為奈何曰衆吾其體帥吾其性故得天地之氣
為周身之氣而形生焉得天地之理為浩然之氣而
性成焉此人之所以可達於天也然則由是而之焉
又奈何曰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理之所得
適如氣之所受而賢愚分人物判焉形所各具即氣
所由別而人與物分偏全物與物分靈頑焉此人之
所以獨貴於物也然則何以體之曰客感客形與無
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illegible]堪輿滋故言之確鑿一至于此集釋等諸家皆

其膚末矣 晉州趙彤元

天地為物不貳論

中庸言天地為物不貳先儒以誠釋之固然然余謂
天地本一物也開為觀乎其體驗諸其氣其始則一
其終則一其中則人不知其一而實則不貳易大傳
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邵子曰以道生天地則天地
亦動物也上遡溟涬未判之先混混沌沌清濁渾焉
無形之形是曰太始不息之息是曰太乙擬諸人物
之初孕即形即氣藹然盎然者乎可以析之為二乎

道夫元苞歷久生意內融如卦之復如時之子渾淪
中之輕清者始上浮而重濁者漸亦下凝殆一而二
之幾矣然易傳曰乾為首坤為腹六子則足股耳目
手口邵子曰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
目鼻口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蓋浮於上則太虛
之精積光自耀是為日月星辰如人之一身上有耳
目鼻口而貌言視聽寄焉凝於下則柔而之剛或濕
潤而流行或燥烈而光焰是為水火土石如人之一
身下為髓血骨肉而運動奔走交感生育之事寄焉

謂首與腹爲二身髓血骨肉與耳目鼻口各爲一物
固不可也若夫蒼蒼者有色仰彌謂之天浩浩者無
垠俯依謂之地而囿于地者或知形而不知氣驁于
天者或言氣而遺乎形矣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
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
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然則天地之氣
何時不一天地之體可離而二乎蓋天包地外而氣
行地中動靜相感者一性氤氳相盪者一機是以日
星躔回下通川嶽之氣雨露滋潤上藉雲霓之光體

非異體也兩曜之運行周環乎溟滄潮汐之喘息相
應於朔望氣無殊氣也然則人爲天地之何物也禮
運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身具小天地故天地之非二
即可以人知之人之體骸雖分也而心之所志指視
必隨口之所甘腸胃亦適熱蘊於中而面液出寒徧
於背而膚粟生惟其一而不貳故也知此可以語夫
地

補天地之窮論

天地以生生爲心者也生息久則人日繁每當昇平
數百年輒有人滿之患而天地生物常不足贍天地
所生之人是以田日貴穀日昂郎山之材木海之魚
蛤皆取之無餘而生者不繼於是理數所窮必有禍
亂以乘之往往大兵之後繼以大荒隨以大疫是時
也玉石俱焚溝壑展轉始於一隅蔓延數國說者以
爲刦數使然蓋雖天地亦無可如何而不得不至於
是也嗚呼至此而恨無以救之豈不晚哉予謂慮其

有此而預思所以補之則有道焉其道維何曰仁以
育天下之德而刑以鉏天下之惡夫君道莫大於仁
而欲濟之以刑忍矣顧所謂鉏惡者豈淫刑以逞不
赦小過之謂乎哉予觀從來禍亂之作未有不由於
天下之多盜者也天下之盜未有不由於民窮無業
而胥於爲非者也天下之民之窮而無業未有不由
於所以致民之窮者也蓋致民之窮上有其二曰貪
驕之吏曰驕悍之兵橫徵婪入戕民之生好亂嗜殺
傾民之命此二者皆法所必嚴而聖人不以赦所謂

民之窮而為非者下有其四曰梟礦之徒曰變訟之侶曰左道之流曰誘賭好博之儔夫使天下之民人務本業雖窮不甚使天下之窮民能安其窮雖窮甚未必為非惟盜竊攘奪人人所惡也而礦徒私梟者即聚而為盜之端也起滅詞訟者陷民於罪以傾其身家無盜名而有其害者也左道者假神鬼妖妄之說扇惑民心而大盜之原也造賭具誘賭者蠱迷穽以陷人而使其心蕩業荒不至於為乞為盜不止者也此數者皆所以致民之窮而引之非為之地帝王

之法亦何所惜於此而不用吾刑以鉏之乎夫堯舜之仁至矣而曰怙終賊刑三代之治隆矣而戮葛伐奄不以為忍者何哉仁民其本也誅不仁以仁民其用也今不必加於法之外但欲無縱於法之中勿為姑息之愛而務去不肖以全良民不肖盡去良民比肩風尚一歸于醇民衆正可致富天地所不能為者或不至於極而戕刲亦未可知也若夫不知仁民而擊斷為威者正天地之所不容而何足以語此

大義論真經濟小儒望而咋舌金谿馮夔颺

法意論 魏文侯二條見劉向新序

事有奉法不能體意者其失在殉末而忘本撫其後而昧其初本者何民是也法之初無非為民者也昔魏文侯見反裘負薪而曰愛其毛者嘆曰若不知裏盡而毛何所附耶已東陽大計錢布十倍曰吾土地士民不日益而取之于民者十倍是與反裘負芻者何以異鄒穆公令食鳧雁以秕無以粟于是倉無秕求易于民二石粟易一石秕吏請不如以粟食之公曰不可取倉之粟移之民在倉與在民于我何擇此

二君者可謂知本矣故王者以天下為家九有之士民者庶皆君之赤子也八方之城郭市廛皆君之室廬也四海之工賈財賄稟庾儲蓄皆君之外府也易曰君子以損上益下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以損為益以不足為足古之聖王皆然竊考賦式之初定也凡有所取皆準所用其奏報也必曰某解戶部某解兵部某以事神某以班祿以逮造士養民所詳悉以為之計者若導使其有餘而不問其或溢所謂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者也此其初制也

溪其後或有偶增于舊者其暫也或不得已也其有偶減于舊者其暫也或不得已也久之而所司以為例曰成制則然不知其所謂例者其賦式之常經乎抑其暫焉不得已焉者乎暫焉者原非欲其久也不得已者將可以已而已也所司曰核浮冒謹出納吾職在守法然法非意也議法而精求其意則法在而意明舍意而惟求之法則意湮而法敝且亦思為國生財何如為國厚本之大乎為國惜用何如為國藏富之廣乎竊謂每議一法當原其初其復議增也則考初定之數若干于何時減若干於何時又減若干比而計之而今日之應增與否較然矣其復議減也亦考初定之數若干于何時增若干于何時又增若干比而計之而今日之應減與否亦較然矣夫如是則事得其初初意得而本計存焉魏鄭之主所能知而於盛世何有

名臣奏議中體要剴切之論弟栻

本政論一 君心

從來王道本乎天德而大學必先本務歷觀史冊尚稽往古無不以堯舜為君道之極夫堯舜距今僅四千餘年耳豈若洪荒以前神奇不可攀躋之人哉乃求之三代以下而明良喜起未聞若九官十二牧之盛昭明於變四方風動之休未有如中天之極者克艱儆戒僅以其文而大本大原之事置之不講也問考虞啓授受不外執中而人道危微之精義惟心是亟則君心固宰牧御世之本乎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而許衡謂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良善喻也然聖經言正心先以誠意曾子釋誠正加以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即心之不能自欺者是也夫行之可以不疑言之可以無慚而寤寐之間平旦獨覺之頃豈無一事焉歉然不能自快者乎得無有初念不能自快後漸習而安之竟若忘其初之不快者乎得無有本不自快之心中於設言之伐為文飾移於依夫之曲為迎合遂若

實無過舉者乎。不知初念之不能自快者。即道心之正。轉念之漸安而忘其不快者。即人心之妄也。眞妄危微之辨。正在於此。故夫所謂愼獨者。即於此懔然有覺而惕然自省。時念夫聲色貨利之屬易暱而難遣者有無其事。讒諂阿意之徒易悅而難遠者有無其人。忠鯁之逆耳。災變之怵心。初樂聞而久易厭者有無其萌。倘其有之。皆心之害而政之蠹也。且從來受言之主。輒稱不諱之朝。蓋人有不自快於心者。則常自諱。人有觸其所諱者。則必多忌。此人情之恒常。

王亦猶夫人情耳。人君必善用其不自快而欲諱之之心。斯可言誠意之實功。正心之要道。而精一之傳。千載可接。爲人臣者。欲贊襄萬年不拔之基。而奉其君爲千古首出之人。其道莫先乎此。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覺天人治安乃其流亞耳。壽水

侍郎[illegible]

本政論二 聖學

上古聖人學於天。中古聖人學於祖。然無不學於其臣。堯舜之德至矣。而其臣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諄諄然若誡中才然。太甲高宗之君道著矣。而仲虺之誥。傳說之篇。曰率祖攸行。曰遜志時敏。切切然若誨童穉然。夫豈人臣之心敢有菲薄於其君哉。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孟子曰學焉而後臣之。蓋儆戒時闇則心神常悚而與古爲稽。尤勤懋彊聒。故務學所以爲莅政之本也。且人君之所謂

學者。豈第如經生之究討。亦豈僅若通儒之淹博。徒以辭章記誦矜長乎哉。夫固欲其考綱据要。鑒古衡今。以時省所行焉耳。故牙籤錦軸晨夕几案者。固無不開卷有益。而六經雖備。館轄存乎四書。史策雖繁。喉衿統於綱目。至於大學衍義。名臣奏議等書。皆有切於身心與政治者。而要在藉經史之遺文。以驗今日之德政。爲人君者。時而觀孔孟微言。則思何者爲所當行。何者爲所當察。時而閱綱目大義。則思何者切於今日而宜法。何者可爲炯鑒而宜懲。披覽之餘。

一內研於心勿曰今之所行較之某帝某王不嘗勝之也惟曰某帝某王之某善今猶未及之某不善今猶未反之也其於衍義奏議諸書亦復如是則覽一書即受一書之益讀一節即收一節之效至於政體之大事理有疑尤宜與守正知道之大臣講切先王之法而揆乎時事之宜此其人必爲我所敬而不爲我狎能我規而不我諛學術醇正而不爲曲學以阿世者始足益我學而爲日進其德之地體學然後知不足益能潛心於學則益無足時君子所爲終日乾乾而惕若也若曰古人之書吾讀之多矣諸臣說書論事之言吾聞之熟矣而不一返於心不一自驗其政則雖經筵日設進講無間何嘗非學而正無當於學也知本之君必不如是

本政論三　知人

粤稽二典之書命官十居七八則任官者君人之要務也而有本焉則曰知人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後此詎可易言然君子小人雖難猝辨而謂其終不可知也則又不然蓋人不可知而其人之言與事則可見故觀其言可以察其志視其事可以睨其品品端志確可以卜其終今有人而剛介自持難進易退者乎必君子也如其人而進不知止善趨風氣者乎必小人也今有人而嚴氣正性識力卓然者乎必君子也如其人而柔靡鮮立可否惟命者乎必小人也推之而進讜言陳民瘼上災異者必君子進佞言多貢獻奏符瑞者必小人也推之而以寬大培民生以忠厚綿國脈者必君子以苛覈爲幹事以揆索爲益國者必小人也推之而爲國得人薦用廉直爲國祈奸彈擊佞倖者必君子奇技淫巧以蕩君志艷女孌童以蠱君心者必小人也要而言之惟君子知臣之於君有腹心一體之誼而君過必糾不嫌逆耳國是必爭不敢顧身其視君國之得失不啻疾痛之在躬

有不如是而不安者反是則逢君長君孟子所謂罪人而已又惟君子知民之於國關根本命脈之重而軫民之艱恤民之窮爲民分憂代民請命其視小民之失所不啻赤子之無依有不如是而不忍者反是則患得患失孔子所謂鄙夫而已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人君持此爲觀人之方亦何不可知之有雖然亦有難焉者漢京房之告其君曰人君之用巧佞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昔所賢今何以知其不賢臣恐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然則疎其所畏而暱其所悅所悅者必以爲賢而所畏者卽心知其賢而或有所不悅是自以爲知實不能知者又多矣於此而一無所惑斯可謂之知人

本政論四 育才

從來開創之初必有非常之才應運而起天事居其半守成之時則聲氣相應連茹而興人事居其半是以三載考績彷於虞典而選俊造士論秀書升之法載在周官語云百年之計樹人蓋治安之要在得人得人之本在育才也漢唐以來科目以外兼舉孝廉方正諸科宜可以得士矣然兩闈以文而不必問其行諸科以行而不必試其學學不足則體用不周其與有文無行者相去幾何且有司素未留心士行而

臨時但憑公舉之牘烏知舉人者之爲何如人而所舉者之果否能公耶夫此二者分之則兩敝合之則兼美唐虞九德載采而敷奏以言取人者莫若於科目之中先以鄉舉里選之法人之無行品類之不清及蹈虛而無實跡可錄者鄉里皆不得濫舉則士途淸經舉者有司禮而賓興之無令投牒自售則士氣伸雖不在舉中果有潛德而尚志者許有司廉察其生平列名同上則士行厲然後以科目之法試而取之卽兼核其原舉之行實以爲高下而士習庶克端

乎此初進之才所當育也薦舉行取卓異之典國家黜陟之大權也然繁劇難理之區大吏必遴舉賢能以充之而繁劇之命盜案必多叅罰亦必重於是擢遷之時不得不別取中小無事之州縣以應之向之所爲賢能者反格於例議而不得與則薦舉之後不且沮擢用之路乎故夫平日之叅罰不得不嚴擢遷之正典不可不寬行取之時莫若以大州縣之三案次州縣之二案與中小州縣之一案較考成大州縣二案次州縣一案得與中小州縣之無叅罰者一體

與選卓異之年莫若專於調繁州縣中取之庶法足通其變而人得盡其才此已用之才所當育也國家承平寧謐固萬年長治之模然而有苗弗馴見於舜世固知極治不無小警所恃者有備無患之道耳蓋邊陲之大吏責乎識而小吏尚乎勇聞彼西國之所長者所用之人能裹糧挾騎日夜馳數百里行無人之地以窺知中原要害若彼地之要害吾之邊人有無能得之裹糧挾騎日夜馳突之技吾之邊人是否能爲之乎且彼人或有事中朝其往來所由之途當有一定常制大吏之識果能有以制之而絕其窺伺之端乎意西陲之人與彼地相接者所能宜不甚遠彼之所長於我宜若可兼在就地設募標式選擇如明陶魯之法而爲之重賞明罰以鼓舞之彼往來所由之途倘未有議定經制在有以議之有以制之而已久之而國家所重成衆志所趨卽識與勇兼如班超傅介子之流何必遂無其人哉此邊才之育尤急也夫人爲五行之秀而才又其秀焉者不思所以滋培而長養之輒曰天下無才天下其果無才乎哉

本政論五 藏富

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貧富所關非僅在民也夫世際昇平生聚教訓戶口之蕃衍固無憂民之不庶然宇內之田土不加多百物之生息不日益或至乎居少蓄藏而饑歲難保聚庶而不富其憂將甚於民寡說者曰惟衆則貧勢所積耳然考之往代每當一二百年後其蕃庶必加於前若皆日衆日貧不可復返其皆何以為國且謂庶者必貧何以孔子幸衛之庶而先加以富將僅托之空言無以見諸實事乎哉

故欲籌足民之計宜思致貧之由其本計惟藏富於民為得之宋儒之言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所謂天地生財之數者非僅農民而已天下之人有士有農有工若商秀頑相安本末相資故得以流衍貫通盈虛相濟而合而計之不過此數焉耳然農民之力所以生天地之財者布縷粟米之征多取則困此人所易知也若合天下之士農工商無能溢於此數而取之士若工商者無異取之於農此人所未必熟計而盡知也夫國家取之於農者固有定額倘一年而徵兩年之賦民有不貧貧有不偷者乎更累年而取之無已民有不貧且偷者乎若關市之權而有羨餘鹽茶之課而有加增效尤相尋浸以為例舉向之流通商賈者歸之帑藏此非取之農也然何嘗不在此數中捐輸之例出自富坻間有不足猶假稱貸舉向之分潤戚里者類充捐貲此非取之農也然又何嘗不在此數中天地生財之力既非別有不竭之源可以取之不盡則在官者日盈必在民者日絀積之既久而民且貧貧必偷也其理固如此且

世之籌及足民者亦衆矣凡司民之官專以農事為殿最務令因地講求一切開墾水利農田倉儲勸相補助之政實盡其道躬為風示而山海川澤之利亦為之撙節勿使遽盡是所以為生也公私禮俗之節為定其制飲宴優倡廟會之屬為飭其禁一切臺觀園囿雕繪綦組凡足以耗物力而為農桑之蠹者為嚴立之閑是所以為節也然而猶非其本也為人君者躬崇節儉以為天下先而因以裁增羨以復原額停捐例以厚民生士若工商之屬一以農例之焉以

作國家之外府然後以籌足民者之言實而行之則人君之精神足與天地相感召而朝廷之政事足立天下之風趨數年之後必有成效可睹此天下為家之大計也

本政論六 持盈

堯舜之德至矣觀其時立典陳謨何其君之謙而光其君臣之間皆挹損特甚也大哉堯之為君而其臣頌之則曰罔愆而已曰舍己從人而已君哉舜禹而其君所嘉予亦曰汝惟不息曰不自滿假而已不惟非德之至且若有所未盡者何哉蓋人君有盛德之行必濟以謙吉之益偶有恃己之意即其倦終之萌而一代之國計民生數世之謨猷命脈人才之消長進退世道之治亂興衰罔不出之故人君初政率皆

有勤恪振作之志如平旦之清明而必要於旦暮所為常健行而不息始克有終嘗觀漢代以來如漢之光武唐之太宗皆上智之賢君也然而建武之德自侈於後貞觀之政漸失其初者殆有故焉在位既久政事日習所見羣臣言事者非迂執而難行即煩細而無用遂沮漸而輕漸而厭之久之且上下相習恬恬泄泄大臣未必有格心之學小臣亦安於循分之常雖上智之君所成就不過如此君子能無惜之乎且夫聒擾之言未必果當狂瞽之說最易瀆聽而正

可惜遜耳者以為內省之倪假忤心者以啓外侮之儆此古人謗木之設肺石之陳無損於君德之隆而適以昭主德之謙也況人君以一身上承祖宗之統下貽萬年之模非堯欽舜哲吁俞交儆則恐後之所謹有間於前而前之所開後將難制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以終始為日新之實若相為發明者然誠於靜居默攝時自驗目前所見或與初即位時有所間而不必盡同者乎或有目前所行返之初即位時嘗以為不當行而不能自堅

者乎試歷觀古之英主每不屑庸主之所為然而或勤遠略或慕長生或土木繁興或禱祀無節與夫遊田之樂音樂之娛端倪所萌諂夫瀆欲遂至傳之史冊目為殷鑒初亦何意其至此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斯可勿杜其漸哉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以責難陳善為恭且敬為人臣者其必以持盈之說為保泰之本庶足附於必恭必敬之義若撫拾細故以塞言責泰交之朝亦何取乎此臣為

上芥冠讐之喻論

昔孟子於主臣之間有土芥冠讐之喻或以為冠讐其君之人即君所土芥之人故甚言之也吾謂即君所手足之人其勢亦必至於此今夫秦越之人漠不相涉也然使越人有疾秦人見之而知其疾之尚可為也必不辭一為言之其或貽惑而不見聽則已然亦或再為言之惟怨之深者乃至坐視其疾而不言且或恐其得痊而凡可致之疾者罔弗導之使人其中若主臣之間其情豈至於哉然而勢則有所必至

何也人君於臣既已列之班聯乃不手足而土芥之大抵為君手足者皆其能適君意其視如土芥者皆其忤君之意者也人君既以忤意者視如土芥人臣孰不以適意者託於手足久之而羣趨一途焉曰吾知所以固吾位吾知所以遂吾名矣蓋事之可以蠱庸生者曰貨曰色曰諂曰流連而荒亡其在英辟則明而察威而苛志廣而後也乃其臣皆得微窺而有以中之於是君好諛而臣進勳華之頌君好遊而臣獻封禪之書君好文而臣雕月露之華君好財而臣

納孔桑之說君好色而臣極燕趙之選君好察而臣工蔞菲之談君以多猜爲公而臣於微言中行其譖君以不測爲明而臣於無意中售其欺君陽好直而陰疎之則臣以直行其佞君貌惡諂而意嚮之則臣以忠市其諂不畏事君之道不盡惟恐逢君之術不工不罹國是之乖日甚惟患國寵之加不隆迨至位已固名已遂而九閽之上乃膏肓其疾而不可以參苓起矣秦越之人所不相忍者而忍之吾君嗚呼夫豈其情之預期於是哉風動而草靡上好而下甚上

以予奪榮辱之權陰驅之而下以祿位妻孥之念明就之故曰勢有必至也嗚呼君恩之重比於天地擬於父母爲人臣者柰何一身得失之患而忍於冦讐其君爲人君者亦何取於冦讐其君之人而視如手足也豈不悞哉

管仲召虎孰優論

或問管仲召虎之事子貢意在召虎而夫子亟許管仲孟子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是二人者果孰優歟曰吾黨之立身也人巳之交有大閑焉以爲界閾踰其分則必侵人躐其步亦爲失巳故清介之士氣節之儒小而辭受取予大而死生存亡斤斤繩尺而不越論者疑之然而生人之不齊也性緣于質非可執矩以齊方心如其面亦難紲足而比步益廣大者無所不生而含宏者無所不容此其所以大也今

有人焉兢兢守巳不苟取不濫交本分外不能多一事可不謂君子人耶然試觀其與人相涉者無失於巳其亦有德於人乎無過於身其亦有功於世乎問事之及於人者何在世之被其澤者幾何人耶大閑雖不踰世亦何賴於斯人又有人焉其氣甚豪其志意擴大而不覊其取與或不必竟同清介之士其死生或不必一視氣節之儒議者有遺憾焉然徐察其所樹立究觀其所成就當其乘時奏功毅然有爲而亦能繩人之愆而亦能扶人之善或斥其偏見而責

有功于民物或假借名器而乃有益于君國或阿比
匪人而亦藉以保全善類或驅馭無行而亦假以建
立事功古今來往往有瑕瑜不掩而足收功末路全
其身名者此天地生人之又一格律而聖賢觀人之
所以別具青睞也其視兢兢自守一無所益于人者
豈不自闢一界閾乎知此而管召二人之優劣與聖
賢所取之廣狹可以意得已若夫泛駕而馳大閑盡
決則逢比不必爲犯顏嚴光可以事故友曹魏果足
爲周文文山無妨相元祖無益於人徒以失已又非

可相提而並論也

管子雖天下才所以輔齊桓者亦不過富國強兵
爭雄長於天下非真能乃心王室志安天下之民
者也然九合一匡民實受賜聖人焉得不亟許之
世有斤斤自守毫無一益於鄉邦反不如蹶跎之
士智術籠絡足以集事而布德者先生借題發議
可爲若輩針砭　筠亭

留侯始終爲韓論

韓張良以家世相韓而國滅於秦故欲爲韓報讐博
浪一椎椎中副車蓋以匹夫而逞志萬乘之君亘古
未有之僅事也暨沛公兵起而良知其有成乃以沛
公爲必中之一椎以入關者王補副車之餘憾與博
浪之事其志奚以異漢祚既定僅受留封旋託赤松
之遊以去意以爲漢業方興而吾事已畢固可以不
與其事矣故龜山先生以良爲始終爲韓蓋非千古
具眼不足發千古畸人之心迹其說當無以易詰之

者曰酈生勸立六國後良獨止之夫既爲韓何不爲
韓立後以爲後圖則良爲漢非爲韓也此其說甚辯
或且驚爲奇闢而艷稱之予曰不然是其辯詰雖力
而於事之先後未之考也按留侯諫立六國後在漢
之三年而韓王成之見殺於項王先在漢之元年成
見殺而留侯固已絕望於韓且秦之滅韓者楚實繼
之良之欲報秦者又在楚矣夫漢業不成則重瞳不
滅重瞳不滅則韓之讐可卒復乎故不得不轉以報
秦者報楚而即以爲漢者爲韓此其用心良苦而廬

事甚深詎尋常意計之所能窺乎間嘗考古之大忠天植而雲鶴其身姑射其品者有四人焉留侯而外若蜀之武侯唐之鄴侯明之誠意伯風格頗相若其得君而仕亦略同然三子者或勢閡於强敵或志阻於權奸蓋所遇之不幸其所成有不留侯若矣而後之論者或毀其短於將略或譏其溺於神仙或議其昧於保身卽以留侯之賢猶有不考事之本末不審勢之可否而敢於立異者嗚呼巧言亂德悠悠之口豈自今伊始哉

識既精卓以健筆達之故自不磨　沈子大

岳武穆論

古今來以光明磊落之氣忠義震於人寰者如關壯繆公尚矣至宋而有一武穆岳公其英風正氣略相同又皆明於春秋大義故奕世之俎豆不朽者幾難爲軒輊云明虛齋蔡氏則惜其不知權謂奉召班師之時不世之機會在吾目前正當馳表而南極陳此時之難得至雪恥之志已酬而後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亦足以存王法而白此心卽使此日爲檜所害吾亦爲公甘之矣其說似通於變而予以爲不然夫持論者事後而議前人之已事指摘易施就事而審勢理之權衡物情始盡當奉班師之召也一日而金牌十二至雖意出於權奸而行之以帝命軍中聞之國人知之孰敢干天子以自取戾卽以此時金人之勢言之公不過當郾城朱仙鎭一面耳而西自川陝東抵淮西金之疆域固無恙也不過當兀朮一人耳而撻懶撒離喝之屬金之智臣勇將固非少也無論違詔徑行身犯無將之戒君子所不爲卽云利國家安社稷將在軍君命可以不受而唾手燕雲果可必

之[illegible]乎稽首稱藩畀可操之左券乎兵家之事勝
[illegible]而設稍不如意而遂無恢復之全動退獲違命
之主議將何以善其後且獨不見壯繆之事乎當公
之北伐也于禁就縶龐人[illegible]落豈非難得之一時亦
孰不謂北定中原直抵許都在此時者而天不祚漢
非意難防遂至一蹶不可振夫豈人之所能爲哉況
史稱張俊楊沂中之徒於武穆功名不無疑忌假令
岳家軍北去而權相假王言以責跋扈之罪諸將合
衆力以動義旅之名斯時將䢖情直前而後有牽制

將上表自理而勢必中阻雪恥之志尚可望其必酬
乎恐莫須有三字不待解兵之後而岳家父子之心
天日難表矣嗚呼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
功於閫外者當武穆憤惋泣下時固當痛心極慮思
之至熟含以精忠義勇之偉人且明春秋大義而所
見不及一叩馬之書生乎哉

自是平情切理之論　沈子大

釋教論

聖人以人性爲極以人情爲田而因以爲教故有以
暢天下之性而非以空虛爲性有以治天下之情而
非以矯誣爲情釋氏之道則不然先儒闢之者
詳矣大抵曰無父無君虛無寂滅正學之蟊賊談神
談鬼經讖咒頌世俗民風之鴆毒也予以爲姑不必
深論今但即其所以爲教者還一問之彼其人皆曰
出家也曰托鉢也曰茹素而居梵刹也嗚呼此果爾
之性乎果爾之情乎哉事之拂乎其性者返之本然

之心而必有不安事之逆乎其情者充其嗜欲之感
而或難自制無論人所不能從必有若後世之陽語
空寂陰恣色穢者即令舉而從之也而人人如爾出
家則人類絶矣人人如爾托鉢則衣食匱矣人人如
爾茹素則禽獸逼人矣人人如爾聚居梵刹則土木
繁興而工作者亦復何人也非特此也彼其證道而
稱頓悟者曰不生不滅以免輪迴夫果有輪迴之事
則生滅非人所能爲而當有主之者如於輪迴之中
又有人焉可以自主則自羲農堯舜以至周孔之至

聖天縱竟未聞其超離死生更以巢父許由輩之夷然世外葆眞巖穴亦未聞其脫略形骸而釋氏何以獨能爲之且使人人如爾不生不滅不幾造物無權而輪迴之說又且自相矛盾乎淫辭之蔽將難遁矣則又必變其說曰吾以自完爾原非以之治世亦非可概之人人也吾又卽而問之曰如若所言則爾之性情旣與人殊亦何不潜蹤空谷絕人之境以自全虛寂之本體而世傳衣鉢廣收徒屬所居非山嶽名勝之地卽都會市廛之區演說因果爲福田利益之

詞以動世者何爲且既無益人家國事則歷代之所爲崇奉於爾者亦何取於爾諸髡而坐享之不辭也

彼之辭雖百變而其理必窮

祇就其下一層闢之與佛骨表同意　朱錦臣

春王正月辨

三代正朔不同春秋春王正月之書其夏時耶周時耶以孔氏則周之正月也故曰月改則春移

以胡氏則夏時冠周月也故曰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然則二者孰爲是予曰請以左氏之傳爲斷左氏周人也周人而傳周之書紀周之事不宜有誤今通考左傳月日之錯經者如文公二年及晉處父盟昭公八年楚師滅陳之類經先於傳者一月凡七事如隱公十年會於中邱襄公六年齊侯滅萊之類傳先於

經者一月凡五事此各據其有事之日或赴告之日而書之可並存而不論竊嘗以昭公十七年考之經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則經書六月者周月傳謂四月者夏月要皆建巳之月也更以僖公十五年考之經曰十一月秦伯獲晉侯傳曰九月則經書十一月者周月傳謂九月者夏月要皆建戌之月也又僖公五年傳有正月辛卯朔日南至之文冬至未有不在夏之冬十一月者而周以春正月傳又

從周郎左氏以夏時柰經知經之爲周月即周之左氏釋經多以夏月知周人未嘗不用夏時蓋月雖改也而既謂之正二三月即仍謂之春既謂之四五六月即仍謂之夏其于秋冬亦然正朔雖易而四時之序固不可變也若豳風所咏之月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即用夏月蓋朱子所謂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者當别爲一義已不然正月而謂之冬非所名也正月爲周之冬而謂強冠以夏之春尤非所名也用時王之月既可冠以夏之時則胡不易時王之

正二月竟從夏之十一二月將所謂行夏之時者在時不在月而混錯乃爾乎是故經書無冰者二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成公元年春二月若夏時之正二月冰解何足爲異經書隕霜殺菽者一定公元年冬十月若夏時之十月無菽又非異矣況春王正月之下左氏明云建子之月而特冠以春王者固以見尊王之義若曰此周王之正朔云爾而何以夏時周月之紛紛焉

郎以傳證經得從來所未有 垂五

古文今文辨

書自嬴秦禁學漢初遂失其本孝文時聞濟南伏生治之詔晁錯往受伏生已老使其女子口授二十九篇以時用隸書寫之是曰今文至景帝子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孔氏藏書較伏生增多二十五篇皆古蝌蚪文字而孔安國校之故曰古文夫文無古今惟當考其義理義理得聖人之精則不必問言之何人與書之出於何時而因其義可以知其言亦即其言可以知其人論者多謂今文類艱澀而古

文反平易何以出自女子口授偏得所難校之錯簡蛀蝕之餘者乃得所易然古文二十五篇固多易解至今文之二十九篇則無今有而古所無如周誥殷盤昌黎所謂詰屈聱牙者古文悉與今文同詎得謂古文盡平易而今文盡艱澀哉先儒以訓詁多方言與典謨誓命之體為不同當不誣也又有謂二十五篇平緩卑弱疑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如吳草廬所云者今按古文雖出恭王時至晉梅賾始奏上孔傳尚書二十五篇又以伏生所合堯典皐謨盤庚等篇而

古文析爲三十二篇此即今本五十八篇之始有其精言於今可按夫能說人以言者則其人與言亦必不甚相遠自漢以來所稱大儒數人有能不遠於聖人者何人而烏能親之哉又謂虞書精言在危微精一十六字而處一之危養一之微又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實見荀子解蔽篇安知虞書非襲取道經而爲之然先秦以前不聞稱曰道家即老莊列子書中亦未見人道二語焉知不若楊倞所註以虞書爲有道之經也況如禹謨克艱之旨惠迪

之言五子之歌以下若不見是圖與夫制心制事立愛立敬以及協於克一何一非聖人之精蘊豈後人勦說所能爲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明而矯健誠有如陳第之言者乎不辨之於義理之精而以詞氣之緩急高卑爲衡於讀書論世之定識也何有

持論精審　沈千大

武城辨

尚書武城篇伏生口授所未有後乃得之孔壁然亦未列學官晉梅賾始奏上之疑之者曰責君之詞倨甚非聖人所宜出漢東萊張霸作僞書二十八篇此必其一也然書有僞泰誓見黜於孔氏而於武城無議且孔傳僞泰誓三篇其責君之詞與武城相表裏益聲罪致討聖人亦不得不然按其篇殘簡斷皆收拾於蛀蝕之餘者謂非孔壁所藏其焉得此此其眞而非僞也明甚獨其節次之間不無可疑者夫談理

之文宜考其義理之疎密而紀事之文宜核其月日之後先事迹之次第以時衡事而以事按文則古今雖遥理可意會考武城一篇九節之中首末二節無庸議矣古本則前四節皆序日辰而後以命羣后告天地恭天成命惟神相子繼之然以日辰考之壬辰癸巳一月之二日三日也即繼以四月三日之哉生明且序其偃武修文之事則已遠矣丁未庚戌四月之十八二十一日也先以祀周廟告武城而二月望後庶邦受命癸亥陳郊甲子倒戈之事反序於後不

更次次乎先儒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各有更定至朱子更以漢志日辰及經之前後文細推之於二三月壬辰癸巳之後繼以告天地先誓神也惟神相予一誓之辭也癸亥甲子以二月之四五日勝殷三月一月經雖無文大抵皆其布新政安舊民之日至四月三日歸而偃武修文矣既生魄爲月之中旬而庶邦畢來受命矣越日爲丁未庚戌而祀廟柴望矣然後告羣后以序其征伐之始末雖用附大邑周之下斷簡不可復補讀者缺焉可也明震川歸氏又爲更定

以古本之五六七八節序於首節之後以其二三四節序於末節之前謂恭天成命亦爲誓神之辭若此下本無缺文者然我周王大邑周之語豈所以告天地而以既生魄序於丁未庚戌之後又爲何月之何日於理得無舛乎夫孟子於武城取二三策意當時簡編必有不完者故難以盡信而豈但血流漂杵之一言爲可疑哉

五經疑義辨

劉勰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蓋非徒供涉博之資而窮經必剖其微也顧其疑賓未析人執一說者往往有之其在易者有三在書詩春秋禮記者各二是不可以不辨大易乾坤六子其卦皆重坎獨言習者蓋卦有卦之德有卦之用健順動入明悅之屬皆美德也而坎爲險險非美德矣則事在用之者故習於坎則重險而不陷此其一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也乃乾坤而外上象惟屯隨臨无妄四卦下象惟革一卦

有之其餘或專言元亨或止言利貞又有僅言亨利者蓋彖者材也各卦之材不同而隨時變易之道因之如穆姜占而得隨且愧爲非己所有不應卦德則義可識矣此其一也至履謙復恒之九德蓋言處憂患之道如書之陳九德焉若僅以卦位相隔之數推之以符反對正對之義則斤斤象數小道之爲夫何足言易哉此又其一也尚書六宗之說諸說不一孔蔡二傳獨據祭法以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當之蓋由上帝而及在天之神下文則由山川而及在地之神

亦有謂宗字之義葢如有虞宗堯夏宗禹之宗然上文受終文祖已有事于祖宗豈又有瀆祀歟或謂唐虞五臣中禹皐益稷有謨而契獨無之考虞書惟禹皐有謨而益稷附見其中益稷未嘗陳謨也即孟子引伸命契之詞有勞來匡直之云殆如論語咨舜執中之語皆櫽括先聖之言以暢其說豈遂疑契當有謨而偶逸哉惟夫詩存鄭衛義取示戒故曰放鄭聲鄭聲淫而全詩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勸懲兼行之指著矣謂鄭衛必非淫詩者惑也世之衰也王降而

風則有黍離侯之賢也風登於頌則有賓筵倘以王風十篇入之雅頌其有似乎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此春秋所由作也夫荀子有言春秋善胥命隱桓以降特盟參盟同盟殊盟詐虞相沿而齊衛二國相與成言而退猶有信義存爲固所爲彼善於此者然聖人所筆削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詎必以書爵書名書字之屬自定一例爲華袞斧鉞之權即紫陽綱目之作亦未必屑屑如是而後儒猶有書法考異之紛紜以斜綱目將無非朱子作春秋意乎禮記雖多

聖人精言而王制成於漢文之博士月令集自呂不韋之諸儒者也考月令所紀昏明中星皆大畧以此月之内見有此星者即得載之與堯典言分至之中星不同其見於南方則一也然月令於亥之次而當以孟春之寅於戌之次而當以仲春之卯則錯雜無稽固不如尚書之精矣王制所論封國似本之孟子有與周官不合者註疏不覈其實輒以爲夏殷之制然越周而言夏殷豈杞宋之無徵反愈於周乎既不知周官爲周公未定之書又不敢顯悖孟子之說且

欲以意附益之得無舛耶竊謂宜以孟子爲主而參以周官王制之義其可也若夫經旨本無可疑而後儒自開疑竇以後辨博是畔經而亂三極彝訓者但當各守師說以靜群囂而何以紛紛者爲哉

學校辨

古先王仁天下之民而設之敎於是乎興學其義散見於禮記周禮諸篇而說每多岐蓋學有三曰鄉學曰國學曰大學按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說者曰二十五家爲閭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術州之訛也八歲以上入塾乀庠以漸而升之序然後入於學不但曰小學大學而已又按王制凡養老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由鄉而國而學與學記相表裏然而禮之說頗不一王制曰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說者皆以小學大學對言謂虞殷尚質故大學在西夏周尚文故大學在東而予以爲不然按大學五帝曰成均殷曰瞽宗周則曰辟雍其制與明堂太廟等故惟王太子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士得與焉首善之學宜在王都之中不當與小學東西對列而小學者自閭巷鄉黨皆有之又不但一設於鄉已也況郊在王畿百里之內卽周禮六鄉之地非大學所宜建竊意小學閭黨皆有之惟王京之小學敎王公以下及畿民之子弟故在公宮南之左而所升之國學乃在西郊是二學者卽塾與庠序之義故分列東西而大學自在都中非貴者賢者不得與文王世子謂凡祭與養老小樂正詔之東序又曰始之養也適東序意者養國老則在東序東序卽國學惟三老五更之大老天子乞言執醬執爵而禮之大學焉

亦猶士之於大學非貴且賢者不得與爾或者疑孟子夏校殷序周庠記則虞庠夏序而無校之名或又以校卽膠之謂頗參錯不一予謂禮記雜出漢儒其說不免歧出孟子去古未遠且深究於先王之法則不一之說當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特有卓見前人從未及此沈子大

崇雅堂藁卷之二

明堂位考

古者天子居明堂而明政教明堂之[illegible]作也記

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

三公位中階之前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諸伯之國西

階之西諸子之國門東諸男之國門西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四塞世告至

周公明堂之位蓋如此按戴禮說盛德記云明堂九

室室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

外有水名曰辟雍考工記則云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然考之

月令天子按月居九室室九則不僅五齊宣王欲毀

明堂明堂在齊又周天子巡狩所居則不僅在朝也

明堂位所記其朝廷之禮乎公侯前而子男後諸侯

內而蠻戎外故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於禮無可

疑者又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取正室之貌則曰大

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方

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

袁準則駁之曰明堂宗廟大學事宜不同而合以為

一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淨而使衆

學處焉饗射其中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

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宗廟鬼神所居祭

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

之內若射在於廟人物衆多殆非所能容也所辯詳

核殊不可易考之鄭氏考工記註云夏舉宗廟殷舉

王寢周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然則周之大廟

大學明堂意皆同此制而非同此地乎記又曰周公

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

政於成王夫成王即位時孔氏以為年已十三周公

特攝政未嘗攝位也而記以為踐天子之位註因以

負斧扆之天子為周公假令周公定朝位以示天下

諸侯而身先為僭何以制禮且公之東征也稱王命

然後往其居東也王察之然後復事君如公謂敢代

之受朝于諸侯乎考之書洛誥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蓋公營洛邑遣使告卜之辭復命非致政之謂也篇

終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維七年敘公留後治洛之

年非代君踐位之年也作明堂位者以誤解而生妄論意在誇大東魯而不顧誣聖祖奸大禮讓權臣無上之心是新莽輩所以亂天下之口實也嗚呼識不足而多著述其貽誤後世豈小故哉

理正而筆力蒼勁極有關係文字 沈子大

王制封建考

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大法也其說詳於王制而不足盡信說者又多誣焉按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氏以爲此殷制也今按孟子稱周室班爵祿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與此正同孟子所言者周制則王制亦必時王之制也何以嘗爲殷制鄭氏又謂武王初定天下因殷之地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

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蓋據周禮大司徒之文然使周初果因殷制周公始斥大之蘇轍所謂其勢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徙者十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周公爲之乎且孟子謂周公封於魯地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在所當損孟子去古未遠且深究先王之法其言顧不足據歟又按王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

爲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
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九州一
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氏亦以爲殷制也蓋以左傳禹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一千七百七十國
知當爲殷然萬國者語多之數若虞書萬國咸寧商
書萬邦惟懷周書撫萬邦巡侯甸豈皆謂其數足一
萬而又何以知一千七百七十國之必非周制耶鄭
氏又謂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
方千里者四十九今按孟子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

九齊集有其一維時齊國大矣不過千里此外未聞
有方千里者四十八之多也且方域之內輿地可按
而山川据十之三方周之初三楚以南不入中國周
公何由而建置之孔穎達以爲王制之作在秦漢之
際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是其書既雜出漢儒
鄭氏復傳會以爲之說不幾襲訛而更以滋悞乎然
則王制之說無可信歟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屬有長
連有帥卒有正州有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
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蓋八州各一方伯

以帥諸侯而天子之二伯以主八伯此春秋傳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伯主之之說也又曰天
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蓋一人或勢孤
而二人多異同監自王朝既有以控方伯之權職僅
大夫又有以全方伯之體大小相維內外相制卽後
世易侯置守設監司通判之制也此則法之不易而
理之可信者哉

璿璣玉衡考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象有象則有器器以測象而理與氣可推自虞廷之璿璣玉衡始何以曰璣曰衡機之謂璣所以爲運也橫之謂衡所以窺璣也璣而用璿衡而用玉貴天象也且夜候天象不可以目察璿飾於璣則可以手切之此古人制器考象以合乎天之道也按古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二者無傳即傳之而不詳故惟渾天之說具於王蕃者爲最善其說以爲天形圓如鳥卵地居天中如卵

之黃而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以包其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以南北極爲之端南極入地下北極出地上各三十六度其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曆家遂因日行去極遠近之度數以得日之永短而二分二至以定若赤道者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則半在赤道內半在其外而與靑黑白諸道並列爲九此渾天之大率而璣衡亦爲圓儀以象之也雖然夫所謂度與道者豈天行之果有是哉蒼蒼之天無體何得有度惟二十八宿依天不動

繫天者遂即此以覩天而曰此天之體二十八宿各不相屬亦何得有度惟日之行少不及天驗日者即日所躔之宿以一星記之而曰此星之度宋中興天文志謂因日行一晝一夜所躔闊狹强名曰度沈氏筆談謂當度之星謂之距度星是也且日月順天左旋亦何嘗有道惟一歲之度旣橫分爲三百六十有五驗日月者因緯分赤道以立中天之界更分黃白赤黑各色以別兩輪所行之迹而曰此日月之道中興志謂日月行有遲速故因其合散分爲段數每段

以一色別算位是也然則璣衡者殆古人所以寄精理於儀器而繪無象以成象哉顧古制已湮於秦逮漢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度之耿壽昌始鑄銅以爲之象五代錢樂之又爲之儀而宋之渾天儀作焉蓋其儀有三重在外曰六合儀上下四方以定位也次曰三辰儀日月星辰以著象也最內曰四遊儀六合靜而三辰動四遊則運轉以窺之也其間隨水激輪玉衡依四遊以窺三辰所在而西以合乎六合之度數蓋虞廷之遺制于是乎大備然其法亦漸入[illegible]

密而其事還當因時以合天如二十八宿之不動而未始無動也其理自元郭守敬始言之今之西法則謂每歲畧差五十一杪故靈臺儀象志書成於康熙癸丑曆家言積至乾隆甲子宿星已差一度此即古人論歲差法所謂七十年而差一度者然則非隨時修改以符天運即璣衡具在又得無誤乎

今曆謂天有九重最上第一重為宗動天二為恒星天三為土星天四為木星天五為火星天六為太陽天七為金星天八為水星天九為太陰天葢西法祖周髀之説也然朱子釋書以渾天為據今從之以俟再考 自記

十二州山川考

昔神禹治水作九州之貢曰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夏后之時為九州無疑爾雅釋地九州無青梁而有幽營孫炎以為殷制故其詩曰九有有截曰九圍是式葢幽營分自冀都而青入於徐梁入於雍矣周禮職方氏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則又分冀為并并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入之或分或合因時為制其為九州則同惟舜典乃有十二州之名何哉夫制州不必有定名而

界地以名山大川為分域予據禹貢而以今之山川考之葢古者河分東西大河之源流最遠而淮與江漢以次而南今者山分左右恒山踞太行之脊而華岳嵩衡各鎮其方故冀州帝都三面距河西自龍門積石而下非峙以底柱將河勢溢出而衡漳恒衛胥助之虐矣恒岳固為州鎮而太行為最大此外若壺口雷首若析城若梁及岐皆山之有名州境者從來謂西北多山水必東注北地勢固如此自時厥北地屈邊隅勢然而[illegible][illegible]分幽 其山脊無間其川河涉

職方氏可稽若恒岳以東帝都左臂遠抵碣石敢殺或所不及其析而為并也固宜三河而外與冀相接者曰兗曰豫曰雍葢南據濟而西北距河者兗州也河分為九流出為濟濰沮及漯經緯其間是為水多山少之域西南至荊而北距河者豫州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崻其中伊洛瀍澗滎波荷澤周其外山水之勢其去兗也幾何西據黑水而東距河者雍州也弱水西趨渭水東赴而涇澧漆沮皆㑹巨川太華為鎮岍岐相聯而朱圉鳥鼠終南惇物具備天險令雄

河南入淮故道已湮而槩考當日葢冀之西南地衍山峻川流其間自冀以東澤國為多時有河患且海若承之矣若兗州之東與南望岱而觀海者青與徐皆然而揚亦有之豫雍二州之南則若荊若梁遥拱帝京外達要荒皆中外之屏翰也故以青則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復有濰淄汶濟諸巨流經行其中厥地廣衍幾與冀埒固宜分遼東之地有營州之設乎以徐則東海南淮北至於岱乂者淮沂蒙羽而越淮而南遠距滇渤又郎揚州之域焉川之大者三江

耶澤之大者彭蠡震澤耶其導山有敷淺原之文說者以廬阜當之當亦不誣此三州者皆山不助險而水易朝宗之地至於豫南之荊州北距荊山南盡衡陽九江漢水之外沱潛分支雲夢緇澤殆山水之奥區乎雍南之梁州岷山導江嶓冢導漢沱潛沔渭皆在州境然荊山蔡蒙內方大別迤與西傾相應則險不在水而在山矣葢當日宇內大勢若一身然冀都元首也政令所出則心也四瀆其筋脈所流注而五岳則四體所分屬也以兗豫雍為心之衛以青徐揚

荊梁為手足之承而羣奉元首以聽命於心則百體從令身其康強矣天下之治安豈外乎此

宇內形勝皎如列眉固由探討功深亦自涉歷中來乃能確然如是　星五

井田考

井田先王養天下之大政也孟子言其略而周禮載其詳按孟子言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又曰雖周亦助考之書禹言濬畎澮距川畎澮與川卽井田法也考之左傳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亦井田法也是井田之來已久說者謂黃帝作井田義當是已孟子又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卿以下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與王制所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

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其說相同然王制有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蓋孟子之義疏乎周禮大司徒不易之田家百畮一易之田家二百畮再易之田家三百畮易者休一年乃復耕之謂又遂人上地夫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萊卽休不耕者似與孟子之說相表裏但如孟子之說則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共之八

口之外餘夫四人受一夫之田如周禮之說則餘夫受田亦百畝而田又有上中下有易有萊則一井不能限以九百畝八夫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定以八百畝且當晨縮歲制之不能八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頗不同意周初田多民猶少故田不能盡墾而田與萊相間孟子時野無閒田故當計夫授田而餘夫亦爲之限制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者都鄙之遂地國中者鄉遂之近地也按周禮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廣二尺深二

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九爲數者幾內采地蓋井用助法非孟子所謂野者乎若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是爲六鄉之法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爲六遂之法于是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此以十爲數者鄉遂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用貢法非孟子所謂國中者乎孟子雖未必親有周成法而其說實相符且惟鄉遂都鄙之不同也故其役之伍徵之賦也亦不同鄉遂護衛王室而征行不及故家出一人不爲多若小司徒五人爲伍以至五師爲軍凡起役勿過家一人是也都鄙征行則發之故五百一十二家共出七十五人不爲少若小司徒載司馬之法九夫爲井以至四縣爲都而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是也鄉遂惟兵多故役少都鄙兵少故役多若載師任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也孟子之說得是乃益詳矣

三傳異同考

聖人因魯史以作春秋爲之傳者五家鄒夾二氏無傳傳者爲左氏與公羊穀梁其於聖人之指蓋各有得焉因所見聞自爲撰著初未嘗有心異同於其間自馬融爲三家異同之說而趙氏匡定三傳異同以爲書說者曰三傳并立異也左氏受業孔子而公穀同出子夏淵源相接夫豈爲異惟漢儒之治春秋者以分門立戶之見守殘護缺互相排詆於是有左氏

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之作又有反之而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者是後人自爲異同也然而春秋之義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即三家亦不能不異昔范甯謂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此其文辭之異同者一也又謂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則人主可脇而居喪可婚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則神器可窺而嫡庶可亂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則爲

叛而仇讐可容此其義理之異同者一也胡氏
國謂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穀辭辯而義精學經以
傳爲按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當習公穀此其體
裁之異同者又一也而予姑以魯隱之文約舉之隱
公之事書於經者七十有六其同者無庸論天王之
歸賵左以爲豫凶事公羊以爲並賵穀梁以爲賵妾
固皆謂其非禮而所爲仲子者其如左氏公羊以爲
桓公之母耶抑如穀梁以爲惠公之母耶夫人子氏
之薨左氏意以爲仲子公羊則以爲隱公母穀梁以

爲隱公妻又宜以何爲考據也君氏之卒左以君氏
即聲子公穀以爲尹氏則天子之大夫其將以爲君
夫人何以他日無此書法其將以爲周大夫何以十
二公之久無復再書鄭人之渝平左以渝爲更成公
穀以渝爲輸爲墮成更墮異義何所適從他如地之
異者左之盟蔑而公穀以蔑爲眛左之入鄅而公羊
以鄅爲盛左之歸祊伐戴盟浮來而公穀以祊爲邴
戴爲載浮爲包左之時郲而公羊以爲祁黎穀梁又
以爲時來人之異者左之裂繻子帛州吁無駭挾

而公穀以裂繻爲履緰帛爲伯州爲祝駭爲侅挾爲
俠即字有互用音有相通亦未必舛訛若是然則十
一年之內其異已多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又何可枚
舉哉究之考三傳者宜如何曰春秋正王道尊君父
明人倫而謹之理欲公私幾微之閒而已傳之異者
以經定之事之異者以理斷之辭之異者核其所據
而缺其所疑則皆可節取其長以翼經雖謂三儒同
得聖人之意可也若云三傳作而春秋散遂欲束之
高閣焉此則後儒之自爲異焉爾而何所取諸

經學源流考
道之大原出於天群言折衷歸諸聖經者聖人本天
明道之言非是不足言經也考經之名自禮記經解
然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迨樂亡而五矣故五經
之名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始若加周禮儀禮以為
七自漢文翁始又分春秋三傳以為九始於唐鄭覃
又益孝經論語為十一始於劉孝孫至益以爾雅孟
子為十三蓋至宋淳化而始定然三傳皆以詮春秋
傳也非經也先儒謂孝經非盡孔門之書爾雅訓詁

之學必非周公所作論孟今已列之四書則亦皆與
經異故言經者仍以五經為斷顧說經之家詁疏詳
於制度象數而宋儒於義理乃益精漢初傳周易者
三家曰田何焦貢費直而費為盛鄭康成註之至王
弼掃象立義而鄭亦絀宋儒則邵子言象程子言理
至朱子作本義啓蒙乃合象與理而集其成矣書自
孔子刪為百篇惟漢伏生得二十九篇授之鼂錯以
隸書寫之是曰今文其後魯恭王得之孔壁中者又
多二十五篇皆古蝌蚪書故曰古文或疑今文多艱

澀而古文反平易以今考之其佶屈聱牙者皆古文
所有何嘗皆平易耶註疏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
有陸德明孔穎達以下諸家蔡九峯集傳本諸朱
子者為精焉司馬遷稱古詩三千孔子刪為三百十
一篇孔穎達以為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據論語
詩三百家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豈其遽以自刪
者為言則三百非始於孔子也漢儒之傳四家齊詩
始於轅固魯詩始於申培韓詩始於韓嬰然皆失傳
惟毛萇傳後出而康成箋之以小序冠其前迨朱子

廢小序為集傳疑者非一人然詩以言志以意逆志
非可以一事言如春秋列卿歌詩多因言以見意固
不可以小序盡也春秋傳傳者三家左氏紀事詳而
公穀談理精然亦互有得失至於膏肓墨守相為詆
議久矣胡傳出而大義以明雖有議其牽強穿鑿者
要諸家無以逾之漢初高堂生傳儀禮遺經十七篇
河間獻王得周禮五官又取考工記補冬官之缺說
者謂儀禮多士禮又謂冬官即在五官之內本無專
官者然燕射朝覲豈皆士禮而司空掌邦土如後世

三百之設所司非一不應無官特十七篇不足盡儀禮而考工記未足盡冬官耳朱子嘗謂周禮爲禮之大綱至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篇中多有義說也然禮記多談理之精言非但如周禮儀禮臚列人官及其儀節而已考戴德刪舊記爲八十五篇其兄子聖又損益爲四十六篇馬融更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自後鄭康成孔穎達之徒皆有註疏而以陳澔集說爲善今六經既經 御纂酌先儒之說而爲之折衷洵羣言之宗也若夫說易

者或尊王黙鄭傳洪範者有王荆公曾文定數家詩則如呂祖謙讀詩記春秋如啖助趙匡之說凡一家之言有所長必有所偏亦何能徧觀而盡識之雖存而勿論可也

今又有 御纂詩義折中周易述義春秋直解三書現奉頒發留弆恭繹之自記

大宗小宗考

[illegible]莫大於合族合族莫先於立宗宗法不立則水[illegible]本之意渙而無所於統是以先王制禮有大宗[illegible][illegible]衆族小宗以統近族故語曰宗族必有宗而後[illegible]族語曰祖宗知有祖而後有宗也禮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所謂別子者三有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者有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其國不來者有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皆曰別子皆自爲其家之始祖於是別子之適

長子世爲大宗而族人世宗之若曰此吾始祖毛裹相傳之正胤也云爾始祖者百世不遷者也祖不遷則宗不易故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此之謂也於是別子適長之外又有庶子禮庶子不繼禰不繼禰則當自爲禰而長子繼之是爲小宗同父之兄弟宗之若曰此吾父靈爽所依之遺體也云爾然高祖則五世遞遷者也廟親盡則祧宗服盡則易是以有繼高祖之小宗有繼曾祖之小宗有繼祖繼禰之小宗族人以一身事四宗與大宗爲五故曰有五世則遷之宗

[illegible]也古者冠婚喪祭莫不以宗法行乎其間族
[illegible]族齊也必曰宗國禮非適長子不敢祭其父車馬
[illegible]此於外不敢入宗子之家族黨閭有君臣之道
焉不敬大宗是曰無祖不敬小宗是曰無禰無祖禰
而可傳子孫以延其世者無本之木其末必窮無源
之水其流易竭甚至吳孟貽羞而莒鄫相冒皆此義
不明之故然亦有無宗者則國君之昆弟也故君無
適昆弟遣庶昆弟一人領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
君有適昆弟使之領公子不更立庶昆弟爲宗是謂

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惟一無昆弟則無可爲宗亦
無宗之者是無宗亦莫之宗然皆公子之禮而卿大
夫以下無是矣宗法立故適庶明適庶明故祖禰重
祖禰重故宗廟嚴社稷安於是九族親睦民興於仁
而天下從好此之謂大順

五刑考

名五刑者古今不同其實古刑未嘗異於今而亦何
可是今而非古說者曰笞杖徒流死之五刑自漢文
除肉刑始古之五刑曰墨劓剕宮大辟故呂刑墨劓
之屬各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是謂五刑之屬
三千笞杖之仁漢之澤也予竊以爲不然夫蚩蚩者
氓輒以輕罪殘其肢體何古聖人之仁皆不文帝若
哉嘗試考之禮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
不可變蓋古者鞫獄定讞讞成而以是決之非平時

所以示法也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五刑其常典也罪之
輕者或流以宥之或贖以寬之至或直以赦之若鞭
若撲則五刑之外所以示法者在是鞭之爲用周禮
條狼氏敢不關鞭五百左傳鞭徒人費圉人犖子玉
使鞭七人皆是也撲之爲用亦曰撻益稷撻以記之
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大射鄉射司馬搢撲皆是也
此卽後世笞杖之制舜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王制
不率者移之右郊左郊此卽後世徒流之制是則古

訾不用笞杖其用內刑又兼徒流而行之非詭
內刑蔽罪也若殘肢毀體相望於路此正所謂淫
爲劓刖椓黥者古聖人而忍爲之哉且古人之獄成
而決以五刑非惟以決其罪而已耳鼻頟足之瘡痍
見者知懲聞者皆是戒而其人又得全其軀命且絕其
爲亂之本故曰刑以弼敎又曰刑期無刑殆古人之
微意乎考呂刑所列五刑墨刻其顙而涅之也亦曰
黥劓截其鼻也剕斷其足也亦曰刖曰臏左傳踊貴
屨賤刖者多故也宮割勢與幽閉古以爲淫刑然左

傳楚人以羊舌肸爲司宮漢司馬遷下蠶室不以淫
也而古復有刵刑其輕重視劓故康誥曰劓刵人無
或劓刵人古之五刑固如此惟其言五刑之屬三千
予亦不能無疑考周禮司徒掌五刑之法墨劓宮剕
殺罪各五百宮殺較多于呂刑亦不及三千之數卽
自約法三章蕭何定例而後迄今存者四百四十餘
條耳何古者科條之多也伏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
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
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
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
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雖條目不傳其言當
有所受由所舉似焉得有三千之屬而用之疑穆王
多爲之條以廣贖金之利而周禮有爲後儒所亂者
因而傅會之故也然則古之五刑除之者是歟抑猶
有可用歟曰刑以止刑也朱子謂徒流之法既不足
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又有不當死而死
故夫刑者愈多而姦不止由此言之則今之五刑未
必愈於古也夫淫人妻女者毀汚名節以亂人之宗

祀與書義所謂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
宮之似不爲過攘奪者欲其不得復行刖之似不爲
過若唆訟誘賭之流陰爲陷穽傾人身家劓之刵之
似不爲過竊盜墨字則今猶行之然必三犯而後決
焉則仁在其中矣

圖書異同說

河圖之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漢劉歆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其言約而盡矣至朱子易學啓蒙一書於二圖之位與數所以不同多寡不同序之不同七八九六之數不同或以生數為主或以奇數為主之不同推論至詳而一言以蔽之曰其理則一後儒雖多所發明孰能出其範圍者顧程子謂見兎可以

畫圖則知畫前原有圖因見偶有畫卽不必龜與馬而圖書亦豈終隱乎予承乏新會日嘗以此試諸生而屈生杰之論頗得之其言曰圖與書為天地自然之理數非惟物有之卽近取諸身可也竊嘗以為人面可準乎河圖焉居中不動者為鼻其五十之中土乎柱之一者中五之奇也竅之兩者中十之偶也其下為一六之水則口應之一之陽在內六之陰在外故能入而吸所以上不動而下動者潤下之勢則然耳其上為二七之火則目應之二之陰在內七之陽

在外故能出而視所以下不動而上動者炎上之勢則然耳至於三八之木四九之金列於兩旁而左右之耳取象焉木能去塞耳所以通也金能作聲耳所以聽也水火多動口目象之而動木金常靜則兩耳亦象之而靜抑又可準乎洛書焉大抵有竅者陽故能嗅能視能聽能言語飲食者皆陽之屬不動者為陰如鬚眉之類則靜而無所取於物者也中五雖陽而不動其象固為鼻耳目皆陽則何以別之洛書之一在下為老陽位九在上為老陽數老陽能動能變

口目之動以之三居左為少陽位七居右為少陽數少陽不動不變兩耳之不動以之于是又以二四之在上角者為兩肩二火固有炎上之勢然憂則聚而喜則舒又有四金從革之義焉于是又以六八之在下角者為髭鬚六水固有潤下之象然髭旁溢而鬚直垂又有八木曲直之義焉蓋天地之理數散寄於萬物者固如是也此其以耳目口鼻分屬伍行與古人不必盡合而理則可會且有得於程子之意而能引伸于啓蒙之外也故取以廣圖書異同之說

行艱說

人之行以足足濶二寸長七寸或縮焉載七尺之軀搖曳反側而不蹞疾趨頓宕而不傾彳亍而前窮乎荒徼蹐千仞之巔而不僵異哉其才也且傲之曰汝何能吾不汝應刖之楚而之燕之秦而之越近而之汙之穽矣且而一日而百里僅矣吾一瞬而十里數十里躋之高而數千百里瞭若指掌而自謂如吾何心又傲之曰噫而鄙若耶而又何能盡而之才僅與若伯若仲余不敏嘗試一息而九州之遙無遠弗屆端居一室而四海之濱前古後今之邈渺引而與之周旋焉而吾力猶沛然有餘子又將若何居久之天君子聞而詔之曰來吾語汝汝各有能不以相易夫目能矚非至也心能意意非實也亦步亦趨無欲速無中息惟爾足之力是視爾才而不力則傲汝者固無駭矣書不云乎知之非艱行之維艱

心性說

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本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而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即其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愼獨即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知性即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即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岐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即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爲劉子特下一解然者非中之所以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即理也是即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柔剛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柔剛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

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艮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者岐而二之其可乎顧嘗卽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

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之爲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幾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幾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卽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卽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卽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焉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此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于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于人心害及世道可勿嚴其辨哉

聽訟說 覆撫都堂三

考古八鞫訊之道曰閱實曰聽訟曰折獄曰明刑取諸日兩造有詞詳析披閱曲直是非十得三四存舊案所有册籍當衆查核十得七八是曰目治取諸耳質訊之下各逞虛詞証佐諸人各懷偏袒言察貌衡之於心因言覈情揆之以理是曰耳治折取諸言伸其未盡破其虛誣是中有非曲中或直就彼之矛攻彼之盾是曰言治刑慎諸心曲直既判情僞既明酌其重輕小懲大戒抑強扶懦鐵案如山

是曰心治若夫戶田之訟惟查印册丈量有册墾報有册過戶有册實徵有册數册互參核其年月册皆有據察其後先土田混淆核其四至四至相類核其形圖形圖不符勘其現田此其法也墳山之訟問其戶稅有官有私閱其形圖相遠相近質之山鄰何時殯葬經祭何人就供問証以圖核詞聚族之葬他姓莫祭衆姓錯葬略分界址穿心九步以爲成規粤中人滿變通以濟此其法也劵約賬簿眞僞間雜字有舊新紙有今昔蛀痕可驗長短可比如其僞契數張同徵年月遠隔紙張一色必有贋契如其僞賬數年完欠一筆寫成字迹淡濃亦恒相近必有贋約加以面試當堂授筆總有僞揑可辨筆姿此其法也非買言買非借言借非償言償則當研窮立契何地交銀何色成交何所同見幾人隔別研鞫供必不符再令同質虛實難欺此其法也粤地婚媾鮮用書啓庚帖所書卽云文定媒証可問爰錄其詞隔別研問書帖何所主婚何人宴待何處送禮何僕如其僞者必有參錯實情可得罪有所歸此其法也情僞百出載鬼

滿車以公生明虛心任勞其有遁情或亦鮮矣命盜大案誣告謀陷敎唆之人是曰訟棍稍有姑息是爲長奸至於代書不能勿用目爲訟棍必欲治之官厭訟煩往往藉口以理言之聽斷克明無情必遠驅而逐之可不必矣

生死說

人之生享厚福而歷少壯以考終者人皆以爲榮君子曰唯唯否否不然生寄也死歸也生當歸權於造化死當持權於吾身然後其生也甚順而其沒也甚豈夫祿位名壽孰無此欲然而奔競之私鑽營之巧標榜之術所禱之頻矻矻孜孜可不謂天下之勞人乎及其年之歷久而漸衰也歲月迫之疾病驅之時至勢窮不得已而爲造化小兒所困則當其奄奄欲盡時必且含憂抱鬱無計自延此焚香賣履之所以

貽笑千古也若夫持權於已者見危授命之會已欲不死則可生不惟能生且可以得富貴躋崇階以爲子孫數世之計而大義所存必以一死爲快而不以得生爲榮故夫全受全歸修身盡道者此聖賢之所爲死而不死夕死可矣嗚呼尚矣至於孤竹淸聖逢比孤忠血可成碧氣可作虹他若豫讓之伏橋王歜之絕脰若龔勝之甘餓嵇紹之濺衣唐宋以來則拒守如杲卿笏擊如秀實噀血如若水不屈如天祥古今烈士偉人莫不日晶霜凜取義成仁以視夫保其軀殼失其心性者彼固不屑爲也是知顰蹙而歸與含笑而歸者雲泥病苦之所困而歸與義命之所成而歸者胥褱然則箕衍之疇先以富壽天保有頌祝之陵岡是二者非歟曰嘗變不齊時勢各異志士仁人視死如歸義在則然耳若夫時可以有爲而義無取乎相殉君子一身自有不朽之業豈矯矯焉返懸此而逃之也哉

孔子志士仁人節孟子生我所欲章得此乃暢其旨 宋鋭臣

中山蜃氣說

邑西南六里許有中山村宋氏世居之相傳歲晨霧露時有城郭隱見如海蜃然志列八景之一目爲異徵嗚呼其然耶非耶其果足爲異焉否耶邑爲漢縣村亦古鄕謂其爲異則空中樓閣非今伊始何以勝國以前地鮮傳人謂爲非異則四郊諸鄕名閥不多槪見而宋氏自國朝以來有壽百齡旌孝子者曰時化其兄弟子姓中登賢書者三人成進士者二人擧明經者四人中副車者一人餘以諸生蜚聲黌序抵

掌兩關者不啻數十人人文萃於一門其異也何如顧蜃生於海未聞於陸中山距渤海千里而遙距漕沱亦百里而近煙雲幻杳其奚自而來雖然天地之大何物不生宇宙之間何景非幻虹橋月幌至奇也習見則常禾穗麥岐至恒也罕聞則瑞故鼎出王洛鳳集膠東明主不以爲福鼠拱客前梟鳴屋上哲士不以爲妖橫渠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嘗有好徵奇事者人擧其一予亦謾應之曰吾嘗見天上落花六瓣細巧如玉斯瑩良匠束手又嘗見空際金虹異光奪月繚以雲霞儵然出沒且鄕鄰有外出旋歸者面頰生毛向人而揖不見其口蒙茸四出雖其妻不識也豈不異哉座中駭然疑其近妄予笑曰鄙豈妄語者前者雨雪及震電後者稚往而壯還也客乃哄然而失笑夫事之近異者六詔火出井間五嶺棉生木上潮守大信雲幻奇峰山水竹木之形誰繪石中而剖出共見鼠鴛螢草之化誰司贏育而時至旋成然則兩間形形色色之屬旣無所不有卽可無地不現此化工所以謂之神而

人意有所不能及也況際光華復旦之日適有雲蒸霞蔚之祥有開必先應於宋氏何必不異亦何足爲異哉一世有千古拓胷八荒曠眼者其人乎吾將與之登蜃樓而觀海若

情確之理出以俶詭之筆怪怪奇奇大爲吾鄕生色宋毅臣

香山險要說　覆撫都堂王

邑四水環繞多港汊。東南濱臨大海。有黃梁三灶二島。黃楊雞關二山。皆險要地。然其地設有大托山三灶兩炮臺。及三門大涌口等汛。置槳船。固海防。又老萬山之東澳西澳磨刀角涌口門寫岡烏豬虎跳門等處。炮臺七。黃梁都草宮前山土城三。南大涌等汛五十所。星羅而碁布。且弁兵之隸香山協者。都司二。守備二。千總四。把總八。目兵計一千八百餘名。畫分而界。聯防守。亦已密矣。然險要之尤者。則曰澳門。

澳門一名濠鏡。在治東南。恭場都。地形直淺而橫廣。周一千三百八十丈。有奇。按邑志。租賃夷人。自前明嘉靖間始。今澳地夷人計四百二十三戶。男婦三千四百三十餘名口。漢民賃居澳地者。計八百五十四戶。男婦二千五百七十餘名口。民人自編保甲。然亦受夷目約束。宵鐘一動。無敢夜行者。以其形勢言之。澳之南。與東若西。通海洋。惟北行陸路五里許。有關閘為界。其勢雄踞沙堤。翼以壕牆。橫亘約百許丈。界斷海岸。前明著令每月中六啓閉。設海防同知市舶司提舉各一員。盤詰稽查。夷人出。漢人入。皆不得擅行。今僅爲汛。把總一員。司朝夕啓閉。非舊也。關閘北行十里許。曰前山城。初設協營都司守備各一員。爲駐防。雍正八年。始添設香山縣丞。司彈壓夷漢。自是行百里許。至縣。凡協鎮有行澳牌票。由都司轉發澳目。縣令有行澳牌票。亦出縣丞轉發澳目。澳目有稟報。並報都司縣丞。然亦或徑達協縣。其所設官有曰兵頭者。統轄夷人。勢最尊。小西洋國王所授。三年一易者也。其次一曰判事官。理刑名。一曰理事官。典錢

糧。又有名頭人者四。公事集議。則與焉。皆兵頭所定。一年一易。而承接協縣公務者。惟理事官。是問夷人白黑二種。白者產自西洋。性多黠。黑者出他夷國。類由買掠爲奴婢。性愚而悍。夷之官若民。皆尊信三巴寺僧。凡男女婚姻事。僧主之。夷廟八所。惟三巴寺特壯麗。居澳中。砲臺六座。亦惟踞三巴者形勢高大。東西兩峯皆曰望洋。再西爲娘媽角。山山之南爲南環。東爲伽斯蘭廟。各設砲臺。砲大小七十六。內四十六銅鑄。鐵者三十。設額兵一百五十名。兵仗火器。皆所

有惟不見其擐甲執弓而已內地則有粤海關稅館一所而無塘汛獨以關閘爲要隘以前山爲防險要計澳之夷人不甚多於漢人夷之兵不能過於前山關閘之守兵且夷志在貿易歷皆安靜無桀驁事不足慮也然無事而爲有事之防則存乎其人故曰易不忘險

井陘治道說乙丑秋

河北之地以大河太行爲界域故古分河東西而今分山左右然畫地而守列辟以固其國統一而治聖世以成其民予觀畿輔之於晉省勢非甚遠也以寘定言之其北達帝京西屆太原道里略相等也然人之視北行如望門而趨庭其西行如遊劍閣而賦蜀道者何哉道遠阻險馬瘏僕痛故東西之貨難於流通而價常昂東西之粟困於馱載而民苦飢民飢民之害貨昂尤非民之利也予往者遊于晉歸經壽陽

至獲鹿約三百里皆崇仄相間而其最乃在井陘井陘者河北之至險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淮陰之智幾困於李左車者斯地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誠不可廢而道不可不治近因當事有咨關之議予復隨所由高下悉心體察蓋固關以西雖山勢起伏崎嶇間告然已大略就緒行者免戒心焉惟井陘上下百數十里間嶺高者或數丈仄或一幾曲引者如蟻之赴珠小徑由河中行者又非浸則溺之防也予心識之其中有前後凹而中凸應剷以取平

者有前後凸而中凹應架梁以濟者有陡峻難以石磴應加鑱鑿且需培令迤長以緩其勢者有宜平砌石橛中築堅土以節衝溜而便上下者有宜傍渠築砌上石兼用另爲行道丈許以免墊陷者其土石之工各不貲僅爲行者計小劾數千金當亦可矣而欲通車輓運貨利無阻開千百年不朽之積非拔地確估不能有濟古今來成大功者不計小費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而莫之恤其所見大也相傳蠶叢之啓歸于五丁說者曰五丁者昆弟五人或曰非也古者計工以日多稱丁甲歷五丁而成言其崇且久也故大工舉而千古爲利今當事各守其地各子其民井陘兩屬各半或膜視焉或知其宜治而以兩隸故頗難之然　聖天子宏謨遠略懷保是殷爲小民計安全者動以千百萬計河工水利賑恤之役輒發內帑以濟事之不可獨任者何勿入告以請　命此道一啓商貨通輓輸便內外一家民命是賴豈但司空之政克舉哉

皇極經世觀物臆說

邵子之學先天之學也先天者中天之先所稱三皇者也皇極經世邵子以名其書也觀物以名篇也著書何意書之名即著書之意也言治道則上推三皇所謂惟皇作極故曰皇極也經緯組織之謂經曰元曰會曰運皆世之積故以元經會以會經運皆以經世也以皇極經世而曰觀物非以皇作極則非所以經世也非以皇極經世非所以爲觀物也非曠觀萬物則非所以爲皇極之經世也邵子之言往往自解之矣而解之者尙無解人故眞解迄未之見也解所難解而爲之圖圖即所以爲解也先天各圖西山所纂入者十所未錄者八皆圖其所經圖其所觀也元會運世合天地古今人物以爲觀者也聲音唱和十有六以聲音律呂見萬物之數著也篇有內外內以明圖外以明內也非觀物則皇極不晰非經世則觀物不大也非內篇則皇極經世之理終晦非外篇則內篇未盡之蘊猶藏也內篇首言天地人知其言天地也而不知其爲觀物也天地何以曰物篇首即曰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而其後申明之（在三篇中）曰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也其曰太陽爲日至少剛爲石天地四象之圖說也（上篇一）由天而人則觀聖人也古有以天地爲物者矣無敢以聖人爲物者邵子何敢物聖人也然邵子不遽物聖人也聖人者人而聖者也故其言曰人亦物也聖亦人也而又申明之曰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言聖人也而何以知其觀聖人也蓋其言又曰聖人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亦可以理知之也（上篇二）於是由人而觀萬物也曰盡民曰盡人而何止曰物然人亦物也故其言曰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也曰天曰聖而皆言其有四府者何也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之四府者經也時與經皆皇之極也昊天盡物聖人盡民皆經世之實也此所以爲經世之觀物也（上篇三）知天與聖之盡民盡物則合觀天觀聖與物同一觀也故篇首卽曰觀春觀夏曰觀秋觀冬首以觀爲

首篇之首以物所以爲觀物也而於是言皇帝王伯獨推極於三皇其後又申明之（在九篇中）曰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此所以觀物爲經世之觀物經世爲皇極之經世也（上篇四）世非一世古與今無非世也無非物也故其言曰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又曰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上篇五）言古遡自三皇言今迄於宋代卽經世三篇中三千有餘之年也其言曰孔子祖三皇宗五帝又曰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此觀物所以爲皇極經世之觀物也故直以所著之書自信曰予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上篇六）於是就經世三千餘年尚論其人與事乃觀古今之實跡也所論斷者非一事所盱衡者非一人或合而論之或比而論之或析而論之或槩而論之其言曰前聖後聖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心非異也曰十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曰三代之世曰三代而下皆合古今而言之也篇末乃通結之曰人亦[illegible]也

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此所以爲經世古今之人也所以爲皇極經世觀古今之物也上七八九篇然其曰時曰經曰時有消長經有因革觀物也何以及此此皆爲經世三篇而言也消長者天之時也因革者聖之時也識消長之變妙因革之權者元會運世所以生生不窮之幾也故直示以經世之所以然其言曰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則經世三篇之圖說也曰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則天地之數

圖說也所以因元會運世世數甲子而驗消長之天時也所以因歷代興廢治亂而驗因革之人事也此則皇極經世之大旨而天地聖人古今人物凡在所觀之中者皆在所經之中者也先儒所謂如上經之有繫辭者此也上十篇其曰陽剛太少之數各十陰柔太少之數各十二進退相因而得一百六十一百九十二之數也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五十二之數也於是再相乘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之數也天地四象之唱和此數也聲音上　唱和亦此數也故其曰唱曰

和曰再唱和即以言聲音者言萬物也先儒以爲學下經之有繫辭者此也上十二篇於是舉萬有不齊之物而明爲之解曰所以謂之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然後人知此之爲解觀物也而前此無非解觀物者無非解皇極經世之觀物者人仍未之知也上十三篇若夫學先天者嘗自外篇始外篇者門人記邵子之言邵子嘗爲之筆削者也其曰更思之更詳之者邵子之筆也邵子自寫胸臆之書則內之門人記其談數明易之說者

物窮理之學則外之者邵伯子子文之意也此稱曰外篇然後稱邵子之觀物篇曰內篇也先儒之論邵子也程子曰堯夫振古之豪傑內聖外王之道也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也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也朱子曰駕風鞭霆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天挺人豪也靜修劉氏蔽以一言曰邵至大也所以推崇邵子者至矣然程子雖有加一倍法之說而邵子未與之深言也朱子因西山之纂述而取其圖以詮易然西山但有引經引義別爲一說用

字立文自爲一家之言而其書未爲之解也朱子雖有每見一物皆作四片之言且因其書以作啓蒙而亦未遑解其書也邵伯子嘗解之矣然語其精意子不能受之其父也王豫張嶍嘗從之學矣然究其指歸弟子不能盡之於師也後世不無傳註之作而或失則淺或失則鑿不知邵子之書已往往自爲解也夫邵子探造化之原究極天人之蘊盡天地之終始古今之往來以窮萬物之理與數其眼底則海濶天空也其胸中則春晴日午也於先儒中別具神奇其

微言妙論原自難得解人也若但驚其奇怵其神而不以其自解者解之則邵子何以著此書也邵子之書何以命此名也此予所以不揣其愚而漫爲之解者也

外篇臆説

皇極外篇有言之互錯而義實相發所宜特爲理會者其義有四一曰乾坤坎離之義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二外以伏羲先天卦言也又曰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五外以文王後天卦言也然邵子精意尤在先天圓圖其以三百六十卦言曆以四正卦當閏曰乾坤坎離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八外此非先聖所嘗言也先聖所未有而邵子創

爲之將何據乎竊謂邵子所言者先天圖而所以爲言者仍於後天卦位中參以先天之義蓋先天四正位天上而地下日東而月西宜確不可易乃後天則乾之午中者易而西北坤之子中者易而西南是有不用之意矣西南者猶近南而西北者純陰之位是有全不用之意矣然雖曰不用而非四正何以生羣卦故於閏用之所謂不用以成三百六十之用者此也若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乾以君之六十四卦無不以乾爲主者丕冒萬物日午天高而坤輿深廣

承藉累形之下故乾之不用卽乾之全用而坤又全
不用也乾坤不用矣乃用坎離者先天坎離列左右
之門陰陽所由以出入也故曰當陰陽之半爲春秋
晝夜之門八外是以坎離半用也至閏卦之先離後乾
而繼以坎坤者仍用圓圖之義一元之始起於子會
之復而一陽生如一年之冬至然復爲震之初而居
震兌之間者離也故閏卦用離再至兌之臨爲卯中
如一年之春分然而居兌巽之間者乾也故閏卦去
離用乾再至午中之姤而一陰生如一年之夏至然

姤爲巽之終而居巽艮之間者坎也故閏卦又去乾
用坎再至艮之遯爲酉中如一年之秋分然而居艮
震之間者坤也故閏卦又去坎用坤坤居戌閉寅開
之中故也謂非於後天卦位而參以先天之義歟一
曰震巽之義伏羲畫卦旣成之後其次序自乾一而
兌離以至於震四又自巽五而坎艮以至於坤八卽
小橫圖也由橫圖中間震巽二卦分溯兩頭則由震
而離兌以至西北之乾由巽而坎艮以至東南之坤
卽繫辭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

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卽大圓
圖中之方圖也夫易始於乾坤而此乃自震巽起且
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邵子又以爲無數者三外蓋
外篇之言震巽有三義有以震巽分屬乾坤而言者
易乾坤六子一節以震坎艮爲乾之三男巽離兌爲
坤之三女與乾坤四象不同乾坤四象中震本陽少
而陰多巽陰少而陽多二外以乾三爻之變自下而上
當爲巽離兌☴☲☱巽乾之一變也乃去巽不用以
歸於坤以坤三爻之變自下而上當爲震坎艮☳☵

☶震坤之一變也乃去震不用以附於乾故曰天之
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
不用者一外又以經世之四象言之震附於天爲天
之辰矣辰不可見巽歸於地爲地之石矣剛而不生
故又所不用曰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
體故剛者不生是以震巽不用也一外且震爲辰矣又
爲長男從父故不見於地也巽爲石矣又爲長女從
母故不見於天也五外又震爲辰矣兌於四象爲月而
近辰曰月會於辰巽爲石矣艮於四象爲火而近石

火潛於石外十凡此皆以震巽言之此一義也有以
巽以下而言者曰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曰天自
益以下地自豫以下無數也外三蓋震以下於時爲冬
於日爲夜於辰爲亥子丑猶地之北方然地之南與
東西可見而北不可見天之春夏秋三時生物而冬
不生物也且其間又有所謂餘分者陰陽對待之理
陽主晝陰主夜應各得六時然細分之則自日出以
後日入以前方屬晝而日之出入實自晨昏分可辨
色皆屬之晝是以加餘分故有七外七故曰天尅地地

尅天而尅者在地猶晝之餘分在夜也曰天見乎南
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外一有餘分之一故也凡
一歲之閏夏至之刻揲蓍之策聲音之數皆不外此
乃天地之交數所謂天地之交十之三外三此以震以
下言之又一義也然邵子言辰與火不見外二又曰天
辰不見地火常潛外三曰地之火且見且隱其餘分之
謂耶外一則以天辰地火有可通於餘分之義者蓋天
地之交十之三自震以下固以七分之一爲天之餘
分而巽爲地卽之天不可以餘分言但石者火之所

潛火猶半見半隱較之天辰之全不見亦如地之有
餘分然此比況之辭以震之兌與巽之艮分屬乾坤
而言之殆又一義也有直以巽爲天地之餘分如外
一首節補註所云者非其義也外二曰自一至十天地
所名之數大槩言之天以奇地以耦各有分屬然非
融會詳玩不足得其精義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外一以易大衍之數言也
七九爲陽六八爲陰以四象策數言也此其大略也
又陰陽皆以四言者離坎爲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

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外八其以六與四對言者參天
兩地則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故曰天
六地四曰若參天而兩之則六兩地又兩之則四此
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外一又曰氣以六變體以四分外一
蓋年月日時以六六而周元會運世以四四而列兼
神與氣言之也然三十六亦六之積二十四亦四之
積故曰策數三十六曰九進之爲三十六皆陽數也
外一蓋天用六六應乾之策地用四六應坤之策然四
固陰位而蓍法至成爻之後則四卽一一卽陽也其

以五與六分天地者天數二十五合之爲五十地數
三十合之爲六十一外亦以大衍之數言也至天爲一
又爲十地爲二又爲十二者天一合天九爲十地二
合地十爲十二通始終言之故曰一衍之爲十二衍
之爲十二一外若乾一合內外卦爲六坤二合內外卦
爲十二亦以奇耦言之故曰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
四外又以一爲六以三十當一以十二爲二者乃天地
始終之數所以相乘之故蓋日爲一而日一月三十
故以三十當一以三十年爲一世合甲子甲午則六

十月爲二而月一年十二故以十二當二故曰陽數
從三十起陰數從十二起常存二六也一外又曰陽數
常六陰數常二七外又有以月爲一者曰日一位月一
位曰日起於一月起於二七外蓋日爲元元之元爲乾
二爲夬元之會即會之元也故亦爲一三四十二節
一外原註云如月初一今作十二也正以夬之十二即
月之一也以上皆須理會至不相悖處乃爲得之也
一曰天地體用之數內篇言陰陽太少之體數陽各
十陰各十二剛柔太少體數剛各十柔各十二而

以其互相進退得陽剛之體數一百六十陰柔之體
數一百九十二得陽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陰柔之
用數一百五十二一內十聲音唱和篇所以見萬物之
數者亦由此以推其說固已外篇則有體四用三之
說一外又曰體數之策體數之用用數之策用數之用
又曰實用之數曰生物之數八外其數賾然而不一其
理則研之而愈精蓋體數者本然之數三百八十四
也即六十四卦全爻之數也用數者運用以生物之
數三百六十也即一年四九之數而全爻中去乾坤

坎離閏策二十四即此數也體數之用者一年中除
三月不生物爲生物九月之數三九二百七十也於
體數中去交數之九十取其用數乃寅開以後戌閉
以前之數也實用之數者二百六十四也二百七十
中於前後各虛三陰三陽爲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
十二陰即此數蓋二百七十者其一百五十六爲陽
一百一十四爲陰去離之四陽二陰實止此數陽去
離而用乾陰去坤而用坎故也又三百八十四中用
天卦乾兌離震之陽策一百一十二而去其陰策八

十用地卦巽坎艮坤之陽策四十。陰策一百一十二
而去其南北之陽四十亦即此數也用數之用者又
泰用數中正當生物之時蓋一年三百六十。闢物八
月止二百四十連閏則二百五十二乃三百六十中
十之七也又二百六十四中去乾與坎之八陽四陰
得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即此數所謂天自貴以
上地自艮以上也又自二百七十中去乾與坎離
之十二陽六陰亦即此數又自天數三十六遞加而
六之亦即此數故曰六六而又六之也又生物之

數曰二百五十六者用數之用加四閏也開物雖待
地天交之泰然氣已始於貴閉物雖待天地不交之
否然體已成於艮天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地中之氣
難見地上之氣易識故自寅末草木萌動至亥初地
始凍以天之運行則二百五十二以地之生物則二
百五十六也陽去離之四陰去坎之四各得一百零
八加餘閏之四十即此數三百八十四而三分之得
三之二亦即此數又十二會之運三百六十當有二
十四閏內八會之運二百四十當有十六閏通閏數

亦即此數也以上皆宜特作一理會使理數融貫而
後觸類相通否則入九疑而神眩焉望縱橫出入尋
幽賞奇其間耶

韻學臆說　十條

學韻必先韻首。韻首者。卽司馬溫公指掌圖每音之第一字。蓋喉音也。然前此皆未分別親切而確言之。惟近世滇中馬氏檗什所傳等音。始分五音十三字首。五音之分。曰宮舌居中。商將口張。角舌縮却。徵舌點齒。羽口撮聚。蓋宮字卽宮音。入韻家多弓音者候。商字卽商音所領之字。各如其音。五音皆然。惟角與徵俱舌音。小異而大同。故五而實四也。五音各十三字首者。如宮音則曰光官。曰公昆。曰〇讀如高騂而合口呼。乖。曰〇讀如鈎鳩而合口呼。規。曰戈〇。讀如麻之音而切而合口呼。曰孤〇讀加基居而合口呼。瓜。各以二字爲讀。餘四音準此。如第一字合口呼爲光。開口則爲岡。閉口齊齒則爲姜。撮口則爲恇。官以下亦復如是。故岡干庚根高該鈎〇。歌〇〇。〇。〇。商也。姜兼京金驕〇鳩〇〇〇。〇基家角也。徵也〇涓弓君〇〇〇〇。〇〇居〇。羽也。其有音無字者。但卽別音推此音。而以開口合口之分。以意會之。宮商可以自得矣。卽馬氏此說。以通之韻部。然後知古人分部之始。皆本等韻而爲之。故每部之或一音。或二音。四音。平上去入一一胳合。初余友望江沈新周鎬。嘗言每韻有雌雄二音。欲作音表而未成。後予質以馬氏之說。謂如此則非拘拘二音而已。卽快然曰。君何善悟。良如君言。余著韻學。實託始於此。

韻中疊字。每一韻首。領三十二音。每一音下字多少不等。或無字。元黃公紹熊忠集韻韻會等書。祖溫公字母之說。列字先後。邵氏謂其於舊韻顚倒錯綜。而云音紐亂於黃。不知唐韻每部所收字。俱從韻首之宮商。如宮音字。自見溪至來日。皆合口呼。商音字皆開口呼。五音皆然。故宮商徵羽第一字。分公庚京扃。則末一字分龍稜靈隆。首尾纍如貫珠。試觀東冬二部。俱宮羽之合。不雜入商徵。董部有宮無羽。腫部有羽無宮。宮羽亦不相混。卽此知古人分部。皆按韻首之音。自爲部署。近世諸家紛紛論辨者。大槩多言字義。與其字之當如何用。悉後一層事耳。而此字何以隸此部。鮮能言之。惟不知韻首故也。

韻首爲分部所由起而部首實與韻首不同部首者偶拈一字以標其首非通部之宮商也自魏李登始作聲類而六朝呂静畏弘季奉節李概夏侯該陽休之周研周顒之徒皆著音韻惟沈約之四聲切韻爲最著至隋陸氏詞始與劉臻等八人取前此諸家而彙次之總爲四聲切韻五卷於是始有二百六部之分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之目益緣諸家有以東爲首者有以冬或以鍾爲首者皆不外公弓二韻故酌雅芟複分爲三部以相次而三部

非確有可分也韵部多者又于庚青蒸分屬下卷亦非果有異音也逮唐天寶閒孫愐增修名爲唐韻後遂用以試士又因其字多足用者註曰獨用字不足用者註曰與某同用如今韻東部字一百七十而冬鍾兩部字僅一百一十其明驗已然自唐李涪刊誤卽訾切韻中東冬中終妄别聲紐宋毛晃增韻亦訴支微魚虞分韻爲不當是已知其所分之未確矣特以須自朝廷沿用已久勢遂不得復變耳至宋頒行禮部韻而平水劉淵更酌之

遂併同用者爲一部共一百有六部元陰氏兄弟又删劉氏三千一百字存八千八百餘字卽今通行韻本雖以部署仍唐舊目爲唐韻而唐韻及以前之書皆已不傳有直以今韻爲沈韻爲陸韻爲唐韻者皆非也更若顧氏謂一東二冬三鍾乃韻書之本原又云冬之與鍾必不可以相雜不誠如毛氏所譏錯認仕途便覽爲臯陶律者哉

韻同而部分者不惟東冬爲然盖韻部有一部一音者有一部而二音四音者一音之部惟江魚蕭肴

豪侵覃鹽咸九部而已二音之部十有六東冬[illegible]若支微齊虞佳灰眞文寒删先歌青尤是也四音之部五元麻陽庚蒸是也其部止一音及音各不同者不必具論論其音同而部分者如東與冬皆公弓二音也而分爲二支微齊皆機規二音也而分爲三眞文皆巾君二音也亦分爲二益以字多之韻難歸一部故因前此諸家各分爲部又泝其復字使歸於一如東之公百三十餘字而弓無嫡透四毋精清五毋之字〔請詳韻學下同〕冬之攻僅十五字

一□□字幾一百其故可知又如支部收字至四百二十而微部無端透以下十八母之字齊之圭亦無邦滂以下十四母之字又如眞部收字至百有六十而文部無端透以下十八母之字其有存有汰不更可知乎不寧惟是東之弓無上去二聲冬之攻齊之圭無上靑之扃無去蒸之肱無上去其羽並無平上去元之根庚之羽皆無入豈非以字窄之韻不能分隸故或存或汰各爲一部以適用耶更以五音合論之非但東冬之同音眞文之

同音而已東之公冬之攻與庚之觥蒸之肱皆宮是一音而分爲四者也東之弓冬之恭與庚之○靑之扃皆羽支微齊之圭規歸與灰之瑰又皆宮亦一音而分爲四者也外此而寒之官與删之關皆宮寒之干與覃之弇皆商庚蒸之庚絙亦皆商也删之姦與先咸之堅緘皆徵庚之京與靑蒸之經兢亦皆徵也魚之居與虞之枸皆羽也孰非一音之爲二爲三爲四者耶或數音而合爲一部或一音而分之各部謂皆有確然可分之理豈其然

豈然則各言之所以分部者自有經緯一音之分於數部者別無深意茍知其所以然道固並行不悖耳

韻部中有異音同部者或以休文法言皆吳產遂謂吳音之謬而訾之亦非也異音同部者凡七曰支微齊以基規合也曰虞以拘孤合也曰灰以瑰該合也曰元以○鞬與昆根合也曰麻以瓜○嘉與○合也此不惟古之吳音爲然卽今姑蘇以歸去爲居去以鬼爲舉以水爲使閩粤間讀葵爲希讀

遺爲遑讀季爲桂讀僞爲溺卽基規之合儒在拘韻而燕趙讀爲如租在孤韻而粤人讀爲茲卽拘孤之合北人稱爺而南人稱衙卽嘉○之合卽此而知五方之音合以成韻足未出里閈語未通匹國而歸咎吳音吳人肯任受過乎

前古人未分四聲多平仄間用如書賡歌禮曳杖歌之類皆然四聲自周顒沈約始是以梁武有何爲四聲之疑周捨有天子聖哲之對此爲初發其扃平聲者謂平和而安上厲而舉去淸而遠入直而

下是已而平又有清濁之分如師與時皆平也而時爲濁方與房皆平也而房爲濁諸如汪王烘洪之類做此於是字母清濁亦與之配如溪羣羣卽溪之濁也透定定卽透之濁也餘如滂並清從心邪穿牀審禪以及曉匣影喻敷奉皆一清一濁惟上去入非有清濁可分而亦用此母者等音之例則从從平溫公之舊也字母始於魏僧神珙原三十六近世梅氏祚膺以知徹澄三母與照穿牀相近孃與泥相近省之爲三十二而不外乎喉舌脣

齒牙然諸家之說多繁重委折未易尋究亦惟馬氏等音爲直捷而明確其說以喉舌脣牙齒亦分宮徵羽角商見溪羣疑喉音宮也端透定泥舌音徵也邦滂四母脣音羽也精清五母牙音角也照穿五母齒音商也音出於喉固宜先之以次而舌而脣又返而爲牙爲齒也再次則爲二音之合而曉匣影喻以喉牙合非敷奉微以脣齒合來以喉舌合日以齒牙合有自然之序焉非三十二不足盡天下之音而三十二音無一復出所以爲自然之數不可以意爲增減者也

有字母遂有反切自魏孫炎作反音唐人以反爲諱故孫愐作唐韻謂之切實一而已其法以上字定位下字審音音卽宮商之音位則見溪端透之位上字固重下字尤嚴如同一見之位而見羌切爲姜見康切卽爲岡見匡切卽爲光其羣字反切之下一字不出本部此其所以嚴也近世談音韻者如顧氏炎武音學五書毛氏奇齡古今通韻邵氏長蘅古今韻略俱稱博洽各有所長然於字之反

切似鄙爲淺近不足深論不知由反切以得此字之正音此音之正位而後宮商可定否則一家之言恒有所蔽且上一字亦非可混用如韻略於東部雄字本回弓切在匣母下而訛爲羽弓切通韻於佳部媧字本古蛙切在見母下而訛爲翁佳切此類頗有又二書於元部袁字本于元切在喻母下而統入疑母之元字下作愚袁切不知疑喻二母之字最易相溷致有複音蓋疑母之字以舌抵上齶取之如吾危牙牛宜魚五擬語遇等字皆讀

卬昂偶艾餓等字之音喻母之字乃於喉舌間取之相近而實不同既談音韻而不知字爲何音更焉知音爲何韻豈不爲知音所哂

古韻與律韻原不相涉也宋南渡後吳氏棫字才老者始作韻補就律韻以言古韻其例有二曰通轉曰叶通轉之說吳氏始發之邵氏曰通轉之分不指用韻原主音聲而言逕通者曰通聲轉而後通者曰轉其旋於用則一叶則音韻俱非而切響通之是已近多牴牾吳氏自爲一說者如毛氏爲五部三聲之說古韻平上去三聲相通而又通及所通之三聲邵氏以爲音義氾濫循其說使人涀漾而靡所畔岸其言是也邵氏叶遵吳氏而通轉又以杜韓爲詩譜又謂江與陽不相通然既談古韻當本前古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傳國語國策楚詞老子荀子吳子三畧六韜唐虞三代之音也史記漢書淮南子孔叢子漢焦贛易林黃庭經道藏歌詩劉歆列女頌揚雄太玄二十四箴史游急就章後漢書三國志丁廙等白虎通劉熙釋名蔡邕集

魏陳琳集漢魏文秦漢以下至魏之音也晉書阮籍集陶潛集陸機集陸雲集郭璞山海經贊文選類文陳江淹集徐陵玉臺新詠兩晉六朝之音也唐韓愈集柳宗元集白居易集藝文類聚宋歐陽修集蘇軾集蘇轍集文粹唐以後之音也此即吳氏所据之五十家固不專以詩也自唐虞至六朝三千年之音不問而專以杜韓之詩爲詩譜其允足據乎若江陽皆四音之部法言於陽韻中摘其東冬偏旁者自爲一部以近東冬乃變格偶爲之舉而遂謂其必不可相通則何解於古之相通而用如毛氏通韻所舉似者乎

吳氏韻補所謂叶音蓋自既有律韻之後即今讀以壽古音而强爲之名於是從其多者以爲通轉而紀其少者以爲叶音皆不得已之爲也自陳氏第倡古無叶音之說和於陸氏德明而顧炎武暢言之其說誠似有見然毛氏嘗辨之矣其言曰謂古無叶韻者謂韻本從也非先著爲律韻而後從而通轉之實則字有本音有轉音轉即爲叶詩弓矢

旣謂調之讀同荀子請布基愼聖人人之讀時旣無別義又非本音不謂之叶不可其言是也今東以音絶不類而古人嘗用者言之如老子修之於國其德乃豐國與豐叶楚詞多迅衆些實滿宮些衆與宮叶三略因敵變化動而輒隨化與隨叶此類不可枚舉卽古有一字兩讀者可讀此音亦可讀彼音然就今韻以言古韻固不謂之叶不可矣又如顧氏謂天本讀汀下本讀戶之類毛氏亟辨之曰天下未有呼天下為汀戶牛馬為尼毋而可成世界者其言更為醒快矣

古韻自吳氏韻補後宋又有鄭氏庠之古韻分平之三十韻為六部以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皆叶陽音支微齊佳灰五韻皆叶支音眞文元寒刪先六韻皆叶先音魚虞歌麻四韻皆叶虞音蕭肴豪尤四韻皆叶尤音侵覃鹽咸四韻皆叶覃音其說以今韻數部為古一韻之通假古人本今韻而通之者然未以分宮商五音也毛氏五部之說宗鄭氏而少變之以東冬江為宮陽庚青蒸為變宮七韻為一部支微齊佳灰為徵魚虞歌麻尤為變徵十韻為一部眞文元寒刪先為商六韻為一部魚虞歌麻尤蕭肴豪為角八韻為一部侵覃鹽咸為羽四韻為一部其說强分七均固非是而魚虞歌麻尤既為變徵何以又為角乎近安溪李氏又變其說謂精於樂府者分為六部以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音為第一部乃天地之元聲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為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為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為第四

部眞文元寒刪先收舌齒聲為第五部侵覃鹽咸收脣聲為第六部其說於喉舌脣齒外又添鼻聲尤從前所未有以上諸家不同皆就部首一字各為意見故其指難歸於一夫論通轉當視全部而以韻首之音領之韻補所分但博考古人經用之字合以今韻而謂為某韻之通某音之叶援經据古各有所本而未嘗竊古人以就我故反多不齊正足見古音今韻本不相涉而不敢謂今韻之皆與古合是以四聲之中通轉有不能一例者以此

故也諸家則但執部首一字人自爲說不知部首一字之宮商豈能槩全部之字而一宮宮之一商商之乎況各部中有合二音至四音且有同部異音者而欲概數部不齊之音而以一音叶之果可叶乎夫謂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以至於各然其然則未必然矣

韻學之外又爲此說說已

徽宗道破此志者可共証之自記

音韻反切說

字之音叶全資反切而反切之學起於漢後漢人於字之難知者僅曰某字讀若某字而已魏孫炎始作反音隋陸詞創爲紐字之圖孫愐唐韻則謂之切蓋維時以反爲諱如荀子口行相反國策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家語反是獨立並改爲返而水經說文汳字唐人亦作汴是其証也唐玄度九經字樣云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於是葢字則云公害翻代反以翻反字則云平表紐代反以紐是則反也翻也切也紐也義一而已然聚二字以取一字之音實自古有之宋沈括謂古語二聲合爲一字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是也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如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之類是也連類舉之而悉合則非偶然可知又考之詩傳春秋傳爾雅諸書如詩牆有茨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八月斷壺壺今謂之胡盧胡盧正切壺左氏棄甲則那那何也後人言奈何奈何正切那桓十二年[illegible]

女婁卽左氏作句讀之卽句讀正切穀公羊邾婁後之鄒邾婁正切鄒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至於不律卽筆之切側理卽紙之切比類推之而悉同則又非偶然可知逮南北朝間有雙反之說韵家謂之正紐倒紐史所載者如晉武帝作清暑殿識者以清暑反爲楚聲楚聲爲清聲楚爲暑也宋明帝多忌謂袁粲舊名袁愍爲隕門劉悛舊名劉忱爲臨讐齊文惠太子立樓舘於鍾山曰東田反語爲顚童唐高宗改元通乾以反語不善詔停之雙反爲天窮故也此

類甚多不可枚舉顧寧人音學五書詳引之夫音之不可易知者以二字取之而以上字定位下字取音法巧而甚捷有謂反切爲可廢者非也反切由等韵而求叶韵由反切而定反切不可廢而謂等韵可廢幷謂叶音可廢者愈非也

太極圖說解

太極圖者所以假有形而狀無形之理也其爲圖者五第一圖卽在下數圖中非數圖之上別有此圖也下數圖中各有最上之圖非一圖止爲一圖也且陰陽爲一圖而太極一圖在內五行爲一圖而太極陰陽二圖在內人物氣化形化總爲二圖而太極陰陽五行之三圖俱在內又當於畫不盡處尋圖外之意非五圖止有五圖也圖說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見人之一身卽一太極圖定之以中正仁義以下見聖人

之身渾然一太極圖變化無窮以上言天之所以生人人得其秀以下乃人之所以合天此圖說意也而予謂太極一圖蓋自造化發育人物未生之始言之而非從吾身自爲體驗則不能實得其意夫人性太極也性有形乎是無極而太極也心與性不相雜亦不相離人心已發卽動而生陽未發卽靜而生陰也心有動靜而性之理隨之以見卽所乘之機也性不可見卽心而指其動靜之理以爲性猶太極不可見卽陰陽而指其動靜之理爲太極也人生之上下前

後左右俱分陰陽如天地之東西南北分之一定而不移也若動而復靜語而復默呼而復吸無一息之停亦如日月寒暑循環代謝命之流行而不已也五性五宫亦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人身太極陰陽五行皆得之天地故無一而不與天地相肖也於此求之而後可以讀圖說以此讀圖說而後知圖之至妙也

孝字解

督學使者謁廟講書問諸生如何是孝或應之曰善事父母爲孝曰如何是善事父母諸生舉孔子答問孝語挑經者又舉所業經各以意對使者曰一言以蔽究竟如何是孝諸生莫能對歸以質予予曰盡性方是孝請詳其說曰聖賢之言孝也或因人施敎而義不相通或卽事立言而理不相攝若羅仲素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其言可謂切矣猶未也朱子曰人子體父母之心以爲心其義可謂要矣猶未也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理可謂精矣抑猶未也予所謂盡性者則不寧惟是經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全受全歸云者非惟其身惟其理也昔西銘以事親之理言事天之道予謂卽事天之道盡事親之理尙謂此身受之父母此理受之天地是二本也將謂全其身歸之父母全其理歸之天地猶兩視也事親如天而全受全歸於父母非盡其性者不能不至是而孝之量得無歉乎曰以性爲受之父母如瞽鯀何以能盡舜禹且天命謂性之說非歟曰然非也經云

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生爲心人各得其生生之理以有生至於人之生人尤其生生之理之最著者故將生之初元氣渾然肖生之後良知各足父母非即天而何父母之生人非即天地之生人而何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始之爲言非其至也若夫耳目具於身而曰聰曰明言動接於物而有物有恒仁義禮智具於心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達其情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盡其道是非盡其性者不能性盡則存順殁寧誠哉其爲全受全歸舉聖賢之言孝者可一言以蔽之矣說文孝從老省文從子子承老也得字之形其義淺祭統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之謂畜殆近之矣以是應使者之問或一首肯否

三豳吹籥解

三豳吹籥者何籥樂之器也豳樂之詩也籥合[illegible]文舞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籥何以設官曰少宗伯之屬掌土鼓豳籥而吹籥以爲詩章故名官曰籥章也何以與土鼓比曰籥似笛而三孔其制短小其聲樸明堂位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是也豳何以屬之籥農事樸拙籥與土鼓有合焉故周禮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仲春夜迎寒亦如之又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也豳詩者何七月之全章是也何以雅頌亦隸之豳其篇章何在曰古無明徵人自爲說鄭氏分七月之詩以當之于道情思者以爲風正禮節者以爲雅樂成功者以爲頌于是雙峯饒氏分八章爲三節然一詩之首委相應乃割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歟一而遺二故王氏不從良有以[illegible]又甚者謂豳詩言農事雅頌亦然于是取詩之凡爲農事而作者如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曰豳雅也周頌之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曰豳

頌也諸詩皆作於後世周公作周禮時未應即歌此也又或謂風雅頌音節各異七月一詩隨事而變詞雖同而播之聲歌者異朱子以爲于理可通而事亦可行然王氏不從鄭註以爲豳雅豳頌本有是詩而亡之覩無徵難信者盍得君子闕疑之義

崇德堂藁卷之三

天涯亭記

天有涯乎其無涯乎以爲有涯也京師爲 國華夏而之蠻夷要荒之外放乎四海極之黑水綠洋之險遠沃焦之恢誕三神山之縹緲如是焉止矣若跨滄溟而登彼岸窮彼岸而更遊無極則未或一及之以爲無涯也先儒謂水環地而包於天外有罡氣以固之亦如是焉止矣若罡氣之外是否別有天地耶渾渾淪淪作何境界何所底止乎嘗爲渺思極慮以求之究不知窮乎其極之外竟何所極而際於無際

也茲乙卯夏代庖欽州城之外面大海有亭屹然顏曰天涯州人祀蘇長公其內以予之覩長公殆亦一沿一泚之望洋而返乎長公之恢放奇肆無所不及而獨於談天之口喋若期艾是身在天涯亭中而於天之有涯乎無涯乎且未敢知之而於他人也何有葢粵之距京師萬里而遙粵之遙極乎欽而止州之南頫滇海州之西界交夷故士之仕者至於粵極乎欽遂覺瘴癘炎鄉不啻天之至斯而盡也於是以所見爲涯而以所圉爲有涯顧我人躬逢 國家極盛

之際聲欬所訖無遠弗屆南來之梯航而貨重譯而朝者各從其道之所便由彼彈丸放舟海面駭涉鯨波人吾欽境一旦以飛頭犁面詭形異狀之族乍近我衣冠初瞻我文物方爽然而驚洒然而悅殆若撥霧瞻天而快覩其光華然者是吾欽適南天之第一境也而何以爲天之涯予初至而惘然疑既而憬然悟退而倣庾岳之意書 天顏咫尺之額掛置堂中朝夕日怵心惕而以此與天涯一亭相折衷焉庶凛乎見天威之赫濯天恩之浩蕩而勿敢自委爲邊徼

之遠吏也若夫躋高望遠雪浪排空南眺龍門西覘馬柱咏懷見志即境生情昔之遊斯亭者備矣又何事摭鄒衍之殘瀋而令髯蘇笑我爲洸洋恣肆另成一家

星五

贈言記

丙午秋杪予捧毛生之檄行有日二三子携榼爲別因而有請曰先生行矣君子贈人以言請得人賜一言爲箴若銘予曰屬當遠別方冀諸君一言匡不逮予何言皆曰人苦不自知惟先生知我勝於我是以有請於是有執爵而前者曰敢問業身予顧其人語之曰以予所聞勇健之夫兼筋力虛無之士運神氣力學之儒飫詩書謀道之人養心性於是又有執爵而前者曰敢問應務予顧其人語之曰事莫如勤幾

莫如早於是又有執爵而前者曰敢問接物予語之曰好言人過非是不言人過亦非是太自鄭重不可不自鄭重亦不可又酌曰敢問觀人語之曰郎載道之器知載福之器於是有左右執爵而前者二人曰莫知所問請各得一言示所守予觀其人語之曰耆於用者必不能廉於取溺意於花鳥蟲魚者必不能留心於身心性命二三子揖而謝曰先生命我矣又咸拱而進曰可更得一言爲同人益乎予應之曰予有一言予所不能何敢以期人雖然予聞之儒者立

身嘗飭紀敦倫力扶萬古綱常正其身以廣其教丈夫立志須明目張膽量做一番事業利於國且益於民在依阿者固不能自立即鹵莽者亦烏足有爲予與諸君勉之二三子有首肯者有俯而思者有握毫欲書者已拱而進曰有是夫先生號勤思得無此意乎予謝曰非所及也然君之貺我良厚矣敢不以自策於是亦人酬一爵終語之曰善哉諸君之嗜學也無耳食而目味無心放而口追言如可存請爲他日念

語語藥石可入先儒格言　星五

政記

夫政寬爲本嚴爲用弗寬民弗舒也弗嚴法弗立也法弛則民易蹈雖欲寬其何由故爲政之道先立紀綱定規制明約束規制定則知守知守則令行約束明則知畏知畏則禁止若夫政視其俗法因其世課農桑勤勸課修庠序明禮讓黜淫巧去僭奢裕積儲飭武備旌節守紬奔營肅祀典息異教通商賈察關市勤獄鞫清犴狴以禮造士以道化俗優而游之漸而漬之不可期以速化治國以禮佐以刑不先刑而

後禮敝國以刑行其禮不先禮而廢刑逆而施之悔而返之無及已故刑以懲無良亦以安良以戒不善亦以導善懲無良戒不善刑之政也安良導善刑之教也刑以弼禮禮以恥民而五刑弗服刑之德也民愚而甚智渙而一無諸己而示之型無諸內而示之文民弗與焉故科條日設而行不終與弗設同口惠日篤而實不至與弗篤同教化日興而誠不致與弗興同故爲政者誠至則人易感先己則人樂從其感而從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有莫知而然者故無小無

政之道唐虞同度量周官治橋道王道之行下乃[illegible]鏡古之爲政者爲民治事如治其家爲民教子如教其孤有初若煩瑣終以益民有事易滋擾實以齊民遽而施之畏難而已之皆非也在行之法而已治法立而民信且安數世賴之得治人恃人不得人猶恃法存也自用者勞用人者逸欲用人先知人既知人欲使人使貪使詐使過使貪使詐智也使過仁也使人以器道也夫理布帛者直其經而徐緯之良醫按病用藥物而以意消息樹表者木直而後無曲影政以治民不爲民非政也政者正也不正不可以爲政

伏風以忠經擬孝經竟無一克肖此記不必摹學記而醇古乃與之埒文固不以貌似也 呈五

鶴山安置來民記

雍正癸丑春二月予隨觀察未堂陶公安置來民於鶴山先是新會開平間土曠山深盜或藪焉士民有請建縣者制府鄂公大中丞楊公重其事屬陶公親勘卜基大官田之右立鶴山縣民闢古荒而耕之地無遺利陶公復慨然曰洩藪棄爲石田土滿因爲盜踞害殊劇詎惟一邑然哉爰歷恩開新寧委官分勘得地數十萬畝招墾置佃皆詳議條規而適有惠潮來民之事三郡民者以人滿來壓新縣見地闢且

盡謀走巴蜀兩臺聞之矍然曰倘一民失所謂保乂何何勿以勘丈之荒地處之乎陶公曰善請有力者畀之地無力者作之佃於是公方抱疴即力疾登舟行一日夜遙望新瓦鱗比垣壁煥然若繪者即所建之新縣也城西北隅有亭屹然曰懷新亭蓋城工春插之初湧泉汎然公因命之名焉而城東北隅復湧泉如懷新左右縈帶委折而匯於一因以爲頖宮之池曩者公初來時危石欹岸披棘攀厓極目蒿蕪幾無擇坐處非此地耶方有城忽有泉若天造地設然

或以爲造物之好奇也雖然豈偶然哉於是來民廬至扶老携稚予取予求翕如也公宣布　朝廷德意遍爲撫慰別其有力與不處之鵠境者若干隨公而之新寧之錦被蒴恩開之九江坪者各若干地皆膏腴人人各得所欲而公自水口往來三縣皆一葦葵蓬鞠躬出入從人三五仄轉江瀧石林間人不復知爲監司大憲按臨斯地公亦灑然與沙鷗遊鱗共相忘也予考周制一夫百畝畝百步當今四十一畝有奇夏后氏半之殷人參而二之後世限田名田均田

之法訖未有能善其事者今所議條規每墾地一百二十五畝耕以五夫耕之力在佃而牛種日食業戶任之約田成日以百畝輸租業戶而各私其五畝佃夫世守之使富者得以力養民而貧者得以力自贍兼并絶流散安溝畛修疆界正主佃相資分義相聯其田則參用夏殷之數其法則固匠人遂人之所掌也於此復見古先王井田之遺意粤民其千載一時乎予將有以觀厥成矣

修復白沙釣臺記

古人之學非兀坐研探亦非冥心靜悟之謂也一游一息一動一作無非道機即無非學趣孔子之門不廢釣弋風詠而山水間皆見智仁此性之所以無內外而倨迂淺涉者鮮識其旨也予代祖岡州訪白沙子遺蹤知江門故有釣臺蓋先生與世卿甘泉諸子所寄華綸其際者當其時北望圭峰之瀑南眺厓門之潮而因以論天地之玄渺萬物之涵育而因以吊三忠之壯魂會九成之遺響且以上下古今而於大

中之說佗曲江之佐唐士行之運甓無不於得魚忘魚時尚論而尚友焉惜閱世旣遠沉淪於荒烟蝕岸間久矣茲其裔孫諸生仕任大業輩來請於予規復故蹟可謂肯堂肯構無忘乃祖遺澤者哉顧予念古之釣者多有渭濱之釣非釣功也而功從之富陽之釣非釣名也而名隨之先生之釣非釣道也而道歸之蓋當先生碧玉自得時得意忘言偶寄於物潛心內證外適於情恒人之常事而大儒之進修存焉釣即其學學即其道也生輩知此庶幾斯臺之表皆羹

牆之睹乎抑予亦嘗學釣道矣昔宓子將之單父有語以釣魴與陽鱎之說者宓子得之以傳尹鐸尹鐸傳之文翁兒寬名杜卓魯又傳之辛公義趙尚寬諸人歷傳至明之丁積以治岡州有聲時與先生交甚相得也予竊慕之故予之政以方直爲竿以廉正爲綸以禮爲餌而以邑人士之非公不至爲眞能甘吾餌者夫苟知學則學學也釣亦學也即政又無之非學也願以并告生輩及邑之有志於道者且語之曰其皆自近吾綸吾當不惜吾餌

重修樂昌縣學記 代宗姪甫玉

聖天子覃敷文教薄海內外無遠弗屆於是綱挈目張敕修廢飭六官之政畢舉四表之遠同風予承乏茲土亦得仰宣盛化有更新縣學之役葢廟貌之弗肅久矣大成殿尤甚爲撤而新之自兩廡櫺星門若學之堂齋是經是營皆完葺如制落成日官屬師生咸在予進而語之曰美哉此輪焉奐焉者謂足稱國家興賢造士之意乎夫樂邑楚粤之門戶而學校者聖任之樞鍵也以予所聞宮圯牆堙聖域鞠爲茂

草是謂學不學此守土之責也棫樸風微士氣銷阻或陽橋者獲進閉戶者失旌是謂士不士此與尉巡諸君共任之事也有如模弛範解城闕桐興經義治事之齋闃其無人是謂學不士則廣文先生是任焉若夫名是實違命曰走肉陽收陰寘僅爲書笥厠名敎之中蹶適征之業是謂士不學也夫士也而可勿學乎哉且多士以粤人習粤學能如陳元父子之經術以硏學之蘊乎瓊山泰泉之文章以窺學之奧乎抑如白沙甘泉之名理以見學之根柢乎更願多士

進而上之由海濱而遡鄒魯思所以允廸厥德者爲明體達用之才科名特餘事也不然而言乖行僻弗軌於道若邇者詩外文外之燬大義覺迷之錄皆楚粵間數百里內事足爲炯鑒與夫見利忘義不能自拔於時者雖儼然章縫得無玷我澤宮爲諸君子其韙予言乎是役也邑有沙地租稅歲四十餘金予上請爲修學貲得允而予所自解橐暨同人樂捐者復若千金鳩工於雍正癸丑之某月閱十月而告竣同事則某官某督工則紳士某也例得併泐之石

重建文昌閣記

岡州治西南三里許當大河之險舊有層閣祀文昌於形家爲東水口文風亦抑而久圮無存近者予有濬河之舉工將竣一切橋梁水關諸紳士皆樂捐恐後孝廉張君承顯曰文閣尤關形勝是吾族所宜任也於是與族士世予世求輩捐重貲修復甃石固岸庀材鑿閣不數月而落成予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貴相主文上將次將主武而司命司中司祿附之今肖像者所爲綠衣烏幘霓旌鳳旆蓋貴

相之像春秋元命苞以爲理文緒者也而世人妄傳以爲神世張姓其初世卽詩張仲孝友其人也天之神而以人當之謬矣以爲世張姓如輪迴之說益謬甚說者又謂文昌爲張翼之精故爲張氏考星宮三垣二十八宿之次張翼緯星文昌衆星也無論星與星無互爲其精之理且星垣兩不相及何以傳會爲然　聖天子尊師崇儒而右文事文昌歲祀春秋二仲凡讀書之士無不敬禮文昌而張翼主祿樂其有關儒道固相類哉予以謂文昌必無姓卽有姓亦何

必張然今重建文閣適為張氏豈果一氣相感不期
而然者乎夫文風利儒道昌而始事之家先受其福
岡州人文蔚起收文閣之應者必於張氏也何疑抑
先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子房
赤松何澹於名也橫渠皐比何腴於道也是則張君
先葉自可紹衣學問之途殆如累層閣者之崇而益
上然予欲為張族及邑人士將更進一解也
是科辛酉新會獲雋五人張元進者與焉亦多言
而中之一端也　自記

關聖廟碑記

宇內廟祀繁矣惟關聖之宇獨盛亦惟其神最靈人
之震異而俎豆之者徧華夷遠近盡九流百家之衆
不謀而僉同或以為神之廟食海內獨邁今古者若
有天幸焉不知此非神之為之乾坤之正氣為之也
昔人之稱其祖也曰在天豈若異端之說謂玄杳之
地別有天闕以居之哉天以氣生人人之具此正氣
者原出於天正氣之甚盛而全受全歸焉者其氣上
合於天而天人之氣同其盛大以著其顯赫先儒所
謂神為陽之靈者是也按神生於漢季浩然剛大英
風所震如炎日當空羣陰盡伏迹其生平嚴氣正性
無一非磊落光明之概且明於春秋大義有秉燭達
旦之瑰節其生也道合聖心而其歿也氣通帝座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東庇之北龐有神廟一
宇鄉人敬而奉之立之石欲得一言以紀神之異予
謂神之所以盛且靈者當如此鄉人所宜知也顧予
尤有說神大漢之忠臣也後世謬信道教封為天尊
號為帝君且極尊之曰伏魔大帝夫昭烈帝矣神兄

之實臣之也並列爲帝神必不安神賊覬覦犬覗異所伏者大矣何有於魔况曰天尊曰帝君其名何名其義何義非所以益大忠之名實而適以褻之也神何歆焉昔夫子之聖也人擬之太和元氣後世崇以文宣王之有明議禮定爲至聖先師而百王莫之易神之探於春秋也必將私淑夫子而神之忠爲神武實得聖人之一體故衣冠之士往往稱曰關夫子然則何不以事孔子之禮事之庶正氣之常伸與太和元氣同其盛大而不息也予欲鄉人於廟之額顏曰

關聖而勿曰關帝神必怡然不以爲謬也祭之日請誦斯語酹以侑神之靈

易帝而聖其尊尤至人有此意不敢爲此言 星五

吳大尹創置衙後新街記 代

稽之於古居四民時地利同律度量衡皆王政所先也吾邑官署以後達北城東近北臺西近興化寺地勢舊微窪棄爲萊蕪議者謂示召有力各占分地道土塡築可得數百椽當北門鎖鑰迄無能就其事者邑侯吳公下車後乃心民務以興利除弊爲已任常輕騎簡從偕掾往來問而邑之綱要皆在心目中矣一旦慨然曰吾熟閱雜糧市散在東西南三關常一日而價各不齊低昂任其意升斗亦畧有大小不雜

上下其手殊不便東關地既偪促每集期車馬塡壅至阻往來尤不便而公署後官地空曠無一人不惟於形家非所宜且近倉庫或有意外虞更不便之大者也於是明切示諭移三關糧市於斯地爲通道路定界址復以署餘高坦地闊三丈許長百數十丈鬻之民中開街道南北各爲廬宇令一下庶民子來築之登登百堵皆興不日而居民鱗比四方雲集貿易有地飲饌有所車牛息養有處而新街告成市價齊壟斷絕升斗同奸僞息空曠實民戶增公署有衛倉

厥無處衆善俱備於是具陳其事於上官咸曰允哉是當永爲遵守勿替公亦曰民雖其固佔可與觀成吾信之於心雖浮言必不爲動然知其大不逾其御也乃爲吾後計分新居之民別爲籍置保甲街之南若北某某造屋間數寬濶丈尺四至皆註於籍官給之照爲世守事甫竣公適以内艱將南返民以公蒞任甫載而善政不勝書紳士商耆吊首與者曰數百人奔走往來門亦如市居民等謂口碑無形乃勒之石則貞珉不朽當與甘棠永垂矣

重修通濟橋碑記 代

吾邑平原曠衍宅中建治非若瀕江傍海諸澤國也顧自古名曰深澤疑名實不相比乃更相厥形勝則南爲虖池北有滋溪每夏淋秋漲時往往渟蓄城下而後漸以東注故前人創置橋梁東曰溥濟西曰安濟而惟南郭之通濟爲最大是橋之建未詳所始石甃三𣮘承以碌碡而時潦所集勢恒相凌其南若北畝路仄險車殆馬隤說者謂其僅草創焉予等居字相過爰有募貲興建之舉葢地方建置有廢有興而

人之貲力或能或不能若邑之城池自貴池蔣公修築後垂五十載風搖雨漂傾圮推卸雉堞幾盡樓舍缺如其上不能通往來而過者反介然成路往按工分修出之里社比來旣俾派民又謚上請春秋渠邴之役恕楚而詠莒此非吾徒所能爲也贊序雉經葺治尊經一閣實位踞上游而層閣頹臺榭圮甬道陷古樹凳望若牛山之童形家謂不利文治郎不然亦豈所以壯覲瞻而隆化原子衿輩類自贍不暇焉所得鳩集數百金此亦非吾徒所能爲也邑治之後癃

以曠棄爲茀蕪倘不名有力者各占分地運土塡築作爲廬宇可漸得數百椽民戶殷蕃足當北門鎖鑰尼山籌富庶以語多藝之冉子此又非吾徒所能爲也惟茲一橋之興修糾衆力洽人心竭力尚足自効是可諉之異人任乎橋之成計自乾隆八年某月經始越某月而事竣橫二丈二尺長三丈向之石腐者易之梁甚易以堅石左右翼以欄楯南北增新土使輿橋平護以樹木爲久計庶行者便焉旣題名碑陰復得記其年月用告來茲以廣建置之事

借題抒寫經綸滿腹 笥軒

置義田記 癸酉二月

吾家宗祠告成祭饗瞻拜如儀煞環階下者皆吾祖宗遺體也倘貧窘罔克自存祖宗之心得無隱恫乎吾兄弟嘗慕范文正義田之意欲以三百六十畝爲準茲經營數年僅得田二百四十餘畝而族之貧者勢已不及待矣姑就現田籌畫招佃分種以中年約計宜花地計三之一每畝可分花三四十斤宜糧地計三之二每畝可分麄糧四五斗今量入爲出通盤打算除以花易銀先完公稅外約歲收麄糧百石以

外花千斤以外用贍族人然族衆有親疏之異貧富之分孔子曰親親之殺又云周急不繼富是則一體斷分厚薄不必從同而稱量以予輕重又不容不審也今於合族中分親疏三等而贍其貧者如西塋一派爲同始祖之遠族遇婚嫁喪葬大事嫁女者以六金爲率娶婦者以八金爲率喪葬以十金爲率殤喪十九歲以下量給之中塋及附塋祖塋二派爲同六世祖之近族於婚嫁喪葬外每年冬寒歲底加給二金禦冬一金度歲至木塋各支爲同高祖之親族於前二

項外又加贍之富春夏不給時量給口糧大口月給
爲糧三斗小口（六歲以上十五歲以下）月給大口之半糧或不
敷均酌減之有麥有秋則止或計應贍之數量予之
貧助其營運亦可並行又於合族中公議極貧次貧
再次貧三等以無田可耕且無他營爲而家累衆多
者爲極貧田產甚薄而無他營爲者爲次貧又其次
則雖無田耕而別有營爲可充衣食者即中人之家
矣凡議贍給先計極貧再及次貧倘分贍親族之外
尚有餘貲即近族遠族中極貧者或量給口糧或依
助營運皆所勿惜惟酌年歲豐歉人數衆寡以爲贏
縮此外積有餘貲仍爲修祠置田之用且備荒歉之
年所有照管收支以本家膺如爲總理於親族近族
遠族中公議各一二人爲協理先同履畝勘認嗣後
不時省視每秋收畢即將一年花糧數目登記簿凡
支給過數目亦然次年十月朔祭期總核管收除在
之目與衆知之倘宗祠內有圯卸作踐義田內有荒
蕪侵佔之處亦協同辦理自今伊始此田即族中公
產不復爲本家之業一俟足三百六十畝之數當劃

立王義田名字以傳永久子孫世世不得據田歸已
及藉口侵分而凡我族人又當思此區區有限之田
即有分贍不過僅免餓殍非永久計務期勉力向上
克儉克勤力田篤學無愧祖宗且以目前食此義糧
爲大不幸之事乃所深望倘合族中更有豐饒之家
祿養之士各隨其力擴而充之敬宗收族大逾今日
尤所頫首以望旦夕不忘者也
次年得足數具戶名嗣後粮單一出即先完承守
之自記

神鬼妖三事記

羅定署內舊有供神小室連數楹僉曰地素不寧以神鎮之也予以非敬遠之義遷之各於其廟而置幕舍其前右隔一楹有貯穀小倉在焉幕中友以遷廟及人言故皆惴惴然心動未數月忽共言夜有磚擲入中屋瓦有聲次日則傍晚即然皆瞪目相視至不敢就寢予徵聞之曰或署後居民所為乎使潛察之不蔬園成畦一老園夫坐守耳予因覩所擲磚蓋碎土坯有燒痕者也時方僱碾夫十餘在鄰倉碾米支斛

因復使潛察之是夕碾夫向倉後散坐大蕉樹下倉中鼠從瓦際下食蕉聲朧朧然碾夫拆舊灶坯擲之一再未已而幕友又譁於室矣予笑謂之曰駭生疑疑生懼君輩胸中自起滅耳何神鬼之有因語之故且識碾夫而數友之寢大酣羅定署左有金公祠蓋國初死王事者州佐金芳也相傳其靈不湮或形見新牧至必祭否必病無不備牲醴將事前牧陳君永吉初至不祭果病不肯祭病益劇悔而祭乃愈予涖任固不信也已而亦病久不痊衆勸予必祭陳君亦

方言之且曰節士也祭何傷予曰不然惟節士故以病中祭為也且不祭而病者何為如牧不牧惟以豕羊媚金公即保無恙是以飲食故庇姦也如牧尚知字民勤於事金公特以不歆我而祟之是以私作威如世之以賄徇者然金公且不足自庇祭何為竟不祭旋亦愈予乃謂勸者曰向者因官久缺人積牘繁而予性頗急不善自恤此病因也無端以不道之名加節士寧不令含冤身後耶自是言金公之靈者少息予堂姪延熹病歷醫不愈或曰贊皇時某官

救一仙狐感其意與為伉儷育子矣以符愈病輒驗姪因遠致之請予試覩其術是夕選密室共坐時就燭書數字焚之即止燭闔門靜候少頃門有聲若啓復閉蓋數百里一瞬至矣飂風蕭然觸四座其人聲雄而啞自述千歲猴也仙姑畜為僕命先驅耳時諭令還速仙姑即去少頃門再有聲來一人聲弱而長自稱姑婢也姑哺小舍未得來奴能代之旋言病所由留符而去衆愜然異而信之予曰若等信在先故無不信我先不之信乃今更無可疑矣且向者吾與

之手語目語若見之耶當仙僕至向予揖予目而目之指而指之彼不知也仙奴至語次予亟搖手止之怒目俯瞰之彼又不知也風可以衣而裳詩可以習而變我語彼彼不我見則彼與若均耳何足信未幾其術果敗

名言卓識打破千古疑團 海鹽姚筠軒

六十四卦辨疑序 蜀長壽李蹈先傳一甫著

易之為書也古稱易象其在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蓋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自乾坤而下若龍馬霜冰之屬潛見飛躍之情甚至金車玉鉉之奇言履虎尾入左腹之險辭載鬼濟狐之幻語於諸經中原自為一體即尼山之刪述六經也雖功在萬世者同然因古人之成書一為論定其事可日計而就不則月計可成耳惟古易不及

五千言而十翼之作且三倍之故必假我數年而後期無大過蓋其精蘊無窮又非諸經比或以為洩天地之奧探性命之原啟千古聖學之秘實繫易之理有獨精也然何一不蘊諸象爻中況如說卦所稱為馬為牛以至為妾為羊凡所以廣八卦之象者又何一非孔子之筆後儒多崇理而遺象亦有雖詳於象而不免於穿鑿支離若來子矣鮮之談易者此傳一李先生所以有辨疑之作也先生為明季名孝廉少壯即冠進賢旋遭流迹之變絕意仕進讀書麟潛山

[illegible]宿當事高其名檄所司羅致之求一而不可得也其學無所不窺尤潛心於易久之渙然自有所得乃[illegible][illegible]唐之書爲之索隱鈎深補缺訂訛往往發前喆所未發而於卦象稱神會焉余觀六十四卦所爲卦[illegible]卦德者先儒已具其說至於本卦之外有綜有錯有中四之互體瞿唐反復于闕闡序卦雜卦之文獨取而暢達之洵千載奇悟然於古所傳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者謂其卦不成名無着又以所傳卦變圖爲出自虞翻而盡廢之因別爲八卦生六十四卦之圖且自爲卦變之說其五爻變後反下變四畫而歸其根又變下卦而復其本恐未必法象自然之妙乃反外取術家游魂歸魂之異說豈所以詮經其餘義之難通展轉以就其說者更不可枚舉也傳一先生當鼎革初年未強仕即抗志邱園玩辭觀象壽迄九袠有三終身四聖之書不去手視來子三十年之精研殆將倍之所謂五十以學易者先生乃其人歟余作吏山左從先生會文孫分司復菴遊得見其書而熟復之且任讐校之役乃知先生心蘊畫前

之易探月窟而躡天根其淹貫該博敷六藝羅全史一一取而發明易義至于若欲若翼從數千百年後遙契羲文周孔之心源即先生且不自知其何由而然也嘗考西蜀從古多畸人雖緇褐黃冠有流常於易有特解豈岷峨靈氣獨有所鍾抑斯文未喪寘寘中實有主之者故間世一出而瞿唐而後於先生觀其成耶嗚呼後世好學之士有欲深明易象者非合蜀中兩先生而互參之何以得其全哉

項城家譜序

人各一身耳由身而旁推之有兄若弟有同族下之有民有物由身而上溯之有父母有祖宗更上之有天地傳曰兄弟既翕父母其順故念鞠子未有不惇友于者也范文正有言宗族者吾今日固有親疎以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故念祖德未有不講惇敘者也横渠張子云性者萬物之一原又云民吾胞物吾與故全受全歸未有不仁育義正者也體乾父坤母之心大合敬同愛之理此天下一大譜系也而從近

者以敦其實必自別生分類始予家居項城者世有名人其與家季寧文同榜者則轍予由其人焉既釋褐計家食尚數載遂慨然志家譜之修意良善雖然吾宗之為譜者往往溯源於周靈世子以為光藉否則曰太原曰瑯琊託茲名閥甚者首揭前代名流遥遥華胄不憚繼承是將無非薄先人而誣其祖乎其視宗支溷淆名字重複一室操戈鬩牆貽誚者庸知有愈耶予由性介而行質吾知免於是夫抑不寧惟是先大父廣文公之引年也平生慎言笑未嘗出外

戶恒春秋念祖社必扶杖往往必竭一日歡暫進植等勛之曰他日得升斗祿其必彷古人義田宅之制講明文公家禮而力行之植怵心刻骨未敢一日忘也子由其同此志乎伊川謂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呂氏官箴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愛百姓如妻子嗚呼此卽訂頭之大旨也予由其有志於是乎夫祖宗父母之於子孫無不望其齊榮譬彼花木之生苟一枝秀茁而萎枯相間卽偏榮者不足觀矣天地之生人亦然賢智之

生非徒使自有餘而已固將以及人也譬之於木苟澄泓自鑑而悠慨無功亦烏取於是乎然則出家譜之修而推之吾輩分內事可有盡乎哉詩棠棣韡韡横渠注曰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子由吾弟也故語之以質而不敢文他日隨分自盡無托空言庶以大吾宗

區氏族規序

寓內一人之積也天下一家之積也人人能治其家則天下可復時雍之盛而何有一邑爲予以粤中舊吏補過會邑一載以來夙夕弗遑惟是因事平決隨時匡補而於正本澄源化民成俗之術未能一有當也念此邦人士多大鄉名族聚而成居者頗憍悍難治思爲擇立族長俾各誨化其族之人用漸移厥俗而適得永積區君族規一帙區君爲予師穆堂先生武闈所取士持身嚴正趾不及公門其族之人亦鮮

有涉吾庭者予固知其有內治焉夫單戶畸族名數可指數賢否反不甚相遠而世家名閥孫支億萬計其賢者實能超然自拔於人羣其不肖者所爲亦往往爲他族所未有譬之深山大海龍虎產其中虺蛇虫蜮亦出其中珠玉松梧蘊其內而砂礫榛棘之屬亦雜然並見於其內勢固有然然亦由其族之良者弁所自完敎弛而法不立也茲讀區君先大夫西屏公訓族遺言簡而嚴區君廣之爲十有二條詳而正夫粤之人無不建家廟置嘗田事頗近古而因此自

啟訟釁且有藉嘗貲爲訐訟狀褻之端者義舉適釀澆風可無惜哉予將以區君此書分布之邑城名坊及杜阮梧村羅坑外海小塘諸巨族使誦之而思見之而感庶賢者知各治其家而會邑又爲一新乎嗚呼人同此性心同此理近墨者黥親蘭者化比閭而居而區君獨爲完人區族獨成望族也邑人之爭而不讓也久矣奈何讓人獨爲君子

筠軒　前篇是養此篇是敎合之而睦族正家之道始備

國朝詩林序

葩詩三百媺惡雜陳而列之六經不以為猥者何哉
予觀詩道之大也微論正樂以詩化原攸繫郊廟燕
饗禮與政俱大義微言實與諸經仍表裏即其託端
寄興泳歎淫泆皆能以寫難狀之景抒難達之情寄
難言之思體難名之物此則他經所不能兼而作者
獨以有韻之言繪無形之畫傑然自備一體然則風
雅之士匪是何以寄其情文哉粵考虞書首肇賡歌
易繫早開韻府盲左收謠諺之句戴記有叶音之文

蓋其所從來古矣逮夫屈宋振騷漢魏擬古齊梁唐
宋以降沿及元明四傑七子之儔殊軌異趨別源析
派往往與經師之分門樹幟者比顧予以讀葩經者
律詩壇蓋淺率者或失諸鄙僿而藻繢者又務以俶
詭艷異炫長則其文無情其情不文吾皆不以為至
也我 國家文治光昭名公宗匠難以指屈閒于古
岡邑乘之役多有以詩卷投閱者遂有岡州詩林之
選將藉以觀風問俗有司職也已檢篋笥所存有粵
之人官遊軒及在粵所見者又二十餘家珠貝琳瑯
粲然炫耳目焉就據所見攤案分披或古澹清真或
沉雄恣肆或芊綿而溫麗或蕭泫而澄深莫不欲披
朝華啟夕秀自成一家言然而躡蹤蘇李者或難紹
杜陵雅步韓歐者或莫追栗里至於廟廊冠冕惟事
鋪散華猷林阿咏遊祇期優游展杖時而以鏤刻為
險怪則疎雨微雲亦有目和易為尋常則嘔心劌骨
以彼易此雅非所安而欲執已繩人事亦豈有當乎
予謂一吟一咏既本吾情吾性之自流則摛藻揚芳
無非目前胸中所固有故雖才分異等遇有殊時要

必寫景如可目擊抒情出自靈源寄思則隱曲畢宣
體物欲形神咸肖而敦厚溫柔又一本於三百之大
旨庶幾其文有情而其情能文非是者不以辱吾詩
林若夫序列一依法言欲初學者彙觀押字之法通
轉必遵才老使倣古者姑歛馳騁之才覘夫兼收博
採不名一家者拘虛未暢是吾褊也夫何敢辭其咎

坳堂詩序

言之精者爲文文之韻者爲詩詩亦文之一也遡自虞廷賡起肇有韻言至三百篇而臻其盛至唐人三變益盡其體故衡詩自唐後鮮能頡頏者乃有宋大儒且謂刪後更無詩得無以景物之摹寫益工而性情之真理反蔽固爲遜於古耶予幼不知詩自辛丑叨一第與十五國名流肄業京館遂稍稍窺李杜之藩睨元白之壘而非幼所習非業所專工不工不敢知也然每讀同人名句輒心艷之端置研席間長言

吟諷若有深愜於中者近備官粤嶠簿書期會之餘時亦藉此當觀風之舉而彭君坳堂詩獲以寓目彭君嘗爲國子學錄予時雖在都門而未及一晤及來羅郡君已久作古人矣始得讀其詩因以聞其人當其仕京官時往來皆翰苑巨公騷壇宿士君性豪邁時時置酒與諸名士會會飲必醉醉必以意爲之詩或知交賦别别後相聞問亦皆有詩詩成輒爲知言者携去存者僅有此帙然已備歷代之體而兼諸家之妙嶔豪逸磊落奇懷詩酒每當耳熟之後拍案停毫一唱三歎而拈髭叉手墨瀋筆花孰非其性情之流溢哉夫詩或以爲窮然後工非也彭君於身於遇皆不窮而詩顧甚工者惟其幼之所習而專精於是幼習而專精於一以爲文則文豪以兼詩則詩宗也世有善操觚而昧聲病者其於音調鏗鏘字句推敲之間必有未盡其致顧謬謂理學之家不必言詩予不知葩經成於何人而刪後無詩之言非卽康節之詩乎哉彭君名士仰羅之西寧人

溫澗化詩序

虞三代以前偉人畸士多產大河以北而天下之文章萃焉蓋於時帝王名都皆枋冀晉間天地之醇氣君相之教育亦若獨有所鍾自易書禮樂春秋爾雅諸經即葩詩三百所云騷壇之祖皆河北人爲之若吳楚以南不入風雅篇什也識者謂北方氣厚風尚以實實至而文文亦莫之與京自兩京盛時猶然逮後王德衰化不及遠始從都吳越地於是北方之士從而南者亦卜築南服今寓內名閥淵得姓之由

語族之望罔不曰古王者裔或名卿大夫後其明徵已人之囿於地者乃多所低昂謂文人之業在南不在北斯言而可信也則若溥化溫君生長鹿巖何爲獨以詩鳴溫君之爲詩也知之者頗尠其知之者或曰君生僻鄉不由師友蓋天分異人或曰君學無所不窺漢魏六朝三唐兩宋所爲宗工哲匠者實有必得于時雖夙耳君名而未一晤其人讀其詩於或者之言姑唯唯而已茲君歿已數年其詩之存者乃漸傳布人間蓋北人不嗜名一唱三歎獨寤寐歌未肯棄問世又多閉戶自陶寫不與外間人爲唱酬宜存者無多且傳之遲也然予讀君詩每戒令同人勿先閱姓氏但以詩評曾無敢目爲今人詩者隨舉君家飛卿若吾家無功摩詰輩悉有神肖且不惟是即三百之指歸頗近之蓋自前明迄 聖朝天子不南都而定鼎燕朔追古唐虞三代隆規於是偉人畸士代出燕趙齊魯秦晉間南服之士更從而北者又多矣彼無識者猶謬張南幟以自異嗚呼何忘其本乎勿論南之人其上世皆北人即其所誦之詩與

所作之詩之淵源一皆忘之得無癲甚然則得若溫君之詩者以張北幟當無不可予則曰是夔憐蚿之說也溫君之詩固有目所共賞然賞者以詩何以地爲也地不必異人惟視乎其詩人不必同地惟存乎其人

溯原窮委平心靜氣而言之南國諸君子亦當首肯 銳臣

芊野詩序

予髫齡以前未嘗爲詩逮舉賢書後遇貴筑章君坦園始談及聲病予偶成一律坦園忻然曰詩以意勝必能成家顧自力然維時方攻舉子業日力不暇亦非心所嗜猶不常爲之既隨予師董岵瞻先生豫章學使幕與沈君心周訂交始談韻韻部清詩律亦細予韻學一書蓋自此權輿也暨成進士循例學習日下課兼詩始從事詩學上自兩京魏晉三唐宋明與近今館課名作一一涉其梗概竊謂意勝固不爽而

詩律於今愈細一字不叶全體俱累鎔金鑄句擲地作聲聲調正非易事顧以非素習故視同年友以詩鳴者不能爲役雖或爲之存者頗少而自是見詩之工者輒亦情爲之移而心嗜之矣歲丙辰冬來新邑嘗以經學考辯序說諸體課邑人士而淹貫六籍者於麥生與尹首屈一指已出所爲詩相質詩復與文稱予憑几展閱自不覺出口成哦往者與輦下諸君子分題拈韻之興若涔涔有動也雖然夫詩何由而有作哉古之爲詩者天机之流天籟生焉水以風漪

山以雲變有莫知其然者故當其情有所觸景有所會山川虫魚皆詩資悲憤懽愉皆詩義殆猶四始之遺響乎自唐人以詩取士所謂詩人者非殫心刻厲其中不能詣其極其詣極者卒皆棄諸所有寢食以之於他業或不能兼盡今之業制藝猶唐人之業詩也與尹方務舉子業予以己之薄量人之厚謂以生才若學益且以制藝爲正業以聲韻爲居學俟三榜名成直廬待詔於是兼以詩鳴未爲遲也與尹以爲何如

六事箴言序

赤浦之珠藍田之玉自古珍之而探之頷下採之方流非其人弗辨何者夙非所志也夫古今載籍坤輿之菁英萃焉世所寶貴宜莫大乎是然郎而求之貌碔砆以溷玉飾魚目以亂珠若是者十五六君子常苦而雜之又即而求之璞聯玉以錯居蚌麗珠而未判若是者十三四君子亦剖而析之惟夫六經以外不無通儒間生往往簡明警至之言足當暮鼓晨鐘老頹其粹言皆崑山之片璧東濱之一珍也惜無人焉寘掺而身佩之故散見雜呈而晶瑩弗著閩中嶪玉屏先生鎮以名進士來牧晉陽澡身端和蒞任甫北咸有實政而以教化爲先案牘之暇吟嘯簡編遂有六事箴言之作其大目曰持身持家曰居官居鄉曰處事處人其理甚醇其事甚近不獵前喆之事蹟不騖經濟幹器之偉談而目曰箴言蓋近裏著已字字銘心而書之紳也體爲箴言故言不蹟取公諸人士故詞無隱深要其砥躬履道之實事覺世牖民之深衷一片玉色瑩然盈幅珠光璀璨洵不磨之璵璠

哉世有不此之知而别求一光怪陸離者聳人耳目曰吾自有寶先生亦惟曰各有其寶而已吾不以彼易此

王生某采芹序

今上御極之五十有六年督學使者校士保陽王生某蔚為選首予素耳生文名未悉其家世師承也予友某為予言之且丐一言為賀予詰之曰君之所以為王生賀者將謂澤宮片地足為吾黨生色乎抑紆青綰紫發軔茲日足為新文學預斲乎不則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可為生更期以遠到乎由前之說世俗之陋也由後之說亦懼窮大而失居由予言之則又有進於是者王生自其祖若父皆以農事起家生體祖父意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本仁以積是禮運之精也生從遊明經李君某吾邑文望也生傳業於其師忠信以為寶立義以為基多聞以為富是儒行之良也雖然有本焉其道以曰敬敬之一言閩洛始專揭以示人而其原實已暢於尼父其教弟子也孝弟謹信親愛自出入而言行而人與衆以逮於學文無時而或軼其心焉其詔及門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居以事以人無時而或斁其心焉是即所謂常惺惺法也是即所謂心

在腔子內也由此而實體之則一動一言皆有繩則讀書應務無非性功古人以敬為德之輿蓋此方寸地能時自喚醒則百行聚萬善集即經天緯地之事業皆自此起若詞章記誦已屬學中之餘事況富貴利達庸衆人所共趨又何足問乎王生讀孔氏書其將遐而求之無為世俗之見所慫惥即不僅以文名雄吾邑可已因次其言畀為奉觴之助

張生某采芹序

寓內之鴻名無窮發解掄魁紆青綰紫爲名公巨卿無不自預宮始顧非德門學海之英即兩闈三榜可倖得識者弗以爲榮也某翁張君居鹿邑之北鄉磊砢慷慨不爲小廉曲謹以豪俠名當吾邑喬山陳公延家拙菴先生主六賢書院時其嗣張生來執經予始識其面生之遊於澤也寓無僕從與其友劉生共火而食朝夕饔飧自給孜孜如廣川下帷時於古有帶經而鉏負笈而遊者二子殆近之矣居久之拙菴

先生謁選入都張生猶不肯歸乃就予論文予語之曰文心之聲也無路虛失實無詭變失正必文如其人乃可且帖括號時文如宮錦坊花樣無執其舊不化生以爲然繼又語之曰議論者文之實際經史者議論之根柢也灝轉者文之氣勢操縱者灝轉之權輿也光彩者文之神色凈鍊者光彩之本原也生復首肯者久之予固知刻苦力學如生必能蜚英藻苑大其家聲者也今年春　天子龍飛造士生以新文學觀光王國謁予京邸予益樂生之志將有成而生復請益又語之曰禮學然後知不足先哲有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夫學無盡者也學不樹德尸耳已爾即驅馳皐馬衙官屈宋亦無盡而易盡者也且以君家偉人代出理學能如橫渠南軒否勳名能如子房否博物洽聞如茂先否剛骾戇直復如白馬生與否其肯無不學學以廸德乃不愧清河之克家子也生其不以爲謬乎書所謂九德采采彰厥有常詩所謂靄靄王多吉士子又將爲生預期之

王張二序爲學之本末具矣做秀才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銳臣

岡州課録序

宇宙之内萬有之繁飛走木草性情形體聲色氣味之各異爛熳極矣然無一而非實境也亦無一而非實理也故君子之學務實勝有主則實以養心也見諸實事以行已也返躬實踐學不近名實政實心仕不干譽君子之道也自後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於是工帖括者揣摩時藝不肯窮經窮經者亦株守師說罔知稽古故其論世交友服官蒞政應接酬訊之間必有聊爲具文隨俗俯仰而不能一一求之於心以既其實者余觀五經之垂日月經天原不以文爲事然作者已各備一體若後世所爲詔誥奏疏勅檄論辨考記策傳之體詩賦騷雅歌頌辭章之文無一不自五經出惟實至而文以生焉故也故曰器空不實儀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裴晉公所謂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固非過來人不能道玆余代庖岡州間以經學古體四十題物色邑人士而卓識鴻裁既我甚富丹鉛甲乙之餘亦得時出所獲相質併檢其實勝而不以名者付之剞

劂氏夫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學古有獲則中有定見一事至前必有一不易之理與事相比故真經濟必由實學問而出曩哲云文章如面又云山大者雲多彼假他人之面目以飾已者固已陋矣非是而務盗虛聲文勝無實者卽若開府所云文異水而涌泉華非秋而垂露君子曰此其末焉爾矣

四書叅註序 以下自序

聖賢之書聖賢精意所積也自漢以還經師遞相授受爲註爲疏用力誠亦勞矣然於時性學未明所以闡明義理者往往獵其膚末失其精微或彷彿影響之間言之不肖其情逮有宋大儒輩出乃一舉而擴清之朱子遂有章句集註之作予謂不閱註疏之說正不知朱註之精譬之畫工然魏何晏註論語而宋邢昺疏之漢趙岐註孟子而宋孫奭疏之也如畫家寫眞雖形貌衣冠已具而眉目手足尚蒙然而不清

遑問其神與氣乎然遥而望之猶是形也漢鄭康成之註大學中庸而唐孔穎達爲之疏也則如繪樹寫山節節段段而爲之而本末不相聯條理不相續甚者一樹成而幾不知爲何木一峰就而幾不知爲何景求一形似猶難之惟紫陽成書而後其人乃如笑如語并其精神情性現於楮端非但頰上三毫而已其樹與山之向背陰陽并其色香烟嵐如可遊覽非但濃枝疎影危嶂奇峰而已所以傳聖賢之心發道德之蘊而孔曾思孟之神至今如在乃晚近多有新說欲張幟於程朱之外然實有悟入發前人所未發者百不得一其餘率漢唐人已具之舊解宋儒吐棄之唾餘耳予惡夫道聽塗說輒拾殘瀋以相炫鬻又慮夫後生佔嗶蛀蝕故紙堆中不能一有心得且罔識近說所由來也間取什百之一二叅諸古註以明朱註之理而後儒精到之言可與朱註相叅者亦偶附焉至性道仁義之理乃聖學之命脈洛閩所以遠紹鄒魯纘不傳之緒者實尋原於此此又畫家形外寫心之秘妙也然而源合流分異條同貫世儒隨文求通詎免岐塗亡羊之誚故僣爲會其旨趣諭之來者如彼一葦以俟問津

濂關三書序

濂溪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四十章橫渠西銘一篇皆朱子手所註釋表章於世者也蓋朱子於此三書既為之註復詳為之說闡發不遺其所尊之與語孟五經等而性理大全所裒輯凡後儒探微抉幽以暢其意旨之未盡者亦幾釐然備矣後學或且病之曰擇焉弗精語焉弗詳也夫謂其弗精則紫陽微言具在於是謂其弗詳則一言而千百其辭尚何以加焉乃猶不足厭賢哲之心而驟而讀之亦有難得其端緒

之所在者言未循其序而理未衷於一也夫言多而擇之無術雖微詞渺義尚汩沒于繁雜紛賾之中矧新安未定之言諸賢未醇之論如涇渭同流而丹黝雜陳能無惘惘哉予嘗從事於此思為訂正乃為二法例之一曰以傳從經說之發明大文者即以大文為序次使條分縷析皆按次而列一曰以疏通註意之發明註義者即以註義為標準使經直緯橫皆從一而定若作室然彼始其事者堂構垣墉棟梁榱桷楹礎階砌既無一不具然取多用宏或未暇細為經理吾欲去其麗雜奠其杌隉無俟另闢門庭而改作之第于位置未善者為之調方向通戶牖界牆垣觀者自覺爽然一新予於是書志此物也若夫悟太極無極之妙念乾父坤母之原體仁義中正之實求踐形惟肖之旨心研力追有非言詮所可概者予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將伯之呼所望於二三同志何如哉

正蒙初義序

予家世讀書未嘗就外傅幼時從家君授讀繼從先大父館於外先大父爲學非聖之書不讀歲九經性理誦必周年八十餘猶強記不忘諸從遊問典故必舉某經篇目分剖辭義示之或取先儒之說相發明予讀四子書成誦卽授孝經繼以太極通書西銘繼以正蒙曰註疏箋詮聖人之言濂洛關閩所以傳聖人之意也實俾身心學不可廢然予苦正蒙難讀且以少註說爲憾偶得一家言皆質問大略置篋中藏

之書不可得者必借錄成帙如是者積之久乙酉鄉薦後游歷四方獲與十五國賢士遊輒時時以此爲志葢閱二十餘載一再易藁而後敢彚而次之當其曉披夜誦朝信暮疑舊說之存者十五六而已其直筌舊說自出心悟者亦往往而有也先是同邑宋子銳臣晉州趙子彤元皆嘗有志於是互相往復者歲餘辛丑春謬叨南宮攜所業於京邸同年生蜚英陳君見而嗜之攜之去次第手寫成冊隻字片語皆楷若拱璧然予曰是書粹諸家成言頗踵訓詁餘習聊備初學之一義耳方欲芟其蕪冗祛其岐二以易今藁君何嗜之篤乎陳君曰說書欲瑩白如話此帙詳明曉暢人人如意所欲出況横渠得自苦思力索之餘方晦澀是懼何必若郭象註莊又以聱牙詰屈與横渠較奇耶精理久蝕請就我錄本速成之何如予曰諾哉遂與家弟膺如寧文愼加覆校大義則決之家君三閱月而告竣旣爲廳說十有七條總其綱要復識所由於書首以歸陳君是正焉

一書先生與予後論辨始悟三層之義或疑朱子未有此說先生曰朱子解坱然太虛節謂坱然太虛是未成形者上浮下降是已成形者山川融結是氣之渣滓已分出層次但未明言三層耳今切實言之正與朱子意合細心玩索當自得之形元

皇極經世全書解序

宋史道學傳首列周程張邵朱六子百世同稱大儒。今太極通書及程朱之學絃誦徧寓内已而横渠康節之言獨若其艱深懸異頪不敢涉其藩籬夫二子於前聖未闢之奥懸其妙悟艸契淵然獨造窮微今人幸生二子之後反畏險疑阻不能循塗以窺牖自棄何亟耶余資性最爲駑下惟不敢自棄之心則終始不渝少壯時嘗有志正蒙一書悉心研玩者二十餘年始知太虚有三層之義而太和神化一以貫之。

覺諸家詮註言之不得其意者什七八焉時亦有志康節之書力未能兼營也逮後碌碌簿書閒廢者幾三十年毎心焉愧之邇以農田餘晷取而卒業蓋竊者所見僅西山指要未得其全嗣得梨洲黄氏之註稱係本書全文而又不無自爲增改且於先天各圖改而不錄拔先儒謂元會運世聲音唱和諸篇如易之上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支如易之繫辭若有説無圖則所説皆爲何事更有謂元會運世非邵子精義所存而槩乙之者蓋本不能知而大言以欺世也至

内外篇抉先天不傳之秘雖伊川亦有所未及而諸家之隨文疏解言之不得其意者又何譏焉余不揣固陋取梨洲所得本書冠以西山蔡錄各圖并考別本全書以復其始又分別梨洲聲音圖中所附卦體以還其眞而於内外篇再四研玩即以邵子之自解者解之始知著書之名即著書之意謬以所見爲内外臆説各一篇亦覺先生之意距今幾七百年猶適適可會也蓋自五星聚奎而六大儒之學各詣殊絶亦如天光分耀無嫌軌度各別横渠不必同於周程。

康節又不必同於横渠故其理象乎數大易之傳爲能獨得其宗史稱先生智慮過人遇事能前知者特其學之一端爾嗚呼邵子内聖外王之學其於天地萬物之理究極藴奥古今治亂興廢之由洞如指掌世但知其數學之一端以致穿鑿支離而不得其意者率由於此余之追求初義於正蒙之後蓋亦有不得已焉者哉

權衡一書序

昔人有作書曰論衡又有曰權書衡論者予初甚慨之及詣其書猶惜其一家私言非能有以盡事理之變而亦未探其本也夫人生事物之來紛投沓至目有時不及瞬心有時不及謀倘未能酌輕劑重一一稱平而出之則失之累黍謬以鈞石近或集咎於乃躬遠且貽災於民世經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傳曰天下之事猶持衡此聖賢之學所必以稱物平施爲至也予以爲天下古今之故萬有不齊理則一而已然

不極萬事之賾無以觀理不參伍錯綜於古今之變無以揆事事與理在形影響之間亦何以使輕重爽而銖兩之悉稱哉按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者亦必曰春秋然則聖人具權持衡之書固莫善於手所筆削之春秋乎嗣是代有史人有作上之遺言往行美不勝撰次而野錄稗官義可兼采至於時勢所值淺深異趣人有不必盡醇事有不必皆馴而博觀約取舍短用長則舉古今來所爲析難明之理應難處之事燭難察之幾發未聞之論者無一不見春秋之大義而事理之權衡亦於是乎略備焉予嘗檢笥中所有擇其有關事理之實足資識守而裨身心者托始於麟經之文而旁通乎古今之故以爲權衡一書覩仲任所謂銓輕重之言立眞僞之平老泉所謂於此爲銖於此爲石者以今較昔誠未知其何如而矻矻孜孜求什一於千百用力亦少勤矣若乃二酉四庫代有聞人然以上蔡之博聞強記不免玩物喪志之譏更如明道之泛濫百家未若返求六經之爲益使但合兩分銖逐物求

稱而聞聞見見固知鏡己則御物之累其去坐馳者幾何此予於仁敬兩言所先取以立權衡之準用冠春秋之綱領也哉至於半世可紀者詳之不盡知者略之書之不能追其原始者隨所見註之亦竊附於闕如夏五之義

韻學臆說序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音韻之祖也昉自虞庭以教胄子以和神人豈細務哉考諸先儒溫公有指掌圖康節有聲音唱和朱子亦曰音韻是經中一事於此不理會不免倒說牽補而不得其義亦大害事然則靈鈞以來固有此未傳之秘耶顧近世以來談音韻者分部首辨字義往往而有然試問自李登周顒諸人所譜各韻東與冬何以分爲兩部東冬而外何以又有庚青蒸之部陸詞等彙集韻譜何以東冬相次而各部中所隸羣字多者至四百二十少者僅二十餘字何以多寡之懸殊問江陽同音而江何以獨通東冬問基規兩音何以支微齊之皆合爲一而又分爲三魚虞同音何以分爲二而拘孤二音又合爲一問灰何以合於該真何以分於侵稱此以求將謂古人皆以意爲之而隨其竄置乎何以千數百年來守之不易也余以謂天下之理歸於自然讀古人之書宜求其所以然自然者喉舌唇齒聲所自出之序括以三十二母欲增之減之而不得所以

然者合口開口點齒撮口開發收閉之分綜以十有三字欲錯而雜之則不可余嘗即此以求李周諸人之韻譜所爲分部者無非以韵首爲經等音爲緯而又合五方之音以參之故各部所隸之字宮羽徵商不相溷一韻至三四韻四聲無不相符而非以意爲部署也即此以求陸氏所彙諸家之譜有相次爲序者亦無非因諸家舊有之經緯比類相屬而非以意爲分合也更即此以求才老古韻之作知非執今譜之部分以繩古韻之不齊並未嘗執部首一字以分宮商其爲經爲緯心會古人之意非如近世之橫生意見强爲之說也余於韻學篇首論之詳矣讀者猶或河漢其言而多所疑議乃更錄唐韻古韻之目各爲註明韻首而謬以臆說爲疏其脉絡又取韻中蒸字七呼二百有奇分別韻首等音之經緯庶得其所以然以歸於自然乎噫羣囂之爭亦久矣但知部首而不知韻首但知辨字而不知等音此非余之所解必繭先滌此見而後閱吾書

深澤縣志序

經載道史載事郡國之志又史之枝栟也然雖外史所掌亦必案史之貿彷經之意而後不詭於正夫一予一奪一本於天尚矣文直事覈不溢美不隱惡乃稱良焉及其敝也經生之失謹而迂史氏之疵博而雜正史之誣十之一稗官之誕十之九而志又無論矣且史乘之業有續有修若作室前人堂構屋宇已有成規而復為之增垣牖瓮門廈加塗塈狹者拓之卑者張之以是補其未備而已至其規制之正否則

不暇計也若夫因其前規而易置增損焉仍其基不襲其故則雖次第改作有所弗鄙故續之功為逸而修之事較勞顧吾人任事何取因循脂韋皆當為其勞者倘曰憚煩則何如其遂已之也吾澤邑有志自前尹許仁峰始歷今七十餘年間缺未備家會嚴伯父以永寧令告致歸謀與同志續修而以疾不果適予自粵入　覲便道歸省舉以命予予需次都門間孫全史叅之邑志所紀乃於卷首增編年之紀於是野取晉史之詳於各志核因革之實於列傳訂宦蹟人物之眞復念邑人已事有嘖嘖衆口者不可湮沒無聞復為佚事一篇用附餘志蚤朝日夕手披兩閱月而後粗具其略也暨南旋受舟次從容遂得參補訂正以竣其事其於易[illegible][illegible]之處不敢辭勞而欲使志之文無乖於史之[illegible]即未窺乎經之意而於位置予奪大義所關亦有不敢苟焉是時適予之在舟中也意者予之心其猶得比於虛舟乎夫一邑文獻公是所存得失非關一人之事愛我者請攻其所偏多聞強記者請教其未備予不憚訂前人之失

而又敢護前自用貽羞一邑為乎書既屬藁因復伯父命併書所以以質賢大尹及同人留心邑事者如其可存當授之梓若如陳之私也魏之穢也勞不如已請付一炬

道學淵源錄序

道學之名古未有也宋始有之而先臣蠱朝廷遂明以示禁嗣亦知道學非可禁之名也易名以僞學而禁之夫道莫大於孔子而善學無如諸賢道學也而受訾不甚舛乎宋史獨取所訾之名特爲列傳實以當代大儒雖儒林名流不得與其識加人一等矣自是以後又有朱陸異同之說陽儒陰墨幾欲胥天下而入於懸空頓悟之幻境是上之所不禁者又更甚之以異學一途何啻自爲禁之乎然考之祀典眞儒

雖不遇於時往往爲後王所追崇此卽天理之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余嘗考配享從祀所由始葢諸賢從祀自漢章帝始先儒從祀自唐太宗始而改議進黜者則明太祖黜楊雄世宗罷荀況十人又改祀鄭衆五人於其鄉而進陸九淵神宗初又進王守仁陳獻章若吳澄之祀則英宗始之而嘉靖九年嘗一罷黜者也竊謂道學之統如祖宗於子孫一脈相傳而異派別宗不能參乎其內朱子所以從祀者謂其接孔孟之眞傳也朱是則陸非矣陸非則吳與王陳將得爲是歟韓愈之從祀也以其言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至於孔孟而荀楊不得雜也學術雜卽於道無與且以陸吳王陳校論之守仁之精神魄力更勝於三子然其學術事功多雜於權謀機變之所爲如荀況言性惡卽當黜守仁乃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卽性無善無不善之異說也程子謂揚子原不識性更說甚道守仁得無類是朱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聖學守仁乃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論其爲無頭學問且由其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豈致

知在格物之謂乎夫從祀之典爲道學也如但以氣節勳業取之則古今來氣節勳業如守仁者當不乏人欲盡爾於從祀之列可乎竊意鄭衆等改祀其鄉之例正可以處儒林諸子而不必入聖人之庭可也論世者其以爲然否

讀史綱要序

學先窮理次以稽古故經經而史緯然而史又有緯謂其綱要所存足以貫穿乎全史者也溯自帝堯甲辰迄明末癸未共四千年整事蹟文繁[illegible]來史事者或考事蹟或究書法曰攝其大槪其精而歷世相嬗之次往往卑之無足道然帝王之某姓某名或本某姓更某名其世爲某帝王之子若孫兄若弟則宗系不可混淆一帝蒞位若干年昉某甲子一世共歷若干年迄某甲子則國祚各有修短某帝某年號某年號若干年若三國五代南北朝其元年卽某國某年名實所係可勿詳考乎其得之也或創或繼或篡或僭其終也或崩或他故所由來必有漸可勿紀實乎帝王建都何地會遷徙何地分據者踞何地今皆爲某省之何所非繪諸掌上何由知其廣狹險易凡此事雖淺近實諸史綱要存焉夫準繩立而後羣材之曲直難欺權衡定而後衆物之短長重輕不爽吾人讀書論世而胸中憪然先無一鐵板註疏確爲定本則簡編紛出異議橫生凡訛傳之事僞爲之書與夫

編次之誤豕亥之謬何所據以辨正之而得其眞是余生平考訂古今多得之此若歲以此餘夏更合綱目各編及邵子元會運世圖互相參考又繙全史以補其未備今檢原藁不忍以故楮棄也遂序其所由而存之

嘗試語序

牧令視古侯伯職綜周禮六官才非聖門之果達藝不辦孔子許公綽之不欲取其守也他日又曰不可爲滕薛大夫豈不謂絀於才乎昔傅琰父子作令著奇績人傳其有治縣譜不以示人迫其孫翽宰山陰問舊政於劉元明元明語之曰吾有奇術鄉家譜所不載臨別當告之乃曰日食一升米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或者謂傳氏不以示人者必有奇秘而劉氏所言當更出其上是則不然夫作令之道以愛民

爲本守之不廉者必不能無取於民而任事無才者亦不能爲民分憂歷考古之傳循吏者周僅五人漢惟六人後漢十一人若晉而唐宋雖數多於前然事蹟或無可考其可考者又人各一長不以相易今傳民譜不傳不知所譜何事然未有不儉以成廉而漫言肆應者也有人於此因循苟安利無所興弊無所革諸務不能整頓胥役不能察稽而但曰取其無欲其能有益民生否耶又有人於此鴟張自用善承風旨罔顧民艱外飾強幹之名中惟進取是務而仁[illegible]

取其有爲其能無爲民蠹否耶余以駑鈍三仕二[illegible]所謂拙宦者也然自康熙辛丑以諸暨乾隆庚午解組歷仕十二州縣聞覩見見從閱歷中來者豈曰一無所知茲子姪輩又有當爲州縣者故以嘗試之已事敘而示之而不敢知曰當爲[illegible][illegible]列以語人

偶存草序

北方之學者或談文而不言詩不知詩即文之諧於韻者而中兼繪事焉故兩大間之人之物之時之景虛虛實實無鉅無細闔其一無非詩目而眼底胸中聞聞見見斤斤而材之鎔而液之無非詩料若其微實課虛出有入無弄月唫風嗅花拈草更無非詩情余嘗敘友人詩以爲宇宙一大詩壇者此也顧余髫齡時亦未嘗學詩叨列賢書後始偶一爲之追捷南宮隨同人爲館課課兼詩而學已晚矣然閒亦研其理

趣而以意擬議之十九首之冠於兩京其情至也栗里之高於魏晋六朝其趣深也唐人推李杜文章信矣然荆公集四家詩而下太白謂其才高識卑詩中言酒色者十七八紫陽推少陵七歌豪宕奇崛而以末章嘆老嗟卑爲不知道詩可易言哉嗣是以詩傳者若蘇張若王孟若元白温李其各有所長也倘欲執一以繩人得無隘乎迨有宋大儒不必以詩名而康節洛閩之詩亦傳不朽者其理足也余於歷代諸家詩不能有所規橅以爲步趨而稚嗜其中有繪事者寫難狀之景抒難達之情寄[illegible]言之思體難[illegible]之物莫不形神咸肖如在目前至於雅頌大篇通是與麗金石相宜則又不惟繪事而已然余非能知詩而學詩者也且學不能專於詩[illegible]詩又其偶然者也惟以生平所經歷二三知已所往復於是乎在遂亦不忍棄而偶存之愛我者幸無詩人我而學人目之也與[illegible]知已矣

崇德堂藁卷之四

迂生傳

吳人工文而尙音惟某班冠一時中有生焉曰迂生生燕趙間人其音律不知所自傳引商刻羽一唱三嘆時拊几爲節以自怡已而歎計曰出吾口入吾耳烏用此鏘鏘者爲將以問世可乎吾聞傳奇名義每相左劇多者藝宜熟乃名曰生職婦寺者陰道宜夜而反曰旦朱墨者不潔開場者其先也顧曰淨曰末夫男而婦飾與塗飾面目假鬚眉於外皆勿足爲也

吾寧爲生已有知之者假生冠服內班中以娛賓顧其落落然難於茍容罕與俗諧羣以迂目之生亦遂以自名居久之諸少年尙新聲往往不按正譜爲急微噍殺之音下者務周旋委折屈伸俯仰以爲容共排生謂異己實心忌之生適一曲失譜遂有中傷之者曰是矯矯者今大誤矣揭而須言於列坐間主人不獲已命生還其冠服生亦不之辯於是新聲漸廣雖老成輩往往自毀其節塗膏粉易帬屐入諸少侶中捻喉唱和取能名衆賓有識者雅不欲顯言心薄之遂有復譽及生者主人曰吾知之久矣乃再召生歌一二曲徧賓衆賓知生者且交口多生技冀獲復用生慨然曰向者之誤吾任之新聲非吾所能爲也且吾生平自命云何而以旦夕計遂落拓至此曷反吾初乎遂請歸歸有日二三同人酌而別或慰之曰生苟旅進退班中誰獨揭而譽生者生雖斥名益著或曰主人旣名生第留此久將必用盍待之或曰生藉此時去志頗高跡頗奇必不可降志生慷慨太息曰諸君愛我然皆非我志也進退非可苟吾義不容

不去然久已厠身此中寧復以潔身爲淸乎且主人之意良厚矣如有用我吾將復返外史氏曰迂生不迂也新聲艶故古音淡古音果淡乎生去無足憾者第以大吳名邦賢主人特識而生竟鬱鬱懷抱以去音師曠辨濮上之音裴知古識金石之奏吾知艶聲難久必有如二子其人者他日請念迂生何迂之有

韓子力摹龍門之筆中間老成趨時一段尤令識力不足者汗浹顏赬 錟臣

郯城尹黃思湖傳

黃六鴻號思湖江西新昌人由舉人康熙九年尹郯邑知驛務廢弛赴任時由中路經宿遷抵邑之紅花埠役人導入館鴻見之驛[illegible][illegible]司舊例三日視驛叱之去閱驛僅殘疲十八騎[illegible][illegible]司驛事鴻責驛書馬牌併道快重處之衆役聞風恐怖已查東路驛站自順治戊戌間復設止有夫馬工料無買馬糧僉銀乃具昔併今衝等事請照西中諸路自齊河禹城而南凡十三站每站撥糧僉銀七百餘兩得允永爲定

例驛累少甦鴻強幹能斷決有王可習父子大盜也逃居郯邳接界之五丈溝仇殺李東振父子四人人莫能問鴻率丁壯假巡查爲名出不意擒之竟正法窩逃禁方嚴一日捕壯獲逃至訊其窩供縣前酒店石文玉家傭工三月舉其家內外屋室厨灶男女人數並左鄰何木鐸右鄰王三無不歷歷如繪鴻疑之假如厠寄遣人喚文玉等見石少年何肥而鬚王三則一老翁也詰之皆錯愕不知所從來因諭之曰吾即喚質對喚石則何前喚何則石前勿自悞乃陞座喚逃人覆問遂命傳文王等入因喚石而何乃前問曰爾窩逃人某有之乎何曰無有也逃輒指何曰我傭工汝家三月何諱避爲命石前問識此人否逃人曰石之鄰佑不甚憶清也鴻命石等退笑謂逃人曰豈有傭工三月不識主人者乎必捕壯教爾當實言逃人慚謝首實重責捕壯而遣之歸昌民任姓者告高某與其妻王姦而又殺之屍在高近居林地旁拘高至問之曰兩月前伊妻隨人逃伊誣送歸之廟祝且辱之我不平理責嘗批其頰故有怨如有姦何爲

殺之乎鴻往驗屍詣其家舖上一新虎邱蓆下截有損裂長痕舖側有乾糞一截人遺也時一小女孩旁看呼問之曰前晚任嬸燈下縫衣夫婦相口後則不知也已驗其屍軟底舊紅鞋絕無泥土喉左右有紫黑痕如指頂大者各一腹下青傷如杯大者一乃歸託城隍廟禱訊潛伏一小僮神座後而繫任父子左右柱上夜靜任父問婦何以死子不答但拊胸曰總之我當死耳詰旦以告鴻乃集犯証覆審叱任曰死王氏者汝也何誣高乎任惟叩首無言鴻笑曰神告

我矣自汝妻逃歸汝已蓄殺心是夜氏爲汝縫衣汝猶詈之後乘其醺酣乃以左膝壓其腹右手扼其吭氏聲不能出惟以兩足相撐登時氣絶汝遂與穿衣置高林間欲滅此迹之恨是乎任乃大慟供一如鴻言高遂得自後以恕歸補任直隸東光内[illegible]徐諒所著有福惠全書行於世

戶部郎莫緯蒼傳

莫象年字休賢緯蒼其號也父觀光邑諸生性謹厚順治甲午西冠圍新會駐城援兵脯人而食劉弁者據觀光室素知觀光長者獨厚視之食必同桌久之觀光告以親族仉餓狀欲一往省弁曰可然恐爲他兵得不免柰何乃取練加其頸爲若負餉見遠者遂得負米周親族其誠孚於物雖難必濟如此康熙乙卯象年舉賢書當銓次以父年耄不欲行父諭曰移孝作忠而不聞乎惟若視民當如我視若且我享若

康名不享若五鼎供也象年跪受教分符直隸平鄉七載奉行取命乃以父艱歸起補工部屯田主事晉虞衡員外擢戶部山東司正郎俸滿應外轉引年而退壯年時嘗聘一妾氏薛後康知其曾字人以貧故迟婚象年濟以金使完聚願服役爲報弗許其蒞平鄉多善政時當編審縣田六千八百餘頃舊例畝派二分四釐共萬餘金悉革之餘若縣衙春燈里長公堂行戶當值市鎮經紀諸陋例一無所取邑東高埠鎮當滏河堤久廢水漲輒浸沒民田爲捐俸倡築

長堤十餘里民田數百頃得無水患又以高田無水倡捐浚舊井三百開新井二百有奇每井可溉田三十畝民食其利者無算黃河之役邑派柳枝萬擔運至河干計三十餘日乃親詣上官請免時太守范時崇甚嘉與之謂所屬曰平鄉知爲民君等非民之父母耶遂通行詳請概得免役遇蝗災象年焚香祝天蝗緣香案上羣飛蔽日倏忽而盡有山祟狀如鱉首大如箕出則淫雨隨之衝陷堤岸象年冒雨爲文祭之祟退雨亦止民德之甚爲立生祠且繪驅蝗退祟

圖誌惠蹟一日太守宜思恭親來盤查而倉穀貯久有黴爛缺額者民恐礙考成傳鑼齊集議代輸一夜間升斗橐負而來已副額太守嘆曰莫君得民至此乎巽爲京秩歷兩部革監督巡驗常規於奏銷陋例鹽政紙硃銀悉貯庫於是張公鵬翮爲大司農矣志行相契合雅重之每說堂輒問莫君經目否對已閱即署行雖他司事常取决象年辛卯典試黔中獲雋四十八人皆知名士時五經卷難得全璧正典試欲缺之象年曰因地取才衡文任也遂中三名黔中五

經中式自此始癸巳遇　覃恩晉階通議大夫追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憂然曰所願足矣即告致歸初象年在平鄉平糶以錢已紅銅錢廢不行虧折數千金上官及邑民人設法代償象年鬻產以足之乃免其累暨歸語所親曰人爲貧而仕吾以仕而貧然宦遊三十年無積金亦無積怨猶足自怡也有諷以爲子孫計者曰吾不覬宦路金反斂及桑梓乎且人生不滿百豈有垂老易節者耶遂以食貧終老

和平尹李象亭傳

李尹名熙字象亭河南夏邑人性廉直和易政如其人初下車絶苞苴杜請託薪米日用發買辦單大書現價二字以防虧欠病民康熙戊戌春歲饑米踊貴減價發賣夏河伯爲災復賑之邑初催科多弊政吏緣爲奸又豪黠多包收以蛀民乃設櫃大堂簷際減耗征收始令民開戶自納邑小船日和平總計七八百隻舊赴縣領照單吏入冊官給印公私費不貲尹嚴飭該吏止收紙筆資三數文而已至今民便之其聽訟也慈明而斷嘗有民林文楠者與葉壯猷爲姻既而壯猷貧不自振文楠欲別婚其子壯猷女義不易節遂鳴官尹諭以大義既服罪卽資以衣奩備鼓樂就公堂成婚乃送歸歸善有葉廷機架邪術惑人以懸筆乩代鬼書愚民競奉香火木偶前莫敢迕適有鄉民失一鐵器心疑郭世任請鬼決之一唱百唯世任竟斃私刑雖任之兄弟妻子莫敢異也越日有販鐵者過其鄉其妻識之乃控究屢訊莫得其情府委審乃設案城隍祠先刑訊其鬼咋咋若有聲聚觀

者咸駭然廷機不禁轂觫戰慄立吐實律擬治罪投畀於江民惑始解此二事傳者以爲美談若其重修黌宮增聖域賢關之門建雙烈祠祀文山二女并刻正氣歌於石能知本也定金牛山礦徒賴容科等之亂能弭變也余於事紀揭之矣初余謁粵臬宋公於京邸請教公曰視前官而已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余於尹之善政蓋步趨恐後也其所著有愼刑說勸民狀不悉錄

和平尹張玉衡傳

成大功者。不施小惠。除大害者。不避小怨。張尹之治和。殆近之。尹年甫冠。即試吏。分符粵之清遠。攝篆南海。皆以嚴明著。能名。後越二十餘年。復官於和。其治和者七年。和之利病最悉。和之民姓名居址。常一一指數。無誤者。如革戸首。去造書。勸開墾。置厫倉。建修署宇。予於邑志已具其事。其創社倉也。親詣各鄉。集其地保耆老。勸以捐備之益。因屈指。殷實者某某。曰某可捐若干。某家有餘地。可置倉。某公正。可任社正。

副。莫不唯唯。率三數日。即竣事。以報。一往返。周歷。得實貯粟萬石。荒備遂裕。其編審捐紙張與民。鄉爲一籍。某家男婦幾名口。牛幾頭。豕畜若干。塚地皆何所。葬者何人。田地若干畝。隸某里甲某名下。俱令詳造。不得遺。備而不言所以。暨報竣。乃遣吏書。給筆札。集內署。令造冊。冊以鄉籍與實徵互核。得各戸的名。向之影冒者。遂盡出。又造墳冊。按各鄉各戸。註明新舊塚窨。後有僞爭者。輒按籍剖之。無不具服。糧戸按名自輸。不煩追呼。歲內報解。初予至粵。謁大中丞楊公

謂曰。邑名和平。須思名義。前令。殊不和平。然非彼一番整頓。今雖欲以和平治之。亦將難治。旨哉。予佩其言之確。而益以知張尹之能於政也。邑俗既近悍。前此頗尚優柔。樂易往往適以養奸。尹至一矯而反之。其政重幹濟。而輕喚咻。故和之人。悅者十四。不悅者十六。然其治和。猶公孫治鄭。臥龍子治蜀。令行禁止。而莫之敢犯也。其駕輕就熟。如父兄之率子弟。嚴主人之督其僮僕。指麾示意。而無不靡然也。迄今計更新數大事。不能不歸之尹。且非其自我張弛持之堅

忍。亦豈能有舉必成。如是之易哉。先是正堂未有廳。予爲額曰濟和。蓋寬與猛隨時調劑。有相濟之道焉。而後不傷於殘與玩。尹之剛克。亦以猛濟寬之義。而今又宜少變焉。政庶以和云。張尹正藍旗人。僑居寶坻。名象乾。玉衡其字。由和調香山。旋擢守惠州。以事去。人爲惜之。

張尹有嚴酷名。而幹濟自不可掩。文從幹濟處寫一面而兩面俱到。可謂不溢美。不隱惡。　星五

涞澤尹二劉合傳

劉璋山右陽曲人也中康熙丙子舉人歷二十有八年始授涞澤令年耳順矣諳於世事民情吏治問留心久知政先撫字既至澤首除一切舖墊襍費爲民累者內外工役及薪蔬之直皆發時價予民已爲龍亭修儀仗示所尊爲民覈斗斛增設弓步示所謹初邑之丁戊祭牲取足牲戸祭已須胙又類飽胥役徒滋擾璋曰經制有定額額金儘可市牲醴吾卽以此侑神足矣不以累民邑自壬寅來歲薦飢數有盜民

一夜數譁璋立捕盜法懸賞格獲一盜予十金多就獲審草竊罪輕者鑄鐵圜鎖其項令得緝盜自贖其情重者例應禁璋察前多越獄弊令剖長木穿孔爲錮具乃合而鍵之入夜人錮其一足動作轉側可自便而卒不得脫其制嚴而不猛可爲後法欲民不終訟村置鄉平一人遴老成謹厚者爲之小事令勸諭訟多中止其讞獄虛公嘗有以被盜陷誣良者前令時獄已具人寃之璋爲密訪竟獲眞盜得雪有命案縊痕似勒者業以勒上申矣旋察其情卽具檢舉曰

何忍諱一時之誤使無辜麗法網也任四載民愛之皆曰賢父母哉旋以前令虧米穀罣累遂解組且留澤歷正署三官未去而劉元暉來宰是邑劉元暉閩之永安人也性聰慧和易中雍正甲辰進士歲己酉莅澤初下車問舊政知劉璋賢曰官不以升黜爲優絀前劉吾師也凡事之擇其善者倣而行其視邑人士若其儕友視四民之屬若其鄉鄰子弟也每與紳衿接問民情問俗之宜問政之未當者勤勤懇懇傾心以示之於胥役輩誨之諄諄惟恐干吾法不復得

貸民有訟者曲直既判不以擊斷爲威常以天理國法人情反覆開示使刑者皆自知其罪將退去猶誡其後曰勿復爾法不可數干也人皆愛而化之其催科力行滾單法初邑多戸胥里書飛洒包收諸弊元暉深究其由乃多爲催單令人少而易遍糧少而易完單未出預完者免催單既發先完者得自詣縣改單更遣其次民爭輸日到門改單者如市朝至而午返午至而夕返民實便之署內執其事者甚勞弗恤也民又皆曰賢父母哉僅一歲亦以事解組時劉璋

尚未得歸也邑民時供其薪米稱之曰山西劉公福
建劉公久之乃俱去去之日拜而送者踵相接有泣
下者自前令蔣洪澍後言賢令者必推二劉迄今猶
追思未已

節烈賈氏傳

賈氏名全姐深澤小霧頭村儒童李金錫之妻賈家
莊民賈璽女也年十七歸李越八載夫嬰羸疾氏侍
湯藥維謹歷年餘無少懈時氏翁之服未闋見夫疾
日甚乃假歸省便檢初嫁時衣履以歸母問之對曰
凡事當謀之豫也蓋其隱痛深悲言所不傳而同穴
之志已早自盟矣夫自知不起泣謂氏曰孀母在堂
無子代養惟汝成吾志氏闇揮淚曰姑在幸有伯兄
夫倡婦隨何生死間乎夫於乾隆八年七月朔三日

寅刻卒氏視含殮成服慟哭盡哀已而輟哭曰夫去
猶未遠也乘家人哭臨際遽趨所居小樓鍵戶自縊
時僅日之申刻耳初氏在父母家性婉順稱孝謹于
歸後逮事其翁復孝事其孀姑與妯娌以和皆賢重
之暨其夫之卒也父來唁將別又委曲開慰令勿過
悲氏應曰唯唯然父年逾六旬亦無以女故過悲也
父尚未喻其意乃返未及舍而氏訃已至嗚呼死生
何等事而閨門弱質乃能慷慨勇決從容就義如此
乎明桐城王道美語其女曰一從夫地下爲烈次水

霜事翁姑爲節三則恒人事耳予歷觀古之著貞節者惟難自全多委折以求免若漢桓氏之刑耳魏令女之割鼻宋睢陽王氏之至面往往殘軀體以完未亡人之節顧不如决然自裁之不煩轉計也故視死如歸者古今忠臣志士所以植身立命振頑起懦之本領然猶不能無所回折氏獨以農家婦决大義於俄頃嗚呼豈不烈哉

得史遷之潔 筠軒

札子墨客卿書

予惟慶霄浮動碧落間乎蒼垠廣輪遐通綺分復以繡錯所以爐錘品彙橐籥陰陽者浩然渾然醇矣備矣夫既乾父坤母詎藐焉以居中抑宜兩地參天將巍然而並大乎彼夫步規折矩瑞著芳圻雲儀玉音名翔盛世維青田之羽客鶯露喉風亦金埒之霜蹏浮雲追電物且有此不能與世以混同人更何如專讓此君之獨絕然而模眞難固藻繢易工無論擘蕖而不根與夫穎英而忘實即若班香宋艷何關性道

之精更如韓海蘇潮豈盡文章之大極彼經笥經廚任爾書簏書倉自兩京以逮三唐迄千年而誰獨步寧斯道之當晦抑我人之多慚歎況夫色空作祟於釋迦虛玄爲偭自李耳矯情拂性惑世誣民且傳久而路歧其宗更派別而戈反於室自非奎聚五星於宋遠紹東山泗水之淵源孰知道通三才之儒直合內聖外王爲體用乎是以士當尚志學在崇知惟仁爲反生之香惟義爲昆吾之劍以常惺惺法爲聚寶之盤以坦蕩蕩心爲香衣之葦以孔顏之宇爲圓嶠

方壺以濂洛之編爲交梨火棗招邀賢聖出入典謨霽月光風自設辟寒之角澄神滌慮常懸招凉之珠內則父子弟昆外而君臣朋友維名敎之樂地任吾儕之邁征若夫體乾履中綏猷惟后補袞贊化委贄而臣坐論之公孤沃心[illegible][illegible]之諍之骨鯁執憲蘭臺或摛藻掞華劾黼黻於紫[illegible]以承流宣化布霖雨於蒼黔皆將然九光之燈以照六合設重明之簞以慰八紘進入麟閣之勳退赴香山之社紀隆名於簡冊勒鴻業於旂常此得志之所爲於今爲烈苟非人面

妄獲自古貽羞乃若披嚴光之裘飲焦先之露芝可採薇可茹步天隨子之後塵躡逍遙公之芳躅於人何慕隨遇可安爾矣嗚呼式尊聖謨無違至道咨爾墨卿之職司予靈臺之箴時用咈吁毋忘咨儆

騷雅之音閎闊之理覺肺腑[illegible][illegible]猶非素位本色

弟

上座師儀封大宗伯書　諱伯行

某以謭陋獲出門牆初謁見時即勉以立志上達希賢希聖并賜以濂洛關閩等書歸而伏讀之乃見先哲微言咸歸搜採註意詳析發露無遺以周程張朱上擬學庸論孟之傳特識定論從來未有顧其間竊有疑而未快者數事夫蓄所疑而不能問與鬱所未快而不敢言皆非所以仰承明誨也謹記其略伏候敎正一周子書僅存四十一篇文質義精言澹味旨實開宋儒之先今復再有芟節固亦反約之義然通

書理性命動靜等章既與圖說相發明餘亦皆學人要旨至於建圖屬書說緣圖立如形影相倚似宜仍存其全以示後學一通書自有篇目五峰刊本始別加周子曰字以易之而紫陽不謂爲然今本得無類是原本篇次雖未必確有定序然相傳日久復另爲編次亦未敢確信昔之未安而今之必是也若朱子表章註釋卷帙秩然且謂虛心玩索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似宜仍存舊註相輔而行一正蒙一書二萬五百餘言自謂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朱子取人

近思錄者二十六條餘所援引推重者又復倍之閎其精義多在首末二篇而中十五篇微言要論亦復不少惜註釋少善本讀者每以艱深自阻耳今僅取二十章其見近思錄者又祇四之一疑所遺者尚多也一二程之書廣大精微無所不盡亦間有門人記錄之誤或初年未定之說朱子所不甚慊者必註入朱子之說然後理無滲漏如養心篇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定者謂之情朱子謂如此則是性包心情非至當之論又有程子語爲朱子所稱述宜

一歸程子者如性善篇二十一節與健順下篇第十一節詞意皆同無庸複出也二程朱二子著述旣富門人各錄所聞故最詳備然或因事而發或因人而敎各有指趣若於每節之下註明出於某書某人所記何因而發庶學者有所考據得其立言之指一程朱之言固無不精要然亦似有詞意未甚全括宜有增補者又有訓詁經書無關宏奧可以另編者且有直錄成言如氣質下篇第十一節續近思錄出處篇首條難經歸程朱似宜且爲芟去一朱子之說多窮

原竟委意周而辭暢通讀全文理愈完備且足見其意思諄懇誘掖丁寧無所不用其極今或分置前後各見一義疑未盡先儒意言之全一校訂之誤如通書第六章若撻於市衍之字八章脫周子字十六章斯人之不善脫有是字十七章首句脫問字又訛止爲已二十二章末節脫故字二十四章脫之字正蒙首章理訛禮洛閩書中訛者尤多信今傳後悉宜訂正以上八條淺見陋說何足仰叅萬一然自受業以來仰見虛衷盛德休休有容纂述表章孜孜不倦土

壤細流或亦不無可採者若夫體驗踐履好古敏求以數十年探研之功成四先生著述之志贅言近謏非某所敢出也

復天津道陶未堂先生書 諱正中

某月日接讀鈞諭知於某日駕赴保陽亟欲趨侍左右適以宿恙未愈不敢當寒積悃莫抒愾悵殊甚所諭淸河延師一事已札致彼處尚未覆知大抵子弟之自爲謀常不及父兄之爲子弟謀而席寵厚之餘習其學業每不如寒素之耐苦人情類然則事可知矣某匏繫粵中荏苒不決遂至蓼莪抱痛兼以寒疾中於兩臂不時疼楚歸後閉門跧伏足未出閭閈者節移駐天津尚未能一言以伸悃愫實欲於明歲淸和後一詣都門卽就近上謁未識能踐此願否數年以來粵中上官屢易情事疊更而硜硜之性且當望六之年豈復能趨伺眉睫以逐時賢故捫心自問似亦可告無罪於地方而方輪隨轍拙於自達固亦生平所甘不以易志也至名見 恩旨非不欲於服闋之日卽仰答庥命惟家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五衰暮多疾動輒需人某雖有兄弟而身爲長子老母鍾愛尤甚更以十數年間別之餘纔得聚首顧復倍切且夕相依實難遽離先聖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傳曰

孝者所以事君也每思君德親恩三事如一然動華盛世率土皆臣太倉一粟不益其多而慈親膝下止有三子中少一人能無神傷況終天之恨捷心莫挽劇痛未忘豈容再誤是以駑駘之報時欲自效於明時而烏鳥之私更無刻不怦怦於夙夜前奉檄之初已遲稟粵憲矣叨承慰問故復一白其衷也統惟鈞照不盡瞻切

陶未堂觀察督墾事覆潘臬司書　諱思榮

月之朔二日接奉札諭以前糧道憲陶公督墾開平大沙事下諭并錄道札見示查此沙卜吉開耕之始某曾與前部郡姚守今瓊郡李守隨行勘閱其日所犁土色殷黑地勢深厚墾戶僉稱係屬腴土陶公亦相視忻然惟以無水源爲憾繼該墾戶等自向恩平毎山間塘水謂墾事必成故陶公轉稟大憲亦極意

欲成其事迨後水源如何可否疏通引到則某已不與其事矣然陶公當日親相原隰跋巘沿溪坐一小竹兜子露行烈日風雨中以爲小民謀生計者其一時辛勤懇懇之狀迄今猶在目前也至該墾戶等濟水源養貧佃給耕牛耔種各費將幾十載所用實已不貲最後領司庫水利銀兩已屬不得已之計而陶公體恤墾戶終始曲成之苦衷固不意後事一至於此大抵天下事以精心毅力爲之與事非已出姑以具文應之者收效必異道札所云接手膜視墾戶厭心者或亦不誣矣且此事雖糧道經理亦由大憲核酌允行近聞欲照高州之例議賠庫項無論未必有此貲力亦恐獨責之一人未必能服其心而後此任事者凡畧有干係之事且將以此爲殷鑒誰復肯以身任之其有關粵政非細尚惟主持酌議至新會廣龍枕龍二沙皆陶公捐貲經理成之若謂敗者應賠則成者何屬固宜道札之及此耳查此二沙現熟田一百六十餘畝尚有草坦水坦三百餘畝實係腴土美沙若召人承買二三千金必有其人以此抵大沙

賠項或亦東隅桑榆之相補也

侃侃而談不似縣覆司語讀此知先生之品亦可想見當道休休之度　筠亭

北上謝甘遜齋方伯啟 遜汝文

竊某自晉謁之初即蒙霽顏俯接嗣復屢承溫語亟為獎成暨去冬請咨回籍之時陳情左右而大人諄諄慰勉開示維殷不啻有生平知交之素以某之譾劣且未獲一日備員宇下何期一見之頃頓垂青睞終使放廢之人復窺皇路說者以為賞識所及如近日若嘉應李牧之淳實清正而在優擢原南海涂令之悃愊無華某之迂直守拙而列薦剡皆轉移風氣之漸雖某亦以為知言某自雍正四年叨入仕籍所見

宦場形態不為不久矣竊嘗譬之伶人之場其為生者容甚方笑甚矜趨蹌甚遲觀者往往意淡然觀其言與事究之多君子也其花面者甚諧甚趣甚便捷材巧能令憂者歡倦者起然深究其隱坐觀其終究之多小人也一劇之中雜然面目而為生者能幾人乎且世之所尚者才耳彼善諂善驕之人不患無才而以攻訐前官炫鬻小節為清清無幾也以卑躬委節曲奉上意為謹謹無幾也以飛揚陵暴刻深拗曲為能能亦何必爾也此風一開尤效相尋小之足以

孫人心賊世道而大之關於　國家元氣者匪小恭值大人和平正大整躬率屬粵之屬吏人民咸恃為中流砥柱今又超擢而內召矣以公義言之大人之名位益崇即德化益廣以私心言之竊懼幰節一移而漸變之風或未能以卒暢也某仰蒙恩庇或得俞允回粵自當益矢黽勉以報知己但落落不合時宜若變節徇人則此心難欺若我寧為我復恐我與我周旋久而驟見者以為甚可怪也豈不難哉感激私衷不敢自外慨言世事不覺多辭統惟鈞鑒是幸

札署縣王少尹書 諱道亨

啓者近聞有安州收租人來欲索實地轉賣抵租此
本朝百餘年來深邑乍見之事不但事關一邑且變
國初之良法翻部行之定案非洞悉原委詳察利弊
則訟端騰起合境騷動更成通詳咨部之大案其委
析有不可盡言者按撥補之事緣我 朝定鼎後規
倣唐宋府廂舊制將近京五百里以內民地分給旗
甲又將五百里以外屯衛軍絕草場等地租撥補近
京之民其由來遠矣當奉行之始但有輸租花名租
數而不詳收租爲何人盖部定租額官爲代徵不隸
私家民雖輸租原爲已地非同主佃一則納租抵糧
一則得租償業故有一地養二民之說意至美法至
良百世而不可易然地之由來原自不一其屯丁子
孫世守者間有膏腴奉文之日願入糧而不願輸租
或赴部具呈准其買回自納如縣志康熙二十六等
年買回原撥安州地共三十一頃五十七畝零是也
此立法之始變通宜民亦因買者之情願不由收租
者之勒買若開墾無主荒土及草場沙地初皆貧民

零星開墾加以人工糞質積及百年數十年而後漸
有收穫又多歷年既久轉賣數主者名爲輸租實與
種地納糧者等迄今收租之人雖私頒不多而世享
其利已百有餘年矣世越數世人非舊人奚有誰何
人來勒令買地或買租其孰能俯首而聽之且深澤
撥補地計四百九十頃四十餘畝租並攤丁銀計一
千三百九十二兩零其種地者無慮數千人收租者
亦無慮數百人倘一二人獲利而去望風者必接踵
而來詞訟繁興人懷危懼勢所不免且賦役全書久
奉部頒如果易租爲糧又必照例通詳達部更改全
書另行頒發其事談何容易聞定州祁州等處往年
皆有究徒攬租包訟者其事皆紛擾多時卒寢不行
今日之事如云買地則從無私自買賣之案據如云
買租不惟去租卽當認糧事關達部且議價必難從
重仍非安民所樂從也况縣志所載屯衛舊鄉租地
十有七八若任安民所欲深民必至失所數千人一
旦失所能相安無事乎其利弊如此此通縣及畿南
各州縣大事固不得匿情惜己蹈自同寒蟬之誚也

惟三思而審酌之。

覆書云日前安州士民呈控佃戶因念此地本屬官田國家旣以償被圈之戶則安州人爲業主似不得不聽其去留故欲曲爲商處或買租或買地意者安州得價深邑得地或可兩利俱存初不知層纍曲折事有難行如明諭云云也詳明剴切瞭如指掌敢不奉爲南針其虛懷受善如此故事得寢息後又查有乾隆十四年六月深州移知有安州生員宋璠告勒價逼買事訊詳本道陶奉批撥

補官田收租補虛原屬 聖朝一視同仁兼愛兩民至意撥補圈地止有租額並無地土價值之數當日按地起租何至今日議價當日祇稽租撥補今日豈能占地自種等語久已定案矣自記

籌粵策 甲寅歲試

天子以聖神文武之德。釐朝乾夕惕之衷。六官之政。畢修萬年之模以定。雖以嶺海遠域。大小臣工無不兢兢自矢。時凜天顏咫尺之躍。誠振古隆規。生民未有之上治。已然而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故移風易俗。經理綏和之方。不厭詳也。思在粵頗久。耳目所及。心知所到。就粵言粵。有可臚陳其略者。一曰語言之異。庾嶺而南。自爲風趨。方言各別。就其合於古音者。如雙讀爲松。遺讀爲違。季讀爲貴。攜讀爲揆之類。往往

得沆陸之遺。而其囿於鄉曲。佶屈綿蠻。官斯土者。亦恒以面布霧霾。坐受欺罔。要其大凡。則如呼父爲爸。呼母爲姥。呼弟爲泰。呼兒爲崽音宰。呼姪爲孫。惠郡之邑。以我爲偓。潮屬之地。以人爲儂。至於王爲熊。陳爲丹。鄭爲昌。尤與正音相懸。因而以方言成土字。如水池曰氹音鄧。水溝曰圳朱閏切。刳木通水曰梘音簡。土乘泥曰蓢音朗。田在林曰㮇音談。在山曰畓音雪。穀之半粒曰冇必切也。全空者曰冇音朋。物之稚者皆曰崽。卵皆曰𡘙。之晚生者曰孻母完切。公行文牘。不以爲異。按雍正

年部議限八年內閩粵生童盡從正音逾限不能者有停試不取之條然徼勸不可無法仍請以考試爲衡宜令司鐸官先分官語熟諳官語明白及不能官語者以三等冊報學臣較士於文清通而音正者拔之前茅明通而能正音者次之文雖通而不能正音者即有藝藻難語通才則又次之且請照武闈好字號之例明揭卷頁使知所重州縣小試一體舉行亦移風之一道也二曰服業之異瀕海下邑舉足汙痒故袒肩赤腳徧於女流即胼胝耘耡樵牧擔負之事

亦能其苦他邦所罕見也然女德貴貞內門不出嚴其接見正以養其廉恥而乃田疇蓑笠雜沓山溪魚蛤溝港沒膝泥潦男女謔笑相對恬然甚者笠而不髻亦且帬而不袴故其閨閣之內鮮知靜好之風而重婚遞賣拐誘匿逃往往棄其夫如路人亦且視其親如過客粵諺曰花無香肉無味男無情女無義言之醜也其有由哉夫工織縫紉自有內業若漸易其俗敎以紡績剴切條敎嚴其出入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必無不可變者即不然而權其緩急去其已甚加

以嚴示薄懲實力奉行其轉移或亦無難二曰禮俗之異夫婚有六禮即難責之細民而媒妁不可不明婚啟不可不慎粵省紅單一紙僅書年庚所據既微舛僞易啟乃遂非婚賴婚已婚改婚訟事繁興十有二三若偶有病恙喜靜惡囂事親憐子亦當以正而粵俗鮮從醫藥多事禳祈於是有茅山等法結壇號跳金鼓之聲竟夜喧闐愚民易惑而淫詞邪教扇誘聚衆之案或由是興焉禮不修墓慎其始也而粵俗葬親先以薄措瘞淺土一二年後乃啟棺驗骸剔腐

洗骨貯以瓦甕遷地改葬甚或屢遷而不已慘同拆檢而不怵於是未葬之冢則曰浮窨已遷之穴目爲休冢所取既多而訟爭者十之四五矣近奉設有約正直月宣廣教化愚以爲禮俗之謬宜使司之兩姻婚啟可官爲定式刊發約所鄉有婚禮則令告知約正如式填寫禮明媒確訟端可息各族舊冢新窨列明土名及買自何人所葬何親近鄉通爲一籍存之約所他日有爭藉爲左券律載庶人之墳穿心四丈五尺新葬者宜以爲準始事雖若煩碎久之亦可無

訟至於跳鬼邪說洗金陋習律宜嚴禁止須嚴諭約所共爲查飭犯則懲之而已二曰土田之異夫圩高田下地廣界確弓步既清鱗冊可定典鬻殊契名佃憑主何致有爭粵則山欹水錯除潮田沙坦外多藉山蓄水近嶺開田斜陌曲塍因水旱以分廣狹故坵段所佀錯雜難清而契劵往往書賣僅以收贖字樣爲別一字不明訟端卽起至於鬻田之後多以故主承耕按田收租田主不復履畝久而重鬻一田二租積久兩虧始露其詐又有佃人轉佃另得頂手之價

價且重於原契者於是或田畔開墾餘地攺坵段以相影射或一坵分爲二坵易土名以相欺蒙或田主不甘而另佃原佃不吐而踞耕故粵中訟分四時春則爭田夏則拔苗秋則搶割冬則欠租卽相毆詈殺之案每緣此起愚謂宜官爲定式契中四至必詳與賣必明坵段多者卽列圖契後而每坵弓步卽載在圖中庶影射蒙混之奸可息而重賣轉佃之弊漸清此四者粵俗之異他省所罕不可不爲之所也而愚嘗統觀粵之大勢又有二患焉地極南陲垠連域外

習見環刀挾弩之風則俗悍往來洋船番賈人趨工賈而賤農則穀少穀少則墾闢之政不可不修建縣之議不可不廣水道之通不可不急穀少而加以俗之悍則猺獞之蠻風不可不爲之制礦徒之聚散不可不爲之所以墾闢言之每見力農之處穀價必平烟火相聯羣匪自遠此其驗也近者撫臣奏允招民開墾現在查出荒地二十一萬餘畝皆招有墾戶分以佃丁隨勢區畫以盡地利約成熟後歲可益穀數十萬石由此益行之高雷廉諸郡斯無窮之利也至

惠潮二郡地久經墾治其民又多往川者不過爲業窄就寬之計實非有轉徙流散之形迄今幾四十年矣彼處既已成業則宗族親黨聞風樂赴倘果無業窮民亦安能携妻挈合老穉數千里遠適彼土而無難哉宜查明給照聽其往來亦墾政中相濟之一事而不必存此疆彼界之限者也以建縣言之每見嚴村俗獷到官則畏威荒谷藏奸近城則絶迹此其驗也如惠屬海豐一邑地廣難周控以碣石一鎮之兵而僅足今分爲陸豐一邑而治矣廣屬新開二邑有

皂幕諸山。奸匪易匿。地廣而荒。今分為鶴山一邑而
治矣。然粵邑小者一面亦二三百里。其大者或周迴
千餘里。間以巖峒港溪。稽察維艱。歲一稍歉。則莠民
蠢出。山者偷挖。海者私販。多至千百為羣。或負嵎深
谷密箐之間。若多建州縣。使每方不過百里內外。則
朝發夕至。防範必周。息盜安民。此其一也。以通水道
言之。嘗徧觀全粵形勢。廣肇惠韶。疆域毗聯。人多饒
給。潮雖隔嶺。舟航通。貨賄集。猶腹地耳。惟高雷廉三
郡。窮邊極隅。往來輒以經月。即粵民視猶異域。然欲

益建縣招民。為闢荒計。而居者不以為樂。至者不以
為安。則水道不通。往返艱阻之故也。近經督撫委官
往勘。相高下所由。自恩平至陽江。水之不通者四十
餘里。自陽江至濱海。水之不通者二十餘里。自電白
至高州。水之不通者七十餘里。若濬土鑿石。使舟航
無滯。百貨流通。實三郡富庶之本計。近者議疏議閘。
因勢利導。有可通之理。而工費約非數十萬不辦。故
議者難之。然成大功者不計小費。荒不墾。民不可靖。
縣不建。荒究不盡墾。而水道不通。即建縣墾荒。皆再
行於粵之東與北。而西南猶不可知。此三者相為表
裏。國家欲經理荒服。為萬世可久之計。此又其一也。
若夫猺獠之屬。現皆歸化。似可無煩慮及矣。然歷考
粵中已事。在元明以來。猺人梗頑。因以釀亂者非一。
考其安定之故。率有撫猺之人。招徠和輯之。而撫猺
之人。皆能熟于猺情。得其要領。以為制馭。蓋粵中生
猺之外。必有熟猺。今又設有理猺同知通判於連韶
各郡。足以扼其吭而制其命矣。其餘散處各州縣者。
雖鳥伏獸散。無所統一。而其心未嘗不以為我猺人

也。往往所信者猺。所服從者。仍為撫猺之人之子孫。
愚以為宜就其族類。擇其知安分得衆心者。與以猺
目之名。就近於居民中。擇其能得猺情者。予以撫猺
[illegible]撿之職。以撫猺之人制猺目。而因以猺目束猺人。
[illegible]在綱而衣挈領。有備無患之一道也。若夫礦山所
在。現在封禁。似亦無庸置議矣。然嘗歷考粵中之山。
多產銅錫。前明頗有開採。而後則禁之者。游民易聚
而難散。利無幾而浸為亂階也。夫獨不有以聚為散
之道乎。如沿海灶丁千百為羣。所聚不為不多。而未

聞致亂者。治之有人。處之有方也官山府海。皆天地自然之利。况當今盛世地不愛寶從而棄之。詎無可惜。且利者民所必趨。山徑岐雜。幽谿坳穴之中。民之聚而偷採者。能盡絶乎。何若以聚之。公者。卽以散之。私。凡有礦山場。使民之欲開者。呈明勘報。土著則本邑爲聯保伍。別邑則原籍移取結狀。官爲立法。而勿計其利。果立法得宜。制馭有道。而何至於釀亂。兼以礦民之中。原有首領。因而收之。一束以法。民志且由以定。而何至於縱奸其與夫私聚私採。茫無可稽。名

爲未聚而未必果散者。孰爲得之。此又宜熟計而審處者也。愚粵吏也。故敢以籌粵若十五國之情形。利病耳目各有所及。心知各有所通。吏於彼者亦衆矣。陳籌者敢謂無其人。

後墾政。卒未成。緣責墾戶以養窮佃。不無畏費心阻。又或田有難墾。墾力困於不繼者。礦事亦行而中廢。則以官招商採。或本非所樂。又按抽官給工本。皆不若但爲之法。而聽民自爲之。爲得也。若謂事不宜行。恐未必然。自記

道統 辛丑會墨

天地之理。一而已。而理。乘乎氣。以行。則有正氣。有旁氣。其正氣又有盛有微。故天地之理乘乎正氣之盛。則所生之聖人者。常以君爲師而道統以開。理雖盛而乘乎正氣之少微。則所生之聖人者。僅以教爲政。而道統亦傳。然至天地之正氣少微。則理之乘乎旁氣者。亦間出而與正氣爭勝矣。故尼山既生。而老氏出。楊墨興。卽釋氏亦已生於外域。此道之統。所以不能一。而[illegible]

雜也。洙泗以來。顏曾思孟之親炙。與私淑者。不必具論。荀楊江都文中昌黎。醇疵閒焉者。亦置勿論。逮五星聚。宋天地之正氣一振。於是生濂洛關閩諸大儒。而爲太極易通。爲訂頑經世。爲格物窮理。反躬實踐。主敬之學。雖著述有詳略。而淵源鄒魯。無異統焉。然紫陽之時。卽有象山其所見異同。見於往來之牘者。莫如以皇極爲無極之辨。倘如陸子之說。以皇極爲大中而因以詮無極則惟皇作極。當爲惟大作中。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當爲惟大之中義可得通乎宋史特立道學一門惟周張邵程朱子及程朱之門人得與若象山則列之儒林其義例之嚴殆卓見哉顧宋儒相傳之緒實始於周子乃學庸二序孟註終篇直以河南接孔孟不及濂溪者蓋猶魯論敘列聖不及文王孟子敘見知不及武周非有所左右于其間也程子之門若謝良佐之才學博贍游酢之德器清重呂大臨之踐履篤實楊時之潛心聖學推爲四先生於是龜山

傳之豫章而有尊堯錄豫章傳之延平而有書中要語卒得晦菴以集其成使非鹿洞闡明則周程之學孰與明其統哉且朱子雖不免鵝湖之異趣而有張南軒之嚴别義利呂伯恭之善變氣質以爲之友蔡季通之理數兼通黃勉齋之尊師明道以廣其教眞西山何子恭王魯齋之賢遞衍其正傳許魯齋金仁山之學遞承於異代所以羽翼周程而不使異說得參乎其間或猶疑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若

近於禪者不知異學收斂歸於空虛吾儒静存自有體認迹相似而實不同故延平所以舉似朱子者朱子亦屢述以詔及門此義頗可概論乎哉明儒得與從祀者六人河津薛瑄以敬名軒餘干胡居仁以敬名齋與夫羅整菴欽舜蔡虛齋清學皆師乎朱姚江王守仁之良知江門陳憲章之無欲學則近乎陸外此若剌夫陳眞晟月川曹端涇陽顧憲成與夫甘泉心齋諸子師承各異而斯道之統有不能兩屬者矣夫道

外自爲一道者其人非不賢且智其學非不各有得然皆天地之理之乘乎旁氣而生天地亦無如何也我

主上以君師合一之統方表章正學以輔天地所不逮而猶有拾瀋金溪陰排新安者豈惟自棄於儒先亦且自絕於盛世已豈不謬哉

人文 辛丑會墨

天地積精華之氣而生人人亦積精華之氣而發之於文文者言之章也當其含毫渺然研精詣微莫不自以爲至而生平精力耗竭於圖史翰墨之中期以信今而傳後豈非易易矣然而文有體有用天根理窟眇眩聖道者其體也採微訂訛融液經學者其體之用也網羅全史深明治術者其用也殫心世務貿裕經猷者其用之用也若夫馳騁百家出入諸體拔萃才之上

名一家之言非不瀾湧風發金石鏗鏘然又其次焉者矣雖然抑有說焉夫積學養氣命意遣辭加以運局鑄句鍊字而言之文行之遠此存乎文者也至於國運方興文治聿隆渾醇之氣與時而盛於是有光明俊偉之業足以振衰而起靡此不僅存乎文而與文相關者也迴自左國史漢以來騷壇賦手分道揚鑣不必深論論其近者自有宋始蓋維時大儒挺生文豪並起若歐之婉而潔蘇之雄而辯曾之栗而密王之

峻而裁韓柳而後言文者必宗之南渡之文推益公周必大而楊誠齋陸放翁與尤范諸子咸分幟於後然推敲[illegible]病之功足間其摛華掞藻之業或以爲精力分於吟咏而不專以文抑亦國運浸微而無以壯其文之氣也元自至大閒人文日盛其最著者推虞集揭奚斯而黃溍柳貫元復初歐陽圭齋輩且後先競爽文之可傳而入者多矣亦閒有直遂衰颯之氣時見於楮毫之閒無亦時則爲之故猶遜於有宋數家與

前明之盛也其文亦盛若潛溪東里西涯震川數子同工異曲皆自成一家機杼猶有惜其未能復古者亦以精力分於帖括而未專於一也隆嘉之際文體日變或放而無紀或幻渺而無實或奇詭而不醇如何景明李夢陽諸人有七子之名王世貞李攀龍諸人有後七子之目與夫余曰德輩復社之五子皆欲力踞文壇超古軼今而已駸駸乎與國運俱靡而莫振矣我

皇上躬備天人之文而教成於下國運之隆前古希

有有志於文者隨所悟入莫非至理磅礴曲達
莫非大氣而意之精深辭之典茂方遜掩王劉
前薄顏謝何但宋世數家元明諸子之爲哉雖
然文者言之章而行者言之實德則言行之本
也世之推文章宗匠者其亦策如治安天人論
如所好何學書如定性說如太極序如春秋易
傳乎其爲箴若銘也能如四箴心箴敬齋箴能
如西銘東銘乎果如是也不必以文名而文彌
至焉用以有體有用之學襄內聖外王之治信

今觀後世大復何疑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又曰士必先道德而後文藝嗚呼豈不
[illegible]人哉

吏治 辛丑會墨

士必澤於學而後達經世之理亦必本於行而
後裕敷施之原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則師師相
濟庶績咸熙苟求之於言而不覈之以行內外
且懼其未符矧學之不聞而專語其才者乎唐
虞之際才云盛矣時猶有共驩之屬靜言庸違
謬相推舉者才焉而行有弗逮也成周之法有
命鄉論秀之典有樂正司成之訓有齒學習射
造士進士之法皆必本於三物六行之實詩書

禮樂之教所以養之者素然後論定而官之威
王董正治官猶恐舉非其人有惟爾不任之儆
豈非以行之難知非才可概而彙征連茹之美
適爲植黨樹私之地哉漢魏晉隋以降法屢變
而益遠於古我
國家用人則參用古制斷自
聖心嚴科目愼銓選黜陟大典內任之九卿外任之
督撫殆即明目達聰詢岳咨牧之心而兼周官
董正之法矣乃或舉者不盡賢而賢者不必舉

豈無其故歟。夫無行非士。不學非士。宜夫人而知之。然士之優於行而篤於學者。簿書期會之間。未嘗不勤。而繭絲保障之靖素明。則於心恒有所不忍。於法恒有所不譌。而於事恒有所不爲。故凡忠直骨鯁之士。無媚骨而有清操者也。孤介恬退之儒。無畸能而有實心者也。讀書守道。稱詩說禮之彥。無近功而有遠謀者也。是其人皆落落不中時好。而實能爲國家培命脈之原。大吏且以爲其才無可稱也。至於有才者率皆習於吏事。而鮮學道愛人之意。於是責以錢穀而逋賦早清矣。責以刑名而大案立辦矣。其人自負曰才。大吏指而目之亦曰才。然而進不以道。惟利是營。善事上官。罔恤民莫。雖小有才。滋爲厲階。人國何賴於是。而屑屑以辱薦牘爲耶。此其士之爲士。與人之所以相士者。皆由於行之不修。而學之不講。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而仕進之途不一也。誠於科目之中考其行而後試其言。略如阜謨載采之意。參以溫公十科取

士之遺。因行以得其體。因學以識其用。因體用之兼優。卜其致君澤民之必裕。非是不以與選。其由他途進者。亦必先察其素行無玷。而頗通於學者。始得爲之。如是則以學善其才。而以行正其學。以爲大吏而法。以爲小吏而廉。亦何俟嚴爲之法。而後無黨私之弊也哉。

乾隆丙寅。予應召至京師。當事有問所知于予者。對以不知。問歷官多年。同人中豈無才可用守可取者一人乎。對曰。但問才守。不無其人。然官場中往往善趨風氣。苟無卓然自立確乎不拔之意。即才與守皆趨風氣之一事。而未敢必其終。故曰不知也。當事頗以爲然。附記于此。自記

音聲

世之好談音韻而皆不得其理者大抵執部首不知韻首而又不能合五方之音以會其通也考古韻自魏與六朝始而作等音創字母者為僧神珙若李登及周顒諸人各著音韻沈約始譜四聲皆一家之言耳至隋陸詞始與劉臻等八人集諸家之成以為四聲切韻爰有東冬鍾江二百六部之目矣唐孫愐修唐韻始因字有多寡註獨用同用之分矣宋行禮部韻劉淵更酌之遂併同用者約為一百六部即今之時行律韻也近世談音韻者多自以為是已然試問東冬江陽何以各分為二支微虞灰何以異音同部群字之隸於各部者何以多寡懸殊一部之兼有衆音者何以聲響相合更問尋古韻於律韻何以分通轉與叶音於此不能各悉其所以然音韻可易言哉竊謂音聲之學當以韻首為經等音為緯且合五方之音而又變通以盡致乃能不淆於群囂之喙韻首者即溫公指掌圖三十二母之第一字而諸家偶揭一字之部首非所論也蓋考諸家之譜雖部首不同

亦有不先等音以歸字母而以意竄置群字即未有不論韻首而自作部署可定宮商又未有不合五方之音以歸五音而能有條不紊者也故律韻字幾一萬必統以五音曰宮舌居中商將口張角舌縮却徵舌抵齒羽口撮聚此諸韻之綱維也有五音即有韻首如宮曰光官公昆商曰岡干庚根角與徵小異而大同曰姜間京巾羽曰惶涓弓君平仄四聲無不由此而分字母等音無不由此而起嘗以是而按平聲三十部有部止一韻者上平之江魚下平之蕭肴豪侵覃鹽咸九部而已二音之部十有六曰東冬支微齊虞佳灰曰真文寒刪曰先歌青尤是也四音之部曰元麻陽庚蒸是也核之上去入聲無不相符以有入止十七部而以每音皆入者固不足語此若其部異而音同者如東冬皆公弓二音真文皆巾均二音也而各分為二即庚蒸之觥肱亦皆宮庚青之扃皆羽也而分為四外此而寒覃之干弇皆商刪先咸之姦堅緘皆徵庚青蒸之京經兢亦皆徵也乃必分隸各部者蓋陸詞以前此諸譜同一韻而揭為部

首者不同既不便意爲芟除又不便併之爲一故參伍斟酌各分爲部以適用惟庚青蒸雖亦東冬韻而方音中有讀庚青若根親者故別列爲部焉即江陽雖亦同一韻而陽兼四音江部止取東冬字旁者以爲之殺又別爲部以近東冬而又相通焉此所謂變通以盡致者也至於音異而部同者凡七曰支微齊以基歸合也虞以拘孤合也灰以瑰該合也元以鞬與昆根合麻以瓜嘉合也此所謂合五方之音以會其通者也諸如以歸爲居名租爲茲呼爺爲衙之類

迄今不易而追訾沈陸爲吳音吳人肯任受過乎抑吾即此以求古韻吳才老之爲韻補也蓋本秦漢至唐宋五十家之書以爲通轉其字之既無別義又非一音者目爲叶音以通之雖分部一視律韻初非執一說以繩古韻所以爲至當也迨鄭氏庠分平之三十韻爲六部毛氏少變之爲五部且強附於五音七均安溪李氏又別分六部而於喉舌唇齒外添以鼻音然皆執部首一字而不知韻首亦不知名部有一韻至四韻之別而欲一以宮商統之其有當乎哉

史學

經史同體而異用書即記言之史也春秋即記事之史也漢司馬遷遠追聖經之意上下三千年以爲史記備本紀世家列傳十表八志八書諸體尚矣雖或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然而善叙事理文直事核其摹寫處往往如畫工之筆形神俱出覽者如將見之後世孰能幾此者嗣是如班固漢書范蔚宗後漢書固皆遜之矣然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論者有取焉非若陳壽三國志之作不免以私廢公甚至帝魏寇蜀

之大者也晉書成於貞觀出自房玄齡許敬宗諸人之手其天文律歷掌故紀傳之所屬各得盡其術業而善用所長雖有稗官誣史之誚亦一代著作之林也南北朝專史則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以至於魏書出於魏收北齊書出於李百藥周書出於令狐德棻隋書出於魏徵等其中隋志最優魏書最劣優者以諸志有倫有要且備五代典章也劣者以其褒貶肆情至有穢史之目也自李延壽合爲南史北史刪繁補漏遠過專史然亦未

能大有改於其故者文獻已湮勢無如何也新唐書乃宋祁歐陽修因劉昫舊書而更修之其進書表曰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然所長卽其所失固不如修所自爲之五代史矣蓋廬陵褒貶義例仰師春秋不愧儒者之筆惟韓通不爲立傳天文不載變異論者不無遺憾要自龍門以來固未或有逾於此後此宋遼金三史皆成於脫脫而宋史失之蕪蔓遼史失之簡畧金史又失之煩蕪至元史兩修於宋濂爲時僅十有三月且未盡審覆之勞何望詳畧予奪之悉當哉

此前明所刊之廿一史其得失可約畧舉也迨宋儒生朱子有綱目之作蓋取涑水資治通鑑更準以麟經大義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起威烈終五季千三百六十年間義精事核史也進乎經矣元儒金履祥斷自唐虞爲補前編明憲宗命商輅等繼之宋元以成續編其皆得紫陽之意乎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野史往往失實我朝纂修明史成正史三百三十二卷又依通鑑編年義例成綱目三編二十卷詳畧得中予奪必當詎不龍門再見而紫陽復起哉顧猶有

進爲者竊見唐宋以來諸儒評史之論往往散見于文集雜著如唐宋諸列傳中有事不關朝廷行不必卓偉或武功止在一方無當于定國勸事之義其傳之可芟者一有一事而關數人彼此互載者其文之可省者一或本傳中一二事可錄而他事瑣屑不足紀者其蕪猥可已者又一若夫小說外史足以傳信他書遺事可備缺佚者則不一而足也遴選儒臣中有如劉知幾所謂才學識三長揭傒斯所謂心術正知史事者取諸史而一一覈之或採輯論斷於本傳

之外或擬改本於各帙之中彙成一書集史事之大要非今卽隆盛世人文蔚起之會何能成斯大業是爲千載一時信今傳後之盛舉也夫

學校科目

古無所謂科目也養士莫重於學校故虞有上庠下庠夏商有校有序以達於學至於成周法始大備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由司徒而升之學曰俊士選與俊皆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然後司馬論官材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其不率教者又有移郊移遂之法以處之士無不出於學故董子曰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兩京以還始有科目董

之天人賈之治安其選也自漢以逮唐宋學校則有明經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所設爲科目之名者不可枚舉隋唐之代始專重文辭而先王之法幾湮惟是科目之中皆不廢太學所貢之士洎至前明舉人下第者猶肄業成均而目曰監生蓋漢唐宋之時太學生徒類能厲名行持清議猶有三代遺風焉迨後浮華無實之士假辟雍之名襲距虛之聲下者藉貲例以充之世遂以太學爲詬病夫豈其始哉且科目而取之以文其中未嘗無才也惟專以文爲才而不實致其行往往素履不足問或不根之徒得以冒濫其間則學校與科目其弊畧相等昔伊川程子看詳學制欲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朱子學校貢舉私議首以德行爲先皆先行後文之至論也若夫教士之法則胡安定經義治事之遺朱子分年試士之法語學校者必先之竊謂分年之法以一人之身而備六經子史之全非中人以上不能與其事較難安定經義齋擇疏通有氣局者居之爲文章皆傳經義治事齋使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

水利算數之類可各隨其才質而造就之其事較易二儒之說果能酌而行之則今日所學即他日所必效而體周用裕之全才坐言起行之實學無不胥任官使矣又考取士之法司馬溫公有十科之目呂與叔有四科之條皆重本實足以盡人才而爲選舉之綱要者也然而行尤重焉昔明道程子所奏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謂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選士之法則必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通

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崇本之論曷以易此今　國家
取士以經義論策表判近又易表判以詩固已體用
並舉華實兼收且嚴冒籍之禁以清其源取才之道
備矣竊謂才與行孚而後謂之才文者才之一節而
闈所閱選拔所舉亦猶是才之一也由今之法而求
其本先以鄉舉里選之意行之凡士子進身之始務
令州縣有司延集紳士於公所逐名研詢覈其籍貫
互相保結果係土著然後察其素行是乃立品務學
之實行即古者師氏保氏比師鄰長之所教育唐宋

四館三舍之所遴選不過此才矣孰謂科目不足得
人哉

積貯

昔人言救荒無長策策惟備荒故積貯者天下之大
命也周禮小司徒之屬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鄭註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
餘與眾共之蓋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入之數
而總歸遺人之計以其餘共之民法誠善矣迨後立
法則有在官在民之異漢耿壽昌師魏李悝之意以
為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糶價平
則止使不至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此其在官者也隋

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
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朱子
居鄉時嘗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置社倉夏受
粟於倉冬則計米加息以償亦即義倉法皆其在民
者也二者備荒之策具矣然而古人之法期於為民
不計出入之利有司非甚無良亦未必以利為利而
相蒙以病民也乃後世反以病民者蓋常平為多抑
派強以予民出納吏緣為奸其病在民者一矣久貯
則虧腐耗採買則慮賠累其病在吏即在民者又一

矣。入之立法愈嚴。私竇益甚。然往往有司當平糴及採買時預於報價文內僞增減其數以欺大吏而爲大吏者亦駁減糴價提解糶羨以裁制之然上下相蒙相制而上卒不勝於是累吏實卒以病民者又一矣。惟社倉在民出納一聽之民官爲立法稽覈而不經胥吏之手殊爲愈之。然民力有限。又焉能皆如朱子得請府米而爲之哉以今之計竊謂宜推遺人計餘共民之意而廣之以爲社倉穀本凡州縣所收錢糧中令各留十之一二。以時價易穀而貯之當社仍如

朱子之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三分之息歉則酌減其以濕惡及不實還者有罰倘慮年不常豐田不常熟致有散而無斂則當兼陸九淵之議預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而皆詳爲之法使在民不在官此合長平義倉而變通相濟尤爲民之長計也若夫富商囤積居奇固不無病民然有粟勝於無粟嘗于所以式璧而聘新戍囤京者此也竊謂富商出糶之期但當覈其原糴價外爲定三分之息則商民兩便囤不必預爲示禁而使小民坐困者也總之積貯之法皆以爲民爲心有司勿有藉以牟利之私而大吏亦勿斤斤惟計出入之利庶經畫盡善有荒歲無荒民則無論在官在民義皆不外乎此

惜分陰賦 以大禹聖人乃惜寸陰爲韻

原夫一畫開天三陽成泰流光分運於尺極形生一本之帝賚日居月諸秋肅春露三百六旬之曆乾健以行一日萬幾之謨績熙是賴詎窺躬之爲微迺三才而並大逮夫維皇降衷亶聰御宇遹與明辟爰曁神禹自惟民溺由巳帝曰克勤惟汝八年於外汲汲欲揮長戈三過其門皇皇若追短刃誠以罔念者狂必也克艱制聖朝咨夕儆雖無虞其思褰手胼足胝槩其咨之猶病粤探聖域揭欽欽於青編載歷賢關

鑒炯炯之金鏡是以韶光可愛晈日易淪餘暉莫駐短檠難伸迅白駒之過隙驚金烏之轉輪擬廣野之馳馬譬逝水之遊鱗將日進而月益更息養以瞬存罔知克巳曷問成人於是愛若珍貪若賄惕若驚痛若悔切切若裸體之望暄瞿瞿若枵腹之去餒若馳峻坂驥足騰驤若渡急湍艤聲欸乃花磚影際注目恐失逆旅途中過客難待乃若刻燭不爲賦詩假年將思學易析寸爲分非朝伊夕研精究奧繼晷不勝徬皇躡跡高蹤平旦弗忘跼蹐鼓精厲神警心動魄

由仁由義名行恒戒其二三希聖希賢步趨務矢以千百無聲長嗟拊膺自惜至於釣名勢林奪標文陣起八代之既衰續三唐於將燼斯乃聖學旁瀾有如歲功餘閏况夫戴星入者蔑公急私兼以聞雞起者是蹠非舜悖搣搣之顔悵星星之霜鬢所枉何啻十壽其間不能一寸遹迺斂修切骨怠勝刻心維八州之座前森森明誥運百甓於齋內隱隱默箴趨可樂之名教逐易去之光陰倘既逝而思返將無迹其曷壽啟百年祗如一息而一刻可抵千金吁嗟世之

人兮疇與道古於戲天之運也忽已逮今請虛衷以三復時撫卷而長吟

悟機賦

牧令所司民命所寄一事不親則不荒而政衰一日不勤亦非牀而民瘵繫予之承乏粵吏也十有六春歷任九治僕僕日不遑戻矻矻積以成瘁迺復抱痛夢莪棘心毀志哀悔交并懵不知所以自置也已而候代鐵城屏居偏鄙維蕭寺之西隅儼陋室之前軌一几几坐萬慮俱已坐久得靜靜如水止方俊見而憮閒恍顏立而會唯則一旦若提身空際俯瞷八荒情緣皴滑宦海汪洋怪蜃朝結陰火夜芒彼夫沉者

升者弱者强者喜者戚者止者行者徇而苟蠅而營蜮而險鴟而張者夢中蕉鹿枕畔黃粱立今日而屈指往昔從局外而拭目興亡蝨蟀蝣爭時而不知朝與暮夏虫逐熱而罔識煥之有凉也於是豁然若醒嗒然若愚矍然若不及充然若有餘豈亦所謂悟機者歟在昔濂溪造道橫渠精思廓心知於物外袪耳目之拘虛卓乎見大心泰之旨遠矣大心體物之謨其始曠然與天地爲徒者不却動而心自靜不頓悟而神自映乎吾之於是也何居然往者晦陰欲雨遊

蟻庋蹊人有諦而示之者見夫千百爲侶沿牆而嬉前者引後者馳鬬若怒聚若怡喙相視而若語跡相襲而若追紛紛沓沓合合離離忽而噓氣所觸隨風而墮者不知其幾而間而復續者寘不知所悲也吁何蟻窟之形幻而蝸觸之情迷乎吾今而視人如蟻視吾如人視古今如旦暮視大塊如芥塵視形骸如偶寄視軒冕如浮雲視前者之勞勞撫字何嘗躋冀黃而追召杜視半生之孜孜籩遽亦泊乎糟粕之無餘芬也將欲黜聰塞明杜門息交墮肢體焚楮毫其

其可乎曰不然道不可不盡識不可不超所見益大所事彌遥信人生之各得任宇宙之廓寥一切塵寰之泯棼詎當莞爾之一笑哉

雪浪石賦

原夫兩儀橐籥乎陰陽四象根抵於翕闢熠燿于上者升為物之精磊砢於下者結為氣之核故夫分日之陽而生也生之謂星得土之剛而實也實而名石此康節所為觀物於微而庖經以垂艮象之易乃若中山駿石託始何年豈魯公辛卯雨宵分見太行之麓抑宋地戊申朔日旁落恒嶽之間風摧雨蝕蔓草荒烟抱堅貞而不渝閟光耀于幽岩遂令遠郊曠莽之寂寂一任仄拗曲磵之闔閭自古離類絕倫之侶

孰開闡微拔滯之門也哉則有東坡居士西蜀名卿揮斥八極苞孕群情驚睹黑質白章之異恍見跳波濺沫之形朗特鑑操定衡壓羅靜閟光呈移來刺史齋次載錫雪浪嘉名蓋當元祐癸酉公久踰知命餘齡搜奇獲愜夙願載酒欲訂新盟謂如孫生畫水之工足狀石丈瑰傑之氣飛空湧奇捲波堆雪玄藻神移瑩光目奪勢欲瀉以遲留澗欲斷而委折非天吳而出浪頭憑造化以開山骨為偃臥者出諸枯榆之根念沉滯焉淪其就湮之質四面遠江水萬壑漾月以交流一氣絕斧痕飛雨隨風而時作爾其浪花如昨雪跡未融目駭潮口之潮排空作勢身近廬峰之瀑奇溜逸風霏霙跳珠座客猶思蜀士霪霪集雨驚雷欲問天工信物情之善變悟人文之攸同嗚呼我心匪石落落誰同白雪寡和碧浪遁重慨千古之曠識猶寤夢乎坡公

用語皆本坡公雪浪石詩并序而以此石為隕星則州人皆能言之也賦首本此自記

崇雅堂藁卷之五

用人私議 戊子歲

官莫隆於堯舜而二典命官之言什居七八豈君天下之事無先於此者乎經曰野無遺賢萬國咸寧傳曰爲政在人蓋天下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夫古今之不相及也說者以爲不養士也則何國無學何地無師說者以爲不用才也則教士取士之典何代不行命官之法何時不若然而治不古若何也古者設學校而考較論定之不以爲士人進取之地

而視爲國家治安之原天下風教之本故設誠而致行之後世第以爲儒生進身之階有此一途聊以徇天下淹滯者之心或於法弛人玩之餘僅委折以捄其弊而已意逕而徒循其法安所得志潔行芳讀書談道之儒而用之乎且古今取人之法亦備矣豈必多所更張但爲通其變而救其實效必有異於前者竊嘗研其原究其弊妄謂所以清士之途者四所以教之者二所以試之之道四所以取之者二所以善養其才者三而反乎士之道所宜禁絕者則一焉夫

慮一得或亦芻蕘之言葑菲之義也孔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今之爲生員爲監生者皆世所謂儒也而眞僞相冒不可以不清竊謂人有所利則弊生以其所利重以所畏弊更叢焉原士途所以滋弊者利子衿之名而又畏其實也利其名故樂賦采芹者投牒而來畏其實故冀得括囊者尋徑而入問終身之結局例有老年給頂一途而此二三十年中皆不學諸生拮据保全之日於是試官得以權利藪而學校之途苦矣徑分竇險側出旁滋雖立之法詎塞

其弊無已莫若令告頂者不拘其年一皆聽之从之而巧避之私可止即負終者亦將倦於從事矣無所畏則亦無所避無所利則自無所營其勢固然至於高才力學之士方奮厲鼓舞於功名之途雖强之使退豈樂就乎昔人論兵曰去冗弱則所存皆精銳予謂此可通之庠序者也納粟拜爵自秦漢始然苟且之術非治道也司馬溫公曰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旨哉言乎上富則下未有不貧民貧則世未有不亂者也且以財通仕籍

者將復以官樑贏奇若曰將藉此以行吾道是以枉尺求直尋也知必無此端人若曰此中或亦得奇材異等而用之是以國家爲嘗試也更必無此治法况夫一經未窺市井孺稗之傳皆得驟躋崇班而使誦法周孔之人傴僂磬折於其下三揖百拜於其前恬然莫之異也則士氣何由而伸治法何由而醇民生何所賴而四國何所型天下之患將不僅在貧矣憂貧與憂天下孰大得不貧與得治安孰利不亦可一言決哉倘出以獨斷解紱更張凡捐粟拜官者盡予

以原品休致治道必爲一新如或未能則且下止捐之令罷在部聽選之人使服官之士盡出於詩書禮義之途則天下何爲不治昔人論宦官曰鈌者不補則其類自衰予謂此可通之捐納者也且監生者有坐監家居之異董生有言養士莫大於太學古之太學所以育黨庠術序所升之士以備論辨官才之選者也即漢唐之世至於趙宋太學生徒類能厲名行持清議以操是非之衙如嵇康之戮陽城之去李綱之逐其出身排難領言於朝者皆曰太學生此其領

世風而持國是名實可易稱乎哉後世則不然浮華無實之士假辟雍之地爲逃虛之淬或假冒名籍或潛通關節囂凌騰沸士品尚可問乎今於恩拔歲副原係正途無事更張外其出自捐貲來聚京師者莫若散之各省使入本閒既足抑奔競之風亦令有司得察其素行而進退之宋慶曆中宋祁等奏云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學校予謂事有反於古而宜於時者此類是也若其家居者則宜用明臣邱濬考試之法濬嘗上言請令天下家居聽選監生

造册申部選卿佐有文學風力者詣各布政司開場考試畧如科試之法中者送部選用不中者爲民中者之中有不願仕者分別授職致仕未試前而告免者賜以冠帶其說最爲詳盡竊謂捐貲各生既不便肄業太學復不使屬於邑庠考職之後居然列諸生老儒之右其不肖者或作威鄉曲爲士民蠧非所以治也宜令一體隸於儒學每三年附試學臣試法稍寬於諸生優等者許入本省秋闈三試皆優者分別送部選用三北者爲民不願試者如瓊山之議庶通

才可以自見而賢否不致混淆亦甄別流品之一道也士途既清教士不可以無法乃學校之設今與古同而收效則異何哉師儒不得其人而教之者非其道也師嚴道尊而以庸妄不學之人耄贖失志之士充之强而名之曰師有司豈能信生徒豈能從而諸生亦何嘗一日肄業澤宮內哉宋子私議欲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諭元虞集學校議則欲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其次則求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而不敢妄爲奇

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使學者講習其書入耳著心以正其本竊謂教職之設既不專限於正途又地望太輕陞轉太遲一入其中卜以終老故人亦藐視而厭薄之而尊師重道之禮遂廢莫若擇科第中有學行者經明行修士望所歸者果能其職陞遷得與州縣等庶幾地望重而師道可立學行醇而教法可正然後爲之復經義治事之舊倣朱子白鹿洞條教及分年課士之法學有師師有教而士不興學者未之有也然欲擇師儒必加祿糈宋夏

諺曰衣食關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清白乎今教官之俸不過三十餘金又兩官分之責之曰爾勿索贄儀爾勿瀆有司爾勿作學臣耳目恐勢亦不能況欲日登講席爲諸生明道解惑其然乎至於廩糈之設所以養優等之士使無俯仰之累得瘁勵於學中也有兩齋以安其身有課程以督其勤惰有齋夫以任其服役故士皆遊於庠而觀摩以成其業非但設廩膳之名與之數金存故

事而已今廩額數裁不復足贍其身而又不過散之其家以穀婦子是以餬口維艱學殖荒落求其卓然自立者葢寥寥然夫國家養兵之費不以爲難養士之費則惜之豈知無士之害甚於無兵而士氣克振則足以潛滋國本仰承景命固不止如對壘固圉者之事已哉若夫既教而試之禮崇賓興書稱籲俊一切防閑之法皆非古也唐人尚無糊名之例而有司鈎校苛切已失待士之體故舒元輿上言宰相公卿出此出有司乃以隸人待之羅棘遮絶疑其爲奸非

所以求忠直也劉摯上疏以為首善育才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即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大彘自為竊謂廉耻自在人心禮義原出學校在上人待之何如耳人君精神上與天地相感通而下與四海[illegible]貫注朝廷重賢禮士棫樸作人則氣機所感風俗有不期而變者取士號曰求賢而隸人賤役得以喝呼搜索疑其為寇賊奸宄之行而重辱之然後取而

列諸士民之上使居位而治之守道潔身之士必所不皆且搜檢之例糊名謄錄之條亦以防士之樸誠自守不事奔競者耳其巧於鑽營者奇徑異竇詭寄叵測在國家徒多一防制之文在若輩反更開一蹊昧之徑豈非兩失之道何為屑屑焉褻國體而紲士氣為哉說者曰待士不可無體而防弊亦不可廢法法廢則名器濫及通人淹滯更為國羞按定例內有主司同考外有提調監臨為制綦詳而執事之官謄錄之吏供使之役往來棘闈者亦防之甚嚴且審矣

然往往分卷即查卷之人監試即關說之口閱卷而預通關節搜卷而提拔私人下至軍役往來吏胥出入傳遞換卷內外通同此神奸鬼蜮所以投隙而入聚為淵藪者也無已而思所以防之之法一在簡簾官夤緣之風盛於江浙漸及各省以此呈身即以此取人如蔓之滋不可卒解若開列時定以直省各若干人無偏用南省則弊可去其一一在廣開列文學之員與在京士子往來勢所難禁以無心之結納為臨期之綫索陰迹詭寄何途以禁之若令部屬中行

評博等員及州縣進士官盡列名上請則揣摩無從弊可去其一一在限內外內簾不與外簾通矣而外簾官役既多蝟雜尤甚弊竇所伏常非意所及若於龍門更立嚴限使如內外簾之不復相通則傳遞無從弊又可去其一雖然苟非大本克端士風克正而斤斤於法求之立法雖嚴寧足盡人心無窮之變哉宋宋祁嘗奏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有味乎通考為去取之言也夫取人以言謂平日所學者即言可以見其實耳若名為義理之文而不足見

其行名爲經濟之學而不足見其才則豈取人以言之意且天下不乏賢智之士而學專帖括坐耗精力其於經史之義指先儒之正脈與夫兵農禮樂一切當時之務有未嘗一究於心或未嘗一涉於目者一旦付以所未經試其所未習迂執鮮通事多叢脞名家宿儒或反不如他途之足以有爲豈果科目無人而他途可以得人哉良由取士之文遠於實而衒文之法又不足以盡文也今三場之制試經義曰見理實也試策論曰考識議也表判駢儷浮詞疑近於無

用甚則勦說雷同益覺其無用主司但據首場爲去取並其策論而弁髦之又足使有用者同歸於無用竊謂試藝不貴多而貴精論文不以華而以實今後以首場試減經之二而以能盡題蘊爲上二場判以明律爲主不必四六之體表或易以詩否則亦可已也三場之五策宜加意搜擇必求實學實用每場各編字號考官三次分閱各爲去取而後總裁大臣通計三場中式者各若干卷三善者上得二者次之庶得通考爲去取之意而實學可出乎明臣邱濬云

祖宗時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故士子得專心於大且要又得以餘力旁及他經子史近年欲窘士子以所不知往往深求隱僻强截句讀破碎經文使學者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其綱領體要處反多畧焉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蹟當代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嗚呼自揣摩術工雷同勦襲試士者遂欲於命題趨新奇不知取人以言卽不得不以言觀人其學識何如其所論不悖於聖人之道否談理瑩白不詭異否其經濟果可

見之施行否其於國計民生果留心於平素而非襲[illegible]一時否倘有眞才實學其七藝必能一律三場必[illegible]相符不在以新奇爲風示也苟第以漫無體要之[illegible]之以尖新浮薄之文士子以題既生新亦遂以[illegible]巧合爲工甚者以少反面善頌禱爲能夫言心之聲也始進之日卽務曲言文字之閒先爲容悅則心術焉能誠篤學力焉能精卓卽他日立朝焉望其忠直不諱實心爲國任事哉然則士子窮經宜明經學大義發道理精蘊而其機先自命題始此亦試士

之要務也雖然猶非其本也乎所謂大本克端者不
在是古者學校之建教人以實而亦以是取之故行
必察於鄉里文不專事詞章上以廉恥禮義待其下
而士以高潔尚志難進易退應其君卽不賢之人亦
未有不矯廉飭行假此以進者兩京以還學校則有
明經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里黨有推擧之公州
郡有辟擧之召故潛修闕戶而辟書踵門原不專倚
科目一條迨自科目特重而此典罕聞矣然漢陳寔
推賢能而讓之論宋司馬光十科取士呂與叔四科

取士之法魏文帝中正九品之已事皆可盡人才而
爲選擧之大法者也說者謂上之所尚下卽擧而從
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
人也或又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
以廉取人則羸馬敝車惡衣菲食無所不至嗚呼以
德行取人而先疑其僞何異欲食而慮噎耶且乎非
謂科目之不如諸科也唐楊綰嘗謂擧人皆令投牒
自應非返淳崇廉之道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
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試而升之省朝廷擇儒學

之臣問經義對策其言深爲得體竊謂科目不必變
法但先本鄉擧里選之意行之大比之期先由鄉擧
所擧必嚴擧齊之日令州縣官師集合邑紳士於公
所而實核其籍貫同論其賢否條擧其素行俾偏私
無所容而後有司擧以上達科場藉以收錄卽不必
盡出於公而大無行之人鄉黨所不與不根之徒非
土著所知者必不得冒濫其間久之而州縣留心採
訪鄉閭得伸清議得人之慶必將連茹而起至兩京
以下取士者或收譽望所謂才名之士者大抵矯厲

風節不隨俗爲俯仰否則文詞典贍博通今古以風
雅自命者也而今之所謂名士者則異是其上者摭
拾訓詁襲取前人之唾餘濫操選柄黜竄時賢之制
藝其下者高談李杜頌祝多能藉手鍾王揮灑應命
士而以名已非潛心爲己之義所謂名者又徒以無
實之浮華假捷徑而入名下何得無虛士哉雖然名
者實之賓也名何可謝第所取於名之實者非如世
之所謂名實者耳學校之中人才淵藪苟倫常有至
性孝友無聞於鄉閭取乎持大閑義利克嚴於早夜

或直諒剛方之概可厲靡風或醇和中正之行足徵道氣或留心經濟而兵農禮樂之事有專長或雅意研探而經學淹貫之深有師授又或鴻辭麗藻蔚爲國華强記博聞允推學海固未有實至而名不至者竊謂採望之說亦舉爾所知之意出之於下足滋奔競出之於上亦足厲人心朱子嘗言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如此乃三代公心不然卽極防範之方不足盡天下之變此言足繹也且夫王者之法務實則效以名則誣漢自孝文策晁錯後賢良方正

皆於殿陛策試上親覽而進退之有下第而擢居第一如公孫弘者有上第而仍居第一如阮种者君臣契合以此爲階要其言皆必直陳暢達不爲隱忌今諸策俱在可覆而按也逮孝昭冲年踐祚不能親策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如鹽鉄均輸榷酤之屬皆時之大事令建議之臣相與反覆詰難究其利弊而施行之當是時上之所問者以實不以名下之所應者以直不以諛今日實學之士卽異時任事之臣故兩京之治蒸蒸近古自殿試先爲頌聯專講書法

其得達上覽者數卷而已保無劉蕡之切直而被黜權貴者乎保無王維之關節而上蔽聖聰者乎況策對以後僅付空言求如始元六年之議罷鹽鉄榷酤者未數聞也廷對之初尚鮮實得之學進身伊始已習阿諛之行以此求眞士得無非先王之法歟非特是也程子論養賢劄子畧云本朝踵循唐舊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臣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

召對詢以治道觀其材識器能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此議誠養賢之要道也今庶常入館之後類以詩賦字學爲事齒幼者例學淸書夫少年閉戶作詩賦而世事未習且爲王安石所不足矧朝廷淸望而僅以雕蟲小技字畫音韻爲任職可乎竊謂宜倣程子之意取經史諸書令相研辨於聖賢情理一一講究古今大政一一探討心有所得則著之於言儒學大臣以時接見而考其言之是非國家有政治典禮則令各陳所見擇其善者而施行之卽以此定其

才器之大小爲他日論官之地唐虞敷奏明試之道
料不外乎是非特是也舘職而外例得外銓今計天
下府之守一百六十州之牧一百五十而邑之令一
千一百七十有奇正途與選邑令者歲不及百人故
進士積至十餘年舉人積至三十餘年始扐一官而
明經之士得爲教職者十百中數人而已使賢者困
於跧伏不肖者驅爲奔競人才之淹滯良可惜也迨
分符之後或值繁劇又往往爲法受累蓋一人之力
地方百餘里地丁糧米各二三萬雖謹愿者可以奉

功今大邑或方數百里戸口數十萬錢穀數十萬催
科日不暇給而盜竊毆殺田土婚戸鼠牙雀角之訟
窮年不能盡踏勘往來之事數日不能達雖有長才
不免坐絀迫行取卓異時小邑括囊倒得權薦勞臣
錯節多格考成人才之淪棄尤可悲也以出身之難
益以受謗之易而臨其上者又或不學無術之人罔
知爲國恤士何異士氣頹靡無復激昂青雲之志乎
然則欲收天下之才莫若專用正途而異途盡塞欲
疏宦途之滯而盡其才莫若析州縣而分治之令幅

員毋太廣錢糧毋太繁其廣且繁者多設之官而分
任其政夫天之生才不易國之需人亦孔亟矣栽培
而曲成之非賢君相之責而誰責耶若夫學術之所
以雜禮俗之所以敝人心治化之所以漓而千數百
年爲吾道之蠹者則有一焉釋老之說是也無識者
創爲三教之名欲以孔子之道與二氏鼎分而立不
知彼佛之無福求仙之不成前人言之詳矣邪說之
亂正僻行之害道辭而闢之者至矣即以勢言之四
民之外又有僧道以耗天下之財力非治也驅天下

有用之民使之爲僧爲道以耗國家之戸口非計也
命之以官使得居傲於士人之上假之以名使得愚
天下蚩蚩之氓以恣其私非體也不崇中國聖人之
道以治異域而率中國之民人俯首從西方化外之
教使外域之異說得駕於先王之道之上非道也況
夫梵剎土木之工窮工極巧淫詞妖妄之言筍耳足
心雖學士大夫亦惑於福田利益之說陰陽報應之
幻沉溺其中而莫之返也彼盛則此衰而虞書之五
教周禮之三物其能復古乎予謂天下寺宇之盛大

者可以建書院而小者亦可置鄉學天下香火之田少者可以資束脩而多者並可給膏火韓子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抑邪崇正之至計而當今之切務莫踰於此

右諮議各條中 聖主舉行者非一如第二條則乾隆元年有停止捐官之旨第三四條雍正初年有監生歸學約束之例第五條雍正三年有教官皆用正途捐納改補主簿等官之行第六條乾隆二年有敎官晉品加俸之恩第十條雍正間有命題無拘忌諱之諭第十一條雍正四年有舉孝廉及賢良方正之命第十三條乾隆三年有殿試策勿拘成式之旨第十五條雍正初年有大縣分治之行第十六條乾隆元年有稽核僧道分別給牒之命足見愚者之慮不無一得然如里選一條所徒亦賢否參半蓋由有司未能留心於前而臨時以耳爲目故不能無弊也善政尤在得人哉 自記

賈傅治安之體朱子私議之理而天下之事條貫胸中又想見范文正做秀才時 鉞臣

粤秀書院學規議 丙辰歲

謬以菲薄叨掌書院承准牒移酌議規條擬製木屏二座豎於講堂左右刊書遵守用垂久遠

一白鹿洞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皆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按朱子集古訓以爲教條聖賢爲學大端具在於是不可增減一字苟能實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規矩禁防之立皆朱子所謂淺於待

學人而可不必然者第人有敬怠不齊而教宜本末交盡故程端蒙與董銖所立學則十有八條朱子亟錄而序之今畧有斟酌就其大目而參訂之如左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書院設雲板一凡朔望昧爽齋僕擊板始擊咸盥漱肅衣冠再擊皆升堂師長率諸生詣先聖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至講堂師長西向立諸生之長相率以次立齊向上三揖還節日則再拜師長立而扶之諸生又相向揖乃退

謹晨昏之令○常日擊板如前再擊皆就案朗誦還講書課文日則升堂向師長三揖至夜二鼓擊板方就寢有夜讀者聽之

居處必恭○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勿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行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勿背所尊勿踐閾勿跛倚

視聽必端○勿淫視勿傾聽

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勿躁勿誕勿戲謔諠譁勿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語有羣聚讙呼者師長諭止之再三不悛者斥之

容貌必莊○必端嚴凝重勿輕浮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勿為詭異華靡勿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雖盛暑不去鞋襪犯者師長諭改之不悛者斥之

飲食必節○不許燕外客凡常食勿貪味勿耻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致醉有羣聚飲讙者師長嚴諭之不悛者斥之

出入必告○門常靜閉惟辰刻放買薪菜諸生告假者立籍令自書假期反亦自書銷假常日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皆不得輒出院門出不易方入不踰期有無故輒出及假不禀命者諭之遊蕩者斥之

讀書必專一○院貯書籍諸生許借抄讀讀書時必

正心肅容一書已熟方讀一書勿務泛觀非聖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靜逐日督令齋僕洒掃堂室拭几案別有穢污不拘早晚即令掃除學中多雨常芟草萊

相呼必以齒年長倍者以先生十年長者以兄年

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

接見必有定不得多應酬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稟命師長許之乃見非其類者不得輒入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斷不宜染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諸生薪水不能不需僕僮當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各自約束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遣之勿直行己意

按白鹿洞教條學問之宏綱大目也程董二先生學則群居日用之常儀也本末相須內外交養擬製木屏一座列於講堂之左

一朱子分年讀書法

易詩書為一科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論則分諸子為四科分年以附策則諸史時務亦然

按此朱子學校貢舉私議之文也諸經與子史時

務皆分年以治而不先經後史且及諸子者體用相須事與理非二而華實並茂又士之所宜也但於時諸經傳註未盡成書子史亦據當日所有為言自宋以來則綱目足蔽諸史之要領性理足盡諸子之菁英而宋遼金元之史亦各已修輯此宜稍為變通者也今四書已家絃戶誦而我朝所纂周易折中詩書春秋傳說更為詳粹今以朱子之意而酌時所宜讀者分為課程如左

戊亥子三年

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本朝折中參以來註詩用朱子集傳本朝傳說書用蔡傳本朝傳說性理周子張子邵子之說力能兼諸子者荀楊綱目前編正編續編力能兼諸史者史記兩漢書時務則禮樂律曆之屬辰巳午三年

按經有五而易詩書[illegible]程朱所傳註可知鄒魯絕緒紹於濂溪春秋大義闇於綱目後有作者皆以時之先後為序可也諸子言多駁雜昌黎謂荀楊大醇而小疵固在所取文中於世宜在後老莊列世雖在前其書為道家所祖可又後之禮樂律曆其理頗精於時務中為考求宜急者故先之也朱子自註云年分以省試為界子年所試寅戌亥子三年所習而午年不別立課程亦同於子者古者大學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為大成故欲以十年內合所宜讀之書而偏及之也

壬寅卯三年

用禮儀禮用古註疏禮記用古註疏及陳皓集說性理二程朱子之書力能兼諸子者文中子老子

綱目理舊業力能兼諸史者三國志晉書南北史新唐書五代史時務則天官地理河渠之屬

未申酉三年

春秋三傳用古註疏兼胡傳本朝傳說性理程朱諸門人之書力能兼諸子者莊列綱目理舊業力能兼諸史者宋元及遼金史時務則兵刑賦役之屬

按時務不言所讀書者經史性理中已具其槩他若文獻通考衍義補等書隨見考訂不必拘也以上經史性理諸書擬於三年內酌書之卷數分為兩年課程而以後一年為熟復之地又於每一年內除節假不計外約尚十一月又於每月分為三旬每旬初酌所宜讀之目付諸生使先講論旬終則命諸生於堂抽令復講有疑則問有誤則正如此實下工夫則可以修身進德坐言起行他書雖不必勸其不讀可不在分年課程之內矣擬製木屏一座刊於講堂之右

西北水利議

西北水利自虞集建議以來言者非一而行之往往不終且或謂其難行者何也予嘗考之葢以西北之地可概行水利者其見之或有未審而遂以爲不可行於西北者皆無志經國足民而以私計撓公事者也考南北之田質性頗異南田質多粘固土性亦厚田塍數寸開圳出水終歲不毁北地質踈而多沙土性亦薄雖經丈之隄水入則潰田經水浸亦力盡而禾反不茂此其一也然厥土墨墳之地亦頗有之因

以築圩而蓄水未始不可易北爲南而烏可盡廢也南北之水源委頗異南方之水多水之委其源之從來既遠流不甚激故終歲不竭而引之也頗易北方之水近水之源冬春水涸雖近河之田常不贍夏潦一至則勢激多壅近河者先受其害其去也太速下流所資亦無多此其一也然使相其形勢而以南方蓄水治田之法行之或開支河或潴水塘使來者不甚遽而去不甚速又未始不可易北爲南而烏可盡廢也或又謂南方之水多夾山而行兩岸常固北方

地多沙淤其流易移此成田有難易者一南方之田不盡恃江河而山多之區常藉山瀦水以爲母塘北地平衍即有水難爲蓄瀦此成田有難易者一南方水利既久因熟生巧治之多方北方事非素習一切蓄水取水之法水車器具之用皆有未嫻此成田有難易者又一南方天時多暵雨時常多雨於春時尤多故畜秧蒔田皆及時北方春雨最稀雨多則旱田先受其害然終歲亦不多雨此成田有難易者又一此數者皆未嘗非也然河之易移者雖有而其可成

者亦頗多水之難蓄者雖衆而其可瀦者亦間有創始雖難而不有創也何以有因雨暘雖異而水之便者即可代雨彼概以爲難者何說也總之水利之興實百世之利而興利之事必非常之人即不能盡西北如東南而多一畝水田即多一民食用倘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而敢爲煩言是則小人之見而已

文廟祭器樂器樂舞議

樂學之失傳久矣無論其器或不備卽備之未必知所用用之未必協於古按樂之器與樂之節具於虞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蓋樂有堂上有堂下有人聲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有始有卒堂上之詠者人聲也鳴球石音也琴瑟絲音也堂下之管竹也鼗鼓革也笙匏也鏞金也柷敔則木以始之終之也不言土者土如塤之屬偶未及之也人聲爲主八音和之而其中

又有間間則每一章奏之終而又起也此樂書之祖也雍正三年部頒樂器圖圖十有五曰麾曰金鐘曰玉磬曰鼓曰搏拊此與書傳義異曰柷曰敔曰琴曰瑟曰排簫曰簫曰笛曰笙曰壎曰篪皆繪其形而未及其制其樂之章與樂之譜亦未之及焉謹按大清會典文廟樂章六迎神曰咸平之章初獻曰寧平之章亞獻曰安平之章終獻曰景平之章徹饌送神亦皆曰咸平之章其每字皆歌以人聲人聲者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者也而必叶以六律如迎神奏咸平其辭曰大哉至聖峻德弘功注云六太四哉南宮至林尺聖仲上峻太四德仲上弘林尺功仲上此其譜也然樂奏太四則若編鐘若編磬若琴瑟笙簫之屬無不太四奏南宮以下亦然每奏一曲則先之以麾後之以麾以一其視始之以柷終之以敔以一其聽是爲一章之始卒每一字畢則搏拊一聲收之每一句畢則應鼓一聲收之是爲一字一句之節奏故樂之器十有五而麾其耳目也柷敔其起止也搏拊應鼓其句

讀也琴瑟鐘磬之十者其中之條理也此樂器之略也至於舞之進退向背亦久矣無傳按記曰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其在虞書舞干羽於兩階干戚武也羽籥文也古樂以淡爲音黍以後世之繁音促節則失倫古舞以雅爲容易以後世之跳擲盤旋[illegible]非禮故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雍正三年部頒舞器圖圖五曰節曰羽曰籥曰干曰戚亦皆繪其形而未及其用其舞之節與舞之譜所以協樂之譜亦未之及焉謹按舞之用節猶樂之用麾

然樂章六而舞譜三叠迎神與撤饌送神皆有樂而無舞惟奠帛時樂之曲一終於是動之以麾而節亦舉三獻舉樂之曲四終於是止之以麾而節亦偃故惟寧平安平景平之三舞也羽籥之舞自廟祭以來有之其在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卽羽也其執之也籥橫翟縱其節十有一曰執曰舉曰衡曰落曰拱曰呈皆以所執之高下正側爲名也曰開曰合曰相曰接曰垂皆以羽籥之分合爲名也而舞者則立之容五朝上向內向外相對相背是也首之容三仰

俯側是也身之容五平身躬身側身同身蹲身是也手之容五起手垂手出手拱手挽手是也足之容七蹺足點足出足曲足移足交足蹈足是也又禮之容九授受辭讓謙揖拜跪叩首是也如寧平之舞曰覺我生民陶鑄前聖每一字作一舞註云覺稍向外開籥舞我蹈向內開籥舞生合手蹲朝上舞民起辭身向外衆而朝陶兩兩相對蹲相向舞鑄合手蹲朝上舞前正揖聖起平身出左手立是文舞之譜也干戚之舞於廟雍正三年部頒始列其圖說者曰總干持

戚者左手干而右手戚干縱而戚橫干外而戚內其進退疾徐周旋折旋動應節奏則二舞同其說當是已若夫祭之器與所以稱是器之物有司亦無歲不祭無祭不設然其某器宜何物某物宜何製則鮮或講明而恪致之按新唐書禮樂志云凡籩以石鹽藁魚棗栗榛菱芡之實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胉飽食糝食中祀之籩無糗餌粉餈豆無飽食糝食小祀之籩無白餅黑餅豆無脾析菹豚胉凡用四者

籩以石鹽稾實栗黃鹿脯豆以芹菹兎醢菁菹鹿醢凡簠簋皆一者簠以稷簋以黍用皆二者簠以黍稷簋以稻粱實登以太羹鉶以和羹雍正三年部頒祭器圖圖十曰爵曰罇曰登曰鉶曰簠曰簋曰籩曰豆曰篚曰牲俎亦皆繪其形而未及其制備其物而未詳其稱焉按古制爵通柱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濶二寸九分其大如此登通足高一尺二寸口徑七寸七分鉶通足高一尺三寸口徑八寸一分其高濶如此簠外方而內圓簋外圓而

円方共形之異如此以及籩豆之屬按之今圖皆不
必同而鐏以貯酒爵以薦酒登鉶之盛太羹和羹簠
簋實以黍稷稻粱籩盛果核之屬豆盛菹醢之屬篚
以承帛俎以載牲則古今未之或異又按宋政和間
制禮器用銅今制正位用白磁爵兩廡爵始用銅大
清會典爵以磁登鉶簠簋異名而亦代以磁竊謂磁
之為物一易薪二可从三無銅錫之腥殊為較勝惟
籩之从竹豆之用木篚之从竹俎之用木事既非難
且合於古自不可易今按部頒圖計正位配位兩廡

崇聖祠共用爵一百八十有九登一鉶凡二十有二
簠簋各四十有三籩豆各一百七十有四篚凡十有
八俎二十有一鐏凡八此其需費未甚廣所宜如數
以備不可相假為用亦不得假以他用者也粵中樂
器祭器現議照廣州府學之式且凡用銅者易以廣
錫廣錫質美而匠工造作以之為器必華其事良善
惟辟律之學古今聚訟未知廣州府學所作之樂所
舞之容與古人所傳及今闕里所用果相合否其歌
聲之清濁高下鐘律之工尺四合舞容之屈申俯仰

果相為諧應否似應確加博議以求至當至若樂舞
生者所以執樂器舞器之事而成禮廟中者也古者
工歌堂上而舞在堦下今既目之曰樂舞生則二事
皆必需人按本朝龍門令蕭大成禮樂器圖考樂生
執麾一人琴四人瑟搏拊各二人柷敔應鼓各一人
笙六人簫鳳簫笛壎篪各二人鍾磬各一人合歌童
六人司節二人六佾之舞三十六人共七十四人斟
酌以為得中蓋人少不足蕆事而太多則雜沓於堂
皆亦非所以將敬也然今增有干戚之舞其數當量

加無疑至隸習之法竊謂宜自上而下自少而衆先
於十府三州各選童子俊秀者四人酌議工食遣赴
會城聚而教之授之器授之譜限以三月之久督以
司鐸之官則此四人者必漸熟矣此四人者各歸其
學然後府州於所屬州縣又各選四人與本學樂舞
生羣聚而習之一如省會教習之法至府州之樂舞
生皆得習熟而各州縣所選之四人又可漸熟矣然
後各歸而傳習之倘有未熟又可就近移取鄰邑之
四人相為訂証而其學之也但取歌之音樂之曲舞

之節相應而不爭相序而不亂用存柷合敔止之概
堂上堂下之儀迎神三獻撤饌送神之文物庶亦畧
具其體而不爲甚難如此則一年之內可以禮樂彬
彬洵不愧海濱鄒魯矣顧樂舞之器製齊備將需時
樂舞之人授受尤需良師共事甚急而不可必之旦
暮者勢也竊謂其最急而不可緩者則祭之器與所
以稱是器之物是已按蕭大成器圖考云太羹煮肉
汁不用鹽醬和羹鹽醬肉汁黍米稷米稻米粱米皆
揀完潔蒸爲飯形鹽周禮所謂刻爲虎形之類是也

用潔淨白鹽藁魚藁乾也用大魚醃晒臨祭温水洗
酒浸片時鹿脯用鹿肉酒淹炙脯無則以羊代棗栗
榛菱芡皆揀完潔乾鮮皆可無則以龍眼荔枝核桃
蓬實之類代黑餅用蕎粉造白餅用麥麪造皆內用
[illegible]餌爲餡印作圓龍餅子韭葅用生韮切去本末取
[illegible][illegible]淡用芹葅用生芹菁葅用生蔓菁皆切長段
略經沸湯淡用筍葅用乾筍煮切長片淡用醓醢用
猪脊肉切小方塊鹽酒薑椒茴香料物作酢鹿醢兎
醢造法同醓醢脾析用牛百葉去黑皮切細條沸湯

拌鹽酒拌或以羊代豚胉豕肩上肉此記所謂大饗
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者也夫神所是歆
飲食重潔倘升毳視之卽古樂是陳禮器畢具樂舞
在列而時俗不潔之品雜薦几筵神其饗之乎所宜
通行嚴飭如法置備者也敢併議以覆
此予署欽州所議也本府未爲稾轉想以天涯地
遠首府早有成議無庸饒舌耳然首府如何定議
未見行知而予遂卸州事 自記

四嵩改丁爲糧議

竊以邊陲之設施異於內地而撫馭之長策宜有遠猷如欽州如昔司巡檢所轄斯凜河洲羅浮思勒四嵩各設嵩丁統以嵩長其來久矣按州志自漢伏波將軍馬援征交阯時有青州民黃萬定禤純旺者以平賊功使統其屬留守邊境宋元以來其裔又以平兩江嵩賊勞績命爲嵩主授金牌印信子孫世襲逮明初將軍廖永忠下廣東以嵩地蕞爾始革去長官止稱嵩長自是雖自相承襲而其勢微矣然在宣德

初如黃金廣黃建等率四嵩民二百九十二戶二千四百餘人舉二百餘里之地外附安南時擾州境百有餘歲至嘉靖十九年始歸還內地是其地雖非廣而其事關內外輕重之勢固如此也舊制不名民而名丁不按地輸糧而計丁供課每嵩丁一名輸銀二錢五分計一百六十人歲徵銀四十兩葢賦雖無幾而以是志嵩丁之名數比於士兵屯丁之義且藉以禦夷蠻而藩州境或亦有取乎爾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內前任徐牧以奉檄勸墾遂據嵩長黃廷鈺等之

詞通詳改丁輸糧名曰嵩民向化奉行查議在案職核其所報田畝不過十五頃九十畝有奇按則徵糧不過五十七兩九錢有奇較前此丁銀所增有限而因此以沒其嵩丁之名盡變自漢以來千數百年相承之舊似於前人立法之深意不無相背且嵩民在宣德時已有二千四百餘人今又滋息日蕃與其博向化虛名莫若收置丁實效竊欲將丁銀四十兩勻於衆丁每人止納五分以寬其力而輸銀嵩丁必查實年壯技勇者造具的名年貌清册以收其用於是

可得壯丁八百名夫外以寬其力則人樂從陰以收其用則事有備一舉兩得之道也現今廉防同知衙門設如昔之防城居四嵩上游應令每歲霜降後巡行一次調集適中地方按名操演技勇過人者發賞銀牌以示鼓厲亡故者即令補報老弱者即令更易以賢實丁所謂無事而爲有事之備西南一帶似可用爲藩捍之資至各嵩嵩長雖久微替然嵩丁聽其約束非別姓所能驅馭但自相頂襲恐中間不無混爭冒濫滋弊且難以專其責成可否照依外委之例

縣頂襲以專任守職於乾隆元年奉行一件遵照議秦事議詳在案查四峝接界交阯其內又有時羅貼浪丫葛三峝與如昔而八時羅峝又歷係黃祿二姓同充峝長故峝長歷有九人若取具親支宗圖并令造具族舍村寨戶口冊准其世世承頂仍聽如州司巡檢管轄不許擅與詞訟虐於役使使得相安仍以峝長約束峝丁而以峝丁捍蔽中外四峝峝丁在其外三峝如昔峝民居其內相為聯屬以聽命於同知知州則峝丁峝長二事實相表裏以為邊隅長

計者也職因前署州篆頗悉情形故敢逐一縷陳仰祈採擇施行

前議予於乾隆元年內具稟廉府未允核轉暨五年庚申交阯不靖復言之制府馬公甚以為然次年正月語予曰前議已飭行矣 自記

具此識力宰天下裕如矣 沈子大

請更定粵志議

史廣經意志分史體故雖章之外史亦本諸正史而畧得經義然後可以行遠伏查粵東通志增芟考校文簡事該似無可再參末議惟襄者備員羅定日嘗手訂州志茲并核通志所書覺鴻網雖已俱舉而細目不無未周然所關實亦非小故敢謬陳愚見夫志有志例紀載互異則例不畫一如通志於府之後次以府佐直隸州視此志例也查連州為新設於前明州同州判俱載羅定舊疆也而明之州同自楊廷

鶴以下三十有二人州判自錢伯以下十有九人俱遺未入明經雖云末士然既採名入志卽難意為去留查羅定先為瀧水縣通志僅載歲貢十之二三東安於前明全遺之豈志例耶此皆所宜補者也人重科名時有先後如周興之為西寧舉人也既列於永樂庚子又復出於萬曆戊子一人兩膺科名相隔二百餘載何去何從是所宜芟名賢事實具於全史史卽有缺文取理順按唐書張東之傳初云五王皆謫遠州司馬而東之新州繼云五王皆長流而東之瀧

州今易之曰五王皆長流而東之新州司馬既長流矣而又司馬豈不云舛乎又國朝林嗣環任瓊州學道及署羅定兵備道有平土寇羅成基淸還民田事成基羅定人也淸田羅定事也今删署兵備句而以羅定之人之事敘於瓊州學道之下名與實違又得無舛乎地名鄉貫史所必詳若南安之名江右有府閩中有縣今不知有閩概之以江且直改舊文曰江西南安人明馮原泰粤之石城人也以撫猺功授瀧水丞晉判德慶國朝愼倣仍浙之歸安人也知羅定

舊本訛安爲善然本傳頗核今於粤之石城改爲江右歸安之訛徑歸惠州他如瀧水令廖軫以江西崇仁人註爲湖廣崇陽州牧趙士際以江南涇縣人註爲江西涇縣此類不可枚舉夫古人最重郡望賢士不忘鄉名一旦使燕黔易籍人去其鄉此皆謂之舛舛者所宜更也至於經分六籍道惟一中史兼五長義取其正體裁之間寓予奪闗大義焉而志之不揆於經者亦有二如廟祠則有正有邪若文廟社稷城隍及鄉賢名宦之祀崇自歷代掌之秩宗近者先農

[illegible]公文忠孝節義之祠瀆典肇舉出之　濟哉其他功德及民春秋俎豆及民所報祀者皆祀之正也若史無其人祀非其地淫鬼邪教先正所亟攻而愚氓所大惑者皆當另附餘志用示崇正立教之義今聖賢釋老異類同書一帙之中溷焉罔別可云體裁之正乎又如選舉則有正有雜名器不假春秋所是故明經惟恩拔歲副封典惟覃恩貤封而捐貲者不與志例也今東安遺漏正貢多人而載入業自正區達先楊文猷黎世昌等之貲貢將素封之家卽可名垂

于譜何其易乎羅定封贈之內亦混入羅裘羅卿從彭[illegible]彭士正等之捐封將一再加捐遂叨不朽隆名不亦褻乎此又體裁之未正者也一州如此十郡可[illegible]行令府州經成新志之人自爲校訂條舉互異[illegible]改正芟補然後攄衆慮而爲言集群思以廣益[illegible]不勞而文獻備矣不揣謬議伏候裁酌施行

撫憲楊　批據議通志舛漏之處甚爲詳明俟會商斟酌可也

編審丁口事議欽州五條

前事奉藩憲諭札內開本年現屆編審之期查從前歷屆編審止係按照上屆底册畧爲更改造送其滋生丁口一項並未核實查造故屢次奉部駁詰茲復屆期應如何斟酌妥洽據實開造合行飭議等因遵卽就地議詳

一開報滋生丁口宜定規條一條查本省丁隨糧辦所以軫恤無糧之窮丁而編審又論實丁者所以核查實在之民數事可並行而糧之多寡與丁之多寡則勢必不能相符如欽州原額田一千零四十八頃八十二畝零原額丁四千二百三十七丁五分歷係每田十畝徵丁四分有奇約二十五畝零而派一丁其婦口原額四千零六十七口例不派鹽鈔歷係每一丁則派一口此舊例也然糧多之家有田應派十餘丁而人止數丁者糧少之家有人至二三十口而田止數十畝者丁多易於酌除而丁少難以虛收似應仍準糧數爲收除而入丁不必執論以免虛報虛開其滋生新丁亦惟於新墾糧內報出似爲簡易

一無糧空戶宜遵部駁開除一條查歷屆編審俱按照上屆底册其糧盡而戶名未除者遂不列丁口止開戶名此吏書不知變通之故耳今訪問民間別無不肯開除之隱情似應盡行除免亦無庸將別戶丁口改列滋生項下以啓浮僞

一開除丁口宜先定則例一條查本省自丁隨糧辦因糧之多寡不齊以致丁有分釐尾數此於理實爲難通蓋丁以男計口以女計一人之身何得有分釐奇零既以糧計丁則不得不然如收除之際不定成規則總數之盈縮亦必難齊應請以一丁作十分計而參以陞六除四之法自一分至四分者竟除此零數自五分至九分者卽算作一丁恐亦偶有一戶四分以下之數太多難以盡除或六分以上之數太多不便盡開者則又核通畨丁口原額量爲加減要歸於去奇零而盡成丁口其民間仍照糧完丁一如其舊庶法不變而理亦通

一絕甲荒丁宜開除勻派一條查本省計糧算丁如欽州並無糧存丁荒之戶無庸賡議

一編審單式宜預定頒發一條查丁隨撥諸本省相安已入如欽州前屆所開之丁俱該書就現存輸糧花名中摘寫姓名或參以揑名取不干部駁而已玆奉部行就人編丁實周禮拜受民數聖人式負版者之本義但久廢之典乍復其舉則將多一番更張即民間多一番擾累竊欲先令該書先就某圖現稅若干該丁若干新墾若干該滋生丁若干先核明數目再令催糧里甲長將現在有糧入戶并其同居弟姪子孫凡十六成丁以上盡數冊報以副實丁之數餘

有人無糧者亦令報出以備滋生之數然後彙核各冊令吏書查造似尚不離其實但如此辦理則人丁姓名必與上屆不符總計應陞應除數目亦必較上屆更易甚多是否不干部駁仰候酌奪

以上謹遵憲諭據實臆議然丁隨糧辦與編審實丁原各為一事兩不牽涉方為正法且編審得實而保甲法亦得其大畧矣惟言之易而行之難歷屆相沿之舊例不干部駁更難必據實上　聞還其各為一事之本然然後行之無弊此在大憲自有衡酌非職

等所可謬議也

部行佾生名數議

竊查文廟丁祭所用樂舞生者名雖同而所執事異非樂與舞可以偏廢而樂舞所生可以互用也按雍正三年部頒樂器圖十五內以麾齊樂之起止而十四器備八音之全皆樂生所執之事舞器圖五內以節齊舞之起止而羽籥以象文干戚以昭武皆舞生所執之事蓋古者作樂自有伶人而佾生止司庭舞故六佾以三十六人而足今則樂與舞皆佾生之事必器足具音而人足副器方稱尊神敬聖之禮是以

乾隆元年內奉准衍聖公移咨稱闕里廟庭向選佾禮生一百二十八名充祭祀樂舞令各府州縣照數遴選補充供事以衣頂等因經選足教演在案乾隆四年內遵照部頒祭器樂器數目又委員製造每學以一百五十七全計經頒發應用亦在案是器物聲容已成大備之美詠歌舞蹈洵無隕越之羞堂上堂下人聲樂聲彬彬海濱鄒魯甚盛典也茲奉部行嗣後各省府州縣樂舞生每學照佾舞之數額設三十六名加以四名備更替之用此外不許浮充等因

伏查三十六名之數僅備六佾文舞干戚已在其中至演樂者更在其外蓋樂器既一十五類而一類或用至數人且有舞必有節猶有樂必有麾有樂先有歌猶有舞先有樂則歌章鼓樂執麾應節皆不可少而以此眾器叶彼樂歌領以節麾加以佾舞不如是不足以成禮不成禮而但議浮充於慎名器之說然已恐於崇禮樂重秩祀之事未有當也即以新會論自乾隆二年已遵備樂舞生一百二十八名並另選備換四十名教演日久頗稱嫻習若止留三十六名

其餘教成之九十二名盡行裁革於事為可惜數年已行之禮一旦㦸役於心為難安且舞之容原依樂之節非樂何以為舞而忽將已製之樂器盡成虛設僅以六六分隊儹立階下於禮文禮意皆有不合倘謂部行係定佾舞之數而演樂者仍准選充應請通飭各屬照舊辦理不必遽行更易且必咨明內部將樂生舞生一體槩以衣頂勿致異同庶大典永垂而

聖庭有輝矣

旋奉飭查本部佾舞三十六名外餘仍照舊行自記

收買私鹽議

龍門協稟請制憲欲收賣夷鹽一事承虛衷札詢愚已將離此州何敢出位瀆議然代庖亦有日矣難云全不知味也竊以爲此舉不可者八查州屬西南行三日爲斯勒與交夷江坪接壤再六十里即東興街與夷地茫上接壤夷灶自江坪至茫上沿海皆有之鹽夫亦分途挑買今議收賣於東興街必驅各處鹽夫合而就我倘其不遵即爲私販必須查緝勢難保其無擾不可者一既議以官收必不許彼私賣倘人貪省費與夷灶串通私買應否查問是否不致滋事不可者二現今各場收買餘鹽需帑頗多若夷鹽廣出而收貲難繼反貽蠻邦口實即果有餘貲何不施之場灶而外及小邦不可者三至稱事同貿易非與小夷爭利則巍巍 天朝蠅頭是計豈不貽羞國體不可者四州埠官鹽每斤原定六厘五毫現價實不止此故報有羨餘且可多銷若所稱以四五文發賣則鹽夫趨賤必礙官埠舍田而芸其益幾何不可者五且所議收賣者任之何人乎若武弁緝私而委員

銷售其勢自屬難从若州埠歸文而新埠委營必至彼此歧視更開不和之漸不可者六况四崗一帶西省販私之衝動以千百爲羣兵役不善巡緝或至拒捕傷人反釀大案不可者七又雍正十年該協嘗請于北崙汛設廠收賣經鹽法道查議無論有利與否詳銷與否豈有 天朝而與小夷爭利致啓釁端今稟正復相同且接買夷鹽轉鬻西夫則係官自販賣尤損國體之甚者也其不可者八矣語云利不什不變法况以非利爲利而先害於義乎愚見如是惟鴻裁酌議上覆。

此覆鹽運分司議也後廉府卒上此議事丹已大抵邊陲之地須有定識未可苟且啓釁况以利言乎。自記

請革澳夷陋規議

香邑之險。莫重于澳門。而澳門之險。要在綏輯夷人。該夷雖歷年安靖。未聞滋事。然吾所以待之者。不可無以服其心。而正其體也。葢中外之界。所關非細。交際之儀。義所當謹。查澳地在邑東南一百一十里。曰濠鏡澳。自前明嘉靖間。始有小西洋國人僦居。爲貯貨地。歲輸地租五百金。列入地丁正額。奏報其來久矣。緣夷俗用番錢代銀。不能足紋銀之數。故匙收番錢六百金。後不知起於何時。夷人又私饋縣官四十

金。并隨解火耗外。折算紋足。尚餘不及六十金。雍正十一年。前令首報歸公。奉行查議。遂將此項留支香山司巡船水手工食在案。自是夷人不得已。復將洋貨等物。外饋知縣。聊爲點綴。夫小夷貪而重貨。天朝所以服遠夷。與州縣所以取信夷人者。在嚴取予。而崇國體。漢張奐之於羌豪也。曰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唐杜暹之於突騎施也。固却饋金。不得已受而埋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故于時夷人畏服。不敢啓戎越之心。不但清風可師也。今令輸地租。使知任土

作貢。如明舊足矣。其折算多餘之數。及私饋之儀。向者未經報上。受與不受。猶在有司之自愛與否。今列爲常例。竟同正供。每歲瑣瑣徵取。得無令小夷泄視乎。竊謂水手工食。應另行撥支。前項羨銀。退還夷目。使知天朝不事貨賄。縣令不受苞苴。以服其心。則彼易制。以正其體。則我常尊。

此議上蒙撫都堂王。行布政司轉飭革除矣。自記

北闈分編字號議 丙寅歲

冒戶籍以弋科名古人所謂欲求事君而先欺君者也況 天子臨御之區神京首善之地而容不根無籍之徒冒濫其間尤非所以重根本而端士氣今歲春 皇上俯允廷議於順天府學冒籍立法清查分別首改究治如例誠云千載一時然混冒之初莽於大宛而詐濫之徑散於保河籍貫之僞亂畿北爲多而中額之多莫蘇畿南甚如保定以南與順廣大定趙深冀等府州舊稱才藪者也前此姑置勿論如康

熙乙酉科貝皿中式一百三十八人順天二十四名保定二十三名河間二十二名眞定則二十名大名則十九名康熙庚子科貝皿中式一百三十八人順天四十名河間二十七名保定二十一名眞定則二十四名大名則十一名又如雍正癸卯科貝皿中式一百七十八人順天四十四名河間二十九名保定二十七名眞定則三十九名大名則十四名餘各府雖中額遞減而就地論才畿南固未嘗多遜於畿北然維將籍貫之混冒在順天之大興河間之天津滄州保

定之左衛者已不知凡幾矣如康熙辛丑曾一査釐清直隸二十五人中爲江浙冒濫者幾半於時改歸本籍者十名可按也而猶尤效相沿繼承勿替積至前科甲子大興一縣即四十名天津至二十一名即保定大府僅十一名而眞順廣大等八府州僅共得十名豈非籍冒畿北即額占畿南之明驗乎夫南北風氣不齊文藻亦異燕子春華宋丞秋實不惟作者各占一長即閱者亦習於所好故分校多屬南士而披揀亦額濡染以致詐冒之人日增月異詐冒之弊

日巧月新夫豈所以盡人才亦豈所以端士品哉査科場例直省各有分編字號而意實不同如直隸有爾字蒙夾旦字等號陝西有聿丁木字等號山東有夻字福建有臺字號皆以其地之中額維艱而另編分取以盡其才者也又如康熙三十九年奉 上諭凡求考試取中者大臣官員子弟居多嗣後將大臣官員子弟另編字號分定額數取中欽此又定例長蘆天津廣西廣東鹽商子弟另編卤字號康熙六十一年部議廣東商籍百名內酌取一名嗣後即增至

一百有餘及數百卷亦不得過二名皆恐他途有侵正額而另編定數以示之坊者也再科塲例會試舊分南北卷順治十八年又分南北中卷康熙三十年更分南北中各左右卷近則每省另爲一號鄉試如湖南上江亦分闈錄取無非因地取才勿致屈抑之意茲北闈鄉試可否照鄉會各分編之例將畿南畿北分編字號計人數多寡爲中額廣狹更請照官卣字號之例將順天而外凡保定河間及他府冒籍之人一并徹底清查另編字號酌予中額庶足澄清士途重畿輔而光大典夫邦畿九郡之子衿世沐列聖菁莪之雅化書紀禹甸詩咏周頏於是乎在豈曰此邦無人而以借才異地爲

濬新會城內外河道議

前奉撫憲諮詢地方事宜內及橋梁有無坍塌河道有無淤塞之處職查會邑城外河道開恩開等數縣入省要道因民居稠密自明萬曆以來兩岸原址漸多築塞舟楫僅藉潮往來潮退每多淤淺因而城內小河亦淤塞不能外通行旅居民均有不便應請拆復挑濬等由稟復奉批河道淤塞急宜疏濬但私築之基曾否蓋有屋宇概行開復有無擾民其城內河道應否令居民於農隙時按址分段挑濬俱宜斟酌妥協稟覆等因奉此經委典史王彬按照康熙二十八年清丈鱗册勘核據覆稱丈過沿河兩岸屋鋪共五百三十八間均係屋後築砌浮搭侵佔河道卽拆[illegible]無礙原屋至內外河盡爲挑濬工程浩繁且附近[illegible]可以堆土必須裝運出海工費更多等情職查[illegible]河舊址邑志載內外河道雖舊無丈尺然其未侵者可準且關與橋原址尚存闊狹淺深可以類推等[illegible]今查驛前務前二門外不橋舊址除通舟外兩旁[illegible]有石鞏一眼半拚半露則從前均係河道可知而

以鱗册號數丈尺較之舊址已多築塞更以現今鱗
合丈尺按之鱗册益多侵占即原址不可復道而鱗
册舊道不可不復至附近堆土之處按邑志載外河
爲邑襟帶東達江門西達鰲魚頭海中間都會至西
鰲五六里近日皆淤[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并栫不通之患且河
南岐出之洄冲大口冲新羅滘西鰲諸水皆斜飛直
出形勢於邑不利若疏濬從河取土以塞斜飛直出
諸水於所塞處截作滂池可官賣其價以僱船運土
等語今查西鰲一水已久爲船隻出入門戶似難議

塞其泗冲等支流港汊雖可塞以消土但逐一查丈
僅容土五千餘井餘土無可堆貯是以尚在籌畫未
敢率覆茲奉撫憲批據牛壯司巡檢施有正具稟疏
濬河道緣由奉批核議稟覆職復細加查核如該巡
檢稟稱城內長渠兩道積塞已久議請疏濬姑置則
可等語查城內河道源自城北圭峯大山全藉城內
小河漸達城外今內河觸處填淤每春夏霖雨則圭
峯溪流甚湧直入北關恒至盈溢衢巷淹深數尺城
內居者之病較城外舟行之病爲甚謂其可置殊屬

未審又稱縣東大悅滘汛至縣西之沿滘口汛一帶
官河淺涸商船候潮守候斯實急務等語查此河東
西約二十里現皆淺涸非潮長不能通舟而自務前
門以西居民浮架所侵塵穢所積河身日狹即潮長
亦多擁擠今請一體疏濬自不可緩又稱臨河民房
如照經丈鱗册拆毀富者猶可貧者頓失舊巢應比
照直省民佔官河佃價權宜之法更爲變通民佔城
河一丈按輸濟河工費銀三兩給以油單再値疏濬
照數再征等語查城外屋舖侵佔官河淸丈以前固

難盡行追問今止以查出之五百三十八間侵佔自
一丈至二三尺不等皆因有此浮架之地遂爲擲入
塵穢以致塡淤之由謂不必議毀者非也而遂欲因
此起税無論納税有限無益濟貧且將使黠民龍此
油單公行砌築如仍行禁止則已令出費在先若聽
其所爲則浮架之外又可浮架不過再値疏濬之時
照數輸費數丈城河不塞不止此必不可行之說也
況遂以起科派之端尤不可行又稱大悅滘汛至沿
滘口汛支河雜出夙稱盜藪今官河深濬諸險當塞

等語職隨委該巡檢就其所見逐一勘估並爲消土之計據覆稱縣東自大悅滘起至城外騎虎閘止計七里除北面各冲均接圭峯各山溪不應議塞外南岸有大悅滘東三十丈許曰不滘冲外達巨洋凡夏海商船欲抵江門不趨外河必經滘內是不當議塞者也自此而大悅滘長而多支易藏宵小現設有汛應請議塞將此汛移防不滘冲口一汛兼防兩冲更爲妥便再西爲大滘村內通東甲西甲諸處民田犇次把截相守可無他患不必議塞再西爲基大冲並

無利於舟楫灌溉所當議塞過此爲渡仙滘迤里爲十八堡居民有隘有守無庸議塞對城東南隅有龍舟澳非資灌溉亦可議塞又縣東一帶河岸現存小基一條爲東西甲各鄉農人往來小徑寬三五尺斷續不等宜再幫寬五尺加高二尺培固舊基并可消土若縣西河道東自騎虎閘至西隆橋止計三里北岸民居稠密並無消土尺地且其地棄磚碎瓦堆積勢高此段最爲難濟幸兩岸有泗冲大口冲鹹蝦冲新開滘皆志載議塞之冲又自新開滘西隆橋淮濟

環溪廟官來橋西至黎湖冲或瀕河坎址或地勢低窪居民無力築室或寬空未培之地均可隨宜相度節費消土又自西隆橋至沿滘口計六里西岸或晒葵地及橙果葵園現有圍基[illegible][illegible]培加一二尺更有餘土運出大河亦不爲遠等[illegible][illegible]復親加履勘該巡檢所議南岸一帶支流應留應塞及幫修基路培添空地之處均屬詳確惟大悅滘一河該巡檢所請塡塞移汛之議不但營制攸關未便輕動且恐西水湧漲時宣洩稍遲泛溢爲患應請將滘內一切支流盡

爲塡塞而此滘正身仍聽照舊通行以免近城淹浸返致留於滋害至該巡檢所估工料單疏濬外河[illegible]以二丈五尺爲準深以五尺爲率計需銀五千餘兩應請公帑之處職亦親加確佑覈係計土按方就人算工並無浮冒倘蒙賜允以便商船民船則城內河道職當遵照憲批令居民於農隙時按址分段各浚屋前小河俾內外疏通實爲百世之利

乾隆三年九月內奉布政司轉行奉撫憲批新邑河道淤淺有碍行舟日甚一日疏鑿愈難城內小

河現今血脉不通將為民病如果輿情欲濬仰飭令農隙時曉諭居民分界經理餘照議行等因予遂倡捐先濬內河公議首事紳衿九人以施巡尉督理僱船運土募夫濬淤買石甃岸通塞拓狹清估計四里零二百一十餘步共需費一千三百餘金每潮入通城舟艇往來民情懽洽衆紳士向風輸義大小石橋十餘座及城門水關文閣自數百金至數十金爭先捐修工既竣適有爭承大鰲沙新坦者予議請令捐修外河者得之已陳姓者樂

捐四千金詳允繳銀貯庫予遂卸邑事力成此舉所望來者賢勞耳并識之 自記

豐歲偏災賑恤議 辛未歲

查遇災賑恤事宜本省久有成規無庸瀆陳惟今歲本屬豐年忽遭水患雖一隅偏災視往年全災較輕而墊溺之處田廬蕩然顆粒難保其苦實較常更甚謹將豐年辦理偏災之法陳其十慮之一用備採擇

一本年因黃流漲溢水到之處村墟淹沒廬舍傾圮災民蕩析無居即尋常溫飽之家一旦事出意外盡失所有現在結木為筏及栖身高埠者盡為失所之民有朝不待夕之勢宜先照本省倒塌房

屋成規極貧每家一兩五錢次貧一兩再次五錢使得結茅而居其流離困苦無居無食者先設法搭棚煮粥以救急難此非常時賑恤可比必嚴飭州縣悉心辦理并委官分頭勘查務令周到無遺方可有濟

一賑濟成例或穀或銀因穀不敷而賑銀災民又須換錢以買穀在平時每銀一錢可得大制錢八十文一至賑戶領銀後不但有錢少之虞即市賈亦不無居奇之意往往每銀一錢僅得錢六十四

五文或至六十文以下不等是一錢僅得七八分之用惟以錢少之故也查州縣徵收錢糧一錢以下有收錢之例每銀一錢連正耗收大制錢一百文欲以省小民兌換傾銷戥頭折耗各項浮費於民甚便故雖銀數多者亦或折開納錢又查報災定例應先停徵俟勘查畢日無災之地始行徵糧今歲本係有收之年除報災鄉村俟查分數外其水所不到之處仍屬豐稔界限分明似應令州縣將無災豐稔之處仍舊開徵且變通其法無論地

丁多寡銀錢聽民之便民間省折耗靡費自必樂從每縣各有制錢三四千串即可以錢代銀使民得實益即偶有一邑被災處多徵錢有限者亦可令鄰近州縣照此徵收數千兩之錢就近移知取用或亦便民之一道也

一本歲原屬豐稔各州縣素有囤糧商民必仍照常收買論以囤多穀貴之弊似宜禁止然與其禁糴以病商不如因此調劑而因以利民彼收買者至十月間則事竣矣宜咨諭州縣督爲體察臨時令確查囤戶貯糧若干明諭以恤災惠鄰之意查其每月糧價及糴買原賬明予以加二之利畫歸官買因以爲賑在彼原有可獲之利自必無阻或府縣再加以鼓舞之法買穀歸官數多者分別給匾使其得有可居之名更必樂從茲訪得近災處所如東昌濟寧張秋阿城夏鎮等處皆囤戶貯糧之所每處不下數萬石果能無碍於商而有益於民再勸以本外加二之利定價平糶亦荒政濟變之一道也

一徵收銀錢兩便固裕錢之一法猶恐官一收錢則錢價驟昂仍費籌畫查賑濟例止用穀然碾米則數減連糠則難咽且本省之民每年不多種穀而多種麥次則高粱黃豆等雜糧所種亦多蓋麥而煎之謂之煎餅屑而煮之謂之糊粥民所甚甘更勝於穀欲爲賑荒之用則雜糧爲便因而籌多得雜糧之法似又可於徵收錢糧中以雜糧代銀使納戶省變賣之煩而災民得現成之食可否令州縣確照時價勿令胥役苛求指索高粱浮收以

某種糧若干抵銀若干因計災民所應得賑穀當折銀若干給以某種雜糧若干覩易銀得錢又以錢買穀其益更多又或濟變之一道也是否可行伏候鈞裁

申明統轄之制等事議

查雍正八年八月內奉憲行儀注內開知府直隸州見鹽運司府州用牒呈銜帖運司用照會此即與中現行例也其始必有所由起其後相安於無言遽議更張非衆論僉同定以　朝議不能从而無變嗣經運司以分司直隸州應爲屬員詳奉咨部於雍正八年十二月內准禮部咨稱運司之有運同運判猶知府之有同知通判有堂佐之分與屬員有別運同見運司應照同知見知府例至直隸州現在題定儀注見上司及接屬員俱與知府同等因行知在案而知府見運司儀注文移未有分晰行知嗣於雍正九年二月內奉准禮部咨行請嚴外省官員儀制等事所頒儀注開有知府進見各道文移儀注又開直隸州見上司及接屬員與知府同等因而府州見運司應如現行用牒呈銜帖抑或照進見各道儀注亦未明晰行明催運司前詳有直隸羅連二州不應與知府頡頏等語故甲州未敢置議其間茲奉飭催查議知府應否爲運司屬員遵查各省轉運之設有專司

鹽務以鹽運司名者其常職也有以驛傳而兼鹽務或以督糧而兼鹽務皆以道名皆其兼理也部行惟及各道不及運司竊嘗推求其義蓋如僉事道秩五品而所轄之知府係四品通判秩六品而所轄之知州係五品直隸州州判秩從七而所轄之知縣係正七皆道以彈撫臨之者勢相統也知州秩五品與七品之知縣平行州縣秩五品七品與未入流之教職平行不復以品級限之者事不相轄也運司雖三品所管非錢穀刑名之事似與各道有間且運同運判官階雖在知府後尚不為運司屬員則並無統轄之知府亦不在屬員之列但粵中現行儀制各府遵行已久今必各有成議其直隸州見運司儀注應聽各府議詳咨部核覆到日示知遵行可也

此案因運司謂州用牒呈銜帖非是詳請咨部及部覆後又謂知府應為屬員故奉飭議欲再咨部已而事卒不行　自記

新會添設府治事同新鶴恩開會議

會看得新會一縣負山海面地方廣濶在在險要為廣州府屬最難治之邑而新鶴恩開四邑皆自前明以來由新會析置之地茲奉准部行歷撫楊　奏將新會添設府治之處會同確查妥議等因職等謹據山海情形而論新會之北若西則有大雁崑崙皂幕諸山蜿蜒磅薄跨連鶴山恩平開平諸邑為從前宵小出沒嘯聚之區備極巖險迤邐而南又有百峰大山界新會新寧之間層巒疊嶂山險箐深前此奸匪窟宅竊發時聞尤為要地自南而東皆濱大海其正南距城八十里即兩山對峙為重洋鎖鑰之厓門如虎跳白浪烏豬諸大洋島嶼森然羅列咸歸控制而新寧之上川下川等海面尤近在肘腋時虞盜艘梟販飄突為患從厓門外東西直達惠潮雷瓊各府是[illegible]縣為粵海之中路為洋面之要衝海疆重地無過新會者此山海情形之大概也現今新會新寧隸屬廣州鶴山恩平開平隸屬肇慶新設大官田同知督緝五縣捕務防禦似無不周但廣州為粵東省會肇

慶則制府建牙皆根本重地而各款十餘州縣匪惟
政務紛繁實恐鞭長難及查新會在廣州二百里外
新寧距廣州四百里鶴山恩平開平距肇慶皆二百
里內外以離府寫遠之邑加以分隸兩屬疆界既有
彼此之分人心遂成爾我之勢以民情而論平居視
爲隔膜不能痛癢相關以公事而論諸務阻於兩地
未必聲氣相應若建府新會以新鶴恩開隸之則廣
肇二府以南山海交錯素稱難治者得新府以鎮之
遂成犄角輔車之勢且上自惠潮下至高雷廉瓊復

得新府以控中路海道之衝則海疆之形勢規模益
形完密是建府一事實爲通省海疆居中扼要之計
非僅數邑嚴疆藉資彈壓之謀已也再查新會一邑
殷繁城郭廣潤甲於全粵州縣實稱府治規制
其新鶴恩開散布周近一切解餉解犯必經會邑而
達省城一水聯絡呼吸相通歸隸新府洵稱因利順
便統轄得宜於地方大有裨益故從前屢有士民公
籲請陞府置屬之議理合聯銜會議詳請具題 欽
賜府名鑄給印信以崇職守至原 奏應隸肇羅道

統轄將大官田同知即作府佐督管各邑捕務仍舊
分防鶴山毋庸另設丞倅之處實爲斟酌妥協無庸
再爲置議其應行添設事宜如府署府學考棚并府
倉府獄俱須建造又府屬教職首領雜職各官應添
設府教授訓導各一員經歷一員倉大使司獄司各
一員其各員公廨亦須酌量添建所有經制俸工生
童入學名數廩生餼食等項俱查照各府事例辦理
應請俟轉詳題覆文行到日逐一悉心詳查勘議估
報再新會城守現駐參將一員兵制已屬完備毋庸

另議合併聲明

此案後竟中止以縣城民居稠密無地可建署宇
亦因楊陞撫已離粵中所見不無異同故也自註

修築州城事議

查看得德慶州城垣城樓城門窩舖馬路等項坍塌有年先經前牧王玉璐查明勸捐修葺已於去年十二月內興工具文詳報奉批該州城垣現准部咨行查修葺據稱紳士捐修有無違碍果否完固堪資守禦飭將坍塌處所段落丈尺工程大小或即捐修或議具題分別送冊等因王牧未經議詳茲卑州查閱現在修葺之處不過僅築外牆而周圍城內之牆脚馬路並未計及或存一土坡或僅有尺土或盡屬平

地不等所築之牆僅蔽內外則可若欲以固吾圉則不能梯空而守也卑州如再爲勸輸在紳士已捐再捐實力有所絀在里民事防擾累亦勢有難行況查原估底冊共需五千餘金今傳匠再三核減除城上小馬路可以不用又除外牆已經修葺及城樓城門紳士認修未估不造入冊外尚城樓窩舖大馬路料匠夫工銀共需三千四百一十七兩零伏查德慶在前爲永慶軍又改府改路實西粵出入之門戶由蒼梧而來一日夜可至最爲衝要之區當豫爲保障之計完固城池不應後於他處相應列冊詳明轉請具題動支稅契羨銀修築實爲公便

前事覆議

覆查議得卑州詳請修築州城一案蓋緣德慶一州壤接蒼梧北達省會實屬木省襟喉昔爲康郡統轄州邑以扼西流今雖改爲山州隸於肇府其衝要仍然如故所有城垣尤須完固以資捍守不知當時何以僅築外牆而內牆馬路久已無聞設有不虞憑何防守其疎已甚迨雍正八年九月內蒙查議題請列

在香山等十一州縣應動公項修葺之內而前牧又不遵照估報僅議紳士量捐苟且補苴竟致城樓城門窩舖依然破壞馬路竟置不問即城牆高而無基亦旋修旋圮告竣無期卑州雖代庖之員而目擊情形不敢因陋就簡此所以有查案估計請動稅羨之詳也茲奉批飭該州城垣已經前州詳請捐修咨部在案今又請動稅羨銀兩修葺易干查詰仰再妥議另詳核奪等因遵查州城四圍盡須修理故前牧原估工料銀五千餘兩今再三核減尚需銀三千四百

一十七兩零爲數吉緊實非捐助所能有濟況已張弩之末勢難再加若聽補苴其外而頹敗其中將領圮立至非所以仰體　皇上不惜帑金保固金湯之至意今再請咨部動項錐似與前川詳報捐修咨部之文相左但州城緊要舊無馬路捐修僅在外牆守禦無資內圍合無據實將全城工費詳大紳士勸捐亟要未能成功報竣緣由再行咨部仍照十一州縣之例動公修築實爲萬全

此案雖屢奉駁飭後竟得咨達動項修築然則事應申上者固不必計目前駁飭遂退縮緘口也　自記

循例牧晉湖水等事議

查泗河發源泗水縣之陪尾山經曲阜西入滋境南繞郡城之東又西轉而南經鄒縣等邑以達於淮冬春則涓涓細流夏雨山溪驟集則汪洋巨浸也湖北[illegible]以來于城東五里許橫建截河石壩高七尺寬三丈長四十五丈下開五閘曰金口壩壩之上遊四十丈許西岸亦順建石隄高一丈七尺長十二丈下設兩閘導水穿府城而西曰黑風曰盞泗水漲溢則啟金口五閘閉風口二閘使水南達於淮泗水流細則

閉金口五閘開風口二閘使水由府城西出逕濟寧州逕於馬場湖以濟運道是金口一壩即攔水濟運之成蹟從未有別築土壩之煩也自雍正七年間重修曲阜　聖廟由府河運送磚瓦物料適泗河水涸遂議于金口壩北添築攔水土壩一道欲泗水涓滴皆入府河以濟一時之急不過暫動民夫捐工興築非同額設泉夫之屬給有工食每歲任役者可比迨次年冬初前任河憲嵇　檄飭疏濬泉源委員循照舊[illegible][illegible]泉夫居民工築而一時創舉浸以成例職

親詣履勘該處河身闊七十丈有奇沙土鬆浮即或
報興修一至水漲立即衝卸且河深水溜又無埽料
從空堵築實屬維艱是以每年動撥民夫輒至四五
千名而所派僅出南北二沙近城數鄉之居民值此
冬月嚴寒使之裹糧就役民情實爲苦累此鄉民程
伯亮等所爲連名公籲也職再四細籌土埧之設原
以杜金口埧之滲漏而金口埧距黑風口不過四十
餘丈與其重築土埧以杜漏何若堅堵金口埧以省
工職請於每年冬初行令泉夫購備埽料再於附近

之南砂北砂二社中輪撥民夫二百名即將金口埧
五閘洞口填築實土五尺與石埧齊再於閘口北面
帮築土五尺使閘口之土共寬一丈加以夯硪築實
則泗水既不致洩漏即民生亦不致過勞似於運道
民生兩有裨益擬合繪圖貼說伏候察核批示遵行
後本府明公謂此二處應歸入簡工辦理尤至當
之論并識之以俟有力者 自記

崇德堂藁卷之六

擬推行 聖諭條約 九條 代

從來撫綏之道教養兩端而親民之官其責最
重自雍正二年頒行
聖諭廣訓萬言諭於訓廸小民之事無不詳切該貫
綱舉目張但恐州縣視爲具文遂致宣講僅成
故事不知從此推行可以聯上下之誼察民情
之艱可以示風尚之歸挽澆漓之俗故有司之
循良茂著者無不於此見實心實政此化理之
本原也謹擬推行之法如左

一切實宣讀朔望宣講何地不遵然匆匆一到開
卷一宣督講者藉此博敷刻清談環聽者因此
承長官色笑其事已僅矣宜於在城講期之外
四鄉各設約所事簡之區鄉分四境循環諧講
事煩之邑官師承尉更相輪流宣讀正文之外
用本地俗語講明使共心領神會命講之餘官
長偶一親講使其聳聽樂聞講畢以後或就事
發明或推類開示苦心苦口不憚煩勞皆在至
誠體察出以殷懇小民自當感動

一化導有方考周禮有族正黨正之名今雖各處設有鄉長然不論齒德猥雜已甚今欲廣行化導必須分任有人宜令各鄉大族公舉老成孚衆且頗通文義者勿拘士民結呈州縣立爲族正給以戳記免其差徭族小人少者附於大族族正之內或數姓共立一人名爲約正每講
聖諭時各族正約正得坐官長紳衿之次所有後開事關風教應行條示之處令其各相勸諭情相親則言易入分相臨則勢易行長官或有事諮

詢則令地保傳至內堂相會命坐命茶出送奮下以崇其體倘有民間因事搆爭及諸不公不法事許族正約正秉公理處若必應質訊但令兩造狀尾各書經處姓名并用戳記以備稽覈仍不得牽連候審以重其望果能率導有方民安訟息者分別奬賞以示鼓厲或有挾詐懷私不厭衆心者卽令原舉之人首報革除另擇賢能充補

一廣爲風示孝弟爲天性攸關宗族爲一本枝葉鄉鄰則吉凶同患學校則師友同門
聖諭內已極諄切剴摯矣然空言不足悚聽風厲在乎躬先當於宣講事竣環列未散之時從容詢問令將該處善良各舉實跡如殷富之家有能孝養父母敦睦手足和洽鄉鄰或養志或讓產或善事父母以體親心或善處弟姪使得成立或撫恤孤兒從師娶婦或設置義田義倉義學普惠里閈或數世同居或發廩濟衆或捐修橋道不辭費或借貸貧寠不責償又或髫年立志

苦心講貫或閉戶潛養文行過人及貧家子能力田養親傭工撫弟家有孤孀而撫育得所孀女失偶而守志不渝或拾遺而不取見色而不亂各舉所知設簿記名近者召見座前面加奬許遠者傳言問訊以待後期其有八十九十以上恬靜守分之民亦傳見賜坐示老老之義視匆匆宣講卽散者其效必異

一首重儲積
聖諭重農桑尙節儉務本業諸條反復申明已極詳

切而非預爲備蓄恐難望濟臨時族正約正俱在約所宜轉相勸導各思積穀之方以備不齊之歲或同鄉共爲公所或合族自爲彩倉或富家數戶同設倉廒將本年有餘之穀貯之一處置籍登記公同收支如此歲歲蓄積即周禮餘一餘三之義所積既多本家或不需用亦可於每歲春間發借鄉族三分取息至秋收還又即朱子社倉之法既能以有益無更得積少成多然皆聽民間自行不過於約會時將所積若干稟明官長並不致稽查滋擾亦斷不別行調移果能鄉皆有積族皆有備即有水旱凶荒仍得保聚安居其益何如

一就事示懲人各有耻觸之斯動旌别淑慝古之道也

聖諭內息誣告禁非爲弭盜賊誡窩逃諸條實所包甚廣州縣理過事件必有各等匪人如理屈而健訟不休情虛而唆人架控者皆足害人身家或開場而放頭游手而聚賭者皆屬陷人迷宊

凡行竊衣物偷盜田禾者必將漸爲盜階若容留土娼曾犯姦拐者無不敗人閨閫法懲釋寧之後焉知不仍蹈前轍且焉知不有人效尤每宣講時宜地保喚齊令分班跪聽以别於平民講畢之後仍再三誡諭以動其愧悟三年無過亦許除名如相近地方尚有此等頹俗令族正約正嚴行傳諭諭而不從者令於次講時指名舉首提究庶免風趨日下大爲民蠹

一申明律禁查大清律內大目三十條細目四百三十六條無非欲小民奉法遠罪其中有尤關切要愚民易犯者如罵詈條內罵祖父母父母者即應絞罵兄姊者即應杖鬭毆條內毆兄姊者即應徒致折傷者即應流何等森嚴豈可視爲小罪且民間有動即罵人父母者人亦還罵其父母是與自罵父母何異豈可不自悛改訴訟條內誣告人罪審虛者反坐加等唆人誣告者與本人同罪雜犯條內造賣賭具者爲首充發爲從杖流販賣分首從流徙地方保甲不舉

首者滿杖。開塲誘賭。放頭抽頭者。分初犯再犯。杖徒加至流。凡犯賭者。滿杖枷號。又賊盜條內盜馬牛者。計隻枷號杖責至徒流充軍。窩家知情分贓者同罪。卽私宰自己牛者。計隻與盜牛同科。民間子弟不賭者甚少。而匪人竊牛窩宰者甚多。豈知律禁之嚴固至此乎。宜爲摘錄要條。粘示約所。族約正等講解化導。如有怙惡。公舉究處。又有事關倫常相沿弗悟者。如異姓爲子。是曰亂宗。同姓爲婚。是曰瀆倫。按以國法。均

當歸宗。雖習俗不勝律究。而後此亦宜改圖。務期官長時爲提撕。族約正協力勸導。以律自繩。卽君子懷刑之義。庶民風可返。

一。嚴查異教。輔世長民。惟賴師儒。惑世誣民。則爲邪教。愚民修廟祀神。建醮齋僧。多視爲善事。舉行此大惑也。居家孝友。存心忠厚。自求多福。何俟禱求。若倫理有乖。存心忌刻。卽本心生機已亡。豈神明所能佑助。况淫祀無福。邪行有禍。故

聖諭有黜異端一條。且律禁小民私創寺觀菴院。私度人爲僧道。及僧道修齋設醮。拜奏青詞表文。祈禳火災等事。師巫降神。符咒扶鸞禱聖等事。民間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等事。皆有應得之罪。如果善事應行。律內何必禁絕。而愚民大夢羣迷。豈不可憫。倘有無賴棍徒。倡立邪教者。諭令族長約正等。立稟查拿。族中或有誤信。立卽禁止。外來師巫等人。立卽驅逐。將一切修廟媚神之費。可以活族周貧。卽衆人演戲酧神之資。亦可完糧免比。一轉移間。而改邪歸正。

其益亦復何窮。

一。解釋忿爭。教莫先於禮讓。其反則爲讐忿。故明禮讓與解讐忿。

聖諭反正相足。一事而三致意焉。有司卽未能與仁講讓。以惇淳風。豈可不禁暴息爭。以免滋事。每見人命之案。或以數十錢而致毆。或以一兩言而相鬪。釀成大禍。亡身及親。悔可追乎。宜令族正約正等。各束子弟。各諭鄉鄰。遇有小爭。卽時勸釋。倘有墳山水利田土勢衆難結之事。爭豎

已成者亦令立即稟官以憑彈壓官長或親臨
下鄉或委員選役先令息事靜候隨即虛衷勘
審果能公以生明自當讓以釋忿虞芮問田豈
果古今人不相及哉此亦宜於講約之日頒爲
飭諭防於未然庶幾化大事爲小事即可挽頹
風爲淳風豈不有益
一實行保甲按保甲之法十家爲甲十甲爲保縣
設大小門牌隨時稽察法至善也乃
聖諭諄諄提示或猶視爲難行如謂造册煩瑣則奉
行日久册應早具矣如謂查點費事則師尉分
任亦未必難周也况保甲之行不在按册點名
而在檢查舉報律內凡不公不法賭博竊盜邪
教等事保甲應首不首者均有連坐之條宜於
宣講時申明定例徧行傳諭一有事犯例應責
之保甲者依律責處則自愛身家之念必勝於
瞻顧徇人之心行之既久咸知法律當然被首
之人豈敢怙終報怨且保甲法中亦可令各名
下地丁數目均造入册從此清理錢糧的名自

納順序分里以合實徵無不可漸次舉行愼勿
以具文視之使覘政者歎有治法無治人也
以上數條皆推行
聖諭之實事論者謂三代而後無教化又謂刑罰無
乖爲刑罰中教化竊妄謂治於已然之謂刑道
於未然即謂教果能力振風猷悉心化導自非
粉飾之政鴟張之才所能步其後塵也

條約多士 六條

士民之表也業已特趨儒術即當逈出凡民藻身以
聖賢爲徒畜德惟誠敬是志孝友者百行之根本醇
雅乃六藝之權輿經世先以窮經立體於焉達用果
能言坊而行表自足正己以服人至於吉凶宴會之
禮寧儉勿奢崇正黜邪之心寧嚴勿濫與一切應行
應禁事宜縣令於鄉諭諸條已有成言矣多士蔚爲
人望可勿躬先所期不爲俗移力端化本實有厚賴
焉

人自有生以來即履君之土食君之毛服君之教深
仁厚德自祖父被之上天下澤無貴賤同焉不待身
在朝廷受職任事方爲君臣義定也即諸生衣衿廩
餼孰非君賜官師敎迪科第榮之孰非君恩所可少
伸寸報者僅此正供無多耳若復延緩不前何見忠
君之義況奏期有限考成難寬原有不容終緩者乎
多士盡力急公如有破限多完更初限全納者即優
行之一端縣令將於開征日備鼓樂酒醴以待
學校固公論所出而大公之地或啟樹私之端如今

是一事倡之者每多起於私怨和之者何嘗出以虛
衷此類風也　朝廷陳言之律上自臺省下及百工
技藝皆得奏聞惟于生員則曰不許一言建白一以
端士風而厚其涵養之氣一以杜黨援而示以公忠
之鵠望之厚故禁之轉嚴耳夫公者自公一人吾往
私者自私多人何益理之一字衆無加焉多士曷勿
三思

諸生類知養志長吏孰不式賢乃或以一體之好辛
至匪榮伊辱交惡交訕必非一朝々之故也每見士

不自重健訟成風輒以雀角細事不恥長跪縣庭質
訊之際氣既多驕是非已分理復不足以此取宰官
之輕忽受衙役之笑譏平情論過士得不載半去乎
間後或事果切已不容徑已者先白庠師掛號轉達
勿自入公門以全士體事之曲直縣令自有公評斷
不肯容彼僉類辱我斯文幸各自重以別于蚩蚩之
愚氓可也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行不返躬何望文能載道乎多
士素行之醇疵可於詞訟多寡正供完欠徵之文藝

之優絀可於歷年考案驗之其有閉戸潛修若學未過者期訪諸輿論而物色之矣交代事竣大綱粗立將舉行觀風拔其尤者卜期月課要諸久焉詩古各體務書所長巵酒論文各抒厥蘊果有大雅不羣自當逾格相賞

一[illegible]文[illegible]今揭二榜於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予雖不敏竊慕斯風自今每月朔望謁廟時多士有能道邑中利病及縣令政事之缺者各以密函相投所言善將擇而行之即未善亦秘而藏之所言即用者固

樂藉此嘉謨所言未行者或又別有苦心彼此各抒至誠庶幾共忘機械夫自命甚高者多所鄙夷每不屑旁採自處太汚者豈無內愧宜不樂多言予自揣無是也示我周行跂予望之

廣念祖祉條約

家廟以敬宗義田以收族理家之大政也前撫淞伯父嘗爲念祖祉約若干條茲予偶檢犀川先生閒家編擬爲宗祠儀節義田規條計十有三則以廣其意敬與族中尊長暨卑幼約敬宗收族共篤斯義倘可量力擴充請以今日爲基

一建祠堂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敬齋胡氏曰古者禮不下庶人非禁之使不立廟也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故祖廟難立

但薦於寢今富家田地居址　朝廷無限制當創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犀川王氏曰古議禮家有宗祠又別有祠堂重宗法也今宗法不行祠堂即宗祠矣大約衆建合祭不區宗子庶子統名曰宗祠　今擬家廟曰王氏宗祠蓋禮有百世不遷之大宗與五世則遷之各小宗今宗法既不行又不能家皆立廟則凡我始遷祖以下之子孫有願設主於廟者聽之雖不必衆建而可以合祭

一置龕　朱子曰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易世則改

題主而遞遷之　禹航李氏曰宗祠立五龕中龕祀百世不遷之祖其餘四龕分祀四親親盡而祧　犀川王氏曰文公家禮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爲上自西遞列而東今多以中爲上分列五龕以板隔截各垂小簾於外　今擬置五龕中祀始遷深邑之祖自鄉遷於城中之祖配之皆百世不祧旁四龕祀本家之四親各龕內男左女右另東西二櫃各爲一大龕族人欲入廟者聽其置主於此就各塋以分東西

一通祭　程子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　朱子曰今士庶人家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僭又曰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剏自伊川所以使人盡追遠之義　犀川王氏曰朱子作家禮多取溫公而此冬至立春二祭則用程子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小學亦載程子之言借曰家禮爲未成之書小學則已成矣又雜見於語類及答或人書後

儒疑祭始祖似禘祭先祖以下似祫夫始祖所自出則不敢致祭而始祖則何嫌何疑也　今擬歲三祭春淸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初一日俱依我家念祖社舊節庶合於俗不駭衆也晨祭於廟以羊豕別置筵祭於墓筵各五器或三牲祭畢仍合宴於廟

祔祭　朱子曰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又曰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爲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旁一邊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旁邊兄弟嫂妻婦則祔祖祖母之旁又曰程子謂庶母不可入祠堂然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祀又或庶子能承祭祀幹蠱傳家則庶母入祠享祭亦得禮之變　犀川王氏曰祔附也謂不得專享其祀但祔之於祖以受食而已中庸或問云自吾父祖曾高謂之正統其伯叔父母及衆子兄弟皆吾旁親此祔位蓋指旁親之無後者耳若有後其子孫自祀之此則不祔又曰昭祔昭穆祔穆卽孫祔祖龕也其主列龕之兩旁男左

女右不用櫝亦可若孫死而祖在按禮宜祔食於祖龕妻死夫之祖母在亦然又曰祔殤之法無服之殤不祭七歲以下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八歲至十一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十二歲至十五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十六歲至十九成人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皆禮以義起者也　今擬應祔者依禮祔祭各龕庶母之祭惟其子之克家者得與

祧主　禹航李氏曰四親之主親盡則祧第嗣續日繁各派尊卑懸絶何能分別四代又安所裁據

而遷也況宗子主祭多屬卑行助祭尊長或儼然有四五輩臨之則彼現存之身已在應遷之列倘相繼物故將因親盡而不入廟乎抑纔入而即祧乎將狥情留祀而不遵祧法乎予嘗計之目下惟由宗子逆數而上至四代爲准其他支派纔別當以各支現在子孫推其分之極尊者爲主各計其四代盡則遷之至各支又分別子亦復如是論世庶人得奉其四親以展孝思　犀川王氏曰祧主則埋於墓近世以傷動祖冢爲忌故特設祧閣以

遷之今或世遠不祧雖然鱗堊一龕責之則曰情弗忍也嗚呼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適見其弗知義而後且窮於勢也又曰祧遷之義若出類邁族者可盡遷乎考之於禮凡能踐修厥猷恪愼克孝及植德殊邈堪爲矜式者皆當配享廟庭如古鄉先生之有道者歿則舉而祭於社之類鄉人猶企慕之俾令血食況我列祖乎要在詢謀服衆勿狥以私可也　今擬本家以最長者計四親族人東西龕照塋分二支每支推長者一人計

其四親若分雖長而其人不賴歿而在屛不入廟之列者另擇次長推之祧閣置於各龕之後上高於龕應祧者於新主入廟之前一日設祭告祖奉主登閣若鼎祀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祠與實有功德越人者既秩祀於國必堪配食於社況私家之祭乎皆配食始祖而不祧

一特祭　程子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　犀川王氏曰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故凡祭皆吉服而忌用縞素凡祭皆飮福而忌獨舉哀又曰

凡祖父生辰生旣有慶沒寧敢忘感時悽愴倚閭有之然不必如忌日之不吉服不飮酒又曰凡生子滿月告廟主婦抱孫同見凡授官仕者主祭若仕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入泮及鄕會試及襲廕俱同凡受封遥謝闕庭告知家廟又曰追贈之禮朱子云近世焚黃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祇告於廟疑爲得體但近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今欲改題於廟焚黃於墓改題之禮前期令善書者以黃表紙錄制書又備告辭祝文各

一通設香案於所贈之主龕前設題主案於正廳備淨水刷子膠粉盞新筆墨至期宣制辭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焚黃之禮前期墓所先搭廠陳設祭禮是日奉謄黃制書於綵亭內鼓樂前導至墓所先讀祝祀后土後告墓宣制辭　今擬凡祭皆於廟惟忌日之祭當移主前廳專祭追贈禮亦如之若歲時公祭之外私有獻於其親者各致於所祭主龕之前

一不應祭　朱子曰出母入廟決乎不可爲奉孫者祇合就其家拜之若相去遠別設位拜之可也　犀川王氏曰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禮而倚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貶其主不祀又曰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亦聽收養卽從其姓然此恐隕絕性命本非血屬何有於宗祠之祭　今擬凡族之不肖子若盜若淫行內亂若賭而不悛之類是爲辱先宜屏不與祭沒亦不許入主於祠若異姓養子生不許入祠沒並不許入塋

一墓祭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爲不可然先正皆言

墓祭不害義禮又曰俗節之祭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殺於正祭　犀川王氏曰墓祭俗用清明除草棘添土可勿拘古之不墓祭也　今擬仍依念祖社舊儀以清明等日三節爲時祭而祭祠之後乃詣墓致祭

一祭儀　伊川程子曰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犀川王氏曰家廟中以有事爲榮以嚴肅爲事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唱禮可使冥頑者有所感發

幼穉者亦漸知禮儀又曰凡祭時各宜虔誠肅儼如祖考臨之在上毋閒言毋跛踦毋回顧毋咳嗽毋嘻笑毋揺扇聽贊禮者唱肅靜方下聲靜方止庶不致參差此宜先期演習者也又曰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又禮云男[illegible] 亦老不與於祭或自欲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又如伯叔尊長年高不能隨班者先行四拜禮站立於旁以觀子姪或有失儀即爲衆出其年幼有疾者俟禮畢叩頭如甥及壻若在自當迴避俟祭畢另拜不得與衆

同列又曰古喪者不祭然卒哭之後可徵彷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 今擬廟中以本族生員監生及童子明通者爲贊禮每先一日習儀餘依犀川之說行

一祭器 朱子曰置祭田具祭器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 犀川王氏曰一應合用之物立簿貯鎖不得他用禮云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今擬一切祭器置櫃藏祠之東廡祭則取用不他用不以假人

一宴會 朱子曰凡人家須月爲一會以合族每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 劉氏宰曰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盃酒從容間豈小補哉 犀川王氏曰宗族爲宴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一月也其物則時祭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蔬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五行爲節

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穉子猶位乎上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 今擬元旦祖廟拜祭後皆即廟而拜先尊後長以行輩爲先後每節祭之後亦皆序坐而宴

一祭田 朱子家禮計現田二十之一爲祭田 犀川王氏曰今祭田亦不拘多寡各量力必宜常稔之田既捐之後刻石田間以杜私賣 今擬於義田中以三十畝爲祭田或另置井田十畝亦可以

薪致祭之需歷年所餘爲修葺宗祠之備其修葺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若族人自始遷祖以下之子孫有仕者各量捐百金以下隨時修葺或欲更擴祖廟益其田皆所不靳雖不仕而富而好禮知報本睦族之義者悉得量力自盡

一義田　宋范文正公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昏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

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娶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　按文正之法於嫁女者似過厚於葬者似稍薄至再嫁者似不必定應給之數　今擬先置義田三百畝且擇族人最貧者助之如文正義田法日食米一升幼者半之十日一給春則助有麥有秋則止或來之亦給嫁女者約十金聘婦者如之初喪者六

金葬時十金幼者半之疾病者量給醫藥養贍之資歲有所餘仍爲增置義田之費或置義學田以教族之子弟再有餘則置義倉以備荒年置育賢金以助大小試之乏資者皆所以廣敦睦敬祖宗也其事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其數當請於官梓入縣志使後人永無私鬻之弊

家訓三十六條

知有天理人欲四字品便不同能進勸善規過數言

人即可友

屋漏之神祇在此心帝天之尊不出吾性

玩忽時要震驚此心煩擾時要靜息此心

不可告人之事即不可自問之事已所難堪之事即

人所難受之事

無論富貴貧賤之境當存憂勤惕厲之心

從容而不能振作者臨事多疎有爲而不能有守者

問心多歉

驕人之事不可爲畏人之事尤不可爲拂人之事不

可爲殉人之事亦不可爲

偏聽者不論言之虛實盡覺可從當至骨肉爲讐偏

惡者不論事之有無盡屬可疑不免淳良受害

[illegible]厚中之精明自學問得來精明中之渾厚自涵養

得來

班白後尚聞過貴於耄親此極難得之境少壯時[illegible]

無規過之良友方大可憂之事

君子有不欲上人之心豪傑無甘居人後之志

應敵之兵不可無侵敵之兵不可有

發人之惡問心終覺難安矜[illegible]觀或爲抱愧

居家日糧賦開征即先完亦是忠君之一事作官時

詞訟年終必審結方慰勤民之素心

觀人於其誠任人因其才

人有不能自持之時當如臨崖勒馬事至必不可

之際須知遇飈停舟

橫渠太虛之理須參透本體游氣究竟三層康節先

天之學宜看實皇極經世觀物六字

勸人父慈子孝纔是人心欺人寡婦孤兒必有天譴

骨肉間淡漠不相關者其人即不仁朋友處依違無

所決者其人必不忠

不幸莫如不聞過不肖莫如不知恥

平居時仁禮忠一不自反衹以氣質凌人何其壯也

沒世後德功言三者無聞遂與草木同朽豈不哀

哉

周旋世故無反己工夫終非君子保全身名無同人

氣象亦是小人

施德而沾沾自言矜爲君子凌物而揚揚得意是眞小人

存心忠厚者縱少積善之行繼嗣每多後福言語刻薄者卽無害人之事子孫常有餘殃

訂交取諍友勿取諂友作宦爲賢員勿爲能員

義原非二理不義必其不仁孝友本秪一事不友卽其不孝

交之無關人心世道者不必作事之無益國計民生者不必爲

學必始於無所爲否則百鍊千鍾都成假相理貴窮其所以然反是連篇累牘總屬浮詞

仁者不多言然當言不言謂之懦勇者不甘退而可退不退謂之瞽

人生一息尚存勿忘進德修業之事此志不容少懈秪在提撕警覺之間

有講道論德之友有勸善規過之友若談笑往來都非正人則見聞日陋有省身克己之功有講習討論之功若日用行習全無實際則品地必卑

讀書要體貼到自已身上來處事須體量到别人身上去

經籍之精深正以示人須當虛心探討庭訓之嚴切無非爲已尤當刻意聽從

凡遇尖刻忌巧人惟以誠慤不欺處之人有囂凌騰沸時當以老成厚重持之

强梁狠戾者必非孝子忠臣婢膝奴顏中安得端人正士

讀書不求甚解當求眞解爲治不在多言貴在踐言

訓蒙雜言五十二條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春木也夏火也夏季土也秋金也冬水也

四時運行爰有干支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天之干也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之支也始於甲子迄於癸亥干支遞乘六十而週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河圖也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洛書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

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天之位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後天之位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言先天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言後天也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共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相繼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今坎離錯綜三十卦畢（乾渠焉反　屯張倫反　比平志反　否備鄙反　觀官奐反　噬市利反　賁彼僞反　頤以之反）

咸恒相綜。遯大壯。晉明夷兮家人睽蹇解損益夬與
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綜兮漸歸妹豐旅巽兌
渙節是。中孚小過兩相錯。既濟未濟綜須知。遯徒困反
蹇紀免反解音懈夬古快反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事之幹也。
愛曰仁。宜曰義。履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
於賢否也。
天有恒星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
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為天之
體。以紀天度。
日月之外。厥有五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此二星者
附日而行。火曰熒惑。木曰歲星。土曰鎮星。七政以
明。

地有九州。亦曰九圍。曰冀兗青。曰徐揚荊。曰豫梁雍
又幽并營。以為十二。
人有五倫。亦曰五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人有五事。近取諸身。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聖人立教。刪述六經。詩以道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
謹節文。易以開物成務。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合
之樂。以垂訓萬世。

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
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比事屬辭。
春秋教也。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
詩有四始。又有六義。關雎國風之始。鹿鳴小雅之始。
文王大雅之始。清廟三頌之始。曰賦比興。曰風雅
頌。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風。詳

小雅與大雅。周頌魯及商。
尚書托始放勳。重華。典謨誓命。由虞及夏。周誥殷盤。
佶屈聱牙。古文今文五十九篇。帝王之後。秦誓終
焉。
二戴禮記。周禮儀禮。是爲三禮。冢宰掌邦治。司徒掌
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
掌邦土。是爲六官。儀禮十七篇。士之禮也。
易奇而法。二經十翼。有卦有象。象爻繼之。文言繫辭。
說卦序卦。訖於雜卦。自乾坤始。

春秋編年。魯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二百四十二年。春王正月。終於獲麟。
樂學失傳。律呂無存。六律之目。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六呂之目。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鍾。律陽呂陰。以正五音。
五音之目。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加
以變宮變徵。是曰七均。羽去聲
帝王之治天下也。和以五味。制以五禮。教以三物。齊
以五刑。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是爲五味。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
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以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
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千。剕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
三百。大辟之刑。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皇帝五霸。世有升降。盤古而下。爲天皇氏。爲地皇氏。

爲人皇氏。是曰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曰五
帝。禹湯文武。是曰三王。齊桓晉文。秦穆宋襄。與楚
莊王。是曰五霸。
春秋之後。三家分晉。强者七國。曰齊秦楚燕韓趙魏。
卒併於秦。亡秦者楚。
自漢以還。紀事以史。司馬遷作史記。班孟堅作漢書。
范蔚宗作後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君臣作
晉書。其後曰宋南齊梁陳。是爲南史。曰魏北齊周
隋。是爲北史。唐有唐書。梁唐晉漢周有五代史。其

後曰宋史曰遼史金史其後元有元史明有明史

古之聖人天地合德名世之儒道通三才蒙以養正聖功伊始記誦之學雖淺非鄙不學面牆可無戒歟

今所傳三字經不言何人所著廣東新語云宋末順德區適子所撰區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考書中序至宋末似不誣也然三字便于訓學旋即屏去余為此則成童亦宜知之自記

條諭州縣敬應京藩憲李命　十二條

為披誠布悃共相砥礪滌夙弊以清吏治事照得制符涖官先以民生為重而親民之秩尤為閭閻所依本司久任二東復叨秉藩全省耆髦月於茲矣所見牧令諸君子愛愷字民者固不乏人而概論通省吏治尚多未澄之弊昔人官箴謂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愛百姓如妻子本司每欲以家人之誼與同事相周旋而因以致其視民如子之誠故接見之際不憚諄諄指示隨事諮詢無非期於默爲潛孚共凜官箴乃邇者悉心密察竟有付之充耳或面從後言者茲再縷悉太略以平生心版所自銘為同人座右之明鑑群矢切磨時勤觀省條列於左

一虛誑不實之弊持躬應務莫要於誠而立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先儒云真實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人能體認一誠字則人為端人學為正學政為實政即言亦為衷言若言不由衷即其人可知其心可知而學術政事又何問焉本司每見州縣中

有涉於尖浮者有近於率肆者資性所偏皆當各
自省改而莫如虛誑之過爲尤大或以不根之事
隨口騰那或以形影之言任情鋪敘或以揣摩覬
覦之心預行其譸張變幻聽其娓娓而談似乎事
理可據及確爲稽核往往子虛烏有竟若空中樓
臺此世道人心之隱憂官場之大蠹也本司不難
面爲斥絕但素不欲爲其已甚故明切示知以言
語爲心術之端倪心術爲吏治之根本而不誠實
第一大弊亟須猛醒

一私行那移之弊錢糧各有款項絲毫難容混淆而
移此那彼掩飾目前之計州縣往往不免查各州
縣應存之項或前任留交在庫未經詳明者或奉
行原自有案未及解清者或上司現在行提尚未
措解者諸如捐監糴穀倉費籽種空缺養廉等項
及種種不一皆任其移那輒稱有抵夫使有抵卽
可私自那用則那移嚴例何至幾與侵欺並重乎
又查州縣勢須預支之項如浮額孤貧獄囚口糧
衣藥遞送人犯解送流民及賑案盤費紙張之[illegible]

皆須俟核明咨部覆准始能給領以此抵彼往往
有之然亦應詳明請抵然後陸續歸款方爲清楚
又如　大差應銷應領數目尚待　部核而從前
借抵未清之項勢難久任空懸乃每至官有更易
不免前後兩歧更延時日不知在一州一縣爲數
似乎無多在司庫彙總核計懸項大爲不少烏容
久置勿問今與各州縣約限一月內卽將存庫應
解各項逐一徹底細開註明事由再將欲抵各項
逐一分析開列註明有無詳過奉批月日後結總

數具文列冊明白詳請本司彙核酌奪如此次尚
有遺漏蒙混後再查出卽以那移例論非惟上下
款項秩然亦所以杜虧空之原也望速勿遲
一交代另案歸結之弊查州縣那移之項所在多有
惟至新舊交代乃清理錢穀之大界限故定例取
結報部正欲前後釐然徹底核計無一不清近者
於未清之項輒以另案歸結塡入文結此弊混之
一端也倘果事關通省未定之案前官實難遠清
者應於到任之初卽詳明請示候批遵行若此後

於交代文結仍前蒙混者創以新任遲延揭參斷
勿玩視自誤
徵收重耗之弊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終歲勤動登
足沾體粒粒皆辛苦絲毫其脂膏也諸司牧孰不
自田間來而一旦忘之於心安乎況以窗下書生
一旦乘輿辟道父老自稱子民紳衿尊曰父母夫
父母而不能子其民反欲竭辛苦之脂膏更於心
忍乎近如一四耗羨之外多取厲民或無此烏喙
救飢鴆漿止渴之流然如奉行一錢以下許民入

錢每錢正耗折大制錢一百文原欲便於窮民俾
免傾銷包封各項虛累非覗收銀稍浮便於官役
積少成多之益也而州縣遂有專以此牟利者胥
役亦從其所好而甚之定數之外多收錢文又如
米有正耗按正數以算耗數原欲使小民易知而
州縣遂有正米一收耗米另一收且或先收勺次
收合次收升斗者民米既多合勺零星之數耗羨
更又零星遂於此牟積少為多之利與西山先生
云既以脂膏供爾祿可無痛癢切吾身志在巧取

者當三復此言并即貼示收銀收米處所上下遵
守使民共喻庶足為民父母
一縱役害民之弊充役之人往往最黠亦最悍而其
心則知利不知害且即明知有害而不憚以身殉
利者也然其舞弊戕民之事官所不知者十之八
九所知者不無十之一二知其一二而又不亟為
懲儆其勢將無所不至原其所以大抵剛斷者有
駕馭自我之意則謂其不敢柔懦者有憫其貧窘
之心則有所不忍甚者胥役親而士民踈不無徇

庇之私又其最劣者在已不堪自問方藉胥役以
集事遂且憚其反訐之害而不得不隱忍以姑息
非皆知而故縱之謂乎且胥役既相為依附久之
必且內外相通家人更與胥役比盇彼黠役者始
以小勞中其意以小利歆其心以小弊箝其口而
後一手握定使不得不帖耳相從於是官亦不復
知役之害民而堂上木偶一任牽為傀儡矣以故
催科陰吸民膏詞訟明戕民命甚則辱及紳衿虐
及婦女一切公務無非弊藪凡所施為皆玷官方

其害有難以名言者試看從來害民之衙蠹有能善其後能長其子孫者乎一人之身作孽如此況合數十百人之孽作自一人而謂後必無患果誰信之易曰小懲大戒小人之福自受者慎勿稍存護庇之見害其身名貽笑於通省可也

一倉穀糴糶之弊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全在牧之與時消息為民生國計而不沾沾為身謀查本省倉貯曰常平曰監穀曰截漕易米皆公廪也若商輸若社倉則捐自商若民而無非期於益民者

也然而出入之間其弊非一如奉撥南漕米質多鬆浮又經船運不無作弊攙水之事勢難久貯與監麥亦難經久者自應詳明前由隨時糶糴借免致霉變若本地所收米穀原可久貯但宜守存七糶三之例以權出入而畏累者或不應糶借而有心開脫或應糶不糶而思免再糶又或平糶之時先減報上穀價應糴之時又豫增報上穀價以圖臨時自便矣自為之意多即為國為民之念少矣毋斯民之義公爾忘私之理尚一有可問乎其各思之勿為斗筲之人而後可

一詞訟有准無審之弊州縣頭銜曰知某州縣事州縣何事民事即其事耳而民所視為最切者莫如詞訟雖田土戶婚等事非命盜大案可比然非公進剖斷則曲直不分忿爭不息或釀成大案故必於批准集訊之日隨到隨審即審即結當堂立斷抑強扶弱則訟息而民安語云一人與訟一家賊憂況一案中原被詞証干審共若干人兩造戚友關心往來者又若干人一日不審則廢業失時固

不待言且准不即審則承行之書吏不無嚇詐措索之弊承票之原差不無鎖帶戕辱之弊或拘押不放或株連不一積案愈多審理愈難彼其憒憒之狀惘惘之胸即勉強堂上一坐亦不免含糊苟且笑柄百出矣自問平居論事許身云何而叢脞一至於此先儒所嘆以不聽訟為無訟之法此其人耶幸各一自省察打起精神寧少准而勤審勿畏煩而自阻久之漸次清理自必案無留牘心有餘閒不然闒茸二字百喙奚辭何不計之早耶

一聽斷不明之弊書曰惟明克允易噬嗑賁豐旅四
卦皆及刑獄亦以離明之德無遺照炳然明生於
公而公由於虛兩造之詞各逞虛誕千審之証或
多左袒一有不明則是非倒置曲直驚亂况更有
是中之非曲中之直欲其準情酌理鑑空衡平尚
可得乎故聽訟之法先明律例比附參核則古人
制刑之輕重所以稱罪之大小者先了然胸中臨
時更必閱卷詳悉披覽勿厭煩雜於兩造詞中以
我之針迎彼之芥卽於兩訴詞中以爾之矛攻爾

之盾再於兩証千審詞中尋其間以酌其情則情
僞之能遁者當亦鮮矣故愛民者居官之大根柢
而聽斷者理務之真本領無如各州縣往往律例
高閣罔知講讀復不肯閱卷於臨時僅恃節畧闇
頭爲當堂應付之計至所問情節有變則茫無主
見憑臆剖决甚者嚴刑以逼供喝罵以杜口况如
兩造所有之契據存房應查之册卷又焉肯當堂
面閱一一虛心查核以得其確然之情僞乎哉此
不明之由也而不明更由於不公不公則中有所

私且更由於不虛不虛則謬執成見甚則好惡之
所偏情面之所徇皆足累虛公而淆其明若不肖
而至於受賕是不待教而誅者本司所不忍言矣
一或有此必且當幾不能立決而有拖延之累斷
後不能立讞而有翻控之擾審畢不爲銷票而有
押帶拘留之苦律以溺職之名何辭以自解免焉
一猛醒改爾前轍
一鄉地科歛之弊民之黠者莫如衙役其次則鄉地
也城市之黠及鄉之最黠者率寄身於皂快壯丁

鄉民之黠者率充應爲地方鄉保蓋此等鄉役民
之謹愿醇直者所不肯爲亦不能爲其爲之者大
抵素不安分而與衙役相熟識故平日鄉里親族
之間未嘗不休戚相關而一充鄉役則其心頓與
辦差之衙役相比何者藉公以行其私而損人卽
以肥已也今　功令森嚴州縣凡有所需皆應實
價平買或亦不無假名公務取之民間者不知差
役一至鄉間則鄉役表裏依附遂屈指某鄉若干
戶稍得饒裕者凡幾家指一派十分別歛取彼土

民畧有身家豈肯獨與為難甚則饒裕者得以賄免遂又按戶派之窮民役貧弱愚農方且視官如天視役如鬼又安能以些須之物力遠赴公庭一為告訴乎然音響形影之著未必盡無聲聞也而憤憤者又置若罔聞且或以言者為多事而面斥之嗚呼亦思彼所科派者意出何人耶如彼之私亦爾之尤如實出于爾則當何以處之耶想諸牧令平居時聞見此等事未必不痛心疾首一當其境遂頓忘生平其心何心尚堪自問否法行自近正人以已望之望之

一賑濟之弊近歲來東省時有偏災賑恤酌有規條久已分發在案夫災民頓失生計飢餓流離生死須臾必急為勘查急為撫恤期於無濫無遺全在查賑之員不憚勞苦於定例四十五日寬限內鄉曲村角處處身親履勘斯為實心辦理前此牧令暨佐雜委員等竟有以鄉地報冊為憑街頭高坐點名給票甚或徇情吊繫濫行給發而偏僻小鄉人所難到之處反不留意至災民之弊或多開戶數

一家分為數家或捏報口數數家互相頂冒或將家中空房處處填入假口或將屋旁隙地暫時搭蓋草房虛安牀灶而實在孤獨鰥寡老病愚弱之民不能夥同粧點遂亦不得均沾實惠皆由不逐鄉親查但照冊少給口數謂之減口不減戶以為無濫焉知所遺已多乎抑或賑日賑所不先示知至有恐飢守候又或極貧次貧未得真確以致災黎不平州縣既無實心委員更屬隔膜而胥役效尤鄉地承風又何詠焉皆由無痌瘝一體之心故至於此誰將一人手可掩天下目勉之慎之其遇災而懼哉

一捏災冒糧之弊匿災有干嚴例一遇鄉民報災自當立行勘報然如偶然一村一隅偏災既鄰鄉皆屬無恙則此地必非重傷又如春夏偶有災祲須照例再看秋收臨時統為酌量皆不得張皇虛詞希圖冒賑至例應賑恤之中或不無心存冒混將無災之所亦入災冊又不無意在侵吞將無戶之口列名冒領者倘一有此弊本司當立卽揭參斷不姑

容特於災賑之外切爲指示免致不肖之員自貽伊戚

一玩視隄防及私修之弊東省有九河故道及沂沭汶泗濟河等水而運河尤關重要所有新舊堤埝足衛民田廬舍苟有愛民之心自當思患豫防又不可存利己妨人之事每於伏秋汛前補其殘缺疏其壅滯塡築水溝浪窩修理往來馬路督率近河鄉民共保無虞至伏秋汛時偶有山水漲發或霖雨水溢又須相其險要防護搶修勿致漫溢衝

決又如石戧各工偶有圮卸亦宜不時砌築俾備捍禦皆所以實心爲民防其墊溢不應委之該管佐貳亦不宜以前官已成之功稍有漠置歧視之心也倘一不謹致有泛溢人民受害成績墮毀誰爲厲階可勿警心乎至於鄰國爲壑古人所訊曲防是禁伯主申命疆域雖分誰非赤子胥溺載及誰甘忍受故卽民間爭水往往致成大案苟聽境內之民私築隄埝遏絕上游雖此有可藉之名必彼有受害之實全在開誠布公善爲誨化倘勢難

阻抑亦宜立稟上官委員確勘如果無礙於他境豈肯不予其自防而狥民之私悍然不顧則斷斷不可也若秋成以後卽大修之時凡有水利州縣更須率同管河佐員遍行踏勘虛心商確將應修段落逐一登記嚴諭河夫埝長人等或按地畝攤夫或照戶甲公派一循相安之舊例同爲綢繆之先圖牧令治邑如家當視愚氓失業一若予室漂搖先賢所謂民事不可緩者今日實爲體貼乃見字字肯綮否則何以稱讀書人耶其各思之

以上各條因近日確有聞見故不厭切爲指陳諸凡人置之座隅逐一檢點或諸弊未能洗刷或一事尚留根株務期以苦口爲已病之良劑以逆耳爲省身之先資倘能俯仰無慚自必人我共信本司晤接之時不勝嘉予之殷何事規戒之語　大憲考成之日但舉卓薦之典詎需參劾之章上下一體弊絕風清非官方之幸事哉言淺意長不盡致望

條論鄉民十八條
為政所先在易風俗而去民風所敝宜有倡率之人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鄉之望屬焉今令爾鄉保人等會同紳士公舉方正曉事者二三人俟當堂驗明選一人為鄉平免其徭役給以印照大族則另舉族長凡鄉族爭訟許以理勸處不法違禁等事許指名公首逕充之日本縣備花紅鼓樂公堂賜酒以重其事如或辦事不公妄舉之人同坐
人生大節首重孝弟乃身所由來至性發露之處人

獸關頭於此焉分　聖諭敦孝弟一條於事親事兄之道詳矣大清律凡罵祖父母父母者絞毆者斬毒有犯同罪罵兄姊者杖一百毆者加徒毆至折傷者加流示後鄉民有不孝不弟者許鄉平族長會集公所家法責治如有不服及再犯者聞官重處
男女婚姻宗祀所係一生苦樂由之爾民須嫁娶以時男娶妻不許在十五以內女出嫁不許在二十以外又須年齒相當寧男長于女勿女長於男致有生嫌令怨漸生他變至貴賤循分之所宜厚薄稱家之

所有不許過索財禮多侈衣裝至民家使婢亦父母之女且亦同此情也有年逾二十未嫁者將使夫婦道乖保無淫泆風行乎許鄉平地保聞官勸令歸宗遣嫁
婚姻子息人生大事若婚媾不協嗣緒非人與訟起事恒必由之瀆倫亂宗咎尤大焉律凡同姓為婚養異姓為子及以子過繼與異姓者罪皆杖各離異歸宗除已往不便盡究外嗣後爾民人結姻勿以同姓無子者必過繼一祖子孫先儘近支後及遠房要皆

一祖之血胤也違律妄為本縣必不能屈法以伸情何毋眘之於始
養生至于送死方畢父母之事擇地之說古無有也世俗仁孝不明昇棺而厝者輒逾歲時爭墳而訟者恒罹法網不知輕置父母之骨骸重求子孫之榮貴于心宜所不忍不然而桐棺暴露骨冷肉寒風雨蕭索魂魄無依其子孫熟視而顙無泚尚足為人乎大清律有喪之家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塟者杖八十示後限三月各謀穳塟過期事聞

於官定依律治罪勒限瘞理
同鄉共井非親則族其貧難疾病死喪者宜為賑恤
雀角爭鬬者宜為排解孀婦無依者宜為助養子弟
欲讀無力者宜為敎誨男女嫁娶違時者宜為周給
如有力行善事或開設義館以訓幼學或公置社倉
以備荒年或施地義塚以資瘞埋或力修橋道以便
來往凡如此類鄉平地保人等公同報官覈實給匾
致禮並免雜役以為風勸
民能無訟尚已不得已有切己詞訟皆須遵奉狀式

如告戶籍者以族長墳墓為定告婚姻者以媒妁聘
書為憑告田土者以契券地鄰為據強竊盜案重在
明火執杖出入踪跡人命重在屍傷兇器其事在擬
前及年遠無據者不准非現獲姦犯詞內牽連紳衿
干及婦女者不准告婪贓無過付見証者不准被告
非命盜過三人者不准所告無眞正年月者不准訴
狀不敍原批補狀不敍前未准批由者不准本縣于
受詞日逐名研問如告詞虛誣除不准外先懲誣告
之罪並該代書究處斷不令刁民黠棍聊擲一紙以

相玩餌也
事有因小以致大者鬬毆是也一時微忿頓肆老拳
數錢相爭輙逞毒手致命成傷蓙擠可及查律內雖
以傷之輕重定罪後下手理直者減二等嗣後爾人
民有事相爭者投鄉平族長憑公論處如擅自相毆
以先動手為兇身雖被傷亦責懲後應者薄減其罪
本縣何所偏袒期與爾民息事無為性命累耳相罵
無好口相打無好手法不輕宥思之愼之
愚夫孱婦或多自盡不知死者不可復生自盡例不

償命略忍眼前小忿長享終身福祥若以父母所生
之軀男女待哺之命輙思投水懸梁是以犬豕自視
也想不過欲所怨之人受官刑以解忿屍親之家每
抄搶以快心然既屬自盡刑難輕加如有此事必立
壓埋埑詳請立案有率衆抄搶行兇者即刻拿究爾
民愼勿以性命等之鴻毛可也
細事動思成詞率因棍徒舞弄不知一到公門終朝
守候諸凡有費進退兩難卽信官清難禁吏滑語云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非過來人不知其苦也況

律例多條未必素諳官依法斷堂有私殉語云官斷十條路九條人不知彼唆爾告狀者非少不更事則利爾有事藉以自飽者耳除訪拿訟棍究處外爾民切勿聽人唆誘以健訟爲能

盜賊害人衆所同惡然因循相安不肯舉首者不知律意也律載凡盜賊自首者免罪遣人代首者同若同居大功服以上親屬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壻兄弟之妻奴婢僱工人等代爲首者亦准免罪爾民或不幸有兄弟子姪女壻等人爲盜者恐首出

不便遂相容隱此自悞也又律載强竊盜若能捕獲同伴解官者免罪仍依常人一體給賞盜自首既得免罪擒獲豈得無功乎示後凡民人獲一案內其盜者賞銀十兩有同夥相糾告者照例除罪亦賞銀十兩案大者臨時酌量多賞爾輩苟同伴爲非爾不早告被他人首出則轉盻之間他人携賞而去爾獨負罪而來悔將無及何不計之早哉

姦近殺賭近盜蓋賭博之徒游手好閒蕩家失業長此不悛弱者必乞即强未有不爲盜者也律載賭博者枷號滿杖攤場財物入官造賣賭具開場誘賭放頭抽頭者分别軍流杖徒示後凡賭場有同夥出首者即以在場應入官之財物賞之首人即平日賭輸負人錢多一槪銷免不許再索至於開設賭場造成陷阱以坑人如設毒藥而迷衆奸之魁罪之藪也當不時訪拿依律從重治罪再如土娼無恥之流亂倫敗俗爲害地方示後地保房主亦立驅出境容留者枷號重責除不時密訪查拿外各保甲人等限半月內取具不敢容留甘結存案

忠君與孝親一理爾平民可効忠於　國家者惟早完錢糧一事何容延緩抗違甘爲疲頑之民況他事尚可望寬惟地丁正雜錢糧官之考成所係不得不[illegible]追差役里長既受牌比不得不速追呼遲早總[illegible]示[illegible]何苦身就鞭朴徒受頑戶之名爾鄉民有能[illegible]爲念於春間全完一歲之糧者本縣備花紅鼓樂[illegible]堂賜酒由中門導出以示鼓厲其日有摘拿頑戶皆跪堂下候飲酒披紅出竟乃起

邪教煽惑誣人久矣律載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

水扶乩禱聖及稱佛立會燒香聚衆爲首者絞爲從杖流里長知而不舉者笞何其嚴也示後仍有不法奸民造言惑衆或稱某神附體或稱老祖傳教或假狐仙蛇鬼憑空談笑或托降乩演咒暗中醫卜與一切佛道教主名目俱係依附邪教詐財釀亂或男或女鄉保人等皆立時報官本縣將選大板重枷以試其術之眞僞爲爾民醒此多年春夢也

愚民無知好信鬼神或糾創廟宇或壇醮賽會。不知非分所祭名曰淫祀說靈說應盡是邪誣試考朝代

姓各往往子虛杜撰以此祈福不亦難乎且人苟平日爲善豈必待牲牢酒醴而後加之福若平日爲惡卽一時須禱禳祈寧能免其禍使神而可以賄求則是貪婪之罪已在神明又何靈應之有律載私創庵院者杖八十凡私家告天拜斗僧道修齋設醮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杖八十又凡里民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爾試思之如果係善事方且恐爾不爲律例何以禁之也示後當深思悔改以此無名妄費共作有益陰功再如各鄉右廢寺古廟可爲義學社倉隨廟香火地畝可備館師束修者亦聽紳衿耆庶公同改置禀官立案

盡人孰無緩急有無原貴相通爾民果饒錢財偶然貸彼貧乏亦皆分內事也卽云起息豈容過多律載凡舉放私債典當財物利不得過三分年月雖遠不得過一本一利違者笞杖坐贓論折准人妻妾子女者從重近多有守財虜趨利無厭者試思巨家小族誰無興衰爾之子孫能保世有此富乎古人云積財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享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孫

必有受其福者爾民盍三復斯語

宰殺馬牛律禁所嚴定例內盜牛私宰者計隻自枷號杖責加至軍流盜官馬者更加至擬絞監候盖馬牛負重致遠効用於人卽病不堪用者猶當放之死者猶當埋之可無故輒忍而殺之乎況私宰之人多與盜通宰牛之禁不嚴失牛之家必衆數金之畜賤價卽沽有用之良忍心縱殺戕人所愛悞人之耕甚至鄉役受其月規衙門圖其陋例可恨可惡莫此爲甚示後除老病跌斃者許同鄉里分食外如有宰殺

可用馬牛私賣及盜牛開圈戕物害人者俱依律懲
治並處徇隱之保甲不宥
民有殊俗上有異風即令志在字民猶恐行不孚衆
或利弊倚伏不如循舊或利害參半未易周知事外
者踈躬受必悉凡爾民不便之事皆縣宰樂聞之情
嗣後朔望行香時許面稟或開陳以便酌奪至各鄉
中有前條所諭律禁各事者皆許指事密稟詳開居
址姓名違犯事迹如某鄉某頭役借某事詐錢若干
某人受害某人過付通同差役某人作何詭弊又如

某人於某鄉某處窩盜某人于某處開設賭場宰殺
牛馬某人于某巷內窩土娼某人皆詳開密投本縣
或立刻查拿或再行確訪皆期于地方有益爾民亦
勿得假公濟私自干罪戾語云不教而殺謂之虐不
戒視成謂之暴今思風俗所敝先為示知此時具十
分熱腸此後惟一張冷面法不容情凜遵勿忽

祈雨祝辭 新會

惟神正直聰明靈應感通維宰與民實叨鴻庇乃冬
春游夏亢陽愈驕高地未秧秧田弗茂倘逾時不雨
將民食焉依意民之失德以此示懲耶夫愚氓何知
即有愆尤皆宰之過宰自署篆以來自省政刑多謬
既撫綏之未至且化導之無方雖勤理庶幾而未能
止其健悍雖慎取一介而未能免於催科草竊時聞
歉化盜為民之術譸張見告昧馴頑為秀之方律以
正本澄源實慚至計縱或補偏塞漏何當微勞以致

士氣多頹民風鮮滌神或欲以恒暘示儆而宰實覺
疚心如焚茲特齋沐叩神虔伏請命惟神佑宰之不
逮惟神憐民之無知速霈甘霖蘇此黔首且民之禍
福神實司之而民之死生神亦任之若霖雨無期民
多失所亦豈爾神靈爽之所宜安耶謹禱

誠心修省不敢以故事應之聞先生每有祈禱輒
不立應人以為奇殆所謂至誠感神者歟 筠軒

焚七姑神像告辭　和平

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聖人有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維爾七姑神生於何時其何姓氏欤其有功德於民乎何以不見祀典耶夫非禮之禮非神所歆祭非所祭余則何敢况公署以內女神是居數椽之區妥神斯地其褻已甚謹藉火德化爾木軀庶幾仍返太虛無致失其懸邈以釐祭典以正淫祠是宰職也神其鑒之

崇德堂藁卷之七

丙午四月朔考奏

臣王植直隷保定府深澤縣人年三十八歲由康熙六十年辛丑科三甲第二名進士今掣得雲南曲靖府平彝縣知縣欽惟臣莅官心惕念撫字以何方奉檄色惟忻祿養之有日欽惟

皇上

孝思永錫

仁愷旁流

旰食宵衣無非阜物寧民之計

立綱陳紀皆見覲光揚烈之心凡

諭旨所頒重實行崇祀典清仕途善則稱親何分爲

作爲述自

御極以後開言路振士風恤民瘼澤必逮下不忘其

慎其難是以乾綱獨握於

一人寅恭胥効於百職臣生長甸服世沐

恩膏霑被

[illegible]恩深秪礪稽往謨於服古惟以事親者忠

君
承綸訓於過庭即以愛民者報
國諱即縣令之名所以立而思其實所宜盡者按
今縣令皆署曰知某縣事夫縣令何事民事即
其事耳民之黠者爲胥役或舞法以蠹民或舞
文以欺官所以約束之者有事民之秀者爲學
校何以正品術何以倡風化所以鼓厲之者有
事民之愚者爲鄉役里𠵩凡勤儉之道禮俗之
節作姦犯科之誡所以曉示之者有事由是相
其地之所宜而爲之興利除弊於案牘則速理

之於刑獄則慎恤之於賭娼則嚴禁之於倉庾
則時省之於禱祀則敬將之於滑修芳潔之士
則優禮之於急公樂善之家則獎勸之於城垣
祠宇橋梁津渡之屬則修葺之總期以民事爲
己事否則非能盡事之實者也臣又按知縣之
知其義爲主然既名曰知某縣事則一縣之事
皆所宜知而縣之爲名特各鄉之積耳計一邑
中爲鄉幾何一鄉中爲戶幾何其中紳衿若而
人胥役若而人世家大族爲誰客商旅寓爲誰

畸零附戶爲誰耆老七十以上嫠婦十年以外
者爲誰市肆何日廟觀何所水渠河津橋道何
處由是因其俗之所敝而爲之撫字教誨於是
勸農示儉以厚其生敦孝崇節以悖其俗旌善
別惡以起其恥興學課士以養其才實行保甲
以辨其類慎選鄉保遴舉族長以平其爭總期
以己心求民心否則非能副知之名者也臣聞
見無多閱歷未廣空談易盡恐見諸實事則疎
聽見拘方或用之邊隅鮮當雙親垂白而睽違

萬里詎忍斷臣職以慊親心數載留京而瞻望
九重何敢忽民艱以負
訓惟矢俯竭蟻悃少冀仰酬
仁恭繕履歷循例敷陳無任戰慄悚惶之至臣謹
奏

丙午六月補寧和平縣奏

臣王㮄直隷保定府深澤縣人年三十八歲由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三甲第二名進士於雍正
四年四月內籤掣雲南曲靖府平彝縣知縣因
雲貴總督楊名時以委署舉人汪無限題補奉
旨依議今補掣得廣東惠州府和平縣知縣欽伏念
臣菲才庸陋拜獻夙懷今幸再覲
天顏例得敷奏敢不俯竭千慮之愚仰為
九重之獻乎欽惟

皇上御極以來乾惕不遑勵精圖治四載之內
聖德日新其於生養敎育之方弭盜安民之事大本
大原宏綱要領已莫不設誠而致行矣臣謹因
有司之所奉行而陳其細目之可參末議者竊
卽社倉一事言之今者賑恤之恩溥矣然非常
之澤詎可數邀藏富於民國之大利必以社倉
為積貯良法但倉粟之本不可不廣為裕也臣
愚以為民間義斕有限而
國家鼓厲無方今現開捐納之例莫如畧加變通
而於州縣之間定為捐米之法士民捐米百石
至數百石者酌予以冠帶頂戴之榮以此為社
倉本卽擇鄉中公正殷實之士民倣朱子所行
為社倉法者使司其事令粟藏之民而籍掌之
官出納從民之便而稽查官責其成詳為條約
俾可久行至小邑大鄉各有數千百石之積而
猶憂飢饉者未之有也臣又卽義學一事言之
周禮論秀書升始於鄉塾黨庠義學固其遺意
然民間不患無學而患無師生之費故雖設學

延師止行下應而春絃夏誦多屬具文有不若
梵宮釋宇之比閭相接也束脩膏火何所取資
有不若香燈祭田之世守相傳也臣愚以為淫
祀無福讀書有益一道同風在一轉移間耳請
令鄉邑之閒淫祠廢廟例所應禁者卽改為義
學其隨廟之田無人承受者卽資為飲饌非惟
足生徒朝夕之資卽拜祭之所飲射之禮可以
漸備至僻鄉下邑絃歌相聞而俗不長厚者未
之有也臣更卽保甲一事言之籍烟戶而嚴牌

甲誠弭盜之實政然其法必擇立保長豎門
牌甲鄰有犯隨時查報其事繁則官有不暇其
法嚴則民有不願是以畏難而不行或行之而
無益也臣愚以爲其始在得人以力行而其繼
尤在善後以經久請於各州縣飭設保甲一房
凡保甲之名籍游手之花册附戶之商寓皆使
司之一有盜竊賭博不法等案應甲鄰首報而
不首報者皆使按册呈核照例拘懲事有專司
則不致遺漏衆知畏法則無敢匿情每五載編

審之期又可按查收除之數以核戶口之實至
奉行既久有犯必坐而猶患里甲視爲故事務
民得以潛踪者未之有也芻蕘末見伏惟
聖主採擇至於視民若子治邑如家廉以儉成拙惟
勤補臣所竊以自矢者自當終始惟一不敢以
尋常報稱之空言再瀆
宸聽矣臣謹
奏

擬進書奏摺

奏爲恭呈
御覽事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羣言折衷歸諸聖故
同文之世罔敢有私書而大化之行無所容曲
學倘非一經
睿鑒豈免終涉謏聞欽惟
皇上亶天錫之聰懋時敏之學執中以衡衆理舉聖
經賢傳胥入裁成主一而御萬方即巷語街謠
咸歸陶鑄前猶奉有
明諭購取遺編而以研窮六經示之程且以潛心正

學爲之準是知帝王之心印獨珍理學之正傳
臣幸生纖甸之中夙濡
聖人之化竊嘗尋先賢之緒論思溯道瀾亦或綜歷
代之談猷希通世務伏見宋儒性理六子之微
言渺義具存而前明大全小註之蕪雜舛訛匪
少如太極西銘三帙訓太繁縟者欲齊其部畧
以就理若正蒙經世二書詞涉艱深者爲導其
肯綮以暢志至是書以外猶載藉綦多類往哲

之菁華皆足益身心而資智識搜累朝之掌故
悉可權物理而裕猷爲竊彷近思錄大學衍義
之規模并考衍義補文獻通考之體例分類薈
萃而以春秋大義爲宗原本要歸更以仁敬兩
言爲綸其詮理者可闢諸儒之蘊抉其精深具
論治者亦參三通之門補其缺佚裒爲粤牧遂
屬梓人又如音韻一書談者甚多而知者頗少
歷考諸家所論韻首未析而部首爭囂致東冬
江陽既昧其所以分部之故而宮商徵羽亦失
其自然一定之音竊于此中似有心悟事雖小
學義關文明願炳燭宵行縱欲竭半生之精力
而臨岐惧入恐終累一得之微明茲且年逾八
旬彌覺理難獨信謹稾芸窓所纂錄仰邀
叡座之鑒觀恭呈
濂關三書三卷
正蒙初義五卷
皇極經世全書解八卷
權衡一書四十卷

韻學六卷合共四十六本裒爲一函倘有億中
之偶諸或亦片言之可採並以臣之陋比之握
管窺天原知未睹其大而以臣之愚擬諸負暄
獻曝妄亦自以爲恭也臣謹
奏

請定交夷接見文儀事通禀

欽州之地密邇交阯共寧州之江坪茫上二處與州界僅隔一河茫上卽州屬東興街之連界而江坪則往來東興街之孔道也考古今來外域相接處之太卑則屈屈則憤憤則其勢難久縱之太高則亢亢則驕驕則其心不靖故君子見幾於微而定計於早所以牧外而安內也茲查交夷江坪鎮土目潘姓世居之據年老胥役稱從前文行彼處直用檄飭該土目父兄時每 天朝官弁經過必出界迎接披髮蒲伏

以爲敬其後遂漸驕肆然雍正二年該土目文牘尚用咨移稱 天朝迨前任徐牧與彼忽用照會彼則直用平移若寅誼然而其最無禮者文內且稱 天朝爲北國夫以宋代之弱契丹欲稱南朝北朝執政梁適尚以爲不可茲以小邦陪臣竟用北國字見之公牘此其漸可長乎現今奉文東興街設立州判千總衙門與茫上咫尺而近往來又必經由江坪源源日久必不能無事相接一切儀注文牘若不預爲酌定恐夜郎自大或啓不靖之心而微釁一開易滋邊

釁之事謹按春秋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又按左傳臧宣叔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爲古之制也 天朝之於小邦乎稱謂惟禮可以已爭惟法可以定制伏祈查大清會典內有無接見定制并粤西沿邊州縣所行儀注如何文員自知州以下至尉巡武弁自副將以下至千把一一立定規制並行明交阯一體遵行庶禮明法立而國體不失邊釁不生矣職特爲將來永久起見現今邊境敉寧並無一事亦無文牘往來合一併

聲明

前事奉批查議覆詳

遵查交阯土官潘姓世居江坪與內地咫尺而近現奉文移州判衙門及千總一員駐劄東興街勢不能無事往來倘規制不爲預定非惟國體攸關亦且邊釁易啓此儀注文牘之定制所爲竊有請也兼州中年老胥役僉稱前康熙五十三年金牧任內行該土官用牌檄內地大小官員經過該土官父兄時俱出界迎接披髮蒲伏拜見而退再傳見始側坐應對然

日夕無棨可查至雍正二年十一月董牧任內該土官有咨移之文內稱甲州稱徼員尊稱 天朝雍正九年七月徐牧任內行彼改用照會彼則直稱敝州文內竟稱 天朝爲北國足見其漸自恣肆之一端亦由我之自失體制故不無貽羞盛朝如此茲准龍門協移覆該營守備與土官用照會千把用平移當雍正十年楊協因彼用移文行牌申飭自後土官用稟報副將用牌票次年楊協查勘地方土官出郊跪接赴行轅扒進叩頭復倒扒而退又足見其原知舊

儀而因我之强懦以爲敬肆也按明史嘉靖十九年安南莫登庸納欵四首蒲伏復詣軍門蒲伏再拜萬曆二十五年左江副使楊寅秋諭黎維潭欵關一如登庸舊儀退謁寅秋請用賓主禮寅秋不許四拜成禮而退按此則彼之蒲伏迎謁固國俗之舊久有自來竊謂知州職五品副將職二品皆天子守臣也交阯雖王封實天子外臣也即其大員不過屬國陪臣況土官徼員乎今該國王恭順 天朝職貢維勤非前世桀驁可比假令親來朝見道由欽州州官禮無

屈體不過以賓主接見則其陪臣小者盡禮王臣於職爲宜於義爲當藏以史之文參以土人傳聞之舊并準以龍門協現行之體合無令州之牧龍欽二營之副將遊擊官行彼用牌檄彼用申文行屬官禮州之貳協營之都守行彼用照會彼用廩呈以下各用平行至內地文武官新任或土官更代初相見無論大小俱令用職名手本一次使知尊王之義此後平行者仍用平禮庶乎不敢過亢亦不致過卑於禮制爲合至土官鈐記係巡守官又自稱防禦僉事彼海

東府萬寧州自有州官土官又自稱州然總屬陪隸之臣其崇卑名實皆難究查似亦不足過問而其北國之稱則愧懺無知謬妄已甚斷不可長其漸又有關國體之大者也

乾隆三年三月內奉布政司行奉督部院鄂批本司呈詳行據廣州府覆稱查向來貢使并澳目與南海香山等縣以及縣丞捕巡各文移俱用呈稟與各官行文俱用牌票相見俱以賓主行禮其與府廳并副參遊擊以屬禮相見往來文移與州縣無

巽等由。又據該府議覆。查廣西太鎮二府詳稱安南緊連粵西之高平太原宣光等府。官名督鎮。乃夷邦守土之大員。其舊定規式。州牧及協營都守。行督鎮等官。俱用墨筆照會。彼向覆概用肅呈。州判巡檢與千把總。彼此俱用平關。接見俱用賓主禮。今查交阯江坪土目。鈐記係巡守官銜。稱防禦使。並無印信。且雍正十一年。龍門協楊副將查勘地方。該土目出郊跪接。又赴行轅伏地扒進叩頭。倒扒而出。其非督鎮等守土大員無疑。江坪土目。

請照香山縣文武官弁與澳門夷目成規。稍加變通。欽州牧州判。應俱用牌票。前去該土目用呈稟。見州牧州判行屬禮。帖用手本。吏目巡檢彼此俱用平關。接見俱用賓主禮。副參遊守文移接見。與州同千把總文移接見與吏目巡檢同。至入貢使臣。應用文移儀注。遵照雍正九年定例。使臣進謁督撫提鎮司道副參。俱行庭參禮。用職名手本。知府遊守以下。俱行賓主禮。用職名帖。事涉公務者用呈文。內地官司。用照會等由。前來。本司覆查無

異。似應如該府所議。飭行遵照。至該土目文牘內向稱天朝。今稱北國。深屬不合。應飭該州行知該土目等。嗣後文移咸稱天朝字樣可也。奉批如詳轉飭遵照。

請撥抵會邑虛糧事通禀

竊卑縣有派徵虛糧一千七百六十餘兩前同鶴山黃令會審議請將兩邑嗣後報陞新稅免其題報即爲徵抵漸減派額在案職以會詳所議糧額即可漸復而原額稅數與會計科則終不能符禀請題豁亦在案茲奉撫憲批發會審轉詳案由奉批新邑無着稅糧雖據議詳請抵恐二千餘兩之虛糧一時不能抵足終爲民累而每年科則增減無常亦滋弊端且粵東虛糧前據調司詳請豁除該縣事同一例仰再

飭查應否彙册請豁妥議詳奪等因奉此除查議由府司詳覆外職伏查新會縣志順治十四年割置開平縣後尚存縣稅地九千三百七十九頃七十畝九分零額徵地丁糧餉等項銀三萬七千九百二十九兩一錢零五厘九毫此會計之原額也至順治十七年題豁崩陷稅六十一頃四十畝九分零康熙元三兩年遷界免徵遷移稅五千八十二頃六十四畝四分零此遷荒稅之由來也迨康熙八年始奉文展界復界而濱海之田荒蕪既久召民開墾不能仍照原則陞輸故向之上則中則者類從輕減而以荒則與斥鹵則報上皆載在縣志可考此又混則缺稅之原委也然查雍正十年未分鶴山縣前縣稅奉徵九千六百五十八頃一十畝零除缺稅二百二十五頃二十五畝外計原額墾復二頃稅尚九千四百三十二頃八十四畝六分零以較九千三百七十餘頃之原額所溢且五十三頃一十三畝七分零迨分縣以後除鶴山報陞新稅該縣另册造送外計其在新會者自雍正十年至十二年報墾遷荒及沙坦老荒等稅

一百六十頃七十九畝零皆經咨題又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年新陞册報者二百八頃三十一畝五分零二項計三百六十九頃一十餘畝合計共溢出四百二十餘頃之稅設令早爲題明撥抵豈復有混缺之數懸累至今惟從前墾報之初有司以新墾爲已功而不思抵還荒遷原額爲民去累故歷奉藩司發縣實徵册例皆列之額外然查原額銀三萬七千九百二十餘兩內除雍正十年割入鶴山縣七千三百七十七兩八錢八分零尚應存縣三萬零五百五十

一兩二錢二分零卽敷原額今奉發乾隆五年實徵册內額徵起存及額外墾復新陞共銀三萬四千零三十七兩四錢九分零是就徵收銀數計而溢額者亦至三千四百八十餘兩卽除混鈌二項一千七百餘兩外計尚溢一千七百二十餘兩之多夫邑之田止有此數舊之鈌徵者豈果他往今之報陞者豈自外來哉乃當日既以復舊爲陞新至今遂以原糧爲額外而以溢額反爲懸鈌蓋惟撥抵不清其害一至於此況如會邑十三年以後新報之二百八項三十

餘畝僅抵銀三百九十九兩有奇此後卽有續陞何能更得七八百項之稅盡抵一千七百餘兩之糧憲批所云一時不能抵足終爲民累者誠已洞燭無遺且二百八項三十餘畝之內現年起徵者僅四十一項五十六畝零僅抵銀一百五兩有奇餘皆遵照水旱六年十年陞科之例當陸續起徵抵補憲批所云每年科則增減無常亦滋弊端者更無微不照雖現奉飭議與南海等縣虛糧彙册請豁但別縣鈌額無多且實係鈌少應請豁免浮糧而新會鈌額獨多又係溢出反作鈌少惟當撥抵原額則事由實[illegible]不同可否摘出此件另行入　告其事必爲　聖主所樂聞其情允爲萬民所託命

此禀奉署撫院王　批所禀虛稅一事甚爲明晰俟催藩司彙册到日卽據實入　告也又奉督院鄂　批所禀甚爲明晰仰布政司確議通詳核奪旋奉布政司行知將所分鈌稅混則兩項統作鈌稅四百五十項七十九畝零以便盡一彙册在案乾隆六年春予復禀新藩司程　蒙彙查各縣浮

糧之案一并具奏然竟格於部議而止　自記

新[illegible]必有[illegible]所難言安得多有若人
與[illegible]閩計民生虛[illegible]先生

請結積案以清刑獄事詳署府陳　譚鴻熙

竊豐邑題達通詳各案不下百件內命盜大案居半囹圄中前滿百人職到任後陸續審理分別完結今尚五十餘人大抵皆積年未結之盜犯也邑俗最為健訟每期常三四百紙閱之皆田土租穀墳山等事職意當此農忙之時除賭博打架等詞應為究理外餘令閉訟再控一以戢刀筆好事之心一以免差役下鄉之擾而所懸懸意中者尤欲稍留餘力先為審理現犯以清刑獄之地查獄中未結盜犯自康熙五

十七年起內有十年未經一訊者有逾限已屬外結者有夥盜羈犯待緝者有詳解未經鞫問閱卷即已駁回者今上官既經屢易縣更亦且數更前後事不相聞案牘已置高閣若不復知黝房暗屋之中尚有不審不解展轉縲絏之若干人者浮生待死於此日日復一日其不化而為青燐也幾希幸值憲臺以子惠實心體欽恤至意職之譾劣亦適得以驚駘備驅策遇此一時恐任事者又一見解而肘鎖淋漓之餘亦無復見天之期矣茲所解陳亞六等一起係康熙

六十一年盜漁船通報之案此外尚有數起職欲以次解審但遠年塵案屢詳奉駁之後其間敘次不無繁冗詰問間有疎漏但取贓據真確或亦情罪不爽惟所俯賜審轉至於該犯之所應得因亦人也即例須盡法當亦順受無辭而豈以苟延仵徒為有愈乎且職所慮於獄囚之害非但其纍纍絏也彼兇黠無賴之徒或暗通同類乘隙脫逃則有越獄之虞或引誘新囚指連平民則有誣扳之弊或陰傳口信挾詐鄉愚則藉供招為索詐之端或過往人犯兩相貿

緣則假別案為展脫之計羈囚之害所關如此與夫聽其自斃骴骼不收固無一而可者也

採辦楠木事稟撫臺傳諱泰

職在省日叨蒙鈞誨於吏治民生殷殷指示曷勝心銘紳佩暨受事抵署正在辦理縣務聞有採辦楠木一事緣七月初奉憲委差員二人來縣鈞牌內有就近捕巡協同查看之語前署任王令經委太平驛丞金耀祖同往事關上用豈容不慎而奉行則有未善者詢其情形凡至一山場則差員主僕三人驛丞暨書吏二人工房二人每日共用兜夫一十四名若別往一山又添用挑夫三四名縣差及該役隨從木匠共五六人遇峻嶺窮谷人迹罕到野藤蔓草之區又需練勇持械防護者六人村民芟除引路者八九人共計四十餘人逐日人夫工食菜蔬等項俱出保甲供應點役奸保不無藉事科斂之弊甚至山僻微民蝸舍數家聞有數十餘人到山而驚惶逃遁訛言四起者查甲縣地方山場頗多差員跴過四圖僅三百餘里已費人夫四十餘日計一千數百人矣約尚有數百里未到費當更倍於前查所選楠木據該驛丞稟稱號過青黃楠木七十二株已將長徑丈尺稟報憲轅但是否合式尚未可知等語又據稱所號楠木內有三株被山主砍壞現存一段解縣查驗職隨驗其木圍可三尺餘除外面白皮封裹僅得淨木三尺圍圓木心直裂且有蟲蛀大孔傳問木匠稱青楠黃楠俱謂之土楠遇風即裂氣味不佳止堪為薪餘無所用等語是則所選之木合式者鮮矣職已面飭該丞酌令減用人夫務勿滋擾又恐將來運出水口驗不堪用糜費帑公關係非淺職身任地方仰體憲德竊謂蒞官當以愛民為先辦事亦以妥協為貴若以差員來自憲委遂隱默詭隨蹈自同寒蟬之誚似非所以仰答鴻仁也

是時民間頗多訛言幾致滋事僉謂事奉上行難以情達予為稟請即二差奉撤回省矣可知上游明察優容原無成見人自不肯一言耳 自記

瘋人強姦致被打死事通稟

本月某日酉刻。州民伍貞奇代子伍天英稟稱。蟻染瘋症。寸步難移。有妻黃氏。於本日往獅子山採草。突被痲瘋三人。擒妻強姦。衣盡剝去。露體奔至半途。有同鄉陳氏報知。方始接回。旋屬羞忿。恐妻命難保。合稟拘究等情。卑州即訊據貞奇供稱。瘋人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處流來。黃氏陳氏。現在外候訊等語。隨喚訊黃氏。供小婦人今日往山割草。並無同伴。忽遇痲瘋三人。一人趕來扯住。一人剝衣。一人掩嘴。將小

婦人強姦了。衣服拿去。小婦人跑回到半路。幸遇陳氏。纔報知家翁接回。三人還在山裏。小婦人看見是認得的。據陳氏供。小婦人往田做工。見黃氏赤體奔回。說被瘋人強姦。果望見有痲瘋三人是實。當即差役同黃氏前往指認拿究。去後。次日午候。據差役王文稟稱。小的奉差同黃氏查拿瘋人。行至振雷地方。黃氏指說。就是這三人。小的上前查拿。不料瘋人俱身帶草刀。一齊向小的動手。小的一路叫喊。有附近鄉民。陸續趨看。約百數十人。問知黃氏姦辱情形。眾人正在憤恨。那瘋人尚回稱。我們不是拿他取樂。是拿他來治病等語。眾人一齊喧嚷。說這樣可惡。黃氏隨拾地上石子拋打過去。眾人亂喝一聲。該打也。一齊亂石拋擲。小的喝救不住。三個瘋人。都被打跌身死。眾人都一哄散了。止帶黃氏回話。瘋屍現在城外里餘。卑州當往相驗。據仵作喝報云云。卑州覆加親勘無異。除捐備棺木掩埋外。研訊起意擲石之人。據黃氏認起先動手。差役稱鄉人一時公憤。聚積人多。難辨姓名。亦不聞有起意主喝之語等情。竊思痲瘋

惡疾。傳染害人。故所至驅逐。不敢容留。今不識何處瘋人。偶飄入境。竟敢同黨肆惡。初則強姦良婦。赤體逃奔。繼又持刀逞兇。抗拒差捕。及眾怒一時。猶漫稱拿人治病。實係暋不畏法。死有餘辜之人。其被亂石拋斃。良由自取。況被姦者已污名節。起意者莫從究詰。若行拘訊。徒累無辜。似可免究。以省株連者也。當將黃氏慰諭寧家外。理合稟請批示遵行。

此稟列憲大以為然。即令具詳批銷。不致滋累。然則事可為民請命者。固無事拘閡為也。自記

管界司移駐龍門事稟撫憲楊 諱永斌

職以庸陋委署邊州距省寫遠形勢阻隔苟事關地方理須通變豈容欺隱緘默致負知遇深仁茲到任以來所見州境文武駐劄之地巡查之法皆已措置得宜惟管界司新調龍門一事似有尚宜商酌者伏查州有四司巡檢曰如昔長墩沿海管界本年正月內奉部文內開欽州境內有龍門一區距城海路三十餘里孤懸島嶼其內居民生齒日繁現有一千數百餘戶知州吏目難以遙制稽查雖有弁目駐劄不

理民事必須文員駐劄勸察方爲有益查欽州所屬管界司巡檢管轄之地僅止三百餘戶承辦之事甚簡且與州治相近可以歸併吏目兼管將現在管界司巡檢改爲龍門司巡檢移駐龍門等因此憲臺辦採衆論因地制宜且事在已成似無庸多參末議但查龍門入烟輳集兵民雜處有文員稽察其間與文弁相資協理自爲允當惟管界地方距州三日之程孤懸粵西地面該處廣七八十里袤三四十里有那陳等大小三十六村雖山稠人稀烟戶不過數百家

而在州境西北界外經宣化縣境九十里始達其地今歸捕屬管轄未免鞭長不及況欽州營汛亦無一建設其地者以數十里孤懸外界之地而無一巡查約束之人倘有意外奸匪出入藏匿勢必難於照攝深有未便與其補救於異日何若轉移於斯時職再三籌畫查沿海司巡檢所轄地方頗近州城而捕屬下山一練地方去城頗遠實與管界地方較近可否將現今沿海司地方歸之捕屬而以下山一練及管界地方歸之沿海巡檢其管界司舊宇尚存該巡檢

可以往來巡查事苟於地方有益知大人至公無我之虛懷必不以已成之議爲不可易也

此案予至省日復面稟楊公公曰此我因高廉道之稟而致悞也直當改正可耳乾隆三年遂復設那陳司於管界之地。自記

奏造賦役全書事稟藩司蒞 諭吟諒

賦役全書通省地丁之綱要錢穀總核之至計也欽州造報底册經前牧申繳在案茲奉飭駁發回標示改造職細核其前後參差散總不符者誠多舛錯但今標發數目亦與奉發額徵册互異且叅之歷年編審奏銷底册又多未合職恐書不諳復彙集各册手自校正實竭力搜查並無人手除遵照駁標造繳併將互異各條精簽聲明外竊思州縣造册之不符者蓋有故焉丁口之數荒復之科在州縣遞年報增

而彙核咨達之時衙門改正不必盡如州縣原册迨部覆行回奉檄飭知之日或僅具大槩或不盡行知故州縣於新舊細數實未能確悉且即大畧相符而全書中各州縣地丁釐毫絲忽之尾數必不能合于省總畸零之尾數此所以屢奉駁改徒以滋牘而於事無益也況州縣所據以查送者編審奏銷各册耳然遞年雖由州縣造送實不過具一管收除在之目仍需容白印册並繳另造其奏册仍與原册不符原册亦未蒙改正發回示知惟紙筆造寫之資從前皆

州縣暗行幫補不無猾僕黠役多開冒銷且多一件理之名合無仰懇憲仁諭令科房查造以歸畫一將造寫紙費查照前陞憲河東制府已事單諭州縣捐繳其事似私而實公既可省案牘之紛亦可杜私交冒開之弊再如州縣地畝銀米款項數目其總要滙於憲房凡有册結舛錯自應駁改但與其畧駁一語令恩書妄生揣摩何如就册改正使之照寫印繳雖科房畧費手筆而官吏受益無窮且亦所以塞諸弊之源也職仰見釐剔盛心故敢冒昧縷請伏惟鑒原

王犀川秉粵藩時一日問予曰司書有無舞弊君宜知之可為一言乎予曰防弊如防漏卮何以能絕在杜其源耳問如何等事予曰即如賦役全書底册造自州縣無不奉駁其一也數不符奈何予曰不符必在尾數而合百餘州縣尾數必不能符通省奏報之尾數倘用抽四添六之法斟酌核定以大總分之各府府分之州縣何不符之有犀川首肯久之遂不復駁而書亦成矣附記于此 自記

飭委事稟藩司薩

職奉委勘賑陽江縣。被水災民。卽於本月初五日。束裝速行。會同陽春萬令。於十三日抵陽江。與該縣劉令。抵被災之太平織篢等村。逐一踏勘。查舊墟一村被害最甚。闔村烟戶四十餘家。僅成一片白壤。而四十餘家中。淹斃至三十八名口。詢其水勢情形。僉稱前月二十二日夜半水至。風雨交作。頃刻由尺許。驟湧至丈餘。災民初登屋上。旋卽連屋漂流。得攀竹樹者。獲存。不及者。隨流沉沒。至次日飯後。水卽盡退。想

其形景。似由近處起蛟。水隨往來。而該地適當其衝。所餘寥寥遺民。寄棲無所。形影孤孑。聞有委員來賑。感泣交并。深可憫惻。餘村水勢。雖數尺丈許不等。尚得有所避。就其災畧輕。職等仰體鈞懷。與劉令細爲商酌。舊墟一村。民情甚苦。人口房屋二項。俱從優賑給。餘酌分等次給發。至家道素饒。及僅係屋宇歪斜可自加修整者。亦不敢濫支帑。俟將儒峝一帶勘賑畢日。會文列冊。詳報。惟職到陽春時。聞電白縣地方水災更甚。其地卽與儒峝毗連。而與陽春事同一體。

職等似應一例勘賑。已於十四日早。通知電白劉令。欲其酌帶銀項。前來會同勘查。照例賑恤。惟距省寫遠。不及。逐一稟請。且恐致延時日。使淪胥望救之民有朝不待夕之慮。謹就近商確。便宜而行。不及待命。伏惟鑒原。

藩臺批。電白屬內。與陽江同日被水。本司聞報。卽飛飭該牧等一體查賑矣。今該牧未奉檄行。卽前往會同勘賑。如此辦理。乃爲實心任事。痌瘝關心。閱稟不勝嘉悅。該牧已委署新會。速辦理完竣。回

省赴任可也。

十四條 欽州

咨詢海疆利弊以裨實政事覆藩臺薩

恭讀憲諭十四條事理詳盡綜挈體要謹遵據實咨

陳仰祈鈞鑒

一境內山海要隘口岸何員防守會否控制得宜應否添改遵查卑州為粵東極西南之邊隅海陸俱南接交趾現今駐州防守陸路則有遊擊一營弁兵七百三十員名內存城弁兵二百六十員名其接近粵西各村落分為三大汛曰三十六村曰小董曰大寺設兵百名至一百五六十名不等各統有小汛數

處撥兵分防防海則有龍門協一營弁兵二千員名駐劄龍門島左營守備則分防防城龍門在欽州海口之南隔海面四十里防城又在其西水陸距州九十里沿海設有大觀港香爐墩牙山石龜嶺四處砲臺各有目兵營房火藥局撥兵防守所轄陸路則有厍磨巢淋木墨滘仙等隘口俱通交趾之江坪地方為私梟出入要路各有汛兵分防此一州兩營海陸分轄之成規已星羅棊布相安無事惟查州西北三日之程為州屬管界地方其地廣三四十里長七八十里隔越西省宣化縣地九十里方至該處前此從未設有營汛可否於此處添設外委一員帶兵二十名以資巡禦隸遊擊營管轄似為緊要職於到任之初即經具稟撫憲在案再查協營所轄有吽懷隘口處叢山峻嶺間其地外通宣化縣屬黎峒馬峒諸猺人下連安南往來私路甚多奸匪梟徒恒為民害舊有炮臺烟墩不知廢于何時而故跡尚存雍正十二年八月內經貼浪峒峝長民人黃國茂等具呈請添營汛職查該地距州屬大菉墟四十里東至王光營

九十里西至扶隆營六十里中間險隘一百五十里間竟未設有營汛居民無所庇衛亦請照管界之地添設目兵二十一名隸龍門營管轄實為有益以上營界吽懷隘口二處如蒙允添營汛則營守所不可少查本年四月內前任徐牧於要地急需員弁等事案內議恩勒汛添目兵十八名估計營房三間兵房六間哨樓界牌等項需銀一百五兩七錢有奇此二處亦約畧以此為準合併聲明統祈鈞裁

一內地深山海洋島嶼如何安設巡查不致藏奸宄

匪遭查卑州惟交夷私梟海面洋盜所宜防範並無
侍險爲巢地面無庸瀆議
一海洋地面袤延若干里文武衙門如何遊巡海口
船隻作何立法遴查卑州海洋地面東自大觀港西
至永興街約三百餘里州城遊擊管轄守備一員千
總二員把總四員係防陸路龍門協副將管轄都司
一員守備千總各二員把總四員係屬水師文員則
知州州判吏目各一員巡檢司沿海長墩如昔龍門
共四員今盛世承平海不揚波山無伏莽但千把總

輪流出巡補巡官各守其地實心任事即可綏靖地
方無庸更議至州地僻瘠並無商漁大船海口出入
惟廉州帑鹽運至欽州城外中屯舘配兌自龍門至
欽州水口三四十里間有本地一種黃瓜小船專於
此處接買私鹽或乘間非爲亦未可定而水師專管
洋面陸路所轄內河前俱未設巡遊哨船偶有小船
往來汛兵不過隔水一問驀然徑去莫可誰何似應
令欽龍二營確查要緊口岸設立哨船一有疑踪飛
舸走逐不惟私梟可少亦使宵小潛消職經於鹽政

內條禀制憲合并禀請鈞裁
一荒山荒地作何辦理使民間樂於承墾遴查卑州
原額官民田地共一千六十八頃有奇今現徵熟糧
僅六百二十頃有奇其無徵者蓋四百四十餘頃也
緣國初兵燹人民逃佚又康熙初年因遷民外通奉
文遷入內地邊境遂荒後奉文展界始漸次歸業故
缺額至十分之四近奉憲示勸墾承墾者往往不乏
然所謂承墾者類因鄰田溢多即冒其土名報稱新
墾得一批准給照即徑占其田兩相控爭寖以滋

事訟牘中十九皆爭墾之積案也是勸墾一事不患
不報墾患在報墾之後滋爲訟階不患不首陞患在
首陞之田仍難冊報此所以爲難耳職意以田有欺
隱方有混報令其自首可免互爭查粵民不知計畝
而但論種如州例中則民田每徵米一斗應田三畝
一分一釐而州俗俱以田種六斗抵糧米一斗則是
以二畝有餘爲一畝所謂荒稅者豈不盡在熟田之
中所謂欺隱者豈非不知計畝輸糧之過乎可否將
荒稅勻認于熟稅之內但令按畝以首溢勿許混開

土名以啓爭容俟稍假月日再加詳核從容勸諭使
其樂從另行通稟俟裁
一每歲糧食有無多餘或收成歉薄鄰近何地可以
接濟遵查廉屬州縣靈山稱產穀之鄉卑州十不及
五然本地所產亦足供本地之食目今穀價賤於省
會者十之二三即有荒歉靈山比鄰相接無難借濟
至於安南係屬外域西省陸運維艱即本府亦中隔
一嶺俱於接濟之道兩難輓運
一該地出產民間所藉以營生者何項民間水旱地

稻糧稽芋外栽種何物遵查卑州邊隅貧瘠三農之
外別無營生稻糧之餘鮮知種植
一糧戶曾否拆立的名子戶推收是否里書冊書經
管遵查卑州徵收錢糧相沿仍照老戶即有拆立子
戶者仍係總名未有的實花名然正雜錢糧僅三千
餘金每歲奏報全完相安已久似可無庸變法州屬
並無里書冊書名色緣民貧地薄買賣無幾稅契推
收俱架閣房經管民亦安之
一催辦錢糧是否圖長里長甲長催納或係銀匠錢

舖代納現在如何立法遵查卑州歷係里長催納不
到者圖差與兆州屬並無錢舖亦無銀匠包納之弊
但職開征之初問本日納戶人等乃並不知糧米一
斗該銀若干米若干甚者並不知每銀一兩火耗若
干但向櫃書問數又稱每銀一兩一錢完納正銀一
兩初甚駭異細查其故緣州俗皆用賣穀九二三色
銀鄉戥較司平每兩又小二分再銀匠傾銷火錢三
十文隨將每米一斗該銀米各若干銀耗米耗該若
干之處張示徧諭使人人共知免爲黠書欺哄又酌

定每銀一兩以上許收火錢二十文不及一兩者量
收五七文其一錢以下但取紋足不必傾銷成錠經
貼示該匠門首使衆知之
一商牙落地等雜稅向在某某等處差何項人徵收
其徵收有無一定則例遵查卑州並無商牙落地等
雜稅惟額徵雜稅銀六十一兩二錢內四崗丁銀四
十兩係漢馬伏波征南遺丁不納錢糧止輸丁銀又
酒稅一兩二錢猪稅十二兩外濠塘魚利銀八兩有
名無徵歷係以猪稅補足職到任後因酒稅無多止

止令城關二十餘舖每年各輸錢一百文夠間免徵
以杜差役下鄉滋擾之弊豬稅則問之城鄉屠戶足
額而止
一訟師光棍惡劣紳衿現在有無其人或前經訪拏
告發曾行治罪者現在作何事業紳衿有無包攬抗
欠錢糧之弊遵查卑州近無此項民人嗣後仍當不
時嚴查有則審詳究治
一民風土俗奢儉一切喪葬婚嫁等事有無相沿俗
例應行禁革民間習尚有無崇信邪教遵查嶺海之

區久已涵濡　聖化然習俗所漸亦有數事全粵一
轍如婚僅庚帖病尚師巫葬有洗骸之屬不獨卑州
然也然各屬自有條議惟在擇其要者通行申諭無
需卑州瀆請
一地丁起解各營兵餉有無使費解司錢糧庫官吏
役規禮若干遵查同城兵餉從無使費起解錢糧緣
列憲釐剔維嚴亦無規禮惟職素所聞知或有可聊
備蒭菲者如營縣同城之處州縣所徵錢糧例須解
交憲庫而營員每月兵餉又須赴省請領在上解者

胥役往返舟車之費沿途撥兵護解口糧之需所費
甚多營員請領亦復如是故前此嘗有就近撥支之
例而例不畫一可否仍照舊例除春季州縣不敷支
應外於夏秋冬季儘所徵錢糧通融兌支實爲恩便
又錢糧以紋足爲上即大寶起解未必皆大寶支發
故向例或融大寶或十兩一錠在起解不致有銀匠
爐火之費在支發亦可省另行剪鏨之勞即領受者
亦不致鏨分拆耗之累實爲恩便伏惟裁奪
一錢糧倉穀司房吏書歲規季規奏銷及出陳易新

各規禮遵查前項規禮久經禁革自當無有然職竊
有請者防弊無術在塞其所以滋弊之途察弊無端
在清其可以爲弊之竇如從前凡屬達部之案若奏
銷編審大計及賦役全書等冊籍不惟造冊浩繁紙
章書寫之費甚多且達部冊結體製非憲房書吏不
能如式況上下所有地畝銀穀各款項數目多有不
符即大數相符而各州縣現在徵報厘毫絲忽之尾
數必不能合於省總畸零之尾數縱再四駁改徒以
滋牘而稽延期限於事無濟故相沿皆解空白印冊

司房代爲謄造而州縣暗行帮補州縣點書又從而侵匿冒銷相爲欺蔽此規禮之名所以禁之雖嚴而漏巵難防勢則然也前陞憲王

任內曾酌定造冊所費若干某州縣應帮若干先期明發條示令其解繳以杜私相授受從中冒開之弊立法似爲盡善再如各項冊籍款項數目之應駁者若不切實明示而但畧駁一語州縣吏書鮮能理會不以爲實不合款要疑爲料理未到此案牘所以愈滋訛言遂至失實又上房之所不樂受而庸弱州縣亦有茫然失據者

也可否於應駁處卽將款項如何未合數目某字未符尾數或多或少之實就冊改正發令照造則奉查各弊將不禁而自絕矣伏遇憲臺虛衷若谷故屬吏得以瞽言瀆聽仰祈恩鑒

一上下衙門書承盤踞經文貽跡有據及已經犯革借名多事或籍隸各州縣者出入衙門包攬詞訟等事遵查卑州距省最遠並無前項之人各憲肅清釐剔亦並無此弊無可指陳

以上各條職愚戇無知憑臆妄陳或一二可備採擇者統惟憲鑒

此客諭十四條極爲簡要所謂亦知無不言他省有不論地方是否相宜輒以已意開示條教稍有牴牾輒以不率教責之者州縣亦遂唯唯惟命應以具文視此爲何如自記

偷割蘄草事稟臬司王 諱恕

南海監生鍾上達告生員陳用平等主持搶割大洋沙蘄草一案奉批查報職遵查大洋沙原係縣屬客坤友呈承稅業與陳姓所承小軍沙相近兩家屢經搆訟連年有案容氏未能有豚也而一旦忽歸之鍾姓鍾姓去此沙數百里何以隔越兩縣而肯以多金典沙且典此久爭未已之沙其故似難以欺人前者上達以儀部之子出名控爭已多外議職初到任時即有被控偷草入梁以源等奉憲批回枷示茲於數

日前始追贓釋放而儀部之使早已一再到縣又接手書稱送案憲臺等語竊以該沙六千畝之大所産蘄草何止數千萬担縱令附海窮民偶有偷割不過數十担每担不過值錢十二三文比於遺穗滯穗之義似亦不必波及無干衿士爲容氏報復之計況海濱以採補爲生雖嚴行禁止而小艇出入豈能盡絶然亦安有力能造數百艇之多但爲竊草之理若因一二偷草之徒必根究主使以成大案誠恐難爲信讞且詳覆枷追猶未逾時又復架詞上瀆訟波叠起

不惟非學士大夫所宜爲即稍明於義利之分者亦不應健訟至此職在粤數年往往見詩禮之家惟利是徇偷稍得近光上憲更到處藉以自張頗能損上憲聲名不謂同人中不能挽其頹波而又益沸之此職所不敢稍有假借尤欲仰請憲臺力彌其源以杜外議者也除具詳請銷外敢瀝由賫稟再目土諸事多在藩憲衙門准理有案似可稍爲檢別以絶嫌釁之端緣荷高深語無忌諱統祈鑒原

此稟臬憲深以爲然即批行註銷 自訂

逼死夫命事稟兩院

讞獄期於平允出入均干嚴例粵東澆風凡自盡人命輙告打死希圖索詐而訟棍居奇其間致弱者畏罪私和遂飽欲壑强者忍刑求雪亦遭株連全在鞫獄者虛心研審執法不撓力持扶良抑詐之心庶足少挽頽俗未有左袒刁民牖誣告之焰而事得其平者也是以初控之時必爲速驗驗有未確乃以請檢檢驗既明則因事察情因情議罪自可無枉無縱惟明慎允是以獄貴初情例嚴三檢非甚不得已不肯

以蒸洗之慘屢加枯骨况置原詞屍格於不問而問官恣爲鍜鍊民命何賴乎如甲州謝承昌之妻陳氏與男同升告羅裔從致死伊夫一案原詞係告逼死夫命事內稱懸梁身死等語及甲州親驗並無頸痕止有左肋右脚腕二輕傷均非致命據仵作稟有服毒情形即以銀篦如法試驗其色青黑甲州核訊兩造遂以打後服毒據實審報詎陳氏聽唆以羅族頗有殷實株連指控思飫其欲遂上瀆院憲謂左耳旁有傷未報又稱仵作未報服毒等語奉批覆訊甲州復虛衷研訊隨據供明訟棍姓名仍據實審覆而陳氏至司又不肯輸服臬司以案情不厭詳慎委某某二縣等訊供此上憲虛公慎恤之意並非有成見於胸中而委二令以成其獄也乃該二令並不查核原詞亦不查閱屍格橫加三木不許一語同於前供據干審之會全供曾亞三見打等語不知陳氏原供亞三是夜宿氏家與干審陳法生同寢焉能飛越村外目擊毆狀又供本欲移屍黎家地匆忙中悮抬羅地等語不知死者因搆釁裔從故毒死羅家地內若移

屍豈肯自置己地且該處距河不及一丈何不竟投清流而欲波及黎姓耶乃問官高坐疾呼不復再質之陳氏再問之証佐而專恃遮夾重敲與愚民之肌骨相挫磨彼愚民非鐵非石既急救目前之生不得不心忍於異日之死此古人所以重垂後戒而民之懵然夢斃於刀鋸之下者不知幾何也幸臬司親加研問終未釋然復詳請委員會同檢審而德慶王牧來州是日置屍河灘觀者如堵甲州等恐羅姓或有奸弊命謝族左右其間執柴桃水皆謝族

請建延檢署宇稟藩司程 諱仁圻

會邑有巡檢司四曰沙村潮連大瓦牛肚灣而沙村牛肚灣又列入最要二十三缺之中蓋爲分巡防盜設也是必阨要駐劄方能巡查嚴密亦必觀瞻不失方能彈壓地方若苟安旦夕聊取具員則設官何益查雍正九年奉行飭查巡檢實駐地方等事經前任張令查得潮連司寄住江門僧寺地雖險要未有署宇沙村司在城僦居所管天亭地爲適中所當移駐大瓦司原在橫江署久荒廢惟宗下村居中可駐牛

肚灣司署在河村傾卸已久廟中作寓等由詳奉文行每官建署以一百二十金爲率經行各巡檢在案但卑縣地居瀕海颶風時發地復卑濕非磚脚瓦蓋不能耐久且山坳海曲之間村少隙地建署必買民業非四五十金不敷而該員雖屬微秩衙宇亦有規制自儀門二門爲堂爲室幕舍吏廨班房以及內廚外廡皆所必需至少不下十數間當據各巡檢飭大估計就地核實皆非三百金內外不能竣事一百二十金實皆不敢具領故自九年至十一年屢奉飭催

而畏縮不前者良有以也惟牛肚灣司尚有舊署基址照數領建不免茅舍土垣諸事苟簡自十一年四月報竣至乾隆三年七月即以風雨半致傾卸亦省費不堅之明驗也伏思地方設立此官既不惜俸薪養廉差役工食現如沙村牛肚灣二司又奉行各設槳船二隻召募水手各二十四名以時巡緝所需公帑之項多矣獨署宇一事即每官三百金內外亦屬有限况粵中各巡檢未必皆無衙宇盡需發項獨何惜於此而令其羈棲難堪且不能爲益於地方若是

乎近已奉須工料成規册可否遵照估計加以買地之費勿浮勿虧使得身家獲寧心少舒暢實力巡查斯稱設官之意

釐剔錢糧陋規事稟撫部堂王 諱安國

竊惟為政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方在於察吏而察吏之事在正本以澄源亦在立法以杜弊伏見大人督學粵南之日清和靜正至誠訓廸身處崇高而自奉如儒素粵中士民久已心飲向慕矣茲幸秉節全粵凡在屬僚孰不濯磨振刷仰副明德近聞南番兩縣因收米數浮皆奉訪拿家人倉書風雷震懾倘有不自愛鼎者何異飢食烏喙渴飲鴆酒雖愚夫未必至此然職在粵頗久所見州縣情形不一有從前原

係清楚後官循舊而行即可免過者亦有陋例相沿日久一時難以驟革不得不漸次清釐者即以職近年所聽言之當初至新會時查粵中陋弊如鹽埠常例落地雜稅漁船陋規監生贄禮等項新邑一切無有惟徵收地丁則因銀匠不諳傾寶必至省城倩人代銷遂借傾寶名色每兩收銀三分上下分蝕歲幾千金職到任之始即具稟藩司請免傾寶止解十兩大錠一切官吏暗收積弊概行革除既而訪察納米花戶以石計者頗少大抵自數斗至升合不等若令

各納本色非潮濕不堪即粗糲不一非惟解省不能合式即支營必不接收遲駁令[illegible]換更換小民守候費時實屬不便故花戶皆託[illegible][illegible]代納全省皆然亦勢之不得不然者徵米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半奉行每米一石加耗一斗六升徵穀則[illegible][illegible]及𥐻費共二石五斗州縣量收又相沿皆有斛面以備耗折故米舖代納必通計買穀挑運風晒折耗上倉領單各費之外另有羨餘而後肯受故收數多浮又勢之不能禁絕者於時查新邑米舖每米一石收錢至一千九百餘文

內有倉書私收米四升又銀三分斗級收米四合職即遣人買穀數石晒乾風扇緣民間相沿但一百斤為一石不用斛量而每石晒折數升風去糠粃又數升穀色低者至斗餘不等加以運費人工合之倉斛穀幾三石方足二石五斗之數職即革去倉書之四升斗級之四合惟三分陋規一時未敢盡去緣倉書中或收民米或收兵米及經理由單繕寫文移事事需人非八九人不能足用彼既不稟於官又有八口之累紙筆之需欲其枵腹從事實所不能故不得不

少留微貧也至斛面一項職亦親詣倉中先照舊規量看約有斛面三指許職諭令去五分之二通盤核算價令米戶減去二百餘文照彼時穀價以一千七百文納正耗米一石仍諭令穀賤則遞減此新邑辦理之大畧也及奉委香山時查香邑亦無難革陋弊惟銀米兩項銀匠收銀以十字番錢一兩三錢三分代納正耗紋銀壹兩米舖收米則每石收十字番錢二兩上下不等查各社納銀陋規有官發字號公費名色有解銀盤費有家人門禮印金有庫房彈兌等名

色職一切革除酌量示諭每正耗銀一兩止許收十字番錢一兩二錢八分緣十字番錢邑所通用止折紋銀九三入爐則九二少加以傾銷之費即此已足也又查倉書收民米每石收銀七分五厘職即革去四分五厘止留三分以爲飯食紙筆之資斛面照去五分之二米舖則定以十字錢一兩八錢二分折足紋銀亦一兩七錢之內職又慮零星銀米秤量更易折耗諭令銀自三錢以下准其納錢每銀一錢收正耗錢一百一十七文米自三升以下亦准其納錢每

升收錢一十六文願納銀米者仍隨其便察民情頗以爲便此署篆香邑之大畧也今值大人新政理合據實禀請鈞裁惟職又有請者語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謂治人難得莫如先爲立法如火耗米耗二項本在正供之外今皆奏聞定數不以爲嫌者事無定程則高下任意穴窒於前竇開於後故不得不酌定以示畫一王道本乎人情似私而實公也今耗銀耗米既已歸公若斛面一項亦以濟養廉之不足也而不明定章程則輕重盈縮之間諸弊易生又或斛口

不照定式口面寬大斛面亦多者或米穀入斛即將木盪歷令堅實然後加尖再盪者其弊種種不一夫法做則諸弊易生法定則中才可守竊謂不如平斛量收明加斛面每石定以幾升之數自撫道以至州縣一體遵行上下曉然共喻雖欲浮收自不可得推此以定倉書之食用此輩日用所資有司勢難盡革又不敢明張示諭許以應收之數縱嚴察諭禁愚民何由遍知亦何能免私相授受之弊可否照內部定有飯食之例立法以絕法外之弊或亦捄弊之一事

也至於折米收銀終難盡絕者亦有故焉養廉一項古所未有乃我朝寬大　特恩所以體羣臣者至矣然粤中大縣定以千金中小縣遞減至六百金而有司延請幕友刑名錢穀鈔算登號稟啓書札皆必需人在大縣非七八百金不敷用其可以賤售者必不能理事之人也又案情公務所關赴省赴府有不得不行者一歲五七次不等條如踏勘地方相驗盤查等事舡隻夫馬自門皂轎傘胥役人等皆需給以米飯薪蔬又如學宮橋道城垣小修及火災延燒水災

淹斃風災傾圮各賑恤與緝賊構線之類皆屬公事非有項不能辦理養廉實所不敷而斤斤自完諸事無所措置者又庸瑣不足取也查收米之例正米皆關解支不當折收罔利至耗米一項或解糧道養廉或協貼别縣或支水脚奕給軍流監犯人等口糧及燈油柴鹽之用實皆用銀官既收米又瑣瑣以米易銀似亦事之所難者竊謂此等米耗或許收銀支用但不許出穀價三石之外而穀價按月摺報亦難容其浮多在有司固可稍得寬裕以杜外取之萌在小民輸有定數又不致為米鋪所欺是正米不當折而耗米似可變通亦絕法外之弊即以杜弊之一事也然以大人清操絕人壁立萬仞各司道皆能潔己率屬承流於下則水隨盂變影以形端凡在百屬將不禁而止不令而行所謂正本澄源之道何以易此前奉憲行諮訪利弊此乃粤東利弊之一端亦粤東全省之情形謹就職所行所見據實直陳不敢毫有欺隱亦不敢少存忌避惟大人俯賜採擇施行

清理疆域事稟藩司稿

前稟籌除浮糧巡檢署宇二事。就會邑而言邑事也。然職未著新會以前。代庖欽州。前又會任陽江羅定二州縣。皆有事關疆域。可以上[illegible]。[illegible]省查欽州之地南接交阯。西連粤西。地廣人[illegible][illegible]間處常有邠陳司所管地方。即前之管界司[illegible][illegible]處並不在州境界內。自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屯接村已盡州境。其屯樓村外。過一小河。即西省界矣。而由屯樓至邠陳地方。則經彼宜化縣之那曉大塘等村。共九十里。然

後又為州屬之地。查該處廣七八十里。袤三四十里。有大小三十六村。孤懸外省。不但意外奸匪出入藏匿。固虞照據不及。即有命盜之案。往返報州。州官出境驗勘。皆屬非便。似以割歸西省宜化縣為協。至本省歷有割置各縣。又雍正二年。有改所歸縣之行。遂有地坐別縣。民屬此縣者。如陽江所改隸陽江縣。於雍正同。實則陽江所舊轄地方。又在東安縣界內。於江邑絕不相屬。又如羅定之東安縣。有西山地方。雖隸東邑。該地實寄遍陽春。由東邑歷新興陽春兩縣界地。始達其處。此二處皆間河踰嶺。跋涉經旬。一切徵納錢糧。驗勘案情等事。官民均有不便。間向年改所割縣類此者尚多有之。亦邠陳間於西省之類也。似應仰請飭查。一體改歸所近[illegible]縣管轄。庶催科讞獄。皆免遲悞。以上皆職舊遊[illegible][illegible]可病所聞。不敢謂鄙肩已久。遂視同秦越。入之[illegible][illegible]。可否採以入告。伏惟鈞奪。

請以蟲埠租代漁課禀撫都堂王

粵東禾蟲一物生於沙田禾根之下初生甚長本為一條至其已成則節節自斷僅長寸許各為一蟲竟年惟八月十三至十五日九月[illegible]一至初三日并中旬十四五六等日由禾田中[illegible]則無之此禾蟲之由也粵人嗜此以為上味[illegible]用厤布製袋形如牛角名之曰篸長以三四丈口濶七八尺每張需銀三兩有奇將暮時預置田旁涌口一涌需篸四五張或兩三張不等夜半潮退蟲隨潮出入於篸內此裝

蟲之製也前此香邑蟲埠輸租於官每年額銀三百兩零多岸民呈承自乾隆二年奉 旨免租之後議歸蛋民分承給照毋許岸民紊越此蛋戶裝蟲之始也然蛋戶業亦不一有繒罟等船名為外海蛋戶出海捕魚不屑此數日之禾蟲者有內港蛋戶從不出海惟租田種菱及撈蝌蝦魚蜆等物力不能置篸者故十數年來呈承雖在蛋戶類領照轉賣岸民或與有篸岸民合裝圖利而他蛋不能分沾或埠保冒名請照私與岸民分肥而本蛋體然未霑故蟲埠歸蛋有名無實而詭役黠胥反得乘間而叢弊杳香山蛋民有額徵漁課米銀二百九十兩有奇乾隆五年分通縣并寄泊蛋船共二千三百餘隻按船分派貧蛋赴縣完納割串應卯往返需時頗以為苦竊以為蟲埠一項與其歸蛋而無益於蛋不如以蟲埠租銀代蛋輸課之為利均且溥也若每年六七月禾蟲未出間示諭召租不分蛋岸嘗堂給照又為酌定成法每名不許承租一兩之外壟斷專利亦不許一人兼承兩涌利已妨人若大涌舊額租在一兩以上可二三

人同承者仍給一照以杜藉照轉批情弊則此租即可代本年漁課倘有餘羨又可報明存庫以備蛋民風災等事酌量賑恤是各蛋均沾免課之德而奸民黠蛋可免訐訟之端埠保役胥亦可塞舞弊之徑

奉批仰布政司查議以奉 旨歸蛋未便更議而止然南海現已批租代課似亦未為不可 自記

立法選擇沙夫事稟撫都堂王

各邑之田水繞田外自爲界至則爲一沙相沿各業戶設有看沙船隻駕船之人曰沙夫沙之大者設沙夫一名大小船各一隻每船水手自十二三名至十六七名所看沙田約二三百頃不等中小之沙每沙亦設沙夫一名船一隻水手自五六名至十名所看沙田自五六十頃至百餘頃不等每田一畝捐穀三升給爲工食令其防守田禾兼防各沙附近海面倘有失事是其專責所由來舊矣然法久易以生弊

而救弊宜還密其法查看沙向例各沙紳衿業戶於每年歲暮時赴縣公舉行令各捕巡取具紳衿業戶及沙夫水手保鄰甘結所司加具印結送縣給照巡防如有外縣無籍之人混入其名概行詳改及其弊也或奸胥包攬或劣紳請託或扇員賄詳沙夫人等既有所費不無所取業戶之工穀遂無定數且推其弊之所極有沙夫自呈請照詞內混塡紳衿業戶姓名者有捏捌所管地保棍徒冒認具結者往往給照數月田主尚不知沙夫姓名偶有失禾責緝等事沙夫遠颺傳喚不至隔屬關提反多遲延此於舊法似不容不變故近者取結亦悉停止然沙船實有益地方紳衿業戶之公舉亦必不可廢但是否公正紳衿果否本沙業戶有無假冒具結之地保仍以捕巡加結爲可據若以捕巡未必無私而懲羹吹虀於理未爲盡善職請酌舊法而密之捐給工穀必照每畝三升之原額業戶公舉必驗該地保甲之門牌而出結之官必嚴察賄求之私給照之時必杜絕指索之弊總在州縣隨時留心正己率屬治人即是治法成法

何必盡廢至沙夫之勤惰當每歲分別而不宜逐年更易如該沙並無事故次年即換照接充不必另改生手倘某沙有事立時即責革別舉亦不必待其年終庶勤知勸而惰者儆不至付民膏於無用

奉批仰布政司査議飭行

槳船工食稟撫藩兩憲 香山

粵東要缺巡檢地方經前任薩藩司 奏允設立槳船每船水手十二名每名月糧八錢如香邑黃粱黃圃香山三巡檢新會牛肚沙村二巡檢俱各設二隻是也前此船工告竣之日卽奉行募役駕巡所有該役工食亦奉發一季矣緣本案尚未咨達司庫難于支發又行停止但此項水手等人既充斯役卽不能別作營生若不按時給發工食不但枵腹應役事所必無而怠玩自安何以督其過藉端外取何以禁其

萌職目擊兩縣巡役朝夕籲請懲切哀廹令之姑散則於奉行有悖諭之姑待實於措詞甚難且查自此舡造竣出巡之日該巡檢輩卽已墊支工食迄今遠者年餘近亦數月以一司兩船而論每月支工食十九兩有奇而巡檢養廉每月不過五兩卽盡行墊支已有那借稱貸之若況積日已久誰復慨施目前嗷嗷又何以應若謂州縣統轄應爲設處則如香邑船六隻每月需銀幾六十兩無米之炊亦屬難行更思此項工食將來部覆固未知如何倘可按照出巡之日先後起支則微員所墊原屬有抵何若卽爲支發以免拮据之煩若慮及部覆行駁以奉文之日爲始而姑令微員墊應是地方公事反致微員無端苦累更有關治體之大者識經於二月間稟請藩司請將稅羨羸餘一項轉稟大人融行那支隨奉批回未允職竊以粵東之事處處需項而左支右絀不免上下交困之象伏讀雍正間 上諭內有公中之私私中之公二語誠千古所未發本此以辦公卽稍爲通變適見經國遠謨昔寇萊公用人不拘成例曰若拘牘

是倚一吏任之足矣何用宰相竊謂理財亦猶是也再查全省應需之項如職所稟等事通盤打算需用若干據實入告將稅羨銀兩少借滄海餘波以濟百萬涸鮒不惟諸困可紓亦且諸弊可杜伏惟鈞裁衡奪

批發鴨埠事稟撫都堂王

香山海水環繞田曰沙田俱有沙夫經管業戶捐給工食久矣至所謂鴨埠者前此係本地牧鴨之船赴縣呈承沙田若干頃給照輸租准於收禾後灣泊沙所沙夫驗明印照報知該管捕[illegible]案便點其船鴨人數與照比合以杜弊端自乾隆二年奉行鴨埠免租之後議歸業主自批意在恤民而弊亦隨之以起如一沙內田有多寡均稱田主牧鴨者不得不向田多者領批零星田土率不得與且通沙一片相連各田

丈牙相錯以數千百隻無知之鴨散而徧沙踐食安別此疆彼界倘田少者因未與批致有爭執或沙夫護其田主互相鬭鬨牧鴨之人遂藉以搶掠混報者多矣及訊其籍貫多屬外縣查其鴨數亦任混開狂洋海畔証據爲誰縱虛實難捺而拖累已多埠租之利安在況田主止計埠租多寡不計鴨船之良歹亦不計爲何縣之人當其紛紛散布踞沙放食即捕巡偶到巡查而從前既無報數爲憑臨時又無印照可㨿彼鴨主水手多人之中又或不免窩匪匿亡難以

究結此又外船之弊爲尤大也竊以爲沙夫工食由業戶捐給不若將鴨埠盡歸沙夫批發業戶按畝扣算工食其利較薄其事易行查縣屬埠租春季每頃不過二三錢至六七月則三四錢遲至收割後批發加至五六錢今擬每頃定價五錢於收工食時按每畝五厘扣算則田少業主亦均沾鴨埠之利再爲酌定成法每八月初旬令各沙夫照沙田廣狹每二三十頃招本地鴨船一隻本地不敷方招外縣仍將灣泊處所船隻鴨數鴨主水手工人姓名就近冊報該

管捕巡以備不時稽察食過餘粒之後外縣者即令沙夫押回各縣本籍者押令附近營汛灣泊交汛目日夕嚴查如此立法不惟田主均沾實惠而捕巡易於稽察匪船不至滋累於事似爲有益

奉批仰布政司查議飭行

會勘沙坦事稟撫都堂王

直省田有定數未聞新增而粤中地瀕大海常生沙坦往往數年之內頓增膏腴千萬畝亦我國家昇平教育地不愛寶之一徵也然民間爭承重承之案遂由此起職前者初至新會見有[illegible]控案查其情形係縣屬各啚向有啚總名[illegible]理坦事而日久法敝率以戸首舊名數人充役凡有承坦者啚總止循例具結實彼此不相關會故諸弊由以叢生職諭令每啚總一名止許諳練一人的名承役給戳為記一

有繪圖承坦者照例取啚總確勘並坦鄰甘結然後將所承土名四至出示坦所俟而無爭又分行各捕巡帶同啚總坦鄰人等逐一按啚勘查益該捕巡所轄分地皆其所熟悉而經勘之坦又其所已歷重承者無難辨認非但分勞縣令已也勘覆之後彙冊詳報即其中偶有相爭者職但遣書役一人與兩造同往公丈繪圖僉名核對原承形圖四至告承先後一為剖斷無不即結者數年以來增稅數萬畝竟無爭沙上控之案茲於二月內調署香邑查舊案二百餘

件皆遠年遞爭再三重承之事察其所以緣香邑舊辦沙案不專責之啚總該沙廣狹土名真偽有無先承舊案皆紛錯難稽是以隨報隨爭遂以上控各憲未知其辦理之法未善而惟疑委勘之員未公不得不飭令親勘其實縣令一官百務所集勢不能日詣坦畝遷延日久而積案愈多辦理愈難浸至搶割鬭毆數載不結皆由立法不善縣令又不能親勘之故也職到任後查告承詞內形圖明白四至坦鄰堪信者亦不容不為批查所准十之一二已不下數百紙

若處處親勘恐日有不暇必至日積愈多又將如從前之弊非所以為小民計也職現已清查各啚總按照的名給戳嚴諭重承弊害欲至停訟後將批查各詞彙齊核發啚總逐一勘丈同沙鄰具結然後出示委勘一如新會之法倘捕巡各官有怠於親查及勘丈不公者指名詳揭以專責成庶免名為縣勘坐致堆積似亦辦理之一法也

承坦情形事稟藩司程

昨奉憲行。飭令州縣將民間新承沙坦開列土名四至彙冊繳查。仰窺鈞意。蓋念及重承冒承之弊。以爲州縣繳冊則圖分土名四至可以按如指掌。即有重冒不難核查而得。故以至繁至瑣之事。旣爲民起見。若有不憚其煩者。顧職竊謂坦之形勢各別。民之情僞尤多。查海中新生之坦潛伏水底。尙未成形是曰水坦。又數年露土而成白坦。又數年工築生草而爲草坦。亦有年久仍爲汪洋無可施工者。乃他人從旁

覬覦攙承遞承。則不問坦旁淺水。而欲平分其原承之中沙。又或各改土名混塡圖分。則不問前工幾何。而欲併得其工築之草坦。倘一時不及確查。兩案均以冊報。在坦之大者尙可變通分給。而坦之小者不免虛攤貽累。甚至於工築成田之業竟行搶割。又或自知理屈誣賣他主。發覺之日辦理愈難。此等沙四至皆海。不惟原無定名。亦難確分區圖。固未易按冊而查者也。若濵海接生之坦。接近民業。自應先盡毋田。而毋田業主或恐沙不即成。或慮後有衝卸。雖工

築有年不敢遽即呈承。旁人窺其將成。遽先呈報。又或毋田已成。工築有日。旁人變易土名。賄結朦准。甚若當時不即爭佔。直至草坦已成熟田將就之日而後執案控爭。此等坦或橫長數里。原可按承。或形僅一灣。惟容一主。或田坦直連。或斜飛旁出。當勘丈之初。多係深水淺泥。無着脚處。僅恃登高一望。或小舟進涌。得其彷彿。故雖州縣愼重其事。取結給示。至再至三。不敢遽報。而旣報之後。猶或十一之中有重冒互爭之訟。此亦未易按冊而查者也。再查粵中初辦

沙案有憲臺衙門給劄之法。重承難稽。訟端滋起。康熙五十六年變爲學官給單之行。執單互爭。猥雜益甚。近者廣南道奉行專理。委官分勘。一再展限。方有端緒。事之綦難如此。竊意赴上越控之詞。率屬州縣混爭未准之事。而實在情形。仍令赴有司經理。方得其眞。如會邑本年已准彙報之案。即有一百六十餘件。以前報冊數尤繁多。其已准而未經勘查者。又在其外。想別屬可以類推。此又查之不勝查者也。事關邊省大政。故敢縷陳其愚。以備鈞裁。

覆撫都堂王札問

竊見炎粵古號脂膏之地亦往往以邊遠視之不甚加稽查聞從前多有官以賄遷罪以貨免之事各州縣收受陋規亦遂恬不為怪自雍正初年漸次釐剔陋例革除殆盡然職於雍正五年署篆平遠時猶有公議一千六百金隨地丁輸納公然設櫃徵收職始屏除不取是前此猶未盡去其弊也迨雍正八年各官俱定養廉以杜派累之事如現行火耗加一六九之法其九分是為奏銷之費然從前則凡如奏銷之

類皆派之州縣轉派之民間者也又從前內海外海戰船巡船等項及營汛兵房俱文行派之州縣如職初任和平小邑亦歲有捐項數百金大抵上行下效視為固然官之不禁苞苴群謂東手來西手去未必以為可恥也民之不免派累公然名為均平甚至有司之紙筆薪水無一非窮民之膏血未必以為不義也十數年來此風盡行釐革即地丁色米之間畧有浮溢視從前景象迥然不同若詞訟之事尚來暮金無藝之徵公行票牒者不多見矣倘敢有食烏飲鴆之流惟當立登白簡以示風旨而已職之愚竊謂今之州縣敢檢踰閑者頗少而立品愛民者尚希品端而才通又以愛民為心者上也守端而才不逮尚不戕民者可仰而跂也若卑污苟賤善諂善驕之流雖亦于功令不敢為非逞其惡才強幹可喜而實行無關根柢已墮其於民之休戚未嘗一動其心即素有聲名何足取乎激揚風示之間惟在大憲權衡之用不在他人也

恭呈　御覽事通稟

官員相見儀注往來文移皆經內部斟酌會議頒行遵守所以辨名分尊　朝廷也過亢則僭僭則驕而無上過屈則諂諂則卑而無品其事皆曰違例乾隆五年十二月准禮部咨前事內開查會典內載各關監督與督撫相見及用文移之處亦照副將與巡撫相見行文例行司道以下相見行文之處亦照副將例行等語按查織造衙門職事與稅關等自當一體遵行臣等酌議嗣後織造稅差等官係三品以上京

堂職銜者原屬大員其與督撫相見行文並司道以下各官相見行文俱照總兵官之例行其餘悉遵照會典所載之例等因通行在案職查香山所屬之澳門粵海關監督設有稅口歷年所收稅係由縣轉解是而未查儀注監督行牌縣用申文均屬錯誤今既奉准部咨監督照副將例行則前之誤者不可不正也又查副將與州縣往來公文副將用墨筆照會州縣用牒呈今監督亦應用墨筆照會州縣用牒呈無疑乃奉准部咨以後本年四月初二日五月十七八

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等日監督來文仍誤用牌票相應查敘部行詳請轉飭該監督及凡有稅口州縣應用文移之處及一切相見儀注俱遵照部行以臻畫一庶不過亢不過屈體制定而無違例之嫌所以辨名分而尊　朝廷者莫先乎此

一撫都堂王批仰布政司查例議詳核奪自記

義倉查議事稟署撫臺方諱

遵查義倉之設參常平社倉而[illegible]所謂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竊考其法肇於隋度支尚書長孫平
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
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此其始也宋朱子倣其
意始爲社倉之法淳熙八年遂下其法於諸路明斷
學顏謂社倉義倉同一法也唐義倉之設歲自王公
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
始也宋則準各正稅二十而取其一爲社其出也中

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戸又大歉焉乃及於富室所謂
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其立法之意如此又按朱子
行社倉初請常平米爲社本量歲豐歉收息及納還
原米餘積頗多每石止收耗米三升濕惡不實還者
有罰而陸九淵欲兼置平糴一倉謂社倉固農之利
然苟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斂來歲乃無以賑之莫若
兼置此倉農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
以權富民閉糶騰價之計此皆古人所以爲民長計
者至周也若今各省社倉有不在鄉而在城不在民
而在官者乃奉行之不善於是社倉之外義倉特[illegible]
玆查畢縣現存社倉穀豆一千七百八十餘石俱分
貯四鄉社長管理似已無在城在官之弊但爲數無
多難充荒歉倉卒之用自應亟舉義倉廣積貯之
利職竊計勸捐收貯之法應倣唐宋義社二倉遺意
量爲變通凡衝衢集鎭烟戸殷繁商賈雲集之所俱
令各設一倉其畸零小鄉烟戸少者可數處合爲一
倉有巨族蕃盛可一姓二姓及素相親愛願自爲一
倉者聽之該地商賈人多願自設一倉者亦聽之伏

查乾隆七年部議御史薛　條奏禁止按糧勸派此
爲不計貧富概行擾累者立之防也然事無規則則
遵行爲難似應倣宋人準各正稅之義令每畝歲捐
一升其有田三十畝以下僅餬口者勿與則爲數有
限人必樂從而積久漸多其利彌溥若夫建倉伊始
公費無資應各於公所寺院中擇堅密閒房暫爲收
貯仍勸令於捐穀外各量捐錢文自數文以至數十
百文爲建倉費倘有好義樂輸之商民能獨力建倉
或捐穀至五十石以上者州縣給扁旌門百石以上

者。報明上司。通加奬賞。更有樂善不倦。三年內捐至四五百石以上者。詳明具題。給與頂帶。如此則鼓厲有方。捐輸必廣。覩唐人始自貴近之制。似可無抑以相從之煩。其典守之人。則令紳衿耆老公舉老成殷實秉公服衆者。以為倉正。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優以禮貌。不使差役行查滋擾。以重其事。更每倉設印簿二本。一給倉正副。一存官備查。凡收穀時。將樂捐姓名。捐輸數目。塡註簿內。正副公同驗收。各書一押。用杜推諉。以審其法。倘有虛收捏借。營私圖利等弊。

許該處士民稟官查實。另行遴委。其秉正無私。鄉里推服者。分別賞以花紅。給匾免差。十年無過。詳明題請。榮以頂帶。均如例。夫事重法密。加以勸懲。互用而不公。愼自勵者。必非人情。至出納事宜。應量歲酌人每四五月閒視不給之家。令各社正副察其誠朴力田者貸之。或雖無田業。可別項營生。力能完納者。准其族長鄉鄰保領酌借。十月責令還倉。其收息也。豐年每石收息一斗。稍歉減半。歉歲免息。收耗三升。出入斗槩。不得淨多斛面。收畢報官核查。如有遊手之

徒。強借及不還倉者。倉正副稟官究追。略如朱子之法。蓋倉庾之設。有散有斂。期於可久。非如荒歲賑粟煮粥等事。有散無斂者比也。倘一邑之中。收穫豐嗇不齊。此鄉無庸發借。即平價出糶。彼鄉收貯原價。秋收買補。此即陸九淵另置平糴一倉之義。皆當條舉示民。以期有備無患。再查阜寧縣今歲雖屬有收。而鄰境沒上濟寧等州縣俱被偏災。現今運販往來。正值穀少價昂之際。應請於來歲豐稔之秋。力為勸諭。仰宣憲仁。以副我　皇上惠保蒸黎之至意。緣奉仿議

統惟鈞鑒。

驛馬草料銀兩不敷等事稟撫憲阿 諱里袞

竊惟驛站一項。上關皇華。下供差務。必畜養膘壯。無悞馳驅。始稱置郵之義。查東省各驛。最屬衝繁。是以每馬一匹。草料連閏。銀歲銷二十七兩九錢。計日支銀七分五厘。載在部頒衝僻冊及賦役全書。歷來遵奉無異。雍正十二年。奉文改照河南之例。每馬日支草料銀五分。通省減銀二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兩有奇。自後喂養惟艱。而衝驛更為苦累。乾隆五年。經護

院魏 以額陳草料銀兩不敷等事具題。奉准部議。山東與河南接壤。其道路衝僻。物料價值。俱各相等。從前該省奏銷冊開。每馬日支草料銀二分六厘零。經照豫省之例。加至五分。何得又請酌增。以啟浮冒之端等。因本年十月內。行知在案。伏思政貴有恒。議當核實。東豫兩省情形各殊。是以部冊須有成額。前奏銷冊內。除棚廠鞍屉等銀另為一欵外。其柴薪等項銀五萬九千餘兩。原造入草料項下。通融辦理。非即每匹實支之數。如果舊支二分六厘零。何以每匹

加至五分。反通省減銀二萬九千一百餘兩。此非其明驗耶。本年十月內。職見邸抄一件。奏明事。兵部議覆直隸總督那 題驛站錢糧一疏。比照各省支銷數目。酌為定額。如係至衝至繁驛遞差使最多者。馬匹草料。請照臣館所額馬之例。日准銷銀六分七厘五毫。次衝次繁驛遞差使稍多者。請照江南山西馬匹草料之例。日准銷銀六分。其簡僻驛遞差使最少者。請照河南湖廣之例。日准銷銀五分。各驛騾頭亦日銷銀五分。驢頭銷銀三分。雜支一項。除簡僻稍衝

已足敷用者。無庸議外。其至衝至繁各驛。仍照從前定議。每匹准銷銀三兩六錢。永著為例。奉 旨依議。欽此。職查東省驛務衝繁。既不簡於直隸。而豆麩草料之價。亦不賤於直隸。即今歲秋冬價平之時。據兗郡而論。每草十斤。值銀一分七厘五毫。每豆一斗。值銀一錢一分三厘。每麩一斗。值銀四分。每馬以草十斤。豆四升。麩三升計。日需銀七分五厘。倘後價昂。更且不足。而雜費又在其外。若謂自雍正十二年議減以來。皆已相安。殊不知驛站久為畏途。頗望切恩

額凡司驛各員不但左支右絀大費周章亦且計後耆前徒滋弊竇統計原減銀數不過二萬九千一百餘金何益公帑之藏乃使驛務拮据一至於此況山東一省長亘千里皆與直隸東西聯列其接壤省不過單縣曹縣一隅而已比照直隸新定之例實爲至當幸值大人移節東土可否俯念此邦大政至難至急無如驛務一事者卽以兆畿已試之規爲東國畫一之制援例上請必得俞允此事幾之會也

前事再稟

竊東省驛馬草料不敷一事從前每馬一匹原日支銀七分五厘自雍正十二年議減二分五厘每匹日支銀五分遂致喂養維艱諸多掣肘雖各憲嚴行申飭極力整頓而無米之炊不免支飾以應其拮据展轉之狀有難以筆罄者查自乾隆五年間前護院魏題請加增奉部議駁以後下情幾已絕望近蒙大人洞矚苦累奏請加增有驛各員皆額手相慶私謂必當得請不意復奉部議謂數十年遵行已久驛站衙署無異若因近來物價昂貴應請加增將來物價平減之時已增竟成定例此項羨餘盡充驛員私橐如因一時偶歉遽更久定章程使各省效尤恐開浮費之漸亦非所以重錢糧而釐清驛遞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思錢糧固不可浮費而驛站又豈容廢弛東省上連直隸下達江浙閩廣等省並有河工漕務水利海塘各項差使浩繁若以五分爲喂養之數不惟今日不敷卽當日本已不敷是以有驛各員時切呼籲乾隆五年卽已上請殊非自今伊始特積至今日更有刻不容緩者耳竊查從前額設草料銀

兩每匹每日雖云二分六厘加以雜用銀兩實每匹共支銀七分五厘正以雜用之羨餘補草料之不足通融辦理僅足敷用嗣照河南之例定議以來雖草料銀兩若已倍增于前而以雜用一總核算頓減三分之一昔人謂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屑屑計較非永久之計誠篤論也再查東省驛站內如買馬糧食銀每百匹歲支銀一千一百二十兩七錢零自康熙五十七年奉文每百匹歲減銀七百八十四兩五錢零驛員猶可支應者以雜用草料之數尚可通融也

今又於草料銀每百四二千七百兩內歲減銀九百餘兩惟日減日少遂左支右絀現今辦理大差周章倍極上下勞心尤其利病之彰明較著者也況我
國家昇平教育生齒日繁需用日廣諸物昂貴草束麩豆之價數倍于前而自雍正十二年以來又屢遭災祲諸物貴于他省自應照本地時物以定價值似難以一隅相接之河南而概通省更難以將來或然之平減而置現今之賠累于勿問也職竊謂政體所關不容不請復其舊非但爲窮員望救而已伏惟大

人[illegible]望亟隆片言作通省之福一朝垂百世之型可
[illegible]原題據情面奏轉移之机惟此一時肅此再
[illegible]鈞鑒職臨稟可勝悚惕待命之至
[illegible]憲批候酌奪繳

霑邑貧瘠情形稟撫憲阿 十二年三月

前於二月某日晉謁鈞墀恭請明訓蒙諭將地方情形詳悉具稟溫語霽顏反覆諄切敬聆之下忻感交併茲於十七日抵任所見經行州縣風景民情雖豊歉苦樂各有不同而地瘠民貧異常艱苦非逾格恩施不能解其倒懸未有如霑化之甚者當職初入縣境地無青苗白鹻黃茅荒涼被野體問鄉閭父老咸稱乾隆八年以來遍歲乾旱十室九空境內西南兩面方幅最爾窪鹻過半東北一帶地逾百里皆濱海

斥鹵歷來少收惟東南一隅稍有沃壤然亦浮沙白土性異膏腴從前通縣所賴惟小麥棉花二種近因連遭春旱不能佈種去年春後不得已始種禾穀當五六月間苗勢葱茂可望豊收經前縣以有年報上不意七八月間綿虫害稼大損收穫實爲暗荒是以各縣多蒙軫恤加賑之
鴻恩而霑土獨居有名無實之富歲此其情形之大略也職復核查地丁錢糧數目額徵銀僅一萬四千四百餘兩其地小旧薄可知而乾隆八年分除旱災蠲免外應徵銀一萬二千

九百四十餘兩內未完一千八百三十餘兩於十一年帶徵乾隆九年分除旱災蠲免外應徵銀一萬一百七十餘兩內未完三千三百六十餘兩於十二年帶徵雖前令設法催輸八年分僅完一千二百七兩零其十一年正賦反有六千八百五十餘兩未完查民間室有蓋藏者十無一二其貧者或掃野田草子餬口或採蘩地薺菜充腸窘困之狀筆不忍書而拖欠累累除十年分未完銀一千九百七十餘兩應巳巳年帶徵外計八年帶徵並十一年正糧共七千四

百七十餘兩正値奏朔在即九年帶徵與本年應徵共一萬七千四百餘兩復例需催科是以窘迫無聊之窮黎一時而徵四年之賦既苦於剜肉醫瘡又不便緩徵逃賦勢之難為情之可憫誠無計為之騕轉也再查阜縣有被災案內奏

旨分五年帶徵者如乾隆八年分奉文借出麥種銀二百八十五兩零九年分兩次借出春麥秋禾籽種銀四百一十九兩零又各項米穀現在存倉者僅穀六千五百二十餘石其[illegible]穀商輸登萊撥運等項下民借穀三千一百餘石撥運米麥項下民欠麥三千三百八十餘石民欠米九千二百八十餘石核之時價二共値銀二萬七百餘兩至今顆粒未償是正賦之外米穀積欠之多又如此夫以彈丸之區當積歉之後以盈千累萬之數責室如懸磬之民不惟無益國計尤恐民力難支移散他方未免更廑憲懷此職所蒿目棘心不得不據實上陳轉籲大人為民請命者也伏閱本年正月邸抄欽奉

上諭將齊南府屬之陵縣所有帶徵八年正耗糧米五千七百九十餘石加恩豁免仰見民

生疾苦皆

聖主所樂聞況更苦更難之霑邑數倍於濟屬之陵縣幸値大人泰交有素可以一言而甦甦起枯此千載難得之一會也可否據情入告將應徵四年錢糧并撥借米麥窮民難完之情形上達

睿聽一視同仁則海濱窮黎更生為幸矣

查辦遺漏戶口事通稟

竊查辦遺漏戶口一案於正賑加賑之外復得補賑一月此　聖天子如天之仁亘古未有而憲臺保赤之隱痌瘝彿𨖽凡州縣有司目擊民艱敢不悉心辦理仰承至德職自四月初六日到任查二月以前被災戶口張參令皆已賑畢惟三月一賑纔十分之三餘尚未經賑給而奉撥南漕米一萬五千石久泊邳州屬之徐塘口亦未兌收於將境內災黎赴縣請賑請借者紛然沓至然一經切實開示令成災保分靜

[illegible]運米開賑未成災保分亦候分別借給即各安然而[illegible]民情並無滋擾職隨查徐塘口在縣西南雖有本[illegible]九十里可抵縣屬之馬頭鎮但河水淺涸船小[illegible]霉雨三月不能運畢倘待此救飢不惟災民[illegible]莫及即糴借亦皆失時此外又無陸路可通再[illegible]蓋仰屋無策因詢之輿論有雍正九年前任馮[illegible]就近徐塘放賑一事民皆稱便遂彷行之蓋事勢[illegible]難不得不變通以濟也業將變通辦理緣由稟請[illegible]司在案迨四月十二日親赴徐塘驗兌因見漕米多有霉變斷難久貯更不容株守成規坐失事會又將勢須變通情形稟明憲鑒在案所有查辦補賑事自四月初七日各委員到齊旬日內先查完數保職即於二十日委典史同委員赴徐塘凡縣西南保分距徐塘稍近者即於徐塘開賑至二十五日計運到馬頭之米已千餘石職亦於二十六日同委員赴馬頭凡縣東北保分距徐塘頗遠者皆於馬頭給散五月初八日竣事計兩所正賑共賑過貧民貧生二萬五千三百九十六戶大小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九口

兩所補賑共補賑過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八戶大小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一口皆不敢拘極貧賑米次貧賑銀之規係即動支南漕米石給發惟聞賑歸來一項乃極貧之民從流離顛沛中倖得餘生而回者急[illegible]即予撫恤分保安插又不便令其候領漕米均將本[illegible]奉發司庫銀一到立為給發計共八百一戶大小二千六百六十三口應於聞賑項下造報至未成災各保奉憲檄飭各借給一月口糧職查縣屬未成災者除張參令已將縣倉穀借給七保外尚有二十

四保額求領借職亦照賑給變通之法分別相距遠近於五月初二日開借動用南漕米支給職恐愚民領米不能自寫領狀且或人多書寫不及隨捐備紙張刊成領式分發各保令填入借戶及約地保領人姓名當面投遞即時給發俟事畢另案造報總計郯城一縣前後賑銀二萬七百餘兩米一萬四千九百餘石穀四千二百餘石雖民貧而頑浸以成俗然鳩形菜色皆慶更生流散逃亡無不復業莫非仰賴
皇仁所普被如父母之育子原不問其知恩與否而

恩實罔極也惟是邊縣窵遠往返動輒逾旬情形多端旦夕迫不及待每懼拘泥貽誤有關民生匪小今賑雖告竣而事後追思有率意徑行匆匆未能待命者孟浪之咎所不敢辭也合將辦理始末逐一據陳
伏祈鈞鑒

此案經以徐塘就近賑借具稟藩臺照例嚴駁未允予以民命攸關緩則無救遂一面徑行一面通稟聲明不及待命藩臺方再行駁飭聞撫憲已徑行批准矣此例一開故次年水災雖民至十七萬

四千五百餘口又災地毗連十一萬八千九百餘口奉恩一再加賑至用米六萬二百四十餘石又銀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兩他縣餓殍載道而郯民得安其生者就近給散之效也倘必待運到始賑則遲必數月事殆不可知矣先儒云當官無避事又云公過不可無斯言豈欺予哉自記

郯邑水利事稟撫憲 十二年七月

爲洽當舉其要者而蘭郯莫要於水利職嘗按查原卷勘閱情形知其說有所宜詳而其事尤不可緩也案查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聞山東河道及諸湖蓄水之處疏濬宣洩尚未妥協倘遇淫雨大潦地方必遭水患與其臨時旁徨何如先時籌畫可寄信與完顏偉喀爾吉善令其相度情形凡有關疏濬宣洩之事詳悉查奏爲有備無患之計欽此隨經河撫兩院查奏於乾隆九年四月十四日奉

到 硃批是應急修者一面動工一面估報庶先事以赴工亦可以少寓賑耳欽此迄今猶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瘼思患預防如是其急而以工寓賑尤經國恤民之至計也維時查奏案內以蘭郯二縣河道與江南邳州連界隨咨商江省准總河部院白咨覆內開邳州水利案內原奉欽差奏定東泇河一道現在深通毋庸挑浚芙蓉官橋燕子等河及武河堤堰未經勘報興修等因經行布政司覆查芙蓉河實與東泇各爲一水其在官橋以上原屬深通以下

蘭郯聯界及邳州境內均有於浚乾隆八年三月於恩除永患等事案內估報銀五千二百餘兩今准江南河院咨覆東泇河估需銀七千餘兩事屬兩岐查邳州與嶧縣接界另有東[illegible]正河則芙蓉河仍應照原估議挑再燕子河蘭境[illegible][illegible]道惟郯城之四哨保起至邳州交界之優廬山均屬淤阻應行勘議武河堤堰蘭境兩岸殘缺處及郯境東湖阜劉家莊等處向未築堤有害民田今據兩縣各請於來春勸民修築等語應如其所請等因議詳院憲在案此蘭

郯議修河工之始末也謹按事之緣起出自 特旨不啻己飢己溺之思而事之中止關乎奉行格於一議再議之後伏思二邑地雖彈丸實兩省聯界大河歸海之要區歷年墊溢十歲九荒之危地百萬生民皆在 皇仁痌瘝之中歷年災祲皆糜國帑不貲之費而因循悞事苟且塞責不曰緩工非急則曰勸民自修使民艱日甚又致上廑 聖心軫恤殊恩時勞宵旰其由來非一日已職代庖郯城即以郯城論郯居本省極南與江省邳州宿遷海州贛榆接壤皆所

謂澤國也郯之河道非但芙蓉燕子武河數道而已邑東有沭河一道源流最長而最險其南崇河一道堙塞已久而未通其西則爲河者五近城爲白馬河迤西爲沂河再西爲武河又西爲燕子河芙蓉河其流皆自北而南東西條列如排竹各相距五七里十餘里不等下注邳宿海贛之域查沭河西岸有堤中有竹絡埧石工長六百四十丈又上下接連土埧共長六百五十六丈皆爲欽工其餘四十七里有奇則爲民埧惟東岸無堤即以田爲堰今現在冲決者十

一處計一百八十餘丈皆民害也沂河兩岸皆有民堤各長五七十里不等今現在冲決者八處計一百四十餘丈皆民害也若墨河白馬武河燕子芙蓉諸河皆無堤工而淺隘不能容水水稍大即溢出溢出又民害也以此諸河錯流一縣境內故歷年水患發金發粟不可勝計乾隆四年有賑七年十年皆賑至去秋災案賑粟至三萬四千餘石銀至二萬一千餘兩今且又以災告矣民害何時得弭乎職於現今災案周行履勘縣地夾沭河兩岸者北爲重沙至山前

等六保南爲龍門至紅花埠等五保夾墨河兩岸者爲蒲寨至楊家集等四保夾白馬河兩岸者爲歸義至張家集等五保在沂武二河之間者爲港南至重高等七保在燕子芙蓉之左右者爲道莊至長城等六保一河冲決則兩岸諸保咸受其殃兩河泛漲則中間各保胥及於溺自非旱乾之歲皆屬報水之年況其地勢窪下目曰湖田霪雨連綿即被浸渰連年浸渰民無生計老弱輾轉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浸以成俗謂之逃荒皆以水無所歸之故竊爲察其情形

河之原有堤堰者河身本寬現今通暢宜補其衝缺增高培厚加以夯硪築之必堅使河水不至外出其原無堤堰者河身窄淺受水無多間有淤阻反成泛溢惟當濬之使深開之使濶岸不必高爲受水地使湖水有所宣通然後治湖田而爲之溝洫隨其地勢就近歸河河之寬以七八丈深以八九尺爲率溝洫之寬以五七尺深以三四尺爲率如此則湖田雖窪必不低於河身河身既通自足以受湖水變斥鹵爲膏腴易蒿萊爲稻粱穀麥此百世之利也職素不諳

河務不能估計誠得練達工程者歟高下計土方等
資用程月日分任諸河一時並舉有如治某保之河
即用某保之民計工估方計方授食其費即廣諒不
侈於屢年賑恤之數且一勞可以永逸生民世受其
澤視前此之因循吝惜反至糜費藉口民力苟且補
苴者相去何如耶至郯境東西北三面皆與蘭地交
錯河道相通郯邑水患多自蘭邑決口而來自宜一
體疏治郯河下游歸於邳宿上流疏通之後再咨明
江省承接築濬自不至如從前之查覆往返徒延歲

月又事之宜行者也再查今歲報水之地幾於通縣
皆災然職逐一查勘災之輕重悉以田之高下為差
可否將災重極貧例應賑恤者分別造報其災在五
分以下者盡入寓賑於工之內於今歲農隙後起至
明春農事前止令各保貧民畢力治河為永久之計
用副我　皇上子惠元元之恩倘事屬可行則委員
丈估當於事先分工督理必在得人稍一逾時事恐
不及至決口之處雖已勸諭築塞而民力拮据且內
河外潦無處取土旋築旋圮事實無益也合并據實
聲明
　此稟上後撫憲一面飭查一面即行據奏續奉
上諭委大學士勘實奏聞事之迅速上下同心如
此自記

前事再稟十月

蘭郯二邑河道一事蒙大人俯採芻言飭行查議上
達　宸聰拯萬姓於災危維百世之大計茲於九月
初一日欽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阿　奏稱沂州府
之蘭山郯城二邑河道淤塞堤埝坍頹為累年被水

之由應動帑疏築等語疏築堤埝本利民之舉且二
邑河道淤塞致屢被水災以工代賑實為應行河務
所關須將上原下委審度周詳然後可以興舉著大
學士高　於江南查賑事竣時便道查看將應行疏
築之處悉心妥酌勘實奏聞欽此職查本省河道自
乾隆八年即上厪　聖心奉行勘估而旋議旋止迄
未舉行職前稟謬議以築高濬深得受湖田之水通
溝洫使免浸淹之虞且藉此以工代賑甦目前之
災黎其於各河原委及有關於江南河道者猶未議

及也今伏讀　上諭覆查邑河七道之中沭沂為大
而墨河最急職初到任時查城東竹絡埧不過沭水
近城之一節耳何以管轄則縣丞同知上至監司伏
汎則事由南河撥兵防險如是其重且嚴也及披閱
故牒勘察形勢始知沭水自禹王台石埧拆毀以後
遂至決入沂河直衝駱馬湖而運道中河俱有傷碍
康熙二十八年河院王　始創築石埧使復南行入
海故道乾隆八年又動帑重建蓋邑人有沭沂不見
面之說尚兩河相會則中間數十里一片汪洋遂直

注江省以肆害所關非小故也而沂河之漲發其利
害略亦相等查此河發原既遠上游受水甚多至蘭
山之江風口俗名夾縫口者堤岸久經坍卸水漲則
分行兩道南入沂河本渠西則直入武河此地實全
河之險阸且沂河西距武河再西距燕子芙蓉二河
皆僅十數里數里不等三河又皆無堤堰一至夏秋
水漲則沂河西隘燕子芙蓉東出更有江風口之水
從中冲激而來自郯境以及上蘭下邳無不盡受沉
淪如本年七月內郯邑重高保有決口邳州李牧郎

詳明淮徐道移請堵塞是其明徵已然該牧但知沂
河決口不知四河相連情形亦不知江風口之水更
其肆害之由也由此言之郯邑之河不治即江省均
受其害倘蘭郯之河能治則江省亦同其利　上諭
所云上原下委誠千古不易之定論也謹按禹貢治
水千百言孟子一言以蔽之曰掘地而注之海又曰
水由地中行職每見霪雨積潦時坳堂之外水盈堦
砌通一數寸之溝刻時而迅流疾趨積潦盡出無他
下有所歸故旁無所溢也且語治沭於今日非謂西

岸尚有不固正謂繇從前西注之害專事西岸而置
東岸於不問也竹絡埧之設原歸七分之水於本河
而洩三分之水於別渠正以下游河勢甚狹此為防
其泛溢之一道耳今固西岸之隄而即以東岸為壑
割膚養肌東岸數保之民何辜職於東岸不敢議築
大隄致奪西隄之勢惟請築四尺小堰以資保護庶
民田廬舍可保而下游雖狹於此既有三分之洩亦
不至於為害矣至沂河與武河相為表裏而與燕子
芙蓉等河勢相倚依必將沂岸舊堤增築高厚諸河

淤阻挑浚寬深使南由邳州入運歸大河入海其勢
甚順若墨河卽古之皂河居縣之南方通塞問半而
臨河村庄最多又歷年成災較甚之地倘得通行開
浚不惟積潦盡出卽沭河竹絡埧所洩三分之水亦
可由此分注而其南入駱馬湖故道猶在南省接濬
諒亦非難如此則上原下委無不貫注累年水患宜
若可除職前稟治某保之河卽用某保之民期於分
員督理一時並舉各保貧民普被 皇仁如或事有
難於遽行則沭沂墨河三處工程多而需人衆且爲

害甚迫應請先爲疏築以符寓賑於工之本意然後
次及武河燕子芙蓉等河正河旣通然後於各河岸
外通溝治洫洩窪湖之水則責之民力自所難辭目
今諸河水勢已落以上情形似未顯著且事與南省
相關處或有未悉者故不揣其愚再爲縷陳以補前
稟所未及除繪圖貼說將各河原委並應築應疏各
情形稟明本府本廳會勘由本道核明定議外理合
[illegible]悉錄冊稟請訓示施行

前事三稟十三年二月

竊惟蘭郯二邑疏築河道一事蒙大人特奏奉有
俞旨又蒙河院中堂兩大人先後奉 旨臨勘已定
築沂疏墨之議詳悉估計期於卽日興工尅期竣事
仰副我 皇上軫念民艱之至意二邑之民一旦有
更生之望其何修而得此惟近者奉准部議照以工
代賑之例發給方價一半等因竊查以工代賑給半
之例雖自乾隆七年部議工部侍郎張 條奏初有
此議然惟散緩工程無關緊要不必有夯硪之類亦
無有伏汛之限而可從容就緒者借不急之興修寓

賑恤之實政洵爲救荒良法非所論於工程之大且
急者也卽如郯城一邑連年災賑上糜國帑屢廑
皇衷時切軫念皆因河道不修河水泛濫之故故以
彈丸黑子之區致煩宰輔重臣之步現今決口薄堤
亟待築塞湮流斷岸亟需疏通伏汛有時浸淹可慮
非及時工築卽緩不及事且沂河之在縣境者河身
或寬至數百丈窄者亦數十丈業蒙各憲奏允將東
岸八十五里有奇西岸五十四里有奇分別土石工
程通行加高培厚其中議創築者十之四議帮築者

十之六大約皆頂寬一丈底寬五六丈至八九丈高五六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非此固不足捍洪流而保民命也加以蘭邑之江風口議准建堤以禦西分之勢將來沂河全力悉注鄰境更非往年水勢可比工程甚大豈容稍有率易若下加夯硪不圖堅厚而苟且塞責即與不築何異若欲加式興修而以力勝匹羸之飢民濟克日必成之要務欲其趨事赴功恐且驅之不前是則工之難以成工燎然可睹更查東省濟規方價原不及江南如江南土方內連硪水銀

至一錢二分五厘本省例止九分六厘倘照給半之例每方僅得銀四分有奇易錢僅六十餘文在易土之方兩人或可力就難土一方即三人未必裕如半何兩三人分受餓夫易飢何能供口而一夫赴口待哺米價正騰何以畜家加以河工所用鍬[illegible]蔴钁耙筐擔之屬及硪夫鍬手工食又當取足於此是四分有奇之數且不能全得則賑之不成爲賑又曉然可知工與賑兩無所益將使以工代賑之舉反失寓賑於工之意職司此地者衛民適成厲民何以對此災黎此職所日夜爲懷而不敢遽以從事者也伏思我　皇上賑恤殊恩即蕞爾郯邑已不吝十數萬之費況欲爲百世可久之計又何惜數萬之帑使工賑兩歸實益伏祈大人據情入告成此大工救此災民職等亦得仰承德意卜日興工再本省民堤搶動帑興修之案如乾隆五年確勘河淀等事乾隆九年查奏水利等事皆全數給發不在減半之例故此案估冊亦照漕規原數並非照以工代賑之條但原奏內未及聲明遂致部議仍循前例合并稟

聞統祈鈞鑒

本案旋奉　特旨給發全價境內沂墨兩河共動帑六萬三千六百餘兩遂於四月內興工間以農忙停放至八月內告竣計沂河兩岸一百四十餘里內石工三百一十丈并墨河六十五里有奇皆得照估疏築余既爲善後之條詳請入　告以垂永久尤望後來者深念民瘼時爲綢繆共保百世之利可也　自記

密諭事稟撫都院準 剳詠

本月二十七日酉刻接奉鈞諭飭令職立將該標員姓名及滋擾需索種種不法並此外劣跡逐一據實確切具稟愼勿稍有瞻狥隱飾等因密諭到職仰見憲臺釐剔盛心採納虛懷職何敢稍有瞻狥上負明問竊查前四月間大學士公過境以首輔尊崇大憲敬禮凡經由州縣孰不加謹迎送一切夫馬多備供張盛設所不待言乃奉委遠迎之標員展姓者問係東平州人回教每當夫馬換班輙在大轎之旁倡言

少馬缺夫等語欲以從旁冷語聳動威嚴及出境時悉轎已經前行輙與隨行轎夫馬外索馬夫外索夫藉此爲名意實有在稍不遂意輙將州縣家人繩縶馬首箠罵帶行明索規禮甚至摟衣奪取而去自嶧縣及蘭山蒙陰等處所在守令可問彼其心但知迎合趨奉藉風憲作威福以濟惡爲容悅不知奉委遠迎之意原令其護衛調停冀尊貴意適使地方有光而不料小人無識反損貴公之聲名傷上憲之顏面辱守上之令長而啓愚氓之誹謗以至于此也至此

外有無劣跡非職目擊不敢妄及其名亦不確知諒標員未必多有展姓亦未必再有東平回教之標員也惟大人密爲察奪

此余不思投鼠忌器之義遂使撫標營員伺隙而中傷之或猶謂爲不避嫌怨者非也存之以爲戒耳 自記

邑有馬鞍山刦船一案前令差捕役緝賊帶張亞保者出首供吐同黨姓名十餘人前令已按名拘繫矣及予至閱其牘所失無别贓惟船內銀錢若干被刦時男客皆逃獨一老婦守木屐一擔約百隻而船夫有一人手被鎗傷此其失盜之情形也及提訊初不承命首人証之猶不承越日復提亞保問同黨不承故對曰昨聞其私相語謂官長讀書人忍一夾即可開脫矣故若此予意其然復提十數人者嚴訊之不

承訊誠以刑乃皆供認而所供上盜情形各不同所供船中情形亦不符心疑之兵胥稟曰此役展計也訊大盜首名供既明法當以首名所供問之衆盜語不符佐以刑供當自協予曰倘非眞盜鍛鍊成之可乎胥曰大案處分重考成宜顧也予曰有是乎姑付獄已予以他事至該鄉陰遣人密訪知眞盜另有人乃因别案小竊於票尾添入數人姓名同喚至人置一處併訊以此案一問即承伏所供船上情形如繪[illegible]供所供數人訊之供僉同獄立具出獄中囚問之

即首人亦翻然變供矣細鞫其情蓋捕役畏比而知自首有免罪例始買囑一人出首輒所索無行者以實之既而首人避誣扳之罪執之愈堅諸人難目前之刑亦遂以自誣也予顧向者兵胥乃惶恐謝謬言予嚴加申飭令勿再有妄語以誤後官爲重懲捕役及首人而釋諸人於獄使向者如胥言情罪既具將所謂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矣可無慎諸

審案　羅定

州民陳飛兆携至兒守禾田寮忽父子被殺身首異處投之大河長流中久乃覓得其屍而首不見矣經二載未獲主名誠所謂無頭命案也予初至又奉檄檢驗仵作人報骨黑色係以毒死頸骨無血痕爲死後傷予疑既毒死又殺之似別有姦狀提其母兄及妻問別鞫問僉供無有問素有仇家乎有相好時往來者乎其妻沉吟良久乃供有鄰鄉積竊刺字黃亞安者常來尋夫共語前官未之問故未疑及此也予

立拘安至狀惶恐甚一作色叱問即悚然言知情問所以曰與飛兆盜其鄰人劉姓牛而分受不均致鬨且恐事洩故殺以滅口耳予曰陳自在田寮守禾將是爾利其財物戕之何同盜耶安即力辨伊田寮中此夕止牛息被一幅何財物之有且招出同黨馮姓爲加功予引其兄問伊弟田寮所有供相同問牛息被何物則貧人結布縷禦寒非常有物也已而起出其刀則久藏屋上草蓋中血痕殷然旋拘馮姓至供如亞安惟毒後復殺之則僉供無其事予以供與屍傷不符猶疑之以他事關取高要仵作人來一日遽帶至屍所令覆檢仵作人一見屍即稟曰骨經蒸洗已可辨無庸再洗檢實非毒後復殺者也令解之曰骨黑有二遍骨黑黯色者必經水浸故若毒則黑止骨節間餘處當如常血蔭亦有黯顯之別頸骨經刀即血出故痕不甚顯然猶可見也即檢一細草枝指出骨端痕如一線然供與屍傷乃符既而所盜牛亦於買主家牽來劉姓認明不誤案遂定夫刀與牛人所共見而予所取信者則牛息被一語非身至其間

親睹其物何以其兄與妻所未及言者遂能衝口道出若或使之此則予之所據以定讞者也至骨之黑色水浸與服毒有別即洗冤等錄亦所未及而老於仵作者乃知之此亦當官者所宜留意

審案 陽江

石塘村前沙坦刦殺四命一案。緣林廷正等四人共船販鴨。於村東八十里之東平墟。回至村外沙坦距涌口不遠。船泊人斃。皆有傷痕。而近鄉有譚謂蓮等三人。持鴨數隻出賣。屍親識係所販鴨。問之曰舟自東平回。涌口石上拾得者也。遂指名以刦殺控。前令相驗通報。嚴審未結。予到任後。查卷內圖格傷痕。皆圓圍四五寸。又身頸有八字不交各繩索痕。察其圓痕似棍戳傷。而棍不應如許之大。既用棍。不應又用

[illegible]勒死。又不應八字不交。可疑甚。乃親詣該處確勘。[illegible]所住蘇那區村。相距僅里許。二村距石塘亦僅[illegible]其村南一帶皆海岸。岸外即大海也。原詞所謂[illegible]前沙坦者。即岸外淺海淤泥處。涌口則由海入村之小港。而卷內並不言及海。一似村外沙地者然。故情形不甚著。因細勘海岸外皆石筍。崄岈或尖峭如削。或參差若砌。潮長則水浸岸根。而石筍沙淤皆藏水底。舟循岸行。直達涌口。潮退則舟行石筍之外。灣折數里。始達涌口。此其情形也。訊屍與船及鴨所在

據供屍在石隙沙泥中。船得之涌口以東數丈許。問船大小狀。則該村皆小船。長僅一丈四五尺。寬三尺。問鴨所在。在石筍之稍平若砌者。再訊據兩造及干審之人。僉供當日大風。廷正等先回。譚運等風定乃反。即事揆情。蓋廷正等乘潮近岸而行。風狂船覆。人隨波蕩。惶遽求生。間人與船撞磕。纏繞則篙櫓繩索。無非致傷之具。後來者遙轉而行。所經非前舟被難之處。適遇數鴨。見小拾取。固不知石筍嶙峋間水淹悽魂。沙埋斷纜。而三人之禍機。亦即潛伏於斯時也。

再三研詰。無論農耕鄉愚。狀非兇惡。即以三人行刦四人。何遂無一人生逃。且東平至該村。海路數十里。何待村外行事。况行刦所得。必恐衆認識詰問。何竟在林姓近墟出賣。此未便以供証無據之事。而懸擬以大辟者也。現據屍父等聯名哀籲。亟請詳銷。雖稱是刦是溺。未能確知。而其眞情已不容掩矣。因爲繪圖具詳。遂得批允保釋結案。

審案 和平

和邑民鍾自瑜控葉爲材活殺子命一案緣雍正六年八月內瑜子亞五往田灌禾與爲材爭先趕水曾口角相爭爲材因其年幼無知隨卽散去並無交手相打之事瑜族鍾亞癸所目擊也迨亞癸回後亞五旋死於近田山上栗樹之下伊母胡氏見其不歸問及亞癸以實對氏與子亞四遙尋至樹下見亞五左耳左肋有血痕右手腕擦傷所用鉏在其旁而奄奄一息已不能自言所由矣氏卽負至葉家門首圖賴

爲材攔阻不納遂報知自瑜以前事具控予時署象海豐與史詳請與寧縣相驗訊據胡氏稱亞五倒在樹下口中含有栗殼亞四供樹下有血一堆旁有木筍染紅三四寸等語但屍已發變後覆通詳檢審及檢驗時仵作人報無傷予查驗訊情形令出柩中衣視之新衣也而左襟有小孔孔周圍漬血痕命再驗左肋骨末條則半指許月芽痕血蔭通內外仵作曰此跌扎傷傷在脇也自瑜刀悍意在詐財猶力爭爲材亦力引亞癸爲証予曰如果爲材打傷則爭水田所應有血跡何以屍傷俱在栗樹之下木筍又衣有血痕如謂傷非木筍所刺何以亞五衣衫恰於左肋一襟適有小孔而小孔周圍俱有血漬正與肋骨蔭痕相應況爭水田所與栗樹山上高下相隔四丈有餘山路陡險斷不能重傷之後持鉏而往就亞癸之所見合以伊母與兄之所供豈非摘栗被跌適當木筍筍穿左脇因以致斃之明驗乎此案見跌非打毫無疑義自瑜雖屢抗不服予持之甚堅卒以跌斃詳結完案

粵中自盡命案動思索詐稍有調停之見卽長誣告之風予每驗訊旣確持之必堅故越控者少息其焰此其一也 自記

審案 新會

新會驛前門外香山客民梁𨾏只有六歲兒亞享由書館回不至家而失遍覓不見心疑中途黎家祠有故索鎖匙於祠鄰黎亞日家不能得乃諭坦人得亞享屍於井中銀項鎖足釧皆失去來控予爲集犯勘訊鄰証僉供亞日常出入祠中他人無與也刑訊亞日者再三閱五月審限將滿矣堅不承外間傳其有寄夾棍術凡謂罪人必將倖脫予念粵人信鬼可以權濟也一日提亞日略問數語諭之曰爾不吐實將

請城隍神送亞享來與爾質乃取片紙手書亞享兩字命粘一空室中北壁高下視其身形上設長明燈而繫亞日於東側一吏二役守之西壁飲食便溺聽其便惟不令睡是夜亞日不時視燈下次夜即言知死因第三夜遂悉言其情吏役來稟予升堂命帶亞問爾今吐實乎即叩頭認死罪曰殺亞享者我也七月二十四日天微雨我適開祠門見亞享握一扇挾書一冊過祠涎其項足上銀物誘至祠強取不獲且懼嚇聲外聞遂生惡念原欲閉門俟夜分出屍不

意即被覓獲也又自言所得銀物一兩三錢九分向東門第二錢舖換錢一千三百九十絲鎖內有銅三分少得錢三十罪當死命呼其父至即又對父復言之其父喝止之不能提錢舖吳姓問換錢事一如其言復呼𨾏只問亞享當日曾持何物供摺扇挾書問鎖銀低潮乎曰銀紋足惟鎖質特加銅絲三分便開閉耳亞日又自言原錢一千三百六十文除花用外尚有七百四十寄南門張姓雜貨舖提張姓問即賣原錢來交凡亞日所供皆控詞所未及者乃無不符

當其張目疾聲堂下百餘人環視不少隱避且言之惟恐不盡眞若有使之然者或駭爲奇予曰此無他欲心之人其膽必虛夜不令睡則神昏神昏則疑心日生暗鬼法當七日必驗不意三日即得之後縣尉問何供之悉亞日曰我於燈下若見亞享不自覺言之盡耳此鞫獄用權之一法也

審案 欽州

西省猺民梁仕成與州民爭田搆訟成與其弟各携挈預招西佃十餘家來結寮田畔高嶺上兩年矣田不可得予到任後又爭控喚訊問成忽控州民毆死其妻吳且張大其詞稱該處作兵同予佐毆予往驗民即中途投到訴成妻果死然並無鬬毆事而成率衆佃輙藉死搶其牛隻成弟某驅往西省矣予至該處問爲兩省界上果紛紛多人聚猺寮中頗洶洶予先諭散其衆乃命仵作人相驗屍惟耳根一傷勢甚

重予知有别情若無見証徐察寮中有猺婦在焉中一人則成弟婦某氏亦猺人也觀其人愚而狡予略問一二語即命隨至州城密諭從役隔不令與成見次日於內衙鞫之徐問曰爾與夫宜和好何有怨乎氏曰無怨也曰爾何以謬言聞爾夫與兄爭人田不得欲致死爾以圖勝後因爾能持家始致死吳氏則爾夫與爾何得無怨且吳氏係死爾夫手爾寧不知乎氏急辯曰此事雖我家人所爲與夫何涉曰昨訪人言俱云爾夫爾言家中人謬也且其人爲誰氏應曰知其名不知其姓名則扶由也問伊何由來佇家室乎有父母乎彼不與田事何由致死爾嫂氏曰其父母同來佃田因不得田嫂又以佃驅使之故與嫂鬨遂失手致死耳問其父何名曰不知其名止知其姓姓則司也予叱之曰爾言又謬矣若然何不直指控而反控某某耶曰鬮伯與夫言先得田然後回西省告人命耳然則兇仗何由在爾夫手且逃去又急辯曰夫往西省賣牛何逃之有木棍一條現在嫂氏茅寮上何嘗在夫手耶予立即密拘司扶由並起兇

仗同來一到堂間氏即迎謂曰我已實話矣扶由惶恐具認然後喚仕成質之成遂無以辯予乃錄供通詳向非此猺婦則此案端委竟無入手處矣

審案 新會

三水縣西南鎮民鍾昭携其子商於西省梧郡昭病其子扶侍而歸賃小漁船冀速返至中途德慶川界內河流湍急處舟子李德高夫婦四更解纜乘其子睡未起持槳腳木擊其頭殺之投諸河昭病中呼救又殺而投之遂順流來縣屬江門鎮欲變賣所得衣物以滅其跡適巡哨汎兵查船見其船中行李有非漁家物者疑為盜執送縣予鞫之語多閃爍乃密委縣尉王桂錄取舟中物陳之堂下予逐一細為查驗有草席二張皆有洗過血痕又一戳記有鍾昭號三字予心念此非但盜情且有圖命事乃拍案喝之曰汝夫婦殺人得財將何往乎速自言因呼役取夾棍伺候高郎惶懼曰黃姓客語聲似南海三水間人在船病故遺此物非有他也予又喝之曰席有二有血痕號鍾昭汝尚何諱且汝言病死屍何在何不報該處官長又何反紆途來此不實供欲討刑乎乃供實害一人得其財物棄其屍而其人之姓名居址實不可確知喚其妻問之又孕將產不便刑訊予查新邑

胥吏多南海三水人因命一人書鍾昭號三大字揭於小竿物色於南三之間令有問者則語以故至西南鎮爲兩邑商民輻輳衆所往來之要區果有來認者鍾姓遂携昭妻并其幼子偕來引視舟中所存一一能道端委皆其夫父子遺物也德高夫婦乃不能復飾一語惟叩頭稱死罪而已於是通詳移回德慶府指解報

審案 陽江

粵民嗜利而好亂其愚者妄信而易惑於是有李梅之案李梅者東安無賴子舊充縣倉房以事責革遂潛遊近邑妄言有李姓王當從西來雖僞印稱羅平年號散劄付於恩開新興及陽江等縣受劄有名皆甚衆而依風附影妄相傳播者亦在在有之恩平姚尹諱孔鋅聞其事密察獲一二人以事上達奉檄嚴查余方攝篆羅定卽馳返江邑有匪義者入其黨號匪先生受高州知府劄被首到官研訊屬實所供各縣

匪黨有劄受陽春守備等劄付某甲者從人而一時兵役所訪聞鄉民所首報者百數十人民間洶洶妄傳原謀於某日攻某縣某日破某城勢猖狂殊甚然余細鞫匪姓問兵馬若干糧草若干器仗旗幟何所匪首西來者何人皆子虛烏有其陽春守備某甲者供認不諱而搶地呼寃曰蟻葢以五兩銀賣命者也試看蟻何等人可爲守備否緣鄉愚頗有飯喫匪先生輩嚇以大兵西來勢難保全必先買一劄付爲身家計遂從之然中心惶惑知事屬不軌欲焚之又恐果有西兵無以自免也此其情也余念此等小人原無大志不過以一紙欺罔爲詐錢計耳然叛案事大株連易及無辜乃具稟大憲請分三等情實有據者嚴禁候解可疑者暫羈候質仇扳揑報者先行釋放制府郝公卽爲批允余乃審有據者十人羈縣者數人立釋者無算及解省大憲委南海劉尹諱庶確訊十人者皆不枉間新興解上數十人審實者數人而已然李梅竟未卽獲而株連瘐斃者已不可勝計

此案雍正八年事也至乾隆五年始獲李梅於粵

西解東正法株連者得分別處治 自記

審案

州屬東安民練子祥與母妻及弟僑居陳集斯家其妻李氏遂與集斯姦通有年矣子祥好賭逸出與別鄉鄭姓等賭輸負欠且被辱歸至村外暴亡經東安縣驗係毒斃拘集集斯等集斯逃歸自縊該縣訊李氏等成招係集斯與氏因姦同謀餅內置毒擬以極刑解州審轉予閱其牘多疑竇且要証未齊而氏姑與叔極口為氏呼寃予隨親訊據李氏供其夫回至村外松岡係集斯先見報知氏與叔一時前後往看

有李其良等三人同在其地七良等皆見其夫係路間帶病來下坑飲水後方死其飲水時有嚼剩大茶葉集斯並無餅內下毒事縣供係畏刑妄認等語大茶葉者斷腸草之別名也予試加刑訊上摋卽隨口供認去刑仍力辨其虛據屍弟子尚供往看兄病時撲先行伊隔一鍾熱茶時方到本村並無餅賣何有餅內下毒祗集斯回報時稱兄喉乾索飲持一壺茶去及茶到已不能下咽皆從口角流出伊母亦供現有李其良等在彼芸草皆見坑邊有嚼剩大茶葉不

忍難為媳婦等語夫母子天性兄弟至情倘果有因姦毒死事豈肯不痛其骨肉反為不良之婦呼寃極辨且細核縣供李氏雖供餅內下毒又供見集斯用小柴棍戳一小洞不知有無毒藥等語尚屬意想之詞而氏與叔前後同行一鍾熱茶為時無幾若氏與集斯同謀下毒不應食頃卽斃況果因姦謀害李氏知情自必供明所用何藥如何商謀何以縣供閃爍如此遂駁飭確訊要証皆齊實情乃出而李氏僅以姦罪收贖結案

審案 新會

邑西南沙村司巡檢屬舊有社賊之變緣國初粵中多故該地奸民蠭起縣官不能問久之愈熾特世家大族奴僕人多遂相糾乘機爲亂戕其主踞其家倚險負固四十餘年至煩大兵剿除事乃息近有匪民區維鐸者竊案累累逃西省已乘西省苗酋之變潛回自稱在西營食糧煽誘鄉曲愚民在山中大關帝廟聚衆結盟有孝廉某來拜謁潛白其事曰社賊之亂此地已事殷鑒不遠不得不慮且言廟祝可証余

令密之已因他事差人其地命潛帶廟祝問話毋洩及廟祝至留之署內於內堂密問之曰實有是當某月日維鐸爲首餘數十人刑豕設酒共爲盟姓名憶有某某等問皆何等人曰皆村農爲維鐸所惑且畏之不敢不從也問維鐸何在曰竊案尚懸會聚後又遠颺西省矣問姓名之詳曰伊等自有簿記之不能盡悉也余乃假比較錢糧於每姓各摘一二人與至果蠢然愚農也隔別研問皆不知諱亦不知辨問結盟之意欲何爲曰維鐸欲豕酒則我等供之維鐸云

結盟則我等從之至維鐸意欲何爲維鐸未之言我等亦未之問也姓名簿何在則維鐸一去卽焚之矣時僉謂事關聚衆應上稟余念事有因積小以釀大者前之社賊是也事有可化大而爲小者今日之愚農是也迹雖涉於不軌若一爲通稟必興大獄使無辜受累乃傳集該地紳耆族老諭明其事令嚴爲察禁而數人者重責枷示仍諭以維鐸回日卽公同拘拏報官不遵者以其罪坐之取結存案事遂解散

六案有可從寬者 士賢抱告男輔廷告黃殴方殴傷伊男聶亞六身死一案緣士賢於康熙四十三年間批鍾黃二姓胡蔚山塲種植竹木每年共租銀三錢歷經交清因時值錢價稍低雍正九年三月十七日殴方來士賢家索補去年錢水二十五文士賢不允殴方遂往山砍竹一束作抵而士賢男亞六互相嗔論亞六先毆殴方頭額殴方回拳打亞六鼻梁血出隨將竹携回爾比俱投知圖長劉俊隆隆見彼此

受傷勸回調治至廿二日亞六稱脊背疼痛二十六日又云身上發冷腹痛與以蘇木水熊胆治之二十七日遂失音不言伊母謝氏灸其背上艾火三穴未愈次日午後身死輔廷赴縣控報該縣相驗錄供填圖通詳奉批飭審茲據該署縣金試審擬詳解到州卑州集犯庭鞫據殴方供認毆傷亞六鼻梁是不致命係病死等語據輔廷供稱亞六被傷後受了風寒纔致病死詰其曾否請醫調治又云未有是果否因傷受風而病無從究確惟是亞六於十七日被毆卽於廿二日染病二十八日病亡計期僅十有一日尚在辜限之內雖傷非致命而相驗時鼻口有血則原傷未經平復可知是毆而後病不無有因查康熙五十七年定例內開如原毆傷輕不致於死後因傷風他病而死者應免抵償減等發落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死者之家等語本案情罪與此例相符黃殴方合依原毆傷輕後因傷風他病而死免其抵償減等發落例應枷號兩箇月重責四十板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死者之家收領營葬時遇熱審應減一等

發落屍棺着令屍親領埋所有山租錢一百已交清亦毋庸議

此案亦非猶夫求其生而不得者也故存之 自記

審案羅定

大案有奉部駁可頂覆者。黃司聖家於雍正五年十二月廿一夜被刼一案。先據首人葉茂璋投首拿獲盜犯馮建賢何志德到案。經前署州劉夢正訊據供報同黨三十人。共認識已獲未獲者十三人。不知姓名者十七人。録供通報。嗣因供黨林葉明等移緝無獲。而馮建賢在監病故。迨卑州抵任吊集現犯審訊。據葉茂璋供係聽華兵練勝哄誘冒盜妄首攀何志德堅供同黨實止十六人。僅識三名夥內並無葉茂

璋其人。反覆詰訊。矢口不移。經卑州以現犯止何志德一名。贓械全無一獲。將何志德照強盜贓跡未明夥賊無証例擬請監候。待質俟緝獲林葉明等弁審究擬。其妄首之葉茂璋同教誘之華兵練勝。均擬重杖等由。詳解憲臺審轉具 題。茲奉准部文行回勸限緝賊。仍查明從前減報盜數承審各官弁任何志德改供。希圖率結各上司。應參職名詳參等因。隨查本案前署州劉牧審據葉茂璋等雖供同黨三十人。但卑州前審茂璋係聽練勝哄誘冒首已非夥盜而何志德又堅稱同黨十六人。馮建賢業經監斃無憑質確。是以照現在所供盜數擬詳。且經聲明盜夥或三十人或十六人。俟獲黨質審為定。原非故減盜數希圖率結奉取職名。應請免開。理合仰懇憲臺俯賜轉請仍照原議咨覆內部者也。再照本案供黨林葉明林壯居等。現在移行勒限嚴緝務獲。其接緝職名俟屆限另詳報參。合并聲明。

此案已歷四年盜黨未獲。審結無期。葉茂璋一犯若不先訊發落。則以不應死之人必終化獄燐矣

或謂伊名經達部必致憲駁。卒得照轉嗣奉部駁一覆即結。以是知案情變幻不一。上臺內部原無見若畏駁飭而草菅人命。罪將誰歸。自記

讞 田土

和民葉什等以盜賣公田訟葉八也據什等供祖遺公田若干畝係四房輪租及八收租之年私賣李姓令三房失業又據八初供係已私業質訊久之若不得已始認盜賣叩頭求免賣願贖歸公固將寛之矣及喚李姓令贖則愕然不甘曰時價幾倍前且公田僞也爲調佃某某以批帖來問歷年收租何人批內田主爲誰伊族會有人過問否僉曰惟葉八也譎哉

葉氏族甚夥告夥証明矣其最譎者葉八本以田貴圖贖乃不自出控而令什等控已又不直認公田至晨轉窮詰計無復之始稱願贖歸公是訟師之黠者所爲也而爾族乃善爲之使非佃人之故批尚存各佃之直道難泯爾術不且大售哉各予杖責不枉

刁健之詞情僞百出非虛衷研辨易爲所欺予所訊事皆當堂立讞令吏誦與兩造而後朴其無情者聊存數條用紀情僞之變 自記

讞

和民劉甲以久業勒贖訟鍾乙有中証可質有佃可問有契紙除帖可驗其情宜實但鍾已久賣而忽作贖想契內又無贖田字樣其何所憑而誕妄强梁如此乃鍾堅稱是典非賣今中佃盡屬扛幫且指契紙以爲更換予閱契二紙紙大小不等皆舊跡筆亦互異似非僞作者已察其二紙中賣主中見花字盡出一手夫中别証異何以花字盡同核其墨跡又一時淡墨分書者是何情理耶反問之劉始啞然無辭而

佃証之鑿鑿者亦搖搖二三其說矣夫人即善爲僞必非眞細爲推研無不自露破綻者劉甲得杖不足惜獨惜其中佃數人亦甘受杖無辭何其愚也愚之至者乃黠之甚者實當之不知黠者亦自悟其愚焉否

讞

初據香民高澤楊明互控賣田過割不清喚訊時突有阮氏者出而爭曰田屬故夫業因不諳訟事託高代理僞寫契付之不意反被佔當查高呈有買契及印稅兼有上手契據原中高武供証不誣以理言之既中契確鑿詎有託人代訟即作契賣且並上手契付執者乎婦人聽唆乘釁妄爭可知已叱氏退去已細訊田段長濶四至鄰界澤與武皆茫然乃隔別訊寫契交銀處所秤銀經手銀色錠件兩供各不符隨

喚令面質覆問書契何所澤供在氏家武供在澤家問何處交價澤供在本家武供在壚中銀舖問秤銀何人銀何色何物包裹若干錠件二人見前供皆經覩註不敢變供又不當互異已氣餒聲低不敢再對強詰之澤供五十兩一封紋足武供五十四兩分十一封十字番錢也爲笑而怒視之兩人乃瞪然相視已則崩角稽首而已爾阮氏前來田爾故夫業不誣也但計太拙耳爲塗銷僞印契付氏管業而重懲兩人楊明亦無可爭而息

讞

某月日訊得黃丙之以強占訟張乙也蓋因二姓買徐生田二百束黃稱成交歷久而乙突占爲業問之乙則稱已係先買而黃重買以控爭也徐生老且聵又恃其子當兵強得一田兩賣無可疑陞黃與張執先孰後則各執一詞及雜集研訊問黃之各証書契何所交價幾次每次銀錢若干所說類不相符吊其契驗之蓋正副二契相隔越數月而紙張大小墨跡濃淡如出一手夫既作契數月方補副契焉得一色

紙用之即紙可取之一帙焉得墨之濃淡字之大小疏密全無小異吁此殆倒填年月之驗也徐乃首實價雖言定尚未交足遂斷歸年月後者令徐生退價於黃而分別責誣控之罪徐生得姑寬其倖也

讞

和民葉甲控黃乙耕其土名某某三處田歲久不復徑稱伊業然身田皆有印冊土名証據並印冊呈閱黃乙訴稱三處土名田皆累世耕管葉冊係僞作爲占田計兩造詞皆直而葉之印冊更昭然也遊訊之下查三土名皆山构獨坵無鄰証可質閱其冊則該鄉二十餘家所有田段土名入占一頁核其印乃康熙間官爲清查付執者也殊可信再細閱其冊別無疑義惟所爭三土名皆在行首二字詳閱其詞則通行文理頗不融洽因每行除去首二字讀之即文氣一貫矣細校筆迹每行首二字與通行近似而不無小異乃知此係初造冊時此一頁偶低二字寫當時未經檢核而葉甲因每行添入二字插入土名爲爭占地也用硃筆於第二字下橫界一畫忖兩造同閱而扑其無情者仍批明冊首而歸於其鄉

讞

新民有訟其姪占耕伊田者其姪訴稱經分之產分單據其叔稱自置之田印契據當堂呈閱印契公也分單私也印契信可據矣其姪嘵嘵殊不服爲取其契細觀之二契隔數年而紙張長短寬狹如一詰之曰紙隨時變安得數年而二家中有一色紙書契乎辨曰昨交易成書契俱在我家適存此數紙因取用故相同耳又細觀二契紙頭一顛一倒因一順接連觀之乃一紙裁開分寫不惟裁痕宛在即紙芒互錯處亦適紙宛然如新詰之曰紙張即偶存安有裁餘之半張亦留之數年待爾書契且同一書契何爲紙頭一顛一倒豈非有心欲泯其迹而然耶因命吏付契觀之方欲強辨間予再細觀印文鄰邑香山印也詰之曰新會田而香山印亦有說乎始叩首無一詞矣爲坐其契而杖之斷田歸于其姪嗚呼舊官離任之際混用印於白契者實啓僞以滋爭凡我州縣可不慎歟

讞 房爭

審得和民楊亞三亞四兄弟以冒佔互控緣楊姓五房同一屋基而各有分地歷二世矣亞四造屋而諸兄弟之無業者始相爭爲之証者皆其羣從兄弟也各袒其私不可究詰夫既有五房卽有五分今雖蒙亂其始未有不均者與其治之於今曷若反之於始廷訊之下令兩造及衆証各圖五房初所分業而明註之因合其異同而互驗之更執其參差之處隔別確訊之則五房原自秩然特亞三等忌四之稍饒欲

混之耳今核定一圖硃註各房分地如其始已賣者註明賣於某房續買者註明買自某房而後知今之多占者有由失業者亦有故以三還三以四還四令僉閱而分錄之以爲公堂之讞書可卽以爲私室之分劵亦無不可

審事無別法只需耐心先耐心細看卷審時凡應查應算處俱當堂逐一辦理勿憚煩若止照原詞從頭詰對一番則凡看問頭者能之要處不在此自記

讞

某月日訊得賣主李泰等與買主李福李友皆同本一氣之親而李泰叔姪疊賣福與友爭買舊莊基一所無多地耳乃歷控三官上瀆道府買主已作泉下人矣查舊案中或辨契之眞僞或論價之低昂或憑証佐之袒供本縣謂皆不足問也今問其鄰則福與友皆切鄰而莊基居中問其親則福爲泰再從兄弟而友爲族人夫此產乃一祖之業而分之衆子孫首當日可分今日反不可買乎故買賣之法先儘房親

後儘地鄰房鄰不就再及他人於交易中存親親之意此情也理也情與理卽律也例也同爲切鄰福更親房則其堂兄弟之產不屬之福而誰屬乎本縣以情理處爾豐民爾民亦以情理平其爭焉可也

此案後任又改判復致上瀆及提案見予讞詞大以爲然仍照讞行爭乃息自記

獄

李端與兄立皆慈陽城內民也二人所有祖宅寬四間深七間應均分立獨歸之不以及弟端雖有分居後自置宅一所不甘其兄之獨享也致鳴官以曲直論立所居應析半與端無疑雖然兄弟鬩牆與禦外侮不同曲直中尤論情理今訊李立有子三僅分田五畝又與其一其家貧李端有子二於所分田外又益其四家稍裕玆以四間之宅兩家居之其勢未足并容爲語端曰假令而父在忍爾兄子多而無居乎

爾尚別有居假令爾父念爾兄貧以祖宅獨歸之爾兄將勿聽乎曰出自父命則可吾爲爾父母官當視民如子卽當體父母於子之義欲爾讓宅於爾兄欲爾兄割一畝田聊以作抵此吾以民良待爾爾兄弟其我聽乎端伏思良久頓首曰可立亦俯首曰可嗚呼此鄉近聖人之居此一事雖先爭而後讓不猶有禮敎之遺風存乎是日也吾退食而加甘

獄　搶物

甚哉新邑民乃有劉先茂之譎會牛之不若也緣茂與族人世亨有嫌忽控世亨揑索夙債強搶其牛方喚審又控新買黃道饗一牛復在墟被搶經李世芳等同追獲交墟長情詞忿追世亨之強橫如繪世亨訴詞則稱並無搶牛事且先茂止有一牛於初控後自寄伊親家商同轉賣經亨訪獲交墟長耳庭訊之下世亨一人單詞先茂等異口同聲隔別令書此牛毛角口齒篆道並牽牛來對驗而賣主與先茂供盡

同世亨終不服嗟嗟人有祖牛無所祖也止兩造城內命一胥一役同保鄰牽牛到鄉從村外放牛視所之牛徑歸茂家屋後空地臥所稱新買卽舊牛也同覆問而賣牛之道饗先聞風遁矣追回問故惶恐曰牛實我賣但賣在兩年前耳先茂爾人也何反不如牛牛不忘主而爾忘同祖之親憑空結構撰成無是公文字心何安乎分別責儆仍以牛付先茂曰謹守之無令世亨三偷也

讞　錢債

和民王甲以贖田事訟葉乙緣甲之故父有田典於乙歷有年所矣甲將謀贖檢其契載典價百一十餘千而甲有乃父手遺一冊載田價五十餘金耳今錢一千抵銀且一兩有奇兩人旣各有確據何數之不同如是再取契與冊對驗筆蹟灼然同出一手則冊非僞爲者如以爲乃父預爲譎詐閱其冊內所記各條用心細密而出以忠厚亦非肯爲僞者何數之相懸如是已細閱冊中别條載某日借某錢一千某日

償銀六錢嗚呼是矣呼値堂老吏問此邑曾用小錢乎曰然康熙某年以前用小錢逮某年乃易今大制錢耳爾兩人不必爭矣契與冊一也今大制錢千當小錢二千爾兩人或照契折半或照冊如數銀若錢隨爾便商而行之其勿使鄉情有失

讞

新民張廣公控監生蘇家緝於雍正十二年貸銀二百兩寫田作按至今田銀兩空呈有契據中人李如珠証詞中頗涉監生張作霖蘇生則訴稱舊惟貸作霖銀寫田作按未嘗貸廣公銀如珠尤素昧生平無往來也當令作霖呈契面驗筆蹟頗相肖而蘇生仍不服予觀其恂恂書生不應昧人財問廣公家止有田四十畝亦非能以二百金貸人者又驗作霖當堂筆跡乃與家緝筆姿甚近得無有他弊乎因訊廣與

珠寫契何所稱在蘇家廳上隨令二人書出蘇家廳樣又隨親詣勘驗無論二人所畫互異而如珠所畫竟無一與蘇廳相肖者嚴詰如珠始供明係廣囑令認中然則廣公之串通詭詐不復可辨而作霖與家緝或别有不可告人之宿債遂藉契摹寫以圖取償亦未可知矣本應窮研詳究姑念張蘇夙係親誼從寬將契塗銷抑猶念其舊家子姓筆意秀靈或有寸進於他日也若廣公如珠各予重責何惜

讞 誣告

新會陳與林姓皆世族而有宿釁久矣一日陳控林稱船過其鄉被搶貨沉船方現訊問忽林控陳曰族中五人過其鄉爲所害屍且[illegible]復有林姓婦五人俞皇大哭來訴云伊等[illegible]時聞陳族殺而烹之矣淚如雨聲情尤迫予諭[illegible]且回候拘訊乃遣幹役二人往該鄉查問究予密諭之曰但許查訪無輕拘人亦無遽回報也如是者三歷數日忽一役帶兩人至即所稱被害者之半也予略問數語仍付役

押候一二日間又有同役至者前後三人予乃隔別研訊據云初被陳族同拿至伊宗祠中即欲戕害已又相商謂且分羈各家伺官府聲息如何得不死昨因公差查問始放出耳視其手有縛索痕因細問被拘房屋坐落門戶及室內所有情形各繪一紙立委該管巡尉帶同勘報數日竟不能指實其處予曰吾早知其然矣乃確訊分別重處並傳其族老紳衿令具海罪除釁甘結存案事遂息向使一張皇迫之此五人者或逃或匿或弄假成真不且成大案乎

讞

新民鄧啟杰之以乞驗塡辜控莫雲章等也初驗其額顱重傷血流被面神昏氣微幾不可救田主莫淵僱人抬驗即自爲証固以爲非雲章之毒手不至此及察其控詞稱被趕奔避飛石拋打等語而雲章供事屬揑架極口稱冤今傷幸平復飭差帶同兩造至毆所查問則地屬闤闠商民如織既無一人曾見趕打者且趕打奔避則飛石之傷應在腦後何以反在額前再四嚴詰莫淵父子始供雲章與淵爭田田如

歸章則淵佃不得耕故啟杰情急至淵父書室取壓書石子自行打傷而啟杰始無以辨夫佃田何事幾以命殉向謂裝傷者其傷必輕必不在致命處不意小人之忍於自殘以至此也重責以儆豈以前之傷劇也於爾乎遂從寬典

讞

新邑民若鍾則足者。可謂訟棍矣。初則足控替日鍾運邦有典契田價銀百一十両。今運邦取贖止交八十両。尚未價足。輒踞其田。既批准查矣。旋又有鍾則足者稟稱並無其控。何以狀榜有名。予謂人有名同。不必見影生疑可也。未幾又具一詞。謂查前日初呈情節果有是事。但典田是實。交銀則虛。必運邦詭詞代投也。其詞甚激。運邦來訴。則謂贖田交銀實如前詞。且明割足親族鍾運三則足姊夫潘顯韶爲交銀

証。其辯甚詳。庭鞫之下。於初問一詞。兩造俱不肯認。郎銀之交與未交。兩造亦各執一詞。雖然不有初詞之代書乎。祗此節查明則他不待辨矣。合提齊質訊。據供初詞郎則足屬書。而運三顯韶亦同供交銀不誣。爾鍾則足者。初猶情控。繼忽架誣。一變再變。鬼蜮詭詐。幾幻登中樓閣。可謂訟棍矣。重責枷示。猶恨其足之憝也。未能盡吾法。

讞　承繼

案查德慶士子溫姓爭繼一案。奉本府斷着曰瑚爲可拔之子。錦與烈爲之孫。蓋以昭穆親疎之序。曰瑚繼可拔固確不可易。而錦之父謨烈之父諏又皆可拔生前所愛。律載所愛異姓者亦得酌分財產。況侄孫繼叔祖又何疑。乃曰瑚堂兄曰瑜挺其繼產。憤不僉書曰。錦烈有禰祖之嫌。遂假正倫爲抗斷計。假如有一人叔父之後止此一身。其叔別未立繼。而身適有兩子。則當以長子繼父後。次子繼叔後。而身仍爲

之父。豈得謂叔之有孫而無子。亦豈得謂子之有祖而無父乎。今錦與烈仍以謨與諏爲父。而謨諏以循子之義。各以一子繼叔父後。有何人倫不正。而嘵嘵不已耶。着曰瑜父子郎到僉書。如再違抗。必遵府案詳革衣衿。僉書亦仍不免。豈非無益而又害之乎。速自回醒。毋得終迷。

案經本府審斷。久抗不遵。予作此諭。從容面詰之。則悚然聽命。言治固不可無。自記

吳劉氏滋陽民吳印昌妻也印昌有子早亡繼姪孫廷珮爲嗣孫生養死葬皆盡力三十餘年矣今其姪承業自謂當繼諸姪培基成基輩同口謂孫不可爾祖卽不然廷珮爲愛繼成業亦爲應繼吁爾等名爭繼實爭產耳卽爲爾言應繼愛繼之義假如其人現存老且無子而姪輩多人以分親者爲應繼分踈而爲所悅者爲愛繼非可概之亡後也查印昌有子至二十餘歲娶妻生子而後歿歿後子殤始繼一孫倘

當日子亡別繼一子則先自絕其子矣其爲子立繼有孫卽爲有子于情甚適且當生養死葬時爾等皆安在何繼絕之晚也承珮仍爲嗣孫承祧無庸議惟廷珮繼業頗饒而三叔貧窶伊亦難以獨享着出六十金分之培基等三人以昭親睦也可以絕覬覦也亦可

定例入籍二十年有祖宗墳墓者始得與考而熱中之人遂有違例冒籍如新會人來江邑之葉東川者買葉春榮田照認以爲祖欲入考而衆人不許夫常人之情祖孫稍遠父子最親故或有認人爲祖則覥焉甘之者若使執一人而呼之爲父則色變氣餒惡然而不忍出諸口此其本心之明不容昧也今訊據東川父典標而認春榮爲祖以茂連爲曾祖其父典標又父孔章而認春榮爲祖且稱不知其曾祖父子

同一祖天下無此倫常父之父子不以爲祖子之曾祖父乃不知其爲祖天下無此情理總之是父是子皆肯謂他人祖而不肯謂他人父者今置其所蔽擊其所明因無庸窮詰到底而詐冒之情如揭矣應照伊賣田契以康熙五十九年爲入籍之始所買春榮田照應予塗銷此後再十年攻苦以養其學問之業並養其羞惡之明果能一舉成名年猶未艾也

此案原告多人尚未到予審被告卽具詳或謂必駁竟批回如詳時守肇慶者劉公正遠也 自記

讞 墳墓

和民陳彭二姓之爭某地一穴也陳以葬其子彭云是其祖乃聞前任讞詞陳於初開穴時以錯悞認遷彭於庭鞫時亦以冒佔被責於是直均罰同而已結之案烏得不亟翻乎今覆訊陳之錯開窨堂曾有手書錯帖付之彭仍自認不諱而何為不遷至彭之是否其祖果否有骸則亦遊移無定不敢自堅其說也嗚呼苟欲取信必將掀棺啟骨以驗之其孰忍而出諸此夫訟者之辭常過其實而甚之刀筆慣習無足深問者惟此坪頂片地如果有舊骸無論誰家之冢自不應再葬若仍然空窨則兩姓界地亦何妨兩留斷令陳男改卜而此處宿冢亦勿許彭姓託詞再新姑令如虆梩之間田也庶乎無爭

鄉俗爭墳多指無主孤墳為祖冢希圖啟骸佔葬勿許託詞再新實此案要語 自記

讞

趙乙梁甲互爭賴屋坑一穴緣和邑古鎮村有窨冢焉名曰賴屋坑數十武外又一穴相望名曰楊梅窩兩造皆買自賴姓各有契可質趙乙契內載賴屋坑而賣主中見皆曰上穴是其地而下應屬梁也梁甲契內載楊梅窩而賣主中見亦曰上穴是其地而下應屬趙也夫兩穴儼然土名各別而指鹿為馬孰是孰非焉能酹土神而問其真名乎庭質之下心念名所由起執兩証而一一問之兩穴之旁賴姓曾有居址乎曰一有之尚存乎曰久圮矣基存焉耳基在上穴抑在下乎曰在上下穴若何曰荒埔也嗚呼上一穴是賴屋坑矣名以實起惟有賴氏之屋而後以名坑爾等何得以意變其號赤乎為治甲與左袒者庶地靈不致冒名而黠民亦不得以肆詐

海豊碣石鎮兵陳壯者。強悍詭誕人也。壯有兄死。葬王姓墓旁。王不肯受。力阻之。壯遂鳴之鎮憲。稱六月之初四葬訖。次日黎明。王即掘出其棺棄之。証張某等皆以為送葬目擊。獨王姓鄰近數人不謂然。今奉檄研問。棺既被掘。上有土跡乎。壯曰經水洗去矣。棺經水洗。則棺傍土間有水跡乎。各証曰未之有也。問擇日者何人。即為証之張某在焉。適檢案頭曆。初四屬破日。乃獨詰張某。初四日子至凶。於法不應葬。爾何為擇凶日葬人。致有發掘。應得罪。張始愕然亟辨。謂原擇初五日子時破土。初四之說。子虛耳。嗚呼。初五子時方破土。再至成穴。而後營葬。需時已久。安得未明即已發掘。而舉棺棄之乎。然則阻葬之情。王實有之。是宜薄責示儆也。發塚之罪。壯係誣告。于法可無反坐乎。兵非文員所得問。仍請之鎮憲酌之。

新會蕭俞二姓之爭墳也。經予勘審。計墳二十餘穴。皆俞姓。獨居中一穴。蕭稱是其祖塋。予曰。焉有久葬一穴在中。而肯容他族圍葬其外。至今始爭者乎。斷歸俞。已蕭姓有後言。曰官斷者理。然非其情也。中穴實我祖骸。今不爭墳。還我祖骸。另葬足矣。惑其說者以告予。予曰不然。惟藏骸乃為墳。焉有甲之墳而乙之骸。且焉知不藉此啟其骨而棄之乎。固不許。以告者頗不服。已而蕭姓控府。且具結稱伊祖骸經燬甇葬。請啟驗。虛甘罪。奉批允。予不得已。傳集墳次。乃命土工啟土。不尺餘。露木板形。蕭曰是偽也。假以覆甇上耳。俄而全板棺釘皆露。土工猶不止。予喚蕭視之。乃惶恐認罪。曰誤聽傳言。悔無及也。予乃諭之曰。情理二字。無騎牆斷法。假令他人無故啟爾塚。爾其甘乎。從寬以滿杖枷示。詳結。而以告者乃大懟。

讞

鑑氏金顧氏以獨踞祖林控金鑑也歷控前任據鑑及各証僉供本非一宗因氏夫先人與鑑家契好親喪未葬借與林外地附厝今反欲有其林對耳皆斷給金鑑在案而顧氏猶曉曉不服謂兩家先人名氏皆兄弟行且他物可借豈有林可借葬之理辯頗力兹訊據兩造居址二十里而遥林內壘壘十餘塚皆鑑歷世祖也顧氏僅有塚三而其翁之亡已別葬久矣更問顧氏此鄉內有無居室田畝乎曰未有也若爾則氏誤矣如果一祖之胤當日田產應均分且必子隨父葬詎有田產全未經分另居二十里外而獨共此林又肯舍此別葬者乎[illegible]與夫稱老病不出一[illegible]婦偏能健訟明有誣混[illegible]弊至兩造祖父名氏所[illegible]互異無家譜可據尤不足問也仍照前任原斷結鑑氏乃無辭

讞 僕婢

香邑把總黎榮買汪惠女亞銀爲婢而惠又誘出嫁與梁聯黎呈買契據汪則稱時因窘迫不得已契內書賣實於雍正八年已受梁聘訊質原媒鄭氏供同驗其庚帖亦舊紙舊字非僞爲梁之娶回又經保鄰共見乃榮子黎光堅稱前歲已配家僕陳盛矣隨調問陳盛供與光同問既成婚知亞銀身間有何記認乎曰有之左肋近脇有疤痕也若然爾卽携亞銀歸可矣乃陳盛遲回不敢近婢前婢與梁聯抱持哀呼情甚摯陳盛雖聽黎光指令向前而畏却之狀與婢殊非有夫婦之好者可比也因傳女婆驗婢疤痕實在左肋近腋處吁爾陳盛誤矣既知亞銀有疤痕當由暗中摸索得之何反公堂之上而毫釐千里其耳而非目也可知爾黎光亦誤矣若父現爲職弁何得壓良爲賤卽爾汪惠亦誤矣既受梁聘何得賣黎既賣黎何不以情求贖而誘回嫁娶懸其身價可乎薄責盛及惠仍追身價而歸亞銀於梁聯

讞

香山庠李生有僕某乙生爲聘邑民某甲女爲婦未娶間甲偵知爲人奴來控爲媒亦庠士也庭訊時二生扶同供某乙鄉貧民不過傭居其家非僕畜之也辯頗力乃呼乙前徐問其年貫家計對旣悉又問其父母存歿族人多寡一一詳對因問乳名爲何乙不及思對曰名進財予乃謂李生曰生等各有子有名進財者乎昔人斷獄曰入門但呌三娘子便知室中無丈夫此類是也良賤爲婚律有明條人孰無子女

肯以良家女而以奴婢辱之於汝安乎李生乃俯首無一爲嚴飭二生而追庚帖付某甲

又新會民以田土事互控一詞署監生一詞訐其爲冒初喚齊先呼監生者作色問曰汝果監生乎卽踧踖對曰小的是監生予啞然笑曰旣監生何小的也其人乃叩首認爲冒罪此亦入門三娘子之類并識之 自記

讞

新會民張控其世僕李姓恃財恣肆無禮於主人李訴幼時曾傭於張今窺其稍裕誣爲世僕因呈家譜一冊刻本也邑紳李某是其姪甲榜也姪爲甲榜譜系久刊何世僕之有李紳晉見語相符余庭閱其譜問之張張亦呈李氏家譜一冊謂購得於李族者當堂校對二冊相同惟李姓所呈校多一頁查此一頁前後承接處餘皆釘眼重疊惟此一頁止一針線痕係新拆開增入者適有李僕名序在李紳前一輩按

其排行次序雖亦可通而去此一頁更灼然明白也呼李僕前語之曰爾之情可見矣爾雖張僕久已開戶今張已貧落爾頗饒給張族不無多求於爾爾故爲此以免累耳然乎否乎李即叩頭首實予斷令仍爲世僕勿越名分張亦不得覬其所有而凌侮强取之可也二譜批明付卷李紳亦不再來

酌天理國法之宜察人情之變即已盡文章之趣非兩事也惟知道者可語此 銳臣

崇德堂集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註已著錄此集植所自編其學主於敦勵名節而事事有濟於物故集中所載多居官案牘之文頗足見其生平其考論經籍則好以意推理斷不能一一徵於古也

與梅堂遺集十二卷耳書一卷鮓話一卷

〔清〕佟世思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佟世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與梅堂遺集十二卷》提要

序

世之所艷而慕者曰顯榮曰才名畢而天若故靳之不令以界人故左遷遭廢屈賈被讒王駱之坎壈終身劉柳之離憂遷謫其發爲文章者爲謳吟大抵皆鳴其胸中之蘊使讀之者見其含英咀華掩卷三歎不已而身當其際已淪落難堪何天之靳之豐於此者必嗇於彼耶間嘗曠觀曩昔建大功立大業如昌黎所謂得志於世者之爲今未易數々覯彼席豐履厚悠々富貴中沒世無彰天固無所厲心於其際人亦無所軒輊於其後者則

指不可勝屈若夫吐詞爲經摛藻爲文登臨嘯歌出之若不經意而直能使造物之精華抉洩無餘是殆天特畀以山川之靈秀處則馳騁夫藝林出則輝煌夫廊廟其斯爲才之間出者乎表姪佟子儼若童齔垂髫時即秉資穎異落筆驚奇長而才名噪於京師有終軍弱冠之譽焉適以八旗停止制科未能展其驥足迨　尊公開府西江奉侍公廨多所勗勸已足驗其才之有用厥後余出撫嶺西挈與偕行則又見其於周旋左右之暇往々臨風把酒染翰揮毫或詩或文學充氣足非止尋常

章句豈雕繪鏤刻區區以才華取勝者比余於儼若方將卜其慧業榮名之兼收於異日者正未有艾也無何踰年間謁選燕都余亦移制滇服聞其卒粤之臨賀以彼其才僅僅博一縣令復置之蠻煙瘴雨之鄉鵬鳥悲來卒以不返嗟嗟夫儼若抱不羈之概何妨夸險一途彭殤齊視特是天畀儼若以如是之才所以愛儼若者不爲不至乃終困之與侘傺投荒者等身歿之後止以詩文遺世抑獨何耶今其弟益菴從行笥廢簏中搜羅遺稿剞劂成集余讀而感慨係之蓋爲儼若惜抑亦爲斯世斯民惜也夫

康熙辛巳歳愚表叔范承勳眉山氏題於林匆堂

夭

鴨江佟子儼若予戚也亦予友也抱不羈之才而以游宦客死後數年而其難弟益菴裒輯其平生著述將以授梓問序於予予泫然曰予安忍序我佟子哉雖然焉得辭憶予與儼若年相若爲總角交以尊行事予而予以弟畜之然至流連日夕促膝傾吐則固不以形骸閡也儼若白皙鬚髯頎工談笑當一堂寂嘿時戶外報儼若至見其風神玉立四座盡傾已而浮白謔浪飛韻聯吟奮筆數行立下煙霧淋楮素客爭延頸卒讀爲抑首咋舌不止予則隨予後而儼若以爲不敢先之以故兩人交愈驩其不匿情也彌甚然常侍其尊大人宦遊不能家居或以事數歲一來來不數月輒去其別離遠長而相思多托之詠吟以寄牢愁大抵皆魂夢中情語鬼語而不可捉摸者也儼若年雖少數奇試輒不遇同時同輩或至大官而儼若猶佀看伏櫪偃僂人後故發爲詩歌皆怨騷不平之氣每篇成必以見示予笑謂儼若天之成子何厚假令子如同輩至大官奮髯揚眉飲酒而食肉非大車駟馬不出即有所爲詩若文者不過軒冕投贈而

皇輝燿鳴得意已耳安能令百世下哀湘而弔賈乎假若深有其言肰卒浮沉年幾强仕甫謁選得西粤之賀令臨賀當五嶺之至窮令不能飯當事念其才遷思恩令地愈遠瘴癘愈熾此唐宋投荒左遷之人指爲非人所居而假若居之且久居之憶詩雖欲不工不可得已假若未死前先自爲悼亡詩辭別其父母兄弟且屬其妻孥戚友言絶悲酸傳誦嶺北人以爲怪未幾竟如其所自悼云其果有先見耶抑遊戲翰墨耶夫人而以死爲戲是老莊達生之流方能至之假若徒豪放其學力或

未造斯境儻以不遇怨懟祈死如古忠君愛國者之所爲則又疏逖小臣非被讒放逐者比是彼若原無心於死假若而卒死者才死之也昔唐李昌谷爲詩好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昔人以爲幽冷深刻抉鬼神之祕法當天乏假若素不優孟昌谷而其才其遇偶或似之肰昌谷以傲忽取咎致遭投溷之酷一時破錦囊中句不多留天地間而假若有令子能讀遺書大其業且有弟以表章之天於文人報施亦有厚薄耶肰其生平遊覽最遠著屐行蜉蝣郵亭敗壁之間無所不題匕已輙去不顧或大醉不憶也以故散佚者尚多予與得十之一緘寄其弟俾入集爲合璧云噫假若死矣肰其不死者固在後之讀是編者如見其貌字焉如親其笑語焉且如揭其錦腸雪肝焉假若果亡乎哉予恐蹈阿好之譏故不敢贊一辭

康熙辛巳年仲春旣望愚表叔范承烈拜撰

登高若入深林聞虎嘯猿啼或月出中天白露瀼鮮鶴唳嘹嘹哀鴻孤鳴則聞之者必眩慄震掉而不寧惝然以思愀乎以悲壯夫爲之髮豎志士爲之歎息羈人嫠婦有泣下涔涔者矣何者境之所涉者異而情之所感者合也惟人之於詩也亦然才與遇違志與用岐蟠結於胸中者其光怪不可抿滅發而爲詩恒奇詭激宕非復能言之士之所及以友佟子儼若余初入京時遇之今大司馬范公之座儀觀嫺雅才思飈發振藻若飛奕奕乎佳

公子也賓朋雜沓詠謌間作坐者披靡久而人人意得余嘗謂以君之才使置之承明著作之廬當日與枚皋方朔相上下少從其父中丞公涉淮泗泛大江瀏彭蠡徘徊金陵六朝之墟吳楚之山川勝槩烟雲出沒波濤浩森網羅既富所至與其邑之豪俊交遊騷人墨子傾倒咳吐君才既高年方壯其抑塞磊落之氣無所洩則一寓之於詩長篇短章揮毫落紙皆可傳而誦也既獻賦不遇年幾四十乃綰銅篆走五嶺窮瘴之鄉卒賫志以歿悲夫悲夫豈材與福二者天固靳之不得相兼耶夫

儼若生長肺腑勳戚之家祖父而下一門羣從皆金貂青紫陪侍螭頭豹尾間或秉節鉞叅藩臬使儼若祇脩承平王孫故事則傍車騎冠劍從蒼頭盧兒鬬雞走馬於長楸金埒或挾弓矢出城闉平原大澤射鵰逐兔不則華堂邃宇擁吳娥燕姬陳水陸之珍絲竹鞠鼓倩歌曼舞亦足爲樂而儼若皆屏棄不嗜獨好湘簾棐几焚香啜茗取古人陳編日夕哦諷出則二三文士相爲酬唱而已余嘗疑其以金張許史之胄而脩岩居處士之節其得於天者固異耶而豐諸此又嗇於彼天顧可問哉

儼若既歿其哲弟益庵裒其遺詩刻之江南既成司馬貽余書曰子固知儼若者子不可無言嗟乎廻憶儼若少時觴酒淋漓及間契濶遂哭其亾今又序其遺集忽忽三十年矣歡娛憂抑同澌滅於有盡之歲月惟托諸編簡者可以長存儼若而有此儼若爲不死矣又何必爲之悲吟也哉

康熙辛巳季夏月長洲韓菼拜撰

序

詩自三百篇下逮楚騷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嗣是而唐而宋而元而明可謂極妍盡變矣而大雅元音溫柔敦厚要必以三百篇爲之宗近體歌行排律截句諸體於唐實幾於備大抵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文著作非偶焉已也今我
皇上以神聖首出之資煥雲漢天章之治
宸翰所頒極海澨山陬無不同歌復旦共仰休明矧屬在班聯凡茲世族有不歡欣鼓舞拜颺賡和以共勸文教者哉余備位朝右以來每多發爲詩歌

頌揚至治尤樂與諸君子更倡迭和昔雲門一社實繁有徒佟子儼若與焉爾時儼若甫弱冠余嘗其才因樂與儼若爲忘年交厥後使秦蜀海南獲再與儼若途相值握手旗亭歡然道故者久之今別且多年矣不謂老者日以衰而壯者已不可以復留今讀其與梅堂遺集心焉悲之夫儼若以三韓望族雄才偉抱足冠一時當其尊公大中丞開府西江與凡諸大事僚屬輩方攢眉棘手不知計將安出儼若於過庭之際從容整暇以應之有才如此而顧使之生不　不克以大展其籌略年踰三十僅僅以任子博一官又越在嶺表蠻烟瘴雨卒以身殉年纔四十有二嗟乎何造物之於儼若所以豐其才者如彼嗇其命者又若此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然吾聞人所難者不在當時之顯榮而在後世之稱述儼若是集其詩固足以宗雅頌匹三唐文亦浩氣落落有東西兩漢之遺意方今
聖天子雅意文學搜購遺編行將附以不朽令弟益齋於梓成之日以余忝雲門諸子長索序於余余亦不獲辭爰爲之縷述數行以弁其簡端庶幾使世之讀是集者知儼若之死而不死知余之所以

不死其儼若者亦正以儼若之有是集也云爾旹康熙辛巳夏六月濟南漁洋山人王士正撰

序

余於佟子儼若之云亡而哭之慟匪哭儼若也哭千古之文人懷高才而抑鬱以死者也夫千古以上之人其人與骨既已朽矣而或考其紀傳或諷其遺文尚有咨嗟涕洟而不自禁者而況生平肝膈相示形影相隨者邪猶憶余偕儼若溯瀟湘而上始安也舟居多暇儼若出其著述俾余丹鉛之於時正當湘帆九轉之間江水縹碧千峰倒景笑語思維皆入空際余指謂儼若山川有靈亦既許子矣余又何言已而把袂入桂林同行者多病々輒不起酒中余從容言垂老客炎荒未知所居古

彥有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顧子方壯盛設有不虞煙煤數帖屬之子矣風簾月色相視黯然噫孰意儼若亡而余在邪方儼若之還謁選人也余爲文送之望其出嶺如登仙然又明年余亦自粤客滇而儼若又令臨賀矣噫孰知後出者之一出而不復入而先出者乃再入而竟不復出邪昔宋黃魯直謫嶺外徙宜州識者謂魯直其不返乎宜字有蓋棺象儼若以才能自賀調思恩多居宜遂卒於宜儼若其山谷再生邪何生死之合轍邪余謂儼若之亡也有至痛者三高堂垂雪一也四海無家二也寒棺纍土三也而其可幸者令子大千并皆能文曾龍盛業將繼起而光大之而其令弟益菴力以揚扢爲已任因裒輯其生平所著述謬以屬余々無以辭奈老且病心志荒惑寒廬抱影爲點其淆訛薙其繁複序爲遺集若干卷以歸之他日剞劂告成懸諸國門輝照來世是儼若雖亡而不亡者固在不其身後之一大幸乎是編出而世有知音不必哀湘纍而弔牢愁也已

康熙辛巳年孟夏春浦同學弟范青錡鎔氏題於

家居之翠交書屋

序

與梅堂詩文先仲兄儆若遺稿也兄所爲詩文無慮數十卷丁卯秋將之官嶺外删繁就簡手訂成帙約存十之二三皇皇焉若將收拾生平所爲者余爾時請於兄曰古來達官名士多有以遲暮之年而尚從容筆墨間兄胡汲汲於此者爾時兄不言余亦初不甚以爲意也嗚呼痛矣夫人有生必有死死於彭死於殤均之死耳此何足重爲吾兄痛所可痛者兄資才卓犖篤學嗜古自幼攻舉子業家大人廉訪皖江兄年可十六七鍵戶著齋頗

挾持滿之技忽一夕夢有人相謂曰子年踰古稀官則龍門縣尹也安所用此帖括爲兄顧不之信閱數夕夢又如是兄亦不之信謂有志者事竟成命不足道也壬子放後

朝廷詔暫停八旗制科兄乃絕意進取而一惟肆力於詩古文詞尤留心於經濟實學甲寅以來諸方寇警烽煙梗道家大人藩撫西江持籌裕國殺賊靖民兄參佐之力居多兄未登仕時其不少所樹立如此兄固蚤已欲大破夫經生之見而將以其才與學任天下事者故其所爲詩或歌或泣無非所以發其胸中之奇諸凡所爲文從不肯襲人牙後皆與余言作詩以性情深厚爲本文必期有功於明道經世蓋其生平所擅美者在是而非徒以余爲可與言此而弟言之也假令天假之年獲大展其底蘊當必有不止於詩文之可觀者奈何兄以任子博一官丁卯令臨賀庚午以才能由賀調思恩約兩任纔五年而蠻煙瘴雨婁家兄命遂成不起焉賀有地名龍門灘思恩界有龍門山其斯之謂龍門縣尹歟是歲兄年四十有二何年踰古稀之說不驗也是則兄之官止於斯也以夢兄之

年盡於斯也則又偏不如夢所云也嗚呼痛矣余近歲令茲石梁民生凋瘵吏治孔艱將欲起吾兄於九京一抵掌相商資其碩畫不可得僅從敗簏中偕諸姪輩蒐括遺編取兄所自訂詩文若干卷並丁卯以後困頓無聊中所有諸作暨諸親知處散佚若干篇裒而輯之質之兄同學老友更加點定諸大人先生各惠弁言登諸梨棗庶幾使海內知吾兄愛吾兄者不得見吾兄見吾兄之詩文如見吾兄其唯此與梅堂之所遺也夫于此一編朝朝迸涙余既不得見吾兄愈不忍見兄之詩文回

憶纍昔之日兄之與余言者易盡而不言者悲無窮期也其亦唯此與梅堂之所遺也夫

康熙辛巳季夏天貺後二日懋六弟世集百拜撰

與梅堂遺集目錄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著

春浦范　青筱谿氏重訂

卷之三
七言古

卷之四
五言律

卷之五
五言律

卷之六

五言律

卷之七
七言律

卷之八

七言律

四首　過自牧二首
飲比部宋牧仲先生寓齋二首先生說予嶺
州樹間亭子已鞠爲茂草矣
自牧復甲寅讐剖讐人心以告忠貞公自牧
誼不受賀成此詩益實錄也
喜阮退思公車北來　又贈退思
家大人同諸表叔東臯小集訪渭師表兄灞
河亭子四首　懷鶩谿
哭石屺瞻　廟市
葉縣道上　裕州曉發

白水村四首　登黃鶴樓四首
洪山寺感賦二首　懷匡廬僧〻蜀人也
飲程蜀才草堂　讀田間集有作

卷之九

七言律

苦雨兀坐素書第七文海退思偶集各以詩
贈酬賦六首　無題示友人
兗州五日用前年秦淮舟中同雪客原韻之
一　送偉夫弟之任恩平
四首　馬禹能述韓氏園亭

之盛索詩　乏筆彥公表叔以數
枝見惠　爲渭師表兄悼亡四
首　香山僧說來靑軒秋
曉之勝　碧雲寺
十三陵十二首　喜槃十來二首
於槃十行寄汝上諸子
伾山晚眺　寄遠
廬州　許總戎　陛見來京
天語慰勞過草堂代家大人贈詩
寄高素菴　百嘉村劉氏廢園

釋山足　大通鎮
客舟雨中　李玉臣置酒水閣
天門山　秦淮寓樓分韻得除
字　蔡璣先過飲寓樓步
見贈原韻　愚巢宅贈伶丘
訪制府司馬王公寓秦淮兩月復歸皖上留
別同人兼訂後約四首
中丞蘇公表叔書來招遊廣西作詩出門三
首　潛山郭璇英大令招
同程奇玉鈐楚舟李文海昝仲遂遊三祖

卷之十一

詩餘

與梅堂遺集目錄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一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春浦范　青鈞谿氏重

古樂府

結客少年場

千金買駿骨一劍報君恩盛事不復見挾彈遊金門金門古道長森樹間垂楊褭騮五花色香車七寶裝控弦落雙鶻走馬入建章暮宿平康里一醉傾千觴願言謝鄉黨挺身走危疆烏號挂夜月白刃含青霜一身既許人富貴安足量緬惟古義士

悲風常飄颻

青樓曲

我生重意氣憶昔來平康慷慨縱飲酒日日椒桂漿我醉發大叫我醒歌清商旋駕驊騮馬報恩歷遐方去去未即返知卿不我忘我實非浪子胡爾失身倡

儂雖

儂雖青樓倡不羨明月璫嫁郎作侍妾本意圖專房詎郎多去國不恤儂孤特郎去未即返頓改儂顏色今夜喜郎歸慇懃事郎側金爐藹鵾斑翠幔

繇衾設郎意若歡儂郎心不可測戀郎〻不知春風夜長黑

今夕歌四首

今夕何夕兮采我湖蓮今夕何夕兮乃與美人同船按寶瑟兮指纖〻盪蘭橈兮水潺湲何接美人之淸揚兮乃使我扣舷而悽肰

今夕何夕兮越在天涯今夕何夕兮乃與美人同車過大海兮招飛霞望崑崙兮吐月華何接美人之娉婷兮乃使我翹首而生嗟

今夕何夕兮花滿山廬今夕何夕兮乃與美人同居雲繚繞兮佩玉梳風颯沓兮鯽金魚何接美人之藹〻兮乃使我顧影而躊躇

今夕何夕兮問夜未央今夕何夕兮乃與美人同牀撥箜篌兮起鳳皇擁翟褕兮穩鴛鴦何接美人之款〻兮乃使我不寐而徬徨

義烏行

有烏嘗嘵〻懼其慈母死彼何心者哉而不顧其子　有烏嘗嘵〻生子常八九彼何心者哉而不懷其母　烏子聲何哀烏母聲如咽天雨其滂沱啞〻鳴欲絶　烏母聲何悽烏子聲如訴日〻在危巢不得事反哺　烏巢原草上巢下草萋〻欲避矰繳將安之　烏巢溪水上巢下水湯〻不敢傷人〻反傷

短歌行二首

寒城碧水秋山外北卭風起吹松檜荒壠蓬蒿高過人策馬不行有死丏皇天欲雨〻模糊無數山頭白項烏飛翔審視羣相呼欲下不下胡爲乎

我欲耕無田年〻江上船大兒拖舵小兒牽一家骨肉相周旋一朝兵馬江上過江上有船皆封坐

從茲北去棄妻兒九〻霜天指欲墮中道棄船乞食行相逢猶幸妻兒生饑寒各〻不自保賣兒買船同妻擕性命直與波濤爭念兒泪下如盆傾新船下水風浩〻江上傳聞兵又到

擬古四首

皎〻河漢灼〻庭花唧〻墻隅人耶鬼耶

天街坦蕩〻大人資豹變乞丐來墦間愧悔羞遮面富貴豈不貪甘心就貧賤天下皆大笑有人生健羨

碌〻復碌〻鵶面兒相逐儂無衾與裯空房常獨

宿

筠筐獻藜藿野人姝瀟灑大罵非肥甘不足饜犬馬河海寧足多行潦亦不寡登樓瞰大荒滄桑亦浸假辛苦種藕花對〻鴛鴦下但知喜鴛鴦不信苦盈把落拓復落拓之子胡爲者西山出白雲不如酌吾斝

擬古二首

竟夕不成寐旭日生東方披襟下堦走羅衣慘不香憶昔違君子有淚徒沾裳何以達寸心思君不能忘團〻天上月皎〻多清光昨夜照閨中使我顏色蒼

君在北海上昨夜北風起海水合成氷海魚合東死不見腹中書淚下滴芳芷歲〻採芙蓉安得見君子

與梅堂遺集卷之一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二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浦范　靑鈎谿氏重訂

五言古

送沈巨山二首

西風吹大塊蓬蒿委丘墟閉戶成几坐有客亦不
呱酌君以斗酒摘我園中蔬躡足行復住涕淚立
堦除憶昔入金門與子同上書一時各報罷去矣
將何如

秋月照茅屋老樹迎淸輝躑躅不得意遊子亦何

悲迢々銀漢間翹首生遐思白露零秋草烏鵲喧
高枝從茲走南北執手安可期淚下沾衣袂臨風
徒依々故園有薇蕨與子賦曰歸

有感

灼々燦朝霞好花戴滿首夜同藉地眠日同上馬
走顧曲調北音榮哉使行酒此則靑樓倡竟强良
人婦

感懷七首

南山有葱木日見道幹起高者凌穹蒼萎者枯欲
死同沐雨露滋相形竟若此雲天不可攀願言錫
嘉祉

孤鳥掠長風飛々失休息入則懼覆巢出則防熠
弋一枝艮苦心茫々無所極愁雲萬里黃昊天無
顏色

夏雲多奇峰變幻不可狀出沒駭魂志已覺心悒
快而況霹靂聲晝夜喧高上俯首但太息不敢一
相向

君恩不可報走馬願長征所報爭萬一寸心爲君
傾男兒不惜死所惜名不成胡爲忘此身放於利
而行咄咄還咄咄淚下不成聲不如堦下蟻君能

愛吾生

銀燭高十尺四匝羅綺張豈知赤焰中火燃心易
傷長夜正漫々旭日遲東方覺々時相煎披靡安
足數願爾如日月蚤放長空光及蚤棄槁木置諸
我道旁

戰々復兢々先師所訓誥富而不可求當從吾所
好浮生寄大塊終年無可道日々竭心思改絃而
易操殺人以媚人依人學爲盜以此振衣起掉頭
殊輕躁

百媚獻金夫攫金含笑嚬金則歸鴇手傀實坑于

人殺人貴欽鍔膏沐艮苦辛顏色一朝盡不復娀國傾鵠母顧復衰聚歛人心嗔雨怨日相促將安惜此身

入門

入門遇親友見我遠方來不復道寒暄但問何日回兵戈遍南國夕陽聲鼓催道路阻且長生死久相猜不見面目黑有馬成虺隤憂患念已積翹首生餘哀吁嗟徒四壁亦復皆蒿萊使我發浩歎相對空徘徊

八月二十一日作

發肆萬重雲浩瀚長江水布帆揭中流蕭ㄑ北風起出門聽驪歌車馬塡街里丈夫志四方歡顏治行李不畏行路難願言酬知己憶昔古之人慷慨曾如此飲馬螺山陽結客從玆始

鄱陽湖遇暴風作

朝辭星子縣纜解波心移計程當出湖悠肰南風吹篙師捫發笑水天同碧時五老千年冰高聳靑玻璃忽見北來船泝流行如飛南北帆齊揚風伯何兒嬉南風力漸弱北風如山推南船不得下苦破蛟龍欺須臾浪潑船九天黃雲垂林木生怒號水族逞頑癡將欲擇人食一葉殆不支舟人氣色死觸目駭心脾禳期忽浩ㄑ天意吾能窺何不逐北船拖舵南行宜仍來星子泊沽酒湖之涯飽看匡廬山三日坐不歸

軍中五君詩五首

將軍眞異人爲將兼智福居恒尚平易澹泊京如菊生長天山中少小服戎服斗大佩黃金號令風雷肅兵駐五羊城崩天黐地軸殺出百重圍所遭良慘毒下馬惜馬力馬死食馬肉回見舊河山三軍齊一哭 蔡將軍吉圖

降書不許納賊名不得除魁地拜撫蠻爭稱大丈夫彼自能感激圖報忘其軀旁觀爲泣下君恩海不如因憶棄昔時投戈五嶺隅再自五嶺來又復爲前驅小節何足論出處多模糊畢竟三反覆愼終完厥初 傅撫蠻烈

遊擊海濱住隆準炯雙瞳前身是許遠果敢而公忠金鼓遍天地馬立平沙空旗搖星露寒笑語方喁ㄑ盡解身上衣殺入千軍中所向摧杇朽莫敢攖其鋒子親見長子執爵勞有功裸身沙上拜飲酒通身紅 許遊擊

書生畏簡書孤身行絕域桂海天上頭可望不可
即皇天已汨喪變起西南賊鬼火阻道路白骨撑
荊棘魍魎伎倆多遍地施鈎弋况未官所官義不
食其食麻鞋間道歸清風不易得媲美古之人位
當典屬國裴貴縣秦
家在龍川城棄官之草野峨峨鬱孤臺棄家來其
下棄官復棄家披緇綠淡雅老僧面目黃降心究
般若夜摩壓骨穿赤脚逃戎馬一盞瑠璃昏君親
汨沒把我天兵來庶幾全此瓦不磷而不緇卓
哉上林寂易歸化

萬杉寺

我自開先來策杖行復住多在谿聲中黃葉匡山
路雲隱寺門深寺繞千年樹卓午發幽鐘清颷生
指顧舉首矚大川曠懷念往故

與李文海酌酒四首

日日城東隅李生吾執友共此數晨夕不覺歲月
久所遇匪一端所期良不朽彼蒼狗白衣於我復
何有相顧發長嘯不如酌吾酒

墻角老梅樹花下構茅屋春雨日絲絲及時栽數
竹李子時往還我已不羈獨率性而直心天涯比

骨肉瓦盤破且歆蕭蕭惟苜蓿何必千斛羊乃饜
一百斛

去國已半年飄然江上身噫嘻古交游其雅貧賤
負偏又無安步踵背或有人豈盡屬仇讐念此含
酸辛今則免苛責舉止何閒閒酒至更一醉相顧
生精神

荒城多槐柳垂陰覆我寓寓中小閣開清風生猗
傾可以俯江山可以睇雲樹以之延李生良會無
朝暮一日不一醉忽忽徒自誤

初度示内

天低雨意成商颷生庭竹石爐山氣濃土銼煨糜
粥病婦補綻衣時子方夜讀兒女子成行紛紛亂
茅屋平生學何事老大守溝瀆一一爲爾言涔涔
淚盈匊我父任京華隣里商栽菊明月十三絃悲
風夜擊筑亾母厝他鄉松楸聲謖謖我思歸去來
朝夕一卒哭男兒重行誼負罪嘗自鞫生養與死
葬捫心生觳觫諸弟羽毛豊吾嘗圖雌伏時時能
解推還我大峰麓大峰山名辟纑賴爾勤我耕不羈獨
小婦解調羨井臼均勞碌堦下四男兒賦性咸眞
樸愣腹守一經何如事樵牧兩女如及笄嫁夫媚

杼軸麗稽皓首時兒孫收骨肉草願及時生土願
及時築或者牛羊來無人傷灌木雨面日以黃我
頭日以飛爾我少所期握手慘心目語罷粥生香
不啻黃粱熟

皖寓元旦感懷

皖風尚儉樸住此亦復佳再來忽一載慘澹增年
華烝起値雨雪萎我牆頭花積陰土銼寒因之思
正除大荒生鼓鼙宿霧隱蛟蛇壯懷日益減饑寒
靡有涯云胡萬里遊而我竟無家何以措此身其
雅柔與麻青々南山豆槊々東門瓜潔己事二人

捫心無疵瑕丈夫甘轗軻功名同泥沙一水通霄
漢不得縱浮槎我更思古人獨立生咨嗟

前遊子二首

遊子揖賓客治具云北歸秋風江柳黃馬嘶城頭
暉賓客酌遊子淚下沾裳衣生長在江南北行無
乃非吾有故園蕨可以療吾飢彼此願珍重寸心
各不違

朝出北門去彳亍步長堤暮宿秋江上岐路生淒
其江北地苦高江南地苦低一日行百里一月天
當齊何以天益遠不得遂攀躋天空馳獨馬落日

聞馬嘶

後遊子五首

遊子入里門下馬發清嘯半生東南留卓犖年方
少腰懸七寶刀手握晨風鷂歌聲常嗚々能譜伊
涼調飲酒動千觴使酒恣嬉笑白顧多所欣玉山
光四照慚愧爺娘恩捫心誠不肖不畏肉眼人羣
起嗔淺躁

帕首著短衣面目頑而古落々復落々生小離鄉
土嗟彼何人斯足迹遍寰宇所遇多所窮碌々何
所取行年二十人賦性且愚魯不知富貴樂安知

貧賤苦長揖語同人爛醉夜撾鼓鍊藥矢將成射
盡南山虎

天上雨初晴妒煞鳴鳩聲納采既不娶何須番問
名不畏郎心變所願郎心驚一心死待郎々當百
兩迎

寡婦得爲梁三星照我留生不利於人呼爲深奔
婦失人吾不爲失言吾豈有永好勿相忘天地同
悠久

一切不復陳此身獨爲寶死亦無復言恨不聞道
番酌酒前致辭攘袖拜而禱躊躇大樹根不如擇

枚好

書輿地圖後

我有輿地圖古人烏絲織爲感故人貽秉燭輕拂拭低頭一指點行踪遍南北凡我所經過〻〻如相識出門多辛苦頭白顏蒼黑擬作萬里遊安敢圖歸息羽翼久不豐自顧無顏色渺〻將安之淚下沾胸臆

蘆席夾

沙暖富葭菼土人居其中居此生計饒織席尚古風易米奉父母團圞樂何窮遊子泛長江萬里秋

山紅

偶成二首

著我襤褸衣放我虺隤馬天際燦明霞撲面風瀟灑芳草軟如茵箕踞古墻下捫蝨無一言不識胡爲者

我向龍山來僦居棲此屋震蕩號陰風日〻在幽谷皇天不肎明荒雞恐雌伏出門道路長株守悲羇獨因念昔豪雄古今同一哭黃土與青蒿丈携覆骨肉

別韓第七

青〻堤上柳躊躇戒莫折攜手上河梁子將與子別丈夫志四方富貴猶不屑乃爲饑所驅此生力殆竭好語勸遊子聊復作怡悅其如道路長捫舌言辭拙苦月憐羇人照我鎔心鐵野草混芝蘭釆〻幽香絕八口何時歸雙親頭似雪人生不得意慘向妻孥訣我有四男子君當好提挈立身使之蚤勿與阿翁埒臨岐百頓首一字一嗚咽

清河君

滄海變桑田斯言如鼎沸天道固好還念之良可畏君能甘賤貧升沈殊不諱彼雖盛裘馬不能處

富貴以此兩形之于君足藉慰

由退谷至五華寺坐石樓望雨

結伴入西山我愛退谷樹五華在其巔鐘聲天外度我起振衣行一杖凌霄步嶔巖虎豹蹲幽壑蛟龍護人生探瑰奇曾未目中寓遊者逝如斯山靈意誰注須臾寺門開白髮僧伽聚覓食香積荒地少黃金布悠哉石上樓黃葉覆無數移時坐聽秋秋聲慘薄暮風雨在前川下有來時路

東門

步出城東門百卉榮朝日爛熳固無心璀璨爭相

匹雨露皇天恩受之安且逸豈知難久長春光如
箭疾不如河梁草青々方怒茁牛羊下古田行人
恣踐蹂倘不傷其根仍結秋來實人生困繁華滌
祓無良術迂哉讀書人始終慎所出

去皖

吳頭銜楚尾其間築堅城九子控其左後則龍山
横江水環六皖日上江水明蹉跎住不去不知歳
月更但見手植樹盈抱長繁英眺山何其高俯流
何其清我非太上客而能忘此情悲哉萬斛愁去
々將安行

送巨山入蜀二首

青々桑乾柳馬鳴聲蕭肰把酒進遊子別予西入
川川照夏草赤浪捲河沙圓棧道是何處茫々天
無邊

嗟予住京華久之君亦至十年不相見攜手見眞
意顧我髩毛間黒白雜爲二關心頼良友浩肰發
長喟讀書何所爲甘負平生志相期一々左詠爲
知己累茲作萬里遊康衢騁騏驥交識滿前途吾
道豈終墜酌君以斗酒丁寧不能寘願君如卿雲
出爲天下瑞言盡立斯須躊躇各下淚豈獨離別

難行路良不易

二月初八夜慟哭成此三首

我本窮檐女百輛曾相將此身既已委苦樂安足
量干戈匝地起良人天一方良人不我顧々影生
徬徨百計無如死安敢期名彰傷哉今已矣葬身
無北邙

憶昔事良人翼々守清操未結小姑緣流言日數
到俯首不敢言所言傷懷抱今茲誓一死庶幾窺
全豹

海天貫索明三年伴豺虎可憐肉在几一身已無

主豈不能富貴甘心齒刀斧鐵石此心堅茹蘗復
茶苦奇語三致意欲吐不忍吐死後錫青眸孤兒
與寡母

將如金陵遲李長康不至

出門霜滿天遊子安所之爲言治行李過江采江
蘺山中有故人千載心相期寄身將向遠勿使須
臾離與君期何處乃在曉山陲美人不見來使我
長相思與君期何處乃在晩江湄美人不見來此
行將何爲晨與君忽至知君不我欺登舟渉秋水
日夕好風吹

同長康招宗天門謁鍾山因過靈谷寺探梅八首

城頭旭日上山頭朔雪消此鄉有故人折簡函相招々之出東門慰藉避塵囂長薄浩無際捲地來寒飈十樹九枯謝觸目空蕭々

鍾阜不可狀尊嚴具幅欽一望原土焦麋鹿走空林峨峨九級殿白晝雲陰森有人奠麥飯老淚時沾襟齒沒足不移哀哉宦者心我來不敢拜躑躅山之岑

天人起濠梁滇濛闢洪造神功蘇四極萬年歌有

道谿達薄漢高機樞操獨蚤彈指三百祀抔土僅能保夕陽紅滿川離々殿外草宮奴上寶城傴僂拾橡栗

闕門落升至雷火燒柱礎自伐樹爲薪平疇竄松鼠翁仲仕山深夜聽狐狸語歲々秋風中何人誦禾黍

振衣行駸々各逞濟勝具樓閣插青冥石磴鬱叢路長揖問遺老指點譚往故云拆廢殿瓴建寺僧伽住憑虛望山椒翹首復卻步聞有參天松舊是孝陵樹

問路逐蒼山過山訪靈谷雪重落草子人行鷲鳫鷲下有湛々流上有猗々竹纔到石谿來鐘聲出灌木

寺創自何代石門閭松風古牆雜生樹白雲長廊空法界昔莊嚴想像荒凉中敬禮塔三匝緬惟寶誌公

碌々更碌々所願尋山居居人競種梅寒谷風蕭疎花開飲吾酒花落讀吾書終老於花下不復生躊躇

過荻港哭洪雲舉夫子

青々鳳凰山躡屐鬱叢破來尋有道碑擔簦哭李賀淺土二十年子孫將凍餓夜雨鵂鶹來日夕牛羊過下有長眠人淸風不復作

與梅堂遺集卷之二終

遂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洲范青鈞谿氏重訂

七言古

春遊詞

紫陌青郊渾似繡千行楊柳春風路溪邊猶見舊時人尢雲殢雨飄紅袖沙堤馳騎霜騵輕爲報札穿金鼓鳴翻身上馬雙鵰落桃花著水鴛鴦歸來繫馬長橋畔笑指東山雲欲斷獵罷春晴上酒樓〻頭日送青鬟亂門前拾得翠花鈿不見芳蹤

絕可憐醉客頻傾金罍落看花欲墮珊瑚鞭須臾日暮花枝倦影動疎林風拂面一聲長嘯江天高月滿江皐風色變踏月歸來酒漸醒微聞樹杪鶯聲轉

歙石篇贈昝元彥

昝生來作長安客袖中石子手不釋摩挲如弄美人膚云是歙州龍尾石吾聞石產空山中空山潭水與天通鬼神呵護蹲石壁蛟龍蜒蚖蟠幽宮近來龍去潭枯石無色如此珍奇不可得傳說開元姓葉人取石開山力殆竭歙石作硯始于開元葉氏昝生何自得奇珍螢案雞窗燈火親世間尢物本有主君不見昝生下筆若有神皓首窮經胡爲爾一切稱心何時始人愁磨研〻將穿研亦磨人〻欲死我有澄泥三寸長一泓綠水搖波光我有子石鐫小楷不知元祐何人藏我有玉膏兼珠孕猶憶黃村逸叟贈蔣子素書潤澤堅光那可言耕則爲田懸則磬更有端溪之石絕塵埃錦䄍十襲不輕開噫嘻此石之大能容一斗墨銘自宣和殿上來古人結鄰〻自好白頭誓守同歸老僕也一從饑所驅此輩可憐棄如草君不見慈仁寺裏松陰邊箏開石價皆

盈千誰辨未央銅雀之眞贗動輒傾囊購致王公前以茲居狗走卒相喧閧邀歡取悅人爭先獨有昝生之研殊不肰始終吾輩相周旋幸爾人皆目爲牆下甎至今無榮無辱聲名全嗚呼世人莫讀歙石篇

贈楊子毅

萬里蒼山禿若薙烏啼樹老門雙閉此是寂寥楊子居人則依稀柳下惠士師風雅本吾曹但見官齋馬骨高閣說士師執法掌生死空堂讀律風蕭蕭邇近年災異[illegible]常事[illegible]所累動輒患[illegible]

多如麻更如羊豕驅之至見者莫不含酸辛可憐
舉目無知親一一與死同爲隣談何容易輕殺人
虎頭門下黑雲屯鼻胸劘裏秋燈昏餉餉騾日蹲
墻根相逢患難無寒溫夜來屋上鵄梟鳴叫碎北
風霜月明一鬼長吁衆鬼爭身死語默心不平唯
我士師甘獨荒衙隙地令栽菊士師不飲每相
攜醉中往往同予哭君不見身膺械鎖心悽悽明
如白日委青泥或者苟延殘喘在九天春色下金
雞士師職卑權赫赫手操丹筆流膏澤願言努力
一官成小心斧計囚糧冊

新柳行

烽煙漠漠昏芳甸千條新柳當春見遙憶高樓萬
里人曉來坐聽嬌鶯囀高樓南望已沾巾妾夢還
傷塞北春去年此日相思樹今日今年腸斷人別
來不覺春光盡春光減盡朱顏老妝臺明鏡倚春
雲陌上雕鞍映青草可惜青青掩畫樓狂夫何事
覓封侯開籠怕見楊花落化作浮萍逐水流

淸明誌感

國門三月青青柳萬樹千株灞河口淸明時節半
陰晴同人此日攜尊酒相攜尊酒坐春風人歌人
哭夕陽紅流鶯睍睆深深處山色桃花暮靄中我
御無聊行踽踽有女如雲淚如雨百戰難歸無定
河兒夫去覓封侯苦六軍覆沒牙纛倒夜臺漠漠
無昏晝一望寒沙是戰場此下殺人如殺草月凉
如水照重闉空城深夜行青燐豪華富貴一時盡
白骨如山不辨人我聞此語欷歔作習習陰風吹
楚些呀啞回頭不忍看君不見江南路上牛車過
亦有明眸與皓齒豪華富貴都如此有骨何曾葬
北邙驅之如下復如豕鼉懊𨾴悴茅店霜老者爲
奴少作妝張家口外沙如雪換馬從今嫁朔方北
方健兒死何處南國佳人向北去地裂天崩生別
離衝冠一怒逞刀鋸西南直在天之邊天邊一望
無人煙我欲酹酒向天拜且拜且泣心悽肤黃土
青蒿萬里哭但願廓淸宇宙天威速勿論北方健
兒南國人各返家園全骨肉

僻園歌奉獻家中丞滙白伯父

吾家伯父神仙侶前撫虔州後浙水功成卜築鍾
山陰別墅新開白雲裏海門東望一天青㴱色遙
分鐵甕城山底鹿從深𥦗出松高鶴向山頭鳴百
尺煙嵐迷遠峙丹崖翠嶂衝霄起大江流水靜無

波匹練横空千萬里藤蘿薜荔接幽林岑樓傑閣
青陰森滿徑落花深不見勾闌曲處鬪幽禽亭亭
琪樹搖青玉砌上蒼苔新簇簇更有堦前桃李花
蕩漾春風開錦縠有時山中小閣凉梧桐淸露飲
螮光文犂尊前客常滿梁王座上酒徒狂君不見
輞川臺榭藍田月右丞别業堪怡悦又不見謝安
昔日臥東皐賭墅圍棋破寂寥吾家中丞應把臂
長林豐草共遨遊

贈郭匡山

僕也不材慚出處學書學劍無仟侶況乃烽火之

餘生傷心不欲向人語年來溷迹來京都五侯誰
識能吹竽衣上酒痕日日醉斜陽孤館愁棲烏人
川出城尋舊好邂逅相逢郭有道紙牕旭日恣高
談經濟文章兩傾倒斯時沽酒飲梅花竹皎皎者
攜琵琶數峰青憶潯陽岸何人淚下先交加最堪
笑我居無竹十畝荒園風謖謖君能來我欄書軒
丈席茇牆茅草屋指日聞君吳下行一櫂春江款
乃弊時人余大中丞幕府東南民力不可問賴君肉骨而死
生僕也夙有買山志此去養親擬不仕有友如君
我已榮學書學劍眞多事

渡江歌

汀千冷雨鷓鴣飛江光浩瀚江聲微廬中孤艇江
雲移寒上征人江上歸潯陽江樹花如雪春水滿
江江水熱有人把酒截中流強起一杯歌一闋曲
罷中流仰面看五老香爐高並攢芙蓉岑崒不可
上我何爲乎行路難君不見江潮落盡寒芳芷城
頭吹角青山裏我卻嗚嗚淚不止何年重渡此江
水

叢霄道院訪周雨卿

天風凜冽履冰霜我思君子陟高岡入門見君執

君手悲從中來心憂傷丈夫讀奇書射策居廟廊
可以爲瑚璉可以爲珪璋大蒐天下士以人事君
登明堂大庇蒼赤壽而康力能挽强弩報恩出危
疆走馬髀肉消殺人雙手僵功成列茅土帶礪河
山長丈夫具奇志所願安足量胡爲垂老日衣羽
而冠黃君家有美宅築山開方塘臺榭插雲霄松
筠日就荒君家有萬卷奕世延靑緗兒孫日成長
珍重爲君藏胡爲入山抛舊業手鈔道籙事休糧
縱使南山采芝芝草香淘砂勾漏和酒漿顏如赤
玉生重光九轉丹成騎鳳凰左右毛女鳴金璫吹

簫東海日青蒼俯瞰人世一茫〻人世骨肉忍參
商仙人有情當彷徨勸君幡然歸故鄉

大風蓬蓽歌贈張西山孝廉 、

大風蓬蓽不修葺日來兀坐如蟲蟄番起天晴好
孖晴有客到門呼我揖桃花春雨隔谿雲〻中雞
犬聲不聞話來姓字與鄉貫此即龍城大令之仲
君我敬老父下階作手扶藜杖目頻顧見君不覺
狂喜生把臂歡然亟道故昔年大令曾同舟至今
人猶甘棠路兩家交誼重金蘭我能一〻爲君訴
憶代只時纔九齡君乃三歲稱寧馨過從無日不

相聚覆背髮綰綵〻青兩我伯兄覺稍長景家昆
仲亦倜儻滑縣令君兒始生七人曾訂終身盟無
何宦迹多相左二十三年無一可南北東西信不
貢死生患難兼兵火我更一官成潦倒出處傷心
悲尚〻長兄病放大江邊貧賤依人不可道景仲
可憐不祿死作守山陰吳伯子官錢賠累動盈千
皮骨僅存無底止君家兄弟移家住江漢華國文
章同斕熳今日公車來我高陽池願君盡醉休長
歎老父爲君數舉卮聽來往事一領之願言夙好
日益篤兒輩毋忘髫亂時徙倚尊前雲日黑月上
花香語默〻更有蔓清涙沾臆滑縣令君無消息

鴿子

海東鴿子聲如哭羽毛楚〻顛頂禿枵腹可憐縛
在笯此物雖微能食肉小奚性命甘相依彼蓋自
謀充口腹安能長保不遠颺而況好殺不可留然
〻惠風和暢天終當放汝白雲邊欲放不放汝勿
恚少刻小奚垂頭睡

偈教菴招同宗天門沈意亭許飲素李揩璧
文海元振家藍腴萎湖泛荷即席放歌

閒吟冷嘯出城步稻香流水城根路結伴來尋湖

上船放向荷花深處住荷葉荷花一片明湖上兩
來陰且晴雨中酌酒凉生面風送荷香細〻生一
醆一醆復一醆不覺仰天張醉眼長年三老讓揚
生醉裏盪船與不淺蘭橈畫槳柳陰中採蓮歌起
夕陽紅船上吹簫斷復續雙〻沙鳥迎輕風採得
蓮房已盈把綠玉亭〻照杯斝就中誰識苦心多
把玩徘徊不忍下座中多是江浙人我本北人流
江濱欲去無家去不得此日何幸飲君醇記得去
年鄱湖側失路漂淪無顏色一家遷謫去官時雨
打空船江路黑章貢前年城不開風起沙揚人自

哀五月六月多暴雨淅々鬼哭鬱孤臺歌聲苦歎
聲苦我有酸辛君聽取我已東西南北如轉蓬安
能爛醉長相聚勸君且進酒歌一曲怨怨一白少
年頭酒不歡分歌不足只消十日西風吹菱湖花
事都闌珊轉盼又值秋光老萬頃湖蓮變衰草鴻
鴈千羣與萬羣聲々叫過寒江雲

湖上放歌

江風夜起江水涼山陰鼓櫂來錢塘寓中一榻纔
容膝開門雨過蒲蘆香一望湖光三十里遠湖面
々青山起伏小也晚不得見湖全盛時到來但見

此湖水兩岸崒嵂插青霄雲去雲來暮復朝紫簫
不吹鳳凰啞紅潮罷舞氍毹燒翠翹香粉埋幽谷
芊々煙草狐狸宿畫船閒鎖闃無人寂寥夜聽山
靈哭湖中間有放生魚數罟深入已無餘湖空水
淚清徹底洗馬踏平紅芙蕖堤邊桃李舊無恙牛
羊下來樵牧唱山中莫打五更鐘平明怕向湖心
望湖心葑草昔芃々撩桀開浚成膚功江海故地
水鹹苦居民會向清涼中秋月春花無底極翻令
民間耗財力古人無利不之興後人有害不之革
龍爭虎鬭是何時倉卒變起陳橋師華山道士墮
驢笑黃袍加體冕旒垂國號大宋撫中土地白天
清傳赤羽一朝杯酒釋兵權前王創業何神武南
渡君臣狼狽行無主皇々空戰爭海月上來白了
々夜深仍照宋家城青衣行酒不忍視五國城邊
鴈不至金戈鐵馬自年々報讐雪恥同兒戲星隕
營中呼渡河妒功竊柄可奈何金牌十二大事去
至今亭子名風波半閒堂上機事密一旦平章政
事失謫路相逢鄭虎臣綉閣無人弄蟋蟀寓中荷
葉露團々風來小立凭闌干撫今思昔慷以慨低
徊惆怏心生寒利濟民生事已往其次風流亦絕

響泥爛通湖十尺淤水禽出沒生菰蔣吁嗟湖開
長慶中錢氏有國一悵惘五代而宋々而元後先
一樣成黃壤我欲推倒兩峰塡平湖招々舟子改
良圖賣墝賣礫買耒耜墾地開田成膏腴桑麻稻
粱無地無可以致富甲寰區奈何歲々年々一餓
犬烟波上下胡爲乎

太湖龍挂歌

節序正過大小暑南風不大帆高舉夜來船泊菰
浦深月白天空開鸛語蚤起強牽北去船太湖一
片無邊酷日照人如在釜時將加甑喉生煙非

煙非霧湖心起役鬼驅神曾若此品物流形雲雨施宇宙斯須潑墨裏雲根斷處斜日窺此下了々白於紙黑白判如并刀裁其中有物奇無比蒼玉削柱自何年上插雲霄下芳芷般々輕雷生八荒直乖不動俄如死俄頃飛揚震盪興縮則彈丸伸萬里倒捲湖波天上流霈然不擇人間水楊柳青々繫野航絲々新雨菱荷香有人手把白葵扇始信龍戰色玄黄坐起清凉來客面東南望去殘虹兒長年語我龍挂歸只有無數蜻蛉飛

賣氷謡示舍弟傑夫

五月六月汗如傾長安賣氷如賣餳小者如拳大如斗兒童入市喧相爭清風徐來解氷響坐客數錢々在掌不須水潑门龍皮頓令舉座生清爽世人氷操嗟徒勞紛々羅拜氷山高嗚呼吾爲卜得旅卦之上九焚巢先笑後號咷因念炎海之民良可惻酷日火雲喘不息誰能攜此一片氷大地化爲清凉國吾弟作吏萬里游爾愼勿貽祖宗羞爾能不貽祖宗羞爾父爾兄復何求

鳩玆

鳩玆城下長江水鳩玆城上寒煙起一舟剛去一舟來勞々送客何時已荒鷄亂叫蟲啾々江上千人萬人愁故園徹夜燈不滅雨打樓牕人白頭

過周雲客飲酒同王原吉周鹿峰龍客榕客燕客雲客

江右乘槎江左來大江兩岸蓼花開波平如掌復如練孤篷明月生徘徊龍江關上歸途坦石頭城下行人滿朝辭采石歷三山秋夜漸長秋日短躡履來登賴古堂哲人萎矣少輝光孤兒負荷日艱鉅對之能不令人傷爾我締交當日蚤我所欲言傷懷抱司農揮麈盼曾青孺子登龍頭未燥樗話

高軒挂紫蘿迴廊樹色蔭婆娑加子膝上手頻撫命我長歌酌酒歌記得開尊飲無數此日重來花下聚看竹依然坐草亭問津何處尋漁父卽今思昔一潸然同時更有王孫賢高才小阮擅時譽亭々珙樹羅風前爾酌旨酒以大斗我則淒清不忍下東園今已售王郎恕老堂空無片瓦須臾耳熱酒聲寒坐客齊歌行路難颯々松濤落几席吾儕到此休長歎君不見司馬四壁空突兀廉吏清風不可沒立德立功更立言身後何妨窮徹骨又不見田禾之子知者稀長途步擔將安歸笳管嗚々

聽不歇薊門日落風吹衣秋山積雨無昏曙回首青峰是何處感君又復費琳瑯送我渡江明日去

鄧元昭先生招飲萬竹園

萬竹園中萬竿竹神仙卜築鍾山麓可是蓬蒿仲蔚枯冰壺一片淸光肅先生愛客眞慇〻折簡相攜客半醺酒對洞庭千仞雪人酣三楚萬重雲昔日微之種竹憐同調此地棲幽誠絶妙一堦煙雨臥鳳鳴碧山蕭爽蒼龍嘯山上霜明百草荒山前人尚説齊梁當時歌舞何時盡拾得花鈿心自傷參差紅樹在阡陌我醉欲狂雙眼白滿城風雨一天秋下有六朝之松石君不見下有六朝之松石

射虎行

日〻山頭盼歸路山下無梁不可渡僕也東西南北人黃葉白雲邨裏住傳聞山北有人家白日閉門寂無譁門前猛虎成羣過公肰啖客多於麻城裏縣官比獵戶獵戶怕逢縣官怒榜文高挂縣門前射虎賞錢不論數以此不懼猛虎嗔挺身挾弩獨先人采藥山中煉毒矢誓必射虎安鄉里甫思射虎領官錢不幸妻孥皆餓死吁嗟世上多虎狠肰〻雄視通衢旁何時驅彼投遐方一〻殺之安愚良

萬安道中

十八灘頭北風怒千里迢〻朝似暮起望故鄉惆悵多舟行此際莫延佇斯時葉落一山丹颯沓濤飛皐恐灘斷崖直入青天裏俯瞰初回星月綫可憐破浪征衣濕大溜小溜人難立關上雲寒甲士悲黯肰消魂遊子泣夜深船到黃金洲黃沙白水兩悠〻潮湧小舟眠不穩遥聞野鬼聲啾〻舍不見諸峰慘澹無顏色潭水冥〻不可測須臾帆轉亂山中又見灘頭風雨黑

開先寺龍潭歌

我聞龍潭之水萬丈深此水不過一瀧涔又聞神龍出入天陰森我來山中風日生衣襟或者神龍變化不可測甘心假寐潭中沈潭上老僧姝冥岆云老山中龍未見但聞潭底有龍吟夜〻悲風吹佛面我聞此語中心哀狂雲毒霧何時開吁嗟老龍老龍何自苦困此陰山寒磵胡爲哉同人醉酒峑山裏爭向潭中投石子奮臂疾聲呼老龍千呼萬呼龍不起君不見妖蛟昨夜鼓狂飆推山倒海生江潮毀人廬舍壞人稼奔騰大海殊逍遥又不

見秋來原上草中螢脫胎腐朽頑無靈一晾微明
安足恃飄空高並天河星我醉潭邊一箕踞俯瞰
老龍不知處日落雲封語絮々垂頭喪氣出山去

徐郎行

長江大隊兵船來小艇避兵不敢開深林楓樹紅
於血江頭有客心生哀況復風雨眞無聊日々望
晴日々大感慨長歌行路難兀坐不可一刻過忽
來一客牽余襟欲語不語泪涔々相逢似覺曾相
識買舟得々來相尋乍見令余心悒怏覷之不覺
辭色喪坐久始各姓字呼絮々青燈神復王錦帳

重裀玳瑁梁萬樹花開邃洞房歌樓半插雲霄裏
下映清波蓮子香神仙可望不可卽一拍千金竭
心力等閒皆々小紅牙落盡青々楊柳色有時秋
雨候黃昏小院芭蕉深閉門未啟朱唇雙淚下芳
尊一曲渾無言兼長妙舞太輕柔珮環聲細鳴箜
篌鰕鬚半捲明珠下龍涎香靄紅浪收輕綃欲動
雙鸞鷺移來款々生蓮步亭々待月玉無聲掌上
流雲不可住萍飄薄命已堪憐又值軍聲起漢川
主人頗顉日煎逼方城蠱邪如絲懸歌舞教成萬
事畢韶華斷送年光疾驅之一旦學從軍倒冷[illegible]

駝吹屬簟樓船西上洞庭遠櫻桃花下夢吹簫
來魂返關山月雙魚江上殊寥々武陵大別華堂
悄芊々芳草人行少再來宅已舍僧伽採藥路從
今夕杳鐘聲梵唄出牆東合歡樹死夕陽紅月照
凄清寒圃菜複道迴廊行不通我曾花下生依戀
銅雀臺荒人不見近來誰復記滄桑呢喃只有梁
間燕君不見徐郎更抱紅氍毯立身雖賤王侯俱
當前此日已如戟騎馬佩刀稱丈夫又不見衛青
帳下一奴隸一朝封拜非所計買酒勸君々莫辭
何必逢人輕洒淚

退谷歌呈范彥公表叔

余寤寐西山久癸亥秋仲同彥公表叔始
遊焉是遊也無賓無主僕馬不喧於蒼山
紅樹間兩日極登臨覽觀之樂大約西山
饒窈窕之幽遂勝國內養璫宮藏祭離創
梵宇其間唯退谷一隅澗水縈洄草木叢
茂孫北海先生讀書其地因名焉余近易
舊宇々退菴茲來退谷若有與起感歎留
連不能自已者爰作長歌以見意

臥佛寺前萬年樹寺後好山看無數松杉楓槲密

參天中通一線黃花路〻上清泉㶁〻聲入耳到心〻頓清退谷老人拂衣行一亭坐擁千山晴當前水竹如相迎土沃稻粱桑麻生櫻桃烘日春山明秋林葉響麋鹿鳴絕無牧馬兒相驚吾儕卜築今此非人情我隨范叔憩谿上谿上烟雲自來往移家何日入山深大塊雙丸憑俯仰將來兩家分住谿西東為爾為農樂何窮丹雞白犬互相通牆頭燈照笋聲紅只恐有時春雨大酒徒爛醉花前坐溯作山頭忽下來行雲隔斷艱於過呼兒伐木入谷山營橋白石青松閒相招看水凭橋立以此

時〻相往還攜手笑入耦耕隊聚族而居退谷內僕為猶子長於君劉盧舊誼安能廢君家世〻先一輩

舞刀歌

秋風蕭騷落木疾萬里黃沙迷白日督見天邊數騎來并州有客身如漆高顴廣顙雙碧瞳短衣染血猩〻紅少年慣舞公孫劍青萍出匣生陰風作起驚看匹練色須臾一天風雨黑迴翔閃爍不見人狂風匝樹秋月白照徹青霜月正明搖落檐前星斗橫清光五夜洗秋水丹霞流彩蒼龍鳴君不見薛瑩舞刀風颯〻灑乾血汗飛鋒焰又不見昔日風胡子采山鍊就豐城紫僕也蹤跡雨鬢疏自嗟蒲柳空如此

羽獵圖歌贈顏修來先生

傳聞大狩滹沱雪獵歷遊雲風凜列豹尾龍纛仙仗開十萬羽林渾汗血　君王有道重儒臣清華妙選讀書人陋巷先生隨行在山公啟事何闇〻我　皇聖神允文武　誠丘誠下古先生詞賦獻長楊曾見雕弧　親射虎　九重玉食來萬方金盤制炙進黃羊從容奏對禁廬下賜食每驚珍

酪香先生丰度殊縹緲出入何須諫獵表但願天威遠播狐兔消夕陽古道荊榛少先生有力挽狂波狐兔紛〻奈若何及蚤疆場成沃野我則橫經負耒山之阿時作帝力何有於我歌

沈子畫梅行寄皖上諸子

沈生潑墨真高潔霜毫入手同生鐵來我齋頭畫古梅座客掀髯齊叫絕老幹苔衣重復重蜒蜿天嬌如著龍蜎〻靜對舊山雨蕭〻暗度疏林鐘素影橫斜開正好記得江南一枝蚤牆頭酒幔兆風寒大雪谿橋人醉倒今年五月早都城皆下至今

草不生昨夜繩牀臥幽寂醒來魂夢何凄淸夢裏迢迢明月路吾儕酒人住何處歷屋橫牕三兩樹梅花梅花應如故

韶州謠

東去梅關五百里溪灘直下舟難止側壁斷崖幾萬重孤城獨擁翠微裏南門直接湞江水終夜潺潺聲入耳北郭山高怪石多虞帝南巡曾至此市吠不見黔州驢父老擷觴啖生魚嶺上榴花十月發時時桃柳繞庭除女兒採荇同爲侶蓬頭跣足滿洲渚引鳳何須弄玉簫相逢到處堪私語冬仲

忽聽雷轟鳴土人以此卜年亨士子行來不著屐美人日日踏芳蘅已入三冬汗若注層層蟻蝨封高樹赤日遝聞蠟屐聲靑天一雨不得住更見山頭瘴氣黃朝來觸之不可當遷延此地又經歲萬里依稀望故鄕

十一月朔日與程穆倩先生飲酒歌

白日剗天天悠悠石尤作惡吹不休有客東下泛小艇躑躅不進江上頭屈指迢遙六百里蒙頭裹足北風裏鷓鴣叫月月昏黃行不得也此江水且行且住二十日樹杪依稀城郭出半肩行李入叅淮稅得小樓許容牀彈劍到門前作炊門外剝啄來者誰白頭老人慣惜別荏苒不覺三年期身著方袍冠紫簪曳來一杖行如鶴顏如十五嬌女兒舉止容與多綽約桃葉渡邊去路斜儘錢沽酒樂無涯一盞一盞復一盞倒傾星斗嚼梅花君家丁年便嗜古囊中貫朽穿九府篋笥珠璋賦寶林沐去給先生爲先生作寶林賦周鼎商彝手自撫我謂此道不足貪傾家購之良亦苦阿房艮嶽羅奇珍西風一炬戰場土君不見文德武定兩橋間嚴冬柳綠波潺湲東得後湖三尺水燈船一出入如山畔畔玻璃光

掣電鳳舞龍蟠來水面悠揚簫管鬪嬌顫一聲鼉鼓天爲變漠漠長空飛雪霰何如飲酒伸繾綣八十老人未輕見

與梅堂遺集卷之三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四

遼陽佟世恩儼若　氏

春浦范　青錫谿氏重訂

五言律

乙卯上元

今夜上元夜城開萬戶空燈昏兵氣裏鼓死雨聲中夢亂寒林黑山明燧火紅故園高舍處愁絕未歸鴻

懷彥公表叔入楚

庾部荊襄去春皐繫客情青山來獨馬白日閉層城峽樹哀猿叫江沙亂虎行何時雙鯉腹寄信報休兵

宿韓氏妹墳莊

路趁斜陽到林花慘映紅豈知生死別恰在亂離中牆黑老槐月牕鳴破紙風夜來渾不寐忍淚聽飛鴻

雙港阻風

行程纔二十意興奈愁何風急惟拚滯山荒畏虎多破扉支老樹廢井壓層蘿一自經兵後無人此地過

沙河

客到沙河店居停絕可憂牛歸吹短角月上演長矛破廟白楊樹荒碑古驛樓過來滕縣近原水向西流

黃河故道

東出黎陽路黃河故道斜積中春見雪樹外夜聞車榆棗棲饑鳥牛羊下亂沙禹功真浩大前去望逾賒

金山口

又逐征塵去金山一望開鷗飛菰草路橋斷蓼花灣日暮雲連樹湖平影浸山前途知不遠風雨滿愁顏

趙州

樹杪層城見南行蚤著鞭一橋收亂水萬柳壓寒川風俗都能繪以畫山水為業人家但種田模糊石上迹不信有訛傳石上有迹如掌相傳為張果老墮驢處

懷允公表叔

金臺誰得意紫禁美登僊臣品瞻喬嶽君恩拜少年晴雲高馬立旭日大旗懸遙憶鳴珂地將軍傍九天

月夜過桃葉渡

夜歸人未醉月上憶名姝歌吹臨朱檻樓臺浸玉壺輕雲浮畫舫寒色起高梧試問長橋畔春風近有無

三山雨泊

積雨何時歇三山擁上流排堪雲若馬無奈氣如秋孤嶺乖楊外人家古渡頭夜來風蕩漾聲淚總浮鷗

望瓜步

北固山頭水蒼茫夕照低柳陰分遠塢海氣失長堤胥浦波濤暗邗溝風雨迷試看征戍者不使走鯨鯢

送吳彦長表弟歸關中四首

君行留不住未忍聽驪歌歸喜全家在人如薄命何十年驚聚散萬里苦兵戈故國何時到春風動薜蘿

西向長安望荒〻落照懸黃河流白晝紫塞插青天努力須今日還家正少年臨岐願珍重路入戰場邊

汝母同吾母西秦世胄家三朝金鑄篆一品玉鑲花虎穴生探子龍堆死戰沙可憐喬木地一片夕陽鴉

江樓月淡明送客入西京戰後鵰鶚切原空鬼火行雨中聽漢水磧裏認秦城親串誰還健因風幸致聲

象

到來經絕域潦倒薊門秋力大能移樹心雄豈讓彪都誇閑祿好寧為稻粱謀聞爾思鄉井凌清也淚流

熊

見爾姝堪訝頑瑠鐵鎖身頓忘山嶠遠直與市塵親慢道蹯甘美須知膽苦辛玉橋河水漲傍此度殘春

橐駝

老去難勝重蹣跚動欲號陰風吹瘦骨積雪壓長毛異域沙成磧蠻人夜試刀但言峰可食曾不問微勞

西山秋興

北地霜風緊西山暮色幽近邊猶有菊出塞更無秋境寂天逾迥臺高雲不收帝城遙在望涼月滿

層樓

偶成

入耳鼎聲名誰爲月旦許才高淪古道眼冷妒儒生鬼趣陰風亂人情狗竇榮譙樓每夜鼓下下上心驚

生生泉

勝地傳聞久山行半日閒鳥從茅屋下門背佛燈開目送淸江遠碑遺沼蘚斑林陰水一勺歲歲自潺湲

雨中即事

積雨荒原外凭高望欲迷雷從千嶂出雲向半山齊戍遠飛煙直江空過鴈低愁霖應有賦况復亂猿嗁

允公表叔招飲倂醉軒（軒有春海棠一株大可數圍每放則爛如朝霞此都下所僅見者）

海棠成合抱即此構高軒逕轉尋深塢人過傍短垣賞花多覓句愛客滿開尊明歲春光好江南憶故園（時余又將南行）

病過桑家林

千里雄關路何期病表過雲連邊塞遠風近朔方多旅夢空明月鄉心負薜蘿那堪愁不盡行李度滹沱

德州

大國一千里倉皇第幾程日晡人影寂草淺雉飛平原水脂流壑荒城亂打更郵亭一夜雨點滴到天明

感懷二首

回首湖山迴江魚到眼無途窮挤出塞金盡歎還都月帶邊笳冷風吹草樹枯雲中飛有鴈南望總羈孤

客苦離家久何堪更遠遊千金羞駿馬一笑妒風流白打燕兒戲産歌趙女愁至今有李廣誰惜未封侯

僻園呈家中丞滙白伯父二首

僻園塵不到野色擁柴門曲磴繁花路寒河老樹根人同秋水潔山自六朝存躡屐長干上風流憶謝墩

樓迴疑仙署堂開倚碧霄萬峰齊入座一水遠通橋翠靄騎飛鶴蒼煙晚度簫我來非賭墅千里不辭遙

讀先僉憲公檻車詠有感二首

落日檻車急前途入望賒孤臣惟有淚萬里更無家族大終成累名高秪足嗟可憐同難者涕淚灑天涯

家破何堪惜經今血未乾有功嗟十世一死歎十官國亂同王粲途窮哭幼安寒沙與明月失路兩漫〻

哭孫元亶夫子

花滿城東路焉知死別離分題遺小照易簀付孤兒（夫子東下時作小像二本題遺今皆下哭無我門歸來亢放生一日焉尒）門前爭更誰西州何日過但說蚕低垂

樵舍

此地名樵舍村居一逕連花間行石岸柳外繫漁船寇信攻江市虎蹤下稻田西山秋漸老烽火滿前川

登小孤山

島嶼天開處重樓入望微人煙生遠浦兵氣渾幾暉秋靜喧山鳥雲深見帝妃卻因彭澤縣五柳忽思歸

悼韓氏長妹二首

不道永相訣傷心願未伸慰姑無一子乖別隔雙親爐火終年藥匡牀久病身邇來悲弟妹觸目總酸辛（弟七弟先長妹逝福州之二妹又無音耗矣）

家貧韓起八井臼近如何到墓松楸長逢人慟哭多繁花夾去路臥柳壓長河可有還家日相將灑淚過

懷沈氏妹閩中

舍妹于歸苦遭逢羣盜間所期惟一死不敢望生還媚竈聽青鏡封侯覓赭顏良人已爾〻鄉路阻杉關

立秋日作

破倒三間屋周圍築短垣當門日端坐懷遠寂無言京菊明堦砌哀蛩附草根安排風共雨每夜一消魂

贈第七

我自來江國名山與兩商人如秋淡遠詩共鴈高京貧米迁湖艇教書坐草堂終年託骨肉兒子在他鄉

過石鐘山

翠微不可即人說石鐘山城郭秋江上樓臺夕照

間水平晴鳥下天孚暮雲還自在乘槎去煙波齊
客顏

木末亭

木末亭高處秋光樹杪分萬林青帶雨一水碧穿
吳鷗鷺下寒浦牛羊踐古墳秪予愁眼鈍望去白
紛〻

懷舅公彥公兩表叔

伯仲聲名久中原羨並驅風雲隨驥足聲咳盡驪
珠岐路無知己離家秪病失鱗鴻應有便望眼苦
模糊

半畝園留贈龔半千

小閣幾半畝有客老柴桑紅葉亂秋樹黃花開草
堂雲煙驚北苑紙筆授東牀著得潛夫論名山任
爾藏

浦子口訪劉蒙園故宅

劉向傳經處江峰青對門寒塘枯柳臥茅屋一燈
昏水竹荒園閉雲林廢閣存龍沙不可到腸斷爲
招魂

舊縣不寐

路入叢簇裏東阿舊邑存谿雲雜茅屋山月上黃
啼蟲語細驚夢林聲冷到門不眠心益苦輾轉有
啼痕

送劉長馨南遊

江南名勝地此去好躋攀積雨散晴浦桃花開滿
山三公推上客一醉破愁顏路入斜陽裏春風看
雁還

家僮自江上來

病裏家僮至當堦甫下鞍且宜觀色喜不敢問平
安一榻支離久微軀祿養難數椽誰肎售清淚欲
漫〻（家大人手諭賣北城舊宅以此急遽止存宅旁小屋十數間聊足棲扎下爲入谷計顧爲之亦迫於無可如何也）

訪李長白表叔仙李莊

結茅何處是云在帝城東十里河沙路一村桃葉
中雲林古井潔板屋野花紅繫馬暫開眺嘯臺生
遠風

張桓侯廟

立馬荒祠外徒生此日嗟西川空有淚涿鹿已無
家古柏留餘靄頹垣積暮鴉至今易水上一望總
寒沙

雨後

夜雨忽達旦朝來爽滿庭市中水減價（時載水百錢）日
上草全磬密樹鳥不下捲簾山自青春寒擁襆被
風細入疎櫺

送李鐵嶺表叔入覲

大將入神京秋高班馬鳴旌旗開廣陌飛騎出層
城風捲龍沙白雲聯鎧甲明牙璋應再拜銅柱蚤
題名

上隆吉至自江南得雪客書

白下同天上君來喜素心人行春雨滑柳壓御河
深離別猶如昨蹉跎直到今周郎有消息流寒一

霑襟

秋海棠

拾得美人淚生憐一縷溫宵凉紅欲匝亭寂艷無
言力盡西風死魂來秋月昏蟲聲何絮絮心事不
堪論

過丁羽玉寓中

上書仍報罷日夕坐城涯野廟一聲磬齋壇萬樹
鴉苔移微雨屐牆拂古藤花莫漫悲行路高陽酒
伴賒

柬馬雪航二首

詎料余先去勞勞馬首靡柳條空贈別江路正愴
人鳴咽歌三疊凄清酒數巡只愁烽火外無處問
前津

近日廬陵陷江聲沸若雷雲荒孤壘沒鼓絕夕陽
哀堠火一山䧟樓船八陣開全家三百口何日賦
歸來

盧溝橋曉發

舉目京華近三星帶柳過層城橋上起紫氣日邊
多黍谷雲初白柔乾水不波朝來車馬發東望意
如何

過豐城始得陳元水先生修文信示令子次
和

久負山陰約霜花不忍看一從高士歿道路起長
歎寇近關城暑江荒坐雨寒遺書滿金匱珍重付
人刊

長排野望

纜繫依沙渚山明小立餘空江人影絕暮雨雁行
疎別緒不可道天涯總愴予何年歸艇子去覓五
湖漁

峽江

到此疑天上瞿塘灔澦行風湍羣鳥下石壁萬船爭江勢奔辭峽山光靑入城前頭烽火近畏見日縱橫

郁老

郁老鳴〻泣云從江上還水田餘赤地枳棘遍靑山聽鬼秋林黑殺人園土斑破家眞一瞬白眼但潺湲

白鹿洞

白鹿餘芳草靑山隱故宮芹香抽磵水檜老撼天風大介寒氈上諸生破壁中千秋俎豆在吾道豈

終窮

寄范西漢

子雲居不見浩淼水之涯漁唱起湖鳥柴門開稻花綸竿憑物變書卷送年華未鼓十洲棹仙源路正賖

寶善菴

細雨來蕭寺無聊立樹根白雲低覆屋黃葉冷遮門鳥起殘僧出燈昏舊佛存空堂人不見擊竹一消魂 擊竹堂名昔龍山徵公嘗止靜於此

小九華山

躡盡嶙峋路行來向落暉千峰爭識客一碧欲凌衣壑冷疑龍伏雲深礙鳥歸可能隨鹿豕勿復蹈危機

與梅堂遺集卷之四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五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浦范　青鈞谿氏重訂

五言律

侍家大人入贛雜感八首

一水通章貢淒風送客航空山全落木孤鳥下斜陽半載迷行旅千秋冷戰場不堪沙浩浩猶見陣雲黃

甲士環相衞河流一綫通人行層樹裏山插亂雲中風雨鄉關隔干戈別淚紅也視憂日切忍向指

歸鴻

路入蒼茫裏朝光一望連村雲生遠樹江雨浄寒川岸竹青搖水山花香滿船炎方知漸近十月草芊芊

南去增悲歎縱橫羣盜生蠶叢張萬弩鳥道走孤城半壁無完土三年未罷兵涳濛何所見只聽鷓鴣聲

舟次萬安縣使君白皙膚通城無爨火冷署集饑鳥問俗心如擣栽花事已殊所欣年正少珍重向前途

河石崚嶒起問言十八灘萬峰齊抱水一雨悄生寒舟緩迂山出天空仰面看何須悲蜀道此地已辛酸

急水行難進寒原日已沈鴈分危嶺下雲壓廢莊深樹黑鐘傳寺山荒虎在林所悲不可道萬感夜來心

節鉞新臨涖嚴城正荷戈鴉聲呼夜雨燐火照寒河赤地蠶桑盡殺山兵燹多天心應厭亂搔首意如何

贈李螺山

一從交柱史杖履每追隨老樹秋垂蔭寒花曲覆籬高談排將相道貌對妻兒大雅危如綫吾應師事之

虔中雜詩十四首

一旅援師至雲帆挂朔風行來雙水上殺入萬山中映日金戈白掀天血浪紅只因鄉思切無那北飛鴻

八部屯江口當門聳碧峰糾桓人似虎騰踏馬如龍豕突防南北狐疑議戰攻汀韶猶楚越賊壘幾千重

重鎮推方召經年守一隅如何龍象力不解虎狼
驅調度沙囊水從容兔待株荒唐方士語仙佛本
虛無
帝胄臨戎馬逍遥劍履偕自銜專閫詔殊慰老人
懷雪鐙三千士雲鬟十二釵請看養子傳都歷上
公階
蜀道何紛鬪無端損國威有才乖將相薄命喪偏
臥那得應所化分於馬革歸鴟鴞號白骨愁向北
卻飛
仙臣將節鉞受事亂軍餘黑霧驕靈鬼黃雲立海

魚君親萬里隔保障八閩疎已料無生理臨風每
愴子
談笑揮刀斧關河邑慘悽聲言誅叛將還怒殺遺
黎掩日三丁盡奔牛九野逃回頭沙浩々只有亂
烏號
使酒非天性焦勞自可哀欲渝奴產子因築尉陀
臺露湛荷荷熟霞蒸翡翠開宿醒連日臥事々付
寒灰
聲容娘子壯畫艦擁軍幢豺虎遍天地鴛鴦自一
雙香風生桂海寶月滿離江何不早歸款將軍喜

受降
孺子眞狂悖孤軍深入時可憐成穽獸指日定輿
尸花向旗門艷鐏隨帳殿移賢王不好殺偶爾許
相持
借樂傳星瑣長城鎖暮雲辭還杜下史願典羽林
軍令戍蛟龍窟當關虎豹羣須開五嶺將更掃百
蠻氛
帥字旗開處荒々殺氣昏橫行憑將士大索到雞
豚豈竟無長策如何答至尊岑々頭欲碎刀斗夜
銷魂

九死知交在圍城強作歡借花空爛熳種竹得平
安涕淚風塵盡兵戈歸去難曉來頻吏報得句果
高寒
文成昔建節祠廟在人間心似一江水功高萬仞
山豐碑刊鳥迹古栢作龍顏應念後來者觵兵兩
髩斑
呈葉蒼巖夫子六首
皇帝初親政　開太學時威儀來胄子經史授宗師
風撼橋門檜石蟠堂柱螭慚予居上舍十載舊恩
知

儒臣煩武備足國藉鄒枚自是文章貴偶因璽鐵
來人愁章貢戍鬼戴鬱孤臺此日從陳蔡及門苦
不材
觀魚河上去城下水湯々白馬澗僧父青山引侍
耶時同少宰舒公春風生遠草散隊占殘陽濠濮饒佳趣
誰憐是戰場
作吏稱高潔寒香隱畫屏留人開舊釀看雨坐空
庭草樹當皆黑雲煙過眼青祇因商去住燈火上
疎櫺
華亭顧水部風雅構高軒潑墨猶存壁裁花昔滿

園署空多鳥集吏散少人喧酌能驚黃鶴婁清不
易言
座上休文在沈方紘相將肝膈眞酒存詞賦意燈照
亂離身鼙鼓聲中雨鷓鴣啼處人吾師擬歸去種
柳宅邊新

登佛日峰

寺向峰頭出鐘傳竹逕斜晴鶯羣鬧樹巖草亂開
花遙塔收雙水春城聚萬家傷心窮遠眺兵火過
天涯

恭定寺贈自覺開士

愛過龎眉叟櫛檀香滿林谿山如有意花鳥自無
心破榻斜陽入閒房老樹深菜根時向我離亂此
知音

哭外祖母劉太夫人四首

星移哭不休春晝掩重樓細雨飄丹旐深衣晝白
頭相夫尊一品繡佛永千秋懿德今已矣緬惟祖
母劉
百戰憐夫子中原纍革身孤燈亡國恨凉夜辟纑
人家破黃河岸碁殘漢水濱一生嬰萬慮無計慰
酸辛

一自安寒素常爲勝國言黃綾何日碎清淚暮年
緐風雨龕中佛琉璃夜半猿可憐因愛女老死棄
鄉園
慟我纔彌月呱々撫在牀哀兒有今日回想動沾
裳亂草鋤黃土深春種白楊敢云辭况瘁負骨走
黎陽夫人家龍沙道遠不能歸櫬今擬葬黎陽以夫人曾卜居於此也

沈翔生招飲賦贈二首

五陵年正少何事一官窮古柏空堂下疎籬春靄
中青緗開石屋白眼坐天風秖爲傳經切篝燈夜
々紅

桃李陰森處相攜坐綠茵與綠花事發意共酒人真家饌煎黃雀春鮮薦碧鱗只茲風味好莫憶故鄉蓴

龍眠道上三首

出郭臨周道蒼茫望不窮萬峰廻晝影遥壑響天風打火松棚下騎驢山色中年〻雙短鬢容易逐飄蓬

古驛環煙靄晴光滿綠畦竹谿鳴水碓山鹿亂芹泥飛鳥一行至流雲萬里齊聲〻深樹裏社鼓自東西

石壁明殘照人家谿水頭野田嬉亂鴨村酒賽新務一徑穿園竹三間指寺樓桃源雞犬在過此偶淹留

贈許逸林明府二首

邑小號星子官閒讓許生白雲封古署紅葉滿秋城文自金閨重人同玉樹清讀書破萬卷擅絕一時名

曾到開先寺芙蓉削萬重老龍吟石壁孤鳥入晴峰衣濺千尋水人行十里松何時來結屋歸作此山農

同程翁培過馬雪航舟中聽屠山人彈琴

鄱湖秋水上有客拂瑤琴爲約羲皇侶來聽太古音簾垂山雨白人坐晚舟深何不同歸隱匡廬聚素心

大孤塘晚泊

村落依湖渚湖光四望虛空山寒橘柚茅屋雜樵漁遙海雲霞暗秋風鳧鴈疎可憐對尊酒此夕意何如

贈李搢璧

條度爛不分龍馬氣氤氳飾玉刀鍥錦團花襖織

雲都誇新侍衛手識小將軍同學君先貴功名自逸群

與昝元彥夜話

君才不可敵商酌坐寒更半榻凉如水一蟲吟到明飄搖緣定命貧賤豈人情努力仍如此相期再耦耕

過許飲素草堂二首

一出北門去晴郊三里餘雙扉關密竹半畝遶寒蔬凍葉紅堆路遙峰青映廬南園高士宅人說子雲居

草堂纔十笏坐向夕陽山花下絡緯響雲中鷄犬
開牕虛雜樹裏人老萬書間長者六十四丹砂已
駐顏

李裕三襟江亭招看菜花作

菜花開遠岸人坐舊亭中黃映一江水香吹十里
風千山嵐氣合萬瓦夕陽紅但過李生宅憑高興
不窮

附文游

家盡人爭侮青燈迴不愁讀書貧自喜飲酒死方
休信手揮千鎰微言刺五侯將來劉阮伴採藥許
同遊

過飲素南園不值

行到石楠下寂無人語聲晴眠花外犬春鬧樹頭
鶯老步閒尋寺殘陽醉出城遲君不可得歸路黯
然生

寄酬方有懷六首

曩者書相寄招予泛石湖杏遲一月艷醉儘十千
沽薄命乖花約春風念酒徒傾心拜錢起謂西頑先生
不得到山隅

枕靜仍多病柴桑未老身禪參無字偈詩驗有心
人虎氣混長夜鵑聲送暮春正襟危坐處山鬼莫
相嗔

淸和雨乍霽春去思紛紛日永分江水樓高見夏
雲落花全委地乳燕聚成羣布穀一聲叫斯時正
憶君

聞說仙人宅湖山生畫凉門當一水碧日上萬峰
黃好鳥安巖樹行雲進草堂就中誰抱膝高臥竹
青蒼

前労雲山裏蕭然廬墓行移家歸白鹿抱甕種黃
精石馬前朝賜豐碑舊篆淸晨昏奠麥飯一拜一
沾巾

舍弟年方少之官去故園絶無花滿縣只有雀羅
門嶺路荔枝熟蠻鄉秋月昏所欣同舊雨不畏夜
唬猿舍弟宰恩平與令兄位白同行

昝仲遂三十歲

把酒爲君壽相看三十八年華半甲子歲序値庚
中八口空山裏雙親禿鬢新諸生一席地遮莫此
艱辛

同長康過楊毅菴

芙蓉楊子宅曲徑夾雙塘雨霽行花岸秋淸坐柳

堂土肥培菜美水潤受風涼爲約重陽醉籬根菊
漸黃

[illegible]九月六日感賦七首

三十今朝是因之一舉巵大都渝落意多在亂離
時紅葉寒依樹黃花細隔籬此中有佳致未可語
人知

悠然南牖下移席聽秋空蓬鬢宵燈裏苦心尊酒
中一身將老大百口尚西東坐望龍山月停杯數
鴈鴻

遥爲吾翁壽年高氣自殊拜還節度印不上相公

書絶徽十城下贛江百戰餘近來欣學圃青遍後
園蔬

兒非通天地萱花萎北堂西風吹冷土秋草變幾
陽燈燼空城夢雞荒老樹霜故山千里外此日愈
悲傷

茅堂兒共弟夜々學吟蟲燈影生蕭爽書聲滿碧
空林霜明石井牆月下秋桐珍重長貧賤年來有
淚紅

季弟長安去邊雲萬里黃淸笳聞暮雨遠夢識江
鄉瘦馬無安步荒厨絶歲糧所期渠祿養音信丞

相將

抛書徙倚處江上已深秋山鬼一聲嘯腐儒雙淚
流劍光生素壁燈影澹空樓即使酒瓢在其如千
萬愁

梅岑過訪夜話二首

不覺重陽近懷君又一年空江明遠照秋水到僧
船小市青帘酒荒城黃菊大此來殊意外吟醉共
留連

昔者章門道蕭條客路窮一身兵火裏百口亂離
中鬼哭城根雨江腥戰後風今宵閒話及慘々肺

燈紅

飲孟康子

痛飲襄陽宅城隅十笏幽花當小圃艷入醉一庭
秋落日紅藏樹晩山青滿樓模糊認舊路豐草遍
前頭

秋夜同李元振趙翼公兩妹丈大兄四弟六
弟九弟小酌

夜月明如水西風襟袖寒不期今夕酒博得一家
歡失意暫時好他鄉萬種難秋聲蛩蕭瑟老樹向
人丹

過仲遂杏村草堂四首

二月天時好出城村路斜東風消凍土瘦馬下晴沙湖面亂飛鳥山根遥見花聞公築茅舍鎮日飽煙霞

繞屋全開杏氍毹藉緑茵青蒿香入饌白酒滑宜人旅況適相愜交情如此真膝前好兒子十歲登嶙峋

春心數晨夕結伴此安居友人多住此者春雨商栽樹荒燐照讀書耕樵人靜穆山水氣蕭疎不見老詞客鶴峰青對廬

生長江南地淒涼增歲華忽驚三十外又見一年花白苗泥牆筍紅煨瓦罐茶來春有客過我已去天涯

拜余忠宣公墓示再甦開士

弔古來茲地空山遇老僧普天昏殺氣破廟掩寒燐土冷前朝墓碑纏死樹藤斜陽一片緑春草滿平陵

贈仲遂

我愛石塘杏尋芳到此村東風一逕入兵火幾株存雲冷人廬墓山昏樹叫猿髯公真孝友春思不堪言

題吳介茲一研齋二首研爲櫟園先生贈遂以名齋

吾友吳季子時爲抱膝吟容齋一片石得雨百年心珍重老人意如聞孤鶴音煙雲看過眼相共對沾襟

青谿十笏地人住夕陽村垂柳亂依岸繁花直到門貧知蔬食美閒覺布衣尊五六櫟園先生贈介茲聯句也面壁一延佇青衫惹淚痕時先生已謝世

海口

一過真州去依稀見大洋潮來江色變日上海雲荒濁浪掀鼉鼓寒沙指戰場何年生苜蓿歸馬靖危疆

金山

金山今始到憑弔意悠悠天地一拳石魚龍此故丘水流不復下雲起易生愁何以暫延望江風冷似秋

京口

晴波下北固新漲一江渾龍虎護天塹金焦插海門開簾放燕子走馬識王孫明月高樓唱清商客

斷魂

橫林雨夜訪邵之萊夫子宅四首

舟行常苦熱雷雨晚凉生楊柳一時碧枯槔忽不鳴溝田增細響邨鼓度初更我欲扶筇去稻花香裏行

傳呼姓氏確牆上出燈光赤脚開雙板白頭據一牀虛堂移耒耜深草亂螳螂不見吾師久三年離恨長

草堂卑且濕坐榻促移頻一夜渾風雨半生多苦辛雲山懷故里道路滯歸人愁著明朝別孤舟向

海濱

負笈憐髫亂中年淚作遊馬牛隨口應貧賤幾時休螺子飛山月烏孫絕塞秋幾番驚會面白盡少時頭

與梅堂遺集卷之五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六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浦范　青鈞谿氏重訂

五言律

飲方愚巢宅兼訂清凉之遊

僻巷時相訪蕭齋每見留梅花肅酒氣霜月艷簾鉤狂擬醒千日人推晉一流清凉期攬勝掃葉上層樓

虎丘

片石自何代平莎接五茸如聞石室馬不見闔閭

松春樹荒蘭殿秋亭倒玉龍館娃歌舞歇只有梵王鐘

檇李

儂家澤國住葭菼自深々帆去湖邊路歌翻吳下音鴨闌喧柳埠鳩雨過桑林水上樓開處勞々眺遠心

禹陵

萬古勞疏鑿陵宮燈火青非泉崩濬土窆石撼空亭擁道行人拜沿山磵草馨梅梁龍化去雨壁隱

南鎮

南鎮修篁路行來十里迂殿搖風鐸亂鼓送日輪
晡山鹿眠谿蔣膂松落石鱸有人眠下榻好夢詎
糢糊

晚泊釆石同李檠十謁太白祠遇曹滄波飲
達旦二首

釆石炊煙起斜陽未盡時到山懷太白覿面遇陳
思江影明衣袖樓風過酒巵當頭見新月蘆荻晚
離々
落々襟懷暢談深未肎休金波低廟口玉井轉山

頭江上三人醉亭中一夜留東風催解纜紅日滿
汀洲

人日訪費、次同郭匡山飲熊玉書聽侍者
琵琶

人日出城去旗亭聚友生橋邊信馬過柳外踏冰
行沽酒謀春醉看雲計鴈程悠揚發商調舉座一
淒淸

鴈歸

歸鴈自江關心懷杳靄間湖低新綠水雲沒夕陽
山萬里輕生死三春空往還天涯有涕淚翹首正

淋々

碧山堂雜詠三首呈彥公表叔

白鹿千年洞眞人濡墨時陰風山鬼坐凍雨老龍
垂湖柳繫孤艇雲峰拘古祠我曾立松下見此斷
碑詩（石刻紫霞眞人白鹿洞歌）
市得花燈好歸同踏軟塵靑蚨三寸酒白眼一年
春爛醉能容我淸輝肎照人良宵堪遣興不愛米
家新（紙燈）
牀間七首在一室耀晶光豫讓生奔馬秦皇死下
堂鬼頭藤柄滑蛇腹鐵花凉畢竟誰堪贈摩挲淚

滿裳（匕首）

方仲容客死廣西詩以哀之

書到憐方二合悽不忍開人行絕徼死鬼作故園
哀破廟憑誰唁游魂畏瘴來陰風動燐火莫照望
鄉臺

得范鈞谿涪州書

良書天外至一讀一沾巾寺閣千峰雨江船萬里
身荒林聽鹿過寒夢與猿鄰採藥投村酒尊前少
故人

家大人謫補貴州　天恩放免感而作詩

謫青星火急幾促夜郎船　聖主憐衰老微臣免
播遷同居羅鬼子匹馬瘴蠻天幸不隨風去白頭
聽杜鵑

過范自牧表弟新齋

新闢松牆路迂迴一逕斜堦陰秋色豔入影綠牕
暎鳥喚隔簾酒風低入戶花容予臥小傷明月到
蒹葭

傷病

兩病似難起摩挲寢復興最憐多識字但可欣為
佾狄雨一牀骨嗁螢水夜燈兒予金盡後愁緒逐

時增

傷亡

天折殊堪慟臨風淚一彈䜴人心力盡孀母萬千
難野火明孤塚秋雲葬薄棺茫茫歲月裏又復感
無端

費　犬先我返皖

何不暫相待同尋南下船林巒對秋浦魚米足縱
川柳岸一條路菱湖八月天盛唐山下去謀醉李
青蓮盛唐山倪郡城內小阜也李子文海家近此

邯鄲初度

忽值予初度秋花開驛牆兩番為遠客三日又重
陽卓午青驄叫斜風濁酒香可能悟生死飽飯乞
黃粱

車騎關

匹馬盤青嶂行來車騎關遙天界河影秋草沒秦
山地潤飛鴻集時清烽火閒回頭望鄉國心逐片
雲還

九日過屯子河訪舊山哭先淑人墓二首

蚤起渡河去騎驢問柳津荒村識舊路土廟聚鄉
鄰九日秋林雨浮生泣血人黃花與紅蓼無處不

酸辛

節序疾如此剛來掃墓時百年能幾到慟哭亦何
為兒罪安辭死皇天苦不知紛紛木葉下風入白
楊吹

仲宣樓

我亦依劉者蕭蕭四望同城吞江水細樓插楚天
空白日迷荒浦黃沙失故宮不知千載下誰復泣
秋風

鳳凰亭下

長揖別此地空江放溜行一條漢水上兩岸楚山

觸白舫衝沙鳥青燈坐浪聲前頭近古鎮花滿暗香生

泊沙陽

計程何處泊舟子說沙陽波影漾遙樹山容上野航鴈停兩岸黑日落半江黄今夜定謀醉蘆花夢故鄉

欲雨

天意欲爲雨孤舟人倚篷片雲秦棧外一葉楚江中樹角餘殘照山頭生北風只愁前路黑鳧鴈叫長空

之楚

一自予之楚三秋客路窮單衣生暮氣短鬢亂西風人臥白雲裏舟移紅葉中胡爲湖海意頓減昔年雄

過武昌不得晤西山

此是武昌縣乘風夜泛舟孝廉住何處江月照人愁漏鼓出秋樹濤聲入市樓應知淸露下同有夢悠々

還皖上寓齋

久別此齋月到來開竹房牀書惟鼠迹屋瓦漏天光叢菊花妨路淸輝詩在牆茶鐺人不見未免一悲傷

過雲巔上人

簾竹垂秋水爐香注古瓷避人玆地好默坐與僧宜許我能開酒同君細論詩不然蕭索甚何以遣花時

飮文海宅示令姪五郎

謫仙招我飮問字立奇童把酒郎能下見兒思阿翁交親凋舊雨絡繹響酸風伯父才如海經傳自不同

欄書軒偶作

偶觸園林趣尋花廟市忙十千買佳麗終日對秋光鑠火焦雛菊沙塵葬海棠連朝心力盡依舊小軒荒

示僕永壽

我已無聊極青燈溝醉前何堪此一夜細數十三年朞許雖相左飄零或未然始終爾荷鍤務使酒民傳

自牧省墓歸

聞爾山中去婁淸開舊廬松風鳴石馬墓表拜

天書爪髮空山葬衣冠誓死餘十年一劍淚滴〻
落襟裾

青龍橋

一出闉門去湖村信步探西風滿荷葉茅屋雜秋
鼠稻熟八之月山如江以南大堤行萬柳衣上碧
毿〻

香山寺

園柿紅於火山門掩夕陽谿雲生地潤霜葉打衣
香歲月僧頭白琉璃佛面黃樓臺高百尺只合對
秋光

廣泉寺

俯視川原小攀躋我亦能都城明在掌車馬聚如
蠅紅葉雲中寺白頭吳下僧輸他放一切長跪佛
前燈

借宿

借宿趨林麓魑魅來不速賓蹇驢投櫪喜乳犬到門
嗔牆上燈昏眼土中蟲齧人日間真折福解脫看
山身

東湖谿

別來饒逸興信宿山之涯石磴揀松子沙門寶性

花白雲生道路黃葉住人家日見數峰外西風亂
暮鴉

病中即事

我已甘如此低徊偶作悲病增黃菊後屋賣白頭
時吏博真窮譬天留乖養兒蕭〻淚似注生受幾
人知

病中不寐曉起彥公表叔以詩來

夜偎襆被起燈下坐伶仃蛩語生孤焰秋花澹一
瓶園荒林月黑天曉紙窗青蚤有敲門者將詩慰
草亭

寄內四首

三十未能立頻年事〻違一枝無處託豈不願卿
歸月蚤當頭過鴉因反哺飛可悲邪可道兩地立
牛衣

遙憐黃面婦旅食寄江鄉教子一經熟搗衣十指
凉理應操井臼情實念糟糠去歲今之日兒夫在
武昌

記得襄時節青絲覆兩前奩香桂雨下人並鏡光
中戛玉鶯兒滑泥金帖子紅催妝一賦後詩但別
離工

翁姑康且健只此足卿歡賓屋亦何易得官貎大
難行踪澗龔士有命卽平安恰〻三秋雨黄花白
露寒

舞陰晚泊

秋氣變官柳荒城杳靄間寺門孤艇住江埠幾人
開鴻鴈辭汀草牛羊下暮山茫〻鄉路遠何日好
風還

懷符仲衍舅氏

我病留江表君貧返故園寒雲平大漠落日滿荒
原不見幽州燕惟聞楚國猿可憐天上月夜半入

頹垣

抵潛山訪俞楚丹

百里未爲遠疲驢漸不勝城中已薄暮柳下出疎
燈獨坐科頭客忽來行脚僧相留有雞黍一夕住
青藤

再過青谿

路人青谿口重來憶舊遊人家高石岸江水落滑
秋斜日昏村塔層雲冷郡樓烟霞有釣客懷抱蔦
千愁

池州城下得燈字同蔣素書李良康揩壁皆

仲遂阮退思

我來辭九子擬杖看山藤岸菊寒如此山雲深幾
層香船喧佛號漁埠出秋燈且向荒城下醇醪聚
友朋

螺磯廟

屹然如砥柱一帶古牆紅水面秋鐘亮磯頭殿宇
容秋搖雨岸雪船定滿江風莫問鵑啼處巴山烟
雨中

夜同鉉升訪黄士旦壽佛菴不值聘釋練江

南枝

結侶來蘭若棲遲慰友朋寒燈泥壁畫孤磬冷龕
僧霜逼通城柳河堅一夜冰素心不可値相對黯
然增

李曾章山莊

騎牛老子去（謂其尊君子也）遺此幽人居市遠寂無鬧堂
虛好讀書花明春稠水田抱舊山廬可惜池塘廢
如何不種魚

清凉寺樓飲集示釋掃葉得山字

尊酒距人間清凉許扣關潮聲變江樹嵐氣合城
山佛火照歸鳥樓風吹醉顔老龍聽梵語[illegible]

丘閒

壽佛菴送士旦之吳門

握手送遊子遥遥水一方吳歌起夜舫驛路認柔桑林敞鴉來黑天低雪意黃傷離藉茶話常記老僧房

慧山

慧山寺裏去老樹幾千蟠花壓三門靜泉生六月寒何人題素壁好鳥傍朱闌嫋嫋青帘外相招酒一竿

岳陽樓上

巍樓千古鎮湖路夕陽昏水盡是何處天空無可言凭闌增涕淚回首膕鄉園九派茫茫裏君山綫一痕

喬口

喬口汨羅近悠悠動客悲何曾原有土但見水無涯一勺清堪死千秋誰可師鷓鴣叫明月三十六灣時

湘潭

湘潭江路斜城外萬人家稚子工垂釣女兒學種茶平沙鷗占水細雨草開花客向閒中坐無心見落霞

朱亭

南行暑氣侵艇泊倚長林對此三湘路難為孤客行江聲赤岸遠嶽寺白雲深日日蟬凄切如聞楚些吟

衡州

日落衡州府樓開古郡城下臨蒸水出上接嶽雲生終歲鴈峯寂何時不鼓鳴堤邊有長海愛坐晚川晴

迴鴈峯

峯以鴈迴傳無聊立水邊離家萬里外作客九秋前暮雨昏湘草宵燈澹楚天北書消息斷去住總堪憐

冷水市

人家翠微裏活計足饔飧駕屋山為壁捲簾江抱門林巒樂猿鳥沙草壯雞豚老作瀟湘客將來住此村

夜隨中丞蘇公表叔入永州

一櫂瀟江上江鷗夜不驚驊騮爭引道燈火照開城地接猺獞近衣霑瘴癘生吾親侍元老匡坐到

三更

獺

舟子豢黃獺江潭縱捕魚皮毛終是獸伎倆竟能漁習水身遭縛潛淵計轉疎烏蔦聚沙上不冐食其餘

石磯站

密邇耒陽縣雲昏望未眞緬惟杜工部一拜一沾巾飢餓山中雨漂淪地下人如何失詩卷併此姓名湮

白沙江

牽船向何處前路指西南氣結地全赤山經雨作藍遠香生橘柚高蔭雜杉楠冉冉江雲起清風滿碧潭

燈下

無事此寒夜一燈悄結瞵雪飄殘屋瓦鐘定病牀人愁眼茫圖史荒天過鬼神年來虓與笑博得數莖新

酬自牧二首

嶺石誠堪載移來碧玉林玲瓏憐態少風雨歷年深老丈吾當拜神仙那可尋不須驚歲暮覩串頻

知音

竹屋纔方丈當檐種古藤鳥依霜院樹人語紙窻燈病後心如水官閒迹類僧相看只如此苦絶歲華增

與梅堂遺集卷之六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七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浦范 青鈞谿氏重訂

七言律

河間道上遇史元暉

荒村柳色拂征鞍下馬齊歌行路難虎口全家間
臥病天涯薄命蚤辭官千峰插雨雲門暗萬馬嘶
風棧道寒僕也傷心塵土計回頭明月走長安

蚤起

蚤起登城戍鼓頻眼穿露布到來眞大軍赤羽催

豚醴破廟黃雲散鬼神細雨濺泥沾白骨陰風吹
草動青燐軍聲鬧向前頭進冷樹平蕪不見人

樓望

小樓清晝斷柔腸白起開簾獨據牀春去園中人
不見花飛水面燕爭將雲林漠〻經兵盡江草芊
〻落照黃柳絮飄來誰氏宅數行游騎上深堂

酒罷

酒罷江空風雨闌有人明日上長安昊天生殺乖
頭聽老鐵瑯璫褁肉寒執法恐為刀斧辱釋囚定
荷網羅寬教成歌舞難回問倘遍高樓玉笛殘

呈王蓼航先生

昆明池水碧粼〻望裏鈞天氣象新殿草綠濃金
闕雨林花紅發帝城春羣推開國知名士價重
青宮舊侍臣近日八甎清影裏蓬萊柳色向何人

送王蓼航先生之武林二首

天際春風桃李蹊黑頭宰相合沙堤千秋事業留
黃閣當代文章著紫泥去國何妨同賈傅起衰久
已屬昌黎行來驄馬雙江上一路空山聽鳥啼
新加行省度支章百萬軍儲供上方遙海風雲開
憲府大江鼓吹送牙檣晴川月照湖頭靜古署簾

垂柏子黃定是挑燈念故舊寒煙苦雨在危疆

余在都門有訛傳余病客死者擬家大人悼
子四首

故國西山青對廬蓬蒿寂〻舊庭除空堂雨入生
新菌廢閣塵深鎖爛書板屋總懸花掩映柴門人
散樹蕭疎不知宿草今如許地下應無雙鯉魚
愛學高僧坐一龕六時祕笈苦相探思歸有路行
何暮埋骨無山情不堪古堞雲昏沙似雨長天月
在影如藍漁陽簫鼓泉臺近生長江南苦未諳
江碧園荒去不回重門鎖日閉蒼苔迴廊殘夢驚

丁轉孤館斜陽人獨哀涉世輕肥無習氣讀書資
質等中材生兒不信成虛幻忍把靑緗對燭開
湖海烽煙託舊臣孤燈㷀㷀影相親當前大小孫
雙在猶憶平安字兩頁一自入春餘淚眼可憐垂
老失親人他年鴨綠寒江上伴我漁蓑誰負薪

過程子才寓中飲放溜至石亭寺

靑靑楊柳拂茅籬蕭索登樓共酒巵羈客他鄉忘
歲月故園歸路有旌旗一江春水鴻飛夜滿地落
花客去時醉裏放舟輕似葉葦丹祠廟雨絲絲

百花洲

百花洲上送春遲又是淸和初夏時城倚斷雲江
寂寂湖深芳草雨絲絲開花冷簇澹臺墓野鶴低
飛徐孺祠盡日戟門人不散五雲宅第水之涯時

親藩駐蹕東湖

五日

柳陰打鼓送龍舟翠竹晴沙相對愁江笛歇時雲
度鳥夕陽紅處客登樓山前驟雨凉生面座上榴
花插滿頭莫道芳辰吾已醉一尊珍重酒如油

懷畢完一武林幕府

封書久未達雲間客裏愁登第一關東望月明三
折水西來鴈過幾重山賃舂應作皐橋計載筆壯
從枚叔班別後龍門聲價重滄江何日放舟還

懷郭价人海南

分袂於今倏二年馬卿貧困幾人憐最生母在身
難許顏偏名高士不前游子久思歸故國將軍何
日放樓船瓊州寶玉由來著曾否知君記室賢

潼關

天開河曲鎖崤函仗劍西來試一探虎踞曉關迎
紫氣龍盤華嶽起陰嵐黃沙戍磧迷河北白日旌
旗出漢南寥落故園歸不易五陵風雨更難堪

客中淸明

三月荒原草色靑行人江上雨冥冥漢宮禁火遙
相憶楚水吹風未可聽燕子隨春歸上苑柳絲拂
露傍長亭松楸北望家山遠遼海誰憐滯管寧

過范胄卿表伯園亭

神仙宅第入煙蘿歲歲重門花下關老石壓藤盤
大樹靑桐受月夾高山將軍別墅開層壑丞相遺
書滿一間賤子愁顏今始霽好攜尊罍伏躋攀

途次德州范渭師表兄有武林之行過於舟
中

逢君鼓棹下三吳愧我蹣跚此入都洛下無人憐獻賦青齊有客愛吹竽灘前積雨生寒火城上秋風起亂烏聞說尊鱸今正美何妨爛醉向西湖

贈方田伯郎留別之楚三首

貧家屋舍類荒村雞柵牛衣牆下存瓦鉢數花開冷澹篝燈一雨入黃昏酸心京國無朋友閉眼江南到夢魂何幸得逢老聲氣杖藜時過舊柴門

北轍南轅三十春煙雲到眼覺傷神豆棚設座因談鬼石日當天自受辛或者文章同敝帚偶然風雅悉寒榛君家父子兼兄弟海內爭誇忠孝眞

桑乾河上起西風又著芒鞋逐轉蓬千里驛亭今夜夫萬山楓柏　時紅攤詩急遽離尊裏乞食倉皇細雨中若過湖村問秋水採芝把菊與誰同

詠史六首

天高江閣亂鳴鴉帝子東來未有家北極已傳新羽檄南州猶抱舊琵琶重樓月暗三眠柳廣陌香飛七寶車最是傷心興後主如何還唱後庭花

雄關突兀擁貔貅父子爭跨異姓侯百萬健兒來上國廿年藩鎮出炎州珍珠徑寸裝蠻帶瑇瑁[illegible]僊餙鳳頭況有主家湯沐在吹簫人又到秦樓

天外悲笳不可聽娥旗海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來銅柱名難著袍染秦庭血尚腥明月瘴江誇劍術秋風極塞看庇星當年帳下稱奴隸莫謾逢人說衛青

刀斗嚴城未荷戈向來刀筆建功多朝中盡道劉盆子海上爭誇馬伏波公子謾邀東閣月美人齊唱大堤歌閨中更有人如玉欲採芙蓉奈若何

老握陰符靖海氛々此日復從軍旗開細柳湖十月色迷緋桃馬上裙閒苑笙歌傳禁火樓船風雨接蠻雲安西都尉年眞少絕域葡萄帶夕醺

到處招魂解戰袍寒沙萬里月輪高玉關老入先

入死無定生還戰鬼號此日方知五世相當年誰信一軍逃承恩又向百蠻去賜第歸來挂寶刀

大庾嶺

萬折河山四望開蕭々行李獨登臺雨餘雲卑千峰出日暮天高一鴈來炎寒不傳江上使瘴煙遙散海南雷夜深應有羅浮夢嶺路仙人舊種梅

榆林

聞道干戈罷四郊旌旗此地昔麃々白狼河冷層冰合丹鳳城高野霧交絕塞馬羣嘶夜月空山沙磧長荒茆狂瀾萬疊黃河遠征戍何年返二殽

秋日偶作

九月風高落木稀五陵遊伴試新衣閒攜斗酒出城去醉墮絲鞭躍馬歸江右人來橙橘美天津船到蟹螯肥可憐十載遼東客夢入家園欲採薇

寄呈彥公表叔

丞相家聲重帝都東皐花發滿平蕪高城老樹搖風雨別墅寒煙入畫圖水漲御橋春繫馬月明宮柳夜號烏尊前賓客應常滿遙念天涯有病夫

哭先淑人墳

先慈葬在黎陽北一出北門樹色蒼弱妹有魂依衞水附葬亡妹靈輀無計返遼陽林中塔影增愁眼原上烏號觸斷腸日晚更從高處望滿天風雨是他鄉

彰德值雨時同槃十

河沙十里抱平陵躑躅長途思不勝落照野汀歸牧馬荒城樓角下饑鷹依人失計甘淪寂慰我離家藉友朋小閣聽殘清磬雨聊同索莫帶愁登旅傍有來鶴樓本大士像

程耀肰回安慶

十千無處買清尊話別臨期無一言白鴈斷雲洗野潑黃花細雨遠孤村眼前客散惟君在戰龍書還憶我存此去天涯盡烽火相林楓樹冷銷魂

哭趙石菴

將軍鼙鼓出王庭曾放當年西海舲馴象騎回蠻草白晴霜吹滿帥旗青身當大難羈三歲逆奴狂法石菴死節家破孤兒甫七齡況值閨中人又死他鄉雙櫬臥荒汀夫人亦相繼歿

沈方絃歸里託致鈞谿書作詩相送

亂中好伴漸伶仃遠浦風帆不可停兵火高樓傾濁酒梅花歸路認長亭寒山萬里雲如墨炎徼三冬草自青若到故園逢范叔蚤將尺素慰飄零

清凉山

秋日看山亡可憐依亡引客到林泉白雲村落溪聲外黃菊人家細雨天鐘鼓南朝四百寺松杉石壁幾千年高城一醉凭闌坐縹緲清波海上煙

拔彥公表叔書

五陵公子擅名豪天際晴輝上佩刀司馬檄傳南海潤時觀公表叔有督閩之命郎官星並北辰高閒庭靜對三秋雨澤國遙明九月濤且喜雲中多候鴈好音時復寄江皐

滁州

白沙翠竹隱茅齋一郡荊榛秋水湄古驛門關黃葉下孤城烏語夕陽時舊傳河鯽肥堪貢近日官箴儉自宜輸却少年賢太守瑯琊山色到深卮

趙北口

冉冉湖光上客衣柳枝映水碧依依一天風雨秋汀遠萬頃蒹葭水鶴飛紫蟹黃雞村叟聚白蘋紅蓼釣船歸分明記得江南路盡日人家在翠微

哭周櫟園先生二首

忽聞夫子乘箕去使我沾巾淚欲斑抵老文章驚

海內半生患難在人間庭前月落烏初咽江上風霎客未還（時令嗣雪客遠出未歸）望望白門雲影亂不堪重問秣陵關

廿載春風頗耐思河梁拜別幾何時老年喜道親朋健（先生聞家君病愈善飯欣欣久之）失路常深孺子悲（余頻年下第蒙先生慰語甚殷）郭外鶯花誰命酒樓頭燈火罷裁詩長空遮莫征鴻斷寄到江東書已遲（余聞先生恙留以數行訃便郵訃此時尚在途次）

又三首

風雨迷茫瘴癘天間人猶得話從前炎方樹老歌

棠蔭青海波澄憶釣船閣上攤書聽畫角軍中把酒靖蠻煙秖今春滿城邊路花落花開叫杜鵑

飛檄傳來獄已成羈臣船到未消兵籌邊自信須臾死策馬愁教彳亍行雲擁野帆孤島暗星移衰柳暮潮清射烏樓下青青草細逐當年波浪生

烏衣公子舊平原（謂雪客也）心事年來黯斷魂彈鋏窮愁依冷幕著書辛苦泣煩冤寒生苦塊人秋病風動靈幢氣晝昏何日雨花高座寺（時雪客奉先生櫬暫厝於此）一擕絮酒伴號猿

按家大人書

咄咄空彈貢禹冠行年五十始登壇江通烏道孤雲外人坐危城夜雨寒慷慨無端憑處士炎京不信到同官章門未報王師發指點方輿壁上看

呈彥公表叔用鈎谿留別原韻十首兼寄鈎谿

歷盡烽煙江上歸故園柳色隱朝暉一從野哭嘗聞戰何處青山可樂饑僻巷蓬蒿聽鳥啄草堂風雪臥牛衣那堪抱膝吟梁父北郭鶯花已漸非

傲廬坐起聽西風京國繁華正未窮傑閣花飛山色裏酒樓人唱月明中一天春草連瑤闕無數寒

鴉下碧空指點銀河清淺處紫微星映閣燈紅
樓船擂鼓〻聲催新柳青葱僞府開烽燧可憐萬
里隔死生曾未一人回三春細雨清明過百八危
灘冷鴈來歲〻年〻見范母滿龕佛對夕陽哀祖舅
母長齋繡佛祈中丞親公表叔生還也
客返家園倍愴神碧山亭子掩殘茵閒房慢冷猶
飛燕東樹花開不見人東閣圖書留點定南船風
雨去逡巡㝡春若憶東皐路灞上青驢墮酒民
間道吳淞春水潽季鷹時切故鄉思千重海氣連
城樹二月江梅亂柳絲澤國魚肥堪貰酒隣家花

發約裁詩年來只恐徵輸急可得佯狂遂所私
籃輿歸去據方牀近日軍聲不可當避亂寰中無
樂土畏兵江上盡離鄉柴門晝掩谿雲起白鳥孤
飛山雨黃未必仙人盲稅駕海天東望一蒼凉
殺氣連雲草木凋荊州征戍客蕭條人間轉運力
將竭天上欃槍星未消蜀道煙塵仍漠〻江東風
雨正瀟〻降旗日向天南望異國何人尚可招
行李棲遲江上村林花流水總銷魂空山日落猿
初叫廢寺兵過竈尚存萬里春風來鳥道千家明
月哭黃昏孤篷却憶潯陽岸子夜琵琶淚有痕

城根路僻野棠稠容我茅齋半畝幽號鳥門關一
院雨落花酒對兩人愁柳當簾幙春如許夢入江
鄉哭未休爲問行上江上鴈東南烽火可曾收
兀坐徒驚太瘦生夕陽飛鳥噪春城經年鼙鼓喧
南國兩鬢窮愁見數莖黃石豈容儋父得青鞋莫
逐故人行千株萬樹長亭柳何事勞〻向月明

留別諸親知

忽唱驪歌意惘然盧陵烽火塞南天蹉跎歲月將
三十來往蕭條路八千兩岸號猿人酌酒一湖冷
雨夜歸船去時花滿匡山月望裏糢糊盡杜鵑

自九江發匡廬宿圓通寺四首

碧雲芳樹杳冥〻溢浦淒凉此再經楊柳蒼山迷
舊宅琵琶春水建新亭百花香逐城西路三月煙
維江上船我欲從今尋白社不知五老爲誰青
千峰前労暮樓空漸入匡廬路不同酒幔低垂溪
影外人家多住水聲中微風出壑花如雨反照殘
林山欲紅取醉何年向陵谷冷吟閒嘯寄詩筒
踏遍春山〻路荒東風匹馬怨斜陽長林鳥過號
聲嬾深樹花殘暮色蒼夫侶呼人千㵎應伐松燃
火滿村香疎鐘漸近圓通寺燈影依稀生夜凉

重〻橡葉覆高岑拾瓦敲門此夜心萬壑雨來僧
定㝠一聲磬響寺雲深堂空燈暗天王坐暫密樓
荒山鬼吟竹塢歸休容半榻開牕風動上衣襟
送姚勸先二首
江上旗亭尊酒消高搴七尺一帆輕開花蔓草窺
人醉冷雨青山送客行心想過湖風氣好眼看分
野歲星明（將吉安逆孽有建欲之勢人〻自危歲星所臨之地則國有厚福不可犯差相懸可）去來藥裹依貧病最是憐君太瘦生
一葦縱川鎭上過柴門潭影映山阿漁郎船住菱
陂滿蓮子花開湖鳥多水竹隣煙擡瓦牖豆棚螢

火下江涉伊人歸去休惆悵獨我傷離可奈何
梅岑自燕湖來適余隨家大人廬陵督師忽
〻誌別
南浦煙深秋草肥疎林明滅帶斜暉黃花時節客
將酒紅蓼江船僧獨歸萬里帆檣逃故國一聲鼙
鼓接重闉玉門老人知何日皂帽相期共採薇
軍中四首
翠微高插夕陽紅煙草晴川細〻風江水漲深峰
倒入戰場人散草連空書生不減行吟興老將徒
誇殺伐工惆悵軍中只如此牙旗刀斗自西東

將軍不報破重圍親見模糊血滿衣楚些夢回愁
王勒春閨人去冷金徽秋[illegible]百粵經年戍暮雨三
湘何日歸泣下關心多少[illegible]塵沙無奈眼中飛
柳營南望抱平陵螺子山高擬一登草沒平蕪新
白骨壁堅細雨舊荒燈尋常密網思羅兎容易青
驛化到鷹酒罷踏衣盼鄉信夜闌風露漸無憑
木葉西風搖落時隴頭吹角客先知斜陽明滅千
帆槳孤壘蕭索獨馬遲入市莫辭沽酒醉沿山愁
見菊花枝秋深只有鱸魚美何日淸江把釣絲
與舍弟偉夫表弟奐彥長步山下

鶺鴒原樹接秋岑過日傷離眺遠心廢寺隔溪黃
葉下亂山吹角白雲深花時愁眼偏逢菊兵氣川
原易作陰明日孤軍發章貢空城烽火信沈〻
家大人初度口授世思書懷
庚亮年來意不勝蕭〻白髮苦生憎印文蒙綠開
於寺菊影留人澹似僧未報　主恩思戀棧每逢
誕日淚沾襟樓船魯國諸生在把酒空江坐一鐙
除夕風雨攬鏡髮有白者念明日便二十八
歲
不知此夕爲何夕忽聽隣家鼓作聲始信今年今

白盡可憐白髮數莖生全宵風雪傾尊酒百戰烽
烟下戍城愁到明朝又一歲向人無那意縱橫

讀畫樓憶櫟園先生

山中野老步甌窶指點纔知讀畫樓芳草路乖黃
鶴信桃花人失武陵舟千家月共一江水破廟燈
搖萬樹秋天上景星何處是白蘋紅蓼足予愁

聞彦公表叔赴官閩中三首

漠〻霏〻細雨天春明門外整征鞭一村冷樹藏
蕭寺萬項殘陽聽杜鵑曾荷　溫綸傳　帝陛忽
乘瓶馬度蠻烟神仙謫下尋常事敢計閩南路幾

千

寒江一棹過杭州曾記當年湖上遊聽笛好風頻
到面倚樓盡日自垂頭梅深愁見西溪路柳外爭
呼茅埠舟莫漫逢人歌十憶（表叔有十憶武陵詩）傷心重認
舊勾留（觀公表叔顏湖心亭日勾留處）
碧山堂北集飛鴉便是開天相國家廢井豆藤牽
棗樹空園日影滑黎花夜殘石火孤明戍壁冷弓
刀曉放衙我有關情不可道海天春樹白雲遮

雜感八首同邵戒三徐方虎鄭珈山

炎風六月夕陽天兩岸蟬聲送客船有路太都悲

入蜀辭家何必更求仙近村兵過雞號蚤隔樹沙
明月上圓聽罷棹歌成獨歎江煙翠竹滿前川
螺子山前陌草荒盧陵江水畫生凉風吹鬼鳥日
初落月照慈菇花作香峽裏看雲無去路船頭坐
客盡思鄉數峰縹緲青冥外下有全家在夜郎
兀坐看雲過竹谿仙姑廟迴映玻璃帆開人背千
峰下雨欲山留亂鳥號峽口城關榕樹岸花前船
繫夕陽西中郎女喪桐棺淚眼模糊墓草齊
石亭寺下水悠〻有客棲遲江上樓稚穢穢形憔
似鬼高低人面冷於秋問君風雨逃前度到眼煙

花繫舊愁記得故知皆國士何妨一上釣魚舟
歎面雙扃奈若何滕王高閣最嵯峨江山頓絕遊
人屐竹息樵傳驛使多白板無勞題鳳字青門從
不唱驪歌堦前明月如相照種樹猶存郭橐駝
建旌摑鼓復鳴笳人在三年弱水涯禮數原宜寬
我輩交情豈盡屬浮花槐堦露冷侯門草月榭旗
觚栢署鴉海上十洲何處是悔來山下問胡麻
公門桃李半崢嶸下士何難倒屣迎自古納言稱
宰相幾曾誤國盡儒生功名羣起推劉晏智勇終
須讓孟明家近嚴灘堪隱去江頭愁殺鄭康成

玉堂學士愛留賓珠實蘭芽酒數巡徐孺榻懸開講席邵平瓜熟聚詞人從來意氣經錘鍊豈有文章付莽榛湖上風光漸如許黃花滿眼待蒲輪

送葉桐初之長沙

書生白面少年郎却佩弓刀入戰場兵氣滿天江樹變火雲照地洞庭荒會逢鐵騎連宮出不見稻田流水香眼望南風送歸棹浣花谿上據東牀桐初茶村先生令坦也

送李文海三首

此時此地忽成別獨我酸辛兵火餘江上送人聞

戰鼓天涯望爾寄艮書孤城縹緲全家在歸計伶仃兩鬢疎爲語皖中諸父老青烽何處不愁予

憶在并州近十年城高突兀大江邊雨中荷滿城根路塔上燈昏寺外船小圃酒人叢竹下深林書屋夕陽天無因一向谿橋去步々看雲到釀泉

赤眉黃首實縱橫勦撫空談總不成太府經年勞轉餉將軍曠日議休兵戰場風起沙如雪虜騎聲高霜滿城記得江船江月下白蘋紅蓼聚吹笙

侍家大人將出豫章署雜感八首

寂々荒衙見月明榕根獨坐計歸程江南江北依人去千水千山逐隊行絶徼一官生還九死憶圍城老人頭白應高臥手斲黃精誦太平

北望悠々江路斜沿城百道古龍沙田間漫唱高低曲岸上重開躑躅花口外黃魚煨土銼山中紫蕨鷹春芽 天恩許放孤臣返心醉丘園度歲華

門下翩々意氣新一班玉筍碧嶙峋偶因負弩爲前導須博封侯慰故人酒市騎驢成獨往花枝壓帽艶三春碧雞金馬糢糊望老眼空山露布頻

江上功名發遠思北山曾與擧微期韋丹有廟碑生蘚陶令無官菊滿籬桑柘歸休容片地子孫羅

列把春犁可憐前歲親封事臣在危彊死不辭

城上陰雲接大荒城根流水畫湯々江程雨漲增舟疾客路秋高見柳黃萬里風波辭蜀道十年征戰苦株方何人亂後全家在打鼓吹簫下夜郎

折柳勞々送客亭尊前盡撤五侯鯖一聲沙鳥向人叫幾樹甘棠帶雨青鏡裏扁舟移碧落宦中時序逐飄零却攜父老銜盃看贏得顚毛處々星

愁深江水賦歸歟尚擬依人欲借居明月山中思種豆草堂谿上讓爲漁典衣沽酒尊應滿杜客傷心信亦與去々無家何處去秋風非不憶鱸魚

西風蕭瑟露團々序逼中秋夜漸寒天末孤鴻今
夕別亂中芳草幾回看青山獨馬人歸里白髮空
江老去官但願故園紅秫熟百年親串在長安

舟中示文海

江頭沽酒々初清七尺蒲帆趁溜行兩岸疎花殊
冷澹數峯殘照不分明長鑱白髮寒山遠駿骨黃
金亂草生同歷舟車四千里國門煙月訪君平

與梅堂遺集卷之七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八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浦范　青筠谿氏重訂

七言律

徐州

綠浦輕陰雨乍晴夕陽風細遍山明馬前鳥語喧
於市樹杪人家高出城入寺尋僧遺水殿坐花吹
笛夢秋聲年來白眼愁征伐柳外弓刀盡野營

閔子墓

黃河東下萬山迴祠宇飄搖氣可哀青草平川翁

仲臥白楊終日戶庭開千秋人語傳鄉里滿地蘆
花拂拜臺獨我谿邊一延佇墓門風雨有誰來

沙澗

翠微橫接暮煙生人向疎林落照行土壁繁花鳴
絡緯野田流水立鵁鶄石根朱實垂々見馬首青
山面々迎何處更尋南下路隔溪啼鳥送歸程

皖上

畫閣朱樓向水濱重來到處動離思野航百子山
前過箬帽雙蓮寺裏時花雨空江聞杜宇石亭垂
柳拂荒碑偶然買醉滄浪坐怕見東風舊酒旗

留別熊季遜

城南村落掩柴扉手斸黃精老布衣橘子花開古井潔稻孫香細水鷗飛一生宦路同浮梗十載交情約採薇此日與君揮淚別西風欲送旅人歸

喜景亮侯内弟過慰家大人成詩誌感并送歸山陰兼寄令兄昭侯明府四首

蓼花深處坐忘機公子能來訪釣磯湖市蕭凉鰕正美盤餐簡略蕨初肥干戈留我雙親健貧賤因人萬事違從此歸田欣負米半生慚愧老萊衣

浦漵身命寄江鄉慘澹篝燈話漸長大錯一官從

人累不才半子玷東牀秋風吹客寒衣袂濁酒當筵見月光酌罷邦甚聽舊曲凉州歌出兩心傷

白露蒼葭紅樹稠全家生計付綸鉤浮鷗上下逐秋水好菊蹉跎卧寓樓細雨寒城羣雁過重陽尊酒幾人愁頗思整棹龍山去自有仙源許放舟

大令琴堂鑑水涯河陽近日更栽花冰壺講席人如玉桂樹天風香滿衙夢冷舊游枯柳汁秋深高唱老漁家少年同學誰猶賤爛醉空江坐晚霞

寓皖雜感七首

馬頸蒹葭岸柳邊蓼花村落坐悠然空江凉月人聽雁細雨高樓燈照船離亂功名容去國綸竿生計蚤歸田斑衣却愧老萊子歲歲無家絕可憐

十載攤書豸署留（家大人原任皖臬）潘郎頭已數莖秋蒼江白露行人棹紅樹青山故國愁蕉谷土花憐筆塚柳溪寒色下歌樓模糊記得通門月密竹淒凉夢舊游（蕉谷柳溪俱在臬署中）

荊榛門巷客心哀莫說當年劫火灰十畝荷風香幔起千林桂露勝樓開閒雲滿地人皆散蔓草侵簾燕不來萬丈赤城劉阮宅桃花流水憶天台（寓予卽名天台劉阮諸書舊故居也）

牛偈心空到上方講壇尊宿幾人亡閒房客坐聞孤磬落葉風吹亂影堂江鳥欲衝寒雨白籬花愁見舊時黃僧雛蓄髮不思返檢點殘書尚在牀（謂嵩彝月船雪草菴）

寓樓愁病日逡巡飄泊時光送小春極浦荒雲迷古雉夕陽冷鳥過東隣看花一別山中路沽酒重來江上人惟有大龍青萬疊年年獨聳玉嶙峋

廣陌疎林隱夕曛柳林新設羽林軍城邊竹樹何時盡巷口琵琶不忍聞破寺草深埋馬骨荒園東上集烏羣無端曳履溪橋上望見雙塘起暮雲

南海名區太守衙（謂府停也）蕭凉今種邵平瓜小齋死
盡石根樹大雪開殘牆上花青眼看山躭作客紅
爐煨芋苦思家北風吹鴈紛〻過獨立江鄉手自

又

先淑人忌日

丘壠荒寒淚滿襟春城風雨失前林一抔黄土廿
年血萬里白雲孤客心老大歲華叉手過他鄉貧
累遂將深咎餘慈母縫衣線腸斷西隣薄暮砧

華蓋菴

煖煙春霧擁路斜杓縈行盡有人家望中竹樹深

藏寺門外石田半種茶燈照滿龕佛亂坐山明殘
日鳥爭諠洞天一入休回首擬問丹梯勾漏砂

齊山寺

遊山先到齊山寺〻裏荒凉客到哀鳥識廚空那
有下猿窺樹密有時來斜陽芳草春將盡古殿陰
風鎖不開鎖日此中無所見綠莎長遍曬經臺

再過伏浦懷[illegible]公太守

一入青谿客興孤秋風鴛鷺起平蕪楓林照水紅
隨路荇菜經霜碧滿湖太守墨緗新讀禮罷樸白
日亂啼烏重來大覺傷懷抱無復人憐舊釣徒

風阻池州恭逢家大人誕日述懷三首

扁舟東下雨初晴楊柳蒹葭秋浦城撲面北風三
日坐當頭南極一星明薛蘿樹挂龍孫老蔡藿盤
陳石髓清此際家園歡弟妹萊衣遙拜不勝情
水面風來百草香不材如我暗心傷竹籬糞土真
豚犬秋月梧桐愧鳳凰部曲封侯銘鐵券門生出
將佩金章至今野老長江上指點依〻說召棠
垂老歸來百戰身絶無脯腊薦麒麟空江乞米行
千里華燭稱觴少幾人（時家兄暨三四舍弟俱在粤）僻巷屠沽
居共井寒山桑柘鹿爲隣可能竊比陶元亮菊滿

東籬酒滿巾

寄呈彦公表叔

春風作客冷如冰坐起支離澹似僧獨院梅花凉
夜雨數行家信小樓燈飯牛歲月真無那騎虎功
名漸可憎嶺上孤松應見訝北山歸去竟何曾

送王季安二首

記得年時賦采尊汀帆浦樹冷相親野航載菊鳴
雙槳細雨聽鴻坐兩人亂後青山迷故里戰餘白
髮乞閒身（時家大人返里門季安以記室同行）遲回不欲提前事感
舊傷離淚染巾

部光底事滯他鄉皋步無聊學楚狂近日灰心同草木有時大醉罵炎凉五更殘月照人夢一片飛花上院牆怕向東風折楊柳疎簾老屋越悲傷

文海宅食新感賦二首

竹榻空齋招舉巵疎簾禿樹一枝〻雞窺籬破呼雛過人坐飯香細雨時百子雲沈當日夢三間花發大江祠可憐乂手淚雙落添得今年乞食詩

作客伶仃泣阮途北山鬱麥夢模糊瓦盤赤粟呈炊餅泥壁青帘認酒壚鬢髮蕭從明鏡照繁華入到故園殊長安客向邯鄲去曾飽黃粱一飯無

蔣素書四十壽賦贈四首

江上離悰已半年開門一見擬登仙大都交誼老彌篤何物詩文好便傳容易有人青到眼不甘無故白盈顛君今四十予三十往日相期殊未然

春時曾聚酒人狂看罷春燈去故鄉珍重一書鴻鴈少寂寥三徑草花香紙窻明月風搖竹木榻清宵蛩咽牆每憶蔣生詩句好微吟朗誦到天光

樓上蕭〻起大風逢人號笑枉然工馬牛隨口高低應瀧瀕難行天地中各有性靈安懼殺能存氣骨豈終窮君雖不飲何妨醉酒自如澠淚自紅

梅山絳帳可相宜才大如君亦數奇一帶茅堂圍禿柳半牕燈火聚羣兒歸途策蹇收租日會酒微醺支俸時便覺人生不可極凄凉忘却上書遲

坐雨齋頭搯壁文海不來悵然有作

獨坐荒亭風暗吹新凉乍入似秋時膽瓶荷葉插無數細雨酒人來者誰氷席不禁香露斂玉巵空見小蜻蜓頗思二李神仙客話向山童匪所知

阮退思三十歲却寄

雲裏神仙宅第幽青山東望意悠〻花間亭立一雙鶴湖上門當萬頃秋幔影招人沽酒路山燈隔

水讀書樓擬攜簑笠二三客同入蒹葭放釣舟

舒奕蕃過訪

湖海相思鬢漸蒼秋風時序又重陽荒城客到開門啟籬菊花開小雨凉今夕酒酣燈影白十年夢入陣雲黃釣船空繫菑師老把臂蕭〻望故鄉

九日宗天門招同許飲素釋梅岑萬松山登高

時序蕭〻江上行廣文沽酒更多情天容過鴈風吹陣山靜出雲秋滿城地軟黃花人坐語月斜紅樹馬嘶聲茱萸遍插誰先醉獨立高原慷慨生

不二亭偶集

霞鎖平岡屋角紅小園疎竹石門通人行古寺幾陽裏秋在寒山萬木中衣上酒痕連日醉牆頭花落一堦風黃橙紫蟹又如許不耐年ヒ認塞鴻

哭范五湖先生二首

地白庭空露滿籬冷風吹鬓客星移釣磯閒艇思遺老草閣藏書有好兒廣柳未澆松下酒孤燈慟哭壁間詩從今莫問靈光殿江水雲山自可師

款乃扁舟挂綠蓑擬隨君入五湖波老當益壯今已矣少不成名可奈何衰草秋聲墳突兀白頭人

影夢婆娑凴高萬頃幾陽裏忍聽蒼凉薤露歌

雪客來自石城訊愚父子近況感賦四首

數椽如水臥袁安有客敲門大雪寒去國貧應投老住罷官人已等閒看北風江岸行舟到今市梅花索酒難絮ヒ燈前情不盡空城街鼓蚤更殘

章貢城高萬里遙籌邊鬓髮舊蕭ヒ寒林鬼哭沙場寂細雨空江燐火燒柳外重樓環碧水花間曲磴上紅橋放歸擬向東皐去（范文肅公東皐別墅家大人擬借居學圃）司馬元戎遂學陶

佩刀騎馬欲消魂六載荒唐那可論別後人皆曾卜式近來乞食亦王孫歌魚咄唶摩生鋏羅雀凄凉冷到門幸有釣船輕似葉好同煙月坐黃昏

縹渺長江去不還周郎家住六朝間藏書萬卷棲遺谷沽酒十千醉蔣山病鶴秋雲悲羽倦老猿石屋抱兒閒將來可許遼東客窮竹深松共閉關

上元雨

荒城孤客苦芳辰江柳春寒煙滿津有酒且期今夕醉無家仍是去年人紙窻風雨梅花死板屋蕭凉燈火澀何處五雲擁朱第一回簫鼓一酸辛

喜値沈青城先生二首

東陽元老侍 先皇五夜衣含 祕殿香理學人皆推碩果 經筵今又屬諸郎著書山雨搖篝火把酒梅花上石牀十八年來遊杖履春風二一拜爵霽光

京華散後重相思楊柳青ヒ春仲時古寺繁花尋酒伴（時先生偕家大人暨秋濤太史表叔觀公總制蘇公吏部）紙鳶芳草憶兒嬉（余年十三始）風吹大地喧鼙鼓月上寒廳照鬓絲耆舊東山何日出 孝陵北望定悽其

燕歸有感

[illegible]樓閣子俯晴煙對ヒ爲家雨後天背海歸來梁

奈被大江南去柳依然風搖簾影思家苦花落梁
塵見月圓何以此身向簷下呢喃聽罷使人憐

送顧尼備之豫章

西望長江〻樹低天涯送客手雙攜飛花雨岸孤
舟別細雨空山亂鳥啼荒壘見人尋箭鏃寒河折
柳渡春隄荷戈飲酒當時事隱〻風聲雜鼓鼙

清明夜靜夫第七文海仲遂集寓齋誦予舊
句感賦

愛把窮愁舊日詩乍提往事不勝悲人歸百戰春
江上門掩一庭花夜時坐雨聽雞吟到曉佩刀騎

馬意何爲蕭〻寒影篝燈下禿盡顛毛淚欲垂

哭許飲素三首

秋滿關山木脫初西風憶別話躊躇燕歸想像簾
垂地人去傷心花覆廬有寺開堂侵廢圃是誰誅
葬賣遺書凄涼黃鶴無消息涕淚潸〻千里餘
慟哭斯人孰與同先生高曠古人風灌園娛老干
戈後廬墓鈔書山水中月影移來衣桁冷鶯聲啼
人石楠紅道傍茅屋誰相問折柳攀花事已空
東風荏苒晝遲〻北郭山荒叫子規春夢已銷三
婦艷閒愁誰定五人詩樹根石碣題新字雨後桃
花失故枝何日南園哭高士柴門繫馬淚雙垂先生素嬰鑠家大人曾以金贈冀其娶姬生子事終寢予擬刻皖五人詩盡劉泰齋汪梅湖沈五湖於嘉禾暨先生諸耆舊也故三四及之

清明前三日過靜夫二首

孟郊家在北門裏飯飽閒行到薜蘿日午荒城鳥
語歇路傍土廟菜花多雨晴堤岸全栽柳水長春
洲亂放鵞一片書聲出疎樹道人心事近如何
春來節序此無賴老至心情重友生紅雨青帘沽
酒醉白雲黃鳥看山行草深東郭牛羊路月照南
天烽火城握手誰先珠淚落兩人腸斷爲清明靜夫

太夫人遭亂相失余亦蚤喪先慈

合山飲張道士草堂

雨歇晴空放櫂來勞人川上首重回江迎萬里青
山去廟向一溪新柳開林外片雲遺鶴羽花間細
路到丹臺煉師採藥多投酒醉我松根千百杯

五日周雪客招同孫豹人先生李文海泛舟
泰淮至大中橋歸飲程穆倩先生寓樓八首

折得菖蒲泛酒紅河梁小集恰相同舟移五日泰
淮渡人在六朝山水中堤柳門當新上月江潮涼
逐晚來風飄零節序能如此白髮蒼顏幾醉翁

梁甫長吟髩漸絲飲酣顧曲此心知雨花臺冷餘
芳草讀豐樓空異昔時籬下呼雞頻刖々牆根斸
笋一枝々典衣只有西華葛沽酒招人意自悲
渭北先生住翠微（謂豹人也）鷲峯古寺隱斜暉老年有
恨詩爲泣半世無家酒可依八代昌黎能起衰三
秦杜甫不思歸偶來歡飲罷垂釣水漲東園鷗鷺
飛
一帶深洄建水亭燈船打鼓路人聽珊瑚色亚簾
鈞斷鷓鴣聲乾猴血腥通港泥淤三尺黑沿河柳
止數枝青繁華倏爾成消歇把酒能無涕淚零

北望嵯峨觀象臺金陵王氣已成灰虬松十里悲
風謡鬼火三更廢殿開麥飯尚留宮監在銅駝未
免黍離哀至今石罅西流水猶有人傳舊內來
佩刀挾矢羽林裝白面紫衣鳴玉璫市上繁花迎
駿馬山頭小立推黃羊九天錦綉疑仙仗兩部笙
歌擁射堂隱々嚴城催下夜一聲觱篥出殘陽
落日扁舟思惘然大中橋北草芊々黃遺宮瓦不
須惜青到鍾山自可憐傍水居人爭放鴨近年風
俗喜栽煙浣花野老家何處只在谿雲灌木邊（謂茶
村也）

帳前風雅羣推重（謂稷佸）月黑敲門河上蒋八十歲
見雙淚眼渡江乞米老人心酒徒感慨從來易煙
草齊梁舊日深兀首凭闌醉無語燈昏船去一沾
襟

哭婦翁景光斗先生四首

緣蠻村路叫黃鸝原上高楳賀監祠蕭寺誦經撾
鼓夜夏湖長水到門時三軍死戰黃堂破一杖生
還白髮垂何意千巖萬壑裏山陰道上訪孤兒
片帆江影兩句餘一弔先生廣柳車鴿杳仙都靈
藥使塵封藤笈冶安書老來使酒逢人罵亂後揮

金衆室虛讀禮待歸賢大令山中已築墓邊廬　一
二千石拜古諸侯自據東牀心自羞只道門楣歸
弄玉豈知兒壻是黔婁寒酸詩卷消長夜辛苦霜
華玷禿頭我欲寄愁頻問訊定然天上費青眸
芒鞋踏破布囊空絮酒無端又浙東舊德未歸鄉
國士新棺同厝海天風（仲子介侯相繼云殁）平疇遙樹千重
碧低草殘陽一望紅何日素車白馬客西山會葬
月朦朧

過自牧二首

有客新從江上歸到來下馬叩雙扉夕陽影裏孤

見出丞相門前人面非萬卷遺書堆板屋十年冷
血在麻衣蕭々爲問山中樹遠墓松楸已合圍
空齋如水坐深秋寒絮一牀燈一篝海內已成忠
孝傳國門緩揭逆渠頭年々麥飯悲三月耿逆以甲寅三
月叛夜々陰風到蒯緱不共戴天讐尚在對君骨立
可勝愁

飲比部宋牧仲先生寓齋二首先生說予贛
州樹間亭子已鞠爲茂草矣

梁園聲價重雞林紫禁鵷班畫漏沈遺饌舊分黃
閣祕庭花香入白雲深蹭星朗照郎官座讀律先

憂君子心惟大好生能執法西曹簾遠望陰森
孤軍江上憶心傷酌酒春風話戰場瘴嶺雨開雲
似墨夜郎歸後柳初黃三更烽火高樓鼓萬里河
山古驛霜聞說草堂已破壞種蕉灌樹夢茫々

自牧復甲寅讐剖讐人心以告忠貞公自牧
詎不受賀成此詩蓋實錄也

白馬霜驄快似飛見君今日復讐歸刀鑱飽啖渠
魁肉血尚模糊孝子衣河岸鳥聲喧禿樹城根人
影倒斜暉出門更向深松去釃酒高原淚亂揮一

喜阮退思公車北來

落々京華歎索居江雲南望故人疎昇平海甸無
釣黨潦倒金臺又上書千里春風隨鴈到一肩行
李入門初相持忽下紛々淚未可輕談患難餘

又贈退思

時序荒園值暮春夜深燈火冷相親花開三月欣
當聚酒憶清江怕入唇綠柳湖邊依舊主青山屋
後屬他人南宮報罷同歸去尚有羅浮好結鄰退思
家在棲川梅林

家大人同諸表叔東皐小集訪渭師表兄灞
河亭子四首

三月韶光春正賒老人策杖步晴沙一聲黃鳥空
林路十里青山舊酒家識後此身同露處亂中兩
鬢染霜華凄凉不信荒郊外亦有東風到落花
隱々江湖罷鼓鼙尋春小立板橋西花間客屐一
時到柳外馬聲何處嘶土壁桃開流水曲酒旗風
送夕陽低山翁莫訝兒童笑高臥新茵醉似泥
丞相東皐堂已欹空園不見柳絲々簾垂簾捲山
風入人去人來燕子知竹馬紙鳶尋舊處拾花鬪
草憶兒時相看齊下關心淚孤館荒凉誰最悲
來尋小范灞河東陌柳青々麥潦紅家在晴煙叢

樹裏人行春水亂鷗中遊魚翠荇千頭過踈靄湘簾四面空遍種梨花夢鄉國落英飛趁草亭風（園中樹梨最多）

懷鈞谿

靑鞋皂帽舊書生仗策從軍蜀道行一劒糢糊家國夢三年風雨鷓鴣聲無人同入黃陵廟有鴈初歸白帝城灧澦堆前今夜月不知花發對誰明

哭石屺瞻

一春花鳥晝淒涼五日前猶到草堂蕭寺重門當萬柳閒房孤櫬掩殘陽回頭戎馬同艱苦觸目人

琴慟喪亡豈是學仙竟仙去十洲風雨海天黃

廟市

國門廟市果繁華路入天街柳巷斜日麗松陰陳異寶風柔石檻賣名花小侯白馬森如玉大賈黃金賤似沙頓使書生減盛氣不勝回首數聲鴉

葉縣道上

佩刀騎馬老師中始信兵巡客路窮入市逢人辭邑異尋村打火驛亭空狐狸學拜荒山月怪紫長驅古廟風指點迢迢行邁處霜寒萬點樹頭紅

裕州曉發

孤客聞雞蚤著鞭五更匹馬舊城邊霜天聽鴈寒如此明月照人秋可憐千里西風行蔓草一條古道夾荒煙淒涼楚國河山近隱隱哀猿樹杪懸

白水村四首

水白沙明棗樹黃豐碑指路貴人鄉安能大寶歸王莽畢竟神州屬漢皇短笛菜花飛蛺蝶夕陽丘壠亂牛羊有誰物色田家子箬帽蓑衣薛荔牆

古木蕭蕭光武祠石門落日拜靈旗舊宗簪起延新鼎大索何曾得小兒絕穽沐猴憐鮮恥中原逐鹿慟橫尸青蒿黃土留遺像負耒南陽十二時

白旄黃鉞陣雲高享士烹鮮擊太牢怪力亂神皆碩畫屠沽樵牧盡人豪皇天征伐原無奈假手機樞貴獨操不信雲臺半里閒西風驢背語忉忉

江山雲樹雜荊榛決計羊裘走結隣白屋易消天子氣黃金難致隱淪身可憐草莽皆吾輩豈有英雄無故人不向髫年爭貴賤嚴灘流水石粼粼

登黃鶴樓四首

高樓面面簇芙蓉萬里登臨興不慵大別橫空開一鏡小孤逆浪鎖千峰山中繁露垂仙果地上秋雲亂古松對此長江見晚照睍閣西望水溶溶

魏武曾書湧月臺磯頭流水尚潆洄潑江鼓吹凌空發落日旌旗捲地來烏鵲聲喧愁野燒東南風起慟雄才至今片石亭亭立憔悴寒花土一堆

江樹青青壓萬株年時兵往洞庭湖饑烏失陣飛難定戰骨沈江爛不枯鬼火魚燈紛上下寒濤秋雨遠模糊終須厭亂天心見獨立危樓許腐儒

漢口滔滔一水流千年財貨甲皇州兩江日影明魚網千里風檣聚估舟去國何人新墮淚入秋楚客易生愁鷓鴣聽罷山將雨此際誰能不白頭

洪山寺感賦二首

一塔凌霄帝座通舉頭遙見寺門紅諸天梵唄層雲外楚國河山細雨中怪鳥巢爭慈佛頂盤龍飄拆廢王宮不知松柏何年盡飄渺如聞萬木風

幾枝愁鬱舊甘棠石屋東偏建講堂積雨瓦爐生細草西風木主臥迴廊碧天塞鴈數行斷古道秋花滿禰香傳說鳩工竭心力黃金布地又滄桑

懷匡廬僧僧蜀人也

劍閣千峰萬里家一枝藜杖老天涯洞雲初起龍歸鉢山磬無聲燈作花木榻草深披石髮竹樓泉冷墮冰牙何年再入匡山去飽飲懸崖瀑布茶

飲程蜀才草堂

山中風雨爛遺書背郭誅茅葺敝廬百子數峰平几案大江流水上庭除當春久窨花時釀出土新青籬下蔬因念北山舊松柏酒闌家遠夢何如

讀田間集有作

綠柳江城春水邊東風破屋困青氈先朝耆舊誰仍在九死酸辛剩此編薄醉乖籬街鼓盡寒宵苦雨夜燈前尋思野老頭如雪瘴海吞聲萬里旋

與梅堂遺集卷之八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九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春浦范　青鈞谿氏重訂

七言律

苦雨兀坐素書第七文海退思偶集各以詩
贈酬賦六首

望裏蒼山沒遠煙閉門風雨亂號鶬蹉跎楊柳三
春路斷送鶯花二月天飲酒近多明日病思家嘗
髮數宵眠客來感舊眞愁絶傍晚鐘聲坐悄肰
亂後誰知蔣夜光買山習靜日焚香村名黃荻園

秋水住黃荻村人老白雲歸草堂詩史半生宗杜甫牛
衣雙淚下王章有時拔劍狂歌發風起燈昏自斷
腸素書
石蘚水綠鴈將還酒醒吟闌悵客顏羸馬一從遊
子出柴門多累老親關江雲夜入城頭樹背悞春
生樓外山兩姓黃童三四輩幾年燈火在其間第七
李白追尋有杖藜兵戈舊夢憶江西竹雞細雨聽
高下布穀空山走鼓鼙往日兩人生似寄近來對
飲醉於泥可憐行路難如此一曲東風柳又齊文海
所謂伊人在水湄孝廉豈爲上書遲荒城乞米依

儻寧老屋搖風納樹支貧到不堪回首處愁來無
可奈何時同生辛卯纔三十古貌離奇髩各絲退思
宵燈壁上一篝紅沽酒圍爐每夜同苦語大都貧
與病愁人無那雨和風孤身瓢笠青山外往事蕭
條白髮中不信年々春似海猿號花落爲詩翁

無題示友人

一卷詩成展復收大江南北盡生愁夕陽影裏花
如雨布穀聲中客倚樓嚴武不能容杜甫曹瞞有
意殺楊脩可憐亦自逢知己冷眼朱門雙淚流

兗州五日用前年秦淮舟中同雪客原韻之

一
麈土驅車禿髩翁菖蒲泛酒舊時紅炎當卓午榴
花火京受一牀槐樹風錦纜燈船官柳下夕陽簫
鼓水樓中前年大醉秦淮後人散南天楚些空

送偉夫弟之任恩平四首

蕭々車馬出長安莫漫輕談行路難高柳閏年蟬
不叫炎方暑月雨多寒離家一去七千里作吏重
過十八灘我大無聊困貧賤願君得意蚤之官
孤城遠在海之濱寇退山空剩莽榛地産潛牛能
擊虎邑多獼鬼雜爲民敢云十室無君子須學三

驅宥小人吾道只餘忠厚在循良聲慰白頭親
行年二十赴官初聞說天南多鱷魚直到嚴疆供
末吏可能熟路駕輕車衙前山鹿成羣過海上秋
用大半虛無事佛桑花下坐閒來還讀舊時書
太行山色入離筵絮語丁寧立馬前廿旨漸看鱸
膾諸宵書好記鴈鴻傳夢中白髮孤舟雨嶺上回
頭萬里天記得路旁飄酒幔夕陽人影草芊ヒ

馬禹能述韓氏園亭之盛索詩

討交非識馬扶風傳說王孫卜築工垂柳堂開秋
水畔夕陽人在藕花中大官分酒凡間醉小沼流
杯天上通我只橋頭一延竚騎驢彳亍向長虹

之肇彥公表叔以數枝見惠

日午開門病起遲乞來不律寫新詩誰因蠹朽憐
相瘁驗到花生夢亦欺秋草膄前人漸巢海棠牆
角命垂絲從今愁絕青燈下坐向西山夜雨時

爲渭師表兄悼亡四首

瀟ヒ秋雨亂高梧記得吹簫引鳳雛寶閣一雙巢
翡翠蠻人六尺貢珊瑚王家富貴黃金豔公子風
流白馬都從此十洲渺不見清宵碧焰冷模糊
年少叛離鄉主家藩封異姓海天涯宮奴白髮明
於雪侍史朱顏爍似霞寶鑑支頤開月殿眞人握
手授天花此番雲散笙歌歇孤鳥西飛山日斜
一曲歌殘一愴神白楊風起泣麒麟乍局地戸悲
昏日畏見天書紀甲寅愁骨漸消前夕夢華燈初
照斷腸人藤橋有路逢毛女何處仙源好問津
滴漏丁東響珮環返魂香爐幾時還奇愁徒咽瑤
池水埋玉眞從少室山碧海夜凉人萬里瓊樓花
動月三間修篁堦下姝多事斷送秋聲細作斑

香山僧說來青軒秋曉之勝

天上芙蓉削萬重曉來誰在最高峰一輪紅日東
洋見十里秋雲破寺封無字松濤傳妙偈下方鬼

火散寒鐘憑師廣大慈悲力於意云何制毒龍

碧雲寺

碧雲深處步徐ヒ想像莊嚴法界初佛自何年迎
舍利人於千載慟苞苴聽松石壁天風下流水秋
廊木葉疎華表削餘開墓道唐陵漢寢一躊躇

十三陵十二首

天際軍都削似屏秋山陵樹望冥ヒ氣消培塿千
年紫雨送松杉萬里青樵牧林巒來有路屠沽將
相澈無靈嶢峨剩得豐碑在百丈琉璃舊瓦亭

關門遙指石門紅天上明堂帝座通華表重樓支地軸生犀怪象豕神工十三陵上渾秋雨二百年前歌大風蔓草日深迷輦路蕭蕭人在夕陽中

剪芳千峰一杖藤瑰奇任麗見何曾鬼神風雨秋來肅龍虎山川氣不蒸翁仲晨昏朝故主兒孫羅列侍長陵文皇九級稜恩殿會見游人次第登

許我棕鞋箬帽過瑤墀拜起步巖阿東來獵火山林赤西望殘陽瓦礫多怪鳥伺人蹲土穴陵園集衆泪秋不蓬萊樓閣同天上近歲蒼凉可奈何

戰罷中原烽燧收　國朝恩許護松楸帝王異代

尊如昔風雨諸陵人自愁碑斷蛟龍凭死樹山昏猿狖叫高秋紛紛黃葉宮奴掃老病匡羸盡白頭

居庸天塹擁青蓮亘古長城界九邊開府金魚尊一品護陵鐵騎每三千寰中王氣消磨盡殿上山光拱抱圓閒聽夕陽耦耕者霓旌雪鎧說從前

龍池水與絳河通蘋藻春秋祀典崇一代衣冠山寂寞千年環珮井西東（葬成祖殉妃一十六人於東西井）犧牲不視神廚廢鐘鼓無聲寢殿空爭似當時天廐裏先朝上駟老其中（陵各建廐畜先代所御馬待其老死）

松濤萬頃月初斜夜起看松杖獨拏百計伶仃歸

土木半生蕩佚葬蓮花（武宗康陵在蓮花峯下）氣於嘉萬豐亨喪士慟貂璫刀鋸加一自肅寧開府第皇州白晝鬼如麻（有明亡國職此之故特爲揭出）

思陵風雨强登臨路轉平岡得得尋豈有狗偷窺漢鼎（指李自成）每於龍戰辨天心宮門草白牛羊亂隧道山青木黍深殿上尚存三木主何人一拜向秋林

迷漫殺氣日無光百萬黃巾不可當地陷西南疲鐵馬天開東北聳金湯奈何閹宦恩原厚（宦者王承恩墓在思陵）如此英君國亦亡只有幾行松與栢亂吹鬼

火上宮牆

國破長秋未死身凄凉往事記來眞天淸地白思歸骨鶴髮雞皮病向人香火百年多涕淚起居八座舊麒麟梨花麥飯行吟處老仗青驢胯下馴（跽宦者孫敏公也）

村路回頭見夕陽卜年三百此興王河乾靈谷黿龍死草滿空山天地荒樹到老來野燒白鴉於唬處舊宮黃

喜槃十來二首

芒鞋席帽看山旋歸到柴門降謫仙乍合乍離皆

意外忽謌忽哭一燈前近年淪落已如此垂老交遊絶可憐莫向盧溝橋上望黃花秋水正無邊

年時南去採秋蓴亂後王孫變逸民羸馬行來黃葉路草堂拜倒白頭人離邀雞過呼兒割槲上談深信燭湮更喜論文同小兒不知酒盡幾千巡謂令姪獻可也

於槃十行寄汝上諸子

李膺臺上長蒿萊曾聚吾徒上曠臺傳酒新花隨處好殺雞爲黍待予來醉中白鴈一行至雨後青山四面開獨立旗亭見芳草每於人去重徘徊

伾山晚眺

萬松搖落夕陽間蕭寺鐘聲客夢閒草閣秋深雲出岫疎林月上鶴歸山流沙東接黃河迴暮雨西來衛水灣躑躅長途人北望孤城候鴈幾時還

寄遠

風塵潦倒一身艱乍見征鴻度遠山且向詩中裁病字雖從醉裏破愁顏寒猿渭北號偏急倦鳥江南去未還莫道太常終日醉不眠人自看刀環

廬州

漠漠蒼山帶落霞蕭蕭行李又辭家雨過遠岫荒原暗霜滿長堤驛路賒鄉思不堪臨野鴈離懷那耐聽悲笳可憐百萬貔貅士淝水秋風起暮鴉

許總戎　陛見來京　天語慰勞過草堂代家大人贈詩

草堂雪霽遠山明門外風來驕馬鳴元帥虎符隨肘佩故人鶴髮滿頭生有功　溫旨傳三殿死戰同心下十城一自拂衣友麋鹿至今推轂老夫榮

寄高素菴

翹首家園入望遲干戈遍地靖何時高樓坐雪白千頃愁眼看梅紅幾枝自歎逢迎貧不易忽驚出

處拙堪悲遐陽只在方輿裏日日圖歸把釣絲

百嘉村劉氏廢園

誰家宅第掩殘陽陌上芊芊百草荒鄰寺漸來侵作圃垂楊倒盡老歌簷大江水可通精舍五嶺雲曾出洞房只有兜喃花下燕似於客到話蒼凉

釋山足

一瓢滄水嚼松枝真率才人得道時寶相拈花櫓鳥下石龕施食樹猿窺豁山黃葉眠馴虎風雨青原哭本師何日振衣向浮渡蕭然瓶鉢許追隨

大通鎮

大通北望水連天澤國魚䲡滿市廛村抱一山烏柏樹門開十里古谿煙家島趣隊喧秋草野鳥轟江避釣船我坐滄浪發清嘯 抵楊高處月如弦

客舟雨中

橘子香浮酒滿缸清尊醉雨客心降夢中菊所人千里天上秋聲鴈一雙畫閣魏〻明水驛山雲漠〻入篷牕北風簫鼓隣船去黃蕊朱旛出大江

偕玉臣謀酒水閣

城西楊柳隔江㴑有客相攜買醉時風起頭洲圍白鳥酒香谿路見青旗野田煙水三間閣細雨寒

花一帶離分手明朝下采石揚帆東去足人思

天門山

百戰生還解佩刀扁舟東去走江皐鬼神護此千秋石閶闔開當萬里濤白日行空天馬過黑風吹浪海魚高捫蘿直到雲端裏惆悵山靈笑二毛

秦淮寓樓分韻得除字

北風吹客罷征車小集河梁落木疎殘月層樓上書幌老梅一樹壓庭除鷲峰寺掩鐘催酒桃葉渡寒人借居此際誰能辭爛醉青燈艷夢夜何如

蔡璣先過飲寓樓步見贈原韻

寂寞其如客路何素心載酒肯相過雪消檐溜鳥聲亂人坐梅花天氣和檻外荒〻殘日下城頭漠〻暮雲多試看潮去潮來路一醉秦淮隔岸歌

愚巢宅贈伶丘

鎮日東風雪漸消疎牕人定話清宵纏綿往事拋紅豆迭宕新聲溜紫簫玉斝酒濃香十指珠簾燈動影千條茫〻一夜看花夢到眼繁華似六朝

訪制府司馬王公寓秦淮兩月復歸皖上留別同人兼訂後約四首

七尺蒲帆一葉輕江空路指石頭城遙天海甸連

淮甸孤艇濤聲雜雨聲大纛尊嚴新制府通門禮下舊書生草堂許傍鍾山築長揖平分節度榮

圖畫天然水一涯六朝自昔說繁華城開鐵柵鯨波轉船燦銀燈鼉鼓撾南國佳人唱山鷓西川小馬踏梅花不知河柳青如此絕勝葵榴五月霞

橋邊風露果幽哉兩月河亭住不回沙埠夜深詩衲別夕陽雨歇酒朋來驚心斷鴈牕中度濺淚寒花檻外開每望天南與天北不堪扶醉獨徘徊

別路天寒擁敝裘躊躇知己負青眸一杯看劍吳趨酒千里歸人楚尾舟窮巷故孥仍捫古他鄉雨

雪漫蒙頭春風爛熳桃花路再到清凉山下遊

中丞蘋公表叔書來招遊廣西作詩出門三首

瓦屋東風坐悄然一封書自五雲邊炎方竹客八千里新草騎驢四月天羅縠價高妻子餓出門貧賤褐衣穿此行此去相依處傾耳爭聽節使賢

一鉢一瓶守一枝迢遥京國舊鄉思白頭梢相闊爐夜亦千酸辛乞米時屢賣至今依廈廣途窮力勸就官卑感恩不易逢人說只合朱天杖屨隨

地拔安南瘴癘生宜人獨說桂林城琴書一載復

兩載花月山程間水程雲外飛鳩分箇々樹頭布穀一聲々開門忍聽催歸蚤明日飜爲百粤行

潛山郭璇英大令招同程奇玉諭楚舟李文海告仲遂遊三祖寺登西來亭觀局

河沙新霽看山行大令招攜款曲誠過客豈因徒哺啜野人忽漫解逢迎祖庭纔到罷晨鼓官馬閒騎踏杜蘅萬項濤聲下天柱石龕松子落楸枰

桂林雜感八首

桂林城外伏波祠吹角鳴々淚下時一路弓刀邊徼遠幾家煙火戰爭遺夜凉人靜秋聽蚤嵐重山高日出遲極目望鄉何處是可憐江亦號相思

巉巖拔地彩霞封帝闕仙都未易蹤萬象鬼神秋寂々九重旗鼓氣雍々雲蒸玉髓飄靈雨露湛淇花醉石龍山到桂林奇不去圍城千百翠芙蓉

獨秀山前端禮門興亡人說靖江藩千尋葱嶺梵王座一炬咸陽高帝孫箭影射來秋殿月廊虛夜出鬼妹魂更看死難孤雛嫁都尉安西不必言（孔定南以殉難死孫延齡以作亂死俱在靖江舊邸中）

百丈嶙峋一徑斜黃茅白葦見人家石猴下樹手攜子猺女騎牛頭戴花崖際亂雲開鳥道林邊彼

廟掩江沙桄榔雨暗前榕樹倚杖低徊數去鴉

夜々灘江々上船荒雞小壁二更天山邊警息傳猺鑼山裏月明抛石田野鬼聲喧墳樹角蚺蛇皮挂屋西偏客來不及春風艷門外參天盡木綿（木綿樹高十數丈開花時爛熳如流霞）

荆榛一雨滿江秋獨立千年榕樹樓青鳥舌邊新婦巧（山虎善鳴酷肖畫眉特羽毛作青色耳）玄猿鬢上老人愁（猿通體如漆惟兩頰白毛如老人鬢）道逢獦戶刲羊血（羅城土司地産山羊取其心血能接骨以少許置雞豚血上立化爲水）閒檢方書覓蟒油（蟒油白如玉能療毒）昨夜已交十月節榴花遍插女兒頭

百戰征蠻勢建瓴土會安置樹藩屏[illegible]
荒住黃犬烏豚道路腥踏月夜聽官母唱（土司[illegible]母相殺率以孔臭襲替土人呼其母曰官母生死予奪惟所欲為）殺人血釁社公靈（賽社公不擇生命必塗血於壁）此邦不足臣兼守莫夔車書下
帝庭（時有議改土爲流者）
迢遞三湘一葦航書生徑束桂林裝蠻煙瘴雨消
尊酒萬巒千峰上草堂人面竹疑垂老變（竹節究如人面）
獅頭柑結自肰香追隨節度清如水細嚼梅花臥
石牀

留別中丞蘇公表叔八首

颯々西風蕩子歸臨岐拜手自依々三更入醉東
園酒十月綿裝北地衣草綠平湖無鴈陣燈青遠
夢下書幃尋山計到紅螺日春雨桃花谷口飛
絳節新膺銅柱間安南入貢正開關舳艫相望濛
泓水犀象長驅十萬山手譯千言柔遠國心持一
介服諸蠻從來異域功成後依舊龍圖　詔蚤還
高挂輕帆昔渡湖君山萬頃一螺孤紫衣東閣佳
公子白鉞南荒上大夫禮樂冰天齋玉帛轉輸洱
海贊征誅（中丞公督餉滇中歸奉祭長白山隨有撫粵之）使命才看柳毅
千年樹又向雲濤聽鷓鴣

節度威嚴古署森閤門恰對老榕陰（中丞公建覺秀閣予以靜照顏其軒作靜照軒說）人々春雨春風坐日々北堂　北闕
心海簾光搖冰縠動竹牀涼艷菊花深平明會見
軍容盛不使蒼苔臥綠沈
雲外逍遙會國樓（逍遙樓在會城東城上顏魯公大書勒石）縈心骨肉
有盧劉五更獨起開黃紙每事欲行先白頭瘴雨
金戈寒轉粟空堂鐵案夜矜囚我歸親在身難許
櫂發灘江意自愁
瀟湘西上嶺摩天七尺昆吾一片氊青玉崚嶒花
鳥路白雲澎湃畫圖船軍門心以中丞重孺子顏

慙國士賢曾向武侯廟下過祭風臺迴指山川
白馬珊瑚門下驕（舍弟世徽今更名世集中丞公婿）書生活計漸
蕭條寒天井曰儷長袖過日饔飧典翠翹有路到
家三九盡無言聽竹一燈搖傷心絮々憐兒女莫
上西南萬里橋
伶仃好友遠相依（謂錢鎔方侯槩十丈嚴雲孫也）萬里追隨心事
違短燭芭蕉斟濁酒寒江風雨授秋衣朱天城郭
山如戟黃菊家園客待歸一別醉中傷日暮數峰
高處見斜暉

長沙遇涵章留別

紫衣白馬役麗兒太息韶華鬢亦絲老大纏綿思往事始終眞率是吾師歸來海國干戈後珍重家山婚嫁時（涵章與余弟聯姻）風雨瀟湘人又別芙蓉天半遠舟移

飲張飲隍梅樹下留別

僻巷同人招舉卮疏星淡月映茅籬可知明日行千里何不今宵放幾枝關壠回頭沽酒夜春風夾路送歸時依〻別後花爭發珍重山城兵火遺

秋月維舟江上留別飲隍三首

長空明月照船頭逝水滔〻海上流作客嶺南成

獨往爲時天下已深秋一江白露傳官柝萬里朱天蔓酒樓駐此八年姝戀〻赤松黃石愛留侯

海棠斜倚石鄰〻小院幽深客過頻杜宇到秋名忽變美人滴淚艷猶勻幼安皀帽東風欄（思自大謝也）白靑山墓草新（謂文海）眼底傷離須盡醉可堪酒伴漸無人

庭梅合抱未能移（飲隍舊居有古梅一株）新向城東擇一枝養志白頭孀兩世授徒絳帳聚孤兒桃花漾水魚飛夜山草鳴秋虎嘯時定有里中人健美蓬蒿仲蔚少人知

贈郭懷萬二首

西泛靈渠萬里槎伏波勳業舊承家雲生殿陛傳三唱月對旗門照五花嶠樹春深聞虎豹石灘風細臥龍蛇功名豈獨表銅柱鐵券金章未有涯

讀書秋樹故園時一自之官有所思偶爲依人聊復爾果於此道不相宜衡山日落猺獞笑夾路花香瘴癘隨只可同君坐茅屋將軍儒雅是吾師

贈劉陽朔昇槎三首

豩光太乙舊名家因愛淄安偶種花朱幕閒雞窺海日綠莎庋虎印河沙趁墟異類多猺蠻插漢奇

峰繞縣衙得〻此來親有道千山雲影上浮槎

前为西山接絳河洪都新府舊曾過（昇槎南昌人）滕王高閣龍雷煅楊子芳洲馬矢多席地黃花書露布當天白月起鐃歌老人五載生華髮回首并州可柰何

讀書何以慰生平萬里之官性命輕剝面豈宜同敗釋抱頭堪比作飛毗桃花風起全成瘴山鵬聲中不可行試看東門城下水令君眞共此潭清

題素書四十九年人再生圖二首

人在梅花古洞邊魚書錯寄瘴蠻天過來識力窮

能固逐漸詩文老盡傳黃耇高僧歸白嶽綠蛾美
女況靑年不知把臂同參日正及秋風海月圓
黑瘴黃茅望不淸誰能同作此中行鷓鴣啼雨亂
秋草鹿豕窺人下廢城荓迹那能開口笑霜花易
見滿頭生可憐我尚雙親健兩載圖歸計未成

遊棲霞寺示渾融和尚四首

梅花東郭偶逡巡天外猶存瘴癘人文字爭傳一
片石松杉不壞萬年身開堂亦復云多事作吏明
知苦認眞始信長橋南下水無心流出向鄰鄰
遲將三軍頗牧師何由撒手便披緇龍爭虎鬬天

崩後鶴髮雞皮退老時風雨刀瘢通體痛琉璃燈
彰寸心知夕陽落盡回頭望血淚吞聲滿面垂
到來手植石門松老去枝枝欲化龍寺後菜園埋
義骨殿前霜月扣幾鐘瞿張高節何曾沒方趙淸
風不可蹤一一擬成忠孝傳瓣香勤石上芙蓉謂瞿稼軒張別山方樂地趙古松也
舊遊風度氣融融繡幕蓮花引上公紫膩短衣開
小隊先生文馬跨長虹再來題壁人皆識每到尋
僧酒不空珍重秋淸天老守常留紅樹白雲中

遊齊山

翠微高處稻歌聲放眼麥空落照明萬壑行雲拂
岫過一湖春草接城生帆窺遠樹長江細雪凍遙
峰九子晴我欲振衣發長嘯蒼涼不盡古今情

閏七夕

小立秋光向薜蘿今年牛女未蹉跎鋒於斂處憐
鉞鈍橋不成時奈鵲何碧漢雲深天有路絳河風
定水無波卻驚七夕偏逢閏敢道人間巧事多

送人北上

空江煙雨夜微微酒罷俄驚淚滿衣死別已拚明
日事生逢不定幾時歸沙黃絕塞車行少冰凍交

河鴈見稀一夜秋風人散盡十年辛苦舊相依

會謫住郡病熱毗始作詩呈明府兼示同人
並寄家人八首

北人南走瘴炎邊病苦煩蒸命似懸心共冰霜無
死理身於鼎鑊望生全數峰雲外陰堪拾一葉風
前下可憐秋夜草堂容杜甫西川節度義如天
僕也何當重錄囚三間茅屋背城樓慚無仲路言
能折遣此文園渴不休門掩樹多聽夜雨藥香人
定臥新秋已知命薄眞如紙淸福非關吾輩留李中峰見贈詩有此席天於吾輩留之句

臣罪東流渺且瀰似還初服與臣宜一身雙下尊
陽淚半世辜逢　堯舜時青草路遙隨馬去白楊
風響正秋吹八千里外誰能死恐累　君恩又載
尸
抱枕看山瘴未開　九閽馳戀寸心哀爭如靈藥
泣〻大吾豈靈藥使乎不及神鴉夜〻回內壇神鴉朝出暮歸海上
荷花紅十里雲中古木碧千堆　紫光殿後杈枒
樹老死當門惜舊材樹老死且折天恩至今不伐
粘天野草恨分攜吾友東陽利似犀寓齋仙李蟠根
留玉樹中峰赤松溜雨挺金闕純之飲水樓頭天門迥

畫水秋容野月低安得顧家墨獅子夜來嚼鬼爛
如泥
積淚秋江下鐵城音書訃日到神京伯魚既已虧
終養卜夏何須慘喪明大道千層求未得靈光一
寸煉還成指天世〻為兒女疾雨盲風死不平
城角誅茅獨結菴堦前草綠夢宜男已知羊祜封
難再自嫁黔婁苦不堪十斛珍珠驚惹苡一孫孤
寡脫煙嵐鹿門豈竟同天上或者生還江以南
逝人三十未云亡小立新碑勒數行有志無時湮
草木青蒿黃壤亂牛羊死生吾愛韓擒虎出處誰
同賈洛陽不信東歸須化鶴秋風千頃恨茫〻

與梅堂遺集卷之九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十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浦范 青鈞谿氏重訂

七言絶句

秦淮

江裏潮生入内河青〻楊柳盪船過飛花夾岸闌干曲紅雨打簾鸚鵡歌

天津

危檣十里淺河煙澤國孤城水氣連近海人家月上蚤潮聲夜〻到籬邊

芍藥甚盛友人買惠數枝賦謝二首

賣花聲徹六街風一片朝霞芍藥叢聞説豐臺數十畝人家住在錦城中

白〻紅〻廟市邊買來國色自嫣然春光一度閒消受費盡傭書寸許錢

梨花插瓶

牆上梨花折一莖瓦瓶斜插簷如生黄昏坐雨聲漸大白映紙牕燈不明

落第歸望見安慶

集賢關下逃落路回首京華書上遲出處那能都得意歸來城郭似春時

哭舅大父范文肅公五首

一代伊周品望尊忠貞沒齒重 君恩當年痛哭埋弓處陵草春深鎖石門 公歿之前一年請謁 陵拜舞後痛哭久之

五十過頭見二毛驚傳 御藻五雲高卬今遺像增悲涕畫省籌邊有佩刀 公年五十時 世祖圖公像配享 文皇帝佩刀侍立望之若生家大人摹自大内今時〻瞻拜之

功成百戰賦閒居黄卷青緗意自如月照東皐丞相宅至今樓上有遺書

橋南橋北聽車聲想像驚花二月晴此日枝〻堤上柳灞河流水共傷情 公嘗踏春於此

千章喬木挺高丘落葉蕭〻下暮秋昔日孤兒頭已白渭陽恩義那能酬 家大人甫六齡失先大父賴公生全之事詳哭公文内

浣紗女

柳滿長堤水滿湖浣紗姊妹譜相呼不知當日誰家女溪上曾逢范大夫

臨清竹枝詞三首

臨清州在大河邊百萬人家起爨煙最喜他鄉方

物滿傳言閘口到糧船

運糧河水傍城闉高髻盤龍樓上新十萬履纒一瞬盡肩輿昇得畫屏人

滿前賓客總貂冠不避青霜十月寒白打都來大佛寺千人樹下坐團〻

征人婦

操弓挾矢更鳴笳意與飛揚人盡誇不敢恨郎眞浪子但言妾命薄楊花

戍婦

烽火嚴城徹夜燒雙魚何日出江湖撇儂歲〻事

戎馬縱到封侯也寂寥

老尼

婆娑老婦久披緇茅舍蓬門木槿籬不是吾郎終不嫁妻京直到白頭時

安慶竹枝詞三首

縱陽門外大橋東湖水春來江上通照徹怒濤光燦爛魚龍夜擁塔鐙紅

柳色陰〻出短籬清明前後雨迷離野墳盡在迎江寺近日新添牧馬兒

江湖幾長到茅廬便去浮家水上居款乃夜來聲不斷一齊出港打鰉魚

送家大人入　覲二首

太平天子御飛龍　紫詔泥封下九重此去螭頭傳拜舞疎星人立鳳樓鐘

鵠立彤墀大吏新（復親覲舊例是年始）波明太液曉浮春一時　殿陛承恩者誰是家徒四壁人（家大人隨行謂思日家徒四壁介故態也有此躬官足光大典）

呈允公表叔

氤氳寶瑟擁鸞驂樓角晴梅蕊正含待得東風春草綠堦前只合種宜男

可菴題壁

此去洪州路幾千大江草色碧連天結廬舊在龍山下明月竹聲夢可憐

南昌竹枝詞八首

章江秋水接天浮直傍雞籠山下流漁浦沙明閒一眺白蘋紅蓼動人愁

畫棟珠簾望不清滕王高閣倚江城層〻馬擫堆堦下白板朱書供大兵

市上相逢都荷戈水邊楊柳動微波春時夾岸皆青草正好東湖放槖駝

寒城直北繞龍沙刁斗森嚴靜不譁十萬健兒坐
明月一同下淚各思家

風霾白晝似黃昏山掩空城黯翠痕隔水一行樵
豎過到來只在廣兒門土人呼廣渦爲廣兒

星指欃槍湖以東可憐人在會城中眼中血滴望
歸去結件抽籤萬壽宮

謚道湖中可樂饑湖中羣盜設危機妻孥都上釣
船去未必此行歸不歸

巢居穴處碧雲間縱有天梯不可攀聞說將軍撤
士馬大家擂鼓下高山

落花三首

東隣花發過牆紅斷送妖嬈一夜風屈指樹頭剛
十日見他爛熳見他空

紅雨紛々打軟茵倒拖儆帶淨皆塵一天富貴春
如海卻把閒愁累道人

城北城南三月天落花無賴自年々春宵博得幾
場醉頭白人非大可憐

贈歌者丁郎

六朝金粉舊繁華未老徐娘韻自嘉君在臨春閣
下住至今人唱後庭花

上元竹枝詞三首

萬戶千門次第開水晶宮殿絕纖埃瑤華島上人
如蟻爲看龍舟得々來

五侯宅第瑞煙凝樓閣嵯峨浸玉繩忽厭玻璃光
徹夜千金競買米家燈

一片朝雲擁翠裘晴郊寶馬去如流喇嘛打鬼橫
吹角黃寺門前人自愁

偶成

尋花偷上水心亭年少都誇雷海青一曲吳儂先
淚下鷓鴣天更忍重聽

河上竹枝詞七首

文山祠廟草侵堦古木千章伐作柴迢遞白雲行
不盡空山鳥語自喈々

繡綺羅襦一片明芳塵雜沓亂人行軍中商賈源
々至十里長街號太平

羽鏃連天暗雨飛黃巾今昭百重圍江頭水退行
芳草拾得洲前礮子歸

秋風小隊立遙岑日々椎牛博士心海錯山珍不
計數一盤羊炙貴於金

壁門濠塹萬人譁石馬相傳柘國家掘得狗頭金

十鎰羊脂寶帶細鏤花

蠻叢悽切柝聲頻自昔防邊最苦辛昨夜營中轟
火藥因而死者十三人

盤龍翡翠飾吳鈎白馬紅纓玉絡頭何不成功回
闕下青春趁蚤好封侯

望快閣蕭孟昉家其下

秋水無邊漾白蘋孤舟冷雨坐酸辛依〻楊柳誰
家樹開遍芙蓉不見人

贛州竹枝詞八首

危樓獨立意無窮八境臺高四望通章水潔洄貢

水直贛州城在萬山中

崆峒一帶入煙鬟縹緲層雲不易攀城裏問人都
不識最高峰是酒罈山

龜角尾前好繫舟湧金門下水長流客從閩粵一
齊至說亂燈前人自愁

馬渤牛溲滿廢莊健兒出入萬弓張一天煙雨人
皆散芳草萋〻古教場

郡道州前不可行官衙伐木聽丁〻府中太守今
安在近日皇城住大兵

城上高標拜將臺少年新自陣中回擕將一紙交
官後白馬紅纓帥府來

一望城中煙火齊家人山畔逐高低魚塘剩有空
閒地都種青〻菜滿畦

芙蓉傍水泛流霞姊妹傳呼說浣紗茉莉栽成千
萬樹蚤來花下會擂茶

馬上

驕馬絲鞭踏軟沙貪看老樹立雛鴉東風水面浮
萍滿牆上誰家楊柳花

靜寄軒題壁

長揖云歸不是歸十旬風雨一沾衣荒齋石竹亦

能髮小圃藤花空作肥

匡山道中作

白雲古道雜黃花一路騎驢踏淺沙溪上忽聞清
磬響滿天紅葉石橋斜

[illegible]汕長嶺

秋深客坐鴈聲哀湖上泊船〻不開遙憶家園籬
落下滿谿黃菊故人來

懷仲遂杏村草堂知花時念我詩成多想見
之辭三首

杏子花開紅滿谿暫公曉起聽鶯啼春深風雨無

消息一夜飄零入燕泥

石塘春水到門時茅屋低垂楊柳枝酒熟花香人寂寂山中莫誦去年詩

總角佳兒定見猜呼翁嬉笑指蒼苔珊瑚苗子肥如許何事年時人不來作遂郎君去歲采珊瑚苗子侑予酒即予所謂膝前好兒子十歲孫蟾郎者

九鼎洞

石磴苔苔破屐痕翠屏丹嶂自成村不知雞犬何時盡雨過白雲生洞門

麟趾峰

麐趾峰頭綠玉灣野田漠漠漾煙鬟鳥聲欲住不肎住一片夕陽人在山

有以芙蓉見贈者

客從江上訪予時細雨濛濛舴艋移沂得芙蓉盈把贈不知秋色已如斯

書蔣素書夜光集後

萬里黃沙賦大招春山秋雨抃蕭蕭中原涕淚看君盡一代風騷讓蔣瑤

秋眺

千里江雲隔柳津城頭南望已傷神鴈來知是重陽近滿地黃花愁煞人

送四弟北上三首

江上愁登第一關送君北去淚潸潸舟車托盡沿門鉢豈獨無錢是買山

陰山漠漠鴈門開萬陣千羣聲自哀若到平沙不可彈春明只恐有書來

客裏伶仃歲月深一身冷煖到于今莫言按劍傷懷抱世上從無人負心

坐雪

十丈瓊瑤隐紙明梅花香冷夢魂淸覺來不識何

人到一片荒園踏雪聲

贈友人三首

花落花開坐慘悽離離春草綠初齊鼻胸廟裏冬青樹一片月明烏夜啼

千羣歸鴈別江灣萬里寒雲失故山七十高堂人似鶴宵燈白髮夢生還

兩兩鶯雛叫夕陽黃虀白酒醉空房逢人尚指何處在唱罷東風淚萬行

識舟亭

江光如練到踈櫺雨後山明萬里青一自秋風悲

宋玉何人再上識舟亭宋荔裳先生嘗大會賓客於此

題雪客小照二首

十丈紅塵非所宜涓涓秋水淡如斯等閒一曲何人誤珍重周郎今顧時

萬松深處亂泉鳴恰趁青鞋布襪行他日攝山留片石夕陽樵罷和歌聲

龍潭酒家家大人嘗飲花氏酒此行訪其家索醉而去

楊柳晴江一住船白頭老婦舊爐邊親來把酒郎君醉細數春風十六年

鄭州竹枝詞三首

壠麥青青堤柳黃白洋澱水自凄凉鄭州府賽藥王廟大火空餘瓦礫場

十月風寒霜滿天家家醃菜晾檐前女兒逐隊過湖去箭稈黃芽載釣船

誰家荒塚紙錢飛卻憶沙場人未歸地下啾啾多戰鬼不知何處送寒衣

柬季安三首

前身摩詰老詩翁點翠研朱繪事工莫向雙江尋舊夢蟒呴百丈畫崆峒

黃花無語白雲孤覿面人將鸞鶴呼豈是開心學老子百千一擲喜摴蒱

蘭亭招隱故人心鴨綠江寒萬丈深他日長鑱偕採藥不歸長白定山陰

孟靜夫以鱘鮓見貽三首

春日遲遲酌酒時一天春色酒人知貽來風味江南美零亂桃花上素瓷

斜陽柳市隔平津猶憶金刀砍膾人斷卻此魚三尺鼻春風打鼓祀江神

江上漁郎太苦辛胭脂作脯賽麒麟一時伐盡龍山竹卻把夐瑤贈北人

哭劉蒙園二首

累世功成據錦鞍荒原華表久凋殘可憐塚上添新鬼鶴叫猿號秋夜寒

聰蕉搖曳砌蟲鳴夜夜三人對短檠余與蒙園巨山說到亂離皆慟哭今朝爲爾一吞聲

贈楊旭伯

手斷黃精香滿身近來醫病不醫貧郎當瘦馬秋風裏誰識長安賣藥人

蔡家六詠

五柳先生放後身扶節歸作太平民草堂膝下見

孫滿一片書聲慰老人 堂

雞棲凄凉長碧蔦門前老將氣猶豪白頭羞說風雲幻獨倚斜陽賣佩刀 門

螢火斜風點石苔小亭人靜豆花開歸來獨向寒泉坐飲水淸操此一杯 井

搖尾垂頭老戀家皮乾骨聳口無牙夢中亦解如人泣狡兎平原萬里沙 犬

一聲悲築哭車閑血汗如漿和淚揮細草寒花明月地不知身自戰場歸 馬

廿年前已別琴師此道於今迥不知但向空齋懷

太古秋山風雨斷桐時 琴

墻頭柳

墻頭高柳碧毿毿十丈紅塵夢不堪記得舟行傍秋樹好山好水讓江南

恩寺外樹

轍車羸馬走紅塵斷送初春與暮春只有前朝寺外樹勞〻墻上冷窺人

渡新野河

蘋洲水落過霜紅一夜谿山萬木風片〻波光上衣袖可知人在月明中

泊九江

木落霜淸鴈叫天潯陽江岸草如煙重來淚下衣衫濕不必琵琶問別船

鈞谿以涪州諸作見寄

黃陵廟下草萋〻把爾新詩淚眼迷最是離人聽不得峽江兩岸子規嗁

東雲頻上人

大雪黃昏樓上僧石牀坐起手挑燈不知百八鍾聲裏倒挂松梢幾尺氷

贈李尚臺三首

虬松掩映草堂中八十春秋白髮翁我到侯門拱手立老人故里是遼東

軍敗中原地軸翻短衣敝鎧去鄕園肘間黃石殘書在垂老教兒舉解元 公郎石仙舉庚子武科第一

七尺身從百戰遺刀瘢指與後生知怨朕老淚縱橫下細數家山萬 時

與吳彦長表弟醉後話舊因戲成七首

今宵豪飮氣如虹大有當時富貴風醉後舉頭兒明月始知身在破墻中

靑〻杏子賽頭皮憶爾纔方十歲時盡日貪嬉書

不讀紅𥿄雙眼跪先師

合歡船下水初肥七月七夕鴛鴦飛賦得定情詩句好老人親爲製新衣（彥長完娶先淑人親爲製衣合卺於秦淮舟中）

死尸如蝟血如濤弓箭隨身更佩刀記得丙辰九月九分明厮殺說登高（此記盧陵江上也）

春風憶別豫章城淚下紛々萬里情細雨江邊沽酒醉鷓鴣聲裏送人行

讀書翻悔不成材弃仗拏刀日數回生小愛看孫武子果然吳起中高魁（彥長庚辛酉武科第五）

病榻詩瓢與酒卮請看僕也鬢生絲醉中白眼翻

憐爾無可如何向我時

燈下對影作

禿鬢蒼顏江上還夕陽驢背走空山今宵秋思知多少卻在黃花素壁間

出城

日々塵埃十丈間衡門之下幾人閒打驢趕早出城去萬事無如秋看山

雪中同元彥懷皖上四首

梅花時節北風道如水繩牀病骨柔記得江南趁一月看山買酒快登樓

尋公家住石湖村屋後虬龍老樹存無到雪中兒紅葉成羣麋鹿撞開門

入市山柴貴幾錢團々兒女坐燈前地爐添著松毬火水菜鹽茶臘月天

城頭雪霽鬧昏鴉踏雪誰來小巷斜竹院對門茅屋裏挨家爭賣水仙花

襆被

二八仙人翠被香合歡日子繡鴛鴦可憐七尺生氈布裹足掌頭月一牀

書天涯集後

迂濶功名大可憎白頭老將學爲僧海雲萬里金戈夢地下蒲團壁上燈

舟中送摺叠歸無爲州三首

六年作客此鄉邦欲采芙蓉偶渡江手指前途說分手海東紅日射船窗

仗策封侯出緒餘紫衣白馬佩金魚他年車笠應憐我人老青山一卷書

芝山高處起層城準擬登堂拜母行父老相逢相識否此生原是此州生（予生於無爲州署）

江行十首

淺石磯邊看釣魚山城百里故人疎坐花醉酒不
得去雪滿空江苦寄書
江上高樓臥斷碑前年載酒憶陳思曹滄波醉中意
氣向人盡一哭青山太白祠
古鎮家〻燈火湮孤舟山下泊寒津雲來雲去鳥
聲定海月出林紅照人
曾上天門山上去山中路人秋樹分老僧汲水燒
紅葉明月飯牛耕白雲
百千水利苦輸將不種桑麻不插秧魚不直錢鹽
價貴綸竿生計五湖荒

日〻開船〻不行暖風吹霧散還晴晚潮欲落見
寒鴈萬陣千羣下月明
一日牽船上一磯來船風便亦危機何如白鳥清
波裏各作一雙自在飛
百尺横空竹纜牽離人悶煞上江船攜來幾片宣
州石風日晴牕曬水仙
九天風露悄悠〻明月上來萬籟收疑有凌波仙
子過鳳凰背上撥箜篌
留滯篷牕蚤一旬看山雪後九華眞計程皖子前
頭近岸上鰉魚大似人

漢口別人三首
眼底何戡盡老着回頭歌舞變滄桑東風不必怨
楊柳叫雨黃鸝人斷腸
水滿池塘花滿樓垂〻紅豆結梢頭歌兒老盡黃
金散始悟當年是買愁
歌罷陽關柳亂青只須撾鼓莫教停依〻勸進宜
城酒爛醉乘風渡洞庭
築園四首示文芳
梅花深處小門開十丈玫瑰一逕回誰能道書茶
正熟春風先上寶雲臺

遶縣山光翠黛長近山如洗遠山蒼寓公只此常
相識七十一峰構草堂
千樹紅霞倚綠莎中無雜樹自婆娑小亭春雨憐
人面不信桃花癖癖多
種樹閒偷官裏身一年花事最宜春到秋小立簾
櫳下止許芙蓉醉向人
五日四首
菖蒲酒釀漫紅榴河得還家上木樓五色絲縈兒
[illegible]

花坐蝴蝶過牆人未回
青草無邊擁癘隨一肩行李正來時雨中亂石羊頭路水上蒼松馬子祠
風日中(去聲)人顔亦黑光陰催客鬢成絲合當蚤覓鷓棲處南北東西非爾宜

飲客八首

鮐背雞皮鄉里尊與來使酒罵兒孫聶天摡陣松風下旋洗芹泥鷓瓦盆(村翁)
撒網齊鈎出水聲大魚換酒小魚烹醉中風浪支持慣辛苦長江月四更(漁翁)

擲鉢蕭䆫仗佛慈何妨說出外人知蒲團夜雨琉璃亮退院三盃老病時(僧)
深山風雨萬林枯燈燼鐘殘土廟孤不是道高龍虎伏醉鄉深處事糢糊(道士)
麤豪生性氣難馴一擲贏來百萬緡只用十千沽飲掉頭不顧盡饒人(博徒)
馬後蒲桃貯綠尊龍沙堆裏氣昏昏封侯只是尋常事衣上酒痕攙血痕(征人)
墻開林子日光斜照見爺娘髮似麻跪向尊前頻進酒弄猴牽犬落遊花(遊之人)
說法壚頭偶現身龍肝麟脯雜猩唇客來未飲翁先醉那忍當場醒看人(賣酒人)

與梅堂遺集卷之十終

與梅堂遺集卷之十一

逌陽佟世思儼若氏　著

春浦范　許鈞谿氏重訂

詩餘

菩薩蠻

王翁人爲馬穿航畫帳眥索余題即此留別

白蘋紅蓼秋聰坐伱他逝我入三箇潑翠々生寒千山與萬山　橫橋芳草路此路逝何處渺々繫予懷夢兒來不來

風中柳

楊花

一春心事都付與花々草々恨狂夫無沈鴈杳這般蕩漾觸動他煩惱見了時也應歸了　萶甚來由流水與他廝好兩樣兒想來堪笑待郎問我只說遊蜂鬧爲留戀風柔庭俏

虞美人

子夜聞歌

牆頭細柳篩清影送出宮商冷小庭雨歇亂飛花幽思不勝隨月到誰家　氤氳散去珠樓外聲斷香猶在莫教吹入藕花塘驚起芙蓉堤畔兩鴛鴦

春從天上來

步月後聽唱牡丹詞

曲檻雲眠看樹底飛紅簾外輕煙玉簫聲遊碧草生妍夜來人在桃源正燈前月下調纖指撥動冰絃啟櫻唇似流鶯怯冷嘁破春寒　爲甚癡情不已纔經著春風斜嚲香肩吹亂遊絲飄來梅影可憐夢斷花前俏心兒欲醉蒼苔滑幾度情牽奈何天怕惹珠墮落憔悴年々

浣溪沙

閨情

燕子偏來花底飛卻教別後惹相思去年曾是踏青時　燈火滿堦人散後柳梢月上正依々香車醉擁玉人歸

眼兒媚

倣艷體

柳絲撩亂舞風柔幽怨任高樓相思只爲燈前悄影簾下歌喉　病酒怕聽花外鳥長夜冷如秋一腔心事未拋舊恨又惹新愁

少年遊

春日遊歸與素若並坐月賦紀

風搖花影雲迷柳黛幾月透窗紗杜鵑枝上滇燭
薄霧春色在誰家　夢到落紅深處好昨日燕飛
斜人因花倦不如睡也誰解聽琵琶

南浦

旅況

離魂別緒看空庭夜色濛愁雲多少月明十五清
影又當門花也欺人孤另趁春歸紅雨落紛紛沒
尋思爲著山遙水遠寂寞到黃昏　滿院綠苔鋪
錦綠絲兒亞露似啼痕故里幾番回首蚤杜宇催

春叫到碧雲深處也聲聲提醒斷腸人又那堪角
枕生寒幾月上花茵

解連環

代友人催妝

東風送暖看鴛鴦枕畔翠絲雙綰驀地裏雨驟雲
迴縱零亂春紅甚人物留一片氤氳惹多少歌殘
笑嬾想花鈿繡幌便是桃源拚將逃戀　天邊月
輪纔滿恰河洲星動畫船簾捲時合巹舟中這柳樣宮
眉把秋水春山收拾無限粉醉香酣休遺卻夜來
珠鈿好護持紅綃絲綺怕人窺見

一叢花

夜飲紀事

歌喉檀板沁春濃此夕恨無窮竹搖花密金鈴亂
輕雲散月轉簾櫳抱琴人來朱門半啟曲曲路相
通　夜光一派露溶溶悔煞近年蹤酒沈綠蟻深
深見靚畢底頤畔微紅只留思量桃枝杏蕊寂寞
嫁東風

別銀燈

素若惠我新詞汁酒酬之

如許多情多累打疊起千憔萬悴涼雨迷鐙輕煙

織柳堪美筆端清味孤魂冷被挨盡了燈兒愁睡
入去陽關猶未莫道別離能會玉笛停雲鬟斂
鋪月此後有誰堪對猛教沈醉消不了那般壘塊

燕歸梁

懷歸

檻外風來花氣幽人立階頭一番煩惱一番憂春
過也又愁秋　恁般顛頷如何好總不若蚤歸休
黃昏鐘急月當樓思量著去年遊

轉應曲

、春坐

依舊依舊一樹海棠清瘦溶〻月上黃昏此夜有
人斷魂斷魂〻斷門掩春風庭院

點絳唇

偶成

鼓吹誰家凄清風雨離魂絕梨花飛白夢入昏荒
月　縱得歸來終又成長別寒蛩咽此情難說空
使柔腸結

東風齊著力

遊山値雨

楓落鴻稠遊人駕棹纔繫扁舟剛教躡屐秋恨滿

山頭不見東風著力恰又送雨過芳洲淙〻地零
煙亂草打驚鷺鷗　望〻斷高樓堪歎煞一天瞑
色如流沒情少趣空惹許多愁記得前宵囑付道
從此人去難留逃茫裏海棠若醉籬畔紅休

意難忘

有感

杜宇新聲看枝頭嫩綠樹底殘冰病魂逃極浦淚
雨打愁城候鴈度嶺雲青悔煞別離輕況這回陽
關去也消息難憑　驪歌未唱先驚想珠還紗合
那好無成含顰原有恨小語低多情花皎〻雨冥
〻夜〻話三更辜負卻春風幾度究竟何曾

減字木蘭花

書懷二首

月明柳牖鎖日開愁從不斷絲滿空堦只有榆錢
買恨來　千頭萬緒眼見別離成兩處庭院依〻
燕剪輕新墮舞衣

落楊如絮化作浮萍隨水去細雨如煙驚起花間
杜宇眠　這般怎好只恁鍾情〻不了連理空栽
輸與蜂〻蝶〻猜

相思兒令

過柳溪有稽首大士者

春色濃如春酒結伴問花時甚處香飄沈水寶篆
擁楊枝　猛可一陣心癡更何妨雨嬾雲遲只消
鸚鵡多情爲儂說出相思

蝶戀花

與素若病中坐

綠總病也鶯聲溜月黑蕉殘又番昏黃後煩惱只
愁人去後千方百計難消受　想著夜來風雨驟
纔說分離便挽衫兒袖半掩斜拖燈暗就影兒照
得雙〻瘦

兩同心

嫩柳

嫩柳如絲纖成煩惱起來時乍夢撩人兒答得幾妝草〻拚著那酒醉歌濃雲殢雨倒　別有銷魂多少漠漠春曉東風吹豆蔻將幾細雨探丁香破了只恁般痛惜深憐神思縹緲

金菊對芙蓉

曉來

凉雨如酣遠山若醉曉來幽思無窮正庭空門掩鳥落花濃等閒老卻紅塵了又寧耐車馬怱〻年

來消息幾番耽閣病裏愁中　恨煞南北西東是三春易過好景難逢況乍離乍合都是愁容可憐一片晴空也抵多少楚雨酸風盼幾秋水未歌先恨此際應同

柳梢青

憔悴

門掩花殘新來憔悴總為伊人宿酒將醒柔腸欲斷夢轉三更　東風催客難停夕陽外車聲馬聲漠〻雲山這回去也處〻心驚

一半兒詞

適興四首

夜來中酒未全消醉把青絲手絆腰撩人不寐語聲高憶前宵一半兒含羞一半兒惱

綠牕睡起度清歌幾度愁來斂翠蛾枕兒貼定恨蹉跎淚痕多一半兒他流一半兒我

孤眠月影到簾鉤清露寒生玉簟秋日來憔悴悶悠〻甚來由一半兒離愁一半兒酒

煙平陌柳月平茵玉軟香微潮臉生武陵人去恨紛〻怕言真一半兒胡猜一半兒準

連理枝

與釋愀朗皖人也年少善棋

露冷丹楓老徑仄筇披草林西梵刹僧來竹裏茶煙熟了著青〻楊柳色袈裟問年華尚小　相對閒窗悄几上棋枰好丁〻耳畔其間黑白有誰知道妒毒龍風雨五更猜向鉢中縹緲

最高樓

為友人誌喜

乍執手疑是夢中歸回想總成癡清江浪濕浮花片落霞風捲上春枝憶臨岐撩亂得各依〻　也休慮陽關輕遠別也休慮秦樓歌調絕挨過這斷

腸時不將一句分離語怕言飄泊負心知看湖頭雲淡〻雨霏〻

臨江仙

園桃甫放爲風雨所摧

春纔過了三之二絲〻片〻輕狂脂零粉褪濺泥香奈何摧落妒韶光　縱肰開滿尊前樹越教惹起心傷好隨燕〻到高梁巢中絮〻費商量

魚遊春水

贈汪覲遺時移居宣城

相見姝相訝燕子春晴衣若嫁呢喃聲裏似對舊

時王謝苔濕蟖窠散薄茵竹深細雨淋長夜且放幽懷莫停杯斝　回顧龍山鳳汉敬亭蘿薜高峰挂閒來罨潑鵝溪怒濤如瀉疎髯步出芙蓉墅短杖拖歸楊柳下籬傍平湖花開精舍

惜餘春慢

懷蕉谷燕子

燕子雙〻恁般有意飛到梁間住了翩翻不去如怨如悲消受泥香庭悄記得親相見來身傍簾欹影隨花倒雨三番聽得呢喃私語解儂煩惱　今年便是舊年巢主人何處離緒惹來多少蕉陰葉

碎小閣煙迷堦下露濃清聽堪歎天涯路岐千里旅懷甚時纔告待歸來好夢依稀愁煞綠雲縹緲

渡江芙蓉

彥公表叔招集西園

花眠鶯欲囀馬嘶踏破陌上草青〻這般孤另也蛋又華鐙撤去到清明隔糯春色看楊柳暗掩金千萬種離悰別緒庭院恰黃昏　東閣公子開尊正竹籬月上臺榭沈〻挤倒傾罍落醉斷愁魂清光照徹相思苦惜花老卻少年心夭桃弱杏深〻淺〻都是啼痕

慶清朝慢

荊江孫烈婦　孫適周門夫明末死流寇孫勉留殘喘奉夫柩在堂撫遺孤成立觸柩死

柳帶寒城月移曲巷夜濤暗咽清江可憐漏長門掩春在蘭房花落逍零亂忽軍聲百萬起荊湘痛亡人魂隨燈冷骨共霜凉　啼也得陰也得呢喃燕偏要到舊時梁挨盡霰輸風雨破壁孤牀挤卻此番玉碎糢糊梳血已千行猿啼處幾回腸斷盛世珪璋

華胥引

黃粱夢題壁

雲浮在樹月落移沙䓗煙初捲水面新荷晴波乍漲清復淺馬首纔到邯鄲漫把靑絲綰燕舞鸝歌暗中付與愁眼 便是盧生也思量覺來川綴一晌恩愛定是生牽死絆莫不輕憐深惜此情堪斷曾見堤邊繫人楊柳如線

法曲獻仙音

憶別

多怨多愁無情無緒正是恁般時節小舍秋殘離人病苦滿院桂花飛白不好向人頻道秖自傷懷

切 月休說偏是那半陰天氣雲破處懶見孤明皓月躡履到花間正金鈴離畔聲絕此後難凴料音書怎便能得曾待他夢回酒醒商量離別

西河

紀事

鴈聲隨秋風乍來蕭索銀箏響絕韻依稀最憐抛卻糢糊冷眼覷空房暗中有淚偸落 觧纜櫓聲相和月滿平湖寥廓孤篷倚定那般兒分明記著等閒歌舞勝樓開逃離此際如昨 何年得踐靑衫約怕江州司馬飄泊愁煞杏嬌桃弱把靑〻楊柳自知輕薄就裏衷腸成就閣

倦尋芳

昨夜

小簾纔捲雲破光洗一彎殘月昨夜東風吹散梨花如雪信無憑挨盡也鏤心堪作相思結算今番又躭延過了這些時節 想三五華燈若市雨意相牽好便都說恨煞春來消息空教愁絕孤枕斜欹魂欲斷夢京記得從前別不禁蝶妒蜂愁半成磨滅

仰〻令

中秋夜解嘲

躭驚受害月滿收天籟等閒從不近淸光怕只怕招猜惹怪驀地道聲離別快好無聊無賴 銀蟾素質來林外繡閣深〻拜惟儂歲〻惜分飛難比並團圝一槪簾影半欹人不在暗風吹羅帶

洞仙歌

去秋今日

中秋到也想去秋今日燈火逃茫光搖室聽吚唔處〻都羨嬋娟當此夕散出淸光盈帙 短垣蛩欲絕萬想千思天上幽光正蕭瑟試想布簾邊月

影寬人可憐照到生花筆又不道而今研磨穿還
則像年々怎般愀唧

八聲甘州

泛舟紀事

望中流買棹蕩潮信涉水探雲晴看蒹葭欲睡鷗鷺纔過浪捲花輕吹皺梅花天上風雨也多情秋在前溪樹腸斷聲々　聞道姑蘇臺畔和館娃高處春草還生算玉繩三五能得幾回明拚不來相逢待地向江帆暮色泣歸程好分付哀鴻箇々青到沽中

東坡引

聞稽留山如開成此遣贈

自春時爾見檀板聞新怨竟成遠別情無限已到西陵畔已到西陵畔（計此時應抵杭州）　仙霞朝氣起花濃柳暗看路入天如線舟行密樹流雲顫荔枝紅一半荔枝紅一半

梅花引

懷諸駿男

拚殘春到殘春故友天南信不真更銷魂更銷魂千里關山溟濛月半輪　濁醪漫對前村竹雙聊

凝覷杯中絲細搜尋細搜尋萬緒千頭縈懷一箇人

鳳凰臺上憶吹簫

本意

人醉歌酣花眠月上夜來夢入瀟湘問阿儂底事著意誰行生怕蝶猜蜂妒蚤露卻簾影燈光等閒處甫能說破又惹凄涼　愁腸怎般疼熱正病裏酒後雲幔花房想櫻桃含露豆蔻凝香惟有深情不已應念我終日思量思量挪推飜玉樹打落銀缸

前調

詠掌上明珠贈歌者桂郎

良月鏤冰其人勝玉奇開萬頃澄湖語憫々說破彼美而都欲擬窟中仙桂孟妝成掌上明珠博得箇髻雲半卸桃盼全酥　模糊怎般識趣卻何如究竟究竟何如願親々近々遠々疎々仗此大悲手眼把一切魔障消除省得那拋人腦後又墮迷途

雙々燕

贈歌郎畢姻

薰風乍暖試氷簟微潮痕生香縠𦆯牀斗室春沁
芙蓉小𦣛但看今宵局促怯少刻將成雙宿笛中
細弄悠揚親調迎仙妙曲　怪得移開紅燭已枕
貼嬌癡文鴛罷浴朦朧羞靦喜煞其人如玉御詑
青絲鬢覆認不出郎才女淑夢回色映輕綃蛋又
竹搖朝旭

一枝花

皖城五日有感

川盾層雲黑巢破烏衣咽桃源無路陌草如織空
有榴花供御開攀折不見尊前客看林外斜陽一

片山青湖白　曾記得去年此日杯酒紅於血遍
簾櫳細插蒲香熱歎煙柳長條閱盡生離別冷落
江南陌雨暗橫塘呆立鷺鷥三兩隻

洞天春

賦得悄立閒堦看影

簾外明月初皎春去落花未掃小立蒼苔寒影倒
聽羅裙聲悄　芳陰移過堦草御被亂雲遮了夜
々相思年々心病瘦來多少

如夢令

閨怨四首

弱柳遠山遙映倦起睡魔方定鷓鴣翅兒拖梳得
綠雲乾淨答應答應教你幾番不聽
日上秋千綵索清影半穿簾幙新綠覆池塘到處
鶯兒聲和風大風大對著落花愁坐
點々楊花清晝水上浮萍如豆著甚不歸來驀地
這般時候拖逗拖逗一定教伊犯咒
曲室簾櫳深悄人在北牕縹緲七尺素羅輕怪他
侍兒知了能好能好繡得鴛鴦顛倒

望湘人

秋夜坐雨書懷

對孤燈梧閣冷雨簾櫳支頤獨坐清悄透骨傷情
禁人懷抱鶴怨猿愁花哭痛惜深憐千磨萬折有
誰堪道記江頭風月良辰悶絕曲終人杳　邪耳
五更啼鳥直全宵無寐枕欹牀擣歎蘭佩香消淚
々露華秋老更滴瀝裏蕉聲碎了抽卻苦心多少
不應把昔日風流𦍑作一天煩惱

沁園春

雪夜飲允公表叔齋中歸途紀事

樹黑潛鴉雲黃釀雪僕也安之念我是可人不速
便至齋聯有客是可人物便來之句君多旨酒不飲何爲夜色洛

匕琵琶嘹亮傾耳爭聽盲者詞（前者嘉靖昔在前卿袁伯都統公軍）中諢遺事似開元天寶淚下沾衣　山河大地玻璃蚤吸盡長鯨百萬巵覺半臂生寒今宵且共十千博醉明日堪期雲路圖蜂天街碾玉打著馬兒三皷時少年場又一番了當此意誰知

前調

送　次南歸

一自余來薊北清秋兩度生凉爲心冷如氷人憎似鬼氣消奔馬迹類亡羊或者敲門偶然沽酒惟餉時匕到草堂失意處賴新花舊雨苦茗甜香

桑乾柳變河梁蚤决計扁舟返故鄉憶碧水蒼山白雲紅葉黃雞紫蟹綠酳青湘亂角城頭孤帆樹裏禿鬢詞人醉夕陽同歸隱約樅川魚米待我商量

前調

南行作

吾愛吾廬白板雙扉設而不開忽遍告親知云辭父母依人乞食作客南來撒手便行掉頭不顧之子其何孟浪哉算往還只燕韓楚豫齊魯江淮書生多所不材羨鬻鼓斑衣夢老萊御易水船頭聽殘蘆管單都山下踏破芒鞋七尺釣竿一盂薄粥念我王孫或見哀西風裏且傴僂驢背未免徘徊

前調

邯鄲道上

千水千山一僕一驢又到邯鄲憶別去十年半逾甲子顏蒼鬢禿意懶心寒也享繁華也經險阻畢竟於中夢不酣低徊處但莞爾而笑夫復何言

艷人訪道求仙任啞罵癡愚殊未然得半頃秫田數灣魚蕩雙親方健八口相安黃葉家山白雲墳

墓梅雨松風老此間趁心兒是黃粱飯熟努力加餐

一寸金

步桐初餞菊原韻

問我何爲家住帝城之東郭有荒園半畝經營種菊荷鉏戴笠科頭赤脚一夜西風作蛩開得疎ㄴ落ㄴ常時節沽酒招人爛醉天空坐遶廊　猶憶當年尋秋彭澤船向城根泊爲石鐘五老眠思夢想至今辜負買山舊約金盡枝頭也怎便忍將伊輕薄歌滄浪之水清兮瞻顧而自樂

金縷曲

題周林於鷗塘種水圖

晨夕素心數羨友人周郎江左栽花爲圃白眼悠ㄴ看世上顚誤何煩自苦適意在清風河渚宛在水中村迢倂夕陽邊一帶皆漁父便酬酢誰賓主搖ㄴ竹樹當清暑構幾間臨淵茅屋讀書學士解燥氷盤菱芡美獨坐荷香無語建大業文章千古放下綸竿杯在手恰月明晚霽山樓雨天寥泬披襟處

前調

題巨山小像

與子別來久尚科頭箕踞秋樹讀騷飲酒誰猜沈郎才似海皂帽青衫依舊卻不道秣陵儔侶倚馬疆埸裁露布看蓮花帳下鯨鯢走書生耳乃不朽

相君之面攜君手問當年親曾期許猶能記否待詔鳳凰樓下立作賦布觴獻壽正日上八騶時候識破懶殘牛糞火算功名富貴終須有盟車笠毋相負

與梅堂遺集卷之十一終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
春浦范　青鈞谿氏重訂

序

贈吳彥長表弟序

痛自先淑人變後余抱病有年因迎養外祖母於家表弟吳彥長自關中來見外祖母余見彥長甫年踰弱冠丰儀俊偉嚬顣非常且素習兵家言善騎射吁彥長勉乎哉吾兩人皆趙氏甥趙氏爲龍沙望族自經略公生外祖漢月將軍將軍生三女

長姨母適石菴將軍若母與吾母其仲與季也所謂趙氏甥惟吾與若吾弟與若弟而已憶經略公謀猷方略爲天下所推重當軍馬蹂躪時甲士悉奉調來麾下旌旗蔽日貔貅如雲公一出觀軍如入無人之境談笑指揮無令不服無向不克雖將校至金緋者招之則來呼之則死凡二十年中建萬世功死王事追漢月將軍亦以武舉挂漢羌總兵印所在有功績會李自成亂保潘王入蜀統十萬師堂堂正正軍容振肅一日於保寧江上王謂將軍曰自成我君父讐也有能念君父者將軍悉引去於是三軍痛哭江水逆流天地爲之慘淡與自成會軍於洪桐死之是此一門之內棨戟森嚴聲靈赫濯固何等時事也今且門戶衰零衣食莫辦僅有寡婦而無孤兒食客既去者不能報德反生外侮鬩牆之禍更不忍言曾幾何時盛衰之異竟至此耶嗚呼趙氏竟無子而有甥也已今吾弟與若弟尚幼惟吾與若稍長余又病廢有年所望者惟彥長一人耳彥長方盛年負才具繼外家經略將軍而起者非彥長其誰屬耶嘗見吾鄉金都統功蓋天下至今有尸祝者亦以其甥侯公襲爵

主家廟焉侯公以韜略之才建蕩平之業平洞蠻靖五嶺江陰治旅海不揚波至今推金氏甥有儒將譽者侯公也彥長勉乎哉

劉蒙園龍沙遺集序

劉子蒙園富韜略敦氣誼嘗爲趙總戎參軍所著多奇績未幾總戎死劉子拓落不得志嘗托諸聲詩悲壯蒼凉讀之如古塞上曲人不知劉子詩或有詆其過於激楚者劉子自若也余始因沈子巨山知劉子自是與劉子爲詩文交且日以深悉劉子之爲人家大人甚器重之館之署齋禮以上客

其間風晨月夕余與劉子擊唾壺歌樂府鬬韻拈題倡汝和予而未有已者凡十有幾年已酉後余來皖上劉子寓白門相距未及六百里仍時時與劉子見一日余自白門買舟返劉子執余手曰子歸也耶願子亟努力我將走四方矣明年辛亥秋余讀書龍眠沈子巨山手一編踉蹌而至顧余無一語惟谷嗟泣數行下余驚問其故曰劉子死矣死之日無應門之童惟此遺集一帙子素與劉子善忍使之湮沒無聞已乎語畢沈子哭余亦哭開卷讀之句不能下嗟乎劉子其果死也耶憶余放

舟江滸下石頭城而執余手相叮嚀者非劉子也耶今與劉子生死別矣風露滿堦草木盡落而逝茫夜雨抔土魂銷矣尚能起劉子於牛首秦淮鼓長鋏而作隴西吟也耶乃與沈子巨山哀其集而梨棗之異日公諸海內人人皆知有劉子而劉子不死矣特是劉子以任俠一生而卒艱於所遇且使世人之嗟伯道也余是以痛哭之而不能已也是爲序

記

遊紅螺山記

紅螺山在懷柔縣治之北去京師百有十里其山多怪石林木寒泉古寺而又多虎豹丙午冬余從表伯父冑卿表叔父觀公蘇公輩以經營文肅公墓來此山之下有范家莊自范家莊北去有水焉波濤泙湃皆從石瀨中出遊魚沙鳥芳菲夾道邊塞中一曠觀也環溪而走兩峰插天澗水廻合殆以百紀高山之陽有墓相傳爲勝國懷寧侯冢崇臺傑閣徒髣髴於荊棘瓦礫中而金魚碧堊已不可復覩矣去此而西則勝國之武定侯冢也荒煙蔓草與懷寧侯冢埒惟老栢一株是懷寧侯墓間

所無者墓之東有紅螺村峰巒聳起樹木蓊密人皆結廬而居以樵採爲業所過之處頗多茂林流水水由樹中行但聞潺湲之聲初不見有水也過此又東向去可二里許有古寺廣六七里廟貌傾圮落葉在地道路不可辨寺中多榆槐諸木大可數十圍知非近代所植者殿中有佛像香花不設而迴無塵垢梁間悉以銅絲爲籠覆之禦鳥雀也余與表伯叔輩坐殿之東廡下斯時也風雨在山淒冷之氣逼人肌骨乃見一僧披綠蓑持藜杖咄咄而前謂表伯叔輩曰公等何來也屈指鼎革以

至於今不見軒冕客者二十餘年矣因與之坐問寺之興廢僧對曰此蓋紅螺寺也昔有二紅螺潛於寺外潭下時作五彩色光徹天此山與寺之所由名也自元皇統間有此寺數百年來閣寺間梁上有辟塵珠故寺無塵垢癸未後日漸傾壞遂爲虎豹出沒處但聞山中咆哮聲則林木震動澗水絶流颯颯沓沓如千軍萬馬狀朕後虎豹出出必噬人間逢風雨之夜有鬼物憑於寺啾啾唧唧不可名狀余住錫於此輒聞哭聲繞廬而走若欲拉余出者余以報應之說解釋之鬼遂去去而復來

殆無虛日也過此岡東去復有古寺明之給孤園也雖不復見珠纓寶絡而藏經閣之遺址在焉曷往觀之出寺僧指門外泉曰此山名勝也是水也淸而不浮積而不汚其中有泡如指泛瀾若走珠而山前之澗水廻合迨以百紀者此其源也徒步而去路皆罅石不可容車馬復過一山有大橋橫於前橋之北卽僧所謂給孤園也頹垣破壁白草黃沙倚徙之餘徒增怛切其佛宇僧舍皆不可知得此僧詳說之須臾層級而上有一閣亦漸傾廢僧指其處爲藏經閣方跰跐入聞有蹄躡之聲似

從中出者從者以爲虎方趨避之少頃見鴟梟數百哀鳴翺翔振羽摩天而去入其中盡爲塵封僧指地下曰公等試啟之約尺餘得泥塔數十座高可寸有西域字模糊不能辨此卽藏經也碎其塔有硃砂少許實其內寺後皆高山山皆絶壁壁上有白如瀑布者僧曰此山之最高峰雖飛鳥不能到明明時曾爲雷所擊未擊之先不若是也是日抵暮出山投宿於范家莊僧亦歸去明日復遊於山之陽蓋寺之西北隅也山有路可登冑卿伯不能上憩於山下惟覲公蘇公兩叔脊之余亦與

焉從山之東盤旋上可三四里有流水一灣老松數株從此直向北皆有小路可行約十五里有平陽處可百餘丈怪石峻嶒草木蔓延遇樵者五六人皆負薪來顧謂曰山不可上矣從此惟攀藤附葛絶無道路將至絶頂更覺嶮峻非狠狽而行不可也俄頃至一處山柳逆道間不容足上有黧黑之石大可百尋突兀而出朔風如割此則紅螺之巔矣巔名芙蓉嶂自冑卿伯憩息處抵此三十里山陰多削壁深不可測下有河河北之山葱鬱而起其上有長城積雪經年寒不可解東臨大海西

望大行回睇都城恍然在目乃振衣而下日薄西山牧馬在途望文肅公之墓而休焉

遊玉泉菴記

皖城之北有闕曰集賢入闕一里許有小逕廣僅尺兩山夾道壁立巉削延山陽而東有松數萬株高五六尺蒼秃若薙由極南松逕入走荒坂可三四里皆披荆撥茸焉有水名野塘〻倚山由山而北樹木蓊鬱穿樹皆平地一望寥廓殆數千頃復行淤泥中又可三四里亂山矗起逕路紆折設柴門於田間流水上剝啄久之門乃啟門以內編竹

爲欄依山如長蛇欄以外皆亂篁蔓草枯藤怪石茅屋數楹絕似古高僧栖息地屋在窮谷斷崖上由溪岸達溪底大竹數千陰森蔽日又多桃李梅杏諸樹時方仲春杏既殘落梅英宛在盤旋夭矯皆可數十圍登其堂〻設佛像古樸莊嚴非近手所可模塑佛後有洞亂石峻嶒問其處僧曰曩者深秋之夕山忽有聲萬木飄落颯〻如雨俄而崖崩石裂大水湧出奔騰泙湃衆壑皆鳴束炬火出視之見蒼蛟數十昂首而來繞屋三匝然後洋〻東下也洞與石共所自出者留連竟日暝色過高樹尋徑出甫及城大雨滂沱回憶山中嘉樹零落必殆盡而余之斯遊不猶然十洲三島間耶是爲記

代家大人家慶圖記

寫眞非余志也非余志而寫之成之於周子櫟園也汀州劉子瑞生藝善寫眞自金陵來投刺於余〻不納適周子櫟園謂余曰劉子寫眞爲一時冠子盍寫諸嗚呼余初聆此言不覺淚涔〻下也蓋余曾王父與王父皆爲族人累同被徽纆死至先考僇力疆埸死王事皆不得以蓬蒿封一抔土也

三世矣我且圖而肖之也何居櫟園曰非也人之寫眞也將以貽子孫今子之寫眞也正以慰先人當子之伶仃孤苦時不獨子之時號泣於先人也即子之先人冥〻中亦幾絕望於子矣今吾子奮志詩書待詔金馬博大官粟以祀之且累受覃封吾子之志於焉盡矣況吾子仁厚麟祥舉丈夫子者九人使共圖一幅振〻繩〻先人有靈其慰藉當何如耶是吾子之不欲寫眞者慮無以慰先人今既可以慰先人矣子烏乎不寫余因周子言爰命劉子捉筆以寫之其中之蒼顏深服而據方牀

者韓一老人也綠袍西向者長男世田也右手循
帶侍立若有所沈吟者次男世思也執紅桂白樹
外來者三男世男也攜毛詩而從世男後者四男
世畯也臨淵垂釣者五男世甸也欲掩取螽斯而
將前不前者六男世畿也藉坐持棠棣花者七男
世晼也攜蓮燈走階下者八男世帡也仰頭翼之
而傍持黃甲者九男世畲也爲既成欒園鼓金陵
之棹已而月余於劉子歸附書以謝之因謂兒輩
曰是圖也某之意非余之志也余之志則忠厚以
存心清白以遺後世世相承罔有虧德庶幾不負

先人之所以望余而即余之所以上慰先人也願
汝曹識之

家藏關夫子眞像記

家大人任無爲州守時一方士謁家大人曰吾有
圖畫關夫子眞像今以奉君君其珍視之家大人
拜受之其上題曰漢壽亭侯五十眞像字畫蒼古
大有晉人筆意夫子像與世俗所瞻拜者迥異而
色正黃頰骨高起修髯滿部著綠袍紫素巾一手
按膝一手自循其帶獨坐片石上旁無侍從而凜
凜英氣殆坐鎮荊州欲匡危扶難時也否則下邳

分手後思兄憶弟時矣家大人朝夕瞻拜之明年
余始生迨余知拜跪時家大人又命余朝夕瞻拜
之今垂二十年矣家大人歷官三十餘年家無長
物止夫子眞像一軸常懸冷署憶亦足實矣

悠肰堂記

古人遊宦之地必寄意於亭臺以自適其趣故歐
之豐樂蘇之喜雨米之墨池拜石蓄至今猶想見
其風流宕逸也余治賀百廢不能舉非不欲振敝
扶衰也特以近日有司視服官如服賈且官粵西
者旣以家遠繁其內顧又以瘴癘虞其必死自謂

補之議行人各有去志矣苟有以興革留心者人
多目爲迂誕雖指天誓日示人以力挽頹俗而必
不跻於不肖人亦不之信往往舉一事輒詛謗而
中罷之余用是蹉跎三載但務爲安靜以養太平
無事之福此悠肰堂之所以重葺耳堂在廳事之
前舊屋三間前無名者余于茅而新之顏曰悠肰
以其面南山也堂外種蕉數十本曰蕉谷堂右爲
賓雲臺雲與致雨登臺而望雲可覺矣臺旁一門
又上爲紫薇書屋種古梅數株設四子五經法書
圖史而雜儲書於其內屋後誅茅構一軒曰竹西

種竹十數竿岑綠映入與僚屬輩集思廣益處也
堂前植叢卉以驗四時榮落又羅頑石纍纍於砌
下以像民之依依吾前者圍以竹屏屏外一圓廣
數畝結一亭曰春雨種桃滿園意可知也亭西有
濟泉能已瘧由桃林取一徑又一折過七十一峰
濟兒輩課讀其中東望千巖萬壑晴雨變態不可
思議凡此皆因堂成而次第結構者因念
聖王在上文德武功卓越千古年來　車駕兩度南
巡軫念民艱免徭蠲賦養老卹孤仁聲大政未易
贊述萬一今又　詔下廣常平倉儲粟以備荒歉

湛恩汪濊四海萬年瞻彼南山竊願爲壽又念余
家在長安家大人身膺節鉞之寄自江廣底定蒙
　恩放歸豐草長林含飴善飯且明年稱七十矣
瞻彼南山竊願爲壽是皆余務爲安靜以養太平
無事之福而一念不忘君親者也夫何敢以自適
其趣者妄比擬於風流宕逸之所爲哉更念賀以
荒瘠不毛之地重以刀兵水火之餘如人之病怯
且久又復聲色嗜慾以鎖鑠之亡無日矣庸醫對
之束手委以恐耗元氣不事藥餌計圖苟安嗚呼
世有不可治之病終無不治病之醫與其委之不

治以坐視其斃也孰愈於治治之維何田畝宜清
也鹽法宜議也橋稅宜撤也此余之瞻南山而壽
斯民曰唯此三者之惓惓所謂詛語而中罷者余
正不能不有望於後賢也是爲記

重修思恩縣堂記

嘗讀坡公滕縣公堂記曰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
天下之養也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
如宮室敝陋不如吾廬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
墓而遠遊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嗚呼此爲
美宦高才者言之又若爲投荒不才者惜之也余

以任子二十年而後博一令初宰賀縣有山嵐疾
病之虞無飲食車服之奉衙室東向每晨出視事
瘴日在簷過午加瘧時或陰森寒悄至不可耐賓
客僕從不習於水土死者二年之外一十八人再
調思恩水土惡厲更倍於賀亢則三冬熱眊啞不
能言雨則六月生寒重裘莫禦凡若此雖雕楹畫
棟夏屋渠渠日處其中吾何取乎哉且夫以才易
天下之養者才而不獲養者有之矣未有獲養而
可以不才者也夫人既不才爲人所棄人棄之天
棄之也投之窮荒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乃

復不自量而欲壯宮室以奠四體之安暴殄靡費若欲以迕夫天者禍安得而不酷耶斯堂也建自順治戊戌不良於材蟻蝕蟲蛀飛屑如霰偶不掃除几案皆白今春大雨傾矣鳩工庀材而重新之計三間費六金不事塗塈不必高大聊以臨吾民耳寢室不治蓋終有所不敢云

思恩縣開徵記

皇上二十九年秋將既余自賀縣調思恩至之日按籍清逋欠爲數寥寥也客有告余以人情之詭悍風俗之紕繆者余信且疑蓋不欲鄙夷此輩故厭

聞其乖戾耳明年春吏進而白曰開徵有日矣宜召四鄉頭人告以輸納之數肰必犒以牛酒花紅庶幾不後期否則掉頭去矣揣其意若曰欲吾治耶且不得牛肉一飽酒一醉將誰與汝治余卒不能廢乃如其說以召之約以期來居期果來老而皤者少健者棕帽者布裹頭者徒行者乘馬者聚數百十人率皆衣青短衣裸膝跣足佩環刀七尺於脇下是日余公服陞座衆前而請曰今年輸納數八百六十耶抑有盈縮耶余愕肰曰畝若干丁若干也折糧各若干合計之千四百九十有奇今年閏增若干安所謂八百六十耶曰吾不知也吾弟知吾八百六十耳余曰余未至時何若曰歲間有盈縮肰千四百九十有奇則皆溢取也君弟知吾八百六十耳按思恩古屬交阯日南爲環州生蠻地唐高祖平蕭銑踰嶺南始納款入版圖貞觀十三年置縣歲輸銀以羈縻之欲其知有朝廷官長而非按畝起科也自明　設儒學　本朝訂全書且屢增戶口矣乃抵死謂八百六十外罔非溢取者所謂閒有盈縮者有閏無閏也其實每歲額輸本千四百九十有奇嗚呼誕矣余涖治纔數

月所欲言者寧止此縱言亦不余從姑就其說曰每年例成溢取誠如爾輩言今値閏則千有五百當如數於是衆作歡喜羅拜於前起視牛之肥瘠酒之醇薄花之榮瘁紅之鮮黯肰相詬笑失聲雜遝堂上曳裾稽顙舉刃受命一一嘷羣和於中擁大力者爲屠牛人須臾迎刃而牛解衆又各出取佩刀爭割之刀光閃映毛血狼籍瞬息無遺膏白骨而已有童子賀曰頃以牛頭所向卜之侯當指日遷嗚呼余不德何至以此等兆官時衆方洶洶喜其言之悅耳而會心也頃之衆各醉飽去余始

亦朕日信哉各之言也夫爰爲之記

行略

先高曾祖三世行略

先高祖諱遇字儒齋世居撫順以撫順邊烽時警望遼陽有白雲冉〻於其上遂家焉自北燕時遠祖諱萬諱壽者俱以文字顯累傳至明洪武間始祖諱達禮以邊功加秩指揮同知世其爵五傳而生季甫公諱楨季甫公生心一公諱懋是爲儒齋公父公生而穎異讀書明性理家貧巨萬謙恪自居教子弟以正事無巨細必取法古人公生曾祖

諱養義字直菴念時勢多艱身家爲重教曾祖以恪謹居躬曾祖心父之心凜〻恐墜數十年如一日已而家難起以撫順族人諱養性者於明[illegible]間獲罪〻應族於是通族之人潛者潛逃者逃易姓者易姓更名者更名先高祖耿介性成語人曰族中有此皆我伯叔之咎正宜延頸待誅潛逃何爲易姓名何爲遂爲有司所執先曾祖相從於車塵馬迹中徒步奔走械鎖琅璫春氣若寒淚凝冰合先高祖歸命於法始終無難色先曾祖躃踊號泣念先高祖以垂老之年罹奇禍呼天搶地以爪入肉血出不知時叔曾祖諱養歲叔祖諱純年同以事去然〻異地父子祖孫無完卵向以家素豐饒爲捕按者魚肉奇貨之家遂破先是先大父諱方年字長公爲范公諱楠壻范公即　本朝師相文肅公父也百計周旋匿之館室先大父自分不欲生每思自首以從祖父文肅公屢慰之曰非不欲爾死也其如宗祀何久之人漸悉徙之沈香林時不可東寄西遷心勞力竭又懼有司下除根之令欲使姑易姓先大父曰我祖父叔弟皆因不忍易姓而有此禍我豈忍悖祖父叔弟之志易姓以

偷生乎文肅公强之至再而後可先高祖入關後分禁永平諸邑獄旋復因邑有水災城爲水沒若祖若孫若父若子若兄若弟不相顧先高祖暨叔曾祖叔祖俱以水死先是高祖莊坐大呼曰伏朝廷之法而不死於法生猶不生也時先曾祖身在水中與怒濤爭上下流之門側聞先高祖之言如此隨自臆度曰是死終不明得浮木負之出投邑令〻曰爾父死并以爾死上聞盍去之先曾祖告以前故因厲聲曰我何敢悖君父耶遂觸階死令曰孝子也鄉人過其邑聞其言與事而歸告之特

於歸骨之地未詳嗚呼痛哉先大父既留尚未婚文肅公强之完娶先大父抵死不可久之乃成禮是時三韓一帶盡入我　清版章族之人潜者出矣逃者返矣易姓更名者連袂而歸矣先大父相依文肅公雖曰無家可歸族人亦無許先大父歸者蓋因先大父爲人方嚴侃直落落難合兼以家業飄零竊恐歸宗爲累也時既爲我　清編旗從我　大師冀立功疆場且欲覓先高曾遺骨歸葬無如彼蒼不憫壯志未酬戰歿於灤州灤城潰日先大父躍馬入曲巷伏兵四起先大父矢已竭猶

手格數人刃血流面歿後怫之氣象如生爲族人所目擊者以故先高曾終不得葬心一公之側并先大父亦不得歸矣先大父既歿

太宗文皇帝嘉憫其忠恩賚二百金曰人命錢其時先大母已去世四載家大人僅六歲依外家有族人出語文肅公指家大人曰此我家子弟也當歸我族文肅公唯唯并出前金族人收之閱兩月忽使人送家大人歸僅遺布衣二領而二百金竊爲有矣嗟乎得人之父命錢而僅以二衣還其子尚復有人心者哉幸文肅公視之如子撫育教誨成立子貢士歷官江西巡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戰功授正一品加治任江南安徽按察使時以覃恩贈先曾祖及先大父通議大夫如家大人官高祖母梁繼高祖母金楊曾祖母李祖母范患難之際俱以病卒曾祖母及祖母俱以家大人官贈淑人嗚呼痛哉思生也晩先世之事竊聞其略是傳也擗膺痛哭數四乃成庶幾仁人君子賜鑒之下知吾先人世傳清白不愧子臣之大節如斯而已至先大父之罹禍患愚父子抱終天之恨尤深苟非文肅公生成之德其又何能有今日

哉嗚呼痛哉

傳

先淑人傳

先淑人姓趙氏陝西鞏昌府關衛靖遠人其先趙公維教明季拜遼東經略總兵生三子長爲光遠公以武舉充山海關都司聞鐵嶺名家女往娶焉是爲先淑人母劉夫人既返靖遠去數里許見黃河中高阜獨出相傳爲大禹治水處公與夫人登之夫人歸夢神賜明月珠一顆而孕先淑人一夕公復夢偕夫人遊其上癸酉四月十有四日辰時

生先淑人於盧塘署中公無子僅生三女先淑人最少尤鍾愛之厥後公挂漢羌總兵印家僕甚衆公性烈每多杖殺之有乞哀先淑人者輙得免以是始成公之不嗜殺也時米脂賊起蹂躪海內親藩震驚禍且不測公衛之入蜀以先淑人未字且母子煢煢日縈念之先淑人謂夫人曰大人所以心故閣者以我母子耳盍死之會公引軍勤王間道出靖遠乃得全無何公與李自成會軍死先淑人泣血謂家人曰大人之死以我之不死也凡治喪營葬悉操自先淑人鄉里奇之是時亂作法律

不行靖遠以斗大孤城當絕塞世胄之家各立門戶柵寨滿街市道路為戰場戈矛之禍起於同室先淑人年甫十一總角綄家將環衛而披堅執銳迄無寧晷一日請於夫人曰彼所利者吾貲財耳凡珠玉玩好悉出以與之族人厭所欲始獲免於獲巢皆先淑人之蚤見也恭逢我　清定鼎范文肅公秉政家大人為公甥亦以家難得公生全之蓋甥也而子矣公從弟出鎮肇昌命家大人往省適元配母蚤世聞先淑人賢遂問名焉奠鴈之日先淑人過趙公墓俯地長慟自訴不能守墓之罪謂夫人曰母能憶誕女之初乎洋洋河水今得朝宗也始從家大人入都家徒四壁而家大人素性好賓客先淑人每脫簪珥以助之又以先王父母無墳墓時時即位以哭之家大人屢病足長齋禱於神願以身代愛家庶兄藍腴弟農司如已出先淑人與家大人結褵以來凡十有九年而十四年俱在官凡兩膺　誥命相敬如賓客公退之餘對几案作字讀史無間也後以家大人裁缺去靖邊旋署篆榆林先淑人以産卒署中壽三十有一時癸卯之正月二十日也生子二長即不孝世思

次世男女四淑媛淑秀淑安淑惠淑惠者先淑人遘疾之由也

嗚呼以先淑人之德與才而盛年蚤逝思等苫塊餘生幸得成立今夏過黎陽省墳墓陌草原松惟有腸斷尚何言哉嗚呼痛矣

與誼傳

與誼者西秦　化人也何以不書姓忘之矣姓何以忘誼生甫一齡父遂死舅奪母志隨母徐適趙去家數千里是以忘之也繼父趙任金吾愛誼不啻如所出誼五歲繼父趙死趙仲弟任遊擊將軍

者復憐誼而收養之未幾徐亦相繼死誼於是遂失其姓云蓋其前誼甫數齡未及詳仲亦竟未之有問於徐與趙也厥後仲亦死誼年二十有奇趙又有季弟者官亦與仲埒復憐誼而子視之而誼之事季亦無異於事仲也閱數月季又死於是趙之族黨間羣譁肰曰是子蓋覆敗吾門者方將謀所以逐之嗚呼誼亦危矣其時趙又有再從弟某者語人曰念伯兄在日視此子殊厚不幸伯兄歿而仲與季又相繼撫之欲承兄志也今仲季又相繼歿我獨不能承三兄志乎乃攜之歸其飲食教

誨較仲季似更切誼之事某更無異於事仲季也未幾某適遭家難誼調劑其間殫厥心力萬里奔馳不辭況瘁蓋欲以報仲季者報某也比至某事寢一日某忽謂誼曰伯與仲季皆高官其家必多金誼唯〻一日又謂誼〻亦但唯〻某厲聲曰汝敢給我乎誼始以不知對某大怒箠楚隨之謂人曰五六年之豢養此子者以三兄貲財故也今旣以不知對將焉用之於是每〻欲殺之或謂誼曰盍去之誼不忍僅避之他所日則忍餓山中夜則匿古浮屠上風棲露宿人所難堪誼卒無怨言但曰命也吁亦足以見誼之爲人矣某乃四布網羅必欲殺之而後快捕者私語之始徒步走南下爲趙金吾故知所收䘏誼讀書其家後即補其邑之弟子員姓趙氏

佟世思曰嗟乎輿誼生甫一齡遭父死隨母他適厥後繼父死母又死凡二十有餘年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一而再〻而三比成七尺男子而不自知其本姓亦足悲矣卒乃遇某者心同虵蝎欲致之死非捕者私語脫之幷此不知姓氏之螟蛉不且化爲烏有耶余聞其事而傳之蓋不禁爲之浩歎

六

祭文

祭舅大父文肅公文

嗚呼天何奪我舅大父文肅公之速也公之於思以分則舅祖甥孫也禮有所殺情有所節胡思之擗踴號泣若將終身焉者憶先高祖於明[illegible]年間爲族人所累先曾祖同被徽纆斯時也家業盡散孤苦伶仃[illegible]令先大父一人而已方先高曾遺雖以來先大父落魄窮途族黨間無有爲之憐恤[illegible][illegible]維賻公念舅甥之誼匿而館之不待六禮成

而以先祖妣妻焉於是贈公之視先大父也如子
而公之視先大父則猶弟也是公固大有造於吾
祖也閱數年而家大人生ヒ三歲先大母卽世先
大父自分命途多舛憤激從師戰死欒州時家大
人甫六齡耳煢ヒ藐孤無所依托先是
太宗文皇帝愍先大父血戰孤忠賜金周恤旋爲他
人所有家大人苦無立錐形影相弔賴公收養之
衆凡飲食衣服俱與表伯父胄卿輩埒常誡伯父
輩曰此雖吾之甥實猶吾之子也雖汝之中表弟
實猶汝之同胞也而伯父輩又能善承公志推梨

讓棗久而彌篤是時公以文學從龍家無長物每
見家大人一飯遲一衣薄必痛哭流涕嘗推伯父
輩之食以食之解伯父輩之衣以衣之復爲之教
以詩書董以師友得成戊子貢士由州牧以至廉
訪是公又大有造於吾父者也甲辰春思年十四
隨家大人入都得見公時公精神矍鑠如蒼松老
鶴常加思於膝愛逾已孫每諭思曰當讀好書作
好人以善承余志嗚呼今思等父母兄弟同分大
官之祿家室婚姻漸有成立非公之生全爲能臻
此是公又大有造於思者也由今思之思之祖父
以及於身皆食公之德受公之恩是公無異於思
之祖思無異於公之孫豈僅舅祖云爾乎方謂自
今以往公必壽考期頤見思等之有成以慰公心
詎知思出都甫二載而公之訃音至矣嗚呼痛哉
聞公薨之前一日猶手一編披覽竟日胡天不弔
公竟舍思等而長逝耶嗚呼公積亮兩朝功蓋天
下好賢若渴慕義如歸伯叔諸父或建絳灌之勳
或入班馬之席繼伊周而踵衛霍近古以來未有
盛德大業如我公之至者也嗚呼公雖死猶不死
矣獨是思也受公之恩三世於茲惟有擗踴號泣

以哭吾祖者哭吾公也嗚呼痛哉

祭周櫟園先生文

先生天下文章之宗工也余當哭之先生又余文
章之知己也余更當哭之蓋今之言文者多矣矜
奇僻者則佶屈聱牙所謂希微寥穴者無有也尚
駢麗者則雕文纂組所謂昌明博大者無有也更
有以直率爲史漢以空疎爲大家者揚之乏精神
按之無實理無怪乎文教衰而作者之不多覯也
若夫奇而法樸而文淸麗而不失爲沈渾者其先
生之文乎憶先生嘗謂余曰進業不宜冗ヒ則精

神泛不宜少〻則取材疎故先生著書數萬篇無不融貫諸家根極理要無講張迂誕之談有高古博奥之力熙朝文教之盛先生實大有功焉天下之宗工舍先生其誰與歸哉肰余於先生重有感矣當先生之在閩也與家伯父君持中丞公始爲同系重以昏姻其去閩也則又爲吾族所搆禍且不測迨其復治江安也與家大人同官其再去江安也家大人又以先生事幾致詿誤是先生之與廢榮辱患難姻親悉與吾家相終始故余之奉教先生者最親而先生之教余亦最篤自余之見先

生於白下也出素所爲文質先生先生悉令焚之余惟先生教是聽如是者數年復出所爲文質諸先生先生稱於人曰佟氏子可教也每許余文率多期許余雖終不敢自信念先生勤〻懇〻之意未嘗不涕泗下也昔昌黎所謂感恩知已者非余與先生之謂乎嗚呼今先生逝矣將見羽翼經史維持大雅者難其人矣此余之爲天下人哭之失其宗工也更爲余自哭之失其知已也若夫先生生平之才之業又非余小子所能以一言盡者亦惟有慟哭焉以報先生而已嗚呼痛哉

宰賀縣祭告城隍文

寘之有神即邑之有余也邑之民所賴以生全者惟余與神而已今年半載無雨苗死而蝗生矣神其知之乎嚮也屢告之而旱蝗之害不少減是神已無靈矣果余之乖違失職耶余之罪也民何尤焉神當殞余之身使民得苟延焉余之幸也否則粢盛豐潔之謂何而斯民失庇如斯也可以毀其廟而滅其神矣嗟乎人之誠可以格天豈神之靈反不如人乎雲霓在望黍稷斯繁惟神其鑒之

書

與周雪客書

都下一會遂慰十年旋復歌驪又分南北德音雖獲惆悵猶深足下當大故之後僕於金陵來者詢足下知足下哀毀骨立心竊敬之念之僕謬承尊大人之知不能攜絮酒拜棺前每一念及未嘗不涕泗交作也因尊大人葬期未定而足下苫塊之餘幾欲請而逡巡不敢進今辱賜書云尚卜地僕竊爲足下懼矣蓋世之卜地者其說有二一在得佳地以安妥先靈也夫死者之墓即生者之居是以古人統命之以宅特分陰陽耳當人之生也雖

嗚而作日晡而入陽宅有然也其死也開壙而居就木而息陰宅有然也不居陽則居陰此正理也乃一死之後欲留之庭除之際未免人鬼不宜既欲卜地不得不暫厝之於外是陽宅既無其人陰宅又無其地舉而委之荒郊曠野中其去逐斥者幾何哉方且洋洋然謂吾將求其所以安之妥之者清夜思之其何堪此卽或卜有佳地從此安且妥矣曾念前者風雨之飄搖霜露之侵没與夫雷之震而電之照耶此未可以安妥言也一在藉此以希顯達也謂得一佳地則子孫必多富貴夫朝

廷取士非德卽才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天下有以父母之骨博富貴者尚可以德稱乎父母之骨尚不獲有以安之猶敢望愛民如子事君如父乎況才識本於天授或曰嶽瀆之靈亦降鍾於未誕之先未有父母既死矣猶得以冷骨寒灰得天地山川之助者卽使地下之氣蘊而上蒸與父母之骨相爲融洽吾不知何與生人遂多才識嘗見多才識者非讀二十年書則歷二十年事若僅於佳地求之是不必讀書歷事矣既不讀書不歷事不多才多識而欲以目不識丁行不達變者僥

倖博大官槧以顯富尊榮焉竊恐未必然也嗟乎夫人子之所以爲此者意在致富貴今富貴既不可必致又何必於冷骨寒灰多此一番撮弄哉此未可以顯達言也既非所以妥死者之靈又不可致生者之福僕再四思之終不得其可者此也僕又聞之洪荒之世獨有盤古氏是盤古氏乃人之祖天下億萬人皆盤古氏之子孫是時不封不樹未聞有堪輿家宜盤古氏之子孫絕滅無噍類矣何蕃衍一至是耶無如世俗不察往往於廣庭大廈中列坐駢肩集不羈之流等之上賓聚而若訟

不可名狀嗚呼彼固何許人哉乃食人之食衣人之衣而壞人明德若是也夫爲人父母者生子劬勞身歿之後不能蚤博人子一抔土古聖人以孝教天下者將安在乎僕辱尊大人一日之知以足下所示如此敢以相告然足下孝友素著尊大人之未謝賓客也時以象賢許足下足下既能慰尊大人於生前斷能慰尊大人於歿後第擇其高阜之地不卑不濕勿隘勿風可以爲億萬斯年計人子之心於是乎盡矣似不必待卜地而後安妥也況足下讀等身書淹博大雅孰不知周子雪客之

賢且名已登政府不日膺民社之寄抑又何必需此而後顯達哉特恐不羈之輩以聳當世者轉而聳足下足下惑焉有友如僕其何以酬尊大人之知與足下之愛哉知仁人孝子有勿庸杞憂者唯思教焉

與范彥公表叔書

西安門下萬種淒其去不可去留不可留思慣作離別人不意人世有如此一種離別也冒暑而南住皖上三逾月一時舟車之費及向來鹽米諸逋啟齒向人已自語言無味若云除官西粵倍覺面

目可憎尤可慟者天奪李子文海蚤又折我一臂萬緒千頭形影相弔狼狽登舟攜病妻稚子萬里投荒從此去家益遠無淚可揮矣西江一路重歷舊遊觸目山河惟多悵惘虔州舟次弱女云殂此即李家表妹之媳野寺荒寒薄棺淺土人孰無情不經意中又為兒女下一番滂淚度嶺後風水頗使不十日而抵肇慶大兒三弟相繼而來異鄉兄弟破涕為歡留連一旬乃易舟而西也自入西界河流一綫兩岸山起插天舟行四五日但聞鳥語松濤闃無人迹至白沙乃賀縣地方忽有村落榕

陰翳圖中時有呼雞打稻聲此縣以南之沃壤也舍舟而陸此時佟生已大排牙仗呵導而前出猺村異形怪狀有如奇鬼亦復摩肩接踵相望於道以一識官長為榮只此一段草木向陽之意已萬不可當矣十二月初十日到任視事滿目荒涼當刀兵水火之後積年逋欠已成剜肉醫瘡而無葬之徵斿於正供宿壇之夜具牒告神痛革陋例因念寒家自明季喪亂之餘死灰將盡苟非身大父文肅公骨肉生成愚父子安有今日四十年來家大人一片忠誠人多目為迂拙幸蒙　朝廷踰格

優容歷官極品今思年將四十蹭蹬一官七十老親白頭萬里撫今思昔若不存心何以為人以此力格强暴顧復殘黎肰而積重難返久成牢不可破之厲階每日坐堂指天誓日欲使士民共見共知無奈此等語彼士民皆未之前聞始則半信半疑繼則全不之信吏胥則色為之沮訝為不合時宜一典史一巡檢相視以目驚為怪誕兩月以來但於心力可做之事一嘗試之所謂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更有棘手者縣中田畝兵火後槩無冊籍可稽飛灑任人高下以此豪强併吞愚懦忍受假

荒假絶固無從辨其爲假眞荒眞絶者又何敢信
以爲眞意欲詳請淸丈又恐行之不善反滋葛藤
是使小民未受其利先受其害亦惟有浩歎奈何
而已至於錢糧則歲々不完厥稅則東曳西補聽
訟則土語不能了々安望得情日坐鍼氈進退維
谷每於淸夜念老年父母在家饘粥不繼萬里之
外來此廣西廣西東南去六百里萬山之中到此
賀縣々中四面皆山萬頃荊棘中建一孤城破署
冷雨蕭燈之下坐一擧目無親百端交集之佟二
噫噫悲哉尚復有人理哉平日佟生所日觀而喜

者三惟作詩飲酒與不說謊耳一自心緒糾紛腸
胃黏俗五七字韻經數月不一拈弄賀縣無酒素
性又不耐燒春偶取一瓶到鼻便作惡欲嘔已久
作門外漢矣至若說謊旣生平不解說眞又無人
肯聽旣不必作饒舌之豐干庶幾面壁之初祖可
以消遣歲月也以上種々惟表叔大人鑒之此幅
並不必示外人但可於無人處萃乘六第一展視
爲思落數行淸淚耳

又與彥公表叔書

思再拜彥公表叔大人尊前思與表叔行年皆四
十外矣歲月云徂可勝浩歎思投荒嶺外日與此
輩止心術都不似人鴻毛性命糞土道義者共朝
夕致令遠離雙白不復修定省侍言矣者六年於
玆朋儕親串素所高其德心其誼者絶無一字相
通問去歲謬有以卓異見許者乃以家大人曾授
節鉞涉嫌而中罷之吁可慨矣嘗聞君子之仕也
行其義也此所謂義雖卽指君臣之義爲言思則
以爲旣謂之行義擧凡分義之所當爲者君子必
將以其身任之然終無如此鴻毛性命糞土道義
一輩人爲長吏者雖欲爲所當爲多方開導以冀

其一省悟不可得譬之猿狖吾不忍其終於猿狖
也不忍其終於猿狖卽能使猿狖之不終於猿狖
而揖讓周旋居然而人者或寡也是則所謂道之
不行當亦君子之所無可如何也思蓋聞之醫者
矣可治之病雖庸醫有能治之者不治之病醫雖
良束手而已且夫醫亦未嘗不治也必淸涼得宜
溫補適當均其寒燠時其飲食病雖未卽愈而其
人或漸次啓飯醫可以告無罪也乃病者不自知
其病之不可治而又必不肯如醫者所治之法以
治之其平日旣縱情恣慾以自卽於病比夫病日

增則又復雜信方書以咎醫者於不可爲嗚呼此豈醫者之罪哉夫以不治之錮疾爲良醫之妙手庬靡歲月迄無成功將天下可治之病反不得一遇良醫以治之而坐使良醫之抑鬱困頓於此以抵於死也亦足悲矣諸葛武忠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又子夏嘗述所聞於夫子者云死生有命思近日書數百死字衣帶間初亦自嫌於不祥繼則漸無人我久且萬境空明身世曠達氣日靜而心日下則又不可謂無所得於死也兒鈞北歸未能一一作字寄親友但令到家之日沿門叩頭即以此語遍告之恐其不忍言父之死更不忍以父之未嘗死遽以爲死而遍告也因更作此書萬里馳寄請置之玉樹軒以告兒鈞之未遍告者不宣

與梅堂遺集卷之十二終

耳書序

耳書近於誕余不欲成之謂吾儒讀書明道未可以無據之說惑亂心志也而卒成之者以得於家大人宦迹之所經到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人特於見聞所未到則不之信耳余從家大人宦迹半天下其間歲月之遷流山川之修阻與夫物情之變幻世故之艱危未易以一二言盡止此隨筆所記已有告之於人人不盡信者而其他又可知也是則耳書之所爲成也或無其理有其事或其事雖不恒見而其說則可以爲勸懲余固嘗於身所經到處確有所聞於其地否則座上諸賓僚偶述其所見所聞以告於余者而究非同於臆說之罔據也然書以耳名亦第以耳之者存之而已如謂士君子讀書明道而外不妨更摭奇異之事而一一筆之於書以自比於譚天誌怪也終非余之所敢出也已佟世思儼若自識

耳書

遂陽佟世思儼若氏著

人部

吳忠宇

吳忠宇西粵人流寓歷陽不識字而能詩每詩成使人錄之歷陽人多誦其句如雪裏題詩曾一哭江頭沽酒又三年此即多識字善作書者得句亦未易如是固知性靈中物有在讀書識字之外者不獨忠宇已也

邊仲奇

邊仲奇飲食不欲與人同其家居常獨餐偶與人會食座上食品輒惡聞人贊人曰魚美遂不食其魚曰肉美遂不食其肉倘曰皆美則投箸而起其好爲矯異如此

徽州賈

有徽州賈人行酷暑中絺綌已極倦忽見一人修髯美髯方袍高冠灑灑而來了無難色賈知爲異人因力懇度脫其人曰爾且去某年月日當候我西湖上賈乃歸區處家事付三子居期束裝武林果於湖上遇異人因偕行焉所過多崇山峻嶺琪

樹邊花重樓丹嶂迥非塵世於茂林深處見一白頭老人跏趺默坐異人前拜並令賈拜老人曰此子何來異人白以故老人曰惜非吾輩中人也相依而處者凡數歲渴則飲水饑則食桃李諸實一日賈思家且淚下異人知之白於老人遂遣還以花一枝大如盤丹藥一函可錢許付賈曰花枝所指即爾歸途也飢時服藥少許可飽數十日賈如命別歸比抵家花久不落丹藥猶有餘者供堂中長子瞻拜不少輟壽八十無疾終三子欲得花與丹各相持不下花忽化白鶴長鳴去函取丹藥已著地爲火光矣

王業浩

王業浩未第時嘗夢神語曰爾一世功名在蘭亭記中浩以癸丑成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蓋永和九年歲在癸丑也

朱賡

朱賡將往神所祈夢遇一人於途揖賡曰子非朱先生乎我自祈夢處來昨夜夢神語我云明日朱某來汝於途次某處與朱遇可爲致語令朱歸朱當世貴人也汝須記朱歸汝功名亦即悉朱口中

朱聞言喜甚曰我果當世貴人耶足下功名亦如學生可耳後朱官大學士其一人則以青衿卒如學生者葢儒學生也

吳給事

吳給事一夕夢於麻袋中得紗帽三頂次日婦翁家有小婢來身著苧布衣吳謂夫人曰夜來所夢其在斯乎力懇於婦翁得之納之側室生三子皆成進士

葉華峯

葉庶常贈公葉華峰先生年七十尚未得庶常會

值歲除其女迎至其家甥孫纔三歲手執粉餈口呼祖不置先生意其呼已比至前乃知伊自呼伊祖非呼已也先生怒促騎歸時抵暮不得入城投村莊止焉守莊老僕稔其故謀諸婦曰主雖老吾覘其精神矍鑠似非無後者吾有女盍薦寢邀天生子豈非美事婦曰諾請諸先生先生可之明年生一子即庶常鳴鳳也

寧波某

某寧波人作賈姑蘇喪其貲將欲赴水死有寺僧見而憫之出藏金數百兩云暫以相假數年後擬鳩工建寺新祠宇幸如數見歸子錢弗計也某得金往來江湖間大獲利因起家鉅萬居期僧往索金某不償繼以詈辱僧以是遂鬱結遘疾死時某尚無子旋得舉一男且讀書成進士丁酉鄉試獄興其子以與閩賄主司事發全家竄遐荒後潛逃入關姑蘇榷使者篤念交舊館之僧寺夜得暴疾死寺即向之僧寺也某聞之始悟子即前者僧以索債來耳尋亦暴疾死

河南少女

癸丑秋大司寇上獄事河南貧民某者有二女長

已適人少未字頗善操家政夫婦進香武當山女留於家止聾婢一人相伴女其鄰有屠者與書生王某者素相識生來往屠家女見之謂屠婦曰嫁夫得王秀才足矣婦以語屠屠遂昏夜冒生踰牆往因苟合焉次日女之姊與其夫以父母遠出探其妹屠不知也晚遂留宿於女牀女移寢他室屠亦不知也是夕屠復往於暗室中摸牀有二人心恚之疑女有他約亟歸取屠刀斷兩人吭其二頭若欲蹤之者屠倉皇無所措遂以衣裹踰牆出時夜已三鼓値牆外隻身人賣糕爲業者問犬吠啟

戶出其人素與屠最善屠令皇白之方入戶密謀安置二頭處適有販棗者是夕投止賣糕者宅賑方醒廬慮事洩遂與賣糕人並販棗者以計鋤殺之明旦女失其姊並姊夫且橫尸無頭鳴之地方隨以聞有司有司拘女至訊其父母出門後有何人往來其家者女以生對拘生至生竟不能辨遂坐生死有司因二頭終不可得日以刑比生々苦之繫獄月餘惟速死爲幸因問計於獄之老吏老吏曰予我八十金頭可得矣生从之語家人鬻賣産業如數以金獻吏得男女二頭遂定爰書屠既

耳書　五

得漏網一夕飲酒醉與妻談往事爲偷兒竊聽之事遂洩里中不平生事久矣因代首之官執屠往俯首而已究其頭云在賣糕人竈中執賣糕人踪跡埋頭處果得二頭並一屍鞫之得鋤殺販棗者狀再究生所獲頭蓋老吏利前八十金以其家之一童一婢杖殺之賣已以實人者也因出生罪坐女與屠老吏賣糕人是獄也以一女子而死八人生亦幸事之蚤白僥倖一生於萬死女之爲禍烈矣哉

物部

龍山鳳

癸丑十一月十九日皖龍山居民蚤起見有鳥集於樹々高數丈尾垂於地長項丹冠金毛燦爛俄而起摩龍山之頂以去百鳥隨之其殆鳳乎

興福寺鳥

杭州興福寺有異鳥集人家屋脊首似嬰兒鳳尾鴨脚環視萬人莫能名後爲邏卒射殺之

百舌鳥

孔某家畜有百舌鳥能人言出入攜之使將命一日孔將出鳥謂孔曰我明日當爲枝上虎所傷幸

耳書　六

好護我孔弗信以枝上未嘗有虎也是日道經長林爲蒼鷹擊殺之

假山雞

方直方齋旁隙地有假山々下畜雞數羣彷彿田廬間意內有二雞雙踞山尖雌雄不相離時或雙下飲啄飲啄畢仍雙踞其上從不一與他雞伍其他雞亦卒不敢與二雞亂孳而有别如此吾師孫元寘先生曾爲文以記之

孔雀

有云孔雀聞雷而孕者余近於家園畜孔雀二異

其處其嶋者每春仲生卵ヒ以鵝伏之浹旬雛出始知其說之足信

襄城牛

襄城東鄉某者鬻牛完糧王某售之會將殺其子留某家哀號不絕遽奔出某宅某尾之鄉去城數十里子踪迹其母於王某宅一若素悉其處者比至則母子相對哀鳴一時見者皆下淚某因贖牛歸王亦自是終身不殺牛

陸生犬

武陵陸生以文字受禍有司籍其家ヒ有老犬哀

嗥匝月道路聞之莫不淚下里人啖之以肉不食卒餓死後陸事昭雪歸唯老犬髑髏在收葬如人禮

太平寺猪

皖太平寺有放生猪右後脚無毛甲宛肖女子纏足有人逼視之則趨伏牆隈藏足腹底蓋羞慚不欲人見也

鼉虎

從來虎力大惟牛可敵近聞鼉亦能之虎嘗於月下遭鼉異其狀以爪弄鼉首鼉翻之力脫不可於是虎拔則鼉頸出鼉縮則虎爪入村中人聞相拒聲於戶間窺之明日虎斷爪死鼉亦碎喉死村人得鼉虎之利較鷸蚌多矣

虎子

有言虎一世僅一乳ヒ僅一子余在皖嘗聞獵戶入虎穴得虎子三四者

廬陵庫中鼠

廬陵縣庫中神案下有一洞每朔望吏人置粥一盂於洞上呼太公者再哥見一巨鼠置四足於四小鼠背負之以出飽啖其粥仍負之去羣鼠雖多

無敢犯者倘居期不設盂粥則縣中文案悉爲鼠嚙矣

粵鼠

粵鼠大於猫ヒ見之徒事眈ヒ不敢犯嘗覆之浴盤下則跳躍負盤而走

蚺蛇

蚺蛇大者長百尋力猛難捕土人於其出入處以黃藤作圈置之待其穿藤過遂力盡僵死矣持歸烹啖之

四脚蛇

粵中有蛇長尺餘身紋若鱗四脚五爪尾三岔遺人之衣人不知而服之肉必爛尾無岔者毒少減其生卵每兩〻相聯而通半貼瓦礫上牢不可下碎其卵中有小蛇如母狀半在前卵半在後卵

蜈蚣

蜈蚣最毒蛙能啖之相去尺許蜈蚣偃不動蛙一鳴則蜈蚣一曲身不三鳴而殼谷矣

蟻

粵中地卑濕蟻不可居層壘封高樹每出則延枝依幹如師出以律不稍攙越也

鱉

有趙伯梁者善捕鱉不事叉網但以足躡之從不受其齧或詢其故趙云鱉在水中首隨日光轉余躡處皆其後也

蘿蔔

富陽人種蘿蔔爲業每年必有最大者一枚週圍有金線環之所生之家主吉慶里人皆走賀

吐核桃

南昌靖安縣產吐核桃〻〻既實則裂而吐其核復完好如初好事者乘其裂納小箋書贈者姓名於內以給不知者

蕈蔴樹

蕈蔴子吾鄉最多極高者僅數尺粵中則喬肰大木廣數圍高亦不下數丈總以地氣煖入冬不凋得順其生也

象草

象嗜蕉滇人呼蕉爲象草

爐

聞滇南某有藏爐者其蓋有小孔十二處鐫以子丑寅卯等字値某時焚香其中則煙從某孔出果有此物亦可寶矣

神部

吉安府城隍廟

文〻山先生幼與同輩讀書廟中時同輩偶有失墨者齊禱神前以珓之下者定竊人先生得下珓因捉筆書城隍不明貶去千里文天祥題十二字於神背是夜吉安守夢城隍語其事且囑代懇文先生時先生甫十有餘歲守不知神所稱文先生者爲何人後於廟中訪得先生姓名乃以神語告先生先生爲易丁字以十字守知先生非凡品不

復瑣々於先生爰私易步弓減半以量之故至今吉安城隍廟在府治五里外

廣德州城隍

州有人被殺而不得兇首者州守禱之城隍夜夢男子十一人執金牌書卯時二字挂寶劍一口遶相傳送遶階三匝化爲一僧以手指口明日驗屍隣果有一寺鞫寺僧云是日果有一人薄暮投宿次晨倉皇去詢其姓名曰劉本之遂執劉伏罪坐死蓋金牌卯時寶劍者卯金刀也十一人本字也繞階三匝之字也

淮安城隍

淮安城隍素稱有靈感河北老民湯隆璧一日忽僵去魂入廟中見神巍然上坐呼湯跪顧問之頃大喝曰何物使者輒敢混捉良善人須臾勇士前導張蓋鳴鑼人皆曰侯至矣神降階迎輿中有貴人出登神座神參拜如屬吏禮々訖神上坐貴人脫帽跪而械鎖桁楊已滿墀下矣越宿神縱湯老歸湯老躍然起爲具述所見會城中人來者云靈璧侯接詔南城樓忽以痰瘚死蓋侯與老皆湯姓隆璧名至今淮海道署八蠟堂侯故府也

潁州關夫子廟

鄭名極者潁州人其叔與其父素有隙搆大盜於草上飛殺其父極逃之河南叔更欲肆除根手以計賺極歸會使極往關廟中登案注燈油卒其子挾利刃將殺之甫舉刃閧殿上大喝聲其父子駭汗伏地久始起還家踰日皆病死極以是得身免於害而其父讐亦卽仗神力以報焉

關帝部下神官

新安某一生忠直無欺嘗與商某約攜芥个入都不果其事而死明年商將行以事入山忽見道左

一人拱立甚恭諦視之卽某也商訝然曰汝死矣何在此曰某以前約未踐抱恨地下願君弗以生死二其心某仍欲侍君北行也君其許我否商應聲曰果能往屆期當攜汝乃倉皇謝去閱數日商治裝就道某果於城外俟之遂與俱自是朝夕相隨執役罔懈商亦素具有膽略若不知其爲死者抵都明日辭商去々數日復來見商身衣貴人服謂商曰關聖大帝以我忠誠授我部下神官因某處廟中乏官綜其事遂以任我其地與君歸途近君南回時當過我勿忘也後商過某處見父老遮

道云去此數里有關帝廟兩月來靈感倍往昔昨夜夢帝部下神官云今日有其好友至所示面目絕類公故相迎也商知其故遂隨往父老輩為設榻殿左待以大賓禮將行復以百金進云夜中復奉神官命以修造所餘為公壽不敢有違商再四推卻以此躭延不獲行至夜商果夢某謂商曰我已奏知大帝賜我酬故人君何卻也明日商拜受之去自是遂不復再見云

東嶽廟

有李生者美丰儀擅才藻明季神宗時擇人尚主

李亦與焉尋以不選歸里中其同里人凡創建一事必推李為首倡李一日以酷熱浴宅後塘中起忽見二隸呼已甚亟未及上衿鈕遂拉之去至東嶽廟見枷鎖數十人儀門側有少婦身無寸衣血水狼藉蓋其東鄰婦也李入跪堂下見上坐年少紫衣者問已曰爾糾首建廟有餘錢若干竟以肥已爾記憶否李唯唯曰約明春麥熟當償也神命以銅鎚擊之慟不可忍尋放歸李踉蹌出至儀門外見前婦語已曰我已死爾歸當語我家人以舊衣焚之體可蔽矣李出廟前隸索李錢李曰我方浴起時遂為汝所執烏得有此容當貸於所知者行至一宅適數犬衝突而前隸趨避李疾走得脫比得甦則見其身已為家人輩舁歸堂中云僵去近半日矣其隣婦果於是日小產卒李至今左脇下有青色壽七十有奇甫甦時即語其家人急糶穀以償前項其平居嘗以此為人警告云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相傳兄弟三人皆成神於此境中苦旱則集村老百餘各執綵幡迎寶亭亭置小瓶一口入山洞取湫水水到雨隨無不應者土人世

其福時有取水於湫者將至洞見大蛇遮路告以取水蛇退去乃得入三老洞中方奕碁因拜見之三老曰吾有司洞者汝何得遽入其人白以故三老曰汝去當有雨甫得出而蛇頭已懸洞外矣

螺螄廟中

蕪湖有過客某者喜摴蒱善五子遇積賭數輩探其囊有所積誘之廟中以六子呼盧客大覆盡所有皆為數輩得客請復忽一子不見遍覓不可得乃以五子擲客遂勝盡復其所有尋與結伴歸適過市中見有請乩仙於市中者乩甫動畫大刀

握書關大帝部下周某到壇適奉使某處歸過螺磯觀賭二十字衆譁之客與數輩因擁入以所失骰子詢判云在廟中二梁第八椽間索之果得一時聞者皆歎其神助且以知周將軍之書法可觀也

雷神

雷神較人甚小圓目銳喙背有肉翅與廟中土木形無異某家產婦以字紙拭穢𢡖為雷所擊〻後全身不得去神遂留室中見人則嘖〻有聲如雞雛然久之為人所撫弄人固不之懼神亦似無如

人何如是者數十日候風雨大作轟鳴昇舉焉

石紋大士

大名司馬署中有階石甚頑候忽光瑩可鑑趨視之石筋到處宛轉成大士像耳目畢具膝置經一卷工緻如繪非尋常僅似者比司馬項方中先生因起石於階而祀之

老關爺

漢中保寧界曰陽平關有神像魏然而長紫而短髯土人呼為老關爺謂漢壽亭侯父也

泗州大聖

泗州有神曰大聖赤面環睛絳衣僧帽相傳為觀音化身驅怪佑民事多顯應土人言之頗詳繪圖紀之者多知名士約凡百餘幅余曾披覽焉他處雨暘祈禱皆羽士惟泗州則僧

項里土地

昔項羽避難會稽至今其地有項里〻人所祀土地神即羽也其祠宇若事高敞或金碧為之輒災毀余因知羽憤懣不屑〻於土地神無如里之人必欲羽為之今以石為屋大書其上曰西楚霸王無所肆其烈焰矣

抱盆廟

紹興山陰縣昌安門外土地神相傳太守朱買臣妻崔氏也里中呼為抱盆廟此婦何德以堪之豈以其悔過能死耶

孫大聖

閩中有神猴首人身額以金圈手執鐵棍衣虎皮土人呼為孫大聖相傳明季倭亂曾現身雲中大敗倭寇以故迄今尸祝之按小說家西遊記有所謂孫大聖者豈即此耶附記以發一噱

異部

姜丞相

江東有鬼身衣白常於月夜來坐人屋上與人談書史娓〻不倦自號於人曰姜丞相不爲祟於人〻亦初不之拒也喜聞笛聲好事者於月夜吹笛以致之

安東樓客

安東某宅有曠樓一間倏來一客謂某曰敢假君樓居一住後當不爽報某可之問何日遷客曰君既諾我自能來次日聞樓上梁間作人語曰蒙君不我拒頃攜家至矣遍覓不得其人某知非善類

亦無可如何惟深閉樓下門久且幸相安一日忽又於梁間作人語曰我將攜家去主人賢無以謝非物不文勿卻也乃見一物從梁間墮几上鏗然有聲趨視則一紙裹啟之約白金一兩許自是絕不聞有聲息矣

歐都堂

冀州西門舊稱有鬼里有歐生者落拓嗜酒謂人曰有能予我以劍者當爲斬此鬼某子以劍生微醉仗劍登樓巔秉燭以待夜半寂無人俄而陰風起樓中見皂衣數百人燈炬前導朗然如畫傳語後至者云歐都堂讀書於此將奈何少頃一貴官烏紗金緋求見生〻許而見之禮甚恭謂生曰今日將爲小兒完娶於此樓都堂既讀書於此當改以異日所備酒筵願與都堂共享之其供設甚盛生謂貴官曰令嗣婦翁爲誰曰某〻蓋冀州先達也天曙貴官去生以語人〻初不之信比生至先達家其女果於是夜病作奄〻瀕死者數日生告以故先達異之生因請於先達以朱砂書其女之衣帶曰歐都堂娶厥後女忽於一夕聞空中有鼓吹聲又聞有人空中宣言曰當另擇頁配矣女病

遂瘳先達因以女妻生〻歷官後果至開府

月下狐

房濟與彭澤二人少時夜讀書忽見一老狐戴髑髏向月拜房以語彭〻不見狐乃作人語謂房曰子誠廣文耳若彭軍門眼中安得有我耶房彭皆明季人後果如狐言

狐妾

錢塘崔指揮督運歸舟次臨清聞岸上哭聲出視之則見一少婦詰所自婦曰妾姑蘇人隨夫至此遭夫變無所歸願附舟南下崔許之匝月崔遂與

之狎舟抵淮崔謂婦曰汝新寡我尚無嗣息欲使汝備位側室汝能允我否婦曰諾且具言其內外三黨皆無人崔攜歸遂以爲妾次年舉一子崔妻厚遇之凡家政悉與婦共操之但見其每晨起齎沐必鍵戶屏人移時後出崔妻心疑之一日偶窺之壁隙間見婦通體皆毛且置其頭於案上妻驚以告崔〻闢門入止髑髏一具所見通體皆毛者已偃仆地上矣諦視之則一死狐也其所生之子至今存

白蛇

皖城某者某弁司閽僕也夜見一少婦通體縞素投閽止焉僕遂與合閱數日弁忽有失物詰責司閽人僕因禱之五猖神祈其陰捍竊物人至是夜少婦至謂僕曰爾家失物是我竊去今五猖神捍我鐵鎖琅璫殆不堪也亟蘇我僕如其言暨禱五猖神釋之是夜婦來謝僕〻詢其家於何所婦曰妾住樅陽郭門外君不棄可至家一視當即於今夜行僕曰夜何以出郭婦曰無難也僕遂與婦俱見有僕從數輩執燈前導須臾出郭至其家堂室檐楹間自內達外徧張羊角燈煇煌敞儼肰閥閱婦因止僕宿僕已心異之雞鳴婦促僕起送入郭門即謝去夜復至僕所比曙將行含淚謂僕曰妾本非人蓋白蛇也與君有四十年緣今漸聞之於人不復能如此久矣語畢忽不見僕駭甚隨詣樅陽郭門外果於橋下見一白蛇蟠橋柱見僕至乃釋柱以其首數向僕回顧作告別狀而逝

嬰兒鵝

某月夜醉遊街市見有長大人驅鵝數羣力懇得其一歸放庭除間明旦視之則嬰兒既死者是年民間殤死者十七八

淮安僧

淮安僧某夏日坐寺中誦高王經日將午忽見有隸人來呼已〻避之不得遂爲所執去入貴官署其貴官謂之曰今汝當死矣因力懇貴官乞歸畢所誦經以酬夙昔未了之願貴官許之隸人送之歸甫至寺中則見其弟子輩皆環泣棺側呼之無一應時入棺已二日隸人爲之憑棺曰五形已壞似不可起矣再看內五形可定生死也因復爲憑棺曰未壞未壞促之入其弟子輩聞棺中大呼乃啟之奈汚穢不可近爰沃以香水拔之起則已肌

曁手落筋骸略具而已至今面肉無餘頭骨外露日誦經數行不敢遽盡恐速死耳嘗自述其被執復歸之略如此云

僵屍

世稱人死後僵屍能自起舞吾鄉某家有人死〻之夕其家人數輩與某皆環屍寢某獨不成寐聞有欷歔聲少頃見死者起自去其所覆被又自解兩足所縛布行寢者側各於其頭際以鼻嗅者三泝太息而去至某處則否尋復歸屍所自覆以被縛足布俄又作欷歔聲去被解縛自起如前某訝之乃大叫闢戶走屍隨之至一處某倒屍亦倒明日得屍於牆下歸殮焉某病四十日始愈

旅中少婦

某於旅舍見室中少婦視已笑因挑之語甚褻其婦恬如也某遂欲就室中寢主人止之不可某竟自入室時值季夏黃昏後暑氣倍熾同舍者皆出坐露臺下某獨處室內不與俱少頃某促衆人臥甚亟蓋婦於室中語某俟衆人散當薦寢也主人知其故大呼曰必為鬼魅矣某聞主人語始悟因闢門出走婦逐之執衣而脫者再且火光滿室同

舍諸人皆見之蓋先是室中有少婦縊死者曾已魅人數四矣遇有端人正士則勝之某之瀕危而獲免者亦幸耳

獄鬼

孫九宜夫子醉後步月下見黑氣橫空而來內有一鬼赤髮青面通身如靛去地尺許行如飛腥不可當或云獄鬼遇者必死夫子卒無恙

魄

人縊死者其下必有物如炭掘地尺許輒得之有謂此為死者之魄諸凡病死者用此磨清水少許灌之可立活假令其果有是也世所稱反魂香者又何足貴耶

荻港蚌

荻港之南有湖與江通湖有大蚌相傳其母留江中每於東南風發之夜則出湖入江視其母以殼之半為舟復以半為帆曾一夕風浪大作江岸居民萬餘家瞬息皆入水殆為蚌帆所觸也

雪中迹

甲寅正月十八夜皖城大雪〻中人迹遍民舍而虎蹤皆之

樹影

無爲州署中橡樹大四十圍高七丈古幹虬枝已不知幾歷年所某縣居民距州百餘里忽見樹影於其家廚水甕中因遍覓樹如甕中影者不可得一日自縣來州望見署中樹與甕中影不少異驚以爲神操豚醴來拜祭之

盖州河上骨

家大人年二十有二從身大父范文肅公如盖州駐馬河上刁斗甚嚴將天色已夜俄見一物滚地來垢而蓬頭高可二尺家大人一矢退之鏗然有

聲明日覓矢於亂石中得一骨其大如椽矢貫於上持以白公公頷之已知家大人之非凡品矣此余所素聞於家庭者因附及之

唵嘛呢叭彌吽

佛經中唵嘛呢叭彌吽云是六字眞言傳自西域有謂唵嘛呢叭彌吽蓋俺那裏把你哄也此於六字本意即不必其然然余謂如此說佛語轉覺音義明順爰附記異部之末亦以見無據之說不可以誑人世有好爲無據之說者余將奉此六字以告之

鮓話序

家弟偉夫筮仕恩平去家七千里音書間阻至終歲不得一達長枕大被寧復容易乎乙丑春表叔眷山學士出撫粤西招予同行歸過恩平聚首意外恩平以彈丸黑子奇洞異僻不可名狀世傳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將近之相對惘悵不覺雨旬人面則共驚耆老官力實無可砥礪海天歲暮雨雪載途余與偉夫徒增一番慟哭作別但悔此行之多事也茲抵皖寓竹深鍵戶豈不爾思情何能已因念人世所不應有者隨筆記之得若

干事誠可悲可笑矣時同韓子第七李子文海胥子仲遂飲白酒啖鰣鮓昔陶母卻鮓而恩平無鮓可以奉覲偉夫一官氷冷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鮓話耳佟世思儼若自識

鮓話

遼陽佟世思儼若氏著

恩平即古恩州古人遷謫地也

恩平屬肇慶自肇慶南行陸路三日可到不能計途程但終日在黃茅白葦中行人裹飯須足供三日饑則啖之渴則飲磵水夜則宿風露下沿途無居人道路無行旅羊腸不爲草沒者如綫特不煩指南車耳

陸路艱於往來行人多舟行舟行不抵三水縣十里便由私鹽窖入裏海由九江甘竹猪頭山始離裏海進江門達新會縣江門以西一路小港寬纔丈許須候潮來乃可行潮退則膠舟泥草間矣過新會復行裏海至下廟蜈蚣山始入河與新會小港同亦不能計途程大約所往之地到則已矣不得已以日計之予自肇慶抵恩平時值初冬東北風大作飽帆疾如箭無頃刻停尚須四日兩夜約略殆八九百里也

裏海之水有進退無上下粵東無水不相通有港皆通海潮來則諸潮競進摶激而成滂湃之勢不相下也潮去則各潮競退潮水一退勢若建瓴一路忽逆流忽順流一日而再變詢之長年亦茫然無以應長年終身此水中此來則此逆而彼順再來則曩之逆者順順者逆矣肇慶城下水自粵西來浩渺如揚子江已滔滔直抵虎頭門矣私鹽窖以南高明縣水大亦如之猪頭山下已洋洋無涯岸矣過新會而長沙鎮水又與高明縣水同水哉水哉一葦萬頃不知身在何處家在何處也

繡花鍼王興者李定國餘黨也
朝定鼎興仍負固據恩平從來僞科之法止於扑責興則殺擄横加恩平近日賦稅除荒纔四千金人丁除缺纔七千餘丁焦頭爛額悉斷送於梃兮刃兮之下也大兵剿興興闔室焚死鳳凰山

恩平間於陽江新會間予未到陽江而往返於新會新會田藉海潮灌溉潮退則由地中行潮起溢地上者纔尺許不多爲盈縮也所以不事桔槔不憂旱潦平疇如掌一望萬頃如鋪錦西行百里稻盡而沙草無邊人蹤絕少便入恩平界矣

古人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〻野茫〻風吹草低見牛羊予抵老君堂去恩平陸路六十里水路倍之偶與李子槃十岸行望西北有古城一區爲誦此章三過不覺淚墮

恩平城周圍纔六百四十步計步弓三百二十步門凡四以亂石敗草塞其西北二

山在城北者石神城南者鳳凰其在城西者大人西北者君子深林密箐險惡倍於石神鳳凰兩山嘉名錫自何代殊不稱實耳

縣治內有溫泉二土人有知之者近沒於草皆不可到

石神山去城北三里許遺礎屋基直接石神山下相傳昔日人煙叢集商賈輻輳今尚存破石樓一間蓋王與餘燼也

縣署無頭門二門勉强向敗牆下設門一合以蔽道路往來者無大堂有牆三面橫以竹覆以草無棟梁門柱前令設木屏高五尺闊二尺有五以別內外偉夫孟浪撤而易以門再八步計步弓四步即令君妻下榻處也

學宮在縣署西久爲瓦礫場南門城下有三忠祠以草覆竹與縣堂埒先師木主寄焉偉夫減縮衣食就舊基建聖殿三間及兩廡二門櫺星門又鑿地以存泮池之意別來兩月當奉先師歸廟矣

廣文年已七十住草廈兩間不戒於火近日擱孫子遊鄉矣

士子無城居者來則跣足騎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着屐而後入每來謁偉夫必與飲食無一人知進退周旋之節者偉夫多事必捉襟見肘而

教之予親見偉夫以白面微髭之知縣教白頭諸生拜揖酬酢始終不成禮而罷焉

城設千總一員督兵二十合兵民胥隸而計之通城不過二百人居民草屋高不過眉睫雜豚犬臥草中登城望之止有新建先師瓦殿與縣署中瓦屋三間堂星相映耳

縣署中瓦屋建自前令偉夫燕居飲食於此牆外蒼翠蓊鬱嬝〻向人予始以爲竹既以爲葭菼皆非也實茅草耳偉夫索予聯予書其壁曰此間不必花名縣畢竟如何虎渡河

縣無誌近日通誌之役上司索誌如捕亾不可得諸生某藏舊誌一冊珍重不示人就其家鈔之必索謝偉夫以二金得二部一付誌館一留笥中太守又更索一部偉夫以笥中者應之予到恩平亟欲一觀又費偉夫一金得一部僅百餘頁屠沽會計冊了了耳殊深好事之悔

百姓納糧從不到縣雖以便民之術百計誘之終不來開徵則遣一吏一爐夫爐夫銀匠也就欠戶之家求之或於虛上相值必卑詞厚禮哀懇之喜則予以什一否則羣起爭撻或潛投蠱藥

飲食中待藥發身死捕之急則逃往他邑無室家顧贍也

北地趕集此地趁虛每虛相期月之一六日聚四鄉之人於南門河上吹牛肉飲酒頭纙纚稻穀而已

邑中書手多南海人此外皂隸公人無一人未嘗爲盜者即嘔ヒ小豎纔不過十許歲亦必是盜子盜孫非解散之盜不入公門若相戒然此係大隱憂時和年豐歲ヒ大有僅博得此輩一馴逃耳

偉夫聽訟庭鞫之下土人作鄉語彼此不得了ヒ偉夫久於此間或揣摩萬一土人卻絕不省官長語一堂之上重譯而後曉若皂隸行杖必白官曰諒責罪人杖下乞免大呼曰趕知縣公出胥役郊送書手版曰稟護語言文字之妙真無間然矣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即以亂棕縛雲板於下此偉夫升堂號召胥役之具也夜間一老人身不滿二尺鳴鼓下司更或自三鼓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從來無倫序但隨其興會耳

聞偉夫虆者怒命易之詢通邑無可代者因仍之

近城百里無人迹闔城皆草偉夫立城上懼其藏虎豹取火擲城下遂至燎原四五日不熄絕無民間廬舍之虞夜起望石神山野燒一大觀也

土地神不塑像亦無廟取地上石塊覆破甕下

石神山祠在山之西前人駕屋於斷崖上土人亦但向斷崖下拜兵火後僅數椽而無之有傳石神山祈子屢應者予念偉夫年將三十尚無子乃扶筇登山於荊棘中得舊碑一片亦僅載土

人祈予慶應狀因勸偉夫新其祠偉夫謝不能力強始就計費三金予濟其半

偉夫近日留心篆籀以爲有此理草ヒ及自家意思自家知等語鐫印皆極古雅想見官有餘閒賡發作吏不俗

通城無三尺許平凈地處ヒ皆瓦礫生野慈茹於上予與檗十步城上小立謂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許竄胯下過

偉夫涖任之初城中無犬ヒ有大如拳者便烹食之居民種菜家止一株土培瓦罐中需次而食

先甲之老者以待嫩者之老地煖冬不凋予謂恩平菜是木本殆將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也

土人號火酒曰酒頭飲二兩輒腸痛如抽偉夫因予飲專人入廣州買蕪湖酒以餉阿兄之醉予感其意不忍很籍歸舟載之度嶺抵皖猶存十瓶此酒之生入玉門關也

虛中羅羅多用古錢皆唐宋以還法物

城內多鷓鴣署內種甘蔗成林予到來兩旬但與偉夫默坐飲蔗漿聽行不得也哥ヒ而已

恩平產蔗尚有柑子可食餘惟酸澁不可入口之羊桃耳偉夫因予來購紅膏蟳黄鰕對以果老饕之腹悉得之隣邑陽江他如覓寸絲尺布必遣人於九十里外之長沙長沙新會縣鎮也

通城中止有樹二株一柚子樹在城隍廟一佛桑樹在縣署中樹雖少喜較他處所有不大需問耳

土人無論男女不著裩以絡麻布數尺圍下體

水桶用二陶器以橫木二段作人字式置器中活機括以便出入此恩平人絕世聰明也

土人無釜家ヒ以瓦瓶煨飯呼爲砂包

牛可代馬竭終日之力可行六十里明日便不能再行

冬仲燕子不去豈辭巢後得ヒ來此耶

與梅堂遺集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佟世思撰世思字儼若正藍旗漢軍以蔭生官思恩縣知縣是集凡詩十卷詞一卷雜文一卷其弟世集裒而刻之末附耳書一卷皆記所聞見荒怪之事分人物神異四部鮓話一卷則以公事至思平而記其風土也

華林莊詩集四卷

〔清〕姚孔鈵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林莊詩集四卷》提要

姚壻梁貢傳

姚壻梁貢之歿予既爲文與詩以哭之外孫興涇書來復請爲作傳嗚呼梁貢孝友正直人也予忍不爲之傳梁貢名孔鈵梁貢其字也別號于巢大舅父峽江公之第六孫婣夫鶴山先生之叔子少穎異讀書目數行下踰弱冠補博士弟子歲丙午督學今冢宰孫公科試激賞其文拔置第二食廩餼屢困省試以明經入成均天性純孝九歲遭鶴山先生之喪哀毀如成人事母太恭人婉容愉色先意成志數十年如一日

世宗憲皇帝臨御之六年令郡縣舉孝廉方正之士升之大吏以聞於

朝復令中外諸臣各舉所知雖親故毋引嫌予長男若霞爲天台令將以梁貢應

詔命是時梁貢兩兄皆膺薦舉季弟復就錫館於

京師梁貢慨然曰太夫人春秋高奈何兄弟俱遠色養乎於是力辭不就遂一意依膝下

奉朝夕歡經理家政綜核鉅細於先世祖塋保護尤至峽江公墓側爲他姓地樹木蒽蔚黠僧誘之將肆斤斧梁貢不惜重值百計拮据並鬻吾女簪珥之屬以購得之復建亭堂數楹於鶴山先生墓側每春秋展禮攀撫松楸泫然流涕徘徊不忍去鶴山先生以孝行膺　旌表梁貢親奉主入忠孝祠竝建坊於東郭外故第宅稍隘子姓蕃衍不能容復購旁舍以恢擴之鳩工庀材不數月而落成十

餘年來凡所興舉皆一身獨任其勞仔肩重鉅殫竭心力事咸就理俾宦遊者毫無內顧憂而梁貢亦自兹病矣去秋太恭人晉八衮觴象山方任漕務羈於官道沖以韶州守乞
恩終養銓冶亦請假歸里是時梁貢已抱病數月猶力疾偕昆弟奉觴上壽凡里黨親串之登堂稱慶及四方僚友之馳書致祝者酬應紛繁絕不以勞勩稍自暇逸三舅父花岑公未歸窆穸祿崢表兄久嬰疾未得子梁貢既以

中子爲之嗣孫病中復爲舅父卜地營葬事生平行事皆端直純誠絕無私曲諸兄姊及弟妹皆愛敬之與吾女晨夕相莊門內無閒言待宗族以厚處朋友以信遇有吉凶緩急往往廢寢食以區畫之有過必正色直言不少假借非禮之事避之若浼非義之財纖毫不苟取太恭人喜賙恤施與梁貢黽勉有無俾求者無不得其意以去太恭人顏而樂之事予夫婦最謹歲癸卯予使閩回梁貢省予

於浙之江山偕至武陵予易輕舟先發屬梁貢後至及中途大病幾殆以九月抵京師復隨予至中州己酉予奉使江左輶軒所至藉贊助之力居多己而念太恭人年逾高遂回里門復爲予經紀家務一如其綜理門內者蓋其才足以肆應有餘而又不辭勞瘁如此爲文章簡潔廉悍得先正大家風骨詩歌出入三唐一以少陵爲宗書法規橅歐褚作擘窠大字有力數不得志於場屋而未嘗介

意今
上龍飛元年特開制科茲廣解額梁貢以侍養太
恭人故遂不應舉戚友皆力勸其行終不爲
動嗚呼年逾强仕而孺慕彌篤不禁情於宦
達茲不移志於科名洵爲人之所難而竟不
獲永其年以終其志也悲夫經年以來病時
輟時發入夏咳喘日加自知不起易簀之頃
神觀清明談笑如平時惟以不能終事太恭
人及不見予夫婦爲恨殁後檢篋中得所書
數紙身後之事纖悉詳盡皆中禮節所謂達
幽明之理通死生之故存順而殁寧者歟子
五人與淕與澎與滋與濨與液與滋即繼祿
呼後者女二人婚字詳象山所著行略中不
復具及
論曰予觀梁貢生平其秉性剛介制行方嚴
與夫交友接物言笑舉動絲一不與鶴山先
生相類至孝友篤摯此尤其根本大節處所
謂世濟其美者邪鶴山先生病踰年而殁殁

以午年六月年僅四十有五而梁貢亦無一
不相合斯亦奇矣鶴山先生既殁伯姊太恭
人秉持家政教諸子以義方皆通籍仕版監
司郡守卓有政聲少者復登館閣爲文學侍
從之臣承鶴山先生未竟之緒而光大之伯
姊年逾大耋强健精明壘膺綸誥意他日梁
貢之後嗣亦將踵其盛美邪獨是鶴山先生
以名孝廉馳聲藝苑而梁貢僅以明經終也
是又可悲也夫

乾隆戊午季秋月葯齋撰

三弟梁貢行實

嗚呼吾弟竟割我兄弟棄爾諸孤而并舍吾母太恭人而奄然逝邪半生之功名事業視若浮雲一意依侍　太恭人以肩諸昆季之任而教育子若姪豈其一無所顧戀而遽厭薄塵寰昊天不弔降此鞠凶而謂死者能瞑目生者能不摧心裂肝邪弟爲吾同懷男子第三人而以從父兄弟序次則行十四　先大夫命名曰孔錮而字以梁貢友朋間稱爲

于巢者乃其長而自號以見志者也生而善病　先大夫　太恭人劇憐愛之八歲遭先大夫喪哭泣如成人就傅穎慧異常一執筆腕力即健爲帖括知慕成弘大家學吟咏則微與有深思故其後作擘窠大書及小楷人咸稱其如唐之歐陽文則脩鍊矜貴有熙甫思泉風詩以少陵爲宗而奇橫處閒升昌黎之堂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三十二受知于今冢宰孫公食廩餼孫公尤國士待之

雍正七年欽奉
上諭內外臣工各舉真知灼見有猷有爲有守者
一人送部引
見不必以親故引嫌浙藩楞阿表弟爲天台令以
弟名咨呈內部當是時余蒙
恩命宰滑邑仲弟道冲亦以保舉赴北季弟範治則寄廡甥館梁貢聞信愕然曰慈親年過七十吾兄弟南北分岐吾安能復出哉乃覔急足兼程入都求免注冊　二舅父時兼掌銓

部事歎爲人之所難嗣後惟遇秋試就近決戰南闈而屢躓無復有知己如孫公者今竟已矣豈不悲哉與弟婦張氏晨昏依膝下無項刻離先意承志務得歡心祖宗邱隴時加省護一草一木培植滋深　先王父母合墓五聚山祖龍則爲他姓僧寮所踞每戕及松楸自　先大夫見背後家計中落無能爲役則命婦鬻嫁時簪珥以售得之　先大夫卜兆宅于城西硤子凹傍有張姓餘山隙地弟

則重價購求建造享堂監立
旌表孝子顏額此則我輩南北遠宦所有志未逮
者而竟成于其一手足之烈可不謂難歟于
兄姊愛而且敬無閒言雖余性有時卞急而
處之則怡怡如也待弟妹情好尤篤視諸姪
如子愛之至督責不少寬事伯叔姑舅兄弟
姊妹情欵纏綿禮數周備推而至于宗族無
不竭情盡致而尤急其吉凶待友朋如手足
不一言涉欺一事自利雖地隔遠近而儼若

同堂時判死生而常如接膝恤其災捍其患
扶持其後人俾登于祖席而後即安若遇有
不順于理者則面折之不少寬假秉性廉介
嚴于取與無論外無干謁即相助　三舅父
試院三年兩爲楞阿表弟拾遊浙水及余薄
宦後奉　慈命一來豫一來吳一至虞山又
送仲弟婦于粵視季弟于燕扁舟襆馬而外
一無所取曰舅氏清內外兄弟廉我目擊之
必不以此相累且又焉用此阿堵爲也嗚呼

迹其生平孝於親友于兄弟篤于宗族厚于
友朋光明磊落之槩端廉直諒之規實克肖
先大夫而行年四十五抱病一年逝在六
月亦與　先大夫同而獨未得如　先大夫
一登賢書也家門不幸何至此極豈不痛哉
至余與之别在前年春去夏聞其患肺病而
喘嗽心切憂之交秋恭逢　太恭人晉八袠
觴仲弟乞養季弟假歸其勞勞于應酬而病
且少瘥乃以爲喜至今正六日聞其冬杪瘞

加劇五中爲之怦怦不寧旋見其書來并送
季弟北征長歌氣充筆健不異常時方幸其
無有大患因爲撿其數年來所作古近體詩
數百首付刊而郵寄之余適督運糧糈赴山
左六月下澣至于清源二十九日接家信乃
自舅氏金陵試院送來者拆閱則弟六月初
四凶信嗚呼吾弟其竟割我兄弟棄爾藐孤
幷舍吾　母太恭人而奄然逝也傷哉痛哉
聞其死之先將身後事一一書以遺其妻子

而惟以不得終事 太恭人爲恨死之後宗族戚黨及鄉里知與不知者皆爲號哭失聲撫膺太息獨余以王事鞅掌病不能視其藥殮不能憑其棺直至二十五日後始得聞其凶問于旅次孤舟望風長號中夜飲泣事已無及情復何窮爰略述其生平梗槩荒亂哀苦中但有掛漏並無溢詞倘蒙 名公鉅卿加之採擇錫以銘言俾得如 先大夫之仰邀

曠典其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至其生在康熙甲戌年閏五月初五日子時卒在乾隆戊午年六月初四日辰時行年四十有五以廩膳生員例入成均妻張氏爲舅氏現任禮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葯齋公女子五興逵郡增生娶張氏山盱通判青澤女興涉聘張氏浙江布政司楞阿女興滋出紹六家叔祿崢公爲嗣孫例降服朞聘張氏萊州知府荊南女興濙聘何氏國學生公權女興液未聘女二長許字候補知州孫延遠長子良京次許字丁巳科進士現任翰林院庶吉士張樹彤長子廕生候補主事曾敞備書于末

乾隆三年歲在戊午孟秋月朔朞服伯兄孔鈁拭淚撰于東昌舟次

原缺第一、二葉

三弟梁貢詩序

先大夫即世早遺予兄弟藐孤四
太夫人望其成課之切予率諸弟初就外傅漸
而兄弟相師資括帖一道各就資之所近畧
窺厥堂廡學書則余與仲弟道冲季弟範治
腕皆拙獨叔弟梁貢一運筆即動合古人學
爲詩余頗躭吟咏而不自得道冲則風致俊
逸範治亦溫厚和平要不若梁貢之思深遠
而氣古博蓋其天分優也梁貢天性純誠剛

健酷肖 先大夫平素孝于親等而上之至
于祖友于兄弟篤于宗族視親串友朋之憂
樂如身受遇不可者面折之因余與道冲先
後應徵辟範治又讀中秘書乃專身侍養
太夫人會有薦以應
詔者力謝不就聞奉 太夫人命之豫之粵視余
與道冲又之越之吳之魯之燕以助舅氏宗
伯公校士事詩中多外遊作職此之由去年
秋 太夫人慶八袠觴道冲乞養範治請假
獨余任事鉅官又近家 太夫人以王事重
不允令歸計十年來梁貢獨肩家政事無巨
細勞而致疾謂非孝友之所致歟余嘗勸其
以所作詩付梓人今王正下澣郵寄二冊來
刪汰過嚴存不過十之二三書中極言不足
以問世勿灾棗梨其心可謂虛矣余拙于詩
又鞅掌簿書十餘年向之躭吟咏者久置高
閣而梁貢今得與道冲侍慈幃更唱迭和範
治雖走京師爲

盛朝抗揚風雅賡歌太平亦可遥相質証則此編
彙成存之笥衍不遠勝單詞片楮寄逐征鴻
哉他日梁貢年日增詩日富而律日細余儻
能亦如道冲歸養同奉 太夫人花下板輿
余雖拙于詩當亦能信口成吟作老萊子學
嬰兒啼笑以供慈佛之一噱豈不大快而
先大夫在天之靈或亦藉以少慰也夫
乾隆三年戊午春王正月伯兄孔鈉題於虞
山官署之拙軒

華林莊詩集目録

華林莊詩集卷一

桐城姚孔鋠于巢

擬古四首

扳劍夜起舞氣雄心獨苦舞罷自作歌矯首視天宇借問識者誰蛟龍靳雲雨人生一碁局失先如失伍終南有捷徑後時焉得取

美人對明鏡不語心如檮側影復藏輝待嫁嗟草草日月不肎留朱顏不長保明鏡何無情再照催人老東家金屋中阿誰顏色好

春風楊柳青秋風楊柳死榮枯何無常消息良有以後彫屬松柏挺生傲衆美乃知天所培不與同終始不盡贖贖人守貞詎終否

高山峙蒼蒼碧水横茫茫青雲杳而深天路阻且長巨鵬有羽翼安得獨飛揚嗟哉志空抱幾人發幽光徒作向隅泣何如釣滄浪

懷友人隴上

木落雁聲低霜嚴塞草淒男兒不下淚邊馬恐成嘶天外傳烽火床頭冷鷫鷞可憐今夜月寂莫暗

征西

秋聲次韻

孤鴻天畔鳴蟋蟀床頭咽芭蕉揭寒風砧杵敲殘月一種秋夜聲壯士生白髮

賦得湘靈鼓瑟

二十五絃聲聲聲悲月明大江秋意動一夕古烟平雲樹無顏色宮商有性情曲終山水綠腸斷竹枝橫

老樹

豈止十年計孤根自古今看花誰是主有葉不成陰春雨滋青蘚秋風響碧岑山翁閒話舊前代亦森森

丹陽道中

匹馬暮嘶急千林樹葉稀郵經新雨後人插晚秋歸廢廟歆殘菊丹樓冷翠微蕭條憑乎客愁見雁孤飛

五人墓

忠義陵夷日屠沽乃致身激昂無德怨鹵莽有經綸一體孤墳在千秋短碣春氣雄魂不散風雨耿青燐

渡錢塘

定山何處是一望渺難窮樹折潮崩岸舟輕浪抵風鷗眠帆影上客思雁聲中回首增惆悵飄飄信短蓬

富春江雜韻

款乃聲中風滿篷長江日暮氣空濛遙聞野寺鐘初動一點殘陽山外紅

帆影依稀樹影疎水窗開處蹲蟾蜍沙平潮落江如鏡野火沿灘人打魚

迷漠墟烟罨水涯釣竿風起獵蘆花漁舟帶月莎汀泊認是前村賣酒家

孤雁蕭蕭掠艇飛喚醒鄉夢重思歸岸邊更有秋聲急近水人家夜搗衣

七里瀧

灘水寒逾淥風帆影若憧晚霞明古渡石壁動清江詩在三秋路心驚七里瀧沙邊溥白露蕭颯雁

聲降

韓家塢

古塢欹孤影寒流滙一灣人烟藏竹塢斜日聚漁蠻客與梅俱瘦心如水不閒小舟迎賣酒容易即酡顏

睦州雜韻

三徑紆廻高復低參差古樹野烟迷枳籬半折遮蔬圃桑落新開醉菊畦南嶺斷雲歸北嶺竹雞餘露飲莎雞客懷宦況俱如隱紗帽閒吟共杖藜

黛螺山色對窗明惱煞啼鳩不欲晴一樹西風將雨氣滿庭黃葉隨秋聲飛濤遙聽嚴陵瀨落日遲登瀟灑城未許羊裘載烟艇竹竿裊裊若爲情

貽方二蕭子

風雨連床久情因此日親丈夫不得志一笑乃依人半古晨昏意萬端貧賤身相逢論生計容易各傷神

寒夜懷遠

誰家盎內貯長鎗突不曾黔鬢已蒼鶴怨猿驚腸易斷蕭蕭暮雨唱吴娘

三徑冰陵雪滿門姜家有被幾曾溫孤雲獨鳥青袍客冷雨淒風黃葉村

春郊晚望

風流荷鍤許誰從躡遍春山信短笻歸雁幾行人獨醉落花滿地一聲鐘

山行

尋幽度溪曲躐彼訪田家飛瀑分山色前汀送落花徐行共雞犬隨意及桑麻方信許巢輩逃名亦

有涯

有客

神龍深潛少陽氣螟獺相侵螻蟻制屈首泥塗尺蠖如泯心寤歎良契契有客求安學馬蹄壞室編蓬亦高厲生平作人無長物孰是不替本薑桂蘇門長嘯共端倪一飽藜羹足嚅嚌山深偏憐猛虎寒林密更招鴟鴞憩嶮巇跬步在菟裘爪葛何能斷根蒂生女底須插蒿簪生男漫放牙籌計摩頭鼠目恣魚鉤馬耳風過行自斃君看倚伏定何常

未必陽和終翳翳

送十兄之葭州時二兄收藏回署

西望烽烟在南知稼穡艱江湖何地好鄉國幾人閒孤劍伴行役衰親愴老顏短衣鍼線密霜雪度榆關

黑貂裘欲敝季子獨遊秦葭嶺雁聯翼沙場草不春從戎人未老破虜事猶新蘆酒酬風雨連床話苦辛

山村曉發

曉月自盈淌晨星不整齊水兼平野白樹帶遠村低霧氣流人影冰泥聽馬蹄筍輿前路杳童僕數鳴雞

五日行

五日生兒人不舉長大憎齊及門戶受命於天豈在斯斯人乃得爲斯語田嬰固無金石身孟嘗仍是藐孤人可憐世俗動拘識視若鵩鳥來承塵生兒元亨期裕蠱不利爺娘即豺虎傷哉子也孤且貧有母依依淚如雨山上採朮淚和羹慈竹陰濃

萱草榮有棘爲薪不自立三遷但聞冰檗聲吁嗟乎競渡年年泛湘水長瀾自古悲瀰瀰生不逢辰才且遺無才淪落奚足嗤

蟋蟀

啾啾哀夜永寒意與俱添半壁燈光下三更風雨兼韻長偏傍枕野冷近窺簾思婦聽含淚鳴機坐未厭

同人西園探桂因病不果偕往

烟霞原痼疾花事總關心況是秋風客能忘丹桂林興從今日減媿向故人深回首西山在悠然思不禁

白雲巖

巔巖懸絕澗犖确聳雙崟院宇埋雲氣山門結樹陰鐘鳴青鳥出僧定病猿沈軌躅真堪閟清涼不住心

題瓠樽亭并序

孫十六涪漁創製爲亭可合可離任意所之命童僕舁載相隨至山水佳勝處輒安

置作竟日歡無風雨沮滯之嫌有遊覽選勝之樂額曰瓠樽蓋取意於蒙莊也一時諸詞客競相題咏予亦率成二律以紀其狀

天地一浮瓠生涯笑守株人間安土少海內此亭孤風雨從舒卷雲山乍有無米船歐舫外別自具規模

昔人空採輯遜此好亭名締搆初無地遷流若寄生倦休靈運屐同載景山鐺絕似鸞籠幻須臾吐納成

題家兄小鶴洗鉢圖

天地爲爐萬物鑠類聚羣分各有託鳥不忘飛馬念馳人生豈肎甘繩縛之子頻年事遠遊黃葉村中無住著蕭然一鉢徧天涯歸來小影圖巖壑松風颯颯石粼粼景物荒涼人荏弱相看逸況踵焦原孤栖絕似千齡鶴回頭飢毀四海空書劍飄零枉行脚鵷雛枵腹林泉荒陶河飛揚嚇燕雀珊珊瘦骨合枕流科頭彊項不冠簪眼中傲慢幾王侯身外惟餘雙屐屩小童弄鉢水生華靜者冥心忘六鑿當時盛飯擬衆香今日聯吟堪擊搏皓白休教蒙溫蘐醒然面目處大廓

以樂府題爲五言律同張大默稼作

空城雀

有鳥空城息回頭鼠穴荒祇期避秦網安望祀陳倉孤立全輕毳卑棲保故瘖雌雄同一伏高翥讓鸞凰

王昭君

莫恨毛延壽凝妝歷虜塵遠調銀捍撥近媿漢絲綸死有旃裘哭生傷輦轂春紅顏寧薄命青冢至今新

班婕妤

後庭辭共輦直道禍機生紈扇經秋葉深宮愛燕輕幾人悲水火一念鑒神明荒草盈長信無心問李平

銅雀妓

兵戈付劫灰歌舞尚銅臺未應當塗識空令翠黛

哀深心託兒戲晚節蓋雄才宛轉西陵淚風飄遍
紫苔

田家四首

野外桑麻冷村虛烟火微半生昧田畜二頃曠郊
圻黑壤上中錯黃雞高下飛枳籬茅屋畔風景感
全非

傭歸如作客負米一家歡慰問爭相惜持籌欲減
飱鴟鵂悲樹禿鼷鼠泣河乾三盜仍顛倒難令萬
化安

桂車山下路漢代此知名碑斷司農墓田荒討虜
營青㷠圍石竹古洞隱山精憑弔無聊藉何人帶
月耕

涉險上投子一峯青近天褰裳尋舊蹟策杖想當
年處處空薇蕨山山腐蕙荃不平寧在此周道亦
巉然

登神禹臺

神功不可復極目水橫流枉歎河魚沸空教壁馬
投濟川才未易作揖志誰酬古廟靈如在將無己

弱憂

夷門

七十老翁酬主知三千食客重屠兒此閒舊异論
交地野老猶傳下士時劍舄行中人似鐵兵戈叢
裏命如絲寂寥今日夷門道殘照西風客淚垂

朱仙鎮

南渡無心返二君支持孤負岳家軍書生早識功
難立廟筭方憂將策勲鐵騎等閒悲逝水靈旗終
古結陰雲九原若遇宗留守爲道王師已自棼

秋草次江楷巢韻

天際涼颸起階前蔗草腓寒螿吟漸近落葉意俱
違蓬鬢愁相對青袍行未歸北山枯樹畔老爾護
荆扉

夜坐次默稼韻

遥天秋月清照我行帶索歲序如電光此身常落
落離家遠行邁所遇多寂莫滿腹志堪羞況乃河
流洄起視中庭樹今朝不如昨

過范張雞黍臺

范張交情不可見此地空餘雞黍臺落日驅車臺
下過森森古木風雲來

小遊仙詩

千仞清溪百尺廊風歸窗鏬霧沈梁此間果是無
人境鬼谷先生祀頹陽
上清童子五銖衣纖薄看來著體微聞道千年終
不敵勝他朱紫暫光輝
逢著洪厓笑拍肩浮邱子晉袂相連石床博戲無
人識不信兒曹盡是仙

賣藥聊經傀儡場蕭蕭白髮絶行藏壺中元妙欺
天地至竟休傳費長房
妙濟當時總代庖丹成莫解衆仙嘲民間患害知
多少枉向江湖浪斬蛟
清虛府接蕊珠宮稱意花開看不窮却笑王喬緣
未斷飛鳧甘入網羅中

久客初歸病體漸健一室團聚之下頗動撫
今思昔之感因成三首

甃叢靡順適崎嶇深長憂鸞凰邁塵翳山水有清
幽歷覽古達士茅茨獨悠悠此身少所適此心多
所求營營不能已擾擾無時休知止終不殆豈乏
壑藏舟
病危思邱首望鄉百感生道旁見慈竹階蔭乳筍
榮蔟蔟棠棣華連枝相交横款款雙鴛鴦比翼同
飛鳴草木與禽鳥無知而多情何以七尺軀飄飄
如寄生
渺渺三年別日月如轉輪策蹇入門來舉家驚且
喧老親撫頭問無乃為游魂妻泣兒女環淚落天

欲昏半肩舊行李別無給饔飧殘書與破硯零落
斗室存意得仍在此趺坐欲忘言

社日

累累文杏芳喃喃紫燕舞花發媚新春燕來尋故
土農家重祈報胡不聞簫鼓枌榆成荒墟楓林盡
赤土因飢得耳聾有酒治難愈况乃缾罍空十室
幾人聚引頸望遙天一灑社翁雨

送馬相如入都

發我清甕之春酒送君行邁之長安願君此去有

遭遇展舒無復歌路難王侯將相多逢迎土木形
骸少變更狂謀謬筭本無益青氈故物猶堪管人
才小才不自圖有能用者惟其驅漫吟爪觜對黃
鷄更誇渥洼汗血駒但使不嗟矛頭淅等閒休將
唾壺擊躡屩擔簦頗有人黃金白璧誰將覬餘粒
果腹邁空倉鹽車駕軛勝伏櫪迄今東南艱稼穡
郊原處處森荆棘校量涓滴競刀錐弗顧門東顧
堂北落花陸陣催殘春王孫草色凋于茵把酒壽
君勿辭醉語君一事平悲辛側聞春官奏異祥五

星二曜聯輝光宫中聖人樂奇瑞丹書須臾下未
央離尊盡酣笑揮手青天黃鵠看飛揚

簡友竹上人

招提幽寂遠塵寰頑坐枯僧鬢欲斑半榻白雲溪
上樹一聲清磬雨中山杖藜定狎鷗鳧侶嘯咏應
同麋鹿閒居士戴顒曾共社可容蠟屐叩禪關

薄暮郊行

幾家茅屋不成村紅藕花邊白板門人過小橋驚
鷺起一行飛破晚烟痕

水風習習淨炎埃一帶平疇返照開秔稻盡翻紅
穲稏牧童齊唱跨牛來

挽恬歷和尚

灰是當時冷身從此日陳已參三世果莫作再來
人白社遊難續紅樓句自新他年山下冢宿莽感
王珣

方二蕭子卒於粤東詩以哭之

豈無客死人哭子重沾巾骨月竟何有鄉園難側
身一生歷冰雪半世靳陽春南海沈冤魄前因問

鬼神
一一不平事何從鳴不平才華原折福忠厚豈戕
生孰旋空蕭僕奔喪少巨卿寸靈曾報我早有夢
魂驚

螢

光小不自照何能更照人院深流細影野曠散青
燐得意黃昏雨潛形碧澗蘋牆根餘腐草笑指是
前身

蟬

微軀附高樹哀響亂荒村一葉庇身足千家厭爾
蘩抱枝貪夕露驚夢耿朝暾振火終傾命空看遺
蛻存

絡緯

亦作繅絲響真無擇繭能七襄慚槁腹五躡乏文
綾健婦機聲閒羇人旅思增清霜花漸落荒飽下

枯藤

蛺蝶

負性由來媠含情更覺狂院花須遍採砌草且低
藏作態勻輕粉迎人試軟香宮中圖百幅吾每笑
滕王

乙巳中秋

此夜三年月他時千里心只今同一照偏覺有私
臨紙閣團圞迴高堂輝映深闈愁鸞女寡失記望
鄉吟

四方照兄弟永夜各爲看百粵陪清咏長安挾彩
鸞櫂停淮水濶露下北山寒何日壎箎合同吹向
玉盤

里門謠

匏瓜復匏瓜採之入郎家瓜破不見子葉苦轉疑
花

荼蓼發朝華薜苕垂夕實華實自不牟胡爲混其
質

荷葉承藕發荷花託藕生翻因藕絲出斷絕花葉
情

南海有嘉魚秋風化爲鳥何人告長官盍信夫工
巧

江大蕭村挈其子作遊遠之粵西賦送

胡爲遊不倦秋老戒嚴裝孤劍逾南極嬌兒課野
航將無同泛宅未可滯遐方且向征鴻外爲余問
雁行

寄伯姊十八韻

幕府煖爐日深閨獨咏時詩成應憶　母家遠久
攢眉氷廨同懷共炎方內則垂亭軒新結構烟月
舊紛披春愛栽紅藥秋期長紫芝朗風迎衆草雅
化被羣黎青綬元輿須花冠亦口碑玳簪成整肅

曲領盡恬戾露是天南重寒惟地北知鮑宣書未隅謝過賦偏遲象服輸通籍藍衫幾解頤草堂眠永晝夜月立清墀蟬腹雷猶轉鳶肩霜役欺可憐顏色瘁誰謂羽毛奇對雁愁難託憑魚寄所思六時空夢想五稔閒追隨華髮欣加飯柴門靜下帷陟岡心並杳遥睇楚雲凝

出山

拄策認來路微酣捫薜蘿山高孤月小木落晚風多轉徑惟紅葉回頭失翠螺何當終不出醉臥碩人阿

賀友人移居

宇宙誰安堵先生德有鄰莫嫌蕭巷陋試看奉誠新揚子門多轍履公谷遠塵青楊覆黃菊爭羨考槃人

五妹歸葬後二日即爲三十誕辰生死異路已十年矣撫塚感悼因成一律

青絲未改鬢黃土已封棺三十今朝是邱墟暮雨寒麻衣嫂子稚涕淚老兄乾覽揆知何處松楸自鶴蟠

送友人歸武林

五載兩相聚人生能幾何早知言別速却怨此來多好慰倚閭望應爲鼓枻歌月明同二妙倘亦念烟蘿

雨中兀坐陡憶默稼彷彿有屐聲至三年未得悼章實觸情逾於文今日口占四十字泣涕如雨情何可罄

三年不作誄拈筆即銷魂靜對雨沈想如聞客叩門萬端隨蔓草一淚共翻盆得句憑誰正孤吟絕[illegible]猿

題友人新居

君不聞鳳觀八極龍遊九淵時至則巢阿閣而升青天時違也鶩雉何不可同棲屈蠖何不可結遠又不聞上古之世巢居穴處各安性命完天全鑿死混沌室有椽後來踵事增華南榮北牖東西廡分別樓臺架梠櫋顏子悟真樂聖人既得其徒幸斯道之有托乃使陋巷至今傳吁嗟乎巷何陋兮

居何陋庸流于此營井屋富貴侈朱戶貧賤恥漏
桁豈知七尺軀斗室足息肩方丈之地且得容獅
子蓮花座三萬有二千心無妨礙居斯廣形將超
越地自偏客聞斯論欣借問君胡爲者了此公毅
勤告客曰今者薄暮城西隅過我故人之門招呼
爲言此初還瓦解三間古棍覆席門一片枯藤牽
此中真趣安且便從今應指爲千仞之岡百頃之
池優焉游焉以默觀夫飛躍之魚鳶陸居非屋舟
失水潛藏寄傲羲皇前況有茅茨匪磬懸靜尋顏
氏樂深忝維摩禪投林肯作鷦鷯歎蟠泥那致搖

尾憐守道安貧待時動君云之子賢不賢

新燕

社過春分近雙雙燕舞空風從南陌軟花是舊時
紅桂棟簾前認香泥雨後融主人情獨重不厭涴
絲桐

流鶯

不盡依宮苑何嫌繞檻楹友聲自相應客夢未曾
驚絲竹共流轉郊原管送迎春林鶯羽在無俗漫
飛鳴

歸雁

塞雁本征禽當春歸思深南來期果腹花事那關
心渚草已經綠邊雲猶自沈悠悠萬里遠肯待柳
成陰

雨鳩

陽回多好雨奚必爾能呼却落聽無已田家何太
愚桑柔資土潤杏白帶烟鋪逐婦真多事春陰誰
與俱

春草三首

東風一夜吹荒原盡含綠小草本無心也知生意
促
家家愛春花幾人愛春草草色倘不芳花光難獨
好
望遠倚樓檻佳人欲斷魂陌頭青一片不見舊蹄
痕

驟雨

亭午驅車犯烝溽決眥十里空茅屋翻盆驟雨破

大塊透骨狂風扳喬木天半驚烏無處歸甦遊敗葦不成簇馬瘖僕憊怨路岐炎去涼生那肯哭

秋雲次倪青蕖韻

閒心無定著孤影可知歸帶雨逐黃葉因風剪白衣不遮關塞月常護野人扉銀漢隨牛女偏能作彩飛

觀劉二文樸園書畫因題

乾坤一粟顆萬物盡粃糠文人琅玕腹累積如太倉精靈開窔奥慘澹凌風霜天花入毫素神采紛

飄揚況乃八法妙祁鄭兼鍾王陟釐陡百倍珍重寧洛陽西北瘠汗馬東南輸粮糧四海無兔窟文雉栖山梁一爲梁父吟孤嘯鳴鸞凰孰優且搏虎奮榮而播香秋原變楓桕几案生新涼張瘨與顛痴游戲翰墨場勸酬浮大白把玩隨流光

竝馬

曾趁漢宮雞翩翩上柳隄月明偏弄影沙軟不成嘶閒立思天上餘情戀水西舉頭非伏櫪行待錦障泥

龍眠深處

峯廻徑轉別開天烟鎖花宮佛火然怪石深潭通復塞巉岊幽谿斷還連松杉亦得無生理猿鶴皆歸默照禪舉确山田三四畝紅翻穲稏白垂棉

溪上

寒流滑笏小橋西一片蒼山百尺隄荒艇斜風橫古渡清砧落日浣村娱披離老樹撐霄漢彳亍孤鴻豚雪泥幾點昏烟初起處短亭攲側酒帘低

截句

孤詠聽寒更誰憐太瘦生遥天萬籟寂一雁獨哀鳴

題張氏園林

曲曲亭臺面面幽前門水繞後門流何當更斷遊牆樹收拾嵐光入小樓

荅友人對雪見懷

爛醉抵重衾不知寒淺深古來僵卧客風雪幾曾侵

華林莊詩集卷一

華林莊詩集卷二

桐城姚孔鈵于巢

題三崧彈琴圖

神者老董騩山歸軒轅黃帝還紫微椅桐朽蝕嶧陽下太上元音聲正希後來房中頗有調因聲譜曲意漸非宮商不辨今之人靡離比昵全失真海上成連且逝矣華堂宴曲一翻新與其下讓銀捍撥何如碎作爨下薪畢竟琴中有真趣一彈再鼓怡心神遺音雖亡未可廢俗耳難諸任爾輩所以斯人慕少文江山到處動攜載秋風飄兮秋草薵石上撫弄桐陰綠泠泠七絃思與沈𨄔踔磥硌羞緐縟不向王公座上彈揮手乃在山之曲一幅生綃寫瘦狂淋懷秋意對琴張三篇又是齊涓子弗似雍門惱孟嘗

度闞嶺

路入天台便緲然竹兜過嶺躡雲烟野人笑語初遊客更有諸峯高插天

華頂天台最高處也

華頂扶筇上飄然客是仙低頭猶日月舉足已雲烟洞口枯僧定林中野鹿眠何當謝浮累終老此山巔

石梁

陰潭架石梁自古無人度霧雨濕蒼苔雪風喧瀑布

雨中立曇花亭望下方廣

石橋險窄路紆迴古殿風鈴帶雨哀僧指松林教俯瞰激湍縈處寺門開

由石梁至萬年寺

六朝遺舊寺更在石橋西到處疑無路驚心幸有梯捫蘿升絶壁洗足渡寒溪隱隱鐘魚動清涼境不迷

聰萬年寺

萬峯含雨靄山門紺殿巍峩寶墖尊佛歷幾朝黃面古香留餘燼劫灰溫妙蓮閣逞三時磬覽衆亭棲百歲猿欲斷宿攀就高士白雲深護古松根

晚投高明寺

帶雨覓花宮黃昏路欲窮千盤危磴滑幾曲寺門通轉徑高樓上開簾濕霧中遥知明月夜萬壑共澄空

蘆口

清溪如帶響潺潺半繞桑林半夾山樹下麥畦新著綠巖前石壁舊凝斑波澄飛鳥一雙影烟鎖荒祠三兩間雨檜風篁寒意足雁聲嘹嚦荻蘆灣

横石嶺

雪欲飄時霧不開四山遥指白雲堆忽聞笑語林中出偏有村嬪過嶺來

中渡雨立

細雨霏霏風满天無端行役小溪前畏寒却擬投荒店喚渡仍須破冷烟淰淰碧流捎翠羽蕭蕭衰草下黃犢歲云暮矣日將夕何事勞人未息肩

立春日

殘年未盡春先到臘雪纔消梅始華籬外乍聞山鳥過堦前微露草痕斜青旛綠勝人傳酒暖日輕風客憶家正好江鄉漿酪美小窗兒女說天涯

惜梅

驚心初見野梅開混跡何堪在草萊清友不成窗下伴美人寧向月中來新妝曾許傳宫樣短笛應教入夜哀誰種西湖又東閣幾回相對費徘徊

曉發

裘敝寒深可奈何筍輿凌曉受風多寺鐘欲動僧初起霜草有痕人已過半滅孤星銜霧嶠遲飛凍雀亂烟蘺荒村卯酒堪謀醉難覓容顔得暫酡

西崖觀李花

十里西崖多李花春晴二月白無涯參差幾樹天桃間飛雪漫空散晚霞

劉郎去後無消息收拾仙桃不更栽胡粉一奩抛洞口留將村畔作花開

凝眺高樓欲暮時酒尊香泛耐尋思夕陽初下烟初起斗帳生綃卧雪兒

白亞千層認月鋪月明風漾影糢糊還將醉眼回頭看夜色花光總欲無

遊桃源四首

怡人天氣半陰晴暢好尋芳結伴行雜遝青郊羣
載酒躊躇今日是清明
幾重飛瀑挂蒼崦密密疎疎巧更纖貫盡蛟宮珠
萬斛結成十二洞門簾
瓊莖玉蕊吐芬芳並蒂開來別樣妝採藥人歸春
寂寂名花依舊號鴛鴦
枳籬茆屋幾人家新火新烟恰焙茶簷下女兒桑
下婦滿頭斜插野棠花

却憶

乳燕試雙翼遊人生倦心相看營壘易却憶入山
深梅雨周郎韭松風祝子琴那堪常遠別感物一
沾襟

以家在江南黃葉村爲起句口占一律

家在江南黃葉村長腰新米婹蹄豚留賓下食呼
兒子賽社開筵列瓦盆閒話松棚忘畛域稱身蓑
衲耐寒暄朝昏出入渾無意雉作奚童犬應門

秋興

地僻閒花少山深秋雨多病軀先擁絮幽意獨商
歌積葉童遲掃浮雲鳥帶過徘徊情易懶作念舊
巖阿

同人望華頂

崢嶸四萬八千丈一日誰云一丈遊加我百年閒
歲月尚愁遊不到峯頭

舊冬予到天台未彌月即探華頂石梁之勝
每與同人言無不神往於是相約訂重九登
高之會不躋華頂獨訪石梁所歷山徑不盡
舊遊秋高氣爽窮極幽異眺覽之樂遂忘疲

憊得雜韻六首

好山木落更如何藜杖重拖問薜蘿九折幽廻尋
路熟二奇縹緲覺秋多社中求酒人曾笑峯頂題
詩客又過合沓層層憑徙倚莫愁危磴被葳莎
九霄一目海天微萬八千峯送落暉纔覺雲從人
面起又驚泉自樹頭飛徑當奇處僧偏少山欲窮
時鳥亦稀莫怪好奇吾太過要從無上識天機
小息匡床百慮刪此身已似出人閒月明下界傳
秋雨香盡三更對佛顏象外有心元止水鐘前無

夢不青山未須桑下論三宿只此重來豈等閑

侵曉衡寒更上方寒烟作霧濕衣裳四圍天色孤華頂一葉秋聲下石梁此地何從來俗物吾生不覺占清狂試詢鳳尾松千尺幾個婆娑古道場

山水清音有夙期掃苔題壁補前時與公何必無遺賦太白猶多未了詩著大地閒同塊堀入空門裏盡棘紕狂襟自此歸無有已遇寒山拾得師

黃菊開時白雁斜登高偏得飯胡麻孟桓有興不到處劉阮何心更憶家人事總同鴻爪雪醉顏遙

對赤城霞春風春雨還無賴飽看木蓮仙樹花

對月

皎潔霜中月還爲故國明遥知珠箔下孤照剪刀聲風露三更重江天一雁輕歸期已不遠雙對待新盈

仲兄保舉引見分職粤東賦送二首

盛代求賢切臣家戴澤偏殿廷容鵠立兄弟並鶯遷塵淨思河朔雲深望海天失愁離別遠笑送下灘船

不才應守拙況博　老親歡莫漫封魚寄須知菽水安甘貧將　母易勵志報　君難從此當分任操持未可寬

送倪巨濤之涼州入孫部山將軍幕

年少何因問服羌王師六月正西行出關初覩戎衣壯入幕休驚劍戟張可耐月明聞觱栗好禁秋早禁風霜故人細柳營中聚莫共邊兒苦望鄉

送吳若山應宮保之聘

檻外山梅新作花一時酒伴盡辭家王孫袖內多

斑管丞相門前待犢車驛路暖風青上柳帝城春色麗如霞送君我亦從浮梗寂莫踈枝影自斜

泊太白樓

烟水瀰漫月未明銷魂一片江流聲舉頭不見翠螺影孤舟有夢對先生

舟行雜詩

竹篙木蘭橈緩刺耐輕摇河中來往慣可復弄江潮

橋下天未明村中雞亂鳴兒啼儂不顧打槳趁風

行
沿隄帶翠樓畫檻俯清流日夕多春色珠簾盡上
鈎
檀板按笙簫歌聲出小船漫驚過雲響白相髮蕭
蕭
黃磁貯春蘭短擔刈牡丹花殘阿誰買何用停舟
看
淺紅菜畦襯嫩綠柳隄斜風起忽吹雪幾田蕎麥
花

乍浦觀海

生計從故吾眺覽快遊目當春海上覩不與蜂蝶
逐泱背失穹蒼垂首靡坤軸中流湧雪山微波起
旋伏千帆散如葉去來寧須卜一越屆三千比鄰
通吳粵嗟彼釣鰲人此心猶硜硜安得及春潮使
我載醍醐爛醉乘古槎直泛星河曲

春歸

春與客何與言歸愁獨賒闗苞偏剩草娛眼漸無
花送爾不知處憐予自有家未應相判日每海在

天涯

季子墓

嗚呼吳季子富貴謝諸昆獨重子臧義無慙泰伯
孫古碑誰得壞盛國竟何存碧草荒烟路清風藹
墓門

婁門泊月

婁門上初月畫舫落清暉西子昔曾照五湖何日
歸對窗山獨淡匝樹鳥驚飛樓上人眠未更深不
下幃

寓齋對雨

江雨沿梅雨春陰襲夏陰有時驚倒注何日免愁
霖黯淡浮生意飄零萬物心望鄉原莫及況乃黑
雲深

倚檻

雙鬢二毛入三吳四月淹菱花與顛領水國自涼
炎夢破蕭蕭雨歌鶯昔昔鹽無聊孤倚檻梅子落
珠簾

書夢

蜨夢初成入故廬茅檐事事喜安居　老親種樹兒芟草諸姊擕樽婦剪蔬瓜蔓已深蠶豆落蘭芽將茁剌梅踈似言昨夜燈花好早晚吴江倘寄書

敬懷　太夫人

碌碌原因　老母依無端偏作斷蓬飛可憐一片吴宫月只照連宵夢裏歸

水國經時雨不休陰雲常鎖白蘋洲還將遊子思鄉淚共溢吴江滑笏流

憶幼子

半載阿慈隅嬌癡作念殊笑啼須母撫行坐要人扶應博含飴樂如聞索飯呼憶渠漸老態頻躡白髭鬚

黄耳冢

八王故事兵甲多名士載筆兼操戈陸機只可作文賦與人國家其如何華亭舊有一雙鶴不得横江飛入洛故鄉尺素誰致書走狗聊憑到鄉國烏龍自古通人情黄耳今日居然行可憐經過幾千里首邱竟與狐狸爭皦帷皦蓋主人有戰死何能

報奔走五葺春草雜媟邊一坏黄土流傳久吁嗟乎誰家無犬此犬無何犬有冢此冢孤將同仁人義士在溝壑不與王侯螻蟻沈荒墟

覓鱸魚不得

收拾銀刀下泖湖白鱗玉鱠斷庖厨季鷹原是懷鄉語何必秋風定有鱸

别楊右東

我友從此别我顔從此衰秋風吹伯勞芳草何萋萋殘月理短棹零露鳴晨雞雞鳴星四散星散有聚時浮生一離異安知東復西君身本騏驥康莊舊奔馳前途車與笠莫忘泖湖湄

沙湖即事

秋在沙湖水草閒波清萍散野鷗閑幾家烟火連青浦一片蘆花隅玉山水牸負鵶殘照下戍樓吹角暮雲還櫓聲嘔軋蟲鳴急風滿長隄月滿灣

秋夜

修篁濕冷露黄葉墮乾聲螢火若爲照篆烟空復清淒淒玉漏永耿耿銀河横愁讀安仁賦風霜正

遠行

八月十六夜追憶己酉應試金陵劉六兆戢以暴病卒于寓予爲經理殯殮十六日舉櫬登舟

殘更攤卷待圓輪明晦今宵總惱人第一去年思
不得秦淮河下哭遺民

秋雨

偏於秋黯淡重以雨悲酸何處空房聽誰人荒塞
看將風阻歸棹帶土上征鞍宇宙無多恨蒼生只
畏寒

懷孫五將軍髙古營

遥憶秋邊上將軍佩鶻鶫射雕雲没羽牧馬雪封
蹄筆陣開沙漠歌聲壓鼓鼙登髙對涼月何處聽
荒雞

懷方貞觀

之子秋風客偏忘秋可傷陶情歌與博故態復而
狂毁到青蓮衆遊兼北里忙江湖雨蓬驥臧穀一
亡羊

寄興塗

達士不忤物大智每若愚有容稱大德能斂爲醇
儒先師懷胞與顏子有若無孔顏大聖賢良由此
中虛齡齕事佔畢終日讀其書精理原莫測庸義
庶可模祗知摘章句不復植根株褊狹類蟣蝨爭
競及錙銖不如從市儈免爲几案拘

古人尚退遜後人饕紛爭傾身障小箎作色貪殘
羹士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忠恕乃物則文采皆
虛聲務虛而遺實根搖枝不榮孝友秉彝具烝民
誰無情應憐釜中豆好護庭前荊

氣節要中堅鋒稜無外露三國禰正平謾罵就刀
鋸典午諸名公疎狂却回顧嗟哉永嘉間凋殘不
知數後人無其才安能博其譽欲思鯤徙溟當知
豹隱霧

遺訓承竹筍名賢在萱帷見聞縱不廣提命時聆
之嗟予遠行役常與草堂辭鳥肩多傲骨久爲世
人嗤絳帳覲大儒轉媿昔不師惠雨漸肌髓和風
沁心脾私欲挈汝曹一作搦管窺且勤三冬課讀
書慎其儀莫更侈交遊性爲習所移

訪古梅於韓氏故墟得之榛莽閒將就樵薪感而有作

樹古猶耆舊孤芳況老梅亦知無倚著原不問樓臺臃腫紨翁識瘡瘢牧豎摧短枝封積蘚疑是雪中開

廣福寺觀趙松雪遺碑

昔我往遊餘不溪松雪齋前披旅葵舊踪無存世云邁千搜萬索空傷悲先生書法入神妙龍跳虎卧仙笛吹徧爲閣黎題碣石長章短幅青珠璣吾生閱歷動偃蹇惟憑搨括瞻丰姿紙墨肥瘦那盡善大意不若親觀碑東風吹我入陽羨依然彳亍井底窺與酣閒致衫袖黑細摩擘窠心手迷擲筆裂紙憝墨猪怦怦憂憤無終時人生遇合總意外夢中奇寶今見之花宮傾圯頽古佛壞廡顛倒橫陳尸神物豈有蚩尤守屹然一石無殘虧揭衣拂塵再三玩犇走龍蛇盤蛟螭一無閒言數斂衽拭目晝肚形神移未能三日立其下行行且止將忘疲安得力士如五丁爲我挈之來茅茨

登芙容城

朝登芙容城不見芙容花涼風落蓮子白露在蒹葭

喜晤陳漫叟旣悉近況兼閱紀瑞諸篇老病飄零不忘蝸角因貽四十字

相見半疑夢何堪話再生乍驚牙齒落猶計羽毛成有意賡元首誰人薦長卿未應强衰病拚作老犧牲

渡江

江風吹白浪海氣障中流征戰千年事波濤一片秋蒼烟迷北固紅葉得瓜洲莫謂金焦小曾爲古戍樓

金山

何代金山摩空拔地砥中流誰從壘嶂層巒創開闢下營畫檻上朱樓芙蕖千葉翻紅浪錦屏十幅懸芳洲飛楹倒影連貝闕馮夷買鄰鯨鯢遊令我回憶赤城秋赤城亘古海上山三巖六洞仙盤桓本無棟宇後結構且疑天外非人閒高洞沿樓觀

曲徑因朱欄丹霞萬狀雙目奪山根無復水活浩
振衣絶頂東望海眼前揚子直濡沫是時秋爽
山光海氣掩映百里遥相達風波不驚烟雲闊蛟
龍安敢窺其隅日月照耀千珊瑚昔人且謂赤城
才氣露沈潛未深稍覺麤赤城大巫此小巫有才
寧禁競陳鋪乾坤既欲發奇藻金碧點綴那可無
赤城之遊良已矣往來東南賴有此

王尉守禮攜茗同遊王氏園林

月題服宛馬烟水淡海鷗人生各有志豈必皆悠

悠道逢王郎子奇哉短簿流良田未逢年李廣遲
不侯半面好我甘數語儘綢繆便知麏鹿性牽船
邀林邱看竹不問主免遭閉門留伏鼇與脩蛇水
屋山以盤小亭結翠蓋森森兩蒼虬披離尚氏枳
拳曲韓家楸度橋穿陰洞轉徑升層樓仰天大笑
心眼豁憑臨一望窮遐陬百塲茗戰頗跌宕何須
羣蟻浮杯甌茅柴下若妬面赤積昏淘汰露芽瘳
元裳羽客解人意竹間長嘯如清謳吾情已適趣
返棹既出忽復三回頭吁嗟王郎不得志數誇圭
人神仙儔問塗自慙冰氏子監車垂耳輸罷牛編
剗曾登天祿閣沈者自沈浮終浮勸君暫釋瓠落
憂　宮中聖人詔旁求歷塊過都憑駿足漫思浩
蕩逍遥游

玉鉤斜

蕭蕭城西道霜草迷兔雉踩躪牧豎過樵蘇野老
止野老忽作歌有似河淌子緬懷宮人斜無乃此
間是可憐吳絳仙長蛾飽螻蟻五斛波斯黛誰保
髮與齒寵榮歡愛場一死良已矣阿㜷擅風流人

生行樂耳借問此邱墟豈自隨家始當時藏姬姹
今朝埋犬豕只作黃土看何須問楊李

石塔寺

釜中朝飯熟道旁聞鐘聲鐘聲何悠揚悠揚傷客
情問知木蘭院齋厨供衆生仰天發大笑事異代
已更黃虀與紗籠分別本真誠元中能了了空裏
蟾光盈倘醒黃粱夢寧復感枯榮㸃哉王長史卅
載心縈縈摟肝而抉腎徒爲口腹爭殷勤謂闍黎
仍當飯後鳴

華林莊詩集卷三

桐城姚孔鐗于巢

晚烟

四面烟昏高低氤氲不共日沈西綠楊古渡孤僧立芳草平原一馬嘶池鏡模糊新漲滿黛螺隱約遠山迷深林淺浦如垂幕鷗夢初恬衆鳥棲

擬薄薄酒

薄薄酒滿面春粗粗布被一身老妻舉案敬如賓綺羅絲竹耗精神何如茅檐下老瓦盆將故人擔簦躡蹻彈鋏懷刺悲酸辛何如深山窮谷諸侯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榮公知樂顏子安貧坐令千載稱賢人巢許洗耳徒生嗔何如三百六十日日頭戴漉酒巾

薄薄酒新醱醅麤麤布舊剪裁暖拖長袖醉銜盃山妻稚子摘苔清風明月邀往來回頭蓬門朱戶同此沒蒿萊滄海會見飛塵埃刻舟求劍良可哀榆枋天池俱有涯石女枉夢燕投懷醉者天全醒者災便當從此藉糟枕麴忘形骸

春及草堂二子歌

昔者徐卿有二子子美愛之而作歌此人此詩傳不朽誰其匹者將無多桂林老彝古高士便便腹笥羅經史皇天老眼豈無知老大無兒詩鄉里昔年生女辱欲狂勝男名字聊誇張公卿個個作詩賀口吻在瓦心珪璋天上麒麟暫在假聖人釋老終趦趄渥洼忽得兩汗血後先拖送春及堂大兒昂昂雲鶴立皎若芙容朝露浥放眼讀書顯視月六齡便欲窮秘笈爲道生時翁五十腓歲小兒懸弧初偶啼一聲鸞鳳如身具奇骨發奇音我聞知是英物殊乃翁今年五十七含飴撫弄同孫雛牽衣嬉笑好兒女掌上顆顆孳明珠果然厚報收桑榆爭看遠耀還充閭但媿吾非浣花溪上驚人叟作歌須煩乃翁手

渡潯陽

清晨渡潯陽微風盪盆浦天寒雲浛浛窗淨烟縷縷拂却衣上塵吹起江邊雨張帆截中流短棹促雙艣渺茫九派分銷沈六代古江州老司馬送客

何處所可憐扣舷歌漁彼琵琶苦蘆荻黯晨光孤鴻叫荒渚

泊南昌適滕王閣為火所燬

萬物有成應以却天心理興廢帝子經營名士傳臨江高閣今安在俳徊蒿目瓦礫場薪灰既冷睠盼睞赤壁咸陽烈焰騰英雄快事摽百代滕王略擅風流名孤閣何曾天地礙有誰東縕更敵石煽赫傳薪急破碎丁女由來屬水妃悲媿長江自汪濊西山之雨南浦雲禍烈應知天不悔八百年來江上船子安既往誰重會吁嗟文章賤如土欲送騷人風不再祝融合恨襲浮名擺磨燔燎空眼界勸君莫作大劫看時乎時乎已不逮

弔文忠烈公

散却笙歌淚滿巾中原回首莽烟塵虎羊不敵休量力潮汐無憑信有因誰似監軍知重義可憐生祭望成仁中山天遣來千騎急取忠魂上九旻

上灘行

纔泛長江水秋濤萬狀挾我歸鄉里驚魂未定又南遊身近篷窗愁復始昔聞十八灘亂石咽清泚章江行盡八灘口三老焚香隻雞斗酒而酹諄諄誠切灘路有神須頂禮一灘未盡一灘來亂峽崖柴瘴霧遮此心原是惶恐心逢此惶恐安可止況乃水落石出惟憑短篙長纜努力牽船撇漩而與激湍相抵可憐朝朝暮暮喧豗雜遝人聲起澒洞漂漱噴飲騰沸之音如雷如磨如車軸之轔轔如機絲之軋軋駭人聽聞無已有時平沙澀兩舷有時柁牙嚙石齒但笑杯膠坳堂上安得葉蕩洪波裏誰使石尤仍抑塞捐却千憂兒歡喜木奴黃稚舅紫蕨田青青柳未死榕陰槲葉覆澄潭猿啼鳥語繞隄沚蛟龍鼎屭窟宅深霜雪汲灑巖壁洗萬山積鐵石排界吐納烟雲散成綺茲遊果奇絕難經易日晷出坎了無期長年何足恃我是南人慣騎馬平生歷千萬里之長途曾不畏道路之恐泥胡為乎囚拘于彼筈蓬中獨與水馬兒趯趯逆流為比又何如昨日長江巨川張帆鼓棹逐狂瀾之瀰瀰吁嗟乎嶺梅在何處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季冬度大庾嶺梅尚未開

未曾經嶺上早與此梅期倚樹空回首無花肯折枝何妨爲驛使一寄慰相思誰道先春發予來豈後時

野望

野望生惆悵孤踪廢歲時乾坤短景逼草木此閒宜但有陽暄近而無風雪儸休明自寒賤濩落寸心知

述懷示諸同人

故鄉何所苦他鄉何所樂與君細較量請君莫厭數我家白楊巷柴門少剥豖堂上 白頭親扶鳩且矍鑠閨中箕帚婦井臼能操作稱身有縕黂褁腹有藜藿滿架舊芸編閒繙頗卓犖大兒咀菁華小兒啜糟粕更有長頭兒塗雅牆壁堊閒園半畝寬四時花綽約却掃寡交游窺簾半山雀牀頭發甕盎門內自酬酢興來厭淺斟濡唇取大杓醉效嵇生眠經旬一宿覺聚此骨月歡不知天地廓自從走天涯踪跡羚羊角上馬風塵昏乘舟波濤惡

夜猿已淒淒晨雞復喔喔旅食不能甘客夢幾曾著儘教頓丞官何時忘六鑿借得一枝栖有如鷇在殼平生切孺慕晨昏久寂莫平生篤同牢伉儷忍契闊平生重箕裘家學任荒落一裘披晏子雙履踐東郭飄泊豈今朝十年坐行脚語君淚沾襟悲酸兼愧怍

懷方息翁

掩卷思夫子論詩禰少陵吉祥閒作須律法老專能少婦承顏色嬌兒媚寢興小樓面風雨知爲嶺南登

懷孫郃山將軍 時遭失岵之憂

國西烽火在上將守長城風雪此時大王師何處征遙知望箕尾慟哭掃欃槍鎧甲麻衣襯雕戈枕待明

懷倪九中翰

磊落倪中翰涼州近若何定應狂態失可有醉顏酡努力催芻粟經心飼駱駝平生麟閣志頭白莫蹉跎

祀竈詞

餳香豆軟脂花鮮秫盎滿貯松柴燃門丞欲去薦莫先竈君執簡將上天人間善惡累萬千算紀增奪分鬼仙禍福今年定明年聞騎白馬擁皁旃細剪青芻潔豆蔓灒糒襍取塗埊邊使者醉飽馬腹堅祛貧尤賴稱其賢從前虛耗煦未捐銀缸恨不龍膏煎青詞密寫輸誠虔只期一奏虛皇前五穀三時碩在田桑稠日煖蠶安眠生畜滿地魚盈筌羽毛不患遭鷹鸇更致如願與留連坐令十萬誇腰纏千憂頓解百福駢主持不比三尸偏私祝默禱非黨緣人生富貴難自專司命凜凜掌咎愆天高聽遠遺之權子方受慶由來傳自古黃羊列八筵

除夕呈仲兄

今夕何夕歲又除兄酬弟酢將何如此夕三年不相共天涯海角多欷歔一樣離羣賢愚判兄勞王事弟汗漫試問今宵得侍兄可是雙雙振羽翰旁人紛紛賀復誇道我塤篪樂獨賒破愁爲喜且覔醉九天何處來星槎超踔惟知尊漢節煖熱不及營私家咫尺明威兄敢慢長夜孤栖弟本慣剡炬燒殘蓮箭催拚擋守歲寧云晏驅寒商陸姪與添祭詩酒脯嫂爲辨迢迢故國夜何其　老親未免懷諸兒去年除夕語兄知叔季承歡難慰思薪盆柏葉今年獨羣雛徒復煩含飴范伯孫柴弟莫劉第五倫滌兄私垂能歌靡鹽即孝子日月逝矣老予爲

守歲

此生難責是癡獃安得迎將如願來惜未叮嚀小兒安門前作意打灰堆

次韻巢桐喜鐧至夜話八首

三載思沈綿經時床復聯失愁斜莫景且喜聚新年佳政弦歌韻春城燈火然宵虛休沐日同詠棣華篇

南國靜風鶴西戎動糗糧勝幡安嶺嶠烽火問邊疆釋獄期無爽行春令有常洞蠻刀劒賣驅犢事耕桑

共醉生黎酒初聞鸞鳥聲三陽足生意萬物此知
名容與淩江暖蝣峋青嶂橫探春無別墅應遜古
舒城
太傅東山出名園欲乞錫碁枰閒已久泉石若為
情聖世賢良會孤蹤飄泊成十年京洛下只著慶
孫名
自慶供子職其奈浪遊何消息娛頽少平反仗宰
多春暉新鵲鵲衣線故娑娑褰幌經心切慈烏掠
檻過

栖遲窮宇宙慙愧悦紛華到處安傳舍幾年常在
家刀環勞悵望池草漫矜誇顛頷形容盡何人識
孟嘉
遠來隨翟茀歸去注蟲鰕圍困憑誰解清言甘拜
嘉薦饈湘澗藻樹背惜萱花豈為香羹磬鄉園思
本腙
春色各在眼遊人難慰情脫銜慙皁馬驚夢惱華
鯨旋促孤飛翼仍分兩葉萍異時風雨夜惜此共
殘更

嶺北有至者極苦雪重而此地無聞焉細詢
之云地屬大庾則皆雪壅地屬保昌但有雨
濕如界而分不越數武此亦理之不可測者
也走筆紀之
乾坤一天地陰陽兩中外此理古難明後人誰者
解客從嶺北來面皺惱雪大地著三尺深樹壓百
枝壞仿彿聞鶴語將無永康邁嶺南幾日雨霏微
不成霈草色青沒根花枝紅褪蒂嗟我初遊人嶺
路心先昧急問兩雪分為言古寺界此地拳石多

寒暄特荒怪東南縱不淜數武胡弗届有如同懷
人通塞迥異會爺娘不能主親戚焉得賴敢怨風
塵偏自惜梅花敗
却寄
侈言解帶樂衡門深媿於陵老灌園暫輟辟纑還
望遠春風春雨費朝昏
家家帖子寫宜春一種風光到眼新急買歸舟近
鄉里已教臯負縷茵陳
象卿叔陽衢兄晉揚姪結伴歸里短歌送之

長途不孤三代歸登高涉險相因依三人一樣歌采薇中有兩人心事非叔兮姪兮生意促斷簡殘篇不褁腹何如伯氏把鋤犁山前雪消秧水足

上元分韻得三字

入世原知七不堪厭逢時節競傳柑祇宜撲滅輪干影靜對青熒燈一龕此夜銀蟾嬪姮娥他時竹馬蝸驂驛半生岐路惟餘泣老未能如王十三

枕上聞雨

夕陽纔喜晴半夜復聞聲孤枕風潛入重衾寒乍

生滴殘深淺夢還亂短長更此際江湖客何人聽獨清

春閨限雙字二首

相於懶結倚紗窗古井經春溢似江織柳厭逢鶯作對窺簾愁見燕成雙魂銷南浦花千片背立東風恨一腔夢逐陌頭歌緩緩回身無語對銀釭

冰判西戎未受降金錢夜夜卜殘釭愁聞羌女輕烽燧願侍夫人執節幢蛾子不成眉蹙蹙雅兒久亂鬢雙雙采桑昨向郄前過谷口春多妒老龐

將歸故山留別巢桐兼言鄙懷得六百字不自知其言之覶縷也

三載思同懷千里親仲氏兩月羈嶺南百端憶鄉里懷歸既得歸曰歸愁復起豈是心反覆良由情結累　父母生我時一樣懸弧矢前驅有兩兄後啓有一弟鵾鵬鍛羽翮雕鶚試爪觜三鳳各雲霄一鳥汩泥滓十五就大學十六攻經史二十遊四方閱歷無遠邇三十詣公侯有誰爲倒屣頻年困場屋勒帛等奇葩鼓瑟赴吹竽朱門厮投止蕭條

白髮增行年及強仕作郡慣送人揶揄憑路鬼辯無妻護雄才寧司馬偉不受徵辟恩每重千謁耻半生一旋軫日月銷舟楫搔首咄書空垂淚私樹髀囊藥別成功絣擗乏生理靡靡且凋瘵悄悄卻揀秕回頭棣華分急問鄂不韡魚軒奉命婦鵲面別妻子　老母舐犢愛含悲勉迨遞叮嚀休遠歸恐致寒侵髓短衣疲馬上長嘯柁樓底急瀨霾白蚤絕壁叫青兕冬殘始息肩逍遙送短晷東風暖氣回高堂門閭倚我心折匪石明發詎能已仲氏

不敢留沾襟淚流泚鞅掌事賢勞談笑時無幾新
歲古休沐皇華騁驛使朝拜馬前塵暮省灘邊艤
夫人解錦纜將軍駐旌旆送往旋迎來焉得閒皃
履登堂發案牘書騞解牛技片言如有神節節出
肯綮退食寸陰暇杯斝急爲洗相莊鴻案賓挺攜
鸛鴿侍舊知村野性放浪同麋豕冠帶任脫略時
節不拘禮首元大慶賀而我免拜跪吟非秋菊佳
護短謬云美花冠儀必竭虎兒意能體顧惟此閒
樂那似昔遊否可憐陌頭柳乍見眼欲眯羣芳競

爛漫客愁夢絲枲非意不相干何由粲笑齒竹兜
自岡巒帆檣又江汜曉出城東門愛聽歌樂只報
國兄難辭將　母予莫委漫學緣竿鮎甘作斷尾
雉君胡切浮名區區說大比開元天寶間顛躓屬
杜李文章古無憑通塞良有以請看檐前花桃李
獨可喜我非桃李姿分在老荊杞飛飛海上燕銜
泥覓故壘珍重高騫翎芳春逝如水

春夜限淒字

幾年春夜獨羈栖歷盡陰晴更漏淒最是曰歸歸
未發東風吹雨月沈西

留別諸子

不待鴻歸客自歸春山春水燕同飛諸君莫損垂
楊柳我憶長絲舊釣磯
日暮高樓酒不辭從今獨酌醉難期清風明月花
開落一路相思是此時
送我還家盡憶家一時回首望天涯可憐衣上斑
斑淚流入湞江作浪花
平生慣作置書郵好好封書密密收嶺南江北三

千里多寫平安少寫愁

別田耀南

來逢君往去逢還如此離情那復閒燕雁經春生
意判背飛空說過關山
珍重腰同沈隱侯莫因送遠苦登樓鷓鴣啼入東
風裏一片梅陰庾嶺頭

寄三崧

寄語燕臺弟子歸及早春欲知遊客況爲報長宦
貧有甑生塵垢無魚奉　老親梅花今復落坐壑

共沾巾

朗亭八兄以蠟石小山盛諸黄楊盤盤內有紫檀篋可貯此石製作精巧慨然惠我歌以詶之

土有精兮氣有核筋脈由來生爪牙陰陽隨意為靈頑天地何曾雕鏤加老兄贈我一拳石摩挱瘦皺復光澤秀色誰人劃窓房層層雲斧與鑿鬪連娟迤邐尺寸間深者為洞高岡巒乍疑丹氣籠玉嶠復愛曙光凝金山黄琮白琥是何物我一思之差仿彿胡為獨不薦宗廟下與吾儕同嬲嫐奇章甲乙未經題或者米顛袖曾攜問君此物來何自云自石城羅水溪高麗之盤未可得雕琢黄楊七寶飾盤中更恐洩幽光邐迤檀篋致深匿粤俗信巫畏鬼神道旁立石拜千人香熏太半為壘塊偏教奇物隨閒身昨宵與君成酩酊倚案對之酒欲醒從今便號醒酒石不向皇天問差等

新晴對月

今宵上弦月相對若為明晦久流光迴波澄半夜清何須斫桂樹未必礙晶英更待銀蟾滿娟娟送客行

歸度大庾嶺

客來梅未華客去梅餘葉可憐南北枝清陰逗蛺蜨拄杖一憑眺茫然去住因芳春何草草孤負種梅人

謁張文獻祠

丞相祠堂嶺上頭古梅傲岸傍松楸烟昏落日蟠孤鶴春滿深林帶白鳩獻納豈能忘漢法風流應得表南州君恩剩有三川淚羽扇歌成萬古秋

南安登舟

圓月照歸人孤舟泊山麓稍寒橫浦風深青小溪竹雲淨敞篷窗天空豁心目何來戚策聲故作振山木

下灘行

東風止西風生一月行盡十日程十八灘頭春水平船不挂帆雙槐輕縱橫一葉弩催箭欲尋來路

不可見中流忽覷石嶙岏手指蒼茫水一片此時惟有目憐心逝者如斯來去今今我不樂春已深南方氣暖花空林急歸去休暫住龍眠山下桃花路平而康兮稱穩步君看灘上船疾遲總危懼

西江道中雜韻二十首

飯煮香芹空澗沚羹調拳蕨曠邨原道旁有筍無人劚苦竹由來長子孫

零落依山四五家榕陰深處帶栖雅黃雲白雪門前路蕎麥田中著菜花

一聲春喚曉烟青微日初薰杜若汀分破浪花舟似剪倒垂山色鏡懸屛

波靜風恬浴野鳧一雙翠羽上空桴棹來櫂去不經意隨分浮沈從日晡

無柳無桃春悄然枌榆社近重愁牽荒山青草孤墳外壓亂幾枝紅杜鵑

魚杙魚罭自碧波打魚船載夕陽多得錢沽酒漁翁醉橫枕絲桐發浩歌

誰家門外好林叢一樹梨花細雨中燕子不來鶯寂寞可堪蝙蝠舞東風

陰陰榭葉江樓暗喔喔朝雞亭午喧為覓一壺黃橘釀問名惟愛百嘉村

高下山田麥浪深李花如雪糝樟林陶皮仙室知何處一片斜陽省道心

仙槎江上水烟匀白露洲前月似銀此際嶺南開酒伴聯吟多半為懷人

戍樓吹角風蕭蕭孤舟何人夜弄簫一曲未終沙雁起數聲齊喚旅魂銷

山谷東坡返玉虛祗今白下韻何如盤餐未得嘗新筍五百年來冷唾餘

一曲兩曲芳隄路三家五家白板門回頭乍見垂楊柳忽在龍眠山下邨

風景廬陵下夕暉桃花隱約落霞微掠波無限雙飛燕何事黃昏也不歸

斜風吹起宇江瀾文筆峯高霧雨團丞相有家歸不得山昏秀色水空寒

兩岸行人破水烟老僧扶杖更寅緣欲知宇宙開

身少試看斜陽渡口船

未見南風短棹催長年笑語濕雲頹捲簾兩岸青山遠一路木棉花自開

戎戎雲氣暗長松繫纜銜盃醉不濃夜半文溪山下路一聲何處寺鳴鐘

牛斗當年紫氣堆天教神物試張雷延平津口雙龍去寂莫荒城夜雨來

江闊沙昏烟四圍決眥鞾覓庾樓磯來帆去棹渾無際一鳥常鳴貼水飛

東林

柳拂花飛石徑開潺潺溪水翠成堆分明石馬潭邊路少箇歸樵晚唱來

五祖山下

五祖山前多白楊山田确犖間青黃花宮只在深林裏望入昏烟鷺一行

芙蓉城曲并引

張十中畯讀東坡芙蓉城詩感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事爲截句八首走筆和之

芙蓉城闕定何方誰遣雲軿出洞房自昔遊仙原夢幻風流寧獨占裴航

天上人間總是緣愛根誰道淨飛仙高唐神女情無限不遇襄王亦枉然

薇帳氤氳豆蔻香靈風一夕接神光絕憐宋玉東家子三載綢繆尚隔牆

攜手神霄自在遊碧雲樓閣一句留捲簾十二闌干曲憑几何人露冕旒

盈盈十五鬬芙蕖也向尊前曳翠裾多謝芳卿頻寄語幾時文履下方諸

豈識仙機未易知聽熒何獨有餘思殷勤惟問三山事畢竟多情屬阿誰

月白如霜雞未鳴花鈿雲鬟不勝情凭肩私語無人聽彷彿長生殿上盟

一曲離歌淚滿衣浮萍失水更何依娉婷人遠餘香在大似天台採藥歸

再至澄江奉和宮端舅新葺署齋元韻

重來此地賦離居無數苔痕半掃除依舊青衫托

蓮幕追隨花徑藉遽盧殘紅滿地三春老新水盈塘一雨餘何事遊人偏得意古梅垂蔭益扶疎

鶯簧燕剪去仍還曲曲廻廊積翠間梅雨散絲籠畫檻江雲擁絮護春山靜觀物理偏多感回憶君恩不等閒拄杖憑臨心獨苦盈顛未必盡詩斑

興酣摇嶽筆如椽綺思閒尋花欲然紅藥含烟饒淡豔青荷出水有餘妍槐陰不減深林下石色還存太古前小草孤根依錦砌露滋風拂已年年

陣陣花飛三徑香朝昏行飯共常徉慈烏命子鳩呼婦弱柳垂櫚筍出牆由黑烟雲終是寄龍眠松竹究難忘清風徐引商音發明月庭前取素光

內人四十初度口占四首寄之

草堂懸帨又春妍兒子成行繞膝前一任主人流宕去何妨花下命開筵

夜夜燈前話故園謝公憶女欲銷魂問年益覺偏憐甚分取愁懷到華門

如錦山城百卉芳好隨鳩杖惜春光牡丹開徧荼蘼繞替我尊前侑一觴

縱隔江湖有夢歸鹿車何日不相依幾番舉案爲君壽覺後分明見草衣

三月十六夜月

今夜澄江月閒亭更皎然若爲孤客照不似暮春天露重低楊柳風清靜杜鵑深宵歌皓魄回首又三年

重遊君山有感

小閣幸無恙憑闌望欲迷天昏滄海闊風亂遠帆低澤雁連吳楚江魚有庶黎蛟龍蟠水府誰與更燃犀

雨中登虎邱

畫工千載意造物暫時心故作山川態何妨烟雨深經過新杳靄往事半銷沈剩有枯藤在山門可重尋

喜三崧館遐

習習桓山鳥紛紛觸四隅蹉翢盡騰達輕羲伏泥塗霜飛九月候鷙隼攫高衢乘風入阿閣結契雉鸞雛蔦蘿施松柏松勁節自孤條蔓承雨露匪以

松縈紆可憐顛復恩辛苦栽培殊劬勞三十載振
起剥落餘前代蓄菁華後世一敷腴朝啖紅綾餅
暮讀天祿書勉旃青雲路努力白玉除從茲金蓮
燭故物歸草廬
草廬生光輝鄉咄令譽歸溯我　祖與　父功德
入隱微野老抵掌談委曲寫音徽詞林茂枝葉庭
院書帶肥城南白楊巷欬聞稱杜韋蕭蕭　白髮
親耄年衣宮衣令弟人皆有卓犖之子稱發軔志
夷易疢疾恒因依薰辛中肺胃刮目乏金篦柱于

洵咄咄殷生本歸歸二酉探中秘三長侍彤帷丹
梯不我與繾綣終蓬扉弓裘既不墮息心守萱闈
陽春庭樹枝幾見同芳菲

浮山十八首

石溪渡

山行十日深塵事復爾爾問渡得秋濤澄泓肝膈
洗羣魚會石溪導客褰裳起微風中悠揚長江外
經紀舉頭五色迷萬象攢峴嵎奇棹溯雲根浮山
浮於此

華嚴寺

殘鐘出林杪隈隩攝衆巒松檜牙戟排楓柏朱旙
落森嚴衛梵宮秋氣莽參錯青鷹何處飛紅塵不
可藥銅瓶汲玉華泉名香水足咀嚼白雲藹禪堂瞿
曇飯山雀

金谷巖

策杖披雲牙徑轉峯巒簇豁然開靈嵒石扉啟金
谷丹梯鑑橫塘秋風振綠竹蘚蝕無字碑慧光現
丈六何處給孤園布地黃金築鏗鍧動地底使我
足頻縮

滴珠洞

已迷巖中巒復入巒中洞造物役鬼工隨意成鑿
甕肯使晝長陰鴻濛漏石縫無風自雨淋有響皆
雷動愚人忘天空即此知地重涓滴瓜牛廬的皪
珠堪弄

紫霞關 頂上有仙人跡

步屧金谷東脩蟒一徑宥靚面聳雄關流霞鎖閣
道崢嶸堅壁壘須洞陋城堡拖開者誰予石牀仰

霄窕自非稅雲烟將無守猿鳥安得起恐公移向邊庭好

首楞嵒

朝登首楞嵒盪胷殷寥廓帶拖長江水九子面青削老眼久塵昏歷茲復卓犖培塿固卑微峯巒亦淺薄緬懷蘇門人忘言欣有托我欲吸朝霞長嘯天地豁

會聖嵒

載酒覓所栖氤氲入白蓋影堂失碁聲藥井覆孤墖黑白吾不知（誌載歐陽公與遠錄和尚因碁說法于此）選勝妒老衲紺宇却棟梁嵐壁特周匝水月隨曲折松竹奮迎合秋花滿洞門秋山蟾合沓

浩笑廊

長廊展修崖複道穿怪石積蘚成太古陰風自朝夕樹影暗參差狼籍眾恩碧蜿蜒十丈寶幻作幾窾郤嵌空抳閱隘透闢分軒宅結跏就松根攖身跨龍脊

石龍峯

潛龍不在淵守此三關口偃蹇漫搖尾蹭蹬常俯首形蟠野徑荒勢壓大地厚噓雲歸松杉弄風欺花柳盎背萃烟霞直與石梁偶何當老闍黎叱起負我走

雷公洞

西江有雷子棲此雲水閒洞中遺井竈洞口棠榛菅因機洩妙理清飈酡我顏蒼烟殷書聲秋泉自淙潺非爲兔營窟窣同豹隱山寥寥百年後花鳥有餘閒

蓮花峯

亭亭蓮花峯花影須雨過見石不見花漫疑泥滓涴神物有顯晦元功孰忝破豈有藕如船開花十丈大呼童汲天池猥成洗石課妙諦印金蓮山猿啼一箇

天池

褰裳臻峭崿一水橫綠波我欲窮其源無楂泛星河清泠寫雁宕杜蘅雜芰蕓餘潤眇天半渴鮒良難過不憂素綆短但恐路陂陀求水無弗與此池

將奈何

繞雲梯

千層蘚石級直梯靑雲上仄足身莫舒屈膝氣逾壯蘚蘿漫欲捫一折失所仰升高須履危天路那易傍誰人開此境後先遞相望帝座杳難通回首色惆悵

張公巖

丈夫恥折腰達士秘仙訣咄咄張野夫乃占好巖穴仰止拖樸子搗藥妻孥竊杵臼水雲沈丹爐嵐翠揭風吹石閣香幽花垂嵽嵲欲探玉級畐前溪上秋月

嘯月崖

峽開豈溜穿巨靈無此工徘徊石罅内旋登月窟中樓閣不著地衆竅生秋風深山絶蜃氣結搆何虛空幻境觀自在如來靈鷲峯鐘魚敲月出縹緲神霄通

總碧（方廣徑尺內多洞壑按浮山諳勝之數鍾伯敬更名石史）

須彌納芥子壺中藏大千了了方寸地汩汩無盡天天帝施小巧斯碧矜奇玄玲瓏百千竅只此石一卷後人侈好事枉費圖經鐫字汝曰石史山靈或未然

連雲峽

排奡塞大明凌空矗萬仞丹翠疊秋雲霞標赤城峻風沈野同（嵒名）寒泉飾止泓（洞名）潤幽絶隱山精峭壁猿狖印（壁上有仙猿跡如畫）舉杯黃葉落席苔斜陽襯倚醉且高歌劃然山谷震

幻度松

千霄老龍鱗婆娑劫後身幾爲斧斤患瘡瘢新復

陳釋氏爪髮賤乃能惜樵薪深山成偃蓋風霜知汝春猱升野鶴盤結交完天真作濤掩衆籟誰與論艱辛

送左十五環溪之官粵東

君行海南我江北從此相看楚與越雪月花時深我思只恐王臣情易竭我故知君情可憐夙志許國私家捐當時促值傍泰岱懷才就舉趨朝天上書復擅東方譽笑彼子華早誓基乍辭秦贅試題

橋鴻飛鵠翥休回顧大江秋風懾舟楫妻子還家
少迎接驚濤怒起黿鼉翻吁嗟嬌女珠宮劫夫人
四德感蛟螭雀橋再渡牛郎離豈知粉署署紙尾
東家蹇驢仍借騎邊庭貔貐昔跳梁　聖人未免
憂瘼創責猜買刀百姓恐詔令樂業　主言昌安
危重計大臣在小臣豈敢辭犇忙馬革功名丈夫
志華嶽黃河縱飛騎野老吞聲錯料事甯訇愁逢
石壕吏羣公下馬宣綍綸雄辯如君有幾人懸河
脣吻豕三尺微言快論連珠陳朝走隴西暮隴右

三輔內外遍馳驟千村萬戶撥霧雲遥向天門歌
萬壽祗令人人願効死荷鍤耕耘皆甲冑　天子
顏色不尋常茂才料理膺銅章拜謝御階赴百越
嚴程便許經故鄉心多恩愛樂遺苦那堪珠玉埋
黃土起居依舊東門吳甚欲求亡强負鼓泆河幾
枯悲幹兒水邊更問偏憐女娃旗載道車馬喧千
憂掃盡圖報恩君知少年不易得蠻烟瘴雨慎朝
昏鼓君餘勇慮勿分柔腸費語何足論君不見于
公惠政霑生民後來駟馬填其門嗟予蒦落傷離
羣說到嶺梅銷老魂

華林莊詩集卷三

桐城姚孔鋠于巢

喜伯兄擢守蘇州單騎歸覲　太夫人即事得一百韻奉送之任

皇帝德廣運神明馭良臣殊數勵忠藎宵旰惠元元四海混遠近百辟仰陶甄作念姑蘇郡催科撫字鰥由來俗澆漓浮華古相因闔閭遺之累深入民肺肝大猾恣磨牙百姓騁頑嚚但有游惰習而無信義敦往來足冠蓋迎送靡朝昏自非恫瘝吏

何以還樸淳自非惇大質何以協同寅自非堅白操何以不淄磷自非英鋭才何以別僞真欽哉慎遐遴　天語下楓宸公忠王開府休休鑒疵醇秉心好彥聖進賢無等倫飛章急報最推轂滑令君滑令吾伯氏仁聞達北辰　大廷省封事共覩天顏溫除書出鳳闕褒嘉煩紫綸令尹擢太守居然五馬新　詔曰咨爾守嚴程少因循僉曰速命駕罔或宿　君言舊尹車在後新尹車在前交接琴堂上民瘼瑣細陳三日卸案牘五日兊倉囷括据偕命婦披絮冒征塵清風滿懷袖雙雀繞文茵黎庶走相餞蟻集競紛紛攀轅發號哭聲震秋霄霄老弱甘匍匐少壯橫蹣跚壺漿溢路隅婦子摩背肩直作爺娘看失計長官尊愚民祇自顧詎識屈與伸哆口生怨尤惜此賢宰遷先生呼之前憫彼愚且諄誡無越阡陌勸慰繼以嗔送者自匽返目斷黃河津驅車策駑馬秋風吹平原黃葉下短幨茅店上冰輪羣烏爭反哺先生念　慈親輾轉夜反側煩惱生百端回頭告邱嫂我心憂如焚三

公不可易誠哉古人云　天子治四海百行孝爲先奉檄覲高堂可遽罹罪愆罪愆脫難免子職良當然攬轡跨青騾安能待朝暾親戚不暇問童僕不敢詢蹀躞耐磬控飢渴振精神但願簸羽翮千里一朝騫惟時　太夫人張筵睦諸姻忽報長公歸四座各懽欣上階揖賓客且勿通寒暄脫膝拜堂北釆服盈淚痕左右伺步履覼縷問饔飧遊子出門時．阿母腰脚酸今朝入門來　阿母鳩杖捐敬視食上下私喜近加餐定省起中夜屏息測

安眠樽前訢爲政歷歷多平反金粟在三徑黃花綻小園諸姑與伯姊團聚秋光妍　王程難久滯母命休流連旣以身許國邪復得自專黽勉報主知室家謝扳纏先生乍聞命長跪淚湧泉王臣媿蹇蹇征夫特駪駪願得此少節奉　母娛衰年姑蘇舊遊地道遠不逾千江行有蘭楫陸行有輕軒四年隅雍榆陟屺頻銷魂此別何時會此會安忍分慈顏亦慘戚拭淚重細論　王父此秉鐸鱣

堂苜蓿盤十年布教澤濟濟安定門　先公大包與好士忘清貧施濟蘇民困倒篋無餘存鬻我翡翠翹續彼欲絕絃先大人皆太夫人向隨王父長洲學博任一日偶出聞哭甚哀詢知爲鬻妻輸租者急止之令勿行歸告王父出俸錢不足太夫人并質簪珥得如數畀付售者遂完聚如初　厚德發遠耀黃堂榮子孫於戲高厚恩裨爾實軼羣上思學製錦下思克負薪民生善區畫國法毋瞻狥姑蘇股肱郡巖劇賚仔頎爾心本冰鐵爾力堪治棼祧禰況伯律俎豆范希文時時佩斯語奚翊躬承歡高年不遠涉矧乃久悍煩僕夫已戒途趨事忌逡巡前途遺妻子將無望眼穿

先生再斂衽欲泣聲爲吞耿咽喚叔氏促廹願難伸吾行爾致辭遲探虎邱春錮也勉承命把袂共露巾西風動去旌鴻雁鳴遙天相送涉南浦各各愛金萱兄領郟城居弟守二頃田姜被雖未暖荊花紛芳鮮兼謂仲兄理猺季弟史館　望闕再稽首茅簷零露溥

少保舅奉　詔歸里捧　外祖文端公木主入賢良祠舉行祭典恭紀二首

一德寧容上相歸特承　恩命出金扉新綸蘇瑱家聲少舊學甘盤祀典稀北極鳳巢催四牡南天

雁序競雙飛時少宗伯舅亦自下江督學奏請歸里　忠臣孝子賢勞日不是功成暫息機

凌烟閣已煥京華故里朱甍又拂霞勳策周公歸魯國經傳漢相重韋家牲醪大祀非中祀隄路新沙接故沙禮樂三千侯伯會幾人伏臘有宣麻

甲寅春仲道經姑蘇喜侍伯兄因呈

昔我懷滑臺鳧舃顧南翔今我遊姑蘇熊幡問黃堂狂歌叶符讖私願成禨祥此來不因兄可得慰中腸入門含淚問　親在天一方平江好春色百

卉數載陽媿不若規父繡憾朱旛張侍從　太夫人觀燈耀金閶時勢固有異華髮戀故鄉友于中肺腑視我如鸞凰且住爲佳耳莫使嗟參商賢哉娌搆疾殷勤呼小郎下床要扶翼依倚屏風僵檢點飫酒食裁縫新衣裳阿㳙輸愛敬一例奉爺娘我生本褦襶我性頻磨礱隨時苦拘縛到處期徜徉時節正清明命酒乘輕航舉杯酹梁鴻臨風緬黃香笙歌劇繚繞桃李競芬芳畫舫下珠箔長隄斷紅妝詢知刺史令心焉稱允臧何以政教肅良

由惠澤長敲撈耳不聞譸張燭無疆民愚匪木石感激遵周行道逢舊子民絡繹如犇羊手執棗與栗排闥繞階廊同聲呼阿爺寤寐何日忘欲去意不忍胵悁屢顧望河覗路修阻跋涉耐踉蹌春風扇百物遠近懷廸康坐嘯主畫諾豈足稱循良巨細必躬親眠食兩不遑我實背腹毛久成皺揚糠碌碌老無用隨風終飄颺春波浩無際遊子心茫茫暫聚只忉怛那復款曲將爲誦士衡詩牽牛非服箱

三月十三日雲間大雨雹

三月既望春猶寒旅人寂莫衣裳單忽然殷雷匝地起狂風挾電流火攢日光翳翳陰慘慘天宇沈沈夜漫漫半空作響急嘈雜西北雹落飛沙搏雹如撒豆雷如鼓豆聲鼓聲渾翻瀾短簷那有蔽虧方高枝低舞頹欄杆疎櫺不復著片紙却疑四壁何曾安大珠小珠淋布被笑指匡床成玉盤奚童憐我受狼狽抱衾與裯空旁觀春冰易銷獨未計層層已透無由乾紊上戔篇護不得回頭一見心

悲酸料理枕簟棄典籍乃知人生重眠餐嗟彼吳民負何辜連年憂患生涯難迄今又復遭此虐萊根麥穗應摧殘敬天之怒無敢渝爾曹作業吾何干客言吳淞近海口恐是蛟龍經雲端安得利刀執在手斬除民害屠龍肝

題嘉禾王鯤成自寫小照

長松怪石清漣漪科頭箕踞心神怡此景此情不易領達者自會愚寧知長水王郎擅妙筆寫真直狀靈臺爲傳來阿堵百不失僧繇既往非師資清

晨櫛沐偶對鏡照見骨骼殊清奇氷雪聰明淡泊性松石碧水都相宜丹青棄擲吮淡墨吾形吾寫攄吾思圖成自笑何人斯洗耳礪齒從天隨摩娑鐵幹護霜皮此中真趣識者誰王郎王郎興淋漓爲我拂絹深蹰跏荒原飯牛何其癡（鯤成爲予作飯牛圖）

金沙五日

四十年來此日悲勞生應致隱君嗤破冠難解頭爲責穿屐惟憐足盡胝跼踏畏人談甲子鬱陶臨水弔庾寅良常何處逢衷固重乞真符鎮魍魎

鍾吾道中

路入鍾吾驚早秋古槐花少帶風愁樹猶如此人何似十二年來有白頭

阜河見蓮花

秋水楚天長孤村菡萏香不須誇玉井豈要採紅妝露冷花遺粉風沈子滿房應知心獨苦愁煞是他鄉

下邳小律

夙塵昏下相落日迴蒼茫河山猶帶殤楚漢自滄桑黃石原多事陰符授子房

徐州

荒草徐州路秋風漢祖臺曾經張慢樂一釋蹐車哀劉氏冠何似新豐客未回不知王媼宅誰復倒尊罍

黃樓

項王飛動意蘇子索居心滚滚黃河水蕭蕭霜樹林浮生飄白露過客倚秋陰百尺高樓下蒼茫自古今

夾竹桃次少宗伯舅韻

縹蒂烟梢雨後霞休疑竹外兩三花淇泉陰覆佳人靨洞口春生處士家豈有劉郎迷碧篠不妨張薦愛穠華當時若向洋州種披錦霜筠一逕斜

帶綬含情挂露篁籜龍新別武陵旁胭脂莫惜調輕粉翠袖偏宜上黛妝崇讓宅前分弄影連昌宮裏各遺香何如閒館秋花發著意林於綴絳房

寄興滏

盍簪以文會聖賢所不廢其如風日漓輊狂少年

輩一譽百毀生寸短衆長敗側手障黃河能遮幾崩潰我來汲泗閒觸目醒盲昧防口甚防川良箴斯爲最聞汝競浮名稍稍集朋類藉口他山石可以資磨淬名者實之賓深根乃固蔕水到渠自成劒匣光不晦孝弟制行源典籍謀篇械俯仰冀無慙佔畢禁終怠舊書百回讀深思義自解譬如蜂釀蜜醞出百花瀣況復亟文前日有諄諄誨較彼乳臭子奚翅千百倍學貴萃孤腋誰其營獺祭仲舒下帷簾仲尉掩蒿萊試聽里巷稱佳兒戶常閉不聞逐交遊能邀長者惠　王母登耄耋晨昏侍勿離我身羈天涯我夢繞門內汝母特辛勤撋擋及三代育汝二十年心期器成大承歡色爲先拂意罪莫貸宜家汝婦能琴瑟防乖戾阿弓與阿暢燈火加告誡六經務貫通四子究詮諦阿慈嘍羅兒梨栗索無賴莫令惱撚搜要使懷友愛我將息遊肩歸驗三餘計戒之慎勿忘塵想早沙汰

彭城懷古

列國無端搆戰爭烽烟何日息彭城逐將魚石邱墟冷底事華元苦黷兵

轢釜曾遺餅罄羞新豐寂莫頡羹侯鴻溝若是全歸楚生理還輸仲子籌

十萬旌旗席地來一番高會沒塵埃至今雎水青燐滿不近當時戲馬臺

佳節登臺詩思清江東二謝此知名衛軍無復邀文藻談詠仍教屬老兄

短策難酬心事違符離孤館怨鴻飛交流汲泗情何極日暮重歌射雉歸

燕去樓空草不芳郎中莫漫薄新妝若教留得堅牢玉東武何人敢擅場

風雨蕭蕭楊柳枯小蘇別後大蘇孤聯床舊約原難遂回首黃樓看畫圖

耕鑿雲龍山下郵朝來負米暮肩薪也知鶴有遊秦悔自起開籠與脫身

張編修十一弟以詩見寄依韻詶之

天上故人肝膽露鋸屑霏霏陳積悰相思欲渡河無梁覊孤度日把新句額蒙包擊醜不嫁累業牽

經障難去秋旻澹蕩摩蒼鷹陰發沈昏龍積霧窮
通命定事易知離合無端云有數偏教水乳作雲
泥脉脉情深連理樹濟水西流淮水東愁懷觸迕
秋濤怒茅柴下若不酡顏況復誤遭蟛蜞吐心惷
眼暗讀書遲搦管如輸荒歉賦海潮驚見闊波瀾
鼉黽怕與蛟螭聚仍將舞鳳欺塗雅相逢容我更
何處

得家書內子爲　先大夫新買墓田數畝感
賦一律

子職嗟予曠家貧賴婦賢已炊無米爨又當買山
錢爲報佳城側粗營丙舍田開緘頤一解讀罷轉
潸然

拜别少宗伯舅敬呈短篇

城下黄河水城上黄樓陰河水寒淼淼樓陰晚森
森北岸木葉脫南天賓雁臨百物應節改遊子歸
思深舅氏多眷顧極目雲龍岑上致撤饌意下摻
提甓心信非連城質枉比雙南金冰壺著皎潔輝
映嘉樹林申商自險峻孔孟豈嶇嶔太和厚培養
元氣充古今秋翻搏風翮春振詠時禽獨憐牛衣
侶窮窗風雨侵漢書雖在手九醞無復斟倚閭歲
云暮馬得久滯沈

六言二章留别同人

羸馬孤舟歲月朝吳暮楚風塵倦客請從黄綺香
山心羨朱陳
戲馬臺邊攬轡呂梁洪畔揚舲一種新愁何似方
回别却蘭亭

方息翁六十初度投三十韻

乙卯逮甲戌崢嶸二十年二十視初生長幼特殊
懸匆匆四十載中表序班聯今君花甲週而我亦
華顛舉觴爲我壽撫今溯從前君生秉靈秀弱冠
發孤騫閒雅擅司馬倜儻稱魯連中間歷辛苦悲
歌滯幽燕吾少本錘鈍況復阻山川傾耳聞哲匠
引領望飛仙風徽不可接氣結腸爲牵成湯一解
網發歸横海鱣遯世老牆東車馬謝塵喧服膺我
得遂剩豕窺草玄奇字不煩問見則示真詮痂嗜
巴里曲往往貫丹鉛邇來罷家谷見慣無周旋中

饋孟光理井臼絡秀專雙珠歌未已三鳳更翩躚
壽翁波及客齡齗會承顏兼盡叔姪禮酒漿羅初
筵君每顧而樂我亦習而安風霜入松柏青于三
春天豈非棟梁材獨深嵓阿緣葆光利飛遁觀貞
怡象賢榮名聽兒子内景朕丹田皇天親有道真
福享清閒久吻忘年齒自茲常隨肩惜陰各努力
推挽相後先寒月照幽砌清輝藹以娟

代東戲答馬相如

結髮稱莫逆歲久須有常胡爲歷皓首形骸轉不

忘野人性慵惰錮疾入膏肓與君別幾時嗜好判
參商致書苦責我消息間炎涼由來管鮑交豈只
筆札將膠膝在氣味針芥憑肝腸況我無善狀虛
君懷遐方無意發秋吟有如鳴寒蛩天衢今八達
駑足困康莊文章自有神遇合則難量安敢生怨
讟未肯鑿垣牆如君昨秋薦事陳樂未央恭惟
聖明世網羅收琳瑯然亦意中事足徵天道彰所
以貞觀詩猶嫌老驌驦至友私志喜何曾計遊揚
貞觀嬾于我惜墨等元霜皆君素所稔辛辣出桂
薑朝野各有尚珍重裁八行

三崧假歸覲省詩以志喜

久別忽云聚柔腸多餘情既至一笑已未至百慮
嬰昔爲秦樓鳳今爲上林鶯可知侍從臣非比館
中甥客歸我爲政臣歸　君所令明詔倘不下闕
闥敢排爭況乃新進士倒不離承明宥情推自啓
上達憑春卿乍聞子請假我獨搖心旌　老母疇
躇再作書止其行勸忠慈訓切教孝　聖主平尺
素尚在途遊子則登程錫類賦南陔鵷班餞旗亭

東皇鑒忱悃風日和以晴驅車陽春路白華作意
賡迢迢三千里旋指楚山青何干郵野事傳播慶
家榮君身絕短小觀者羣相驚嘵嘵問不已如指
棄孺生更頌　太夫人三遷教有成只云小者佳
不顧吾爲兄伯仲五馬貴莫敵季有聲乃知燕民
心至竟重科名拂几賜書列將　母内帛孳煌煌
天家物且復承短楹茅檐自依舊春色爛縱橫
慈顏發真樂花下板輿輕扶爾當靈壽享爾稱兕
觥轉恐疎校讐荻續藜火熒誰誦中秘書夜雜鶩

機鳴諸兒座環繞修究石渠經領我同朽析賴弟
發新硎　君　親上可報子姪下能型綢繆夜宵
雨綽約春墀荆親知慰契濶鄉曲款逢迎今日社
公會樂事誠難并時節易遷改歸㳺本暫停塤篪
吹莫輟孝理仰明廷阪隅輝旭日共傾葵藿誠

簡張編修十一弟次寄三崧原韻

萊衣慣許抱宮衣負米何如捧檄歸昨歲伴君今
伴弟一松箋雪帶晴暉

時將明鏡殷勤拂肯使蓮花作意開報道紅塵參

淨土故人消息自天來

結習難空有所思朝昏多是憶君時一從相送還
朝後不敢輕吟望遠詩

鸞牋十樣染宮香五鳳樓成寄草堂何事鶺班情
獨重酒徒無復問高陽

虞仲祠

大勲三讓有沈淪接踵何妨老逸民兄弟從容去
岐下子孫依舊是商臣迢遞原隰棠花映浩渺烟
波鷗鳥馴千古虞山多藥草不知誰復採嶙峋

十二兄自黔將貢入都取道蘇州晤虞山
率成三首

黔南江左悵參商容易愁心寄夜郎萬里嚴程將
職貢一聲征雁下衡陽清浪關外雲初遠虞仲山
前草正芳此地此時成此會漫詢何處是家鄉

伏波銅柱儘勾留閱歷牂牁路阻修辛苦可憐躬
負荷功名纔見軾緹油褊探夸洞多莊蹻仰見飛
鳶憶少遊共識東西難位置翁歸文武獨兼優

正供外府視周官鞅掌窮辭蜀道難（此役必由重慶）三伏

楚江輕日炙九秋易水耐風寒寶刀遠解王祥佩
（兄以所佩倭刀見遺）乳酪重聯穆氏歡領我倚閭人暫輟白
華迤遞賦辛酸

拜別　太夫人金陵應試便返家園

君　親兼報謝難兄螻蟻徒多瑣細情又是槐花
開満路也期桂子掇青城鳳毛已著徐陵績燕翼
還貽竇侃榮以十年前應有夢可曾屋角蔽文旌

我生一樣浴蘭湯弧矢高懸舊草堂五度每遭紅
勒帛三秋數報秀才康秋陵渡口風霜冷投子山

前松菊荒祗受義方慈訓切進知遠翥退知藏

重遊

越水吳山昏復朝若爲踪跡屬蘭橈等閒時節從流宕一樣春光自寂寥征雁有情思紫塞紙鳶得意上青霄新愁舊恨孤篷隘又向河干待晚潮

劉賁身世剩文章种放功名據草堂縱有鶯籠皆幻境漫勞鶴馭只蕭囊朱門請火遺梁石柴轂孤栖任子方溝水東西無定向可堪隄畔老垂楊

枕藉南華盪小舟逍遙直作郄樽浮長貧肯逐黃

金彈孤詠寧須白玉鉤春入蘋洲思柳惲風沈香徑予何求突黔席暖年年顧贏得逢人說舊遊

游絲低颺雨如塵草帶殘紅靜錦茵蘇小樓前春已老范蠡湖畔水空新風斜紫燕偏垂箔波湧銀螃不照人玉鱠厭嘗花事晚如何歸路轉因循

即日

檣烏檣燕定安之即日相逢即日離芍蘭滿欄迷粉蜨櫻桃一樹避黃鸝無多新雨河流淺有限東風布帆遲短棹頻移春夢亂不知何處柳絲絲

次韻荅晴嵐編脩

君不見漢家枚馬唐楊王茅茹拔擢無遺芳又不見林逋魏野髮如霜置身湖水終山梁霖雨不潤封穴蟻智識陰陽良足恥孤花久委蕭艾中安有幽芬襲蓀芷浮生枉刮龜背毛日月既邁那加高如君才藻洵無價猥云鳳啄遜蟹螯岩堯未敢蹈閶闔北闕雲深誰與攀一竿垂釣溪月白多謝金華殿中客

寄張三廢常二首

聞君依舊住金鼇尺五天連甲第高兩度三朝沙築路一門羣從錦爲袍韋經夜讀承槐蔭中禁朝趨會鳳毛我昔浪遊曾寄廡紫藤花下侍仙曹

爾我煢煢感少孤城南姻婭重劉盧門闌各卜甥爲壻堂上兼承舅與姑白紵已抛鸞鏡易黃花倦踏鹿車扶回頭四十年前事連壁徒慚竹馬俱

孫五將軍移鎮固原奉寄四首

羣慝綏齎勺千師靜鼓錞幾曾輕割地不用議和親香入東風驗烽沈大樹春將星西極動遷度見

高旻
逐北商陽禮投誠方叔威好生數　聖德振旅集
鷩飛碣石文重勒盧龍詔肯違不知羌女手多少
繡歸旂
解甲休揮羽歸營獨踞床陣前尊漢將帳下重孫
郎額謝囊錐脫名輸山鶻揚秋來閒射獵無復指
天狼
白露警秋鶴高空掠阜雕將軍消髀肉賊子滅詩
腰陰雨長城冷横雲石峽飄病軀難負弩夜夜夢
嫖姚

以肺病不果赴秋闈因寄張十

秋風秋雨木犀開香滿黃金郭隗臺鏡裏經時添
白髮夢回三徑掩蒿萊焦桐豈有中郎顧章甫曾
從越市來遥指天孫重問渡儘教宮錦乞新裁

方四十六弟護省覲潼關詩以懷之

密雲西北聳高樓嶽色河聲滿眼秋孤雁影沈秦
徼外芳蘭叢指楚江頭飄零懷袖無縑素辛苦關
山省夙愉千里相思空撫劍青蠅擾擾暮蟬愁

題周四文還山圖

西羌罷烽火南蠻偃鋒鏑丹青滿凌烟先生獨岑
寂本非沈淵珠曾爲薦座璧出處各因時霜蹄息
羈靮緬懷陶淵明松菊娛朝夕解組急還山悠然
釋腰脊嘉遁永餘年樂志圖泉石泉石我故人耶
與話疇昔茅屋蔽風雨轉覺華堂窄芋栗足饔飧
遠辭月食責孫授一編書奴收十斛麥有花兼有
酒舉案即賓客小山叢桂陰翠黛森以積閒擕莊
萊友科跣謝犇饋當時膺民社凜凜黑頭白上虞
上官訶下憂下民瘠幾時黃綢被稍稍安枕席
君恩許懸車幸返舊阡陌回首長官勞安心燕庶
適　聖主代相承朝野均雨澤黃綺不強徵松喬
休再辟況無即戎勞豈要安邊策從此北山文免
嘲東門哲高標夫何如秋霞半天赤

題武林吳子廉小照

負痾利宴起長吟親朝暄扶杖倚檐楹覩物毀昊
天庥類有消長寒燠節不愆于人何無定通塞若
爲偏我隋貧病劫安敢問陶甄客從東南來亦復

嗟迍邅懷中何所有孤影摹素牋披圖驟相對三
毫神理全妙筆重畫師餘情含芳顏垂垂紫薇花
曲曲紅闌干奚童理卷軸薜石几盤桓結託苟如
此永當坐忘言外形聊復爾内心多炎煎頷惟我
與子畫外通辛酸上有堯舜君殷然闢四門下有
稷禼臣連茹無遺賢飢渴内外舉片長升華軒侵
晨辭甕牖日暮踐花磚試問紫薇郎何以著先鞭
競闘邯鄲曲李奇却不前中禁與茅舍花影分媸
姸我有一尊酒且得寫纏綿守此固窮節榮枯聽
自然瘖瘂作魔障支離骨獨堅歌成攜之去我顏
悽而孱閉戶卧秋風此景倩誰傳

山中晚眺

扶笻陟翠微萬壑一斜暉村晚虛烟澹山深野鳥
肥兒童兼魍魎冰雪盡蟏蛸翹首寒空外孤雲何
處歸

日落峰巒合風來烟水平遠山孤塚白深樹半池
明古屋前朝寺疎鐘野客程一冬晴可喜徙倚欲
殘更

和息翁兄訓令弟南堂贈海南香十六韻

沈水之木博山爐氤氳一室雲霞數蘭蒲席上且
珍重猗旎玉糸騷人須浮沈巨細不一類估客韝
積天南隅海南東莞各有别堅潤靜永稱尤腴我
曾奉君乃雞骨對此馬蹄猶小巫君家兄弟老益
篤散供直欲傾囊輸當時得此良不易今日持博
兄清娱老懷旣翁興飛動走筆相報千瓊珠麗正
文章應退舍真香妙語兩不孤二難各逞無價手
塤篪酬唱寒蛩弦金鐘大鏞殷雷動慙愧布鼓參
援枹歲云暮矣百端集東鄰西舍張桃符焚香摘
句有吾輩冷淡生活胡爲乎逍遥自古屬輩遜造
物以此怡桑榆况與薄俗立標準不賓異物寶友
于曲終奏雅如說偈香嚴不作吾跏趺

疊韻慰南堂失子同息翁作 時祀竈日

大冶無端張洪罏消息不盡春華敷涸陰冱寒凌
小草天折那𧗌人所須家家卒歲撫兒女童烏驚
墜城南隅夜半忽遭有力奪大藥安得朱光腴呼
天不聞閶闔閉九重何處求神巫情之所鍾固莫

華林莊詩集卷四　主

解沈憂枉使心力輸先生曠達百不慮往時無子嘗歡娛去來今須作一視衣邊自繫如意珠昨朝刦騁甘寂莫不憂貧賤寧憂孤君家從兄有明驗老來歲歲門懸弧（謂息翁）剎而必復理可測求亡負鼓空揮抱曾參責善子夏悔吾輩要與先民符愛根牽纏未易斷慧劍一割其庶乎夜光由來韞老蚌失之東隅收桑榆豐盈犀角已過劫鳳雛驥子看于于殷勤祀竈賴奏善三尸確守憑雙趺

丙辰除夕

不知老將至何惜歲云終天意冰霜在人情節序同朱門喧櫪驥青眼送雲鴻斗柄依稀轉行行欲向東

伏枕吟

日日春陰稱病身若爲愁不耐芳辰縱教拈得天花笑都是維摩過去因

未覺門前風雨多一分春在夢中過無端惱亂流鶯囀扶起衰容又放歌

有漏仙人卧欲僵塯成無縫覓何方秦王五乘誰

能繼莫怪曹商說短長

一身以外復何須有鬼無端靳步趨三萬六千獅子座何當丈室共跏趺

相逢巫祝兩無情從此應聯白額盟道是吉祥人不信適河差免作犧牲

入務尋醫詩酒除鬢絲禪榻負安居愁霖十日誰相問畏飯門前一子輿（息翁兄不時饋問）

病毒經旬展轉枕席因憶鐵巖先生曾嬰此患未幾完好予則遷流無已率寄一律

百不如兄病亦殊後先覺痛判瑕瑜閉門裸露慙平子伏枕呻吟感趙瞿供佛肯輸刻肉頒瘍醫難覓從癰符逢人莫問春來狀呰窳形容是阿奴

力疾寄三崧

寂寞蕭齋賦病梨終朝槁卧要扶持不嗇末疾周官養偏媿專攻季子錐榆柳自應蟲蝕盡鳥鐘豈有溜穿時從今駕足憑烏豕春栗尤須勞爾爲

南園八詠

薇館

百花無多時此花一百日日長如小年仙人在瑶
室

清美亭

松影在亭前松聲出亭後可是起清風主人詩脫
口

雪蓬

人欲求清涼先須除内熱古來有畫師長江圖釣
雪

滴翠亭

老樹如青銅新篁如碧玉清風無端來吹上衣裳
綠

墨花齋

筆能補造化百卉天無功五更風雨過只在墨池
中

洛社

三生本無定慧業皆前因安知白居易不是過去
身

舴艋

從來一葉舟茫然凌萬頃軸轤安在哉畀栖發深
省

山翠水光之樓

世無百尺樓而有百尺理人高樓自高不信問山
水

春陰行

滿目雲影愁不見天宇霽太皡布陽和甲令勾芒
閉春山無笑容陰雨徒雪涕雉雊麥芒齊鸜鳴柳
條曳可憐阡陌間茂草没緇壇化工萬物母方長
何所戾交雜屏翳施不日且有曀

桃李非不好冶容韡春林風雨晝如晦委棄塡蹄
涔哀哉一零落春霽同秋霖尊罍判秦越士女各
商參結蔕蔕須固盤根根須深凌風風不撼沐雨
雨不侵試看嵌穴間古檜終森森
桑濕不可飼薪濕不易燃竭蹷貧家女採掇懷憂
煎蠶以充杼軸爨以給饔餐朝昏供職役景光迅
推遷晴明且辛苦况乃雨連綿椙柚溫室火迷離
土坐烟屋漏沾床席俯仰生尤愆

黃雀野田棲老不豐毛羽忘情覬螳螂幸免挾彈
務營巢葺其壘徘徊風雨暮飲啄積淖邊艱窘在
跬步信美止邱隅閒愁來觸迕寧甘雌伏終不易
空倉素羣雄側高飛晴空先得路

巢桐得遂終養之請書來與訂歸期喜賦

參禪須參最上乘聞偈須聞第一義希世莫逞高
摶心處身莫為浮名累急流勇退古所稱尚論千
秋誰克遂高堂珍重寄當歸蕩子熱中迷遠志太
牢𣫍觫蜀狙烹芻狗顛連道傍棄大隱朝市未可

憑東方滑稽多異議卯景頭顱靖節腰頓悟三身
昭四智區區晢墓何其嗔嘿嘿毀車無乃忮吾家
仲子二千石拖紫紆朱恩屢被兩朝閱歷四品官
八載周遊百粵地捐軀報國掃祲氛作念勤民殷
撫字　前王至聖　後王神激勸忠良先孝治耄
年父母戀兒曹服勞有一何妨二詔書錫類頒九
州草野無端歛行淚韶州太守孺慕深明發有懷
輕祿位匍匐陳情急上書長跪寧惟手握臂誰非
人子感上官封章稱旨從行意書來預與訂歸期
海天迢遞秋風遲葛洪鮑女雙挽車可有丹砂盈
綬笥白牛已覺使君真野狐從教世人偽吾身恂
愁　老母依依甕甖稱成德器脩然肆志忘賤貧
敢謂聲名並驃騎新笏已釀介眉春共獻還酬兄
弟醉私心想像樂何如狂歌自頌非常事

鹿溪姪再之黔中省十二兄賦送並勗

嗟予老行役衰病乃倦遊聞人事遠征觸觸撫懷
愁三春遠首夏別淚何曾收晨興送從子匆匆辭
故邱借問爾何之黔南道阻修中郎大田尉鞅掌

城蘭州時兄在凱里修築城池古之蘭州也無父岵在叔貧家計難
周往來再閱歷跋涉靡夷猶所經長短亭頗能記
憶不羅施山嚣嚣牂牁水悠悠江湖休早起早起
烟瘴稠關山莫晚行晚行忽輪輈鷓鴣啼不住崎
嶇生煩憂吾家世清白冰蘖叔所優教嚴香囊佩
餌乏銅盤饈男兒志四方豈第輕肥謀努力事叔
父無貽畫虎羞慎勿斷消息倚閭人白頭

石橋行

人傑地靈彰猷為霖雨舟揖無公私轉移一試調

燮手平成天地齊偏陂吾挏週遭倚山麓東南一線清漣漪要衝燕魯連楚粵絡繹不斷皇華馳有時山水驟奔注涸固可待盈無涯長橋昔架木千柱頓遭怪物如文祁可憐飄宕兩岸没折檻破板春冰澌居民行旅罔攸濟縱操尺箠安能支

世宗皇帝眷故舊巍峩特起賢良祠祠成詒令致

大祀上相遄歸申孝思顧瞻四方路坦蕩臨流一渡橋斜欹經心民瘼切補衮敬供桑梓虔顛危拼擋不獨蠲犀帶天家錫賚輕分施木植撞擠易解

脫磐石鞏固難推移掎摭片叚積累萬磨礲剖判河之滸截松作杙百夫築梅花千簇紛揵椎橋之石揆下遍用松椿椓入泥中名曰梅花椿中邊旁午犬牙錯泥填沙覆旋生坻盤渦急瀨淺見底坎窞盡塞潛蛟螭凡橋孔之下悉用椿石沙泥築成河底銅駝鐵馬竭斧鑿斗金不惜終朝縻排撥闔砢復綿亘上跨黿鼉下伏龜七星半月著天象千秋萬歲撐坤維水昏日至却斷續計傭無藉驅胥靡叶經營不愧紀綱僕指揮仍賴白足師鳩工庀材鼓匠作騁神技法憑班倕趨蹌我亦歷三載落成丁巳天中時徒杠輿梁安袵席父老耄祝兒童嬉飛軒對峙額良弼尹陟韋平功昭垂山城若無兩賢怕逝川空復瞻瀏其吁嗟乘輿濟溱洧小惠未徧醇儒嗤

長隄行

石橋既成歌利濟保障隄防事非細橋頭東岸亘千尺炊煙輳集居連欐四山衆水滙若涪溜浸波搖土爲敝一朝渟滀涅橫流魚腹膏脂民命繫若非先事預爲圖他日噬臍功莫逮回憶當時損戶

口曾經泛濫無涯際至今凋瘵在河干頹垣破屋悲淪替參差帖石半谿砑豈異黃河側手蔽小人有　母遠就養出自東門頻聘睨回頭一見百慮生作念補苴休再計停車急急喚阿姊惟我與爾籌救弊就中旋脫纏臂金開蔽立檢錯刀帶姊曰恭承　慈母恩竭蹷圖成女當繼古來巾幗且築城敵愾禦武資防衛一隄所直能幾何永使居民樂休憩遵循德義萃門中相度時宜因地制朱提白粲絡繹將坌集游民皷趾隸疏通濬決順其流

填淤牴牾殺其勢取材硬木斲圖棧腹實壘塊澄潭綴梗梗中流逼離崋㵩㵩習坎從抝㧞松根入水不易朽用揵石蓄看固柢更平版幹稱畚築脩蟒逶迤閣刊砌池陽鄰下著奇功白公史令冠當世從今應號恭人堤𦖭雲渠兩仍多惠

石柱行

考工記不厭詳細將作監無嫌煩多橋成隄就既鞏固還防異患攖洪波元泉彷彿有窟穴人言怪物騰龍梭或恣跳梁舞蛟蜃或縱贔屭翻黿鼉或

裂巔巖徙巨石或圻遠岸掀喬柯漫空掃地不一狀每使橋圮堤成渦難邀周處激刜刜豈有壯士能擒拖形家競傳厭勝法此事杜老曾譏訶由來狂瀾迴既倒憑仗柱石齊嵯峩譬如邦家作屏翰屹然守一躅千㽵他山之石足攻錯採取犖确加磨礲其高丈六圍合抱萬鈞至重誰扛馱龐岡苦不便舟檝陿隔安得羣封駝神鞭驅策久莫覯五丁推挽將無那百夫螘集共弄舁衆足蹴踏肩相摩五步十步儘呼喘日行一里非蹉跎鐫銘編輯禹碑字古文體備隸與蝌（東西二柱楷書建立年月中二柱集衡嶽禹碑十六字爲銘悉遵古篆銘曰制罔弗備事久而亭州渚爾巽洪流永寧皆予爲之孳勸也）孤根安置務妥帖上流劈水開臼窠承天四柱奠坤載亭亭並峙平無頗華陽雙筭漫倒視濯口三犀寧同科武林方伯少保姪治績爭頌允翕河義承家法澤鄉曲樹立幽怪移巢窩經綸康濟一門著嶽高氏直兼委蛇千秋萬歲對此柱陵谷雖變功難磨城東百姓口如沸勸我還作石柱歌連篇累牘吾樂道爲經我手親摩抄

雨中送童大之武林兼柬張方伯

首夏旱旣甚束手農倉皇滂沱甘霖降塗足樂未央歌聲喧朧陌問君何傍徨無心營二頃有志懷四方維舟不解纜覊馬不解韁跬步且恐泥況乃路阻長枯槁重得潤霑濕寧相妨前途東道主維屏藩餘杭餘杭舊遊地無慮行倀倀輕重駕劇孟緩急知許棠縹緲青油幕氤氲菡萏香西湖闊新漲容與澄波光由來資稗稊未易漫芭粮尊前倘問我爲道兩鬢蒼憂勞萃病骨百端焦穀傷有如

今日雨一隅獨愆陽

漫興

雄飛指顧舞鵾雞戢翼依然枳棘栖更許幾人推趙武休矜三物擅祁奚秋風蘭臭沈香徑露井桃陰憶舊蹊一碧海門天接水列仙誰復試刀圭

短夢

寒空漠漠夢鈞天一曲纔終感變遷跨鶴高騫王子晉騎鯨淪落李青蓮芙容露冷飛明鏡蠟炬烟銷謝綺筵莫道上方多護短最嚴升降是神仙

以荃葛貽息翁兄走筆代柬

我有一端葛未足比紵絲織之自越女勝綌差如絺殷勤持贈君當暑製生衣人賤物不貴踟躇託吾私豈曰君所無亦匪云及時與君一嗜好頗識性所宜集荷不獨著采荔相與期兀兀老中谷難解葛蔓縈回首紈袴子災身夫何其錦幛裳季倫紫繡潺昌夔何如此草服迎風無雄雌愧我乏縫人短長君自為剪裁稱意内寬博乃良規定知不捐棄同袍復憐誰把袂傲長晝飢則共羹藜

送孫彥奉母赴慶陽任兼柬郤山將軍

我與而翁交篤摯逾弟兄十年不相見萬里無異情書通問不盡書斷夢不寧每恨尺素短又苦人事并往往意惓悼徒使心屏營昨朝邉卒歸約略聞軍行將軍走中外義重形骸輕幾為馬革裹纔得玉關生功高衆所忌蒼蠅惑雞聲昭昭郅隆世炯炯重瞳明雲中復魏尚義渠麾旄旌今汝奉母去師過占元亨丈夫有事業行色妻兒榮我媿如屈蠖一笑千慮盈送行姑掩口聊以樂事呈願我

太夫人壽筵稱兕觥詔歸兄與弟喜氣充門庭四方集賓客絡繹紛送迎毋于疇人内舉首憶西傾孫郎文武杰安得來堂閎而翁昨致須文與岡陵爭又念我勞勣友聲過春鶯此義古人有此事今人驚我苟訢鹽坂自向孫陽鳴知己況不棄以詩期權衡一讀我舌撟再讀我眼青並時實多幸敢不挑燈評可憐小巫手乃為大敵傳氣奪固爾爾心困兼怦怦全壁且歸趙請盟行朝荊惟於相送便略布相思誠述詞有令子勝于前老兵問病但

云減勿使憂思縈置我且勿論屬子專遐征南國雁已至西邊霜正嬰迢遥四千里嶽峙黃河橫于役非所慣長途方初經莫謂將門子上馬鞭生獰莫任健兒意擁車犇兼程定省傍繡幰饈饍視旗亭棗梨驛路足推讓懷髫齡克家既有子望遠吾無瞠子行父母慶吾歌邊隅清

次息翁兄見訓奉貽折枝秋蘭元韻

逍遥合入無何鄉紉蘭作佩憎新妝狺狺道路多猘犬吠聲一鼓同滂硠古來當門有鋤薙何須哀

怨遺三湘吾嗟屈子疏香草朝吟夕詠空誇張請看世間閒草木遭逢富貴承金裝猗蘭一曲莫輕鼓眼前蓊鬱皆迷陽腐儒得此素心愜一室晤對忘馨香黃磁綺石試點綴繞座瑤玉看旁唐興來不覺折欲盡高歌九辨村醪償兒童問我欲誰贈名賢作供斯為祥髯翁好我若鬥草每藏短小抽修長或歌或嘯任坦率不衫不履容疎狂獨將傲慢作嫵媚何曾克治加柔剛一雙白璧不入眼幾枝殘蕙偏云臧不孤采自南陔下奉　母之餘惟君將君才豈止十倍丕何因便腹推枯腸賞奇晰疑賴啟廸尋章摘句憑斟量神功至寶出君手直破鬼膽媲軒黃草玄亭畔許載酒火傳或釋窮薪傷芳蕤何幸得佳句衙官屈宋饒篇章一詞未敢贊游夏五千竊欲窺庚桑含英咀華味益永蘭膏既盡還燃穅當時正則若相遇定教把袂同相徉王香久已沒蓑草寧辭幽谷終潛藏臨風裛露傍知己肯隨凡卉爭炎涼

窗前腐草敗葉委積既久而未獲掃除心每

惡之適息翁兄以錦灰堆歌索和即事次韻

奉荅

青蠅戢戢何從來隨風振翼趨雙枚我非社樹乃聚穢手揮羽扇心儃佪俗物在眼刺在背灰堆何意當蕭齋椒蘭性異人必忌薰蕕一判情斯乖以玆幽砌積穢惡得不蚤畚謀攻排嬌兒為言待臘盡留取敲擊將無隹那知痴騃莫輕賣聰明未遽逢春回與其夜除鞭糞壤何如負荷肩薪柴天地草昧自開闢澄汰久已憑庖媧吾徒清芬襲几席

難容餘臭侵眾思呼童爲我急灑掃嘉賓式燕陳樽罍嘉賓不來來韻語開緘一笑兼歡咍霏霏玉削满尺牘破除煩惱銷疑猜瓜芋足供先生取棗梨愛見兒曹推活從芳徑賦嘉樹我掩蓬戶芟枯荄相將解嘲示畫譜休驚志怪同齊諧昔人圖此豈好事好醜真僞因心裁刻畫無鹽比西子無端唐突羞提孩不然丹青貴點染胡不想像摹珍玫莫憑老眼模糊看分別流品惟吾儕爛灰醜扇自生滅空庭落葉秋風催把君詩句足過日遣愁何惜傾千杯下視豪家列粉黛髑髏遺蛻加鈿釵縱教脂粉工塗抹肯把灰堆當錦堆

秋懷

清虛絳節五雲封秋肅那曾到九重十二玉樓排綺席三千犀甲守邊烽孤琴枉自驚羣馬短笛惟應和老龍只恐路經黃蘖塢更從何處問芙容

病

寒暄遷次總成衰方丈跏趺懶下帷莫道去華終困酒何曾昌谷苦吟詩短絲顛頓三眠柳大藥荒蕪五色芝露在金莖霜在草可憐圓蓋本無私

張十庚常乞假隨侍少宗伯舅下江試院因寄二首

德星遙聚映文昌依舊輶軒侍季方半載遊人憐寸草一燈今夕話長楊致身難得兼　君父執業還如在黨庠多少吳兒爭指說韓家小鳳是冬郎

自憐晚病悔粗豪除是懷人惣憚勞三獻陵陽封不願孤潛少室價非高迴腸枉憶青冥靶消渴偏仇白蹢醪夢裏相逢醒又散秋風吹雨正蕭騷

送湳姪省覲虞山呈伯兄

别兄元年夏之孟一瞬逾年秋又竟年來消息不勝書嘉會叢中犬馬病今朝力疾送猶子細作行先說家慶自春徂秋氣象新居然駟馬成高門老母指揮我服力門前綽楔兄承恩美哉輪復美哉奐躊躇四顧思諸昆何須楷棟盡蘭桂祇期苞茂同松筠白頭拄杖落成喜阿奴碌碌扶持　親人生八十古尤少耳目神明况不老四方車馬果來問今歲中秋月更皎仲兄季子奉詔歸我與榮

抛忘恍惝兄雖官守在姑蘇來書莫說心如擣思
歸不遂計入徽川陸常珍致未了恩推臧獲婢媵
流屋好由來烏亦好　聖朝教孝即勸忠資親事
君惟在公弟兄許國　老母意孥也行復明光宮
仲兮得請亦意外那有將母能雷同兄能致身又
竭力不必區區奉顏色側聞吳下屐春臺一似鄉
園開壽域萱堂瑞靄映金閶千金帨設賓筵秩門
雖如市心如水共須循良彰　母德不材中處來
令譽波及吾者三人餘故人樂有賢友于蓬生麻

中憑麻扶紅雲宴罷黃花綻東籬正好隨潘輿畸
人可笑易顛頷痼疾頓發令尪癯藥爐茶竈耐朝
暮鬢絲禪榻愁風露雞肋那堪二豎侵魚鰥幸免
三彭訐回頭久矣疎簡編此際聊尋當親故詞場
阿買張吾軍可惜思翁辭我去竹林既散被又單
朝日在房寒已沍

與塗承少宗伯舅命再之下江試院因賦長律十六韻遣行

悲闕負米慰衰年只當擔簦侍講筵康伯未窺殷
氏奧獻之幸得郗公憐客途算作王孫草幕席恩
齊庖杲蓮吳下繁華憑戰勝尊前談笑慎周旋萬
花谷內饒新樣七寶林中耐討研只恐自孤時雨
化底須更慮惠風偏要知後覺資先覺庶使名賢
說象賢從事顧瞻多父執重遊始信少尤愆昨來
乳燕依巢壘此去征鴻宿渚田投店不妨居廡下
歸車未可在霜前夜深記取垂衾覆道遠聊酬蒪
食緣老子支離千計失阿娘辛苦百憂煎停機暗
落思親淚折簡非求飯妳錢樂育輶軒殊鞅掌畀

栖鸛雀聽拘攣嗟予剩有青衫濕屬爾休從絳帳
傳莫負三餘勤考業故園回首舊青氈

聞道

楓落林皐金粟殘吳江聞道不勝寒孤清那得知
胡質高潔由來屬井丹惜別湖山難嘯傲誤聽鼓
角易悲歎可憐一枕遊仙夢滄海秋風路渺漫

日暮

衰疾不禁晚斜陽生薄寒爨烟遲祖納爐火笑劉
安犖動一以寂終風何未闌落英無意覓兒女勸

加餐

題巢桐清夜焚香圖二十韻

蓄德足潤身背面見晬盎别時頎而長歸來大者壯心廣體斯舒夫見清白況何來老畫師貌得靈臺狀廉性變貪泉浩氣奪蠻瘴人定天弗違囊空意轉暢放衙各求安獨凛爾室相皓月即吾心空明觀得喪焚香夫何為欲達霄漢上鶴唳作頌歌梧陰列屏障何必稽古人循良一趨向露冕方奏功解組遂終養進退有餘裕行藏非孟浪大義明

子臣厥職兩無曠問年未五十歲月詎可量頎君踵　慈親愈老神愈王無似阿奴衰欲借靈壽杖每怪道路人顛倒争兄行執手久躊躇披圖互忻悵布置好鬚眉吾甘面塵坱

閉戶

閉戶成枯坐觀空不為禪才衰知病劇氣短恥人憐雁過風沈樹霜來池倒蓮乾坤一牢落盤錯定誰賢

喜息翁南堂兩兄枉駕草堂

剝豕欣逢二妙俱貧家供給有蒸豚狂遺越葛憑兒正病失青藜倩客扶名教固應多樂地禮文豈必為吾徒抱超元箸埧篪和縱苦頭風也暫蘇

送張徵邃之虞山

老驥伏櫪羞悲鳴秋鷹振翮舉眼驚病中送客已作惡何況子去依吾兄吾兄得子必一笑古稱玉潤同冰清兩年學業益長進梳刷毛羽來秋成一笑未了恐問我告語莫令傷中情庭前只有三槐好世上寧多四傑名聲名官職所不論肺病亦復

遭纏嬰牛溲馬勃無不藥盲下膏上何曾平祗今封侯不夜國黑蚖固守難鉤併終宵枯坐噎兩眼雁聲到耳懷眷令聯床風雨那可得子去我住惟吞聲但願吾子成名易轉轂吾兄百祿　母五福吾獨甘為匠石不顧之朽木

華林莊詩集卷四

華林莊詩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孔鋗撰孔鋗字梁貢號于巢桐城人康熙中諸生其詩七言絶句工於寫景如垂楊枝上鶯捎蝶擬得飛花破水痕之類亦殊有晚唐風味所謂香車金犢陌上留連者也至黄雲白雪門前路薺麥田中作菜花之類則刻畫太甚無情景交融之致矣

道腴堂詩集四卷

〔清〕曹煜曾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曹氏五畝園刻石倉世纂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腴堂詩集四卷》提要

道腴堂詩集目錄

目録畢

道腴堂詩集卷一

海上曹煜曾耀高著

男　傑士電發　孫　錫寶鴻書

姪孫壻葉承子敬　錫袞補亭同較

姪孫　錫黼誕文

五言律

城西探梅

城西多勝地策杖爲尋花月淡羅浮夢香清處士家偶來詩欲就深坐酒頻賒寄語江天笛休吹感物華

冬夜有感次爲章弟韻

擁衾如擁雪強起就壺觴濁酒寒無力疎花凍失香養生思絕慮卻病見奇方卒歲殊無計蕭然我已忘

自適

自適緣從好逍遥半畝間腰和梅共瘦雲與意俱閒綠上春回草青還雨後山杖藜尋盌去終日聽潺湲

新春與張學之日晤祖望弟齋喜賦二首

我愛張平子春來逸興同詩吟草閣雨棋響竹樓風性僻堪名懶顏衰足號翁幾時垂釣去煙水正空濛

樂事誰堪共風流有季方龍睛晨潑墨烏嘴畫聞香月淡門新齋梅開姤曉粧此時一尊酒主客話偏長

遊圓通寺

幽然圓通寺登臨愜素情亂峯含落日積翠擁山楹地僻門禪誦心閒聽鳥鳴此中堪永日相對說無生

富陽道中次金星槎韻二首

日暮富陽道林昏莫辨花亂雲封遠岫淡月護平沙感舊情無限澆愁酒不賒舟行風正好漁火逐江斜

離家纔數日蓬底見山花飛瀑噴殘雪歸帆漾夕沙艙光空裏過幽興夢中賒醉眼模糊處煙雲萬疊斜

七里龍次星槎韻二首

兀坐看山色晴嵐翠欲飛高峯雨岸起孤寺一僧歸松老龍成甲苔深石綴衣每逢佳絕處心賞便忘機

夙有探奇癖今來逸興飛水窮山忽轉雲起鳥初歸恠石疑蹲虎驚湍欲撲衣悠然蓬底坐松籟發清機

常山道中二首

晨發常山道肩輿度嶺西玉龍花乍發廣濟日初低挾瑟多違俗凌雲誰作梯石門登眺處古墓望中迷（地有趙鼎墓）

四圍蒼翠裏點點露青螺春色涵墟落晴雲抹遠阿幽禽閒自語細水靜無波會得此中意疎狂一放歌

憶兄

早年失怙恃手足誼尤敦雪案書同校花晨酒共尊飢

驅憐馬首衰白憶鴒原豈爲無魚歎情深返故園

蓮勝菴

向晩理輕策禪林偶獨行孤亭斜日影萬竹送秋聲地
僻心俱寂身閑夢亦清講堂留暮靄香氣繞前楹

宿儲潭

飛峰斜照裏客路暫停橈官舍依山宋神宮歷代遥還
家今夜夢別思隔船簫看徹浮生理深林歸暮樵

歸家後生計蕭然感賦

愁客思歸好歸家愁轉親門敲催稅吏甑掩落花塵晤
對依高士悲歌感昔人丈夫青鬢在不用淚沾巾

寄李龍門二首

昨歳同晨夕官衙恣笑言我歸逢木落君住又春温楊
柳微風岸梨花細雨邨章江景色好誰共倒青尊

故人具尺素招我意諄諄筆短情難盡形疎誼轉親攜
柑聽鳥語結宴坐花茵寄謝天涯客長征休復論

九日飲爲章東軒分韻得山字

東軒落照裏秋色宜斕斑有菊便可意看花眞箇閑棋
從貪處失詩向老來删沉醉忘重九頹然倒玉山

初冬散步

正及小春候晴和勝興時鳥聲喧萬樹日影碎重離岐
路何須泣閒行任所之偶思乘興飲隔水酒帘欹

飲紫藤花下

河水綠如染藤花香更清春光忽已暮對此不勝情露
起綠燈合雲開讓月行衰顏容易醉未許戀深更

不寐

殘燈明復滅倦枕髮蓬鬆犬吠深巷月雞鳴遠寺鐘緼
袍呼婢補脫粟倩人舂卒歳無長物蕭然一老農

歳暮東亭之次爲章韻

冬日半晴陰淒風起暮林墨痕呵凍淺雀語喧花深道
在窮藏器知希嬾碎琴春光看轉眼沽酒共招尋

贈顧緘三三首

世路誰相契知君獨有吾猖狂同阮籍清潔類倪迂許
友心偏壯逢時計轉愚雄心如可就事業付桑榆

堂前兄弟少爾獨任承歡豈愛風塵好其如甘旨難暑
清留皓月香動入幽蘭此際荷衣就還同舞綵看

友誼推先世交情歷久要我時方丱角君亦正垂髫共
着秋山屐常攜夜雪船只今敦舊好風雨話良宵

雨不止

閉户焚香坐瀟瀟雨不休簷聲秋裏滴鳩語倦中投花
事已如此春光何處留獨餘吟興在握管上高樓

晚步

從倚巖門外天空夕照收炊煙寒碧瓦嵐氣暈銀鈎自顧誰青眼相看盡白頭歸來眠不穩高閣聽更籌

偶成次謌廷姪韻

獨倚胡牀久相看有阿誰貪書忘帙亂微倦放頭欹果熟鳥先覺茶甘叟獨知蕭蕭楓葉下却是為催詩

初冬夜即事次祖望韻

露零知地潤霜重覺天空小屋祇容膝低簷不受風已知竿是好莫歎瑟偏工幸有殘編在相依蠟炬紅

道腴堂詩集卷一

道腴堂詩集卷二

海上曹煜曾麓高著
男　傑士電發　孫　錫寶鴻書
姪孫增葉　承子敬　錫袞補亭同較
姪孫　錫黼誕文

七言律

瓶花落硯池和包介玉孝廉四首

裊裊瓶花着意開飄零偏向墨池隈已敎力盡無風墮（放翁詩瓶花力盡無風墮）恰似春殘入硯來木筆含香沾弱水松滋和帶散輕煤自憐搖落從騷雅不作殘粧傍鏡臺

寂寞金胡送落英端溪占斷暮春情文心已倩花為染斑管何須夢裏生蜂渴抱將窺硯沼蝶狂撲辦浸龍睛雖然老眼看如霧半勺寒泉分外清

鸞膠莫續怨天公舉案驚看一片紅紫玉有情埋艷質素瓶無計挽春風憑將栗尾歌離恨好托霞箋訴別衷此日後庭誰覓得那知祇在硯田中

瓊英落去最難堪色相空時境飽諳如意錯疑飛佛爪軍持那可貯優曇一痕墨汁凝香霧幾片紅霞映石潭悟得無生三昧訣拈來且作雨花談

懷稾初兄

何人寶劒倚蒼冥匣走龍蛇海句驚蜀國小蘇悲伏櫪
雲間大陸擅先聲天當極北寒生樹春發長安花滿城
聖代即今崇對策錦衣格外聽啼鶯

蠟梅用為章弟韻

滿樹風霜歲未還亭亭獨傍畫樓閒不隨白雪誇瓊質
却羨黃芽駐玉顏金屋晚糚香入夢銅龍曉色霧為鬟

書齋偶成次祖望弟韻

此身合在瑶臺上暗引春光蜂蝶閒
殘冬候煖恰風恬旭日曈曨射曉檐貪聽禽聲時隱几
怕遮山色半鉤簾囊空祇恨酒難繼家儉偏驚丁倍添

差喜跏趺遠世事心花開處不須拈

吳淞漁樂

水闊吳淞江上波漁翁家在姘婆婆廟前網掛新晴雨
閘口潮衝舊釣蓑白浪輕風三尺鯉綠楊斜日一聲歌
賣錢換得前邨酒鷗鳥無心亦肯過

閒居

莫道閒居無勝事窗軒汎掃可徜徉青城道士探瓊笈
錦里先生贈彩章寺遠鐘聲沉暮雨簷低雲影落空塘
何須策蹇尋幽去谷路風煙正渺茫

送錢伯良入都赴選

吳淞江闊片帆疎二月春寒帶雨餘茂苑鶯啼花正發
廣陵草綠柳初舒綸闈恰值招賢日竹馬行看擁使車
獨有故人淪落久年年空對一牀書

寒月

狼籍杯盤罷晚餐巡簷又見月將圓與梅添却三分瘦
和露釀成一片寒已是生涯傷寂寞況聞鄰曲話辛酸
浮雲休傍高樓過常得清光照夜闌

秋日感懷次王鴻資韻四首

海城風景似遐陬客到棲遲自可留郢曲調高誇白雪
江天木落動悲秋丹楓平野迷猿穴白浪春中壓鳳樓

愧我吟懷苦未得何時策杖賦同遊
秋到江亭一雁歸登臨回首夙心違途窮不灑千行淚
骨傲偏宜百結衣自笑素懷空骯髒最憐今日盡輕肥
吾生幸有煙霞志煮石烹泉可療飢
病骨羸支似老翁生涯半付酒杯中吟殘詩卷憐書蠧
釣入春申愧夢熊四面奇峰秋似夏一簾黃葉雨和風
何須對景悲搖落慷慨襟期自古同
登臨高閣暮雲迷萬里煙光草色淒夜月誰占雙劒氣
秋風空老紫騮嘶忍教冷煖從人態且慰窮愁種廢畦
耕讀尚餘書史在他年還許照青藜

玉山道中

征囊遙度草平西水滿池塘菜滿畦板屋茅簷菁綠蟻

荒原落日聽黃鸝越山盡處風光異吳客來時鄉語迷

最是旅懷愁絕裏孤城宋歷暮鴉啼

夜泊汪村次韻

風起天涯客袂涼溪流曲曲似迴腸孤邨帶雨人家少

獨樹維舟野岸荒假寐青衫堪下淚蕭疎綠鬢漸成霜

欣逢好友頻酬唱白雪吟成貯一囊

弋陽道中

晴日輕風送客舟無邊景色望中收參差紅樹藏村舍

掩映青山綴小樓石室如囷懷隱跡錢倉若廩溯漁舟

弋陽江上溪流水照盡年年羈旅愁

宿河口鎮候九和彙初兩兄舟不至

風急灘高帆影迷扁舟獨夜宿沙堤唱酬暮雨欣同調

兄弟天涯又暫攜孤棹月斜寒犬吠隔溪人靜竹雞啼

有懷此夕難成寐何處歌聲度碧溪

早發廣信

南屏山外放輕橈起視朝暾映小橋野鶴帶雲衝斷岸

淡煙和霧抹山腰溪因水碓流偏急樹為霜侵葉漸凋

莫道吳儂詩思短棹頭景色儘堪描

豫章雜咏

豫章城外水濱濱春色無邊儼畫屏天寶金龍傳勝跡

松門石鏡徹空冥桑麻尚憶秦人洞風節猶存孺子亭

挈伴高樓拚一醉黃鸝樹上正堪聽

登八鏡臺

八鏡臺高俯大荒憑闌極目對蒼茫南來山色崆峒壯

北去江流章貢長風急鷓鴣啼上下秋深橘柚飽風霜

登臨莫道蕭疎甚贏得新詩貯滿囊

八月十六日遊通天巖四首并序

巖為贛邑勝地離城二十里曲徑紆迴茂林掩

映數尋峭壁環遶山巔上刻龍虎神像其下石

屋二三間即寺僧焚修處有東坡先生題壁數

行字畫端勁墨跡如新繫以年月紹聖四年八

月十六日也予既喜與先生來遊先後同時又

自愧無才不能捉筆和墨聊誌數語并綴四律

以紀一時之興云

當年學士登臨地愧我來遊亦此辰千載風流同一笑

數行翰墨獨如新秋聲蒼莽餘今古山色參差歷劫塵

永日憑高空悵望敢緣指點悟前因

病餘瘦骨強登高策杖追從破寂寥路曲忽疑山徑斷

草綠蘼蕪得馬蹄驕醉來眠石看雲起望裏歸僧渡水遥
吾是江南倦遊客一枝可許寄鷦鷯

高秋地迥絶塵埃石逕蒼苔長綠苔移得天香風送至
摘殘桐子鳥啣來降龍石像懸崖古鎮武[illegible]祠絶頂開
（對巖有鎮武祠）醉倚忘歸巖畔立此身彷彿到蓬萊

着屐尋幽捫薜蘿小塘水漲動微波垂垂橘柚當巖見
兩兩沙禽傍竹過謁客山僧禮數少可人秋思夕陽多
歸途更約偷閒至何日重來一放歌

臥病

秋來倚枕轉蕭條官舍淒清客夢遥皎潔冰輪如有約

微明燈火伴無聊渴如司馬愁難禁瘦比休文病未消
最是五更岑寂處半天涼雨滴芭蕉

夏日遣懷

崆峒山色照虛堂長夏炎蒸倦倚牀好友公餘頻索句
訟庭人靜共飛觴香清蘭樹亭亭秀（劍池有蘭樹）味美林茶淺
淺嘗（林茶出定都）遥望夕陽暑漸退窺簾蝙蝠遶空廊

山行

竹杖芒鞋度小橋山行深處野花嬌亂峰寒入雲霄迥
疊嶂青排空翠遥傍島小禽窺客過隔谿野叟帶雲樵
懸知茅屋煙浮處隱得高人自可招

閱祖望觀桃有感之作文采爛然余落魄人也對
景增懷亦感而賦此

十分春色到城西刺眼紅桃映水低曾擬芳菲依上苑
可憐委曲傍長堤閒房僧話看霞起竹舍茶煙聽鳥啼
記得去年寒食節滿江風雨正淒淒（客歲潮州之役是日舟過湧安）

送朱遇韓還玉峰

玉峰中水兩相望繾訂交情便束裝耐冷客來雙屐雪
趁潮人去一船霜紙窗竹屋添詩興白酒黃雞樂歲穰
莫歎圍沙還復散（東坡詩親友如圍沙放手還復散）江城秋色好徜徉

尋春次祖望韻

為尋好景暮春天晴日遲遲似小年黃鳥催殘羈客夢
綠楊低覆賣花船羅衣輕薄風前酒病眼糢糊望裏煙
莫怪佳人頻徙倚踏青心事倩誰傳

送繼初弟之贛署

千里名駒迥不凡送行三月燕呢喃殷勤兄弟難為別
珍重家書未易緘南浦垂楊縈客夢雙江細雨帶春帆
縱橫山署清貧甚莫作醯絲氏自緘

為章席上喜晤朱柜一

握手論交歲漸窮欣逢嘉客一尊同驚人愧我非工部
枯竹輸君似長公酒淺寒深風料峭月纖雲淡燭朦朧

刺天鷺鷥終霄漢閒殺吳淞老釣翁

雨窗雜詠三首

閒門地逈足盤桓風動疎林葉盡乾已是小春鶯節序
耶堪急雨溜鳴湍壯心未逐黃花老狂態猶留青眼寒
點黯劒花頻拂拭幾回搔首向長安

沈沈香霧鎖蒼苔黃菊籬邊獨自開覓句久尋花下步
澆愁且付雨中杯殫將孤劒清光動袖得雙鬟皓月來
却笑書生空骯髒魚龍眼底任相猜

羞將七尺效逢迎剩得殘編手自耕冠履休誇今日盛
鬢眉猶帶舊時情林疎葉送溪邊雨寒薄雲穿竹外晴
最是宋寥堪抱膝吟成梁父劇縱橫

老鸚越次謁廷娫韻二首

倦翮何年寄海陰翠襟紅嘴尚清音春殘樓閣尋花夢
秋老簾櫳伴月吟失路才人驚作賦含情宮女漫傷心
自憐老去風流在奮翼還期到上林

堪歎年來生事微關河舊夢竟依俙鵷鶵飲啄情何異
鸞鵲飛鳴願已非暮雨芸窗栖倦羽曉風佛號息塵機
縱教飛向雲霄去留取金籠待早歸

讀樗亭師遺稿感賦二首

策就天人道自尊共驚雲夢已全吞容臺書畫家聲舊
少年衣冠祖德存虛閣卧花看舞蝶晴山挾客醉芳樽
遥思杖履追從處坐向春風笑語温

讀罷遺編涕暗流名山事業倩誰收空傳錦里悲秋句
不見霞箋入選樓羌笛歌殘人似玉塞驢客醉月如鈎
緣知歿後光芒在碧落雲消燦斗牛

歲暮雨不止次爲章韻

重簾難捲日昏昏水漲芳塘波又翻暮雨朝雲酣客夢
冷煙濕雪鬪柴門書裁金剪嬌窗暗花澀銅瓶倩火温
試上高樓憑檻望城南城北暗消魂

排悶二首

斜行矮紙學來禽斷簡殘編信口吟手冷欲書先自怯
書忘偶檢不名淫北山安用馳煙驛南郭誰知隱几心
勘透浮生真大夢逍遥莫笑入山深

蕭然自許葛天民短褐行吟類散人鼠為饑驅憐出穴
雞緣寒噤嬾司晨鏡中霜鬢雖全老夢裏榮華却似真
莫道身閒無樂事滿庭風月夜來新

贈古林上人

竹杖芒鞵與幅巾溪山冷處着閒身蒼崖石靜松千尺
秋水波澄月一輪說法天花隨意落談經魚鳥自來親
道人欲悟無生理敢向蒲團一問津

送霖蒼姪之贛署

阿宜欲別更徘徊無限離情寄一杯千嶂綠深懷王驛片帆影落釣魚臺燕歸異國原為客木不干霄豈是材好到章江理舊業秋風還憶故園來

寄張長源

知交已作經年別老我離居又落花江上耽詩慚杜甫人間博物數張華魚腸劒吼寒星動龍爪書𢭏醉墨斜欲寄相思無限意亂山千疊暮雲遮

初冬散步偶書所見

初冬氣候煖如秋紅樹楓林萬壑稠彷彿武夷宜綵屋

辛勤惠遠為紅樓（時釋菴大悲閣傾圮某上人有志修葺故云）弄波雙鴨時沉水䬞餌羣魚欲上鈎日午行雲天際起微風著葉已颼颼

歲暮書事次祖望韻

歲晏深居夜擁爐清吟聊復當歌呼不知求馬輕肥者得似圖書跌宕無譙鼓風寒聲易凍窗梅月落影誰扶嗟今本是煙霞客羨殺高人乞鑑湖

為章四十初度三首

高懷不受俗塵羈千載前人事與期曲水流觴逸少帖（弟善書佳處無過二王）杏花春雨放翁詩（性愛吟咏好句尤近放翁）每逢佳節觴先具但遇賞心醉不辭愧我適遭紅勒帛（時正報罷）強持采尾為

修詞

至性無如兄弟真況於氣味更相親生憎性癖偏同調老愛身閒却避人憐我花時塵在甑飲君竹下月如銀刺天鸞鵠都休羨蟋蟀無慚號懶民（為章別號）

築得小園屋數椽東軒無事日流連銀塘倒浸芙蓉月鐵馬輕敲玳瑁煙好客每來居士屐愛茶時悟趙州禪只今黃菊陶籬滿覽揆人爭羨列仙

道腴堂詩集卷三

海上曹煜曾麓蕭著

男　傑士霆發　孫　錫寶鴻書

姪孫增葉承子敬　錫寀補亭同較

姪孫　錫黼誕文

七言律

病起

謝事方知事事閒開軒卷石便爲山支離瘦骨初扶病
潦倒愁懷暫放顏鳥雀窺人飛復下蜘蛛牽網去仍還
閒來自笑眞疎拙日對門前水一灣

初冬雜興二首

小築城南菊滿隄西風蕭瑟葉平溪罷休棋局僧饒去
未了詩篇日又低作態香煙旋復折衝寒鴉陣咽還啼
小鬟忽報蒸梨熟能食無功愧老妻

近來覓得買山錢半壑煙霞意渺然筏舫酒錫新活計
蒲團柏子舊因緣遶籬有菜堪供箸汲水無童好自煎
宿鳥、、聲天欲暝小窗和月枕書眠

東城晴望

新晴登眺此身閒四野蒼茫一望間秀麥翻來疑有浪
綠陰缺處恨無山漁人網截波心去估客帆飛天際還
安得移居村落住花時終日閉柴關

新年紀興次爲章韻四首

椒帖聊吟薦一觴才推繡虎豈能當已懸搽瑟違齊好
直欲行歌類楚狂盃底霞沉烹雀舌匣中電照吼魚腸
紛紛羅綺羣爭豔大布新裁味正長

鶯花取次好評論世上功名付後昆點點箸聲通過客
垂垂柳意欲搖村休將駿烈誇先德直以耕耘荷　聖
恩却笑情懷殊未減醉依錦瑟黯銷魂

萬户爭傳署餐宜章縫共慶值清時漫攜野客尋山嚴
遍看高人卧雪枝蒼鬢有霜羞結勝艸堂無月懶題詩

林泉可樂閒方覺出處何須更契龜

穿簾日影喜重重又覩連朝煙霧濃舍北雨深泥滑滑
山南雲起鼓鼕鼕春疏雪盡紅抽甲野燒風吹綠吐茸
萬物得時都自媚聊憑膏面爲修容

曉起

漏聲將盡曉鐘催起覺清光在綠苔明月已隨花影散
輕風忽送鳥聲回細翻貝葉持心久旋整鶉衣怕客來
更喜兒曹勤課業晨興已到讀書臺

寄趙尊客五首 漳浦人寓居雲間

高人寄跡隱清源一壑煙霞避世喧投轄風流眞好客

倚樓詩句最銷魂荔枝夢斷西河月鷓鴣聽殘南浦村端慥瘍倘淪落久煩君相訪到柴門

猶記西園共一尊蕭齋煙景正撩人紅搖燭焰酒波動綠醮山光樹色勻廿載交遊歸夢想吳甘談及樓亭六益諸先輩百年風月剩閒身袖中攜得新詩草元白才華未足論

問奇正喜子雲來忽漫驪歌江上催焦土可憐楚一炬頹垣空歎劫成灰時滄海[illegible]院別後遇以他事[illegible]人所使滄桑轉眼誰能料世事何常絕可哀回首昔時真一夢青山依舊野花開

別去知交又一年近來消息邈難傳夢中話舊情如昨醉後懷人倍可憐明月梅花春釀酒東風茅店夕陽煙

不堪獨上高樓望雲樹微茫隔暮天

五茸城外趙公家共羨衡門樂事賒鴉嘴金鋤晨劚藥龍頭石鼎夜煎茶百錢杖挂諸峰月斗酒鶯啼別墅花寄語申江春正好可能重泛海天槎

冬日偶成二首

重陰朝霧送寒威負郭無田生事微貧甚不妨需馬磨病來未肯泣牛衣木棉霜老花將盡烏桕風高葉正稀慚愧長庚昨夜夢試啼今已徹閨闈

吾生只合卧煙蘿隙裏光陰撚指過白髮添來嗟老矣黑貂敝盡奈愁何兒啼忍使寒無備婦病那堪別更多欲把此心狎鷗鳥不妨短笛着漁簑

飲世宏弟芳園分韻得九青

桃紅如燒柳青青恰喜攜尊到草亭着眼花光開欲謝燕人天氣醉難醒枯枰侵角誰能讓新曲傷春不忍聽安得僧虔三尺炬連宵相照影娉婷

曉望

敝裘破曉出柴門仰面猶驚宿酒痕枯樹凍雲封遠寺冷煙寒日淡孤村繪圖欲下蒼生淚望歲空銷野老魂已是捫心多感慨殘冬蕭瑟更難論

贈張學之

銀臺甲第三吳重回首滄桑感慨多垂老生涯餘白髮窮年事業付紅螺春風孤館聽禽鳥秋雨疎燈長薜蘿漫道君才無壽世文成蝌蚪未全磨

穀雨卧病

瘦骨支離屢欠伸案頭書卷半封塵撩人春色渾無賴憐我聱聲倍覺親漫道休文惟善病緣知原憲本傷貧遙思十二闌干外穠艷名花浥露新

連日雨不止

春入池塘綠滿灣雨聲日日到柴關不堪聽處三更後也有晴時片餉間好景方新催漸去閒愁欲斷滴將還

良天亦是難逢事留取元宵一放顏

喜晤蕚客

老卧松筠不可攀重來中浦聽潺湲相逢蝌紫雞黃後恰在葭蒼露白間蕭索情懷愁裏句糢糊雲樹夢中山爾音莫漫同金玉落帽風前約往還

冬日郊行

鹿麁勞生暫得閒衝寒聊復破愁顏喜他風物渾如昨憐我頭顱漸已斑落日倒翻千頃浪亂雲横抹萬重山此生不盡行遊興徙倚郊原未忍還

春遊四首

平生最喜是春遊況值春濃蕩客愁碧草䰟銷人絶國翠樓腸斷婿封侯偷香蝶惹花爲夢唸水魚驚柳作鈎欲寫韶華無限好眼前詩句不須搜

綠遍長堤柳萬絲短垣深巷最相宜妖姬白練催書急歌館紅牙按曲遲數縷新煙寒食後幾番風雨妬花時杖藜扶過小橋去又見茅簷一酒旗

一望郊原紫霧中遊人如醉日初烘草侵馬道千蹄綠水漾鵝群雙掌紅旋喚漁舟過别墅却緣野服似山翁誰家茅屋東風裏彷彿仙源有路通

踏青隨意到西城竹閣松軒逸事生可意梨花四五樹媚人嬌鳥兩三聲阮孚蠟屐堪乘興陶令巾車惬素情更羨永和修禊後至今留得昔賢名

幽居寄興

肉食何心問大還敢誇仙骨傲塵寰詩吟小閣斜陽裏意在古松流水間無俟馳煙移驛路有時放鶴到孤山閉門客至猶酣睡一任旁人笑我頑

寒食

今年寒食三月朔宿雨初收霽色鮮楊柳溪橋芳草岸杏花村店夕陽天已教節物供愁眼那更風光值禁煙自古賢愚土一抔神方何處覓真仙

已丑冬病中感舊十首

圍爐擁褐瘦如絲衰病季年強自持客去重尋蝴蝶夢悶來閒唱鷓鴣辭山寒霜後惟餘骨梅老花疎别有姿往事浮雲同昨日一回相憶一回悲

執經弱冠好耕鋤手把牙籤拂蠹魚絳帳夜寒三尺雪綠窗蕉滿八分書校讎文字銷長日來往賓朋慰索居十上説書裘敝盡（余赴秋闈八十次矣）茂陵風雨病相如

春申江畔足幽探童冠追隨得兩三送客長堤攀弱柳聽鶯蕭寺擘雙柑飲殘桑落花如綺下盡牙籌雪更酣最是豪華行樂地風光取次到城南

詩情我愛陶元亮筆法人驚王右軍此事故應推絶步
後來誰得更超羣比紅吟就青油幕倒薤書成白練裠
慚愧廿年徒漫浪迄今猶是歎無聞
回頭堪笑少年場桃葉迎來趁晚鞦花圃軟紅迷蛺蝶
柳塘淺綠戲鴛鴦歌殘玉笛魂應斷舞落金釵興倍狂
別後相思不相見那堪一日九廻腸
虔南作客憶當年極目河山客思牽惶恐灘頭水淼淼
鬱孤臺畔草芊芊淋漓石壁坡仙字搖曳山亭茂叔蓮（邑作蓮溪書院）
更愛秋來風物好離離橘柚滿簷前
金蘭結契共磨礱良友追隨笑語同詩擬青蓮推俊逸

才如吏部擅豪雄星躔南國人才聚斗暗豐城劍氣充
此日相逢天下士花前莫放酒杯空
記得東林訪慧遠拈花曾許續禪燈菩提無樹難思議
淨土生蓮有夢徵（余向禮佛曾夢身坐半空中蓮花上俯視大地盡蓮遍滿）蘇晉長齋依繡
佛裴休古寺喚高僧西來若悟祖師意直上浮屠第一
層
碧天雲淨霧漫漫午夜朝元降綵鸞脫卻青衫披鶴氅
笑看章甫換黃冠丹傳龍虎求真訣掌運風雷演法壇
（余向從胡雲廬受內養訣并符籙數種）他日功成雕碧簡玉皇香案列仙官
閑關卻掃養天和回想當年感慨多白首羞償文字債
青袍悔把硯田磨閑中風月眞知己病裏光陰一擲梭
彈罷朱弦三歎息高山流水竟如何

贈虞山周拜菴次爲章韻

旅食無端醉濁醪小樓潑墨興仍豪竹搖疎影翻青玉
松逼寒聲落翠濤愛鼓清徽舒鶴翼爲書金剪試鸞毛
重來良會眞難得莫漫思歸泛小舠

白薇花次敬三姪韻

舊植薇花發蘂新玉樓相對淡粧人鄂君繡被猶嫌俗
荀令爐香可是鄰夢入瓊枝粉蝶亂雪翻疎影鶴翎匀
天公莫放秋風起吹落墻邊滿玉塵

冬夜獨卧有懷

生憎弱骨強支持襆被蕭條只獨悲愁思都因酒醒後
峭寒全在夜闌時誰家樓上臨風笛何處機邊寄錦詩
自是客中眠不穩虛窗孤月數歸期

同世宏芳園觀桃

乍來疑入武林遊花似紅霞酒似油艷色迎人常帶笑
嬌姿羨爾半含羞風聲入樹聽啼鳥日影臨涯弄釣鈎
此會不須重秉燭無邊爛熳豁雙眸

西城看殘桃

數倚東君着意勤誰教零落付餘曛春風憔悴驚殘夢

暮雨凄涼憶斷羣斜墮碧釵拔蔓草輕拋紅淚溼孤墳
天公那管騷人恨來往無情是白雲

小春夜坐

閒齋和鵲罷飛觴燭剪西窗漏正長簾薄月侵花影淡
堂虛風送柝聲涼新裁樂府情如贈老去詩篇興不忘
此夕因君頻嘯傲憑將征雁度瀟湘

簡趙來臣

憶昔同舟江水灣曾攜蠟屐共躋攀春風草綠滕王閣
秋雨猿啼馬祖山久客只愁花落去思家時羨鳥飛還
而今高卧蓬窗下萬疊煙雲入夢間

張睢陽廟

當年血戰真源令自許丹心天地回豈料城孤兵食盡
可憐星隕劍鋒摧江流有恨精靈在陰雨聞聲鐵甲來
今日書生祠下拜英風凜烈掃莓苔

中秋無月

秋半淮南桂未開況逢無月漫徘徊祇聞笛裏吹愁至
幾見樓頭送影來才子吟詩紅蠟盡侯門結客暮鐘催
嫦娥應笑人多事故倩微雲護鏡臺

約浩修姪看桃雨阻有感

相約桃源再踏春無端風雨是今晨吹殘紅粉惟餘淚
滴破胭脂獨愴神映水綠波添錦浪傍堤青草綴花茵
盛衰亦是尋常事辜負騷人訪隱淪

送春次爲章韻二首

朝來扶杖啓荊扉九十春光忽送歸老去感時情慘澹
病中悵別夢依俙一尊酒向風前醉萬點花從愁裏飛
欲寄相思題鳳紙可憐才盡與心違

無限韶華轉眼除離亭讌罷事何如綠章夜奏留春住
紅豔朝看感物疎觸境不須悲白髮爲新且喜食黃魚
試登高閣閒吟望滿目扶疎遶敝廬

初夏

晴和天氣日舒徐野服逍遙慰索居滿院薔薇雨歇後
一池蝌蚪絮飛初廚燒玉版緣留客鄰借青蚨爲買書
老我一廛容鬢改題橋終自愧相如

哭爲章四首八十二歲作

兄弟相依數十春遽須一去隔晨昏他年夜雨傷懷抱
此日寒風凍淚痕池草幾時還入夢鴒原何處爲招魂
圖書滿架供欣賞物在人亡忍復論

憶昔芸窗手一編每逢佳景共流連梨花庭院春宵月
柳絮樓臺暮雪天愛客時鋤荒徑草品茶嘗致惠山泉
而今寂寞西風裏回首當年意惘然

生平傲骨自崚嶒一室琴尊見性情流水高山聲宛轉驚蛇飛鳥筆縱橫樓前飛影毫添頰夢裏逢君淚濯纓時有綈袍遺范叔只今誰念可憐生

自嗟老去髮蒼蒼寒擁衾裯月到廊每歎我衰惟藥石豈知爾病入膏肓園花匝匝誰同賞旨酒馨香孰共嘗禮罷空王勤致禱願君三業永消亡

道腴堂詩集卷三

道腴堂詩集卷四

海上曹煜曾䕫蓾著

男　傑士　霍發　孫　錫寶　鴻書
姪孫　墳　業　承子　敬　錫袞　補亭　同較
姪孫　錫黼　誕文

五言絕句

過豐城

迢遞南昌道豐城隱若辯何人長倚劔極目夜光寒

春暮即事

春水綠于染春光酒似濃日暄蜂蝶鬧花落影重重

偶成

新綠已盈畔扶踈樹影稠莫愁花落盡紅艷有葵榴

七言絕句

飲永怡堂時壽蘭竹沈小休暨校書李四孃在坐次祖望弟韻

竹染英皇淚未乾千尋影許月中看更憐有美思公子譜就騷人九畹蘭

春日有憶

梨花滿院月如鈎笑折花枝上小樓忽憶故人天際遠思君何日大刀頭

冬閨

寒風颼颼簾幕小裁衣忽憶陽關杳停針獨宿夢難成
孤雁一聲天未曉

草平見絳桃有感

宿雨初晴煙霧收桃紅如燒起人愁去年夜月闌干外
折得花枝笑上樓

玉山道中覩桃花有懷樞臣九和兩兄即寄

桃花歷亂映山溪却憶芳園鎖霧迷此夕若逢春草夢
好裁詩句到江西

儲潭別世宏弟三首

江干極目悵離羣回首虔南隔暮雲今夕片帆潭下宿
丹楓黃葉帶斜曛

吾來正及陽和候荏苒冬〻初又一年今日贈君無別語
好栽桃李待春妍

崆峒山勢石崢嶸城外雙江雨後清若問官箴何所似
山容水色是分明

和楚烈女徐青絲絕命詩四首

碧洞相隨伴小姑精靈不死貫金烏莫言神鬼皆虛幻
看取董狐舊姓于

垂淚天涯隔弟兄大江滾滾旅魂驚青楓嶺上王貞婦
留得芳名千載生

側身西望楚雲時漢口黃旗百萬師欲寄冰心歸故里
淚痕血跡滿新辭

謝女生成未及笄貞心那許世人齊惟應獨跨青鸞去
歸到蓬萊閬苑西

贈蒼崕上人

吟詩宛似唐無可妙論仍從悟後來眼底風光春正好
梅花纔過杏花開

獨夜

挑燈兀坐漏沉沉隔竹松風度遠岑滌盡煩囂無我相
一泓澄澈照孤襟

送春次許子遜韻五首

悶對青銅理鬢絲忽驚春盡送歸時侍兒折得河橋柳
報道飛花別故枝

欲別臨歧首重回離筵次第對花開丁寧囑向東皇道
明歲韶光及早來

少婦明糚艷似花憑將春意鬭繁華一聲誰唱陽關曲
愁殺五陵公子家

章臺柳色尚青青濁酒今宵醉半瓶只恐歸來添別恨
夜深秉燭向離亭

九點青峰似黛螺傷心南浦竟如何楊花也解無情思
散作漫天飛絮多

春盡

小院香來惹恨頻惜花無力護花茵東風偏爲增愁思
吹落千紅萬紫春

不寐

小閣焚香夜雨催燒殘銀燭已成灰蛙聲四起愁難寐
往事無端枕上來

初夏即事二首

今年四月尚餘寒稀覩青梅剪齒酸老去未忘宿習在

高燒紅燭看蘇韓

四月清和日正長老翁無事睡爲鄉閒身覺後無情思
坐看呢喃燕子忙

先大父麓髙府君生平吟咏不下數百首每甫脫稿即爲友人持去亦雅不欲以此自多年六旬外先伯先子暨家叔欲裒次全詩爲梓稿之計固以爲請終非府君意不肖十餘歲課誦之暇間學爲詩歌問業于府君府君稍稍示以興觀羣怨之旨恒舉平日得意作口授不肖不肖即傳寫紙上久之積百有餘篇然是時府君年八十四矣少壯所賦大半遺忘間有止憶一二聯者或一兩句者至五七古體了不復記故今所存祇近體若干首

時雲間董樗亭先生俞以詩鳴海内見府君作大加激賞府君因執贄請業久乃盡得其傳與漳浦趙尋客先生炎互相切劘同爲董先生髙弟董先生常語人曰繼吾起者必曾子也

太倉唐東江先生孫華評府君之詩曰波瀾格調出入于東坡放翁而藻思綺語妙處往往在韓致堯吳子華之間東江不妄許人者其推服府君如此

府君之言詩曰作詩境地貴老成然非枯寂乾澀之

謂聲調才情自不可少貌爲老潔者其實中無所有耳香山劍南竝不求工於字句抑何其藻采紛披也每酒闌漏靜舉錢劉溫李石湖遺山諸家詩以教不肖不肖才質譾劣深愧無成追憶遺訓爲之泫然

府君嘗一至江右有豫章遊草百首另爲一集遍檢遺篋卒不可得所存三十餘篇亦皆口授不肖者今即編次集中

五言如暖日如春霽疎梅半鳥侵疊浪濃雲卷寒風宿霧旋浮雲看世態流水淨禪心鳥弄窗間日香消夜半燈放鶴深溪綠雨花講院紅曉風吹夢斷夜雨

滴愁來七言如多來春色濃于酒盡放桃花爛似霞燭花光淡有無月樹影枝橫上下階風捲殘紅花下路鳥啼新綠竹間聲留將新葉邀鶯住刪却繁枝待月來兩岸綠陰啼鳥樹一帆春雨落花潮芳草落花人去後晴窗新綠月移時幾度雪消鶯驟改一番花信又春歸煙鎖鳥聲松葉冷笛殘牛背夕陽閒逃禪僧定雲間寺採藥花深雨後山暮雨草生江上夢晝眠雲在閣中看鴨綠池頭棋一局鵝黃盃底月三更凡數十聯皆生平苦心烹鍊之作惜全首都不復記因附載簡末云

不肖孫錫寶百拜謹識

道腴堂詩集卷四

有跋

昔人序曲江之詩曰其言造道雅正沖澹體合風騷紫陽論蘇州詩曰氣象近道由是觀之詩固必馭於道也馭於道則心瑩而氣和心瑩而氣和則詞婉旨遠而音節諧雖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要必與理融而後有不關理之趣故或謂昌谷稍加以理奴視風騷不難信乎有道之言固非使才使氣者之所可並也吾乃今於麓萬先生而益信余少從黃門外舅游即聞先生之概其後託甥館得見赤松虛堂超然三先生動協架殫學有源本時劍亭中書昆弟方幼才氣爍發而能自斂抑於先生庭訓所涵濡益歎先生之道之尊信不可及先生抱其道未得施而晚年閉户課孫怡然無悶望以益高先生既徂風采謦欬不可得見所可見者惟詩耳戊辰夏劍亭以手錄本郵寄誕文屬為校對得盡讀之和平夷宕信乎其馭於道者深也然馭於道而不為迂談腐語趣之不關理者未始不兼具焉斯真為有道者之言耳識者謂先生之詩傳矣而道終蘊而未舒其在劍亭哉從孫壻葉承謹書

吾邑言詩者咸以爲先祖詩似放翁春浦叔祖詩似鐵崖而皆源本於伯祖麓嵩先生盖伯祖之於詩粹矣伯祖之學無所不窺詩又得樗亭先生之傳源流派別窮搜遐討而融其精液灑然出之不名一家昔吾祖每逢花晨月夕必招諸名家與昆弟子姪載酒賦詩伯祖靜吟一篇輒探驪珠諸名家無不交稱引重吾祖與叔祖雖中年以後每有所作必質之伯祖伯祖亦以論詩爲樂推勘至微嘗至除夕猶與吾祖叔祖相唱和意泊如也平生不趨聲利而於制度之沿革生民之利病皆勤求而切究嘗思一用於世以舒其蘊顧數上省門未獲一遇人咸謂詩人之信多窮也伯祖壽八十餘先祖與叔祖皆歿矣猶強飯晚年學益粹德益高閉門獨居不交一客而隱然係遠近藝林之望吾祖與叔祖皆嘗手訂詩稿幸得留遺而伯祖獨棄去不一錄殆不欲僅以詩人見也然其詩實足以傳自伯祖歿一時尤迫欲見之幸從兄匋亭從口授之餘手錄百餘篇亟付之梓人雖吉光片羽亦已可占大概云從孫錫黼謹識

道腴堂詩集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煜曾撰煜曾字麓嵩上海人康熙末貢生是集爲其孫錫寶所編石倉世纂之第一種也凡詩一百五十五首煜曾爲雲間董俞弟子故其詩聲律格調頗有師法然卷中但存近體而無古詩王延年序稱其懶不自惜散佚頗多今所傳者皆其孫口授豈訓課時惟取聲律諧適易於記誦故耶

長嘯軒詩集六卷

〔清〕曹煐曾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曹氏五畝園刻石倉世纂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長嘯軒詩集六卷》提要

春浦先生於余為長親憶童時就傅譙國與其子若姪中翰敬三州佐禹門別駕大椿輩晨夕相聚首時親先生色笑聆謦欬每當花月良辰朋儕雅集先生抱膝長吟或賦古近體數章或填長短句一闋輒膾炙人口蓋其高懷天賦不慕榮祿曠遠閒適之致時時寄情嘯傲宜其詞之老而愈工也惜未得一讀其全集而傾慕之私未嘗不往來於胸忽忽廿年先生既捐館即中翰諸昆亦相繼謝世昔年親故半屬凋零良可悼歎司副旦雯以英年華胄博學能文嘗輯其大父巢南公全集行世茲復彚先生遺詩梓而傳之長嘯軒集是已旦雯為

余年伯觀察王公快婿觀察與其尊人中翰公少同學友善因締姻盟客冬余過茸城晤同年吹和具道旦雯耽嗜詞章著述充棟真風雅士也比歸適旦雯以長嘯集問序於余展卷讀之詩律原本晚唐詞調則出入周秦諸子間而駢體亦極工麗玉質金相允堪拔俗不特慰余夙昔傾慕之心恍覩先生之色笑謦欬並令當年與中翰諸昆季嬉游款洽深情如舊雨忽來疏絃復動也因為感歎者久之夫寄與篇章發抒懷抱賢達之素也克守先業貽諸久遠象賢之志也然則先生之辭固足傳而如旦雯之雅志裒集不又足多乎哉是為序年

姻家眷姪喬龍頓首拜撰

於夫剪紅刻翠爭奇豔麗之篇弄月嘲風競尚清華之句或抒情於離索駐邱壑以興謠或結伴於嚶鳴矢金蘭而寄詠人呼顏謝調叶齊梁縱令池上鳳毛聲名蚤騰乎秘閣抑且枕中鴻寶著作尚蠑夫詞林生同珙璧峥嶸没隴氣埃渭淚苟非擲辭章之秘籥擬風雅之真筌將馳日月以齊光亘紀元而竝永致為希有緊所罕聞海上曹春浦先生天上摘星人間逸士喬源繡虎瓌才八斗何多慧比神駒健筆千金不易良以泓渟彌演由來縕藉已深程玉尺於壁廱識凰微之蝌蚪啓青霜於武庫畢平子之雄雌綺歲流芳金桃銀杏清懷淹雅

車粟殿鐘疇不推為瀛選之青錢詎弗羨夫天機之黃絹而乃蛻塵軒冕肥遁煙霞謂蓬壺之在望縹緲何窮指溟渤之非遙滄茫無際蘇公遨遊月夜冠絕平生長史感興天初亮笆圓會以故微情瀟灑雅度踊躍先達名流遂爾矜夸何遜同時才雋於焉辟易陸機美哉東海之風噴矣西堂之曲集名長嘯聊睨紅塵詩近拾遺激揚清籟寓連蜷於紀夢蝶迷秋水之魂寫緜邈於書懷鷗静春山之影朝花資其賦色夜鶴與有遺音幽思偕野馬齊飛玄覽若游魚並出澄心體物收萬象於毫端眇慮為言滙羣靈於腕下至夫悅親戚之情話傷故

舊之睽違則蘇李五言別緒遥傳大塞壯楊盧一曲清芬近接乎淮南蟾露藹之停雲低徊浩唱歎湯湯之逝水慷慨悲歌豈無美人香草之懷大有門子蘭陔之隱每哦一字逸韻遥飛裁咏全編古音歷落洵風騷之砥柱誠大雅之扶輪他如檀板銀箏新翻紅豆歌帬舞帕雜擬金蟬青谿白石之詞獵蕩浦而馥郁玉樹黃霙之製方芍藥以鮮妍至若涉趣宮商金絲振響遊心俳儷綺縠成章則又屈宋不足傲以風流徐庾猶將供其驅駛者矣嗟夫掞天擲地貞不朽於星雲玉蘊珠懷潤餘輝於山澤宜乎奉爲膾炙壽以棗梨一卷承先識善家之志靜千秋繼業佚環海之季和揚鳳嘯於蘇門尚餘竹實招鶴歌於孤岫賸有梅花

乾隆己巳孟陬上澣新安末學胡二樂書於履二山房

言志之謂詩呂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已樂記則謂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若不本性情不衷風雅而能以詩傳世行遠者未之前聞玆讀春浦曹先生遺集而不禁神往焉曹氏望於上海簪纓累葉門第不減謝王先生爲滬城贈翁李子少穎異早游郡庠以屢困棘屋年近強仕即棄去舉子業援例入貢梯榮有階顧非所屑也好山水尤耽吟咏花之辰月之夕弟昆之燕衎朋舊之往還有會於中一於詩焉寫之古風雖不多作具有白蘇勝處至五七言近體陶冶靈府不假雕繢清微淡遠妙緒沓來非所謂發乎性情而歸風合雅者歟昔王士源亟賞襄陽微雲澹河漢一聯遂爲作傳而石林葉氏評韋蘇州詩亦摘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十字以爲獨對警策今先生集中五言如疎燈孤榻影衰草亂蟲吟殘歲斜陽促輕寒落葉知酒力緣愁薄詩情到枕工七言如疎柳尚垂鋤藥地殘陽猶照讀書堂流水殘紅還悵悵芳尊柔綠漫厭厭苔草暗翻知鳥下水波微動覺魚還雋句名聯枚舉難盡未知高下視孟韋何如要於此事能詣微造極已爲駢體穠麗之中自饒流逸規徐庾而小變其格足稱後來擅場間事倚聲之學緣情綺麗直逼花間蘭畹

非辛劉麤豪可比考唐詩人自太白香山飛卿端已外絶少工長短句者昌黎盧陵詩文兩擅至駢四儷六集中亦復缺如先生廼兼而有之豈惟學力之優抑亦其天稟有過人者焉晚葺長嘯軒熏爐茗椀鍵户自高遂以名其集夫嘯者歗也歗則歌矣陶靖節不云乎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成公綏嘯賦不又云乎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可擬然則先生之詩謂即先生之嘯時而鸞吟時而鳳噦也亦奚不可余未獲登先生之堂一接謦欬猶喜誦其文辭想見其爲人因思古作者衆矣後賢不知寶惜往往湮没弗彰今先生之集既得萬君甘來彙萃成帙從孫誕文行人懼其久而散佚也屬余同年友葉大令松亭重加讐校亟付剞劂名山著述藉佳子弟以永垂不朽是尤可紀也爰因松亭之請而序其大都弁以附名簡末爲幸云

乾隆已巳二月中浣當湖後學陸培恬浦氏拜手

長嘯軒詩集目録

目録畢

長嘯軒詩集卷一

海上曹煐曾春浦著　姪孫　錫瑞菽衣
姪孫增榮　承子敬同較
姪孫　錫黼誕文

五言古

紀夢

清風生兩腋涼影侵枕席鼻吼逐蚊雷醉眠儘自適重門鎖我形魂夢貪作客遥遥一水程扁舟艤砂磧推篷顧岸旁兀然立闤闠遊人如蟻蜂摡擠塡巷陌子身聊步趨快覩神仙宅殿宇何巍峩森嚴列戟長廊盡朱

門青娥任採擇倏轉殿角東温泉開禁掖療疾未為奇一洗換皮脊欣喜登其堂身輕擬翔翮高座若總持濡毫判圖籍怪余側身窺按筆收方冊旁有熟識翁戇言動切責底須此地來與汝曾何益拂衣見歸途懷怒還嘖嘖旋步下廻廊轉盼銷魂魄玉顏籠絳紗新粧梅點額湘簾半上鈎紅裳紛絡繹瞥見一蒼髯抱膝坐卷石問渠遊勝游何處眞瓊壁拭目解逢迎含笑索金帛此去訪名姝須不乏觴醳偕我入天廚麟脯雜魚腊衆中檢其尤素膚與黃炙雕闌迴望中隱隱露椒壁雙扉護雲霞樓角蟠松柏空庭繞飛花紗窗暈青碧暖座紅瑜棐几陳象拍玉盌盛金虀冰壺貯靈液錦羃出佳人輕衫被淡白紅綃纒蠻腰榴裙剌眼赤纖手笑相扶姿態堪憐惜纔擬同歡飲翁復前揮斥牽衣淚雙垂憤語泄遁逃莫謂膏粱肥其穢同骴骼莫戀蛾眉嬌其毒類虺蜴余問汝何為屢次敢間隔翁云在生時鴻恩被疇昔我今下重泉報效嗟無策願進芻蕘言幸勿墮艱阸翻身出戶檐青天震霹靂睡思尚朦朧醒眼猶脈脈野鹿撞心胸汗流若水積林鴉兩三聲推窗日云夕

讀董榕城先生三岡識畧

古來重信史典籍備載紀立說秉大公毀譽直如矢千

載炳煕垂後代鑒臧否鄴架富縹緗誰敢爭鞭弭百家日紛紛撰述不足齒譬諸登泰華衆山皆列岫譬諸列瑤琨瑞珉罔娩美嗟哉贅世翁（先生別號贅世翁）縱筆復作此奇詭等秘書價貴洛陽紙弁語屬休文兼出玉川子（序言係沈天備代筆所撰）勞勞廿載功取次積寸累坤道多坎軻乾行見大傀艸木炫災祥荒唐極神鬼夢幻與泡影某某逐一指新說布市廛驚怪徧閭里蜂起駭大官終朝被三褫梨棗計不磨倏忽成燼燬大雅亦何傷鳴蛙任井底誰探龍項珠詎見遼東豕茫茫千載下復有子雲起

七言古

中秋夜燒香歌

今夕何夕月光燭爐煙萬井高於屋競擬精誠呼吸通
拜月瞻星求降福那知九閽正深閟穹蒼久已懵騰睡
撮土空將百和焚氤氳難醒天公醉吁嗟乎人生榮悴
有定數休以私心盼朝暮一點虔無安足憑瓣香底用
邀天顧如許良宵不易有高歌且對杯中酒

燭花詞

妾齡十五初圓月妾身清潔比霜雪祗爲三生未了緣
雪散霜消月欲缺任他月缺雪霜消那忍今生復棄絕
嫩蕊柔枝拚贈君歲寒休問松筠節但願兩情得久長
莫教中道輕拋撇況妾本非墻外枝等閒路柳何須說
點滴花房吸露濃零紈永記鵑紅血褒就恩情密密織
釵邊重剪絲絲疑蛾眉低蹙細丁寧謹口人前休漏泄
纖手擎來鸚鵡杯葡萄滿泛澆腸熱新詞郎按妾先歌
箇中有語傷離別碧玉無歸痛汝南綠珠身去琵琶裂
腸斷瓊簫曲未終聲聲淚滴成嗚咽古來好事到頭虛
紅顏命薄原一轍暗卜金錢數六爻啓窗再把爐香爇
呼吸皇天鑒素衷粧臺銀燭花雙結此夜燈光作證盟
兩心相照堅如鐵地老天荒合有時鴛鴦冢上死同穴
妾若忘恩等落花郎若負心隨燭滅

病中自壽

屈指我年三十四自問胸中無一字少時未讀五車書
矯首雲霄虛壯志病骨秋風伏櫪悲駑駘終愧非騏驥
徃來歲月等隙駒七尺鬚眉成傲屣難飡靈藥早求仙
怕禮金經談布施愚拙每遭孺子欺踈狂反受貪夫詐
紅燭同消有酒腸萬錢一擲拚游戲如此生涯已十年
而今俛首何須悔眼底風雲起碧天陡然卧病渾無計
寂寞中秋夜月圓凄凉重九東籬忠兩度佳辰夢裏過
杜門更覺雙丸駛倏忽今朝初度辰敢勞故舊親相慰
中厨自愧乏尊罏濁醪一斗還須醉醉中提筆溯當年
長歌刻燭成何易白雁丹楓景物新黃花笑我浮生寄

眼病戲作

五官所司誰爲先雙眸四睇別媸妍百步觀毫世所傳
蠅頭蠆尾俱瞭然俄焉失職病纏綿似侵芒刺倚針氊
安得俯視幷仰瞻蒙頭白晝尚高眠吾友時來慰憂煎
瓣疥之疾毋掛牽云有良方眞萬全固勞醫藥更遷延
挺然面壁提龍泉剗斷業根無株連（反云請君履壁持刀割去諸含目病即愈亦良法）
（較勝樂石百倍）逾時瞋目類逃禪沉痾脫却即神仙杯酒高歌月
滿軒還將白眼問青天此方定不出人間人間誰能絕
萬緣

己卯春正病目口占

連宵泥飲傳柑節晶晶燈月交清澈俄看燈燼月無光
寒勒春陰駕大雪天公不測駭風雲人生疾病偏同轍
雙瞳一旦黯無光眼角無端驚甾凸坐卧艱難百不寧
暗中似被鍼刀鍥縱有靈丹莫可求良醫浪說肱三折
白晝黃昏與夢俱私心竊慰翻愉悅人身嗜慾觸景生
庶幾瞽者稍斷絕挈來玉石總茫然越女齊嫫罔優劣
蝸頭蝸角悉蠲除英雄豪傑多磨滅花柳爭場枉欠伸
五車書史憑誰說免使人呼不識丁較勝伍胥雙眼抉

薄命歎

灞橋柳絮吹無數夕陽芳草驚春暮紅粉青衫一樣愁
年年總被東風誤飄零詞客逐飛花話雨重過蘇小家
酒泛葡萄扶薄醉杯銜鸚鵡浸流霞香燻寶鴨燒銀燭
鄂被鴛幃列金屋轉歎韶光無計留尊前珠淚拋盈掬
妾本浣紗近苧蘿髫齡曾學採蓮歌自慚咏絮才難比
翻悔當年識字多眼底繁華彈指過粉脂碎滴花間露
多少王孫游俠兒珍珠十斛羞裂布鈿盒金釵許定情
玉簫檀板醉傾城胸無錦繡誇羅綺翰墨終輸李杜名
十年心事憑誰訴寧甘嫁作商人婦今夕何緣得共君
來朝怕隔天涯路詞客聞言拍案呼我生索寞老江湖

才高自古難為用七尺鬚眉枉丈夫文君抱怨空三歎
焦桐爨後底須按白袷憖無荀令香黃金愧乏韓嫣彈
夢裏徒誇江筆新寒窗鐵硯半蒙塵長門賦就誰知已
楊意何年一薦伸君不見行吟屈子隱邛龍長沙賈傅
敢言勇荊楚棲遲王侍中夜郎還謫李供奉又不見圖
就明妃出漢關文姬遠嫁幾時還淒涼令嫺傷靈匹蘇
蕙廻文盡淚斑佳人才子多磨挫蒼天默默施奇妬千
古傷心流落同夜燈形影休回顧卿今憐我我憐卿痛
飲巨羅一斗傾但願樊籠離嬌鳥莫教春鳥怨啼鶯薦
蠰拂衣舞風蝶凝眸醉向天邊月歎息書生知遇難此

身薄命原同要

蒼崖上人一別六載適從武林歸相遇于一粟菴
敘談竟日感賦

鸞音梵唄古刹森闍師擔簦走虎林六橋煙月兩峰雨
芒屩踏破棲霞岑支公白足高遯座臨濟宗風久擔荷
金界旃檀法海寬西湖眼底如盂大暫停行脚逐冷泉
上乘飽參雪竇禪百尺竿頭會妙悟名山衣鉢受眞傳
歸來杯渡浮南浦相逢重話茅菴雨握手吁嗟別思悬
問我新詩吟幾許潦倒鄉園鬢髮衰俗緣羈絆老塵埃
墨池枯涸毛錐禿焦桐爨下火餘材師聞是言三歎息

茫茫蒼昊殊難測自古斯文知遇希班香宋艷無顏色
我本平原幾葉孫師係陸丈俗公後裔丁年妄想噉天閣生憎骨相
偏太惡掉頭倒屣波雲門敢誇苾芻托靈谷自分形骸
同土木彼岸難牽般若航窮身寺宮無羈束君不見華
亭屈指數機雲文章入洛足空群一聲鶴唳人何處千
載空傳黃耳塚又不見君家陳思才八斗建安高會稱
能手掣筆臨流賦洛神一朝身盡復何有浮生泡影總
非真虛名無補朝露身夢鹿夢蝶總幻影炎涼日月如
轉輪賤子愚蒙承指導恍若越宿醒餘醉啜茗徐來兩
腋風適然岸幘仰天笑向平婚嫁畢此生零毫剩紙付

短檠征衫脫卻披破衲與師同結浴蘭盟

五言律

春日臥病

身健不知樂病餘始惘然那堪憔悴日正值豔陽天人
面桃花裏馬蹄楊柳邊尋游我未得愁思托雲煙

玉峰高元友過舍誌喜

知己形骸外相逢共灑然攤書消永晝擊劍話當年樓
角雲中燕城頭雨後天莫將歸棹放望斷玉峰巔

絡緯和巢南三兄

音問憑誰寄辛勤祗自傷無緣臨繡閣有夢喚蕭郎明
月鍾情淺秋風惹恨長鳴機聲斷續永夜訴衷腸

病中雨夜

爐煙濃欲醉夜色淡生陰病骨秋花瘦愁懷暮雨深疎
燈孤榻影衰草亂蟲吟無限關心事朦朧夢裏尋

曉晴

淅瀝三更雨晴回曉寺鐘苔衣篩日影雁字寫秋容仗
石扶殘菊留雲作遠峰如何蕭瑟意偏欲傍吳儂

秋日野眺

四野皆圖畫蕭然在望中江雲隨浪白霜葉隔村紅衰
艸殘雞犲斜陽斷岸鴻秋光濃點染天地一詩翁

寄梧岡二兄五首

欲買西江棹頻歌行路難關山兩地阻風雨一江寒孤
騎穿橫谷危檣響急灘天涯惟尺素傳語報平安
若問家園事年來恨更長門庭淡似水世味冷於霜賣
米緣時賤徵租覺歲荒狂風打落葉驚起雁成行
忽忽逢秋半風濤入夜驚墻敧高閣墜石迸亂松橫官
稅俱無策鄉田盡廢耕飢烏鳴四野乞食徧江城
老母欣無恙承歡愧未能剪蔬多供佛剩米半施僧呼
姊看窗月攜孫笑夜燈每言兄祿薄萬里望飛鵬
如我真成誤疎狂懶是真閉門朝謝客釣月夜垂綸判

醉支高枕貪吟岸角巾駕駘甘伏櫪行止半隨人

贈陸簡兮三首

十載風塵路金臺是舊游公卿甘折節文字重名流接
席陳蕃榻看山謝朓樓長門慵獻賦琴劒一歸舟

嘯傲功名薄棲遲泉石盟錦江和月釣蔥圃帶雲耕悲
遇憐同調論交屬老成似君存古處端不愧平生

絳帳談經日文園多病時故交何眷戀隔面倍相思為
少花間伴空餘夢裏詩三年負教益荏苒笑兒痴卿兒受業三載

冬夜有感次三兄韻

真覺寒侵骨何辭飲百觴魂消五夜月心醉一爐香愁

絕憐平子謂台雅才踈愧季方知交應歎息貧賤貴毋忘

浩修姪遠歸小酌話舊二首

六載河山隔音書逐賓鴻忽辭燕市月重對故園風萱
艸盈眉綠榴花刺眼紅別來無限意盡付一杯中

話到多愁處家園半已蕪樓空巢紫燕池沒長青蒲枯
木留煙護欹橋仗石扶艾將先業廢期爾復前驅謂南園

自適次樾蕎兄韻

脫帽題新句春光俯仰閒談深忘晝永心靜覺身閒寒
怯終朝雨梅橫何處山興來貪躡屐户外水潺湲

不寐次樾蕎兄韻

撫景真難寐爐煙向晚濃庭留半夜月風送五更鐘醉
酒懷名士紆花羨野農側身憑小閣如上最高峰

集積慶堂次趙尊客韻

開徑邀良友攜琴向我家興酣因話舊屐斷為吟花嫩
艸揉微月春風散暮鴉相知欣聚首杯底足生涯

叠前韻答尊客

別後門常掩春風客到家離愁兩地月醉興一庭花僻
徑容芳艸孤城噪晚鴉先生應笑我翰墨舊生涯

夜坐

暑氣凌霄漢炎蒸坐晚亭林鴉爭叫月螢火亂飛星揮

扇忘身世清歌適性靈比來減狂飲終夜怪常醒

哭荊來姪二首

燈火長辭夜蕭然向北邙痛深惟有淚愁絕已無腸薤
露歌三疊春風夢一場枝頭果未實遺恨在花房

昨歲風霜苦征途強自持雁行憐病骨文陣逞雄師詎
料逢時蘖翻成絕筆詞去冬赴試擬列高等小試作一時傳誦江花偏早謝生死
竟何知

偶歎

頗覺心情減頻驚歲序增身偏容我拙性亦任人憎花
月場中戲雲山世外僧千秋空有恨小補愧無能

閒適

片席可容膝何須更結廬庭芝凋後艸架壓讀殘書短夢迷蝴蝶閒身老蠹魚好將名利事盡付笑談餘

次覩桃韻

多病無如我傷春兩自知絳綃輕拭淚紅粉慣侵肌斂鬢凝千葉臨粧借一枝東君從此別重會更何時

日與張含雅晤對漫賦

長日無聊賴憑君慰索居忘形語帶謔知己禮常疎詩思晨風裏棋聲午夢餘一簾飛絮影晴雪下庭除

立夏前一日張撝占陸原亭過訪留飲竟夕

客至昏黃近相留話短藥酒惟松作釀味止菜爲羹簾月窺人細檐花點地輕春光此夜盡刻漏亦多情

三兄養静閒園短句見示即次原韻

綠樹濃陰合掩關避火輪覩魚呼婢子編竹號夫人露濕尋花屐風生漉酒巾憑闌常笑客空負百年身

重陽前二日雨中即事二首

未到題糕節漫空風雨多寒煙迷鳥道遠浦濕魚歌醉帽全無賴秋光半欲磨年年驚此際雙鬢歎蹉跎

荒城何慘淡景色帶愁生野菊離人淚江楓哀雁聲泥深沽酒肆雲暗讀書樂來日逢新霽登臨倍有情

九日閒園賞菊分韻得臣字

邱園兄弟在落拓盡閒身倩鳥勸呼酒嗔花冷笑人抱珍空獻楚懷策浪游秦時諸兄弟報罷一醉酬佳節狂歌類逐臣

偶成次諤廷姪韻

性懶逢時拙端居敢怨誰塵遮眼欲暗愁壓鬢將欹殘歲斜陽促輕寒落葉知閉門無箇事聊復和新詩

初冬夜即事

霜落庭皆冷寒星掛碧空爐温香爇火窗破紙鳴風酒力綠愁薄詩情到枕工漏長吟不盡分付晚燈紅

榴花

萬里移仙種浮來漢使船騰輝疑炙日吐焰欲烘天赤玉流芳重紅霞惹妬偏掀簾頻刺眼共爾醉尊前

蕉葉

零陵看不盡清陰碧層層破夢堪遮鹿臨書好跨鷹開襟團作扇績葛細如繒雪裏丹青筆披圖問右丞

董虞升讀書南園雨後奉柬

岸艸黏窗綠山花點座紅闌迴千樹雨簾捲一樓風戲嬉偕魚樂歌吟和鳥工園林多少意收拾硯田中

次韻答三兄七夕見示

林慚與澗愧何處卜山居緱嶺千齡鶴金丹一卷書衰

年世味淡涼德道情踈指點今宵事星河在望餘

臘月二十三日丑時立春枕上口占

虚窗寒月白夜色淨無塵街鼓催殘臘鄰雞報曉春年光枕上换世事夢中新雙鬢頻添雪依然夢後身

歲晚雨雪不止薄暮書感次胤增沛亭韻

望歲嗟何及陰霾了此冬鴉翻風翮緊犬蹴雪蹄鬆漏未喧宵柝寒先凍晚鐘女墻斯而立無計問村農

長嘯軒詩集卷二

海上曹焕曾春浦著　姪孫錫端叔衣　姪孫增葉承予敬同較　姪孫錫黼誕文

七言律

臘梅次三兄韻

歲歷殘冬去不還九英破臘在人間不須帶雪初含笑直待衝寒方解顏碧玉枝枝穿畫閣黃金點點拂珠環芳名同占孤山種開落先春未肯閒

書齋偶成

習靜空齋暫養恬啼鳥何事噪虛檐偶因身暇思開卷半為塵多怕捲簾庭樹凋來隨候減瓶花缺處倩誰添苦吟欲就還投筆韻未工時着意拈

冰凍水仙次王樹伯韻

金玉為莖翠作叢瑶臺零落半成空仙人道骨應披雪神女冰肌敢向風破臘淚凝花影下惜春腸斷夢魂中含香縱有添毫手凍墨頻呵術已窮（樹伯詩有雕琢只今遜妙手墨池重挽化工窮之句謂余善畫也）

送會稽錢伯良入都赴選

匹馬燕京路幾千迢迢春色遍山川夕陽野店桃花霧

芳艸長堤楊柳煙氣誼三公名獨重交游四海俠爭傳
送君此日分符後明月清風悵各天

無題

多病春情有夢知玉容初減舊丰姿支持夜月關心候
珍重晨粧覽鏡時敢為劉郎言別早豈緣杜牧恨來遲
綠窗一樹梅花影腸斷東風雪滿枝

春雨

有限風光取次催閒窗無事漫徘徊鳥因雨久多愁語
花為春陰亦懶開小閣烹茶尋活火空堦踏屐破新苔
莫教碁局爭先後辜負芳蘭處處栽

桃花二首

宜春灼灼滿河橋穠豔成林畫裏描斜伴綠楊形影亂
細飛紅雨夢魂消玉顏微醉初含媚寶髻橫簪亦助嬌
相識劉郎何處去朝霞零落歎飄颻
胭脂片片淚成痕雲雨空招粉蝶魂不是凝粧來漢苑
卻疑剪綵到隋園穿枝燕燕輕盈舞進酒紅衣笑語溫
莫羨武陵栽萬樹太平人世即仙源

西城觀桃有感

夕陽斜照影參差晚向西城幾度思柳為顛狂春不管
桃因鮮豔蝶應知從來殊色誰欣賞自古鍾情易別離
回首落紅狼籍處妬花風雨惜花時

春暮

零落韶華不自由十分春色付長流海棠細雨添新淚
楊柳深煙鎖舊愁誰遣風光辭紫陌空傳消息到青樓
問他濃豔桃千樹肯為劉郎更少留

送春

雨積郊原綠漸肥忽聞春盡與心違林鶯腸斷難為別
岸柳絲牽未許歸已逐輕風辭畫閣長留斜日照垣衣
名花空負傾城色淚染新粧鎖錦幃
立春後一日李維則顧環瀛暨諸兄弟集頤情閣

觀雪

濃雲四望暗江城兄弟南樓笑語清簾捲綠窗新歲月
煙籠紅燭故人情庭梅春色樽前醉茅舍雞鳴雪裏聲
更喜明朝仍有約何須折簡漫書名

瓶梅 併蝶綠萼紅梅三種

半瓶春色互斑斕昨夜羅浮好共攀碧玉誰教欺白雪
綠衣曾許伴紅顏窗含瘦影書千帙簾捲清香月一彎
自笑模糊餘醉眼錯疑秉燭向孤山

綠萼梅

點額初成淺淡粧青絲斜挽玉釵傍碧紗夜靜橫新月

翠黛春濃怯曉霜水滿池塘微露影苔深石徑但聞香東風乍解芳心恨只恐飄零恨轉長

尋春

踏青須趁艷陽天陌上相逢盡少年繡閣花深紅錦幙畫橋春煖綠楊船風迴晴日凝朝靄鳥弄嬌聲護晚煙聞說苧蘿村畔好浣紗遺跡至今傳

賦得悔教夫壻覓封侯次朱晴巷韻

千里從軍杳絕踪玉關匹馬去如龍音書難報機中錦風月空消鏡裏容鐵嶺無家悲朔漠珠樓有恨妬芙蓉早知別後離愁滿豈羨功高萬戶封

送家羽九復之贛署

新綠殘紅感別離輕裝跋涉復何之風塵遠道仍千里杯酒論心有幾時荒草行人孤店雨亂山啼鳥夕陽枝蕭條官舍應如舊回首鴒原故國思

紅繡毬

紺成七寶覆華鈿狼籍珊瑚色並妍絳樹雲開星乍合丹砂人去月空圓新枝消息傳榴火故土風光憶杜鵑攜向朱闌常掩映難將香艷近池邊此花獨無香

讀外舅董樗亭先生遺集

名同二陸壓三張湖海豪情異故鄉幾度岳陽留彩筆全收雲夢貯行囊機山風月愁將老燕市悲歌醉欲狂讀罷我慚衛洗馬遺編空使滯山莊

戲咏西瓜燈

棄舊趨炎浪得名瓏瓏雕飾倩粧成此身漫出東陵圃何事輕懸不夜城水閣爭輝憐侍女驪山秉燭瘠書生一朝焰奪人間巧忘却污泥故土盟

寒夜集碧鮮齋限九佳韻

紅爐絳蠟列深齋談笑風流屬我儕天遣寒花香入座雲移皓月冷侵階茫茫今夕猶前夕落落詩懷共酒懷只惜文壇虛席久英雄一去劍鋒埋拔刄斬楊憑先生多未刻遺稿

攏嵩兄賓川姪集小齋醉談限十三覃韻

脫帽披襟酒半酣儒生韜畧付空談鸞牛事業曾何惜屠狗功名且莫貪雲雨不來埋大澤蛟龍有日起寒潭我家自有乘時術未了詩書願力探

別來兩月重訂七夕為期及買棹相邀忽有廣陵之役不勝感歎漫賦二首

迢遞音書苦滞留迎將小艇恨無由昨朝消息來風鶴良夜心情盼女牛九曲腸迴吳苑月三更夢斷廣陵秋碧梧鄭重原棲鳳邪有閒情狎野鷗

無奈秋風催束裝從來歌舞數維揚扁舟玉笛人千里

兩岸銀濤賸一行騎鶴樓空留妙曲瓊花院冷醉斜陽
雷塘到處多芳艸豈少黃金貯錦囊

秋夜與張子威偶話舊游有懷

行雲歲月歎悠悠杯酒懷人笑未休小院風鳴雙桂露
疎燈蟲語一庭秋花間昔夢渾如醉袖底新詞半帶愁
仙馭不來鸞信杳豈堪重話舊時遊

臘月八日梅州大兄生朝集潤業堂即席賦祝

何用桃源避世名不須勾漏覓長生壺觴此日賓朋興
燈火常年兄弟情一榻香風來紫極二分明月下蓬瀛
酒酣莫唱霓裳曲寒漏聲聲起禁城

次韻答簡兮留別之作

先生久矣薄王公伴我蓬門興略同萬里關河殘夢裏
兩年師友寸心中梅枝有意先春綠燭淚多情向晚紅
歲暮匆匆且別去何時聚首拂書筒

諤廷姪畜鸚鵡頗慧移掛小齋幾及二載今歸壁
巳五六年矣姪首倡近體贈之升代答一首次
韻率賦聊誌相憶之意

昔年猶爾伴花陰欲喚琵琶弄巧音侍女新知朝倩飲
宮詞舊怨夜微吟朱闌別後三更夢紅豆拋來一寸心
寂寞雕籠經廿載翠衣零落未歸林

自離池館一身微別恨經年見面稀健翮空餘時也命
浮生虛度是耶非晨昏顧影渾無語飲啄隨緣暫息機
還憶重簾深鎖夜看君踏月醉扶歸

時述倩扶女史踪跡感賦次原亭韻

遠山憔悴斂蛾眉往事淒涼欲訴誰洛水晴波憐繡珮
畫闌春雨誤花師琵琶舊恨拋紅豆楊柳新愁鎖綠枝
聞說秋孃丰韻在心情半減月明時

嫦娥次晴巖韻

環珮玲瓏映紫霄桂香漠漠布青條瑤池彩鳳重雲隔
織女金梭一水遙紈扇自憐新玉液霓裳猶恨舊銀橋
何時再倩嵩山客糝點瓊樓破碧寥

余家西園賃居新安友十餘年其中臺榭半多荒
蕪丙子秋復歸大兄重為整理得還舊觀時諸
兄弟姪自金陵應試回同往賞桂賦此誌喜

猶記當年舊短籬曲廊深處步遲遲飄來紅葉如新識
看去青山似故知庭館雨聲人醉候池塘秋色雁飛時
桂林兄弟多留戀無限心情在一枝

秋柳

蕭瑟風光取次看釣磯寂寞舊闌干十分嫩色霜侵老
一樹輕煙鳥踏殘送別客來帆影瘦畫眉人去笛聲寒

姿容自此成憔悴欲見當時舞能難

朱晴菴孔咸客暨文五伯年俱八十餘矣十月六

日集三兄頤情閣賞菊詩以誌喜

故舊欣逢逸興賒小樓斜日護窗紗二三同調樽中酒
八十餘年眼底花落落青衫容嘯傲飄飄白髮帶煙霞
憑闌聽話前朝事回首滄桑晴暮鴉

讀陳壘齋先生集賦贈

晉安靈秀望嵯峨才思如公絕代無司馬文心空宇宙
杜陵詩草半江湖河陽別去花千種彭澤歸來酒一壺
亘古奇書憑著述風塵此日厭征途

寄張長源時客韶署

昨歲春帆送客舟飄然書劍赴虔州桃花逐浪黃龍浦
風雨懷人白鵲樓百粵雲山浮遠樹千村城郭帶江流
知君憑弔惟詩酒應為蓴鱸憶九秋

寄二兄

春來消息半浮沉聞說清名滿碧潯宦邸風波渾是夢
天涯兄弟獨關心鶯花南浦雲山隔父老西江雨露深
料得公餘還覽勝鬱孤臺畔一登臨

戲咏數珠

浮蹤碌碌愧維摩對此應知法戒多百八機關憑記取

十千佛號任搜羅影堂燈火緣非淺異域風霜性不磨
堪笑儒生攜作伴筆牀書卷共如何

臘月六日頤情閣觀雪次原亭韻

小閣登臨任笑嗔望中冰雪凍城堙笛聞風送梨花曲
偶開筍發杯底香浮竹葉春燈火可令長夜旦綈袍應戀故交
貧侵窗寒月渾無色妬殺梁園作賦人

丁丑早春高元友過舍留飲誌喜

百里扁舟到艸堂風流原是舊行裝相逢祇恐歸期促
聚首渾忘別思長嫩柳空庭春帶露寒梅小院夜含香
天涯知己如君少濁酒何妨醉一觴

三月八日西園賞梅分得十五刪

梅花數點繞晴山消受春光片日閒苔艸暗翻知鳥下
水波微動覺魚還斜陽有意留君醉疊石無情笑我頑
幾度呼童問明月清輝多少到林間

孟夏邀同人小集次尊容韻

重挈詩囊海上來柴門掃徑為君開白頭揮麈風生座
青眼逢人月滿杯袖底雲霞休問俗尊前機線敢言才
烹葵暫慰高賢跡攜得明珠珍重回

哭簡兮四首

三載論心好閉門比來蹤跡歎離羣早春梅發纔稱壽

春正花甲初週長夏蓮開便哭君嵇阮酒杯成往事應徐詩思付
斜曛一朝詞苑風流盡幾度揩將筆硯焚
横笛山陽縹緲風傷心舊恨十年中青蘩寂寞悲劉向
絳帳飄零憶馬融顧兎影沉歸大海鳴蟬聲咽泣孤桐
閒看粉壁多遺跡矯首雲霄淚滿空
平生淡泊性含眞歿後應知不染塵地府寒花憐酒客
泉臺明月識詩人無邊業海須回首有路桃源好問津
從此逍遥無掛着蒼松野鶴證前因
俄聞一夢覺黄粱旋過蓬廬欲斷腸疎柳尚垂鋤藥地
殘陽猶照讀書堂浮雲聚散三秋雨流水年華六月霜
自古文章希遇合鳳毛空使繼青箱

病起

糢糊病眼與仍貽棋局方闌便煮茶煙篆隨風勻似縷
爐灰撥火細如砂鬅鬆髩髮羞窺鏡潦倒心情畏見花
看取疎簾常半捲夕陽樓角起寒鴉

偶成

驅風木葉盡凋殘荏苒年華一瞬看馬革未酬千里願
羊裘寧耐五更寒胸藏塊壘臨碁局身歷冰霜罷釣竿
聞說温湯能療疾誰云靈藥舊常餐

悼猫

誰道經年豢養難回思往事恨無端分氊布地防宵卧
煮鱠堆盤餉午餐羞喜爪牙初試利那知毛骨不禁寒
西風一夜歸俄頃怪殺斕斒帶笑看

新柳

朝籠輕霧晚籠煙争羨風流勝去年少婦當壚初掃黛
王孫繋馬乍停鞭春回漢苑垂青瑣月冷章臺漾碧天
金縷未堪攀折贈寸心已被別離牽

大兄生朝即席賦祝

衣冠古道仰塵寰四十九年鬓漸斑見藥尚嫌勾漏遠
著書偏覺五湖閒雲深石上翻碁局月滿尊中啓笑顔
轉眼東風庭畔好紫荆花發帶春還

贈竹扉道人

寥落空堤紫燕飛舊時王謝事全非百年第宅餘春圃
十畝邱園剩竹扉投老戲綵紅豆曲醉眠斜掛綠蘿衣
閉門傲殺閒風月何必深山藻采薇

寒夜飲尺木居限韻

西風作意打疎簾火撥紅爐入夜添駕雪雲容來眼底
辟寒酒力上眉尖敲棊局負頻侵角刻燭吟成幾斷髯
狂飲不須觴政肅送鬮隔座笑空拈

丁丑除夕

自笑疎狂又一年東風庭院晚生煙壺香舊買胡姬酒
墨妙新題雲母箋春到梅花橫鐵笛火浮爆竹散金錢
[illegible] 明朝次第尋歡飲料得辛盤醉幾筵

戊寅春正同諸兄弟姪博飲連宵四韻述事

連朝兄弟飲城南村釀頻沽未是貪醉裏生涯同劇孟
狂來歌曲效何戡梅含宿雨容偏媚鳥弄春風話更酣
留取一分餘興在便看佳節競傳柑

齋頭瓶花中雜置肖生花數枝眞贋莫辨未幾時
花萎謝而肖生者鮮妍自若覩物興懷感賦一
律

笑對瓶花破寂寥休將濃淡歎蕭條青娥畫裏應難老
紅粉人間慣易凋殘蠟冰霜原共歷早春雨露不同消
如何艷質空成恨獨讓隋園一種嬌

春閨次韡萬兄韻

衍雲縹緲去無蹤那管春風桃李穠鴛枕乍拋強帶笑
菱糚纔拂怕修容頻年好事追殘夢一段新愁壓遠峰
試看簾前雙燕子呢喃細語似憐儂

寄尊客八首

築舍橫雲久息機懷方直與世情違青山煙月尊前醉
白髮鄉園夢裏歸春雨扶筇攜箬笠秋風蕩槳試荷衣
先生自是天涯客古貌塵中見亦稀
從游憶昔董南邨數喜園開共酒尊愧我驅車非衛玠
看君踏雪是程門雙鬟扶醉花千點二仲行吟月一痕
此際風流眞獨絕而今回首尚消魂
無端惜別動經秋聞說頻年汗漫游古驛花飛驅瘦馬
晴湖日落棹輕舟客衣老去雲生袖短鬢歸來雪滿頭
記得重逢南浦畔一囊佳句慰離愁
昨歲春深講院開一尊無恙故人來恰逢三月聽鶯候
況遇千秋作賦才岸幘吟風香滿座推窗醉雨綠平臺
誰知轉眼溪山改蔓草荒煙絕可哀

晤對談心感歲華休將白髮歎無家雲歸閬嶠書爲鴈
日映藍田玉作花（去春喜晤先生令子）芍藥歌殘春事散菖蒲箋染
墨痕斜自慚布鼓渾無賴也向雷門試一撾
把臂幾何話別程秋風吹棹客囊輕片帆掛月黃龍浦
一徑穿雲白苧城張儉年來常浪跡孔融死後孰關情
朱絃彈罷知音少合向名山老此生
猶記當年訪曲碕子雲舊宅尚依俙白鷗翻沿臨山閣
黃耳眠雲護竹扉三尺短籬流水岸五株垂柳釣魚磯
茸城相望無多遠底事音書數見違
短歌聊當尺書傳撫景懷人別後天小院梅花幾樹雪

東風楊柳一枝煙開尊竹徑知何日問字松間憶去年剩有閒身常落拓可容同泛澱湖船

讀范石湖先生詩集

誰與先生較短長同時楊陸恰相當吟餘蜂蝶翻花影歌動鯨鯢吐海光禾黍銅駝燕口月石湖別墅世號燕口旌旗鐵馬雁門霜先生嘗兵吐蕃平生忠義兼風雅紙貴遺編勝洛陽

久雨感懷

漫空雲抹雨頻傾惱殺鳴鳩不喚晴恨到昨宵深似海愁來此日積為城粘泥蝸角耽游戲點水葵心苦背盟底事天公偏作惡好懷吝與可憐生

立秋日書感

節物驚心獨倚樓事如夢去總難留半生儘計無多日雙鬢能消幾度秋醉墨雲容含細雨染紅日腳弄晴邱連朝忽雨忽晴鳴蜩那管韶光換喚起騷人萬種愁

西園小集

叢綠濃陰障碧天園林蕭散興悠然松篩日影翻棋局柳蔭蟬聲綴管絃山靜煙籠微徑草籬疎香逗隔池蓮主人愛客無如酒況得池魚入饌鮮

題三兄竹榻

湘竹斑斑印淚濃糙成小榻自精工琅玕影射雕闌月茉莉香迴綺帳風一枕遊仙午夢杳半牀清簟晚雲烘墨痕溼處梅枝瘦臥聽松濤作醉翁

題三兄新園

小園卜築復何求一壑煙霞十二邱室近城南饒妙蹟亭間香雪撼清流室名城書亭以香雪身閒儘受天公放兄自號天放閒人性懶翻為松竹謀深閉柴扉非吝酒開時怕有俗人留

贈蒼崖上人

青鞋踏破白雲岑黃蘗歸來意自深江上殘蘆浮寶筏庭前古柏證禪心談經麈拂花為雨洗鉢詩成月到林百丈塵緣憐我在幾時指點識鸞音

歲暮書事

花滿銅瓶香滿爐掩關終日避追呼慣邀詩客吟長短嬾婿錢神問有無舞罷青萍拚共醉時與環瀛舞劍燒殘紅燭笑相扶何年了却浮生債一棹煙霞泛五湖

次韻答環瀛歲杪見贈之作

論交三世結深盟廿載滄桑一夢成石氏園林空廢圃田家庭院已分荊松筠此日稱知己蘭玉他年與後生且待東風催臘去梅花春色和雲橫

次韻答含雅問病

非關習靜會真如銀海愁深障未除暗室底須論曉夜

明窗何物是琴書難教尊酒殷勤醉頻使梅花信息疎
知己別來懸念久笑談無計獨躊躇

余病目日久百藥罔效醫者輒以酒色相戒反其

說謝之

郄病三春枉閉關睸花漉酒幾曾閒迎將桃葉調銀盞
釀就葡萄醉玉環杯底尚貪何氏粉壚頭每認卓家山
倉公自是多神術靈藥無勞律我頑

雨窗漫賦

斜風斜雨慣無情作意相欺東郭生散亂詩腸慵檢點
零星酒債怕支撐蛛絲巧身多累蝶爲香消夢不成
倦倚繩牀思往事俄驚鮒鋏自悲鳴

長嘯軒詩集卷二

長嘯軒詩集卷三

姪孫　錫端蔽衣
海上曹煐曾春浦著　姪孫埒葉　承子敬同較
姪孫　錫黼誕文

七言律

己卯春　聖駕南巡親閱河堤　命河臣保舉在
籍賢能赴河効力工成擢用自恨無才未得一
與盛典感賦長句三首

飛流百道下淮濱曾爲流移動　紫宸玉節秋深宣
特詔（去秋命于大中丞董理西河）金輿春暖慰勞臣歌翻瓠子親沉璧竹
翦淇園共負薪拭目安瀾舒化日免教漂泊歎窮鱗

春漲雄談服杜欽通侯奏績慮方深漫勞上將三千騎
不費　君王十萬金河伯有靈排地軸馮夷無恨識
天心麻衣愧乏安時策抱膝聊爲梁父吟

泱灑清時百感興十年壯志已模稜身同精衛慙何補
憂逐杞人愧未能藥閣愁雲花外路書窗困雨佛前燈
布袍寥落嗟終老空羨乘風北海鵬

春暮次三兄韻

伶仃病骨有誰憐一日三時和柳眠流水何曾驚睡鴨
閒雲原不礙飛鳶梅欺艸綠枝枝實筍破苔青個個穿

春事將闌花事散落紅滿地任回旋

春晚書事

一任光陰取次更閑門許久却忘情年年春去如歸客
處處花飛欲送行鹿夢半隨鳥夢醒燕衣那比蝶衣輕
柳綿飛徧萍將合剩有清流可濯纓

送春

綠樹橫斜醉綠煙低迷艸色亂平川那知花鳥渾無主
已識風光別有天對酒不堪歌子夜感時猶自話丁年
心情半逐殘紅影懶和枯蟬食斷編

題蟻園

園林春色近如何覽勝尋幽轉眼過半繭溪山原是幻
一九風月不須多街頭未許飄紅雨墻角寧容掛綠蘿
彷彿槐安城郭美還疑有夢到南柯

己卯五月聞霖蒼姪訃音回憶去年話別僅隔一
載感悼之餘哭之以詩三首

望斷關河信息稀漸更伏臘歎睽違月明故國人何處
花落荒臺事已非梁燕巢空嗟遠去征鴻風起話端歸
可憐一病成拋絕泉下無由授客衣（病中作札向余索夾綿製衣）
悔教一棹去江村別後淒涼獨掩門漫道經秋重見面
誰知隔歲便招魂空閨顧影無兒女冷署趨庭少弟昆

痛惜掌珠沉合浦廿年鞠育負親恩
玉樹他鄉折一枝庭槐撼蟻向誰施官銜白口傷心夜
杜宇千山痛哭時夢裏還家終是別宵來折簡為長辭
（聞訃前一夕夢姪投簡辭行）從今驛騎馳雙鯉難寄重泉數首詩

秋日喜趙尊客重過海上

別後休文瘦幾分西風把臂接清芬黃花籬下應憐我
白雁江頭半識君鬢髮零星慚暮齒詩情輕薄入秋雲
而今四海誰知己囊底拚將筆硯焚

九月廿三日祝三兄四十初度二首

裝點池亭樂歲華風簾曲曲和雲遮鼠鬚巧運張芝筆
蟹眼輕煎陸羽茶長日每思投竹徑清宵無夢到天涯
翻嫌陶令還多事彭澤歸來始種花
烏鵲同枝戀故巢忘形兄弟互相招興來戲擊狂生鼓
醉去拚吹吳市簫露下田荊歌芍藥雨餘姜被聽芭蕉
文園莫漫傷多病笑對蓬萊慶此朝

初冬雜興四首

消磨歲月歎無成午覺新寒暗自驚喚冷晚鴉爭樹立
團風落葉簇堦行逢花可意貪歡笑愛客清言懶送迎
容我閒身將作蠹爲探脈望到書城
蕭齋兀坐醉如痴不了愁心寄六時門外吏喧催稅急

街頭米賤典錢遲雲生眼角書多誤病怯顛顱帽半攲
斜卷疎簾強對日殘籬羞折傲霜枝

風物蕭條生計微鑄金無術與心違求魚林木甘迂拙
羅雀門庭謗是非洗甕且沽今夜酒裝綿重理去年衣
不知江上寒多少數倩飛鴻問落暉

畫遍爐灰指暗彈小窗颯拉篆煙殘新詞寫恨頻投筆
舊事關心獨倚闌愁鬢漸隨霜艸亂吟腰差覺帶圍寬
欣看煨芋登盤久煮得香秔供晚餐

前題次權蕃兄韻四首

門無餘地築芳堤庭窄難教綴小溪闌角凝陰緣日薄

檐牙倒影覺窗低艸名如意偏零落蟲號可憐罷怨啼
對景不堪追往事詩成聊以報山妻

醉後酣歌擊唾壺名場得失付梟盧求賢自少平津閣
生子何須千里駒世味漸隨藜藿淡愁懷轉逐暮雲孤
年來無復當時態牛馬由他任意呼

探囊猶說阮孚錢轉徙何勞問計然舞袖歌裘成底事
零毫剩墨是良緣忘情聊檢名香爇郁恨難求靈藥煎
小睡半醒方作懶敲窗黃葉又驚眠

大度乾坤許我痴林泉蹤跡只心知無聊可做難為客
有面常羞敢向誰爐畔幾經新漉酒燈前一卷舊游詩
興來墨灑鶖溪絹曾見雲山筆底移

寒夜小飲

狂呼邀月破陰霾箕踞啣杯話冷齋故態不緣醒後減
此身拚向醉時埋嬌歌碧玉真無敵切按紅牙愧未諧
誰識阮家多樂事高陽須問舊朋儕

歲暮與含雅環瀛夜飲

寂寞茅堂不剪蓬歌殘二仲恰相逢無多歲月燈前盡
何限詩情酒後濃雪為寒輕聊作態梅緣春淺怯修容
笑余懶逐趨炎客偏向高陽覓舊蹤

除夕前二日與竹扉道人話別

頻年把袂久心知底事丁寧惜別時爐畔且沽一斛酒
燈前莫賦四愁詩荷衣敝盡貧非病雪鬢添來醉是痴
欲訪無功須結伴春盤初薦又相期

己卯除夕

冉冉年華去不辭箇中消息有誰知閉門無鬼敢侵夢
小巷何人喚賣痴詩艸未工寧用祭鬢霜欲染漸相欺
明朝重洗風塵面羞向梅花問故枝

春夜飲趙丹山齋時有女史在座

十年惜別重流連紅燭春宵樂事偏鸚鵡傳來人似玉
鷫鸘飛去酒如泉銷魂詩句樓中笛扶醉歌聲月底仙

狼藉梅花看不盡暗香滿院逐風顛

初夏丹山移酌西園四韻紀事

雨送春歸柳耳添空園宗寞竹脩纖詞人寫恨歌成雪
美女牽情笑是鹽流水殘紅還悵悵芳尊乔綠漫厭厭
登盤初報櫻桃熟蘸得香醪紫蔗甜

柬丹山六首并序

余與丹山學長稽呂深交朱陳密戚游從綺歲便驚賈氏之彪譽起童年早識桓家之豹名山隱霧一編久不窺園薄海乘風萬里忽思破浪黏天芳草目送王孫匝地垂楊手攀公子燕臺

滯跡知洗馬之多情嚴部分憂任右軍之坦腹既而歐陽初知貢舉追乎王起復命主文錦城花月何辭蜀道之欽崎日觀雲霞重識秦碑之嶒峻凡此五松鶴唳三峽猿啼庶足助其風騷資其嘯咏也乎詎知命實不由天乎已酷高柔室內嗟珊枕之空陳荀粲房中痛玉釵之虛挂撫祥琴而漫鼓援莊缶以乍歌一聲歸去淚滿啼鵑五夜悲來心傷別鳳旋歸故里奈何井臼誰操惆悵空閨試問楄柎何物時則動鄙人之三歎慰我友以片言茫茫大塊從無不死之方

杳杳窮蒼安得長圓之月藉非歡飲難滌牢愁除是嬉游能消憤懣春深金谷羣公皆載酒而從花滿銀塘賤子亦振衣而至桃知笑客重遇劉郎柳慣藏鴉招尋越女濺榴裙而不溼紅雨飄來撲粉蝶以無聲白綿吹去幸師師之未嫁值舉舉之纔粧談諧浹月歌咏彌旬投來麗句聯篇盈芍藥之花玩徹清吟尺幅綴葡萄之錦乃于珍璧之前不揣糠粃之導聊陳數語漫賦六章

鶯臺補情舊家風襆被遊燕任寓公洵有文章隨樂廣

還將禮樂侍文翁瞿塘秋水憑闌外泰岱春雲攬轡中
指點酒旗尋勝處蛾眉偏識趙師雄

把腕何人慰索居知交惜別十年餘才慚江筆難成賦
故愧山公懶寄書雲路君曾誇買駿林皋我自笑求魚
不堪重話平生事蝶夢風流屬子虛

三春風雨妬嬌枝有恨東君去不辭奄忽子荊除服候
淒涼潘令悼亡時鳥知倩飲催沽酒花為將離索賦詩
許我追陪頻接席夜深秉燭話相思

到處鼠姑鬧錦幃連朝把袂興遄飛松窗戲效袁耽博
柳岸重尋蘇小扉城北羊姿名尚在墻東消息事全非

軟紅踏徧看無數一片斜陽映綠肥

元白才華絶代無珠璣咳唾數驚呼依俙綠酹題鸚鵡
彷彿黃陵賦鷓鴣世上交游憑許諾座中豪氣半江湖
狂奴未足酬知己愛我寧如屋上烏

齊年良友憶垂髫翰墨輸君一着高白璧定應三輔貴
黃金不屑五陵豪腹便錦繡誇遊子手擘蠻箋艷薛濤
每誦新詞甘避舍臨池握管首頻搔

感事

濃陰抹雨暗窗紗誰道東鄰是宋家路入藕絲成夢幻
歌殘桃葉隔天涯纏頭愧我難裁錦吐袂憐卿誤作花
不信此生多顑頷自甘三尺試青蛇

香雪亭觀梅送正夫姪贅萊州

小園賦別夕陽西春色撩人望眼迷七字吟香尋柳岸
千卮醉雨坐梅溪如余放浪堪呼阮羨爾風流欲贅齊
此去東萊多麗景好從客館聽鶯啼

香雪亭觀梅次三兄韻

偶攜山榼掛瓢尊銀燭呼來日漸昏靜把冰容疑入夢
醉尋香國恨無門不將歌曲憑三弄合與松筠共一邨
縞素如君應伴我夜深明月冷吟魂

柳浪次陳毅齋廣文韻

縷縷絲絲漾曉風滔天拍岸捲晴空畫橋隱現三條市
官渡高低六幅蓬彭澤門藏青海畔章臺人在綠波中
封侯夫壻傷離別夢斷春濤信未通

贈李鹿友明府

墨綬初懸意淡如仁風披拂徧樵漁山川麗藻新裁錦
行李縹緗舊著書岸柳汀煙芳艸路堤花春雨使君車
遙從海國題名勝指點蘭亭是故廬公家山陰

贈鮑思遠

十年詞苑喪斯文誰道風流尚有君縱飲欣逢阮校尉
論詩喜遇鮑參軍題香艷譜紅牙曲醉墨顛書白練裙

鎮日清談饒逸趣一編悄讀對斜曛

生朝臥病諸同人枉過枕上口占奉謝

歲月愁中等逝波三秋風物又旋過漸看馬齒頻加矣
無奈貂裘欲敝何偃蹇閒身成漫叟支離病骨老維摩
親朋莫問長生術靈藥于今不療痾

新年紀興次三兄韻四首

寥落逢春覆羽觴名場花月怯擔當盧荒南巷今非昔
座對東風醒亦狂避世漫同雞斷尾凌霄只怕鼠拖腸
後塵久困誰相賞敢向金車較短長

盈掬匏卮堪細論何須碧椀出堅昆剪蔬好作熙春具

沽醞難尋上若村姜被只今綿祖澤萊衣終古負親恩
此身老大仍無補愛日瞻雲總斷魂

梅䕶林塘物色宜平生端不愛趨時聊存秘帳書三篋
博得蒼藤杖一枝守兎慣貪野外坐塗鴉終愧篋中詩
懶從大庇干垂蔭薄殺新亭瓦影麁

浮空寒鎖亂雲重幾許閒愁帶雨濃啄粒飢烏鳴磔磔
行歌綰鼓韻鼕鼕柳絲半吐青猶淺草色初勻綠漸茸
萬象欣逢新歲月書生何獨老塵容

次韻答錢集仙

春深一棹我來遲快挹清芬慰別思蔣徑香濃花纍纍

謝庭風細燕差池銀簪舊按裁雲譜時讀令兄裁雲詞玉版新傳
鼓瑟詩江上數峰青入調綠尊同許醉芳時

四月下旬同人小集分得窗字

鎮日消閒語笑哤詞人文藻擅無雙剪紅香滿新泥壁
浮白春生舊酒缸狂蝶撲花穿小徑痴蠅擊紙逗虛窗
斜陽憐我吟偏苦禿盡霜毫未肯降

小築初成漫賦五首

菟裘將老欲逃名慙愧年來白髮生經史千秋終未讀
印園半畝足歸耕閒栽芍藥留春色畧種芭蕉待雨聲
此是幽人棲隱處剪蓬聊以蓋檐楹

風月依然識布衣方塘小築釣魚磯子雲宅寞門常鍵
仲蔚蓬蒿徑漸稀石瘦似疑人悄立墻低不礙燕爭飛
匡牀趺坐琴書側領略清閒我庶幾

脫帽科頭枕綠蓑小妻扶榼恰相過攜將昔酒殷勤煮
譜就新詞宛轉歌世上洵無金作埒眼前何用寶為陀
牽茆剪棘儘堪適菱角寧勞日日磨

巖際秋香蔭露薄一枝棲息話團圞巢鳩休笑經營拙
穴兎猶知結搆難瑣碎簾風吹薄暮玲瓏窗月透輕寒
醉眠自問無侯骨懶把龍文取次彈

時局蟲沙久混淆詩魔酒債未全拋忘機便作煙霞主

息意方深泉石交無那寒徵鬼共笑常因疎懶世相嘲
數椽僻處荒城角占取槐根路一坳

止酒

惱殺提壺到處鳴高陽我寂可憐生當年祇願呼從事
此日奚須作步兵銀海觴飛成棄物糟邱香度不關情
酒旗天上空相照醒眼勞勞徹夜明

偶感

憶昔繁華似畫圖少年場上任歡呼千金買笑花三月
五字吟香酒百壺侍史餐雲顏似玉美人話雨淚如珠
而今老大傷憔悴依舊風流問有無

秋日西城晚步感事次浩修姪韻

秋老籬花向晚陰閒行際此恨方深白頭消息餘殘照
皂帽生涯付短吟寂寞池臺雲自散淒涼煙艸夢空尋
疎楊猶記當年事剩有風流一寸心

生朝諸親知昆弟長嘯軒小集

黃菊丹楓白雁秋蕭條潘鬢鏡中羞牛衣老去誰同泣
馬齒添來我獨愁十載身名悲偃蹇一尊兄弟話綢繆
眼前莫謂無知已故舊相看雪滿頭

哭荀若姪 姪年二十三歲

修短年光二十三生來性潔絕貪饞菜羹淡泊同蘇晉

竹塢清狂類阮咸白袷向曾推項領青衫未許占 姪自幼茹齋
頭銜 時將赴試忽爲病阻 最憐身逝彌留會檢點殘書貯破函

閒窗感事

金臺日午鬬春妍海燕爭飛萬里天黃絹任詩新杏苑
青山莫問舊藍田才名班馬曾何補門第崔盧祗自憐
矯首雲程頻歎息閒鷗只合老沙邊

觀牡丹有感

蓋從傾國鬬歌裠隱矣此身焉用文老去寒微應笑我
新來富貴卻輸君一番濃艷成春夢幾度溫香付夕曛
覷破箇中眞幻影眼前色相總浮雲

冬日牡丹次陸錫山韻

富貴何嘗景物催芳時已過剩荒臺俄驚故艷依然在
忽破新寒宛爾開香國全非原幻相花房雖老不沾埃
一枝愛護憑君問猶帶春情幾許來

丙戌春都下友人招就翰林待詔賦謝

縛茅爲屋傍江邨雨笠煙簑艸艸存祗合爪邱老歲月
不堪蘭省度朝昏隨班怕見銅龍燭待詔羞過金馬門
莫道狂奴敢傲爵清時泉石亦沾恩

贈家石倉廣文

十年握槧復懷瑜坐笑風塵轗下駒蹶邑生憎呼傲吏

膠庠自愛作醇儒揮殘手腕書偏古吟斷髭鬚調更殊
愧我未能諧競病詩成耶敢效聯珠

新春書感次劉固齋孝廉韻

檢身凜若抱寒冰有恨脩脩世網凝萍梗生涯浮似客
菜根滋味淡於僧一枰遇叟何時得半枕游仙昨夜曾
慎守黃庭探玉篇免教垂老歎風燈

賀劉勇來花燭

蓮炬宵擎恰並頭迎來鳳侶最風流瓊臺仙史新呼許
翰苑才人舊姓劉翡翠雲深金作屋芙蓉香暖玉爲鉤
合歡再進連枝果記取雕盤多子榴

病起書事

在在頤情遣興長養生無術只安常重吟句續將成草
再撥爐焚未竟香鶴子憐余腰漸減蟲孃笑我態猶狂
暫貪小睡眠方穩惱殺飛鳥鬧夕陽

臘月廿四日萬沛亭自荊溪來喜晤并慰

荊溪去此無多日一棹歸來歲又徂見說北堂欣健飯
却嗟南畝歎輸租關山客路詩腸滑風雪河橋淚眼枯
莫歎寂寥誰與破且從野老共圍爐（以秋第丁遭鼓盆之戚）

春正下旬友人移酌小齋即事次沛亭韻

茅堂載酒晚煙收門巷蕭疎一徑幽衰柳漫傷春到眼
寒梅自笑雪盈頭尊前紅豆歌新曲（時令家童度曲）夢裏青娥話
舊游（談及昔年侑酒女郎飄零殆盡）賓主忘形真絶倒幾回刻燭去難留

閒居書感

囊底無錢莫買山逃虛小閣掩柴關風塵一夢容誰醒
花月三年許我閒活水靜觀魚自樂寒林清嘯鶴初還
好將塵世榮枯事都付星馳電閃間

野鶴詩四首 并序

煐曾自幼讀書麤知章句顧性畏華膴耽蕭散
凡六博騎射藏鈎按曲之戲靡不涉獵至若惜
花起早愛月眠遲尤加意焉駒隙如馳忽忽不

自覺辛巳秋先慈棄世哀毀之餘甫知自好越
六載遂隱居長嘯軒鍵户謝客留心道典其如
塵網未離竄身未果不獲縛茅巖谷息意棲真
亦大恨事也不得已先將濁世富貴利名吾身
貪嗔痴愛以及艷詞綺語一切屏絶自號野鶴
道人賦詩四章聊見脩然之志云爾

海上棲松愛養形不聞清唳向華亭煙霞好護丹砂頂
風雨閒梳白雪翎自顧芳姿元薄德誰知癯骨可長齡
塵埃肯混雞羣立寧與沙鷗戲水汀

樊籠早脱羽毛輕欲飲瑤池願未成鼓翮漫隨高士隱
乘軒肯逐大夫行衣裳夜月沖雲舞艸木秋風警露鳴
百六數周纔變體全憑金火煉無生

三山在望苦遷延俄頃難窺洞底天半爲稻粱離紫蓋
却緣雛子戀青田圓吭冰潔無塵染健翮霜翻有夢牽
指日明心堪遠舉銜寒偶語記堯年

鵷班鷺序莫嘲譏仙化他年見亦稀經著浮邱傳色相
銘題蘚石想音徽銜皋別去河山在華表歸來城郭非
萬里蓬瀛多歷徧便看矰繳不驚飛

寒夜感懷

語冰恐被夏蟲羞舊雨乖違漸寡儔賦就相如原善病

詩成平子只工愁庭堪設網羅青雀水不驚眠穩白鷗
貧賤年乖行我素呼兒何必愧蓬頭

冬日書感次萬墖沛亭韻

昨歲平頭齒又添忍忌故素愛新纖閒搔短鬢羞頻禿
略鎖低眉恨到尖寥落風檐餘杵臼淒清露甕剩虀鹽
擁爐猶怯寒威偪不爲留香怕捲簾

與轂庭兄沽酒夜話感賦

一尊無恙動離思雁影凋殘異舊時老去長眉難再畫
窮來短髮易相欺主盟泉石原非癖總領煙霞未是癡
眼底荊榛且莫問挑燈引滿細論詩

閒窗偶歎

濁世榮枯與夢俱無情歲月去須臾累丸底用當時巧
鏤葉翻成此日愚是處羊腸驚末路那堪雞肋笑殘軀
鷓鴣貰酒偕誰飲仰屋微吟強自娛

臘月二十一日春朝感興

點曆無多只九行驚心節候轉東皇破寒瘦萼將舒白
帶雨踈楊未吐黃處娣朝華看不再阿婆春夢笑何常
移商便作迎新曲慚愧當時宋玉牆

甲辰除夕書感

簫鼓無聲靜掩門一燈遺挂影空存釵鈿未卜他生面
環珮難歸此夜魂北望星河成永隔西沉蟾兔了無痕
可憐弱女盈眶淚裝點辛盤滌酒尊

送春次三兄韻二首

獨背東風靜鍵扉一番春事竟何歸顛掀絮影縈愁緊
撩亂花心戀客稀河滿淚零鶯自訴陽關夢杳蝶空飛
年年際此多離恨白首憐香願總違

萬斛春光片餉除去來消息悟真如濃情到底終應淡
密意成灰始覺疎重碧暗招羅畔雀小紅驚起轍中魚
凋殘錦繡鉛華死俯仰乾坤一敝廬

齋中牡丹盛開連句玩賞不勝舊感漫賦長句

笑語春風喜浹旬天教傾國伴閒身寒微我分原非匹
富貴花偏不厭貧錦幔香溫思舊主繡幃珍重借誰人
倚闌惆悵渾如醉夢入瑤臺恐未真

雪松上人重主鐸巷法席未獲往迎四韻奉簡

重縛茅菴講院開錫飛花雨洗塵埃無生法已成今昔
現在身還問去來鳳尾雷鼎新釋解龍鱗風吼舊松栽
白頭居士依然懶泥絮春殘絕可哀

丙午正月三日春朝賦感

桐孫削盡我奚堪時女孫痘殤　雪鬢如蓬鏡裏慙歲紀龍飛纔
歷四春回蟾影又初三賤甘身退匏常繫貧向家餘石

可擔何處梅妻容作伴孤山消息夢中探
贈錢容安叠前韻
未遇湘靈何以堪幾曾澗愧與林慚懷書豈肯投秦十
抱璞奚須獻楚三緘慢新聲容醉按錦囊佳句慣親擔
一琴再弄羅浮雪帽影鞭絲帶月探
立夏後四日花前雅集時邀女史在座四韻賦感
白頭紅粉且留連漫道春光竟杳然鳥尚能歌聞亦喜
花如解語見猶憐鏡中人去原無相水底雲歸自有天
醉舞方閒賓客散空邀明月照檐前
受一兄入蜀幾三十年矣丙午夏乍得歸里喜賦

一律
望斷千盤井絡邊緘書睽阻恨年年炎涼歷遍歸來日
風月何常別後天白首蓬邱俱老矣綠蕪芳舍故依然
弟兄難再籯金易漫把輿衰問海田
丙午生朝
六十三秋負歲年敢誇邊腹尚便便可憎面目風吹縐
如許頭顱雪掩顛虹蜺垂光斯亦晚珊瑚拂釣豈其然
鹿鳴忽報金萱信阮氏家聲啓後賢是日得孫姪北闈報捷
丁未新正十四日春朝書事
舊曆如余半掩塵新來六十四回春試燈昨夜御龍燭

踏月明宵走兎輪世路冰霜纔越歲吾廬草木又逢辰
尚平婚嫁行將畢合向名山老此身時遣嫁期近
元夜苦病自遣
春到播邊識病夫坐愁良夜強支吾三緘似守金人鑑
一笑難邀玉女壺莫可奈時休歎息不如意處且歌呼
燈前蕉葉寧勝飲瓦罐村醪淺淺沽
嫁次女賦感
彈指春陽到雪飛席門兩度賦于歸隔垣晴雨傳音便謂長女
越浦風濤見面稀次女適浦東凍雀窺檐知我在寒蟾顧影
問誰依痛深難掩淒清淚野老眠餐事事非

丁未除夜書感
細雨孤燈老病身椒盤清酹強濡脣遺容帷下空傳影
弱息奩閒靜掩塵荀令熏爐香自燼安仁重纊淚如新
明朝試問梅和柳何處春風好結因浩修大姪兩姪謂余諸事未便曲勸買姬
九月十三日三兄生朝口占長句博笑
賦就何煩薦子虛汗牛書卷樂閒居愛紹繡褓孫呼鳳
寵錫珠鈿妾貫魚月挂松梢青拂座泉飛竹罅綠平渠
明年杖國茲辰慶會越龍山五日餘
憶昔
憶昔歡場任醉醒絕纓仰面總忘形三更月榭呼浮白

十里花堤喚踏青帳裏芙蓉離別淚曲中楊柳短長亭
而今雪鬢羞房老雲散風流去窅冥

長嘯軒詩集卷三

長嘯軒詩集卷四

姪孫 錫端叔衣
海上曹煐曾春浦著 姪孫增葉承子敬同較
姪孫 錫蝴誕文

五言排律

贈別吳姬一百韻

有美居吳會南園蕙正芳嫩芽春露滴弱葉曉風翔丹
頴含芬馥紫莖結佩纕名同蘇淑媛字比杜蘭香生小
留燕薊髫齡寓范陽椿枝先萎折萱艸獨淒凉孤苦童
年集飄零客路長餘光徐女績斷淚孝娥腸命也偏遭
譴天乎不降康三秋隨泛梗一棹挈歸裝亭館非疇昔
雲山是故鄉數椽蝸口月幾度越溪霜花滿長洲苑鶯
啼響屧廊雞陂齊蓂莢鶴市半松篁芍藥新翻曲芙蓉
舊製裳垂楊牽錦纜麗日掛牙檣對景攄嫣笑臨流鬬
艷粧簫吹羸氏鳳琴奏卓家凰珠箔塡花塢金錢撒寶
坊侯門誇貴倨蓬户炫俳倡允矣眞難遘美哉未易量
通都彌眷戀獨爾淡相莊奉母欣無恙酬兄遜未遑治
容卑粉黛秀質重珪璋風絮哦詩帙簪花運筆牀細腰
原鬬柳巧舌慣調簧嚬笑能傾國嬌歌欲繞梁寸箋塗
蛺蝶短幅刺鴛鴦茶癖聊供暇針神差可當修眉紆遠

翠抹額暈輕黃壚畔嗔沽酒林間薄採桑講臺瞻淨梵蕭寺禮空王片餉非游戲此辰柰否臧比肩姊與共握手妹隨行髻挽烏雲縷釵垂白玉璫行來飛燕並看去影娥頏車馬喧猶踏兒郎語太狂靡風殊不古薄俗實堪傷鼓楫辭名勝揚帆逐渺茫春江聊寄跡歇浦漫逢場別院潛幽豔迴闌護婉揚步搖初記取條脫乍相將斂袖敲棋局烹泉試茗槍臨風傳好語指日願占祥藏擲連枝果親浮瑞露漿蓬山逢阮肇鄂渚遇裴航鑑得鐫心語何由唾面瘡買珠探合浦解珮擬瀟湘結綺朝難足挑燈夜未央妾翻青玉案郎輕紫絲韁烏鵲塡河漢女牛吐夜光人間良會合天上永相望生世崇滄海因緣祝昊蒼一朝逢婉孌百歲傾端相婀娜憐嬌怯殷勤克贊襄如何方燕喜瞥眼忽參商彗宿凌霄下虞羅繞室張歡顏嗟頓改離恨歎無良吠犬狺南巷九熊誠北堂萋斐冷似瀑謠諑沸如湯砭骨愁盈堞嘔心淚帶盂挽回需藥石行坐負針芒吳劍將歸匣楚弓幾去囊綴蜂惟恐嚇夢鹿重徬徨顧頷同薰鼠狡猾等渴羌兢臺常懶恨舐墨漫披猖束手誰爲策蒙頭孰見匡陰霾凋蕙圃霪雨墮蓮房憐我眞蒙昧輸卿顧慨慷莫愁身九死豈畏法三章丰采仍如故幽閒不改常奮飛羞蒹翳

藥兀坐慣燃糠矯挺三冬柏堅牢百鍊鋼豪情憑點綴嫉妬任包藏浹月頻思毋經秋暫別郎搴刀剖斷髮裂帛繫行箱振腕拋羅扇低頭溺裲襠桃根遥野渡萍梗泛滄浪折藕絲還續旋蕉葉轉颸冥鴻排碧漢叢桂列銀塘彼美歸何處伊人水一方丁寧勞結想珍重慎毋忘宋寞流蘇幔淒清薜荔墻何時登少室奚日赴高塘繡幕慚金谷瓊臺負玉姜鸞音沉錦字兔影瞯書倉有恨頻傾盞無眠再舉觴空庭巷絡緯衰艸咽蛩螿歌叟晝昏眼呼搶類絕肮多情緣未久薄倖債先償後會期楊柳重逢討海棠兒教悲乎爪安用泣蒲稷消息探光福音書問辟疆雁頭尺素在魚腹片言彰寄意傳嫛女微詞托窈娘緜綿隨地老杳杳任天荒信誓終難昧酸辛合備嘗茹齋陳藷蕷輟食廢鱒魴冰鑑圓偏缺珠徽按復創從今鴛帳夢昔昔到君旁

五言絕句

子夜歌

郎向江北去妾在江南住問郎底不歸莫作風中絮

先君諱日口占二首

颯颯西風裏寒空鶴唳悲慈幃辛無恙敢報九原知

堂搆依然在音容不復留江潮落不盡長與淚俱流

七言絶句

題陳靜舫畫卷

啼鶯飛燕暗相招一種東風別樣嬌春色滿前看不盡
月明同泛木蘭橈

贈彌乾師

回頭業海見波瀾花月良緣法界寬閒誦楞嚴聲縹緲
袈裟風細爇沉檀

賓川姪乍喜乘龍忽以試事迫往玉峰賦斷句送
之

燭花吐艷尚玲瓏忽報扁舟趁好風料得推篷明月底
還疑身在鏡臺中

送霖蒼姪復之贛署四首

虔南迢遞三千路一棹重過十八灘汝去不須憑尺素
天涯傳語報平安

南浦張帆挂夕暉故園風景尚依依郵亭綠暗知多少
剩有殘紅點客衣

官倚到日話團圞兩父休嗟劇邑難　聖代故應勤吏
治蒲鞭須法漢劉寬

料得秋風思故鄉鱸魚時節望歸裝好將驛路山川勝
收拾煙雲貯客囊

七夕詞三首

待得秋來拋玉梭迢迢銀漢夜如何怪他一帶無情水
隔斷牽牛朝暮過

相望無多相見遙一年此會屬良宵從今莫使風波惡
夜夜橫空駕鵲橋

雨露何深宇宙寬百年恩重話團圞人間亦是尋常事
論到雙星却又難

醉後戲贈

多情攜手戀歸途嫩柳風前帶月扶醉裏丁寧無別語
碧桃花底破工夫

芳園賞桃有懷三首

誤向風前喚小蠻柳絲斜挂白雲閒玉人此會無消息
誰與天桃鬬醉顏

花間細蕊結同心拋撇東風惹恨深爲問當筵諸俠少
戴顒原是舊知音時戴思御在座

惜春心事付長流望斷紅墻十二樓便擬殷勤邀一顧
奈他見面只含羞

孟宜生移酌芳園即事

落日輕風鳥亂啼多情紫燕話雙棲莫教明月催歸去
芳草池塘路總迷

集和堂觀劇戲贈二首

寶髻雲鬟巧樣粧越羅衫子鬱金裳凝眸不敢當筵笑
一曲相思恐斷腸

藕枝素腕玉玲瓏秋水春山畫便工不道花間曾會面
誤將記曲問紅紅

閑窗即事二首

恨少鵝溪寫玉容相思別後憶相逢閑門消盡檐前綠
午篆香浮睡正濃

紙聲隱隱透窗紗喚醒華胥日正斜知是念儂心事懶
偷閑親送一枝花

聞卧病欲歸賦寄藥名詞

驚傳消息話當歸石燕雙飛與願違多恐車前分手處
淚痕續斷滿羅衣

雨窗贈別

騎鶴吹笙返玉臺桃源宋莫怨逢萊天公亦解離人意
萬疊愁雲黯不開

輓徐烈婦四首 并序

蓋聞呼天誓日曾截髮以明貞罵賊咨帝未啓
簾而先縊柏舟自誦咸重共姜粉筆成書爭傳
荀采是以古來旌表半出金閨何期下里輿嗟
偏逢海角如滬邑川沙徐烈婦張氏婦也機絲
夜織常分鄰壁之光筐筥晨攜閒採桑林之葚
糟糠井臼時臨鴻案以相莊裂布爲髻穩卧牛
衣而對泣三生是賴百歲方賒無何而婦歷艱
辛夫罹痼疾天乎已酷即逢綿綴之辰人也奚
辜便遺彌留之會五日抱屍淚血空嗟骸骨無
歸一朝刳目屠腸不惜冰霜自凛罕聞賻賵之
投安冀麥舟之助況復孤鸞寡鵠曾無通子雛
懷繞膝牽裳幾見苟孃在抱寧割愛以全貞復
顧名而思義許其甚矣傷如之何孰料骨肉未

寒鴆媒入室風波頓作魚餌探鈎誰憐不二之
心孰識靡他之志而烈婦早知罔脫雉羅難離
虎穴無心乞活絕意偷生寧甘地下以從夫命
懸呼吸敢向堂前而告母死繼須臾斯時也狐
兎潛踪鬼妖遁跡寒風颯拉羨葉海之早離冷
月微茫痛泉臺之長逝漫勞飛六月之霜恰值
下三冬之雪天哀志氣人重孤芳故使身前可
考頓消舉世之嫌假令沒後不彰試問是誰之
咎歌同瓦礫豈堪媲美於千秋名並珠璣庶足
揄揚其萬一爾

千年恨血類啼鵑白日紅塵早棄捐破鏡徐郎何處合
九原重結再生緣
貞名贏得並芳蘭雪骨冰心耐歲寒百丈沉冤空有恨
難教滄海一時乾
一酹椒漿痛未能麻衣百結淚空凝望夫不化江頭石
絕命仍懸舊赤繩
萬叠愁雲黯斷魂濤聲日夜到江邨邱墳三尺憑誰築
宋叔蓮門是墓門

挽王生丹東四首 并序

夫蓮開太液怕值三秋雪灑蛾眉偏逢六月珊

瑚易碎誰云好物之堅牢芍藥旋凋漫道名葩
之耐久懷中美玉空嗟出自藍田掌上明珠難
與重還合浦如我友王生者髫齡對客爭許鳳
毛綺歲工文羣稱犀角投來鴻筆夢生夜夜之
花乘去鮮車戲擲人人之果信所謂天上謫仙
人間俊物矣既而負笈從師看雲擇友珠樓窈
窕願嫁王昌繡閣嬋娟咸貪宋玉已值委禽之
候未逢跨鳳之辰俄焉偶患采薪豈類冉耕之
瘵疾繼也自憐伏枕寧同荀倩之瘴疽何至南
陽菊水不見延齡西域靈香安能續命千行淚
血雙親抱特地之悲一寸心灰良友負連天之
恨白雲紅日索笑何年青草黃泥埋愁無地真
成破鏡樂昌之抱怨何深便擬投繯荀采之含
冤更甚古多斯事代有其人余也屬託忘年況
叨同里望君更切痛子獨深而乃追迨彩石穹
蒼多難問之時宋叔瓊鉤皓魄鮮長圓之夜身
歸碧漢早名修文夢醒黃粱難牽別袂游同昨
歲晤子在九秋黃菊之前淚滿今朝哭君於三
伏紅塵之內

淡歒酷烈病難禁愁絕彌留意自深不敢呻吟常齧被

故將片語慰親心
俄驚白璧委塵埃報道吹笙返玉臺極目遼陽天際遠
幾時化鶴一歸來
花落蟬鳴送夕陽夜深橫笛半淒涼九原縱有秋來雁
難寄山濤書數行
消息驚傳痛少君滴殘紅淚濺羅裙交枝願化相思樹
許築鴛鴦千載墳 聞生前聘張氏願相從地下

賦寄

隋堤新雁一聲秋十二珠簾半上鉤料得月明呼載酒
畫船銀燭醉揚州

茉莉詞二首

不惜奩間買笑金玉人珍重為知音摘來細蕋香恒滿
認取開時一點心

穿成一掬賽金莖攜伴羅幃映畫屏卿是真花花是幻
五更香夢幾時醒

無題三首

靈藥親將慰宋家捧心西子態偏嬌含情不許秋來病
翻道西風瘦沈腰

蕭蕭絡緯帶愁聞夢醒鴛鴦易散羣辜負郎情濃似酒
那知妾命薄如雲

窄窄弓彎點翠苔深深蛺蝶暗相猜依俙細認橫塘路
記得當年鬬草來

城南即事二首

別去紅裙香絕蹤病餘羸得鬢鬖鬆那堪咫尺城南路
似隔蓬山一萬重

香銷寶鴨負芳辰雙鯉傳來未是真聞說章臺逢叱利
曉粧強作畫眉人

感興三首

新冠玉葉暈輕黃彷彿眞妃暫改粧夢斷長門頻灑淚
蘭雲一縷付三郎

吳綾尺幅試新裁弱線添針意自諧繡取蓮花并繡佛
可知蘇晉願長齋

烏絲小叠賽雲藍風竹吟成貯玉函他日重逢應記取
何須馬上見黃衫

無題次謌廷姪韻二首

歡情奈少別情多艷曲翻成懊惱歌盡道夷光能悞國
欲將紅粉去沉河

十年鴻案見恩深花月常攜綠綺琴縱取新絃和別調
數聲撇捩總無心

讀楚烈女徐青鸞絕命詩次韻奉挽五首并序

竊聞沅湘弱女妙字青鸞父本徐陵母原道韞深閨織素初吟蘇氏之詩篇嬌客傳芳乍選王家之子弟相逢未嫁名士傾城無何而江夏稱兵衡陽失守山川零亂白雁驚飛兵火倉皇紅裳赴難桃花江上翻同撈月之嬉鸚鵡洲邊頻類求魚之戲餘生勿顧有死靡他安望浦畔劉郎山頭樊姥足為我白此心情雪此怨恨也耶幸而脫簪持贈命童子以將歸援筆題詩與儒生之采擇吟成斷句體寄七言嗚呼已矣夙心終焉薄命鸞空鏡掩難舒幽恨於千秋月落河

斜憑弔貞魂於萬古在往事之流傳班班可考
奈餘情之愴惻歷歷如生和以數章聊當一慨

干戈滿目事紛更兵火飄流隔楚城江畔孝娥腸已斷
肯將紅粉戀餘生

良因無復問黃姑渺渺芳魂逐夜烏薄殺明妃辭漢闕
琵琶馬上向單于

冰心雪骨映羅衣雲夢迢遙何日歸漢水月明知有淚
多情班竹為湘妃

血淚題成白雪歌鴛鴦浦畔別離多放臣貞女原同轍
千載芳名繼汨羅

珍重音書裏玉笄鄉心一片白雲齊離鸞此去歸何處
知在蓬萊閬苑西

生朝感興二首

又見東籬菊漸黃無情歲月去堂堂不愁雙鬢和雲亂
多恐秋來易着霜

花緣酒債未全無懶把風裳鬪畫圖翠鈿金蟬羞對鏡
十年空自誑頭顱

壽内戲作

捧得逡巡酒一巵絳桃花發小春時雙成欲赴西池會
却少雲英作侍兒

海棠

粉脂碎點羨娉婷雨雨風風豈慣經疑是玉真朝帶醉
沉香亭畔睡初醒

殘月

霜枝影裏到紫闌樓角凝寒剩一彎欲惜蛾眉零落甚
那堪重畫舊春山

自題小像出獵圖四首 并序

嘗聞三毫添頰不假飾夫衣冠八駿空羣每借
靈於筆墨儀容宛若十年漫點雙睛髣髴依然
一騎常留半壁王右丞之山形石勢盡出天機

李將軍之水色濤聲恍聞殿陛圖成春苑譽滿
三公繪就秋江名傳四海蒼松幹柏鶴唳猿呼
嫩柳夭桃鶯啼蝶舞山川人物古來詎必兼工
池館禽魚作者何嘗並絕未有擅衆體之長才
合諸家之妙技如吾友芝田張君者時則斜陽
映幕展卷留連落葉敲窗披圖欵賞君顧挽余
我其語汝夫丹青自存乎天壤而經營實藉乎
良工不知前型之矱矩頓失幾倡惟詐俗學之
師心渾忘面目酒甕茶爐或云陶徑花師笠
荷衣或作嚴灘釣叟何曾善賦偏藏鹿洞三都

豈解調絃常抱豹囊百衲銅肌蛀綠寶鴨噴香
玉暈皴紅蟠螭弄影如探伯翳之經似入波斯
之市他若蕉園篠杖依俙世外雅羣羽扇逆巾
彷彿寰中抱朴欲追巾散之清狂車邊運釀竊
效鴟夷之肥遯湖畔撈船甚至侈陳貴倨炫耀
奢靡珠襦鳳髻行來綠鬟侍兒翠鈿鸞釵喚去
紅牙小妹覩乎止矣是也非耶然而千秋事業
何妨起關塞之思萬里塵沙奚暇作刀環之想
我矢既挾我弓既張金鞍苜蓿寧辭赤汗之勞
鐵笛梅花便奏青羌之曲休嗟猿臂之難封爭

說鳶肩之遇主丈夫有志奚事棲棲烈士何心
寧甘鬱鬱況復勝衣令子早識提戈窄袖奚奴
洵堪負錦振轡要離塚畔無非故國鶯花揮鞭
樂毅城邊盡是他鄉煙月輕裘緩帶何傷文字
風流挾彈鉤弦聊作詞人游戲爲余藏拙敢錄
寸長惟子知音請看尺幅余也敬聆慷慨之談
摳衣而起佩服靈奇之筆岸幘而呼第恐蘇季
子之囊空貂敝世態可知李少卿之箭盡途窮
生平已矣身名偃蹇全憑楮上先聲骨相迍邅
是賴毫端設色聊成贅語復綴蕪詞

十年得失楚人弓文字生涯術已窮分付兒童焚筆硯
早將鞍馬去從戎

踏破黃塵趁此朝崚嶒俠骨未全消守株幾見平原兎
好向天山學射鵰

芳草長堤幾度過停鞭林下漫吟哦吟成小店孤山句
變作陽關出塞歌

趺坐重茵興不孤風鬟霧鬢臥平蕪虎頭食肉原非分
且把雄心付畫圖

題艾就亭孝廉行樂圖三首

詞苑聲華滿石渠天香移得傍巖居一編悄讀秋風裏

知是人間未見書

衣袷何年惹御爐名場意氣未全無誰將賜錦西清客
寫作東籬訪菊圖

臨流揮麈樂天眞珍重林泉詩酒身忘却承明呼待詔
碧梧深處岸烏巾

惜梅二首

彷彿羅浮夢裏尋十千珍重爲知音幾番冷煖吹開落
薄殺東風兩樣心

點額輕粧事已非一朝零落歎何依陰霾撲面終無語
忍向淒涼別院飛

初夏感事二首

底事風塵撲面沙難教牽屋卧煙霞一鋤荒圃差堪隱
何獨東陵好種瓜

幾多屐齒印蒼苔一寸柔蔬帶雨栽兎窟漫成聊自賴
雀羅庭院有誰來

辛巳秋移榻容安居即用三字爲韻感事三首

茫茫何處着吳儂身逐軺雲少定蹤覓得一枝棲息穩
半庭花月可相容

魚雁驚傳十八灘秋風無計避狂瀾在家襆被渾如客
遼海何須歎紛安

琴劒相隨數卷書酒鑪擔去更無餘香山未老蠻姬在
點綴新詞慰索居

賢内吟三首

三秋風雨數驚猜買得名花着意栽見説念儂心事苦
先教珍重趙陽臺

裝點重幃護曲房畫屏取次繪鴛鴦猶言蓬户非金屋
繡被親施六尺牀

搓酥滴粉度芳辰菱鏡平分半面春鏤管互爲描遠黛
翻教京兆作閒人

送春次許子遜韻七首

芳情如剪淚如絲撩亂新愁繫六時紅紫落殘春去候
合歡枝是別離枝

蘧蘧舞蝶任低回耽睡蓬窗晝不開春色滿前歸也未
好風猶逐夢魂來

惜春小鳥倦啼花悄對殘紅感歲華此恨略從我輩語
休將消息報盧家

鶯燕聲中數白頭青衫淫徧類江州歡場是處傷春老
多少鉛華没古邱

到處花堤罷踏青餞春沽得酒盈瓶可憐紅檻芳檐畔
渾似勞勞送客亭

回首風光等逝川柳條斜挂萬絲煙挽留美景真無計
難覓長繩繫遠天

晴靄浮空點翠螺百年心事奈愁何芳春自有重來日
祇恐吳儂鬢雪多

玉蘭

凌空束素舞霓裳笑倚東風試淡粧祇道吹簫秦弄玉
那知又是杜蘭香

有以椒作筋者戲詠絶句二首

芬辛盈握絶纖埃憑仗針神婉轉裁郤道椒房初捧出
還疑驛騎乍馳來

申椒雜佩足流芳看取翻成十八孃縱使靈葩堪作頌
也應重唱荔枝香

篛笠

晴雨炎凉莫漫誇低昂非爲障塵沙只因頭上天難問
藉爾團圞好蔽遮

苧袍

剪裁大布覺風流領袖生香得自由冷暖不知常挂體
傲他敝盡黑貂裘

樓鞋

未許侯門拾級登天梯欲上笑何曾踏殘秋月春花路
自分終非行脚僧

破琴

良材爨後幾經年零落焦桐莫辨絃按罷殘徽難下指
廣陵散絶悼無傳

筇杖

稜稜九節占瀟湘垂老扶攜耐遠將策徧巉巖都穩稱
應防失足到康莊

詩筒

高節由來屬晚成一腔傲骨托書城誰知箇裏本無有
聊借吟箋浪得名

讀萬沛亭武林紀程漫賦

冷然名勝自成圖萬點寒梅占緑蕪我是孤山舊放鶴
幾時清唳弔林逋

悼犬

漫説平原青塚留當時黄耳附名流夕陽芳草思埋骨
難博城坳土一邱

贈雲仙女史

夢斷歡場百尺塵風流自笑不如人姮娥月底容相並
杯酒平分半面春

生朝口占二首

五十三秋等逝川鬢霜底樣逼衰年誅茅好結棲真地
快讀黄庭第一篇

掩關掃徑洗埃塵黄菊丹楓慶此辰漫道春觥無上客
閒鷗幽鷺盡嘉賓

北窗書事

羽扇輕揮枕簟凉後庭歌曲興偏長宵來愛聽芭蕉雨
祇恐經秋不耐霜

題渭清姪孫畫卷

金毫絢染絶纖埃暈碧栽紅點緑苔不讓仙人殷七七
會看羣卉一時開

二月四日同人集是亦樓觀梅余以病目杜門未得一與感賦斷句

春色糢糊黯自憐白頭那得醉芳筵一從夢醒人何處別去羅浮又幾年

渭清徃鄉曾許製餅遺我盼望月餘竟作亡是子虛之想戲寄一絶

雨溅風欺爐火殘餅師甑釜料生寒紅綾賜出天家易村市移來郄較難

長嘯軒詩集卷四

長嘯軒詩集卷五

海上曹煐曾春浦著

姪孫錫端蔌衣

姪孫堉葉承子敬同較

姪孫錫蘭誕文

詩餘 附

誤佳期

花下有懷

愁緒煎腸都碎想殺那人沒計幾番消息恁來由客語將人戲 桂露滴無聲和淚侵堦砌暗香狼籍散黃金怕向秋風醉

西江月

金陵懷古

石屋山頭劍去景陽樓上鐘傳秦淮風月徃來船畫閣湘簾半卷 繞殿金蓮步步沉江鐵鎖年年六朝宮闕盡荒煙紅染楓林一片

惜分飛

寄恨

瘦菊籬邊秋意苦幾許輕雲薄霧此恨憑誰訴別來花月真成誤 一線長江還間阻落日青山欲暮是我傷心路雁聲叫斷瓜洲渡

鷓鴣天

立秋

夢裏年華慣暗流披衣晨起一登樓鳴蟬報道風光換
叫落桐陰一葉秋　心上恨到眉頭淒涼宋玉又添愁
今宵明月仍依舊天碧雲閒別樣幽

臨江仙

初冬散步西郊偶見桃花

髣髴蓬山猶在目天桃數點含芳淒凉小立背斜陽零
脂強膩臉薄鬢怯經霜　憔悴雲英羞早嫁誰教重遇
劉郎紅裳不似去時粧臨風纔一笑偷淚滴千行

看花回

送秋

菲柳無枝日易斜回首堪嗟碧霄秋去渾無奈枉拋楓
葉霜花素娥何處也消息天涯　分外愁雲驀地遮驚
起啼鴉淡寥原有將歸思今朝惆悵轉加小春春自好
爽氣偏遐

一枝花

早春雨窗寄友

新柳迎風秀鳥語嬌還溜青青隄畔草細如非撫佳景
誰憐孤館難消受恰是芳菲候奈細雨濛濛偏趁梅花
開後　恨不了疎櫺煙透小閣空回首喚奴聊一訪山
中友料門鎖閒雲夢入華胥久多恐傳言謬轉詢鄰翁
但說道連朝醉酒

滿江紅

病中偶歎

蕭瑟芸窗緣何事傷今感舊也只為多情多病難消清
晝擁架幾篇書恨賦貯壺數滴澆愁酒歎沈腰端不為
貪吟秋來瘦　心灰冷爐煙又西風淚原非偶看離離
金粟雨絲溼透一片濃雲憑聚散半牀好夢誰先後向
青衫紅粉問良因休回首

午日哭大兄又一體

續命無靈底須繫五絲縷縷看凉軒燠館淒清無主白
髮千春寧可料黃粱一夢渾如許歎鶺飛蟬蛻總成空
飄然去　玉幃幕銀蠟炬陳蔬果烹蒲酳奈燈前酒後
與誰笑語老母心傷苔草露孤兒淚灑榴花雨問畫圖
形影是耶非歸何處

滿庭芳

寒食郊外有感

折柳堤邊買餳郊外馬蹄踏碎春濃黏天芳艸淺淡倩
雲烘更喜田家沽酒由籬畔醉倒村翁真幽賞憑今弔

古搔首問蒼穹　焚林何代恨煙消火冷猶想高風看傷春士女怨綠愁紅無數荒邱廢壘收拾了多少英雄桃花岸紙錢搖漾幾處夕陽中

贈名媛潘素春

碧玉無歸綠珠含怨衷情千古難消烏啼花落惆悵可憐宵況屬風流謝媛空懷抱咏絮才高秦樓杳一聲河滿腸斷舊瓊簫　蘭橈浮洛浦遠山斂翠寄跡漁樵向剩墨零紈煙月重描料爾蠻箋未整銀毫尽珠淚先拋秋林好題殘紅葉零亂付江潮

送諸兄弟應試秣陵

玉露篩涼金風剪燠漸看蟾窟香飄翩翩征雁刷羽逞秋高多少魚龍變化長江畔雪浪銀濤驀然聽一聲天鼓意氣滿雲霄　英豪當此際噴花吐繡搦管飛毫莫漫詫雄師獨數吾曹此去平臨吳苑六朝地並轡連鑣只須效白衣三箭休唱鬱輪袍

倦尋芳

立冬後二日生朝感事

詩愁撩鬢酒病煎腸凄涼依舊乍展眉頭往事一提還皺看卷疎簾閒掃徑秋容老去黃花瘦歎韶華又新驚換了初冬時候　那知我生涯計拙書劍無成多少辜負點破宮商翻曲亂拋紅豆倦倚寒籬趺坐久雲霞返照盈衫袖倘羣真下逢瀛願甘隨後

自生朝後寒氣漸深病魔不去凄然日坐於愁城中再賦一闋

霜欺衰草月冷殘枝形容非舊病怯風尖面與縠波齊皺懶去濡毫無捻韻腰肢瘦得休文瘦伴黃昏有瓶花弄影疎燈迎候　真堪笑書囊撇棄藥裏零星誰與擔負鱸膾無緣且設一甌蒸豆[illegible]鬢髮羣鬆羞對鏡青衫薄命洞紅袖歎宵來淚涔涔夢初醒後

念奴嬌

秋閨

秋聲四起在梧桐深處疎楊枝畔涼月穿簾風作線硬就玲瓏千串眼底年光眉間消息怕暗中偷換倚闌微歎傷情訴與團扇　誰教爾我多緣雖前枕底朝暮曾爲伴此後相拋禁不住淚下肝腸如煎叶去聲宋莫羅幃淒涼冰簟對此空留戀芳春過了一般和你輕賤

薄倖

偶見

拋針引線正此地曾經百遍還記得春風門巷月映齒簾斜轉又那知舊恨重逢杏黃衫子桃花扇見一抹鶺

紅雨行蛾綠多少鍾情深眷　應憐我十年事怎比着往來梁燕爲劉郎諧偶遂山雲掩相看陌路如天遠飛花空戀趁今宵欲訴相思且待黄昏半牽裳微笑那許低聲呼喚

沁園春

題陳克闇桃源圖小像

見說元龍十年湖海豪氣全除羨煙霞嘯傲羊何逸興衣冠風雅王謝清娛杖柏扶松褰裳抱膝援筆成吟任所如誰爲伴有奚奴負錦石上遺書　鷗盟鹿侶相於看流水桃花非故廬記當年二士紅麈乍去俄時千載青鬢仍餘宛爾塵寰飄然仙窟亘古名傳未是虛君須住且尋幽洞口半類樵漁

輓陸簡兮

六十年來詞壇氣誼君真激揚况珠璣咳唾名高曾望玉醅濡飲凝絶長康潘鬢凋殘沈腰瘦盡花月愁時也斷腸文園卧聽一聲鶴唳身世蒼茫　而今滿目淒涼看泉石多情淚萬行更殘編廢簡空同雞黍零毫剩墨難作烝嘗馬鬣依然牛衣無恙不愧名山處士莊知何日更歸來華表丁令遼陽

賀新郎

余初學填詞諤廷姪亦有此興一闋寄贈

蘭玉生逢午（諤廷生年月日逢三戊午）記童年雄姿英發我家繡虎佩得羅囊總瀟灑一夜燈前戲賭便十載螢窗勤苦忽夢花生銀管秀看郎君下筆驚鸚鵡松煙滑烏絲舞　他時採取雲中路待秋風鵬程萬里天衢步武笑我竹林狂阮籍醉裏新歌樂府早寄語阿咸同譜細讀花間詞數卷羨豪蘇膩柳真千古贏館笛漁陽鼓

讀情史有感

細檢叢編閱是何年金閨才子玉堂人物屈指王侯并將相多被鍾情磨滅盡付與春花秋月歌舞成灰鴛帳

唸數風流空載閒書牒累朝事憑誰說　哀鴻棲燕真愁絶有幾多瑶芝瓊樹淒涼蜂蝶脈脈泉臺魂魄杳一點精靈凜烈也只爲此情難沒讀到千秋兒女恨把銀毫醮起硃成血和淚落心悲切

題陸原亭裁雲詞後

俊雅推温柳怪詞場搓脂膩粉翠鈿綺袖嬝娜當筵傾一笑新曲盡拋紅豆聽蝶拍鶯簧齊奏燈火樓臺歌舞散笑兒曹項領仍依舊我與汝須回首　士衡才調真難覯氣横秋龍吟霄漢風篩雨溜點墨成蠅憑筆底吐月噴花競秀恰天半飛來鸞鷟獻賦未逢楊得意問紛

紛路鬼揄揶否應鄭重裁雲手

長嘯軒詩集卷五

長嘯軒詩集卷六

海上曹煐曾春浦著　姪孫　錫端　菽衣
姪孫増䕓　承子　敬同較
姪孫　錫䛫　誕文

雜著附

贈別吳姬陸蕙序

蕭蕭木葉不盡愁聲颯颯秋風每逢生別酒闌燭灺歌殘三疊陽關月落參橫腸斷一聲河滿邈矣仲卿之恨孔雀分飛傷哉都尉之言鴛鴦易散瓊樓鳳杳罷吹嬴女之簫桂殿蟾孤竟竊素娥之藥假令磬名隨馬寧挽歸糚縱使裹號留仙難牽別袂魂銷襆被犂着而冀綏須臾淚滴羅巾把臂而顧陳覼縷瀕行告語向予鳴懷家本吳地寒微身自燕京嬌小詎意父先背世凄涼客路三千惟時兄甫勝衣孤苦妾齡十二鄉園乍返涕淚依人井竈初安樓臺易主時則伯也覺起胥屑毋兮恨終囓齒頻年衈緯誰爲解紛歷歲茹荼孰能排難布帆安穩喜舅氏之遄歸畫舸輕浮並姊嬃而遞至三春聚首兩月嬉游欲舍我而未能許隨行而始可橫塘風月戀彼何心滬壘鶯花看斯有意畫眉窗畔東隣宋玉之墻買笑樹邊西閣陳思之第開簾乍見面許三生却扇

欣逢情堅一諾將謂絲蘿有托箕帚堪供願充結綺之
下陳私竊褰幃而入侍何圖鮫珠暗落我其方畏讒言
貝錦俄成君固難違慈命或云小家碧玉恐玷門楣或
云大厦紅綃翻疑蹤跡甚至金閨見妬道羅敷自是有
夫玉葉工讒說章臺曾經作妓倏初心之莫遂空憐暮
雨朝雲奈好事之多磨敢怨參媒氏始春深語燕原為
姊來秋半離鴻竟令妹去從此錦帆涇畔羞看並蒂之
花寶帶橋頭怕見同流之水千堆白浪盡是愁江兩岸
青山俱成怨嶺人間少藥何方可治相思天上有星祇
是常臨薄命差幸李倫無恙樓前先擬投扉免教杜牧

重來枝上空悲結子然或久要有在請待明年信誓難
忘還期異日未審郎君官貴肯再尋洞口桃花若使夫
壻侯封徒盼望陌頭楊柳吁其甚矣命也如何更有寸
私爰申片語夫人情大抵棄故憐新女子從來舍生就
死負心李益頓忘纖素之盟爽約王魁終背海潮之誓
昭昭天日宛爾憑臨赫赫鬼神依然洞鑒倘欲嬌鬟別
戀蓬門不少絡秀之才遠黛初描蔀屋豈乏夷光之貌
任君自採與妾何知如其還念夙昔之歡綠鱗早寄或
者得遂生平之願紅鯉頻投今而後自宜珍重加餐行
矣乎無復徘徊顧慮於是束裝就道泣不成聲掩袂登

舟逝將安適斜陽一片奚須返照離顏衰柳數絲底用
相牽歸棹多情旅鴈翩翩刷羽而來無賴榜人渺渺揚
舲而去

陸原亭裁雲詞序

從來才子借湘管以描愁自昔騷人藉蠻箋而寫恨山
川憑弔非無望古之篇花月攄懷不少臨風之作高吟
微詠庾鮑同工短什長謠應徐競秀然而聲音鄭重難
托之於翠袁綺袖之場格律精嚴寧譜之於檀板銀箏
之隊是以菖蒲艷曲別調風華芍藥新腔另諧歡笑歌
樓麗句元白齊詩酒舍香詞周秦繼起由來尚矣何代

無之一日者我友原亭臨余小閣天香縹緲珠璣出自
懷中霞彩紛披瓊璧探來袖底移宮換羽彷彿徽雲學
士之詞滴粉搓脂依俙紅杏尚書之句駕辛蘇之感激
丈八琵琶壓溫柳之香柔三千窈窕荒臺蕭寺未免感
舊而傷今夜月曉風儘足尋遊而選勝牛羊西下沽酒
留髡魚雁南來泛舟訪戴當春而賦羨羣卉之鮮妍入
秋以歌歎孤桐之搖落舉其大概約有百篇凡此數端
彙為一卷無慚顧陸名家不愧阮嵇逸侶然而文通好
學寧辭漂麥之譏翁子讀書適惜負薪之誚何傷許靖
之貧尚存馬磨堪下王章之淚剩有牛衣憶昔尊公下

交賦子三秋會講誼托金蘭十載論心情逾膠漆墨池
起康真稱煙月總持筆陣驚鴻洵作文章宗主或花前
搦管或筵畔徵歌無何而笑口難開此歡晨散憂心曷
極昔夢宵迷所幸家有鳳毛人稱犀角雙扉羅雀時深
故友之悲百幅雕龍悉付佳郎之述洵哉孝緯門風允
矣肖吾父子遺書滿架奚須衛尉之珊瑚植柳盈庭絕
勝安仁之桃李織成寶綱竚看百軸葡萄叠得瓊箋恍
覩千尋玳瑁辱錦瑟之空投愧金貂之難續揄揚萬一
擬作遷延諷誦再三敢辭謭謏君眞詞伯任按拍於鸞
歌鳳舞之間余是巴人願偷聲於雲破月來之下

諤廷姪悼亡詩小引

慨夫蒼昊茫茫何年索笑黃輿浩浩無地埋愁一朝鳳
去樓空不見吹簫之侶昨夜蟾孤桂落難尋奔月之人
冰絃絕兮不復彈空教淚滴珠徽鼓瑟還期於再世菱
鏡破兮難復合頓使塵凝翠管畫眉重訂於他生從來
續命無香終憐薄命自古返魂少藥漫擬招魂此諤廷
姪聊成傷逝之吟而疊作悼亡之什也念我姪婦本係
張公子之愛女誰是兒夫與我姪俱屬趙王孫之彌甥
原稱兄妹一自委禽而後逮夫納雁而還好結綢繆共
綰同心之帶克諧伉儷輕簪竝蒂之花銀鐙影裏略穿

梭雲巳落葡萄之錦玉杵聲中頻搗藥月將沉荳蔻之
窗竊恐夫壻工愁多少蘼蕪盈內提來竹葉祇慮郎君
善病有無苓术奩中典去花鈿繡佛茹蔬此是金閨之
蘇晉采芽煮鮐實為香閣之李膺至若溫凊彌勤蘋蘩
是薦妯娌咸稱其識禮姑嫜共服其知書奚慚林下之
風不愧房中之秀無何而年時再度寒暑遞更夢繞絳
綃早奠弄璋之慶兆符紫氣竟成設帨之勞娩後懷憂
帶血之雛安在產時受患斷腸之母空存斯時也會遘
彌留恰值秦游上郡辰逢綿綴偏教竇去扶風絳帳掄
才漫說雄文有價青衫溼淚那堪江筆成灰倉卒歸途

僅得相看一面驚惶問疾祇留永訣片言嗟嗟脂粉如
新屈指于歸纔二載奩釵無恙何緣長別只三秋命實
不猶奉倩之傷神難免人兮鮮淑安仁之抱痛奚辜于
是效曾參之獨行無意新繼踏孫楚之鍾情還思故素
縱兼彷彿擁斧衣而求寐未能遣挂淒涼擊莊缶而欲
歌不得啜其泣矣草草行吟相思鳥依然啼怨能無慟
乎重重訴恨可憐蟲尚爾鳴哀敢冀㸚筆詞人剪紅才
子啟鴛鴦之硯匣助爾悲歌展翡翠之箋牀憐渠痛哭
彩毫五色如補彩石於天遺佳句千行得返佳人於帳
後此日烏絲作帙投來麗製端賴名流他年青冢橫碑

借得瑶章便題幼婦

新年紀興倡和詩小引

夫自昬窮北陸律轉東皇殘雪旋融林際梅梢吐白輕冰乍釋岸旁柳線含青揭來勝裏花明家家社鼓看去幡邊春到處處辛盤訶歲月之维新歎弟昆之非故曉風堂構時深萱草之思暮雨庭除常下荆枝之淚將欲繫坏而遁何須帶索而歌然而怨鳥譪騷聊鳴辛苦逸人懶恨略訴牢愁此我巢南兄乃有紀興之作也爾其墨海性偏糟邱户小三焦輟飲猶慕徐陵春興之篇五韻貪拈竊效王勃春思之什倘或吟成和寡亦焉用此文為如欲律細調高旻以俟夫作者于是從兄乂手脫毛顈而馳紙上之先聲小阮摅胸展喻麋而試毫端之雅吹簧稱並鼓蔺號同功既而白袷才人各贈一端之錦烏衣公子互翻十樣之箋驚傳麗句續紛快覩名篇絡繹煜煌灼爍琢玉鎔金藍蓝芬芳紉蘭沐蕙飆壓激烈直同天馬摩空宛轉清揚絶類林鶯喚侣其也幼而失學壯不如人誤識魯魚難厠名流之列畧諧競病敢居翰墨之場而乃採李倫爲握之珠惟逾猗頓覩夷光蓋世之貌憎類無鹽敢云並策此門庶幾願隨其側譬諸衣成雲錦不妨與麻枲爲緣樂奏簫韶偏許以柷敔作節

送春倡和詩小引

羲輪易轉驚白晝之如馳夸杖難追歎青陽之倏改河橋綠怨柳餘折贈之條臺榭紅愁花剩將離之朶春光漏洩來半在梅梢春事闌珊送去漫隨萍梗縱使春人似織都成昨日之游即令春鳥能歌那覺今朝之睡鞭絲陌上蕭郎之金勒封塵奩影樓頭趙女之玉壺凝淚問荼蘼其開未一片斜陽聽杜宇之啼殘三更落月時乎不再每遺憾於古人逝者如斯復鍾情於我輩因傷致惜柰信宿之難留似怨還思用倡酬而作餞詩惟七律人各二章嗟乎去此安之年年賦別歸於何所歲歲吟愁僕本恨人不禁興懷隨化兄真達者未免感念浮生牀列東西竊擬王門之風雅巷居南北敢希阮氏之清狂會探消息於簡中騷人贈錦笑指真空於世外乞士題箋既看珠玉之投不揣糠粃之譏

雅集小引

温國公會名真率葉戒耆華文太尉宴號耆英每崇齒德自古烏衣紫燕時爲文酒之游遂令翠袖紅樓不乏錢龍之戲觀星霜之屢變舍斯無取樂之方看花月之頻仍即此是消愁之具每思雅集願藉良朋競移載酒

之東爭着尋花之屐或逢桃李芳郊或值芙蕖映水或
東籬竿榼閒探三徑金英或煖閣圍爐快覩千門玉屑
孔方挂杖不使費詶錢穿泳貫纓腰逝說牀嘆金盡即
或蹋臂而呼毋放滯夫之罵座擲杯而笑寧辭丙吉之
吐茵諸君子幸馳驟而前愚兄弟願追隨於後

題萬沛亭行樂圖

廼兹譜出大抵才子之鍾情回紇舞成不過美人之垂
手紫簫引鳳頗諧蕭史之歡綠綺求凰私竊文君之慕
叶五音而度曲絕非吳越新聲按四善以調絃半是廣
陵舊譜閒閣因之而遊興王孫藉此以娛情誰云餘技

實號賞音荊溪萬子沛亭踵桓氏之家風值衛郎之年
少瓊瑰骨相經點染而彌工金玉丰姿倩描摹而酷似
[illegible]長絲帶自顧壯哉窄袖長袍人稱健者乃若輕揚蟬
鬢宛[illegible]遊從淺淡蛾眉依然侍側南都石黛點螺髻兮
常青北部胭脂並桃腮而漸赤坐臨春水鷺起鴛鴦立
近晚風低迷蛺蝶鏤管聲中腰細處金猊焚韓壽之香
絲桐曲裏目成時玉斝泛麻姑之酒彩雲壓帽恍入巫
山瑞露沾衣如登少室馬季長列名姬於帳後子何求
焉王晉卿呼美女於座中君其是矣或者淇泉之巧笑
難尋永巷之新粧罕覩即使人間紅粉歷歲旋凋庶幾
畫裏青蛾同天不老君也留連撫卷時深彼美之思僕
也展轉披圖再進知心之語從古詩人騷雅户囀鶯鶯
公子雕華門藏燕燕唐時白傅舞春草於簾前宋代坡
仙擁朝雲於嶺表司馬重清娛第一平侯推靜婉無雙
他若絡秀欣逢陽臺別遇琵琶解喚窈窕留情何代無
賢誰人不羨古今大矣美須借楮上以傳芳美艷紛如
底事向毫端而射影此日繪成殊色姑當綴以牙籤他
年買得阿嬌請更藏之金屋

題沛亭行樂畫卷

萋萋者草也偲偲公子兮誰來盈盈者水耶望美人兮何

處綠沉筠籜依俙嶰谷之檀欒紅艷芙蕖彷彿鑑湖之
浩淼亭畔則荷風滌暑闌邊則桐雨篩涼舞鶴𣏌翎晨
音警雲棲鴛比翼午夢迷雲庾信小園寧易圖成紙上
潘尼別館是難繪出毫端問誰氏之描摹識斯人之面
目始知荊城潘子之筆爲荊溪萬子而作也爾其褰屐
蹁躚丰神騷雅五陵豪氣條爾全除三徑幽懷俄焉具
足隱囊棐几既清潔以娛情團扇繩牀復蕭疏而暢意
坐笑塵勞之寡益生憎世故之多非慨夫紛紛附熱之
儔碌碌趨炎之輩躬侵煩蓐空懷刺以含羞面撲歊蒸
慣掃門而忍恥蒙頭莫顧汗背堪憐無非爲子求官任

爾山靈謗些大抵送人作郡憑他路鬼揶揄賤比青蠅徒供叱咤幻隨蒼狗遑惜奔馳君也將謂大度乾坤原容我懶忘機泉石足任人閒愛長日之如年歎浮生之若寄脫巾露頂漫勞飛河朔之觴倒屣横衿底用結長安之錦山高駿駿奚羨冰山檻曲紆迴何須雪檻波色與碧霄並霽花光共紅粉齊妍爰乃命彼雙鬟移來一葉輕盈蟬鬢便為拾翠之賓斂黛蛾眉竟作采香之客金房種子密若星羅玉幹駢枝攢如羽蓋覩斯佳景須富貴兮何時具此勝情聊優游以卒歲然而竹林燕喜半詞且解組而歸蓮社逍遥盡仕官挂冠以徃身非麋

鹿豈宜隱跡於東山志在麒麟尚冀策名於北闕萬言未上漫從林下以棲遲千里方賖肯向池中而潛伏勗哉才士幸毋忘買駿之鄉老矣狂奴姑且語爽鳩之樂

錢雪園陋室銘印譜跋

從來名輩不妨戲押郢客之斤自昔詞流亦嘗巧刻宋人之葉蓋技絕者雖小道足傳藝精者在大方必賞而況六書八法結繩遞變為蟲魚四庫五車漆簡漸離夫蝌蚪說文妙解許慎作此金科急就難知史游定為玉尺篆分大小始自周秦隸變方圓由於唐漢慨前型之偭矩悼古學之失傳卽或麤疏雕鏤畧諳策勒互為疑信幾同兩瞽相扶強與考稽仍似一丁不識爾乃圖探岣嶁耶見峰碑未走岐陽寧知獵碣銅章鐫就直如鳳翥龍游鐵筆圖成宛若鸞翔虎跳形將斜而猶整字裏盤紆勢欲落而還飛行間陸離君也將謂昔鍾舊跡底用重纂符璽陳辭奚煩再倣然而文章不必自有良箴點畫如生非無古籀劉郎逝矣數行遺陋室之銘錢子斐然片冊貴文房之寶

寄陸姬書

一自龍梭抛擲斷錦餘薰雁柱横斜哀絃罷奏粧臺蕭索啼痕尚濺冰紈繡篋玲瑯手迹還紉絲勝釵頭玉燕

只恨單飛鏡裏銀蟾恒憐偏照宛若襄王說夢空留暮雨千絲翻使婺女笑人也作秋風一度我之懷矣聊憑紅葉以傳情卿亦愁乎懶把黃花而簪鬢鶼鳳啁哳蕭疎吳苑之桐舞蝶飄零漢落苧溪之草爾乃烏啼製曲夜夜望郎鞋夢鶼心朝朝問摒修蛾無主黛蝶難掃愁眉射雉何人檀粉寧開笑靨此別能無[illegible]恨真同碧海茫茫斯情若是久長奚啻青天杳杳況復山名光福豈是蓬山水號香溪原非弱水澄波接堞迫辭鼓棹之勞輕舸連翩差覺束裝之便無如予美端憂所歡工病渡頭贈別殊慚子敬之歌座上談諧未免茂弘之誚豈比

知之遭遇含怨終天睘同承祐興嗟傷懷良夜向西風而灑淚望南浦以縈愁魏東阿之臨流歎惜恨不去心徐德言之覩物悲哀言猶在耳惟與之親轉諾大婦無言庶幾合鏡有期或者還珠可卜然而休居別院竟遣深閨依倚樂土仙姝彷彿人間閬苑採瓊芝而供金母是用前驅酌靈液而共雙成何妨並駕倘仍效漢宮舊事恐遺赤鳳之譏縱將來條貫新開底用綠貍之媚錦幃顧兎何須藉窮袴以明心珊枕聽雞奚假贈袙衣而見志三千寵愛二六年時於斯樂也寧有既耶若乃紮牙拗額只曰靡他裂脰砭腸惟云不二則悲歡難必三

生未卜此生聚散何常一悞豈堪再悞幸爲裁奪是賴端詳更緣姊姊之睠然試問姨姨之安否臨箋寄語屑涕成書

貽諸同學書

某與諸先生廿載遊從十年暢叙樓頭月底謬學鄒陽宋玉之大言花下尊前竊效徐福樂巴之漫語洛濱之戲敢云獨步此間竹林之遊庶幾仰附其末何圖新愁壓鬢頓思鍵户逃虛舊病煎腸將擬杜門却軌爰申片語幸鑒寸私夫茫茫宇宙頗覺奔走之徒勞落落寰區畧識嬉遊之寡益有天善醉井公之負博計滿十千何宿多愁營室之貸錢逋餘二萬而況丈夫失色囊訴錢空壯士無顏牀嗟金盡若更喜功好大難尋避債之臺如其勇退急流早見忘憂之館回憶昨歲小春孟冬既望帆飛胥口行來范蠡湖邊舸泛苕溪看去眞孃墓畔流連浹月未必無因顧盼彌旬實原有爲鷁首輕浮而遙至百里非遥蛾眉換得兮歸來千金不惜將謂室無交謫是賴同心詎意家有違言旋懷貳志殊悔連波之別娶反嫌犬子之他圖虛堂燭灺馮敬通之憤懣寧消別院香薰王茂弘之驅馳不免譬之魯邾鬨析已屬兩邦要知趙魏分墟原由一國運籌莫繼慚無猗頓之資

轉餉難供奈少計然之術如欲修眉而趨大婦且不如人假令染髮以媚小妻憂惟用老昔也與君作達曾忝花月之黨魁今也顧我何如竟作米鹽之部署每於爨竹勞薪之側尚喜攤書復於擣衣樂釜之旁猶思染翰結螢緗於永夜輯蠹簡以終年九秋帶索五月披裘在所不惜矣然而停雲暫隔舊雨俄乖祇恐投轄筵前絶纓座上藉茲撫掌笑吳儂倏爾畏人借彼詼諧誚賊子居然謝客或云白社之風流未減縱把袂以奚妨或云紅裙之迷戀方深儘閒居而不易奈故人之詈子問知我者爲誰某亦何難復蹈故轍頓改初心也倘惠子而

真能　我幸無魚樂之求如予期而果係賞音諒有山
高之□辭寧叙意書不宣心
顧烈婦夫婦沉江徵詩啟
烈婦顧氏夫楊春春父母本中州人僑居海上
春之姑適里民張姓早寡無子以春為嗣春叔
行六娶王氏春于乙巳歲四月二十一日娶顧
氏成婚張王兩嫗多與人私意新人必能同其
臭味可無顧忌矣其如烈婦介介不可人意雖
百端凌逼守志不移嫗潛引私人入烈婦寢處
婦哭詈殊甚人乃遁嫗反汚衊烈婦烈婦愧恨

幾死者再欲歸家屢為嫗所阻欲他徙奈無力
苟延時日泣訴於夫願以死繼夫曰籌之熟矣
若死予豈忍獨生乎彼此意決於七月七日早
互相束縛赴吳淞江急湍而死婦年二十二歲
春長七歲時聞見者莫不歎息痛恨因訪其事
畧書梗概作啓徵詩以弔唁江濱烈婦庶幾死
而不死矣
夫木名交讓榮枯自有後先花號合歡開落豈無久暫
或陰消而陽長憔悴孤生或坎滿而離虛凄凉獨活覩
鴛鴦之聚散溝水東西看蛺蝶之參商溪風南北至若

魂招幄裏題成思婦之銘腸斷寰中化作望夫之石從
未有閨幃霜潔稱巾幗之完人里巷風清儼鬚眉之奇
士如顧烈婦者也婦本蓬户幽姿茅檐秀質父也業工
刻木爲鳶之巧毋兮事涉裝蘆作絮之嫌詩美夭桃乍
諧占鳳歌翻芍藥便擬乘龍絳蠟宵箏曲度吹簫之侶
綠窗晨啟弦調鼓瑟之儔是歲四月下浣乃烈婦花燭
之期也爾其一從夫壻兩侍姑嫜採蘋蘩而佐晨炊提
筐筥愧汲水泉而供晚沐抱甕何慚髮結層雲好合綢
繆之雅眉齊纖月克諧伉儷之歡何圖懶聽雞鳴盡室
鮮郝鍾之教恐驚尨吠合門多鄭衛之風昔昔踰墻還

摟處子朝朝隔巷更看新人大都舞筆之奸胥半是浮
槎之賤賈烈婦蓮眞不染清潔斯存蘭即可燔馨香自
在他若俳優舞柘雖廿番簫鼓那肯娛情（有訪列婦戲劇若楊合門俱往列婦獨屏絕之）
蕩子投桃縱百顆筠籠何曾染指（所私饋桃嫗喜啖婦婦志不食遂擲于地）六時
偷息兩月苟延姑以嫚語頻挑速嗔螟蛉之類我婦以
忠言屢訴反嗔猨狖之欺人始則啼笑而勸以春醅繼
則毀詈而懲之夏楚烏無如意傷比翼之幾何蟲實可
憐痛吹毛而靡已嗟乎曰歸未許料此生難以生全僨
廡何從奈之死終無死法雉判斷尾漫說從容鼠便拖
腸徒云激烈聲吞執手存亡衹合身俱淚落點頭爾我

庶幾目瞑妾學盧江怨婦那怕奔濤郎爲楚水波臣毋驚駭浪乃將奩中簪珥悉剖償鄰比之逋簏裏衣裳盡與作宗先之祀（前一日將嫁衣簪珥分償平時逋負是晚并祀祖先）斯時也晨鐘初動夜漏將分鵑血啼乾重挽赤繩而繫足蠶絲吐盡將歸黃壤以比肩淼淼滄江投來魚腹茫茫碧海擲去鴻毛烈婦偕夫于孟秋七日沉江而死嗚呼九原人去鏡豈重圓千古名存璧元無玷要是禮宗靈匹偶爾現身足令末俗頹波共爲聚目而已惟與采香才子嗕繡詞人鑒渠匪石之心掣我如椽之筆作之者聲音笑貌在在如生讀之者風雨晦明行行是淚篇連牘累洵足昭彰谷變陵遷斷難磨滅三秋月朗敢吟鴐鵝之章七夕星躔罷賦牽牛之會豈比笠簑製曲爲惜狂夫直追絲絹裁詞曾題幼婦

爲友人募葬啓

嗚呼寒暑盛衰頓成世態死生貧富乃見交情歷歷青山不改松筠之色茫茫黃壤毋忘車笠之盟重友誼而劒許心懸感知音而琴因恨碎嗟乎素車白馬尚有巨卿漬絮炙雞非無孺子自昔應求乃爾於今聲氣何如而況雨薄風搖三寸之棺斯在霜悽露愴一抔之土未曾如我友侶臣張君昆季暨伊姪子威者君則寧耐蟬

飢頗羞蜣飽紋楸寡二悟行藏用舍之機坐隱少雙探動靜方圓之秘醒而狂也肯曳貴客之裾醉則頹然每下高人之榻而子威左右追隨晨昏嘯咏才華卓絶抽箋而爲捉搦之歌翰墨英奇脫穎而作辟窠之字詞臣把臂名士比肩羨再世之盧居重合門之孝友詎意荆庭寂宋真廣云亡竹徑蕭蕭籍咸遽逝浪說茂先有種吁嗟伯道無兒而四壁徒存三喪未舉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某等或係舊游或緣世好忍使鸞孤何恃空望牛眠慨夫鶴化不還難封馬鬣孰則錢輸囊底孰則金贈牀頭不求反壤以增華惟與丸泥之加捧然恐妄談高燥何時蒸飯以沙倘能洒泣前和匆至聚塵而鼓此日歌蒿徧里聊全兩世之交他時宿草盈墳庶慰九原之望矣

悼亡紀畧

康熙戊子正月二十日先室董孺人即世距其生康熙丙午十月十八日年僅四十有三傷哉何孺人之不克永年一至是也自余遭鼓盆之戚距孺人之于歸年僅二十有五傷哉何孺人之不克與余白首相莊又至是也今日追念孺人生平之梗概有不能不痛悼而一述之者孺人爲我外舅樗亭董公第三女樗亭公以少宰

文孫年少掇巍科其詩文聲望傾動海内而鍾愛孺人者倍至髮方覆額常侍公几席間得驚人句即命孺人朗誦戲問汝亦能解耶輒應曰解公與之曰惜汝爲嬌女耳若男我學不益授汝耶然孺人雖少通文墨而平日於女紅外絶口不談嘗謂女子但識字稍出入足矣何以文爲其通達大體類如此其始爲我家婦也廟見後三日先君即見背孺人以不能奉事爲憾歲時祭享必欷歔感慕與余相對泣其事先慈山太孺人孝謹倍至歷十有八年如一日先慈嘗謂他家婦婦也我家婦婦而實女也嗚呼孺人之爲女也以孝聞及爲婦又能

得姑之歡如此非孺人之能先意承順何以至是耶先慈歿佐余以治喪盡哀盡禮一如先君歿時至其處諸姒間以和撫子及猶子慈愛並篤即如我培年姪自伯兄捐舘後不使暫離左右每食必俟其來始下箸常屬鯉兒曰汝弟煢煢藐孤非汝具慶者比宜益善視之余性疎懶不任煩瑣凡一切家事孺人綜理之秩然有條值花晨月夕余與二三知己留連觴咏孺人必手自具饌務極豐潔以盡客歡其自奉也恒儉以約迄今嫁時服猶楚楚藏箱篋中若手未觸者及其遇大事率皆中禮不敢苟簡凡宗黨親串餽問往來必從其厚絶無幾

微吝色暇日輒課女奴共操作蕭蕭絡緯聲不絶於耳或謂孺人豈爲衣食計耶何自苦若是孺人正色曰我所以爲此者非僅以佐日用亦使若輩習於勤爲日後成家地也其御臧獲雖極有法度而嚴不廢惠每遣一人他往必問汝已食乎否則寧弗遣余偶怒一人輒從容請曰人豈能無悞令且訓戒之弗率而後懲之未晚也以故孺人歿後家之老幼男女無有不隕涕者嗚呼孺人之事上撫下雖不能盡述而往往類是是亦可謂巾幗中賢且能者矣而孰意竟至此乎孺人素康強無疾去年正月偶患嗽春暮復患嘔噦飲食幾廢然自夏

徂秋未嘗一日臥牀蓐間晨起盥櫛如常出理家政雖極纖悉不以疾故假手於人屆深秋扶婢肩至中庭徧閱花卉一一指示婢曰此我所愛毋使人戕之是時神氣開爽終未能飯冬杪爲鯉兒營婚事無鉅細必求其宜因是心力盡憊病轉劇至除夕少差且進飯將謂自此當漸瘳矣不意上元後疾陡作瞑眩者再宿而甦謂余曰我來君家不及事我舅今得早從尊嫜於地下我復何恨況鯉兒已受室教誨成立有君在二女年雖幼其母自能撫育之惟大椿姪尚未婚此我未了事我家有七旬老母不能一日奉養遽爾永訣痛心者惟此耳

語畢淚涔涔下余即命買舟迎外姑踰二日大風雪暮淅瀝灑窗扉閒孺人聞之歎曰天意如此我母子竟無復相見乎數向侍女問音耗翌午外姑至而孺人已不能言嗚咽者久之至亥刻而目遂瞑嗚呼傷哉猶憶四五年前孺人爲余言我形體雖若有餘然非久處人間世者他日疾作孰能療之余怪其言然猶不介意而今果然徵之有云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皆到眼前來不洵然哉嗚呼人以中年喪偶爲不幸今余罹此何能不悼況追憶孺人生平之梗概其賢淑如此其賢淑而不克永年如此余正有藉於孺人之助內而孺人竟不獲

與余相莊于白首又如此其何能不爲之纏綿痛悼於中而不已耶因述其大畧以呈當代大君子倘憐而賜之一言以紓余悲而兼以慰我亡者則我孺人爲不死矣

謝友人勸納姬文

丁未之春余將遣嫁事畢祇擬一二蒼頭數炊析爨兩三童子掃室烹泉書卷半牀爐香片席八節玩常圓之月四時看不絕之花悠焉游焉終焉可矣有客謂余曰自昔詞人花隱攜蛾眉與桃李爲儔仙侶椿齡偕鶴算共松筠作伴香山少妓暮景恒隨晏倩小妻耄期頻娶而乃思纏故劍誼篤遺簪頓乖伉儷之歡動稱傾國久斷房幃之愛妾說宜家畫圖幾見明妃春風省識環珮空歸神女暮雨淒涼何如再賡却扇之章迎來桃葉復製催粧之曲夢去蘭徵好知蔗境根甜韋分施於樛木勿謂蓮房心苦竟自誇夫枯楊也客語固然予懷足慰然而悲歡莫必聚散何常於我如浮雲去來無着追天未陰雨禍福自求其間有不宜者三不可者二無論識高絡秀宇內難逢名擅夷光寰中罕覯即使陽臺得娶果真鬢薄蟬鳴陰麗堪誇洵是掌輕燕舞愁工有貌萱草憂得忘無悅善爲容海棠睡曾足未無如不禁捫虱

衾枕生嫌耶慣驅蠅釵鈿被玷妗姘脂粉菱鏡塵封顛倒裳衣香奩網鎖西子而蒙不潔恐遺掩鼻之羞東宮之美非馨寧得畫眉之趣綺羅成癖幃幔增獻此其不宜一也否則居心澆薄賦性乖漓凝粧喜便登樓剌繡倦還倚市炫俗而父呼壻下羞忍親來薄言而婢曳泥中怒逢翹仕嬌癡有恃或投桃責報於鄰姬毀詈無端或撲棗搆讒夫里嫗街談勿恤本是小家闕德全虧罔知大禮一笑博買妻章矣三言較衛婦闕如此其不宜二也不然羽毛假飾養若木雞文繡增華施諸芻狗風檐井臼安問誰操露釜鹽韲未諳孰辦指囷中之儲粟

任汝量來探囊內之餘錢憑他數去慶因禱祝時時佞佛要神肯屬荒唐在在迎巫語怪畏影乎髮疑是魅搆疢者角誤為蛇徒擾攘於經年詎悠游而卒歲此其不宜三也幸而永朝永夕爭許聰明斯邁斯征羣稱淑順嗟乎青山未改紅藥先凋病可憐時空庭難為取冷夢無甘處重纊無與同寒春蠶繭盡於花辰絲方到死秋兎輪況於月午魄豈哉生眼老眵昏淚盈自墮喉焦哽咽食減常餐愛河與萬頃洪濤孽界添一番公案此不可者一也嗚呼天荒地老鶴悲丁令纔飛歲宋時凋鵬痛賈生將逝生版少回生之術倏驚二豎來居銀丸乏

消疢之方雖代百身莫贖形逢絕絡尚喚卿來會遣彌留曷隨我去慮時乎其年少人且未亡恐來者之日長毋兮不諒他生未卜腸斷九迴再世無因目難一瞑此不可者二也今則半畝荒畦久計息肩之穩數椽矮屋早謀容膝之安何用買山擔石累成於墻罅不須列盎杯水覆徹于庭坳南北疏窗隨時啟閉方圓淨几觸景安排壁間舊畫常懸架上殘編偶閱雌黃信口妄談者世情萬狀之嶮巇虛白為懷質疑者書史百家之壼奧棋留枯局不知勝敗誰何琴剩遺音那辨宮商是否至若寒梅縞夜瘦菊叢秋蒜和靖之高蹤效淵明之逸興

起居坦坦都忘遠慮近憂俯仰閒閒頗覺獨醒衆醉況年拋周甲齡又四逾疾痛苦辛醫無三折萬事安之以命六時聽之于天水際沙邊眠鷗何嗟乎獨宿花間葉底夢蝶祇任其單飛詎必豔斂瑤臺始足媚晚年之燕喜嬌藏金屋差堪慰老景之歡娛也乎僕請現身何異叩鐘說法客尋點首不復喋棒進云

長嘯軒詩集卷六

修職郎理藩院知事歲貢生曹春浦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焕曾字祖望別號春浦曹氏自宋南渡扈從族姓散處吳越代有顯者五世祖孟春公成化間始遷上海祖南叟公稱神童年十六補郡博士弟子旋食餼爲草棠諸生績學高行士林推之長子貴受封父滬城公居第四有異質讀書能究大義以諸生終仲子貴贈如其官生子四人長號梅州次梧岡次巢南先生其季也幼聰穎過目輙成誦十六游郡庠滬城公以其符於祖也故字之曰祖望時伯父綠巘公進士家居學者奉爲模範訓子弟最嚴先生年最少課藝輙先諸兄綠巘公

决其速蜚而屢躓棘闈以例援歲貢授理藩院知事年正強立即泊然絕仕進意適有機會親知在都下者走札相招悉不應賦詩謝之性夷曠耽吟咏日與二三昆弟雅集分題即索處未嘗離硯北也每一篇成爭傳誦漳浦趙高士雙白選梓本朝名作錄詩最夥太倉唐吏部東江稱其才情風致一時無兩葢外舅董孝廉樗亭先生詩林翹楚允嗣其響故世有冰玉之譽又好塡長短句尤精於駢體排偶之文婉孌清華不數名下諸公也所著長嘯軒詩集詩餘四六凡若干卷晚另有焚餘稿一帙並藏於家間寓意烘染蒼勁秀逸識者見而賞之謂異日當大名於世其才藻若此及臨大故當正事無纖毫廢墜毋喪伯兄先世仲兄遠宦惟與兄巢南共襄事巢南病加哀毀不能獨力指揮先生容瘁慮周經理擘畫盡得其宜伯兄歿遺孤男女俱幼佐巢南撫恤周至部署外內迄於婚嫁始終不懈梧岡倡建宗祠設祭田捨宅育嬰先生捐貲贊成復割膏腴以助祀事生德子培鯉體父志與同善者振興育嬰精神貫於垂歿戊子己丑飢饉洊臻官設粥厰邑人捐米接賑先生率子弟親董其役寢食厰中者匝月日夕檢視民賴以蘇烈婦顧沉吳淞江夫楊春慟其節從之官未核情幾泯

先生爲文徵詩遠近哀輓成帙題曰吳淞歎逝集南滙欽大尹幼晼來攝邑篆直其義建祠旌之謂先生從子諤廷曰主公道而維風化者其令叔春浦乎文章之有關名教豈僅侈風雲月露者匹也與人交和平樂易於故舊倍篤夷曠之素不事家人産運圭角而品自峻當事重其詩文往來稱莫逆無一語及私其立心制行若此手編不輟屢病目幾至雙瞽舉家事畀子培鯉字禹門太學生考授州同知元配董安人出生而孝友工翰墨綽有父風先先生卒無子以巢南次孫錫輿嗣女二側室戈氏出一適荆溪縣歲貢生教習知縣萬作霖一

適同里太學生張均皆雋彥也生於康熙甲辰卒於今
雍正庚戌享年六十有七葬本邑龍華里父塋之昭穴
嗟乎予閱當世賢人君子衆矣優於質者絀於文茂於
華者寡於實其大較也先生風雅空俗鼓吹騷壇曷愧
焉而倜儻有為之才信堪世用乃弓旌可邀竟甘恬退
恥與營營干進者同科其器識過人遠矣若其敦倫強
恕赴義必勇雖世德相承為法於父子兄弟者素哉抑
亦習染所不能移也從子正夫子妹壻先生為予長戚
夙稔其概謹即所見聞并徵於狀誌而銘之
孰有豐而無嗇孰有通而不窮先生之境履乎素封先

生之行庶乎中庸斐然外見者為才美肫然内結者為
性功養之以福豐矣學致其道通矣宜不得展抒夫蘊
抱若隱若見而貴志以終雖然夫何憾哉獲徜徉於化
宇矣蹋蹐於高穹矧保艾於爾後永奠安於茲宮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顧成天頓首拜撰

談詩者輒輕西崑然西崑創自玉溪沿而下之猶為鐵
崖苟其寄興之深遠取材之麗則何難進而登作者之
列但不至於繁縟纖靡良非空疎淺陋者之所能及也
野鶴先生以異姿而耽風雅其擷腴取英選聲設色幾
幾乎若擣錦若戞玉若太陽升霞芙蕖出水可謂麗矣
少好聲色騎射類游俠者之所為晚乃思服氣絕粒乘
白雲而登仙二者之所好不同要皆大遠於塵世齷齪
者之見昔李青蓮好擊劍學神仙詩家之興趣大抵如
斯也先生生際昇平優游林野其詩皆出於月榭葯欄

歌壇酒社與玉溪之懷古諷今憤鬱激昂者有不同時
與地為之耳其丰神之秀逸有足多者矣空疎淺陋者
豈能辦此余既按先生之集恐人以其近於西崑為嫌
故識之從孫壻葉承謹書

叔祖春浦先生少負雋才讀書一見即了了前輩皆以科目相許顧棄去不屑為而專事於詩少好聲樂嫻騎射芳草平原垂楊畫閣花繁月朗之辰酒酣香灺之際跌宕自豪興之所至無不於詩發之晚乃慕靜修貞白思飄然遐舉自號野鶴道人作野鶴詩四章以見志將掃除一切并謝筆硯後乃見獵心喜時復吟咏益可見所好之專於是也叔祖之詩上規鐵崖近撫梅村其句梳字櫛惟不求遇於世故得優閒無事以盡其磨礲潤澤之功令移其力於制舉何難身登華膴而不以彼易此非其襟期之高曠與間為詩餘及駢體文風致與詩相似叔祖歿時從叔禹門已先歿且無子遺集數種從姑之夫今內黃尹萬甘來先生彙而錄之嗣孫錫辰黼弟也年方幼俟其長恐復散佚爰訂為六卷而授之梓從孫錫黼謹識

長嘯軒詩集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煐曾撰煐曾字祖望號春浦上海人康熙末貢生炳曾之弟也是集為石倉世纂之第二種凡詩四卷後附詩餘一卷襍著一卷其生平所注意者在於詩餘駢體其詩亦專學晚唐以纖麗自喜

放言居詩集六卷

〔清〕曹炳曾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曹氏五畝園刻石倉世纂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放言居詩集六卷》提要

余之與海上曹君巢南交也垂三十年而未嘗一識其面始者先識君之兄莆田君茹菴因以知君家兄弟爲二難已而識君之姪貢士諤廷後乃與君之子中舍敬三相款洽而始與君有書疏往還通問酬答之好余之未應 詔而入都也敬三數將父命以元趙文敏倪高士兩家之詩文集精加校勘將梓行世而請序於余余固心許之而未暇作也迨入都鉋繫而遂蹉跎矣然其心未嘗不指巾江滬瀆之間有與古爲徒之人焉如君者其文與行皆脩潔而無瑕疵非余之所眷而不忘者耶及余歸而與君後先有悼亡之戚各以不越疆之年

而遣使相弔唁則其迹雖疎其情彌親矣君又作爲曹氏族譜而屬之序言余又以知君之篤於睦族而設爲規條以訓行於族之人且使其冠昏喪祭之貧無告者皆有所依賴而君之自家庭以型於邦邑者亦有所感發而興矣君於時年已六十餘士大夫之言東南耆舊者莫不推之跡君之爲人亦非徒高標潔已以巖棲谷隱自樂者少壯時銳志場屋思出其經綸以利濟斯人而不偶于時堙鬱其志中年以往則卧痾之日多故不得已而樂志田園教子成名以抒其所藴又隨其力之所至多行善事於鄉里每觀君之得爲者而其不得爲

者可推而知矣至其慕用古人汲汲爲遺詩文廣其傳不惜傾家貲以刊布之者甚衆又非徒趙文敏倪高士兩家已也推君之意良欲以其所好者公諸人而深恐俗學之汩没人耳君之自作有放言居集而近者至手錄其古今體數十百篇以示余字畫清雄展卷即爲改觀讀其詞蕭然高寄有塵外之致皆自出新意而靜吟其所得者寫物之工尤出於形影意象之表不肯以隻字涉於流俗人之所經道而亦非區區摹擬唐宋諸賢僅步其後塵者蓋君之集出而自成一家言惟以其精華之不朽者與古並而已余與君雖未謀一面而自謂

能知君之心者以視夫貌相厚而神不屬可同日語哉雖然君在海上去予鄉居止一舍可以朝發而夕至行見吾二老之把臂歡然相與語古而摧今唱予和汝之樂必將傾倒其生平且盡發君詩而觀之不知其賞會更何如也今姑以此序君詩

雍正甲辰夏五月嘉定同學弟樸村張雲章書

給諫曹濟寰先生天資穎異淹貫古今奏疏詩文名震朝野余自閩奉檄赴江蘇暫駐海上得先生詩集讀之古高雅潔一破逆旅岑寂惜先生棄世十有四年不獲親聆謦欬而晤其賢嗣錫端葭衣出示時文詩詞皆空羣之作繼晤葭衣從弟錫黼葭圃駿雅與葭衣頡頏固其賦性超邁而詣力精進尤於紹承家學得之蓋尊人則中舍淞濱先生令祖則文學巢南先生也竊自覊居踰月遇此邦紳耆士林父老擔夫諮訪舊德莫不嘖嘖稱巢南先生厚道仁風於族黨於姻舊於朋僚於比閭鄉隣並煦以春溫沐以膏澤道之津津不置葭圃適以

先生所刻趙松雪倪高士諸集見貽并先生自著放言居詩集屬余爲序余竊覘今之豐於財與富於才者矣大抵斤斤然屑屑然錙銖德色視身以外窘困孤寒從不以眞於懷於古今人文詞翰墨落落寞寞聽其零落散逸於敗笥廢簏間曾不一顧況肯出其心思精力發揮於磨丹漬墨之餘者有幾哉又況不惜厚貲付剞劂以流布海內使其人名與文並傳者更有幾哉即如吳興趙文敏松雪全集吾浙從未及重梓先生與文敏生不同時居不同里代爲刊刻流傳若是蓋先生渾厚深仁之德如太和元氣流行四時於人則解衣推食於古

則微顯闡幽宜其發為詩歌純乎古詩人和平忠厚之氣如放言居詩集是已讀其詞蕭踈高曠隨意抒寫不規規於摹倣唐人而自得乎言志永言之旨既梓行世矣且先生學極該博古文辭積稿盈篋文孫菽圃克世其業而表著之鐫梨鋟棗之工無虛日春三月余公竣旋閩中江劒浦二千里而遥矣余將索渠南先生全集而讀之并給諫巾舍二先生文集而讀之并菽衣菽圃累日近作如風發泉湧者而一一讀之余之願也庶不辜今日海上之一遊涉也是為序

乾隆己巳春王月蒲山後學望瞿來謙鳴書於上海閩部舊署

近世之言詩者宗唐宗宋互有異同或又以為善學唐者惟宋入主出奴牴牾排擊而未有已然揆諸古人言志永言之旨則詩以道性情一咏一吟皆以宣其天懷之感發與在中之底蘊故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而拘拘於時代無庸也余年伯與翁先生獨行君子也迹其培植宗支心力俱殫推而至於知交鄉黨沾潤無算生平豎立皆為人所不能為而又深自韜晦不以市名古人清畏人知無以加焉惟擁書萬卷日與知己商榷古今考論德業是其天性之真藹如學力之邃淵如義理之味時浸淫於胸臆間是惟無作作則皆真性之流行邃學之呈露也真性之流其氣必和邃學之露其音必雅當夫中有所得矢口成章或友朋聚會往復酬答其渾厚有合於唐而要非誇張聲貌以為唐其清雋有類於宋而要非借巧俚俗以為宋則以有君形者存乎其中故其詩獨為先生之詩而非規撫形似如人人之詩也先生世居上洋距余家百里而遥賢阮賓川與余為同譜兄弟癸丑計偕京邸過從甚悉先生梗概心嚮往之廼南旋未幾而先生已呼皋復矣憶賓川聚語時每以不得親炙為憾今讀其遺詩優柔平中清醇淵雅而先生之風範宛在楮墨間或謂詩以人重非詩之借重

於人詩如其人人重詩亦重也余於先生居猶子之列何敢序先生之詩顧文孫旦雯請益力不獲辭則以其根於人品學問者著先生之詩之所以貴俾世之讀是詩者知聲韻之學本乎性情而務植其根柢則詩教之興亦於是而益上也

乾隆戊辰一陽月年眷姪沈湖拜手書

昔歐陽子論作詩謂必窮者而後工後人駁之以爲古來詩人不必盡窮窮者亦未必盡能詩此固達者之論然人情當抑鬱無聊之時無嗜好以亂其心而且有以動忍其心性則天眞易於流露而處順適之境者未免爲紛華靡曼之所溺苟非具傑出之資者鮮能超然於世味之外而以其性情之樂託諸歌詠之間然則窮而後工之説蓋亦未嘗無當也巢南曹子簪纓世胄也生而席豐履厚不知世有窮愁庸人處此蓋亦易於溺没者巢南獨能於世所羣好競趨濡首而不知返者一切吐棄而獨喜爲詩夫如是即其詩不甚工亦巳足多矣而又能苦心深造以求及於古所謂具傑出之資者非耶巢南詩清眞簡淡其氣味與陶淵明王摩詰孟襄陽韋蘇州諸家爲近頗厭夫貌爲盛唐而無眞性情者喜讀宋名家詩其所沉酣寢食者尤在眉山蘇氏嘗手錄其所得意者置案閒披詠不輟余嘗謂巢南東坡之詩似不及其文之光燄巢南曰其光燄自在言外求之字句之間則失之矣予憮然自愧其識之淺而言之躁而知巢南之所造未易測也壬午冬以其所作放言居詩示余屬以評騭點次余見其詩經賓門張先生批閱其所欣賞與余相合者八九因不敢復肆雌黄而附贅數

語於其端冀因詩以垂不朽焉讀竟忽念巢南之詩若是其多且佳而余曾不得一二可以求正於人者不覺喟然自歎而笑歐陽子之言果非通論也鹿城弟德歷拜手敘

上海縣志獨行傳

曹炳曾字爲章篤於至行三黨之貧乏者每厚給之爲族姪兩娶婦婦卒又撫其嬰故人三喪未舉助之舉有名家子淪落爲人鄙解衣推食三十年歿更歛之捐貲育嬰夏月施帷帳晚年創置義田以贍族聚書萬卷吟嘯其中輯族譜著放言居集孫錫黼梓以傳

放言居詩集目録

目録畢

放言居詩集卷一

海上曹炳曾巣南著
孫壻葉承子啟
姪　傑士雷發同較
孫男　錫黼誕文

五言古

滄浪亭

向聞滄浪勝迢遥數程隔令來一見之愛此前賢跡緑水繞悠悠高檣横寂寂但見魚鳥歡時聞空翠滴登亭讀舊題千古名留壁人生如寄耳我今欲何適

月下醉題氷亭

小園結茅宇留月到閒亭緑樹印蒼苔淡雲吐微星斷續兩部蛙參差數點螢捲簾清夜坐不辨影與形書生徒碌碌辛苦老一經所以稽阮輩終日醉不醒我復何爲者舉杯肯暫停

贈張含雅

張子真小隱居如南阮貧菜圃煙霞淡竹扉風雨頻一飯烹葵藿時呼中聖人瀟灑出塵外高眠六十春新詩屢唱和媿我乏清真平生洽素志結茅願卜鄰

苦雨

梅雨滴不歇空階夜到明日月埋輝光陰雲四面横簾

幃蒸氣白砌草帶愁生樵子行不還蟪蛄藏不鳴憑闌多慘澹輾不望新晴

贈琴客

羨君善鼓琴願君洗我心七絃有道品貴𫀉黃金立鶴鳴九皋飛龍出洞吟既登高山巔又知流水深廣陵久矣絕何處得遺音

有所思

我從堤上過綠樹暗藏鶯不見叢花發惟聽賣花聲日月往復來浮雲自送迎相識難相遇空懸無限情

邀含雅夜飲

我非不能飲病來暫止酒爾是飲中人酌以一大斗招呼明月前代我作酒友淵明花一籬謫仙詩百首黃雞催曉曲兀坐蒼髯叟醉後覺耳熱仰天空拊缶

九月五日閒園觀菊以菊花須插滿頭歸為韻分

得插字

爽氣一何佳籬花相浹洽可愛不可名清光落我恰簾外葉聲乾林中鳥道接清水涵芙容飄香穩睡鴨坐久夜逾澄輕寒酒力壓自顧鬢已頒花枝羞共插

春暮

春光九十暮景物足娛情落紅滿院飛無人花氣清碧

窗睡未足恰恰啼嬌鶯種松白石間風拂有虛聲追陪寡唱和與世不爭名搔首頂憐禿逢人眼怯明會須早行樂無嗟華髮生

喜雨

頑雲翻墨汁閃電奪人目颯然涼風至獵獵響窗竹朝來枕畔聲雨珠跳高屋不惟草木榮田疇滋五穀

曉起

曉窗滅燈影疎松漏曙色但覺耳目清俯仰悠然適緩步書卷隨閒中若有得輕風池上來微雨山間息一片艷陽天春光濃欲滴誰伴予微吟鶯語柳絲織

同里諸子詩

瞿筠沖

瞿子性沖澹平生疎生計巖棲七十年潛身樂避世談禪斷諸想能參卧輪偈詩句老清新起振時流弊清風引杖屨明月牽衣袂熱鬧傀儡場傲游聊卒歲

張含雅

張老何坦率園無芋與粟混跡寄閒身自料無六術窮廬庇風雨蕭然吟抱膝雅興托清尊花月歸詩律王翰願卜鄰過談時捫蝨不見問如何醉卧復幾日

顧環瀛

直道豈宜俗傷哉頋予賦性介雖少合志形最相親有
時花前醉鬱抱偶一伸四筵驚謾罵吐氣不頋身屈指
丱角交嗟君獨漂淪澆愁便斗飲昂首問蒼旻

沈佀白

瑚璉廊廟器檜柏棟梁姿自幼聞軒冕今尚樊籬豈
曰有天命恬淡志不移煙雲吞甚汁波濤驅文詞世路
孰愛才與予幸同時無那傷佀道呼天一問之

張學山

我本草野狂仲君卧滄海開襟吐逸習臨池想丰采英
流慕高誼刮目以相待時從輕舟遊吟聲出欵乃常與
木石居鳥啼花蓓蕾不附青雲志悠悠五十載

鮑思遠

塵路誰知心斂槃徒役役晚歲得明遠一見契幽獨夜
月揚鴻詞秋風對修竹五載寄西江左蠡豁遠目游歷
悟世紛詹尹不須卜諷詠囊中詩騷壇手盡縮

張侶臣

寄跡甘窮巷與世無逆意性獨惡脂韋晤對如鬱陀蕭
疎抱微尚汗漫脫形迹蒼苔空閉門作伴惟琴奕花月
惜佳晨有時移輕屐撫節一高歌歌罷四天碧

陸原亭

若翁我舊交窮經甘皓首一從赴玉樓我失左右手念
子負奇才源流有授受大雅久淪喪鴻藻肯落後逸志
避風塵著書垂不朽仰望歎良材匠石空反走

春夜南園玩月醉歸

暮靄入春林飛鳥歸翕翼流光四面開坐嘯山寂寂招
邀月在天萬象倏以闢池空清見底貯月深莫測舉杯
照形影相對不相識繞徑雲有情拂面風無力小犬不
吠人自向籬間息

冬日金星槎過訪

落葉滿階除抱病掩關卧忽聞叩門聲喜我故人過廿
載寄相思相思情無那羨子雲山遊笑我園蔬課古道
照蒼顔談言珠玉唾袖裏出新篇陽春自寡和可使泣
鬼神曾讀萬卷破已矣綴一辭恐令詩腸涴

春暮見飛絮有感

春風三月暮百卉弄晴暉柳絮何悠揚隨風入簾幃寂
寞庭院閑無人自相依燕語白晝長交惜春將違留春
不我應落紅點竹扉有往必復來人生識何微不如海
上翁忘機鷗不飛

秋暑困人聞春浦弟齋中熱不可耐賦柬一章

吾聞淵美齋久已人事絶松院響碁聲品泉聽啼鴂奈

何節序秋困人暑猶熱雨苦旣不堪我懷向誰說惜無
緑筠軒紛紛落窗雪

喜晴

連旬春雨積晝夜打簷楹尋春無伴侶愁對煙冥冥曉
來淸夢醒忽覺紙窗明呼童問如何幸覩天宇淸頑雲
歸遠岫樹頭挂銅鉦滿園淑氣催屋角斑鳩鳴披衣聊
起坐百草爭向榮東風拂面來幽香解宿酲

對鏡有感

舊日盤龍鏡棄置久埃塵開匣重拂拭淸光耀星辰衰
老不可避驚歎二毛新天地一逆旅日月如奔輪以空

觀色相俱作鏡中人俄頃忽不見誰爲金石身俯仰三
歎息感慨頷多嚬呻

七言古

送玉峰高元友重遊山左

高子平生作篆稱最工匹馬慷慨山之東得游聖門知
道大更登泰岱覺勢雄乍見凉飈江上起尊罏追憶故
園裏別如昨日倏二年相逢話舊春風前況值梅花開
似雪歡言胡復傷離別攜手石梁潮乍平柳枝欲折愁
腸結愁腸結春正芳花飛野店馬蹄忙山迴路轉人何
處千疊萬疊雲茫茫

閨怨

深閨少婦年十六驚看雙燕雕梁宿玉指閒拋織錦聲
卷簾拜月焚香祝裙拖六幅石榴紅緩步空房眉黛蹙
窺鏡不言淚暗垂無限含情知爲誰

游華山寺

山徑縈迴多鬱嶸忽聞人語空谷出春禽歡呼游屐來
白雲暗度西歸日古松倒挂似虬龍千株萬株積翠濃
怪石橫斜安所從我亦來尋古寺蹤勝地支公卓錫處
壁立千丈出奇峰推窗仰望心驚惕參差竹樹連雲黑
禪關隔市常寂寥中有幽人自閒適

哀王生

王生名誥字丹衷隣家子也與兒輩同筆硯年
少質美人目以大器戊寅夏偶染微疾竟赴玉
樓會哭者咸賦詩以傷之

哀哉王生眞玉樹丰姿瀟灑推獨步行年未滿二十春
彼蒼何遽奪其數不覺掩袖淚縱橫溘焉神已如朝露
朝露猶有復落時九泉何處覓歸路憶昔常聽咿唔聲
凝兒同舍把餘淸南浦泛舟春雨歇西樓對月秋風生
未幾攜囊去我廬一別不見二年餘但聞古木巢禽合
時歎空庭好客疎汝師張子我良友來往時爲說起居

一旦寂寞夜臺月回首青燈竟何如哀哉王生長已矣
美才摧折堪欷歔

中秋夜對月

明月未出秋雲横良宵堪惜感慨生四境絃歌聲黯慘
默持桂醑坐愁城颯然風起亂雲捲遂令光耀天之晴
冷照世間歡怨處我心湛然同爾明仰望星斗依俙見
銀河倒挂如匹練虛庭頓覺青松寒烏鵲驚飛疾如電

病中送家羽九之贛署

北風凛冽寒鳩飛黄葉渡口行人稀江水滔滔渺無極
送君西去何時歸繞路驚風冷刮面暮景蕭條孤棹悽

惶恐灘中石似牙章貢江頭水如箭六年奔走徒爾爲
雁聲呼侶心眷戀憐予多病雪雰雰心灰面瘦何所欣
半生拙謀空白首無術何能強致君親朋若問行藏在
敢道富貴如浮雲

題畫卷

風淅淅雨淒淒山耶雲耶歷樹低鳥飛猿攀不可見惟
有古松獨立如仙梯釣艇隨波去棹歌煙霧迷行人簑
笠蒼蜓外石橋流水失雲溪董叔達曹雲西點綴毫末
誰與齊世間復覩此佳卷山中故人招我飲酒謾留題

寒食雨中

去年寒食桃李花南村北村眺望賒今年寒食苦陰溼
梅花零落黏窗紗一春心事嫌寂寞尋芳何地語笑譁
我生萬物如草露東齋起坐横朝霧鳥啼鵲噪喬木昏
震雷閃雷瀟瀟雨稍待泥乾訪蘭若花邊挂杖看浴鷺

惜花吟

桃之夭夭花灼灼含笑春風尋舊約疎疎密密影參差
縹緗間雜滿城郭花間置酒發清香玉顏半酡破嫩萼
當榮猶喜護花鈴此日飄零竟何託惜芳常怪笛聲悲
剪綵徒資隋苑喙已經淫雨漸凋殘更堪捲地東風虐

寒月

我聞征鴻嚦嚦號霜天齒牙戰鬬寒透綿呼童撥爐煮
白酒冰輪湧出海雲邊此時仰望邈何極褰衣踏影不
遑眠霜嚴人靜夜茫茫虛堂簷馬鳴丁當着耳淒清發
哀響持杯獨坐吸素光村酒雖薄須盡醉莫待月落牽
詩腸停杯對月三歎息願得同爾皎如霜祇恐一夜西
風惡頓教黑霧漫穹蒼

憶梅

郊外二里許高人康子予事庭有古梅一株枝
榦蟠曲最爲奇古花發時觀者雲集余患足疾
連歲不能往探今春小園梅亦報花對景興懷

遥想其盛

篠霜凜凜獨占魁年年開時待春回不用羯鼓臨軒擊
東風夜剪白雲堆隔簾曉景清光逼一幅素練巧剪裁
況聞城南的皪開離離素影點莓苔更憶蟠枝斜穿屋
暗香淡淡拂面來晴窗燕坐光景好高人吟咏真悠哉
我不見花我自惜花不見我花應猜昨夜夢斷羅浮月
美人何處生餘哀

同友人郊外尋春小憩西林精舍

春風澹蕩萌芽生春林好鳥間關鳴陌頭殘梅飛數點
矇矓倦眼暫分明荒郊尋春香無跡一池綠水鳧拍拍

修林窈窕開士居映帶斜陽流雲白粉壁留題仰面看
何人學杜得皮骨有僧問訊來何地怪客無端倉卒至
漢師方外冰雪清蓮社尋盟不我棄

撾鼓篇

余少好漁陽之技及得簡兮陸君之傳方悟其
緩急疾徐抑揚頓挫小收大結參差變化之法
苟非酒後氣壯胸襟浩落不能盡其妙也甲申
元夕客有以撾鼓請者余頻來多病不發此興
久矣勉強應之并為作撾鼓篇

當年妙手推禰衡漁陽摻撾獨擅名魏武譎為掌鼓吏
岑牟單絞眉眼橫余雖才畧非生比酒酣觸撥動豪情
始作抑揚發清響雍雍鴻雁相和鳴山林蕭疎木葉脫
時聞樵斧遠丁丁縱之剨然變軒昂勇士拔劍斫敵營
倏爾四境雲霧合雷雹交下雷車轟喜怒哀怨炎於中
一旦奮迅發不平弱者頓使心膽壯勇者起立慷慨生
請君憑欄傾耳聽淵淵便有金石聲今夕何夕月如晝
清光四耀稀列宿潦倒年華志已頹多病多愁稜骨瘦
我性山野年將邁犖賢側目俱挺秀禰生氣節足千古
鸚鵡賦猶懸宇宙無才馳騁翰墨場漁陽一技追隨後

苦雨得新茶餉虞山周拜菴

斜風習習帶雨腥鳴鳩逐婦墮空庭苔深綠暗殘花舞
清泚石澗水冷冷幽居閉門無過轍枯坐焚香惟守拙
閒烹雀舌與揀芽吟餘一盞詫清絶百餅分餉故人前
勿放蜀客蒙頂煎我生於物無所好嗜茶却類玉川顛
況逢雨深疑漏天傾盆翻甕湧如泉知君窮旅不自釋
潑墨吟詩愁素箋何時過調大小紋烹茶話雨兩歡然
一洗胸中俗累牽

龍挂行

黑雲崢嶸漫蒼穹驚風刮地拔巨松簷前白晝暗如漆
雷聲隆隆電閃紅忽然龍挂村樹東江翻浦立怒聲雄

白雨跳珠響瓦屋冰雹雜拉絶行踪疲屣遶望手加額
我今飽眠樂歲豐老龍甲坼尾流血旱魃雖虐術已窮
悄坐片時雲雨散乾坤一洗萬象空

草書歌

長夏閒居意縱橫欲書不書無限情烏皮几陳三五册
展轉披閲興自生自從當年二妙死筆法掃地有誰争
俯仰四顧宇宙闊尺幅却詑龍蛇驚拊掌叫跳狂隋幘
恍如斗酒破愁城一時洗濯胸中惡煙雲入懷波濤作
蝇頭小楷何足論擘窠書追衛與索提筆興酣如欲癡
頓足睜目有所思吳牋蜀素不稱意却與高軒粉壁宜

送拜菴歸虞山

壁上懸君一幅圖對此消憂百事無我思品格如君者
高峰突兀月平鋪空林颯聽西風厲別我匆匆歸海虞
留連知無益惆悵只須臾尊羨一杯酒風帆六幅蒲君
別去一燈孤讀書不負吾學皆並作奴敢謂舉世不足
法我輩要令氣味殊送君去漫踟躕風月當前不用沽
山中有鳥提壺盧知已相思不相見共此秋光天一隅
臨風爲寄相思句伊唔展玩聊歡娱

萬沛亭從陽羨來見訪喜賦

送別清秋秋乍涼桂花藍屐歸故鄉西風蕭條黃葉渡

指點寒鴉不知數閉户獨坐還獨吟疑義相析誰知音
況逢黃菊東籬偏擘牋把酒君不見畫溪邀月欲迷
任公臺前汀欲低羨爾登高挹風景盪胸拂拭塵與泥
今朝握手沾沾喜得聆佳況神遊矣老我倦遊兩鬢華
光陰暗度悠悠裏

立秋後一日坐雨

昨夜西風倏已秋夢中驚雨打簷頭晨起披襟快幽賞
清溝活活水争流呼童烹茶解病渴園蔬肥綻供採擷
我愛新秋早晚涼綵牋縱筆煩襟豁吟秋吮墨思迢遥
縹緲漫漫風蕭蕭頹然東海一老翁白雪盈顛髀日消
坐聽疎響長廊雨碎滴芭蕉黯無語

天馬歌贈雷發姪

汝不見魏家將軍千里駒風蹄電影争先驅有時叱變
風雲色豈識人間有險途又不見龍媒未得簡青雲俛
首鹽車凡馬羣天驥淩風自騰躍當世豈復少伯樂一
朝得志向天閑玉勒金鞴何照灼馳驟長衢窮八埏追
風逐日不起塵此際下視三萬匹駑駘喘息何足云更
不見老驥伏櫪硉骨骼志存千里終鬱陀自甘垂耳脱
紲羈譬如玄黃誰鞭策天馬出兮榮光聚超西極兮依
漢主執鞭按圖徒紛紜醉作狂歌兮聊贈汝

醉宜亭看梅有懷舊友

東風昨夜南枝開滿園春色爲誰來老眼糢糊如霧裏
孤懷何自掃塵埃憶昔登樓正好春梅花如雪照幽人
觴詠流連成往事只今對景空傷神虎頭僧緣已大覺
我雖夢中自犖犖笛聲哀怨隨風飛花殘莫似人生促
花前舊交今已空有酒賞花誰與同一年第一番花信
百端交感白髮翁入春以來多陰雨飡飯不知日亭午
俯仰宇宙轉凄涼閒把花鬚隨意數

二月十日燕至

暮春天氣白晝長燕燕差池繞畫梁今年仲春尚霜霰
衝寒早與病翁見感時愁坐興索然燕燕識主人猶眷戀
楊柳初放黃金芽營巢啄鳥啼啞啞淨掃莓苔花徑滑
梅花開罷蘭又茁主人坐擁敝裘看樓邊細語苦春寒
王謝門庭今已頹托身慎莫棲林杪頡頏飛去卻飛來
助我詩腸休擾擾

待月吟

東望瑤臺天鏡飛光風吹影拂春衣姮娥杳渺不可問
朗吟謝賦情依依開尊獨酌誰唱和一樹梨花香繞座
我不負花肯負月祇見花影隨月卧昨夜夢醒陡生愁
打窗風雨驚颼颼今宵澄澈青雲端擧首倍覺悠清歡
停盃問月花含笑笑我頭白何癡頑君不見境有悲歡
人老少中天明月無私照

放言居詩集卷一

放言居詩集卷二

海上曹炳曾巢南著　姪孫錫寶鴻書
孫培葉　承子敬同較
孫男　錫黼誕文

五言律

偕諸同人冒雨尋桃次陸簡兮韻

城西荒僻處桃徑自成林恐負看花約偏爲冒雨尋樹深宜有寺地曠恨無岑聊助羣公興韶華不繫心

對月

四顧浮雲盡空懸白玉盤光侵孤榻靜影漫一樓寒樹老花垂護苔深露結團唧杯須盡興莫道夜將闌

懷友

獨處多岑寂韶光又一年煙霞吾輩領事業幾人傳玩世宜如此逃名豈偶然有懷同皓月散步小溪邊

渡江望金陵

擊汰浮揚子茫茫天塹迴一山空檜柏雙闕半蒿萊佳氣秋原失悲笳夜雨來舊京形勝地憑弔有餘哀

題知止上人禪房

遠公習禪處寂寂一廬深入户孤塔秀窺窗衆木陰雨花知佛境啼鳥息塵心坐久聞空籟悠然度竹林

何處堪逃暑四首

乙亥夏三伏蒸人流金爍石揮汗成雨既乏鄭灼鎮心之瓜復鈌謝公引風之扇避炎何地遣興無方含雅以何處堪逃暑爲首句限韻索賦

漫成四章

何處堪逃暑水亭好納涼松杉高落影荷芰暗生香夢斷眠多穩詩成興轉長偶然一矯首蟬噪送斜陽

何處堪逃暑幽篁翠葉新任教逢赤日藉以庇閒身鮮碧窗留潤清陰徑絕塵有風堪醒酒杯斝好相親

何處堪逃暑桐陰向晚清披襟明月上散髮好風生枕

若秋臨院還疑響扣瓊微涼生玉井談笑任縱橫

何處堪逃暑空山澗水流曉風吹釣線殘月照歸舟得失心無着功名病且休林泉有素志何必慕鳴騶

螢火

艸腐始生螢流光亦自熒點苔疑宿火度水亂飛星天子朝傳詔儒生夜勘經不堪風雨至歎爾獨飄零

絡緯

絡緯何爲者哀聲動隔林那堪明月夜來作斷腸音嬾婦驚心起癡兒篝火尋秋風正蕭颯獨立歎浮沉

中元對月有懷繼初弟

時六鷟頻改長空夜色新寒蟬方咽露皓月正隨人泛泛蘇公棹依依張翰蓴天涯遊子意歸計莫逡巡

秋郊獨步四首

獨步孤城外郊原爽氣中天高片雲靜野曠遠眸空潭水映人綠林花背日紅我非狂阮籍敢效哭途窮

前行饒野趣修竹望重重路僻人難到籬疏酒獨濃石危蹲似虎松老曲成龍靉靆浮雲外遥聞何處鐘

蝶舞閒留影鳥啼空斷腸偶然逢小憩偏喜動微涼村婦簪花笑田翁負耒忙市朝無此境長嘯發清狂

不盡悲風急疎林落照微漁歌從水起鷗鳥傍雲飛但見乾坤在頻驚節序非徐徐行漸遠杖履欲思歸

春申廟

寂寞荒原上春申古廟存一江空有跡三楚向誰論野火黃昏亂風濤白晝喧停舟瞻拜處冷落弔英魂

小西湖

曲徑攜朋入幽篁夾道陰且隨林下跡來聽澗中音石壁迎人立松風和鳥吟扣扉聊憩息勝趣再追尋

岳墓

芳名存墓道正氣結重陰南北千秋恨松杉一點心悲風黃葉路暮靄白雲岑墨客經行過留題痛古今

山行

山徑清秋候籃輿曲折行風回萬樹靜雲截數峰平棲鳥迎人語飛泉濯世情人家何處是犬吠雜雞聲

武林客舍留別河南葛萃還

爾我他鄉客情深話每同今宵一尊酒明日片帆風山色清秋裏江聲細雨中後期難預卜嘹嚦聽飛鴻

鄭永思新居

卜得華堂好良朋日講論引風輕入座容月靜窺軒君有凌雲志我惟避世喧他年起甲第駟馬自連門

長至後三日集碧鮮齋限韻

寒風度溪水斜月挂林西共對孤燈酒連聽三唱雞逃名我豈少尚志古人齊靜得琴中趣還聞烏夜啼

寒夜留顧環瀛宿

斗酒須盡醉寒威今夜增爐溫添獸炭影淡剪銀燈但覺鐘聲杳空餘月色澄撚鬚忘漏永蕭索硯成冰

留樞臣兄夜酌

愛我衝寒至宵長興更長論詩方老杜對酒勝顛張樓外風揚笛庭前月壓霜龍泉埋匣裏不久試鋒芒

夜夢同諸友暨春浦弟過名園山水奇麗既而登一閣忽有二女相迎索詩於余時逢皎月即用

月字為起句首字詩不就而覺續成以紀異焉
月向碧空横樓高夜轉清我來尋勝地誰料遇傾城柳
柳舞腰細櫻桃笑口輕詩成一夢覺惆悵聽雞聲

元旦立春

晨興捻玉[illegible]百歲幾回春椒酒迎三朔盤蔬薦五辛人
心原是舊景物已更新簾外香風細梅花暗啓唇

李鶴洲招飲片石山房

庭虚留石補林静喚鳩歸欲倒金罍酌先持玉麈揮梅
花妬殘雪春色醉餘暉坐久邀明月清光冷襲衣

紅梅

占得春光早緋英覆短墻懸暉烘絳帳滴露洗紅粧艷
奪冰霜潔香招蜂蝶狂臨風疑欲笑妬殺雪衣孃

綠萼梅

同是羅浮種横斜碧水傍渾疑高袖客掣得綠衣孃描
貌含新月堆螺拂曉霜空山嫌寂寞清韻伴幽篁

花朝

春色淩梅榦風光漾柳條正當無病日況又值花朝惱
客蜂聲亂消愁鶯語嬌半生多逸興歸隱託漁樵

周魯璋招飲

春流直到門幽意勝山村繞屋風聲細垂簾香氣温鳥
來分樹色花落補苔痕無限殷勤意飛觴月滿軒

春浦弟相訂芳園賞梅雨阻不赴

尋梅先有約我獨未經過亦擬衝泥至其如怯雨何林
昏迷晚徑霧合溼青莎遥想高陽客敲壺一放歌

落梅

今夜臨溪月花疎影不同飄零三徑雪惆悵五更風玉
骨人何在冰魂夢竟空相看無限恨嗚咽笛聲中

村居春興

前村有佳色對此送流年風物同今古光陰忽變遷燕
穿花徑曲魚躍水紋圓賴得琴尊趣陶然一枕眠

贈宋戒平

我愛宋公子翩翩濁世中高歌留夜月急管醉春風輿
自今朝發情還舊日同百年嗟半擲相與話兒童

哭王翊辰二首

王郎五載別相望意切切夜月思千里秋風歎二毛傷
今琴絶調憶昔淚盈袍薊北關山渺旅魂何處號
館甥成往事絳帳隔平生不作他鄉客那分舊日情星
飛中夜隕鶴化九霄清薤露歌殘後傷心見月明

村莊小酌

花柳暗前村春光反惱人睡餘長畏客酒熟乃呼隣白

日歌芳草青山逃俗塵田家多逸趣藉此寄閒身

送別麟友弟

煙花迷遠渚風雨送殘春從此一杯酒渺然千里身輕衫離故郡匹馬入游塵努力青雲上名成慰老親

寄繼初弟兼柬張長源

田園我獨卧賓館爾相過不睹春光老安知別意多鶯花依客繞林岫向庭羅爲問煙波叟浮家近若何

送別家羽九

乍歸歡未罄又復惜離羣慷慨題詩意殷勤帶酒醺衡江波嚙岈浮嶺樹黏雲孤館空愁子相思對夕曛

遣興

草閣輕扉掩陰晴梅雨天枝低禽哺菓火活鼎飛泉邱壑追摩詰風騷憶浩然南窗閒枕簟容我抱琴眠

環瀛五十壽二首

耿介風期在頹唐志不移知非伯玉早琢句達夫遲春日雙柑酒秋江一釣絲幽軒紫氣集願進碧筒巵

文藻翩翩日名場海内聞書成推卧虎賦就可凌雲青嶂騷人筆紅榴舞女裙百年家學在追憶誦清芬

夏日閒居

閒居無所事誰伴笑談餘蟬噪千章木風生萬卷書嵇康琴自韻阮籍禮常疎一枕難成夢松窗漏太虛

夏日同含雅對雨

門巷時幽寂蕭蕭風雨過高梧驚竹鳥曲檻亂鳴荷但得青尊滿能忘白髮多今宵涼氣發詩就共高歌

七夕同含雅環瀛集尺木居

移席黄昏静微雲掃碧空簾疎篩夜月露重滴梧桐天上雙星會人間舊友同深閨少婦怨擣素待秋風

蝶

行藏東復西風穩任高低薄露香鬚嫩輕煙粉翅迷花前時戀戀雨後亦栖栖一夢翩然去相忘與物齊

陸原亭以詩見貽次韻酬之

囊中多麗句堪對阿戎談才調真無敵詩懷實可探秋光雲外落花氣露中涵世事君休問營營若箇諳

贈別吳門歸静侯

歸生吳下士雅意世間無秋月歌翻曲春花酒貯壺鄉心一水隔客路片帆孤別後相思處煙波遍五湖

早秋喜雨

坐起朝來穩炎歊漸已收林疎幾點雨簾卷一庭秋心已隨涼淨身還與世浮催科不入耳高枕更何求

病中

爐火暗香浮重簾不上鉤雲山枕畔夢風雨病中秋絶
穀嗟元放逃名想伯休園林叢桂發何日任遨遊

冬夜有感

擁爐人不寐誰伴引壺觴燭影參差照瓶花斷續香寒
鴉穿樹曲明月印庭方身世依然在何緣得兩忘

千尺雪 即趙凡夫徵君丙舍

趙氏孤墳在春回澗水邊挂流飛練白噴彩撒珠圓空
閣雲留卧寒梅雪映顛蕭然塵世外時想買山錢

初秋對雨

開窗動幽興殘暑暗消磨不是雨聲足誰分涼氣多顛

風捲葉墮飢鳥逐蟬過物色凝蒼潤高槐挂女蘿

歲晚二首

門外驅儺戲羣兒擾擾音少貪時事改老厭歲華侵臘
盡催寒轉春回費鳥吟殷勤置佳醖風韻在梅林

素厭趨塵事蝸牛自有廬呻吟李杜句枕藉老莊書小
圃閑挑菜空池學種魚偶然見新曆屈指日無餘

春陰

萬物欣春好誰知盡日陰梅横寫瘦影烏並訴愁心淅
瀝時驚夢空濛半翳林端居身不出惟有睡魔侵

雨窗漫興次謌廷姪韻

起坐東齋冷爐灰撥尚温葉喧風獵樹絲散雨翻盆菊
圃殘英隕池塘漲水渾宵來吟咏處滿壁潤題痕

寒夜酒酣乘月尋春浦適遇含雅環瀛罷飲將歸
挈之過同蘭館浩修姪亦未寢相與步月中庭
清話而散

清狂乘薄醉不避夜霜侵踏影光生月敲門客會心放
言驚嫚罵挈伴喜追尋話到愁添處天横耿耿參

寒夜二首

重簾垂永夜歡笑破愁城古椀香柑酒寒庖鮮鯽羹雲
凝釀雪片風勁峭鐘聲無奈提壺起來煨折脚鐺

牽衣復挽鬚燈火照庭隅海石存寒雪狸奴聚煖爐風
尖人面刺月黑雁聲孤凍筆題新句雲牋半有無

早春書懷

東風漸解凍濁酒破愁圍雁度輕寒去春從細雨歸時
時鳴鼓角處處剪裳衣更歎年光改蹉跎兩鬢稀

送兄還弟之贛兼寄仲兄

我兄勤吏治我弟滞儒冠挂席三千里吟秋十八灘蓴
羹慚遠餉書字祝加餐性拙甘時棄耽詩滌肺肝

過龍華禪院遇趙丹山薛啓辰陸秋谷諸子

金碧何朝寺錢王信是龍莊嚴窺法相疎豁聽華鐘林

靜風聲細花深香氣濃我來訪蘭若邂逅一相逢

新秋偶咏三首

我愛新秋好端居念獨深引風憑夫就坐月任升沉傅說推霖雨揚雄作酒箴感時追舊事誰契古人心

我愛新秋好悠然得自怡與來昔白練閒去隱烏皮雨綱蛛汝急荷珠風轉攲吟成詩未穩撚斷幾莖髭

我愛新秋好孤懷淡自欣墻頭微露翠池面細生紋林菓隨時摘園蔬任意耘門庭雖寂歷幽事日常聞

歲暮過緣巖伯南園

同是園林勝蕭條暮景非松枝枯勒帽石角露鈎衣逸興閑中發鍾情物外稀我儕本坦率坐對樂天機

寒夜同含雅飲尺木居

久負酒中趣別來何所歡安貧生計拙含雅有計拙曾何用之句投老素心寬月迴踰垣照風尖透幕寒與君同一醉有志棄儒冠

清明郊行有懷隱居之樂

林轉疑無路縈紆一水喧風花浮撼日野竹暗圍村小圃饒春色幽居靜客魂臨溪沽酒肆插柳護柴門

立夏前一日扶疎堂賞牡丹

三徑半蒼苔幽居絕點埃春隨杯底盡花向雨中開醒酒穠香入侵衣艷影來騷人多逸調欲和愧無才

冬夜步月有懷山莊諸子

緩步何清切寒生月滿衣愛他孤影潔悵我素心違鴈剪霜華冷風删木葉稀蕭條感歲晚人穫稻梁歸

早春山亭

梅與人同瘦春回各有情冰姿空自艷霜鬢已頻更得穴魚旋隱營巢鵲互爭但教心地凈頓覺眼前清

六十自嘲

鬢鬢兩皤然逃名六十年衣冠非我事風月為誰妍採菊臨三徑編籬隱數椽圖書老倦讀便腹晝清眠

雪夜

白雪三更候疲癃老病翁一燈黯淡裏殘夢有無中瀉竹心俱碎飛花眼半蒙自嗟精力退愁思結簾櫳

退筆

已禿管城子雲煙舊繞身一朝思郄汝半截惜依人回首霜鋒銳傷心塚草陳形骸將底用感歎欲更新

九日可上人招集立雪菴

地遠凈無塵招提敞浦濱空廊丹葉卷平岸白鷗馴偷得閑身日欣逢落帽辰遠公許飲酒能解客肴葷

醉宜亭觀雪

銀海望中迷黃雲擁樹低郢歌傳客唱冰柱誦劉題曉色明輸幌寒威冷透閨飢鴉無定在得食傍堦樓

卧病

卧病動經旬形骸土木身苦寒花欲凍況我老年人服藥知無補加餐詎有因滿城風雨裏消却二分春

放言居詩集卷二

放言居詩集卷三

海上曹炳曾巢南著　姪孫　錫端敉衣
孫壻　葉承子敬同較
孫男　錫黼誕文

七言律

詠古二首

高才命世傳今古縱酒耽詩任去留歸隱竹溪稱六逸承恩金殿冠千秋洞庭水險風波惡蜀道峰高汗漫遊大抵騷人易淪落問天誰主夜郎謀

坡仙與世本無求意氣憑陵不避仇抗衆回天成獨立負才絕俗若為傳買田陽羨歸山計滯跡黃岡謝事秋亘古文章希遇合眉山千載白雲悠

初夏小集

口歌擊壤鬢簪花同飲西城處士家一味山蔬調玉筍半鐺爐火試金芽薰風入架薔薇動皓月當門薜荔遮夜半酒闌人欲散小樓高處絳河斜

楊柳風

江南二月柳絲盈一望河橋路未平帶雨低颺宜送客籠煙微蕩正啼鶯漢宮眉黛山光遠楚國腰肢舞態輕莫怨長堤飛絮盡明年春到更多情

梧桐月

何年栽得傍清池却見冰輪挂碧枝夜靜長留涼影處
窗虛空鎖綠陰時古琴曲罷風初息金井秋高漏正遲
自負良材人不識蕭疎獨有廣寒知

芭蕉雨

碧雲舒卷影扶疎翠葉沉沉覆我廬活火烹茶初試雨
曉窗尋帖正臨書孤懷聽鼓三更後萬事縈情千點餘
却恨秋深零落易蕭蕭此夜意何如

梅花雪

帶月鋤時倚水栽風嚴冰潔幾枝開不知寒白瑤林峭
但覺香從玉砌來放鶴乍歸頻悵望入山高卧莫徘徊
乘舟試訪羅浮去豈學山陰興盡回

秋涼

幾分秋色到墻隈殘暑蕭然爽氣開且把草根刪石砌
好容花片點莓苔清盟夙喜沙鷗結麤飯難邀俗客陪
物外遣愁吟興動一鈎新月挂樓臺

登聽濤閣訪松月上人

欲探幽境入禪林高閣憑欄秋色侵孤艇歛帆穿樹出
遠天沉日伴雲深傍簷啼鳥迎塵客掃榻清風見道心
此日有緣留半偈何時杖履復追尋

仲秋登樓晴望

一片晴光漸欲歸登樓極目思依依千林敗葉隨風卷
萬戶輕煙背日飛鳥去鳥來聲自滑花開花謝露應晞
如何轉眼秋將暮九月寒威正授衣

江上芙蓉

零落秋光覺黯然亭亭獨立曲江邊臨風綽約揚妃態
帶月輕颺西子妍好景孤懷宜爾伴可人逸興倩誰憐
勸君不用傷遲暮黃菊丹楓盡共傳

菊花

不受陽和綵艷侵清風雖老傲秋深殘籬素影千堆雪
曲徑寒光萬點金送酒怡情高士興餐英含怨逐臣心
嚴霜莫使凋零盡歲晚相尋伴我吟

至日

陰氣常凝風雪催正逢夜半一陽回每因節序分長短
偏覺人生有去來繡閣錦紋添弱線良宵葭管散餘灰
梅花將報春消息悵望南枝獨占魁

蠟梅

開遍寒花暖未還暗香輕度有無間將春不避冰霜骨
當臘寧爭桃李顏白雪滿庭看玉樹黃英欹鬢鬭金鐶
昔年占得風流號留伴孤山處士閑

冬暮即事

黄葉環扉擁户深敝裘爐火避風侵凍雲欺日寒生栗
飢雀翻枝雪造林舊揭雙鈎供展玩新詩賡和費沉吟
歲窮儘把愁先遣猶恐愁生向酒斟

悼亡兒

甲戌春余子培剛以微疾而殞哭之慟昔人云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雖不至喪明之悲豈即同
螻蟻之視痛悼之餘漫成一律

生汝劬勞幾度春偶沾微恙竟亡身已甘無祿灰心甚
無奈餘哀淚眼頻殘月疎簾渾似夢孤燈細雨暗傷神
世間只有看花樂翻爲看花痛二人因看花得病

次韻送家孟之贛

爲客長途水陸更今朝分手重行行挂帆白浪雙江渺
策馬青山一劍橫花縣憶兄新錦製蘭陵奉母綵輿情
虔州相去三千里來往雲鴻莫計程

與張子威夜話

雲淨天高孤月清與君聚首訂詩盟興逢旨酒狂逾甚
話對良朋意敢輕依草蛩聲悲露重隔籬螢火逐風行
相知未久神相洽略迹忘形此夜情

秋日書懷

霜林落葉半晴陰對此蕭條起遠心白鴈不傳雲外[illegible]
寒蛩空向壁間吟登樓作賦才偏拙托物悲秋感自深
種種相思人不見微茫月色夢中尋

曉起示兒

曉來庭草喚童刪一片清光舉目間綠水靜看魚躍躍
秋林細聽鳥關關若能辟蠹琴書潤塵不揚塵筆硯閒
愧我年來聞見寡莫將廢學任癡頑

晚秋聞蟬

愛爾生來韻獨清高居槐柳倚身輕瀟瀟雨後淒涼景
颯颯風前斷續聲遠道客驚時易改深閨腸裂夢難成
于今秋晚歸何處玄鬢凋零百感生

次韻送別高元友

一室蕭閒秋氣爽日來喜雨靜中過俄聞江水揚帆急
愁對離顏帶酒酡颯颯寒風從北冽哀哀孤雁向南多
前期何處重相遇騷雅詞壇一放歌

不寐

萬籟無聲四境清況逢孤月一庭明酒懷多爲愁中減
詩句時因夢裏成開卷挑燈長夜課思兄念母異鄉情
明朝可有登高處極目遥天感慨生

九日登丹鳳樓

九日來登丹鳳樓憑欄俯仰豁雙眸天低樹迥微雲淡
江闊潮生白日流漁笛空中音嫋嫋沙鷗物外意悠悠
不知落拓何須整野菊隨人插滿頭

碧鮮齋賞菊時有上人在座

今日招賓興不孤良宵晤對座相呼懸燈影射花高下
把筆詩吟思有無坐久不妨邀月上醉歸何待倩人扶
堂中喜有空門客世外疎狂亦我徒

送秋次韻

寒氣初凝襲我衣愛秋偏欲送將歸攢眉無恙人如舊
節序頻更事已非白雁烏鴉成隊隊亂雲殘葉共飛飛

清商奏罷風霜急萬木蕭條瘦不肥

冬日即事

一年四序本無蹤送得殘秋又復冬葉落但看枯木瘦
天高嘗被凍雲封朝炊白酒情何熱晚撥紅爐興更濃
任我揮毫狂不盡劃然長嘯豁心胸

小齋酬陸簡兮見贈次原韻

長夜挑燈無盡時談深惟有兩情知栽花愛月嬉吾癖
縱酒貪吟笑爾癡富貴皆空元亮節乾坤常在少陵詩
前賢不改貧中樂風雅何人是我師

夜雨

空堦靜聽徹宵聲滴入愁人耳更清一枕淒凉多病況
孤燈惆悵讀書情瀟瀟窗竹催殘夢喔喔鄰雞報曉更
我獨安居無所事天涯兄弟隔平生

諸兄自贛歸得悉署中近況

諸兄一別歲將殘今日還家聚首歡囊橐空存古劍鋏
風塵不改舊衣冠他鄉目覽山川勝遊子胸藏宇宙寬
傳說琴堂紛案牘性成疎懶敢求官

甲戌除夕

千門爆竹歲云除安樂年華意自如一載多隨忙裏過
此宵莫使夢中虛梅花含雪經春綻柏葉浮杯待漏疎

分付山童頻灑掃明朝吉月又更初

乙亥元旦

年年四序迭相推天運循環無息時鼓角頻驚新歲月
春風猶識舊鬚眉屠蘇傳飲應消病寶鴨飄香自解頤
更見紛紛飛瑞雪民豐物阜卜休期

人日

雨雪霏霏幾浹旬幸逢晴日正宜人挑來生菜調羹嫩
吹落殘梅點額新乍見遊魚爭躍水復聞嬌鳥共啼春
安居不比思歸者何用題詩歎客身（薛玄卿有人日思歸詩）

元宵喜晴

凄凄風雨滿乾坤喜得晴光到上元玉樹吐花燈萬點碧天飛鏡月千門曾聞白粥祈蠶地仲記黄柑沐主恩四海清平應户須管絃鼎沸曲中論

一粟菴探梅

踏徧芒鞋何地尋竹籬花徑入梅林橫斜疎影臨風淡斷續浮香度水深養性應無人我相悟空須得去來心夕陽西下遲遲步細聽還家好鳥音

憶亡兒

人世難逢開口時追思往事淚雙垂去年攜我花間笑今日招魂月下悲假命暫忝韓子喻痛腸怕誦樂天詩

有緣一面情難割寂寞春風好夢期

庭梅盛開為雨所摧感賦

玉骨冰肌倚畫欄隔簾疑在霧中看只應的皪當春發誰料蕭疎為雨殘閑咏空成處士恨緘題難寄故人歡榮枯物理終無定頓悟浮生如是觀

贈含雅

欲買山居先買鄰忘年交好性情真五龍絕學才難並九世同堂誼更親有酒邀伊常笑傲無名伴我共沉淪不矜前代榮華事高卧林泉一醉人

鹿兒病愈喜賦

骨肉團圞樂事真生來天性本然親六年兩拭愁中淚（連殀二子）一月幾經病裏身（鹿兒近[illegible]病）鶯語纏綿迎曉景柳絲嫋娜綴花茵今朝喜爾安眠食滿目晴和萬象春

春日懷王翊辰

兩鬢年光挽不留仲宣別久思悠悠江天柳色經春改風雪梅花憶舊遊易水聞歌增俠氣西山對景却離憂何時歸養華亭鶴峰泖招尋獨我儔

清明郊外

萬户新飄榆火煙乾坤落落故依然花開花謝臨江岸人哭人歌向墓田插柳已驚更節候試衣猶怯近風前憶兄客路三千里料得思家又一年（高青邱詩清明無客不思家）

新燕

二月殘花點竹扉俄聞新燕語晴暉已隨秋社飛飛去又逐春風隊隊歸細雨輕煙侵水舞畫堂雕閣自巢依當年王謝還家後目斷雲軒淚灑衣

訪慧目上人

嬌鳥啼春花木森扣扉寂寞似山岑已歸蘭若長棲地可悟真如不染心支遁愛閒求妙道遠公好靜買空林得無立度來尋日坐向明窗惜寸陰

雨中返棹

細雨斜風一葉舟篷窗四望意悠悠樹隨曠野參差出山入濃雲高下浮逐利屢嗟江上客忘機却伴水中鷗和舡歌罷歸何處兩岸青青徧麥疇

三月三日登是亦樓

上巳佳辰景物妍登樓空翠遠連天鶯聲漸向風前老草色常因雨後鮮豈必流觴逢曲水不須修禊集羣賢夜來醉入尋春夢獨向天桃欓李邊

送繼初弟之贛

燕燕差池入畫梁送君三月日添長將辭申浦柳初綠想到虔州梅漸黄湖上風光懸客夢山中春色助詩腸吾兄若問家鄉景花月尋盟世慮忘

諸同人桃下小飲分得妍字

踏徧園林春暮天含杯桃下集羣賢迎風治態能銷恨浥露濃粧欲闘妍竹影摇空日影碎歌聲未歇鳥聲連催詩何待如金谷向晚紅霞倍覺鮮

尋春次春浦弟韻

一片韶光媚遠天賞心何處樂流年長堤芳草迷驄馬曲岸垂楊繫畫船恰恰嬌鶯啼暖日輕輕粉蝶度晴煙尋春何處留踪跡趁取東風片語傳

牡丹

落盡殘花已過期惟君殿後獨盈枝酡顔能釋春風恨艶質空勞曉月窺百寶欄前傳酒日沉香亭畔賦詩時翠幃錦帳須當護莫使羣蜂取次知

含雅俯和對月詩見示疊韻再柬

乍聽城樓鼓又三坐深俞覺味間甘留連夜月侵窗牖狼籍春風助笑談絶俗林泉君獨往熏人名利我寧酣每懐曠達同元亮縱酒耽詩不諱貪

陸鶴坡先生招飲殿春軒芍藥花下

習家池館勝山阿綠樹陰陰滿薜蘿鶯語和風揺細柳漁吹碧水撼新荷名花伴客同佳話皓月臨軒獨放歌愛此光風留竟日青銅塵垢藉君磨

水中月

綠陰倒挂影婆娑俯視清光夜湧河煙淨只疑沉玉鏡風翻常訝碎金波謫仙縱飲乘流去武帝登臺弄影過此際靜觀同一夢人生虚幻更如何

李鶴洲招飲偶病不赴賦謝

清和天氣日開筵傳説薔薇花正妍好鳥停雲朝喚友高梧聽雨暮生煙但嫌病肺難爲飲却喜耽詩自在眠莫道慵踈虚此席夜來夢繞曲池邊

夏日閒居

我性疎狂似放翁脫巾林下灑松風一聲啼鴂山常静
數點殘花樹半空詩爲腸枯難免拙書因腕弱敢求工
安居長夏消何事只在清虛冷淡中

題齋壁

多病殘軀力漸微小齋久已閉雙扉紅榴礙屋呼童折
雛燕離巢傍母飛寶鴨香凝風細細蝦簾日射影輝輝
自憐才拙無佳句粉壁留題信手揮

對雨柬顧環瀛

睡起調琴半掩關群鳩逐婦出林間風來虛閣湘簾静
雨過空庭蒼草閒量窄難添尊内酒病多時減鏡中顔

憶君獨坐幽齋裏好畫丹邱數點山

解頤

身在紅塵擾擾間此心蕭散任疎頑但知開户邀良月
毎爲登樓憶好山棊局空消清晝債茶鐺常伴老僧閒
幽蘭初放温如玉坐挹熏風一解頤

歲暮次韻酬簡兮

學得清狂羨次公居然逸興與君同且抛世事風塵外
聊放情懷翰墨中曲徑迴春苔意緑小窗含日醉顔紅
青陽逼歲無愁暮別後新詩各滿筒

立春後一日維則環瀛暨諸兄弟集顧情閣觀雪

城郭參差雪萬家光揺銀海亂生花殘籬曲巷迷行路
凍木寒雲失暮鴉緩奏梁山清有韻輕裁紈扇淨無瑕
春風乍轉年光好攜酒何妨避世譁

登樓

我今何處破春愁岸幘登樓豁遠眸紅檻飛花橫短笛
緑楊斜日聽鳴鳩爲憐美景經年別欲結閒緣半日留
趁取韶光無限好止談風月儘優游

春日柬簡兮

二月陽和景物融閒情盡付酒杯中小橋弱柳懸晴日
孤閣殘花度晚風傲骨恐難濁世見放言應許古人同

半生試問誰酬酢曾望江湖句獨工

贈朱右韓

知我如君勝自知忘年從此數追隨向推瀟灑宗之度
不減風流張緒姿纖月銀燈孤閣話名花斗酒百篇詩
他年淡墨題名姓車笠無忘訂此時

新秋同環瀛荆山西園晚步

玉宇森沉散夕煙園林風景作秋天纖鱗避釣潛深沼
叢竹籠雲咽亂蟬閒裏鳥聲吟落日静中山色度流年
桂花開候涼應早聊借幽香共醉眠

夜坐懷簡兮時養痾閒園

斜月纖纖挂玉鈎滿天風露隔簾幽壯懷安石貪高卧
多病文園謝勝遊案上琴書孤榻伴籠中藥餌一燈留
故人别後無消息昨夜梧桐又報秋

木犀

連卷老樹得衡陽景占三秋清韻長欲御風尋仙友窟
忽疑身在小山旁鷲峰落子凝朝露蟾魄含香吐夜光
桃李無言君莫笑歲寒能幾耐冰霜

秋暮懷環瀛

潑墨淋漓宇宙寬閉門多暇日追歡扶笻得句花含笑
把盞懷人曲乍闌黄葉秋疎山骨瘦碧天雲淨雁聲乾

臨風無限徘徊意靜對寒松子細看

簡兮含雅同過問病詩以謝之

微雨初過一徑賒不嫌泥滑到山家他時坐對惟酣酒
此日招尋獨煮茶丹桂流香朝浥露海棠爭艷暮含霞
相期秋色平分夜小閣同登待月華

送秋

窮陰促節任悠悠無限凄凉送素秋離别易添思婦淚
往來多白少年頭雲籠淡日光逾悄風剪寒林氣更遒
懊恨漫嫌青女杳井梧葉落看重游

冬夜嚴寒懷簡兮含雅

三冬文史慕前賢生不逢時且醉眠白雪寒燈愁裏夜
清宵明月夢中天還同北海憐烏日翻勝南州語鶴年
遥想鮑詩吟縮蝟强呵凍筆轉凄然

哭簡兮二首

歲星久謫復歸天幾度思君倍黯然散亂篇章遺舊篋
飄零魂魄了塵緣三杯醨薄風前酒一枕凄凉葉底蟬
何處笛聲偏嚦喨空懷曩昔月初絃
破帽青山六十年故人時命實堪憐名山不植千頭橘
負郭何緣二頃田白雪陽春多得調清風明月不須錢
深宵錯認君猶在一夢相尋到九泉

寒夜含雅維則暨諸昆弟縱飲尺木居賦詩爲樂

余卧病不赴次韻戲柬

抱病齋居葚谷簾豈知甕酹夜頻添燈花綴影眼生暈
研墨餘痕筆退尖暢敘便歌新白雪苦吟還憶老蒼髯
有時劇飲能呼我對酒先拚歲酒拈白香山詩歲酒先拈辭不得

連雨不止有懷含雅

東風簾幙溜聲潺杖履誰能數往還高卧倦吟花片片
洗愁對酒鳥關關頻虚佳節心情懶不住轟雷好夢慳何日晴和春景煖相逢一笑慰蒼顔
一春多陰雨

霖蒼姪虔州歸夜飲潤業堂

淒風淅淅雨颼颼坐聽松濤冷似秋老幹漸摧無限恨
孫枝競秀更何憂歸巢啼鳥傷春色撲酒飛花減別愁
近歲病多成懶癖迂愚莫評背時流

送霖蒼復之贛署

幸汝西歸慰寂寞如何千里復暌違今宵片月尊前醉
來日孤帆雲外飛風雨離人懷雁序河梁極目戀庭幃
應須早趁高秋水湟恐灘頭減石磯

放言居詩集卷三

放言居詩集卷四

海上曹炳曾巢南著　孫壻葉承子敬
姪傑士雲發同較
孫男錫疇誕文

七言律

同張舍雅嵇修五戴咫御西園納涼

長夏園林好納涼羣賢嘯咏任徜徉風來屋角翻蛛網
柳暗城頭半夕陽已遣歌喉聲繞木難邀罵座客飛觴
百年良會能多少況對池臺晚景蒼

新秋即事

高梧一葉下樓臺默坐披襟實快哉大熱乍收酷吏去
清風徐引故人來陰沉樹杪蟬聲懶掩映簾櫳日影催
久不作詩詩思澁欲酬佳句鎮徘徊（春浦示新秋書感詩）

七夕集閒園

松竹森森半掩庭鵲棲聊借一枝寧試看水影搖窗白
盡放天光入座青促織催殘秋夜月遊魚躍破墨池萍
人間聚散原無定夙向今宵感二星

秋夜步月次春浦韻

雲淨風高秋夜長小軒朱檻映清光雁披月色天微碧
林染霜華葉淡黃老去情懷同幻夢近來學術似亡羊

祇今桂醑牽愁盡扶杖從教形影忙

喜雪

雪花片片灑長天散逐狂風態自妍冷艷穿窗聲寂寂
丰姿撲面舞蹮蹮衝寒東郭先生履乘興山陰逸士船
不是藍田皆積玉冰壺貯酒卜豐年

人日病中柬諤廷姪

掩關莫笑病纏身掃地焚香自養真曲檻題詩花撲面
小園挑菜徑生春占晴差喜人還健裁綵須知鬢又新
遙想鳳樓登眺處郊原浩蕩隔江濱

春寒閉戶柬含雅

人生休放墨痕乾憔悴年來綠鬢殘每聽雨聲驚節換
因看梅蕋怯春寒詩酬險韻我方苦醉是真鄉爾覺安
大隱何嘗妨孤僻好攜簑笠釣清湍

春暮柬含雅春浦

花事凋殘春可憐遣愁無奈抱琴眠簾前楚絮呢喃燕
雲裏吟風縹緲鳶詩篋尚留殘韻在布囊猶有幾錢穿
我儕共識幽居樂時序真如蟻磨旋

春暮書事次荊來姪韻

寂寞東風幾變更綠陰池館寄幽情笑禁梅豆穿籬摘
靜看魚苗促絮行春去思隨芳草怨晝閒心共落花輕

只今雨露如堯舜波及林泉醉濯纓

雨後散步

綠樹和煙雨後迷扶兒蕭散過橋西枝繁葉密藏花穩
水漲萍浮壓岸低偶爲摘蔬思縱飲應教拂石坐留題
耽吟有僻無佳句辜負攜囊喚小奚

新構東軒成閒坐書喜

燕雀無情似有情環飛檻外賀軒成戎葵獨傍庭心放
苦竹斜針石竅生一榻清風終老計幾聯新句故交評
縱然此樂須天賦鷗鷺心期夙已盟

養靜閒園睡起書事

詩卷拋來慵唱和葛衣羽扇小涼生鳥從屋角窺人過
蟬向鄰家傍樹鳴醉裏狂言醒後悔憤來書事罷還更
無窮世態多嘗徧萬感惟應一笑輕

苦熱不寐同維則夜坐

瘦骨支離就枕難高軒相對且言歡少耽詩句思多苦
老去文章氣尚酸燈火青熒棊未散夜窗黯淡月初殘
我儕若用安心法準擬投竿到雪湍

病起新晴

乾鵲羣飛噪短檐清光一片映眉尖未殘籬菊空侵夢
濃篆爐煙半出簾欲寫秋容吟力倦強支病骨客談淹

平生謬得安閒術白髮蒼髯兩共添

生朝自述三首

勘破功名多病休樂天知命自由由欣簪黃菊秋欹帽
厭伴紅裙鬢歛眸袖底煙霞航逸興壺中日月滌沉憂
從今檢點抽身早默數年華幾度秋

鹿車相挽廿餘春敢惜勤勞度此辰書卷常留兒作伴
杯盤不厭客過頻梁鴻遯跡從棲隱冀缺歸耕序主賓
回首自慚多放蕩和顏甘我醉時嗔

閒居寂寞少知聞自覺迂頑陰惜分半偈爐香僧共話
一九邱壑鳥同羣琴書裝點師彭澤蛇蚓臨摹病子雲

多謝秋風未搖落午窗時誦北山文

新釀梅花酒

閒居喜誦酒人篇釀法傳來香色妍好鳥交愁花信雨
幽懷甘向甕中天頻呼從事歸臍腹忽發狂言頌聖賢
醉面縐紋吹不散春風澹蕩興彌顛

再集西園觀桃

林中舊侶各忘機日日花間盡醉歸嫩草碧鮮風細細
小桃紅褪雨霏霏孫尊更酌羔兒酒一曲誰歌金縷衣
剩有殘枝狂興在黃鸝飛去竟何依（謝女郎陳秀不至）

春浦屬意一吳女忽有謗言間之情殊難遣作歌

舒憤余感其事用賡一律

嬌鬟縹緲望瓊樓破帽欹斜跨紫騮我也關心眉欲鎖
君寧無恨淚交流陽春歌罷人何處暮雨臺荒夢未休
莫訴衷情此夜月素娥孀獨恐添愁

病後早眠聽廣兒讀左氏春秋

歲暮離羣久索居況逢長夜課三餘古人已厭談經士
孺子寧窺爭長書細雨有情寒未重孤燈無賴夢全虛
半生不覺消磨去欲理殘編奈鬢疎

茗溪姚聖宇以筆見遺作詩贈之

秘法相傳自董生一雙遺我作芝英賦箋應許籠鵝換

染墨疑聞殺兎聲深夜潮喧驚客夢彌旬舶趠寄鄉情
何時襆被同舟去來訪孤村箬下名

贈嵺城程紫林（善音律）

羨君瀟灑鬢如絲兩袖飄然興自隨此夜更歌都尉曲
何人繼唱謫仙詞鼠姑吐豔青春老蝴蝶偷香綠樹滋
豈敢相逢徒一笑忘形沉醉莫嫌疑

東城晴望次麓萬兒韻二首

身上高城趣轉閒是村是郭渺茫間遥波滉漾疑無地
層靄迷離似有山曲岸鳥隨帆影沒小橋人拂柳絲還
乾坤四望澄如鏡冷落僧家晝掩關

勞生暫喜得身閒一片晴光宇宙間無地可能容白眼
有錢何處買青山酒旗茅店雞聲杳漁唱煙洲棹影還
觸境相忘宜小歇寸心已透利名關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

五日維則對奕聯敗戲贈

得失人情與奕同頻虛欲笑白頭翁一從敗局名難振
自惜雄心力半空寶鴨浮煙香漠漠庭榴細雨葉濛濛
蒲觴對飲我先醉紙映燈光頰面紅

初夏閒居

長夏閒居興覺孤林花開落酒傾壺雨深檢韻心思澀
綠暗臨書興盡疏片刻解衣朋作過暫時閒夢鳥爭呼

此生猶擬扁舟去風月煙波伴釣徒

煙雨樓

煙雨樓高倚碧空置身如在畫圖中窗含東郭千家火
簾捲西村萬木風鷗鳥斜飛雲漠漠菱舟幾散月朦朦
我來登眺晴偏好未必空濛氣便雄

秋日早行

荒郊徑滑露初濃曉日曈曈策瘦笻千畝禾香披野況
一江水色淡秋容風傳古磬遙藏寺樹擁晴雲遠當峰
欲訪隱淪何處是蒼茫西去問遺蹤

靈隱寺

松柏森森覆綠苔珠林殿閣倚雲開峰巒縹緲穿霄立
澗水潺湲入檻哀僧報午鐘歸徑大客從硐户御風來
殘碑摹得當年跡南渡鑾輿過幾回

武林道中有感

行遍越嶠故鄉違買得輕舠放棹歸閭井夢從孤枕得
關河心逐片帆飛秋風張翰思蓴菜夜月嚴陵坐釣磯
乘興來時今又返吾人去住總忘機

落梅

尋芳杖屨過橋東羨殺襄陽興不窮春徑絮飛人散後
疎林雪逗鳥聲中徒勞月下三更夢惆悵江干一笛風

莫怨美人易遲暮生成色相本來空

飲芳園桃花下

風乍調和日乍烘夭桃的爍對詩翁神飛野鶴青雲外
身坐殘春紅雨中挈伴來遊尋道士提壺就飲擬劉公
宿酲未醒重添醉扶杖柴門月滿空

春暮小園漫興

脫巾坦率樂天機捫腹逍遙病自稀正喜詩懷隨處是
却憐春色又將歸柳拖水面驚魚躍花散風前逐鳥飛
酒熟西鄰呼共酌紙窗石磴竹籬圍

柳絮

點點飛來抑復揚麗華閒步欲沾裳空飂細影愁心碎
輕繫遊絲別恨長翠葆同時鋪陌路綠陰異日糝池塘
若爲勾引憑風去帶得春光勢便狂

閒居

寸衷那許世情干鎮日閒居身自安片刻秋光閒裏度
一庭花影靜中看詩求警句循術得棊許饒人着着寬
乘興開尊無客至暫邀明月共追歡

香雪亭觀梅

春在橋邊酒在尊芳心終不負黃昏微風淡影初殘夜
細雨寒香半掩門幽伴欲依松竹逕閒情常寄水雲村
與君歲歲傷離別幸有東皇爲返魂

浴罷口占

暗麝濃花鬪晚涼更驅豹脚解衣裳蘭湯滌去渾無垢
雪乳烹來別有香半世偷閒將白髮頻年糜學近黃楊
呼兒除却堂前擾惱殺鳴蟬亂夕陽

病中九日菊花未放悶坐無聊口占誌感

東籬寂寞徑苔荒畏病齋居益自傷白袷憐人侵短鬢
黃花愁雨避重陽新春玉粒迎甌滑頻擘金苞濺指香
潦倒衰年惟藥物安心之外更何方

新年紀興四首

抱病頻年怯聚觴屠蘇遞飲笑難當眼枯視久空花墜
肩竦吟餘老興狂綵蝶新翻羞插鬢酥盤舊薦謾充腸
何堪卧聽排簷溜滴破春愁幾許長

年華世事向誰論人日悠閒聚弟昆春水漸生挑菜渚
風煙時失落梅村欣傳鳳紙騰　新詔傾聽　鸞輿沛
湛恩運值昇平恣逸樂憑將清夢爽心魂

閒亭休息得三宜坐對春風澹宕時梯柳斜拖泊岸水
歸鴉爭占結巢枝量才却愧三千牘擒分須吟百一詩
覽鏡不堪搔兩鬢行藏誰假問靈龜

人情似紙薄重重歸去山村隱與濃遠澗泉流冰決決
隔林社飲鼓鼕鼕擬將新曲酹黃鳥旋汲輕瓢煮紫茸
自分安居成懶癖鷦棲何地不從容

贈虞山周拜菴

去年小圃酌松醪乘醉看君落筆豪襆被便歸秋夜月
帆檣重泛海門濤囊空本是憐孤客氣減何堪見二毛
斜抱桐孫求伴侶江湖誰謂不容舠

冬日牡丹次陸錫山韻

風逗茅檐短日催情懷誰復夢瑤臺乍聞國艷凌寒見
疑是仙家幻影開造物有緣添色相春光何事戀塵埃
人心已厭年華老富貴偏從晚景來

薄暮苦寒書事次廉兒韻二首

破帽低垂兩鬢遮殘冬寒日向窗斜每因善病心如水
却笑浮生境似花浥浥爐煙醒後散微微梅韻靜中賒
青雲自是兒郎事遲暮何須戀物華

西風漂冽倩幃遮庭樹蕭騷門逕斜一札來朝姑縱博
孤燈昨夜悞成花歸鴉作陣呼雲凍坐客忘機喚酒賒
醉後不須親筯策他年恐悔讀南華

歲暮懷環瀛

窮冬分手動兼旬衰病常疎禮法人顧我烘梅將吐艷
思君添頰已傳神重廉暖閣圖書古孤榻寒燈夜雨新

芋栗舊園收未得於今白首是全貧

正夫姪招飲五石山房梅花盛開追感舊事

亭畔梅花色鬪妍半來今日興陶然綠衣媚客初晴月
絳雪凝粧薄暮天詞苑高談悲往事園林暢敘愧前賢
於今却笑風流盡穩卧羅浮乍息肩

元日立春柬諸友

笑折松枝對五辛此身欣作太平民青陽自有重回日
白首難逢再少人點綴綵花蝴蝶勝安排圖畫玉堂春
試開綠蟻新醅酒沉醉東風一角巾

宿雨新晴過春浦齋適友人攜尊梅花下欵敘竟
日春浦有作次韻和之

白日高高積雨收城邊風景一時幽尋芳恰遇吟驢背
把盞何須擲杖頭邂逅談玄新得伴追隨咏舊同遊
一聲長笛清歌起總使無情也自留

白薇花次韻二首

世傳薇有五色及觀譜之所載詩之所咏特紫
薇一種耳歲癸巳園丁持一株來告曰此白薇
也呼童栽之三易寒暑不生萌芽余深惜焉今
年夏秋交忽抽條發蕊花放如雪既賞其清芬
絕俗復異其槁莖再榮廉兒詩以咏之即用韻
各賦以誌喜云

白薇不發今三載乍喜瓊芽色可人艷質已殊前令宅
幽姿常比宋家隣沙鷗浴水顏猶減蝴蝶凌風粉未勻
寄語寒梅誰作伴隅時相望各離塵

玉質繁葩刺眼新曲籬斜徑閒無人不妨綸省供裁詔
何必山家喜結隣零露暗滲洗影潔白雲晴護墮香勻
薄膚未被麻姑爪已覺仙姿絕垢塵

附原唱

滿林秋爽態偏新露溼瑤姿妬玉人冷蕊未經同作
侶紫花相對却爲鄰光搖銀燭三更靜色映冰壺一

片匀西掖移栽那及汝清標只合避風塵

觀梅

孤芳長共水爲鄰粃點風光信絶塵茅店酒爐人獨遠山窗紙帳月初匀撚鬚索笑先迎臘倚杖行歌更及春祇恐詩懷動東閣柯亭何必調吹新

雨後園中採梅實

風吹綠葉影離披摘實攜筐恰及時應與文園消夜渴休令西子蹙蛾眉苔青路滑人雙屐草綠蛙鳴雨半池從此呼童勤灌漑明年有待占春枝

深秋夜坐

秋氣侵衣露下清坐深微覺睡魔生窗虛月落孤鐘度渴靜天空一鴈鳴吾性疎慵長閉户人情反覆任爭名何如酒社詩壇客花下尊前笑口迎

新正二日同電發姪登山亭望雪適霧起漫空咫尺莫辨

藤梢橘刺亂如麻鼓角聲聲四境譁霧失千家疑隱豹雪翻五出減飛花擬尋瘦影浮香韻暗指寒林曲徑賒今日杖藜同眺望放懷何用歎生涯

走馬燈

赴敵銜枚永夜行行踪何必計前程去來不辨追風影閃爍空傳躡電聲思婦有情馳遠夢書生無路伴深更任他環向炎中走一滅熒熒作麼生

早春

東風應律送春回兀坐芸窗對綠醅志氣消磨年歲減頭顱憔悴雪霜堆羞簪綵勝花增豔笑却膠餳齒已頹檢曆驚時能幾日誰將鼓角兩相催

閑居自述

翛然避世自離塵竹徑茅堂點綴新棊局敲殘清晝夢病魔泥殺白頭人會參禪語三千相懶逐名場六十春老去漸知身世幻敢教鵝鴨惱比隣

綠溪草堂即事

作帚東風掃落花開軒場圃近田家出林弱柳籠煙媚背日輕帆漾影斜耕犢偶從鄰叟借濁醪不厭水村賒客來呼酌餘杯盡一醉如泥伴笑譁

自題小照

金丹未煉老形骸先托毫端小脫胎魚蟹有情同伴侶衣冠無分避塵埃每逢樂志留題處少覺勞神莞笑回留剩兒曹展卷看莫教野叟路人猜

春浦齋白牡丹

搴玉山頭薄霧天冰姿窈窕帔羅仙不愁傅粉芳容減

恐妬嬋娟媚態妍千葉臉丹春伴醉一枝肌雪畫難傳
偏宜傷鶴棲遲處（春浦近號野鶴道人）洗盡纖塵素月圓（一名櫻中素月）

七夕

娟娟秋風沁骨清疎星淡月傍簷楹落螢宿草不一點
促織鶯閨有數聲此夕虛懷無限意經年良會若為情
酒醒仰望銀河遠斜倚闌干别恨生

送春二首

一卷離騷病掩扉扣門誰伴送春歸老年心事嗟時暮
壯歲交遊憶舊稀水底笙歌蛙閣閣風前巢乳燕飛飛
幾番花市消磨盡欲挽東君奈願違

美蔭交加草綠除勞勞此别欲何如鶯花意亂紅顏改
風月情牽白髮疎折柳詩成唫倩鳥遏雲歌起戲勾魚
年年判遣春歸去郤掃誰人到我廬

附步韻作二首　男培廉

辜負年華只鍵扉十分景色奈將歸漸看柔綠亭亭
合已覺殘紅樹樹稀求侶鶯聲婉轉訴挾雛燕語頡
頏飛流光此去原如駛莫怪留春事事違
修禊纔過話祓除忽聞春盡興何如櫻桃紅綻培初
熟梅子青葱摘未疎横笛聲高諧郢曲晚餐味美得
嘉魚郤憐花鳥無情物也向離亭去我廬

立春賦感次春浦韻

流光空度意難堪試誦新詩對景慙白首連枝涕灑二
青衫諸子許存三交情日薄艱趨走世事年高殆負擔
簷吐蛾眉琯應律滿園春色共誰探

雨後過綠溪草堂

艸堂雨後靜塵沙疑是東山崔氏家抱節蕭波依徑竹
鋤園漑水鎮心瓜孤懷難覓忘憂草左計眞成畫足蛇
郤怪來禽與青李一枝風動墮簷斜

招諸姪五畝園避暑

相期逃暑寄墻東池館重陰曲徑通竹簃漏穿千點日
簾疎篩碎一園風棊枰搏擊心偏靜字畫精深氣自雄
吾老不如羣季俊莫辭一醉惱山翁

秋日閒居

白髮催年鏡裏新塵途蕉鹿悟前因嬉談古古今今事
兼見非非是是人一椀甘消永晝百花含馥負清晨
秋來鷗鷺須常數祇恐兒童惱比隣

自嘲次春浦韻

心衰面瘦意如何猶想高陽聚酒徒紈綺衷存身自適
洞庭春失興全無（家藏美醖被盜竊去）寂寥山徑傷時暮窈窕林泉
病眼枯頭白昏昏時背癢玉纖笑倩代麻姑

遣興

伯勞鬭燕雨相比不類此翁冰炭腸藍背琴推珍重藏
烏絲闌法厭宗王脫苞粉節麥齊放聚食雛兒咬水狂
如此襟懷堪自適北窗何用傲羲皇

丁未除夕

長筵乍接各懽然白髮心情七十年老度光陰醒夢後
節臨遲暮醉尊前團圞自得兒孫樂歌笑還依媵妾緣
來歲今宵知健否門閭且喜矢弧懸（除夕又得一孫）

哭禹門姪

阿咸憐我六骸疲我哭阿咸強壯時太傅何嘗偏抱恨
童烏早慧更堪悲故衫半濕傷親淚解瑟難調怨婦絲
回首生前事未了九泉見路歎多岐

梅花次賓川姪韻

獨向寒林帶雪花回頭翠艷信猶賒影惟月伴籬邊瘦
香與魂歸竹外斜處士吟餘神自淡佳人糊罷語無譁
雲烘疑漏丹砂在彷彿仙妹咀絳霞（中有紅梅）

浩修姪有草堂探梅之約雨阻不果效放翁體作
詩見貽余採其意率成一律

西村往歲探梅肥我亦草堂啓竹扉曲曲編籬香漠漠
灣灣流水影依依犬驚蜂蔓穿籬吠犢負鉏犁帶鳥歸

豈料雨深花亦笑一年一度見猶稀

哭春浦弟

焚餘時檢白雲篇小隱滄江屋數椽張籍詩鳴寧用世
香山年老竟歸禪五更風送殘荊雨一點燈懸長夜天
何事微生留我在吞聲慟哭寸腸煎

放言居詩集卷四

放言居詩集卷五

海上曹炳曾巢南著　姪孫　錫寶鴻書
孫塔葉　承子敬同較
孫男　錫端　誕文

五言絶句

寒食郊行

百五逢寒食田家冷竹扉綠楊斜照裏風急紙錢飛

夜泊

青山遮不斷一水碧蒼茫舟子漁歌歇秋風夜月凉

新月

樓外蛾眉影捲簾獨自看枝頭雙宿鳥夜静露偏寒

生公亭

生公亭畔坐頑石故依然誰解安心法松風冷碧泉

雪夜

虚庭吐白光疑是天上月乘醉捲簾看飛花點頹鬢

題畫

奔湍衝斷石白雲生疊嶂落日小橋西笛聲起漁唱

獨鳥

人來禽翅飛人去還歸宿來去我無關翛然任孤獨

所見

秋水明眸艷遠山覆額青横雲與郤月徒使畫娉婷

尋春

歲歲春如故來尋獨老癯酒旗村影外紅雨點平蕪

五畝園八詠

峭石凌空

突兀幻奇峯玲瓏漏斜日對此心神融彌覺完吾質

孤亭竹蔭

孤亭臨虚敞綠繞千竿竹不知塵市囂但有清芬沐

層巘雪霽

寒雲乍離散鳴飈振枯條一望清光迥心與空山遥

曲澗流泉

石澗水琤琮回旋清見底魚鳥莫驚猜留待巢由洗

曉渚芙蓉

美人花靨飾映日芙蓉芳泆蕩涵嫵媚朝來鏡裏糚

西軒待月

空廊翔落葉林岫早秋時勝趣誰能會飛來天鏡知

秋香深院

小山叢桂發好鳥鳴相續晝静碧苔間霏霏點金粟

名賢舊題

蕞爾幽棲地遍綴前賢迹寄語染翰人臨池有顛客

題畫

寒江一孤艇閒載夕陽歸不見探奇跡白雲來去飛

題便面小景

碧水葵初發熏風柳自斜此中高卧者愁殺後棲鴉

春晴

春色盈青野新晴啓碧窗水陰魚箇箇花影鳥雙雙

七言絶句

静安寺八詠

赤烏碑

碑碣荒殘積蘚封赤烏事業杳無蹤四方兵甲三吳恨
盡在禪房五夜鐘

陳檜

郊原春色半荒凉繫馬高歌黯自傷古木不知天步改
綠陰猶照舊冠裳

蝦子禪

蝦子神通憶往年宗風留得子孫賢開山古蹟憑誰問
幾點秋雲漾碧天

講經臺

講臺遺址半荆榛無復當時說法人銀杏一株高百尺
夜來風雨吼秋旻

滬瀆壘

滬瀆空時戰馬收南朝勲業水東流于今悟徹無生法
千載英雄只一邱

湧泉

繁花零亂委泥沙點點隨風感物華獨有湧泉千古在
澄泓長對寺門斜

蘆子渡

蘆浦蒼茫水接天月明長夜淨無煙行人不解先登岸
日落還乘渡口船

綠雲洞

祇林幽境稱禪棲東土愚蒙待指迷昔日遠公今不見
綠雲一片草萋萋

朱晴菴孔咸客文五伯小齋觀菊三人計二百五
十歲喜賦絶句三首

三人二百五十歲花下招尋帶笑看濁酒不辭千盞醉
微添春色上眉端

三人二百五十歲坐對高風真絶塵揮塵漫言前代事
盛衰能使後生聞

三人二百五十歲唱和聯翩格調高豈學錦囊年少客
悲歌却自近風騷

夜雨

爲怯春寒爐尚温淒風冷雨到柴門分明滴破三更夢
縱使無愁也斷魂

小樓秋夜

鴈飛宋寂影雙雙斜倚樓頭聽吠尨一片秋雲何處去
空留明月照紗窗

除夜懷家仲二首

手把屠蘇滿玉巵問兒記伯別離時年華轉眼如波逝
浦水寧通贛水湄
古人一日似三秋況易風霜幾許愁有弟林居常卧病

雙江煙月挈誰遊

送麟友弟之贛署

落花飛絮滿江煙西去虔州路幾千對景黯然揮手別
鷓鴣原上草芊芊

月下登虎阜

吳王鬬草此曾留攜杖來尋巖壑秋游女如花歸去盡
空餘明月照山邱

茉莉詞二首

清標幽韻吐芬芳曾對佳人鬬淡粧鬆鬢小衫初浴罷
輕持紈扇拂餘香
竹牀冰簟嫩涼生暑氣微消一枕清羅帳忽驚幽夢斷
街頭暗度賣花聲

哭荊來姪二首

秋風一夜起茅茨吹折人間瓊樹枝書報日斜阿買死
數行清淚不勝垂
妙齡早擅謝庭春如我衰遲豈足論神解玄談從此杳
竹林遊伴是何人

瓶中海棠

睡容未足不禁風掩映簾櫳綴小紅春去堂堂留不住
相思只在膽瓶中

殘月

半映西窗半露寒依俙殘魄挂林端開簾欲拜心無緒
錯與蛾眉一樣看

送別二首

秋風歸棹兩平分淚濺鴛鴦刺繡紋此別不堪回首望
海天無際水連雲
不如彈指去逃禪灑脫來生未了緣從此百端離別恨
隨風散作五湖煙

送春次長洲許子遜韻七首

眼底盻昏雨鬢絲也隨年少送春時無才解賦消魂句

敢借橋邊柳一枝

笑踏殘紅很籍回荼蘼細瑣爲誰開年年送別春如故
不覺老從頭上來

一春春事付空花時去心驚感歲華柳絮凌空飛作雪
隨春歸去落誰家

感序微吟綠水頭誰將雅調敵蘇州當年解釋東風恨
我亦題詩過虎邱

過雲高唱比秦青餞別南郊索酒瓶野鳥也知時節換
拚飛還向短長亭

茗汁偏宜鬬玉川淺甌紅焙竈生煙誰教海角傷離客
却效醯雞守甕天

太白初浮鸚䳇螺如絲愁緒欲如何傷春莫近花梢露
暗滴良宵淚轉多

贈漳浦趙尊客三首

歲月吟殘雪滿顛松姿鶴骨只飄然應須舉白陶陶去
世路誰憐老鄭虔

回首閩天失故鄉飄流滋味兩偏嘗只今築室九峯畔
收拾閒情付短章

綠蘿幽勝野泉甘夢裏鄉園足笑談猶憶寒窗風雪夜
點盤空訝薦霜柑（去冬尊客在余齋食黄柑歎曰故鄉之物不見三十年矣）

贈維揚李校書次禹門姪韻

十里珠簾帶郭斜繁華風景望中賒舊時三月煙花路
指點紅樓第幾家

春朝訪楊校書素娟不遇二首

梅花香裏恰逢春青鳥啣巾去逐塵門掩東風空自笑
隔籬小犬吠行人

宛轉清歌繞座春凌波輕迹步香塵懸思此夜偷啼處
恐托天涯薄倖人

探梅未放忽有所感

尋芳幾度報花知欲見高樓東壁詩風雨夜寒愁不住
春光何日向南枝

除夕

老人鬢髮兩皤然兒女團圞雪夜天却怪尊前歲事盡
明朝相見各增年

幼子殤時庶兒寓吳門將試白下寄示五首

呼天欲問路難通病入膏肓不可攻誰說倉盧眞有術
只今藥石總無功

老來光景不如前面瘦心枯顧影憐碌碌塵緣方自悔
一番春夢又三年

不獨淒涼垂老身依依兄弟亦傷神白頭多負三生債

空結人間未了因
三年辛苦伯兄恩行坐相依笑語溫誰料終然成幻影
吳山遥識褊褯痕
春風正作白門遊萬縷垂楊挂客愁點點飛花和汝淚
淒然歸夢泣孤舟

贈陳校書雲仙

花下相逢倏五年別來消息兩茫然朦朧夜月情難訴
長託回風一曲傳

萬沛亭招飲卧病不赴咏其齋中瓶梅柬謝二首

不用迎寒驢背吟膽瓶高貯夜調琴知君會得春風意

何必羅浮夢裏尋
冰洸雪魄正宜春想像幽姿絕代人若使坐來燈影下
縱教無語自傳神

集是亦樓觀梅分得十一尤

洗盡鉛華姤玉鈎香傳東閣動新愁怪他看我春宵醉
冷笑陳人雪滿頭

附男培庶作分得十四寒

數株冷艷發林端草閣銜杯興倍歡正是朦朧花霧
裏一鈎新月上闌干

哭亡女慧齡六首

妙齡髫髮齊眉六十年遭五六悲白首那堪腸又斷
膝前惟剩一兒隨
乍歇金針聽玉梭紗窗燈火夜如何有時問字來書幌
嘲笑眵昏老眼疴
灌花剪綵與鋤園朝夕牽衣聚笑喧博得他年歸哭我
那知反為賦招魂
書齋苔砌產靈芝乍見增歡轉覺疑寂寞花梢今夜月
影移如見爾來時
勞勞紫燕繞簷飛引得新雛謝主歸對景棼然心緒亂
哀哀汝母向誰依

淒涼心事與誰論病卧幽軒晝掩門垂死夢中驚我起
飛來蝴蝶似歸魂

題陳方尹小照

梧竹叢叢桂吐芬科頭小酌半成醺不知君似丹青妙
果是丹青妙似君

春晚

海鷗作伴久忘機竹塢蘿軒見客稀春色滿園留不得
落花時帶過墻飛

上巳

右軍瀟灑出塵氛曲水流觴自不羣千古遺風誰再繼

諼臨褉帖感斯文

孤燕

畫梁誰爲拭塵埃春社年年戀主回寂寞巢居閒自許
空瞻孤影動餘哀（余有悼亡之戚）

憶春

剩蝶殘花深閉門半瓶濁酒夜來溫雲山縹緲春何處
惟有黃鸝空斷魂

新篁

解籜青梢立水西南枝應有鷓鴣啼參差不類儂心事
搖漾風前也自迷

題畫二首

青山綠樹入煙霞杖履尋幽未覺賒村路不知何處去
小橋遥見野人家

溪畔長松已合圍堂前古柏半依偎白雲滿屋山無數
日暮遊人帶笑歸

惜梅

風暗雲霾夜雨來梅花零落半塵埃上陽人去香魂在
白影離披淚點腮

除夕

那堪又是一年人擬學桃符冷遍身分付侍兒翻寶曆
多年老病畏逢春

卧病

獨坐擁衾憔悴容孤燈憐我鬢髮鬆春愁無限低徊處
風雪梅花夜半鐘

故衫

疇昔裁成色尚妍鷩衣更製舊緣遷自從拂拭酒痕後
久棄塵箱二十年

嘲燕

花謝香殘蝶漸稀雙雙飛燕入簾幃夕陽烏巷多荆棘
好向尋常矮屋飛

白蠟梅次韻二首

月裏聞香怡我神素心檀瓣耐寒身中州移取栽山徑
夢繞鄉園恰小春（素心檀瓣河南十月即開）

十月清霜倍有神素娥彷彿是前身幽香早向釵頭度
却笑寒梅冷待春

絲溪草堂桂花

竹西村影漾江流無數鷗盤穲稏秋塵土莫嫌過客少
好花時節結良遊

題二美人觀梅圖

雙雙挽袂上瑶臺蓮步輕盈印綠苔春色撩人呈百媚

梅花撲面逗香來

哭張荆山二首

直道如弦七十春潘楊情好自相親天公剩有殘軀在
知使年年哭故人

庭虛移贈一株梅偃仰春風淡宕開今歲花時誰伴醉
九泉可有路歸來

放言居詩集卷五

放言居詩集卷六

海上曹炳曾巢南著　姪孫　錫端菽衣
孫壻諜　承子敬同較
孫男　錫黼誕文

雜著附

是亦樓收藏目錄序

庚子歲巢南子年已杖鄉老倦閉關長夏多暇手書是亦樓所藏典籍名蹟古器分為三卷而序之曰古今來賞鑒家所藏未有不好而聚聚久而不散者也當其國家無事富貴相承則累世可以自庇及至遭罹變故家道式微或零落失散者有之或磨滅於兵燹者有之不然非毀乎婦人孺子即轉徙乎賈豎流俗之手蕩然無復存焉此固余向所目睹而心傷者也而世之篤好者猶將巧偷豪奪私為己有何其惑歟嗚呼余生也晚前輩搜羅之富不獲見矣時遇所售則厚價而得之什襲而藏之處抑鬱無聊之際對此可以動盪心目發攄志意若深契其中之趣而有不能已者即余亦不自解其何以然也吾子若孫得我所傳宜博覽精索講論參究以思勿替即或不然守之有道以望繼起有人如散亂蟲蝕為人竊奪而不知惜有負於我心多矣或曰好癖

則物聚聚多而物散此理之常今子已見及之則亦聽
諸造物而已況好非田園屋廬之適象犀金玉之貴也
而猶爲是沾沾者哉余應之曰歐陽子有言象犀金玉
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余之不能以彼易此猶之歐陽子
也聚雖不若歐陽之多而好更篤於歐陽好之篤竊思
其聚之久非愚也不然田園屋廬不更切乎乃田園屋
廬則聽之而茲則欲其守之亦可以表余之微志矣且
聚而散天也聚而克保其聚人也天不可必而人當知
謹不聽乎天與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皆非也雖歐陽復
生豈以余言爲謬哉

雲間二韓詩序

雲間二韓詩者莫公子廷韓顧公子仲韓之所作也二
公子生明隆萬之世相去百里而近並承藉家世以文
學氣誼相高有聲舉場間甚久又並精書法通繪事刻
意爲詩歌揮毫落紙流傳遠近目爲二韓以字不以姓
異於唐之皮陸錢劉云者既並不得志於場屋侘傺失
職鬱鬱窮愁以死其繪事世罕得見獨莫以父子善書
有崇蘭館緪默齋帖之刻顧無傳焉所並存者詩耳則
僅掇拾於虞山之選寂寥數篇而已嗚呼二公子時同
地同才同不得志亦同其微不同者筆墨或傳或不傳

顧其詩僅傳或不盡傳則又同可悲也已余少時雅慕
二公子名與顧又世相好也嘗從其家搜得杜公表度
所刻詩二卷暨未刻草本蟲食將半盡乞以歸每以未
見莫集爲恨越數年始獲覩所謂石秀齋集者定自吾
鄉張長輿先生而莫之外孫潘太學所刻也亟購而藏
焉於是二公子之詩復完嘗與兒輩論之廷韓當王李
輩狎主齊盟亟相引重規橅盛唐不脫窠臼然其意氣
雄豪調高采烈所謂翩翩佳公子者讀其詩猶可想見
仲韓爾雅閒適出入中晚未刻諸作轉多清新而杜選
顧反不錄益風氣爲之累矣吾安知夫石秀齋集之外

不尚有尤美者乎或存或不存則二公子之不得盡同
也他日從子一士見之請曰是二集者幸入叔父手忍
使終判以虛二韓名余曰然遂命庶兒互相較訂併授
開雕莫集一仍其舊顧則益以所未刻倍杜選之三釐
爲小萑羅集六卷仲韓所自名也既竣合題之曰雲間
二韓詩並傳朋好以釋余悲廷韓名是龍後更以字稱
雲卿一字後朋別號秋水方伯子良之子華亭人徙家
上海仲韓名斗英一字鎮海尚寶應夫之子上海人仲
韓子昉之廷韓孫秉清並能詩善書爲時所重

袁海叟詩集小引

向愛讀海叟先生詩購得鈔本一帙苦未見其自定原本求之數年始獲我鄉張叔翹先生所重刊四卷計三百八十三首叟之詩於是爲備而間有譌字年來參閱諸本俾還舊觀從叟志也前此陸文裕公刻瓦缶集既晦集又前此朱氏刻在野集今皆罕傳獨張本仍叟之舊板已漫滅故余爲校定梓之其集外古律詩暨從子諤廷藏題畫絶句共五首別爲一册吉光片羽不忍聽其零落又以誦詩者當考其世裒志傳及昔人評詩語爲附錄一卷而虞山小傳尤加綜括故殿於後以備見本末余家所藏自張本外有何氏活字印本林氏重訂陸本及友人相遺鈔本數帙皆以叟自定本爲原委其序跋悉載卷首惟在野本別出謹列附錄以存大都

書山中白雲詞後

曩者余友簡兮陸先生相契甚篤朝夕過從討論古今樂府詩餘必推玉田張叔夏一日出山中白雲詞見示乃先生手錄批閱者曰世無善本子盍錄衆以傳余曰唯唯時猶習舉子業未嘗專讀古書不知叔夏爲何時人也未幾先生與子原亭相繼謝世欲求所謂玉田詞者杳不可得間嘗披閱詞選得見數闋覺慷慨灑落於周待制柳屯田諸名家外別出蹊徑而律呂調諧一一應聲叶節追憶簡兮之語爲太息自悔者久之去年秋有客以殘編數種求售翻閱未竟忽睹此卷正疇昔先生所手編者不禁狂喜亟購得之以付廉兒於是復歎四十年間人之存亡書之離合莫不有數存乎其間而白雲一帙若終有待於余也會余刻海叟詩集因將此編重加參訂附以樂府指迷名賢詩序贈別之作精書鋟板以酬宿諾嗟乎聞笛山陽猶深惻愴況我良友手跡如新余深幸是編之流布而惜先生已不及見矣流連吟諷重增太息云張叔夏名炎號玉田生又稱樂笑翁西秦人或云臨安人

書姜白石集後

南宋詞家推白石玉田爲領袖而玉田實祖白石所南鄭氏叙張詞謂其仰扳堯章山村仇氏亦云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而玉田嘗稱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虛兼又騷雅兩人之詞實屬一家余既刻山中白雲詞欲併雕堯章先生白石詞以成合璧全詞罕見於世竹垞朱太史云白石樂府五卷僅存三十餘闋汲古閣沿花菴本所錄視他選較備亦不過三十四調而已然則白石詞之佚而不見者多矣小阮諤廷近從其外家郡城陸氏借得鈔本爲前輩錢君介維所藏焦徵君

廣期披閱者計共五十八闋雖非五卷之全較之花菴汲古竹垞三家之藏則玆本所獲獨多至其詩與雜著世尤罕傳禦兒呂氏鈔宋詩一代名集大備獨逸白石藝林以為憾事而玆本有詩二百餘首雜著數種是可寶也因重加叅挍藏之家塾他日倘得五卷之全當合刻以成完本陸君名祖琳字孝穀別號希菴老人吾郡博雅士也鈔是集時年七十有一并附誌之

書長嘯道人焚餘漫詠後

昔漢茅君叔申棄世道跡遊於恒山者幾三十年道成歸人不覺也父母疑而杖之時弟季偉思和正富貴榮顯鄉里從而稱慶將之官送行者數百人叔申笑謂衆曰他日送僕當不減目前也越明年別鄉里果見旌旗甲仗白日乘雲冉冉凌空而去然後父母親戚無不仰望驚怖咨嗟歎息始悟其平生非異端之術而深悔前此之疑已無及矣吾弟長嘯道人將有志於是耶我老矣多病日衰方欲驅子姪輩馳逐風塵中以圖進取將謂不如是不可以立身耶平日詠歌亦恐有妨舉業引以為戒何暇及二氏之學哉今讀焚餘詩雖一時託興每多見道語其用意之灑脫氣度之閒遠真泠然迴出於世味之表不啻飲我以清涼散也異日道成棄人世

之榮釋時俗之疑雖追蹤叔申亦何難焉

書武林潘敬亭印譜後

考先秦所定文有八體其四曰摹印書固藝也摹印又書中之一耳然非本乎學問溯其源流則不能工自斯喜以來書日變而摹印獨存歷代諸家體異趣同未嘗不以秦漢為準至元松雪翁變作秀潤明文三橋宗以名世何雪漁受文氏之傳乃一變而高古有青出於藍之論厥後蘇爾宣馮芝石楊當時朱修能輩各自成家極一時之盛至汪杲叔始集大成是非余一人之私見古今識者之公言也今觀武林潘子敬亭印譜章法高古而純正刀法渾厚而藏鋒余六十年來所思慕而未之見者此非深悉其源流而有得於秦漢者歟且吾與潘子交觀其人清真瀟灑讀其詩古雅純樸豈僅以摹印一藝名者哉吁此摹印之所以名也

書王貞六印譜後

昔丙申歲王子貞六挾鐵筆來遊寓居城西半載得時時過從賞玩別後游歷四方不得相見者六年今復渡浦尋訪故交出亦草堂印譜見示余展卷歎曰我於王子無間然矣有明一代羣公繼興宗派各異獨汪氏杲叔推為集大成究其章法刀法丰姿遒勁必師秦漢又

時出新意神變莫測欲從而求繆悠之處無有也今能溯其淵源窺其堂奧者非王子歟追憶秉燭談心渾如夢中境矣撫卷反覆彌增眷戀藏者可不寶諸

書潘魯珍蘭亭印譜後

篆刻自唐李陽冰變古法翻新出奇至元趙松雪周伯琦滕國文博士豐考功輩盡態極妍神乎技矣後有作者刻意求工莫能超乘里中潘子魯珍年少多藝研精鐵筆近篆蘭亭序一首融會諸家別開生面於端勁之中寓疎秀之致經營慘淡具有前輩筆力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耶令元明諸公而在定當把臂入林讓此

君出一頭地也

祠堂祭田記略

往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梧岡兄首議建祠以爲尊祖敬宗展親睦族之地乃晝芳園中西北一隅作基址既卜日鳩工復慮物力不繼遷延歲月來謀於余余曰固也當與兄共成之因與大椿姪各出白金五十兩贊襄其事計所需猶缺復出老母遺金百餘以速其成明年丁亥春乃竣夏五月奉神位入祠歲祀定於二至凡牲牢酒醴之需一歲計得金三十兩乃可成禮於是梧岡首割產二十畝作祭田爲永久計余與春浦大椿繼之各捐十畝共計田五十畝皆膏腴之業也議司其出入者僉謂莫如巢南余亦曰是誠在我於是每歲取租以供祭饗完餉修祠之用有餘財則謀生息以豐之置腴田以廣之十五年來收入漸饒產業漸益凡族人助田助價以迄吉事樂輸銀兩悉登於籍一出一入錙銖勿漏前後共得上田一百九十四畝有零今刊附譜後使子孫一覽了然不得藏匿倘有欲盜賣更易者通族可鳴鼓而攻也余自念忝爲衆舉司事苟外託公平內懷欺詐則上滅祖宗下辜羣望族之人安賴有余而余亦何面目以對族之人乎顧余老矣所望庶兒承順我志

恪守我法毋使日久懈弛弊端潛起則余父子可告無罪於祠爾已徼天之幸俾歲之息者日滋產之置者日廣法范文正公遺規推祭田之餘以賙恤族之困乏此余所日夜有志而未逮者也後有賢者主持斯事踵而成之益務光大於前人我曹氏尚永有後於海上哉

是亦樓觀梅記

小堂之西有是亦樓焉余藏書畫圖書之所日嘗吟咏臨摹偃息其中前倚藥欄欄外有蔬圃圃畔栽梅花廿餘株紅白相間四圍桐杉槐柳編籬以護之即米南宮所謂垂蔭一畝眞一畝之居也今年春梅花盛開籬外

行人徘徊觀望如雲霞掩映香從中來咸歎羨不置於是採蔬沽酒招良朋登樓把盞非騷人墨客技藝之善且精者不得與焉未幾纖月橫空花影參差益有以助茲樓之清迥諸客避席而起曰今日之叙雖無紅牙按拍翠袖擎杯亦足樂矣可已于詩乎遂各吟一章張君芝田爲寫觀梅圖以記勝事云

題顧氏閣帖二則

顧廷尉汝和玉泓館閣帖十卷從宋搨本重摹勒石者也傳言顧氏在日未嘗輕售於人後來贋本雜出賞鑒者希無由考厥異同是帖乃先人平生真賞也授余收

藏之勿失及長深悔不自秘惜幾爲蠹所殘缺年來雅好臨書雖未窮古人堂奥而探討之下亦頗有得焉每閒窗展卷便覺神彩煥然凡點畫之結構筆勢之婉雅參較勘證果與贋本迥別文壽承云得此則他帖可以盡廢信不誣矣

晉唐人去今已遠墨蹟在人間者絶少惟石刻可以傳遠今淳化石刻又亡幸賴顧氏本尚存則古人之蹟庶於是乎備矣顧聞好事家多藏顧氏閣帖及從借觀盡出自吳市中木板刻復潑草則顧氏本之不亡者幾希乃知是本眞法帖中珠玉也子孫寶之後有賞鑒家復起必知我言之非阿所好耳

題嘐城張鑾年花果卷

我聞桃乃五木之精信爲珍果顧度索之三千結實天台之採啖充飢食之可以長生者桃也味甘而半以分君討功而相繼自殺食之適以貽羞者亦桃也桃固若是其殊致乎乃觀齊州蘭若上陳經案則又一空諸相矣圖中之桃我不知其居何等也還以問之寫生者

題渭清姪孫花卉册

古人名繪有寫生寫意兩家曾見前人論明季畫略陳白陽妙而不眞陸包山眞而不妙兼二者之長惟服卿

一人耳蓋形肖處掩其天趣疎放恐失其形模俱未得箇中佳境今觀此册用筆秀潤設色古雅上宗服卿於眞妙二境頗覺有合

題陳菩菴小照

此心人不得而見也必自反而後見之狀貌已不得而見也必圖畫而後見之裴晉公云一點靈臺丹青莫狀則圖其貌尚未必圖其心然愷之言傳神在阿堵中神可傳心未有不可見者苟圖其貌而不克圖其心猶未得謂之善畫也小園東籬九秋菊放觀者如市有從中攜小像向余索題者余展卷相顧失笑曰此非吾故友

陳子菩菴歟不特其貌似其蕭灑坦率之胷襟亦恍見焉余與菩菴交三世矣心常無間自菩菴客四方壯遊名山大川余以多病杜門無從促膝談心久不相見矣今獲題是卷恍得常見菩菴菩菴攜此出遊篷窗旅舍一展所題又不啻常見余不相見而常如見余二人之心不俱託是卷以傳乎因喜而識之

自題行樂圖

巢南子行年六十髮白齒落老且病矣未嘗使人寫行樂圖辛丑歲黄子端友爲余圖之遂援筆題云體何其瘦材何其劣學不干祿安分守拙客有大言置之嵬說癯儒杖履太平時節觀瀑松間尋芳巖穴六十年來此爲素業

醉宜亭題辭

頤情閣之西土壤高凸歲久樹茂廡兒壘石構亭於側請余題額因名曰醉宜即皇甫嵩所謂凡醉有所宜不可以快樂失時也夫醉花宜晝而襲其光醉雪宜晚而潔其思醉風雨宜夏而納其凉醉月宜秋而爽其輝醉適意日神氣凝而宜酬唱醉文人墨客宜談天而逸辯睹時序之佳景賞人心之樂事陶然一醉於此不亦宜乎登我亭者毋徒痛飲自豪而失其宜可也

跋鶴巢

雍正九年歲辛亥成儒鄒子築室既成屬余書鶴巢二字於榜并爲作跋語余初聞之未暇析其義姑應之曰唯繼而思之鶴之爲物也孤高冲淡清遠絶俗日則飛翔於雲表暮則棲息於山林飲啄自如與物無競而且鸞鳳爲侶松石齊壽凡物之品孰能過之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于天其棲止之得宜自有超然於塵埃之外者鄒子以巢況居夫亦有以鶴自況之意耶世有未識鄒子者覘此可以知其爲人矣爰誌數語以表之

金星槎像贊

桐能覆其陰茶能滌其心菊花傲風霜之交侵詩卷助白首之清吟先生之樂不在彼而在此問誰知先生之意深

墨贊

摩頂放踵光揚翰牘爾豈爲利乎知白守黑奉供著述爾果爲義乎我獨怪汝之親勻碧友居默終其身悠然君子之側天下莫與汝爭黔晳吁異矣

歙硯贊

存爾角體無欹傷法坤象之能方虛爾腹渙以膏澤俾托書香之無極

壽巢南曹先生七十詩序

去冬十二月余至上海訪曹封翁巢南先生不獲見令子敬三舍人置酒家園與余欵洽良久謂余曰老親十年來不見一客獨雅重君願一相見而卧病不果明年九月乙卯為老親七十誕辰敢乞君一詩為壽今秋七月翁之從子諤廷孝廉自如皋學舍復致書于余趣余詩并命為之序其為余具道翁行履甚詳曹氏故上海甲族自明迄　本朝代有顯人贈文林郎贛縣知縣滬城公生子四翁其第三子也少工舉業補郡諸生因病嬾于塲屋又素性恬澹深厭時下奔競夤緣陋習入太

學絕意進取勸之仕弗應因自號小隱翁生平豁達大度不事家人生産性至孝於所居室東設父母遺像朔望拜瞻祭享必竭誠盡敬凡時物未薦不敢嘗四十餘年如一日與兄贛縣君梧岡倡建曹氏宗祠唐吏部東江記之又率子若姪輯族譜具載先世德行文章政績以示族人詳見張徵君樸村序中他若周卹三黨與為德鄉里事不勝書地方當事交重之而足跡不交官府比巡道朱公一鳳駐節是邦稔翁善行特親造其廬手書樂善不倦四字顏其堂閭里傳為盛事然翁自視歉然謹遣子踵謝卒未嘗一往謁也平日惟肆力詩古文詞尤精研書法得董華亭神髓文于唐宋八家外喜讀朱考亭宋金華方正學黃漳巖歸震川及　本朝魏冰叔侯朝宗汪堯峰諸集嘗云當以此作後八大家家多藏書搜羅古人書畫名蹟能別其真贋購得古書善本必勉付剞劂或力有不能則手自鈔寫自奉素儉比以病戒飲惟日課一詩有放翁風味樸邨嘗序翁之詩謂翁文與行皆修潔而無瑕疵於乎其知翁深矣敬三才品卓犖方今　朝廷不次用人輦下知交每趣其赴京授官輙以親老多病為辭而文采風流與翁後先輝映翁向以一子不早得孫為憂今且連舉兩孫瑤環瑜珥

稱其家兒翁顧之喜可知已園有亭有閣竹木蓊鬱百卉紛敷方菊花時介七十觴敬三與諤廷交遊滿天下凡諸名流稱壽之辭何可勝數余特賦一詩倡之而并為序之如此

我生六十餘或可如翁壽自顧不如翁如翁世希有身不嬰世網跡不染塵垢以子得受封猶然一野叟家有五畝園疊石作培塿衆木羅其前羣葩繞其後圖書並彝鼎晨夕相左右問翁樂何如賦詩盈萬首會當介壽時飲我黃花酒

雍正己酉秋九月雲川弟杜詔拜槀

祭巢南曹先生文

嗚呼賦就玉樓俄夺修文之駕星歸箕尾咸傷降嶽之英遺範猶存老成長謝是以製陶潛之誄撫椒桂而咨嗟銘郭泰之碑望山淵而於邑原夫七步華宗九峯甲族風高懷葛傳獨行於還金術託軒岐著奇功於刳背已羡門崇駟馬奕弈金貂更看庭植三槐枝枝玉樹先生蜚聲黌序振采詞場八斗才雄散作行間珠玉五車學富書來紙上雲煙題箋妙擷韻之詩風迴雪舞灑筆作擘窠之字虎跳龍拏閒情無叔夜之揮弦綜覽擅茂先之博物方擬紫霄騰躍展蘊抱以作雨霖庶幾絳闕委蛇播經綸而垂星日乃邱壑之情甚切肯隨南溟鯤鵬雛風雲之遇可期徑伴北山猿鶴至若性成孝悌誼重睦婣攀翠柏於秋風神傷鬬蟻對名花於月夕色養慈烏讓棗推梨友于足式指囷分宅施及靡涯撥祭産以祀先人立義田以贍族衆而且存心濟物加意扶危或除道或成梁義無不舉或助喪或歸券善君勝書誠為當代之全人一鄉之重望也爾乃過庭有訓令嗣維賢名列右曹光暎紫垣之宿位崇西掖職司文誥之班家居而侍養堂前彩戲而承歡膝下時則　龍章煥爛歸本所生遂爾鳩杖婆娑克昌厥後方謂齒逾四豆將載渭水之車不意病迫三秋已致殷楹之兆余謬分憲節久識黃陂幸駐禮鄉未親紫宇忽覩訃音之至遽驚耆碩之亡嗟乎高山已寂思仰止以何由流水無聲欲溯洄而奚自悼人琴之永逝藉絮酒以自將縱使懿德長垂無奈靈光莫仰悲風四起城笳雜寒雁齊哀孝水一枯烏鳥共啼猿欲絕此日鸞驂竟去應在瑤天何時鶴化重來合歸華表尚饗

睢陽王澄慧頓首

敕封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國學生巢南府君墓誌銘

歲癸丑得巢南叔父之訃設位以哭明年弟培廪以葬期告且屬予誌予何敢辭顧念叔父之所以視士與士之所以獲教於叔父者有越常分欲請假歸親拜而後誌之嗣遷御史仲秋遣

憲皇帝宴駕

今上登極更歷諸鉅典玆又濫轉諫垣　恩遇優渥不敢復萌請假之想乃舉向所親炙及逾年之得於南來親友者而著之篇維我曹氏出自宋濟陽武惠王南渡時子姓散處吳越代有顯者至我六世祖孟春公始居

海上五世祖守愚公精岐黃有隱德載在通志高祖起潛公官醫院鄉人舉祀賢祠是生贈文林郎遂安縣知縣南叟公於公爲祖南叟公季子爲滬城公以梧岡先生官贑縣贈文林郎配山太君封孺人生四子公於次爲叔公名炳曾字爲章號巢南性介而和尤篤至行推以第施爲善若不及而惴惴焉惟恐人知滬城公早卒主奉宗子公畫像以奉儼若生時時食不薦不敢嘗兄弟奉養山太孺人唯謹而山太孺人樂居公家竟終公第兄弟衡宇相望雖析處若同居僮僕皆不知有爾我方山太孺人歿時伯兄早卒仲兄遠宦公哀毀之餘襄事盡禮既合葬治墓無懈時有以近墓田要重價者公必竭力以應不諉弟姪伯兄既卒公綜其家事弟培年至今曰吾之得保家維叔父力春浦公歿公爲營其窀窆有子先喪無子而家落公嗣以次孫而經理其家其天性敦篤類如此高曾墳塋丙舍二百餘年矣而公葺之若新梧岡公倡修宗祠公襄成之復割腴田以修祀事故唐考功實君爲之記曰梧岡倡其始巢南綜其成厥功尤鉅龔蒿先生公從兄也少受業焉公年已七十餘猶執弟子禮甚恭見者以爲難族之婚嫁喪葬無力者毋族妻族及姻友之貧者皆資於公族姪某年四十

未婚公兩爲娶妻繼妻生子而又死給錢養其孩尋父子俱死復爲棺殮族叔某貸貲以居爲償其子孫復售他姓公還其劵而取其什一曰成汝先志也不則盡貸汝矣故人三喪未舉公助之舉張翁顧翁名家子也以淪落爲人厭棄公解衣推食三十年歿則殮而祭之哭且慟既捐資建堂育嬰夏月復施帷帳尤喜集良方製藥治奇病輒效他若賑荒瘞修橋梁平徑路不可勝紀巡使朱公一鳳欲舉有德以風世親造其廬書樂善不倦四字以贈公獨皇然晚年創置義田以贍族時例得旌邑令于公欲爲公請公力辭人益以重公之有德而

弗居也公少爲諸生工制舉以肺疾絶意進取宅西有
園弟培薦又辟之公聚圖書萬卷與二三知巳謳吟嘯
詠其中間嘗集戚友羣從拈題課義商確得失以相勸
勉平生對子弟極莊而談詩論文不禁喜動眉宇公於
書無不窺尤深於詩上宗東坡旁叅范陸同里自朱司
李拜石張孝廉西邨以下稱能詩家莫不折服所著有
放言居集嘗引一士爲知詩談輙移時士之所以得窺
於詩沐浴於浯叔者實深也書法思翁晚尤喜作擘窠
大字嘗論六法極賞從兄培源華墨謂神似其外曾祖
遼司農家多藏書樂訂正前人名集刻有張玉田趙松

雪倪雲林表海叟莫廷韓顧仲韓莫葭士顧彦初諸集
人咸稱其表揚功多嘗欲與士商輯朱考亭宋金華方
正學黃遵巖歸震川合之　本朝魏冰叔侯朝宗汪堯
峰爲八大家以士官京師未獲就嗚呼今不可得也已
公以順治庚子九月十三日生以雍正癸丑十月初十
日卒壽七十二歲國學生以弟培廕授中書
勅封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配徐孺人明相國文定公
曾孫庠生亦臨公女贈孺人繼配張孺人明天啓丁卯
舉人江陰教諭伯潤公孫庠生愼旃公女封太孺人先
公十二年卒克相公德事詳士所撰行狀子一培廕張
孺人出授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娶劉氏康熙庚午舉
人長洲教諭固齋公女封孺人孫三錫黼錫輿錫辰錫
輿嗣春浦公子培鯉孫女一即撫士長女也適葉承雍
正丁未進士康熙甲午舉人蘆邨公子銘曰
維我先世世有隱德維我叔父克衍先澤維仁爲人人
生自親親親之篤以及弟昆以睦以婣以浹羣倫善隨
時施事垂永利維彼義田文正是繼德盛弗居德是以
粹既積而充肆外閎中英華所發元氣冲融德餘於祉
弗屑祿仕保此天和以貽孫子
從子一士百拜撰

巢南公物外逍遥怡情適志不事聲聞而獨萃精於詩可以見公之品之高也公為詩嘗數改閱時又改顧不求其工求其老不求其悅人求其自適又可以見公之詩之品之高也吾鄉南浦焦徵君之言曰庾開府之文豈得加於任彥昇美妙太過便覺不如知此說者可與讀公詩矣公好以其德及人尤篤於本支建宗祠倡立義田利垂永久家多藏書流覽不輟好求人間罕見之書而讀之且梓以行世又殆所謂平生大有事在不獨以詩見者公之學問行事已表於巡使勒於誌石見於諸公哀誄贈言可以備史官採擇而詩集以淞濱外舅相繼歿猶未梓戊辰夏誕文亟屬余校訂而梓之於是而公之詩以傳且附墓誌哀誄贈言於後而公之學問行事傳更著語云祖宗有美而不知不智知而不傳不仁誕文之為是刻也可謂仁且智矣公之志與外舅之志均可以慰放言居者公起居所也余婦為公撫孫女因時得入焉院小而窗明緗帙彝尊瑩然環几古鼎噴香餅插名花數枝淨無纖塵彷彿韋左司倪高士風流亦可想風人之致公詩不一種今概曰放言居志所居也孫壻葉承謹書

先王父少耽吟詠中年以家事付先君日與二三知己賦詩為樂人咸謂先王父之得專於詩可以瞻先君之善養志焉少作曰碧鮮齋稿後曰放言居詩曾手自刪訂倩練川張樸村徵君為序晚又有續稿王父歿先君取正續稿合為一帙將以付梓而先君猝病卒矣黼生也晚先君又棄之早每讀王父詩輒痛已不能如先君之善事王父並不獲如先君之長事王父其敢不畢先君未畢之志乃與松亭姊丈晨夕校對從正續稿中梓其尤者以問世又加碧鮮稿數首雜著幾種釐為六卷先王父性疎曠詩亦如之論詩以骨氣為先不屑為穠纖綺麗之習初得詩法於朱拜石司李後麓萬伯祖從江右歸討論詩學源流[illegible]諸名士相贈答詩名隆起顧小厓侍講尤以親串稱文字篤契有唱和詩一冊侍講攜入　內廷曾邀　世宗御覽亦騷壇之奇遇云先君承庭訓雅工詩以上事王父下撫黼等不能多作有漫遊草已散佚今就所存者分附於王父作後用是益悲余獲事之日少也孫男錫黼百拜謹識

放言居詩集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炳曾撰炳曾字爲章號巢南上海人康熙末諸生煜曾之從弟也是集爲石倉世纂之第三種凡詩五卷後附雜著一卷并從子一士所撰墓誌銘其詩與煜曾道腴堂集格律相近而才地稍遜焉

隨村先生遺集六卷

〔清〕施瑮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隨村遺集六卷》提要

隨村先生遺詩序

雅頌得所而樂正詩固樂之苗裔乎古詩三百元音也漢魏晉唐宮商迭奏律呂諧叛觀乎止矣降於元明代有作者然滛哇靡曼之發亦錯出其間蓋時代有升降盛衰之不同而聲韵之高下純雜亦應之宣城施隨村先生族起江南自高曾以來以詩學世其家而乃祖愚山先生才名崢嶸為一代文章之冠蓋其源遠而流長也久矣余以丙辰夏得遇先生嗣君蘗齋於粵東旅次相得歡甚尊酒論文因出先生之剩圃詩集以示余作而嘆曰先生襟懷高曠跡介巖晦間以詩書為友以山水為隣芒鞵竹杖侶鶴盟鷗吟秋月而醉春花夢懷葛而揖巢許由是吐烟雲舒嘯傲胸之所結口之所宣清濁大小俯仰疾徐洪纖抗墜抑揚高下莫不應金石而叶管絃而中乎節奏之自然譬之於水或激或梗汩汩乎其有聲也水不自知也譬之於風唱于唱喁又翏翏乎其有聲也風亦不自知也先生之詩得毋象之然乎余僻處閩陬薄宦牛馬不獲炙先生之堂見先生之詩如見先生矣見先生之嗣君蘗齋又如見先生矣蘗齋極學績文出宰寧陽錐書之暇肆雅歌風自大司馬以下爭相推轂其將相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耶抑嵩極必洩繩祖父而荷析薪以發先生之幽光者耶嗚呼先生可謂有子矣余素不能詩而

蘖齋乃命余小子爲先生序詩而又不能上下千百年漢魏唐宋以定先生之詩稱世誼者蓋先生有從兄素堂公曾爲予部郡中別駕者也

乾隆元年歲在丙辰孟秋既望年家眷世姪吳芮頓首拜撰

隨村先生遺集目錄

宣城　施　瑮隨村　著
仁和　杭世駿堇浦　訂

卷一

五古

卷二

七古

卷三

五律

男企曾
念曾編輯
孫開峻
開崧

開嶽
開岱校字

隨村先生遺集卷

五言古

冬日送惠舫沈夫子歸姑山

歲寒盛霜雪百物看摧萎新月照離筵凉風時來吹傾蓋與逆旅欲别還依依矧吾師弟間八載相追隨論文雙谿旁下榻昭亭陲憂患各相憐顚躓還相恃懇懇骨肉情寧只弟與師歲月曾幾何忽焉懷歸思回首憶往事涕下不自知昔者吾師來有父相徘徊今也吾師去墓草看拔迷念此腸寸斷不僅傷別離登樓望姑山山色增我悲含情向誰是拚淚成短詩

憶雙溪舊館用東坡和陶移居詩韻

昔我十歲時讀書去野宅地僻無市喧淸風共晨夕靜專多理解淡泊寡物役得意時忘言顚倒卧几席一自落塵網今玆非昨昔擾攘都會中有疑誰與析

積雪照窗戶長歌東坡詩恬淡寡營意千載猶遇之入世誠非樂山居良足思彌北古址在去去今其時萬事任得失不用憂來玆高卧遂蒿徑心意期無欺

秋夜同友人河橋步月以月明星稀爲韻

明月出東嶺寒光散西城烱烱鑒微髮淒淸難强名河橋咫尺地竚立有餘情眷言顧儔侶俯仰心怦怦

吾生信有涯萬感總倐忽時事況東南鼓鼙中夜發上賴堯舜君是方安城闕太平不爲歡此意亦良拙

明星靜清籟踈柳點流螢夜氣更將半沙汀漁火靑甚
嘯苦聲促醉餘思獨醒羨彼垂綸者歌罷自揚舲
烏雀從南飛回樹無可棲光購利逐人發言亦何悲世
途本雲幻愚者機自迷咄哉胡不醉玉繩行復低

秋日同友人散步城南

平生恥微逐雅志在林泉春此城南路況當秋日妍挈
伴散餘步翛然心地偏水鳥鳴澗底山猿號樹巔野叟
強解事怪客常掀髯人生原逆旅坎壈皆外緣富貴況
浮雲吁嗟何有焉得意自須樂當境毋遷延長嘯謂同
儕歌詩紀歲年

言有南州之行出門時奉別家祖母家母

夙昔讀簡編絕裾最所鄙再誦倚閭言復薄王孫氏今
茲汗漫遊毋乃類於是貧賤廹生涯依人向千里長跪
別老親潸淚落如水陸行願日晴舟行願風美謙抑嚴
交遊風霜愼居止語罷聲暗吞送我發梁溪朝辭河之
涯暮宿江之沚涼月忽在天烱烱明無比水鳥負雛飛
啾啾夜不已不避矰繳加但欲哺其子睹物傷我情披
衣中夜起人生能幾何忍自踈甘旨少壯乖庭闈老大
更誰恃負米誠賢豪遠遊聖不齒凄絕成短詩濡筆淚
盈紙

呈建州太守龎雲崖先生

峩峩武夷山悠悠建溪水欣惟水鏡公寒帷此卧理春
風二三月千里走相依非敢事曳裾聊以慰調饑
調饑意如何公也文章伯岱嶽膚寸雲崇朝遍寰澤天
子重南顧特簡來海濱雅治媲龔黃頌聲滿八閩
閩海歡樂郊餘興擅風雅白雪播國中調高和彌寡伊
予愧愚賤識字知宗師先誼況綿綿金蘭憶昔時
昔時我先祖與公惟膠漆待詔忝同官金門共晨夕羣
公方胥漢吾祖悲下泉遺書藏石室何以廣流傳
流傳信云難抱書向誰語語出聲還吞空有淚如雨詩
律耐長吟惟公舊知音敢期流水曲一奏牙生琴施公詩律耐長吟公集中句也

途次感懷

子眞本宦途曠懷反高寄巣門作尉情不敢求仙志餘
韻感東床桐江亦清翠當身且不榮何有於人事
勞馬疲不馳征鴻倦亦息嗷嗷復中林慈烏待哺食人
生事依人猶如饑方稽況乃動經年踈水缺子職

有感漫成

觸暑事長途譬猶韜就麴險道況八閩羊腸與蛇腹來
當艷陽天今茲已三伏崎嶇萬山中辛勤悲兩足所嗟
事不諧千雷聶鷰扁世態輕賤貧往往在同屋吞聲求
忍言夜靜增悒鬱雙溪亦可漁玉山亦可牧掃逕守雲
扉無爲常鹿鹿

江郎山

仙人既得道此身且不有何復幻成形登峯若携手同
知九轉成舉世非吾偶相與立空青風雨千年壽
明日仙霞關攀躋愁兩足今日江郎山相對開心目土
花迸鏬紅苔蘚綠崖綠仙蹤倘許隣吾當結茅屋

之麟州出門日大雪

驅車訾云瘁所事非所謀儒生分牖下乃同騶卒游懿
親重托付千里等閭邱殷勤出門雪飄灑沾征裘

曉度黃花嶺時山雲四障尺寸不能辨

山氣出作雲爲雨澤天下我今陟山巔混茫兩眼怕未
辨殘雪白祇疑世渾化尺寸認難明同侶相驚詫頗知
米家景滅没圖一畫又如大海波浩白空中瀉元氣混

太虛氤氳會倏乍我家本黃山雲海古無價乃意蠻方
觀不殊在屋舍行行聊賦詩身已入雲罅

別王錡原

白日倘未來月已在天今夕是何夕華堂張盛筵自
分與君友中道忍弃捐所嗟遊子心兩地驚離弦
君家西河涘我家昭亭旁行行五十里孰云阻且長斷
蓬飛東西浮萍任飄揚會合苟不時睽違卽異鄉
猶憶歲在丙八月橫塘路握手始茲時一見肝胆露消
息中茫然兩年致濶悰今此復何如含情渺江樹
世風狂柄鑿趨勢咸士前維子峻骨相腹笥況便便幽
蘭生空谷敢爲桃李妍徂勉歲寒操葆貞還吾天

我行已鴻冥君歸復決計王人雅愛客何以爲分袂烈
士志千春丈夫恥纖細寸心苟不移四海皆人世
晨鐘倏云發班馬鳴蕭蕭霜花輕拂面行矣謝吾曹徘
徊看黃鵠偃息悲鴛鴒長揖望古人黯然逮魂銷

壽宋子春先生 時爲海陵令

嵩岳何嵯峨淇流復澎湃崒躋亦已難潤洄更匪易高
深亘古今天地勞位置今瞻君子儀靈秀昭然萃
鳳凰翔高岡凡鳥皆斂翼騏驥步天衢紛紛喧下駟名
匪君子矜賢爲衆所與宋程流澤長千載發深喟
哲士愛景光良臣志安貧緬維海陵春詎數河陽縣晉
雨普平疇和風被芳甸誰與五絝歌一一與情徧

植學慚涸陋壯猶不如人自維藉先澤執爵厠末賓公
壽我令德我壽公千春相彼簷前花穠矣正芳辰

游戴氏張氏汪氏諸園 園俱在僑邑先達季公別業

作客薄塵事選勝攄煩憂名園聞比櫛一一縱雙眸東
園洵昭曠 戴園 千畝邈遺周川巖競向背花木紛披斜
老松百尺強拏攫成蒼虬一園家相屬入駭萬綠稠淇
泉疑髣彿渭水思悠悠 張園獨盛竹 所嗟臺榭欹白晝飈飈
啾最後得日涉 汪園 與奕稱淸幽逕甘危蹬折峯讓孤
亭收深池泳蝌蚪古幹號貔貅攜觴有唐舉 時唐序皇攜壺觴酌
羔使疲憊瘳吟賞足終日撫往彌含愁平泉何氏業綠
野伊誰留東山太傅歸燕子餘空樓緬然在昔寧爲

佳人謀流光激飛電𢰅鳩同悵惘盛為韋曲春容待杜
陵秋代謝信環轉俯仰悟沉浮臨發語圖丁慎勿却春
游國門向堅閉不納游屐是日因邑使君之紹介始得縱觀

送劉溥原計偕北上

花繁提景燦雨淨湖波綠美人擷蘭橈承明行獻賦於
時冠葢盛設祖紛絲竹我亦餞河梁歡深還意慘寸心
原匪石從此悄幽獨
迢遞萬里程托足自茲始懷文際 聖世致身有餘理
經濟湛淵深家聲赫 帝里爍爍青黎光天祿閣為候
君行好自在鳳翮滄溟徙
少小几研共壯大出處分人生各有志所感在離羣京

洛多故人好藉致殷勤殷勤藉君致別愁為君紛變中
不識路夜夜迷燕雲

四君吟

曹通政楝亭

公名寅字子清號荔軒一號楝亭以世胄襲
職官通政使督理江南織造顯貴垂三十餘
年一意嗜書藏弆古本逾萬卷五七言韻語
尤攻研入妙著有楝亭詩鈔愛才恤士更所
性生知名之士滿集幕下公亦時資以詩請
質於先祖今遺集猶藉公之力得以流傳云

區中噪黃金文字[illegible][illegible]世情重軒冕都吝根心腑公
也富貴人寄懷超物外汲古常一編稱詩得三昧明德
更難忘先集流傳賴

謝司馬君章

公名錫袞字君章西浙秀水人家故饒富多
伎樂官南州司馬以好客任俠擬[illegible]常啓

昌黎昔見詈惟能醉紅裙遐哉謝大夫義俠誰為羣蛾
眉雖列屋憐才情更殷故園富越水官廚饒匡雲雅懷
投縞紵垂老辰空聞

王文學鈞原

文學名可第字大云鈞原其別署號吾邑之
西河人賦才穎敏秀聰書史寓目成誦出語

名俊觸一時著有鈞原詩詞及古今文若干
卷學植甚富冲謙如一無所長人有所就質
則罄臆以剖又絕無所吝惜故多與同學咸
謂之王鬍云

良賈藏若虛君子不自詡撐腹富文詞冲懷如莫吐奇
葩爛毫端萬𦵏愁雕鏤被酒間詠諾于思增嫵媚天壤
有王郎風雅洵得主

金陵釋氏了公

了微其名挿錫於金陵北城之觀音寺性恬
淡寂游耻以持鉢為事亦不諱酒食尤嗜奕
棋予曾假榻於其刹者七載款予甚厚

郤食甚煩囂緇流亦善誕了公獨天真枘鑿謝冷煖以
佛梵頗能持觴酒復滿最愛賭弈時搔首惜髮短乞祇
祇林棲游蹤藉相伴

夜雨答兩水即和來韻

春風不解晴時灑檐端雨夜氣薄疎篁蕭蕭森列廡同
懷念友生正苦遥更數瑶華忽見貽清芬緬如睹固知
耦耕心無異居蕪圃衡泥待晨晞徘徊盼天宇

苦雨叠前韻柬兩水

貧心在乘時春光付絲雨濕蘚時侵堦蝸涎潛上廡遐
想苦吟人孤懷共誰數池塘徒有夢谿山杳莫睹剷棄
與鉏花一往輸老圃何能謀合并雄譚周四字

冒雨同翼屏過慕園與兩水話再叠前韻

言念三徑幽衝泥走積雨奈何蘭蕙區廡草滋蕪廡林
枝濕無力低依復難數浮生歎陸沉寘寘真何睹之子
鬱深懷歌聲出吟圃徛欻望日心四海咸在宇

有懷剩圃仍叠前韻

我客春穀城匝月愁滇雨埜草蔓庭堦池流溢脊廡占
晴驗丙丁巧歷爽推數淫蜧洵肆虐天高渺聽睹旅懷
殊寂寥關情尤剩圃湫隘有數椽詎爲支傚宇

雨中種蘭和翼屏

芳甸春意榮庭戸春風幽君子志微尚藝蘭欣用謀寧
嫌雨絲濕頗愛土氣柔脩郤惕歘被湘竹供酢酬從此
九畹滋當見高齊頭

恕漪去春穀賦此奉送

柔風被芳甸落日明晴川君子篤言遊臨岐重惓然春
城昔云遥雲山緬當前晨夕況數子一一金門賢坐對
定幽愜高唱紛瑶篇

和翼屏內兄過晤西宅諸令侄留飲值雨同宿原

韻

客久嘆無歸遲遲爲炎熇枯木艮廬憂鄉關夢魂蹴蹴
愁快晨興頓我士女穀平疇既懷新旅窗亦不俗銜泥
來素心懽歌遽盈屋匪徒把臂情同饑逾塗足酬酢復
羣英飲狂儀注谷詩篇觴雅傳義禮生民欲何愁餘霖

仍永言忻羈宿

雲間周荆山拉同學遊敬亭太守黄瑶圃先生移

尊助飲用臨風懷謝公句爲韻分得臨字

饑驅苦日促經歲無登臨君子懽既見頓袪煩穢襟況
有太守賢馳觴來雲岑遂納東郊履一躡北亭陰支離
枯禪堂酬酢兼清吟陶陶竟永晝不知西日沉悄焉復
自念此樂能幾幾羈鳥因夢釋牿籠鳥嚮投林非不一時
適轉盼故憂侵人生原逆旅擾擾將何任固窮達士節
敢言易初心登高必自卑溯源先流尋游觀良多悟師
資兕朋犧螘蟻惟茲山靈與非自今護持脊先緒碑版
昭崎嶔頗如四大禪高唱留遺音鼎弍惭未逮逃虚意

所欽躑躅山途間忽忘秋容深

澄江泛棹用舊韻同劉澹園梅㻐川張仿芝談慕

村梅問則黃攻玉賦

萬事輸有力要驚負山走寧爲枯桐焦址競春堤柳賦性合江潭耽游亦天牖吾宣山水倦自昔矜寡耦探奇有吾徒背辜目與手前者開元觴已恣鯨吞口餘興勇可賈茲辰樂彌久風日捲秋研林霜猶未厚澄江更如拭鏡揖鑑不苟蘭橈爰共求肴核謀諸婦出浦岸痕曲溯源地勢右遥城儼送迎近汀若蘋兮蓼花燦晴霞漁庄縱午日倒影敬亭娟橫縮碶石醜一一波光收孤帆良勿負中流忽浩歎疇免譏傲帚緊此清且漣閱人知

幾否豈乏濟川才姓字旋覆瓿未窮萬理源焉能立不朽鏡湖酒巵狂赤壁麋鹿友曠懷隘乾坤胸猶溺升斗千載有餘馨續武誰其後倡師可結隣葦船堪載糗泛泛夕陽多適適湖山偶扣舷數良游劃水紀功首（蘇村首建泛棹之約時）清得利涉云何不終畝高歌擬廬中合中聖賢酒

隨村先生遺集卷二

七言古

鷄鳴曲

吁嗟乎長夜漫漫夢不足夢情苦被寒鷄促少壯情事今能續凄涼反側愁燈燭賤貧歲月豈爲辱儒冠悞人意良毒寒啼衣分儀號粟啾啾兒女聲連屬吁嗟乎愁人此夕誠躑躅披衣轉喜鷄鳴速

舟中望小孤馬當諸山

憶我生年未十歲勝情早已懷名山踽守里閈不得出今日一見開我顏小孤飄渺一峯石波心孤立無依攀螺髻晴空聳天半鵶巢鶴屋蔽樾間馬當側卧在江滸

逶迤勢作強弩彎下抵東流上彭澤千里百里豈等閒我朞皇天界形勢川流岳峙爲門關況茲昔爲征戰地非此何以控百蠻倚篷遥酬山靈酒好整秋容待客還

吳江乘順風頃刻至湖州

十日乘船五日風輕舠坐穩凝空中今日風師更激烈吳江江上號蛟龍白頭浪蹴千丈雪銀光倒射朝暾紅蒲帆趁曉偶然掛疾如鵶箭離雕弓不羨晴秋走飛兔那數夜月驚征鴻兩岸青山覩面失百里茗雲須臾通榜人卧守無一事颯颯但恐雙耳聾篙師噓噫自至理順逆豈得參人工巽言此來負駛利客子深荷天眷隆鄉篷好買下若酒敬待今朝大段風

除夕偕三弟獻可時同客朔陵

隙光逝逝無停馭亥豕年華徒坐消爆竹聲殘桃符換
又看新歲來明朝高門此夕乘歡讌辛盤錯列紅灯燒
不問簾外春星墮但忻雙臉生酒潮賤子羈栖苦寂寥
每逢令節悲嗷嗷萍蹤況復偶梟廡如淮安得百榼澆
弔藏意氣翻蔓屈凄凉愁緒紛牛毛嗟予季兮何爲者
亦作斷梗隨風飄豈無家類王粲大半儀驪成逋逃
兄弟興鄉復興室形睽影隔心忉忉丈夫矢志在五岳
肯同敗馬伏空槽讀書不成卽學劍要使姓氏馳九皐
脫云鬱鬱死貧賤固窮逾勵歲晚操平生耻作兒女泣
而目甘爲流俗嘲吾弟壯年漫感慨眼前萬事輕秋毫

幾人枯而幾人菀天亦無意賢所遭夜深更勿發狂叫
恐破鬼胆驚彼曹如意名佳誰易乞安樂菜好且飽饕
家園明年歸亦得天涯何必嗟良宵

賦得五月榴花照眼明

剌桐花開夏已半菖蒲梔子香零亂壓簷更愛萬朶紅
入眼榴花紛無算碎簇臙脂錦不如珊瑚屢積好肌膚
紅綃有意臨青園紫玉無心入畫闌他時結子呼丹若
此日深房驚灼灼眞教附蕚弄輕明底事朱顔妒裙素
漢使何年返客査鳴蜩時候占芳華雙眸照耀無定所
爲爾吟成睇晚霞

自忻州至上陽堡終日萬山中行

晨與僕夫驚殘夢策馬行指山之隈萬山夾並如迴巒
中留一綫羊腸開盤旋險仄遵鳥道行同伴相顧猶
躊躇已愁馬蹄滑僵僕更恐嵐影摧春蘇山雲凍白合
晴空雪片時飄回噫嘘嚱晴空雪片衢飄回世間斯境
眞堪哀孤凄只合栖虎豹不爾亦惟山魈木客相往來
我今來此胡爲哉我今來此胡爲哉

綠園對雪和東坡聚星堂效歐陽公白戰體詩韻

幾日彤雲布密葉朝來千嶂同層雪一抹長天望杳冥
含毫徙倚思欲絕在昔好句傳坡仙筆鋒不許後人折
詞莩六一格逾淸等閒不共風花滅我今險韻學重押
力乏幾類車牛掣凍看荒滿失凹凸冷訝檐楹增緜纈

着枝舞逕意宛轉打窗拂座態變屑眞使饑禽刷羽難
那便織塵入飄瞥輕淸妙質原不淄紛紛何假形似說
聊爲白戰嗣前賢愧積珪璋以缶鐵

和聚星堂詩訖復閱集中得江上值雪作歎其工
妙并爲步韻

夜寒無夢吞金龜牛衣獨擁人不知霏霏靜看凌人雪
颯颯襟趁驚風吹颭空着物氣凜凜欲爲仿佛枯吟髭
蒼嚴一朝失積翠碧沼幾曲氷流澌延袤平原混阡陌
冥濛星漢隱虛危橫斜直驚飄片片聚散莫定紛絲絲
饑禽饑獸任猛鷙悄哉瓜齒淒無爲我思皇天溥和煦
歲威豈遂爾土捄要與蠃蜸滌濁穢瀰漫那惜裂膚肌

恭黃頗怪吹奥犬蹤弄還笑塑御兒豪情忽憶險山獵
鐵鐙衝突應斯時晶瑩光映佐雒謫勝事雅愛傳書幃
剡溪夜棹入寂寞土窖朝吟眺好姿玉局仙翁眞奇絶
千載逸氣橫淋漓秖今遺詩誦往復使我魂魄飛天墀
纖塵不染聰明淨清冽合對氷雪披惠連賦心巧雕鏤
方此竊恐落後馳歎息自忘肌起粟酒闌倘爾銜空巵
公已乘雲遊八極謂予何處能追隨瘦語學歌不自量
聊呵凍筆一書之

季冬偕王次云梅淑伊劉霖起偶步天柱閣三君
即枉過剩圃小飲即事感懷各以本姓爲韻

荒圃數椽謝城傍槿枳褋樹成編籬先人甲第傀堂構

此亘億萬餘毫釐舊燕敢懷故壘歎廡燹自愧爲人兒
鵂鶹一枝甘貧賤世事原同鴻爪泥誰歟惠我入室語
疑秪牧豎兼牛醫今者剝啄來素侶蠟屐不怕寒風吹
爲尋天柱息倦羽披荊蹴酌忘汙卑諸君逸氣會鵬舉
我則病葉依枯枝茹茶諆樂豈相稱覊囚夜夢彈氷絲
乍時作達若自適何必華屋羅盤巵即看天柱悟興發
區區圃亦非吾私諸君聞言反大噱醒狂又見隨村施

十五日對雪漫成寄呈梅二十六兩水劉入溥原

我生萬事直如雪何止飄泊隨晨風咲帷拂坐固所幸
蠲泥委凋亦遭逢造化小兒供幻戲等閒窮達都一寄
年少羊車鵷鳳人老向前騶充賤隸腰間寶玦掐吳鈎
[illegible]在酬恩敢浪售一自龍顏攀不得早同銜鐵來識浩
谿水涓涓溝水竭溝萍枯死谿萍發根蒂原期托有泉
捕魚瀉鵜漫矜悅去年此日共江天江村水閣花枝姸
謀歡春酎百壺貰闕何吳綾滿幅箋今年此日誠何有
工山峩峩間參斗（謂溥原）占得淸幽是稽山眼前又把津
亭柳（謂兩水將貫棹淮上）嗟予落拓更誰知數椽茅茨寒風吹固
窮徒博袁安卧齋笨終慳謝女詞自知豈身有至理隨
汚敢効惠連子頗爲聚散一縈懷強對嚴威披繭紙（工山稽山各以地名）

苦雨兼旬日歸未得諸同學以縶維自天往返賦
詩志喜中夜不寐漫成十韻奉呈並索和篇

鶯愁鳩怨徧林樾破塊淫霖尙莫歇眞疑倒注天潢流
月之望兮還竟月渾河浪高漁舠絶周原浸溢艮疇沒
泥滑水深行路稀況我兩脚類蛩蹷馬磨三間謝城隈
古墻不共苔紋施遶屋更想麻姑幽濕雲應霖逝峯缺
欲歸未能心煩燥同舍吟懷轉遂勃雨師洵虐翻見功
挽策詩爲牙十笏蓀廡相依情自親越禽故戀南枝發
徹夜逐逐銜鼓淸入尺琉璃支瘦骨

喜晴再用前韻

曇黒痴雲撤庭樾出巢乳鴉啼不歇遥聲更聞蕭寺鐘
新娥還逗弓彎月客愁暫破一開樽醉來那怕頭濡沒
古人觸類憐夔蚿我生何事輸蛩蹷覓食空倉雀共饑

筵行老樹根同瘣崔婆幻夢入弁稀玉版枯禪逢亦鉄
誰於傭保識漸離早鮮昌黎收馬勃脫復商年與爲殘
遺篆莫放嵴千窈石父江東欺溺沉充腸易得齊笑發
頭首窮蒼一賦詩從此窮安少陵骨

荀五雲喚爲兩水隸書古詩十九首兩水謝以七
言長歌諸同學皆和予亦漫題

秦斯既往中郎死紛紛蛇蚓徒爲耳閒有臨池號擅長
終愧無鹽貌西子與朝眞才數家有曾見曹思齋也與朱
叟竹坨秋風猶憶廣陵城爲我揮毫大如斗十載栖遲敬
亭北苔箋誰更濡新墨卅哉碧泉山人筆古吟從此增
顏色

紫巖書屋盆蘭㸚禿幹生花劉十翾所索詩紀異
賦此應之

畫師絕憶紅閨女畫蘭禿幹花頻添零紈剩墨皆親見
生理未於疑信兼女史馬湘蘭有禿幹生花蘭卷於銀臺楝亭曹公座上見之幾能
足跡遍緣岫有花驚共春雲聽翔來紫巖好林居許堯
楨處犀棱織分明娉婷兩玉質侍史悄屏閒晴窗又如
維那手折枝簪雅並弫天香需枯楊生花寧用擬娟立
不受柔情泥蠑崖露溥蕙葉茂速蛛翻嗔作郎蔣湘畹
灃浦何足貴薇惜合幃蝦鬚簾前其華兮花神怙荷招
邀兮勸素樾酒僕衍兮能扇厭我已吟兮筆退尖

興兩水同客春穀三閱月始予之欲歸宣城也兩
水賦長律廿四韻志別兼叙舊好予卒未以報
焉嗣爲積潦所阻未得遄歸閏月之廿七日值
兩水誕辰是年正三十九觴咏之餘以歐公東
渠都官公詩書扇頭出示益歐公是年亦三十
九兩水用以自感前者予曾拈月字韻作苦雨
喜晴兩什兩水屬和之下並索前遞因即用歐
公詩韻奉貪以公詩亦六月韻也

朱絃莫漫彈跳越當歌還嘆銜石闕王粲還歸爲倚樓
醴陵賦恨因生別春城同作三春客才華似爾餘藍劣
題將舞燕燕翩翩吟到殘花花尊尊授食合異銅盤鶩
徵詞寧受金谷罰嗟予刪茸原凡姿造道常恐門擁關

王公之後愧箕裘俯仰中宵祗歎發所荷几席共童年
量才掌趾無用雪猶憶爾祖與吾祖勝衣及見兩白髮
東山物望緬景星太邱人倫懷朗月寄雲滿聽兩家樓名遞
相望蒞寫郄山霧霏屑瞥眼韶光三十年往事都任流
泉咽衣舊人誰念賤貧上書世共嗤乖刺蔦蘿幸依喬
木柯予初爲兩水任婿胸懷蹉道明說花朝記得登華堂拜
母暫維逸馬細予以春首謁堂太夫人壽筵過滿聽樓驪歌仰日汝又西
一路江樓眼開豁君時抑來羽陵名園得主洵其難末坐有賓
更逼脫月之在閏逢汝辰酒猴瓶共詩燦渴四十平頭
忽用傷虞陵舊句書難歇君兮自是象賢裔趨也莫續
𤋮宵消尋盤險韻勉和敢終之淸詞報許絕

柴村回沙城同人分賦送別得七言古體十四韻

晶熒朝旭獅吟藝蹀躞誰云行路難鄙人旣祖獨微歎
勝事惜不兼兩端風雅從來貴合幷雲山脫阻終無歡
烏絲對寫紅豆句琴罍雜映靑甆盤卜晝卜夜詎任誕
一觴一詠典則安況復勝六恣點綴蒼茫世界銀樣看
寓齋更踞陵陽麓雙年風雪歸橐翰外間不知空冷淡
此中味實殊鹹酸頎以友朋驅百慮居然文酒酬雙丸
樂分謝將無間隙乍時判袂愁漫漫我送君去一路萬
山巓無異峩嵋躋雲天半森巉岏到日澤宮講肄暇時
拈健句矜琅玕官梅一枝能折寄悄爾聯此霜花寒

夢中作

七月一日夢同友人某某坐慕園之南北軒某
獨曰慕園之趣大半在水因共循石欄穿竹逕
曲折渡虹橋而登舟斯時也微風襲人零雨如
霰一篙兩槳浩歌發焉白蘋風起云云是也惟
五六一聯小覺模糊增入數字亦不大遠二友
亦有所作惜不能記憶矣

白蘋風起芰茇破萬點蒼茫船一箇小立還應息偃游
霏微細雨愁無那中流更自發狂歌爲語山猿護薜蘿
明年此日重相過莫遣花飛月奈何

隨村先生遺集卷三

五言律

送友人歸里時予作客滴湖

我行歸未得愁說送君歸懸榻書仍掩題詩興總違近
秋蹊柳漾經露冷桐飛寂寂苔階路愁看月滿扉

望張二恕圯不至

小別驚年過情深攪夢思每當花發候便數箇行期澗
冰流香細林鳩與雨逝柴荊誰午扣吟苦不成詩

題待歸閣下蕉葉

覆屋看雙幹滿庭秋氣淸因風閒自舞驚雨驟能鳴小
映新眉綠吟當星斗橫凭欄多感慨半是昔年情

東寄熊瀞陽澹園山左

一別條三載封書附遠鴻路經滄海上人臥泰山中長
嘯驚山鬼悲歌倒酒筒昔時狂興在莫漫歎途窮

寄懷內兄劉廢起東流

之子之官後相看月幾更一毛江上縣永夜故人情征
雁橫天過秋蛩坐草鳴何當重剪燭促坐話生平

省墓

凄惻雙親墓雲封山一隈年豐雞黍足歲遠夢魂猜護
冢添松栢修碑刈草萊深慚無箇事稍可慰泉臺

曉

新涼宜小睡況復菁微醺短櫩秋臨水虛簷晢宿雲鶴

閒窺逕入僮小灌花勤澹泊生涯足無心戀俗塵

水石詩 并序

從來大澤慣含陰類之奇自古名山每毓金根之異故石鍾山下當流竅坎能鳴而石燕峯頭遇雨蹁躚自舞浪喧風其何息江浦沉犀川激灩其摧清泗濱浮磬此固然乎彼一時也亦有峯形峭削即號鶯鶯石意巉屼便名羅漢藏水袖底騷人潔癖所鍾化向江邊少婦幽魂如結規拳叠架能邀曲水之流觴似鏡澄泓更蓄蠻峯之破浪問誰家之庭院不有蓬山笑是處之林泉絶多瑶島然而烟雲作幻或半屬媧皇煆

煉之餘鬼物呈奇定悉經秦始鞭驅以後疇云天作不藉人功若我友之所稱洵近今之未覩爾乃月明赤壁夜氣方深船放青溪波紋頓與豈眞人在居然童冠爲鄰不信秋歸向爾雩沂寄興波瀾浪嚙出没於菱蒲葦之中月浸沙沉蕩漾於鵝鴨鷗鳧之際自是輝淵之貝不數支機誠哉鎭海之珍寧惟韞玉抑吾有言爲傳河伯倘過成都客使須敎護以風來如逢終南道人莫令此成羊去

本是尋常物翻成意外觀乍疑人立約更說浴彈冠夜月秋山靜天風海國爽何時浮一葉把酒坐盤桓

登滕王閣

讀賦思才子登樓念哲王山川自終古雲物總蒼茫南浦朝帆亂西山暮雨涼客踪非落拓勝地可銜觴

高友

連床曾幾日忍便賦將歸鄉語一燈共羈愁萬事非吾生應落寞君學合騰飛况復高賢近相依莫慢違時高麗客署

交情原數世門巷總相望秋月時聯詠春花屢共觴自爲貧賤別眞使夢魂傷漫道茲逢易他鄉亦故鄉

孤艇明朝發相持淚不禁有懷惟抑鬱無語重沉吟夜氣斜河漢風聲聒樹林爲言今夕事愁比建溪深

崇安客舍恭懷家祖母

家園何係念白髮老親存兩世稱慈母衰顏倚弱孫只今嗟遠道誰與慰晨昏輾轉中宵思羈愁那更論

不知今夜月萬里可同圓游棹雖邊海鄉心只母前近秋能強飯禁暑得安眠何物謀歸奉輕溫有贈綿時麗太守以綿納貽惠

出仙霞嶺

萬仞仙霞道重過正伏時嶺危愁路斷雲密訝天卑汗雨知全透崖風許乍吹籃輿峯外望先墳憶題詩

清明日沙泉道中

寒食今朝是天涯路尚賖無從問楊柳徒爾飽風沙酒

貲眞何處詩成祇自嗟逕懷生入事愁絶起悲笳

宿廣武城用韻

萬里邊城道春風嘆獨游勞勞成底事落落愧飄流覓食投荒堡棲魂傍戍樓昇平行旅易終未敢淹留

雁門關

雄關稱設險攬轡思頻頻一統欣昭代深謀嘆昔人高旋天可接險不衆爲隣入望生愁處秦雲下界陳

陽明堡旅舍和壁間女子詩韻

出塞原饒恨紅顏稱又過眞憐生命薄翻悔賦才多憔悴桃花句悽其明鏡歌夜闌一相和蕭寂念嫦娥

附原韻

妾住桃花塢何由晉地過春衫漬淚濕明鏡瘦容多日斷重雲嶺粧留薄命歌雁門今此去青塚弔明娥

重過忻州

渺渺忻州道斜陽又此過游踪眞汗漫春樹自婆娑忠義懷前哲（州爲晉程嬰公孫杵臼故里道傍有坊）艱難發浩歌惟欣風土勝綠野布羅羅

長至前一日同梅孔虔淑伊郭頴長若愚游玉山分得寒字

爲極尋幽興霜風亦忘寒林疎看遠矚塵淨飽清歡律漸看陽轉歌還暢酒闌上方殘碣在捫讀思無端

春晩王筠原傳聖可梅雨水郭頴長過集剩圃分賦

舊業餘荒逕空齋祇故吾顏開綠勝侶鄰乞得清酤物候林櫻及年華淸鬢殊無心希扣角且共聽提壺

輓王筠原

不信傷心事斯人竟九泉才眞從命忌窮早紲生緣半世哀蟬瘁三春鵩鳥傳爲枯難盡淚小別悔當年自共長千話（與筠原始丙子秋金陵邸寓）名園暢討尋廿年風雨事數子金蘭心饑使征鴻判貧甘惡豎侵只今埋玉樹明月對誰吟師資曾有藉此事復如何鄰笛愁從聽禪房痛倚歌月三

廿一日猶共游竹隱禪房分韻識先徵量減（筠原素善飲今春忽不能勝）譽早得愁多誰任千秋事雲霄仗玉珂

正月十四日剩圃獨坐對月

月亦惜良夜深宵光倍明雀驚栖不定花亞影齊生火樹無勞列氷壺直共清所嗟幽寂客獨對轉含情

送梅淑伊之安宜

白馬湖中水春來自綠波美人逝理檝幽意愜相過到及桃花放吟將錦字多逢迎倘暇日好寄慰烟羅吾意仍惆悵年來事怯思聯吟人幾在聽笛怨將離鶴耐深霄露鶯啼出谷枝從茲邗水月幽夢夜相隨

曉行

征車何太急自笑亦無端簷月窺殘夢村醪敵曉寒鷄
鳴聲尚寂露下冷成團此際勞生理方知行路難

賦別諸同學

鎮日吟花底離思倏滿中鵑聲愁對月歌板漫臨風雲
逐故山杳人從歸夢同新蒲旋采采好共醉顔紅

同梅三孔虔郊步

那用叩山深支筇野色侵殘陽過剎剎零梵故關心序
迫啼鵑老天留古樹陰殷勤語溪水白袷尚相尋

庚子季春劉八溥原暨兩令弟枉過草堂同人小
集即步先殿讀公訪曹楝亭韻

屏跡謝城曲意欲古初還君子忻佳話情懷暢小閑逕

山展晴翠庭葱競芳顔珍重茲酬對春風披拂間

同飲延賞堂仍用前韻

比鄰頻就話高會更難還花氣一簾靜吟情鎮日閒雨
添春澗溜酒益午窓顔莫漫興離思長懷只尺間

集飲

名園謝城曲就飲記吾曾櫻筍復茲會巾車益好朋詩
徵擊鉢敏事分荷鋤能歡極忘歸晚林端皓魄升

雪集友人齋中

山城壓殘雪繩戶晝猶扃折簡忽良友衝泥成聚星寒
從翠竿却景愛玉屏熒白戰當年事茲應繼典型

詠竹限韻

釋籜此幾是節風已灑如青排春老筱梢放熱巢初砭
俗青添具鑴吟嫩受書祖孫忻共見曾卜六千餘

慕園晚秋

節序矜秋晚園林逈不同栖枝猶翠葉遡展儘香叢山
入戶庭碧天增浦嶼空詠歎堪倚從怯聆是征鴻（時將返敬亭）

尋菊同人限韻

籬外有消息霜英憶待餐永同彭澤愛莫漫杜陵嘆宛
轉穿三徑殷勤寄五官珍茲相覓意露重不知寒

和劉八霖起游敬亭四首

畏老遂成嬾姑愁入罷詩清陰剛夏半朋好恰游時出

郭畫圖似捫蘿青影差慚非陶令友難免笑空卮
千載相看意蹉跎祗歲年憑誰覓靈異持底答林泉萬
事應難盡高言轉可憐脫非輝簡冊何獨祝羣賢（孜緑軒詩有萬事到山盡高言對佛無之句予昔意盡或然無則非雅論今故及之）
策杖臨丹巘峯高不障樓真空一日目早寫萬家秋廣
翠茶槍蕊逬光濟水流自知名勝足若爲飽清幽
僧舍懸崖綴忘疲暮復登入林吾久計留滯爾應能莫
負清樽碧從敎爽氣澄他年倘憶此博得思波騰

隨村先生遺集卷四

七言律

題倚松圖

冷冷山溜漸成泉澹澹山光不作烟雲屐客眞逢谷口
風濤聲自出松邊負琴童去誰村路橫峽橋通到處川
詩景渾忘圖畫裡提壺欲問杖頭錢

感懷用少陵夜坐韻

忽雨忽晴寒食近燈挑醉後意頻驚飄零身世飛花片
蕭䬃詩懷怨鳥鳴踏遍欄邊紅藥路愁深堂上白頭情
博山香冷人無夢喔喔鷄聲又一城

吾廬和放翁即用其首句

吾廬雖小亦佳哉鎮日人稀逕自苔山鳥聲依風色入
庭花影共月光來筆床茶竈隨錢辦藥圃瓜畦逐歲開
況是謝公樓不遠夢餘聊復笑銜杯

和友人韻

草閣數椽依峰麓烟含霧靄暮蒼茫池魚愛月夜常躍
粉蝶穿花晴自忙酒興感添春日淚笛聲悽斷夢中腸
倚窓兀坐情何限撥透爐灰更炷香

白燕堂詩爲石湖吳季舒先生賦

長夏江關祇獨飛羽儀眞與世相違孤臣絶塞成霜鬢
高士深山自素衣掠簷頭空雲影淡穿從簾幕曙光微
銜泥那用營新壘且向舊梁暫息機

同沈斫齋葉桓城秉五諸前輩暨外舅遂菴先生
內兄賡起家叔父慈坡游關門山即事分賦

江天一夜雨初晴選勝攜隨長者行懸壁藤花妨帽過
窺人山鳥隔溪鳴芳樽閑就田家酌新句多從驢背成
興劇漫愁歸路晩林端好月照分明

重九後一日鴻起內兄招陪諸同志泛舟濟川橋

碧波畫舫映玲瓏醉綴茱萸興許同霜淺樹林留老葉
晴多秋晩有和風潮廻別浦灘聲壯路轉幽源竹影重
更傍魚磯閒理釣歸途愛趂夕陽紅

送別張恕圯表叔青溪渡

蕭瑟西風淡落暉相持憶舊淚沾衣深愁白髮人俱老

細數青年事大非華屋秋歸傾甕釀村厨春到煑山薇
只今渺渺都流水相送前溪忍獨歸

欲歸不歸天雨霜行人相惜大道傍脉脉一山寒水綠
蕭蕭兩岸柳枝黃山寺日斜晩鐘發荒城月黑棲烏凉
銷魂舊句今休憶臨風空自望沅湘

立春後三日始大雪寒甚用東坡癸丑春分後雪
韻

臘盡庭除見總稀却驚春至有嚴威欺梅壓竹漫天舞
做冷添寒薄暮飛小飲酒過平日量狂吟詩減舊年機
坐深漸覺東風峭移席添爐更換衣

春穀途中偶成用韻

十日山城過再四驅馳無賴旅愁盈爲誰辜負秋光好
持底流連曉月明宿鳥避人林絕跡仙猿喚客樹聞聲
如今準擬求田舍築箇茶鐺淡泊情

憶酒和韻

秋畝何年得耔耘淒涼情事夜將分月憐酒社人常冷
香憶糟床夢亦醺玉局和歌徒往復劍南作句總紛紜
從茲擠學微生乞一醉應呼一麴君

得酒和韻

今宵何忽酒沾唇大笑呼朋作酒人劇飲頓忘聲爾汝
連觴不辨味新陳笛聞水榭愁無自月隱花欄夢有因
從此漫嗤吟事拙詩篇謀醉信如神

不寐偶成

夜已清秋思不勝倚床輾轉夢無憑冷憐負露鴉雙翼
明受窺窗月一稜詩卷消愁看孰是酒杯作遊記吾曾
低徊漫憶從前事竊得深宵感嘆興

雨中移寓大悲院

遂轉江湖已愴然如何客寓更頻遷衝烟幾卧荒村月
冒雪重尋古院禪無賴鳩聲啼午後多情榴蓋伴尊前
雲山辜負家園勝滾滾江流路幾千

題大悲院壁 院係前中丞佟建

仕宦能將佛法尊擔成精舍至今存婆娑樹蔭棠陰綠
鐘磬聲清鳥雀喧僧少頗能勤問課庭閒何必畫關門

我來十日幽棲得案上楞嚴亦自繙

虎邱

勝地吳閶說虎邱我來猶及菲春游鶯花半月千人石
是日立夏金碧三層萬歲樓小立東風情脈脈微吟殘照思
悠悠夫差無限繁華事勝槩還因寸壤留

五人墓

漫向豐碑灑淚痕五人節謝至今存片時俠義奸雄失
數尺荒墳傲骨尊卧辯半年自終古弄風簫鼓欲黃昏
從茲不道居諸賤試取當年仔細論

建州郡署落成贈潘稼堂先生承許謀刊先祖遺集

孔李通門自昔年却於異地慨周旋征車巧集慢亭路
勝會欣逢刺史筵舊雨秖今誰復念殘編如許若爲傳
古心古貌惟公厚淚灑西華一惘然

聞老友南昌司馬謝公君章移守贛江漫賦志喜

廿年司馬佐南州異數新歡領郡侯自是憂勤悉民瘼
應教寵眷重王猷移來彊理仍鄰治望去山川亦舊游
公昔攝理贛事甘雨固爲茲地慶懷思我更憶三秋

月夜重惜別得魚字

乍喜江濤遊去棹還憐月色促離居一天清影三更後
四國征人萬里餘交誼豈徒悲聚散吾生今擬問田廬
爲言此後相思句珍重時時寄錦魚

春日行經上塚昔風光寥寂觸目增愁家本江南

河山繫念馬上漫成二律

春光最好江南是一刻眞教也係情何處山川香擬酌
誰家亭榭罷飛觥香車弄影蛾兒鬧寶繖簾光燕子横
更是可人懷抱處逝時白袷着冰輕
寒食又傳明日是女假景況倍憐生乘風鵓子穿雲出
逃影秋千帶月明關艷名花矜各各弄簧啼鳥愛輕輕
只今異地紅塵滿贏得終朝叱馭聲

輓內兄劉霽園

丁亥秋季客維揚家書至得霽園訃陽凶問中腸寸斷泣不成聲含痛彌旬得七律五首非漫擬於昔人傷逝諸什實亦伯牙之琴弦劉尹之塵尾爲霽園一慟絶云爾偶檢行笥有在晉時送予南歸五古一篇墨瀋未乾舊游時昨而哀我良友可復詠言惟是稱譽逾量所不敢承特錄後方以誌平生膠漆之誼嗟乎素車白馬誰爲執紼於天涯寒芷𦶟蘋聊爾賦哀于泉下

千里驚傳尺素書臨風展讀痛何如直疑涕淚今宵盡
翻悔形蹤比歲疏上黨雲低官閣冷邗溝潮咽客窓虛
含悲爲憶生前事強半沉淵叩策餘
客懿情親等弟兄潘楊世誼未須論迂疏誰更抒肝膽
語笑還應托夢魂聲送失羣征雁苦沉沉影旅燈昏
最傷執紼無從處兩月迢遥負淚痕 君以七月十九日 以九月十九日

姊聞

才華似爾迥無倫內行尤夸至性眞牢落窮衣冠淚濺
長跣疏懶部爲承親 君洞戶極大之任時外舅謂藏在推府民外多飲卯杯後不敢違
梨不改童年愛飲水彌增仕後貧凄絶悲風來塞北腸
迴倍惻白頭人
招魂無術對斜曛千載俄致此日分回念兩番悲塵玉
尙虛片語泣停雲 霽園二男文起四男濟起先後物故爲詩輓之以詩慟以腹痛而止
節聲何處尋中散墨跡依然想右軍搔首不知多少恨山
邱華屋復何云
榮名與汝竟何爲 君由學博以卓異徵爾滿陽令後以卓異 御試第二特旨召見蒙優古旋任候補長途忽中暑轟逝不起
萬仞行山朔雪吹祠繼桐鄉思自永
碑同峴首淚空垂丹裘雅喜佳兒盛椽栗從深弱女悲 予長女君愛憐甚即爲其三郎納聘嘗謂之曰他日吾仍以汝女爲之今扁何及
直欲高呼問蒼昊歌成悽惻轉聲遲

附霽園贈別詩

余於癸未春赴淸源任拉賢存妹丈偕行晨夕盤桓行已匝歲肝膽相共辛苦備嘗今於其歸也別緒既深感懷彌切聊賦俚言一首殊慚掛一漏爲耳

悠悠斯世問素心豈易覆所以重良朋矢志在
金石綢繆歷年時風雨聯几席一堂親串中爾
我兩莫逆嗣嘗官菊江憔悴生涯拙消息雖頻

邇莫由數晨夕君曾買江舟一訪柴桑跡獄羅
首宿盤醉泛湖山月白分惕鷓鴣那能奮羽翮
猶有諸大賢汲引覓朝闕歲前三月春驛路芳
草碧並轡偕君來間關多嶮岖深夏臨此邦民
貧兼地瘠撫字良獨難況復値千役簿牒棘紛
綸一一使扶掖冒暑走燕臺衝寒向沒突卒逝
窀所請心力爲吾竭戚誼誰能然捫懷感入骨
今忽思故鄉行裝指前發轅轉不可留涕零滿
衣帨我有堂上親星星已白髮苦爲浮榮羈天
未久離拆願言報平安差使老人懼母爲游子
牽加餐且浮白寄語並吾妹迢悵漫紛積雲樹

睹依依夢魂恍咫尺羨君意氣豪青眼藐金帛
重君膠漆深塵鞅共肝膈盻望南征鴻臨風大
急追焉得雙翱翔飛飛向田宅

除夕

昏眼年光又歲除驚心萬事總何如迎神亦漫供貲燭
償負終難伏儆書巽改益思兒輩樂時違敢怨故交疎
翻因金盡饒清暇鎮日冬眠了荷鋤

首春寄懷劉霖起內兄

隔歲懷人思不禁秋蟬鳴過又春禽難忘歸櫂江天月
苦憶蕭齋雪夜吟時事予原甘馬磨佳辰誰共坐花岑
題緘漫爾因梅信憐爲縷愁到漏深

同登悠然亭

邀伴乘秋興總饒孤亭復此共終朝晴看列岫爭如抱
紅愛霜林半未彫泥飲可能酬壯志狂吟或恐徹層霄
殘陽一線餘山郭歸意從敎逐野樵

補和敬亭謙集詩

多年巖壑負招尋策杖今仍阻素心遍識飛觴處沐座
欣傳擊鉢盡淸吟真敎風雅成酬酢不愧雲山冠古今
眾壑漸看新俎豆屬余好出花岑 時修進士賢嗣

初晴發谿上

春霧初開得早晴谿山大好眼增明一枝閒倚新裁杖
午囀微聞學語鶯愛劚麥畦舒矮翠破粧梅幹競繁英

韶光寧讓芳郊勝莫遣時辜載酒行

不登滿聽樓三十餘年矣丙申春首訪兩水山居
重信宿其上感賦長句并示其諸季

登臨猶憶髮垂時瞥眼雙丸枇藏馳入檻山光仍黛染
樓入笛語故鄉吹琴昔共識光陰遠興替難期外俗知
好闢八窓延廣曠吞風剛迓早梅枝

有感

似水流年逝莫回驚心事事足餘哀竟成多難作前哲
莫免無聞畏後來伏櫪久灰銜哭想寘鴻不受稻粱媒
生原齟齬甘淪棄正恐蛾眉辱下才

詠雪美人和韻

行雨行雲意未休暫憑冷艷展溫柔飄零永謝徵歌狎
静悄眞宜咏絮儔來共風姨呈縞袂屈應飛殿爲明眸
兒家莫更芳名換誓不懷春蕡逗留
身世因人亦偶然故鄉銀漢杳誰邊停雲南國深宵露
不嫁東風二月天蟾魄夜窺增静好梅魂寒並足嬋娟
氷娥玉女從休妒謝砌應知賦未全

寄楊浩臣

甕城遥憶渺何時展轉燕晨尺一書莫謝心期慚駿骨
漸成老懶類窮魚景嘉場日黃花候夢遶江楓白露初
最是芙蓉三十六層雲可許問幽居

送姜二萬選應試黃梅幕

鄉關纔喜聚經年底事寒波又放船千里清湘帆影凋
一江霜月雁聲偏差欣載筆依安道尚恐登樓感仲宣
從此楚天看似黛相思愁說渺無邊

四破詩

寓言徒工摭實彌悴君子居貧若素怨懟固非
然僅爲戀戀維舊之詞亦乖趣咏本旨盎我屋
上三重茅更未聞杜老作欣幸語也鄙意云然
識者鑒之

破釜

若箇謀餐不藉伊亭惟九美合稱奇絕憐墮甑忽同嘆
那復懸炊尚可期衆易於陵將底治新樵翁子枉相貽
當年轢釜渾閒事似此空餘待㸑思

破衣

敢漫多求恥敝袍每當着處意忉忉風來那用披襟受
客對惟愁拾袂勞翻羨晴簑青不綻非關雲縠幻難繅
從知百結情原劇莫祇矜他氣節高

破屋

數椽敝宇謝城闉猶是先人闢草萊幽俯晴光雖足鈞
危枝老木却愁雷時聞瓦墮非狐竄特見山多爲壁摧
更恐秋風夜霑濕長歌倘共杜陵哀

破書

書城容易說摧堅展案間披復惘然三篋補亡寧儉腹

千堆飄碧是神錢零星畧似談天寶散亂還如拾翠鈿
脫必殘編徵論異好從脈望叩仙緣

苦雪東寄燕三弟即用同人咏雪韻

灑屋敲窗勢競鳴敢將瘦語鬭淒清憐伊飄泊亦天命
祇此不鋪不世情偃卧并非窮尚節空囂始覺嘆多聲
遥知予季愁牽處半在蕪城半謝城時家叔尚客廣陵

姜慕村邀同胥亮儕暨梅瑀川改菴恕齋集飲藝
圃分賦

名園歲歲就飛觥泥飲茲辰樂倍生千里客來欣舊雨
一林花放儼傾城不甘奕北豪猶在堪愛才多句早成
聚首青衫貧亦得何須感慨賦西清

北樓有懷佟靑士太守

拾級登來傲御風乘高客矚信難窮絕憐城郭殘陽下
莫定樓臺宿霧中名好自緣賢守錫詩成誰敵謫仙工
頻臨更有縈思處不待秋聲到井梧

幾載樓頭共月圓汪洋真忘分相懸春帆一自晴江放
芳句徒教雲樹連杜牧原爲載酒客樂天終紀守杭賢
倚桌此日成搔首禁得東風到禁烟

辛丑三月十八日恭遇
萬壽節衢巷皆結棚張燈稱慶亦率土欣忭之微忱也
敬賦紀盛用一東韻

風景陵陽自昔雄矧逢

聖壽效呼嵩乘時春靄敷晴瑞不夜華燈競彩虹想到
九重霞作幄疑將千市月爲宮上元火樹洵恒事玉漏
玆眞紀大同

賦得黃葉聲中秋意長用八齊韻

不盡疎林望欲齊晚風吹處客魂迷替他啼別鴻下筍
伴爾吟成月一溪抱木心情驚颯颯隙霜天氣怨凄凄
遥峯影共寒花色村舍江南合寄題

探梅未放和姜二萬選韻

若教芳信故遲遲盼斷南枝眼未新境共綠波將曉夢
情深靑塲待我入遙辭漫譜江城曲驛使權處東閣春
殘日得如何水部有緣暢賦詩歌辭

梅橋川改菴姜葒汀小集剩圃率賦索和

春寒故遣花遲放驅悶還來共命同共識年徂成老嬾
翻欣市遠稱囊空京蔬尚可供冬覓佾釀何須羨射洪
好待和風拂鐵幹相將坐醉冷香叢

垂絲海棠

漫疑西蜀未留詩春色繁柯却較遲開處朱頗分海命
折來香縷想殘脂呢他柳線能增態配取珠瑣好係思
休共斷腸秋意惜蕭齋且藉對吟卮

贈中州李憲副

久知物望有聲朁奕奕聲華光代論自古德儀歸洛社
至今品第重龍門爲霖勛業旂常著繼武文章黼黻掄

此日聯韓洵非易還因片語顛消魂

先世論交遍海壖豐貂誰念葛衣涼微名櫪下慚駑劣
公至宛即垂問宛昭說劍筵前尙戟張時事可容開賭墅鄉心莫
便遽思量文孫南國新陰茂客舍承顏樂未央令孫爲太守黃
公愛婿今以就婚僦居點蹟山房

菊秋諸同學集延賞堂即席分韻予以他事未及
掇管次日集東坂草堂予復緣俗累不果赴諷
諸佳什亦漫續貂

若令蝟縮類悲秋生世原難遂勝流愁使客星頻退舍
貧教詩債亦當頭從來夜景逢佳節可有孤雲戀舊樓
試把淸吟成三復紛麻情緒今年收

瓶中牡丹同馬所亭賦

移來洛社幾枝春貯向軍持別有神夢憶翠帷晴日煖影依湘几綠波親根原紫府應稱貴居擬瑤天未是貧最愛華燈照良夜紅顏金屋倘眞眞

瓶中牡丹影和所亭韻

麗質原爲殿晩春膽瓶蒼處想全身映窓直作沉香夢並燭如圖洛社神風過粧衿恩澤滿酒招魂趂歲華新固知富貴原根帶猗几湘簾認可眞

棠村拉同馬所亭勞喬川過般若林飲蔚木上人

可賦樓即同用棠村訪蔚木不値前韵

廿載梅谿夢已賒征鴻偶漫逐晴霞到來初地山當戶

游及餘春樹剩花白社結緣禪亦酒青山紀事客嘗家（蔚木速吾宜諸同好昔皆借栖其刹）坐深拚對氷輪滿任爾啼殘城上鴉

春杪游梓山同用翁朋夫詩韻

尙是春光待餞時羅稍堤柳自絲絲一枝枝踐優曇境半角禪摩祭酒詩（山寺舊有吾宜湯司成題句）趁晩鳥憐歸倦翮應明人憶舞雩祠（山巔于是月杪士女雲集賽神昔年曾見之）晴雲十里嶺山路漫道鑄魚特報知

過汪公廟訪嬾峯鍊師歸途遇雨

爲訪人間贊長房芒鞵不惜踏雲忙雉城邊路山光曲鶴夢中吉客思狂幾處農歸黃犢瘦一犂饁向翠籠行年豐不使祈求事雨脚來時任濺裳

新蕉疊韻

情情情態易收諳放龍桐花日正南午學翩翩猶影淺儘拚舒卷是秋三陰成會好兼天綠袂瀟還羨炷楚藍縱丈經刪原有致題將此日却誰堪

戲題可靑許屋叠前韻

岫擁林遮我舊諳晴檐敲更愛當前過來嫉候春朝晩吟遍梁枝花兩三洵可人兮居草白復誰俗是稱衿藍徜徉稍得東頭趣還恐離愁漸漸堪

前懷梅大恕漪叠前韻（時梅瓷朗陵昔亦假榻于此）

那待聽鶯思始諳年來蹤跡孰圖南題垣句好留紛叠入夢魂迷得二三客館林痕應悼綠世情粉本任從藍

鶯牙又報晴榴放小謝城東話可堪

賦得山深四月始聞鶯限韻

雛鳩乳燕漫相呼嚦嚦枝頭豈爾徒長日空山聆調別黃衣綠樹此年徂伴將流水嬌簧稱想到晴春曉夢孤白袷臨風眞一聽濃陰合繪萬松圖

讀棠村詩稿竟作札馳歸漫成却寄

委巷客去近何如夢繞安吳夜幾虛副墨清吟貞淡汝飄遂末境獨憐予材殊駿骨身應賤業託雞林計早疎但使相酬懷抱替他年勝覓茂陵書

癸卯秋暮閒限賦

淸秋天與恣幽探況復園林人可堪徑曲任他苔鏽澀

亭虛易爾柳風合曾將恭局供浮白親見春畦愛竹園

酱眼廿年情話舊衹今事跳戲圖畫

猶憶年時爽氣澄月明花謝一局局談深麈尾湘簾捲

字訪緇頭棐几凭遊鶴自從悲五夜城烏衹欲話孤燈

相將猶有羣賢在不賦蘭陵賦杜陵

虞百貽建蘭一枝兼柬以詩即和荅

若爲宜夏復宜秋天與幽芳孰與儔分向蕭齋洵可佩

同將錦字匪輕投桐窓喚作空諸慮蝶枕拈頻博小愁

絶憶釆蓮情事共黃磁舊館影稠稠

開元寺水閣秋眺同用亭字

尚有明池暎夕曛兠欄扇望思紛紜誰云初地無塵刼

差幸遺編富見聞城郭秋風渡零雁蒿荆古墖駐歸雲

景光過暇須留賞酒皺猶能樹一軍

首春十日晴峯陳司馬招偕同學集微亭雲齊閣

即拈雲齊二字各賦二律

雙九迅遊境紛紜便數游踪少壯分出郭依然行畫裡

登山誰復憶仙羣幸邀翠幰将前席敢繼青蓮樹後軍

爲愛春風先披拂凭欄聊一賦孤雲

畧分眞容任滑稽山川暢好此招携兒孫峯擁翠螺疊

遠近溪明白練低到耳笙歌數歲卜放參魚鼓晚禪栖

殘陽十里歸鴉路共愛吟鞭着處齊

九日敬亭登高賦詩

正好秋容未替零一樽高處數飛翎佳辰爲愛逢三節

遠矚眞當極八溟人跂前賢無磨滅天貽勝地足留停

蹤狂漫笑吳儂慣何必山楸不可聽

剩圃獨坐漫成

敢言海鳥共忘機天與癡頑少是非已徹廬仍先澤遠

堪餐蔬試手栽肥兒能學讀貪何病性耽趨炎俗任違

鎮日柴荆無剝啄還嫌蟬蝶鬧晴暉

蝴蝶燈

春寒猶未過墻忙彩翅先從火樹張原是夢生心自烱

不教粉膩夜多光更誰紈扇明還撲拚趁蘭膏徹與狂

休向花叢呼鳳子羅浮未返爲宵長

美人燈

合號明妃媚百端依將伙伴作盤桓當宵扶醉光能燦

入夜相思影不寒自昔眞娥無脂昧果今華燭有團圞

何須狂爲紅兒發蒲袂明燈錯好看

生小玲瓏性不迷到今一點徹東西隨人縒燡非投暗

藉客生輝未謂低多露亦行如素履餘光莫乞白紅閨

最憐瘦骨珊珊影鎮夜分明歡手携

何須油壁去西陵自有光輝繡閣凝寧共小星矜爛漫

尙無入月兔昇譽逈宵拚照花顏好客暫休窺嶠泒承

縈定赤繩還怕幻竹郎假襯故棱棱

最是氷蟾尙未東單綃扶出謝朦朧情着玉女玻璃屋

人在春潮醉醒歲清宦難名邑劍史曉風無力願天公
一生不作婆迷祟燃點狂且聊視中
不共梅花紙帳飛應身端要鬬晴暉簾前星墮春鉤否
林下月明人是非耿耿湘妃心事微飄飄紅女步塵微
夕陽送盡多顏色夜夜清光在錦幃

飲藝圃和劉十翼屏韻

幾載名園詠酒盞却忻今日酒懷寬人來春敎成高會
花放寒枝倚醉看時事畧宜評淡謝年光不分劍山殘
臨流絶羨新詩律信是風廻大海瀾

翼屏招飲寓齋以雨不果赴卽叠飲藝圃韻紀懷

却寄

萬齋直占陽坡勝十笏名軒總讓寬況潑春醅招我飲
肯遲芳逕就君看翻盆勢猛暫形隔入夢情牽耐漏殘
遥想朋儕狂醉處驚人險語瞀波瀾

臘梅用念兒韻

也是禁霜傲雪粧南榮北埡異芬芳綴枝態別思金鐸
點須黃多顯玉璫同夢羅浮分色相乍添蜂蜜亂幽香
最誇英落饒全致要與飄梅較短長

金魚用念兒韻

共在依荇泳藻間亦鱗較爾未全斑亦誇潤色金爲
尚附清流錦駐顏佩向朝裳思漢制圖來園
幸無浪點龍門額消受風鬟並雨鬟

臨村先生遺集卷五

五言排律

新柳

年光纔雨水冶色早楊枝薄倦初舒眼輕狂已上眉蛾
兒分黛淺蝶使染黃滋照澗梅粧並當樓杏靨遲弱猶
難紫馬嫩漸好繁絲絡別憐他日移栽愛及時永豐坊
尙冷子夏市全欹堤遠還愁畵江侵欲贈詩李義山贈柳詩隄遠
意相隨又云柳色綠侵江三眠將夏態一縷小春姿垂處靑魂縱攀
來翠意虧舞風仍鮮力受月渾凝擬張緒齡方少蠻姬
髮未笄丰神剛宛轉心事半然凝思婦增忉怛行人重
護持燕鶯棲見影蜂蝶鬬無知翻憶晴秋過還防暖雪

吹梯榮自藹藹帶蟬乍猗猗允共新蒲惜休同榆莢砦

賦得思發在花前

淑景方占歲菁英早綴枝寬添春甸色愁益旅人思無
力東風繞多情宿露滋當筵寧爛熳照眼故參差蝶夢
常于畢年光又一時直同堤柳嘆易遣故園知

賦得游魚隊隊啣花片

在藻原堪詠含芳意倍幽春從歸澤國香競逐波頭濡
沫紛紅雨銜瀾散錦毬荇牽仍半吐粉試或全浮蝶陣
疑深淺蜂情想泳游最憐漿唼處浪暖午風柔

賦得天際識歸舟

何限懷人意江天入望幽境眞空裏泒思忽㶑扁舟帶

口橋光逦争流舼勢栩差同廻雪夜翻憶餞晴秋約入
憑歸雁情洵慰倚樓輴唤星渚櫂徒俊吩𡉚牛

劉魏齋明府六十

泰川毓瑞宿盛世有鴻儒學業然藜火胸懷富智珠金
閨名早籍玉璧德誠符調冋行推倚烹鮮暫借圖棠陰
留晋水甘澍沛吳趨石柱歡何洽昭亭困待蘇湖桑原
接越魯析故蜀郲到日春風麗瞻顏鼇躍殊憐民輕賦
税崇　聖闢椽無聽敏無繁牘明周屛具徒晴郊安倠
雉夜月靜啼烏下走誠㩻散華筵荷愛需殊榮私竊忝
善政共沾濡幸值生申旦寧遲𡻕岳呼敬將巴里曲𨥈
管紀紛敷

隨村先生遺集卷六

五言絶

咏雨蒜

風雨村村路攀來別有天一生辛苦處淅瀝少晴緣

夜凉步先殿讀公𧦝

誰遣三更雨先將秋氣生驚時念寒暑無限望歸情

漫言三首

楊花横天飛白日墮深霧明鏡失秋毫龍馬拚中路
七弦五音寒真欲逗秋雨房尉没千春淚潰泉下土
烏鳴桑樹巔蠶餓箔上眠鳴者意自適餓懐向誰宣

偕游竹隱軒

谷迷幽磬傳筠碧風光冷天然川麓異壓綠蕩奇景

七言絶

敬亭分賦

經年不涉丹梯勝出郭都從畫裡過笑傍峯腰亭子坐
紅林翠盡思無那

深逕烏啼松子落蒼巒藤蔓鮮花高山深難覓青帘市
雲寺逢僧得濁醪

微雨過東郊

微風細雨春寒小仄逕輕烟夜色孤却是可人懷抱處
青青一髻是麻姑

春日春穀道中

山驛迢迢詩思賒午陰不斷鳥聲譁最關情處垂楊裡
一帶靑帘賣酒家

歸雁

春到池塘雁陣回飛飛天末夜聲哀孤燈坐聽凄涼甚
昨歲風前看汝來

東堧換船晚行

乘風一日浪頭行戢月吳橈又晚征珍重三更孤枕夢
他鄉今夜是初程

酬麗雪崖先生

詞場久已樹儀型出守仍然氷雪心親見官齋無箇事
午衙放過卽淸吟

武夷山武夷宮用壁間韻

游踪隨處可消閒況復仙人洞府間雨霽幔亭雲作海
恍疑笙鶴下前山

舟中望幔亭峯偶成兼懷梅勿菴先生

勝地先生昔詔予停橈却值雨晴初雲開果見幔亭字
十丈含靑鐵筆書

夏日慕園文會卽景用唐人顧況林堂含餘淸句
爲韻各賦五首

何地眞堪散素襟名園池館足探尋消閒拂塵成吟望
萬點攢靑出遠林

崖縈巃嵸竹木森亦教亭午散微涼拈題雅愛書桐葉
絶勝笙歌沸一堂

空潭向晚水拖藍荷雨荷風過舍南強半幽情寄寥廓
碧天無際野雲含

封章舊峻鶯坡望詞賦新成蔡閣書眞笑東山狂太傅
歌闌棊罷意無餘

茗椀鑪香佐勝情漁莊鶴浦伴陰森虎頭詩句司空會
千載遙同逸韻淸

重葺慕園卽景詩八首用韻爲外舅遯菴先生賦

爲樓身欲凌霄漢架壑胷還括海江指點林巒迴映處
直疑蓬島列仙壚

千層簷影翠斑斑位置因時興自閒不放春歸花隱屋

爲貪秋好戶當山

疊成山勢峥嶸舊插地新添積翠深對酒奇峯天外見
昔年佳句好重吟（癸酉慕園初成公有天外奇峯飛對酒之句）

老樹參天幛綠陰還于濃處着疎林鶴因逕改尋芳悞
客爲崖迴步屧深

四時花好未曾殘到處眞成香一園遶檻更移新種竹
要留月色半牕寬

隨意飛虹跨碧寥欄杆貼水浸瓊瑤當年老杜今如在
不數城南第五橋

橋迴波遶一池池不盡風光倍昔時小艇夜深休弄笛
驚鱗躍處月華移

窮兖眞疑別有天平泉綠野漫爭傳趙庭况盛詩書業
寧羨銅溝馬埒錢

晋陽途次示霽園

千里鶯花並馬蹄爲歡嚬憶昔年時鱸堂江縣初秋月
游櫂過從撲棗兒

春日苦雨兼旬不得出門禊成志感

挂帆鯢趂春江早愁絶東風不放晴一自上元燈着雨
紛紛直看到淸明

應候花開幾蔦叢漫天綠柳更迷濛可憐春色看如許
都付瀟瀟一雨中

柴門一任長蓬蒿泥滑從何覔素醪苦憶使君文酒約

花時汎溢廣陵濤（縣使西堂公有春日桃花泉之約今不克往戲）

賤愚敢自謀安宅息趐聊爲覔一枝太息燕泥卿過了
數椽依舊卧荒茨（時擬移宅西城以雨不果）

林鶯不語鵓鴣愁二麥還深田父憂闔道滛霖能爇火
綠苗望去早焦頭（麥久雨則葉盡黃田家謂之發火）

澹香居詩 幷序

澹香居者邑明府扶翁馬公署中別業也公七
葉金貂一門綉轂關右之祖孫作相世胄無雙
燕山之兄弟登朝人矜第五壯齡綰綬早著績
於來東行幰徵才更沾特於宛句（公以丁亥春特上南遷古山來安調縈）
政成三載人皆願買姓名兒德浹千郊
俗蠢欣杜君作母春雨勸社公之酒雉雉何驚
秋風稅原上之市犢眠不礙詎愁屋破誠哉宦
棠如冰那用門扃展矣臣心似水最愛行春休
暇便時進擔簦之生徒曾聞調鶴餘閑或暫郤
登山之杖履盡文章與政事優囿能兼而簿書
與游觀事原不廢者也乃堂雖琴響只爲卧理
之區縣盡花栽詎便寄情之所雲烟飄緲難遂
廊外之山川風日晴妍莫揣壺中之亭館一瓢
隨置彼仙人之勝制堪師叠嶂遥臨况謝老之
遺踪不遠（本郡署齋後有叠嶂樓謝宣城守郡時所建今太守佟公復新之）公
爰經營在意廣裒從民於淸署之偏闢市西隣

之隙壤既蕪莖而穢伐抑異境而觀移材徵梗
杞共鶩產本維良匠名般輸羣詡成眞不日楹
維五列陸士龍之東頭城繞千家杜子美之北
舍梅魂亞鳥几何須問鄧尉之椎石意點蓉若
底事數靈巖之岫縹緗歷架宋鋟唐箋繭紙臨
池顏筋柳骨（公書法最精）抽郤王恭之篋縱無長物
何慚著成馬融之書開詔門生亦得寧俢增爽
務期遠俗吏之行豈費公爲眞共屬神君之目
某細幅下士蓬戶羈孤頻年浪跡欣看今日始
從公是處蕭齋竊嘆茲軒爲上乘大共堂開蓮
幕居號澹香想諾成鳳尾姑假是爲蕭然倚傲

之鄉行紐鑄龜章即藉此作宛爾留芳之地人
如由偃敢遲亦倘相從室類武城用倚蕪詞誌

頌

心遠眞疑地自偏簟痕簾影亦翛然眞州園子筠州舍
結搆爭知別有天

買得民廛十笏寬搆亦亭館足游盤午衙放過吏人静
飼鶴調琴向夜闌

横几惟攤愛讀書覆簷只種竹蕭疏當年絳帳眞恒事
此日生徒那不如

伴月斜將畫舫連軒內二小室名支機一片豈徒鐫公自磨石書綠石巖巖四字題壁上從公好乞黃庭蹟自此蘭亭壓墨箋

酒薰茶鐺碧玉缸花貍篆鴨映晴窓素屏更訝亭亭影
絶塞新歸霧鬢雙

不止垂蘇四角完春風入座總無端陳思已往波光冷
翠袖黃冠此獨看

郊行和宋子春韻

梨雪明時柳線黃清歌不聽杜韋娘行春祇爲勞農去
區畫眞看到女桑

迸旌早見穊新燕啼樹無勞集暮鴉今日和風昨日雨
麥畦碧浪漾靑沙

廣陵道中寒食

寒食偏宜一日晴柳條入望綠初生怪來十里雷塘路
歲歲春風禊被行

春舫禊吟同花谿寄燕限韻

登舟

一月長干成小住歸帆恰趁雨絲新靑靑更愛津亭柳
似留春光倍可人

候潮

艤棹江干向晩時候潮沙嶼野風吹歸心欲碎支何計
荻影偏遲月一規

乘風

無藉長年三老才片帆端受好風催柁樓坐穩疑天上
笑看江流不盡來

芳草

瀰沲風柔野露零綿芊春意短長亭呢人情處難消受
一幅斜陽匝地靑

晩泊

紫燕來時翠荇香漁栅簇處柳絲長歸舟也是成村泊
不數鴛鴦宿野塘

廻雁

霜白楓丹欲暝天南來陣好每爭先楊花嘗眼擲晴雪
又逐關山沒紫烟

春晴

長花天氣養花風愛絕晴帆日向東轉憶秦淮春水漲

能消歌吹月明中
寄巽屏京邸
春江淡淹過江船折柳曾歌落照前惜眼菱荷香匹亂
淹旬綿雨憶幽燕
襍成八首 并序
嗟乎鳴蜩抱樹早念藏冰歸雁啣蘆須知寒食
越禽代馬所性互有便安秋菊春蘭賦時原饒
區別言唇唇而似囈藏文仲或寓微情語瑣瑣
以如迷郭舍人寧皆俳論生同社木猶虞難邀
朧朣之憐弃類祭蒭錫恐時蹈祝融之焰彼夫
五禮六樂之獻既維聖人立極三戰七擒之畧

亦皆賢喆乘時稽以榮安谷何揚花至非產憑
麋竹痛斑衣能著齒年根本田荆傷利斧斯爲
暮齒弁不逮杜甫之與嘆有妹天涯亦卿悲李
密之陳情報劉勝下命既多憐言祇徒哀若將
侈叙交游繁稱川陸則軹道乃降王之險邯鄲
爲走馬之場蛋戶蜩田燕雲汴月飛狐砦過褒
延洞務之邦殺虎邊荒橫亘雕題之俗美人雖
往吳風猶送越船帝子如存湘水時潆滕閣凡
此曾親投足至焉大有班荆要如驟雨之承流
無異化城之暫憩何啻一映是用三緘乃者端
居若失閔然成癡念已往之紛紛笑將來之寂

寂意忽有儞悄不自知晉城在前側猶斯繼
不足録寧同道德之三千士也有懷或類寂言
之十九嘆絲牵之不斷雖非氷繭之餘繼悯聲
怨以如啼咯爭林鵲之臘血倘冬郎之可付郎
秋士以奚傷嗟乎來日大難羈居可惜詢自此
生涯安托甘追蒙驅之後塵如從前歷刼猶多
一任摩尼之先覺
昨夜風吹桃李花曉來碧浪浸紅霞淡流原不逼人世
漫道無緣逐使槎
揚子波心翠嶂攢千年逝水遶無端人間浪說中流柱
若箇浮雲借鑑看

却月堆雲自倚妍矜花妒草詡年年一人曾受三軍令
博得憐時已下泉
荷插田間耕讀兼一瓢能樂水教甜從今翻笑閔仲叔
猶嗜猪肝求足廉
千古長安有碎琴五弦氷罷感知音怪來一樣摧弦事
祇覺鍾期獨痛心
不是長沙痛哭多由來楚水易生波饒他能悔當時錯
無奈青蓮隙黑河
野鳥啾啾托命輕抱雛終日視生成栖梧彩鳳還相笑
處不丹山醉豈淸
丁香子結蕉葉卷春光過了夏陰還看山海枯石爛語

辟支自贈給孤憐

春正八日姜二萬選招集敬亭限桃紅二字

多年踪跡穩蓬蒿咫尺名山入夢勞爲趁春風尋舊逕
不教迷似武陵桃

携壺坐據最高峯醉數芙蓉下界同更愛橫林邀盼處
春光不止野梅紅

梅二十六兩水屬題其亡弟德川遺照

摧玉年光逝水流昇藏獨自有千秋計他許髩名成事
轉笑人間枉白頭

雲山加屋水當門舊是朱陳來往村新詠從教千載締
泉臺應亦慰幽魂

萬壑松風滿聽樓凭他原足百忘憂夜闌題罷箋愁句
翻怯淒清坐上頭

蔡園授經圖爲翼屛內兄題

竹嶼花房亦偶然過人何僅富平泉當年欲向稱家學
未必靑箱侍膝傳

十載牙籤指授微雍容馬帳儼風徽摩霄翮果看雛鳳
絲竹東山事轉非

懐餅曾親問字筵鈍頑闖道砭無年秖今白首看圖畫
作述從知屬大賢

南樓宴集賦呈太守佟公

雨過江城暑氣清南樓風景愛新晴使君政簡饒幽興
自引賓僚載酒行

池滿曾經種幾年荷花荷葉鬭鮮妍移樽好向池邊酌
陣陣香風香可憐

觴政從嚴禮數寛解衣磅礴罄淸歡盞將艇子花中去
摘得蓮房堆滿盤

城下澄潭城上樓潭光樓影鏡中浮此間大好觀魚坐
不數莊生濠濮游

舉網歡呼趁夕陽行廚隨地具壺觴鮮鱗出水饒風味
旋鱠銀絲唤客嘗

居然沂水春風意大似蘭亭上巳時合付淸謳傳盛事
風流千載繫人思

四月猶見楊花飛道上

將雛漸語紅襟燕刺水遥明綠脚秧怪底風光無賴處
楊花爭路尚顚狂

採茶婦

秖合微行事採桑怪他雀舌翠盈筐生憎蠆客絲常結
貯取淸香媚遠郎

自題小照

圖設楝亭按書識所重抑不敢忘所自也

憔悴何勞妙寫生箇中風景黯傷情婆娑一樹猶如昔
頭白千莖淚自傾

十年淸蔭足淹留鈴閣相依事討求先集欲今傳宇宙

從誰更覓棟亭秋

山行口號

芒鞋偶作尋山計犖确眞教踏萬重最愛野雲無定所
時栖東嶺又西峯
奔陂赴澗響琤琤百里爭流似練明端是崖泉塵不染
出山何異在山清

重寓青華觀與若曾煉師話舊

花宮曾作斷蓬栖屈指年光百感迷看取亭松今覆屋
可知昔日及肩齊

宿寧邑胡上襄書屋漫題

拾級梯崖到始能因高位置信崚嶒最忻曉色初開處

屋角雲飛一萬層
似君綺藻自風流占得溪山亦上頭我爲淹留三日住
詩成擬寫碧天秋

九華東巖用壁間吳七雲韻

獨擁巉岏冠翠微白雲停午未輕歸凭臨恰值秋晴候
無限亂紅巖下飛
臨風也暫卸征衣呼吸疑通帝語微料兒山靈相勸處
天涯行已遍將歸 吳詩有山英勸依行脚不過天涯不肯歸

恕漪來寄剩圃璠川賦詩志貢依韵奉答

敢云枳棘棲鸞鳳契合原難俗眼看差喜年來鄰舍比
好掾文鈁剪佃下

大歷開元紛聚訟共推先世有餘論不矜洲管雄三峙
益友聊欣備數存 來詩有問定之語故及之

早春送梅大恕漪之嘉圖並寄溥原昆季

瀟灑風光恰早春一肩行李又征塵懸知高館栖梁燕
亦識馳吟舊日人

將赴俞三棠村黃海之約同學賦詩爲餞亦自拈
此

一幅春衫兩葛裾輕裝輕直柳花紛箇儂漫詫茲行事
準向名山拾片雲
多年湖海倦游身底復支筇作路人仙嶠難尋朋好約
拚拋故國柳條春

楊柳鋪

幾樹青青大道旁地名楊柳費思量牽愁絡別渾閑事
昔日棲鴉今夕陽

途中却寄諸同學

路入千山感易生聯吟舊侶況牽情新篇漫向枝頭囀
愁着征衫聽太明

雨阻琴谿覓鮮藥渣魚不得 時上巳後一日

雨挾千山勢不孤郵亭半日勝年徂怪猶上巳桃花水
底事鮮鱗入饌無 魚每以上巳日衆斜方得居人蔽集水濱數日後又各不知所之

梓山歸晚飲可青書屋待月同限賦

山寺歸來市已燃扶筇事向笑能勝遨分人夜持觴地

簾捲珠河一一層
生憎彈鋏嘆無魚百頃汪洋百慮虛試看百壺澆送隙
剛逢山月上來初
烱烱星光澹澹烟今宵値得可人憐便敎醉惹兒童惜
也判垂頭强不眠
春宵擬合把千杯況有良朋易得來一縷歸心從乍見
杜鵑聲漫首重回
迎夏限韵
好借黃鸝嚶處幽探來一徑綠陰稠稱時更愛吳娘髻
御睡紛籍麥穗頭吳楚間立夏日婦女簇髻二麥穗謂之御睡夏注夏者謂入夏憂黃眠也
鍾陵馬二所亭與予同客沙城學博棠村俞君皆

中者幾匝月不棄謭劣屢徵贈言爰賦七言四
絕句並綴序語以誌一時
一簾紫燕年光倘緩春歸千里靑衫游事剛同
星聚傾鄭虔之盞眞云入盡東南弔許遜之蹤
頗訝邑無仙佛水衙盡永吟殘芍藥之魂碧樹
晴多聽徹杜鵑之血凡也同溯揚州之夢祇益
淒涼俱名謝砌之枝偏成蔓落汝南未過碧玉
何心邱壑如存鍾期自淒蔡樓把臂誠何臆之
未舒看月肯頭恐此別之欲遽嗟乎才如君者
洵是馬卿命數入爲漫思狗監硯池筆架三生
徒結姻緣春雨山城一往從憐俞合賦言懷之
七字桃花千尺也難喩此情深處識路之孤吟
首宿一盤好便教他夢穩
谷易山城會面緣杜鵑聲裏落花天還誇關伙聯吟事
消受水廚是鄭虔
君才自足俯千春生就長門獻賦身莫漫鷄魂悲落拓
新蒸試驗卷能伸
我是東吳楞散姿雙姑會賦過江詩征帆悔欠他鄉面
浪遣春風廿載馳
話盡深愁更淺愁還教一語豁雙眸世情都是揚州夢
漫拂縹箋寫不休
歙川道中雜咏

遠峯嶻嶪儼牙排近嶺紛岐更似釵登陟力疲仍悵憶
七年前此度芒鞵丁酉春曾由沙城過此
秋暖霜威未及嚴山家樂事尚相兼迎風鷄舅朔初白
受絡龍盤釀早甜
蕎麥花開玉雪鋪樂郊此信號神都饑蝗聞說盈江甸
愁絕鄉關困待蘇
杉松楓檜蔭交加揷漢修篁望更賖鎭日浩岡深翠裡
食便無肉亦云嘉
赴澗鳴泉激伏流綴崖茅舍凸凹求聞驚虎豹困投宿
心動村農一掉頭
曉日千山山氣沉但呼猶恐失同行懸岑日出諸天淨

始信原難混大清
山雲朝起飄如蝶傍晚生還薄絳紗休訝秋來添變幻
是他時候任輕華
縹緲水西之巖壑亘云形勝表山河謫仙去後今千載
誰更風流繼踏歌
蕭寺栖栖一宿緣便無白足也依然為尋剩墨披荆棘
惆悵滄桑遽百年宿大安寺先默齋公昔曾寓此有留題

病中雜賦

秋來沉疴伏枕生意茫然八烟橫柚都付藥裹

斷魂庭戶閑如意有所感漫爾成句

伏驥徒嘶千里風秋荷亦漫泣殘紅驚兒老去王孫態

一樣淒涼遲暮中
八尺琉璃似掌平嫩涼合穩睡鄉程誰教病作鰥魚樣
徹夜秋蟲共砌更
些子綈袍腐芰荷義聲直駕魯連波可知衣葛寧時命
只要當途戀戀多
龍紋斷漆五音寒爨下尋前歷幾般待要高山奏明月
風花早嘆董廷蘭
生子輕言似仲謀袞師阿買亦名流絕無災難躋卿試
信得春婆學士否
名場逐鹿幾人儔彈指都歸褎荻秋沒齒仲宣懷祖烈
深慚伍倫遜曹劉

見說詞場忽杵人滑哇啁哳負千春須知流派誰能定
低首宣城語獨真王漁洋論詩絕句中有一生低首謝宣城句允協論也
棟子花開滿院香幽魂夜夜棟亭旁廿年樹倒西堂閉
不待西川淚萬行曹棟亭公時拈佛語對客云樹倒猢猻散今憶斯言車輪腹轉以環受公知最深也棟亭西堂皆署中齋名
時樣危妝鸚髻偏儘成塗澤孰真妍薪傳商剖湖山句
才是天然兜率仙曹鍊亭時拈先大父贈黃州顧黃公名試還山詩冠羣看今日湖山識此人句謂極立言之妙真得虎賢三昧
漫倚冰山浪逐奔秋霜秦鏡董狐存紅昌自是律兒女
絕倒湖山粉項痕
山亦能移水溯源只須大力樹藩垣苧蘿贂自饒身價

况是明妃生有村
雨濕西疇芳草芽紛紛覔覔女兒花心傷太有如雲盤
函井吟魂恨久賒謂古友王筠原
藥裹支撐竟月餘霜零露葉叒相於寂寥深悟襄陽句
多病從來故友疏
根株容易托名區烏盡雲閒總藝圃謝李可呼黃葉詩
他年峯頂共提壺
何處瑤函雲葉裁錦鱗真自過江來十年離思粗教樹
急遞殘陽讀萬回徐吟甥兒忽得舒城沈君芝田書容極爽抽

又得十首

千古悲風鸚鵡洲怒濤日夜挾江流祖奴自鈍時寧智

試看詞人彩筆頭
色相都空走上真雙足歲歲會河津八千散盡渾閒事
只惜虞兮未死身
文武衣冠道盡時竟陵祈杜信堪悲而今不貨呆班馬
楡莢飄來可競兒
門戶爰長廟委身儆將恤緯智差隣禽哭仍翩紅粧續
展矣興亡係玉人
談笑鄰衿俠烈優腰間亦白佩吳鈎東鄰肉炙西鄰酒
看作稜模學相謀
生成詭道忍辭恩容易昇平報至餘更痛牛眠迷薄俗
青山無地妥幽魂三吳敝俗形家言親歿至有百年未歸土者深足痛心因及之

頑因師孚甘同難至幸依康紀令交信附名流能不朽
遐云西子産蓬茅
墨濆毫枯事豈嫌便名沒字也心忺茂陵幾見求遺草
淚墮西臺指摘嚴
明月光疑地上霜從來蘆管易思鄉羨他肥相閒闘眷
底事才人去夜郎
有道青春白太平何勞剩語漫持評原無我相無人相
休認長沙哭賈生

春首十日病中漫賦

晴日春風景易偕禁伸肆虐病耶當慮祟誰復殷勤叩
消受山妻淚兩行

多病虞卿自著書厄竅余幷甚抛踈絶憐心血曾枯處
五十年間學蠹魚
何必恒河照髮絲只玆衰喘送瞻眉打叢冀夏任飛霞
也合憐他香雪枝
善寫楸枰局盡然伊誰食子得爭先冷清街地成追憶
苦憶征衫着廿年予性喜游自二十至四十足跡幾遍宇內今衰病舊時所過山川歷歷猶夢前應開尙在心目使然
市鼓村粧競集嬉病夫宛轉復何期叮嚀還趂春燈會
遍把紅紗掛樹枝
亦慚食粟謝多謀但數流光易白頭獨自吟魂知病祝
春風許我報無愁

口占寄俞家村

東風何處巧相求太錯真教鑄九州一片蠡湖晴浪月
同將桃葉照窗流

爲劉禮與題桃源圖畫扇用花谿韵

桃源何爲避秦人自把荒唐認試真大隱秖今誰敎可
齊紈猶對晋時春
舒紅點碧故迷人同否嚴栖劉子真最愛臙支三百斛
從今漁父日逢春

虞百昆季邀過容園翼然亭納凉

占得清幽是此間好風况借一川閒真教六月無煩暑
那羨吳宮銷夏灣

叟不乞仙寒水玉何須甘作冷秋菰浮瓜沉李湃閒甄
似此凉房昔有無

孟秋朔日獲雨和韵

久安生命了諸求不雨無年可莫愁訝底邨城情一慽
飛泉百道屋簷頭

風車習習更雷車瞥眼枯萍漲碧渠便道書生無寸壤
也蘇乞食足村閭

天意原教釀太平雨師眞可覘時清漫先七夕憐牛女
早博新凉半榻盈

人世功勞眠共食證將此日允相宜客窓轉拼耕鄉思
料不甘霖獨我遲

癸卯首春作書報棠村書覓得二絕

隔歲江鱗未杳然南枝發處復情牽可知旨關傳觴候
亦念鯫生宛句邊

蓬鬢半頭尺一書情親那肯教形疎臨行適倚津亭送
目斷東風楊柳初

明陵途中若雨承慧月禪丈止宿由吾宣劉子昂
靑往所贈韵索和

鴻爪何曾定去來不爭雲葉濕能開殷勤博得支公話
拼對琉璃照徑苔

髩絲禪榻幾經來孚事都同花謝開珠逗石頭前去路
漫教筇响滑若苔

一卷氷詞把讀來蓮花眞訝舌端開從玆不道衡泥苦
別夢猶敎憶錦苔

甲辰首夏寄劉入溥原公車北上

若爲錦旆賦長征珠玉揮毫信此行遥識鳳池傳唱日
皇州秋色似春明

一路江山綺繡如賦才應自壯行車賞心更愛題名處
人境芙蓉果不虛

自是文章報國身崢嶸家世復誰倫祇憐如薺離懷織
却有蓬蒿徑內人

話別山城怏道賒緘情摘葉字行斜臨風好句歌驪候
海石榴開爛曉霞

重過白楊晏公廟時甲辰秋仲而曩游則在戊辰
三月三日也

竹舍茆檐自一菴晴秋片刻恣幽探鐘魚還憶曾聽日
三十年前三月三

寫懷

豹兒壟畔草如烟射的山前落日懸欲凭江樓一飢眺
可憐杜牧已千年

秋風原易感凄砧況復羈懷半醉醒笑指就來堤畔柳
春時曾綰萬條靑

離畔黃花爛漫開幾人吟賞幾徘徊義山究竟無知識
東閣何須再入來

一聲鴻雁遶天秋繞郭漳淮萬古愁識得背泉高鳥意
無邊景物任悠悠

雨宿楊千舖

游歷曾經事豈忘匆留況復幾星霜祗今秋雨重相過
也是并州認故鄉

一夜雨聲鳴淅瀝蝸居村店夢難成明朝泥滑尋常事
正恐山前濕霧橫

燕子磯夜乘順風頃刻至眞州

磯頭幾日旅愁盈一夕西風十倍生建業張帆剛半夜
到來四鬨尚三更

雨過揚州有感

曾作陳思坐上賓聯吟此地更多人而今暮雨孤帆過
事事思來只愴神

雉堞烟含影半欹夜潮雙櫓迅還遲年晏頭白枯零涕
明月今宵轉不宜

巳酉冬仲挈小兒北上舟行眞州至淮安皆爲雨
雪所苦悶坐蓬窗襍得絕句十二首

書生謁
帝遇誠佳祗積痴情襆被偕多謝殷勤瓜步雨縈江亘
送到清淮

江船鴨喈儼同形一尺蓬窗盡秖爲好似鄉村新嫁婦
雲車閑駕聽東丁

譜筋廟古自馨香文選樓高景嗣王我欲披荊三下拜
[illegible]瀾水冥雨蒼蒼

蓮子湖閒水拍天甓湖洪澤更無邊防川欲賭
人家製和雨和風過憫然

雪飄直作鵞毛片風厲還揮牟角威一葉蜻蜓任欹[illegible]
鄉音相聚轉沾衣時方禀禾張殷颺朱高也呂孟光同行

昨日千村過名伯今朝移釣訪韓侯兒誰乞得王恭氅
也自披將冒雪游

早聞過船眠一般吏人忙極旅人閒殘書數卷生涯淡
不列行商坐賈閒

酒美常因踏雪沽衾單難免粟生膚扣舷合咏唐賢句

一片冰心在玉壺

玉堂先飯味誠甘牛飲舟人總不諳何日相逢桑苧叟
杯茶領取在江南東坡玉堂院詩回思二十年前事未飯鐘時先飯茶放翁丁東院詩我是江南老桑苧諸君小住共茶杯以舟子鎮日不設茶故云

離取吳山路幾程江南江北兩關情枕樓燈火兒還讀
端謝青緗報太平

鎮日低蓬少欠伸遙遙青浦路頻詢人言羨秖鄉中水
何況天涯有故人時呂時以勤王事僦居青浦

爲語篙師好著篙從來上水力多勞長驅遠駕吾曹事
雪姊風姨勢漫驕

京邸寓齋雪夜思淛漫成四絕

醉鄉原說勝溫柔曾把花枝雪作籌底事夜深蕭寺雪翻同五戒學無求

羞澀囊中自負卿徒成不與類公榮孤棐做褐聽狂雪冀北江南何限情

移封謾語總如何千載王弘事不磨歎息今宵真入務東坡有酒入務詩承醫之句空樽徒博一高歌

妙理從何去覓尋荒雞徒爾鬧三更放翁句數杯濁酒有妙理十里荒雞無惡報人間醉飽亦前定試聽空檐折竹聲

隨村遺集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施瑮撰瑮號隨村宣城人侍讀閏章之孫也此集爲杭世駿所編其詩酷學其祖而風骨稍峭邊幅少狹則根柢之深厚不及也

有懷堂文集一卷詩集一卷

〔清〕田肇麗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有懷堂詩文集一卷》提要

有懷堂集吾　師　尊公太夫子着厓先生遺稿
也昌自已酉薦出吾師之門得以庚戌售南宫習
政山左聞先生承　司農山薑公之家學博依縱
攬於詩古文詞靡弗撥其源委講習討論磨礲淬
厲不淺造古人堂戶不止茀矜慎謙冲不樂博梨
棗名故知之者常少而先生亦遂以知希我貴之
爲自得者及捐館後吾師方搜葺所遺將付剞劂
氏時昌宰益都値計典忝列卓異引　見道過安
德吾師出以相示且命爲序昌受而卒業其風味
澄夐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
湏巃中也不平殆浩乎其莫測而莪焉其難攀也
謭劣如昌豈能極高深之所詣哉然管以窺之其
詩直接唐響不蹈宋元之習可謂兼羣雅之長者
也其文則準的乎司馬氏歐陽氏一切開闔頓挫
遥接遠應之妙有難以言罄者雖篇什無多而威
鳳一羽亦足以覘其五德矣使當時得遂科名珥
筆玉堂之中其文章風雅知必卓絶一時而惜乎
一第閼如郎官淹滯遂落落以終其身也寧非先

生一大慽事哉然旨又因之以有說也夫士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以先生之歴官戸刑也同官推之上官重之及其請急歸里臥疴林泉也而我
世宗憲皇帝又降有此人可惜之旨所謂曠世難逢可以無憾者以眎夫倖邀一第鹿鹿無奇下不信而上不獲縱傲然自得究不足與於輕重有無之數其詘伸相較又何如也於是知先生之生平且不僅以詩文重而區區科名亦奚足以云故具述顛末以報吾師之命
乾隆壬戌嘉平門下晩學生秦郵羅克昌謹敘

有懷堂文集

目錄

濟南田肇麗蒼厓甫

南北史纂序

予年二十時讀李延壽南北二史遂手錄一帙不過取其佳句善字而已於作者之意未之有會也歸田後二豎纏綿至癸卯夏杪病疽幾危呻吟之際未嘗不致憶焉越歲痼疾稍間取二史覆閱隨事纂錄二傳中或取其一詞或摘其一事芟繁就簡務期不失作者之意計歷兩載餘而兩史告竣

裝緝成帙三復把玩欣欣不能釋諸手也昔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人問其故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撿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予則異是予質魯鈍雖更手寫掩卷不復記憶但賦性岑寂歆博事無一能之聊藉此以消磨歲月暫忘疾苦而已客有見之者曰子屏跡臥痾十有六載胡不肆力聲詩以舒情性且可以流播遠近傳不朽而乃銷燭研露驅老眼作蠅頭無乃自苦乎予笑曰有是哉彼事吟詠者遂可以傳之不朽乎予抄二史幾歷歲月每展一卷反覆靜會以求作者之意心思之目注之口誦之手寫之寒則呵凍暑則揮汗霑濕之腕痕猶在也夫賢子孫之愛其祖父也衣裳桮棬一物之微猶不舍然屑然況此一書能不愛惜寶襲乎即不然或落讀書好古者之手殷勤珍重曰某少不如人老不廢學於桑榆乖暮閉戶臥疾之時尙有此纂不幾與自負吟詠邀盲瞽於一時久之而泉落石出徒以供覆瓿之須者相去什伯乎客亦曰子言是也予所以

三復把玩終不能釋諸手云

世說新語注纂序

余幼而頑鈍自垂髫惟從事帖括年逾二十稍知綴古喜讀晉書及李延壽南北二史三十以後既捐棄制舉文字旋以塵網牽滯怱怱不復省視如武陵漁人回首桃源追憶曩時所經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但惆悵而已歸田六載痼疾不除兀兀騰騰學植荒落孫與周覩之餘以世說新語注求余點定句讀不忍重負孺子之意遂撿兩晉書并以南北史同列几案恍如三十年故人一旦握手欣然悟賞不自知沉痾之在體也反覆披閱擇其事與辭之尤者手抄之其何君良俊所補雖雜唐宋之事亦並錄不棄焉前後序次悉依原編通計字六萬有奇兩閱月而卷畢乃整輯成帙付孫與寶而藏之

麻衣消寒錄序

昔歐陽公作唐書十志以入閤禮儀未詳遣問劉道原道原對客書答既而曰好箇歐九只是不讀書耳坡公聞之曰如軾輩更當何如以此知考訂贍博之難即古人猶有所歉也余結童入學齒宿無成涉獵所至一覩若遺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天之所限殊自毘頹十白以來鮎魚誤上志氣苶靡事事儉拒既不能效袁彥道之挨帽一擲又不能如灌仲孺之行觴善罵亦知恂愗拘儜寧免邪歟或者以飛鼯甘烟走貘美鐵物各有嗜亦未足深怪也今以家艱欒欒杜埽苫凷之餘遍輯舊錄並摭新聞濡墨和冰久而成帙非敢遂負考訂漫矜博奧亦如齊衡陽之細書蠅頭以備遺忘云爾

題都梁詞

詞詩之餘也唐人詩自高廷禮區別初盛中晚談詩者非之詞至宋始盛近有至南宋始工之說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化不可勝窮詩詞亦然宋南北歷二百餘年畸人代出其爲詞也各有神髓各有氣候猶唐人詩開元天寶而後有大曆又有元和長慶其不能不變者時也隨時而變者文人之心也即一代之人靈心慧業各展杼軸如

吳夢窗則密張玉田則疎未嘗尋條屈步終其身爲隸人而不自出也漁洋王公之論詞曰南北宋人止可論正變未可分工拙誠哉斯言雖千古莫易唯是詞家言情之作易流於穢南宋人淺鑑法秀道人對涪翁之語一歸於嫺雅恬澹此變之善者也采香圃師著都梁詞若干卷博綜樂府兼括前後律呂協洽纏綿諧婉大旨以石帚爲宗而娟麗雅秀于中仙竹山梅溪草窗山中白雲之體格無一不合洵詞中之集大成者也讀竟遂識之

董文敏遺翰記

董思翁尺牘六冊吾州程氏家藏也肖翁先生爲明熹宗朝名臣其大節尤在撫豫上玉璽一疏至今人艷稱之進璽之概尺牘中及焉司空之讜論卓行與華亭之書法並垂不沒固不止區區供耳目之翫已也先君子得之黔中余日置諸几案間寓都前後十四載輒携以自隨其爲吾家之物者指數已三十餘年余因是重有感矣夫古人之所遺大者六經三史諸子百家與夫漢魏唐宋諸名

流之文章次則雖彝兕敦石刻法書名畫之屬其磨滅乎水火零落乎蟲蝕鼠齧毀棄乎墟市闤房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留傳人間者或入於御府或爲好事者之所秘藏若夫離之復合散之復聚者誠未易一見也此冊自程氏流入黔州不知凡更幾姓其跋涉於山巔水涯瘴烟淡箐之中者又不知幾何年至先君子撫黔得之携歸里舍夫遷入羈客流離數十年一旦得歸鄉井不必入其室遙見閭閈屋宇未有不驩然色喜者

此冊不可謂非離而合散而聚也且物亦何常之有予與先生曾孫字臣少同硯所繼以姻婭使此冊在程氏雖未必蘄嗇不一借觀予豈能攫而有之耶曩與字臣論文之暇出以相娛字臣展玩之反覆至再至三以其家藏之遺跡若祖若父之所珍襲而寶惜之者目睹其屬之他人而不能復爲已有天下之物豈僅此尺牘也哉吾見世人巳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與如拔翁所云者亦獨何歟

重修盧齋記

此盧南村先生畫扇齋也嘗自作記及重葺又記之更賦七言絕句一首所謂明月清風又一齋是也虞山錢蒙叟題李長蘅畫冊云淵明集有畫扇贊盧德水取以名室曰畫扇齋余愛德水之妙於欣賞而工於標舉也過杜亭信宿齋中因語德水此中難着俗物如吾友程孟陽李長蘅乃畫扇齋中人耳南村歿後閱三十餘年此室歸先君子康熙癸亥移居有詩並序曰富兒俗子未易託此數椽明月清風嘗若懸其一榻此室非先君子不可居此語亦非先君子不可出使南村有知必以此室得託於先君子爲無憾蒙叟有知亦必謂畫扇齋中人孟陽長蘅而外惟先君子爲相宜也歷五十餘載癸丑夏爲涷雨所毀又閱二年始加修葺以先君子移居詩序有齋署曰盧之句遂顏其額曰盧齋併題識於後庶不泯此室之原委云

德水二字辯

德水非地名也吾黨人士刻印記竝署名概曰德水蓋因前賢盧侍御紫房以德水爲別字又因城西有此運漕水道捕影捉風不事考證譌舛相沿遂目德水爲此地之名矣按德水二字始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蓋秦以水德王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四海之內水之大者曰江淮河漢河者黃河也隋大業間煬帝開此名曰永濟渠何得以德水之名加之況今之德州乃昔之陵縣自明

永樂間始以兩地更易其名更不可以此水冠之以德又按明正德間吳中詩人黃省曾學空同大復之學者其子亦詩人也名德水字淸甫撰國華集虞山宗伯亟稱之三吳水鄉不濱黃流匝地皆水竝無德名亦何取乎可以恍然可以爽然矣

論文

文者貫道之器文卽道也六經以後西漢爲極盛雖唐人以司馬遷相如董江都揚雄劉向竝稱要以司馬子長爲百世不祧之祖東漢迄晉不乏作者降而六朝纂組之工徐庾挺生豈其易幾祇以句可通融易于剽竊徒事對偶漫無神理流弊之極遂起後人之彈射唐初尙沿其舊昌黎生唐中葉崛然一變後人所謂起八代之衰也同時栁子厚自出機杼別是一派宋歐陽永叔曾子固王荆

公皆學昌黎昔人評韓謂其恠奇譎詭歐陽等又變之大抵師古人之意非取其貌似也唐宋八大家之名起於明之茅鹿門然八家之源流攸分未嘗相同如蘇明允則學諸子孟子大蘇又變而爲茫洋恣肆蘇頴濱不學文而學兄天之所限則不能如其茫洋恣肆矣宋南渡後朱晦翁以及金元諸公至明初之宋金華方正學皆宗廬陵南豐然原本經術確有根據非蹈襲歐曾之詞句摹擬剽竊作優孟衣冠也此後風氣衛萎頹然爲老生學

究之習陳腐不振黃茅白葦望之欲臥王弇州痛惡此弊思有以易之遂一切抹殺反而求之秦漢之上其才力豈同泛泛故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之語位置甚高物極則變亦相激使然也歸熙甫出遠接唐宋作者之統緒其源本於司馬遷莊周遂與弇州相詆牾錢牧齋評震川之文曰每爲文章以一古人爲繩尺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絜誠有明一代作手也錢牧齋始學弇州後宗震川而根抵於昌

黎廬陵但其文頗用對偶近日汪鈍翁又詆厲之豈非以其體裁稍襍不能盡出一途而然歟 本朝爲古文者不一家如汪鈍翁朱竹垞雖文筆各異皆知原本於經術數十年來斯文傳絕始於爲八股文者盜竊韓歐蘇曾之詞句遂以爲八股者即可爲古文率筆而出混亂俗目其所爲開闔呼應前後操縱頓挫埋伏遙接之法度茫然莫解亦竟不求其解更可異者近日誌墓之文則排門比戶無非作者歸震川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

之民可嘆也覆極則反以俟後之君子

先室蘇氏行畧

歲在戊子十一月二十四日吾妻蘇氏以疾卒於里舍兒子同之遣使赴開至京師悵怳驚惕爲位以哭嗚呼中路忽析思舊腸廻遺挂在懸望廬隕涕悲可知矣云如之何於是請急遄期成服治喪如禮遂赴告鄉曲同官通門譜誼及素交遊諸君子無不知雍麗有妻之喪車騎雜遝喧闐弔唁事亦已矣嗚呼吾妻烏足以言文章傳哉若夫徇俗悼亡假借掇拾人媚三從家擅四德但涉故事曾

非實行余則何敢以有言況吾妻生長般賑于歸鈲覘以視夫身際貧微者秋砧不斷夜擣寒衣井臼靡遑躬勞殘月誠爲有間余又何從以有言羈旅廓落緊聳傷懷嗒然揮涕之餘追憶吾妻爲女爲婦五十年獰飈蜮然鵂譙四至愊憶紛紜萑蘭未已有非外人之所及知者余何能以無言且龔當代君子賜之謳言以光重壤余又何忍以無言也吾妻爲東武城望族中書科中書舍人蘇公偉女九齡失恃繼母再易哀哀弱息血淚幾枯吾妻

則德厚信砥事父如毋事繼毋如父姽嫿幽靜孝格以慈外舅使楚道卒迎棺㘅號雀立不轉關懷弟幼邑邑弗忘此吾妻之篤於所生也年十七歸余是時先王母太夫人在堂諸叔父同居王母壼訓嚴峻吾妻上事祖姑中事姑曁諸母調劑斡旋先後無間心力竭矣雖眠娗不免則攝氣屏息若情所難遣或掩門對泣或障窗眼語余追傷曩昔不自知淸淚之沾潰也先大夫宦遊南北余每從行吾妻奉先慈夫人里居晨昏弗違及余枝官農

部先慈以痰結多疾吾妻藥餌周摯覊没無解先慈性仁厚雖犯不校吾妻恐侘傺莫豸則旁引曲喻柔語婉釋迨先慈見背擗踊哀痛憯怛號呼哭聲嘗與余相應也先大夫懸車里舍或於臧獲偶加夏楚吾妻則趨跪以解先大夫無不立適者蓋吾妻自景衣後爲婦者垂三十年其誠信所格至此益無所儗怍矣先大夫考終吾妻之哭舅也與哭姑無以異嘗涕泣語余曰手足淚情罔間嫡庶阿堵外物勿較肥瘠余自先大夫卽世與諸弟式

好無尤不致遺譏宗族邑屋以爲先人辱至今諸弟無不事邱嫂如事兄者葢有以也去秋子婦云殂諸孫尙幼吾妻提携縫保矜憐撫掩或中夜惝性或停箸收淚今春携兩孫來京以諸息分隔兩地匝月卽歸余送之登車相視含淚而別嗚呼輿中一盼遂成永訣幃屏髣髴遺音在耳余之悲何能已一子寡耦諸孫靡依呱呱喧喧啄抱何人余之悲又何能已問彌留之際眷眷於特猶作乘輿北發之語夜臺茫茫魂兮安往三十三年竊昱一瞬永隔幽壤余之悲更何能已吾妻生於順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子時享年五十子一人女二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竺寒颸颸助人傷叢畧書其實且大者所媿頽裔尠陋佩阿不靈屢路淺言有贅無文知我者鑒焉

從弟南陔墓誌銘

君姓田氏名貽麗字南陔先仲父鹿關公之冢子也生有至性四歲而喪母當叔母易簀時日孃寢耶依依守之弗去及受含家人環哭亦隨哭涕泗橫流見者莫不太息泣下焉玆後王母張太夫人撫之予以先母夫人生子多殤亦爲王母撫育並列膝下雖從兄弟猶同乳也王母以弟提抱失恃恩撫倍切移置臥榻傍省視周至飽饑寒煖惟恐少不得其所無母之戚弟未曾嘗試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旋爲國子監生吾家自曾王父以來家規嚴肅子之於父弟之於兄側行侍立屏營跼蹐未敢輕於言笑故一郡稱家法者以吾家爲最至仲父更爲嚴峻弟自入庠受室而後未嘗假以辭色每聞呼聲恐懼囁嚅瑟縮傻聽諭畢卽退非召亦不數見偶遇疴疾惟向左右近侍偵揆安好而已仲父性高潔坐臥室內不容纖塵弟仰承志意黎明而起躬親灑掃廳事書齋拂拭几榻如洗堦墀院落靡不畚除一淸雖盛暑劇寒率以爲常

仲父知不知弗問也古人所謂事親養志弟其庶幾與昔石建之於父奮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司馬氏傳其孝行照耀史冊以此擬之抑豈異乎夫人子之於親也生養歿哀猶未也爲之執役不避卑汚服勞衛冒嚴霜烈日以奔走之嗟乎凡今之人孰非人子反而思之無其一焉以視吾弟寧不赧然有傀愧哉仲父卽世其事繼母也一一如事父母意微咈雖顚毛種種亦既抱孫必長跪以解悶者以爲難尤難者弟繼母出也其於

弟也亦無間言吾見世之兄弟各母者父在析産父歿則較量美惡分別肥瘠妄疑偏愛逆計私藏尺縷之末斗粟之微錐刀箕帚無所不爭以致母子相辞婦姑相誶伯仲相鬩甚而搆訟公庭恬無顧惜嗚呼若吾弟者豈易得哉仲父之久殯也予見弟卽詢之曰襄事有期乎弟俯首不語若似有待者予切責之弟曰唯唯遂南走金陵求貸於通門躡蹻二千里虛橐而歸竟致因循不克葬而卒卒甫三載而弟之子山農上體父志不謀於叔氏

奉祖竝繼祖母羅孺人柩葬於曾祖　贈司寇公之兆域啓祖母呂孺人窆而合焉有子如此弟可以無憾猶憶仲父之坳也垂三十年弟補衣糲食競競固守以終其身至於今廬舍依然阡陌無恙次子家孫竝爲諸生吾意仲父與叔母呂孺人夜臺伉儷執手慰勞必欣欣然以爲幸有此子亦可謂無忝於所生矣弟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雍正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五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元室李氏繼配趙氏再娶申氏子

四人女二人孫二人曾孫二人先期山農謁予而言曰姪父將隨祖柩葬於墓次知姪父者莫如世父知而能言之亦莫如世父敢乞世父誌之予長弟四歲回憶同侍王母扶膝嬰嬉惘如旦夕予何忍辭於是書其大者俾山農伐石鐫之藏諸隧道以取徵後世焉

李槐村墓表

嗚呼是爲槐村李公之墓公之葬也同里遜恭孫
公誌其竁銜葬佩實信而有徵矣孤世基等以爲
誌藏諸幽也不欲使其先府君孝友之德敦厚之
行性理之學不表見於當世乃謁予垂泣而言曰
隧道之碑願有請也予始以不文辭既而思如槐
村公者予豈可以不文辭哉昔太史公之作史記
也七十列傳中卒皆豐功偉烈圖像丹青流聲竹
素不則奇節高義足以震駭古今而獨於石奮一

傳唯稱其孝謹始則曰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又
曰四子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又曰萬石君
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
及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
多質少今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又曰奮少子慶爲
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一篇
之中反復抑揚寓意深遠豈非以其所重在此哉
吾州之以孝弟恭謹稱者惟米市李氏云米市者
其始遷祖所卜居之地亦猶馬糞烏衣傳之在昔

矣數傳至太醫院吏目諱岐者孝友栽在州乘吏
目之曾孫仲斗先生生平無厓岸之行無鉤距之
智無詆讕誕謾之言以仁厚退讓爲德於鄉以孝
謹範身砥礪諸子子以姻婭之末時相過從猶及
親炙由今思之門以內雍穆翕和童僕訢訢皆可
取法也先生生三子槐村公其仲諱升字階五晚
號槐村生而穎慧弘厚有局度仲斗先生鍾愛之
每指以語配陳孺人曰此吾家重器也吾祖父藝
善世有陰德積慶食報其在此子矣性聰敏嗜讀

書初學爲文即凌獵行輩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
第一蜚名籍甚數踏青門侘得而失者再以循例
貢入成均　國家設立八旗官學以教卿大夫之
胄子公考授鑲黃旗教習期滿吏部試上等以知
縣錄用所親謂公曰君今釋褐出宰百里可以克
繼先志矣公曰未也吾父之教我也以科名相期
非此不足以瞑地下安先靈於是下帷攻苦晨夜
吾伊遂舉康熙乙酉京兆鄉試公不以一當爲喜
而以二親不及見爲憾所得例給坊銀悉置祭田

以供粢盛曰此　君恩也祖德也三上春官不第
會新例內閣中書以乙榜者序次銓授公始絶意
帖括時年已及耆矣公工於制舉藝準的濂洛援
据六經而獨得其閫奥所著有槐村家課閉戸以
教子孫時以北齊劉獻之之言勖以孝弟忠信仁
讓恭謹以予所見公家三世以來父訓其子兄誡
其弟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不染婾薄靡丽之風二
三奴子短衣補紉無飛揚跋扈之習傳世滋大正
未可量而紈袴素封以結交飲博爲能鮮衣華從

駐耀街衢者每目而易之噫吁良可嘅也閱十餘
載而卒年七十有二又二年雍正辛亥三月孤世
基等遵公遺命葬於祖墓之側以生殁欲瞻依其
父母也娶吕氏子四人女二人孫四人孫女十一
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其世系並婚嫁聘許詳
具誌中公沉實恭謹言無虛僞行無矯飾其孝於
親也生盡色養先意承志孺慕之誠存殁不異其
友於兄也抱疴疾苦藥餌咸自己出雖長日永夜
未嘗暫離而友於弟尤甚同其欲惡煦煦慈愛白

首相對親如孩提其弟子從妹壻也向予云然又
曰吾兄弟自析箸別居一日不見則皇皇如有所
失予聞之既多公之篤於其弟又多其弟之見德
而不背也嗚呼罕矣可勝歎哉舅弟繼殂言念二
人感懷同氣聆賅諸孤一如己子吾慨夫世之遺
棄其親者則偭背其兄弟雠視其骨肉蠶食微求
滿讕傾排靡所不至天下有孝而不友友而戕賊
其所生者哉公又不獨克敦門內而已從兄以仁
懦遭誣幾不保其阡陌公蒲伏公庭力爲申雪以

及割宅族兄赒恤宗黨力農向學無不各獲其安
而就其業又念族屬繁衍緩急難浹乃營置義田
申明規式如范文正公故事於是一族之人仰事
俯育生養死送同歌哭而長子孫禮耕義種油然
而忠愛生善心作爲　盛世之良民昔范忠宣有
言曰先文正置義田非謂斗粟疋縑便能飽暖族
人蓋有深意存焉公之用意亦云深矣若夫設立
義塚乞藥施櫘歸故官之旅櫬還鬻身之宦女竊
薪者倍與之盜禾者立釋之周官大司徒以六行

賓興萬民曰孝友睦婣任恤公殆兼而有焉天性篤厚善與人交是非較然若暴揚燕私則無之貞不絶俗雖後門寒素得至其前若厭薄狎侮則無之性善飮花月娟媚勝流翕集若孌童酒糺沈湎流蕩則無之春風和藹口出氣惟恐傷人雖豪強以非義相干卽耳熱面赤未能重拂其意必屈已以從此又公之仁厚承家立身行已無改於其父之道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仁育義正 特製
聖諭十六條風厲海內我 皇上御極惟恐人之

遵信奉行久而或怠也 特製 聖諭廣訓 勅所在有司朔望宣講凡今之人生長休明之世熏習 聖主之化所謂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如公之行事似亦無足異者然由今觀之實爲殊尤絶勝六關不勝表而百城不勝圖也嗚呼豈易得哉予是以覥愢執筆排纂公之懿行大書濬刻勒諸貞珉庶幾鄉邦人士過公之封讀公之碑其知所感發而興起也哉按古三公稱公年之長老尊其道而師之稱公予故援毛公申公浩公之例表其墓曰李公云

祭謝方山先生文

歲在康熙甲午某月日姻婭後學田肇麗聊具香楮清醴之儀漬淚執筆爲文以昭告於刑部郎中方山謝公之靈嗚呼憶昔丙戌誓瓻不堅就公言別執手淚漣孤清絕照扎奇一編行已處世滾滾言泉寒暄七易解組偶還先生已矣宿草芊芊宅安今卜老淚如潺臨風一牟畧申俗讓如公難再今之大賢通脫天賦高懷不率未抒抱負曹郎拘拳性躭誦讀獺祭滿前博學強記雪屋寒氈長安如海朝市喧闐名公接席唫咏流連風流文采十子名傳曠達灑落逸致翩翩老馬蹣跚朝衣敗肩敝褸苴履納足欲穿高視闊步快論驚筵權要絕跡閉門聯篇通籍卅載不名一錢得失榮辱處之夷然長身美髯望若偓佺風骨稜稜倜儻褊襶晉人之致于公而全人澹如菊先生有焉遂初之日首未華顛鰥鰥獨處坐臥一壓蒼頭一二枕臂件眠布被土銼彖塵不滿我先君子懸車在田如膠如漆如韋如弦相望衡宇晨夕就便杳白巾車桃紅放船曾不兩稔返壑逝川余遘閔凶公意纏綿往來過從忘分忘年祥琴再逾勸我先鞭致身貴早此事因緣五言驪唱慎交惓惓書紳在佩早夜勉旃無何數載棲成待簽天醉未醒帝筮有徵不遺一老我心悁悁對此松竹忩欲騰天嗚呼哀哉長河偉人間生不偶陳根般若値因濃厚漉裴挂門貝多棲手慧解鉤摛公才八斗秋卷爭傳業壓如帚若染香人香生在口公也人望痛疾俗醜目覩類風大叫狂走拈韻臚列奢靡力剖讀杏村詩應知自咎碧翁愛才十子而九廣平今逝奎宿竝耦天上文章需公等手公也融融快聚十友詩畱人間靈心不朽公其無憾孰如公壽鑒我誠言聊蕢絮酒嗚呼尚饗

先君子承家學工詩筆濃熏班馬苦學廑何一世
辛勤有非尋常所可擬者古之淺儒碩學不是過
焉然志尙恬淡不近名每詩筆脫藁卽掩匿之弗
以示人當時有勸付剞劂者曰災梨禍棗遂可傳
之不朽乎予嘗見濫博虛名亦終與木卒草亡同
歸一慨又何如老子之知希我貴也迨雍正乙卯
秋撿點篋笥以所著悉丙幸搜剔未盡斷簡中尙
遺詩若干首古文詞若干篇廻環敬讀恍如過庭
時聆三唐之奥古閩八家之微論殊不禁目瞪心

悽且潸潸然淚下也遂編次梓之嗚呼先君子一
生心事知者無幾雖仕籍表表已蒙
九重之惜而一第闕如終屬隱恨故侘傺無聊之
意時形於行墨之表後之讀是集者亦可知非漫
然之作無爲之吟矌世相感諒必有咨嗟嘆賞而
不忍釋諸手者則今日之梓宜何如其急也如其
不然怙括之遇合旣無分於生前而詩筆之英華
復不得流播詞塲以償身後之萬一悠悠蒼天倘
堪一問哉且所謂先人有善而不彰伊誰之罪也

故皇皇拮据卽逕庭亦有所不恤云兒同之謹識
乾隆七年壬戌季冬朔二日

有懷堂詩集

目錄

有懷堂詩集

濟南田肇麗蒼厓甫

送翁康貽郎中歸武林

橙黃橘綠計歸舟又向湖邊續勝遊杯泛碧峰三塔月詩尋紅樹六橋秋漫依丙舍身將隱且理丁年志欲酬落落京塵存舊雨遲君兩載住西甌

題畫梅

十幅生綃寫照時梅魂梅意兩參差橫斜疎影朦朧月滿眼孤山處士詩

又

曾記迴汀鄧尉前紅闌綠浪幾周旋披圖還憶銅坑路風送梅花香載船

述懷柬李鹿山

西曹各專司繁劇江南首厠身歲𡿨更歷戊亥子丑予材愧寸莛如五斤在手閩海有李子同事稱快友文采老於菟聲價等璵玖早起入郎署相對噉牛九兩欒與齊傖善謔兩不咎披案即求生予亦不敢苟朋語索我詩薑芽謬云好叶慚非科名

人頑石寧堪剖箧中多遺書口讀心不受堆案獺祭魚推去輙忘其龜勝聲鳴鳴此中何所有虛名我素鄙豈云傳不朽性僻耻奔營踽踽苦株守譽來非所干立身幸無垢退食爲此詞藍尾插座右

張志尹選少司成

問字執經列講堂高人公事說文章（用昔人句）成均大雅遙相繼司業於今又姓張

送李鹿山出守重慶

西南據上游擁節向江州郭遶松風響涪環碧玉流千帆集巴子終日吽鉤輈拜舞兒童近萬山龍爪秋（龍爪蜀花名經秋始開）

又

山翠官齋映排衙打鼓齊堂開花罋覆聲動午鵑啼酒剩千筒滿詩箋十色題佗時來阿段須伴擕茶擕

又

握別匆匆去離心不可論交情留我輩經劳愛君存寂寂白雲署融融渝水村此行又堪聽細雨劍

南門

又

祖帳青門外離筵是苦筵不能留五馬只望住三年盛世巖疆重清時外吏賢西川非粤嶺莫戀荔枝鮮（重慶產荔枝）

鄧孺存齋中食蒸餅

吾鄉有佳味曰舉羅不托白麪種麥半亞旅勤耕穫年來値灾祲價貴等珍錯來牟未一收牢丸何由作京餅糕市塵粹牙不堪嚼鄧子孫落人姻婭

集履舄（叶）飲酣出餶飿堆槃光熠熾云自故鄉來十指勞午夜（叶）溫輭且潤滑團肥瓠壺白（叶）把玩恐觸傷入口香漬齶所愛味不同天然非穿鑿未知佳人手何以調糟粕南人嗜粔籹飴甜爭揮霍餦餭燕市宜滿面傅金䕶試嘗此鹵餭應知心駭愕大啖驚主人我猶恨脾弱非復少壯時未能盡盈百（叶）臨行擾其餘袖携不避誚只知飽老饕寧計難爲酢

絕句

一代詞人擅盛名蚍蜉撼樹笑憒憒憑君百囀如簧舌未必人人盡噤聲

秋日詠懷

幾載辛勤鍛羽情一番風雨歷春明但存錙銖當年恨不愛揄揚近日名夜氣牀頭金漸少郎官坐末意難平逢人嶽嶽矜丰采博得揶揄太瘦生

題畫枇杷

蠟兒爭說江南好脾蜜輕黃饜齒牙猶憶金閶門外路筠籠兩岸賣枇杷枇杷一名蠟兒

張南梁入祀鄉賢

聖朝重道儒術昌師表萬世垂皇皇中原遐陬崇廟宇上丁合樂聲飛揚旁有一祠位林列云是賢者生此鄉春秋享祀載典禮俎奇豆偶非尋常此事大矣知者少瑕瑜不一雜北邙濫入座闊行多愧見之使我心神傷位望崇高身外事門內無忝誰能當吁嗟關西有張子惟孝友于門牆光司空營壙達者事窀穸可讓悲兄亡猶子吾子同一氣左提右挈心迴遑一時學者推大師絳帳問字排兩廡或以人倫立模楷或以風雅傳清商處此係障勤佐理晨羊不飲稱循良仁者所至感者化神門虛寂無鄉鐺一介不取銘座右十畝任爾黃茅荒頑愚無知吠夜犬呼來梁上聽取將嗟乎此風今已杳論定不必阡瀧岡鄉有先生祭于社數者有一堪蒸嘗鯉庭太史黃門貴惟公不藉兒孫芳憶昔驪圍赤奮若先君奉　命司春場拔其尤者十得一薦之郊廟鳴雷琅無何歲月逾一紀前後並列宗伯章辟雍鐘鼓柷磬圍頖水不絕流湯湯

後世名稱非公羨鄉評確定庸何妨作頌無才愧家學執筆不盡南梁張

晚春即目

九十春光底事闌雙雙蛺蝶殢春殘花飛又有移情處柳絮乘風也作團

送黃肇開之任湯陰

秋氣縈中庭仰視星漢迴鄰槐高百尺風善樹亦嗔棲鳥樂其曹格磔聲未靜長安冠蓋多欲請誰為益鍵戶謝交游兀坐如智井閒客夜郎來巾襪

不暇整別今二十年面骨惟我瘠相見不相識㬉目審吾譽憶昔羅甸游年少氣馳騁文筆共矜奇相許圖南溟十載頗鎩羽運蹇愧短綆身以異途出白首沉豈省羨君標科名百里印在秉湯陰古相屬沃野肥四境四年湧水源洗手嚴夜丙三年循良擢異政勒鳳嶺我況易水寒蕭蕭夕春景勞薪倦欲歇駑馬不堪遲遲書猶在笥羅醞可茗芋洹衛本同流春風思駕艇依人非所長慮使怒生瘦年來苦沉疴五藥價如縈思上和扁墳庶幾疾可拯知君重故人開門不晷晴

故城道中憶舊感懷

挽鹿當年相伴歸歷亭風景尚依稀白頭重過甘陵道愁見雙雙燕子飛

杏村東樓有感

春風料峭晝溟溟廢砌朱欄積雨零極目東樓惆悵處垂楊亦改舊時青

送鍾子韓歸武林

登臨曾上木蘭舟歷歷鶯花憶舊遊欲艷湖光山

色好銷魂一別是杭州

又

蒙頭冒架可憐春爆火紅爐映酒鱗撲地飛沙三月柳不堪折送六橋人

春霾日和孫輿韻

風霾颯颯掩柴荊一月苦無三日清（爾雅春為青陽注謂氣清而溫陽也）憀縩不聞新燕語殘紅偏忤老人情驅愁仗酒出奇陣引睡憑書作導兵一枕黑甜春事了聽雞不起舞殘更

李忝戎問病

蕭蕭今雨無來客席上誰從問病文滿院春光門晝掩打門忽到李將軍（孟郊詩席上印病文）

戊戌五月紀事

黃沙四蓋掩朝陽眼底傳聞事可傷旱魃東西齊跋扈梁塵南北各飛揚朝朝索賦銀鐺急處處呼天禱祀忙魚餒雞豚徧僎美郊原猶自望商羊（陸士衡詩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

中秋月飲

玉川詠薄蝕謫仙嘆淪没二子抱餘情相繼聲來歌今日値良辰忽睹桂輪闕輪闕輝不揚舉首爲衙徬臥聽鼓聲喧使我中懷傷

閏八月望日

天欲補前闕償此中秋月皎皎當碧空仰視興起忽柰光何依依照我衙茅扉虛白淡秋影紅蓼交澄輝對月未應眠清露沾我衣

北臺山人歌

北臺山人寄我歌邀我共作北臺篇我地無山苦

寂寞使我北望心悠然丹崖翠阜歌不及但述過眼嗟雲烟反覆沉吟五百字于徐若醒雙蝶眠入生仕宦偶然耳大鵬斥鷃誰愚賢官高鳴尾施行馬秩卑傴僂拜輿前僮僕腹飽妻孥煖華山五龍何曾安鐘鳴漏盡不知止金多誰復思清閒山人拂袖急勇退皓皓出浴無爾滓白衣蒼狗日互易觀海不異觀桑田山人有出浴觀海二圖小照北臺崒嵂峯巒好誅茅正可插數椽好山難得在家園結隱何須峩嵋巔上有萬仞之絶壁下有百尺喬松經千年

風景差擬王官谷休休可將堂額鐫移置筆牀安茶竈圖書萬卷勞丹鉛雲嵐百變倏出没朝霞暮靄來窗軒撫琴動撩衆山響逍遥蒙叟時流連北臺不入山經錄此後將以山人傳但見北臺山色高辱顔

哭外女兒封宜人二首

本支一氣亦多人不及同源中表眞遣婢分甘何懇懇呼兒問疾復諄諄八年縈念情無已一夕彌留語倘頻女兒臨終相念不置余以臥病未及親視含殮至今爲恨泉路茫茫

堪永別寒暄老景更誰親

又

一樹小桃傍院東年年折送膽瓶中庭前小桃紅女兒所愛每花時必先折送那堪掛紙清明至又見盈枝爛漫同映日惟驚雙鬢白落英不照九原紅闇彈老淚春風裏回首前塵恨未窮

近況

一牀喜供一身眠連展黎祁下筯鮮不是老人甘澹寂周妻何肉漸無緣

秋日襍詩十首

老樹閒柴門端居閱秋序意象日疎豁露繁草半俯扶杖遶堦除苔淨綠可數孤雲覘我暇紛紛來庭戶黃綠蓼花前悅此好情緒簷鵲夕聲喧新月已遙吐

又

客散感貴賤署門亦多事善哉馮讙言所期失所利落落烏合衆匆嗟共掉臂昔聞洛陽子骨月互軒輊蒲伏面地者當年曾厓眦

又

今之稱佳人容貌論妍媸本質殊未然粉黛掩瑕疵衣裳何熠爚渲染類輿尸古來將相材或恃胖大髭

又

秋夜不能寐况是瀟瀟雨滴瀝聲未歇唧唧蛩音縷輾轉聽蕭瑟苦憶東坡語老淚來何從殘夢去無緒數漏懷遠人落帆在何許時四弟赴任粵中

又

積書貽子孫子孫不善寶玉石與鼎彝饑來不如芥吾恠營營者攫取恣所快鄙夫務貪得誰守及老戒語云積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後人又曰未必能寶

又

死生見交情吾以覩骨肉傷哉同氣親蓋棺成反覆祇爲慾利牽不顧撫尸哭父死從者兄欲言額頻顣言已氣哽咽淚下何皴皴鄉鄰敦孝弟可以挽頹俗

又

憂患始識字不學今幸免簪纓與樗蒲能事吾亦鮮惟聞絲桐聲心癢如疥癬老大恨未能愁來寡所遣愛此醉翁引淸圓舒以卷不須絃上音趣中冷然善

又

東野貧窶人昌黎樂其徒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直欲分賢愚吾嘗詠此詞此詞今已誣笙竽可悅人文史恐不如

又

稜稜骨凸起治瘦苦無策食粟與食肉苟且聊塞
責舉笏郎已飽何能再肥白見者如秦越瞽言不
敢聶區區道路人未可論肥瘠

又

一鳩簷際鳴潤上前楹礎北風秉微寒果兆夜來
雨田間送喜來來年艮苗應賞彼力能勤悅此膏
澤溥今年禾黍繁釀酒辛有奠尢尢十畝麥可以
充粔籹不食大官羊庶免細衣土

送盧抱孫之任洪雅

由來吏治重文章美譽殷殷　天語長蜀化文翁
工翰墨賦成司馬畧邊疆朝收我景應充卷夜聽
猿聲莫憶鄉九十高堂開壽讌循艮報最好稱觴

又

才子方宜西蜀去漁洋標格許誰同百花潭上舊
題好萬里橋邊新句工月白風清江漠漠嵐浮花
映雨濛濛登臨處處堪欣賞郫飲應知道貌紅

紀夢

撲鼻花香醒未除夢中忽見好林居將來似有安

排地兜率海天非所如

讀陶靖節傳有感

捽兀窮廬酒一樽歸來松菊幸猶存沈吟獨柱柴
桑老敢向人間說閉門

甲辰三月三日喜雨

雲開日霽霭新晴綠柳天桃艷艷生一雨祓除逢
上巳幾年霹靂值清明（時州牧陳君貴林爲山祈禱立應）有意
間關好社鼠無權草木清奇語老農勤樹藝瓜田
從此不須驚（末二句感舊事）

蛺蝶

沾自穿紅意態輕斜飛倒舞美春晴落花滿地少
來跡蛺蝶何知也世情

答瑞守劉百斯

江南江北兩相望牽引離情歲月長惟憶舊遊同
應阮敢言新詠倒山王（來札有勿以北山見誚之語）無才甘隱
蓬蒿地有約空懷秋水鄉（來札約觀長天秋水）兀兀騰騰春
又暮故人繾綣倍淒涼

姪廣成赴杭州求父執爲營葬之計因憶

丁亥三月住西湖上已二十年矣感成
二首
曾向西泠載酒遊湖光山色滿汀洲絲飄弱柳垂
鶯樹綠映青帘拂畫樓流水香生芳草徑落花風
颭木蘭舟濃粧淡抹相宜處猶遣相思累白頭
又
何事因人作遠遊交親得路已悠悠誰經宿草垂
新淚幾見窮途憶舊儔夜雨應勞千里夢鶯花不
解六年愁伊父歿已六年江南持比家園好筍碧茶香莫

滯留
十二連城在德州城北明李景隆兵敗築土阜於此以掩飾耳目者
景隆豎子濫將軍築得連城衛水垠大事已嗟君
破壞猶留土阜聚羊羣
作者
眼底紛紛稱作者誰從爾雅識蟲魚胸中若有玉
條脫不道南華是僻書
和裴香山中丞原韻二首
負郭西村好種田膏肓家世是林泉風闌雨長人

空老藥試魔侵病可憐謬妄當時思富貴賤此
日失神仙羨君名遂功成後郤憶青山不要錢原韻世間百物都須變不信青山也要錢
又
朝來引鏡嘆鬚鬆偃仰今非舊日容風月花辰渾
是夢春秋更令總如冬詩書徒作三餘計麴蘖難
平五岳胸可怪巖巖開府者猶憑一醉破愁墉原韻細嚼梅花傾苦露萬緣一醉破愁墉
題魯蕁亭監司閱駿圖小像

我昔曾到浙水東巉巖突兀迎千峯見之狂喜忽
大叫大癡黃鶴排虛空駕艇軋軋歷萬壑爭流競
入城市中灣環甲第辮淙淙茅屋亦須船始通俛
仰向背皆圖畫無乃身到蓬萊宮臥龍山下三日
住魂銷我恨歸匆匆二十年來在胸臆臥遊圖繪
無良工暱餘忽聞剝啄急奚奴持卷來房櫳使君
風流家宛委或畫越土思樵風不則少壯憶三好
酒鉤歌扇兼詩筒胡為假儻畫二馬坐石注覛侍
兩僮嗜癖郤在似武子苦愛駿逸如支公韓幹於

今不復作權奇骨相神亦充我昔與君初相識武陵客舍値仲冬纖妍白晳鬑朱出阮何風貌誰與同是時我年未三十自慚形穢非謙冲荏苒忽已四十載君猶矍鑠吾衰翁我久抱痾歸鄉里持節君來齊魯封謝客杜門日偃臥過門問訊何重重今聞趨 召燕山去爲君馳騁舒丹衷上馬顧盼意氣雄

水東草堂感賦 仲父鹿關公故居也今已屬他氏矣

繐帳淒涼歲月徂生前籌畫意何迂那居枉作百

年計燕翼徒誇千里駒 公名幼子曰我家小字兩日那期望殊深切也 字佳名留翰苑一棺隱恨去黃壚燕巢新主呢喃語應憶當時舊畫圖 公嘗取蘇句先生卜築臨淸濟喬木于今似畫圖作齋聯

盆梅六絶句

點綴微雲月又斜光凝殘雪逗窗紗今宵偶作羅浮夢喜見新粧蕚綠華 綠蕚梅

又

盈盈意態可憐生一見嬌容便眼明無那牽人魂斷處微醺薄怒最關情 紅梅

又

何事騎驢學浩然橫斜作意媚牀前三竿日上黃綢煖儘對寒香自在眠

又

此香此格非常有應占東風第一名坐對蘭缸人未寢愛渠疎影照分明

又

莫愁幡信到墻東狡獪封姨伎倆窮斗帳深藏門晝掩一憑桃杏嬲春風

又

種種顚毛面又黔崚嶒瘦骨引人嫌不羞老態輕唐突也㧞梅花插帽簷

感懷

門第依然標舊名低回今雨不勝情傳家愧乏千頭橘入耳偏多百舌聲漫以是非狗好惡誰將廉墨辨虛盈負薪披葛傳聞在椿蔭當時總上卿

又

白雲秋接版曹春回首靑門感珮紳篤馬守㡘三

品料軟紅飽踏七年塵曉風殘月隨鵷侶晝省金
閨愧發臣猶幸太倉三十萬　君恩不負報雙親
康熙五十年倉差初用漢人余奉　命監督富新倉積弊一清有盈無虧蒙　恩議叙

又

勞薪敝帚不堪論痼疾纏綿朝復昏十畝田園初
服冷百年人事五更煩烟霞詎敢云高臥草木偏
蒙惜　至尊　天語煌煌下開府餘生何以荅
殊恩予請急歸來臥病十載歲丁未秋巡撫塞公忽接　上諭云此人可惜着該撫加意調理送京引見臣何人斯遭逢如此感愧無地矣

又

人事參差未易量由來才命兩相妨世間黑白任
昏瞶天上是非偏渺茫崔烈晚來終恨臭馮唐老
去祇爲郎漫憑楚客勞勞問騷屑空餘淚數行

偶書所聞

盈巵紅酒夜迢迢料峭凝寒雪又飄傾耳吳歈齊
倡和春風共度可憐宵

巳酉閏七月廿八日五更不寐口占

醉翁亭畔憶曾遊夢繞琅邪幾度秋眼底征人千
里外計程今日是滁州時兒同赴江南分校鄉試

題學博張道樸披露眂馨圖即送其歸臨
胸

遠引何須計稻粱柳門遐闊又高翔冥冥不受弋
人篡野水蘆花風味長

又

蓴鱸逸興李鷹希大峴山中好息機變爾風流如
鄭老今朝拋卻廣文歸

病中遺囑

文章事業兩茫茫如訣墓人入屬子虛不羨達官誇
里黨荒唐何必嚇蠻書

有懐堂詩文集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肇麗撰肇麗字念始號蒼厓戶部侍郎雯之子官戶部郎中肇麗負儁才而屢試不第其入官也以任子故述懷詩有慚非科名人句蓋吟咏之間嘗以是耿耿云

靜便齋集十卷

〔清〕王曾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靜便齋集十卷》提要

序

嗚呼此予亡友茨檐王君之遺稿也予與茨檐同居松里年齒相若契厚如昆弟憶雍正乙卯石交黃君西滸爲繪松里五子圖五子者杭君堇浦張君南漪符君南竹茨檐及予也荏苒三十年來日月不居故交零落南漪南竹相繼殂謝茨檐之歿抑又八年矣吟場酒地徑草爲荒每過諸君子舊館不勝黃公酒壚之感今予羈迹吳門堇浦又掌教揚州間歲始一見益嘆友朋聚首之不常而感逝傷離之難已于懷抱也茨檐食貧力學饘粥不給手未釋卷又嘗假館于繡谷吳氏小山趙氏養素王氏之三氏者儲書最富茨檐左右漁獵肆力爲古文詞多見道有得之言生平不脩飾邊幅和易可親然遇要人富兒有不當意者即掉臂去之或竟日不交一語其狷介又如此性嗜飲時時從酒人遊跌宕自喜中年絶意進取不踏省門捐館前三月自裒所著詩屬予定其去留而以文丐堇浦論次若逆知怛化者然斯亦異已夫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于其身惟文章爲不朽之盛事茨檐阨窮以死其遺文何忍令湮没不傳襟契之好共謀醵錢以授之梓人俾來者讀其文以哀其遇茨檐其亦可以無憾也已顧南竹秋聲館吟稿茨檐

曾手書以開雕南漪文集鋟于粵東堇浦述作等身門下著錄之士不難排募鏤板以播諸通都大邑獨予瓠落無容垂老善病欲假秉燭之明息影里門而不可得檢點昔年遊歷酧倡之篇什半多散佚其僅存者不堪覆瓿謬厠諸君子後塵披覽前圖載翻遺集追念存沒既傷且愧也乾隆二十八年仲冬長至後五日槐塘汪沆拜手序

兩王生小傳

兩王生一在浙之西一在江之北余初視浙學問士於胡君稱威曰一無聲聞落落學古者王曾祥字麟徵也比至浙問學官無知者久之乃云有其人籍郡庠久不入省闈能詩古文而屏絕酬應家徒壁立耳余試杭州優行生必欲致之生乃赴其文力去陳言淵淵有金石聲詩體瘦硬書法亦如老幹寒梅是年冬余移節江蘇代余者彭公芝庭物色之輒退避曰吾奈何有時名也越三年余再視浙江復招延一見杭太史堇浦曰空一世間生歿嘆曰吾浙無王[illegible]讀書種子斷矣[illegible][illegible]生別字云揚州之江都銳意古學有王生世球字熙聞前學使莊公滋圃以優行薦來謁余領洛部牒余知其處紛華地素自立崖岸亟見之其文以義理爲骨幹而綜覈時務蓋非無用於世者竟以貧未赴部余每與雅雨盧運使往復書輒問王生雅雨好士能識人謂邗江有王生如繫絃促調中忽聞廣陵散也丙子夏余以母老告歸侍養六月間聞王瞿死心怦怦未已丁丑六月余長子落第歸問過揚州見王熙聞否則曰正月人日熙聞病甚尚遣其子弟至兒舟越一日竟亡矣嗟乎兩生者未嘗相見亦未必相知名徒以往來於予心而合爲之

傳其行事未之詳也識余所知云爾寧化雷鋐撰

靜便齋集總目

靜便齋集總目終

靜便齋集卷一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詩

夜懷家兄稚歡先生

凝坐聽風雨虛窗欲二更自憐兄弟少深悔別離輕一榻暗相對殘燈暈不明未知今夕夢何許是羊城

施竹田移居

卜宅城西路來過逼歲除故人多送酒長物只擔書好補門前柳仍留屋後蔬近湖魚蟹便將母足閒居

雜詩

學畫鴉黃笑未工箋錢心事太匆匆無端吹過廉纖雨又破桃花一萼紅

寄汪西顥京師

細蟬聲裏送征車忽忽驚心一歲餘松里歎悰同逝水（余與君同宅如松里）津門芳訊滯雙魚著書只合傳高隱含筆空勞賦子虛塵鞅未休歸計短西風有夢感離居

封軺昨歲下臺符紫禁風清集韻儒曾說捐金能市馬俄聞買櫝竟還珠冥鴻未必爭稊菽老鳳何堪據掖梧却想平津當國日一時文史盛笙竽

十丈紅塵走綺紈孤絃欲索解人難論心已少林居子

談藝還思粉署官（謝杭堇浦齊次風）檢點此中宜飲酒消除何
限祇憑鬬蚊巢蝸角須臾事好拂烏皮伴古歡
張南周北路相望十載交情見老蒼最愛春湖游並棹
何時夜雨話連床懷人一昔憐秋曉多病經旬感鬢霜
花塢卜居前約在山資能否辦歸裝

立春後一日集瓶花齋和竹田韻

眼看時序又春初枯坐經年此屋廬客至殷勤留半榻
酒闌珍重說遺書花街共聽更三點殘雪猶分月滿除
好事主人情轉劇辛盤還約試蒿蔬

集繡谷亭送陳對鷗之揚州

酌酒古藤下離顏惜故人野程依樹遠瞑色赴愁新征
事餘長恨（君時悼亡）清僻寄冷春淮南多舊雨能慰冷吟身

首夏懷遠游諸朋好（以何時一尊酒爲韻）

綠陰散林薄一雨釀清和庭禽交睍睆幽思感人多同
心各遠道良會等逝波負手看檐隙如此芳序何
南湖老漁隱（厲太鴻鶚）博奧真我師學古窮根幹跌蕩放偉
詞擬尊往賢席不借羣見喚單牀月上遲想見孤吟時
卓犖杭堇浦（杭大宗世駿）才名推第一壯馬不受銜囊穎有
時出校書亦勞勤感事增呼吒好歷朶殿崇莫忘長林
審

西蜀有威德（汪沆師李）愛我等弟昆相見日四五率爾羅清
尊衡文接正始六籍標崇論紅埃少識達盡歸臥雲根
三五道悠邈淳朴散無有南滿抱古心（張熷曦亮）穨然遠塵
垢著書不爲名適意在杯酒幾月曠談諧令我屢搔首

寄家兄

風透疎簾燭影微緘書頻惜斷鴻飛廿年共被心常在
一夕連牀願總違幽闥有人以綠草高堂何計駐春暉
天涯想亦同蕭索底事言歸竟不歸

吳飛池招飲因疾不往

我生嗜飲等渴羌偷鄰不數鮦陽狂分曹選格氣如虎

樂與大戶爭雄強今春忽患瘁疥疾勤禮藥上無精方
搔爬晝夜勞指爪痂疕剝落紛單牀入夏陰血轉澀滯
兩足重腿須扶將怯寒時復護項背伏積幸未侵膏肓
誰歎侵曉款竹戶拉我竟日追歡場乍聞意色亦飛動
強起直立旋顛僵劇知高館豐食典藏魚幽菽兼雲鶴
談詩施（竹田）符（南竹）稱絕妙善謔況洽潘（秋田）與張（曙雲）年來所
事多鑱剝舉步罔敢踰尋常頗膺先士論運命椎紒不
擬鬻官倉盤飧尊酒事纖細亦有定分緣旻蒼強取快
意重委頓未若兀兀安枯腸垣衣四面藹深綠笙典數
卷饒古香烟雲入夕各散漫飲徒與我同蒼凉芳茗一

盞清病思坐看明月迴修廊

游南屏觀司馬温公隸書摩崖

芒鞵試處欣初晴湖南看偏山色青言從仄徑入精舍
乍自小彴通幽局臨深出險境屢易時防失足瑟縮行
得逢平地身暫憇忽覩妙蹟眼倍明星陳雲布轉錯落
祟臺重宇紛縱横周環審視誰作者兒童走卒知姓名
惟公豈必書擅譽惟書亦見公生平書契元妙在和正
公秉純懿含忠誠況復筆墨匪浪費易禮之教炳日星
齊家治國道莫外聖凡一奉爲模型宋室南渡黨論息
朝廷正爾思老成披文尋義發長歎放本刻石從羣情

前人題名有辨證後來作志空分爭公名與此並不朽
訶護日夕煩山靈土花不蝕火不毀體勢新若刃發硎
藉草坐臥玩未足松風忽起天冥冥

尋積翠霽雲發幽白雲諸亭舊蹟不得

雲峯疊疊草青青孰問三亭與五亭昔日曾披潛子記
（亭見宋僧紹嵩游記）佳名髣髴署南屏
臨水長懷金鯽魚登臺新識米顛書遺墟舊蹟非難得
祗在寒烟蔓草餘
一瓶一鉢心無累看水看山日有恒媿我乍來旋促去
勝情輸與白頭僧

懷吳西林

平生慕高隱眼底祗吳君詩思寒潭水榮名遠岫雲全
天尊藉酒餘習但論文一曲伐檀引何時許共聞（君近譜伐檀詩入琴曲）

春日集南軒

竹色花光鬬眼新偶來乞我滿懷春底須巧樣分詩筆
且領頭銜號酒人風約微香歸細徑樹穿晚景出比鄰
却憐勝事偏匆遽明日青鞵蹴旅塵（時竹田南將遠行）

過息游草堂却寄

愛汝逃禪靜經過不厭頻烏翻仍戀樹波定尚搖人短

榻紛書卷深杯曠酒巡憑誰持素謁何日息緇塵

讀舊篁菴雜感四首

一區花木占清寒暫寄閒身亦自寛豈有三車呈寶地
漫將六鑿證蒲團客來苔石聊分坐雨過烟蘿得靜看
却笑年來遷次好又從禪老學安单
閒看春事幾暄妍便有幽懷感昔年好友無多雲易散
前塵似夢月空圓花鈿陌上曾同拾石罅吟邊記共聯
如此家江如此景幾回清醒負觥船
平生求點共相將忍使分攜十載强書去預憂沈遠道
人來遲說穩歸裝關心舊燕雙巢屋刺眼新篁緑過墻

昨偃单牀成好夢水雲寬處話耕桑

青氈媿爾戀癯儒坐閲浮雲幾卷舒壯志可能酬一慼苦心空是惜三餘頻期好客能携酒不怪清時少薦書臺省諸公看衮衮却容何地着迂疎

初夏小飲南軒有懷樊榭南漪

入夏苦塵累蕭散得俄頃愛此花木幽寓目供細領解事地主賢杯酌不待請櫻筍雜豆蔬率爾亦修整維時雨初歇薄暮淡烟影纖月不到地苔色侵衣冷還於古藤陰一見碎光併意寂趣有餘吟苦境便靜高踪媿顔原合志思張邴幾時息世紛並坐挹清景

乞米

正爾誦經了不穀無奈見女啼門東人心幾年思李峴生事終歲同魯公弱顔强與朋舊對少日仍憂甑石空不賴前人有此事行悲坐歎將安窮

懷丁鈍丁

我懷丁處士小隱浙江濱一逕覆瓜蔓四垣延竹氛買書人笑癖汲古獨憐勤落落誰真賞相期世外羣

過南軒

能來此地非俗客花木弄影呈幽姸微風幾夕散繁暑好雨及時占有年一榻便饒塵外想寸心已了區中緣遲遲更待新月上取醉不乏青銅錢

送孫應谷之潮州兼寄家兄稚歡

韓湘橋外接韓山有客行吟落照閒莫遣亭亭緣岸柳殢人春色不教還

同博山香遠諸開士秋日汎湖分韵得兵字

雨餘天色淨秋思一船輕且共叅新偈無須對老兵四山蒼翠合半樹夕陽明浩蕩知何適禽魚洽此情諸開士爲放生會

喜西顥至自京師

相思道遠無由寄相見情多話轉難愁裏長謡渾跌宕

酒邊舊雨半闌珊漫驚席帽催人瘦且擁棉裘閲歲寒從此南湖添上將君爲南湖漁隱弟子詩盟可許奉銅槃

同西顥飲南漪書屋

日下人歸鬢點霜尚餘酒地不全荒尖風入戶搖蘭燭寒月窺人出薜墻得食可堪隨鴈鶩守門只合類頻當却吟蘇柳逋梅句又隔前塵十載强蘇柳逋梅負十年君庚戌歲飲秋聲館句

過西顥小眠齋疊前韵

都亭回首幾星霜三徑歸來未就荒好客何須論滿座素心難得是連墻人看落拓還如舊詩說窮工詎敢當

爲問生資俱一笑我曹原不美殷强

晚坐篁菴簡西顥南漪

歲晏依初地翛然意有餘星芒林際大雪滴晚來疎洗
眼謝塵累齋心看佛書作詩堪博酒未必便迴車

村齋題壁

任渠頭腦笑冬烘已見霜華入鏡中十叚官高輸捷徑
一家村好識遺風課餘自理莪松鍤睡起猶寛鎻鶴籠
吟料消前山酒足投閒吾甚媿天公

贈周傻理山 傻善摹印

秦篆漢隸不可作一綫賴有摹印存制沿璽節司出入

金玉晶木何紛繁儒生揮毫有餘地私印却並頭銜尊
審定往蹟别真贋摩挲鈎畫窮纖痕朱文白文重鈐記
似操玉律衡犖喧布衣百世藉徵信光價豈止雙璵璠
惜哉八書世茫昧蠹簡誰復搜根源蟲魚蝌斗益悠繆
雜之二篆吾尤寃周傻讀書僻嗜古上與千載交營魂
小閣清閟日坐臥羅列卣鬲盤彝罇墨場賸事寄刀劂
入手體勢驚蜒蜿偏旁遠取徐鍇與許愼尚功薛氏款識
還重翻新泉有銘文詛楚要將硬筆趨其樊日昨遺我
小印二雕文細並游絲論丹砂雲腴助璀璨諦視色動
神飛騫時無松雪著譜錄傻擅絶藝誰名言我聞黃神
越章印文百二十佩之入山百獸皆藏蹲請傻爲我重
刻石携件短策穿雲根名山五嶽有宿願輕身便作摩
霄鵰

次韵樊榭移居四首

僻地逵分村郭餘三椽新署野人居門前溪邂如相待
望裏烟扉不讓渠大好輕軒扶白髮未妨高枕即吾廬
知君是處饒佳興詎戀南湖一曲漁
儘教韵事屬詩顛便住區中也號仙適意自便居士服
觀身慵上孝廉船閒疎亂石供清坐小結圓菴任醉眠
一笑幽棲容易辦不從人乞草堂錢

青簟平鋪六尺斜羲皇人遠不須誇乍欣聽雨宜高樹
旋起臨風護脆花稠疊新詩黏素壁殷勤善頌過鄰家
自今步屧東西便泥飲何嫌笑語譁
蠻觸紛爭百不聞閒坊便合策元勳此身息壤亦聊爾
往事浮烟安足云種樹引流初作計載殺從學自成羣
結鄰倘許容王翰物外心期擬共分

過丁氏别業小飲

一徑穿墟落閒園十畝寛入門紛墜葉隔竹響飛湍漫
與詩無盡延歡酒不難平生愛荒率適意此杯盤

自題結耦圖集陶五首 有序

結耦圖王瞿所爲志也瞿賦性幽拙息意榮遇年來假館義橋地去城市甚遠川原回互桑竹彌望東則半山乾鄔桃李繁郁北則龍居佛日水石清華思卜築以躬耕便放懷以終老與有孤往事惟協趣沮溺之並耜由來尚矣外此若商山採芝野王郎禽游陽三隱表節東陽四皓相對流觀史籍庶其企而嗟乎人事好乖語離甚易中年有感哀樂罔多瞿同產凡一人务稱式好茲淹異地十有四載其他推襟之雅把臂之歡倏若游塵邈如墜雨憶生平則存逝各半想形跡則南北伊阻翔雲行泥或殊其棲宿乘車戴笠敢齊夫游履與瞿爲耦

目前安屬此瞿所撫景增懷頻佗傺於聽矚也天下情所不禁時藉筆墨寫之繪名山於居室貌蘇門於行障雖不能至竊向往之亦以云志已矣瞿今者俛仰身世貧悴交迫與子旋逝即可要異日買田築室且未審奚術不有以寄志瞿復何以爲情圖後集陶潛句題詩五首結耦之名亦陶潛勸農詩中語也

我實幽棲士依依在耦耕茅茨已就治蔓草不復榮親戚共一處林園無俗情介焉安其業聊復得此生

落地爲兄弟日夕歡相持菽稷隨時藝彼此更共之息交游閒業登高賦新詩願言誨諸子力耕不吾欺

有客賞我趣投冠旋舊墟厭聞世上語正賴古人書我土日已廣新疇復應畬及時當勉厲胡事乃躊躇

仲春遘時雨好風與之俱秉耒歡時務過門更相呼談諧無俗調貧賤有交娛我唱爾言得誰謂形跡拘

此事真復樂且爲陶一觴於何勞智慧但願飽粳糧歲月有常御盛衰不可量華軒盈道路回顧慘風涼

悼陳殿玉四首

汝南傳世範素業在巖阿風氣一村古先生盛德多還金情不忤爭縫戒無過與善今如此冥冥意若何

閒窓嚴朝典同居不異姻名山紆短策作日列長筵辛

苦存周翼艱難殯法先仁風看未沒鄉曲口能傳

叔季持門日殷勤解榻時夜窗頻與伴秋稻重相貽細酌移生酒鮮烹鮑照葵深情勞爾許慙愧說經師

萍跡隨流轉駸駸歲月逾重來看白髮幾輩沒黃墟遂失雲中鵠空憐屋上烏撫今兼感昔掬淚對秋蕪

即事

舊說秦臺鏡光明恐未然幾人能飲水可復問踐田白屋空攘臂華纓笑比肩近前誰敢指張姓本連天

結眉觀近事公府設持籌赤仄何年貫紅鮮幾處秋頗聞倉有鼠忍使國無鳩曾讀舂陵作分憂憶道州

歲晚簡胡稔占用句曲外史寄潤清遠記室韵

茅堂歲晚坐寂莫得酒看山吾所能佛日溪光帶細路
龍居石脚盤蒼藤輕身願作雲表鶴過眼事等風前燈
持語胡侯一笑粲翠微同歷最高層

題藍瑛漁隱圖

炊烟出水凝寒霧兩兩漁舟停古渡菰香蒓滑約同餐
醉倒蘆根忘日暮有來一棹自中流柂尾風迴翻白鷺
指呼自是舊溪友歡興更疑從酒庫我昔錢塘江上住
此景江樓紛指顧去年三日宿西溪藕蕩菱灣恣沿泝
筠竿笋笠性所便浪潤波肥何足懼塵心未淨俗事迫

荷衣肯負滄洲趣錢塘藍瑛古畫史師法房山多妙悟
何時小筆寫漁情咫尺雲沙渺回互我緣愛畫轉樂漁
軒眉起欲酬吟賦逸興還從卷裏飛蒼茫風物疑前度
急須添我入圖畫一卷隱書携柘步縱然寓目等空波
爭似勞生迷異路主人此圖傳三世持贈未能還語故
藍瑛已死今百年世間好手尤難遇

夏日集竹田新居

閑街門戶喜同開葵扇絺衣去復來晚歲交情便懶放
百年身事任淹回權宜逭暑惟留竹商畧消寒更護梅
並坐微風看月上新詩滿眼詎能裁

憶游佛日寺志感

昔年曾此叩香門黃鶴峰陰記屐痕遠磬一聲來木末
清泉十里見蒲根居山便絕周顒累成佛還思謝客言
今日鬓毛看漸白蹉跎塵事竟朝昏

秋日閑步新塘堰水次遂至橫塘

秋思憺無豫起行水木中水木發爽籟遠近交回風因
之引興長遂以尋源窮崎嶇宛相接林影開復蒙不覺
溪脉轉乃與津頭通橫塘名甚古南北多花宮昔游我
未徧今過誰與同迢迢聞經鐘思迴淨名翁

坐四閜滙石上作

一水滙四閜灣環護盤石我來石上坐落葉敷裀席逍
山閒修林隱現一寸碧鷗鳥意相狎去來矜野格晴空
度蕭雲清淺見銀礫炊烟遠岸斷人語叢蘆隔吟望入
蒼茫領畧足幽寂暫游息塵機長往羨漁伯靜極生孤
愁振衣隨所適

過胡稔占書齋

訪秋無定跡秋在柴門裏憐君獨住房境與僧廬似墻
影出花梢檐風落藤子孤懷若爲開妙語紛未已雖乏
觴絃樂頗饒清淨理興盡指歸途斜光明遠水

苕浦書問近況卽次其閑居詩韵畣之

借得三椽水北廬上鄉秋黍見與與他時兒子懃王覇
此日雲山屬魏疎野老無妨分社酒先生祇合授村書
小文不信君傾倒問字何人過隱居

寄答西顥次來韵

日下誰營安樂窩家江風景更無過强禁白髮惟閒可
欲附青雲奈拙何小醉花邨兼草市大歡社舞及田歌
緘詩爲報同門友勝事狂夫古巳多
欲賦停雲不自聊故人遠道總難招誰教索米空三歲
可便棲枝穩一朝得句尚留烟際寺嬈春還憶柳邊橋
風流二老前期在曾指寒松說後凋

暫蹶霜蹄意似喑一言聊慰舊同心俳優文字從時好
跌宕襟期寄陸沈歸夢且憑雙鎖簞雅音漫輟七絃琴
他年盛業成千古終在吳波與越岑

靜便齋集卷一終

靜便齋集卷二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詩

春日放舟赤岸至金家堰看梅

春漲浩無際十里送柔櫓臥看帆上雲坐愁篷雨微
風淨氛埃嬾日翳復吐阜亭似迎人活脫呈眉嫵停舟
騁游盼風物羨淳古支港出漁娃平田響桑斧借問梅
花信前村已半樹相促赴花期林間啼翠羽

村齋即事

晨光欲上明窗扉錦緣卝角來翀翀却立拱手開書衣

珍重孔壁兼周葦教以習讀誰從遊有不奉法踰纆徽
夏楚二物收其威春風淡淹春雨肥村村花柳爭芳菲
或棹小艇沿灣碕或策瘦藤窮麗崎我與邨童兩忘機
浴沂之樂差可希我聞作人古有輝爰自家塾升京畿
後世冬學應依稀儲才亦足供端闈狙公調狙謾嘲譏
俚儒朱墨方橫揮吾道不絕炎炎暉

得堇浦南還信

曾收僞彥到名津未許行歌學隱淪井底古釵還入匣
獄邊寶劍不埋塵分酬玉陛抒金管敢惜朝衫換野巾
應是　聖明無闕事儒生肝膽漫輪囷

乍辭青瑣夢猶懸六載回翔歎逝川未辨生資桑八百誰供行李路三千歸來里巷餘王仲老去文章付阿宣幾日湖山明望眼板輿將母亦悠然

寄答家兄稚歡次來韻

眼見江鴻去復回匆匆節物幾相催事當末路還從朔心過中年易得灰繫悶水偏饒曲折望鄉峰轉隔崔嵬知君獨倚桄榔杖時聽黎歌一寫哀

頻煩問訊比何如爲報艱辛匪一途衆口鳳鵝無薄宦百年粗糲祇癯儒聲名敢道齊驚坐談笑差能遣向隅獨有衰親勞悵望回回添得白髭鬚

無端風雨動離襟舊日歡悰杳莫尋說着分荊魂欲斷幾回灼艾痛難禁故園自有三間屋客路虛縻百越金努力春明買歸棹共君行坐白頭吟

乍可抽身即便歸歸期莫與願相違但將寸草爭朝旭還有餘霞送夕暉少子尙堪傳破硯細君且復下愁機好攜過嶺波羅布爲製游山薜荔衣

送女歸張氏

汝生二十餘朝夕分罔缺終年薄梳洗今始事揃搣衾裯幾日成脂澤乍時設脅繃姊所貽香纓手自結箴管及線纊汝母藉補綴茲焉重相授物微情轉切處貧難爲富恃巧不如拙勤身濟有無安意歷曲折毹以奉尊章還用調等列古稱婦言容不在矜妍悅宗室雖未敎內則吾恒說汝歸有賢名吾亦慰晚節

嫁女詞

生來渾未識金珠寂莫何心計所須記得白公詩句好貧家女嫁孝於姑

韮浦貢所藏酒得金數片相贈書以報之

如君高義古誰倫共少分多事更新好客漫思尊有酒故人堪念甑生塵取懷白晝兩無媿入手朱提一笑春應怪俗交爭利路却憑杯酌說情親

歲暮吳甌亭以酒相餉

殘年風景鎭蕭蕭誰爲先生破寂寥盡日晴檐貪白醉一時深屋貯黃嬌望中飛雪歡情劇携爾吟梅老興饒得既已多惟內媿敢期開歲有佳招

甲子元日

風物關心又一春屠蘇到手莫逡巡眼前兒輩催吾老紙上生涯剩有貧玉歷初頒周甲子　彤廷會策漢天人時與星見逃名奮跡都無意自信生平懶是眞

食鴈肉

沈沈江月遠浩浩朔風寒隔却靑天影登君白玉盤念

藝語甚媿落羽固無端義肉心堪折誰能罄一餐

正月十六日西顥招飲湖上

燈火沙河事已微還從湖上試春衣千峰日隱朝烟嫩一棹風柔翠荇肥酒閾長城嗟已老詞壇高會見應稀晚來簫鼓歸何處又復寒雲接四圍

趙谷林招飲春草園分韻得顏字

連宵酒事不曾閒簷雨相看一解顏堦下寒泉侵石髮樹頭小閣並烟鬟門庭自足齊三隱物我應知付八還爲語梅兄及礬弟好留佳色待重攀

南屏山訪觀音泉

昔聞山有泉其上一亭護亭已廢來久泉應未易故我緣愛泉名低徊莫能去疑自般若分或從阿耨注得覩湛然滿且永象外趣洗心謝四流淨眼宏六度平生契水月似渴仰甘露願藉大慈悲默示澄源處

歡喜巖 中有石如兩叟相遇狀

何來兩石丈邂逅巖中路笠屐未全剝鬚眉亦稍具一若謹將迎一若通欵素遲遲擬偕行欣欣知合趣我與石丈潤春秋凡幾度洗眼復自今開顏如遇故閑雲欲延客野花愛留步與丈訂石交永願此閒住

幽居洞

夙昔慕幽居卜地苦未得豈知南山陲自有萬古宅生成迤徑深迴與塵囂隔藩援藉白雲帷屏列青壁細草下平鋪輕烟上長羃中開敞石牀綽可布藤席琴尊正不廢坐臥尤甚適勿謂此無牖曦暉透穴隙勿謂此無戶步屧出林側棲寄願所愜逍遙日已夕人生獲異境要須謝物役無使山之靈移文笑逋客

羅漢洞 舊傳洞有石刻羅漢十六象今沒

流沙印度琛相逢仿佛移住茲山中舊傳石刻貌奇古眉長頤瘦頂骨隆我來惟見苔花碧一十六軀何處覓要㳟曾聞說應真形模畢竟歸寂滅洞中有路入嵯峩

叢雜荆榛少客過望祭殿亡高閣廢滄桑眼底何其多

丹崖 崖石赤色如華蓋

望中山石更嶙峋短策能扶興未闌朱蕚直教隨地現繁英不羡破春看平分日景輝林麓一色霞光麗澗湍此處定居燒藥叟遺蹤我欲問黃冠

盆松

小松來何方磁盆得佳致相從摧折後生意隨所寄鬚髯時怒張骨節自魁異剪之成圓陰拜之欲低庳孤根不受栽勢作龍攫地偃立難爲容偃臥計亦遂一拳倚幽石歲晚發青翠回看參天姿得地爾豈媿

盆山

硯山傳米顛焦池珍外史何人綴小景先後得形似拔
勢盆盎內岡巒互相倚一峯若離羣淸流界其趾中涵
紅鱗魚戢戢具生理萍衢漏天光弄影紛未已藏舟移
巨壑浮芥足杯水心契蒙莊言寓目聊爾爾

將游臨平先寄其地主胡大可

臨平山下路極目水淪漣夾岸桑陰直過橋塔影圓佛
香安隱寺茶蓼寶幢泉我昔乘幽興沿迴藉短船
夙契胡夫子深居不用名廿年遊野席秋日動山情市
口銀絲鱠溪邊玉糝羹定能留客醉看到月華明

題蘆溪書隱圖

四山影動搖一水勢回互書聲出菰蘆是中有人住入
室惟圖史當牖起烟霧自謂足生計不別儲家具我欲
往從君日夕分幽趣但恐離合風吹斷去來路

咏湯媼

峭寒誰是策勳時賦水迴湯爾最宜未覺風姨侵下體
忍同房老棄空帷形模詎免娙娥笑氣候從教青女移
相伴中年情易愜深宵一枕自融怡

負暄

初日銅鉦挂團圞徹坐隅似憐寒起粟不比昔無襦歎
自一人獨春還大地俱野夫慙負荷白醉勝騰觚

煮雪

喜見頭番雪貯之小口罌味分高露美色勝大江清煎
處白爲乳瀹時客有聲翻疑經活火尙足淨聰明

與內子夜話

歲晏憑誰語村醪得共斟自緣疎世務不敢離家林塵
甑時難免斑衣念更深沈思廿年事珍重說著簪

題恒上人溪山秋曉圖

樹木廻蕭瑟石壁臨虛明枯禪自寄意坐客秋思生一
亭洽衆妙四遠無經行會從空外聞日暮風水聲

臥病養素園作

平居風月是家資日枕顏肱意更疲未信身逢水帝子
不敎人奉草堂師（時講杜詩以病輟功）西邨已負探花約北墅空
吟招隱詩爲語園丁勤灑掃先生病起自能窺

春寒

春日已去三之一肅氣尙爾相憑陵禁架風香梅戴雪
遶迴賞興湖生氷頗憐歌管鎭寂寂未許簾幕開層層
畢竟花事遲更好川原會見紅霞蒸

吳山寶卜行爲許初覯作

道有定顏含命卜已疎屈原居先生自卜宜何如乃與

入世擲錢起卦言諸諸昔年挾策長安道磨蠍身宮誰
所造歸來寂莫臥吳山業可便人卑亦好我有疑事傳
千秋以卜問卜卜知不兩蛇分走胡為將三怪久居胡
無憂颶前獲鵲何所利舍東懸鞭奚所求將毋八鬼愚
乃為日者使抑或敢大言巧中亦偶爾大易更四聖觀
變有深旨如何挾怪迂附會失恒理多言禍寵久難逷
得禍京房已晚矣先生一笑自垂簾且挹山色歸詩奩

獨坐

吟燈欲上夜初寞與我周旋我自醒早歲但愁心渾渾
行年誰遣髮星星觀身未學三空法入世難消百悔經

願躡輕風游物外因緣倘遇古精靈

病中有作

却病吾不能憂病病乃更不如隨所事聊以忘吾病閒
卷接前修當杯樂中聖手閒時作書興至自成咏小園
偶經涉寓目得幽夐遠山出雲棱嬾日度池鏡林禽止
復呼花竹鮮以盛即物見天機觀心極瑩淨夙昔無悋
情適者務適性貞宰期可憑運生會有竟誰能覓上藥
一笑謝祀禁持以俟百年詎曰非正命

閏三月上巳修禊事於湖上倣蘭亭詩體各賦四
言五言一首

溫風拂氾芳藹被畛三春可續一歡靡盡
解袚得齊契逸棹信容漾閒雨洗高林停雲冠羣嶂心
知游鱗樂目極霄宇曠相與惜餘分斐爾酬清唱

賦餘春集慈竹軒疊聯句韻

惆悵年年送短春還從春後乞閒身一尊珍重風前醉
幾日淹回陌上塵碾草尚思携好伴尋芳未恨失良因
即今板閣留題處紫籜紅薔色正新
應是新詩挽得來風光合去復徘徊高僧入座分清供
狂客當筵戀綠醅竹籜鮮華頻欲展絺衣熨貼未須開
便將良會酬佳日領取餘歡不用催

初秋集十硯齋即事有作呈席上諸公

新秋爽且閒小雨洗炎熇盆蘭有餘馨鄰樹分靜綠事
輕枝上蜩身健風前竹取適五畝居不羨重湖曲主人
今玉山良會繼金粟芳筵辦咄嗟好客來陸續雪水茶
初試蓮花酒新漉浮瓜愛清泉裂餅紛屑玉獻酬兩相
忘起坐隨所欲輕絺苔色侵小簟波紋蹙跌宕破牢愁
低昂踰禮俗暴謔等鄱陽可談準朱或絕倒桐江詞拊
掌堪補錄（許君若憑所述）完好唐人碑朱老見未足（宋君亦銘出唐御史
專精舍記碑陰題名硯朱竹垞集中所云左右未得惟石者皆備）奇鬼記前閒妙畫展
聚窗憑軒散烟雲過眼惜閃倏詞壇有主名詩律無拘

踽漫矜餘勇買莫嫌分部趣誰歟號上將自昔擅神速
睨視曹鄶陋一戰荆楚服壘塲轉縱横筆陣森起伏或
從劇壘還旋出偏師逐老氣歛不驕勝算閑以熟靜若
馬銜枚發則王中目賤子素愚孱未接心已䶵乞降誰
聽許堅壁頻見督有似馬旋濘厥占車脫輹一蹶不可
起百兩誰爲贖須臾暮色催堂上列華燭照我形神疲
不覺杯鐺觸三爵卽沈頓終席猶局束以此重淬厲兼
亦飭邊幅生歷憂患途未稟清淨福小安卽多幸過快
宜窘辱天巧誠難窺人工庶前勗虛名略嫭婷能事信
幽獨博觀擬千劍善用期一鏃更閲數秋風是舉或可

復

冬日傅蘅珊過靜便齋夜話

一龕燈火話蟬聯茲有心情樂靜便酒地可游真得策
書船欲買漫論錢漸看月苦迴簷版不覺雞號徹野田
相對爐熏聊永夕莫將生事問殘年

秋日集佛慧寺白雲房

近得閒中侶僧廬恣往還經聲疑在樹風氣儼居山纖
月落未落秋花殷復殷願從修白業俗事漫相關

正月三日與樊榭穊亭旭瞻泛舟湖上至聖因寺
訪亘上人不遇

獻歲吟朋何所求相索郭外成清游霏烟着水遠無際
釀雪閣雲寒不流近寺鐘魚轉迢遞傍湖鷗鳥同沈浮
休公未見興已愜收拾詩思歸輕舟

賦得忽見梅花開一枝限飛字

今年春信若爲稽寂莫江南萬玉妃十里水濱容款步
一枝竹外晤清暉乍披烟景心先愜便接芳尊願莫違
欲待繁英知未得羨他野雀自紛飛

賦得石泉槐火一時新

收得金芽社火前旋開封褁自烹煎泉從穴出有甘味
槐可薪傳改舊烟松凳欲安芳草地瓷甌相對晚春天

舌端別具閒差品此段宜叅玉版禪

題罍梅圖有序

揚州汪巢林爲陳對鷗作對鷗轉贈汪西顥西顥復以
惠余巢林對鷗皆有題句獨西顥未有書以補之時西
顥客閩對鷗客天津

巢林畫梅風格老空際一枝留古春展轉相攜入吾手
可知身是嚮梅人

官書閩海何時了風月津門興更孤定有梅花入清夢
還驚烟雨暗西湖用劉龍山句

初陽臺觀日出歌

臨高臺觀日出乍從空際露一痕瞬息霞光散林樾銅
盤金柱且莫論水上重輪看飄忽十月朔日風景新隔
宵士女來城闉或疑夜色何曈朧或訝朝旭何逡巡山
下幾家夢未破山中萬象繁如春倏作丹砂轂碾却蒼
玉虖彩雲相羃歷華露爭紛綸老翁畢世見未見歸去
直欲誇交親嗚呼人生白日送昏曉不遇奇觀空復老
但願天氣無纖埃年年此日臨高臺

上韜光壽岣嶁山人遺跡因過其墓下

言壽岣嶁跡幾曲入雲林名士昔爲祉將軍此盍簪空
山餘道氣幽澗閟豪吟一醆知誰薦荒逕草更深

豆花

田家風景好小架綴幽芳紫白傳佳種稀疏透晚涼分
姸桑柘路牽與薜蘿墻一半看成實園蔬味較長

自題乞食圖

生事常苦拙安能撚髯坐默誦陶公詩乞食奚不可同
里三五輩夙昔稱知我分能相饋遺詞不煩忝荷欣然
進一觴起更索蔬果念此意氣眞披圖一笑嗟還思失
業徒孰救飢渴火如我適所求未便傷轗軻

送陸抑齋侍御還　朝

一尊相送晚秋天驄馬前頭看着鞭特立莫嫌忝政笑
平居曾羨拾遺顛南邦利病君應悉西舍封題願益堅
白筆風裁青史事野人想望已多年

無衣

閏年九月如十月如此嚴霜未授衣且聳詩肩支短景
還憑豪氣壓寒威獻之舊物應須惜孺仲賢妻合有輝
軼事吾家閒比論不妨一笑謝輕肥

清勁堂晤舒雲亭明府即送還平湖

當湖波比長官清携得吟瓢過會城要與水仙敦宿好
還從石友鬧詩盟堦前風葉晚逾下郭外烟巒望欲平
盡日談諧猶未足湧將歌管促離程

集清鑑堂觀萬夫人八分遺墨

曹全碑裏傳來妙擇木書中看更眞不信晴窗寫韻手
翻從幗強見丰神
身後漫須悲藎篋卷中常得晤蓍簪百金一字休論直
要伴緜魚夜色侵

梁菝林以米相餉走筆報謝

乞米與乞食先士恒有之受粟不受金北郭眞吾師故
入念我長苦飢連廟之積能相貽入臼出甲凡幾變紅
蓮香子難爲差急洗塵甑事饋餾兒嘻婦笑歡翻匙再
拜辱嘉貺言㖖聊稱詩君家尚書掌邦賦綜理出納無

偏私於今天下盛生齒穀貴未免愁貧羸救荒常平有良法奚事潸及官資爲米船之稅罷未久監司何復援爲辭維君行德須及遠數事應亦勞長思願屬尚書告天子　天聽不惑德不訾詩成放筆還大笑一飽便爾發狂癡

送西顥之京師

相看已是雪盈顛小閣疎窗綠酒邊無計留人能十日每懷離緒動三年書成掌故遝誰獻詩紀行程盡可傳（君著有入燕掌故前入京有紀行詩）湖上風光頻有約好乘春水放歸船

寶日軒晚雪

寄雪斜飛態可憐蕭然獨與靜相便一燈出戶寒逾短幾樹當堦老更妍何處紅爐爭酒盞望中白屋少炊烟空花未必舒愁眼聊說明年兆有年

題陸氏山館

平生愛山居棲隱此莫並風回寒泉飛崖裂孤樹挺開軒喜朋靜取徑轉幽迴側足石角危肆目江光炯其上多篁篠陴陑出雲頂他時得宣游知不廢蔬茗

咏洋玻璨燈

崑崙巨舶來自西十千買得青玻璨未施蜜炬光已微似懸玉鏡排明犀須臾動皦歡忘夜粉壁文屏遠相射的的花從綠蟻浮層層暈逐金波下中央圖畫何鮮新瓊裝自是職貢入由來遺物世共貴龍膏漫說燕臺春

擬左思招隱

中歲有微尚結廬南山陲念我同心人諒哉松栢姿清川去不息閒雲出無時谷鳥維友于風泉入聲詩勿謂貧無儲杞菊能分貽秋蘭亦可紉奚事華裾爲策杖望來久投冠宜及茲迢迢沮與溺千載重相期

人日集江聲草堂分韻得韓字

隹節不相負牽拂一笑歡微風欲回春薄陰仍斂寒山烟入遠望竹翠宜靜看起坐動酒影詼俳通情瀾共喜

人意健未覺樂事殫一尊酹青陽莫遣梅花殘郭北有夙約城南想遐觀題詩徵前事獨契昌黎韓

集白雲房送孫蘇門之海昌

古寺蕭然得共經眼明天際數峯青卅年外舍無賓友隔巷新知見典型（君兄弟爲外舅周赤崖先生高弟外舅死無後）耽酒久拚人盡棄論詩長到日將暝鹽官一水來回近準擬秋湖汎醁醽

與旣亭竹田恒上人月夜坐聖因寺一房山

同來明月夜相對一山幽竹栢影如霧風泉聲似秋眼前成白社世外得湯休執熱應無苦誰能十日留

集瓶花齋送張鐵珊還平湖

書局相從記昔時談諧並起挺松枝廿年墜雨違消息幾日摶沙悵別離歸去湖光延短棹閑看花影補新詞玲瓏簾外新秋月願續清歡莫後期

秋晴汎舟至聖因寺

自入秋來興更增況逢晴日氣逾澄西風吹棹拂明鏡白鳥背人如野僧檻外林光開面面門前山翠出層層斯游大可貪禪錄載筆何堪佐老能恒上人輯寺志引余為助

乾隆丁卯九月十五日為家大人八十七生辰塵甑兼旬欲致一觴不可得偶之友人黃楷夔齋值

其仲子經年十五橅古篆壽字百二十甫就竊喜為難老之兆乞歸有作更企勝流惠以佳什為老人光華爾

維久為壽古有聞一字體勢百種分上搜白簡窮皇墳旁資鐘鼎尊匜文中包綽綰無疆云持以壽人人悅欣吾翁行年開九秩積微成損衰成白期要頤養豈虛說所苦生兒並蹇劣卽今春酒且虧缺喜色何由生醉纈沈吟散步山園東眼明竟幅盤龜蟲百二十字變化工吾翁紀年將無同況復筆脚雜黃童厥兆伊始物尚棠凍梨會見桃花紅携歸盡日心為忡

黃童子集古篆百二十壽字歌為狄橋三丈作

高綱武崗茲

嚮用五福一曰壽後世緣以祈長年夏尊商彝及周鼎螭虯蜿蜒雲雷斑永寶用享宜孫子器不可覩文頗全薛尚功董廣川鉤索點畫丹黃間明誠金石恣漁獵宣和博古工雕鎸弟子黃經愛竹素明窻棐几橅遺編百二十字字字別束以尺幅形模完墻東孝子豁雙眼乞歸擬代無漸筵翁今年甫八十七方瞳鶴髮桃花顏以字計數僅過半假年正復春卿妍惟恭則壽靜則壽如彼童子方使始更有一語為生易

寫林家學承薪傳人生自當志不朽吉金可泐石可刓遺書萬卷日夕究終始豈惟書法駿駿直度驊騮前

静便齋集卷二終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詩

題孫蘇門雨香盦山禮佛圖

金仙本虛無蟻子自紛擾還從塵滓中一發清淨想盦峰鬱岧嶤紺殿啟閒敞入門小低頭作禮大法象平生有弘願家園恣偃仰依依維友于晜蚻躬給養小樣詩可裁大歡杯覆掌一世不復闕千載常獨往湧思沙成餜巳若鱗透網天人爲主盟齊聽犍椎響

華秋嶽爲余作水邊林下圖用沈石田自題冷泉

亭圖韵

羸得閒身送落暉水邊林下悟幽微吹波作態知魚樂拂樹無痕羨鳥飛老去何堪風味減病來直欲語言稀天山一卦吾能決莫更從人問指歸

閏七月三日寄巢秋禊分得氣字

新秋惜餘閏祓飲歡靡旣淺水度雲容涼颷散蘭氣杯行接閒指客坐藉姸卉漫作旣老悲差覺無事貴哦詩意未闋虛籟發叢蔚

閏七夕泛湖

芙蓉巳老水微落更惜星期酬嘉酌凉雲乍接山四圍遠霧忽籠城一角軿車繡幄不重過炷服香筵欲奈何且復尊前聽小海無煩天際望明河

寄家兄

緘詩千里說歸歟又復蹉跎六載餘門戶獨支貧過昔兒郎漸長意非初同盤竊蒸楊延壽推棗終輸何幼輿檢點目前無限事臨風淚盡數行書

西池打魚歌

一人設網船頭立數人持竿遠相襲魚跳浪湧紛湁濼收網得魚累百十倆強或昂頭宛轉還吐濕大魚肥美宜遭烹小魚生死長銜泣盤餐分減能幾何不信相圖今太急翠蘋影裏雨微集咫尺方池難復入此時惟羨

赤鯶公穴在山根易藏蟄

詠杉

老杉形如松有眼苦不識頗怪未歲寒落釵滿堦側土人爲余言其材良足取生不託名山長或縱蕭斧中乾宜爲棺外直可作柱委身入地下千載長不腐細檢爾雅篇信矣言非誣人生多憂患顏色豈嘗腴所貴一世事沒不同朽株太息撫老杉吾生應弗如

送趙勿藥之松江

風吹枯桐枝入夜吟槭槭杯酒不盡歡起看霜氣白吳

淞襟帶水若翁留詩蹟人事逐浮烟物情欺鍛翮路過
三高祠先謁范少伯畢生用計然何如守末策沿迴三
泖清坐對九峯碧鷗盟未嫌晚家有小亭適君家三十六鷗亭取
姜白石詩題子甫放三十六鷗於吳淞意歲暮得歸來剪燈話平昔

索趙意林題乞食圖

敝衣短策行躃躠誰歟小筆寫寒劣身未免爲一飽營
腰豈營緣五斗折於今此事長難期食不可乞聊乞詩
惟君句饒味外味酌水便欲三咽之

題汪秀峰笠屐圖

韵勝今無匹神閒見更稀谿山何處好烟靄望中微帶

雨飄飄往黏苔綏綏歸隨身原有具塵外足忘機

甌亭自京師得先公所藏宋刻丁卯集因題其後

吾杭好古誰開先繡谷亭主雄圖編揮金博購苦不足
百里遠走吳江船得來裝翦極華淨時復點勘施丹鉛
風流未往神不沒至今手跡猶新鮮君有令子克繼志
日勤補緝時校詮要使熏習拓舊業繡谷著有熏習錄記藏書肯屑
子母權家錢昨歲因事入京雒偶閱書肆目泫然上題
丁卯下家諱去從何所來何緣携歸洗手細披讀忽念
墓木已十年物乃有時巧會遇人今何許無還旋請餘
廚幔慎藏弆時一出之藉告虔藤花飜翻落庭戶百八
酒器俱修筵我觀世事若轉燭幾家文物隨飛烟入手
頗不甚愛惜得意那復懷憂煎惟有孝慈恒慄慄人持
神佑天成全此理千載長不易作詩聊欲箴時賢

聞意林有納姬之喜因勸其爲詩

硯匣游塵漸欲封應憐月色少人同君婦下世二年矣月色用東坡王夫
人事若爲解得春光好何限詩情落筆中

賀甌亭得孫

得見與宗未白頭但餘素業復何求聞聲已是知英物
著膝真堪解百憂他日文章應有力此時名士或同游
慚余善後終無術生子遲輸孫仲謀

題堇浦寄巢

平生子杭子倜儻超凡俗抗疏動 天威脫身甘野服
每思寒士庇萬間營列屋却顧身世際一枝猶未卜昨
歲過君廬頗怪深以曲垣墻外周環瓴甋內連屬賞心
有池亭淨眼列花竹誰其致山資毋乃罄家蓄君顧莞
爾笑欲語轉慙恧吾生類拙鳩知不煩擇木此亦從人
假終且同旅宿我欲廣君意詞不厭往復一世隙過駒
萬事風送燭何者可濕藉況復多迫促緬懷古達人自
信有至足得志則鳳鳴失時或鷙伏胥爾兩相忘泊乎
何所欲葆此太虛心不點浮雲目流觀漆園書寓言時

可錄一笑燕雀羣相隨空碌碌

和堇浦無米

生事年來總未知中廚又報缺晨炊暫時留客清無匹便欲封書乞已遲（張籍詩封書乞米趁時炊）千卷坐爲窮鬼笑五倉應被胃神嗤逕庭見說猶料食且辦藜腸學忍飢

示勿藥

學海浩浩挹不窮筆力欲挽洪流東閉戶已足一生事闔棺自有百世公是身不作青紫楦秖合從君魚鳥顛勉强入俗無好懷況復低頭向屠販請君別試取樂方沙泐數頃躬耕桑名成不朽且勿道日飲無何亦未妨

病中大夢四晝夜夢亦時寤少寐輙與前夢相續夢中情事自具首尾因爲詩紀之

從誰促駕赴　明廷遙望燕山一抹青畢竟俗塵拋不得夢回猶媿草堂靈

官箴國計及民風時有端辭達　聖聰記得援毫抒寫處長虹宛宛日方中

恭承　明詔諭夷陬罷勉嚴程日幾郵忽地身輕生六翮隨風飛入古維州

劾節由來不可移說降空自費游辭依稀止水同歸日便是炊粱乍熟時

病中寄諸同學

樂地年來頻于戒春寒何事忽侵人身如空橐更無着夢入南柯合有因（事具前詩）辛苦百錢營藥裹寂寥一月謝交親遙思襲屐經行處柳眼花鬚取次新

五十生辰時病初起

磊落期千載菁騰迄五旬忍貧羣笑拙脫俗自知眞體弱減隹趣兒頑少督人所欣尊有酒晨夕奉吾親

曉起即事

良宵一枕夢魂清乍起推窗快曉晴病後酒杯疏獨把飯餘花徑得閒行頗聞東作今年好更喜西隣昨歲平

俛仰但能供一飽老夫何事更關情

訂諸同學爲眞率會

知己苦無多會面恒難必所願月再見見必有短述用以適性情都不拘格律遣編恣講論俗事漫究詰蔬果之屬四魚肉之品一觴行得無算旣醉亦告卒主客畧獻酬意趣務恬逸懷哉古人風事事從眞率諸君不我遺名請署簡畢

同人集南華堂坐雨

雲重雨隨集風迴雨漸疏水明斜照外樹靜晚涼初幽翠當杯落微香入座虛十年重會此感極笑談餘（時地主趙）

谷林巳下世吳丈中林及符藥林甫自京師歸

連日大風雨不止

又聽淋浪滴未休風聲還挾雨聲稠草棉巳是隨泥滓草棉見本草霜稻懸知逐水流閉戶放歌終落寞移牀避濕漫牢愁憑誰一語緘天帝穀貴於今更幾秋

輓查蓮坡

雁度霜天葉下初忽傳凶問到幽居感君幾歲緘書切媿我三生識面虛林壑寂寥人去後文章歷落手編餘年來頗羨莊周達直為心知淚滿裾

從子作人自新河令左遷歸相違十六年矣夜飲共齋

相對渾如夢言歡欲放歌圍葵煩手刈尊酒發顏酡清白承家舊艱虞閱世多幾時成小築林下共婆娑

移居和沈晴山韻四首

庚午春仲屬有不得巳之役移家北墅心緒殊惡及補葺粗完營魂少定沿緣側近則清潭在門登眺幽遐則西山當牖而若叢祠蕭寺花圃烟郵隨時可過舉步即得高隱沈君晴山夙契襟期今相鄰並辱承下問覝以新詩謹依韻裁答

本期延素業翻致失安居力盡廿年事身餘一束書遙

山長不斷好友未全疎回首增悽絕寒雲暗舊廬

夾城看夜月白蕩接烟郵寺古鐘魚靜林深鳥雀喧雙橋全隔市一水直通門荒僻何須歎淳風此或存

況有隱君子澆花接水筒徑微分曲折屋祗別西東學古欣先得逢時笑未工詩篇看愈好何事藉芟礱

且復歡同調寧辭俗客嗤看山分主約賭酒互傾資自昔逍遙侶相於老大時安心聊遣日舍此欲何之

僻居荒野老矣無聞庚午仲春狹檐王君移家郭外與為隣並差不寂寞得五律四首

沈濬 晴山

老不諳時務蕭然久索居家都無長物架只有殘書上壁苔痕滿遮牕竹影疎是間容懶惰荒僻稱吾廬

素心誰與共是地豈南村日涉亦成趣端居聊避喧為隣分薜逕列屋共柴門行誼知無忝看君古道存

閱世如棋局為生有釣筒移家來郭北寄跡自墻東書法顏公妙詩稱謝眺工十年曾夢想頑鈍待磨礱

拙性真堪笑耽吟亦自嗤幾曾矜格調吾欲問師資幽圃花開日疎林月上時與來容侶和幸與討論之

題邊頤公雙鴈圖

沙鶉志禽經倉鳴詳博雅大小及同異孰辨寘寘者獨

犛毛族亦具情性眞雲飛不失次水宿各有倫所以陳思賦悵焉念偏特亦越曲江詩中夜感棲息邊鸞拈小筆能事有獨擅拔圖得征禽相假立沙岸我心厭凡鳥鳴喙徒紛紛誰其歷風霜終始恒念羣對此起歎息空外如有聞平原秋欲暮日落低寒雲

題家馭陶耕讀圖

吾家執耕誰最賢偉元討口躬于田吾家讀書代恒有暗誦獨思唐季友何似吾兄兼得之展圖素業欣在茲散花灘接清潭水風景自與幽居宜高窗大几絶塵坌東阡西陌紛逶迤乍因課子有餘日旋起勸農靡失時

叱犢人看烟壟遠受經聲出茅檐遲却怪世俗少長第弟美高儕兼華資古訓未必厚儲積素餐詎免羞風詩不如潛心且勠力於已無歉人無嗤我從數歲得假館插架窮觀愁目短今年賃屋喜爲鄰碌礡塲中經過頻好懷雅與兄相協擬買良疇勤服習放卷悠然日和歌俛仰身世宜如何

題家潛和浴鵝圖

斜日下滄波臨風看浴鵝並游沙見影交撲水旋渦頭傲衡蒲出舒遲拂藻過吾家書動挽得法此應多

歲暮同金丈翹農晚步磚橋小飲

相期物外結詩情但遇閒坊止復行水竹三分斜影合雲山一抹晚寒生莫愁歲暮風聲厲却愛郵深酒色清取醉不嫌歸路遠林端時見塔燈明

除夕沈溶江過舍小飲同步至化城菴

晚歲惟東老同游未厭頻薄陰遲解凍小醉乍回春竹色深藏屋溪光冷照人年華從易盡不負是閒身

遂昌行 有序

偶逢遂昌人爲言遂昌毛琰事甚悉詩以紀之

久旱苗盡枯粒米逾珍珠吁嗟遂昌人十室九飢劬 解一
雖則苦飢劬閭里通有無眼見大毛公平糶千斛餘 解二

私家肯平糶縣官重拂意官倉有舊儲羨餘爲吾利 解三
官倉亦未開爾曹還忍飢且復封水碓無爲平民私 解四
維民亦何私千百詣縣官中道逢毛公相視齊悲歡 解五
願公謁縣官委曲達民病民無辟穀方旦夕且畢命 解六
公聞重慊慨情迫語則繁堂下盡傾耳縣官獨無言 解七
非惟默無言乃適逢彼怒不顧衆口喧公幾遭箠楚 解八
衆喧亦易散罪獨歸毛公倡亂有新律就戮不少容 解九
身戮會城隅魂歸呂川裔生不負　聖朝死當訴上帝 解十

劉念臺故里

越王采戰處曠遠接湖濱霸業忽焉没遺風清以醇千年鍾正氣一代得完人早歲逢生我中心悼鮮民王修長慟哭李密重敷陳大父春秋暮孤孫色笑親作忠原克孝許國遂忘身乍自閒居起還將直道申妖狐威欲假靈豸氣方振（熹廟初公首劾魏璫）削籍遺彰組升朝表薦紳風裁彌峻厲肝膽益輪囷力挽遷都計恭抒善後因籌時須雨露更化藉經綸（皆公疏中語）劇欲酬明主俄驚罪諫臣直前輕折檻逢怒轉披鱗（上欲殺姜埰熊開元公極諫）遲去言何補時艱遇更屯龍髯攀莫及燕壘葺方新私怨修偏急君讐痛未伸（南都建馬阮輩方興黨獄公號呼討賊不省）崇朝看殄滅一死敢

逡巡自昔推民望都緣見道眞惟公學有本欲擬德無倫許（孚遠）魏（大中）聯師友鄒（元標）高（攀龍）共夕晨修治恒惕惕涵養得純純遂志文逾顯陽明教不泯一書存墜緒終古翼傳薪（公輯皇明道統錄始遜志終陽明）念此居游地長餘草木春清池通畧彴遠岫列城闉小閣泠然並閒園今是鄰（泠然閣在三茫祠南今是園爲祁方伯別業皆與公居相鄰近爲公講學地）相從參講熟不厭往來頻爲辨幾希異從知賦畀鈞一言欣有得羣士響然臻王子危橋畔祁公淺水濱證人爭此日絶食竟兼旬（王毓蓍死柳橋下祁忠敏死寓園皆從公講學者公絶食旬餘日始死公著有證人錄）令嗣惟貞孝（公子伯繩名汋）終身習隱淪少依青玉案老著白綸巾恪守千秋業渾忘一字貧我來深向慕逢客幾咨詢水色憐澄澈山容仰隱嶙微言雖已邈舊蹟未全堙後起知誰做重歸會有神新祠開積莽大節勒蒼珉仰止看圖畫時將藉藻蘋師儒仍濟濟論議漫斷斷道一無他說吾生願永遵

題周幼海爲徐飛卿畫蘭卷（卷首篆蘭心蕙質風調才情八字）

驚鴻小字字飛卿南院風流最有名嫩學調絃工琢句蘭心蕙質本天生

周郎訪舊快相逢爲寫芳蘭四五叢若向卷中評氣韻玄兒小筆應輸工

名芳祇合倚巖栽翠鳳青虬亦浪猜向晚一枝依淨域尙憐根自束薪來（飛卿後爲尼是蘭人不識收入束薪中飛卿題畫蘭句）

采香冉冉影迢迢花草秦淮競放嬌今日春風落何處空餘遺墨話前朝

立秋日見堦下桐葉次滄和韻

一葉何緣落問秋秋不知衰微先衆草寒意薄高枝曉露眞難託青陰已過時達人驚物變無賴只吟詩

過金剛菴感圓融大師事

寒風颭颭動檐宇寶像數軀共塵土靈鴿不下蝙蝠飛法鼓無聲鈴鐸語行行小憩得橫橋殘僧幾輩屋幾柱

爲言國初圓融師杖錫遠來從蜀土早年辛苦事戎行
便以慈悲勸徒旅軍前不殺一平民馬後放回千婦女
中歲披緇淨六根參徧諸方識宗主默然無言盡日閒
暇則焚香還閉戶一朝起别善宿男端坐禪龕日正午
須臾火自口中出化作金光千萬縷但留一偈辭世人
已空四大歸何許我聞斯事驚且歎海衆何緣有佛祖
昔傳佛有智慧火能解衆生障礙苦又傳性空真火現
周徧法界誰能禦可惜俗子競浮埃日惟心火相煎煮
不見牟尼大寂時舍利燭天三昧舉惟師顯跡在化期
惟師觀心在獨處於今誰復嗣家風橋下溪流自終古

靜便齋集卷三終

靜便齋集卷四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詩

辛未除夕葦浦買得書數十種樊榭購得玉版十三行有詩屬和

藏鉤博塞任紛紜勝事終輸我輩人不惜金錢分壓歲
但儲文字總宜春折梅靜對靑編古然桂欣看翠墨新
合是同心均有獲那無佳醞集閒賓

喻偷兒

三月初八夜偷兒從東鄰入廚下綿衣酒具之屬爲之

一空詩以喻之

窮巷何曾有富人也勞穿穴過比鄰壺觴尙貯前村酒
緼緒纔離稚子身可是飢寒無藉在須知爾我等艱辛
他時相遇休相避得失從來不當眞

憫偷兒

不數日偷兒入鄰家被獲前所竊之物業已質錢錢亦盡輸於追胥矣詩以憫之

覗盜何須似郤雍受贓正與盜相同黑縲一下纏身急
赤仄渾憐轉眼空守劒爾能更舊習捐金吾尙想遺風
年豐莫卜民生悴援手無方痛未窮

自題聯床夜雨圖

犄余有阿兄少小憶撫翼寒燠或遞衣出入互傳展嘗餐偶相避對案不能咢蕭蕭夜雨爽憭憭燈光碧不寐話繼綿起坐聽滴瀝夫何爲飢軀兄也遠行役荏苒歲月侵迢遞雲山隔幾番滯音書有夢傷魂魄回思話聯床此景那可得兄今幸旋反相顧頭早白人事多錯迕物情更牽迫會面轉寥寥我心恒惻惻行就一家村爲卜五畝宅垂老冀逍遥與爾共日夕圖此志生平誓不久離析

自題夜月汎舟圖

孤烟落日方冥濛須臾洗却浮埃空滄洲乍接寶鏡匣圓影已徹鮫人宮我生愛此清絶境一棹嘗思凌萬頃應有羣龍水上趨還聽法曲雲中迥雲中樓閣杳難攀世上風濤避更難所願年時靜無事月波長照酒波寛

自題嬉春圖

花飛草舞正紛綸冉冉香浮幾斛塵試問青雲誇得路何如紫陌共尋春樓前遞進扶頭酒馬上迎來擘腕人似此風懷真不淺也從圖畫識閑身

自題烟雲供養圖

山有蒼烟漠漠濛濛着水無際籠樹幾重山有白雲氤氤氳氳雨催作陣風起成文烟兮横空雲兮洽色山中之人吐吸何極維烟飄矣忽其消矣維雲出矣忽其滅矣烟兮何端清虛何滓山中之人心契太始

輓金丈翅農

先生詞賦近鮮匹我得交於遲暮時廿年以長分猶父一日不見心相思可憐志在老未已無奈命與窮爲期行編遺集示百世造物詎惜空名垂

題讀耆舊廬

一徑入城闉數椽臨水灣目窮烟樹際心豁雨晴間遲客渡傍渡餉人山外山（用戴石屏詩）倪迂留畫本相賞在清閟

同人過化城菴看秋卉分得看字

僧房隱高樹竹翠淩清湍颼然遠風至已覺夙暑殫入門紛嘉葩列坐同吟看纖莖綴鳳耳瘦梗翹雞冠參差錯繽繡深淺含朱丹小草有定數際老成麗觀人生豈朽株失志寧足歎滿酌互酬勸浩歌雜悲歡少焉花影亂蒼然暮色攢醉語各無忌詩盟期不寒

早起聞桂花有香

涼入重幃臥起遲花仙爲報鼻端知定應烘蓝日初出

忽爾飄香露尙滋公案漫提秋院事吾生宵負小山期
願開三徑迎嘉客莫待離離滿樹枝

觀黃楷瘦遺筆致感

風神不落華亭後意趣長餘敗楮中試問天瓶老居士
捉刀人可是英雄
秋來頻過馬塍西門掩蓬蒿舊徑迷一事爲君重歎息
更無人解惜家雞

聞米價漸平有喜

去歲夏大旱石米錢數千官倉爲平糶得惠常苦偏今
年麥有秋流傭始歸田漸次早稻熟米價稍平焉　朝

廷停採買估舶行駢闐風潮幸勿作禾稼看盈壓草野
願不耆一飽已歡然詩以頌　聖明兼之祈上天

同作　陸飛篠飲

清晨入市屢忽接笑語聲致訶問所以米價云漸平
後熟期晚稻早收藉香稉民生口腹願頗慰朝夕營
回思去年冬道路盈餓莩非無遠商舶居奇算餘羸
官私罄吳越轉運煩蜀荊得食已稱幸而敢求其精
何意起餒瘠時還慶生成天道有往復再拜酬神明

除豆棚

一架倚墻角延緣自夏初着花呈素色得實比嘉蔬不
覺吹寒至誰憐抱蔓餘呼童齊斫却灑掃到庭除

靜便齋爲風雨所破歌

歲在壬申秋八月月尾風雨連三日王子坐立頻太息
農收應減三之一西偏蕭寺殿角崩東偏運河沙岸裂
半宅典自寠八子戶牖不整藩援缺樓中淋漓積數盆
堦下盤渦深沒膝移床塞竇無時休多恐旦暮從蕩潏
中夜有聲驚窸窣迫欲起視燈復滅跣覺衾簟亂潑水
始知兩壁齊傾折推枕攬衣衣更濕露立中庭脚不襪
仰視雲氣益黯黯傾耳寒蟲鳴切切大兒屏息小兒號
漫漫此夜何由徹嗚呼人生虛願恒難酬萬間廣廈憑

誰謀卽今豐歉易指顧安從得米充九州但願上下共
惕厲未及陰雨先綢繆

同作　陸飛篠飲

靜便先生窮巷居數椽蔀屋一物無左臨清潭見沙
石右傍古寺聞鐘魚一雨三日斷行跡狂飇怒吼傾
兩壁老妻愁歎稚子啼仰天捋鬚且哦詩詩人自昔
多潦倒浣花江頭杜陵老廣廈匪僅爲身謀誓甘凍
死死則休吾廬近亦苦沮洳强起移書就乾處舉家
姍笑眞絕癡沈竈安得煮字爲先生經術世鮮儔草
野時抱君民憂河魚食稻若萍藻農夫愁焉心似擣

豐年倏忽易凶年一室於我何有焉

暮秋懷家易闇

又見寒生木落餘黃空征鴈悵無書故鄉穀貴復如此
客舍錢荒可易居頗憶微言頻往復自慙結習未銷除
年來朋輩多行役轉恐長途待整車

庭前細竹爲蟲食葉幾盡

節如鵲膝葉鳳尾一叢碧篠綠皆兜碎金成色月初明
寒玉有聲風乍起忽驚枝際空垂垂安得光生交蕤蕤
絲牽網絡殊未休知有暗蟲潛葉底食葉安能食及根
蟲不禁冬蟲且死遲回少待疏封已（疏其間封其下見養竹記）有斐

依然見君子

同作　王德溥（澹和）

翠竹叢生傍墻曲相伴書齋人寂寞月映娟娟影最
病風送蕭蕭韵不俗幾年養得此數竿朝朝暮暮報
平安忽然碧葉鏤成篆沿緣到頂蝕且殫憶昨繁陰
不可得疎枝孑立無顏色詎知練食學鵁鶄却道貪
婪惡如螣鳴呼儒生所愛亦細微忍能毒噬療爾飢
有美恒遭群物忌未先保護頻歔欷

既亭欲合城內外詩社大會湖上詩以請期

杭社舊屬詩之會此語聞自牟陵陽於今壇墠益紛錯
鳳山松里南湖傍猗我北墅邾莒等敢與吳楚爭雄強
聞君有意事九合氣頗騰躍情飛揚譬彼怯夫常苦畏
習金鼓膽亦張又如朽鐵鍛一割時加淬厲還生光
即今湖山逼秋暮風物正復憐蒼凉芙蓉兩岸接朝日
楓葉一色凌清霜我老無力興未已目所能及神相羊
登場聊爾志投報筆陣豈必競短長坐待良日奉舊約
追逐公等同翱翔

河滕懷徐孝先先生

素冠終不易老淚死猶含友似王修竹心惟鄭所南浩
歌聲激烈縱飲日沉酣未負梅花約幽居時一探（幽居其河

渚舊宅名）

題黃壺石邨娶圖

一行車牛接遠邨望中桑影散朝暾提壺頗識農夫禮
納贖休將閥閱論此日尊前歡長幼他年壠畔見兒孫
披圖髣髴朱陳舊漫討催租吏打門

輓厲樊榭

朋輩凋疎劇可哀廿年良會憶追陪大科竟失文章伯
當代空傳著作才素袖幾回搴繐帳春暉長此隔泉臺
西湖舊是行吟地化鶴何時更一來

爲西顥題奉萱圖

有萱樹堂禖花葉舟以絲清露濕優采蕙風扇微移采
采奉慈顔忘憂增百福願言報春暉寸草自珍勗願言
侔晨葩畢生無點辱荏苒閲歲時容華紛炤爓爲圖看
未足欣感溢心目

瓶花齋觀石池小魚

石池周數武小魚以爲宫天光時隱現萍路紛交通有
此鰷及鯈色閒白與紅喁喁各上下游泳隨西東急起
爭細雨徐回依微風閒聲倏逝去逐影仍來同騰躍快
得食吞吐常凴空生理物各足寓目情無窮主人浩蕩
侶對此心神融魚我兩相忘焉知樂意終

既亭近得陳老蓮大士畫相敬投長句乞施靜便
齋供養

閒思大士色相殊誰其繪者范瓊與吳道子蜀人勾龍
爽稱勝絶落伽山上留眞模後來龍眠出新意紳帶長
一身有餘此皆深刻在石壁可惜世遠跡漫糊千載乃
得老蓮手氣韵遠出青年於零縑敗素世恒有此幅疏
筆見所無龍王鬖髿垂髯鬢幅巾素舄服甚儒從三童
子先後趨或奉象拂或盌盂楊枝在手翠的的天花滿
笆紅敷敷大士紺髮白衣襦端凝圓備形神俱左執羽
扇右玉鑪鑪中一縷烟縈紆直上忽現尊者相頂峯眉
雪身跏趺不可思議詎可說惟有合掌稱曩謨我從歲
首依眞如夜夢大士親指呼自爾熱惱齊掃除每見圖
畫儼化軀乞君施我供寓廬熏以妙香護以厨吉祥善
氣君自足爲君證取光明珠

歸錦橋邉薄酒價廉而味亦不惡戲成小詩

歸錦橋邉酒易酤貧居盡日足歡娱未逢樂歲米應減
爲近清潭水不無倏爾醉醒堪須德淡然風味稱爲儒
宜人自在茶湯外隨分何心擇所需

愼施愼甫客閩中同西顛作

端居忽忽減清歡好友無多見面難閩海圖書充紀載
吳山風月曠游盤汪倫西顛別後知心少魯伯秋樵歸時雅
會闌可是逢迎新有主天涯猶未息征鞍

題竹田舊雨齋話舊圖

新交味無餘舊交淡以旨新交掉頭去則休舊交畢世
念未已自從投分乞同歸寒暑不知凡易幾其間情事
劇紛紜感動每在方寸裏聰明曉風候燭晴夜雨時燦
吻藉茗椀枯腸索酒巵清談暴謔無不可舊事時時話
及之何方古蹟共搜討幾處良會相追隨書心擬作窮
鳥賦發興欲賡招隱詩或因痛定得歡笑亦復快絶增
歔欷伊我與君交頗久憂喜合離靡勿有自維性癖寡

所諧或藉徵誠庶無咎披君話舊圖願君永相守寒颸
颯颯動林藪生死朋徒重回首

冬至後望雪

望雪長至前日光已歛雲蔽天望雪季冬候雲色全銷
日當晝已知引氣噴未成却想遇寒凝欲就茅亭佳致
非所耽掃徑迎賔今莫覩閒讀氾勝書以汁和種土最
腴復占野人諺宜麥要須三白見能弭毒害聞在昔均
霑高下惟斯澤於今未得數尺深來歲何由萬廂獲豈
不思雪壓敝廬難苟完豈不知雪侵敝衣寒復寒迂儒
要為天下計一身偃臥亦等閒朔風倏尉迎平楚微霰

紛然集庭宇憑誰空中喚青女夏有餘糧是在汝

客有自西湖來者問孤山梅信

子從湖上來言遵孤山路舊蹟槩銷沉新官盛環護已
信鶴不歸尚餘梅數樹為憐踈影佳得伴高人墓今冬
天氣暖牡丹開近圃猗此衆木先不應着花暮下枝蓝
或含高幹葶冝吐得月想呈輝臨流恐落素風香得幾
分耽翫可幾度會當一往探先乞子明喻孤標雖未接
幽意儼相晤

靜便齋集卷四終

靜便齋集卷五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詩

上元夜集藉豁古堂限燈字

老惜良宵興轉增招邀況復得心朋已教雪色替華月
更遣花光賽綺燈飲似卷波吾尚可吟成擊鉢客猶能
酒闌忽憶松陵句（樊榭戊午正月限燈字詩）非夢前塵感不勝

患疥

一疾廢百事疾更不在大自昔言細微厥疾惟瘍疥余
生嘗患此至今尚噤齘如何血氣衰仍不蒙寬貸初時

祇二三條忽遠聯綴焦枯似少平爛熳旋復會當其勢
欲張若有憑為祟內火鬱以蒸百蟲暗相喝長爪搔未
足沸湯沃稍快剝且及肌膚寒遂侵肩背攤書心為煩
執筆手有礙就寢鮮安恬兀坐何聊賴赤鱗渺難求黃
雚遠莫逮多恐日纏綿轉更增痾瘵涓涓寧無虞熒熒
固可長積小成大憂往古有明戒

病齒

韓公脫一牙衰憊感歲月王周落一齒恐懼到毛髮人
生會有終齒豈長不沒所苦欲落時為患正未歇腫或
連輔頰痛有類攻拔其中已空洞其外或凹凸其根强

踞盤其隙填食物抉之頻流涎嗽之輙見血豈惟妨嚼
歠直欲廢齶齧頗美柱下相飲乳自終日庶幾似元退
胡餅啖更疾聞昔道士言有蟲曰餐骨天遣居斷齶是
用資口實嗚呼天尊嚴余其敢乖咈拚以齒子蟲蟲飽
宜飛出否則天意轉亦匪蟲之吉

和金冬心神龜篇

冬心先生老益奇生事脫落所實惟一龜先生好古識
古器此龜之生未識是何世其腹瑩然白玉如其背黝
然五色俱赤文依稀竟體具綠毿約畧一寸餘時還蓉
耳游或緣蓮葉上未服丹鳥水乃困遂且網相睨休將

大貝論相看直作嘉林想貯以盆池注以泉雲影花光
共俛仰我聞龜能導引長不飢郄儉空塜曾師之又聞
龜吸日華永不死養生之家類若此嗚呼人生來去亦
適然何必與龜爭歲年即今淺藩荒圃玩此意甚得他
日逃形解殼變化亦復如浮烟先生壽世自有千百琳
琅篇

病中感事

百感中來不自持瞢騰似醉復如癡封成堂斧知何地
學就箕裘是阿誰舉眼蝸廬嗟偪仄關心鳥道更嶇崎
兒之四川幾時了却一生事便與雲山踐素期

題陳老蓮畫佛

老蓮心玅跡怪迂舜常畫史非其徒前身定住須彌盧
親識實相爰爲圖釋迦中立體骨癯似憫衆苦色不愉
接之以手趙三塗大勢至者側面盱展手若欲同提扶
闡思自具功德殊注以瓶水羣霑濡平地忽現青芙蕖
嗚呼佛法誠空虛今觀濟拔何勤劬我冠盡日稱詩書
痌瘝罔念慙爲儒我願保此心區區生世永不淪兇愚
無緣慈其許我乎

湖上綠陰

倚棹長堤畔濃陰望未窮分行微透日接影遠延風草

色平相映波光漾更融相期三伏候追暑月明中

汪格齋許寄鬱金酒未至詩以促之

美酒蘭陵舊有名憶從獻歲得同傾爾時便許行擔送
幾月猶虛東帶迎靜覺舌根饒味厚夢通鼻觀識香清
破觥洗後塵還羃坐對湖山興未平

上學使者雷翠庭先生

未從知已少求伸况復悠悠可具陳壯歲便懷沖澹意
衰年合作太和民包荒不責袪衣禮感激寧論捧手親
自是平生香一瓣南豐以外更無人

吳藍田以舊人觀音畫像見貽走筆致謝

大哉功德山王尊應現三十二化身隨方說法無等倫成就乃至人非人憶昔中夜入夢頻夢中示我勝妙因自爾心存目亦存每遇圖畫疑卽眞上看唐宋石刻親下求元明墨蹟紛得之三沐加三熏吳綾越紙裝潢新今覩此幅更軼羣法相圓備淨以純靈鶩貼妥狻猊馴相從童子意忻欣日常繞膝依慈恩前爲力士後天神持旛捧杵齊趨奔想見妙得圓通門入諸國土化導均自昔賢聖憂生民盡日馬足交車輪覩此正復同勞勤夫惟兼濟斯爲仁感君見貽倩慇懃欲報媿乏明月珍爲君重宣法苑文施德未可洪纖論光明普照無差分

卜居湖墅幾及四載而屋壞不可整承艮友高義惠以山資得從近地徙就爽塏因用樊榭山民移居詩韵爲詩四首以志忝荷

是身暫寄敢求餘四易星霜記卜居竊附幽人占坦坦何須夏屋見渠渠客來自理元卿徑草没寧嫌仲蔚廬若使如山恒不動便應長此狎耕漁

何堪棟宇忽摧頹鑿石誰能學養仙漫想林邊還葺室翻思岸上好牽船風來强起支頤坐月出頻驚枕手眠最是年時無藉在囊中已罄作碑錢

不生白眼爲誰斜便是朱門豈足誇我友高深如桂樹笑人輕薄似桃花邸成自昔能分宅楊璞於今更徙家日暮歸來歌盛德小窗兒女亦懽譁

瓊瑤爲報憶前聞媿我惟憑翰墨勳有水有山茲亦足載彈載咏復何云賞心物外偕鷗侶矯首天邊感鴈羣（謂家兄稚歎）記取他時齊結隱對牀風雨話宵分

春日喜雪

立春始見初行雪此日欣逢第二番好共梅花飛有態漫隨溝水去無痕眼明輕素侵書幌力敵餘寒費酒尊三白正宜正月見潤資夙麥不須論

請笑虛師出覩貫休畫大士相

畫禪禪月非凡人以佛圖佛佛逼眞我訪笑師到聖因得覩羅漢十六身筆端狂逸掣不住離以篆法妙入神起坐重讚歎欲去還逡巡人心正爾苦未足萬中失一猶嚬呻聞師尙備大士相如何閟之自寶珍師云携貯天竺寺白衣相伴已數春歸來結念忘宵晨空際若與水墨親古須髭岸洵奇絕慈容觀想應軼倫他日聽夜講我當過普門煩師爲啟玉軸新俾我合十祇仰均得來秀句漫呈佛要補樊榭詩意所未伸（樊榭貫休羅漢記兼載大士而詩中未及）

竹田招同金江聲先生沈學子曹㴱帷釋讓山游

小有天園分得茨字

今日天氣佳得果看山期相偕社中朋十里舟行遲登岸見叢業入門步逶迤庭堂及樓閣聯屬紛參差我意別有會覺與清曠宜木橋可徐度石洞從幽窺水面鬢眉動雲逐杖履移其上有危亭江湖坐得之其下數小屋花竹偏反而數我舊歡悰十年迄於茲寂喧忽殊境隱顯亦異時人世多變改此身易榮衰所樂在觀空絕頂營茅茨

南山紀遊五首

遠揚接重門濃陰蔽廣路未窺園亭勝已愜鄉村趣來游知不勞得蔭可小住我生重蠶作戀此輒遲步倘想提筐人朝起冒寒霧 桑徑

兩石拔地起殊形却並燊跨楔誰所設承楣鎮長對翕魚解逆迎巖壑妙交會經瞪所不踰斯閱此尤最安得藉雲封無令俗客扃 石門

坡公志重來撫檻思欲騁我今亦再過尙見魚穿荇小物具生趣微波漾清影心印證何從手書存亦幸 南山亭有余手書

惟有老去吉興代得共領 金鄉池

山穴孕微雲縷縷透木表但能沛爲澤膚寸詎云小凌亂近水烟隱現趨林鳥託體自陂陀望氣互旋繞安得

屋半間與爾共晦曉 小雲岫

沿緣巖岫間有泉自穴出其源最幽邃厥名表貞逸挂瓢此爲寔蠹耳有餘絜利世功難任在山意須決莫漫比池塘但滋春草苗 隱泉

陳遠郵以南山射虎回雪夜讀道書詩意爲圖屬題

丈夫秉剛腸一往誰能禦悉玆六石弓殺虎如殺鼠歸來氣未平雪屋明篝炬流觀老子經汎濫明皇序根觸忽無端徐起步庭宁道德日不足生成仰何許純素散莫收苛徼紛有舉 四句本明皇道德經序 威或仗爪牙挺亦便舐距嗟哉末俗民性情且失處況復彼異類蠢蠢自爲侶糬弓謂毛羣自今吾舍汝

重九日偕西顥及錢一青道士過雲居訪雲巢上人分得重字

佳節宵輕負登臨藉短筇風聲隨澗遠樹影倚巖重羽客舊同調茅齋足放慵美師吟卷富早晚欲過從

過昭勳崇德閣舊址弔圖像諸公

看山盡日渾忘疲每緣訪古行迤迤此地舊屬太常寺宋室南渡初開基亦閱百年儀典備報德酬庸期勿墜巍然傑閣碧雲間圖畫先臣二十四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

（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雷奮雲合運莫當開國股肱誰最良周王鄭王齊
戮力薛公石公依末光豈無元勲及碩輔舉首獨讓韓
王普神言何事來中庭論語曾聞需半部二王布化勤
宣猷二李外攘兼內修呂曹曾韓先後繼坐致太平良
有由就中忠獻真傑出聲色不動扶日月大臣風力孰
更優韓公尙怕富公弼司馬品望鳳與麟不驚不摶含
至仁此日心蹟逈炯炯前時黨論空齗齗中興太傅功
莫倘老死吉陽憐倔强苗劉倡亂共驅除韓呂勤王師
浩蕩長卿方畧静不驚楚輔法度能持平真翁衡材頗

不失厥子未免隳家聲往事茫茫難致語共間有闕還
思補褒揚已錄趙福王眆顯偏遺岳忠武張俊功名本
較然妬賢黨惡圖苟全生與靳王志勿合没何緣與共
驌驦當前翻自捐騏驥穆陵理學志有餘力排安石祟
几筵人君莫漫矜賢智驅策羣英誠不易異世恒思遇
程朱卽此表章及先代事關激勸非迂疎惜哉慫多剛
健寡不任崔吳任丁賈縱復敢諫有洪公一木可能支
大厦山中舊蹟不勝探漠漠斜曛遠岫含傀儡正須澆
濁酒當杯聊爾資淸談

過汪孝子廬墓處

伊昔披君傳從知天性真於今訪舊蹟正値影堂新職
亦盡爲子慕誰終此身皆前遺樹在足蔭義居人

高士塢懷孫太初

太白山人披褐徒自華入衡還入吳鶴瓢鐵笛身與俱
光價傾動士大夫蘊藉或云一世無風度固較凡民殊
爲詩豈必唐以上佳句閒出黃與蘇爾時先達崇文儒
小草尙爾資吹欹山人況復負挺出春風滿地花紛敷
士昔未有想亦倒從高士湖於今豈乏山澤癯鉢心劇（方太古讀太初詩語）雪水書田可終老南屛鶴料仍相須塢名高
日劬操觚一卷空自吟菰蘆東西南北溪所圖吁嗟乎

東西南北溪所圖

憩南山亭

高處依然見綺櫓無窮景物一亭兼遠從簃樹穿湖面
直下前坡露屋尖憶昔傳杯身最後一時授筆手能拈（亭成余爲記約齋觴余於此）於今老去心情減多恐山花也見嫌

喜家兄至自四川

目斷雲山淚未收今朝始得豁沉憂老年兄弟看逾好
壯歲兒郎計亦休三稻難謀爭似雁一巢堪寄且如鳩
相期努力成幽壙長奉先人守故邱（三稻見齊民要術）

歸自四川喜見茨檐弟　王曾永稺歡

過了皐亭望北關一枝觴進沈塘灣新居不遠欣容
膝白髮相看各解顏秉燭且陶村舍酒聯床爲說蜀
都山幾來只恐驪人去可得閒閒十畝閒

冬日陸篠飲至自淮右集靜便齋

卜居欣不遠數室齊衡櫓好友能頻來草具亦勿嫌陸
生閒何澗相晤喜色添水邊共小憩雲際同遙瞻梅花
暖有信雪意近可占歲晏常務歇詩句隨時拈淮右鮮
安集京邸多滯淹君聞歲欲之京師爲君計身世惟並老夫潛

湖上酒樓

高樓一以望塵抱若爲開山翠排雲出風漪拂岸回夂

魚人忽聚落日影相催蔬筍尋常味他方少此杯

題秋湖獨泛圖

秋容澹若此秋水碧如何逸棹隨風遠閒身發興多看
雲生極浦送鳥入層阿詩句長相伴無妨日嘯歌

過揚州輓馬嶰谷

正是霜飛木落初邗江路過一霑裾去來自在衆香國
鄉里猶傳下澤車古制獨存三季後葱交自愧廿年餘
小玲瓏館多風跡尙擬窮觀插架書

秋晚飲白蕩邨庄

茲境我習游相違僅八月何意好莊居曲折出林樾近
寺烟微茫遠峰雲活脫隔竹水始波穿籬菊猶發蕭疎
景物清爽朗襟期豁我歸自江北所見增傷怛船底閣
樹杪沙頭空土室黃埃閒白葦望望百里潤因歎吾地
佳奚事輕仳別買山力未能守墓情所切舉酒屬諸公
關河難度越

潘秋田以清明日皖城道中遇雨憶鎦國壯丹詩
見寄次韻奉答

客路憐君感歲華閒園景物舊傳誇洗心不作子孫計
爭眼聊看富貴花蕊綻正須微雨潤光搖宜受晩風斜
玉林神祇憑常例金盞相酧未是茶（來詩有風景流連漫煮茶句）

和沈敬履何東甫食菜詩

君子罔求餘安分理則常身未踐華膴奚爲饕膏粱吾
子食菜耳自謂味最長歡然發吟嘯衎爾傾壺觴推之
處一世貪競可兩忘今歲數郡飢幾家饒蓋藏日持二
百錢未足十口糧猶幸此品賤空腹堪撑搪眼見失業
徒和根雜秕糠人言俗過侈瞽以困卒荒況復滋暴殄
安能免瞀殃我欲廣子意泚筆成此章亦願肉食人各
辦藜莧腸

夏夕飲篠飲荷風竹露草堂

一徑新篁拂翠苔軒窗開處絕塵埃月華漸次穿林出

荷氣淸微過坐來入世未能容故態放懷且復盡深杯

日長追暑渾無地暫此披襟亦快哉

靜便齋集卷五終

靜便齋集卷六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賦

五色雲賦并序

臣按瑞應圖云景雲者太平之應也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見又云天子孝景雲出游為驗矣承歷稽靈牒合符上聖偉兆神明益有較然不可誣者欽惟我　皇上澤沛區宇化洽羣生御極以來熙事備成未可悉數雍正十三年滇省上奏五色雲瑞見於屬邑紛綸絢采煥衍騰文抱日從風迴薄萬象旋散霞綺

圖繪霄宇兆人聚觀雜遝欣抃臣愚以謂國家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誠莫顯於此夫雲天地之本以精運也保章之辨京房之占五行之志兆於未萌後先明歷若體睿窮幾今靈獨秀動關形度普應之道原本可推我皇上雲施稱民六合以內嘒嘒熙熙咸循厥緒繼統共勤推恩錫類祀淳熙之登臺書雲尊號德壽抑又遠過臣又稽諸史籍漢紀雲氣者五唐紀景雲者十宋紀五色雲者七類在神州隩區僻遠則否至天寶定戎之捷兼奏慶雲今西域蕩平適覯斯瑞蓋取道西域時由於滇郎我太平紛紛郁郁是宜徽顯於此且　皇上德教

回游及乎無外覛不崇朝而徧不待旌而潤普汎周流
允與符會丕啇洪祐其又奚遠弗致焉爰採歡謠再拜
稽首謹爲之賦其辭曰
惟上聖之承則昭秘祉於太清月重輪而發彩日抱珥
以宣明燦縏星於天市叶五緯於蒼精蒸潤吐滋雨沛
如膏之澤流甘委素露霑若木之英翳薈蘙之類集未
畢貺於休成聿有卿雲非烟非氣絪緼吐華杲耀增麗
三台五慶數有異名升堂八房類非一地象花葩而作
蓋孰繼有熊合俊乂以賡歌還問虞帝誕我　皇之茂
育合四極以咸周誼方激而遐騖仁風衍而外流承天

順地之誠旣曷奕乎百世浮洛觀河之瑞遂焫灼乎千
秋涉在昔而論功合蒼帝赤帝白帝黃帝遠逾其盛順
四時而布德并初陽青陽正陽太陽備呈其休爾其爲
狀則歲彝瞥岑翩綿崔錯重樓崛其特起飛觀訬以竦
擢乍翥鳳以迴鸞旋驚鴻而奮鶴究神物之蟠蜿儼飛
仙之綽約魚鱗波水詎能比此紛綸車蓋冠纓未足方
斯盤薄其色則鬱以青葱入華林而彌望縞乎素葯接
瓊海以非遙若妙鬘之初分黝光萬縷似朱絲之就理
燗朗千條紛狎獵以迴旋旁敷翠蒻聳嵯峨而崑崙中
爛金翹油裔隨風散綿野而文成絺繡連蜷夾日漾澄
波則藻䆕鏤雕豈僅登臺之觀惝幢靄靄寧止冠幖之
應樹木梢梢由是士女頒祇斜眺傍睨被褐振袑再髻
總髻發聲動容侈奇眴異想沈璧於堯年追覆鼎於漢
世或疑赤水之華還考釜山之契原夫氛氳玉葉繚繞
金枝寫文洱海流影蓮池蓋　皇烈用宣風行雷邁德
宇遠覆雲油雨施光潤靡涯可識一人之無外承休有
自爰昭大化之無私奚必詢厥多端訪吉雲於東國占
爲好道問千呂於月支也哉又爲之歌曰糺縵縵兮卿
雲匪封上兮河汾麗瑞命兮遠道答顯祚兮休勲四時
兮從經百姓兮允誠兆我　天子兮億載昇平

海不揚波賦

道協方祇祥徵坎德緊海之爲物也總天綱而來注會
地脉而列職延陽烏於扶桑之津納顧兎於金樞之域
蕩而爲波兮跳百丈以憑隆德用不揚兮肆永歸乎晏
息推其類應殆有憑因觀肩没之無端在徭祈而負磯
知澶湉而克定爲保綏而佑仁儲精毓恩錫元符於蒼
昊受圖膺籙昭大順於媪神因之六氣無愆四限有喜
陽侯萃康波臣薦祉獰飈抑而不飛少女協而應紀織
蘿兮被麗而常舒輕塵兮帖息而不起詎海童之敢邀
維蜩像兮潛徙羣妖匿跡於瀇瀇秘怪易形於渺瀰匪

無噓翰豈訇磕以相亟亦既沖融不轉騰而交䑸彭沙礐石靜蕩颺於中途挂席維納樂飛雲於平砥篙工習御水客狎流寄遠思兮簫籟發引和兮櫂謳閒理詹公之伎思㧌東叟以游景曬開鮮埕殊庭兮不遠萬里歘險解駛指夷落兮紛列千州靡浤浤而汩汩任沛沛以悠悠縱所如兮悵懷釋往復逐兮歡情留原夫沕迭逢𩓾惟洪流其應爾迤颸呀呷亦稚水以恒然矧横通夫四瀆聿君長夫百川匪有感夫純懿曷効順於𣻳潒昔嘗聞諸重譯聖人之生累葉斯靜波於今三年且夫聖人受命丁時應期歙福溉以大中潤玆四隩宇內沉潛

荒外滌沐皇仁綍矣儼巨鼇之長輸帝度沖矣若大瀛之竝蓄務息勤而休力用邀既於天池咸盪穢而滌瑕乃呈祥於祖瀆此謀秩自靈祇而安瀾兮允穆也爰是拾晃采狗夜光耀璘瑸排琳瑯襲寶路來殊方鏤膚鑽髮之俗幽崖朱垠之鄉願去俗而歸義導象胥以來王樂中國之有聖冀同履乎海邦展帝容兮靈辰覲嶢闕兮維旅序皇僚兮遠戎訇洪鐘兮靈鼓肅贊拜兮事竣煥誕章兮禮舉羨超世之英稽前王之武泰履弗康肆肅弗處渾乎德馴默然恩普純粹兮一心乂寧兮萬古頌曰海王百谷尊莫與京兮德用厚謐坦以平兮盛世洪化鏡至清兮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兮優柔自得與海俾精兮嶽維用命川効誠兮誕膺多福流萬歲之休聲兮

湖心亭賦 以雲從棟生水與階平為韻

試尋地勝言憇湖濆訝靈居其特立擘藍浪以紫分入遙曠兮不逾一水思曬就兮恍隔層雲樂斯亭兮縹緲漾中心兮潺湲溯其所自豈謂無從寺煥莊嚴之象搶標金碧之容禽與魚其得所堂連閣凡幾重圖畫天然聖祖抒其睿藻勾留此處先臣記厥芳蹤范忠貞公勾留處三字舊在此亭其為位也上接青霄下臨淵洞西孤嶼兮若

迎背南屏兮如送羣峯西下似揭裳衣萬室東來儼披帷幪棼桴延屬全分碧潋之光荇藻交横欲補雕鏤之空戲魴鱮於前墀燕烟霞於高棟當夫陽和煦拂品彙滋生草縷茸茸遠盤沙磧風紋細細近繞軒楹護地衣兮平鋪飛絮燦波而兮亂點繁英桂棹蘭槳停四隈而來去男袿女袂循雙檻以徐行歷修除而騁望快麗景之非是而若月迥於秋夜涼如水梯梲初上置身白玉樓中簾箔纔開散步爛銀盤裏影徘徊於幽渚擬鮫室以非誣色晃朗於寒潭指珠宫而即是何必尋源入漢致羡張騫已覺馮虛御風遠過列子中維層構深可迎

暄外鮮崇垣做宜逍暑芳香不斷夏則荷蓋周遭斂潔
無遊冬則雪城幾許鷗羣乍起還翔集於汀洲漁唱遙
傳轉悠揚於浦溆此尤極眺聽之紛紜而孰禁逍遙而
容與彼夫帶阜縈巒固多營造憑林卽石並擅淸佳期
來鳳於平麓挹泠泉於閒堦洗心則翛然蕭寺問水則
卓爾通涯疇若斯亭高空而軒邈迥絕夫等儕蓋嘗泛
舴艋載杯罍陟華宇撫飛甍恭瞻　聖祖之宸翰叅
合斯亭所爲名其刊諸貞石曰靜觀萬類竊以爲斯言
足副蓋八紘爰爲之頌曰心如止水淨以淸兮物來斯
照散光明兮維亭有象類得主爲權衡兮中央宛在罔

或失其平兮夫然斯亭洽宇內之通情兮

書

與杭董浦書

董浦二兄足下董浦學貫今古炳焉述造若鸞鳳之音
雷霆之響駭心傾聽一旦決發備著作儲奏御鋪鴻藻
揚景鑠夫寧有所不足耶然竊怪同董浦上究者不人
謂董浦及樊榭歸傳諸公所爲文蔬復未厭人意果爾
則董浦爲重是科非是科能重董浦故不復爲董浦賀
抑更有陳于左右凡今之爲董浦言者謂近世陟淸班
列侍從循尚檢押僂身屏氣行步偊旅少言重遲不置
白黑羣衆贊唱則某也通籍某也轉官某也晉拜止爾
無殊異者然且切切若有所甚秘若乃纘聖述明采經
摭傳鑽研往紀櫽括舊聞固言所不及卽言之亦無與
聽也又其甚窘人以不知懼爲所擠也以董浦踔厲風
發將必不能忍乎此盍少傑默更歷華資易安爾僕以
謂大謬夫磨定文章主持風會起悠邈之業袪末俗之
惑百世之任也流聲于達官貴人而向風于蓬門野賤
一人之力也昔韓愈發跡有唐元和長慶之文蘗然歸
正歐陽高視有宋慶歷皇祐之際蔚爲大觀曩令韓歐
二公或牽于拘忌或撓于詆誹膠口縛舌不敢有所上

下坐令後進盛任其意無可取質靡靡者尚足彰示來
世耶今天下文學敝陋有甚唐宋抗顏爲師言足衞道
更數百載已無韓歐其力能停激一世而言論畜積有
以相副獨一董浦董浦卽大聲疾呼發蒙振滯尚恐儒
術幽翳遠不逮昔若復阿匼莫爲開設將羣理不張而
古制或幾至于息不大可懼哉董浦宜自堅益暢厥志
榮納抑塞自有定數矧　主上明聖積習必反買嫌于
時更不必爲董浦慮董浦平素所欲建白僕恆志諸心
弗忘顧在此時尚非職守茲所云云詞臣之職有心者
之急務也立朝風采且于此見端焉故自忘其頑朴一

爲陳之

與施北亭書

曾祥白北亭足下近世學士誦一經四子操數寸之管盡盈尺之紙上可取甲科致祿位次亦得食餼于庠列諸生高等北亭獨鄙夷不屑日取經傳史籍沈潛反覆而兼究乎遠近遞造當其意得左窺右索忘寢食不止北亭之爲功可謂勤矣然不知北亭之爲此將由博反約收效于身心性命耶抑將囂囂爲言較是非于俗學耶收效于身心性命非僕之所敢知也然竊見北亭亦未嘗以自許較是非于俗學則北亭業不與俗學爭利

其肯與俗學競失名哉所勤勤致意冀有聞于北亭惟薰習之餘悉併氣力奮發于文章耳夫不知其理不可以妄作辭不足不可以成文北亭議評古今文俱鑿鑿可爲依據前數年北亭作鎖孝廉墓誌銘僕一見便歎爲約潔豈不深知此理者北亭讀書華實並採豈尚不足于詞者人生既壯後或從事紛劇或爲役衣食或偶時不幸疾疢憂患稠雜頻頻皆足攖智慮使不能卒業故君子每汲汲于所欲爲恐沒世無所表見北亭年幾三十矣且既識路可疾驅矣藉先人餘資優游家食不以此時盡思維役豪牘自振起于一代而遲疑退讓曰將有待于後後此之經涉可預期乎少年英銳之氣後可復得乎僕觀古人惟記事纂言成于暮齒其他詩頌箴銘序引誄讚則盛年俱已汗漫故昌黎不肎爲史然今世所傳諍臣論贈張童子序三上宰相書感二鳥賦悉是三十以前所作柳州居夷猶始著書數十而文章稱首自爲名進士時已然僕前時期北亭論著北亭言吾力未逮僕以謂固然玆篇翰之末抑爲之而不果北亭殆真無意斯事耶果爾卽學窮奥典心徹四業于北亭究奚爲哉僕以謂惟銳于文則文日富文日富則後之去取可以嚴嚴則行于世必工而可久推北亭之意

殆惟懼其不工不敢爲也顧天下未有不爲而能工者幸托末契獻其至愚惟北亭之努力焉

與桑弢甫書

數年以前未獲見執事然執事之所以足乎己施乎倫誼卓然自持于出處閒者已歷歷有聞于聲類既緣姻兄弟後親接光度方懼禿落疎放之身或見擯于有道乃獎借過情至欲引僕爲儔侶則愚者之一得亦克自罄于左右宜無所顧避焉凡僕之仰企執事固不僅以文而已念相見之始實藉文爲羔雁故敢畧陳文之所由然冀執事之益我所聞以勉其所未至僕觀古人爲

文雖開設戶牖脫畧蹊徑要其從入亦各有所承稟微特騷原于詩賦爲古詩之流七發等爲楚辭七諫之類也秦漢以前六經之言自爲祖構者無論乃若至工且奇文莫如揚子雲子雲作太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作州箴擬虞箴作四賦擬司馬相如所謂斟酌其本倣依而馳騁焉桓譚且歎爲絕倫魏晉六朝繁弦縟繡遞相沿襲日益浮靡然所擬不殊闇合曩篇陸士衡文賦中已先許之昌黎振起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僕以謂六經之言卽昌黎之文所從出也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抹清廟生民詩非詩書之謂耶南海神廟碑體自漢賦

毛穎傳爲子長後身進學解爲客難解嘲賓戲諸篇之極致昌黎挺挺特變本加厲爾其爲文真訣則來無擇皇甫持正孫可之輩相與確守之不敢越歐陽公學昌黎見于公所自述不贅論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說理性讀論語孟子檀弓以要其旨趣正當讀韓柳文數百篇以識夫作文體面敎人如是坡之自爲文槩可知矣且夫柳州之雄深雅健馬遷之嗣音也南豐之沈雄典博西京之遺範也老泉之温淳雄剛孟韓遷固之一體也若此諸公卓卓嶽嶽並不磨于天壤異時而工同不謀

而意會豈盡屬天巧哉其從入之際必沈潛反覆斟[illegible]于古人合及其究也博觀遠取務極乎斯事之變以[illegible]與古人化故抗言持論具有神明與其原本後之人讀其文卽其文之所以然深思而切究之舍字句之末參臭味之微則文之承稟可信爲確然而不易今天下握管之士幼所循習一經四子外讀古文數十首制舉文數百首經史全文有未經寓目者前人大集有茫然莫識其名者擅一時胸臆思自托于作者質雖高朗度有所不勝淹雅之才風騷之選各有殫力莫能兼營誠不必責以備善乃或出其緒論靡所規倣時有佳致輒自

信爲獨得謂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止（此曝書亭集中語）夫期盡我所欲言而辭不高體不卑旨不深俱不可爲立言但自其無所承稟致蹈于薄弱彼自信者疾刻畫之陋并禁人步趨之方是猶入大匠之門謂不持規矩具有得心之妙也其足取信天下後世哉且夫道無不同文則何殊之有（亦曝書亭集中語）此其說似是僕以謂未盡僕請就近世制舉文比觀之 國家本經義取士崇尚一家言雖有迂怪之儒必不敢倡爲不道自恣于豪腐然試觀今所爲文果勝于漢唐宋之文乎抑尚有庶幾于漢唐宋者乎漢唐宋之言道者時有殊致其文之卓

犖至今不敝今專尚一家言人無異說文之固陋至不可復挽合道與文而一之有識者將取無異說之道乎抑取不敝之文乎僕意以謂道爲物則取諸身有餘文爲載道之器器有大小淺深厚薄精粗不一必受範始成是故追六經以爲師是即智者之創也奉先士以爲式是即巧者之述也有專門以定其則是即守之世也有泉製以資其施設是即審曲面勢飭五材辨民用也通乎器之爲說則文之有所承稟不必鄙規倣爲不足事亦可知已矣盈握之珍重于鼐石之蓄僕又以謂文之存稿不必過多稍不如志即宜割棄其有專務考索

用補前人闕漏者力足著書宜別爲一錄蓋斯事之真氣究不在是焉代人歌哭之辭頗多飾說牽率酬應之作類有虛美已先爲其不可信又可爲後人徵信耶僕年三十始學爲文于今十六年矣望古人門牆相距轉遠問有可信計不過十數首年運以往恐日就荒落詎無所裁健文如執事誠僕所急欲就正者故自忘其寡昧覼縷及此若夫立身行已僕于執事將更有取質非一時筆墨所能罄意也

後一段文與道之說有舉文不在茲乎及夫子文章性道之說相難者僕以謂惟聖人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文即是道後世之文即有見道者其人則非道與文終屬二事曝書亭集中所云後世之文也固不能無別

與桑弢甫書

不成接對累月日矣甚念甚念前奉書辭旨淺鄙輒荷省覽接之以盛須繼之以深譚可不謂厚幸然亦尚有未盡于執事者執事之言曰服闋後便不復補官素有名山獨往之志行將從之僕始以爲高今竊以謂未可也天下共趨之途不必一人令之天下雖挽之習必藉一人維之今　天子神聖大小庶務無不得宜共儉之

聲寬大之詔賚三代以來所未有而臣下諱諛畏忌護欺以取容則不特有媿于三代抑更出漢唐宋諸臣下原其故皆自束髮受書未嘗以氣節相淬厲一切保富貴利達之術皆以謂固然而無所用恥故其陟台司則受成事伺　天子喜怒不必其道之行歷諫垣則任舉一事以塞責惠利生民補綴盛德即有所顧避而不盡任封疆則經理職貢外靜鎮爲名終歲無所事事居州邑則善事上官冀其稱舉惴惴焉恐不得當凡其遺蛇偶旅彼此一轍而未之返也則皆其氣節之靡然而不克自振也執事爲諸生時不翕翕因人熱成進士自以

謂　天子識達未嘗附座主通籍後恪居官次不一見要人家食以來聚徒講藝當事過門固拒而不納此其于氣節砥之素矣故願執事復起益展其風概以停激乎一世且夫人之一身多所嗜好卽多所牽制而口腹爲尤甚抑口腹之害不第在小人在君子近日友朋高會互相矜尙醉以酒飫以庖素品下士有不知藜藿爲何味者矣而其患遂至筋骨日柔鮮克任勞痒嬉游相逐鮮克愼取舍其入官也流而不止尤非所以養廉潔故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執事可欲之物泊然一無所營而就僕所云抑更有殊

乎人者僕嘗與執事共飯魚肉脯醢靡不備具執事自取菽乳一盤豉一頃刻間盡脫粟一箪僕始以謂執事行役則然既而知其平素未嘗不然歡場酒所又執事所裹足而不入僕于是膺執事之操然執事色甚腴體甚豐精神甚固自以謂徒步日可百餘里終日應會酬酢無倦容遇有煩劇輒竟夕不寐其強有力如是夫以甚強之力淡泊之操以自樹夫挺然之氣節則不知執事于此其胥出于自然乎抑有所勉而爲之乎胥出于自然則天固將以停激一世之責畀執事而獨厚其資也有所勉而爲之則執事自爲諸生以至通籍勤勤焉惕惕焉必將曰吾力庶足以備馳策吾操庶足以飭簠簋吾氣節庶足以免與訑遠頑頓求其志以達其道此自士君子常分知非徒爲名山獨往朋松友石之是尙而已也夫名山獨往而朋松友石必其未嘗仕者也非然則有所激也又不然則功遂身退也茲執是數者以律執事執事必曰吾非其倫矣則名山獨往度亦執事之漫言相欺而非必其事之誠然也然僕于交游間求挺挺如執事者蓋寡卽有其人而仕進無階又不能以終待故急欲執事之冠帶就車一抒其未竟以慰球企之私焉

上雷學使書

受業門人王曾祥謹候老夫子大人興居伏期萬福去歲十二月二十日捧讀誨諭垂念殷勤曷勝悚惕曾祥駑駘下質猥蒙頋眄使增長其聲價此在有心宜何如感激而遲久缺然未敢致一辭于左右凡今之爲曾祥言者曰老夫子知己之雅千載一日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曾祥竊自維凡所以爲知必實有可知之具或以才見收或以德見錄非漫然而已曾祥疎庸禿落俛仰此生無一而可苟妄托識拔冒瀆威尊卽無以解非分之罪又　國家優行之舉所以鼓舞一世而固非夫人

之所敢自信也學無窮期品難豫定人有挺節于畢生隳行于末路者有飭躬于萬事失足於一端者故曾祥以謂人之被此聲也宜益自淬厲以庶幾無負不當私心覬覦較計利益回易其本初若夫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此尤古今所共詬中材所勿屑也曾優行之舉又可非其人以當之曾祥生長單門未嘗見大人君子應對進退不中儀節蒙顧念之篤誠宜摳衣坐隅傾耳至教而遠想淸嚴輒懷夬措之恐故踧踖不前然其微忱則不惟不敢疎外且欲有以獻其至愚焉　國家宿瘝眞士如此其至而士嘗苦貧則恒以爲憂奚論

儒術故郡邑博士弟子之選不必其過多餼廩之頒不可以或儉也又士所循習自少至老不越時藝何由廣厥心志曾祥以爲今書院之設誠愼重延訪必得大賢以主之不惟進取是務且亦不拒人之樂從焉不數年後必有蒸然丕變者矣此今日之至切老夫子入告之所宜先者草野鄙儒日夕冀之嵗甫中州未歸堇浦近主嶺表講席樊榭去秋下世矣壽門㩲身竹田已致到鈞旨右文三首詩十首伏望誨定臨楮無任屏營曾祥再拜

靜便齋集卷六終

靜便齋集卷七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序

重刻李忠定公奏疏後序

公文章詩歌八十卷俱通博正大絶去藻繢而立朝偉節則具于公所爲奏議前後八十卷綜其風槩紫陽朱子論之特詳余尤偉夫公者當宣和初人物晏安上下逸豫京師一日大水公獨上疏言陰氣太盛當有夷狄外患之事葢天人之感召微矣而非辨幾覩變有以通乎盈虛消息之故則有所不能知非忠誠義氣挺然自

持于夙夜之地尤有所不敢言迨言出而誚狂詆妄雖英敏之主不能以無惑中材以下其惡聞也則宜此公之得斥所自昉也延和名對上謂公頃在東宮見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高宗初立遣官迎勞錫宴內殿俱有意乎委任矣而以專主戰議得斥以黃潛善汪伯彥之娼嫉輒斥自此以往亟奮亟躓莫由罄其展布至湖南有命公遂力辭不起天下未有小人並列君子得安其位者亦未有恬墮狠懦之君能任君子以有成者其爲人事之必至與天命之固然舉不可得而問也而若或使之旋或尼之公且有無如何者然而公之心則豈以

身之斥不斥爲轉移哉其經陟内外越數十年守志不變本傳言公之事君如嬰兒之慕母即極之怒呵棄擲尙嗷嗷焉挽其裳裾從之嗚呼是則公之信道至篤忠愛之天性因有所磨厲而益摯後之讀是編者蓋不特資大學識之重而懷抱靡直或見忤于當世其益思卓然無間于始終焉歲辛未重爲鏤板因贅數語于後

張南漪文集序

餉飯疏者以靑精則口勿悦易被褐者以翠羽則體勿適娛擊甕者以六莖則耳厭聞人事如此文亦宜然迂學陋生守故説而不變詞林文囿望衆制以茫如豈

進取之漫浮艮至情之不屬我友南漪始冠之歲蘄志于古汪洋曼衍之書淸潤精微之旨目想心遊移晷忘夕作爲文章跌宕昭明抑揚明暢語情事則約而能該援往昔則多而有旨方其森秀如入甘泉之宮譬彼燭照似登玄武之闕南漪其具有夙慧者歟閒嘗延佇中區比覩萬有自然之故可得言焉高樹俟微風以響而風之力猶後空谷需人聲以傳而聲之感以末浮花浸月即隘景而光含碧色深波不炫奇而文著是知質性所由匪矯厲可得心神攸服詎習俗能移南漪高邈之韵冲淡之致視昔畸士臭味無爽契臯夜而加厲綜歷貲以增華此猶什一爾抽厥芬芳振以金石充滿勃鬱而不可止其可窮盡耶歲在上章閹茂之辜月南漪集其淸英得如干首不遺荒昧俾序簡端夫獨鳴孤唱則響難爲應離衆絶致則形不可逐而言有郁于蘭臭心竊善夫流波亦奧氣寀諧同符平素詎能得其大凡云爾

杭堇浦文集序

甲寅夏季杭君堇浦編次所爲文自壬子迄今得百有幾十首先是堇浦以博游宏覽鉤稽經史閒以餘發爲篇什及近代書義抉精剔華不可形逐獨古文辭最後

出意搗扼恒嗛嗛未敢矜執閒示同里聲類則素習于是者亦襪覒眙目罔弗㧾搦蓋堇浦才力雄獨而鬱積淵邃若會潭霚湖不長輸遠逝勢且不止且夫文誠難言也世有學焉而文不著者未有不悦學而文焉者學焉而文不著唐之孔穎達陸德明宋鄭樵國朝閻潛邱諸人事事博奥風藻罕曬顧世推檢鏡或亦未可輕訾外此開設堂奥爲斯道宗主胥鑽厲潛精搴林酌海味腴而尋根實遂而光爆炳焉述作學乃醖釀先喆來賢異壟合軌逮廬陵眉山且病其稍疏典籍矣然觀史之傳廬陵也曰博極羣書好學不倦眉山竄謫海外尚手

錄漢書成比于貧兒驟富度其磨礱反覆評等綴學之士因陋就寡莫知本原者若不悅學而文此直近世攸繆之響榮遇之弋堯峰汪氏所謂士習益陋斯文寖以衰薾西河毛氏詆爲專用一家言空疎揣摩周章錯出不足貽白黑其足珍久遠哉堇浦于學誠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千萬卷堇浦枕藉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間過友人館舍得異文秘冊卽端坐默識括畧其要實乃已遇有離合設甲乙辯難輒往復數千言不能了銳心若此宜所爲文立言摭意實有到人所不到者夫儲之有厚薄發之有深淺自然之情也堇浦玆

編特理軸之一端爾其他論著弆諸篋衍者固纍纍未盡世之人耳堇浦之聲而未盡讀其文讀其文顧亦未識堇浦之所爲文也夫其文具在卽其所爲文亦在也窮千萬卷而不畏其難或亦可以達其畔岸也夫

符藥林詩集序

憶歲戊申余始識藥林于其族孫南竹秋聲館舍是時里中稱詩就余所熟識者爲沈樂城吳繡谷金壽門厲樊榭趙谷林意林杭堇浦丁敬身石貞石陳授衣江皐汪西顥施竹田及南竹俱各以其工力所到爭雄于豪牘而君詩特森秀約潔角立于作者屬余有幽憂之疾苦無以自遣則取君等所爲詩張之案端一吟諷之以爲快君雅與余暱每過從相慰藉輒爲指畫其聲格流派且時時諷勉余爲詩使得附排愁消日之什余自分庸薄謝勿能也已而君以儁傑廉幹爲當路重臣所識達揚詔　王廷試可于戶部奧倉簿籍料檢不擾而攢眉擁鼻結習不能以暫舍又京師達官貴族及往來遊麗之豈聞君名恒藉君一言爲重君亦適樂抒所有不深秘固拒其旨彌深其詞益閎以肆卽率爾酬應亦具有遠致會　天子方闢大科詳延天下碩彥重臣中有以君名上達者君適遭內艱不赴服闋僅以郎署出贊

淮右水利或惜君才致躋膴使得列文學侍從賡揚當代功德其光耀宜益閎且遠奔走宣力恐未足罄厥蘊夫歌咏之業期爲可傳已矣北山之嗟鞅掌小明之念寒暑時勢運會所值有不能自已要與清廟猗那並見錄于孔氏匊君今者幸際明聖宦跡所至宜上德達民情雍容揄揚奚歉奏御之嘉頌獨余與君間隔輒七八載升沈之故至不可計數近幽憂之疾益深亦思托詩歌自遣而樂城貞石繡谷南竹已下世壽門諸君或適遠或牽羈世故期如君疇昔晤對幾不可彷彿此臨紙之際重以佗傺而沈思夫君不置也

汪西顯盤西遊集序

余齒長西顯五年西顯爲詩先余十年憶始托契時相與遨湖山窮西谿信宿皋亭下西顯具有歌咏爲一時作者所稱嘆已而　大科有舉西顯被徵之京師試於廷以額溢報罷旋假館津門査氏與諸名士爲爛縵游自盤山迄西山極眺聽之樂得詩四十餘首夫盤山南距滄溟西盡洵水東放碣石載自圖經最稱雄特西山來自太行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谿澗鏤錯奇秀甲區域皆世所習聞而願往者然惟奠自京畿鄰于人海也四方士大夫旅食斯土匪辟利是狗即職司是務因

循牽率游固有所不暇而或發興以至兼旬始歸筆鮮宏裁語無清拔亦與賈豎之絲涉等耳詎足暢幽襟表勝槩西顯値清閑之會負作賦之才有契于心隨應于手偉詞奥旨迭出不竭他日有輯兩山志者吾知必取資焉所得之閎遠視宦途孰愈耶抑余又聞元時崇尚佛事明中葉以後閹寺横侈梵宇之壯麗祠墓之高敞兩山爲多皆是時所爲也今讀西顯少林寺陶元洞詩惻然有勞民之憂焉碧雲寺詩凛然有憝惡之疾焉皇姑寺妙嚴公主拜甎詩慨然有人心風俗之防焉而若觸于目不能忍于懷更見于望石景山一詩所謂思深慮遠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具有合于古作者所爲敎矣游覽云乎哉余自少逮老足不越州里固無以廣厥心志而伸紙攬筆復不如西顯遠甚讀西顯詩益未嘗不爲之羨且媿云

義橋陳氏族譜序

義橋陳氏當明初時有名承宇者自蕭山來家焉自承宇迄今十三世族不甚蕃無通顯于世力耕作不轉徙他所所來往咸謹愿自守其長老以浮僞相警戒其子弟不識博雜之術無侵凌孤弱御豪暴者無嗜吝耽酒者無庶人在官者風尙朴茂有以知前人遺澤之遠陳

氏舊譜載承宇以上宜悉惜燬於火不可復搆裔孫雲堦就義橋一支疏別遠近凡墳墓阡原嫡庶繼嗣生卒月日娶某氏歸某氏一一具書疑則闕不作逆志傳不依附顯倘有要弗煩期徵信後世余嘗以唐宋競尙譜牒近世得之以爲寶貴者率援巨人長德以爲之先其中材以下恆畧焉不著陰篡顯易不攻可破獨眉山蘇氏言譜爲吾作則詳吾所自出足遠奸生瀆類之嫌反舍巳族冒他人之族之惑乃亦有過隘未爲篤論者慶喜弔憂自鄉里州閭至海內一日之識莫不行之蘇氏謂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哀不弔相

視如塗人夫服盡於五勢不能不替然誠念其初之皆兄弟兄弟之初之皆一人之身則生相愛死相恤天理之當然卽人情之所不能已昭穆雖遠又曷可以塗人槩之觀陳氏茲譜不强附於不可知者而自五服外亦罔或遺忽昭茲來許循是用增庶幾不徇流俗且有以宏仁人君子之用心焉

義橋陳氏壽譙序

距城東北二十里而近有地曰義橋土曠而川平饒桑麻茱果藥草之利橋之西惟陳氏一姓自明初迄今爲土著四百載戸不盡饒歲殫其力之入率能稱用不藉

乎心計合陳氏十三世率不滿百人依依好好互爲潛援相維弗替憶歲丁未余假館陳氏之宗老曰殿珍教其從子雲堦雲栽一甫勝冠一僅數齡則皆其弟殿玉君兒也殿珍疎髯高額狀類若大俠性伉爽重意氣殿玉君敦朴周慎口無訾讆與人交能盡終始之分內行純備尤爲鄉里矜式余賢而安之值先太君邁癃老之疾懼違省視辭去十餘年來傾側擾攘城市間所閱富家巨室升沉榮悴之故前後不可鄉計乃或殷賑不失華膴未衰殊產別居抑更紛紜於變改甚者相傾相曜務巧詐飾浮僞蕩惑於里巷脊小骨月之恩日薄不可問余每爲之慨然以悲慄焉以懼因重念陳氏風誼之美不置茲者殿珍下世又十年矣殿玉君撫其遺孤復延余家塾以爲之師綴課之暇循廻左右則平疇方宅歷歷若前昔雲堦雲栽已成立時謁余商榷素業意謹愨克持其循殿玉君長德之澤益冲然於襟宇數年中力爲其嫂吕舒二太君旌苦節表堅貞邀榮於綽楔復捐資若干搆堂於宅西爲子姓祠祀之所族之孤累咸有所收恤使無殄厥後自昔先王之持民維世也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其孝友睦婣而著有同好不善有同惡用安本俗期底於德行道藝之歸逮至後世

匹夫而化鄉人爭訟則赴其門學道則赴其家爲不善則愓愓然惟恐其聞知今以陳氏風誼之美且又得殿玉君篤行以爲之表休氣所被豈惟流失當反而歡忻愛洽嘉保太平川合先王以族教安之義殆攸庶矣歲二月十六日爲君六十令辰稽古鄉有耆老州有司悉知之而養之於學賓介司正盛其儀南陔白華華黍諸其豫是亦獻壽之權輿也余以謂惟君當之宜可以不媿從余乞言獻爵者爲君之族黨某某等例得書用爲之序

施母蔡太君六十壽序

歲著雍敦牂之辛月十有二日爲施丹蔡太君六十生
辰其仲子竹田藉文爲壽授簡及余憶歲戊申余始識
竹田太君年五十獲拜堂下時竹田方負清才擅詩筆
騰躍流輩其先世居隆充積未替力足供酬酓廣聲類
駢肩轢跡執榼承盤相與快倚庭之觀爲卜夜之飲經
旬積日而靡有止竹田氣既豪上不屑事家人作業會
攜急難傾其資十年來巾帢之契或驚名天衢或宦學
異地升沈暫隔靡有在者獨竹田一老詩客寂歷閭里
與二三窮交膠牢弗去志枯意索有悅悅勿聊者矣顧
竹田業日進所以奉太君者筆耕之獲尚足治菹脯罟

太君勸餐太君亦熙熙油油不以榮悴經念且曰自良
匹下世吾一孱婦持門戶幾廿載勸企後嗣守素業弗
失耳頗阻抑塞運也又奚言今夫人子娛親豐約異等
要惟潔白足尚南陔之詩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白華
之詩曰鮮侔晨葩莫之玷辱人世顯榮之境匪力所能
致即力以致之味不過甘珍服不過絺綌役不過輿隸
傖且觿縻牽拂仰其親勞思遠望倚徙而不適而蒱稽
士子抱朴家園盡歡昜虔乃不違膝下色養此無營無
慾齋壺忘劬昔之人秉有慨乎言之也太君屢空晏如
不繫情華盛有古賢母風烈竹田即沉頓稍貶其氣學
爲弋獲亦足與前所結契者等即不然囊軸索游鼓勢
求合資用不乏顧乃隱鱗戢翼鬱然以居勉焉所久之
奉倘所謂在湼不渝而自持潔白者非歟余近以詩學
請益竹田欲爲之陳詩以質厥志意因即次第其義爲
太君介一觴焉

記

經菴騰蛟閣記

南屏壑菴前汪孝子之茔廬墓所也孝子歿數十年其
孫右持掌教龍泉歸瞻矚楹桷景行先烈曰是非余前
人擗踊哭泣終身孺慕地乎錫類垂型爲範甚鉅今察

宿無光芳厨滅色非所以妥神靈式後嗣也爰仍舊宇
輙加增飾拂垢施堊就弱承輕補棟續椽不涉旬而功
畢既延雲菴上人主持象教右持日夕往復討論玄祕
暇則攀藤捫葛剔蘚摩碑獲遠近題名詩歌紀游數十
種於層崖複水間皆可寶者而右持亦欲息是菴以終
老矣歲庚戌春夏之交霪雨不止蛟起於方丈之側維
時疾雷奔電繚繞幢幡而連蜷下出蜿蜒上昇闔扇礎
平端正完好右持載欣載肅因物志名即地爲閣顏之
曰騰蛟而屬余記其事余惟蛟與龍類茫洋磅礴水下
土汨陵谷滅沒景光窮絕變怪區區一菴不足容一鱗

申乃委宛屈抑若孝子精爽有以格之志言會參所居鵁鶄不入城郭蔡邕母喪兎馴邱壠以今視昔其弗信矣夫且夫物之無情莫過風火史乘所載有息燄迴颷全孝子廬舍俾弗壞蛟神物敢拂上天勸孝之意以淵池其居肅黽其蹟此事之理可信其不然者獨疑蛟之潛斯土者數百世而發之自今乃與葺新之會值也或曰蛟交也際其逢也伏于汙泥騰于青冥其象爲變化孝子之後必有興者其在丕承前緒者歟余因是拾級以登揖右持而謂之曰冥漠者若此君雖欲投老此菴以咏以嘯於其閣其又烏可得焉

南山亭記

西湖壑菴地饒迴池沓島露荷金鯽之勝右持既樂而安之菴後踰層崖履積石琴臺欲空南屏障列餘地徑輪敞可遨睞而無以勞安而倦息杖屨所及恆嗛嗛未足君二子廷對廷揚以君年屆六十世俗繁哇藻績非君所歡逆君志謀繕亭其上乃薙壤芟翳夷堆實窪承蓋以珽戺堦用砥會不積日亭成翼然與君攬揆令辰會二子者酒於亭爲壽而因以落之則山風颸颸嶺雲屡展丹崖蓋張鬱日幢豎重湖遠白而中面孤嶼含青而亢指貞松老杉機羅駢織經冊緯檝萍聚鳧沒麗矚衍神莫可槩舉邑里隔塹則喧埃不及階廡遐邇則茹吐屡變超曠之觀希夷之游誠莫樂於此焉酒半王瞿會祥執爵而言曰是非所以規久視敎修齡乎吾聞之神物蟄蟠所以全力也曠士晏息亦以恬心也心恬體寧機劇不營掇襪易韻耳虛目明乃以永生今君之息此亭也融喣嫗於高孱滌炎熇於虛甍挹灝氣於爽宇延陽旭於幽扃委順忞運宣節羣紛其庶以頤神遠算暢和保真時流飲既酣襟裾之屬咸有味於維南獻壽之旨名所爲亭曰南山且贊二子者能樂君之志

黃再岑遺像記

乙卯春仲黃君琛奉爾甫再岑先生像屬余爲記蓋距先生沒且二十載琛九歲孤露比長覲先生遺顏卽刻意傳橅凡數十易紙益澄慮怳怳若與神會圖成是其母若兄及戚鄙故老咸以爲惟肖琛喜自慰也已復欷歔泣下嗟夫孝子之事親生事於無形無聲而沒則慨聞僾見無之不以心相感奚圖之足云至性衰薄情久易忘奚假形摹用將奠酹義本乎爲尸事同於象敎顧毫髮相似寧非吾親如在可憑備禮者所不廢今琛以窮咽之誠追悠邈之域結想胏膈遠睨神明推此忱也衒求無悲光覆沒齒知琛之因心逆志者豈僅就燹之

文其有寔通之驗乎披對斯圖足以敎孝矣先生諱元嘉字采則清妙高峙爲世仰鏡琛力學工詩筆兼擅繪事益尊奉遺範云

南湖花隱記

倚城北陜隔舍𡋯而即靜水樹明瑟有敞而堂有折而廡有華散生盤鬬藩落而延接乎櫺檻是爲樊謝山民南湖花隱云南湖宋張鎡功甫所稱管領風月者功甫以循王諸孫性豪侈務奇意相勝其第宅不一區即南湖所占在當日不知幾百畝樊榭以數椽棲托於後其寂寞爲已甚則樊榭之歎於功甫者也然樊榭學博而

文富所述造沕涵演迤不下數百卷識者謂必傳於後無惑功甫稱詩家上將氷茹雪食琱碎月魄雖見推於誠齋楊氏而遺集鮮傳則又功甫之所遜於樊榭者也君子之游於世有裁足之思無贏餘之念況出吾之所有不難抗古人而上之俛仰吟笑綽有餘裕區區居室奚足較其豐約爲且夫南湖當功甫之盛閒春把菊天鏡鷗渚汎月諸勝槩纍無闕壞一時朱黻長纓賓從之填擁鐘鼉笙絲碧筑之衍宴魚龍爵馬之殫物窮麗誠無所不足迨其後不數十年淪宇埋音並就熏歇今茲所見遠巒雲浮卉木翳薈禪棲盂瓶之扣食冷冷水次物不停固與爲豪侈者之役于物也其終不如寂寞者之適吾素已矣題以花隱樊榭殆欲佩蘭餐菊以終老於斯夫是爲記

復初堂義塾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所以牖斯民而盡其董督勸誡之術者地無論僻遠人無論匹庶其所爲師即黨正州長鄉遂大夫之屬也其所爲學即平居相助相友相維持之子若弟也無彼此之異視有繫屬之至意迨之於四海而準推諸百世而無弊以是爲天下之通義後世人各有師人各私其所以爲學先王大同

之義蔑焉無存然猶有躬自飭厲選學官子弟便坐受事者自掾史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役者起廢舉墜俾百姓觀化莫不勸服者所謂學校如林庠序盈門人懷貞節執義顧主之風可媲於前古嗟夫人之初心胥可以爲善則人之初心宜無不樂與人爲善苟弘無類之懷思成人之美且又有力焉可以爲所欲爲君子之于此知不辭乎淬厲之任矣近代浮屠老子之敎其蓁塞聖道爲游惰之淵藪禍曷可殫述士大夫稍有贏餘狃於福田利益之說於其宮室之昇廡務有以崇之於其徒之餕痻務有以給之於其宗門之將墜務有以

振之而若郡邑之中費舍書院之建置則以爲自有司存而匪已所宜與歲奉一先生朿修其子弟脯資餼牽且若有限焉而不使或過甚者藉口薰蕕之不同固拒夫遠近來學之路是豈賢聖之精靈不足勝異端之氣燄哉心蔽于其私而大同之義有所不明也新安洪君敬齋僑寓海鹽家不甚饒獨以弘長儒風爲已任於室之東偏闢地數畝爲堂曰復初延族黨姻戚之英髦肄業乎其內復捐資若干置田二十五畝俾族之賢且能者司其出納而簿籍其數凡一歲中賓傅之廩膳文會之酬酢叢試於有司之往來有事於文昌司祿之祭品

胥支給于是余聞而義之抑又難之三代盛時人聚於學所以養之需之應周且備乃考諸典禮初不詳經費所自出蓋其時井田未壞人皆得自食其力不必別有所仰給周衰田不井授士厄於貧極心之有無孟子因以爲兢兢又其甚奔走於衣食則有可以爲學之資用廢厥業者多矣君今以區區之力地不廣於里門田不踰餘夫之入顧欲藉一時之規畫視恆產之可憑此其事誠難其道亦僅爲小補然使近代殷賑之族貴奢之家盡如君之所爲而或節齋夫求福田利益之淫費加意於族黨姻戚之英髦則希驥之馬盡驥之乘也顧

之徒盡顏之倫也仁風則無遠弗流誼方則無人弗洽習尚之蒸蒸今亦可復於古易曰復以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人之初心也君取斯義以名堂蓋不徒以末學望人而直期諸聖賢之所從事然吾以謂即君是舉所謂動而順行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亦庶幾有合焉用承君之命樂爲記之

復園記

復園舊名北園於會城諸園爲最曠地接闤闠去埃氛甚遠呀而爲淵與官河通波可以方舟容與出其高以望則兩湖之蒼顏秀壁延緜接應而其下桑蔬徑術禾

黍行列耕牧之作息皆隱現繼續不隔於几席歲已未秋十月拒霜始華主人汪君抱朴觴客於園之先春亭余交君最晚今始得過其地爲之淹回瞻矚若不能以舍去君喟然以歎謂余曰嗟乎子第見吾今之園之差足自適抑未覩昔之園之所爲盛乎蓋自吾先大父之構此地凡六十餘畝其間爲層樓爲飛閣爲花臺爲月榭爲磯爲島爲石壁爲穹林窈洞殆不可僕數而彖天之材絕域之卉旖旎狎獵不止數千本身世多故事有不可言吾先君歷官中外既弗克恬居是園者亦展轉易主尺寸舉不爲吾有傾陁蕩析往蹟亦幾於堙盡及

吾之身自幼至壯日經陟道路追倦而旋歸且無以寄
吾足於是量吾恆產之所入筆墨之所獲自婚嫁薪米
雜費外重自節嗇以留其餘而漸復夫故一切高下可
喜之觀尚未能以得半而吾力則已殫矣歲月不居日
夕用歎子其謂吾何余聞而瞿然抑因以賢君之志自
昔聖人備物致用一鍾鼎欵識必曰永用享曰子子孫
孫永寶用蓋未嘗不以守器之智望諸象賢矧堂構其
尤重莊列之說起而放曠爲達㠯有以天地爲逆旅天
下爲土苴得喪存亡事物大常孰爲真主者顧飲食宮
室彼不能以異夫人則有後弗棄基乃所以承厥考而

爲倫誼之所不能外故夫先人遺業恪守不失繼述之
能也不幸或失而蹶焉復與勉焉復振此有耀于後益
光於前也復之而有盡有不盡力之無如何於心亦無
所媿也君於是圖貫前後攸藉焉又寧有所不足耶君
曰子之言用釋吾之歎吾不敢以自寬告吾子孫使毋
忘則引義甚備請書其言於園之左壁以貽諸無窮

義橋靜便齋記

人之一身役於世故之紛劇而生物之息日夜起而相
噓追心疲意倦而不克自持亦未有不以閑靜爲悅者
余年未四十自以意疎體放不足勝榮遇異時進取之
業僅以課其徒未嘗希所獲夥試以求[illegible]非己聖賢述
言左右窺索爲遣日之具閒有所得發爲文章用抒其
襟抱不必取名於時此則余性之大凡既有所迫而思
返也歲已未義橋陳生雲甚館余於宅之後圃圃前後
三百弓老屋九間葺其五以爲齋既塗既茨爲甃舫之
形編竹以樊之佳花美木之屬交映乎几席通其牖以
望則屋外灌莽蕡藹若峯若阜不可以名狀出戶則溪
山函勢雲烟情貌與其地之耕屬漁舍訢合而消奏余
於是悅而安之不數月未嘗返敝廬其暇也與二三子
逍遙而行漫漫而游自以謂最適然而是地也風甚陋

治生產作業外綜誦鮮聞抑其類亦稍鄙矣耽玄味道
之流槩亦未之見而其名甚瑣圖志所不載選勝者未
嘗過而問焉徒以去城市甚遠是非藏否所不到爲余
性所便焉已矣或曰假館授徒事之適然爾子奚所藉
以爲久余應之曰天下高巖大澤有不能立止焉者況
此區區者耶計自今身所棲寄或勝乎此或類乎此與
大異乎此舉不可知要亦動而作困而休神無遠馳事
不他慕保余閑靜之素而余更無所攖情焉卜宅以居
買山以隱余力有不足憮憮者蓋非余所以爲心妥取
謝靈運還得靜者便之句顏其齋曰靜便靜便齋以余

故得名因爲之記

養素園遊憩記

吾宗馭陶先生少負幹濟薄遊京師公卿大夫交重之將薦以官先生瞻望舊鄉顧懷先業告歸守父母墳墓不復出買宅北墅爲金氏故居西偏有園曰友莊菴具十景之目見于前人題咏甚夥先生時加修葺使不廢獨易舊所爲友莊之名曰養素先生之言曰夫人身世之際自有素分焉不可或踰也吾見有竊居非據者矣當其得意形神炎炎車馬之擁訶僮奴之歌笑衣服飲食之充斥人世歆豔愛悅之物莫不集于其門迨夫事

窮迴盡頓仆隨之有欲爲委巷平民不可得者豈非自忘其素者耶吾心竊凜之又或矯語逃名矜情晦迹心未忘乎軒冕言毋涉乎烟霞託清士之棲盤希古賢之頤養之道有所未足亦匪吾所慕吾于斯園廝不過數畝吾朝夕得經行焉有會而與時倦而息山原林麓無不與吾意親也草木土石水泉無不與吾情愜也粲然而有色吾目不窮于賞也隱然而有聲吾耳不絕於娛也戶庭之間杖履之下見天地之曠焉接品彙之蕃焉吾亦願與斯園終老已矣先生爲人夙[illegible]厭其居身也嘗不使有餘其視人也惘惘焉惟恐有不足故其平居所以教子若孫者曰忠孝讀書勤儉積德勤儉積德者易頤貞吉之義也忠孝讀書者記素位而行之道也斯園之游憩特一見其端焉然不可無述也余假館於先生有年因即夙所聞於先生者次第焉以爲之記

靜便齋集卷七終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碑

湖山神廟碑

山澤林谷城邑鄽坊郵表畷之屬類有精氣宰之古所以爲民美報者有其舉焉莫敢或廢西湖舊有水仙王廟建自吳越沿于元明後乃侵徙毀墜落宇平基地乏司存神無專主制府尚書彭城李公牧粲之餘既因湖久葑合淨而深之左右犇山寫影浮秀碧滋紅彩媚於瀲波已復語從事曰是非徒爲游舟娛席地也縮潦沃

乾吐孕百福于是乎賴其可無祠祀以神之奚是買地湖壖得十數畝公自臨觀授旨匠氏繚其外垣之左爲却月亭闢三門門三塗經軨軒循平墄以上爲正殿殿左右爲廊殿後爲寢上爲樓折而西爲竹素園園之中流觴水月觀瀑聚景所造必勝桴棼接連欂櫨交攢澀浪藻井龎屢華鋪陽施陰設顯嚴耀威愕不得視舉其象設之異有華冠文履雲帔飛帬夾侍而尊臨者有訬倩婉孌王乎內者有弁而拱立者若倦而息者若直往者若徐俟者偶者迎者睇而視者凝而遠想者爲湖山正神一神夫人左右夫人三佐史二徒從四女御六周歲王林神十二閏月王林神一自公有作而此都列庶奔走邀福於湖山始若有憑焉弗墜余按舊志神爲錢塘湖龍君錢氏表請封廣潤龍王後累封博濟侯廟曰嘉澤宋乾道五年易稱水仙王廟今也即祠祀之地以爲神王名則與古泰衡嵩華恆山之神之稱等葢精誠所聚景光常新焄蒿若接有格斯應茫洋盤礴中有不能定爲誰氏者且夫翠嵐風漪左握芳而右佩英其即神之綵旌爲榮玉版爲貴乎詎假顯號乃以致崇極哉公之斯舉與地與祥循古之遺無惑於俗舉可爲事神者法余幸居名勝欣覩厥成承護作諸公之請因得爲

狀於石系以樂神之歌其辭曰

水芝兮天漿酌金片兮玉浮梁紛繁會兮盈堂冀靈降兮洋洋與靈期兮湖之渚沛桂舟兮上下謇誰留兮山之阿迴蘭旌兮參差靈連蜷兮來徠臨風悅兮顧懷芰衣兮青青荷扇兮擎擎從著官兮甘尉擕香祖兮綠卿靈之徠兮雲行肇錫羡兮贊祉孕文露兮育奇水雨不淮兮風不朒滋萬彙兮咸貞萋緌我井隄兮高下菑給鏡波藍浪兮流慈載德靈無我遺兮永奠厥域其始自今兮報祀不忒

蠡橋廣福廟碑

鹽橋廣福廟祭宋蔣侯崇仁崇義崇信之神報祀不忒其來甚久廟之建自侯故里與德坊始其徙置橋上則宋淳熙迄今六百餘載歷有傾毁里中耋艾輙相與振而新之維持於弗墜稽古祭法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扞大患則祀之匪是不舉按侯生平慷慨樂施予歲豐出資儲糴歲歉取初價平糶聽人持概自量無所較計特鄉里善人好行厥德非有奇績異烈震耀百世也而廟貌翼然大小稽首余用是知善不難爲末世人情之易爲德抑有故焉糴粟者匹庶之事非有國家者之務也其或權於多寡贏縮之故如常平

義倉和糴諸法亦曲爲貧民補救非征利富國之藉也沿襲既久當事者浸失古意於是有侵漁之弊有强配之擾有取足於下歸羨於上之誅責其究也官日益增商日益壅而粟愈貴民力愈耗且不勝其厲若侯所爲亦常平遺法耳勤勤孑孑豈期務於博濟而侯兄若弟行之數十年遠近沾溉至於今且樂道其嘉惠不置天下有當事所難爲匹夫爲之甚易有匹夫願力所被倍益於當事之措施無算者則鄉人之隱有至與不至而一身之利有熟計有不屑計情事之相懸不可以同年論也世又傳侯宣和間拒方臘於楮山父子兄弟相率毁其家弗顧夫有鄉人之仁斯有見義之勇志行之素定不足爲侯難然其事亦足媿後世疆吏之廢職且長寇者嗚呼一介之士心存利濟於物必有所禆侯其可覩已秉當事之權撫待澤之衆即事有掣肘豈遂無術以處過侯之宇其亦惻然而動心矣乎歲辛酉陬月里人繕侯廟既竣請文於余用述侯之德系以樂神之歌其辭曰

維橋之下河水瀰瀰流神慈兮亦有佑舫吳粳越稻上下於兹兮糴賤販貴估豎之事兮則宜兮官倉之粒積而不涸如坻如京兮謂爲存救圖歎於豐法甚良兮悲

哉窮閻歲豐亦歉奈此官倉兮嗚呼侯兮虞災儲蓄惠及通賜兮操斛持量匪我則有廉以平兮飫神之賜陳詩合樂報以不忘兮我牲既放我酒既載神其樂康兮俾我鄉邑矸穀覩土乃終有慶兮

查氏七烈祠堂碑

七烈者明莊烈帝甲申之變懼以其身受汙於賊決於義而死焉者也當是時婦女之以死自厲不獨查氏若戌兵部德之母孟侍郎兆祥劉脩撰理順金兵部鉉汪檢討偉之妻馬諭德世奇陳御史良謨之妾倪炳炳若乎史籍而生非命婦之榮沒非所天之殉志行交伸閭

風增氣吾尤以查氏七人稱首查氏自江右居京師歷三世明末有鄉貢生諱忠者生二子曰國瑛曰國才一女曰四姑適於黃國瑛早世妻周氏生二子如鑑如鏡並往榆垡營避亂地一女曰二姑國才娶張氏生女二長曰三姑次尚幼無子妾康氏有母恆依焉亡其姓氏家人稱爲康母云黃家婦四姑中年夫没兄嫂是倚攜一女亦曰三姑甲申三月丙午賊陷外城聚突叫呼聲震四遠國才走出偵視周氏知不免卽列張氏八人於前昌言曰吾與若等生長巨族義不可爲寇賊辱分當死死無踰於今夕相率爲繯九以次就縊黎明內城破

賊抽刀入室僅掠其資財以去閱一日傍二繯忽絕妾康氏及張氏之幼女復甦七人者竟死嗚呼此益忠孝康節之氣有以養之於上而後有以作於其下又必其家之長老有以敦誨其子弟而後漸熟於婦女而要惟其貞靜專一禀於天成於習有獨摯也故當危難之至而能慷慨自裁以不辱其親不慢其遺體不負夫存没有如是且夫劇賊之鋒匪沸揚之後肯少戢也劇剝之慘匪閨家令姓能倖免也中閨之弱質更匪有奇策異力足枝柱于倉猝也七人者不死於內城未破之先將依溷汙染後且欲死不可得卽不然委宛覗息僅而獲

全無蔡琰捐癡之羞必有王異飲藥之恨此其義甚明其幾可立斷而乃有負物望服輜軿送欵迎降極之於勸進因循牽率與爲苟同卒至洗滌無從指目交集者豈盡分誼難知操舍易眩哉念切於身家說工於解免則性本之地以有所回易而不克遂也嗚呼處屯際蹇爭惟一操升天墜淵判于一念益觀於七人之所爲其不僅與起夫凡庸而益足警惕夫君子百世而下誰得而没之如鑑之子曰乾用爲之構堂以奠時之賢士大夫旣作爲文詠以誦歎之閱十有幾年月乾之子爲仁始以刻石之辭來請因次第其本末以推明立意之所

由然康氏後度爲尼幼女適王氏有婦道樂年八十餘乃終仁和吳通守廷華援唐書烈女傳之文及李翺司空圖傳楊竇二烈婦之義請並祀于其列今又稱九烈云系之以詩其辭曰

初謂坤則道尚和柔影響是惕鼠虎爲羞及乎挺節神明內遒誰爲勍者敢與匹儔猗歟笄裙時際蕩潏感弧不張貪狠用發始弄潢池旋睍金闕慘淡青烟縱横白骨不有凛冽曷顯貞妻志亮明白事無委蛇輕塵易度勍植弗移均獲死所罔有異辭爰斂華妝永辭明鏡白璧盟心青絲畢命羞彼懸軛恥就亭刃皓質同歸芳魂

合併賊方入室厥欲婪婪旋乃驚顧周視再三動容以
胃交口而談誰謂巾幗趨死如甘自昔女宗言傳僭事
不專一操殆有遺議曾是才辯可媲貞義風烈區明當
貽其最若茲峻節伊古誰方固若磐石凛乎秋霜身世
飄忽神理回翔人欽圖像事定雕章有表其藏有奠其
位凡屬式瞻罔弗生畏許國致身大義等類我作斯文
用警紳佩

頌

河清海晏頌 有序

盖夫桀忱佑仁圓精所以弘彼淵澄波靜方祇於以劭

靈自昔清明泐穆之代奉宸受錫彌自沖挹而德洽恩
霑浸潤衍溢則河清爲聖人生之兆海不揚波越裳氏
所由重譯以至迨乎叔世紀載罕稱乃若滷泒漩瀠黃
濁洽滌澇勢硤泐激轉爭廻泥滓兼乎六斗恠奇徵夫
百色推原類應殆亦有端備著往聞莫能疏舉欽惟
皇上承仁義之統啟道德之塗篤謹匪懈庶積其凝宣
達淳化天迴地游盤礴無外荷厥豐施者自負性之倫
及孩蟲弱卉罔弗欣欣茂豫獲遂其天遐邇景嚮則九
圻八寓踰沙軼漠雕題黑齒之類內附不驕竭誠恐後
盖其并愛兼臨超躍前昔如此今夫得一以清得一以
寧形度之恆也不淆而清不汨而晏鴻龎之烈也我
皇上流化等於荷精身居侔於坎德以光幽纖照昭假
於洪波以安所樂逆蓋於洞瑩休氣用集輕塵不飛
與爲合符周流並貺臣幸際純熙沐浴惠浸欣函夏之
妥綏樂襟衛之無擾四瀆之靈百川之主其胥應焉者
抑實稟仰之亶蒙祉福畀壽靡涯詎草野謳吟得罄其
萬一哉爰以徵感之道可徵諸圖牒咸保之錫有切於
涓埃謹再拜稽首爲之頌曰
誕隆駿命厥德茫洋孕育九有含茹百祥嘉虞富媼受
承皓蒼川后靈若貽登萃康清惟三日晏乃萬里臨若

朗鑒履如平砥雲浮光寒湛湛瀰瀰天吳馬銜潛伏不
起爰掇璆琳或貢龜齒殊方別區罔不戾止有赩其儀
有穆其容有嚴 天子御外宅中大治濯俗斐然向風
丕應符珍動往逢吉卿靄逶迤協風應律凡厥備成實
乃眷德羣畊熙熙有鄰翼翼流慶來裔磑磑郎郎鴻明
令芳安命土域與茲巨浸澄深無極

傳

沈升中傳

沈升中名煌一字芝山杭州府餘杭縣人年二十補邑
諸生父天璋爲諸生有聲充十年避仇於外音問濶絶

升中幼日夜飲泣母慰之俾嚮學至是甫授室長跪請於母曰兒不得父骸逐矣家幸有餘業足支給無患請其妻以門戶爲托襆被躡蹻獨行八千餘里歷燕趙秦晉作零丁數萬黏通衢及叢祠委巷殆徧卒未有識者已復之燕息路傍神祠假寐夢神導之行曰瀋陽即之其地物色之果值父於旅舍抱持痛哭奉之以歸父固好游歷不樂關白家事而升中俛假館會城不忍父若母獨居乃貸屋錢塘湖上竭色養十餘年後父與母相繼歿躬自負土合葬其邑之某原升中痛其父抑塞賫志以終也益淬厲於學中夜輒三四起篝燈伏案矻矻

不少休所爲文思致卓厲情貌屢變得前人深粹處同學龔君鑑費君士桂輩翕然稱服之謂當大施於世然數奇佹得復失卒不獲賓薦歲己未秋升中自會城歸餘杭過沿山十八里有僧刼其裝作力格鬬斃僧於道抵舍幾一夕升中亦不起年四十三升中遇事激發即強有力者不過體文弱終不任勞瘁於朋友尤篤忍誼其歿也妻子並早喪無訃告實朋友不獲臨其喪文亦散佚門弟子相與搜輯僅得十餘首鋟板以行

翟生曰餘杭沙村舊有沈孝子墓相傳邑水橫溢母溺死孝子號慟入水七日抱母屍出如越曹娥故事升中涉險道遠奉其父以歸不與沙村比烈耶然沙村名誠邑乘而升中大節不傳文彩湮鬱是在後死者責矣

朱太君傳

太君姓陸氏仁和人系出唐相宣公後年二十二適同邑朱四銘閱六年四銘沒長子學熙生五歲次子學濤甫三歲四銘薄有遺資藉其友脩業以息後其友業日落息日益微太君爲晝夜役十指支給猶不足趙聯芳者其家僮也年十餘販蔬易米以贍極薄落始歸太君與二子輒忍飢竟日夫沒之二年火逼其廬太君屬其兄攜二子出即閉戶伏棺誓以身殉已而風返廬獲全

居恆內教甚篤二子既就傅必稽校其日所記誦以爲常族黨有嘉會二子者故衣敝冠羞澀不肯出則扶之曰兒輩宜習禮奈何自涸儒保爲太君性端潔不苟言笑雖困阨未嘗有所丐於人人有非道亦終其身無所回容以是嘗病膈數年中舉其姑與夫之喪遣嫁其兄公之遺女皆自憂悲菀結畢心力以營之中歲長子下世益抽怛不自禁學濤克自振拔稍拓先人之緒力謀所以奉太君者而太君已病不起已沒年五十有五後二年學濤請於有司以太君苦節聞於　朝始獲表閭之典

王瞿氏曰余觀貞節之門類有令子慕其誓心指景恆久而不易則天地且爲之動焉況其鄰人乎然而處豐裕者易爲立際貧乏者難爲完又自然之情也用是歎太君益不可伺已

家馭陶君傳

馭陶君諱鈞世籍山陰曾祖思林公遷會城家焉君夙具至性年十二喪父德彰先生哀毀如成人事母婁太君盡色養之分閱十有一年婁太君歿哀毀亦如之服闋游京師入國學例授縣令念父母俱淺土歸歷吳越間度地形勢得吉於寶石山因合葬焉後遂不復出君

才識明達億事多中從違可否惟義是視而虛和夷粹莫測其量有所施於人未嘗伐德或干以非分置勿較人有劾於君雖淺薄必厚以酬之先是德彰先生爲其至戚營塲齎於外旋爲估儈吞蝕約八百餘金先生身任其責然未嘗立券爲驗也至君歸自京師歷年且二十餘矣其家使人致語曰此非他逋負比得少有所償卽甚幸爾君曰事雖無憑然吾母嘗言之吾已早爲之計矣卽如其數加之息以歸之姚先生天如君幼所從學者也素器君所以期君者甚切君感其德歿後歲時祭其墓家最闇君少與君同學延以課其子德溥情文周至數十年無間里中吳丈石倉與君交最善嘗貽君養生銘一軸手自題跋君懸於軒歲久不易曰吾日夕相對如見故人其篤於師友之誼如是生平鮮所嗜好獨於書有篤愛前十餘年儲藏已數萬卷後燬於火陸續收拾復積至數十櫃風雨寒暑恆自披閱間以己意論古人成敗得失輒鑿鑿可爲依據君旣恬澹無意仕進所以敎子若孫者亦曰爾曹讀書不必爲科第計但能明義理慎言行不失身匪僻爲先人詬辱足矣晚歲以病謝絶人事宅偏有圃曰養素時一游憩卽欣然若有所會委懷順運以此自終年七十三子一卽德溥錢

塘縣學生孫四楷樞椿李

夾檣氏曰余假館於君前後凡十年故知君甚悉也君嘗屬余書忠孝讀書勤儉積德八字以顏其居而余卽君之意以推論之夫忠孝而不讀書則失之愚期積德而不務乎勤儉則失之濫然比觀今古較量本末愚與濫君子或間有取焉彼夫撥巍科陟膴仕而有負於朝廷貽羞於父母不自以爲嘗讀書哉殫心計算銖錙而損人以爲益嗇己以自封不自以爲吾勤儉哉而所爲乃若是則世道人心之患吾未知其所終也故必如君所云云而其品始眞其行始無慽嗚呼是卽足以槩君

之生平矣

許母孫太君傳

太君姓孫氏爲錢唐艮族年十八歸許友期先生爲側室閱十有六年友期先生歿又十六年女君畢太君歿當友期先生時中外食指以百計賓從之徃來交際之稠疊不可悉數太君旣以和柔巽順得畢太君心時有擘畫輒能裨補所勿逮故畢太君在卽舉家政畀之其事之重且鉅者畢太君之喪自始死及葬諸子一禀太君太君斟酌禮俗纖悉無遺憾後遂奉爲成式居恒自奉甚約一月中齋素居半疏布之服補綴數四未嘗斁

子若孫有以珍異進者則曰吾性之所便固無踰是也辦明以起凡庋棧籌簿樊樆鏥鑰筐篚檠榻之屬並手自料檢至夜分猶未巳自壯迄老以爲常友期先生舉丈夫子六原配吳太君無出爲畢太君出者四曰浩激泳湄爲太君出者二曰浙溶浙娶於汪未有子早世畢太君命以激之子承模爲嗣汪氏婦多病承模甫週歲太君保視周至未嘗須臾離溶之婦程下世有子未彌月偕冢孫婦保視之尤摯門以內孫曾十餘輩皆太君天愛所屬也然其所啟導務以勤儉周愼爲切切稍有不率必正色斥之又其甚則盛怒不食以是孫曾輩出入具有法矩太君沉默謹言笑尤不樂道人過人有過輒委曲爲解顧接羣下嚴而有恩女使長卽爲治奩具擇對以遣不索其值其他貸請取求惠及遠邇甚衆告逝之日有感激欷歔不能自禁者歿年八十有二子二存者一人卽溶也孫五承模梓樹栢倫曾孫七尃豊嗣烇嗣燦嗣詩嗣麟嗣書

王雅氏曰女誡以卑弱執勤爲閫閫常道而重以敬愼專心曲從則典訓備焉太君具綜理之畧克循乎是尤非尋常所能冀也仁以宅衷義以燾後身復兼之是宜延慶於無窮哉

書事

書浮屠白雲事

白雲名荼任吾里佛慧寺有陳生者與之游生父爲某郡守當隆盛時荼落落未嘗有所下已而生搆無妄傾其資至無以給朝夕荼時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母與妻相繼死生益困將負業于東諸侯寄一子荼室子幼且病荼旣資生行藥餌服物所以保視其子甚備人問之則曰此吾徒也有知爲陳氏子者詰之則曰子弗言彼是何家世而流離若此尙可問戚屬耶生旣爲人言未嘗不流涕徐生者陳生友也粗知詩爲荼所仙

禮延以課其徒貧甚㮣周之如陳生妻死力資其稅櫝兼爲償宿逋若干久之㮣將爲其徒落染生曰某從我游若强縉而髡予我金則釋否將合矜佩逃若於官於是人皆不直生陳生聞遺書譙訶之㮣終不與較過生如初居恆猶稱道其詩不置王瞿曰吾於浮屠非力能觝排之也然不能無疑其法兼亦不悅其人今觀㮣所爲於彼法未知何似要自慷慨與人無背負夫墨名而儒行君子與其進可也況其行有爲儒者所甚媿耶㮣爲詩不工畫山水有致與之語直而不諛閒雜以諧謔其守已亦不失尺寸嗚呼若㮣者進而與枯游吾烏知其不可哉

跋後

馬文毅公槀草辨疑跋

嗚呼此公幽土室時所就侍姬顧夫人箋之者也某昔讀公殉節錄齧齒宛鋒攦膺劾植洟涕欲迸而公嘗曰生死去來視同流電陰房鬼火中猶引筆奮力晰理分肌辨踦鳥於飛移別蹈枝於糾結嗚呼何其豫也自昔烈士夷險不易其志者蕺文傳自岸獄正氣發於衄衃家人未辨或慷慨從容分與同盡豈有所矯拂哉立命順正積之者深信之者有素爾公茲編結體收勢汨岑崩崖生奇放逸蓄怒拂鬱益奔踶齧賊時狀尙可得公之彷彿焉

書亭林文集後

亭林先生學該體用而貞志常定身際末運中有幽思感憤之蓄積發爲文章沖夷簡粹神味綿邈不盡一切援引證據他人矜爲繁富者已櫽括日知錄一書尋常酬應之辭復介然不屑故生平所存止此抑此足敵人數千萬言矣中郡縣論九欲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奬行辟舉之法如其言即盛治不難致惜哉今未有倣而行焉者而日相夸於文法也讀隋書一篇全寫文獻通

考二十三卷國用考中語爲補遺者誤列後有刻是集者宜削之先生之游於世也所在有顧惟之目屈子之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世溷濁而莫余知兮余方高馳而不顧嗚呼其惟也乃其所以爲常歟

書梅村集後二則

人臣不幸遭遘陽九事艱任鉅益有刺心不足自明刎頸不足稱責者若乃金門諸彥蘭臺羣英靡枉石之倚冏爪牙之託而燕失故壘欲傍誰飛龍去鼎湖相從不反非志之易遂節之易完者歟梅村當英妙之年陟清華之地論所蒙被可云渥矣曾無獨固亟事　聖朝所

作詩文頗多哀怨感禾黍於秋風迷滄桑於世變羈靡
煎廹重有所拂然而失貞之嫠擗摽竝夫二心之僕虜
眺舊主徒增戮笑誰爲信之嗟乎孤忠日月已表層樓
故國衣冠空懷死友胥違蹈海之辭介子焚山之語旣
其生平何相戾也或言梅村老親在堂未宜引決夫求
生害仁匪移孝之旨見危授命實敎忠之義苟其不然
隱黃冠於故鄉受緇衣於宿老身脫維縶色養晨夕惜
哉梅村跡乍廻而心染也
勝國之季乾坤何等時乎梅村甲申以前無一憂危之
辭見於豪牘其出也以陳海昌之援旣而陳以權敗遂

置不任用嗚呼天下之惡一也陳父子負貳於昔而竊
柄於今他日瀋陽之竄不待智者而可決矣又足附乎
哉或猶以病中一詞爲原心之論夫梅村惟不用也斯
沮喪無聊作此媿恨語耳梅村而用則陽和廻斡梅村頌海
寧語梅村且有以自負矣抑請發陵寢者爲誰獨無一言
相正乎於舊君故國乎何有

書符南竹手札後

與時吾里聲類以古文辭相推激有杭堇浦汪西顥張
南濟符南竹而余以寡昧亦忝附其後其或有所賞析
時就南竹秋聲館招呼牽拂爲合併之地君父母亦樂
君取友盤飧尊酒躬自營治窮日夕不倦未幾堇浦西
顥被徵之京師南濟薄游江北余笑謂君余因瓠落無
所容君亦淡於進取他時二老來往風流獨余與君定
不負斯語爾嗚呼夫孰知視余之悲於君若是遽乎君
歿後余輯君遺稿恨有所未盡偶撿故篋得手札十餘
中有邀余作竟日談者三有言堇浦西顥南濟來促余
卽至者二筆脚如新一時情事猶歷歷可想因珍重藏
之不忍棄嗚呼聲色服玩天以娛富貴文章意氣天以
慰窮愁亦何所愛吝乃身世多迍且若有所限焉而使
不終遂尋常企願則若之何抑飲食細故寧足繫念獨

區區不置者杕杜之詩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念君父母庳幾若是而不克覩其子之大
有成爲可悼歎也

靜便齋集卷八終

靜便齋集卷九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說

秀才說贈丁健

秀才之名前代貢舉科目之最也今概以名學官弟子天下之名是實非者衆人安焉惟拔出不羣之士能究乎名之所由然而務求乎實之所以至唐杜正玄舉隋開皇秀才楊素手題使擬上林賦聖主得賢臣頌燕然山銘劍閣銘諸製刻期能了素歎爲真好秀才外此則有若張昌齡之辭秀才願充進士者有求試秀才爲考

功所不許者前之人重秀才之名即懼無以稱其實如此近世學官弟子守一家言襲不根之說問以經史傳注謝不知試以詩賦立見詘若是即被以前代明經進士之稱余尚以謂多媿奚秀才之易言嗟乎世不乏人人不擇地謂今不逮昔不足儲秀才之選余何敢臆斷弟恐有其人浸淫於學官弟子之業既無與挽其波漫而功令所限上下所需業前代秀才之業曾不若業近世學官弟子之業足以蒙收齒膺薦進展轉得失不敢有所過望則學官弟子日益盛秀才之名日益虛其于實也日益遠後將不可以復振錢塘丁健爲吾友敬身令子敬身才高識博強學弗倦殆能業前代秀才之業者而以不工近世學官弟子之業見詘於世健承庭訓之餘稍自雕琢試輒冠其曹列學官弟子貢高選愛健者期健以速化謂敬身之志詘於身將大伸於健余以謂不然君子立身必端乎始進秀才者進身之始也不務名責實惟俗是狥藉有利益君子弗貴焉健年甚少挾其爭上之氣趣趣雋勇固宜暫息乎已學者勤乎未學者而日知所無爲訪對不休之地浚源而導厥歸資於賢父爲已足則所以求其實克副乎秀才之名余于健乎殆不失望矣青青子衿郡不下數百人惟健父子

不迂怪此說惟余於健父子得以此說進故樂爲覼縷以贈亦自忘其愚陋云

嶽神降禍說

杭俗賽會之盛吾里東嶽廟爲最歲立夏前數日里人飾神像被以冕玉鸞旂雲罕羽葆翠蓋畢具出入稱警蹕戴鶡服繡擁蔽前後而俳笑倡樂百戲呈列士女縱觀傾動城邑司其事者率栗果年少連合徒類冒爲神胥史主進日暮飲福於廡下有醉而鬨者若神之挾其後扶出即死於是人益怖且信助會者益衆他日余過宇下見有蹴踘於庭者有叫呶讙呼左右者有爭而相

嘗者闕不可解者後訪其人卒亦無患噫是豈神之靈竅於一日不靈於平素耶抑其威稜僅欲行於醉飽細過耶是殆有說按神爲青帝主名人魂魄知生命修短見於史籍歌咏不一祟名顯號自唐以下有加無已然觀洪武三年詔以謂神受命上天後世溢美瀆禮褻經不可以不革夫美之且不可矧從而衅之天子之美之且不可矧庶人以非道說之世之衰也人不畏王章而畏冥責然政教所弗逮蚩蚩者或藉相警惕故有禱於神神亦不之拒若乃崇淫靡啟奸盜毀外內大防負其媚悅則守道君子必盛怒亟以譴責矣況神之聰明正

直而壹者又吾浙錢荒穀貴迄有年載當事諸公旣漫不之省而閭里年少復有斂資財以供淫費速斯民之困乏官無厲禁使益得逞厥志此固神所得忍而誅之特衆不可勝姑示端於其燕縱爾或曰神也者天地之氣人之心也心無所動則神無可憑此蹴踘鬬爭讙呼叫呶者之寔然於心無所干于神也若諸年少之心之攝于神久矣攝於神乃復有心慢神神卽以人道治之而準諸大不敬登卽殺之之例是說也於神之義爲備然則何以俾吾鄉鄰享安和無獲戾也亦曰各循其作息而無所事於神焉可也而助之會者吾恐後之獲戾更鉅也

名第三子說

第三子質甚馴余冀其積善以有慶也名之曰作善將字以慶甫旣而知從子中有先以作善名者余兄曰其更之余曰名可更善亦可易乎兄曰彼名善而此必欲名善是爭善也爭善之與不善相距幾何亟更之是謂讓善余曰懿夫讓善之教也孔子言當仁不讓於師亦人擬其爲仁之力非爲仁者敢自謂不讓也讓德之基也讓之主也是故有不善則讓夫人之善左氏載子囊之言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卿讓於善是也已有善不

自以爲善而讓之於人禮記言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是也由左氏之說可以集衆善之益焉由禮記之說可以袪伐善之蔽焉古大人平天下之要宜無逾此而今乃重期諸小子鉅矣夫讓善之道也因更名之曰作讓俟其冠仍以善甫字之

錄

游佛日淨慧寺錄

癸丑歲杪厲樊榭鶚丁鈍丁敬江西顥沆王瞿會祚約開歲九日游佛日淨慧寺抵期集西顥瑤千草堂飯罷買舟出城東北五十里至桐扣折而西可四五里抵湯

家偃舍舟不行得地爽塏桑柘鋪棻巢椈貞列翠靄績烟絪化青碧山暉乍收自遠洽色畢武數百塢徑幽委檉栢篔篠蓊鬱霮䨴澄溪漿鮮嘉樹渟翠樹周境轉溪紆路會有亭踊逆有梁跨渠渠承後前涎玉沫珠聲鏘觸石光緻纖蒲數君子者目沁耳頤倦暢勞舒殆莫能去始達寺門魄騖輪沉黃鶴負雲（寺面黃鶴峯）翻彩鼎文莽蒼不分寺後景栓鄉鄉望外糊崗封林漫漠僾健炊烟四飛綿折吊界入寺禮惠崇經隱室橫埒依崖層構就壁境廚衮庭東鉤西折處邃若郝擁勝則突大德幽求多士貫習抱虛會容亦依庶乎義了心息中夜沉默勝

侶離立法鼓徐欲禪誦晏寂月淡林隙旦起則陽曦散射氣象開鮮緇衣導前別出後巖有藤趺蔓與松鉤牽蛟騰虺騖攫挐連蜷寺前壽蘿形同勢懸遜茲屈盤餘無壞觀摳衣欲還緇衣右指此中大佳乃復洽交趣欣與偕所悅爲安競進若失臨流延襟塋險抗魄峻嶒巉屹山骨怒出猿踞虎蹲木仆碑植礎棟錯置彝鼎環列蕊象不求全而意觸則呈跡若乃龍藏（不名）郝伏陰蟄蚴蟉絕奇中剝外透骨斂肉飛風搏水醜作鱗之而直上百武洞連屜屐其一谽谺谿谼（洞名神龍）蒞載平夷攄乳出脈延颸納曦其一便奶鬱律（洞名仙姑）曚曨目迷晉井窗窕幽宮浸溦旁側欹扉出光熹微影息失足屢顧扶攜披情藉卉曬其頻移未遑徙樂因結覽於斯焉王瞿叟是惜奇重別喟然興歎茲境勝絕在昔眉山淮海國學公之徒舉慮懷而陶縱泉題澀洼書留東壁今按風跡槩無餘痕矣惟此止者流者綿歷夫歲代後千百載知復何如消息之故抑可參乎身世焉數君子者並三復斯談應深悟遠念往徑之易湮感來蹤之靡幾斐爾有作瞿歸後四日靜維眺聽欲罷不能因額靈寫粹次第錄之口薦後之游者

游佛日淨慧寺後錄

是歲二月廿八日許靜涵天仁約余游舟於湖余曰湖習而喧未若佛日之幽邃也靜涵乃發興拉數客以行中道值符南竹之恆南竹傾想佛日久前月正九日緣事阻失期茲宿橫塘二日矣橫塘距佛日不廿里舟行艮便會所主者復以事牽羈僅歷乾村陟半山且返聞斯游則奔悅出自意外既抵桐扣舟大不可入港起行石鼓亭右側迷於所從取徑轉遠雜英熹卉延接盤紆嚶覽靡窮固亦未艱登頓也入寺主僧具伊蒲甫罷南竹起即欲觀所謂龍藏者余導行亂石間髐然闖然幾昧往跡重索而後得之岩盤嵌崗岫迴旋巖塞氣象曼

變雲關之關閫隨焉巳據懸磴酌泉而卄望遠近齊峯鮮潤如沐時有小鳥關關嚶嚶與激湍迴飈互爲鳴畣渺渺焉逸逸焉萬象隱形太陽告夕始歸宿寺南樓上樓面茵桂一高可十丈落青子如豆綴枝葉若珥璫若纓緌纚森挺森彼穿湑林蘢若碧毫點素壁將闢四遠瀞瀝旋薄疑雨集出戶則繁星赫戲適在殿角固飛覓之餘韻爾南竹長懷倚徙感一遇之同歡抑似重有幸者余曰天下遇有可知不可知寧獨吾子今日勝地之不等於煩城亦視人心之所契爲別也而事境多迕適願摩山則若之何其有幸而償焉者恐飛遯以烟霞麼

貞肥以泉石亦命之所定見端于情情之不拂還如其分爾而且夫終有不可得而移焉者淵邱之神麗能寫泰真之靈不足遨俗士之駕度俗士一再過必窘拘煩促鬱悶而不寧昔之富人見窶者豐饍於途而已乃効若反室而效之則骨鯁而幾焉巳矣吾以知遇之無由强也吾與子動息之故宜何從也比曉主僧邀禮楞嚴臺觀寺後蟾蜍石游神龍仙姑二洞遝遝至寺門指亭右仄徑可達桐扣別去是游也幽块迴繚之觀未異前昔而山桃發紅野蕨漸紫丰容之澤視昔有加焉蓋距余前游又四十九日矣南竹得詩四首

墓誌銘

符南竹權胥誌銘

君諱之恆字聖幾號南竹世爲仁和人年十五從樊榭厲先生游過城東皐園有寒爐棲木末活水醬城根之句爲一時名彥所稱歎越五年以卿雲賦受知督學王公補郡博士弟子員日課自經史子集外凡奇觚怪牒手自鈔寫反覆校勘至夜分不止文雖不多作詞意簡遠有魏晉風槩詩尤清峭脫棄凡近能自抒其所得嘗月投會與發期有真獲山光雲容水嬌草媚日出生意足供研削不盡刿紀事之藪歷賞之林左右采獲又曷

窘於吟料耶彼方隅之見科條初盛而識淺者拾宋元以來佻巧小碎之詞自矜刻飾是情靈無與啟卷帙無與益也且夫物不惟新惟舊之足貴混混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豈惟工拙不侔抑骨格輕重先有別爾斯事之標旨寧有殊於此君與人交外若淡泊中篤恩誼歷數十年無間意所爽鄙終日與接未嘗通一言性愛閒靜會城東南隅饒水木之勝君讀書少暇率爾獨往擁膝靜對抵暮忘返夙有尫羸之疾緣氣竭思慮成病不起有秋聲館吟稿一卷行世所爲文不自收拾靡有存者嗚呼君自弱歲潛精古義人世得失之故自無足關其

念慮而中道傾折不能以少待則造物者疑亦多所忌焉君高致挺於倫輩佳句溢於毫牘即韜身匿跡聲不因之以泯也其所流傳即未臻富劇碩粹美可葢必有能辨之者君生于康熙丙戌三月一日歿于乾隆戊午九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三君父母老矣子國康國士尙幼羣從輩爲之經紀其喪即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厝君西湖之濱駝蠍嶺下以余獲交最久知君尤深屬余爲誌用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緊古與處於世惟迨扔償厥勤俾永於聞聿有淸尙作天際想水邊穿援林下孤游情何能已令此人死分地

水仙殯宮是安遠縈含碧㬉松漏月若有微吟爲君精靈

方逸叟墓誌銘

逸叟諱某字乘御正學方先生冑裔也葢自杖衰挺節疎屬並爲鯨鯢島嶼借亡孤雛僅延炊火公子德宗爰從余匿蒙姓余氏越三世諱世榮贅壻郁氏更郁姓爲君遷杭始祖云鉤黨漸弛顯忠有典枝族紛其大田冠筴驗其後好高祖某曾祖某奉祠復姓聿循恆例祖聲弘友著雍熙孝幾毀瘠隱德弗耀高風承世父啟元居惟革陋堅返麥之操義有豁汙厲揮鋤之守並傳獨行言旌雙闕君生而厖嬴不好戲弄出就外傅方雅善誦何士威專精禮論畧皆上口張直言篤好玄言輒有新意比長艱於生計去爲吏從事潞曹取足代耕以文毋害恆斥權力罔爲奪利之營紓濟厄屯無取承塵之報爰持潔白用佐晨夕事父啟元色養靡間母某氏晩遘危疾左右扶侍跨積寒暑石菌可獲尋知下淚爲求學壙畢功不惜賃書穿掌復以兄某壯歲即世摧心畢服息意帷牆永惟同處爲難遂乃終身不娶而節巳務約味鮮甘珍甚入留餘服無細好供從子則弄鳳是宜護昆孫則麥熊誦叶厥興宗之不墜亦素業之克延歲乙

卯偶感微疾便赴大期因名戚屬語以後事閱數日乃不起矣悲夫君清修嫉惡無所阿徇自少逮耇習勤弗倦局室蘆簾日再掃拂奇觚祕冊手自鈔寫陳說古義啟導幼稚有動天情時復雪涕方中美範君殆庶焉君以某月日疾終正寢年六十有幾從孫德發以某月日窆君曾王父墓側從君志也德發哀等伏甶禮無踰制思傳芳茂來請刻辭銘曰

侯城曜靈英賢綴祀枝分於杭載誕莊士吐餐遐絜緇屋逾貞元璩寡慾文舉忘情用敦家禮不羨官榮撫兄孤累賓共錢米綿延大宗植立孫子隨方可觴委命何

求融然汞澥企彼前脩鬱鬱修原冥冥壤厦時有去來此無遷徙有挺高楧賦此原下

陳童子兆鏡殯志

陳童子兆鏡從余學二年明四子書禮記儀禮春秋左氏傳大義背本腈記無遺忘者父雲蛟爲農田不過十畝僅足資朝夕凡童子飲食衣服脩脯藉其族父孝公一一支給之嘗食於孝公所有甘旨輒舍不食乞歸奉其母以是孝公益憐愛之童子貌端雅不苟言笑可進於成人其就傅也晚故易詩書三經未畢功先一年童子母死孝公資之喪具甚厚曰吾不欲嗇費爲其有此

見也其屬望可知已矣童子生雍正辛亥八月十六日歿于乾隆壬戌三月二十四日年十二雲蛟即以是日殯童子于其母氏柩側余爲之志且銘曰

生何來死何歸骨當朽質更徹衍中野無悲啼有母氏長相依

侯選州同愉亭許府君暨配汪孺人合塟墓誌銘

歲癸酉五月二十五日爲同里許愉亭先生六十令辰令子松等既請余文介爵未及期先生遽示病一夕告卒於是松等重自引恨思其親一日之啟顏不可得也慟哭不能起明年甲戌十二月十有六日與其母汪太君柩合窆先生於西湖北山之原松等復匍匐余門丐爲銘余曰余於而翁既知之稔矣敢以無文辭按先生諱溦字靜夫別號愉亭先世居歙之唐模至曾大父諱元愷公避亂來杭遂爲杭之錢塘人祖諱志儀考諱頤齡先生少英特學書通大義長老器重之以尊甫頤齡公下世早不克竟學兄弟六人已居四式好無閒平居孝友誠篤信於人人無異辭其爲善不求表暴務盡厥力有業在太倉及浦江地辛壬閒大饑首倡平糶設粥廠躬自料檢全活無算兩地人頌之不衰故家某貧不能自存鬻其女先生捐金贖還擇士人嫁焉手錄異方

甚多時時調藥餌授病者無不立効其他赴急難通有無自親族以迄疏遠尤不可殫計祖墓在新安歷年久他姓偪處先生捐千金拓其地左右無敢侵越其植本如此先生性愛書披閱不勌插架甚富遇方聞之士輒延至其家與諸子講論勿輟故諸子皆有聲於時晚歲構精舍於宅之左近焚香鼓琴靜坐終日戒諸子無關白家事刪爲詩自娛有閒居集一卷其高致尤足尚云没年六十生康熙甲戌年五月二十五日没於乾隆癸酉年五月十二日太君出自新安望族明習詩禮事君姑以孝處築里以和教諸子嚴而有法日夕黽勉事無

鉅細咸就治先先生二十四年卒子松歲貢生承模國學生繼次兄後柱候選州同知東歲貢生汪太君山本國學生杭國學生枽側室祝氏出孫開寶開第開山開泰開揚開勳開文開武開豐銘曰

植德惟潛不炫異聿有高模相繼繼踰歲卜巳得善地與爲同穴緊淑儷奕世其昌君所庇

汪母徐安人墓誌銘

安人諱文姓徐氏歲進士貧在公愛女嬪於汪爲亦清先生元妃云昔者載書賢媛代有清芬則吏令官人無俗韻咸稱望族丕著矣與安人生而聰敏夙禀令淑瓷

於事親足聞詩禮剪厥髫鬌得愛憐於王母弄其紙筆叅文藻於諸兄既織素以能工亦抽毫之絕美寅在公與先生父允大公衡文同里推襟弱歲泛舟褰裳廉開杯爰從案丈之間輒有瑕瑜之目結情秀世便從懿氏日夕呼觴索炙不問主賓擢歡情於斋席命少子以傳之占銘意素交不假騫脩之理涇渭寧譏潘楊是睦維時亦清先生早具龍文佇摶鳳彩而安人待年於室彌樹厥芳不翫春葩惟銘秋菊有班惠之端操兼馬倫之麗則高行並邈是曰良匹行齊雅於䢖穠蘩蘩蔚乎盛枝嗟乎澄彩難圖芳懋易折醫門有扶藥性靡對却扇

□□□無不死之床同衾巳矣偏乏長生之枕結眉哀宅思奉盥以何年昇枌横斜願承巾於異世盍先生就昏五日安人年甫十五疾甚不起言告永絕歿後數年先生遵允大公命委禽陳氏生子韜英人自高門原多踵武盛稱上德聿有象賢頻邀　寵錫乃推本於嚴父粤稽典冊兼升榮於前母其所娶婦則安人兄載璜先生女也比𡿨子之娶邵同婦姜之歸詹匪求新特所謂重親雍正五年先生奄捐館舍韜英卜葬於雉邑鳳凰山旁得佳穴以安人之柩墬焉神光離合不隔松城雲氣徘徊仍歸泉洞相逢玄壤定出金棺爲恩未羨塵寰

笑指銀臺並赴安人生某年月卒某月日銘曰

禮重廟見乃明有室亦既同牢詎匪成吉伊始逝婦凡筵有舉職是用缺或曰誣祖猶歉安人蘭開室芳九儀從聘百兩行將天厲之疾不惟其常贅壻非古循俗爲通葉辨伉合亦告宗公抑有逝迴舜章未覩涙下經靡奈此短日流泉遽逝根芝弗移得不爲婦一與之齊昔殯於若綿野倭切草亂螢飛風悲露咽游魂曷歸節㦗虛宅鳳凰之麓玆啟幽宮山門匪遠泉路攸同既安且吉罔悲以痌永庇景胄襲慶靡窮

女夫南阜生墓誌銘

女夫姓張氏名濟川字東之世爲仁和人尼負亨
園自稱南阜生生四歲母陸孺人患瘠血生見輒頓足
悲咤母卒自投於地慟哭不能止曾大母錢太君晚遘
危疾日夕籲天願減已年以益壽太母吳太君卒父客
游于外生經理喪事無失禮事繼母顧孺人不異所生
撫異母弟怡怡如也旣踰冠未工於文工部桑先生者
女弟之舅也乞假歸以經學設教閭里生從之游壹意
稟受時與其徒及其諸子交相鐵厲業日進補邑博士
弟子員習爲詩多至性語桑先生亟稱之歲壬申從其
父端甫客江右癸酉從桑先生於大梁甲戌館於輝縣

孟氏六月望病瞶不起得年三十有六生之之大梁也
余以生未有子且體弱不任行役勉爲留生曰某父老
矣奔走衣食甚瘁某敢戀家室忘顧養爲其志可憫若
是生孝謹誠篤見稱族黨函問至多歎息泣下者冬十
二月端甫自輝縣挈生櫬歸葬西湖祖塋之傍生娶於
王爲余次女子女子二銘曰

念薄賚兮支詘俱窮緬遠道兮黽勉相從忽遘疾兮大
分告終望故鄉兮雲樹幾重耿至情兮魂魄先逝正邱
首兮罔悲以恫依先人兮安此幽宮

靜便齋集卷九終

靜便齋集卷十

仁和王曾祥麐徵著

誄

張母王太君誄有序

曾祥有姑適方氏僦居同里張曠菴先生宅且三十載
歲時嘉會吾母閒過方氏因得與先生德配王太君通
欵洽致殷勤相愛若女兄弟太君勤儉慈惠門以內胥
就整理吾母歸時與家人稱說弗置子熷年甫弱冠卽
能以古文辭與老師宿儒爭雄長葢得於母氏敎督爲
備而養弗逮祿與善莫憑太君未獲下壽遽以徂忽有

可爲悼歎者焉夫幼不誄長曾祥於太君視諸母然敢
越斯義顧貽彰淑施原本聞見追聖善之義導而寫仁
孝之永懷殆亦末學之責也用爲之誄其辭曰

緊母植芳自居室聿有行能稱內粥瘦田斂廬守弗失
苦役十指勤生殖扶攜君姑娛老疾藉慰良匹裕家食
銀棱玉鑷夜不息恆件苦哦出環草兒能讀書茂華實
嗟母莫覩翔空翼訴天不聞恨悁悒長夜沉沉音響寂
何以慰之有史筆克傳閫德耀白日嗚呼母兮心精悴
慮難殫述涓塵究曷酬海滴

哀辭

吳生哀辭

吳生爲金從余游攻苦不怠能自力於文章既余就館遠郊生以其業受知於學使者補邑博士弟子員自其幼時大父繡谷先生博洽善詩詞儲書數十萬卷父既亭承其緒所與游皆當世名士生聞見稔矣年十四學舉文稍暇私取史記漢書類次其辭事而叅覈其同異以求一是日手寫數紙余心竊許焉會有以進取促之者未卒業嗚呼生今其死矣天下稽古之識不必在老生惟有志者自爲耳志乎此必將殫力乎此以要厥成而卒不克此可謂命耶生素自檢押未嘗越尺寸性沖淡匪有所嗜好以汨其生得年不永則命之爲也嗚呼命非人所能知久矣爰爲之辭以抒余哀

前有與導兮後奉以行孰履其武兮子弟之良緊古道之孔昧兮罔識其方苟從之而有端兮誰謂弗通甫出門而車折軸兮莫究其終達生甚難兮貽恨安窮棄絕天屬兮長謝友朋中庭憤恨兮幽闥傍徨貞脆不齊兮物類之常溘逝也而有爲兮差亦無傷慌兮惚兮想聽語於噫昔兮固余情所惻愴而難忘

祭文

悼唐梅崖文 有序

雍正丙午同里梅崖唐翁告逝余適疎廢筆札未有遺哀之作閱數歲令嗣楓次翁行事門以示余慨念疇曩不禁腹痛追爲文以悼之

嗚呼翁與家公定交童齒張南周北彌日嬉娛並馬方洋抽觴交酌凡諸游歷更五十年老人閒居樂追往故用爲譚緒兼志豪情翁乃承乖頓增酸屑嗚呼哀哉遠至中歲互有牽羈未聞嘉歡或逢佳日余交令嗣亦自髫年屢敬登堂禮均諸子毋設上頓叅共駢筵談讌爲娛笑呼不禁翁顏沖裕包野含兼語不嘖嘖意彌欵欵時復休暢飲一鏗程余起倅樽私語令嗣松里故老吾翁若翁張曠巷陸際唐并訢汪舍亭符立以奉德可聯耆社比跡香山斯語未酬載更寒暑翁年差後翁志甚遒誰謂一朝翁先壞厦嗚呼哀哉自翁下世涉徑寂寥令嗣壯游南驅北馬彌年淹隔暫爾合并時異境遷意轉無俚嗚呼哀哉顧翁美範可表方中稚季小兒欣諧没齒喜怒不寄愛憎靡爭携拯無歸回容苟妄夙操仁術惠及篤㾺竊鄙要財力辭非任郭常高行有土猶慚維翁校心先後合轍以是令嗣承稟高模既擅茂姿兼饒遠量浸昌爾熾展世安窮獨余交情千枝萬縷頻經舊宅音容彷如屢歎增勞過時未巳茲披家傳若接平生用抒誠

辭敢抒積悃嗚呼哀哉

祭吳繡谷文

雍正十一年十月七日通家子王曾祥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脩職郎繡谷吳丈之靈嗚呼賢不必顯壽不必賢在昔云爾有命自天凡物精華圓方秘惜抉而不止乃中厥疾背暑涉寒攻巳殫力侘駭齋谷抱玉以泣我於先生那無悄悒緬[illegible]脩能與世異執蒙澗疏穢哀慷紛集今世習傳一經四子叢試億人不滿千紙先生何爲癸衍汪洋上綜歷賞下括多方旁窮俚野直貫幽荒廻翔文畝跌宕書倉今世記誦遴精識粗掇拾首尾東

西獵漁先生何爲抉摘反覆句勘字摩研丹披緣繆糾專劉疑析帝虎匪景少休華燭繼補今世好蒐圖艷寀新焜橫丹碧錯落枝英先生何爲耽古成癖蒐采鼎彝晷結金石陰款陽識方礎圓碣岸谷異代琳瑯在籍伯時巳陋原父逐核今世文章比字排句襲景剽音鉤棘弋遇或有小才古制是喜不勝衆昧朝作夕徙蹤躅户牖捉搦涯涘先生何爲開設門庭大呼俗學張主詞材雲飛霞舉水涌風行意騰元始想入重冥冏陵博虛長水多旨未便遠過何況餘子凡此數端妙乃矜異買嫌幽明抑塞中棄嗚呼哀哉抑又聞諸德無不報我圖令芳孝乎惟孝實若朝典門列廷詰分宅放人散錢無告撫掩畢寒馴柔桀驁寬自有容班乃見惲提衡行能歡欣慶歎激觸流薄憐嗔黍半嗚呼先生光度未布宏晷未施川逝不復乃止於斯莫爲莫致有命自天命不可測天道幽亘我聞曠士來去流電真宰是憑委形曷戀先生在疾早齊其終隨化歸盡不惑於中千秋在前萬歲在後不朽聲光莫窮老壽別有嗣人英姿超卓以大以昌後祜則鳥擬諸咒酬聊厚不薄曾祥夙邀顧許薰德露淳聰授若師煦拂若春發篋披卷墨痕如新敬奠一觚聊薦悃悃靜儀生平笑談髣髴貽然若忘悲來填

膺嗚呼哀哉

祭符以立文

嗚呼自曾祥與令子南竹友也蓋不徒以文筆相攻錯而器識行誼裨補不逮共期志於遠到焉觀流知源因柯識本時相過從挹先生光度益慄然意下退然執子弟之禮唯謹先生煦人以和任天以動特不可干以非道與曾祥接溫溫款款每周詢其境遇升沉榮悴之故殆無一不關老人念慮者當春秋佳日南竹折簡名客曾祥輒與先生躬飭鼎娥庇治飲食務有以暢其歡至於今文酒之會閭里[illegible]寥落矣追維疇曩陶陶適適

倘以南竹之樂交先生之殷勤款洽謂不可多得之事歲戊午南竹抱疕羸之疾以沒先生含辛茹歎過時猶哀曾祥輩無以解譬則以諸孫尙資撫植期先生自愛益先生年雖髦康強善飯與盛壯弗殊百歲可期猶及見諸孫之成立也自是以還曾祥問先生或月一過或逾月一過入其庭覯其諸孫之孺孤則悄然悲問先生無恙則欣然慰其或稍有患苦則慄然危懼戚然不寧者累日是非有所矯飾抑夫人之誠不容自已矣嗚呼夫孰知景命不融距南竹沒不五歲先生亦遽乘化歸盡乎近世人事薄弱降年不永先生壽躋九十千百人

中未易一二見寧有所不足所不足者令子先萎未竟厥志爾然得子如南竹雖死其文行自足不朽諸孫雖弱乎換諸善無不報可信其克昌無或爽者惟是恩義深摯若曾祥之被崇兹復有幾而舊草未異逝沒相乖俛仰人世何所聊賴計自今惟弗替世好勤企其諸孫早有樹立以成南竹之志以光先生之緒而亦以慰曾祥輩無窮之心如此而已矣倘何言嗚呼哀哉

祭顧月田文

嗚呼憶歲在庚翁拂塵纓歸自羊城吾杭風詩雅會迭更百年於兹翁獨慨焉孰持厥樞莫[illegible]

深林層崖爲世推排惟直以方於位不光於詩則昌當其屬辭渙若不思笑語指麾追夫文成襮解刃迎剔華扶精翁之取人不遺賤貧曰才是珍時有綺紈欽附旄端許可則難風流人豪細屨布袍爲訖日牟其等友翁長君析理敷文契若蘭薰不忘欽風翁分特崇藉名以通翁攬其袪言容紆徐爾其助余墨場横開筆陣劇挨有需衆才羣情相和懿好寔多樂是磋磨所契則微惟翁是歸曷其有違鳥鳴之朝月生之宵頻有佳招企彼遠岑睇彼定林選相率吟不厭過從飽鮮醉醲愈歡以恭投以小言口誦肩軒變寒爲暄嗚呼几今鄉會頽然

獨存忘年莫間負厥脩能莫我敢承先覺自矜覩翁孳孳或諭以嘻毋乃兒擬我思前修鄭莊之流任助之儔嗚呼哀哉朝言嘻嘻夕步遲遲匆感以欷翁疾是憂翁氣甚道弗藥宜瘳問者在途哭者在門曾不斯須藏棺斂形莫問幽冥剩有典型嗚呼哀哉某等行蝎懸哀紀德言功傳芳靡窮兹焉心忏僅抒交情藉以告誠觴酒在筵神靈在天吞不能宣嗚呼哀哉

祭趙谷林文

嗚呼維山有材可棟可梁屈於匠氏亦安其常維冀有馬宜駟宜服困於鹽車亦隨所伏君子之道爲龍爲蛇

於世無悶於我何嗟緬君生平孝友篤寄內外洞然初終君一其質甚和其氣至剛言娩而茂行沖而方蘊其所有超絶一世肇自皇墳中及百氏故典舊章俚閭野記發而爲文渾然天成絶去刀尺自爲章程伸紙欲盡含意正盈錢塘翩翩號多瑰俊時有取資日勤奬進顧惟理趣用相濯薰心游神契目耕肘耘歲在丙辰大科時闢羣才奮迅爭東雕飾堂堂李公相士獨得謂如君者宜掌帝籍以備顧問何事或遺以儲著作何施不宜始君被薦或慨以思及君報罷或重以疑有其起之誰其止之吁嗟若斯命不可知人方泚涌君已弗顧世俗

腥熱敗則棄去聿有至味不豐以素爰隱其鱗戢戢其羽歲晚歸來真樂備具緒公故里先人敝廬仰有茂木俛有清渠一尊二簋春笋冬蔬慈親術爾羣季旁趨孫孫子子煦煦濡濡人生艮難此外奚須嗚呼哀哉自古迄今咸歸無物意謂永存忽焉以沒君能作達隱几待終惟憐白髮勞思安窮君有嗣人强學博敏傳君令芳俾無終盡某等自維薄劣托契平生文酒高會林泉舊盟追念游歷曷勝屏營嘉殺在邊明燭列几寄茲一慟神其格止嗚呼哀哉

祭施母曹太君文

維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通家子王曾祥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施母曹太君之靈嗚呼太君爰自室處孝友惠純及乎有行振厥懿芬事上拊下曰禮與仁夫子爲儒樂親有道太君相之雜佩以報鞠子六人均歎兼紱用宏素氣咸負挺耀閭里太息母婦則效祥年三十托契令嗣數履敗衣放言坐次維時太君窺於屏間遽詔令嗣王君甚賢其困若此而氣浩然自爾詣宅輒蒙賜食損已所需爲充豆核歲時之嘉獲拜於堂問訊周切儼從予行嗚呼祥于交親僂指靡旣愛我時有知已則永[illegible]如太君藻鑒特異年運以往[illegible]良多今其逝矣沈痛如何嗚呼哀哉

祭家馭陶文

嗚呼繄君之先及余之祖本源旣遠支派誰分顧惟良交有逾同氣竊慚德操兄事龐公君未見嫌余敢自外言從初識以迄今茲二十餘年情條紛若可勝言哉余中渾渾君不余嗤余外雕雕君不余笑余惟率爾君謂余真余益頹然君謂余達始非附熱終豈盟寒水淡爲常蘭熏不覺或踰數日或間經旬君至高齋一抒欵曲周詢眠食兼及家門余値艱虞君憂動色余幸平善君喜開頤君自杜門不關世事顧所憤激亦復難乎世有

宵人隱情惜已亦有穴葬容頭過身爲蟬而唶比鼠斯
具覗狩涕唾君實鄙夷君所推崇不在名位余之挑友
有數人焉董浦風裁甌亭神宇勛閣氣節西顥人倫並
屬心傾匪惟口出即君愛惡可定從違君之生平亦具
見矣憶當佳節君必觴余回顧方來與余要約廿年可
假願共此杯余笑謂君事難逆料毫眉駘背君固詩徵
齒豁頭童余多衰態頗厭朝露難件靈椿因共欷歔互
相慰藉此言未遠此意常存詎謂一朝君先棄世嗚呼
哀哉繞閣花木插架圖書君所摩挲無殊前昔獨其裒
素與厥音塵宛乎可思曠乎莫續將傷永歎即事興懷

謂能忘情有媿太上嗚呼哀哉

靜便齋集卷十終

靜便齋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曾祥撰曾祥字麐徵仁和人康熙末諸生與
厲鶚金農諸人相唱和是集前五卷爲詩後五卷
皆雜文靜便齋者館於義橋陳氏時所葺取謝靈
運還得靜者便句名之有所爲記見於集中前有
雷鋐所撰兩王生小傳一謂曾祥一謂江都王世
球也